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一册目錄

史地類

軍人總傳

河州景忠錄一卷附附記二卷

清 胡秉虔纂

藝海 一

革命家總傳

陳張事略一卷附提要

明 吳國倫編

學海 一三

算學家總傳

瞿人傳正四十六卷、續六卷、三編七卷

三編

清 諸可寶纂錄

文選 一七

文學家總傳

唐才子傳十卷附提要、校勘記

元 辛文房撰

佚存 二四六

新情籍一卷

明 徐禎卿撰

紀錄 二九五

吳郡二科志一卷

明 閻秀卿撰

紀錄 二九七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一卷

清 張泰來述

知不足 三〇一

名家詩鈔小傳四卷

清 鄭方坤撰

龍威 三〇六

名人總傳

三輔決錄二卷

漢 趙岐纂

晉 摯虞注 二 西 三五〇

錢塘先賢傳贊一卷附提要、附錄

宋 袁韶撰

知不足 三六一

京口耆舊傳九卷

宋 撰人不詳

粵雅 三六九

浦陽人物記二卷

國寶新編一卷

明 宋濂撰

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

明 顧璘撰

國琛集二卷

明 黃佐撰

續吳先賢讀十五卷

明 唐樞撰

百越先賢志四卷

明 劉鳳撰

三峯傳葉一卷

明 歐大任撰

前徵錄一卷

明 萬應隆著

隱逸總傳

高士傳三卷

清 姚世錫錄

紹陶錄二卷附提要

明 萬應隆著

宋遺民錄十五卷

明 程敏政輯

逸民傳二卷

明 皇甫孝撰

貧士傳二卷

明 劉鳳補遺

小隱書一卷

明 黃姬水撰

婦女總傳

明 敬虛子著

古列女傳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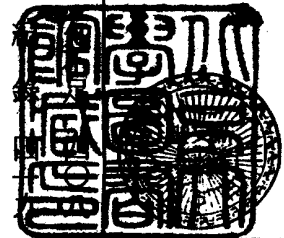
漢 劉向編撰

婦人集一卷

晉 顧凱之圖畫

婦人集一卷

清 陳維崧撰



海山 七〇六

文選 六七二

硯雲 六六三

寶顏 六五五

夷門 六四〇

知不足 五九〇

十萬 五七八

逸史 五六三

咫進 五五三

涇川 五四九

嶺南 五三四

紀錄 五〇五

紀錄 四八六

嶺南 四二三

ED55/01

后妃總傳

清 冒 襄 注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附提要

清 毛 奇 齡 纂

藝 海 七 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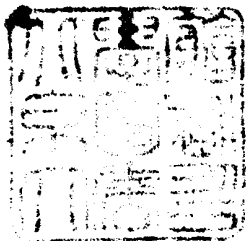
其他總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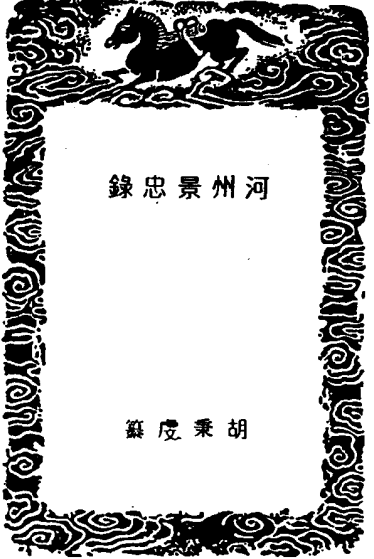
藏書紀事詩七卷(一)卷一至

清 葉 昌 熾 撰

靈 鷲 七 三 八

三)





河州景忠錄

胡乘度 乘 度 乘 胡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蕪湖 韋 遜煌 景明 撰
河州景忠錄 止履已見

景公諱思立普州人初隆主渭州今平治平若以功知
德順軍州治熙寧五年建古渭岩爲通遠軍今景
治使王韶字子純知軍事以開武勝水南臨渭州
勝軍今秋詔引兵築乞神平塹在今渭吐蕃酋
道州治
景公諱思立普州人初隆主渭州今平治平若以功知
德順軍州治熙寧五年建古渭岩爲通遠軍今景
治使王韶字子純知軍事以開武勝水南臨渭州
勝軍今秋詔引兵築乞神平塹在今渭吐蕃酋
道州治

河州景忠錄

宋史公附公父泰傳後而繫衙作引進使忠州
防禦使與此不同又泰傳降洮府志云昭征在太
以部去合宗哥首領青真結鬼章帥青伊克之衆
寇踏白城思立戰死是踏白之役主兵入寇者仍
是木征蓋河州久爲木征所據故乘王韶入朝而
思復其故地耳北志載木征爲宗哥城方輿紀要
河邊撰輿地是役也設亭以誘公投書以激公
惜公竟中其計也木征亦狡矣哉

神公諱補洛陽人熙河鈐轄知蘭州子也昭聖中官
熙河兩會館韓某知河州安撫此首帶邊公事河東
六部使黑羌阿蓋率他族犯河州公至州方三日賊
帥胡宗回迫公出戰遇伏首尾不相應方戰沒於陣
事聞贈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劉公諱惟遜涇州人官熙河馬步軍都監建炎二年金
浴索今探病既克秦州引兵犯熙河經翼使張深
遣公帥精騎三千禦之公固軍熟羊城在今秋以千
八百騎夜趨新店在秦州西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
遣短兵相接殺傷甚衆公鏜稍直刺其帥於高石
今據通志省府州志洞胸墮馬死浴索走鳳翔四
年金人復來侵已死公時爲熙河副總管擊敗之

河州景忠錄

殺五千餘人已而熙河昭公走匿山寺欲圖恢復其
親信軍誦金師降公被執金人誘之百方不答金人
怒摔以出公厲聲曰斬即斬何拜爲願坐上王爵
日國家何負於汝而遂降邪即不食不言而死所部
亦多不屈事聞昭昭化軍節度使立廟成州前今致
祭賜額忠烈

秦州志云永樂九年征甘肅追虜至沙金城戰沒
與自志異考通鑑紀事本末十年冬十一月涼州
首謀達察有老 叛守將擊敗之其達察走赤斤
蒙古衙門今王 而沙金則與吐蕃接壤其時吐蕃
勢稍衰無人寇之事故從省志

陳公諱瑋州人官熙河馬步軍都監建炎二年金
浴索今探病既克秦州引兵犯熙河經翼使張深
遣公帥精騎三千禦之公固軍熟羊城在今秋以千
八百騎夜趨新店在秦州西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
遣短兵相接殺傷甚衆公鏜稍直刺其帥於高石
今據通志省府州志洞胸墮馬死浴索走鳳翔四
年金人復來侵已死公時爲熙河副總管擊敗之

河州景忠錄

妙公 臨州人 州志云 官河州衛正千戶 宏治十四年領軍固原等處 遇虜賊死 贈指揮僉事

姚公 震州人 官河州衛指揮同知 升遊擊 正德六年領軍四川 剿流賊 力戰沒於陣

馮公 琦州人 州志云 官河州衛指揮僉事 正德八年領軍四川 追剿流賊 賊死 贈指揮同知

馮公 恩州人 指揮僉事 琦子也 襲指揮僉事 嘉靖元年領軍洮州 禦番 城戰死

何公 勳字朝用 州人 陝西都指揮同知 銘之孫也 藝海珠塵 一 河州景忠錄 五

張相 揮同知 西軍 洮州 廣立戰功 嘉靖九年 戌 廿年 同百戶 孫 福 應 廣 力 戰 陣 亡 事 聞 贈 武 將 軍

蔣公 繼勳 州人 官河州衛指揮使 嘉靖十一年領軍 甘州 禦番 賊 死 事 聞 贈 都 指 揮 僉 事

案 世宗 初 年 蒙 古 小 王 子 數 自 河 套 入 寇 而 小 王子 部下 會長 小 兒 孩 以 內 難 奔 據 海 展 犯 甘 州

為 南 北 患 二 公 致 身 當 在 其 時 惜 地 無 可 考

黃公 河 泰 州 人 州 志 云 太 降 夷 初 官 河 州 營 千 總 廣 立 戰 功 升 軍 真 遊 擊 遇 虜 力 戰 後 中 風 死

案 國 朝 定 制 立 功 後 在 軍 營 病 故 者 皆 得 入 祀 所 在 昭 忠 祠 謹 遵 其 例 公 歿 之 年 則 志 不 詳

李公 芳 官 固 原 遊 擊 劉 公 諱 子 都 官 遊 擊 據 部 內 刊 志 李 公 如 玉 官 固 原 指 揮 總 公 承 勳 官 千 戶

劉公 國 琦 何 公 諱 天 衢 何 公 諱 守 義 王 公 諱 官 俱 固 原 官 弁 籍 固 原 皆 未 詳 萬 曆 十 八 年 青 海 會 浩

爾 齊 魯 作 火 寇 赤 猖 獗 據 莽 拉 藉 恭 工 今 從 則 覽 兩 川 滿 固 原 鎮 兵 移 屯 防 禦 七 月 虜 破 老 鴉 關 突 至 雙

林 堡 既 而 知 其 可 倚 遂 洩 大 夏 河 搶 劫 將 犯 臨 洮 總 兵 官 劉 承 嗣 督 兵 與 賊 於 和 政 駁 敗 之 虜 走 來 家 山

兵 官 劉 承 嗣 督 兵 與 賊 於 和 政 駁 敗 之 虜 走 來 家 山

兵 官 劉 承 嗣 督 兵 與 賊 於 和 政 駁 敗 之 虜 走 來 家 山

兵 官 劉 承 嗣 督 兵 與 賊 於 和 政 駁 敗 之 虜 走 來 家 山

兵 官 劉 承 嗣 督 兵 與 賊 於 和 政 駁 敗 之 虜 走 來 家 山

兵 官 劉 承 嗣 督 兵 與 賊 於 和 政 駁 敗 之 虜 走 來 家 山

承 嗣 李 公 等 追 剿 斬 獲 甚 多 適 值 秋 霖 經 旬 不 止 廢 夜 襲 營 公 等 八 人 同 時 戰 沒 事 聞 命 立 忠 義 祠 州 志 亡 廟 今 據 考 於 景 古 城 春 秋 致 祭

案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萬 曆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遊 擊 劉 子 都 搜 賊 至 十 九 原 虜 自 河 西 紅 關 道 路 潛

入 子 都 遇 賊 奮 擊 賊 勢 大 眾 力 屈 而 死 而 劉 承 嗣 等 未 家 山 失 利 在 二 十 七 日 以 後 與 省 府 州 志 不

同 黃 公 命 州 人 寧 夏 遊 擊 河 泰 子 也 官 河 州 營 千 總 崇 禎 十 年 從 參 將 費 世 宰 人 長 安 剿 四 川 流 賊 於 五 丁 峽

力 戰 沒 於 陣 李 公 躍 龍 州 人 官 河 州 衛 指 揮 援 剿 副 總 兵 崇 禎

十 五 年 領 軍 從 總 督 汪 忠 烈 公 諱 翁 年 字 載 星 浙 江 忠 烈 攻 賊 於 河 南 襄 城 縣 李 自 成 自 鄆 城 選 救 總 兵 官

賀 人 龍 等 不 戰 而 走 遂 大 潰 公 知 眾 寡 不 敵 請 忠 烈 公 率 官 兵 入 城 拒 守 遂 挺 身 出 戰 沒 於 陣

案 公 事 僅 見 州 志 他 書 皆 不 載 史 稱 與 汪 忠 烈 公 同 時 死 事 者 有 副 將 黨 威 張 國 欽 張 一 貫 李 萬 慶

馬 名 廉 而 無 公 名 殉 節 錄 亦 不 及 公 亟 宜 表 出 之 榮 乎 忠 烈 公 帥 馬 步 三 萬 出 潼 關 全 軍 覆 沒 身 死

藝 珠 塵 一 河 州 景 忠 錄 七

而 名 不 彰 者 獨 公 也 故

朱 公 家 仕 字 翼 明 號 魁 海 州 人 貴 州 左 布 政 使 紳 五 世 孫 也 天 啓 元 年 辛 酉 科 舉 人 崇 禎 元 年 戊 辰 科 進

士 授 戶 部 主 事 仕 至 山 西 冀 北 道 兵 備 副 使 陝 大 同 虛 公 坦 白 政 治 有 聲 巡 撫 衛 忠 節 公 諱 景 敬 字 仲 玉

國 朝 賜 雅 重 之 崇 禎 十 七 年 正 月 李 自 成 破 太 原 將 北 犯 公 與 忠 節 公 召 集 諸 將 大 議 諸 將 子 正 賢 文

武 眾 係 屬 盟 誓 協 力 守 城 敵 血 漢 辜 侯 嗣 下 總 兵 官 姜 瓖 有 異 志 遂 巡 不 進 公 獨 義 形 於 色 誓 不 與 賊

俱 主 擊 賊 賊 帥 賊 使 四 人 及 賊 至 承 慶 郡 王 託 汪

其 後 李 公 等 在 右 翼 謀 而 出 將 赴 敵 為 賊 所 殺 公 知 事 不 可 為 遂 衣 朝 服 悽 愴 叩 望 闕 再 拜 投 井 闕 家 同

死 者 十 有 六 人 閱 日 而 城 陷 明 史 附 見 衛 忠 節 公 傳 國 朝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大 學 士 九 卿 等 奉

旨 通 考 明 末 殉 節 臣 民 姓 名 事 迹 分 別 專 論 通 論 及 入 祀 所 在 忠 義 祠 公 得

賜 諡 節 愍 國 朝 徐 公 諱 義 奇 旗 人 貢 士 官 臨 洮 府 監 督 同 知 駐 河 州 高 公 諱 闕 籍 貫 亦 未 詳 官 河 州 營 遊 擊 王 公 諱 運 熙 陝

西 威 陽 人 族 貢 生 官 河 州 學 正 順 治 五 年 逆 回 米 刺 印 丁 國 棟 等 倡 亂 甘 州 河 州 回 王 道 宏 等 羣 起 應

之 據 城 叛 大 肆 殺 戮 公 等 同 日 遇 害 州 志 云 受 難 之 狃 兵 內 變 為 最 難 固 賊 之 洶 湧 兵 逆 之 煽 動

未 有 城 破 官 屠 民 戮 財 盡 如 此 之 慘 者 也 案 河 州 營 明 設 參 將 鎮 守 而 總 兵 官 駐 臨 洮 有 警

則 調 他 處 弁 兵 屯 防 協 剿 國 初 改 設 遊 擊 順 治 十 六 年 改 設 副 將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改 設 總 兵 官 戴 公 諱 守 廉 張 公 諱 日 與 俱 河 州 貢 生 龍 公 諱 自 青 河

州 生 貢 順 治 五 年 逆 回 之 亂 同 日 殉 節 王 公 諱 世 德 州 人 官 臨 洮 兵 備 道 二 府 駐 洮 州 標 中 軍

守 侍 順 治 五 年 甘 州 逆 回 米 刺 印 丁 國 棟 等 倡 亂 臨 洮 迷 回 回 應 之 城 陷 公 力 戰 遇 害

案 時 臨 洮 兵 備 道 為 李 公 繫 飛 奉 天 沙 河 堡 人 履 任 未 及 兩 月 逆 變 殉 節

徐 公 諱 進 貢 州 人 洮 州 營 千 總 調 征 金 川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六 月 隨 大 學 士 定 邊 將 軍 溫 福 營 進 次 木 果 為 賊

所 襲 力 戰 沒 於 陣 事 關 賜 卹 恩 騎 尉 世 職 關 公 諱 信 州 人 河 州 協 標 把 總 調 征 金 川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卒 年 未 詳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 州 景 忠 錄 八

河州軍忠錄

王公 孝忠州人甘肅提標把總調征教匪嘉慶二年六月在陝西平利縣瓦屋梁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徐公 諱士伏州人河州城守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五年在文縣西園鄉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魏公 諱品魁州人保安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五年在成縣傅家鎮一云即縣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喬公 諱祥州人禮縣汛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五年

在成縣傅家鎮剿賊陣亡事

在成縣傅家鎮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陳公 諱五頓本西安駐防出旗寄籍河州官涼州大靖營遊擊調征川楚教匪嘉慶六年三月在陝西城固縣大壩剿賊沒於陣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郭公 諱洪州人陝西商州營遊擊調征教匪嘉慶六年三月在陝西城固縣大壩剿賊沒於陣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張公 諱故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六年三月在陝西城固縣大壩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馬公 諱天吾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六年

在陝西城固縣大壩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李公 諱景伯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六年

在陝西城固縣大壩一云小壩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周公 諱孝州人河州城守營千總調征教匪嘉慶六年

在四川達州新灘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四川達州新灘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四川達州新灘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四川達州新灘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四川達州新灘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金公 諱海州人陝甘督標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五年在□□□兩河口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陳公 諱宗順州人循化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嘉慶五年在陝西鄂縣景峪能谷剿賊陣亡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陝公 諱有貴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嘉慶十七年十一月在程工川馬廠追賊遇害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楊公 諱永春州人河州鎮標把總調征教匪立功後在四川□□四季坪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賀公 諱明福州人河州鎮標把總調征教匪立功後在陝西鳳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石公 諱友伏州人岷州營把總調征教匪立功後在四川□□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張公 諱昭榮州人河州鎮標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功後在陝西安康縣鐵佛寺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張公 諱錦州人河州鎮標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功後在陝西安康縣鐵佛寺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馮公 諱文魁州人起台營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功後在四川□□四季坪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簡賜郵雲騎尉世職

梁公 諱錦州人郡縣汛經制外委調征教匪立功後在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在陝西平利縣軍營病故事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聞賜郵雲騎尉世職

京合加禮待使足其親下程米三十石多知之其

與劉道溫自職雖微心亦懷誠普屬亦至下程米一

十石亦知之或作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何領南者或作

兵備道郭維賢在城上督戰見空中如有神兵助勝

因獲大勝遂重修武順王廟見舊誌府志

石城在今固原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固原州始置於明

紀事本末云在亂山中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

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巔皆峭高二三

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外設棧道下築小城護之

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壁狀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

六尺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

避亂者成化四年滿四及名等被擄急遂激眾為變

被開成縣在今固原州西南四十里固原州始置於明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武初事果歸附後平章衛千戶其部者散處開成

城乃設石城立石紀歲月於山

洪武三年元順帝殂於應昌子阿裕錫哩達喇喇

爾木兒今從從寬嗣二十一年特古斯特穆爾為其

下伊遜伯爾爾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理特穆爾

赤今改力者莫立爾汗遂去國號稱鞏固永樂七年

知院阿爾台弒鄂勒齊遜元裔布尼雅錫哩喇喇

今從立之後為術拉特馬哈木所殺阿爾台復立

台王子後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托克托布哈所殺不花今從從寬所弒而立為汗

金山 錢 熙輔 次丞 輯
華亭 雷 良樹 獲人 校
河州景忠錄 附記一

胡秉慶卷

米刺印甘州回民也素策驚起卒伍順治五年官甘肅副總兵以時方草創陸畜異志時分巡道林維道...
兵官劉良臣...
米刺印乘以糾眾遊擊黃得功...
附記一

於良臣未及發會湖廣刺印伴兵變須克

撫置湖北城樓巡撫張文衡...
其從者於城下酒既行伏兵突起...
十餘萬東陷臨洮圍鞏昌...
附記一

追粉之

兩金川本內地服屬土司乾隆十三年金川土酋...
奔即十跳梁不靖...
張廣泗等調兵進討
命大學士文忠公傳...
有遂奉

呂班師甫十年...
谷各土司...
格桑反與...
河州景忠錄 附記一

革布什哨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致以歸...
亦發兵攻圍鄂克什土司色達拉官...
提督董天錫親往...
築寨謀抗 天兵三十六年

命大學士溫福為定邊將軍...
參贊分路進剿...
將軍統兵進次木果山...
進三十八年六月...
出勾引小金川...
附記一

撤拉喇

兩川名在河州積石老鴉二關外回民五族...
環居之因稱撤拉族...
六七千戶為十二工...
附記一

藝海珠塵

草雜日...
十三等...
清水日...
築土千戶...
工役有...
定縣官川...
真眾不同...
民不靖者...
附記一

蘇州...
附記一

新設寶慶六靈寺...
所封閉仍歸...
等串通馬...
仙榜人等...
二十七...
麻六靈...
福福感...
禁勒具...
床六靈...
附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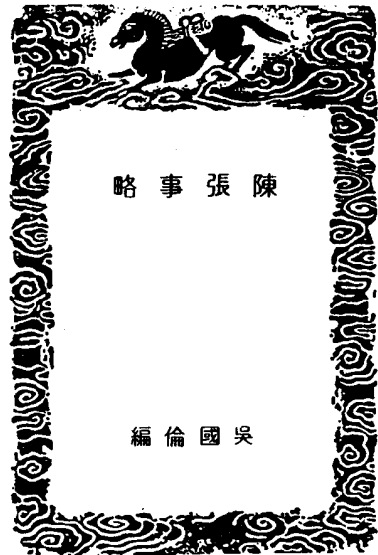
內顯示...
詞將賀...
杖流賀...
為放釋...
知情均...
兩教既...
應仿令...
華教令...
應應分...
雖然回...
四十六...
三等...
長不...
百餘...
衙門...
空...
目二...
蘇四...
欺...
附記一

藝海珠塵

蘇州...
附記一

蘇州...
附記一

蘇州...
附記一



陳張事略

吳國倫編

陳張事略

明 武昌吳國倫明卿編

倫先世從嘉禾徙居鄂渚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尙望熟於掌故者爲我正之

陳友諒本末略

陳友諒河陽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眾剽掠于鄱落官軍累討不能平卒所聚往從羅田徐壽輝

陳友諒本末略

陳張事略

史錄

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輿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子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于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將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

陳張事略

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來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遂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屬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擊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體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圍而來以兵圍城其勢甚盛兵載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詣建康告急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出東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瀟灑當遣使實往事不暗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穽自辛卯以來天下素繁紛然起英雄異同輩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爭江漢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于戊午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

陳張事略

成大震明日請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焚死遂不敢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元人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元人是爲無策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難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專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西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程瑄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屋大不掉之舟損兵斃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敵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應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

陳張事略

史錄

也哉

學海類編

陳張事略

五

史參

張士誠本末略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號大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為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木爾畏遁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壤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途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母痛

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釁拘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已而降元浙省左丞達識為請命于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之被其畱吳至二十年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甯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州因以弟士信為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瑋為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搗于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網已鑿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爾南臺大夫善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後移兵姑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精銳卻蘇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選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邊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于是達軍直搗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達督軍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

方國珍本末略

方國珍台州甯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割劫海商方乃為國宣力勸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路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為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太祖遂獻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怨構誣逃死無所適子自救而已惟明公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

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心
久矣道路塞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
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曠愚根加訓諭開其昏曠俾見
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
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
交陳友定圖為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擴廓兵生視
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悉其略曰爾起事時元尚
承平倡亂海隅遠陷三吳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
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為
一也吾下發時破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
吾不逆許數年之閒即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
郡漸下爾陰著異志規吾虛實三也未有覺端先自反
覆四也易交輕侮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為
俘虜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
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救彼若無事交疏禮薄禍亂
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子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
順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上帶好生遠天虐民九也
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
學海類編 一八 陳張事略 十 史集

陳張事略

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為也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
女玉帛反為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于是
有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先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
容臣前負荷至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于天地故
略陳其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于學術遭
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藉之勢與眾馳逐又非
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為之依附而已向者王
師之渡江左霆雷忽至于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
學海類編 一八 陳張事略 十一 史集

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巖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追
至黃巖圍瑛燒殿宇民居逼海守將哈兒普降十月己
巳亮祖進兵至溫州陣於南坡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敗
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哺時克之
獲員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擊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
舟師襲敗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
命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珍及明
善來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于海中
朝以之為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于朝實祿之
言也又見誠意伯曰太祖威震華夏不能致者方國珍
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漠惟一子未諫恐不然也
學海類編 一八 陳張事略 十二 史集

陳張本末略一卷附方國珍本末略一卷

明吳國倫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參政明史文苑傳附見李攀龍傳中是書於陳友諒得姓為吏諸事張士誠與李伯昇等起事之由方國珍弟國瑛國珉諸人俱未臚敘所載明初攻戰諸事更為疎漏前有國倫自序曰每聞祖父言國初陳友諒張士誠事甚悉因誌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國珍附焉後閱洪武日錄及諸野史所記載往往不符尚冀熟於掌故者為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陳張本末略提要

我正之則國倫先不自信矣

時不但力役一端史記廉頗傳學文舉因舉孝故未過請以難父子時官而天官之學尤崇世傳古韻頌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和氏紹重黎後代序天地周官攝相氏注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疏謂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又保章氏注世守天文之變疏謂以其攝氏故云世守子年拾遺記曰宋景公史子章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景公待之若神號司星氏漢志有司星漢置太史公禮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其子灌嗣自昔掌天官者大抵師承家學即所謂專門之會也再考漢書武帝紀地節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薨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時其得邑世世有所與光香義云時等也使光傳其後常與先人等也此傳古未引見後漢書補遺傳法張晏云律非始封十減二時者等也不復減也晏不審何代人所引之律亦當為漢律玩詔書及注文則時為世世相傳明矣王莽傳元始元年莽臣奏言霍光有功益封三萬戶時其得邑比府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又云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時爵邑又云太后下詔以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保領受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時其爵邑又云太后下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時其爵邑莽讓還益封時邑事又云陳崇奏孝宣皇帝顯著靈光增戶命時封者三人莽傳數條與宣帝紀所稱可以互證後漢書祭遵傳范升上疏追稱遵曰昔高祖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死則贈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章注時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章懷此注即本前書晉義是世世相傳為時古有明文又荀爽傳曹操上書表疏曰原其績効是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俸其功臣誠惜之乞重不讓增時戶邑漢志有司星漢置太史公禮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其子灌嗣自昔掌天官者大抵師承家學即所謂專門之會也再考漢書武帝紀地節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薨詔曰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時其得邑世世有所與左思魏都賦疏時劉注時其得邑者呂向注有功者分其得邑時度使當其功夫以時為等已見史記宋微子世家家作鴻經九等於文庭固協懲則謂時為耕治之田文古者農不去時大農之子恆為農本有世世相傳之義後代封賞臣下亦必有土田故詔疏多用時其得邑即指田時言古人屬文皆有旨趣故訓詁旁通無所不合史記秦始皇紀男樂其時女修其業與家業世世相傳為時之路隱隱相合如淳本漢律律云各從其父學尤與史文關會師古從之當矣若夫訓詁為類古固有之易否卦九即所謂時官也律云各從其父學尤與史文關會師古從之當矣若夫訓詁為類古固有之易否卦九家注書洪範孔傳鄭注皆云時類也孔疏以時為類之名也正義注云時類也此正義所本戰國策淳于棼曰夫物各有時今賢者之時也鮑彪注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為類此本說文而荀子勸學云草木時生禽獸羣焉大戴禮物各從其類也楊注時與時同類也齊語注楚詞疾世法易否卦疏時為匹匹猶類也匹字古訓訓訓訓然則時字可以指物文選格韻類考才入軍時交攻是類亦可指人星翁歷生羣分類聚故謂之時而象緯推測往往世官而習其業所謂父兄之教不虛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者李如二說固存不廢矣又史記淮陰侯傳其輩十三人漢書作其時十三人時即輩

也齊語人與人相時是為時人根據而時傳古通故干遂謂二人為匹四人為傳皆與李注通貫樂彦以時為時昔之時人為知星之人則近于傳會於文義為不類至程大昌謂古字假借時人即時人以算數得名考荀子正論至賢時四海注謂時與時同則古字本通而以漢律時官證之終不甚合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以為樂官亦曰時人不必定屬治算數正演繁露之非夫樂官稱時人此語不知何所本按王案七釋云七盤陳於廣庭時人儼其齊俟東晉補亡詩序云管與同樂時人肆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據此則習時習樂皆可謂之時人又不專指治曆者也錢竹汀先生曰如氏家業世世相傳之解最為精當時之言傳也西都賦慶服先時之賦賦時之義本於農而凡世世相傳之業皆可當時人之目矣

時人傳凡例

一 推步之法由疏漸密至國朝而大備我聖祖仁皇帝聖學生知聰明天縱御製數理精蘊契合道原範圍乾象以故天下勤學之士蒸然向化若宜城梅文鼎梅穀成大典何國宗泰州陳厚耀休寧戴震等先後林立亦皆闡揚推衍各有撰述尤少治六經涉及九數服官以後未能究心徒以象數之學儒者所當務愛肇自黃帝迄于昭代凡為此學者人為立傳俾後來產俊知古今名公大儒從事於此者不少庶幾起其向慕之心且緣是考求修改原流沿革條目然後進而恭讀聖製或得有所領解仰窺萬一此則輯錄是編之大旨也

一 學問之道推一故精至步算一途深微廣大尤非專家不能辦太史公稱時人子弟分散如淳注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律年二十三傳之時官各從其父學所謂專門之裔也是編以時人傳為名義取諸此

一步算占候自古別為兩家周禮備相保章所司各異漢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一家四百四十五卷術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亦判然為二宋大觀算學以商高緯首與梓慎博靈同列五等合而一之非也是編著錄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彗珥雲氣虹霓占驗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氣風角之流涉于內學者一

概不收。

一言天者古有周髀宣夜渾天三家。宣夜絕無師說。渾蓋互相較難。至崔靈恩而始合為一。魏晉間又有新天穹天安天之論。所執雖殊。而各有旨趣。學者泛觀博覽。於日月列宿天體運行之故。先了然於胸中。而後可入步算之門。而究其奧室。故六天之說。皆詳錄焉。

一儀象者測驗之先資也。琬機之製。見於虞書。尚已。厥後若漢之張衡。宋之錢樂之。唐之李淳風。梁令瓚。宋之沈括。蘇頌。元之郭守敬。代有增修。因而愈善。至西洋南懷仁紀利安輩。而其製更密。前史凡渾儀圭表。蓋漏之等。竝載于天文志。與推步區分爲二。然事實一貫。不容歧視。是編于儀器製度。推錄特詳。欲使學者知算造根本。當憑實測。實測所資。首重儀表。不務乎此。而附合於律於易。皆無當也。

一算術者推步之綱維也。句股。盈。天。方。程。演。紀。三。差。塚。積。法。本。商。功。八。絛。相。當。率。通。粟。米。蓋。數。爲。六。藝。之。一。極。乎。數。之。用。則。步。天。爲。最。大。故。凡。通。九。術。者。俱。得。列。于。是。編。

一采錄諸書。二十四史而外。出于文淵閣所儲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最多。其餘見聞所及。時有纂錄。涉獵愈深。搜羅漸廣。凡所用書目。皆注于每篇之末。以便檢閱。

一是編以推步爲主。凡所敘錄。姓名爵里。生卒年月。而外。其議論行事。但采其有關步算者。自餘事實。俱不冗贅。經學如鄭康成。功名如杜元凱。史家自有專傳。茲特舉其一端而已。

一立言爲三不朽之一。故論撰之目。史傳例得備書。是編亦竊取此義。凡其人著作發明數學者。無論存佚。未見。一一詳載。惟與天文算法無涉者。亦從省略。專書之例。不得不爾也。

一新唐書載李淳風。逆知武氏之亂。宋史載劉義安。預知遼主之亡。此類當是傳者之過。即或有之。亦是別爲一術。竝非九數所能推測。若因其步術之精。而牽連及之。適足起無識者無窮之惑。是編一律刪除。庶體例更爲純一。

一古今爲術者。三統以來。不下七十餘家。其間如劉洪。乾象術之月行遲疾。月行三道。趙欽元。始術。祖沖之術。之疏。章法。立歲差。張胃元。大業術。劉焯。皇極術之日行盈縮。交道表裏。五星遲疾。李淳風。麟德術之曆章。郝紀元。而用補法。楊忠補。統天術。郭守敬。授時術之立歲實消長。而不用積年日法。當其建議之初。或不免俗流謬論。後世相沿。遵用。又幾忘其創造之功。凡此之類。是編摭摭尤備。以見古人變率改進。其精神實有不可磨滅之處。讀者因流溯源。知後世造術。密於前代者。蓋集合古人之長。而爲之。非後人之知能出古人也。

一諸家用數。子母互殊。其強弱。則先天後天之故。灼然可見。是編于造術諸人傳中。略載積年日法。歲實朔實等數。善籌策者。即是可考其術之大凡矣。

一開元占經所載古今積年章率。授時術所列表各術積年日法。俱足以補史志之缺。但占經算至開元

甲寅術。下距至元辛巳。故與諸史所稱不合。金史謂楊極術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上元。乃是誤寫術議之文。天台齊次風先生於此亦嘗致疑。皆未明厥故也。是編所采如黃初元始奉元占天等術。皆以距算減之。乃爲其術上元。距其造術時之積年。蓋欲合於當時之舊。非輕改古書也。

一歐邏巴人自明末入中國。嗣後源源而來。相繼不絕。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於推步一事。頗能深究。亦嘗爲之作傳。惟新法書所載未入中國之西洋人。有在秦漢以前者。而驗其時代。又往往前後矛盾。不可檢校。其人之有無。蓋未可知。即果有其人。所謂默冬亞里大各之類。亦斷不可與商高。榮方。拉列。是編依放諸史。傳外國之例。凡古今西人別爲卷第。附於國朝人物之後。

一西洋新法。累經改易。派別支分。師傳各異。湯若望。主小輪。穆尼閣。則用不同心天。戴進賢。所譯設本。天爲橢圓。蔣友仁。所說。又以爲太陽靜而地球動。議論紛如。難可合一。茲竝彙而錄之。用資博考。

一西法實竊取於中國。前人論之已詳。地圖之說。本乎曾子。九重之論。見於楚辭。凡彼所謂至精極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爲東來法。特譯譯算書時。不肖實言之耳。近來工算之士。每據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見西術之精。而薄視中法。不亦異乎。是編因羅今古善善。從長融會。中西歸于一是。凡夫改一率立一法者。輒因管見所及。於篇末著論。以發其蘊。其是非互見。謬妄不經者。亦皆竊寓褒貶。評其得失。天

學開徵。折衷匪易。所願與海內學人共審定之者也。

一是編始於乾隆乙卯。畢業於嘉慶己未。中間供職內外。公事殷繁。助元校錄者。元和學生李說。暨古州學生周治。平力居多。又復博訪通人。就正有道。嘉定錢少詹。大新。歙縣。凌教授。延。填。上元。談教諭。泰

江。都。焦。明。經。羅。竝。爲。印。正。乃。得。勒。爲。定。本。集。益。孔。多。附。書。以。志。不。忘。

一四庫諸書。浩如烟海。翻閱所到。難免漏遺。又國家聲教。覃敷。不遺遐邇。山陬海隅。強明度數之士。沒世而後。未經表章者。亦必尙有其人。廣爲搜輯。當俟續編。

阮元手訂

時人傳目

卷一

上古

羲和 常儀 史區 伶倫 大撓 隸首 容成 重黎

唐

羲氏 和氏

夏

大章 豎亥

商

箕子

周

商高 榮方 陳子 孫子

卷二

時人傳目

時人傳目

漢

張蒼 司馬遷附見平

劉向子歆

尹咸

許商

杜忠

耿壽昌

揚雄

落下闳

張壽王附見平

乘馬延年

卷三

後漢一

楊岑張曼附見

編訢附見

賈逵

霍融

王充

張衡

虞恭

卷四

後漢二

劉洪

蔡邕

何休

鄭元

徐岳

鄧萌

趙爽

卷五

魏

高堂隆

韓翊

楊偉

劉徽

吳

闕澤

陸績

王蕃

姚信

陳卓

萬衡

卷六

晉

杜預

劉智

束皙

葛洪

虞喜族祖登

王朝之

張邱建

夏侯陽

前趙附

孔挺

後秦附

姜岌

北涼附

趙默

時人傳目

時人傳目

唱人傳目

卷七

宋

錢樂之

何承天

吳歆

卷八

齊

祖冲之

卷九

梁

祖暕之

崔靈恩

虞翻

庾覺信

陳

朱史

卷十

後魏

晁崇

殷紹

崔浩

高允

公孫崇

李業興 張靈附見

卷十一

北齊

信都芳

宋景業

張子信

董峻

鄭元偉

張孟賓

周

明克讓

甄鸞

馬顯

卷十二

附

庾季才

耿詢

劉祐

張資

劉孝孫

卷十三

唐一

傅仁均 祖學孫

王承通

崔善為

李淳風

裴綬

南宮說

裴愷 悉達

唱人傳目

四

唱人傳目

卷十四

唐二

一行上

卷十五

唐三

一行中

卷十六

唐四

一行下

卷十七

唐五

梁令瓊

邊岡

韓穎

曹士蔭

郭獻之

徐承嗣

徐昂

後晉

馬重績

後周

王朴

卷十九

宋一

王處納子顯元

吳昭素

苗守信

韓顯符

史序

張季 並附宋行

周琮

卷二十

宋二

沈括

衛朴

劉義叟

孫思恭

黃居卿

蘇頌

韓公廉

姚舜輔

卷二十一

宋三

唱人傳目

六

七

陳得一 劉孝榮附見大聖 王菁

卷二十二

宋四

楊忠輔

秦九韶

卷二十三

遼

賈俊

金

楊紱

楊雲翼

卷二十四

元一

耶律楚材

許衡

卷二十五

元二

郭守敬

卷二十六

元三

李謙上

卷二十七

元四

李謙下

卷二十八

元五

趙友欽

卷二十九

鳴人傳目

鳴人傳目

明一

劉基

貝琳

朱裕

卷三十

明二

唐順之

袁黃

卷三十一

明三

朱載堉附見

程大位

卷三十二

明四

周子忠

卷三十三

明五

李天經

卷三十四

國朝一

王錫闡上

卷三十五

國朝二

王錫闡下

卷三十六

國朝三

薛鳳祚

方中通

吳伯宗附見

章軒

鄭善夫

顧應祥

周相

朱仲福

朱載堉附見

程大位

李之藻

徐光啓附見

王應遴

王英明

許胥臣

陳盛謨

范守己

邢雲路

魏文魁

周述學

陳瓊

雷宗

元統附見

俞正己

樂護華湘

潘聖璋弟未

楊光先

杜知耕

胡璽

李子金

游蕺

李長茂

揭暄

徐發

鳴人傳目
黃宗義子百家

卷三十七

國朝四
梅文鼎上

卷三十八

國朝五
梅文鼎中

卷三十九

國朝六
梅文鼎下

卷四十

國朝七
李光地

袁士龍

卷四十一

國朝八
陳厚耀

顧長發

卷四十二

國朝九
江水

吳煥

卷四十三

西洋一冊
默冬

亞而封所王

鳴人傳目
歐几里得

卷四十四

西洋二冊

利瑪竇

卷四十五

西洋三冊

卷四十六

西洋四冊

續編

卷四十七

宋和道一

金補遺二

元補遺三

卷四十八

國朝補遺四

卷四十九

國朝補遺一

鳴人傳目

亞爾能德

亞奇默德

羅雅谷

熊三板

南懷仁

鳴西尼

戴進賢

杜德美

顏家巖

泥谷老

德阿多西阿

艾儒略

紀利安

穆尼閣

白耳那

若德訥

龐迪我

羅華民

陽瑪諾

張版

孔廣森

博啓

白耳那

若德訥

龐迪我

羅華民

陽瑪諾

張版

孔廣森

博啓

卷五十

國朝續補二

李銳附見

談泰

汪萊

徐朝俊

梅冲

卷五十一

國朝續補三

焦循子廷琥附見

許桂林附見

吳蘭修

董祐誠附見

卷五十二

國朝續補四

張敦仁

姚文田附見

戴敦元

陳潮

張作楠

劉衡

謝家禾

三編

卷一

國朝續補一

吳任臣

樊士燕附見

方正珠附見

王蘭生

二項村高子炳附見

華玉淳附見

胡天游

嚴璉

何夢瑤附見

萬光泰

沈大成

董逢存

凌霄

孔繼嗣

汪廷榜附見

卷二

國朝續補二

許宗彥附見

紀大奎附見

朱鴻禧附見

時銘

黃承吉

周濟

臧壽恭

齊彥槐附見

王大善

程恩澤附見

劉逢祿附見

牟庭對附見

顧廣圻

黃汝成

卷三

國朝續補一

阮元

駱騰鳳附見

李兆洛附見

張鑑附見

沈欽裴附見

錢儀吉

陳杰附見

項名達附見

金望欣附見

李時溥附見

卷四

國朝續補二

鳴人傳目

卷五十三

國朝續補一

羅士琳附見

朱駿聲

徐有壬

馬鈞

熊其光

卷五十四

國朝續補二

戴熙附見

施勳

戴熙附見

羅可權附見

鄭伯奇附見

卷五十五

國朝續補三

顧觀光附見

夏燮附見

馮桂芬附見

尹錫瓚附見

鄭伯奇附見

卷五十六

國朝續補四

丁取忠附見

吳嘉善

汪日楨

左濟

曾紀鴻

卷七

國朝名媛後附錄一

葛宜

沈綺

王貞儀

西洋後附錄二

胡咸立

羅密士

侯失勒約翰

艾約瑟

偉烈亞力

華里司附見

海麻士

哈司章

那麗

連提加附見

富路瑪

以上為書七篇凡得續補遺二十九人附見二十二入後續補三十一人附見二十五人附記又二人後附錄名媛三人西洋十一人附見四人附記東洋又一人總百二十有八人云

論曰太史公書曰使復舊常無相侵漬然則重黎固各司其序而不相亂矣天地事別不容兼治小司馬謂二官亦通職未為深得也時官家業相傳各從父學蓋司天必專門之術其來尚已

唐

義氏和氏

義氏和氏重黎之後也。堯命義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程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懷。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定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與。史記五帝本紀

論曰敬天授時帝王之首務。故聖人重其事。居郁夷。居南交。居西土。居北方。四方測驗之故事也。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夜中星虛。日短星昴。中星刻漏之權輿也。至於以閏定時。尤非聖人不能作。蓋懸象著明。莫大於二曜。法日月之行。調中朔之數。察發微以正時。致會術而班朔。百官以飭。衆功以對。由斯道也。觀帝堯之命義和。知千古步算之綱要。定於陶唐之世矣。

夏

大章 豐亥

大章豐亥。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豐亥步自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豐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邱北。山海經大荒北經。論曰。闕胡孫觀察星野曰。所謂指青邱北者。當如後世輿地圖之類。指而算其相距之里差耳。西洋人以地球經緯求里差。謂中法之所未有。豈知我三古時已有其術哉。

商

箕子

箕子紂親戚也。武王既克殷。訪聞箕子。箕子對曰。天錫禹鴻範九等。四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史記宋微子世家。論曰。日行黃道。遠天而東。歷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周。謂之歲。月行九道。亦遠天而東。歷二十九日有餘而復追及於日。謂之月。日從天而西。歷一晝夜而一周。謂之日。陰陽之精。散為五行。日月相會。紀以四七。則星辰是也。章帝紀元之準。甲子六旬之名。則法數是也。鴻範五紀。本乎天錫。然則古先聖哲。擬天行而序七曜。其時義大矣哉。

周

時人傳 唐 夏 商 周

時人傳卷第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揭州阮元撰

上古

義和 常儀 奧區 伶倫 大撓 隸首 容成

義和常儀奧區伶倫大撓隸首容成皆黃帝時人也。黃帝使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奧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著調歷。史記歷代帝王本紀

論曰。世本作篇。竝言祖造。義和常儀之倫。乃占天之元。始算事之厥初也。自茲之後。下涉漢唐。代有增修。益求密合。然日官朔望。類多差忒。迨至本朝。時憲書而後。推步之術。乃至精至密焉。此蓋伏遇我聖祖仁皇帝。撫辰建極。叶紀體元。御製數理精蘊。考成上下。諸編。啓千聖不傳之秘。立萬年有道之基。是固度越漢唐。與黃帝之名察度驗。先後同揆者矣。

重黎

重黎司天地之官也。顯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史記太史公自序及臣瓚注

時人傳 上古

商高

商高賢大夫也。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方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僅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周公曰。善哉。周禮

論曰。方圓者天地之運。方出於圓。圓出於矩。半其一。短。是謂句股。庖犧立周天度。數從此出。禹治天下。數之所生。蓋極句股之用。天地真館外矣。言天者三家。以蓋天爲最古。笠以寫天。所謂蓋天是也。劉智謂類。類蓋天。黃帝爲蓋天。蓋先於渾。是其證已。武進臧玉林舉謂此篇文句簡質。義奧精深。當是先秦古書。非後人所託。可謂先得我心矣。

榮方 陳子

榮方。陳子皆周公之後人也。榮方問於陳子曰。今者竊聞夫子之道。知日之高。大光之所照。一日所行遠近之數。人所望見四極之窮。列星之宿。天地之廣。表夫子之道。皆能知之。其信有之乎。陳子曰。然。榮方曰。方雖不肖。願夫子幸而說之。今若方者可教。此道邪。陳子曰。然。此皆算術之所及。子之於算。足以知此。意矣。若誠思之。於是榮方歸而思之。數日不能得。復見陳子曰。方思之不能得。願終請說之。陳子曰。坐。吾語汝。於是榮方復坐而請。陳子說之曰。夏至南萬六千里。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立竿測影。此一者天道之數。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轉者股也。正暑者勾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長。候勾六尺。即取竹空徑一寸。長八尺。捕影而視之。空正掩日。而日映空之孔。由此觀之。率八十寸而得徑一寸。故以勾爲首。以轉爲股。從轉至日下六萬里。而轉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爲勾。日高爲股。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從轉所旁至日所十萬里。以率率之。八十里得徑一里。十萬里得徑千二百五十里。故曰日晷徑千二百五十里。法曰周髀長八尺。句之損益寸千里。故曰極者天廣袤也。今立表高八尺。以望極其勾一丈三寸。由此觀之。則從周北十萬三千里。而面至極下。榮方曰。周髀者何。陳子曰。古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轉者表也。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無影。以此觀之。從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此夏至日道之徑也。其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極下亦然。則從極南至冬至之日。中二十三萬八千里。從極北至

其夜半亦然。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此冬至日道徑也。其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至極下十七萬八千里。從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十一萬一千里。故日月之常道。雖宿日道亦與宿正。南至夏至之日。中。北至冬至之夜半。南至冬至之日。中。北至夏至之夜半。亦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十一萬一千里。春秋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春秋分之日。夜分之時。日光所照適至極陰陽之分等也。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數之所生也。至晝夜長短之所極。春秋分者。陰陽之晝夜之象。晝者陽。夜者陰。春分以至秋分。晝之象。秋分以至春分。夜之象。故春秋分之日。中。光之所照北極下。夜半日光之所照。亦南至極。此日夜分之時也。故曰日照四旁。各十六萬七千里。人所望見。遠近宜如日光所照。從周所望。見北過極六萬四千里。南過冬至之日。三萬二千里。夏至之日。中。光。南過冬至之日。中。光。四萬八千里。南過人所望見。六萬六千里。北過周十五萬一千里。北過極四萬八千里。冬至之夜半。日。光。南不至人目所見七千里。不至極下七萬一千里。夏至之日。中。與夜半日光九萬六千里。過極相接。冬至之日。中。與夜半日光不相及。十四萬二千里。不至極下七萬一千里。夏至之日。正。東西望直周東西日下。至周五萬九千五百九十八里。冬至之日。正。東西方不見日。以算求之日下。至周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七里。半。凡此數者。日道之發數。冬至夏至觀律之數。聽鐘之音。冬至夏至晝夜差數。及日光所遺觀之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從周南至日照處三十萬二千里。周北至日照處五十萬八千里。東西各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里。周在天中。南十萬三千里。故東西短。中徑二萬六千六百三十二里。有奇。周北五十萬八千里。冬至日十三萬五千里。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日光四極。當周東西各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里。有奇。周髀算

論曰。以句股量天。始見於周髀。後人踵事增修。愈推愈密。而乃嘆古率爲稍疏。毋乃既成大略。而棄樞輪耶。歐陽巴測天。專恃三角八線。所謂三角。即古之句股也。伏讀聖祖仁皇帝御製三角形論。論者謂今法古法不同。殊不知原自中國。流傳西土。毋庸歧視。大哉王言。非是爲術士所能與知也。

孫子

孫子著算經三卷序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羣倫之聚散。故二氣之升降。推遷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微之肇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寸。立權衡平輕重。剖毫釐析黍粟。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斂之不容掌握。籌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蹙。心開者幼而即悟。意閉者結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最能。授己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孫子

論曰朱竹垞以孫子算經為算武作。戴東原以書中有長安洛陽相去及佛書二十九章語。斷為漢明帝以後人。余故章圖博奕論枯藁三百注。引鄧暉澤經。謂蓋局十七道。而孫子乃云蓋局十九道。則其人當更在漢以後矣。然術數之書。類多附益。如魯末推孕婦所生男女。鄧暉澤。必非孫子正文。或恐傳習孫子者。轉展增加。失其本真。今但題作孫子不稱孫武。而附於周末。以志闕疑。其書詳說乘除開方。可以攷見古人從橫布算之式。下卷物不知數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為九章所未及。宋秦道古數學九章大衍求一法。蓋出于此也。

增人傳卷第二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張蒼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沛公立為漢王。以蒼為常山守。又為代相。後相趙。復徙相代。六年。以功封北平侯。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又為淮南相。十四年。遷御史大夫。孝文皇帝四年。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故漢家書律歷者。本張蒼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蒼時自縊。遂南免。孝景五年。陸賈曰。文侯。年百餘歲。適卒。蒼十八。官陰陽律歷事。史記張蒼相傳。漢書。論曰。漢志云。漢興。庶事草創。張蒼正朔。以蒼首用顛項術。其術今已失傳。續漢志云。顛項元用乙卯蔡邕

增人傳 卷二

命論曰。顛項術曰。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祖沖之曰。古之六術。竝同四分。六術謂黃帝顛項夏放周魯。然則顛項章節紀元之數。竝與四分同也。開元占經曰。顛項術上元乙卯。至今開元二年甲寅。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九十九算外。然則顛項上元乙卯。至漢元年乙未。二百七十六萬一百算外也。顛項之術。其大略如此。劉徽序九章云。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各稱補其目。與古或異。蓋蒼本秦人。其所傳者必義和周公之遺。施行當世。為後來步算家所宗。豈不宜哉。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也。父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漢興。庶事草創。張蒼正朔。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歷。比於六歷。疏闕中。最為微近。然晦朔月見。盈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登途。太史令司馬遷等。皆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通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改變。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福隨不能明。陛下躬靈。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通詔御史曰。適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官問。以考星度。未能管也。查聞古者黃帝合面不死。名察發。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欽樂。朕甚難之。依達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登途。與侍郎尊大。與星射姓等。議造漢歷。通定東西。立鼻。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期。晦分至。離離弦望。適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適遭治歷郭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閭。與焉。部分天部。而闕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積八十一。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修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郭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閏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稱半日。名曰。陽歷。不稱半日。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期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適生。平日。陽歷朔。皆先且月生。以朔。諸侯王。羣臣。便。適。昭。運。用。郭。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遺。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曆。明。官。者。淳。于。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郭。平。術。以。平。為。太。史。丞。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作。太。史。公。書。其。歷。書。曰。昔。自。在。右。歷。運。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蠶。百。草。奮。興。秬。鳩。先。導。物。適。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鷄。三。號。卒。明。極。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

增人傳 卷二

寶等所用之元與壽王合而積年不合耳壽王株守舊聞安歲時事至陷于屏反而終不悟其失習之是以國人甚矣哉

歌書昌

歌書昌宣帝時大司農中丞也善爲算能商功利賜爵關內侯補九章算術其目與古或異甘露二年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劉向子欽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元孫也年十二以父任爲郎既冠擢爲諫大夫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遷光祿大夫向總六經列是非作五紀論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秋白冬黑各隨其方又反歷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星皆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又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日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以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眺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遲不致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歷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年七十二卒少子欽最知名

欽字子職少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欽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出爲河內太守徙五原轉涿郡復爲安定屬國都尉王莽持政欽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議和京兆尹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曰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舉而日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舉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闡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則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期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節首故春秋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可歷以爲在戌史書建亥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蠱蟲之不伏也自文

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籬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審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捷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捷也皆春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生下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命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審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象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圖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切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且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無事必審時月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會乘會數而朔且冬至是爲會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劫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變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聖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朝遂登

觀畫以望而審禮也。凡分至啓閉必審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其初爲節。其中爲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明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綠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華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統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專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火合於巳。金合於申。木合於酉。土合於戌。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身。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車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百。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常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日法八十一。閏法十九。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章月二百三十五。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初欲以建平元年改名。考字頭叔。及王莽篡位。欲爲國師。封嘉新公。律歷志元王莽傳。

論曰。三代推步之書。秦火而後。無復遺餘。及今可攷而知者。自欽三統始也。三統以統術推氣朔。紀術步五星。歲術求太歲所在。洵綱舉目張。有條不紊者矣。論其爲術之善。厥有數端。四分以後。太歲一歲一名。而三統推歲星。以百四十四年行百四十五次。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有超辰之法。一也。四分二十四氣中。節與今不殊。而三統則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合於夏小正。正月啓蟄之文。二也。上世積年。竟遠難稽。史記託始共和。最爲有徵。三統世經所載。自文王四十二年以後。

歲歲相接。更在共和之前。攷古者得以前有所據依。三也。欽父子相繼。傾校秘書。世經所稱伊訓武成等文。必其古文。足以有裨經學。四也。至於臚列尙書春秋古來有涉步算之事。一一推合。以明其術之有驗於古。班固稱爲推法密要。後世諸儒。用以說經。蓋誠有所取爾也。推述統母之生。多傳合易卦鐘律。案以算理。實多未然。如見月求日。當以統月一千九百三十五爲所有率。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爲所求。率積月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得積日術求省易。以等數二百三十五約所有之率。得八十一。曰日法。約所求之率。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曰月法。故乃云黃鐘初九自乘爲日法。推大衍集得月法。則味其本原矣。爲此論者。非敢妄議古人。庶後之讀三統者。不徒驚其論說之美。而有以究其正義焉。

尹咸
尹咸。成帝時太史令也。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成校數術。凡百九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其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曰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顯頊歷二十一卷。顯頊五星。歷十四卷。日月宿歷十三卷。夏殷曆周歷十四卷。天歷大歷十八卷。漢元殷周歷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圖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歷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歲謀日曆二十九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日曆書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文書。

論曰。術譜十八家。今皆亡佚不傳。所聞元占。經載黃帝顯頊夏殷周魯六術。積年章率。未嘗即成所校否也。續漢志稱耿昌表。以闡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蓋耿昌即耿昌表。漢以前數學之書。梗概略具於此。然則成校錄之功。亦安可沒哉。

許商
許商字長伯。長安人也。善爲算。四至九算。著五行論。歷及算術二十六卷。傳書藝文志。

杜忠
杜忠有算術十六卷。漢書藝文志。

乘馬延年
乘馬延年。建始時諫大夫也。明計算。漢書食志。

揚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大軍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歷相應。亦有圖環之歷焉。又難畫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畫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畫滿五十刻。即

天蓋轉夜當倍查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須臾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多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何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下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與車輻間近枉較即密益遠益疏北極為天枉較二十八宿為天輻輳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昔萬雄待詔歲餘除為郎給事黃門王莽篡位轉為大夫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漢書本傳附
增天文志

增人傳卷第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園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後漢一

揚州 景祐 龜鄉

揚州待詔也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稱後天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攷正至永平五年官歷署七月十六日食罕見時月食多先歷即縮用算上為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歷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歷皆失岑普中庚寅詔令岑普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鄒等以四分法與岑普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普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普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

增新學堂

增人傳 增漢一

編新治歷者也永平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歷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歷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詔許及清河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下達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刺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子末小子託在於數務曷以續興崇宏祖宗拯濟元元尙書瓌瓌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顯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問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瘟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或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親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侑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儀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

年斗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遂以謬錯瓌瓌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術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以折斷大刑於氣已注用望平和歷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皆有同心敬授履歲書以明子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歷法曰昔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其之長短斗測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歸結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週周星從天而西日運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符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月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至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收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節終六句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闕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紀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臍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旋衛追日以察發放光道生焉孔望爲淵浮箭爲測下滿數測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節都於所交虧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遠進而後速與日就就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行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畢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無幽僻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

增人傳 增漢一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吳天。典歷象三辰。以授民事。立國定時。以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歷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頹廢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義和淫。酒廢時亂。尤乃征之。射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與也。勃焉。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魏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實焉。君子勸之。夫歷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與焉。否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類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華忌苟祭。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至。華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鐘。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且冬至。日月間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歷。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元法四千五百六十。紀法千五百二十。部法七十六。部月九百四十。章法十九。章月二百三十五。周天千四百六十一。日法四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月數百三十五。食法二十三。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漢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律歷志

論曰。四分術歲名不用超辰。五星始於合伏。爲術與三統異。而後世皆遵用之。至于晉且中星晝夜漏刻。二至晝影長短之數。黃亦宿度進退之率。則皆三統所未詳。始見于四分者也。其論術一。篇。錄少詹大昕。謂爲精微簡要。非劉洪不能作。後之步天者所宜寶也。

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永平中。拜爲郎。永元三年。爲左中郎將。八年。爲侍中。領騎都尉。先是。元和二年。施行四分。而甄新李梵。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編。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末。期。章帝復按。甄思考之。經。使遠問治歷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殿。尉。太子舍人。徐。璠。鉅。鹿。公。乘。蘇。統。及。斯。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歲。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明。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賭。稱。十六日。月。脫。昏。晦。當。減。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斯。梵。等。充。見。故。毋。拘。歷。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歷。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望。驗。無。有。差。跌。遂。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遂。論。曰。太。初。術。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術。斗。二。十。六。度。巨。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術。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尙。書。考。靈。耀。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新。等。據。今。日。所。在。牽。

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耀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命。候。上。得。算。多。者。太。史。合。元。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合。古。術。建。星。考。靈。耀。日。所。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爲。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顯。也。遂。論。曰。以。太。初。術。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術。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術。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朔。新。術。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術。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術。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術。上。考。春。秋。中。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餘。又。有。長。短。不。可。等。齊。治。術。者。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候。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實。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術。不。能。下。通。於。今。新。術。不。能。上。得。漢。元。一。家。術。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漢。文。曰。三。百。年。斗。歷。改。憲。漢。與。當。用。太。初。而。不。改。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得。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真。成。以。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遂。論。曰。臣。前。上。傳。安。帝。用。黃。道。度。日。月。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術。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却。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落。及。星。度。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與。鬼。赤。道。得。十。五。度。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角。九。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值。東。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搖。率。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令。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以。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首。問。吳。星。待。詔。姚。崇。并。舉。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圖。緯。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卻。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遂。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遣。太。史。黃。道。銅。鏡。以。角。爲。十。三。度。元。十。五。度。五。心。五。尾。十。八。度。斗。二。十。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度。十。六。度。營。室。十。八。東。壁。十。七。度。十。二。度。胃。十。五。度。十。二。度。斗。二。十。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度。十。六。度。營。室。十。八。東。壁。十。七。度。十。二。度。胃。十。五。度。十。二。度。斗。二。十。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差。望。離。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遂。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望。月。食。加。時。率。

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著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著多失。臣使隆進推前所著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遂至十餘度。疑疏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雙角之間。又非所謂臆備。乃由月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三度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且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案史官傷有九道術。廢而不修。哀平中故治歷郎梁國宗教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術相應。都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為近。太史令殿上以術術參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遂以永元十三年辛酉年七十二。後漢書本志

覆融

覆融太史待詔也。永元十四年。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度。遠近太史令符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貞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晷短為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歷。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當據儀度。下參暑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遠失其實。至為疏數。以綱法。太史待詔覆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暑景為刻。少所遺失。密近有驗。今下暑景刻漏四十八箭。立成。若官常用者。計吏到班。子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暑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後漢書本志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嘗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蓋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蓋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夜半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火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

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圓也。望視之所以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圓。在天何故圓。則史蓋動辭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永元中卒。後漢書本傳

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徵拜郎中。中興以來。圖讖彌漚。而考驗命歷。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望御二日。學士修之於章澤。信向以為得正。及太初歷以後大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延光二年。中謁者竇詡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衛及周與皆能歷數。難難難。或對或言。失誤。衡與參案。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食議如九道。河南尹社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八人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歷。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歷改憲之文。四分歷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議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郭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周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遠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杆以錯。五者以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禍福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歷乘實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風鳥。不當應律。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議後改。則隱其禍。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與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與。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遺失。曾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况天之歷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罷改歷。事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厥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官甚詳明。其渾儀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秋分之分去極也。今此春秋分去極九十少者。就夏術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兩難卒成也。

是以作小渾。蓋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衝各賦之為軸。取海竹鹿穿其兩端。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蓋衝減之半焉。又中分其度拋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度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度之半際。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度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術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術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蓋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專緒本元。先準之於渾。是爲正儀。立度而星極有適建也。極運有適積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與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旨。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運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融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靜以合。化。理。變。構。構。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增。廣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字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儀道中。其可觀極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途九分而減二。兩道左過。故天道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旋。形左據也。天以兩道。地以陰陽。是故天致其動。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

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澳。澳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山有嶽。以宜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適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蟠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圖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極既重。而狼駝魚鼈。罔有不在。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黃筮之曰吉。開闢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具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緣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洞明。緣明暗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疑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律示吉凶。五緯經天。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盡盡。成得聚命。不然何以總而理之。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屬其職而宜其明。及其衰。神收精散。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屬乎天。其動者。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留則迴。迴則遲。遲則迫。迫於天也。行遲者。觀于東。觀于東。屬陽。行速者。觀于西。觀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獎。地候見。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達。內各一鋪。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宜周。其祥可盡。順帝初。再轉爲太史令。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蟻蜂。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隙。如有地動。尊則振動。機發吐丸。而蟻蜂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稱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後邊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後漢書本傳注。

虞若十七令也。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徵於數，數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據黃靈恩，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術郭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情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疑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術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下效，挾廢術者得真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盡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保乾曆三百年斗術，故憲就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為癸亥，引天從算，稱之曰前，更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茲望足以知之。昭書下三公百官，雜議，恭與治術宗新等議，建術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成，則術可成也。四分術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七歲歲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術元明文圖，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許在庚戌，而云丙子，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奇，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超，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秒，曾以成毫釐，毫釐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納，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立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術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為術，驗章和元年以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術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孝章皇帝歷度審正圖儀，暑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日，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禛，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養安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術，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官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暑儀，正衆疑於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倍而微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鳴人傳 後漢一

四一

鳴人傳卷第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博士阮元撰

後漢二

劉洪

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晉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作律術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先是太初術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食，而術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暑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術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術食者十六事，洪上作七隱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玆已相參，固術與七隱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固術以三月，官術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術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

鳴人傳 後漢二

四二

五月前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術術。其三年。誠見。蓋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廣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斷所上。正廢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雖問恂誠各對。術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供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凡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術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驗。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并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術紀不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通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按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歷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說以說等。議奏。詔書可。恂術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讓所侵。事下永安。蓋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勸奏。讓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年。合百九十六食。與官術河平元年。月籍。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向書召洪勸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見。各訟術。故議郎蔡邕。其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術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應。亦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見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術。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術與廢。隨天爲節。甲寅術於孔子時。效己巳。顯頌。秦所施用。漢與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職雖不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月甲子朔。且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元正己巳。朔且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自五十分之二。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難。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以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漢習。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置人。獨有與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以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

人傳 卷二

四五

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術數。術家所共知。無所採取。遺漢歸鄉。單洪考史官自古迄今術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丙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名爲乾象術。又創制月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世轉爲精密矣。山陰書。及注。引。論曰。月行十三度十九之七。此平行率也。而驗諸天象。或行十三度不足。或十四度有餘。是知月行有遲疾矣。此遲疾一周。自度端至度端。而又過三度。有奇。乾象謂之過周分。即今西人所謂月最高行也。日有日道。月有月道。日道之出入乎日道。自離交而前。而後各有相距之數。其最大爲五度。有奇。乾象謂之兼數。即今西人所謂黃白距離也。洪始始遲疾陰陽二術。後來術家莫不遵用。其爲功步算大矣。蔡伯喈稱洪密於用算。鄭康成論乾象。以爲窮幽極微。非虛譽也。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少好數術。天文。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遷議郎。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見。言。歷元不正。故妖民叛。益州盜賊相續。爲歷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國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術。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奉臣會司徒府議。邕議以爲歷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歷用顛項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術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見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歷法。黃帝顛項夏股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見所據。則股歷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難候清臺。課在下。卒以疏闊。連見勸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竇詡。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今古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郝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卅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歲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見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遠。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麟

人傳 卷二

四七

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遊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適遇不同由于無所根據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填畢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文志天

論曰劉昭注補續漢書天文志引邵萌占甚多萌蓋天文家也晝夜之說謂七曜不綴附天體夫既不附天體則七曜各自有其高下可知今西人言日月五星各居一天俱在恆星天之下即不綴附天體之謂意其說或出于晝夜與

趙爽

趙爽字君卿一曰名嬰注周髀算經其句股方圓圖注言句股各自乘并之為弦實開方除之即弦按弦圖又可以句股相乘為朱實二倍之為朱實四以句股之差自相乘為中黃實加差實亦成弦實以差實減弦實半其餘以差為從法開方除之使得句矣加差于句即股凡并句股之實即成弦實或類于外或方于內形說而盈均體殊而數齊句實之矩以股弦差為廣股弦并為表而股實方其裏減矩句之實于弦實開其餘即股倍股在兩邊為從法開矩句之角即股弦差加股為弦以差除句實得股弦并以并除句實亦得股弦差令并自乘與句實為實倍并為法所得亦弦句實減并自乘如法為句兩差相乘倍而開之所得以股弦差增之為句以句弦差增之為股兩差增之為弦倍弦實列句股差實減弦實者以圖考之倍弦實滿外大方而多黃實黃實之多即句股差實以差實減之開其餘即外大方大方之面即句股并也今并自乘倍弦實乃減之開其餘得中黃方黃方之面即句股差以差減并而半之為句加差于并而半之為股其倍弦為廣表合令句股見者自乘為其實四實以減之開其餘所得為差以差減合半其餘為廣減廣于弦即所求也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然則統統兼倫宏紀兼理貫幽入微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惟所為之也

周髀算經注

論曰句股方圓圖注五百餘言耳而後人數千言所不能詳者皆包蘊無遺精深簡括誠算氏之最也李籍周髀音義謂爽不知何代人今本周髀算經題云漢趙君卿注故系于漢代云

鳴人傳卷第五

魏 高堂隆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園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魏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也少為諸生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後為廩城侯徵文學轉為相實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遷陳留太守徵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先是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為太和術帝以隆學問優深于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琳參共相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術更相勸奏紛紜數歲偉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蓋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三國志本傳及注

韓翃

韓翃太史丞也黃初中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術上元壬午至黃初元年庚子積三萬一千五百七十八算外章歲十九章閏七紀法四千八百八十三斗分一千二百五五日法一萬二千七十九

月法三十五萬六千七百其後尙書令陳羣奏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歷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歷三年更相是非合本即未爭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決按三公議皆綜遠典殊途同歸欲使效之瓊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定合於事宜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覺失一辰有奇孫欽議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爲疏復爲三統章和改爲四分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平中劉洪改爲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暑景效太陽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滯精內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望望於兩儀郭閭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午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不下通是以疎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閭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已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法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歷之要在日蝕蓋平之際時洪爲節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安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便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譏莫不聞見劉歆已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蝕於消息就加未黃初以爲加幸蝕乾象後天一辰半強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三年正月景寅朔加時申北日蝕黃初加西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黃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一辰強爲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西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蝕乾象先天一辰遠黃初先天下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景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黃初月加子強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二辰消息後一辰爲近黃初後天六辰遠三年十月十五日己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於消息加午黃初以景午月加酉蝕乾象先天一辰近黃初後天二辰強爲遠於消息於乾象先一辰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於課難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說不可用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爲奇辭不能改故列之正法消息翊術自疎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見乾象十一月二十八日丁亥見先五日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乾象同壬申伏黃初已下十月十八日戊辰伏先四日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伏伏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黃初六月二十二日己卯伏先二十三日金以三年九月十一

韓人傳

五七

日壬寅見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三日黃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乾象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見先四日黃初十一月十二日戊寅見先五日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見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三日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二日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見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見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一日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景午伏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七日黃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六日水以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見乾象以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黃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黃初七月十日壬申伏後三日水以三年十一月於暑度十四日甲辰伏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黃初十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二歷同以十二月壬申見先十六日凡四星見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黃初五近一中郎中李恩議以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爲後天過半日也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顛項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且立春五層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易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顛項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且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且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顛項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韓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員乘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遠分理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於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問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歷宋律律志占開元

楊偉

楊偉尙書郎也景初元年改定歷數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祭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偉表曰臣覆覈新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遠而尙矣乃自少昊則元鳥司分顛項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和官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夏后之代羲和渚淫廢時亂日則書載允征由此觀之善農時而重人事者歷代然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彙告朔之羊廢而不報登臺之禮減而不遵閏分率次而不議孟陬失紀而喪格大火猶西流而怪象盈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

韓人傳

五九

之禮。於春秋託褒貶。正司歷。失閏則歲而書之。登蓋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時月紀。時月紀。加時後天。餘不在朔。累載相久而不準。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齊其曆。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造太初術。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鐘之月為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術。施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以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則與。驗之。食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稽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歷初。臣以為昔在帝代。則法曰。顛項。曩自軒轅。則歷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術。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術。臣之所建。景初術。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難復使。研桑心算。練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畫術數之極者。皆未知如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歷數。皆疎而不密。自黃帝以來。改革不已。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百六十六算。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鐘之月為歷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紀法千八百四十三。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九。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二十。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元首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週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晉書律曆志

論曰。乾象術推合朔用日法。推遲疾用周法。推陰陽用月周。各異其法而不相通。律術通數。會通周。並以滿日法而一為日。用算省約。此李淳風總法之所祖。壬辰元首有交會遲疾差數。此又楊忠輔諸差邪守敬諸應之所自出。至其推交會月。以去交度十五為法。論虧之多少。以先會後交先交後會。論虧起角之東西南北。皆密于前術。足以為後世法者也。

劉徽

劉徽。景元四年。注九章算術。其序言。昔在庖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緯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舉業於書經。術數。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經也。徵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蹟之下。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其一端而已。又所折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贖。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實其質。能教習。子雖曰九數。其能窮。人欲。探測無方。至于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

特難為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才學。而未幾。終于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案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越。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為術。猶未足以博盡。舉數也。徵。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于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為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于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為法。表高乘表間為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為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為句股。為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簡。兩望日。日滿。簡空。則定簡之長短也。以為股率。以簡徑為句率。日去人之數為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雖夫。開竅之象。猶曰。可度。又况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豈微以為今之史籍。且略舉天地之物。考驗。厥數。載之于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于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術術求。開以周三徑。一為率。微以為疏。遂更張其率。其說曰。案為圓以六。為一面。乘半徑二。因而六之。得十二。為之。若又割之。次以十二。為一面。乘一。為之。半徑四。因而六之。則得二十四。為之。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則與圓周合。體而無所失矣。為圓之外。又有餘徑。以面乘徑。則幕出。為表。若夫。為之。細者。與圓合。體則表無餘徑。表無餘徑。則幕不出。外矣。以一面乘半徑。為之。每。輒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徑。而為圓幕。此一。周徑。謂至然之數。非周三徑一之率也。周三者。從其六。為之。環耳。以推圓規。多少之較。乃弓之與弦也。然世傳此法。莫有精數。學者。雖古。習其。失。不有。明。據。辨之。斯難。凡物。類。形。象。不。圓。則。方。方。圓。之。率。誠。著。于。近。則。難。遠。可。知。也。由此。言之。其。用。博。矣。謹。案。圓。論。更。造。密。率。恐。空。設。法。數。味。而。難。覺。故。置。之。檢。括。謹。詳。其。記。註。焉。割六。為。以。為。十二。為。術。曰。置。圓。徑。二。尺。半。之。為。一。尺。即。圓。裏。六。為。之。面。令。半。徑。一。尺。為。弦。半。面。五。寸。為。句。為。之。求。股。以。句。幕。二。五。寸。減。弦。幕。餘。七。五。寸。開。方。除。之。下。至。秒。忽。又。一。退。法。求。其。微。數。微。數。無。名。者。以。為。分。子。以下。為。分。母。約。作。五。分。忽。之。二。故。得。股。八。寸。六。分。六。釐。二。秒。五。忽。五。分。忽。之。二。以。減。半。徑。餘。一。寸。三分。三。釐。九。毫。七。絲。四。忽。五。分。忽。之。三。謂。之。小。句。股。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為。之。求。弦。其。幕。二。千。六。百。七。十九。釐。四。千。九。百。一。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五。忽。餘。分。乘。之。開。方。除。之。即。十二。釐。之。一。面。也。割。十二。釐。以。為。二十四。釐。術。曰。亦。令。半。徑。為。弦。半。面。為。句。為。之。求。股。置。上。小。弦。幕。四。而。一。得。六。百。六。十九。釐。八。千。七。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忽。餘。分。乘。之。即。句。幕。也。以。減。弦。幕。其。餘。開。方。除。之。得。股。九。寸。六。分。五。釐。九。毫。二。秒。五。忽。五。分。忽。之。四。以。減。半。徑。餘。三。分。四。釐。七。絲。四。忽。三。分。忽。之。一。謂。之。小。句。股。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為。之。求。小。弦。其。幕。六。百。八。十一。釐。四。千。八。百。三。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忽。餘。分。乘。之。開。方。除。之。即。二十。四。釐。之。一。面。也。割。二十四。釐。以。為。四十八。釐。術。曰。亦。令。半。徑。為。弦。半。面。為。句。為。之。求。股。置。上。小。弦。幕。四。而

一得一百七十值三千七百八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忽。餘分乘之。即句幕也。以減弦幕。其餘開方除之。得股九寸九分。一箇四豪四秒四忽五分忽之四。以減半徑。餘八釐五毫五秒五忽五分忽之一。謂之小句。股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為之求小弦。其幕七百七十一。一億一千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一十三。忽。餘分乘之。開方除之。得小弦一寸三分八豪六忽。餘分乘之。即四十八。以半徑一尺除之。又以二十四乘之。得幕三萬一千三百九十三。億四千四百萬忽。以百億除之。得幕三百一十三寸六百二十五分。之五百八十四。即九十六。極之幕也。割四十八。以九十六。極之。亦令半徑為弦。半面為句。為之求股。置次上弦幕四而一。得四十二。億七千七百五十六。萬九千七百三。忽。餘分乘之。即句幕也。以減弦幕。其餘開方除之。得股九寸九分七釐八豪五秒八忽十分忽之九。以減半徑。餘二釐一豪四秒一忽十分忽之一。謂之小句。極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為之求小弦。其幕四十二。億八千二百一十五。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忽。餘分乘之。開方除之。得小弦六分五釐四豪三秒八忽。餘分乘之。即九十六。極之一面也。以半徑一尺乘之。又以四十八乘之。得幕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億二千四百萬忽。以百億除之。得幕三百一十四寸六百二十五分。之六十四。即一百九十二。極之幕也。以九十六。極之。餘六百二十五分。之一百五。謂之。之。差。幕。倍。之。為。分。寸。之。二。百。一。十。即。九。十。六。極。之。外。弧。田。所。謂。以。弦。乘。矢。之。凡。幕。也。加。此。幕。于。九。十。六。極。之。幕。得。三。百。一。十。四。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一。百。六。十。九。則。出。圓。之。表。矣。故。還。就。一。百。九。十。二。極。之。全。幕。三。百。一。十。四。寸。以。為。圓。幕。之。定。率。而。乘。其。餘。分。以。半。徑。一。尺。除。圓。幕。倍。之。得。六。尺。二。寸。八。分。即。周。數。令。徑。自。乘。為。方。幕。四。百。寸。與。圓。幕。相。折。圓。幕。得。一。百。五。十。七。為。率。方。幕。得。二。百。為。率。方。幕。二。百。中。容。圓。幕。一。百。五。十。七。也。圓。率。猶。為。微。少。案。弧。田。論。令。方。中。容。圓。中。容。方。內。方。合。外。方。之。半。然。則。圓。幕。一。百。五。十。七。中。容。方。幕。一。百。也。又。令。徑。二。尺。與。周。六。尺。二。寸。八。分。相。約。周。得。一。百。五。十。七。徑。則。五。十。則。其。相。與。之。率。也。周。率。猶。為。微。少。也。晉。武。庫。中。漢。時。王。莽。作。銅。斛。其。銘。曰。律。嘉。量。斛。內。方。尺。而。圓。其。外。處。旁。九。釐。五。豪。幕。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以。此。術。求。之。得。幕。一。百。六。十。一。寸。有。奇。其。數。相。近。矣。此。術。微。少。而。解。差。幕。六。百。二。十。五。分。寸。之。一。百。五。以。十。二。極。之。幕。為。率。消。息。當。取。此。分。寸。之。三。十。六。以。增。于。一。百。九。十。二。極。之。幕。以。為。圓。幕。三。百。一。十。四。寸。二。十。五。分。寸。之。四。徑。徑。自。乘。之。方。幕。四。百。寸。令。與。圓。幕。通。相。約。圓。幕。三。千。九。百。二。十。七。方。幕。得。五。千。是。為。率。方。幕。五。千。中。容。圓。幕。三。千。九。百。二。十。七。圓。幕。三。千。九。百。二。十。七。中。容。方。幕。二。千。五。百。也。以。半。徑。一。尺。除。圓。幕。三。百。一。十。四。寸。二。十。五。分。寸。之。四。倍。之。得。六。尺。二。寸。八。分。二。十。五。分。寸。之。八。即。周。數。也。全。徑。二。尺。與。周。數。通。相。約。徑。得。一。千。二。百。五。十。周。得。三。千。九。百。二。十。七。即。其。相。與。之。率。若。此。者。蓋。盡。其。纖。微。矣。舉。而。用。之。上。法。仍。約。耳。當。求。一。千。五。百。三。十。六。極。之。一。面。得。三。千。七。十。二。極。之。幕。而。裁。其。微。分。數。亦。宜。然。重。其。驗。耳。晉書律志

此。法。法。增。之。非。也。蓋。方。田。乘。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券。要。今。有。重。差。夕。筭。句。股。者。九。數。之。篇。名。方。田。乘。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方。程。句。股。者。九。章。之。目。今。有。別。為。一。術。不。得。以。今。為。指。謂。漢。時。也。周。三。徑。一。子。率。尚。情。微。粗。以。六。極。之。面。割。之。又。割。以。求。周。徑。相。與。之。率。厥。後。祖。沖。之。更。開。密。法。仍。是。割。之。又。割。耳。未。能。于。微。法。之。外。別。立。新。術。也。江。都。焦。里。堂。謂。劉。徽。注。九。章。與。許。叔。重。說。文。解。字。同。有。功。于。六。藝。是。豈。尊。崇。之。過。當。乎。

吳

關澤

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察孝廉。除錢塘長。遷彬令。孫權為驍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受劉洪乾象法于東萊徐岳。著乾象術注。以正時日。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六年冬卒。三國志本傳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始推潭天意。造潭象。形如鳥卵。作潭天圖注。年三十二卒。三國志本傳

王蕃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始為尚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加驃馬都尉。又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甘露二年。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怒斬之。時年三十九。蕃傳劉洪乾象術。依乾象法。制潭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潭潭。然曰。潭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兩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并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短。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長。自夏至之後。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

或三日公運聖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曰：有頽月有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向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經傳微旨，大豈可知。時之遠，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學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參校，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卒年六十三，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晉書本傳

論曰：征南作長術，校勘春秋日月，特以意排成，于推步之法，殊無當也。然其論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此則於千古步算之要，該括無遺，所謂立言不朽者，當如是矣。

劉智

劉智字子房，平原高唐人也。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人為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以斗曆改憲，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推甲子為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於星紀斗二十一，得元首之端。章歲十九，章閏七，紀日一百四萬九百五十三，交會通六百一十萬九千一百七十四，紀歲二千八百五十五，餘一萬八千七百三，名為正曆。大康末卒，諡曰成。晉書本傳

論曰：開元占經載正術之數如此，晉志稱智術以百五十為度法，三十七為斗分者，以十九約紀歲二千八百五十五，得百五十即度法，以十九約紀日一百四萬九百五十三，得五萬四千七百八十七，以度法除之，得三百六十五，餘三十七即斗分也。一百五十年有五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日，倍之即三百有十萬九千五百七十四日，于四分術，三百年當有十萬九千五百七十五日，故曰三百年而減一日也。

東晉

東晉字廣微，陽平元城人也。張華召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轉佐著作郎。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後遷尚書郎，辭疾罷歸。年四十卒。智嘗論天體，以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

章崇十切，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遊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晉書天文志

萬洪

萬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楊句容人也。元帝為丞相時，辟為掾，以功賜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卒年八十一。嘗據渾天以駁王充蓋天之說，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氣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為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為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此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上離下，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且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再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為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其中足以當小屋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今見極北之小屋，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盾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乎。又月之光，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明，然是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而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知日月之圓乎。

今火出於陽。陽陰圓而火不圓也。水出於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陰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則若著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而有徵矣。又漢虞喜安天論曰。苟辰宿不屬于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晉書天文志

論曰。渾蓋自古紛爭。崔暹以渾蓋為一。亦第謂兩說之可以相通。究之天體是一。不得既為渾又為蓋也。繪圖以象天。則蓋天之說便。造儀以驗天。則渾天之說長。蓋哉蓋哉。誠不如渾之有驗于天也。觀洪之論可曉然矣。

虞喜 族祖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成帝咸康中。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難渾蓋。以為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于不測。天雖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雖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久而益差。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年七十六卒。晉書虞喜傳

論曰。古無歲差之說。有之自喜始。其說以冬至度歲歲西移。與日月兩交運行相似。明末西人易為恆星東行。而冬至不動。立法雖殊。而以為歲之有差則一也。

喜族祖也。為河間相。作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盆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如蓋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會以為長短也。晉書天文志

王朔之

王朔之。琅琊人也。穆帝時為著作郎。以劉智正曆上元歲在甲子善之。永和八年。造通曆。以甲子為上元。積九萬七千四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三百五為斗分。因其上元為開闢之始。何承天以為卓于立憲者也。齊書律曆志

論曰。朔之所用紀法斗分。與黃初術同。蓋采韓翊劉智兩家以為術也。

張邱建

張邱建。清河人也。著算經三卷。序曰。夫學算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通分之為難。是以序列諸分之本。原宣明約通之要法。上實有餘為分子。下法從而為分母。可約者約以命之。不可約者因以名之。凡約法

高者下之。耦者半之。奇者商之。副置其子及其母。以少減多。求等數而用之。乃若其通分之法。先以其母乘其全。然後內子母不同者。母互乘。子母亦相乘。為一母諸子共之。約之通分。而母入者出之。則定。其夏侯陽之方倉孫子之落杯。此等之術。皆未得其妙。故更造新術。推盡其理。附之于此。余為後生好學。有無由以至此者。故舉其大概而為之法。不復煩重。庶易曉云爾。張邱建

論曰。詳觀邱建之書。蓋出入乎九章。而得其精微者。序稱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通分之為難。諒哉斯言之分之術。明則九章之要。一以貫之矣。惟難翁母雖一問。而有三答。斯則惟憑心計。於率不通。謝察微乃依數而為之術。不亦慎乎。

夏侯陽

夏侯陽著算經三卷。序曰。夫博通九經。為儒門之首。學該六藝。為技術之宗。若非材性通明。孰能與於此也。然算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為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逮乎有虞。乃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漢備五數。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抄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五曹係子。述作滋多。甄鸞劉徽。為之詳釋。稽之往古。妙絕其能。儲校今時。少有聞見。余以總角。志好其文。略尋古今。備覽差互。其如明數造術。詎曉端倪。尋考遺言。頗知梗概。且課租庸調。無術可憑。步數奇殘。苦難銷盡。求變米穀。經旨未贖。正耗共升。何由剖析。三分五分。取一法理。為明焉。况今令式與古數不同。奚能則定。代相沿革。互議短長。經術尤深。難可意測。是以跋涉川陸。參會宗流。纂定研精。刊繇就省。祛蕩疑惑。括諸古法。燭盡靈芒。謹錄異同。列之于左。夏侯陽

論曰。算經載時務云。十乘加一等。百乘加二等。十除退一等。百除退二等。此即大統通軌所謂十定一子百定二子者。是也。其算術皆淺顯易知。切於日用。於官曹典故。其說尤詳。洵足為攷古之助矣。舊以夏侯陽為隋人。以張邱建有夏侯陽方倉之語。斷為夏侯陽以後人。以余攷之。有不盡合者。夏侯陽稱甄鸞劉徽為之詳釋。則當在夏侯陽之前。而張邱建算經有甄鸞注。則張邱建當更在甄之前。彼此互異。不可是正。蓋術數之書。多經後人竄易。要不可據單詞。定時代之先後也。今姑從大觀算學所定。以張邱建夏侯陽附見晉代。以俟知者詳之。

前趙附

孔挺

孔挺。南陽人也。為劉曜史官。光初六年。造渾天銅儀。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銜各合。而為孔。以象南北樞。植機於前後。以屬焉。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而分為度數。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而分為度數。而置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機。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

晴人傳卷第七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宋

錢樂之

錢樂之太史令也。先是張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北方王蕃嘗器亦不復存晉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經經星七曜元嘉十三年詔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爲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以白黑珠及青三色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郡人也義旗初爲陶延壽輔國府參軍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元嘉時除著作佐郎專太子率更令先是魏景初術日中晷景即用漢四分法漸就乖差其推五星則甚疎闊晉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以代之猶有前制是時太祖頗好曆數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二年上表曰臣授性頑惰少所聞

晴人傳 宋

八五

晴人傳 卷七

八六

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就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書賈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履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疏密差會可知也夫圖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多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等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躔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倣不悟即用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應實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固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勸勞庶政實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若鑿有可探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詔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勅使考月蝕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十五日四更二唱正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修三度以月蝕所衡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蝕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衡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衡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昂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衡考之則其日日在氏十三度半凡以五蝕以月衡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一度少在斗十七

晴人傳 宋

八七

以中星以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歲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外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美能通遠遷改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丁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處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層上元之歲其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乘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曜於是乎在羣流其源實精古法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願非謬然何者夫紀固差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曠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畫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願宜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錫錄少增盛典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歲分萬四千四百九十九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日法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其推五星即以紀法為日度法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識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為三精數徵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理曷能刊古革今轉正圭宿案沖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案沖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恆度而宿無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書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雖規知在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末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衝陽義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減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遠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至差則幽公火流星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蓋漏五十三刻此說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然者畢今火猶西流可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說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語之管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即時東壁已非元武移星頓屬蒼龍運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又改革法三百九十九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闕狹古人制章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暑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料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恐非沖之淺慮安可穿鑿沖之又命上元

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為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為北中舍形實影未足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黃鐘之宮室壁應屬元枹之位虛宿豈得復為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遲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璇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說紀各有所向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顯頤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差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為合以求天也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為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慎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星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景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為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故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運月有一道離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格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運同與會同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二市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隨法與所難辨折之曰臣少說愚尚專功較術搜源古今博采沈奧唐篇夏莫莫不按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籌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員高漢張衡通而弗改漢時解銘劉歆龍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疏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覆斯又曆家之甚失也及鄭元闕澤王善劉徽並綜數術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乘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俯信備職不虛推古人者也案何承天曆二至先天圖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句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論之乖違臣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則滯以暢其要能使曠次上通暑管下合反以讓証不其惜乎尋法與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謹陳其目其一曰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說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景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據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術體明正則苟合可疑其五臣曆七曜歲始上元無障可乘復云非凡夫所測其六遺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與謂兩車日數宜同凡此乘條或搜羅目識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說厥心之論也雖隨語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警管穴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恆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沖之曰周漢之際曉人喪業曲技說說罔緯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成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桓知其矯妄古曆外編杜預疑其非真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顯理夏周並有二術龍具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一也夏曆七曜而行特違乘法對向以爲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矣此可疑之據三也顯頤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

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三層並乖則必有一偽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疎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器律曆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牛之際度在星其勢相鄰自非帝者有造則儀備或闕豈能精密盡微毫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法與議曰戰國橫黨史官喪紀愛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魏說知在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移無毫忒沖之曰古術說難其詳闕聞乙卯之曆秦代所用必有效於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為虛妄辨彼駭此既非通談運今背古所經誠多偏據一說未若兼今之為長也景初之法實錯五緯今則在衝口至攝已移日蓋略治朔望無事候候是以善漏昏明並即元和二分與景初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謬矣法與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則中宿常在衝陽義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階沖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若南面而首也且南北之正其詳見準流見之勢中天為極先儒注述其義愈同而法與以為書說四星皆在衝陽之位自在已地進失方向退非始見迂迴經文以就所執遂謂說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已午上非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正時若謂中宿離七列者為身向則不得首昂星雖見當云伏矣蓋其已見復不得言伏見不得以為辭則名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實據經旨直云星昂不自衝陽衝陽無自顯之義此該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則可惡辭成說會泉桑野皆為明證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法與議曰其置法所在近遠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沖之曰元和日度法與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無顯證而虛貶臣曆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每乖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案太史註記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夜月蝕在鬼四度以衝計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與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計之日當在井三十依法與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與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在辰十二依法與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雖差十度遠衝移宿顯然易觀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運以為典事驗昭昭豈得獨古而疑今法與議曰在時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差則則公火流暑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畫漏五十三刻此說之甚也沖之曰臣案此離三條皆經詩稱流火蓋略舉面移之中以為畫畫之候流之為言非始動之辭

增人傳 卷八

九七

也就如始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二則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勝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燭失夏小正五月魯大火中此復在衝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案詩傳謂定之方中者室壁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曆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為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等之節自信之說非有明文可據也法與議曰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蠶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說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語之音時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也即時東壁已非元武移星顯顯蒼龍經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曰臣以為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華珠體而陰陽區別故初介成隙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之初九氣始正北元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圖儀辨方以日為主冬至所舍當在元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遂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應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說因茲以首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於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轍矣至於中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為簡易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漢容豈復節賦賦天人之道同差則載之與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稱建錄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校安在或議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說偽辭問設乎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質虛金水亂列名號殊之讓抑未詳究至如壁非元武修廟蒼龍隨度察暑實效成然元嘉曆法海星之初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甚矣天數差移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離辭辨辯令南極非冬至望不在衝則此說乃可守耳若使日運次留則無事屢據乃臣曆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與近徵漢籍識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說也堯典四星並在衝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深背之謂實此之謂法與議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闕缺古人制章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暑或盈虛此不可革沖之削閏變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悞竊聞時以作事專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安可穿鑿沖之曰案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曆法雖分章設節擬自元和而暑儀兼數定於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等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顯差四寸此曆暑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略無盈縮以準計之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暑景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置冬至後天亦二十日十二刻也嘉平三年時曆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曆紀窮辨分

增人傳 卷八

九九

寸銅表聖廟。聖閣不動。光景明潔。儀臺儼然。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晝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為法。前二日減。以百劑乘之。為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曆曆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數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曆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為定式。尋古曆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隋。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器論誠立。則法與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嘗也。若謂今所革。雖疎。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曆術。減開餘二。直以襲舊分。故進退未合。至於乘盈求正。非為平理。就如臆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為違謬。節氣晝時。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謂臣曆為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惑也。誠未覩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與始云。窮誠善變。可以刊舊。今復為舊數盈虛。不可為準。互自遠伐。罔識所依。若推步不得準。天功絕於心目。未詳曆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恆之明徵也。且臣考影曆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為千歲之日至。可坐而俟。新官實矣。日有履盈。未見其證。浮辭虛說。非所據。法與議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為北中。占形實影。未足為迷。何者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信令冬至在虛。黃道偏遠。東北當為黃鐘之宮。室豈應屬元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為北中乎。曲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環衛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曰。此條所據。前歲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繫辭廣證。自稱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也。七政致齊。實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明允。雖有異說。蓋非實據。法與議曰。夫元設紀。各有所向。或據文於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顯理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為合以求天也。沖之曰。夫曆存效密。不容殊尚。合議乖說。調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卯之說。何依。古術詭譎。事在前。陳名。實非索隱之謂也。若以曆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議者。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載籍逾遠。春秋漢史。咸書月餘。正朔詳著。顯然可徵。以臣曆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虛設。循密而至於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閱舊法。疎越實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辰。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說以為非正。今值甲子。議者復疑其苟合。無名之議。自昔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曆紀之作。幾何息矣。夫為合必有不合。顯聞顯據。以取理實。法與曰。夫交會之元。則雖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賢遠跡。見其差。劉洪著其術。至疎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

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量差。元嘉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為煩也。沖之既遠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沖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驗。有數可推。對質能通。則可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在移。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恆過次。行天七而輒超一位。代以求之。曆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成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準。非為術度。從徒領過其術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過。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率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辨碎說。類多浮說。甘石之書。互為矛盾。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厭也。算自近始。兼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實。以奇偶不協。故數無同。盡為遺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尚矯異。蓋令實以文顯。言勢可極也。稽元嘉歲。舉數成始。斯誠術體理不可容讓。而議者以為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元。雖七率外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曆始。歲遠名初。日避辰首。閱餘朔分。月緯七率。並不得有遺。乃為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實。謂意之所安。改易遠天。未視理之謬者也。法與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遠。其一終之理。日教宜同。沖之通同與會。則相覺九千四百四十九。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而。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曰。此議雖游說無據。然言迹可案。以日八行。管月九道。此為月行之軌。當循一輪。環市於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處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為交與疾對。為合交即疾。若合交即疾。即交在平率。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即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術。當為遲疾之始。豈得入曆。或深或淺。倍半相遠。新故所同。復據此句。欲以何明。臣覽曆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說。所未聞。遠非舊準。近背天數。求之懸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詳矣。而法與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率謬自著。無假矚辨。既云盈縮失衷。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沉略其說乎。又以全為率。當互因其分。法與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為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曆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與所見。既審。則應革。至非景極。望非日衡。凡諸新說。必有妙辨乎。時法與為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沖之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沖之新法。時大明八年也。故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曆。會帝崩不施行。出為襄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平中高帝補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求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駿驛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

之造款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專美，又兼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圓率周三徑一，其術疏外，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徑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豪二秒七忽，胸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豪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胸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蓋開差立，豈以正圓畫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也。周禮，粟氏為量，謂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鄭氏以為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沖之以密率攷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豪，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漢志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廣旁九釐五豪，粟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沖之以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豪九秒二忽，廣旁一分九釐有奇，劉歆廣旁九釐四豪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沖之又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永元三年，年七十二。南齊書本傳，宋書神隱傳，唐書神隱傳，宋書神隱傳，宋書神隱傳。

論曰：沖之誠去闕分，增立歲差，毅然不顧世俗之驚，著為成法，非頻年測候，深有所得於心者不能也。法與依繩藉勢，泥古強辨，抑其術使不行，豈不惜哉。沖之圓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趙謙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術，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秘奧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造微之術，終于不傳，又重可惜已。

曆人傳卷第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梁

祖暅之

祖暅之字景徽，沖之子也。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歷官員外散騎常侍太府卿，奉朝請。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下詔定曆，暅奏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為正曆，垂之於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年，暅又上疏論之，詔使太史令將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曆密，舊曆疎，暅乃奏稱：史官今所用何承天術，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監，暅與新曆對課，疎密前朔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效，並已月別啓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至九年正月，用祖暅之所造甲子元曆，朔期，迄于陳氏，無所相改。大同十年，改漏法，先是宋何承天議造漏法，春秋二分，香且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

焉。至是又改用一百八刻。一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暉為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為用箭日率。暉於天中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地平。正探測日景。求其盈縮。言自古論天者多矣。而蔡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闕四維。視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道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求之。豈不知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逸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天高乘表高為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為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星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傅地遙望北辰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天高乘表高數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北極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為實。實如法。即去北極極下數也。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皆以北極星為極。是不動處。唯以儀準候。不動處在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唯又錯綜經法。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極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且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南史文學傳附書 律曆志天文志

論曰。暉之造圭表。測景驗氣。求日高地中於晷差之術。用力深矣。矚望北極。知星去極有一度餘。此乃先儒所未詳。暉之之粗獲也。

崔靈恩

鳴人傳

鳴人傳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先在北仕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于渾。論渾不合于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沙內史。還為國子博士。復出為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南史靈恩傳。

論曰。李振之渾蓋通憲圖說。發明渾蓋合一之理。其法巧而捷矣。觀靈恩之論。知西人未入中土以前。古人固有先覺之者也。

虞翻

虞翻。太史令也。大同十年。廟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制更造新術。以甲子為元。至大同十年甲子。一百二萬五千七百算外。章歲六百一十九日。法一千五百三十六。紀法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六。一百八十三。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行。而遭候景亂。遂寢。隋書律曆志天

論曰。大同術數殘闕。李尚之。曰。以率推之。當以四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四為紀月。一千四百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二十一為歲分。四萬五千三百五十九為月法也。

虞曼倩

虞曼倩。字世華。新野人也。父詵。字產寶。機巧算事。為一時之絕。世祖在荊州。辟曼倩為主簿。遷中錄事。轉露議參軍。著七曜律曆及注算經。梁書

陳

朱史

朱史。文帝時舍人也。天嘉中命史造漏。以古百刻為法。隋書天

文志

吳君初年，浩上五寶元術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幸經論語向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苦心思慮，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述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律曆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恐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歷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願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于三皇五帝矣。十一年六月浩誅，其法遂廢不行。北史本傳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蓆人也。神麟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平涼勳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司徒崔浩集著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讖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術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觀今猶今之觀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皆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君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術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兼乃嘆服。後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太和二年，以疾告歸，其年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事。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諡曰文。允明算法，為算術三卷。北史本傳

論曰：七政行天，自有常度，金水附日，必不能為變而背日。浩欲與木土火同論，猶未喻推步之原也。天文術數不可空論，言說言乎，通鑑不書五星聚井事，蓋深有取于允說也。

公孫崇

公孫崇，太樂令也。高祖太和，中詔書禮律郎上谷張明，舉為太史令，修曆曆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浩仍歲南討，而宮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崇及太樂令趙斐生等，同共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祕書，考步三光，稽覽古今，研其得失，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帝王相繼，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是以三五迭隆，曆數各異，伏惟皇朝，紹天明命，家有準土，夜軒仍動，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暑度，世祖應期，輯事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鑄錄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曆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成陽公高允，該覽華經，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索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數爐趙歐甲寅之曆，然其星度稍為差遠，臣輒鳩集

晴人傳卷第十

經廷請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後魏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初為慕容垂太史郎，從太祖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後賜死，崇所造儀，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後周武帝平齊得之，至隋唐尚存。魏書晁崇傳北史

殷紹

殷紹，長樂人也。太武時為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上言姚氏時，遇遊運大儀，成公與從求九章要述，與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將臣到陽翟九嶷，巖沙門釋曇影，開臣留影所，請求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種，法種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法要。魏書法種傳北史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弱冠為通直郎，轉著作郎，後擢為司徒，魏初仍用景初術，後得趙歐術，以代景初。

異同。研其指益。更造新曆。以甲寅為元。考其益縮。暑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然天道盈虛。豈日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實。職司元象。頗聞秘數。秘書監鄧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祐。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崔彬。徵曉法律。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暑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暑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李業。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啓者。悉集詳察。以志。

李業與張鼎詳

李業與上黨長子人也。博涉百家。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趨歐。節氣後辰下算。業與乃為戊子元曆上之。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曆明時。書云。曆象日月星辰。通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軒轅。容成作曆。遠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律郎張明。推步曆法。治己丑元。草創未備。及遷中京。轉為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車都尉領太史令趙爽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曆。功未及訖。而爽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畢。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祕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曆。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造曆。為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乙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為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與本雖不豫。亦私造歷。為戊子元。三家之術。並未申用。故貞靜處士李暹。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蘊。臣以仰測暑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騎馬都尉盧道慶。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登。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講者侯射常景等。日集祕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貢十五日一。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預其事。而朽質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是多歷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祈禱。靈太后今日。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悛。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形。無以驗其真偽。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多少。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而立表木。明伺暑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

明人傳 續錄

百官于朝。萬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緣是先代重之。垂于典籍。及史遷班固。馬彪著立。奮志所論。備矣。該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為元。迄于大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歷祀數千。軌憲不等。遠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視步疏密。莫得而識焉。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息。遂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與等。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程。辭謝籌運。而竊觀閣閣。悉厥所。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宰輔。率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詔聽可。時太傅太尉清河王彥暉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探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教許。於是洪等與前鎮東長史祖登等。研窮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曆。并騎馬都尉盧道慶。前太極探材軍主衛洪。顯。珍。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遠。定州鉅鹿人張僧諒。所上。融合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今。謂為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曆。改年為太初。即名太初曆。魏文帝景初。中治曆。即名景初曆。伏惟陛下。道唯先天。功遠稽古。休符告徵。應察炳珥。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為水畜。實符魏德。修母子應。當詳詳。請定名為神龜曆。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議。事可施用。并讓祕府。附於典志。正光三年十一月丙午。詔曰。治曆明時。前王茂軌。考辰正曆。奕代通規。是以北平革定于漢年。楊偉草算于魏世。自是運籌。基典章。缺推步。暑暉。未盡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龜中。始命備官。改觀疏。回度。易憲。始會。擬。今大正斯始。賜將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舊。舊邦其新。新者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曆。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與為主。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算外。章歲五百五。章閏一百八十六。節法六千六百六十。日法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二。周天分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九百四。通周二百六萬五千三百六十六。業與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與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永安三年。以造曆勳。賜爵長子伯。出帝登極。封屯留縣開國子。通直散騎常侍。孝靜世子。曆氣朔稍遠。榮感失次。四星出伏。曆亦乖舛。與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業與令其改正。立甲子元曆。事訖。尚書左僕射周子如。右僕射陸之等。表曰。自天地剖判。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張有盈。缺晦有修短。古先哲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垂生民之能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卯金受命。年曆屢改。當塗啓運。日官變業。分路揚鑼。異門馳騁。回互靡定。交錯不等。豈是人情淺深。苟相遠。蓋亦天道盈縮。欲止不能。正光之曆。既行於世。發元壬子。置差令朔。測影情。懸炭之期。或爽。候氣重。布灰之應。少差。伏惟陛下。當璧膺符。大橫協兆。乘機虎變。撫運龍飛。苞括九隅。牢籠萬萬。四海來王。百靈受職。大丞相渤海王。降神誕生。因天縱德。負圖作宰。知機成務。撥亂反正。決江疏河。效顯勤王。勳彰濟世。功成治定。禮樂維新。以履端歸餘。術數未盡。乃命兼散騎常侍執讀臣

明人傳 續錄

李乘與大丞相府東閣祭酒夷安縣開國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戶曹參軍臣和貴等。委其刊正。但回舍有疾徐。推步有疎密。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授。大丞相主簿臣孫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陳。前給事黃門侍郎臣李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定州大中正臣崔道。葉與忠。國子學生屯留縣開國子臣于通等。並令參預。定其是非。臣等職司其憂。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爲飾。必藉衆腋之華。輪奐成宇。事止一枝之用。必須名勝。更其修理。左光祿大夫臣盧道約。大司農卿彭城侯臣李諧。左光祿大夫東雍州大中正臣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溫子昇。太尉府長史臣陸操。尚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臣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子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康伯臣元仲懷。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尚書左中兵郎中定陽伯臣李海濟。尚書起部郎中臣辛術。尚書祠部郎中臣元長和。前青州驍騎府司馬安定子臣胡世榮。太史令盧顯。開國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通。應詔左右臣張結。員外司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郭慶。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標民譽。或術兼世業。並能顯微闡幽。表同錄異。詳考古今。共成此曆。甲爲日始。子實天正。命曆置元。宜從此起。運局與和。以年號爲目。豈獨太初表於漢代。景初冠於魏曆而已。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術施用。詔以新曆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闕通曆術。駁業與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宮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曆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使爲差殊。業與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于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較十度。對來水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曆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較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卻。業與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歐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參校業與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與曆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之失。動較十日十度。發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冲之曆多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與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目仰闕。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略。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閏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鑄銖。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雖值甲子。復有差分。如

增人部 卷十

一一一

此曆數。參錯不齊。今曆發元甲子。七年同運。合運連乘。其言不失。法理分別。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專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曆。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曆差天五度。太白晨星並各有差。較於壬子舊曆。鎮星差天五度。太白晨星亦各有差。是舊曆差天爲多。新曆差天爲少。凡造曆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若如蔡慈行天七百七十九日。一遲一疾。一留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晨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曆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頭者。造曆爲近。不得頭者。其曆甚疎。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帝三王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曆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曆。業與潛構積年。雖有少差。較於壬子元曆。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曆。三晨行天。其差爲密。獻武王上言之。詔付外施行。上元甲子以來。至太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算。上。部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日。法二十萬八千五百三十。章歲五百六十二。章閏二百七。周天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一十七。會通三千六百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通周五百七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一。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三年。出除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與乃造九宮行筭術。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節。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卒于禁所。年六十六。魏書本傳。通志北史。從林傳。

論曰。正光與和二術。並有推上朔法。自漢迄明。諸家術皆無之。謹案見行時憲書。上朔日不宜會客作樂。以業與術推之。正合。蓋其說出於選擇家也。古法推五星特舉大量。而不能觀密。觀芳業與之辯論。可以知其五步之疏矣。

增人部 卷十

一一二

天祖冲之三象，芳難業與五星差殊，語見業與傳，芳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類大類小，必以朔證據甚顯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北齊書方技傳，北史地理志

論曰：梁崔靈思以渾蓋為一，芳亦云覆仰雖殊，大歸是一，蓋明于度數者，所見如合一轍矣。靈憲算月類大類小，乃用何承天法，而云承天用此不精，靈憲成當百代無異議，其然豈其然乎。

宋景業

宋景業，廣宗人也。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受禪，授散騎侍郎，封長城縣子。文宣命景業叶圖讖，造天保術。景業依擬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禪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爲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爲章。文宣大悅，乃施用之。期曆統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二十六算外，元法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紀法二十三萬六千六百，部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亦名曰度法。章歲六百七十六，亦名曰度法。章閏二百四十九，亦曰閏法。章中八千一百一十二，章月八千三百六十一，日法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三十五，周天八百六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七，亦名通數。一名蔀日，亦名沒分，餘數一十二萬四千八十七，亦名沒法。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歲中十二氣法二十四，會數一百七十三，餘九萬一千五百八會通五千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會虛二十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周日二十七，餘一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通周八百六萬三千四百六，周虛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四，小周九千三十七，月周三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五，望十四，餘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三，半交限數一百五十八，餘一十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經月二十九，餘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二，虛分一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三。北齊書方技傳，經元占

張子信

張子信，河內人也。學藝博通，尤精術數。因避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步算之。始信日月交道有表裏遲疾，五星見伏有咸召向背，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

時人傳卷第十一

經籍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北齊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珩，河間人也。明算術，有巧思。嘗云算曆元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江南人祖暅以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安豐王延明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慕容紹宗薦之于高祖，爲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注重差勾股，又著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說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闔爲之，鮮于安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碗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元象，芳以渾算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時上黨李業與撰新曆，自以爲長於趙歆，何承

時人傳 北齊

時人傳 北齊

遇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辰星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並不見啓於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是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胃元劉孝孫劉燾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北齊書方技傳北史

論曰劉洪以後步月有遲疾而交會五星仍用三統四分舊法積候三十餘年始悟日月五星差變之數蓋若是其難也後之術家皆本其說以立法推步天道由是漸密然則演撰之必據儀表審矣

董峻 鄭元偉

董峻鄭元偉武平七年上言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賾諷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未能知其表裏遲疾歷步又不可以傍通安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句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統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曆並以六百五十七爲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爲都五千四百六十一爲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爲元紀又有劉孝孫張孟實二人並制新法趙道嚴率暑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上拒春秋下畫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孝孫孟實新法考之無有不合其年訖于敬禮及歷家豫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實言食於甲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甲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樹國亡隋書律曆志

張孟實

張孟實受業於張子信制法新法以六百一十九爲章四萬八千九百爲紀九百四十八爲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爲斗分元紀共命法略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其日影俱合循轉無窮隋書律曆志

周

明克讓

明克讓字宏道平原高人也仕梁位中書侍郎歸長安爲麟趾殿學士武帝即位爲露門學士初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與正光術至武成元年始詔克讓與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定新術采祖暅舊術通簡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曆法

三〇

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觀其器故周齊並時而術差一日克讓備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於太史累遷司關大夫賜爵縣城縣伯後入隋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北史文

甄鸞

甄鸞司隸校尉也武帝時造天和歷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章閏一百四十四部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曆餘一十六萬八千三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參用推步終于宣政元年鸞注周髀一卷數術紀遺一卷張邱建算經一卷董泉三等數一卷及侯陽算經一卷又九章算經九卷五曹算經五卷七曜本起曆五卷七曜曆算二卷曆術二卷隋書律曆志

論曰天和術以三百九十一爲章歲一百四十四爲章閏其率與祖冲之正同蓋當時南北術家南以何承天爲宗北以趙歐祖冲之爲據故即寫冲之數也鸞好學精思富於論撰誠數學之大家矣

馬顯

馬顯太史上士也大象元年顯等上丙寅元術抗表奏曰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或以節宜發數考詳星緯布政授時以爲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外咎徵之遺斯應事止地或乘龍水能沓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闕以盛衰有圖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爲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疊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廣曆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曆授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家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爲此術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術合有八家精蘊駁駁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疎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籍及諸家法數乘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丙寅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幾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已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都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章閏一百六十五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部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曆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曆術別推入都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爲定數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開元占經

謂水帝善之命與宇文愷使後魏道士李暹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刻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景分
術上水方器置于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後為宇文化及所殺隋書高祖傳
宇文述北史

劉祐 劉祐榮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家盧縣公與張賓劉瑋馬顯定曆著律曆術文一卷隋書高祖傳
北史高祖傳

張賓道士也初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賓揣知上意自云洞曉星曆由是大被知
遇恆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為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驍騎將軍董琳案盧縣公劉祐前太史上士
馬顯太學博士鄭元偉前保章上士任悅開府掾張徽前邊將軍張膺之校書郎衛洪建太史監候粟
相太史司曆郭翟劉宜兼算學博士張乾乾門下參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曆仍令太常卿盧賁監
之賁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詔曰張賓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
所啓沃畢功奏具已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旦減臆就臆懸殊舊準
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算不越纖毫遂離前修斯祕未啓有一於此實為精密
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其法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算上章
歲四百二十九章月五千三百六通月五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九日法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法
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斗分二萬五千六百三十三會月一千二百九十七會率二百二十一隋書高祖傳
北史高祖傳

劉孝孫

劉孝孫廣平人也齊後主武平七年與張孟賓同知曆事更制新法上元甲子至武平七年內申四十三
萬五千九百九十二算外章歲六百一十九元法一十六萬九百九十四紀法八千四百四十七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
歲餘一千九百六十六歲分六千四百七十七差分五百九十九度法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一行分法三十九會月
二千一百一十三會率三百四十一周法三萬四千三百二十歷朔差分六萬七千八百一十七通法三千四
百四十二冬至命度起危前五度開皇四年張賓所制之術既行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
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
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
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且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
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

唐人傳卷第十二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隋

庚季才

庚季才字叔奕曼精子也在梁為廬陵王荆州主簿湘東王外兵參軍西臺建吳選中書令領太史封宜
昌縣伯入周參掌太史累加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穎伯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
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偏闕刊其大
小正彼疏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旁摛始分輿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離離攸
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填為太史令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會張胃元術行
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怒免職仁壽三年卒年八十八隋書高祖傳
北史高祖傳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
水轉之施於闕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文帝命給太史局楊帝即位守太史丞獻古欽器注以

術。而陳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實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實等
 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內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駁
 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為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
 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過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道
 度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與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
 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著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
 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饗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且冬至。以為將來之範。今
 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朔月一小三大。得天
 之統。大抵其法有三。第一。勸日食證。假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術推算
 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合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術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
 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術推算
 俱是朔日。邱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
 己巳朔。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
 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未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前後漢及魏晉四代
 所紀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術推之。並合朔日。而前漢合有四十五。三食
 並先晦。一日。三十二。食並皆晦日。十食。並是朔日。後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並皆晦日。三十七。食並
 皆朔日。魏合有十四。食。四食。並皆皆晦日。十食。並皆皆朔日。皆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並皆皆晦日。二十三。食
 並皆朔日。第二。勸度差。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
 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今以甲子元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
 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蓋下閏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術推算。即得斗末牛初夾
 晉時有差。豈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
 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復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
 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在
 斗十三度。第三。勸氣形長。驗。春秋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且冬至。今以甲子元術推算。得
 合不差。宋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昭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為始。景元
 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恆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恆與影長
 之符合不差。十三年。景子。天正十八日曆注。冬至十五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四年丁丑。天正二十
 九日曆注。冬至二十六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五年戊寅。天正十一日曆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曆

八日冬至。十六年己卯。天正二十一日曆注。冬至十八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七年庚辰。天正二日
 曆注。冬至十月二十九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十八年辛巳。天正十三日曆注。冬至十一日影長。即是
 今曆冬至日。十九年壬午。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陰無影。可驗今曆二十二日冬至。二十年癸未。天正
 六日曆注。冬至二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於時新曆初頒。實有龜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為太史令。
 二人叶議其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狂悖。悼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悼等。竟以他事斥罷。後實
 死。孝孫為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後為劉暉所詰。事疑不行。仍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
 抱其書。弟子與樞來詣闕下。伏而備哭。執法拘以養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
 授大都督。遺與實比校短長。于是信都人張胃元。與孝孫共短實曆。異論錄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
 上合參問日食事。攝篆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期。依刻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
 他皆無驗。胃元所刻前後妙。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高祖引孝孫胃元等。親自
 勞。孝孫因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高祖不悅。又聽之。俄而孝孫卒。胃元占時。
 論曰。孝孫更制新法。在武平間。而與張實爭論術法。則在開皇時。處齊事少。處隋事多。故繫於隋云。今張
 邱建算。有唐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據隋志。則孝孫卒于隋。不應入唐。本傳即此。孝孫否也。又新唐
 書有劉孝孫荆州人。大業末。為王世充弟紀王辨行臺郎中。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諒謀篡。奉軍
 還太子洗馬。未拜卒。此則別是一人。名姓偶同。非此孝孫矣。

張胃元

張胃元。渤海滄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襲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
 衆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胃元所推步甚精密。楊素牛宏等復薦之。胃元
 因言日長景短之事。帝大悅。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術法久難通者。暉與胃元等辯析之。
 暉杜口。一無所答。胃元通者五十四焉。改定新曆。開皇十七年。曆成上之。首前曆差一日。上付楊素等校
 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順等。執舊曆術。迭相駁難。與司曆劉宜。搜據古史影等。駁胃元云。命曆序。傳
 公五年。天正壬子朔且日。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張胃元曆。天正壬子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三
 日。甲寅冬至。差命曆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曆序。天正辛卯朔且日。至張胃元曆。天正辛卯朔冬
 至。合命曆序。張胃元曆。天正辛卯朔。合命曆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曆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
 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曆序。庚寅朔且日。至張胃元曆。天正庚寅朔冬至。並合命曆序。差傳一日。張胃元
 曆。天正庚寅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曆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案命曆序。及春秋左氏
 傳。並闕餘歲之歲。皆須朔且冬至。若依命曆序。輪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
 傳為錯。今張胃元信情。當問命曆序。及傳氣朔並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張。實曆合者五差者二。亦正

前一日張肖元曆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戊辰冬至張肖元曆已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張肖元曆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曆並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丑冬至張肖元曆庚寅冬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甲午冬至張肖元曆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亥冬至張肖元曆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巳冬至張肖元曆合乙巳冬至又周從天和元年景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賓曆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肖元曆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庚子冬至張肖元曆辛丑冬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巳冬至張肖元曆景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曆景寅冬至差前一日張肖元曆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景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夏至差後一日張肖元曆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丁丑冬至張肖元曆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壬辰冬至張肖元曆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曆並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巳冬至張肖元曆庚午冬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肖元曆合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長張賓曆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張肖元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乙酉冬至張肖元曆景戌冬至差後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景午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景午冬至張肖元曆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肖元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曆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肖元曆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長為冬至影極短為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曆合一十八差者六旅騎尉張肖元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已來案驗並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見張肖元曆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曆閏七月張肖元曆閏五月又審至以定閏肖元曆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曆四月五月朔大張肖元曆九月十月朔大為肖元朔朔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

一四一

時人傳 卷十二

一四二

日癸卯依曆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籌起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遺生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曆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強虧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遺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曆太陽虧日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起西南當其時陰雲不見月至辰已雲裏見食三分之二虧從東北即還雲合至己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覓見已復滿十月三十日丑依曆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北角今候所見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曆月行在辰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分強虧起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辰未已復滿見行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伺候月以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兩時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曆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強與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曆月行在申半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強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曆時加巳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即雲都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曆月行在井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起西北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辰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曆月行在井七度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虧起東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景上雲裏見己食十五分之三許虧起正東至丁上食既後從東南生至四更二籌月在未末復滿而肖元不能盡中迭相取難高祖惡焉時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懿楚上書云漢落下閏改顯項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帝大悅欲神其事遂下詔曰朕應運受圖君臨萬萬思欲興復聖教恢宏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搜揚海內廣延術士旅騎尉張肖元理思沈敏精術宏深懷道白首來上曆法令與太史舊曆並加勸善仰觀元象參驗瑞璽肖元曆數與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奉官博議咸以肖元為密太史令劉暉司曆郭置劉宜驍騎尉任悅往經修造致此乖謬通直散騎常侍領太史令庚季才太史丞邢儁司曆郭遠曆博士蘇榮曆助教傅備成珍等既職司須審疏密遠慮行此曆無所發明論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共飾非獲短不從正法季才等附下同上義實難容於是暉等四人造詐者並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隱奸惡俱解見任肖元所造曆法付有司施行擇拜肖元為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肖元道袁充互相引重各

禮一能更爲延壽。元言充膺妙極。實充言元膺術。延於今古。相與共辨。由是焯術。遂不行。語見焯傳。元學祖冲之。愛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勉食願中。其開皇十七年所行曆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命起虛七度。諸法率更有增損。朔終。義事。庚辰年所定曆術。自甲子元至大業四年。庚辰積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章歲四百一十。章閏百五十一。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月法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歲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三。度法四萬二千六百四十。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周通七萬二千九百九十九。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行通千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九。朔差九萬七千五百五十七。元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初差一度。至梁虞翻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元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二年。初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其能考正。元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合朔加時。早日行遲則月逐日少。週令合朔加時。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間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元以日行黃道。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結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外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元推之各待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卽如英感。平見。在兩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平見。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章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元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或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見。在兩水氣者。應見卽不見。若平見。見在啓。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具有水。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依率。而推進退之期。其知多少。元元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遲。其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遲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英感。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進步。天輪。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元

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元元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者。食二分。去交十度者。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既其離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元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元元用後。魏渾天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西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皆由日行遲疾。晝縮使然也。凡此元元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志。北。史。高。僧。傳。論。曰。七曜行度。並有舒縮。南北術家。皆寫乾象。月行遲疾。術。而日五星。猶以平步之大業術。日月有盈縮之算。五星有平定之率。視古爲詳。然加減之表。舉大略而已。未爲精密也。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夏陽人也。其後寓居丹陽。仕陳爲吏部侍郎。散騎常侍。歸國。歷臺。二州司馬。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開皇十四年。充上。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冬至。日出。辰。正。入。申。正。晝。四。刻。夜。六。刻。子。丑。亥。各。二。刻。寅。辰。各。六。刻。卯。酉。各。三。刻。辰。申。各。四。刻。巳。未。各。十。刻。午。八。刻。右。十四日。改。箭。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正。晝。五。刻。夜。五。刻。子。四。刻。丑。亥。七。刻。寅。戌。九。刻。卯。酉。十四刻。辰。申。九刻。巳。未。七刻。午。四刻。右。五日。改。箭。夏至。日出。寅。正。入。戌。正。晝。六。刻。夜。四。刻。子。八。刻。丑。亥。十刻。寅。戌。十四刻。卯。酉。十三刻。辰。申。六刻。巳。未。二刻。右。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充不曉。彈。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爲。精。密。張。賓。元。劉。焯。刻。漏。推。驗。加。時。最。爲。詳。審。而。並。不。行。用。十九年。充爲太史令。先是。元元言。日。長。之。理。有。詔。司。存。而。莫。能。考。決。至。是。欲。成。元。元。舊。事。復。表。曰。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全。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元。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變。與。云。日。短。星。以。正。仲。冬。據。星。晷。中。則。知。幾。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聖。靈。聖。王。初。功。京

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元元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者。食二分。去交十度者。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既其離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元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元。元。用。後。魏。渾。天。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西。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皆。由。日。行。遲。疾。晝。縮。使。其。然。也。凡。此。元。元。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志。北。史。高。僧。傳。論。曰。七。曜。行。度。並。有。舒。縮。南。北。術。家。皆。寫。乾。象。月。行。遲。疾。術。而。日。五。星。猶。以。平。步。之。大。業。術。日。月。有。盈。縮。之。算。五。星。有。平。定。之。率。視。古。爲。詳。然。加。減。之。表。舉。大。略。而。已。未。爲。精。密。也。

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竊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廣初為太子。充奉此事。深合時宜。帝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由是改開皇三十一年為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議者非之。大業中累官秘書令。年七十五。為字文化及所教。傳天文。本志。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為州博士。舉秀才。射策甲科。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初與劉孝孫共取張賓曆。以它事斥罷。後聞張賓元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之。袁充與元忌之。又罷開皇二十年。充奏曰。長影短高祖。因以曆事付皇太子。道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太子徵天下曆算之士。咸集于東宮。焯以太子新立。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駁正元之短。太子頗嘉之。未幾考驗。焯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元之印。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焯曾元之誤於皇太子。其一曰。張賓元所上見行曆。日月交食。星度見留。雖未盡善。得其大較。官至五品。誠無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遠外者。其二曰。元元強望。陳述古。且陳氣節。問候。乘天與。時不從子。半晨前別為後日日。離。莫悟。急。月。遂安。為兩。月。度。之。轉。輒。道。盈。縮。交。會。之。際。意。道。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遠。處。虧。食。準。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珠。璧。不。同。盈。縮。失。倫。行。度。愆。序。去。極。暑。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為。傾。碎。測。今。不。審。考。古。莫。通。立。術。之。疎。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曰。元。以。開。皇。五。年。與。李。文。琮。於。張。賓。曆。行。之。後。本。州。貢。舉。即。所。造。曆。擬。以。上。應。其。曆。在。鄉。陽。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曆。不。異。元。前。擬。獻。年。將。六。十。非。是。怨。迫。倉。卒。始。為。何。故。至。京。未。幾。即。變。同。焯。曆。與。舊。曆。殊。焯。作。於。前。元。獻。於。後。捨。己。從。人。異。同。暗。會。且。孝。孫。因。焯。元。後。附。孝。孫。曆。術。之。文。又。皆。是。孝。孫。所。作。則。元。本。偷。竊。事。甚。分。明。恐。元。推。諱。故。依。前。曆。為。駁。凡。七。十。五。條。并。前。曆。本。俱。上。其。四。曰。元。為。史。官。自。奏。虧。食。前。後。所。上。多。與。曆。違。今。算。其。乖。外。有。一。十。三。事。又。前。與。太。史。令。劉。暉。等。校。其。疎。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條。新。計。後。為。曆。應。密。於。舊。見。用。算。推。更。疎。於。本。今。糾。發。并。前。凡。四。十。四。條。其。五。曰。元。於。曆。未。為。精。通。然。孝。孫。初。造。皆。有。意。微。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為。斷。其。六。曰。焯。以。開。皇。三。年。奉。勅。修。造。顧。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議。尋。聖。人。之。迹。悟。通。管。之。心。測。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允。經。傳。稽。於。庶。類。信。而。有。報。元。所。造。焯。法。皆。合。元。所。闕。今。則。盡。有。隱。括。始。終。綱。為。總。綱。仍。上。啓。曰。自。本。編。經。緯。緒。言。或。虛。華。生。澆。析。諸。夏。湧。騰。曲。技。雲。浮。鳴。官。兩。絕。曆。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腐。鄙。愚。駁。專。精。藝。業。耽。耽。數。象。自。力。羣。儒。之。下。冀。觀。聖。人。之。意。開。泉。之。初。奉。勅。修。撰。作。不。謬。物。功。不。克。終。猶。被。背。元。竊。為。己。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

亂日。實點息。獻。請。徵。元。合。驗。其。長。短。仁。壽。四。年。焯。上。啓。於。東。宮。論。渾。天。云。瑤。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考。律。曆。糾。落。下。閏。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遠。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閏。等。雖。開。創。莫。存。而。術。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要。修。錄。績。小。有。異。著。乃。事。同。宋。有。鼓。樂。之。魏。初。鬼。崇。等。繼。用。銅。鏡。小。大。有。殊。規。域。經。緯。不。異。著。造。觀。蔡。邕。月。令。章。句。鄭。元。注。考。靈。圖。勢。同。術。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遠。矣。失。之。千。里。送。若。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亦。資。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恆。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為。疎。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與。家。開。出。蓋。及。宣。夜。三。說。並。屬。平。所。安。奇。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惟。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偽。自。彰。豈。朝。日。未。曙。燭。火。不。息。理。有。而。闕。距。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擬。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為。立。說。豈。以。負。罪。朝。奇。書。奏。不。許。豈。若。蒙。許。亦。必。不。能。豈。才。不。驗。張。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暑。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本。皆。有。其。準。法。今。實。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披。雲。明。如。散。霧。為。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啓。送。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元。王。善。積。績。先。儒。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異。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受。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為。準。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羣。疑。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滿。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隱。其。形。影。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不。用。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諸。葛。穎。二。人。因。入。侍。宴。言。焯。善。曆。推。步。精。審。證。引。陽。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焯。元。參。校。元。駁。難。云。焯。曆。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十。六。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以。為。難。者。執。數。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為。定。朔。則。須。除。其。平。率。然。後。為。可。互。相。較。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袁。充。方。幸。於。帝。左。右。元。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其。術。甲。子。元。距。大。隋。仁。壽。四。年。甲。子。積。一。百。萬。八。千。八。百。四。十。算。歲。率。六。百。七。十。六。月。率。八。千。三。百。六。十。一。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朔。實。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七。氣。日。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歲。數。千。七。百。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半。終。法。二。千。二。百。六。十。三。終。實。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周。數。千。七。百。三。萬。七。千。七。十。六。交。率。四。百。六。十。五。交。數。五。千。九。百。二。十。三。焯。于。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焯。為。學。不。倦。九。章。算。術。則。七。曜。曆。皆。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取。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行。于。世。隋。書。卷。九。十。五。北。史。卷。九。十。五。

論曰。焯術推遲疾。病脈黃道。月道損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並密于前術。唐麟德大衍號稱名術而皆寫皇極術法。以爲能究術算之微變。蓋自何承天祖冲之以來。未有能過之者也。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名亞於焯。時人稱爲二劉。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後爲太學博士。年六十八卒。著算術一卷。隋書 劉焯傳 太史 劉焯傳

唐人傳卷第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唐一

傅仁均 鳳亭孫

傅仁均滑州人。東都道士也。高祖受禪。將治新曆。太史令庾儉承傳奕虞之。詔仁均與儉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爲戊寅元術。其大要可考驗者有七。曰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漢太初。一也。冬至五十餘年輒差一度。日短星昂。合於堯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食。限合於詩。三也。魯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曆序。四也。月有三大二小。則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符陰陽之始。六也。立邊疾定期。則月行晦不東見。朔不西眺。七也。其法大旨。祖述張胃元。稍以劉孝孫舊議參之。以武德元年爲曆始。章歲六百七十六。章閏二百四十九。度法氣法九千四百六十四。歲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周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四十五。高祖詔司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員外散騎侍郎。三年正月。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六年詔吏部郎中祖孝孫使算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法詰之。曰日短星昂。以正仲冬。七宿畢見。畢中宿則餘星可知。仁均

唐人傳 卷一

一五三

專守昂中。執文書意。不亦膠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昂中非爲常準。若歲時星昂昏中。差至東壁。則堯前七千餘歲。冬至昏翼中日。應在東井。并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期。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期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難定。而節元紀首三端。竝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仁均對曰。宋祖冲之立歲差。隋張胃元等因而修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爲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期。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曆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都非朔食。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散騎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語。乃延宗舊說。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昔盡總會如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畫之理。因其可畫。即有三端。此乃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于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者。乃爲合朔冬至耳。孝孫以爲然。但略去尤疏闊者。九年。復詔大理卿崔善爲。與孝通等校定。善爲所改。凡數十條。復用上元積算。上元戊寅至武德九年丙戌。積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十八算。外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貞觀初。直太史李淳風又上疏論十有八事。復詔善爲。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十四年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古曆分日。起于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司曆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已來。暑度薄食。事皆符合。置子祭酒孔穎達等。及尚書八座參議。請從淳風。又以平朔推之。則二曆皆以朔日冬至。於是彌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傳或失之前。謂晦日也。雖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爲朔可也。從之。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術有三大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庚子詔用仁均平朔。訖麟德元年。唐書

唐人傳 卷一

一五五

推行于世必遲之數十百年，經數十百年之議論，而是非然後堅定也。

王孝通

王孝通武德九年為算術博士，授傅仁均、庾質、諸見傅仁均傳。後為通直郎太史丞，著《綴古算經》一卷，並自為之注。其上表曰：臣孝通言，臣聞九疇載於《禮記》，六藝成功，敦精參於造化。夫為君上者，司牧黔首，布神道而設教，采能事而經綸，盡性窮源，莫重於算。昔周公制禮，有九數之名，竊尋九數，即九章是也。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重句聊用測海，寸木可以量天，非宇宙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漢代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魏朝劉徽，為好斯言，博綜纖隱，更為之注，微思極毫芒，獨類增長，乃遺重差之法，列於終篇，雖即未為司南，亦一時獨步，自茲厥後，不繼前蹤，賡循徐岳之徒，王彪、甄鸞之輩，會通之數，無聞焉耳。但舊經殘缺，尚有闕漏，自劉以下，更不足言。其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覺方已進行之術，全錯不通。齊、梁、陳、隋之間，於理未盡。臣更作新術，於此附伸，臣長自闡，少小學算，窮於愚鈍，迄將皓首，鑽尋秘奧，曲盡無遺，代之知音，終成寡和。伏蒙聖朝，收拾用臣，為太史丞，比年已來，奉勅校勘，傅仁均、庾質、諸君，凡駁正術，錯三十餘道，即付太史施行。伏尋九章商功篇，有平地投功受表之術，至于上寬下狹，前高後卑，正經之內，闕而不論，致使今代之人，不達深理，就平正之間，同欲邪之用，斯乃圓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查思夜想，隨書浩歎，一旦瞑目，將來莫覩，遂于平地之餘，續快斜之法，凡二十術，名曰《綴古算術》，訪能算之人，考驗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謝以千金，輕用陳聞，伏深戰慄，謹言。唐書附志，唐書附志，唐書附志

崔善為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也，巧于曆數，仕隋，調文林郎。仁壽中，遷權傾司戶書佐，高祖起兵，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傅仁均、庾質、李淳風、甄鸞、其疏，帝令善為攷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為陳州刺史，歷大理司農，二卿出為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唐書附志

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抵推前世得失。上嘗拜在瑋、珠、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案冬至極

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與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龍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瑋、珠、規、月、遊、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遊儀，元極為軸，以連結玉衡游簡，而貫約短規，又元極北樹北辰，南樹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元極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儀器之暑度，皆用銅，帝稱善。置於凝閣，用之測候，閣在禁中，其後遂亡。又著法象七篇，上之，據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轉遷為令。高宗時，庾質、甄鸞、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類用，謂之麟德曆。與太史令張鷟所上經緯曆參行，其法麟德元年甲子，距上元曆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算，總法三千四百四十，其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朔實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古曆有章部元紀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淳風為總法以之一，凡其算朔實及交轉五星，並以總法為母，又損益中曆術，以考日至，為木渾筒，以測黃道，謂總法之初，日躔定在南斗十二度，餘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所宜，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致王真儒等，同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皆書五代史。天文律曆志，皆淳風、獨作，自秘閣郎中，復為太史令，麟德曆行用。至宏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朔壬午，晦八月，詔二年元日用甲申，故進以癸未為晦，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載初用周正，以十二月為臘月，建寅月為一月，神功二年，司曆以臘月為閏，而前歲之晦月見東方，太后詔以正月為閏，聖曆三年，復行夏時，終開元十六年。唐書附志，唐書附志，唐書附志

羅盤羅

羅盤羅官太史令，神功二年甲子，南至改元聖曆，命羅盤羅作光宅曆，將頒用，三年罷之。唐書附志

南宮說

南宮說官太史丞，中宗反正，詔說與司曆徐保南宮季友治新曆，祭龍中曆成施用，以神龍元年歲乙巳，故治乙巳元曆，推而上之，積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算，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起牽牛之初，母法一百，其周三百六十五日，餘二十四，奇四十八，月法二十九，日餘五十三，奇六月，周法二十七，日餘五十五，奇四十五，小分五十九，天周三百六十五度，餘二十五，奇七十一，小分七十一，交周法二十七，日

除二十一、奇二十二、小分十六、七分歲星合法三百九十三、日餘八十六、奇十九、小分八十、英曆合法七百七十九、日餘九十一、奇五十五、小分四十五、鎮星合法三百七十九、日餘八、奇四、小分八十、太白合法五百八十三、日餘九十一、奇七十七、小分七十、辰星合法一百一十五、日餘八十七、奇九十五、小分七十、其術有黃道而無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見、它與厚風術同、所異者惟平合加減、既成、而睿宗即位、罷之、唐書曆志、舊唐書、唐志、開元占經

論曰：元授時術不用積年日法、此則用積年而不用日法也、小分奇餘、竝以百為母、入算省約、五代萬分術法、蓋出於此矣。

張璠悉達

張璠悉達開元六年官太史監、受詔譯九執術、上言臣等謹案九執術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習傳授、肇自上古、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時曜躔婁宿、道歷景止、日中氣秋、庶物漸榮、一切漸長、動植謹喜、神祇交奉、禮茲令節、命為曆元、竊稽開設法數、建立章率、述而不作、正而好古、竊簡易之智、陳得希夷之妙、術河帶山、久而愈新、竊往知來、抱而靡竭、嘗試言之、蓋以其國人多好道、苟非其氣、雖曰子弟、終不傳也、臣等謹遵天旨、專精鑽仰、凡在隱秘、咸得解通、今削除繁冗、開明法要、修仍舊貫、輯綴新法、起明慶二年丁亥歲二月一日為曆首、其法二月為一時、六時為一歲、月有朔、虛分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三十、曆首朔虛分一百六十九、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分滿六十成一度、度滿三十成一相、相滿十二成一乘、其求日度、先求中日、日去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次置中日減二十度、餘為日藏、乃以日藏求得度分、損益中日而得定日、其月度亦先求中月、月藏而求定月、其求交食、用日量月量阿修量間量、以定虧滿時刻、望前曰白博、望後曰黑博、又其算法用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凡數至十進入前位、每空位處恆安一點、陳其元謂一行大衍寫其術未盡云、唐書曆志、開元占經

論曰：九執術今西法之所自出也、名數雖殊、理則無異、如九執之十二相、即西法之十二宮也、中日中月、即太陽太陰平行度也、日藏月藏、即引數定日定月即實行也、九執日平起春分減二相二十度、則最高起算之端、在夏至前十度矣、今法最高有行分、而在夏至後、九執最高則恆在夏至前十度也、日量即日徑月量即日徑阿修者、日道月道之交、亦即地景也、間量者、距離也、以日月地景徑及距離論交食、亦與今西法同也、惟九執譯於唐時、其法尚疏、後人精益求精、故今之西法為更密合耳。

曆人傳卷第十四

經筵講官兩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唐二

一行上

一行俗姓張名遂、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食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元景等次為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法十篇、元宗顧訪者則稱制旨、明年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于有司、其法上元闕逢困數之歲、距開元十二年甲子、積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算、通法三千四十、策實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撰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時善算張璠者、怨不得預改曆事、二十一年與元景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執圭、較驗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緣三四、九執一二焉、乃罪說等而是否決、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略例所以明述作本旨也、曆議所以考古今得失也、其說皆足以為將來折衷、略其大要著於篇、其曆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而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夫數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著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而在中終之際。焉著以五六間，由闢闢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者，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撰之以四，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為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謂測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於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於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以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離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撰之分七十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連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既合，而遞行之變在乎其間矣。所謂遞行者，以交率乘朔餘，為十四萬九千七百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虛之，復以交率約之，為四百九十九。八微分七十五。太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著凡一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遞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為朔餘。四撰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遞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為氣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九百二十，而無小餘。合于夜半，是謂都率。歲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

百而大餘與歲建俱修，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除之應發，欽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表裏之行。臆胸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算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撰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運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欽。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悔。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朏。夕見曰魄。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為定朔舒亟之度。乃數使然。雖離相錯，借以損益。故同謂臆胸。月行曰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透遲馴，屈行不中道。進遲遲速，不準其常。過中則為遲，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算卑之用，既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升降。軌與晷名，并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總名曰軌漏。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晷長則夜短，晷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長。遊爻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為進退。其中氣議曰曆氣。始於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曆推之。入壬子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股曆則壬子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闕，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憲司曆之罪。周曆得己丑二分，股曆得庚寅一分。股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氣朔差，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股曆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曆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曆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南失之，又命曆序，以為孔子修春秋用股曆，使其數可傳于後。考其餘朔，不與股曆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于後代。蓋哀平開治甲寅元曆者，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說黃帝調曆，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黃帝調曆，不與壽王同。壽王所治，乃股曆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竇詡，蓋帝時五官郎中馮光等，皆請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又推日蝕密子股曆，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于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曆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直極戊寅麟德曆，皆得甲寅。以元始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二為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皇極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

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曆。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疎闊。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減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翃。韓休。韓元。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漢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元始曆以爲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爲東西之中。而暑氣不等。二至爲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爲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鐘章首。與景初曆閏餘皆盡。雖減章閏。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變得中矣。後代曆象。皆因循元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曆未減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曆。未減閏餘。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元始大明至麟德曆。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曆。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爾祖沖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爲加時太早。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劉孝孫張胃元因之。小餘益強。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爲庚寅矣。治曆者糾合衆同。以稽其所異。苟獨異焉。則失行可知。曲就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曆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德開元曆皆得壬午。先後相反。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于變行。既叶中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錄所記。乃依時曆書之。非候景所得。又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廿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三。開元曆得二十四。其合朔議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偽可知矣。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疾爲定期。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朔。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朔。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二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朔。皆與周曆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蓋周王所頒。齊晉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朔。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朔。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朔。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與殷曆曆合。此非合蝕。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魯事。與齊晉不同可知矣。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原伯綏。與魯曆周曆皆差一日。此邱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卯朔。宋楚戰于泓。周殷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朔。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曆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

禮人傳 卷十四

一六九

則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期以得之。列國之曆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故也。新曆本春秋日蝕。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蝕月離先移屈伸之變。借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離離或失其正。若離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交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當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隨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遞之中。則聖人且猶不實。非籌曆之所能及矣。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期。假假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爲朧朧變行。或以爲曆術疎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曆所以屢違也。漢編新李梵等。又以晦朔月見。欲令節首先大賈遠。曰。春秋書朔晦者。朔必有朔。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朔不可必也。訖梵等欲諸偶十六日。自朧昏晦當減而已。又晦與合朔同時。不得異日。考遠等所言。蓋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終相際。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于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朝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若陰陽遲速。軌滿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去日十三度以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盡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爲是。一以爲非。又常朔進退。則定期之晦二也。或以爲變。或以爲常。是未通於四三交會之論也。緣近代諸曆。以百萬爲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考春秋補差。一則而百數年間。不足成朧朧之異。施行未幾。旋復疎闊。由未知離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與甄鸞等。欲求天險。輒加減月分。遊革不已。朧朧相戾。又未知昏明之限。與定期故也。楊偉探乾象爲經。陰陽曆雖知加時後天。蝕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期。望小餘。錢象之以爲推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爲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當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立法之制。如爲不便。承天乃止。虞翻曰。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設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曰。以邱明爲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期。爲有司所抑。不得行。傳仁均始爲定期。而曰。晦不見。朔不西。朧以爲昏。朧當減。亦新說之論。論風因循。皇極密於麟德。以朔餘乘三千四百。乃一萬餘。全數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百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七十五太強。是爲四分餘率。劉洪以古曆斗分太強。久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煩矣。韓翃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求朔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獲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與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

禮人傳 卷十四

一七一

甲之首。乘術同元。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曆有總法。開元曆有通法。故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開餘皆盡。考漢元光已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三十七事。麟德曆得五。開元曆得二十二。其沒滅略例曰。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為沒。沒分倍盡者為減。開元曆以中分所盈為沒。朔分所盈為減。綜終歲沒分謂之策餘。終歲減分謂之用差。皆歸於撰。易再劫而後掛也。其卦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隨有增益。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其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卦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審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案郎顛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潤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巽。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華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實。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華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祥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曆又以節在貞氣在晦。非是。

時人傳卷第十五

唐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一行中

其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身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為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卻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曆。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尙未中。以為皆承天闕後節。前月卻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闕。故淳風因為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已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元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

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後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昏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淳風以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極北故著，斗極南故著，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離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冬之候，何必據昴於始觀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事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案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輝煌，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謬，何獨懷疑於房星哉？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說，仲康是其一，案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歲和失職，王命徂征，虞翻以為仲康元年，非也。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解，駟見而涸竭，火見而清風戒寒，章昭以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謂，推夏后氏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尾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又先塞三日，天根朝觀，時調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而駟見，故阻露則蟄蟲蟄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為謬，章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皆非是。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營室昏中，於是始修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麟德曆霜降後五日，火伏，小雪後十日，晨見，至大雪而後定星中，日且南至，冰壯地拆，又非土功之始也。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顯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蓋重黎受職于顯頊，九黎亂德，二官成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顯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穀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顯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際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顯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夏曆章帝紀首皆在

鳴人傳 卷十五

一七七

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曆章帝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於數，亦以中氣為主，此其異也。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義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適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李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鬼一度，半去日道最遠，以障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卻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鴻火，月在天剛，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舊說歲在己卯，推其肺魄，適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曆孟春定朔丙辰，於商為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為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於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象焉，心為乾精，而房升陽之屬也。房與歲星實相經緯，以屬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王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顯頊之虛，戊午，師渡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龍，辰星汁光紀之精，所以告顯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經緯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顯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龍，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虛，以爰稼穡，稷星繁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實相經緯，而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鶉七列，南北之授七月，其二月戊子朔，歲生明，王自克商還至于鄆，於周為四月，新曆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維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麟德曆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左尾，水星伏於尾紀，不及天龍，又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語以為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召誥曰：惟

鳴人傳 卷十五

一七九

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四月己酉朝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廟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舉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臘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曆以己卯爲克商之歲非也夫有効於古宜合于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益甚焉是以知合於故者必非克商之歲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御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曆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周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遂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與皆探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嗜人代嗣則諸循先王舊制焉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厥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淪厥其滿皆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及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慎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于外燻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長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闔戶甲拆之萌見而孽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淪厥其滿皆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態度而已哉章昭以爲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曆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擊周曆立夏日在野龍二度於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連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卻猶在建辰月令以爲五月者呂氏以顛項曆芒種元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擊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擊若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爲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擊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本星昏正可以與版幹故祖冲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大早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晉曆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等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雩周之孟春陽氣漸復以繕城障治宮室是謂養天地之房方於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制宜以元枵中天與土功值公五年晉侯伐魏下儼曰克之董誥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初服振振取誠之旂鶴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鶴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二度新曆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

鳴人傳 卷十五

一八一

四度於黃道日在古曆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張中而躡直鶴火之末始將西降故曰賁賁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土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爲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過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漸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觀戊寅曆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當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雖十有二次之所由生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視陰陽之躡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故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與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冲之後以爲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爲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較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譴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曆日在心三度於黃道退百于房矣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蠡開元曆推當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月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九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蠡蠡成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檢較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舉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觀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舉向使冬至當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氏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銜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義和以來火辰見伏三觀厥變然則邱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考求徵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疑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竊仲尼之言補正時曆而十二月猶可以蠡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繼置一閏非是戰國及秦日御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二度秦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部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顛項曆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章所記合而子虛之論謂月令晨昏宿度皆在中氣故等祭太晚自乘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爲否皆非是梁大同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爲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氣之問爲正適相符合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爲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

鳴人傳 卷十五

一八三

殊。案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啓蟄之日適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矣。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孤中孤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魏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并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古曆星度及漢落下閏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宿之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曆牽牛太半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之二。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顯項曆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太祖神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與等製沖之之誤。為之說云。夏時冬至日在斗末。以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顯項之代。漢時雖覺其差。頓移五度。故冬至遠在斗初。案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一。皆起牽牛一度。劇等所說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顯項曆第十三部首。與麟德曆俱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歲。得顯項曆壬申部首。是歲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麟德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曆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秦曆冬至。定在午前二度。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呂氏循用之。及漢興。張蒼等亦以為顯項曆比五家疎闊中最近密。今考月蝕衝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以為古術疎舛。雖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引呂氏春秋黃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鐘命之曰成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謂秦曆與今不異。案不章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黃帝之時亦在奎。猶淳風曆冬至斗十三度。因謂黃帝時亦在建星耳。經籍所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呂氏春秋。若謂十二紀可以為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固當不易。安得頓移。使當啓蟄之節。此又其所不思也。漢四百二十六年。日卻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一度。太初元年三統曆及周曆。皆以十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曆與近代密率相較。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後天。億公五年。周曆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曆與麟德曆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先麟德曆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曆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曆入己酉部首。麟德曆以戊申中冬至。惠王四十四年己丑。周曆入丁卯部首。麟德曆以乙丑日昧冬至。呂后八年辛酉。周曆入乙酉部首。麟德曆以壬午黃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入定合朔。太初元年。周曆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曆以辛酉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疎密之大較也。億公五年。周曆漢曆唐曆。皆以辛亥南至。後

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曆漢曆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曆皆以辛酉。則漢曆後天三日矣。祖冲之張胃元從上章疏。至太初元年。冲之以癸亥鷄鳴冬至。而胃元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甲子。而適與魯曆相會。自此推倍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倍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暑天驗。非時。史微度。率邱明正時之意。以就欲飲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曆漢曆皆以庚午。然則自太初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倍公差三日。不足疑也。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斗二十三度。漢曆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落下閏等候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氏十三度。中依漢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太半度。以昏明中星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閏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劉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及永平中。治曆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然諸儒守職。以為當在牛初。然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於赤道二十一度也。尚書考靈耀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牛所起文。編斷等據今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耀相近。遂更曆從斗二十一度起。然古曆以斗魁首為距。至牽牛二十二度。未開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遠等以未學僻於所傳。而昧天象。故以權評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為日在牛初者。由此遂斷今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驗於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證於古。其虛退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冲之雖促氣分。冀符漢曆。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曆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半次。淳風以為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賈逵考曆亦云。古曆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在斗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四度。問自古冬至無差。審矣。案古之六術。竝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推古曆之作。皆在漢初。初較春秋朔竝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古曆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觀春秋舊曆者。則以為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為入建星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曆冬至。當在斗末。以為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據也。四分法雖疎。而先賢謹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說二十八宿疎密。立算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雖難密。其赤道道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三度。則漢王調曆。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親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曆較之。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曆得辛酉部首。已減太初曆四分日之三。定後天二日。太半。開元曆以戊午禺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潛退至午前八度。進至辛酉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祖冲之曰。四分曆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

應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調均。略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曆漏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午正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景。頗有盈縮。故治曆者皆就其中準。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曆所推氣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太半。與沖之所算及破章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數。皆合。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曆歲差斗十八度。自今曆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賈逵所測斗二十一度。反復會同。而淳風冬至。常在斗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晉武帝太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當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曆。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度。少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曆斗分。強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東井一度。以日檢之。乃在參六度。岌以月檢之。知日度。由是釀次。遂正為後代治曆者宗。宋文帝時。何承天上元嘉曆。曰四分景初曆。冬至同在斗二十一度。臣以月檢之。則今應在斗十七度。又土圭測二至。晷差三日有餘。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度。矣。事下太史考驗。如承天所上。以開元曆考元嘉十年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大明八年。祖冲之上大明曆。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曆應在斗十三度。梁天監八年。冲之子真外散騎侍郎。臨之。上其家術。詔太史令將作大匠道秀等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差。其明年閏月十六日。日應在虛十度。日應在張四度。水天曆在張六度。冲之曆在張二度。大同九年。虞翻等議。姜岌何承天俱以月檢步日所在。承天雖移及三度。然其冬至亦上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度。而岌在斗十七度。其實非移祖冲之謂為實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用求中星不合。自岌至今。將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難知。驗以中星。則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衛。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掩。故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略冬至。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度。以其術計。冬至皆在斗十二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下及大同。日已初差一度。而淳風以為晉宋以來三百餘歲。以月檢術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間非矣。劉孝孫甲子元曆。推太初冬至在牽牛初。下及晉太元宋元嘉皆在斗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在斗十三度。而劉焯曆仁壽四年冬至。日在黃道斗十度。於赤道斗十一度也。其後李孫改從焯法。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後。隋元以其前曆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初猶不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永平在斗二十一。竝與今曆合。而仁壽四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曆矣。戊寅曆太初元年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三度。永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進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氣上景初三日。而冬至猶在斗十七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

時人傳 卷十五

一八九

循孝孫之論。而不知孝孫已變從皇極。故為淳風等所駁。歲差之術。由此不行。以太史注記月蝕術考日度。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日蝕在婁十度。至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日蝕在牛六度。較麟德曆率差三度。則今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又皇極曆歲差皆自黃道命之。其每歲周分常當兩至之軌。與赤道相較。所減尤多。計黃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每歲差之不足為過。然立法之體。宜盡其原。是以開元曆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術。從變黃道。

時人傳卷第十六

唐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一行下

其日躔盈縮略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與四象升降。麟德曆因之。更名躔差。凡陰陽往來。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煖。若及中而兩陽之氣交。自然之數也。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其九道議曰。洪範傳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謂黃道也。九行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廣久。劉洪順以著週疾陰陽曆。然本以消息為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曆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

時人傳 卷十五

一九一

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曆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曆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曆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案陰陽曆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為終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則八行各當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則在兩者變而居北在東者徙而為西屈伸消息之象也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為限初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數終於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至之中矣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為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于四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曆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借遷月行隨交限而變遞伏相消臍納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赤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度之三皆臍納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遞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四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故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凡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及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分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將九年而九道終以四象考之各據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則其八道之行也以朔交為交初望交為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入陰曆則行青道又十三日七十六分

日之四十六至交中得所衝之宿變入陽曆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陽曆則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則減十三日四十六分視大雪初候陰曆而正其行也其暑滿中星略例曰日行有南北暑滿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暑差徐疾不同者勾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遠與勾股數齊則差急隨長極高下所遇不同如黃道到滿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今推黃道去極與暑暑滿到昏距中星四術返復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其日蝕歲日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虞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云何不咸日君道也無黜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從而浸遠遠極又從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逆君明則陽為之蝕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末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行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遇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買遠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期望同術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胃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筭率求專於曆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於曆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蝕半強自交距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微服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自開元治曆史官每歲較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暑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暑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曆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則陽曆之交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數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蝕者是也故較曆必稽古史虧蝕深淺加時臍納陰陽其數相叶者返復相求由曆致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曆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略例曰舊曆考日蝕深淺皆自張子信所傳云稽候所得而未曉其然也以圓儀度日月之徑乃以月徑之半減入交初限一度半餘為開虛半徑以月去黃道每度差數合二徑相掩以驗蝕分以所入日遲疾乘徑為之所用刻數大率去交不及三度即月行沒在開虛皆入既限又半日月之徑減春分入交初限相去度數餘為斜射所差乃考差數以立既限而僂游進退於二度中間亦令二徑相掩

以知日蝕分數月經離限之南則雖在陰曆而所虧類同外道斜望使然也既限之外應向外餘外道
 交分率用此例以較古今日蝕四十三月月蝕九十九事課皆第一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
 曆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設考日蝕或限得常則合于數又日月交
 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南方歲日之下所虧雖半月外反觀則交
 而不蝕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晨昏漏刻與地倍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其五星隱曰歲星自
 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變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
 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
 故周人常聞其禮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湯火以達天通及其衰也淫於元枵以害鳥帑其後羣
 力爭禮樂頹壞而從衛攻守之術與故歲星常運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火
 運之中理數然也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歲星在進賢東北尺三寸直軫十二度於麟德曆在軫十五度
 推而上之至漢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歲星在軒轅南極大星西北尺所麟德曆在張二度直軒轅大星
 上下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又上自二十年至孝景中元
 三年五月星在東井麟德曆在參三度又上六十年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
 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麟德曆白露八日歲星留觜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參由差行未盡而以常數
 求之使然又上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歲在鶉火麟德曆初見在與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
 明年發誓十日退至柳五度猶不及鶉火又上七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當在大火麟德曆初見在
 張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鶉火差二次矣哀公以後差行漸遲相去猶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
 舊曆猶用急率不知合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曆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
 差周天矣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
 歲星後率故也皇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間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
 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稽密於記注以推永平黃初間事遠者或
 差三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自漢元始四年距開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隱公六年
 亦十二甲子而二曆相合其中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其兩合於古今者中間亦乖欲一術以求
 之則不可得也開元曆歲星前率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二百二十九秒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後
 每加度餘一分蓋四百三十九合次合乃加秒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而
 與日合是為歲星後率自此因以為常入漢元始六年也歲星差合術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餘加入
 差已來中積分以前率約之為入差合數不盡者如曆術入之反求冬至後合日乃副列入差合數增下
 位一算乘而半之檢大衍通法為日不盡為日餘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歲星差行術以後終率

約上元以來中積分亦得所求若稽其實行當從元始六年常差步之則前後相距間不容髮而上元之
 首無忽微空積矣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曆星與日合于角次于氏十度而後退行其明年湯始建國
 為元祀順行與日合于房所以紀商人之命也後六百一算至紂六祀周文王初禱于畢十三祀歲在己
 卯星在鶉火武王克商之年進及與鬼而退守東井明年周始革命順行與日合于柳進留于張考其分
 野則分候之間與三監封城之際也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國語曰晉之始封歲在
 大火春秋傳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歲在壽星適齊過衛野人與之塊子犯
 曰天賜也天事必象歲及鶉火必有此乎復于壽星必獲諸侯二十三年歲在胃昂秦伯納晉文公董
 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實沈之星晉人是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閔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善
 成後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二十七年歲在鶉火晉侯伐衛取五鹿成楚師于
 城濮始獲諸侯歲適及壽星皆與開元曆合襄公十八年歲星在陳營之口開元曆大寒三日星與日合
 在危三度遂順行至營室八度其明年鄭子驥卒將葬公孫子羽與裨儀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箕中而昭裨儀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也開元曆歲星在
 奎奎降星也麟德曆在危危元枵也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裨儀曰歲弃其大
 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開元曆歲星在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間復順行與日合于牛
 初應在星紀而盈行進及虛宿故曰淫留元枵二年至三十年開元曆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距子驥
 之卒一終矣其年八月鄭人殺良霄故曰及其亡也歲在陳營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公八年十一月
 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開元曆在箕八度析
 木津也十年春進及婺女初在元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儀曰今茲歲在顛頊之墟是歲
 與日合于危其明年進及營室復得家草之次景王問裨儀曰今茲諸侯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
 侯殺其君之歲歲在豕章弗過此也楚將有之歲及大梁蔡復楚囚至十三年歲星在昂舉而楚執靈
 王陳蔡復初昭公九年陳災裨儀曰後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自陳災五年而歲在
 大梁陳復建國哀公十七年五及鶉火而楚滅陳是年歲星與日合在張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與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囚是歲星與日合于南斗三度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
 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曆因為超次之率考其實積百二十餘年
 近代諸曆欲以八十四年齊之此其所惑也後三十八年而越滅吳星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夫五
 事成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動而影隨故王者失典型之正則星
 辰為之亂行汨森倫之微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
 紀淫于元枵至三十年八月始及厥誓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漢元鼎中太白入于天苑失行在黃道

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又以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暑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五千二百三十三里。至林邑。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圍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冬至暑六尺九寸。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令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正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周圍百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暑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暑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暑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緯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較其里數。已在回紇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五里。則極長之遠。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與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為勾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蓋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持勾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於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於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納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十里。置大炬於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置大炬於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之差。漸於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於其上。亦當無影矣。復於二表間。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相合。若置火炬於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斜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晷差以指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稽周天里步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十三年。南至岱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聲聞於下。時山下夜漏未盡。自日觀東望。日已漸高。據曆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後。春分夜刻同立夏之後。自岳趾升。春增僅二十里。而晝夜之差。一節。設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勾股術。固不知其所以然。況八尺之表乎。原古人所以步表影之意。將以節宜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闕。終以六家之說。迭為矛盾。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蓋智學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為雒川之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暑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為覆矩。關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暑皆協其數。

時人傳 卷十六

二〇四

矣。昭宗時。太子少詹事邊岡修曆術。服其精粹。以為不刊之數也。唐書曆志 論曰。推步之法。至大衍備矣。術議略例。援據經傳。芻采諸家。以證為術之善。其學博。其詞辨。後來算造者。未能及也。然推本易象。終為傳合。昔人謂一行窺入于易。以眩眾。是乃千古定論也。

時人傳卷第十七

唐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梁令瓊

梁令瓊。率府兵曹參軍也。開元九年。僧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令瓊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今令瓊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歲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蓋臺遊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亦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多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時。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備月游法。頗難。術遂廢。臣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以立黃道。交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臍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元宗嘉之。自為之銘。又詔一行與令瓊等。更鑄渾天銅儀。圖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

時人傳 卷十六

二〇七

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為地平合儀半在地下降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
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關鎖交
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澀不能自轉遂藏於集賢院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為
度旋樞變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游儀也南北科兩極
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表裏環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儀中旋樞軸至兩極首
兩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齊玉衡望筒長四尺五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於軸
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闕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曰輪也陽徑變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
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於子午左右用八柱八柱相固亦表裏環周
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半出地上半入地下雙間使樞軸及玉衡望筒旋環於中也陰緯單環外內廣厚
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而平上為天下為地橫周陽環謂之陰環也平上為兩界內
外為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縱廣八尺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之上東
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如鳥殼之裏黃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
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強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厚三分直徑四
尺五寸八分赤道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雙規運動度穿一穴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
二度冬至日在牽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交不復差謬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橫置之
黃道單環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黃道太陽降降積
歲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規制不知準的斟酌為準疎闊尤甚今設此環置於赤道環
內仍開合使運轉出入四十八度而極西東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列三百
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
七十六分月行有迂曲遲速與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設於黃道環內使就黃道為交合出入六
度以測每夜月離上蓋周天度數度穿一穴擬移交會皆用鋼鐵游儀四柱為龍其崇四尺七寸水槽及
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長六尺九寸高廣皆四寸池深一寸廣一寸半龍能與雲雨故以飾柱柱在四維龍
下有山雲俱在水槽上皆用銅其所測宿度與古異者皆角距星去極九十一度元八十九度氏九十九
四度房百八度心百八度尾百二十度箕百一十八度南斗百一十六度牽牛百六度須女百四度虛百四
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五度東壁八十六度奎七十六度胃昂七十四度畢七十八度昴龍
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東井七十七度輿鬼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度張九十七度翼九十七
度軫九十八度今所測角九十三度半九十九度半氏九十八度房百一十度半心百一十度尾百二
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斗百一十九度牽牛百四度須女百一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三度

卷十七

二〇九

東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營七十七度胃昂七十二度畢七十六度昴龍八十二度參九十三度東井
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十九度張九十三度半翼百三度軫百度又舊經角距星正當
赤道黃道在其南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則黃道復經角中與天象合虛北星宿入虛今測在須女
九度危北星宿入危今測在虛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
即奎壁各得本度畢赤道十六度黃道亦十六度昴龍赤道二度黃道三度二宿俱當黃道虛畢與
赤道度同皆屬總二度黃道損加一度蓋其誤也今測畢十七度半昴龍半度又柳誤距以第四星今復
用第四星張中央四星為朱鳥喙外二星為翼比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
復以膺為距則七星張各得本度唐書天
論曰二十八宿距星去極度舊經新測互有多少梅徵君文舉據為西法恆星依黃道東移之證故詳錄
之

韓頌

韓頌山人也肅宗時上言大衍曆或誤帝疑之以穎為太子宮門郎直司天臺乃損益舊術每節增二日
更名至德曆起乾元元年用之訖上元三年唐書

郭獻之

郭獻之司天臺官屬也實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食三之一官曆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暑蝕代宗以至
德曆不與天合詔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與大衍
小異者九事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曆頒用詔建中四年其法上元甲子距實應元年壬寅積二十六萬九
千九百七十八算通法千三百四十策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揲法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唐書

徐承嗣

徐承嗣司天官也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詔承嗣與夏官正楊景
風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詔起五年正月行新曆會改元元與自是頗用
訖元和元年其法上元甲子距建中五年甲子歲積四萬二千九百算外通法千九百五十五策實三十九
萬九千九百四十三揲法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六其氣朔發數日躡月離軌滿交會悉如五紀法其五星
則寫麟德舊術也唐書

徐昂

徐昂司天官也憲宗即位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節章之數至於察敘啓閉之候循
用舊法測驗不合至穆宗立以為累世積緒必過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上元七曜起赤道
虛九度日躡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漏發會則稍損增之其推日蝕有時氣刻三差則前術所無也起長

卷十七

二一一

慶二年頒用自敬宗至於僖宗皆遵用之。乾景福元年其法上元甲子至長慶二年壬寅積七百七萬一百三十八算外。統法八千四百章歲三百六萬八千五百五十五。章月二十四萬八千五百五十七。昂所造觀象曆有司無傳者。唐志

論曰日食加時距午前中前後則有時差。若加時正當午正則無差。氣差最大之數在二至。二至前後其差漸減。至二分而空刻差最大之數在二分。二分前後其差漸減。至二至而空。此三差之大略也。步算莫難于日食。自三差之法行。而日食漸見親密。然則宜明製造之功。不可泯矣。唐志稱昂造觀象術於宣明術。則但云日官而不著姓名。宋周琮謂徐昂宣明術。悟日食有氣刻差數。元授時術議。亦以宣明為徐昂造。豈唐志所云日官即昂歟。姑闕以俟博雅君子。

邊闕

邊闕太子少詹事也。昭宗時宜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詔闕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秉。改治新曆。然術一出於闕。闕巧於用算。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立先相減後相乘之法。令衰殺有倫。又作徑術。求黃道月度。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元。其法上元甲子。距景福元年壬子。歲積五千三百九十四萬七千三百八算。通法一萬三千五百歲實四百九十三萬八千一百一。朔實三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三。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起二年頒用。至唐終。唐志

論曰相減相乘與人限自乘。其加減皆如平方。後世造術如求黃道宿度。晷漏消息。及日食東西南北差數。皆以此法入之。即授時平立定三差。亦由是加精。然則闕之為術善矣。劉義叟乃詆為超徑等捷。冥于本原。是豈真知推步者哉。

曹士蔭

曹士蔭建中時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術。然世謂之小曆。行於民間。五代史 司天考

曆人傳卷第十八

後晉

馬重績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方。居太原。唐莊宗時拜大理司直。晉有天下。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二月。重績奏。臣等準漏經云。漏刻之制。起自軒轅。乃以上授天時。下著人事。是故日行有南北。漏晷自長。以黃道去極之度。而求漏刻自移之變。夫中星晝夜一百刻。分刻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假令符天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必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自唐室將季。黃巢犯京。既失舊經。漏刻無准。伏以見行漏刻。升於初四刻。元稱已時。已入未時。猶打午正。若不更改。終成錯謬。今欲每時初打四刻。至四刻後。正時長。正牌打八刻。元一時。後一時。卻從初起。即上同往古。下驗將來。奉勅宜依令本司集寮。屬計定奏。聞者。臣等據諸家術數。及太醫論漏刻等經。皆以晝時有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凡一時以打一刻。起於時初。八刻終於時正。近取到水秤較驗。方知見行漏刻差誤。假令以十時為例。從午時五刻。上行作午時一刻。後

至未時四刻始漏八刻方終于午時。此則午未兩時中各取舉合為一時也。自日出後至日入以來。時刻皆如此例相授。伏乞改正。從時初打一刻。至四刻後進正牌八刻終為一時。後時卻從初起。時辰自正。晷漏無差。從之。先是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元術。四年八月重續更造新術。上言臣聞為國者正一氣之元。宜萬邦之命。受茲術象。以立章程。長慶宣明。雖氣朔不離節。而星躔罕驗。景初崇元。經正麗甚。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氣朔崇元星緯二術相參。然後符合。自古諸術皆以天正十一月為歲首。循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彌多。差闕尤甚。臣改定元朔為新術。一部一十一卷。七章。上下經奏等草二卷。立成十二卷。取天寶十四年乙未歲為上元。以雨水正月朔為歲首。其所撰新術。謹詣閣門上進。遂命司天少監趙仁鈞張文結秋官正徐皓文參謀趙延義杜崇龜等。以新術與宣明崇元覆校得失。仁鈞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術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頒行之。勅賜號調元術。命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序。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乃復用崇元術。重續卒。年六十四。五代史司天

後周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侍郎。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遊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顯德三年。為東京留守。旋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先是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術。藏于家。而萬分術止行于民間。蜀水昌術正象術。南唐齊政術。皆止用于其國。乃詔朴校定大術。八月。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屬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六宗藉之為大典。百司執之為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術數。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幾有常。應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以下。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大術之數。汨陳而已。今陛下順考古道。實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聖典。以臣簿游六載。嘗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雖非能者。敢不奉詔。是以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術以候氣。審臍胸以定期。明九道以步月。較遲疾以權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合。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奇數。過之則謂之氣。不及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法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十二。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術之謂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

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十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緒。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也。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故也。然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則距林邑。北則距橫野。中得後儀之岳。蓋應南北。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於汴。樹圭植簡。測所豈善。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臍胸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術。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臍胸。隨術校定。日離臍胸。臨用加減。所得者月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積有倫。臍胸之法。可謂善矣。赤道者天之統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赤道極遠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黃道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在中交在二至之宿。其勢差斜。故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時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明九道。畫七十二道。而復使日月二軌。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遠日而遲。近日而疾。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術。分段失實。陰陽無準。今日行分向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術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逐日行分。以為變段。於是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術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閭虛之相射。其理有異焉。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度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乃以一筭步日。一筭步月。一筭步星。以卦候沒減為之下筭。即四篇為術經。一卷術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術一卷。臣檢討先代圖籍。今古術書。皆無食神首尾之文。蓋天竺番僧之妖說也。只自得天下。況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術有九曜。以為法術之常式。今竝削而去之。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親降聖謨。考儀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術謹以顯德欽天為名。天道元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兩端。以奉明詔。疏略乖謬。甘俟罪戾。世宗覽之。親為製序。付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且為始。其法演紀上元甲子。距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統法七千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秒。四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秒。二十八。六年。卒。年五十四。贈侍中。五代史司天

為精密。後世善治術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為一家。朴之術法。總日躡差為盈縮二術。分月離為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臍臍。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躡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候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極臺之中。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逆順。伏留使舒。而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又曰。朴所撰欽天術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數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為法。予嘗問于義。義答為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術大備。然則義之所得。必是完本。而可天致乃闕。日躡月離損益臍臍及五星損益先後諸數。此必歐公病其繁重。以意去之矣。不知發數一篇。雖或散亡。猶可依數補之。而闕此諸數。則日躡月離五星三篇俱無。由布算錢竹汀先生。護永叔不明推步。妄加刪削。遂使大備之典。終於不備。歐公有知。當亦無以自解也。

時人傳卷第十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宋一

王處訥 子厥元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也。漢祖領節制。辟為幕府。即位擢為司天。周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曆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術。以獻。頗為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五月。以欽天術推驗。稍疏。詔處訥別造新術。四年四月。新法成。為書六卷。太祖自製序。賜號應天術。其法上元木星甲子。距建隆三年壬戌。歲積四百八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元。法一萬二歲。盈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五元。月率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元。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時有上言應天術氣朔漸差。詔付本監集官詳定。六年。處訥又上新術二十卷。拜司天監。會吳昭素等各獻新術。處訥所上術遂不行。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照元。宋史方志

明人傳 宋一

三二

得三百六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如元法而一得三百六十五不盡二千四百四十五。即一歲之日及斗分。戴東原置歲實數。無應天術之數。依例推之。其歲實小餘萬萬分之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也。

照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算。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書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後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續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為製序。賜名。置臺祕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脩儀天術。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發感度數。稍誤。後果驗。照元頗服其精。一上書對宰相言。及曆算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不秩人事為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玉清昭應宮成。以祇事之勤。抵司天監。坐擇日差。謫降為少監。以目疾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宋史方志

吳昭素

吳昭素冬官正也。太平興國間。與徐登董昭吉等。各獻新術。詔遣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屬學生。參校測驗。考其疏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術差。昭素登二術。以建隆癸亥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頗為切準。復對驗二術。惟昭素氣朔稍均。可以行用。又昭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應等。再集明曆術。吳昭素劉內真。苗守信徐益王照元董昭吉魏序。及在監官。屬史端等。精加詳定。象宗等官昭素曆法考驗無差。可以施行。水久。遂賜號乾元術。御製序文。其法上元甲子。距太平興國六年辛巳。積三千五百四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元。率二千九百四十四歲。周二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四朔。實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宋史方志

苗守信

苗守信河中也。父訓。善天文。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算。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臺主簿。知算造。太平興國中。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直造新術。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轉殿中丞。權少監事。至道三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宋史方志

韓顯符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也。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四。顯符上其要法十卷。序略云。伏羲氏立渾天。北極高下。晷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即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後及虞舜。測璇璣日月星辰。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

明人傳 宋一

三三

云。撫深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術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之元。知渾天之奧者。近十餘朝。考而治之。雖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關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術算漸差。占候不同。位虛難定。陛下講求廢盛。爰造渾儀。漏刻星躔。雖然易辨。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算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儀渾之成。則司天職上細行術。益可致其詳密。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首長子監生承。善察曉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算造。又杜貽範。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期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辛年七十四。授他方。

史序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也。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校試。擢爲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後累遷太子洗馬。判司天監。其宗嗣位。命序等考驗前法。研覈舊文。取其樞要。編爲新曆。咸平四年三月曆成。來上。賜號饒天術。其法自上元土星甲子。至咸平四年辛丑。積七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七。宗法一萬一百歲。則三十六萬八千八百九十七。合準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九。又嘗纂天文曆書。爲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即真。三年辛年七十六。授他方。論曰。饒天歲周進一位。以宗法除之。爲一歲之日及分。蓋應天乾元歲實乃五分歲實之一。饒天則十分之一也。

張奎 彗行 宋行古

張奎司天役人也。乾興初。議改曆。命奎運算。其術以八千爲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爲斗分。四千二百四十四爲朔餘。距乾興元年壬戌歲。三千九百六十六。六百五十八爲積年。詔以奎補保章正。又推擇學者。地衍。與曆官宋行古。築天章閣。詔內侍金克隆。監造術。天聖元年八月。成。詔翰林學士晏殊。製序施行。其術演紀上元甲子。距天聖二年甲子。歲積九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四。權法一萬五百九十。歲周三百八十六。萬七千九百四十。朔實三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九。曆既成。以來甲子歲用之。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當食二分半。不食。詔候驗。至七年。命入內都知江德明。集曆官。用渾儀較測。時周琮言古之造曆。必使千百年間。星度交食。若應繩準。今曆成而不驗。則曆法爲未密。又有楊暉于淵者。與琮求較驗。而暉術於木爲得。淵於金爲得。琮於月土爲得。詔增入崇天術。宋史律曆志下論曰。崇天以赤道推變黃道。用唐邊岡相減相乘法。較應天乾元儀天三家爲少密矣。

周琮

周琮官殿中丞判司天監。崇天曆行之。至於嘉祐之末。英宗即位。詔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

周應祥。周安世。馬傑。臺。鄧。楊。得言。作新術。三年而成。琮言舊術節氣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遵。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術之所候。而易簡道選等。所學疎闊。不可用。新曆爲密。遂賜名明。天術。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琮亦爲義略冠其首。其法上元甲子。距治平甲辰。歲積七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算外。上驗往古。每年減一算。下推將來。每年加一算。元法三萬九千歲。周一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朔實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三。流略論。謂日法。造術之法。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術可成矣。日者積餘成之度者。積分成之。蓋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日。自四分術。洎古之六術。皆以九百四十爲日法。率由日行一度。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是爲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七。經二十九日有餘。與日相會。是爲朔。史官當會集日月之行。以求合朔。自漢太初。至於今。冬至。差十日。如劉歆。三統復強於古。故先儒謂之最疎。後漢劉洪。考驗四分。於天不合。乃減朔餘。苟合時用。自是已降。率重加減。以造日法。宋世何承天。更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於強弱之際。以求日法。承天日法。七百五十二。得一十五強。一弱。自後治術者。莫不因承天法。累強弱之數。皆不悟日月有自然會合之數。今稍悟其失。定新術。以三萬九千爲日法。六百二十四萬爲度母。九千五百爲斗分。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三。爲朔餘。可以上稽於古。下驗於今。反覆推求。若應繩準。又以二百三十萬一千爲月行之餘。以一百六十萬四千四百十七。爲日行之餘。乃會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之。并盈不足。是爲一朔之法。今乃以日月乘不足之數。以小月乘盈行之分。平而并之。是爲一朔之實。以法約實。得日月相會之數。皆以等數約之。悉得今有之數。又二法相乘。爲本母。各母互乘。以減周天。餘則歲差生焉。亦以等數約之。即得歲差度。周天實用之數。此之一法。理極幽妙。所謂反覆相求。潛通相通。數有其符。法有偶會。古術家皆所未達。論歲餘九千五百。曰。古者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爲斗分。夫舉正於中。上稽往古。下驗當時。反覆推求。合符應準。然後施行。於百代爲不易之術。自後治術者。測今冬至。日晷。用校古法。過盈。以萬爲母。謀諸氣分。率二千五百以下。二千四百二十八。已上。爲中平之率。新術斗分九千五百。以萬平之。得二千四百二十五。半盈。得中平之數也。而三萬九千。年冬至。小餘。成九千五百。日滿朔實。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年。齊于日分。而氣朔相會。又曰。歲周一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以元法乘三百六十五度內斗分九千五百。得之。即爲一歲之日分。故曰。歲周。又曰。朔實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三。本會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而得二萬六千九百九十三。是爲朔餘。是則四象全策之餘也。今以元法乘四象全策二十九。總而并之。是爲一朔之實也。古術以一百萬平朔餘之分。得五十三萬六千六百以下。五百七十七。已上。是爲中平之率。新術以一百萬平之。得五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九。得中平之數也。論中盈朔虛分。日月以會朔。爲正氣。

序以斗建爲中是故氣進而盈分存焉。置中節兩氣之策以一月之全策三十減之每至中氣即一萬七千四十秒十二是爲中盈分朔退而虛分列焉。從一月之全策三十以朔策及餘減之餘一萬八千三百七是爲朔虛分。中盈朔虛分而閏餘存焉。從消息自致以盈虛名焉。又曰紀法六十易乾象之爻九坤象之爻六震坎艮象之爻皆七。巽離兌象之爻皆八。綜八卦之數凡六十。又六句之數也。紀者終也。數終八卦故以紀名焉。又曰天正冬至大餘五十七小餘一萬七千先測立冬暑景次以測立春暑景取近者通計半之爲距至汎日乃以暑數相減餘者以法乘之滿其日暑差而一爲差刻乃以差刻加減距至汎日爲定日仍加半日之刻命從前距日辰算外即二至加時日辰及刻分所在如此推求則加時與日暑相協今須積歲四百一年則冬至大小餘與今通會又曰天正經朔大餘三十四小餘三萬一百一十此乃檢括日月交食加時早晚而定之損益在夜半後得戊戌之日以方程約而得之今須積歲七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一則經朔大小餘與今有之數倍閏餘而相會又曰日度歲差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七。書舉正南之星以正四方蓋先王以明時授人奉天育物然先儒所述互有同異虞書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昂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何承天云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正仲秋今以中星校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即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故祖冲之修大明始立歲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御一度虞翻則劉孝孫等因之各有增損以制新法若從虞書之驗昂中則五十餘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驗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後皇極經世術之率而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通其意未盡其微今則別調新率故立歲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於虛九可上覆往古下逮於今日帝堯以來循環考驗新術歲差皆得其中最爲親近又曰周天分二十二億七千九百二十萬四百四十七本齊日月之行會合朔而得之使上考仲康房宿之交下驗夏月食之衝三十年間若應準繩則新術周天有自然冥符之數最爲密近論日躔盈縮定差曰張貴元名損益率曰盈縮數劉孝孫以盈縮數爲臍臍積皇極有陟降率遲疾數麟德曰先後盈縮數大衍曰損益臍臍積崇天曰損益盈縮積所謂古術平朔之日而月或朝觀東方夕見西方則史官謂之臍臍今以日行之所盈縮月行之所遲疾皆損益之或遲退其日以爲定朔則舒張之度乃勢數使然非失致之致也新術以七千一爲盈縮之極其數與月離相錯而損益盈縮爲名則文約而義見論升降分日皇極經世有陟降率麟德以日景差陟降率日暑景消息爲之義通軌漏夫南至後日行漸升去極短而萬物皆盛北至之後日行漸降去極遠故暑長而萬物衰自大衍以下皆從麟德今術消息日行之升降積而爲盈縮焉論赤道曰漢百二年議造術乃定東西立暑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赤道宿度則其法也其赤道斗二十六度及分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度四度昂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轸

二二九

增人傳 卷一

二二九

息數黃道去極日行有南北故暑漏有長短然暑差徐疾不同者勾股使之然也景直暑中則差過與句股數則差急隨北極高下所過不同其黃道去極度數與日景漏刻昏曉中星反覆相求消息用率步日景而積黃道因黃道而生漏刻而正中星四術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約而易知簡而易從論六十卦卦十二月卦出於孟氏七十二候原於周書後宋景業因劉洪傳卦李淳風據舊術元圖皆未親陰陽之隨至開元中浮屠一行考揚子雲太元經錯綜其數索隱周公三統紂正時訓參其變通著在交象非深淺易象孰能造於此乎今之所修一行術義至於周策分率隨數遊變夫六十卦直常度全次之交者諸侯卦也竟六日三千四百八十六秒而大夫受之次九卿受之次三公受之次天子受之五六相錯復協常月之次凡九三應上九則天微然以詳六三應上六則地微然而定九三應上六即溫六三應上九即寒上交陽者風陰者雨各視所直之爻察不刊之象而知五等與君時之得失過與不及焉論七十二候曰李業與以來迄於麟德凡七家術皆以鷄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其餘以次承之與周書相抄二十餘日舛訛益甚而一行改從古義今亦以周書為正論岳臺日晷曰岳臺者今京師岳臺坊地曰從儀近古候景之所尚書洛誥稱東土是也禮玉人職土圭長尺有五寸以致日此即日有常數也司徒職以圭正日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即是地土中致日景與土圭等然表長八尺見於周詳夫天有常運地有常中術有正象表有定數言日至者明其日至此也景尺有五寸與圭等者是其景晷之真效然夏至之日尺有五寸之景不因八尺之表將何以得故經見夏至日景者明表有定數也新術周歲中晷長短皆以八尺之表測候所得名中晷常數論交會曰日月成象於天以辨尊卑之序日君道也月臣道也論食之變皆與人事相應若人君修德以讓之則或當食而不食故太陰有變行以避日則不食五星潛匿在日下為太陰禦侮而扶救則不食涉交數淺或在陽術日光著盛陰氣衰微則不食德之休明而有小嘗焉天為之隱是以光微蔽之雖交而不見食此四者皆德感之所緣致也按大衍術議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當食時自交趾至朔方同日景度測候之際晶明無雲而不食以術推之其日入交七百八十四分當食八分半十三年天正南至東封禮畢還次梁宋史官言十二月庚戌朔當食帝曰千方修元后之職請見于天是朕之不敏無以對揚上帝之休也於是徹膳素服以俟之而卒不食在位之臣莫不稱慶以謂德之動天不俟終日以術推之是月入交二度窮當食十五分之十三而陽光自若無纖毫之變雖算術非外不宜若是凡治術之道定分最微故損益毫釐未得其正則上考春秋以來日月交食之數必有所差假令治術者因開元二食變交限以從之則所協甚少而差失過多由此明之詩云此日而微乃非天之常數也舊術直求月行入交今則先課交初所在然後與月行更相表裏務通精數論四正食差曰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少交淺則則差交深則相薄所觀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苟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縱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食則多夏食乃

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斜正理不可均在陽術校驗古今交食所虧不過其半合置四正食差則斜正於卯酉之間損益於子午之位務從親密以考精微論五星立率曰五星之行亦因日而立率以示尊卑之義日周四時無所不照君道也星分行列宿臣道也賦賦進退于此取儀刑焉是以當陽而進當陰而退皆得其常故加減之古之推步悉皆順行至秦方有金火逆數大衍曰木星之行與諸星稍異商周之際率一百二十年而超一次至戰國之時其行凌急過中平之後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自此之後以為常率其行也初與日合一十八日行四度乃晨見東方而順行一百八日計行二十二度強而留二十七日日乃退行四十六日半退行五度強與日相望旋日而退又四十六日半退五度強復留二十七日日而順行一百八日行十八度強乃夕伏西方又十八日行四度復與日合火星之行初與日合七十日行五十二度乃晨見東方而順行二百八十日計行二百一十六度半強而留十一日乃退行二十九日退九度與日相望旋日而退又二十九日退九度復留十一日而順行二百八十一日行一百六十四度半強而夕伏西方又七十日行五十二度復與日合土星之行初與日合二十一日行二度半乃晨見東方順行八十四日計行九度半強而留三十五日乃退行四十九日退三度半與日相望乃旋日而退又四十九日退三度少復留三十五日又順行八十四日行七度強而夕伏西方又二十一日行二度半復與日合金星之行初與日合三十八日行四十九度太而夕見西方乃順行二百三十一日計行二百五十七度半而留十日乃退行九日退四度半而夕伏西方又六日半退四度太與日再合又六日半退四度太而晨見東方又退九日逆行四度半而復留七日而復順行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一度半乃晨伏東方又三十八日行四十九度太復與日會水星之行初與日合十五日行三十三度乃夕見西方而順行三十日計行六十六度而留三日乃夕伏西方而退十日退八度與日再合又退十日退八度乃晨見東方而復留二日又順行三十三日行三十三度而晨伏東方又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與日復會一行云五星伏見留逆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驗之於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蓋皇天降譴以警悟人主又或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悉謂之術外以數象相參兩喪其實大凡校驗之道必稽古今注記使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則失行可知矣論星行盈縮曰五星差行惟火尤甚乃有南健狼坐北入匏瓜變化超越猶異於常是以日行之分自有盈縮此乃天度廣狹不等氣序升降有差凡五星入氣加減與于張子信以後方士各自增損以求親密而開元術別為四象六交均以進退今則別立盈縮與舊異論五星見伏曰五星見伏皆以日度為規日度之運既進退不常星行之差亦隨而增損是以五星見伏先考日度之行今則審日行盈縮究星運進退五星見伏率皆密近琮又論術曰古今之術必有術過於前人而可以為萬世之法者乃為勝也若一行為大衍術議及略例校正歷世以求術法強弱為術家體要得中平之數劉焯悟月行

有盈縮之差。李淳風悟定期之法。並氣朔閏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月行有交道表裏。五星有入氣加減。宋何承天始悟測景以定氣序。晉姜岌始悟以月食所衝之宿。為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作乾象術。始悟月行有遲疾數。宋祖冲之始悟歲差。唐徐昂作宣明術。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術悟日月會合為朔所立。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及王法推求暑景之氣節。加時所在。後之造術者。莫不遵用焉。其疎謬之甚者。即苗守信之乾元術。馬重積之調元術。郭紹之五紀術也。大概無出於此矣。然造術者。皆須會日月之行。以為晦朔之數。驗春秋日食。以明強弱。其於氣序。則取驗於傳之兩至。其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星加減。二曜食差。日宿月離。中星暑景。立數立法。悉本之於前語。然後較驗。上自夏仲康五年九月辰弗集于房。以至于今。其星辰氣朔。日月交食等。使三千年間。若應繩繩。而有前。有後。有疎者。即為中平之數。乃可施於後世。其較驗。則依一行孫思恭。取以多。而不以少。得為親密。較日月交食。若一分二刻以下。為親。二分四刻以下。為近。三分五刻以上。為遠。以術注有食。而天驗無食。或天驗有食。而術注無食者。為失。其較星度。則以周天二度以下。為親。三度以下。為近。四度以上。為遠。其較暑景尺寸。以二分以下。為親。三分以下。為近。四分以上。為遠。若較古而得數多。又近於今。兼立法立數。語其理。而通於本者。為最也。綜自謂善術。注曰。世之知術者。近世獨孫思恭為妙。而思恭又嘗推劉義安為知術焉。宋史律曆志

論曰。李淳風麟德術。推步七政。以總法為母。自後術家皆效之。孫術日度交度轉度。各有其母。而不以日法為母。其求交初度。及食甚小餘。四正食差之等。亦與諸術互異。蓋小變其例矣。義略元元本本。可以致算。造家以強弱方程。推積年日法之故。論術一篇。列序古今。評論得失。咸得其中。郭若思言一千八百八二年。術經七十。改粗法者十有三家。蓋本于此也。

時人傳卷第二十

宋二

沈括

經筵講官南宮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也。以父任為沭陽主簿。擢進士第。為館閣校勘。遷大中允。提舉司天監。熙寧七年七月。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其渾儀議略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于日冬至之日。日之端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統。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而謂之極。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黃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聚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據乎器中。在天無所據也。天無所據。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渾儀之為器。其屬有二。相因為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象。以法天之運行。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隱見者。體為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為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為之用。體之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也。擢第為苑邱令。棄官去。吳金為補國子直講。加祿閣校理。事神宗。為說書。又為侍講。直集賢院。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出知江寧府。鄆州。移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辛年六十二。思恭精于大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幾年至。照事長曆。近世術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宋史

黃居卿

黃居卿保章正也。元祐二年九月。以奉元曆疏。詔居卿等六人考定。初。衛朴曆冬至後天一日。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驗景長之日。迺壬午。遂改造新曆。六年十一月八日。賜名觀天工侍王欽臣為序。紹聖元年。頒行。其法上元甲子。距元祐七年壬申。歲積五百九十四萬四千八百八算。統法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周四百三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朔實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宋史律曆志五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徙居丹陽。第進士。官至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嘗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所推後宋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術家算數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驗數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先後各從其術可也。元祐間。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新儀象上之。作新儀象法要三卷。其渾儀之制。略曰。渾儀其制為輪三重。一曰六合儀。縱橫於地。渾中。即天經也。與地相結。其體不動。二曰三辰儀。設六合儀內。三曰四游儀。置三辰儀內。曰天經者。對地渾也。又名陽經環者。以地渾為陰緯環。對名也。又置四龍柱于渾下之四維。又置雙雲于六合儀下。又四龍柱下。設十字水跌。繫渾水道。以平高下。別設天常單環于六合儀內。又設黃道雙環。亦道單環。皆在三辰儀內。東西兩相交。隨天運轉。又為四象環。附三辰儀。相結于天運環黃道兩交。又為直距二縱。置于四游儀內。北屬六合儀地渾之上。以正北極出地之度。南屬六合儀地渾之下。以正南極入地之度。直距內夾置望筒一筒。之半。設關輪。附直距上。使運轉低昂。窺測四方之星度。其渾象之制。略曰。渾象一座。上列二十八宿周天度。及中外官星。納于六合儀天經地渾內。周以一木櫃載之。中置樞輪。軸南北出渾象外。地渾在木櫃面。而橫置之。以象地天經與地渾相結。縱置之。半在地上。半隱地下。以象天。其樞輪北貫天經上杠中。末與杠平。出櫃外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北極出地。南亦貫天經。出下杠外。入櫃內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南極入地。就赤道為牙。距四百七十八牙。以衡天輪。隨轉輪之地。較以運動。其水運儀象臺之制。略曰。水運儀象臺。其制為臺四方。而再重。上狹下廣。高下相地之宜。四面以巨枋木為柱。柱間各設廣枕。周以板。下布地。板上布板。內設胡梯。梯上開南北向各一門。隔下開二門。各南向。雙扉。渾儀臺上。隔上。以脫板。板屋覆之。渾象連木櫃。貫中。隔臺內。仰設晝夜機輪八重。貫以機輪。軸。一曰天輪。在天東上。與渾象赤道牙相接。二曰晝時鐘鼓輪。三曰時刻鐘鼓輪。四曰時初正司辰輪。五曰報刻司辰輪。六曰夜漏金鉉輪。七曰夜漏更籌司辰輪。八曰夜漏箭輪。外以五層半座木閣蔽之。層皆

韓公廉

韓公廉吏部守當官也。通九章算術。常以鈎股法。推考天度。會蘇頌請制渾儀。公廉因撰九章鈎股測驗渾天書一卷。並造木樣機輪一坐。頌為奏乞置局製造。又奏差太史局夏官正周日。職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張仲等。與公廉同充制度官。局生黃惟幾。苗景張。節級劉仲景。學生侯永和。于湯臣。測驗景景刻漏等。造成。詔置集英殿。宋史

姚舜輔

姚舜輔徽宗時。有司以觀天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為丙子朔曆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進。遂造占天術。改十一月朔為丁丑。而再頒曆焉。其法上元甲子。距崇寧二年癸未。積二千五百五十萬一千七百五十九日。法二萬二千八百八十。既而曆官言占天。成于私家。不經攷驗。不可施用。乃命舜輔等。復造新曆。取帝受命年。登極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視崇天。減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五年曆成。賜名紀元。御製序。自大觀元年頒用。其法上元。上章執徐之歲。距崇寧五年丙戌。歲積二千八百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日。法七千二百九十九。其實二百六十六萬二千六百二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八。宋史律曆志五

時人傳 卷二十

有門。以見木人出入。第一層。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第二層。報時初正。第三層。報刻。第四層。擊夜漏金鉉。第五層。報夜漏更籌。又於八輪之北側。設樞輪。其輪以七十二輻。為三十六洪。束以三輻。夾持。受水三十。六。設中橫貫樞輪。一南北出軸。南為地。運轉地輪。天柱。中動機輪。動渾象上動渾儀。又樞輪左設天池。平水。受天池水。注入受水。以激樞輪。受水。水。入。退。水。由。臺。下。北。數。引。水。入。昇。水。下。垂。以。昇。水。下。輪。運。水。入。昇。水。上。臺。上。登。內。昇。水。上。輪。及。河。車。同。轉。上。下。輪。運。水。入。天。河。天。河。復。流。入。天。池。周。而。復。始。其。渾。儀。圭。表。之。制。略。曰。渾。儀。圭。表。其。制。於。渾。儀。下。安。圭。座。面。與。水。跌。中。心。相。結。各。為。水。溝。以。定。平。準。圭。長。一。丈。三。尺。面。分。尺。寸。兩。旁。列。二。十。四。氣。自。圭。面。上。與。陰。緯。環。面。與。直。距。望。筒。之。半。為。表。之。高。表。高。八。尺。故。自。陰。緯。環。面。及。望。筒。之。半。至。蓋。雲。之。下。亦。高。八。尺。於。午。正。以。望。筒。指。日。令。景。透。筒。數。以。竅。心。之。景。指。圭。面。之。尺。寸。為。準。望。筒。圭。面。二。法。相。參。氣。象。與。上。象。相。合。頌。制。造。之。精。遠。出。前。古。其。事。略。授。冬。官。正。袁。惟。幾。雖。其。子。孫。亦。不。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二。贈。司。空。宋史本傳

韓公廉

韓公廉吏部守當官也。通九章算術。常以鈎股法。推考天度。會蘇頌請制渾儀。公廉因撰九章鈎股測驗渾天書一卷。並造木樣機輪一坐。頌為奏乞置局製造。又奏差太史局夏官正周日。職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張仲等。與公廉同充制度官。局生黃惟幾。苗景張。節級劉仲景。學生侯永和。于湯臣。測驗景景刻漏等。造成。詔置集英殿。宋史

姚舜輔

姚舜輔徽宗時。有司以觀天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為丙子朔曆之後。始悟其朔當進而失進。遂造占天術。改十一月朔為丁丑。而再頒曆焉。其法上元甲子。距崇寧二年癸未。積二千五百五十萬一千七百五十九日。法二萬二千八百八十。既而曆官言占天。成于私家。不經攷驗。不可施用。乃命舜輔等。復造新曆。取帝受命年。登極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視崇天。減六十七刻半。始與天道相合。五年曆成。賜名紀元。御製序。自大觀元年頒用。其法上元。上章執徐之歲。距崇寧五年丙戌。歲積二千八百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日。法七千二百九十九。其實二百六十六萬二千六百二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八。宋史律曆志五

事仍盡取其書參校太史有無以補遺闕擇解算子弟相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曆法不絕
二月丙子詔秘書少監朱震即秘書省監視得一改造新曆八月曆成震請賜名統元從之詔翰林學士
孫近為序以六年頒行避漢一次賜得一通微處士官其一子道士裴伯壽等受賞有差得一等上推甲
子之歲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度起於虛中以爲元著曆經七卷曆法二卷立成四卷考古春秋
日食一卷七曜細行二卷氣朔入行章一卷詔付太史氏副藏祕府其法上元甲子距紹興五年乙卯歲
積九千四百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九十一元法六千九百三十歲周二百五十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八期
實二十萬四千六百四十七紹興元年史官軍節神宗正史求奉元曆不靈詔陳得一裴伯壽赴闕補脩
之宋史律

劉孝榮 劉大聖

劉孝榮光州士人也統元術始行雖久有司不善用之賂用紀元法推步而以統元爲名乾道二年日官
以紀元術推三年丁亥歲十一月甲子朔將頒行裴伯壽詣禮部陳統元曆法當進作乙丑朔於是依統
元曆法正之孝榮首統元術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嘗自著曆期以半年可成願改造新曆禮部
謂統元曆法用之十有五年紀元術法經六十年日月交食有先天分數之差五星細行亦有二三度分
之殊算造曆官拘於依經用法致朔日有進退氣節日分有誤于時宜改造伯壽言造曆必先立表測景
驗氣庶幾精密有太史局吳澤私於孝榮且言銅表難成木表易成以沮之詔禮部尚書周執羔提領
改造新曆執羔亦謂測景驗氣經涉歲月孝榮乃采萬分曆作三萬分以爲日法號七曜細行曆上之三
年執羔以曆來上孝宗曰日月有盈縮須隨時修改執羔對曰尋協時日正月正爲積久不能無差故協
正之孝宗問曰今曆與古曆何如對曰堯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冬至日在斗一度孝榮七曜細行曆自謂
精密且預定是年四月戊辰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伯壽並非之既而精明不食孝榮又定八月庚
戌望月食六分半候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歲二月丁未望月食九分已上出地其光復滿伯壽言當食
既復滿在戊正三刻侍御史單時言比年太史局以統元曆稍差而用紀元曆紀元遲差遲者劉孝榮議
改曆四月朔日食不驗日官兩用統元紀元以定晦朔二曆之差歲益已甚非所以明天道正人事也如
四月朔之日不食雖爲差誤然一分之說猶爲近焉八月望之月食五分新曆以爲食六分亦爲近焉聞
欲以明年二月望月食爲始是夜或有陰風雨顧令日官與孝榮所定七政覆度其說異同者俟其可
驗之時以渾象測之察其稍近而履中者從其說以定曆庶幾不致甚差詔從之十一月詔國子司業權
禮部侍郎程大昌監察御史張敦實監太史局驗之時孝宗壽知曆法疏密詔太史局以高宗所降小渾
儀測驗造曆四年二月十四日丁未望月食生光復滿如伯壽言時等又言去年承詔十二月癸卯乙巳

時人傳卷第二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博士阮元撰

宋三

陳得一

陳得一常州布衣也兩渡以後是爲離散紀元術亡紹興二年高宗重購得之六月甲午詔補臣曰術官
推步不精今術差一日近得紀元術自明年當改正協時月正日蓋非細事五年日官言正月朔日食太史所
九分半虧在辰正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其言卒驗侍御史張致遠言今歲正月朔日食太史所
定不驗得一嘗爲臣言皆有依據蓋思算造者不能通消息盈虛之與進退遲疾之分致立朔有訛凡定
朔小餘七千五百以上者進一日紹興四年十二月小餘七千六百八十太史不進故十一月小盡今年
五月小餘七千一百八十三少三百二十乃爲進朔四月大盡建炎三年定十一月三十日甲戌爲臘陰陽
書曰臘者接也以故接新在十二月近大寒前接戌日定之若近大寒戌日在正月十一日若即用遠大
寒戌日定之庶不出十二月如宣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後四日庚戌歲近歲在六年正月
一日此時以十九日戌戌爲臘得一於歲旦日食當預言之不差蓋劉願昭得一改造新曆委官專重其

時人傳 宋三

二四九

時人傳 宋三

二五一

兩夜。監測太陰太白新曆為近。今年二月十四日望月食。臣與大昌等。以渾儀定其光滿。則舊曆差近。新曆差遠。若遽以舊曆為是。則去年所測四事。皆新曆為近。今者所定月食。乃復稍差。以是知天道之難測。舊者莫肯究心。一付之星翁曆家。其說又不精密。願令繼宗孝榮等更定三月一月內七政。離度之異同者。仍令臣等往視測驗。而適曆焉。三月詔時與大昌同驗之。太史局止用紀元曆與新曆測驗。未嘗參以統元曆。臣等先求判太史局李繼宗。天文官劉孝榮等。統元紀元新曆異同。於三月初九日夜十一日早。十四日夜二十日早。請太史局召三曆官上臺。用銅儀觀管。對測太陰木火土星昏晨度。經度數。參稽所供監視測驗。初九日昏度舊曆太陰在黃道張宿十二度八十七分。在赤道張宿十度。新曆在黃道張宿十四度四十分。在赤道張宿十五度。太史局等驗得在赤道張宿十五度半。今考之新曆稍密。舊曆皆疏。十一日早晨度。木星在黃道室宿十五度七分。在赤道室宿十三度少。土星在黃道虛宿七度三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強。新曆木星在黃道室宿十五度四十四分。在赤道室宿十四度少。土星在黃道虛宿六度二十一分。在赤道虛宿六度少。弱。臣等驗得五更三點。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弱。五更五點。木星在赤道室宿十四度。今考之新曆稍密。舊曆皆疏。十二日。都省今定驗統元紀元及新曆疏密。統元曆昏度太陰在黃道氏宿初度九十四分。在赤道氏宿三度少。紀元曆在黃道氏宿初度八十三分。在赤道氏宿二度太。新曆在黃道元宿八度七十一分。在赤道元宿九度少。弱。三曆官以渾儀由南數之。其太陰北去角宿距星二十一度少。弱。新曆曆官稱昏度元宿未見。抵以觀管測定角宿距星。復以曆書考東方七宿角占十二度。元占九度少。既元宿未見。當除角宿十二度。即太陰此時在赤道元宿九度少。弱。今考之新曆全密。紀元統元曆皆疏。二十日早晨度。統元曆太陰在黃道斗宿十一度九十一分。在赤道斗宿十二度少。火星在黃道危宿七度九十一分。在赤道危宿七度少。土星在黃道虛宿八度八十二分。在赤道虛宿八度太。強。紀元曆太陰在黃道斗宿十一度四十分。在赤道斗宿十一度半。火星在黃道危宿六度。在赤道危宿六度太。土星在黃道虛宿七度三十九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半。弱。新曆太陰在黃道斗宿十度六十一分。在赤道斗宿十度少。火星在黃道危宿七度二十分。在赤道危宿六度。土星在黃道虛宿六度五十三分。在赤道虛宿六度半。三曆官驗得太陰在赤道斗宿十度。火星在赤道危宿六度。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半。今考之太陰紀元曆疏。火星新曆紀元曆全密。統元曆疏。土星新曆全密。紀元統元曆疏。又詔時與尚書禮部員外郎李謙同測驗。時等首先究紀元統元新曆異同。召三曆官上臺。用銅儀觀管。對測太陰土火星晨度。經度數。參稽所供。監視測驗。二十四日早晨度。統元曆太陰在黃道危宿十度九十分。在赤道危宿九度。木星在黃道室宿十八度一十五分。在赤道室宿初度少。火星在黃道危宿十度七十分。在赤道危宿十度。土星在黃道虛宿八度九十五分。在赤道虛宿九度。紀元曆太陰在赤道危宿十度五十三分。在赤道危宿八度半。木星在黃道室宿十七度六十八分。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少。

火星在黃道危宿九度八十四分。在赤道危宿九度。土星在黃道虛宿七度四十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半。新曆太陰在黃道危宿十三度五分。在赤道危宿十二度。木星在黃道室宿十八度一十分。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半。強。火星在黃道危宿十度八分。在赤道危宿九度。土星在黃道虛宿六度六十分。始留在赤道虛宿六度半。強。始留。三曆官驗得太陰在赤道危宿十度。木星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太陰在赤道危宿九度半。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半。弱。今考之太陰統元曆稍密。紀元曆新曆皆疏。木星新曆稍密。紀元統元曆皆疏。火星紀元新曆皆稍密。統元曆疏。土星新曆稍密。紀元統元曆皆疏。二十七日早晨度。統元曆木星在黃道室宿初度四十六分。在赤道室宿初度太強。火星在黃道危宿十二度九十二分。在赤道危宿十二度強。土星留在黃道虛宿八度九十八分。在赤道虛宿九度。紀元曆木星在黃道室宿初度二十五分。在赤道室宿初度分空。火星在黃道危宿十二度九十七分。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土星留在黃道虛宿七度四十八分。在赤道虛宿七度半。新曆木星在黃道室宿初度四十四分。在赤道室宿初度少。強。火星在黃道危宿十二度二十二分。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半。土星留在黃道虛宿六度六十分。在赤道虛宿六度半。強。三曆官驗得木星在赤道室宿初度少。火星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土星在赤道虛宿六度半。今觀木星新曆稍密。紀元統元曆皆疏。火星紀元曆全密。統元新曆皆疏。土星新曆稍密。紀元統元曆皆疏。由是朝廷始知三曆異同。迺詔太史局。以新舊曆參照行之。禮部言新舊曆官互異。參照實難。新曆比之舊曆稍密。詔用新曆名。以乾道曆已丑歲頒行。其法上元甲子。距乾道三年丁亥。歲積九千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元法三萬。非實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三百八十八。朔實八十八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孝榮有考春秋日食一卷。漢魏周隋日月交食一卷。唐日月交食一卷。宋朝日月交食一卷。氣朔入行一卷。彗孛日法格數一卷。乾道四年禮部員外郎李謙言。統元曆行之既久。與天不合。固宜大衍曆最號精密。用之亦不過三十餘年。後之欲行遠也難矣。抑曆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仁宗用崇天曆。天聖至皇祐四年十一月日食。二曆不效。詔以唐八曆及宋四曆參定。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作。而劉義叟謂崇天曆頒行逾三年。所差無幾。詎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磨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適從義叟言。復用崇天曆。義叟曆學為宋第一。歐陽修司馬光皆遵用之。崇天曆既復。用又十三年。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曆。曆官周琮等遷官。後三年。驗照事三年七月月食不效。詔復用崇天曆。等琮等所遷官。照事八年。始更用奉元曆。沈括實主其議。明年正月月食不效。詔問修曆推恩者姓名。括具奏。辨得不廢。識者謂括強辨。不許其深於曆也。然後知義叟之言。然顧中節曆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寡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補治新曆。綠簾書承詔監視測驗。值新曆太陰焚惑之差。恐書成所差或多。見議館者。迺詔諸道訪通曆者。久之。福州布衣阮與祖上言。新曆差謬。判大聲不以白部。即補與祖為局生。初新曆之成也。大聲孝榮共為之。至

是大率乃以太陰九道變亦道別演一法。與孝榮立異於後。秘書少監崇政殿說書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言承應於御史臺監集局官參算。明年太陰宿度。應注御覽謂。今大率等推算明年正月。至月終九道太陰變道。限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具奏成。至正月內。臣等召府官上。查用渾儀監驗疏密。從之。五年國子司業兼禮部侍郎郎大昌。侍御史。秘書丞唐平。秘書郎李本。都省下。靈臺郎充。曆算官。劉孝榮乾道曆。定曆正月九道太陰行度。今來二法。皆未能密於天道。乾道太陰。一法與諸曆比較。皆未盡善。今據其精微。撰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內。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願委官與孝榮大率驗之。如或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經法。請得與定驗官。更集孝榮大率等。同赴臺推步。明年九道太陰正對赤道宿度。點定月分定驗。從其善者用之。大昌等從大率。孝榮所供正月內。太陰九道宿度。已赴太史局測驗。上中旬畢。及取大率孝榮。蔡臣等三家所供。正月下旬。太陰宿度。參照覽視。測驗疏密。蔡臣繼明允恭。請具今年太陰九道宿度。欲依逐人所請。限一月。各具今年太陰九道變黃道正對赤道。其宿其度。依經具。送御史臺測驗。官不時視驗。然後見其疏密。裴伯壽上書言。孝榮自陳。預定丁亥歲四月朔日。食。當食既出地。紀元曆亦食既出地。生光。在戊初二刻。復滿在戊正三刻。是夕。月出地時。有微。至昏時。見月已食既。至戊初三刻。果生光。即食既出地。可知復滿在戊正三刻。二更二點。臣所言卒驗。孝榮言。見行曆。交食先天六刻。今所定月食復滿。乃後天四刻。新曆。誤為甚。其步氣。朔不知驗氣。步月。離之極數。少。則之極。四百九十三分。疾之極。數。少。遲之極。數。二十分。不合曆法。夫立表驗氣。朔測七政。然後作曆。豈容。擬拾緒餘。超接舊曆。以為新術。可乎。新曆。出于五代民間。萬分。其數。朔餘。太強。明曆之士。往往即之。今。孝榮。乃三因。萬分小曆。作三萬分。為日法。以隱萬分之名。三萬分。曆。即萬分。曆也。緣朔餘。太強。孝榮。遂減。其分。乃增立秒。不入曆格。前古。至于宋。諸曆。朔餘。並皆無秒。且。孝榮。不知。王處訥。於萬分。增二。為應天曆。日法。朔餘。五千三百七。自然無秒。而去。王。朴。用秒之曆。臣。與。造。統。元。曆。之後。潛心。探討。復。三十餘年。考之。諸曆。得失。雖然。誠。假。臣。演。撰。之。職。當。與。太。史。官。立。表。驗。氣。窺。測。七。政。運。算。立。法。當。遠。過。前。曆。詔。送。監。視。測。驗。官。詳。之。達。于。尚。書。省。時。該。天。者。各。以。技。術。相。高。互。相。疑。駁。陳。諫。大夫。軍。時。秘書。少。監。汪。大。猷。國。子。司。業。權。禮。部。侍郎。郎。大。昌。秘書。丞。唐。平。秘書。郎。李。本。官。乾。道。新。曆。判。大。率。劉。孝。榮。同。主。一。法。自。初。測。驗。以。至。權。行。施。用。二。人。無。異。議。後。緣。新。曆。不。密。詔。防。求。通。曆。者。孝。榮。乃。詔。阮。與。祖。繼。大。率。補。局。生。自。是。紛。紛。不已。大。率。官。以。判。局。提。點。曆。書。為。名。乃。言。不。實。責。以。立。法。起。算。不知。起。曆。授。時。何。所。憑。據。且。正。月。內。五。夜。較。孝。榮。所。定。五。日。並。差。大。率。所。定。五。日。內。三。日。的。中。兩。日。稍。疏。繼。伯。壽。進。狀。獻。術。時。等。將。求。其。曆。書。上。臺。測。驗。務。

求至當。而大率等正居其官。乃飾辭避事。測驗非精。且大率孝榮同立新法。今雖反覆。苟非各具所見。他日曆成。大率安有動搖。即前功盡廢。請令孝榮大率。蔡臣。伯壽。各具乾道五年五月。已後。至年終。太陰五星。排日。正對赤道。宿度。上之。御史臺。令。測驗。官。參。考。詔。從。之。六年。日。官。言。比。紹。興。用。乾。道。曆。推。算。今。歲。朔。曆。於。天。下。明年。用。何。曆。推。算。詔。亦。權。用。乾。道。曆。一。年。秋。成。都。府。學。士。賈。復。自。言。詔。求。推。明。蔡。榮。太。陰。二。事。轉。運。使。資。道。至。臨。安。顯。造。新。曆。舉。還。蜀。仍。進。曆。法。九。議。孝。宗。嘉。其。志。館。于。京。學。賜。給。給。太。史。局。李。繼。宗。等。言。十二。月。望。月。食。大。分。七。小。分。九。三。賈。復。到。大。中。等。各。虧。初。食。甚。分。夜。不。同。詔。禮。部。侍郎。郎。開。監。李。繼。宗。等。測驗。是。夜。食。八。分。秘。書。省。言。靈。臺。郎。宋。允。恭。國。子。生。林。水。叔。草。澤。祝。斌。黃。夢。得。吳。時。舉。陳。彥。健。等。各。推。算。日。食。時刻。分。數。異。同。乃。詔。諫。議。大夫。姚。憲。監。繼。宗。等。測驗。五。月。朔。日。食。憲。奏。時刻。分。數。皆。差。舛。繼。宗。澤。大。率。削。降。有。差。太。史。局。春。官。正。判。太。史。局。吳。澤。等。言。乾。道。十。年。朔。曆。日。中。十二。月。已。定。作。小。盡。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注。癸。未。朔。舉。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崇。天。統。天。二。曆。算。得。甲。申。朔。紀。元。乾。道。二。曆。算。得。癸。未。朔。今。乾。道。曆。正。朔。小。餘。約。得。不。及。進。限。四。十二。分。是。為。疑。朔。更。考。日。月。之。行。以。定。月。朔。大。小。以。此。推。之。則。當。是。甲。申。朔。今。曆。官。弗。加。精。究。直。以。癸。未。注。正。朔。竊。恐。差。誤。請。再。推。步。於是。俾。繼。宗。監。視。皆。以。是。年。正。月。朔。當。用。甲。申。策。今。歲。五。月。朔。太。陰。交。食。本。局。官。生。體。視。到。天。道。日。食。四。分。半。虧。初。西。北。午。時。五。刻。半。食。甚。正。北。未。初。二。刻。復。滿。東。北。申。初。一。刻。後。令。水。叔。等。五。人。各。言。五。月。朔。日。食。分。數。並。虧。初。食。甚。復。滿。時刻。皆。不。同。並。見。行。乾。道。曆。比。之。五。月。朔。天。道。日。食。多。算。二。分。少。強。虧。初。少。算。四。刻。半。食。甚。少。算。三。刻。復。滿。少。算。二。刻。已。上。又。考。乾。道。曆。比。之。崇。天。紀。元。統。元。三。曆。日。食。虧。初。時刻。為。近。較。之。乾。道。日。食。虧。初。時刻。為。不。及。繼。宗。等。參。考。來。年。十二。月。保。大。盡。及。十。一。年。正。月。朔。當。用。甲。申。而。太。史。局。承。同。判。太。司。局。判。大。聲。言。乾。道。曆。加。時。保。不。及。進。限。四。十二。分。定。今。年。五。月。朔。日。食。虧。初。在。午。時。一。刻。今。測驗。五。月。朔。日。食。虧。初。在。午。時。五。刻。半。乾。道。曆。加。時。弱。四。百。五。十。分。苟。以。天。道。時刻。預定。乾。道。十。二。年。正。月。朔。已。過。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大。率。今。再。指。定。乾。道。十。一。年。正。月。合。作。甲。申。朔。十。年。十二。月。合。作。大。盡。請。依。太。史。局。詳。定。行。之。五。月。朔。曆。官。詳。定。淳。熙。元。年。禮。部。言。今。歲。頒。賜。曆。書。權。用。乾。道。新。曆。推。算。明年。復。欲。權。用。乾。道。曆。詔。從。之。十一月。詔。太。史。局。春。官。正。吳。澤。推。算。太陽。交。食。不。同。合。禮。書。省。救。責。之。並。罰。造。曆。者。三年。孝。榮。等。造。新。曆。成。判。太。史。局。李。繼。宗。等。言。奉。詔。令。集。在。局。通。算。曆。人。重。造。新。曆。今。撰。成。新。曆。七。卷。推。算。備。草。二。卷。校。之。紀。元。統。元。乾。道。諸。曆。新。曆。為。密。願。賜。曆。名。於是。詔。名。淳。熙。曆。四。年。頒。行。令。禮。部。秘書。省。參。詳。以。聞。其。法。上。元。甲。子。距。淳。熙。三。年。丙。申。歲。積。五。千。二。百。四。十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二。元。法。五。千。六。百。四。十。歲。實。二。百。五。萬。九。千。九。百。七。十四。朔。實。一。十六。萬。六。千。五。百。五。十二。秒。五。十六。淳。熙。四。年。正。月。太。史。局。言。三。年。九。月。望。太。陰。交。食。以。紀。元。統。元。乾。道。三。曆。推。之。初。虧。在。積。點。九。刻。食。二。分。及。三。分。已。上。以。新。曆。推。之。在。明。刻。內。食。大。分。空。止。在。小。分。百。分。中。二。十七。是。夜。驗。候。月。體。盛。明。雖。有。雲。而。不。照。且。不。見。虧。食。可見。紀。元。統。元。乾。道。

三層。不遠新曆之密。今當預期推算曆照五年曆。蓋舊曆疏遠。新曆未行。請賜新曆名。付下推步。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定五星行度分數。各有異同。繼宗云。六月癸酉。木星在氐宿三度一十九分。邦傑言。夜昏度。測得木星在氐宿三度半。半係五十分。雖見月體。而西南方有雲翳之。繼宗云。是月戊寅。木星在氐宿三度四十一分。邦傑言。四望有雲。雖雲間時露月體。所可測者。木星在氐宿三度太。太係七。五分。繼宗云。庚辰土星在畢宿三度二十四分。金星在參宿五度六十五分。火星在井宿七度二十七。邦傑言。五更五點後。測見土星入畢宿二度半。半係五十分。金星入參宿六度半。火星入井宿八度多。分。繼宗云。七月辛丑。太陰在角宿初度七十一分。木星在氐宿五度七十六分。邦傑言。測見昏度。太陰入軫宿十六度太。太係七十五分。木星入氐宿六度少。少係二十五分。孝宗曰。古曆無不差者。况近世此乎。不傳。求之草澤。亦難其人。詔以淳熙曆權行。用一年。五年。金遣使來朝賀。會慶節。安稱其國曆九月庚寅。晦為己丑。晦。接伴使檢詳邱崇辨之。使者辭窮。於是朝廷益重曆事。李繼宗吳澤言。今年九月大盡。係三十日。於二十八日早晨。度。見太陰離東。高六十餘度。則是太陰東行未到太陽之。然太陰一晝夜東行十三度餘。以太陰行度較之。又減去二十九日早晨度。太陰所行十三度餘。則太陰尚有四十六度以上。未行到太陽之數。九月大盡。明矣。其金國九月作小盡。不當見月體。今既見月體。不為晦日。公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差官驗之。詔遣禮部郎官祖謙。祖謙言。本朝十月小盡一日。辛卯朔夜昏度。太陰在尾宿七度七十分。以太陰一晝夜夜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至八日上弦日。太陰計行九十一度餘。按曆法朔至上弦。太陰平行十九度三十一分。當在室宿一度。太金國十月大盡一日。庚寅朔夜昏度。太陰約在心宿初度三十一分。太陰一晝夜夜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自朔至本朝八日。為金國九月。太陰已行一百四度六十二分。比之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太陰多行一晝夜之數。今測見太陰在室宿二度。計行九十二度餘。始知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密於天道。詔祖謙復測驗。是夜邦傑用渾天儀法。測太陰在室宿四度。其八日上弦夜所測太陰。在室宿二度。按曆法。太陰平行十三度餘。行運行十二度。今所測太陰。比之八日夜。又東行十二度。信合天道。十年十月。詔甲辰歲曆字誤。令禮部更印造。頒諸安南國。繼宗澤及荆大聲。削降有差。十二年九月。成忠郎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今歲三月望月。食三更一點。而曆在二更二點。數虧四分。而曆虧五分。四月二十三日。水星據曆當夕伏。而水星方與太白同行。東井間。昏見之時。去濁猶十五餘度。七月望前。土星已伏。而曆猶注見。八月未望。金已過氐矣。而曆猶在亢。此類甚多。而朔差者八年矣。夫守疏。敬之。不能革。其可哉。忠輔於易。粗窺大衍之旨。創立日法。撰演新曆。不敢以言者。誠懼太史。輒過。飾非。特刻漏。則水有增損。遲疾。特彈儀。則度有廣狹。斜也。所願今歲九月之交。食在晝。而淳熙曆法當在夜。以晝夜辨之。不特分爭而決矣。輒以忠輔新曆推算。淳熙十二年九月。定望日。辰退乙未。太陰交食大分四。小分八十五。晨度帶入。漸進大分一。小分七。虧初在東北。

禮人傳 宋三

二六一

卯正一刻一十一分。保日出前。食甚在正北。辰初一刻一十分。復滿在西北。辰正初刻。並日出後。其日日出卯正二刻後。與虧初相去不滿一刻。以地形論之。隔安在岳臺之南。秋分後。晝刻比岳臺差長。日當先解而出。故知月虧時。日光已盛。必不見食。以淳熙曆推之。九月望夜。月食大分五。小分二十六。帶入漸進大分三。小分四十七。虧初在東北。卯初三刻。係積點九刻後。食甚在正北。卯正三刻後。復滿在西北。辰正初刻後。並在晝。禮部適考其異同。孝宗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曆久不能無差。大抵月之行。速多是不及。無有過者。可遣臺官。禮部官同驗之。詔遣禮部侍郎顏師魯。其夜戊正二刻。陰雲蔽月。不辨虧食。師魯請詔精於曆學者。與太史定曆。孝宗曰。曆久必差。開來年月食者。二可俟驗否。十三年。右諫議大夫蔣繼周言。試用民間知星曆者。遴選提領。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孝宗曰。朝士鮮知星曆者。不必專領。適有通天文曆算者。所在州軍。以聞。八月。布衣章甫繼明等。陳今歲九月望。以淳熙曆推之。當在十七日。實曆數也。太史乃注於十六日之下。狗移運。就。以掩其過。請造新曆。而楊忠輔乞與曆官。劉孝榮及繼明等。各具己見。合用曆法。指定今年八月十六日。太陰虧食。加時早晚。有無帶出。所見分數。及節次。生光復滿方面。辰刻更點同驗之。仰合乾象。折衷疏密。再請今年八月二十九日。驗月見東方一事。苟見月餘光。則其日不當以為晦也。又今年九月十六日。驗月未盈一事。苟見月體東向之光。猶薄。則其日不當為望也。知晦望之差。則朔之差。明矣。必使氣之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曆。付禮部議。各具先見。指定太陰虧食分數。方向辰刻。定驗折衷。詔師魯繼周暨之。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等差二點。忠輔差三點。適罷遣之。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淳熙曆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與天合。按淳熙十四年曆。清明夏至。處暑立秋四氣。及正月望。二月十二月下弦。六月八月上弦。十月朔。並差一日。如卦候。盈虛沒沒。五行用事。亦各隨氣朔而差。南渡以來。渾儀草創。不合制度。無圭表以測日景。長短。無機漏以定交食。加時。設欲考正其差。而太史局官。上如去年。測驗太陰虧食。自一更一點。還光一分之後。或一點。還光二分。或一點。還光三分以上。或一點。還光三分以下。使更點乍疾乍徐。隨景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晉泰始。隋開皇。唐開元。課曆故事。取淳熙曆與萬所造之曆。各推而上之。於十百世之上。以求交食。與夫歲月日辰之著見於經史者。為合與否。然後推而下之。以定氣朔。則與前古不合者。為差。合者。為不差。甚且見也。然其差。豈非獨此耳。冬至日行極南。黃道出赤道二十四度。晝極短。故四十刻。夜極長。故六十刻。夏至日行極北。黃道入赤道二十四度。晝極長。故六十刻。夜極短。故四十刻。春秋二分。黃赤二道平。而晝夜等。故各五十刻。此地中古今不易之法。至王普重定刻漏。又有南北分野。春夏晝夜長短三刻之差。今淳熙曆皆不然。冬至晝四十四刻。極短。夜六十刻。極長。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氣以上。自冬至之後。晝當漸長。夜當漸短。今過小寒。晝約四十刻。夜約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夏至晝六十刻。極長。夜四十刻。極短。乃在芒種前一日。所差亦一氣以上。自夏至之後。晝當漸短。夜當漸長。今過小暑。晝約六十刻。夜約四十刻。所差亦七日有餘。

禮人傳 宋三

二六三

及晝夜各五十刻，又不在者分秋分之下。至於日之出入，人視之以爲晝夜有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急與遲則爲變，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而一急一遲，與日行晝夜無一合者，請考正淳熙曆法之差，俾之上不遠於天時，下不乖於人事。送秘書省禮部詳之。皇權明史元憲皇甫追胤元亨等，言石萬所撰五星再聚曆，乃用一萬三千五百爲日法，特竊取唐末崇元舊曆，而矯其名，兩淳熙曆立法乖疏，丙午歲定望，則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望於十六日，以掩其過。臣等嘗陳請於太史局，官必俟朔曆之際，又將至退於二十三日矣。法不足恃，必假避就，而朔望二弦，曆法網紀苟失其一，則五星盈縮，日月交會，與夫昏旦之中星，晝夜之晷刻，皆不可得而正也。潭儀景表晝漏之器，臣等私家無之，是以曆之成，猶有所待。國朝以來，必假假局而曆始成，請依改造大曆故事，置局更曆，以法太史局之軌。事上聞，宰相王淮奏免送後詳省看詳。孝宗曰：使秘書各司同察之，亦免有異同之論。六月給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亦言更曆事，以爲曆法深奧，若非詳加測驗，無以見其疏密。乞令繼明與萬各造來年一歲之曆，取其無差者，昭從之。十二月進所造曆，准等奏萬等曆日，與淳熙十五年曆差二朔。淳熙曆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孝宗曰：朔望則所失多矣，乃命吏部侍郎章森、秘書丞相伯嘉，參定以聞。十五年禮部言：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曆法不同，當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驗論淳熙曆下弦，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日請遣官監視。詔禮部侍郎尤袤與森監之。六月二日，森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入洞，十月晦，袤奏晨前月見東方。孝宗問諸家孰爲疏密，周必大等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月體尙存一分，獨忠輔萬謂既有月體，不應小差。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以二十九日尙存月體耳。十六年承節郎趙煥言：曆象大法，及淳熙曆，今歲冬至并十二月望月食皆後天，一辰請遣官測驗。詔禮部侍郎李熾、秘書省鄧暉等視之。熾等請用太史局潭儀測驗，如乾道故事。差秘書省提舉一員專監之。詔差秘書丞黃艾校書郎王叔簡、紹熙元年八月，詔太史更造新曆。二年正月，進立成二卷。紹熙二年七月，禮部行曆一卷，賜名會元。紹熙序之，亦孝榮等所造也。其法上元甲子，距紹熙二年辛亥，歲積二千五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六十七，統率三萬八千七百氣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朔率一百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三十四。宋史律曆志

論曰：唐宋演撰之家，首重調日法以求朔餘，故萬分不得爲日法，而朔餘之下，不得有秒。蓋日法一萬，其朔餘必五千三百六，是爲太強。若朔餘之下有秒，則必與強弱之法不合。宋術十八改，惟孝榮所造乾道淳熙二術，朔餘有秒，故裴伯壽詆爲不入術格也。然會元朔餘無秒，而亦不久即差者，步算之遺，當先測景驗氣，慮非表之難成，而徒快易子母，庶幾驗天，不亦難乎。

王普

宋三

人傳 卷十一

二六六

王普字伯照，官左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著官術刻漏圖二卷，自序言：官術漏刻以岳臺爲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易衛之日，亦皆少差。其後建陽林氏，衍四刻餘分均諸乘時之先後，作小漏歌，觀普爲備。欽定四庫全書

人傳卷第二十二

宋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楨

楊忠輔

楊忠輔字德之，官成忠郎，紹熙四年，布衣王孝禮官今年十一月冬至日景長，當在十九日壬午，會元氣注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崇天曆癸未日冬至加時在酉初七十六分，紀元曆在丑初一刻六十七分，統元曆在丑初二刻二分，會元曆在丑初一刻三百四十分，迨今八十有七年，當在丑初一刻，不減而反增。崇天曆實天聖二年造，紀元曆崇寧五年造，計八十二年，是時測景驗氣，知冬至後天，乃減六十七刻半，方與天道協。其後陳得一造統元曆，劉孝榮造乾道淳熙會元三曆，未嘗測景，苟弗立表測景，莫識其差。乞遣官令太史局以銅表同孝禮測驗，朝廷雖從之，未暇改作。慶元四年，會元曆占候多差，日官革澤，互有異同，詔禮部侍郎胡紘充提領官，正字測景充參定官，監忠輔造新曆，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太史局文籍散逸，測驗之器，又復不備，幾何而不疏略哉。漢元鳳間，官曆者十有一家，議久不決，考之經緯，驗之帝王，然後是非洞見，元和間以太初遠天益遠，晦朔失實，使治曆者修之，以無文證驗，雜議

人傳 宋四

二六七

遠起三年始定此無他不得儒者以總其綱故至於此也周官馮相氏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運動家宰實總之漢初曆官猶幸屬也熙寧間司馬光沈括皆嘗提舉司天監故當是時曆數明審法度嚴密乞命儒臣常提舉以專其責五年監察御史張巖論馮相氏為辭罷去詔通曆算者所在其姓名來上及忠輔曆成帝京鐘上進賜名統天頌之凡曆經三卷八曆冬至考一卷三曆交食考三卷晷景考一卷考古今交食細草八卷盈縮分損益率立成二卷日出入晨昏分立成二卷晷景日出入晝夜刻一卷赤道內外去極度一卷臨安午中晷景常數一卷禁漏街鼓更點辰刻一卷禁漏五更撥點昏曉中星一卷將來一年氣朔二卷己未庚申二年細行二卷總三十二卷其法上元甲子歲距紹熙五年甲寅歲積三千八百三十三至慶元己未歲積三千八百三十五策法萬二千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朔實三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八氣差二十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一閏差二萬一千七百四斗分差一百二十七之九率算術後序

論曰唐宋諸家皆用積年日法郭利真授時獨刊而去之當時號為最密而以統天之法較之乃往往相合授時截用辛巳為元統天則上放下求並以距甲寅立算是亦用截元也授時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統元歲分以策法除之亦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是歲實與授時同亦可以為萬分日法也統天之氣閏諸差即授時之諸題統天之斗分差即授時之百年消長一分知授時即寫統天術而統天亦不用積年日法矣顧猶補而出之仍虛立上元策法之數者蓋積習相沿不欲驟更以駭俗耳統天之法其無復強弱之法虛虛方程之舊所執因何承天以來相傳之師法而忠輔創立新率獨有心得又何可以成法限之乎梅微君文舉謂宋術莫善于紀元尤莫善于統天諒哉

論曆之

統天之字仲祺處州人也官大理評事慶元五年七月辛卯朔統天曆推日食雲陰不見六年六月乙酉朔推日食不驗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詔太史與草澤聚驗於朝太陽午初一刺起虧未初刻復滿統天曆先天一辰有半適覺楊忠輔詔草澤通曉曆者應聘修治開禧三年曆者天地之大紀聖人所以觀象明時俯數立法以前民用而詔方來者自黃帝以來至於秦漢六曆具存其法簡易同出一術既久而與天道不相符合於是太初三統之法相繼改作而推步之術愈見闕疎是以劉洪祖沖之之減疏斗分追求月道而推測之法始加詳焉至於李淳風一行而後總氣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擬數演算之法始加備焉故後世之論曆轉為精密非過於古人也蓋積習考驗而得之者審也試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開元而至於五代所作者國初應天而至于紹熙會元所更者十二書非推求上元開闢為演紀之首氣朔同元而七改會於初度從此推步以為曆本未嘗敢輒為截法而立加減數於其間也獨石晉天福間馬重績更造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於當時五年輒差遂不可用讀者

晉之今朝廷自慶元三年以來測驗氣景見曆後天十一刻改造新曆賜名統天進曆未幾而推測日食已不驗此猶可也但其曆書演紀之始起於唐堯二百餘年非開闢之端也氣朔五星皆立虛加虛減之數氣朔積分乃有泛積定積之繁以外算而加朔餘以距算而減轉率無復強弱之法虛虛方程之舊其餘差漏不可備言以是而為術乃民間之小解而非朝廷頒正朔授民時之審也漢人以謂曆元不正故盜賊相續言雖迂誕然而曆紀不治實國家之重事願詔有司選演撰之官募通曆之士置局討論更造新術庶幾并智合議調治日法追迎天道可以行遠游之又言當楊忠輔演撰統天曆之時每與議論曆事今見統天曆外近亦私成新曆誠改新曆容臣投進與太史草澤諸人所著之曆參攷七月游之又言統天曆來年閏差願以諸人所進曆令秘書省參攷用秘書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曾漸言改曆重事也昔之主其事者無非道術精微之人如太史公落下闕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一行王朴等然猶久之不能無差其餘不過避相祖述依約乘除捨短取長移疎就密而已非有卓然特達之見也一時偶中即復外屏本朝敝在數改曆法統天曆用之初即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今置閏差一月其為當改無疑然朝廷以一代之鉅典實之專司必其人確然著論破諸說之非服衆多之口庶幾可見按統天曆照慶元凡三改曆皆出劉孝榮一人之手其後遂為楊忠輔所勝久之忠輔曆亦不驗故孝榮安職至今紹熙以來王孝禮者數以自陳每預測驗或中或不中李孝節陳伯祥本皆忠輔之徒趨下筮之流石如愚獻其父書不就測驗暑景止定月食分數其術最疎陳光則并交食不論愈無憑依此數人者未知孰為可付故統天之歷以為請今若降旨開局不過收聚此數人者和會其說使之無爭來年閏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當預備外國而三數月之閒悉成書結局推實討論未盡必生訛謬今劉孝榮王孝禮李孝節陳伯祥所擬改曆及游之所進曆皆已成書願以衆曆參攷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用庶幾來年置閏不差請如先朝故事搜訪天下精通曆書之人用沈括所議以渾儀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錄積三五年前後參攷庶幾可傳永久漸又言慶元三年以後氣景比舊歷有差至四年改造新曆未成時當預五年曆差官以測算暑景氣朔加時辰刻成會元曆頒賜今若頒來年氣朔既有去年十月以後今年正月以前所測暑景已見天道冬至加時分數來年置閏比之統天曆亦已不同兼諸所進曆皆可參攷請速下本省集判局官於本省參攷使游之覆考以最近之曆推算氣朔頒用於紹熙充提領官游之充參定官草澤精算造者當歐曆者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於是開禧新曆議論始定詔以戊辰年權附統天曆頒之既而婺州布衣阮泰發獻渾儀十論且言統天開禧曆皆差朝廷令造木渾儀賜文解罷遣之嘉定三年都准官曆書差式當改造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兼漢等官請詢漸游之造曆故事詔溪充提領官游之充參定官都准演撰王孝禮劉孝榮提督推算官生有四人日法用三萬五千四百四年春曆成未及頒行漢等去國曆亦隨廢韓侂胄當國

當為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况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連有餘分，安得連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謬可知矣，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說，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之說，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為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為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至節，可為十一月初一日，以閏十一月一之丁卯，為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連連下一日置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始為大盡，然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謂此也，夫曆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曆雖已頒，亦改正之，顧今何新於改之哉，元震謂某儒者，豈欲與曆官較勝負，既知其失，安得默而不言邪，於是朝廷下之有司，選官備元震與太史局辨正，而太史之詞窮，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諱玉等各降官，有差鼎因更造新術，是年術成，詔試禮部尚書馮夢得序之，七年願行，即成天曆也，其法上元甲子，距咸淳七年辛未歲積七千一百七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七日，法七千四百二十歲，率二百七十一萬一百一十一朔，半二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七，德祐之後，陸秀夫等，據立益王走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編人楊某等作曆，賜名本天曆，今亡。宋史律曆志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十九年七閏之率，乃祖沖之李淳風輩所積，不層道者，元震乃復欲采而用之，是異妄人也，已，鼎造成天術，亦不能從其說也。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鳳州人也，寓居湖州，少為縣尉，淳祐四年，以通直郎通判建康府，實祐間為沿江制置司參議官，或以術學薦於朝，得對後，知建州，又知梅州，卒於梅，著數學九章九卷，一曰大衍，其術以元開數連環求等，約為定母，先以諸定相乘為衍母，互乘為衍數，又以定母去衍數餘為奇數，以大衍求一術入之，得乘率以乘衍數為用數，各與元開餘數相乘，併之為總數，滿衍母去之，不滿為所求數，其大衍求一術，則置奇于右，上定于右下，立天元一于左上，先以右上除右所得商數與左上一相生，入左下，然後乃以右行上下，以少除多，遞互除之，所得商數，隨即遞互累乘，鋪左行上下，須使右上末後奇一而止，乃輪左上所得以乘率凡九題，皆以此術御之，二曰天時，亦大衍及古少廣法也，其推氣推閏演紀推星授日諸術，皆當時司天舊法，演紀一條，尤為獨得，其說謂今人相乘演積年，其術如調日法，求朔餘期，率立斗分歲餘，求氣骨朔骨閏骨，乃衍等數約率，因率率率，求入元歲歲閏入閏元率元閏，已上皆同此

術，但其所以求朔積年之術，乃以閏骨減入閏餘，謂之閏歲，卻與閏縮率列號甲乙丙丁四位，除乘消減，謂之方解，乃求得元數以乘元率所得謂之積年，加入元歲，共為演紀歲積年，所謂方解正是大衍術，非特置算繁多，初無定法可傳，甚且是惑誤，後學易失古人之術意，故今術不言閏歲，而曰入閏差者，蓋本將來可用入元歲便為積年之意，故今止將元閏期率二項，以大衍先求等數，因數數者，乃放前求入元歲之術，理假閏骨如氣骨，以等數為約數，及求乘數，以等約閏縮得因乘數，滿部去之，不滿在限下，以乘元率，便為朔積年，亦加入元歲，共為演紀積年，此術非惟止用乘除省便，又且於自然中取見，積年，不惑不差矣，新術敢不用閏歲而求者，實知閏歲已存乎入閏之中，但求朔積年之奇分與閏縮等，則自與入閏相合，必滿朔率所去故也，數理精微，不易窺識，窮年致志，成於夢寐，幸而得知，誰不敬，三曰田域，古少廣及方田勾股法也，其環田三積術，以徑界道一位為周界，其率為徑一百，周三百一十六，奇與古率微率率率不同，四曰測望，古少廣重差夕桀法也，其遙度圓城術，以開九乘方得數，運算尤為繁，五曰賦役，古衰分粟米互易法也，復邑賦賦術，答數至一百七十五條，為自來算書所未有，六曰錢穀，古方田均輸粟米換易法也，七曰營建，古商功均輸法也，八曰軍旅，古少廣商功均輸及盈虧法也，九曰市易，古盈虧方法也，諸術所載開方圖，于正負加減益積翻法，說之尤詳，凡開平開立及開三乘以上，方通一為道，有投胎換骨玲瓏連枝諸目，其自序略曰：漢去古未遠，有張倉許商馬延年耿壽昌鄧元張衡劉法之倫，或明天道而供博于後，或計功策而效驗於時，後世學者自高，鄙不之講，此學殆絕，惟治術鳴人，能為乘除而弗通於開方衍變，若官府會事，則府史一二，余之算家位，素所不識，持算者惟若人，則鄙之也，宜矣，今數術之書，尚三十餘家，天象曆度謂之術，九章所載繁于方圓者，為專術，其用相通，不可歧二，獨大衍法不載九章，未有能推之者，術家演法，頗用之以為方解者，誤也，九韶懸昧，不聞於然，然早歲侍親中都，因得訪習於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肆意其間，旁觀方能探索，杳杳，粗若有得焉，嘗設為問答，以擬其用，積多而惜其棄，因取八十一題，益為九類，立術具章，問以圖發之，恐或可備多識，君子之餘，觀幽處可達也，願進之於道，儻曰：藝成而下，是惟時人府史流也，烏足盡天下之用，亦無善焉，定遠廣志平海九章

楊輝

論曰：自元郭守敬授時術，截用當時為元，迄今五百年來，時官術士，無復有知演紀之法者，獨數學九章，猶存其術者，古之士，得以見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蓋猶告朔之饗羊矣，明顧應祥測淵鏡分類釋術，詳衍開方諸法，然加減混淆，學者味其原本，讀九韶書，而後知昔人開方除法，固有一以貫之者，留情九數之士，所宜孰復而研究之也。

楊輝著續古摘奇算法，古今算書，元豐七年，刊入秘書省，又刻于汀州學校者十卷，曰黃帝九章，周髀

算經。五經算法。海島算經。孫子算法。張邱建算法。五曹算法。緝古算法。夏侯算法。算術記遺。元豐算經。算經以來刊刻者。有賈古根厚。益古算法。證古算法。明古算法。辨古算法。明源算法。金科算法。指南算法。應用算法。曹唐算法。買憲九章。通微集。通微集。盤珠集。走盤集。三元化零歌。鈴經。鈴經十八種。嘉定成淳。韓祐等年所刊。又有詳解。黃帝九章詳解。日用算法。乘除通變本末。及摘奇四種。統宗。論曰。輝所稱算書。十書而外。今無一存者。李治益古演段序。謂近代有某以方圓移補成編。號益古集。當即輝所謂益古算法也。測圓海鏡有鈐經載此法。以弦差率昇減丙行差昇。復以丙行乘之。為實以差率昇為法之語。蓋敬齋時諸書皆尚存也。

時人傳卷第二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遊

賈俊

賈俊可汗州刺史也。聖宗統和十二年。進新術。先是晉天福中。馬重績奏上乙未元術。大同元年。太宗自晉汴京收伎術。儀象遷于中京。遼始有術。穆宗十一年。司天王白李正等進術。蓋乙未術也。至是以俊所造。號大明術行之。遼史附志。

金

楊級

楊級司天官也。天會五年。造大明術。其法上元甲子。距天會五年丁未。積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五百三。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其所本不能詳究。或因宋紀元術而增損之也。十五年春正月朔頒行之。元史附志。

論曰。級術日法與趙知微術同。惟積年不同。蓋唐宋算道家。積年例不得過一億已上。級術積年三億已

上不合術格。故知微重修。改為八千餘萬也。李尚之曰。以演撰之法推之。其歲實朔實亦與知微術同也。
趙知微

趙知微。官司天監。先是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知微重修大明術。十一年術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術。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禮部員外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較知微履。及見行術之親疎。以知微術為親。遂用之。其法上元甲子。距大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分。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四分。朔實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分。金史附志。
論曰。知微術法。較同紀元。蓋猶五紀正光之於麟德大衍也。

耶律履

耶律履。一作移刺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應補為承奉班。職候。累官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進士及第。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明昌二年六月卒。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先是舊大明術外。履上乙未術。以金受命乙未也。其法上元乙未。距大定庚子。積四千四百四十五萬三千二十年。日法二萬六千九百九十未行用。金史本傳附志。

論曰。乙未術數殘闕。李尚之曰。以演撰之法推之。當以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為歲實。七千六萬七千五百八十八為朔實也。

張行簡

張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縣人也。大定十九年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正。明昌間提點司天臺。嘗製蓮花星丸二漏。以進。泰和六年。秘書監進太一新術。詔行簡校之。初金既取汴。致宋渾天儀於燕。但自汴至燕。相去千餘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簡中取極星稍差。移下四度。纔得獲之。後貞祐南渡。以觀于登載。遂委而去。遷于汴者。惟行簡所製二漏而已。金史附志。

劉道用

劉道用。司天臺官也。明昌間。改進新術。詔學士院更定術名。張行簡奏。俟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完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術。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星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術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不可用。罷去。張行簡傳附志。

楊雲翼

時人傳 卷二十三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樓山人也。家於平定之樂平縣。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術數，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哀宗即位，官禮部尚書兼侍讀。正大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臨文歎，司天有以太一新術上進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情其不合者二十餘條，術家稱焉。所著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藏於家。

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元史本傳附志。
論曰：西征庚午元，寫宋紀元術術，與趙知微術同，惟以尋斯干城爲里差之元，以東加之，以西減之，爲楚材之創法耳。授時削去不用，蓋氣朔加時，當以京師爲主也。

札瑪魯鼎作札瑪魯，今改。

鳴人傳卷第二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一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雁子也。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日見親用。庚辰歲，西征西域，術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太宗辛卯拜中書令，元初承用金大明曆，楚材以大明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中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日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殊遠，制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其法上元庚午，距庚辰歲積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算外，日法五千二百二十，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二十四朔實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甲辰夏五月，卒于位，年五十五。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

鳴人傳 元一

札瑪魯鼎西域人也。世祖至元四年，撰進萬年曆，稍頒行之。史闕其法，又造西域儀象，曰哨亮哈喇吉者，漢言混天儀也。其制以銅爲之，平設單環，刻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環而結於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二雙環亦刻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于側，雙環去地平三十六度，以爲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爲日行之道。內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以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鑿銅方釘，皆有蓋，以代衡蓋之仰窺焉。曰哨亮朝八台者，漢言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圍輪而東西啓門，中有小臺，立銅表，高七尺五寸，上設機軸懸銅尺，長五尺五寸，復加窺測，其長如之。下置橫尺，刻度數，其上以準掛尺，下本開闔之遠近，可以左右轉而窺測，可以高低舉而徧測。曰魯哈麻亦涉問只者，漢言春秋分影影堂，爲屋二間，脊開東西橫緯，以斜通日景，中有畫，隨影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銅半環，刻天度一百八十，以準地上之半天，斜倚銳首，銅尺長六尺，闊一寸六分，上結半環之中，下加半環之上，可以往來窺測。側望漏屋影，驗度數以定春秋二分。曰魯哈麻亦木思塔餘者，漢言冬至影影堂，也。爲屋五間，屋下爲坎深二丈二尺，脊開南北一緯，以直通日景，隨緯立壁，附懸銅尺，長一丈六寸，豎仰畫天度半規，其尺亦可往來窺測。直望漏屋影，以定冬至二至。曰苦來亦撒麻者，漢言渾天儀也。其制以銅爲丸，斜刻日道交環度數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於其上，外平置銅單環，刻周天度數，列于十二辰位，以準地，而測立單環二，一結于平環之子午，以銅丁象南北極，一結于平環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渾天儀而不可運轉窺測者也。曰苦來亦阿兒子者，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爲圓柱，七分爲水，其色綠，三分爲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袤，道里之遠近。曰兀速都兜速不定者，漢言晝夜時刻之器，其制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上加銅絲，綴其中，可以圓轉，銅絲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測休咎，背嵌鏡片三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南西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畫天地之變焉。元史附志，天文志。

李治

李治字仁壽，號敬真，真定饒城人也。晚家元氏，登金進士第。至元二年，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著測圓海鏡十二卷，其序曰：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

鳴人傳 元一

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照照者存。夫照照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數。數一出于自然。吾欲以力強弱之。使隸首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慨病夫考圖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微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割支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而卒無以當吾心焉。老以以來。得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釋。而鄉之病我者。始幡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圖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磨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為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為不足貴。況九九賦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私為之解曰。由技兼于事者。言之。夷之禮。亦不免為一技。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非聖人之所與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事復為人憫笑計哉。又益古演段三卷。其序曰。術數雖居六藝之末。而施之人事。則最為切務。故古之博雅君子。馬鄭之流。未有不研精於此者也。其撰著成書者。無慮百家。然皆以九章為祖。而劉徽李淳風又加注釋。而此道益明。今之為算者。未必有劉李之工。而編心胸見。不肖曉然示人。惟務懸互錯。故為深洋。豈惟恐學者得窺其彷彿也。不然。則又淺近。倘俗無足觀者。致使軒輊。首之術。三五錯綜之妙。盡墮於市井沾沾之兒。及夫荒鄙下里。蚩蚩之民。殊可憫。近世有某者。以方圓移補成編。號益古集。真可與劉李相頡頏。余猶恨其闕。而不盡發。遂再為移補。條段。細繙圖式。使粗知十百者。便得入室。唱其文。顧不快哉。客有訂。曰。子所述。果能盡軒輊之秘乎。余應之曰。吾所述。雖不敢追配作者。誠令後生輩優而柔之。則安知軒輊之秘。不於是乎始。客退。因書以為自序。治病且革。語其子克脩曰。吾生平著述。死後可盡燬去。獨測圖海鏡一書。雖九九小數。吾嘗精思致力焉。後世必有知者。庶可布廣垂永乎。卒年八十八。元史本傳

論曰。立天元術。算氏至精之詣也。明李數學家。乃不省為何語。而其術幾亡矣。梅文穆公。數成供奉內廷。我聖祖仁皇帝。授以西洋借根方法。始知西洋借根方。即古之立天元術。于是其學復明於世。治所撰測圖海鏡。益古演段。並著錄欽定四庫全書。元視學浙江。從文淵閣抄謄。屬元和縣學生李銳。復校算式。貽歙縣學生鮑廷博。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以廣其傳。江都貢生焦循。又作天元一釋。闡其奧義。測圖遺法。庶幾千古永存矣。

劉秉忠 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改今名。自號藏春散人。其先瑞州人。曾大父官邢州。遂為邢人。精于天文曆術。世祖在潛邸。召見。甚愛之。尋上言。見行遠。曆日月交食。頗差。開司天蓋。改成

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世宗嘉納焉。至元元年。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十一年。秋八月卒。年五十九。十二年。贈大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諡文正。仁宗時。進封常山王。元史本傳

張文謙 字仲謙。邢州沙河人也。與劉秉忠同學。洞悉數術。世祖召見。命掌王府書記。累官御史中丞。會大明曆歲久。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卒于位。年六十八。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宣。元史本傳

許衡 字仲平。河內人也。世祖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中統中。為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官制。成為左丞。八年。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術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運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離冬至日。觀校舊儀。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儀三十刻。以線代管。規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六十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離離脫胸。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術積年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世稱魯齊先生。元史本傳

楊恭懿 字元甫。奉元人也。至元十六年。召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備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步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史日立法。全踵故習。故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尊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

許衡 字仲平。河內人也。世祖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中統中。為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官制。成為左丞。八年。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術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運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離冬至日。觀校舊儀。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儀三十刻。以線代管。規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六十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離離脫胸。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術積年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世稱魯齊先生。元史本傳

楊恭懿 字元甫。奉元人也。至元十六年。召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備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步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史日立法。全踵故習。故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尊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

劉秉忠 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改今名。自號藏春散人。其先瑞州人。曾大父官邢州。遂為邢人。精于天文曆術。世祖在潛邸。召見。甚愛之。尋上言。見行遠。曆日月交食。頗差。開司天蓋。改成

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世宗嘉納焉。至元元年。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十一年。秋八月卒。年五十九。十二年。贈大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諡文正。仁宗時。進封常山王。元史本傳

張文謙 字仲謙。邢州沙河人也。與劉秉忠同學。洞悉數術。世祖召見。命掌王府書記。累官御史中丞。會大明曆歲久。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卒于位。年六十八。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宣。元史本傳

許衡 字仲平。河內人也。世祖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中統中。為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官制。成為左丞。八年。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術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運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離冬至日。觀校舊儀。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儀三十刻。以線代管。規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六十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離離脫胸。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術積年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世稱魯齊先生。元史本傳

楊恭懿 字元甫。奉元人也。至元十六年。召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備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步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元曆。史日立法。全踵故習。故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尊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

朔議曰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術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三小時以異舊法詔之梁虞翻造大同術隋劉焯造皇極術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術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術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術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術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並大朔日月合朔之數也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三十一卒年七十元史本傳

王恂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也父良金潛心天文曆術年九十二卒恂性穎悟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劉秉忠見而奇之薦於世祖中統二年權太子贊善恂早以算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術歲久浸疎欲益正之遂以命恂恂許能明曆之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術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術以其年冬頒行天下十八年卒年四十七延祐二年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子寬並從許衡游得星曆之傳於家學寬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蘇州寬由保章副累遷禮部監元史本傳

曆人傳卷第二十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二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大父榮精於算數使守敬從劉秉忠學初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卒十三年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張文謙與樞密張易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久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欄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問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術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又作正方案九表

懸正儀座正儀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規短而異方。蓋圓日出入永短。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其簡儀之制。四方為軌。縱一丈八尺三分。去一以為廣。軌面上廣六寸。下廣八寸。厚如上。廣中布橫軌三。縱軌三。南北抵南軌。北一南抵中軌。北面四周為水渠。深一寸。廣加五分。四隅為礎。出軌面內外各二寸。縱礎為渠。深廣皆一寸。與四周渠相灌通。又為礎於卯酉位。廣加四維。長加廣三之二。水渠亦如之。北極雲架柱二。徑四寸。長一丈二尺八寸。下為蓋。植於乾艮二隅。礎上左右內向。其勢斜準赤道。合貫上規。規環二尺四寸。廣一寸五分。厚倍之。中為距。相交為十字。廣厚如規。中心為礎。上廣五分。方一寸有半。下二寸五分。方一寸。以受北極樞軸。自雲架柱斜上。去軌面七尺二寸為橫軌。自軌心上至厥心。六尺八寸。又為龍柱二。植於卯酉礎中分之北。皆飾以龍。下為山形。北向斜植。以柱北架南極雲架柱二。植於卯酉礎中分之南。廣厚形制一如北架。斜向坤巽二隅。相交為十字。其上與百刻環邊齊。在辰巳未申之間。南傾之勢。準赤道。各長一丈一尺五寸。自軌面斜上三尺八寸為橫軌。以承百刻環。環下邊。又為龍柱二。植於坤巽二隅。礎上。北向斜植。其端形制一如北柱。四游雙環。徑六尺。廣二寸。厚一寸。中間相離一寸。相連於子午卯酉。當子午為圓。以受南北極樞軸。兩面皆刻周天度。分起南極。抵北極。餘分附于北極。去南北極。兩旁四寸。各為直距。廣厚如環。距中心各為橫。東西兩距相連。廣厚亦如之。兩中心相連。厚二寸為數。方八分。以受觀衡樞軸。觀衡長五尺九寸四分。廣厚皆如環。中腰為圓。徑五分。以受樞軸。衡兩端為圭首。以取中縮。土圭首五分。各為側立。橫高二寸二分。廣如衡面。厚三分。中為圓。徑六分。其中心上下一線。以知度。分百刻。環徑六尺四寸。而廣二寸。周布十二時百刻。每刻作三十六分。厚二寸。自半已上。廣三寸。又為十字。距皆所以承赤道。環也。百刻環內。廣面以施圓軸。四使赤道環旋轉。無滯滑之患。其環陷入南極架一寸。仍釘之。赤道環徑廣厚皆如四游環。面刻列會周天度。分中為十字。距廣三寸。中空一寸。厚一寸。當心為數。徑一寸。以受南極樞軸。界衡二。各長五尺九寸四分。廣三寸。衡首斜刻五分。刻度分以對環面。中腰為數。重置赤道環。南極樞軸。其上衡兩端。自長。外邊至衡首。底厚倍之。取二衡運轉。皆著環面。而無低昂之失。且易得度分也。二樞樞軸。皆以鋼。鐵為之。長六寸半。為本半。為軸。本之分寸。一如上規。距心適取能容。軸徑一寸。北極樞軸中心為孔。孔底橫穿通兩旁。中出一線。曲其本。出橫孔兩旁。結之。孔中線留三分。亦結之。上下各穿一線。貫界衡兩端。中心為孔。孔下洞。洞底順衡中心為渠。以受線直入內界。長。中至衡中。復為孔。自衡底上出結之。定極環。廣半寸。厚倍之。皆勢穹隆。中徑六度。度約一寸。許。極星去不動。處三度。僅容轉。中為斜十字。距廣厚如環。連於上規。距中心為孔。徑五釐。下至北極樞軸心六十五分。又置銅板。連於南極雲架之十字。方二寸。厚五分。北面刻其中心。存一。置以為厚。中為圓。孔徑一分。孔心下至南極樞軸心。亦六寸五分。又為環二。其一陰。緯環。面刻方位。取軌面。縱橫。軌十字為中心。臥置之。其一曰立運環。面刻度分。施於北極雲架柱下。當臥環中心。上屬架之橫。

禮人傳 元二

二九七

軌下抵。軌之十字。上下各施樞軸。令旋轉。中為直距。當心為數。以施規。令可俯仰。用窺日月星辰。出地度分。右四游環。東西運轉。南北低昂。凡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皆測之。赤道環。與列舍。星相當。即轉界。使兩線相對。凡日月五星。中外。官入宿度。分皆測之。百刻環。轉界。與日相對。其下直時。刻畫。則夜則以星定之。比舊儀。測日月五星。出沒。而無陽陰。陰陽。轉界。之誤。其渾象之制。圖如彈丸。徑六尺。縱橫。各畫周天度。分。赤道。居中去二極。各周天四之一。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各二十四度。躬月。行白道。出入不常。用竹。簾。均分。天度。考驗。黃道。所交。隨時。遷徙。先用。簡儀。測。到。入。宿。去。極。度。數。按於其上。梭輪。出入。黃赤。二道。遠近。疎密。了然。易辨。仍。參。以。算。數。為。準。其。象。置。於。方。匯。之。上。南北。極。出入。匯面。各。四。十。度。太。強。半。見。半。隱。機。運。轉。牙。隱。於。匯。中。其。仰。儀。之。制。以。鋼。為。之。形。若。釜。置。於。輓。臺。內。畫。周。天。度。所。列。十二。辰。位。查。術。視。驗。天。者。也。其。銘。辭。云。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蒼。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紫。釜。兌。也。環。整。為。沼。準。以。既。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鐵。也。小。大。必。周。入。地。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始。也。刻。五。十。六。時。記。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旋。環。版。欹。納。芥。也。上下。懸。直。與。微。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瞻。谷。朝。賓。夕。餞。味。也。雲。霧。發。欹。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鑿。生。殺。也。以。避。赫。耀。奪。日。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概。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水。冬。短。縮。少。差。也。深。五。十。奇。鐘。動。室。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量。也。安。源。宜。夜。所。寫。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語。也。一。儀。一。揆。執。善。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嗾。也。閱。賞。以。明。昭。聖。者。海。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際。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彌。乎。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河。勿。銘。壞。也。其。大。明。殿。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為。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燈。柱。雜。以。金。寶。為。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為。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鐘。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鈺。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鈺。四。鐘。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樞。中。以。水。激。之。其。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邊。五。分。為。渠。先。定。中。心。畫。為。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畫。為。圓。規。自。外。寸。規。之。凡。十。九。規。為。規。內。三。分。畫。為。重。規。徧。布。周。天。度。中。為。圓。徑。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桌。高。一。尺。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則。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平。地。注。水。于。渠。取。平。乃。植。桌。於。中。自。桌。景。西。入。外。規。即。以。墨。影。少。移。觀。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止。凡。出。入。一。規。之。交。皆。度。以。線。屈。其。半。以。為。中。即。所。識。與。桌。相。當。且。其。景。最。短。則。南。北。正。矣。復。徧。閱。每。規。之。識。以。審。定。南。北。既。正。則。東。西。從。而。正。然。二。至。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少。則。外。規。出。入。之。景。以。為。東。西。允。得。其。正。當。二。分。前。後。日。軌。東。西。行。南。

禮人傳 元二

二九九

北差多，朝夕有不同者。外規出入之景，或末可憑，必取近內規景為定。仍校以累日，則愈真。又測用之法，先測定所在北極出地度，即是案地乎以上度。如其數下對兩極入地度，以墨斜經中心界之，又橫做中心斜界為十字，即天腹赤道斜勢也。乃以案側立懸繩取正，凡置儀象，皆以此為準。其圭表以石為之，長一百二十八尺，廣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北兩端為池，圓徑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與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一百二十八尺，中心廣四寸，兩旁各一寸，畫為尺寸分，以達兩端。兩旁相去一寸為水渠，深廣各一寸，與南北兩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長五十尺，廣二尺四寸，厚減廣之半。植於圭之南端，圭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兩旁為二龍，半身附表上，橫橫梁，自梁心至表頭四尺，下屬圭面，共為四十四尺。梁長六尺，徑三寸，上為水渠，以取平兩端及中腰各為橫寬徑二分，橫貫以鐵，長五寸，繫線合於中，懸繩取正，且防傾墊。按表短則分寸短促，尺寸之下，所為分秒太多，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影。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其實，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為規，皆取端日光，下微表面，今以銅為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為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為尺寸，舊一寸，今申而為五，益毫差易分別。其景符之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圓為狀，一端設為機軸，令可開闔，稽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擊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舊法一表端測景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至元十六年己卯夏，至景景四月十九日乙未景一丈二尺二寸六分九釐五毫，至元十六年己卯冬，至景景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其闕凡之制，長六尺，廣二尺，高倍之下，為跌，廣三寸，厚二寸，上闊廣四寸，厚如跌，以版為面，厚及寸，四隅為足，傍以斜木，務取正方面中，開明竅，長四尺，廣二寸，近竅兩旁一寸，分畫為尺，內三寸列為細分，下應圭面，凡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為準。闕限各長二尺四寸，廣二寸，脊厚五分，兩兩斜調，取其餘於几面相符。著限兩端，厚廣各存二寸，銜入几闕，俟星月正中，從几下仰望，視表梁南北，以為識，折取分寸中數，用為直景。又於遠方同日測，取景數以推星月高下也。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于日晏，帝不為倦。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輒字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觀候官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瀛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畫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畫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畫六十刻，夜四十四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畫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

夏至景長五尺一分，畫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畫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四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大，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四方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暅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顏采舊儀始用定期，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章帝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細法，用進朔以避晦，月見，又六十六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六一合，肇造區夏，帝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了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了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曆二日，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二十五分，為今曆歲餘實合用之數。三日，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實宿十度，黃道算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應於實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時太陰行度，推算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術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日，入交，自丁丑五月

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陽去極度。比擬黃道去極度。待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術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術則宿度下餘分。附以太半。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測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術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月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測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連疾古術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折為三百三十六限。依燥暘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道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應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圖容方直矢接句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彈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驗。十九年。王恂卒。時曆雖類。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稿。守敬於是比次舊類。撰書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纂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層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筮注二卷。脩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編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三十一年。拜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罷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著為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元史本傳。天文志。齊。元。本傳。太史行狀。

論曰。推步之要。測與算二者而已。簡儀仰儀景符。凡之製。前此言測候者未之及也。燥暘招差。句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先之以精測。繼之以密算。上攻下求。若應桴鼓。施行於世。垂四百年。可謂集古法之大成。為將來之典要者矣。自三統以來。為術者七十餘家。莫之倫比也。

時人傳卷第二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元三

李謙上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也。為東平府教授。累官萬戶。召為翰林應奉文字。至元十五年。陞待制。十八年。陞直學士。為太子左諭德。二十年。受詔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數。致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其論氣議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智作能述。前代諸人。為法略備。苟能精思密索。心與理會。則前人遺作之外。未必無所增益。舊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晷。然表短促。尺寸之下。所為分秒。太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景。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致求真實。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為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今以銅為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為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為尺寸。舊寸一今中而為五。釐毫差易分別。創為景符。以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

針芥然以方圓為法一端設為機軸令可開閉權其一端使其勢分倚北高南下往來運就於虛景之中
 竅遠日光值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舊法以表端測景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
 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長表冬至之景七
 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一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之景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二尺三
 寸四分雖暑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為冬至景短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致求不易蓋至日
 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劉宋祖沖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日日間暑景折取其中定為冬至且以日
 差比課推定時刻宋皇祐間周琮則取立冬立春二日之景以為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為推攷紀元以
 後諸曆為法加詳大抵不出沖之之法新曆積日累月實測中景自遠日以及近日取前後日準相考者
 參攷同異初非偏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數多者為定實誠大明曆一十九刻二十分仍以累歲實測中景
 日差分寸定擬二至時刻于後推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冬至其年十一月十四日己亥景長七丈九尺四
 寸八分五釐五毫至二十一日丙午景長七丈九尺五寸四分一釐二十二日丁未景長七丈九尺四
 寸五分五釐以己亥丁未二日之景相校餘三分五釐為暑差進二位以丙午丁未二日之景相校餘八分
 六釐為法除之得三十五刻用減相距日八百刻餘七百六十五刻折取其中加半日刻共為四百三十
 二刻半百約為日得四刻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為時得三時滿五刻又作一時共得四時餘以十二收之
 得三刻命初起距日己亥算外得癸卯日辰初三刻為丁丑歲冬至此取至前後四日景十一月九日
 甲午景七丈八尺六寸三分五釐五毫至二十六日辛亥景七丈八尺七寸九分三釐五毫二十七日壬
 子景七丈八尺五寸五分以甲午壬子景相減復以辛亥壬子景相減準前法求之亦得癸卯日辰初三
 刻至二十八日癸丑景七丈八尺三寸四釐五毫用壬子癸丑二日之景與甲午景準前法求之亦合此
 取至前後八九日景十一月丙戌朔景七丈五尺九寸八分六釐五毫二日丁亥景七丈六尺三寸七分
 七釐至十二月初六日庚申景七丈五尺八寸五分一釐準前法求之亦在辰初三刻此取至前後一十
 七日景十一月二十一日丙子景七丈九寸七分一釐至十二月十六日庚午景七丈七寸六分十七日
 辛未景七丈七寸五分六釐五毫準前法求之亦得辰初三刻此取至前後二十七日景六月初五日癸
 亥景一丈三尺八分距十五年五月癸未朔景一丈三尺三分八釐五毫初二日甲申景一丈二尺九寸
 二分五毫準前法求之亦合此取至前後一百六十日景推十五年戊寅歲夏至五月十九日辛丑景一
 丈一尺七寸七分七釐五毫距二十八日庚戌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二十九日辛亥景一丈一尺八寸
 五釐五毫用辛丑庚戌二日之景相減餘二釐五毫進二位為實復用庚戌辛亥景相減餘二分五釐五
 毫為法除之得九刻用減相距日九百刻餘八百九十一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約得四日餘以十二乘之
 百約得十一刻餘以十二收為刻得三刻命初起距日辛丑算外得乙巳日亥正三刻夏至此取至前後

四日景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己巳景七丈一尺三寸四分三釐距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辛巳景七丈
 七寸五分九釐五毫初三日壬午景七丈一尺四寸六釐用己巳壬午景相減以辛巳壬午景相減除之
 亦合此用至前後一百五十六日景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丙寅景七丈二尺九寸七分二釐五毫十三
 日丁卯景七丈二尺四寸五分四釐五毫十四日戊辰景七丈一尺九寸九釐距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
 癸未景七丈一尺九寸五分七釐五毫初五日甲申景七丈二尺五寸五釐初六日乙酉景七丈三尺三
 分三釐五毫前後互取所得時刻皆合此取至前後一百五十八日景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辛酉景
 七丈五尺四寸一分七釐初八日壬戌景七丈四尺九寸五分九釐五毫初九日癸亥景七丈四尺四寸
 八分六釐距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戊子景七丈四尺五寸二分五毫初十日己丑景七丈五尺三釐五
 毫十一日庚寅景七丈五尺四寸四分九釐五毫以壬戌己丑景相減為實以辛酉壬戌景相減為法除
 之或以壬戌癸亥景相減或以戊子己丑景相減若己丑庚寅景相減推前法求之皆合此取至前後一
 百六十三日景十五年戊寅歲冬至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戊戌景七丈八尺三寸一分八釐五毫距
 閏十一月初九日戊午景七丈八尺八分二釐五毫用戊戌戊午二日景相減餘四分五釐為暑差進二
 位以戊午己未景相減餘二寸八分一釐為法除之得一十六刻加相距日二千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約
 得十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為時滿五刻又進一時共得七時餘以十二收為刻命初起距日己亥算外
 得戊申日未初三刻為戊寅歲冬至此取至前後十日景十一月十二日辛卯景七丈五尺八寸八分一
 釐五毫十三日壬辰景七丈六尺三寸一釐五毫閏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景七丈六尺三寸六分六釐五
 毫十六日乙丑景七丈五尺九寸五分三釐十七日丙寅景七丈五尺五寸四分五釐五毫用壬辰甲子景相
 減為實以辛卯壬辰景相減為法除之亦得戊申日未初三刻或用甲子乙丑景相減推之亦合若用辛
 卯乙丑景相減為實用乙丑丙寅景相減除之並同此取至前後十六日景十一月初八日丁丑景七
 丈四尺三分七釐五毫閏十一月二十日己巳景七丈四尺一寸二分二十一日庚午景七丈三尺六寸
 一分四釐五毫用丁亥己巳景相減為實以己巳庚午景相減除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二十一日景六月
 二十六日戊寅景一丈四尺四寸五分二釐五毫二十七日己卯景一丈四尺六寸三分八釐至十六年
 四月二日戊寅景一丈四尺四寸八分一釐以二戊寅景相減用後戊寅己卯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
 前後一百五十八日景五月二十八日庚戌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至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乙巳景一丈
 一尺八寸六分三釐三十日丙午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三釐用庚戌丙午景相減以乙巳丙午景相減
 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百七十八日景推十六年己卯歲夏至四月十九日乙未景一丈二尺三寸六分
 九釐五毫二十日丙申景一丈二尺二寸九分三釐五毫至五月十九日乙丑景一丈二尺二寸六分四
 釐以丙申乙丑景相減餘二分九釐五毫為暑差進二位以乙未丙申景相減得七分六釐為法除之得

三十八刻。加相距日二千九百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約得十五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得二時。餘以十二收之。得二刻。命初起距日丙申算外。得辛亥日寅正二刻。爲夏至。此取至前後十五日。景三月二十一日戌辰。景一丈六尺三寸九分五毫。六月十六日壬辰。景一丈六尺九分九釐五毫。十七日癸巳。景一丈六尺三寸一分一釐。用戌辰癸巳景相減。以壬辰癸巳景相減。準前法推之亦合。此取至前後四十二日。景三月初二日己酉。景二丈一尺三寸五釐。至七月初七日壬子。景二丈一尺一寸九分五釐五毫。初八日癸丑。景二丈一尺四寸八分六釐五毫。用己酉壬子景相減。以壬子癸丑景相減。如前法推之亦合。此取至前後六十一日。景三月初八日癸丑。景二丈一尺六寸一分一釐。至七月初八日癸丑。景二丈一尺四寸八分六釐五毫。初九日甲寅。景二丈一尺九寸一分五釐五毫。用戊申癸丑景相減。以癸丑甲寅景相減。準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六十二日。景二月十八日乙未。景二丈六尺三分四釐五毫。至七月二十一日丙寅。景二丈五尺八寸九分九釐。二十二日丁卯。景二丈六尺二寸五分九釐。用乙未丙寅景相減。以丙寅丁卯景相減。如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七十五日。景二月三日庚辰。景三丈二尺一寸九分五釐五毫。至八月初五日庚辰。景三丈一尺五寸九分六釐五毫。初六日辛巳。景三丈二尺二寸六釐五毫。用前庚辰與辛巳景相減。以後庚辰辛巳景相減。如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九十九日。景正月十九日丁卯。景三丈八尺五寸一釐五毫。至八月十八日癸巳。景三丈七尺八寸二分三釐。十九日甲午。景三丈八尺三寸一分五釐。用丁卯甲午景相減。以癸巳甲午景相減。如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一百三十四日。景推十六年己卯歲冬至。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己巳。景七丈六尺五寸八分。二十六日庚午。景七丈六尺一寸四分二釐五毫。用戊戌己巳景相減。餘一寸六分爲暑差。進二位。以己巳庚午景相減。餘四寸三分七釐五毫。爲法。除之得三十六刻。以相減。距日三千一百刻。餘三千六十四刻。半之加五十刻。百約得一十五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爲時滿五十五。又進一時。共得十時。餘以十二收之。爲刻。得二刻。命初起距日戊戌算外。得癸丑日戊初二刻。冬至。此取至前後十五六日。景十月十八日壬辰。景七丈四尺五分二釐五毫。十九日癸巳。景七丈四尺五寸四分五釐。二十日甲午。景七丈五尺二分五釐。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壬申。景七丈五尺三寸一分。二十九日癸酉。景七丈四尺八寸五分二釐五毫。十二月甲戌朔。景七丈四尺三寸六分五釐。初二日乙亥。景七丈三寸八分七釐。初三日丙子。景七丈三寸二分。初四日丁丑。景七丈二尺八寸四分二釐五毫。用庚寅丁丑景相減。以丙

子丁丑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二十三。景十月十四日戊子。景七丈一尺九寸二分二釐五毫。十五日己丑。景七丈二尺四寸六分九釐。十二月初五日戊寅。景七丈二尺二寸七分二釐五毫。用己丑戊寅景相減。以戊子己丑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二十四日。景十月初七日辛巳。景六丈七尺七寸四分五釐。初八日壬午。景六丈八尺三寸七分二釐五毫。初九日癸未。景六丈八尺九寸七分七釐五毫。十二月十二日乙丑。景六丈八尺一寸四分五釐。用壬午乙丑景相減。以辛巳壬午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三十一日。景十月乙亥朔。景六丈三尺八寸七分。十八日辛卯。景六丈四尺二寸九分七釐五毫。十九日壬辰。景六丈三尺六寸二分五釐。用乙亥壬辰景相減。以辛卯壬辰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三十八日。景九月二十二日丙寅。景五丈七尺八寸二分五釐。十二月二十八日辛丑。景五丈七尺五寸八分。二十九日壬寅。景五丈六尺九寸一分五釐。用丙寅辛丑景相減。以辛丑壬寅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四十七日。景九月二十日甲子。景五丈六尺四寸九分二釐五毫。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壬寅。景五丈六尺九寸一分一釐。至十七年正月癸卯朔。景五丈六尺二寸五分。用甲子癸卯相減。壬寅癸卯景相減。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後五十五日。景右以累年推測。到冬夏二至時刻。爲推定。擬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冬至。當在己未日夜半後六刻。即丑初一刻。其餘歲歲差。謂曰。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數有不能齊者。惟其所差至微。前初未覺。知追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末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指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差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一或損益失當。孰能與天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算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爲方今所用歲餘。餘七十五秒。用益所謂四分之二。共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宋大開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

實諸天道實為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于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於今日而已。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今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授時曆得甲寅。統天曆得乙卯。後天一日。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並先一日。若曲變其法以從之。則獻公僖公皆不合矣。以此知春秋所書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一也。大衍曆攷古冬至。謂劉宋元嘉十三年丙子歲十一月。乃日度失行。非三曆之差。今以授時曆攷之。亦得癸酉。二也。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冬至。諸曆皆得甲申。殆亦日度之差。三也。陳太建四年壬辰歲十一月丁卯景長。大衍授時皆得丙寅。是後一日。太建九年丁酉歲十一月壬辰景長。大衍授時皆得癸巳。是後一日。一失之後。若合于壬辰。則差於丁酉。合於丁酉。則差於壬辰。亦日度失行之驗。五也。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丙午景長。大衍統天授時皆得丙午。與天合。至開皇十四年甲寅歲十一月辛酉冬至。而大衍統天授時皆得壬戌。若合於辛亥。則失於甲寅。合於甲寅。則失於辛亥。其開皇十四年甲寅歲冬至。亦日度失行。六也。唐貞觀十八年甲辰歲十一月乙酉景長。諸曆得甲申。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歲十一月辛亥。景長諸曆皆得庚戌。大衍曆議以永淳開元冬至推之。知前二冬至。乃史官依時曆以書。必非候景所得。所以不合。今以授時曆攷之。亦然。八也。自前宋以來。測景驗氣者。凡十七事。其景德丁未歲。戊辰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丁卯。是後一日。嘉泰癸亥歲。甲戌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乙亥。是後一日。一失之後。若曲變其數。以從景德。則其餘十六事多後天。從嘉泰。則其餘十六事多先天。亦日度失行之驗。十也。前十事皆授時曆所不合。以此理推之。非不合矣。蓋類其同則知其異。辨其異則知其變。今於冬至略其日度失行。及史官依時曆書之者。凡十事。則授時曆三十九事皆中。統天曆與今曆不合者。僅有獻公一事。大衍曆推獻公冬至。後天二日。大明後天三日。授時曆與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後天八十一刻。大明後天一十九刻。統天曆先天一刻。授時曆與天合。以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為密。庶幾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云。

時人傳卷第二十七

元四

李贇下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其古今曆參校確密。曰授時曆與古曆相校。確密自見。蓋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皆一行之流。最為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校。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則其確密從可知已。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氣應已未六刻冬至。元嘉曆推之。得辛酉。後授時二日。授時上考元嘉壬午歲冬至。得乙巳。與元嘉合。隋大業三年丁卯歲十一月庚午日五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七十二年。皇極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上考大業丁卯歲冬至。得庚午。與皇極合。唐武德元年戊寅歲十一月戊辰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六十二年。戊寅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至。與戊寅曆合。開元十五年丁卯歲十一月己亥日七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

七年庚辰歲計五百五十三年大衍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
 己亥冬至與大衍曆合先四刻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壬子日七十六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
 計四百五十九年宣明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長慶辛丑歲得壬子冬至與宣明
 曆合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十一月丙午日六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三百零九年乾元曆
 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十一刻授時曆上考太平興國庚辰歲得丙午冬至與乾元合咸平三年庚子歲
 十一月辛卯日五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二百八十年儀天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
 一十一刻授時上考咸平庚子歲得辛卯冬至與儀天合崇寧四年乙酉歲十一月辛丑日六十二刻冬至距
 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紀元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
 酉歲得辛丑日冬至與紀元曆合先二刻金大定十九年己未歲十一月己巳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
 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一十一年大明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後授時一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大定己未歲己巳
 冬至與大明曆合先九刻慶元四年戊午歲十一月己酉日一十七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
 十二年統天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先授時一十一刻授時曆上考慶元戊午歲得己酉日冬至與統天曆合其
 周天刻宿度議曰列宿著於天為舍二十有八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無以校其度非列舍無以
 紀其度周天之度因二者以得之天體渾圓當二極南北之中給以赤道日月五星之行常出入於此天
 左旋日月五星過而右轉昔人曆象日月星辰謂此也然則舍相距度數曆代所測不同非微有動移則
 前人所謂或有未密古用闕管今新制渾儀測用二線所測度數分秒與前代不同其日躔議曰日之麗
 天縣象最著大明一生列宿俱知古人欲測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然
 昏旦夜半時刻未易得其時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衡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
 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明前驗定星度因得日躔今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得
 冬至日躔赤道筭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
 歲星太白相距度定驗參考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筭宿適與月食所衝允合以金趙知微所修大明
 曆法推之冬至至納躔斗初度三十六分六十四秒比新測實差七十六分六十四秒其日行盈縮議曰日
 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
 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景長短定日行
 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陽往來剛積而
 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
 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過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
 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

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一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
 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
 為益末為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而南於益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
 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
 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
 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景景而得仍以算術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議曰古曆謂月平行十
 三度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
 賈逵以爲今合朔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
 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
 以圖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先儒謂月
 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
 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從是漸殺歷七
 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
 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
 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
 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
 十八限今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爲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折而四之爲象
 限其白道交周議曰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
 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其
 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直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
 街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
 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離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
 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
 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
 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
 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
 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內六度
 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

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斜者疎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為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其晝夜刻議曰日出為晝日入為夜晝夜一周共為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晝短則夜長夜短則晝長此自然之理也。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晝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浸近夜短而晝長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浸遠晝短而夜長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為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為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南北極有高低日出入有早晚所以不同耳。今授時曆晝夜刻以京師為正其交食議曰曆法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術加時必本於躔離胸臆考求食分必求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日運月疾月追日及是為一會交之道有陽曆陰曆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到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焉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矣詩書所載日食二事書允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今按大衍曆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距辛巳三千四百八十八年九月庚戌朔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今按梁太史令虞翻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朔大衍亦以為然以授時曆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春秋日食三十七事隱公三年辛酉歲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公羊云日食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曆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桓公三年壬申歲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姜岌以為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曆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桓公十七年丙戌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五百六十八入食限莊公十八年乙巳歲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曆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為三莊公二十五年壬子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以今曆推之是歲七月辛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失閏也莊公二十六年癸丑歲冬十月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二月癸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五百五十一入食限莊公三十年丁巳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僖公十二年癸酉歲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僖公十五年丙子歲夏五月日有食之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曆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文公元年乙未歲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曆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七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文公十五年己酉歲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六月辛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四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宣公八年庚申歲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杜預以七月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宣公十年壬戌歲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宣公十七年己巳歲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為是成公十六年丙辰歲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成公十七年丁亥歲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襄公十四年壬寅歲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二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一千三百九十三分入食限也。襄公十五年癸卯歲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襄公二十年戊申歲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緡條大衍亦以為然今曆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為是。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歲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曆

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襄公二十四年壬子歲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今曆推之。是月甲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志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類食。在誤條。今曆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襄公二十七年乙卯歲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昭公七年丙寅歲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昭公十五年甲戌歲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昭公十七年丙子歲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曆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昭公三十一年庚辰歲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壬午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昭公三十二年辛巳歲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癸酉朔。交分十四日一千八百八分入食限。杜預以長曆推之。當為癸卯。非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食限。昭公二十一年庚寅歲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辛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分入食限。定公五年丙申歲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三月辛卯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定公十二年癸卯歲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蓋失一閏。定公十五年丙午歲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五分入食限。哀公十四年庚申歲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庚申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九千二百一十一分入食限。右詩書所載日食二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凡三十有七事。以授時曆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曆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為食晦二者非。左氏以為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蓋由古曆疎闕。置閏失當之弊。姜炭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書。但因時曆以審。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其定朔議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盈。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為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為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為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採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朔。復用平朔。訖麟德

增人傳 元四

三二九

增人傳 元四

三三〇

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朔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虞翻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朔。大日月相離。何拘於朔。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為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為法之不可易。初聞三大二小之說。皆不以為然。自有曆以來。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迨本朝至元。而常議方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入為之牽強。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為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為知者道也。其不用積年日法。議曰。曆法之作。所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不按其端。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磨合。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氣朔之進。參差不一。昔人立法。必推求往古生數之始。謂之演紀。上元。當斯之際。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連珠。然惟其世代綿遠。馴積其數。至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斷截其數。而增損日法。以為得改憲之術。此歷代積年日法。所以不能相同者也。然行之未遠。復復差失。蓋天道自然。豈人為附會所能苟合哉。夫七政運行於天。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周匝。則象數昭著。有不容隱者。又何必捨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闊之術哉。今授時曆以元辛巳為元。所用之數。一本諸天。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為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出於人為者。為得自然。或曰。昔人謂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然則曆之有積年日法。尚矣。自黃帝以來。諸曆轉相祖述。殆七八十家。未聞舍此而能成者。今一切削去。無乃昧於本原。而考求未得其方歟。是殆不然。晉杜預有云。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前代演積之法。不過為合驗天耳。今以舊曆頗疎。乃命釐正法之不密。在所必更。奚暇踵故習哉。成宗即位。陞學士大德六年。為翰林承旨。卒年七十九。元史本傳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恆。父義。善算術。履謙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法。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補星曆生。同輩皆司天。履謙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曆既成。復領修曆。履謙二十九。授星曆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筭。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鐘以為節。其漏經久。廣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其刻漏旁有宋舊

銅壺。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運用。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朔。加時已。依曆日食二分有奇。至其時不食。衆皆懼。履謙曰。當食不食。自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食不食。遂致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開。六年六月朔。時加戊。依曆日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至其時果食。衆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不出本氣者為是。衆服其議。九年南郊。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而無鐘鼓更漏。往往至且始行其事。履謙白。宰執用鐘鼓更漏。俾早於有節。從之。至大三年。陸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多官正事。四年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未幾復簽太史院事。延祐元年。復為司業。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宣撫江西福建。還京復為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卒。授時曆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曰。測晷景。并晨昏五晷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晷數各減。現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至順三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議軍。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元史

曆人傳卷第二十八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傑

元五

趙友欽

趙友欽。一曰名友某。字子恭。一曰字子公。一曰字敬夫。鄞陽人。一曰饒之德興人。弗能詳也。世稱絲督先生。宋宗宗之子。著革象新書五卷。其天道左旋篇。言古人仰觀天象。知星移斗轉。漸漸不同。然其旋轉有甚牽者。以衡管窺之。有一星旋轉最密。名曰紐星。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復觀南天。比東西星宿旋轉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雖然旋轉。常在於天。南極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則知地在天內。天如地球。內盛半球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板上雜置細微之物。比如萬類。蹴球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知覺。其日至之景。言古者見天晝而日高。天寒而日低。遂立表木。以測其長短之景。以中晝表景極短之日。為夏至。中晝表景極長之日。為冬至。其歲序終始。言古人以冬至為第一日。逐日記之。第三百六十六日。中晝表景復最長。為次年冬至。四晷之日。滿一千四百六十一。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積四年之餘積多一日。將一日分與四年。每年得四分之一也。其閏定四時篇。

曆人傳 元五

三三三

言古人測驗得月圓一次二十九日有餘。十九年月圓二百三十五次。十九年之內。中氣有二百二十八。若一朝之內。置一中氣。則七朔無中氣者。是閏。古人以十九年為一章。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日。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二十節名曰一紀。總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子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日子之先期夜半。又在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也。其天周歲終篇。言每年三百六十五日。餘四分一。故亦以周天分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太陽一日行一度。分寸丈尺。名曰五度。分天為度者。亦是度量之義。似乎以太陽為尺。其一度。即日圓之徑數也。十九年為一章之內。太陽一十九周。太陽二百五十四周。於月周之數。減去日周。則為二百三十五朔。十九日之內。太陽行十九度。太陽行二百五十四度。以二百五十四均於十九。則知太陽每日行十三度。餘十九之七。每年行十三周。十九之七。每日太陽遠太陽十二度。十九之七。每年太陽十二周。餘十九之七。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朔。十九之七。為閏。積十九年。七閏也。其術法改革篇。言術法累改。由古及今。六十餘術矣。漢太初相為可取。然猶疎略未密。唐一行作大衍術。當時以為密矣。以今觀之。猶自甚疎。蓋歲淺則差少。未覺。久而積差漸多。不容不改。要當隨時測驗。以求天數之真。其星分篇。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度皆輪轉於南北極。如是則其度。斂於兩端。最廣處在於腰圍。名曰赤道。各度皆二十八宿。距星紀數。謂之經度。東西分經。則南北亦當分緯。緯度皆以北極和去遠近為數。天頂名曰嵩高。北極偏於嵩高。而北者五十五度。有奇。赤道則斜倚在嵩高之南三十六度。其日道。歲差篇。言統天術。謂周天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百年差一度。半。然又謂周歲漸漸不同。上古歲多。後世歲策少。如此則上古歲差少。後世歲差多。當今術法。做之。立加減歲策之法。上致往古。百年加一秒。下驗將來。百年減一秒。其黃道損益篇。言二至之日。黃道平其度。斂於每度約得十之九二分。斜行赤道之交。每度十有一矣。今之授時術。步得冬至日。躡箕宿。以此寅申度數。最少。已亥度數最多。其餘則多寡相近。其積年日法篇。言前代造術者。遠求往古。曰上元。求其積年總會。是以必立日法。然有所謂截元術。但將推步定數。為順算逆考。不求其齊。當今授時術。采術截元之術。凡積年日法。皆所不取。其元會運世篇。言近世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一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宇宙之終始。世人多信其說。以愚觀之。實不可準。其氣朔沒減篇。言術家算沒減二日。唐一行以前。其術不同。今載於授時術者。乃放一行而為之也。沒用氣位而推。減用朔虛而求。沒減乃已極之義也。故遺日者。或忌之。其日月盈縮篇。言月行十三度。餘十九之七。然或先期或後期。有差至四五度者。後漢劉洪始考究之。知月有盈縮。隋之劉焯。始覺太陽亦有盈縮。最多之時。在於春秋二分。均差兩度有餘。李淳風有推步月法。謂六十二日行七度。六十二年七周天。所謂字者。乃彗星之一種。光芒偏掃者。則謂之慧。光芒四出。如圓渾者。乃謂之孛。然李以月為名。未

曆人傳 元五

三三五

隨在六合之中。今地不平。天多。地下天少。須當移眼輪。放低。比似眼在地平。此不特比望各宿經度。亦可比望去極緯度。其五緯距合篇。言古者止知五緯距度。未知有變數之加減。北齊張子信仰觀歲久。知五緯又有盈縮之變。當加減常數。以求其逐日之躡。所以然者。蓋五緯不由黃道。亦不由月之九道。乃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視太陽遠近而遲疾者。如足力之勤倦。又有變數之加減者。比如路里之徑直斜曲。其蓋天舛理篇。言蓋天之說。以天愈低而愈遠。今北極近則高而小。近北則低而大。由是觀之。北極之北。天雖愈低。却與中國相近。如此則蓋天之謬明矣。其渾儀制度篇。言渾天之儀有三。一曰六合儀。一曰三辰儀。一曰四游儀。其為一器。其經星定躡篇。言黃道因歲差逐年改異。宜先測赤道。以分天體。但地不平。天半。渾儀不可以測。於地中置立。蓋箭刻漏。箭分一百四十六畫。半一晝夜之間。其箭浮沈各五十次。天運一度。則箭之浮沈移四十畫。別置一木架。四柱而中空。不拘大小高低。內容一人坐立架上。平放長木兩條。其長與架相稱。高五寸許。闊二寸許。各鑿水溝。試令平正。兩木之間。留一長罅。其闊不及半寸。約三四分。首尾橫狹。均亭直指于午中。向人於架內窺測。其眼須當低罅一尺有餘。否則所望不定。若于長木之上。以板加之。令高則不必低罅一尺矣。觀象者候視各宿來當罅中。隨即擊說。看箭者言其箭畫數目。乘筆者記之。須當再驗三四夜。以審訂焉。其橫度去極篇。言渾儀亦不可測。橫度。今亦別立測橫度法。其法於露地鑿為方穴。正向于午。傍挾卯酉。以四柱木架置於穴中。高出地平數寸許。方廣稱穴。架內可容坐立。尺寸不拘。其穴口之南。樹一長木。與架相連。丈餘。高七尺許。其架之上。作十字之交。但十字之木。不向于午卯酉。乃斜指四維。而各構於柱。正交之心。樹立一表。約高六尺。作窳于表首。可通琴線。令線無纏滯。其窳向南之下。二尺許。別鑿一方窳。將平木一條。于穴內。毋令突露。窳北。其平木約厚二寸許。闊四寸許。長出窳南一丈。穩附于架南所樹之木。平木正指于午之中。上鑿水溝。以試平正。於平木左邊。均畫九十一度有奇。乃周天四分之一。以一寸準為一度。又于平木之上。一寸許。再構平木一條。與在下之平木不異。但在上之畫處。作通窳。可容鎮箸。在下之畫處。止作淺窳。以承鎮箸。鎮箸長二尺許。箸首大窳。似乎大針之狀。插在平木最南之畫窳。箸窳繫以琴線。穿從表窳過。北有窳筒。約長五尺以上。有尾。各有一環。下環在筒尾之上。側數寸許。繫于表根。上環繫于琴線。窳筒直倚表北。琴線長短稱之。一人在架外地上。而漸移鎮箸。移窳而北。窳筒之首。漸移然恐東西搖曳不定。當釘兩木於表側。以夾之。鎮箸逐畫北移。則可以測乘星所在之度。測者聲說。屋下之人。書記之。其占景如交篇。言置一表。約高四丈。表首置圓物。狀如燈毬。不可透明。亦不可小。小則景淡。大却不妨。表下以石灰塗之。令白。以黑畫方眼。若其桿。眼方一寸。于是推測四時日景。九道月景。于其桿上方。考究東南西北遲疾之差。則可推日月兩景相犯。求其日食分并。虧圓時刻。起復方位。其偏遠準則篇。言地偏南北者。則卯酉表景不相直。地偏東西者。則子午兩表不相直。求地偏東西之數。則置刻漏。準取昏曉。折中取為夜半。置測經度之

木架。指偏午于此夜半。仰望中星。以較地中夜半中星。則知地偏東西之度數。若求地偏南北之數。但論緯內所見天脊緯度。取其距北極之數計之。其小緯光景篇。言室有小緯。雖不皆圓。而緯景所射。未有不圓。及至日食。則緯景亦如所食分數。緯雖寬窄不同。景却周徑相等。但寬者濃而窄者淡。若以物障其所射之處。迎奪此景於所障物上。則此景較淡而加濃。予始未悟其理。因熟思之。凡大緯有景。必隨其緯之方圓短尖斜而不別。乃因緯大而可容日月之體也。若緯小。則不足容日月之體。是以隨日月之形而皆圓。及其缺則皆缺。緯漸窄則景漸淡。景漸遠則周徑漸廣而愈加淡。大緯之景。漸遠亦漸淡。然不減其濃。此則濃淡之別也。假於兩樓下。各穿圓穿。徑皆四尺餘。右穿深八尺。左穿深八尺。置案于左穿。案高四尺。則雖深八尺。只如右穿之淺。作兩圓板。徑廣四尺。俱以蠟燭千餘枚。密插於上而燃之。更作兩圓板。置穿口。板心開方窳。左方寸許。右方半寸許。于是觀其樓板之下。有二圓景。周徑所較不多。却有一濃一淡。詳察其理。千燭自有千景。其景皆隨小窳點點而方。燭在穿心者。方景直射樓板之中。在南邊者。方景斜射樓板之北。在北邊者。方景斜射樓板之南。東西亦然。其四旁之景。斜射而不直者。緣四旁直上之光。礙而不得出。惟有斜穿出窳。穿內既已斜穿。窳外止得偏射。偏中之景。千數交錯。周偏疊砌。則總成一景而圓。所以有濃淡之殊者。蓋南處皆千景疊砌。圓徑若無廣狹之分。但見其窳寬者。所容之光較多。乃千景皆廣。而疊砌稠厚。所以濃。窳窄者。所容之光較少。乃千景皆狹。而疊砌稀薄。所以淡。于是向右穿東邊。減却五百燭。觀其右間樓板之景。缺其半于西。又減左穿之燭。但明二三十枝。其景雖亦周圍布置。各自點點為方。不相粘附矣。又但明一燭。則只有一景。而方緣窳小。而方形尤小。窳內可以容盡其光。卻為大景。隨空縹之象矣。若依舊燃左穿之燭。別將廣大之板二片。以障樓板而迎奪其景。此景較于樓板者漸狹。而加濃。于是去左穿之內桌案。燭燭置於穿底。窳既遠於燭。景則散而狹。由是察之。燭也光也。窳也景也。四者消長勝負。皆所當論者也。其句股測天篇。言測三辰之高。必須兩表相距數百里。否則不覺其景差。里之為數。長三百步。每步之長。伸手一度也。浙尺約六。淮尺約五。世間里路迢遙。難取徑直。既然地上量之不直。豈能推其三辰高遠。是以古人測景。千里一寸之差。猶未親切。始以其術言之。古人制表未精。今別定表之制度。併述元有算法。就地中各去南北數百里。仍不偏于東西。俱立一表。約高四丈。於表首下數寸。作一方窳。外廣而內狹。當中薄如連邊。兩旁如側流。滿底之盤形。圓而斂方。以南北表景之數相減。餘名景差。兩表相距里數。各乘南北表景。各如景差。而一。即得二表。各與歲日之地相距。數日平遠。各以表景加之。所得各以表高乘之。各如表景。而一。即得日輪頂與歲日之地相距數。以南北表景各加平遠。所得自乘。名句竪。日高自乘名股。兩幕相併。名弦。幕開為平方。名曰遠。乃南北表景之景。距日斜遠也。其乾象周牌篇。言古人謂圓徑一尺。周圓三尺。後世考究。則不然。圓一而周三。則尚有餘。圓三而徑一。則為不足。蓋圓三徑一。是六角之田也。或謂圓徑一尺。周圓三尺。一寸四分。或謂圓徑七尺。周圓二十二尺。

或謂圓徑一百一十三，周圍三百五十五，徑一而周三，四，猶自徑多，圍少，徑七而周二，十二，却是徑少，周多，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最為精密，其考究之精，盡百眼茶盤，一眼廣一寸，方圓之內，畫為圓，圓徑十寸，圓內，又畫小方圓，小方以算術，辰為圓象，自四角之方，添為八角，曲圓為第一次，若第二次則為曲十六，第三次則為曲三十二，第四次則為曲六十四，凡多一次，其曲必倍，至十二次，則其為曲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其初之小方，漸加漸展，漸漸漸實，角數愈多，而其為方者，不復方而變為圓矣，今先以第一次言之，內方之弦十寸，名大弦，自乘得一百寸，名大弦幕，內方之句幕五十寸，名第一次大句幕，以第一次大句幕，減其大弦幕，餘五十寸，名大股幕，開方得七寸七釐，名第一大股，以第一大股，減其大弦餘二寸九分二釐，八毫，有奇，名第一折半得二寸四分六釐，四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句，此小句之數，乃內方之四邊，與圓圍最相遠處也，以第一次小句自乘，得二寸一分四釐，四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句幕，以第一次大句幕，折半得二十五寸，又折半得十二寸五分，名第一次小股幕，併第一次小句幕，得一十四寸六分四釐，四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弦幕，開方得三寸八分二釐，六毫，有奇，名第一次小弦，即是八曲之一，八，乘第一次小弦，得三寸六分一釐，有奇，即是八曲之周圍也，此以小數求之，不若改為大數，將大弦改為一千寸，然後依法而求，若求第二次者，以第一次小弦幕，名第二次大句幕，以第一次大股幕，減其大弦幕，餘為第二次大股幕，開方為第二次大股，以減其大弦，餘為第二次折半名，第二次小句，此小句之數，即是八曲之邊，與圓圍最相遠處也，以第二次小句自乘，名第二次小句幕，以第二次大句幕，折半，名第二次小股幕，以第二次小股幕，併第二次小句幕，名第二次小弦幕，開方為第二次小弦，即是十六曲之一，以十六乘第二次小弦，即是十六曲之周圍也，以第二次做第一次，若至十二次，亦遞次相做，置第十二次之小弦，以第十二次之曲數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乘之，得三千一百四十一寸五分九釐，二毫，有奇，即是千寸徑之周圍也，以一百一十三乘之，果得三百五十五，故言其法精密，要之方為數之始，圓為數之終，開始於方，方終於圓，周牌之術，無出於此矣，又有天文圖說一篇，文不具，友欽，嘗於龍游之贊鳴山，龍游朱暉字德明，從友欽游，受革象新書，暉發其門人章潘徵宋濂序而刻之，新書

論曰：步算之書，苦於難讀，友欽罕譬曲喻，出以平易，其津逮來學之心至矣，小陳光景乾象周牌諸篇，尤有深得，惟以地平不當天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此則友欽之新說，於理不然也。

賈亨

賈亨字季通，長沙人也，著算法全備集二卷，算法全備集

論曰：也是國藏書目，載亨是書作六卷，余所藏止二卷，書中有珠算歌訣，則其人當在元以後矣，未審其詳，故附於此。

鳴人傳卷第二十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明一

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也，元至順間舉進士，除高安丞，後為浙江儒學副提舉，太祖吳元年，基為太史院使，十一月乙未，冬至，基率其屬高翼進戊申大統曆，太祖諭曰：古者季冬頒曆，太史令，今于冬至亦未盡善，宜以十月朔，著為令，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授宏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八年正月卒，年六十五，正德九年，加贈太師，諡文成，明史本傳

吳伯宗 李時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也，洪武庚戌鄉薦，舉首，李亥廷對，擢進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洪武元年，徵元回，司天監黑的兒阿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情定曆數，二年，又徵回，司天監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三年，改司天監為欽天監，以回國科錄為十五年，詔伯宗與翰林李紱同，歸回國，歷緯度天文諸書，書成，命伯宗為序，序曰：皇上奉天明命，撫臨華夷，車書大同，人文宣朗，爰自

洪武初大將軍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悉上進京師藏之府府為之暇即召儒臣進講以資治道其間西域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李神臣吳伯宗而諭之曰天道幽微垂象以示人人君體天行道乃成治功古之帝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脩人事育萬物由是文籍以興彝倫攸敘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為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披閱庶幾觀象可以省躬修德思預防順天心立民命焉遂召欽天監臺臺郎臣海達兒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師臣馬沙亦黑臣馬哈麻等咸至于廷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曆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兼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編成文焉惟直鴻母漢繪毋忽臣等奉命惟謹開局于右順門之右相與切磨遠厥本指不敢有毫髮增損越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以進有旨命臣伯宗為序臣聞伏羲畫八卦唐堯欽曆象大舜著七政神禹敘九疇歷代相傳載籍益備其言天地之變化陰陽之闢闢日月星辰之道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夫人事吉凶物理消長微妙宏衍矣今觀西域天文書與中國相傳殊途同歸則知至理精微之妙充塞宇宙豈以華夷而有間乎非惟皇上心與天道學稽古訓一言一動蕪若神明在上凡禮樂刑政陽符陰符皆法天而行期於七曜順度雨暘時若以致隆平之治皇上敬天勤民即伏羲堯舜禹之用心也經傳所載天人感應之理存于方寸審矣今又譯成此書常留睿覽兢兢戒慎純亦不已若是其至哉是書遠出夷裔在元世百有餘年晦而弗顯今遇聖明表而為中國之用備一家之言何其幸也聖心廓焉大公一視無間超軼前代遠矣刻而列之與中國聖賢之書並傳並用豈惟有補于當今抑亦有功于萬世云由是回回法與大統參用後神宗時用禮科給事中侯先春言以回回曆算入大統曆中以備考驗明史本傳志明史紀事本末回回曆法

論曰九執萬年不行於當時而回回經緯度乃得與大統始終參用蓋其法亦屢變而加精漸能符合天象矣

元統李德芳

元統號抱拙子長安人也洪武十七年為漏刻博士上言術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為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用法推之漸差天度臣今推演得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一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氣准分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七十五分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秒然七政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勸勸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先是元年改太史院為司天監三年又改監名為欽天設四科曰天文刻漏大統回回以監令承統之于是攬統為監令統乃取授時術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錯綜其文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元命曰大統曆法通軌二十二年改

監令承為監正副統為監正二十六年監副李德芳言統改作洪武甲子元不用消長之法以考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天正冬至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半強疏上統奏辨太祖曰二統皆難悉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自是大統術元以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時法焉明史本傳志明史

論曰大統去授時消長之法當時言術者皆不謂然以余觀之統亦未為無見也何也授時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上致百年長一分下推百年消一分依其法上致七十三萬七千五百年其歲實當為三百六十六日無餘分下推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年其歲實當為三百六十五日無餘分此必無之理也長極而消消極而漸長亦事勢所必然明代三百年間于授時法當消而不消則歲實固已漸長至本朝康熙間歲實餘分為二四二一有奇雍正時乃易為二四二三有奇此消極而長之明效大驗故曰統亦未為無見也

王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也國初召用為中書分省掾史旋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使雲南抗節不屈遂遇害年五十二建文中贈翰林學士諡文節正統中進諡忠文禕以元趙友欽所撰革象新書其言涉於蕪冗鄙陋反若昧其旨意之所在因為纂次削其支離證其偽外重其次等挈其要領為重修革象新書二卷篇目次第與友欽書小異明史本傳志明史

彭德清

彭德清正統十四年官欽天監監正先是永樂遷都順天仍用應天冬至晝夜時刻至德清測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四度比南京高七度有奇冬至晝三十八刻夏至晝六十二刻請改入大統術永為定式從之未幾景帝即位用天文生馬誠言仍復洪永舊制明史

論曰晝夜漏刻九服各殊唐宋術家言之甚詳德清奏改用順天之率是也景帝未嘗厭故復用應天舊法當時日官不能執事其推步之疏亦可見矣

貝琳

貝琳成化中官南京欽天監監副先是洪武十八年遠人歸化獻土盤曆法預推六曜于犯名曰經緯度曆官元統去土盤譯為漢算至是歲久湮沒琳慮廢弛失傳成化六年具奏修補十三年秋書成其法分周天為三百六十度每宮三十度度分秒微各以六十遞折以西域阿剌必年當隨開皇己未為元至洪武甲子計積七百八十六算其宮分十二白羊戌宮三十一日金牛西宮三十一日陰陽申宮三十一日巨蟹未宮三十二日獅子午宮三十一日雙女巳宮三十一日天秤辰宮三十日天鵝卯宮三十日人馬寅宮二十九日騰蛇丑宮二十九日寶瓶子宮三十日雙魚亥宮三十日計十二宮其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謂之不動的月若宮分有闕於雙魚宮內加一日凡一百二十八宮閏三十一日其月分十二第

一月大名法而幹而丁第二月小名阿而的必喜世。第三月大名虎而達第。四月小名名提而第五月大名木而達第六月小名沙合列幹而第七月大名列黑而第八月小名阿班。第九月大名阿明而第十月小名名答。第十一月大名八哈。第十二月小名亦思番達而麻的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計十二月共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年。謂之動的月。若月分有閏。於第十二月內加一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其命日以七曜。日一月二火三水四木五金六土七。每日以午正起算。明史曆志

論曰。王寅想謂土盤術元。在唐武德年間。非開皇已未是也。而猶未知其審也。蓋回回術有宮分年。有月分年。宮分有宮分之元。則開皇已未是也。月分有月分之元。則唐武德壬午是也。自開皇已未至洪武甲子。積宮分年七百八十六。自武德壬午至洪武甲子。積月分年亦七百八十六。其巧竊根數以惑人者。以其兩積年之適相等也。元和李尚之說。著回回術元。效視梅微君疑問所云。為詳。有求宮分自羊一日入月分。截元後積年月日法。以為不明乎此。則雖有立成。不能入算也。

董軒

董軒字士昂。鄱陽人也。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戊戌。以月食。監推有誤。時軒方以知術擢太常少卿。掌監事。具言晉隋以來。雖立歲差之法。終欠精密。況南北高下。地有不同。豈能臆合天象。監臣不能隨時修改。故多舛誤。會俞正己上改曆議。詔禮部及軒參考。軒奏正己膠泥所開。輕率妄議。語見正己傳。明史本傳

俞正己

俞正己直隸人也。官與定教諭。成化十七年。上改曆議。謂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我朝革革前代弊政。獨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推步。又以陰陽盈虧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載。編成一冊。上進。請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行天下。詔以曆法已舊。稽定。今奏有差。所司詳看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正己止據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曆志推算氣朔。又以己意創為八十七年約法。每月大小相間。輕率狂妄。宜正其罪。遂下正己詔獄。明史

吳昊

吳昊字仁甫。臨川人也。成化中為欽天監正。奏言授時術起至元辛巳。今二百一十年。與歲行差三度餘。

夫及今不改。恐漸疎。詔下禮部議如其說。宏治二年。上言。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自奎。與今之四正日度乖戾。其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難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遺制。而北極星柱差短。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差。今宜改造渾儀。以黃赤二道環交于壁。始與天合。又言。觀象臺所用渾儀。俱南京舊制。南京相去二千七百餘里。去極高下不同。且歲久推驗漸差。請修改。或別造。以成一代之制。事下禮部。禮部令同監副造渾儀二儀。經緯皆與天合。正德初。進太常寺卿。卒于官。明史本傳

周濂

周濂正德中官中官正。上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秒。為曆元。其氣圓轉交四應併周天黃赤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部。臣併監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輕改。請仍舊法。別選精通術學者。同濂等以新法考驗。更為奏請。報可。明史

朱裕

朱裕正德時為瀾刻博士。先是成化十九年。天文生張陞上言。改曆欽天監。謂祖制不可變。遂罷。宏治中。監推交食。屢不應。正德十二年。日食起復。皆弗合。於是裕上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回科推驗西域。九執術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則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齊。部覆官裕及監臣。曆學皆未必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所推。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從之。明史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也。宏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十五年。官禮部員外郎。上言日月交食。日食最為難測。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也。宏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十五年。官禮部員外郎。上言日月交食。日食最為難測。董月食分數。但論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且月小關。虛大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所掩。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分。故南北殊觀。時刻亦異。必須據地立表。因時求合。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宜按交食以更正。時刻分秒。必使奇零。剖析詳盡。不然。積以歲月。離離臆臆。又不合矣。不報。嘉靖初。卒。年三十有九。明史本傳

葉讓 華湘

樂護官南京戶科給事中。華湘官工部主事。正德十六年。並以通曆法擢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嘉靖二年。湘疏論曆之來由。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高祖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今之冬至初昏室中。去唐堯末。計四千餘年。而差五十度矣。授時法歲差一分五十秒。至元辛巳至今。二百四十二年。合差三度有奇。是以正德庚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推算不合。臣按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昇景為近。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見也。望許臣暫罷朝參。督中官正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躡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敢禮部精通理數者。徵赴京師。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集議。護言曆經卽歲差。以推變黃道。六十七年。該推變一次。本監失於推變。故耳。又謂曆不可改。與湘頗異。禮部因言我朝曆因於元。經諸大儒之手。固難議改。然推步之法。貴隨時考驗。今湘欲自行測候。不為無識。請二臣各盡所見。窮極異同。以協天道。從之。明史

時人傳卷第三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明二

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官至右都御史。通知回術法。精於弧矢割圓之術。嘗著句股測望論。其略云。句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之運行。朕胸連遠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於數也。句股之橫為句。縱為股。斜為弦。蓋一弦實藏一句一之數。一句一之數。數併一弦數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句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句。因句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句股法之可通者也。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句股之法窮矣。於是立表之法。蓋以小句股求大句股也。句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句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立表之法。蓋立表者以通句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句股也。無二法也。又有句股容方圓論。略云。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方。句股容圓。準於句股容方。如均

時人傳

三五七

時人傳 卷三十

三五八

齊無較之句股。其容方適得句之一半。若長短不齊之句股。則容方以漸而闕。不止于半句矣。須變長為圓。以取容方之數。取容圓之徑。則用句股相乘。而倍其數。以句股弦并為法而得數也。又孤矢論略云。凡孤矢算法。準之於矢。而參之於徑。背徑求矢之法。先求之背弦差。而半背弦差藏之。矢與徑相除之中。倍矢與徑相除。則全背弦差也。半法簡捷。故用其半。無論背徑求矢。矢背求徑。消息管於是矣。夫積也。矢也。徑也。背也。殘周也。差也。凡七者轉相為法。而轉相求。共得三百二十六法。而後盡。渾然一圓。而中會錯綜變化。乃至於此。嗚呼。豈非所謂至妙至妙者哉。又論差分方程。盈縮粟米。總是一分法也。差分方程者。因物之參伍。而推出價之貴賤。有定式而不可亂也。差分方程之所不能盡。於是有盈縮。盈縮因其外。露崎零可見之數。而推知其中。藏隱難不可見之數。以據末而窺全。蓋差分以價權物。露價而混物。故以物相權。方程以物權價。露物而混價。故以物相參。而盈縮通乎其間矣。至於物以多而易寡。價有以貴而易賤。於是。有粟米。則乘除互換之間。而多途與寡相當。賤遠與貴相當。而其數齊矣。又謂數有繁而從簡。亦有以少而合多。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約。於是。有約分之法。有合分。觀其所總而乘散者矣。觀其所餘。而多寡著矣。算經曰。學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分法之為難。必精於無分之乘除。而後能通於有分之乘除。非二致也。法有淺深而已矣。三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崇禎中。追諡文。明史本傳。

荆川文集

論曰。順之習回術法。而不知最高精測圓海鏡。而不知立天元術。凡所論述。亦祇得其淺焉者耳。然明季士大夫。率以空疏相尚。順之以句股弧矢表率後賢。一線之傳。影于不眩。其功固有足多者矣。

題應祥

顧應祥號善溪道人。湖州長興人也。嘉靖間。巡撫雲南。遊刑部尚書。著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十卷。其序曰。天地之所以神變化而生萬物者。陰陽而已。一陰一陽。交互錯綜。而變化無窮焉。聖人因其交互錯綜之不一。而畫為數術以測之。於是乎天地之高深。日月之出沒。鬼神之幽秘。皆可得而知之矣。然數之為術。雖千變萬化之不同。而其要不過一開闔而已。開者除也。闔者乘也。而又有以形求積。以積求形之異古。之為數者。有九九者。其用也。是故用之以貿易。則為粟米。用之以分別差等。較量遠近。則為差分。為均輸。因其末而欲知其本。為盈積。彼此互見。則為方程。若夫以形求積。則方田商功之類是也。以積求形。則少廣句股之類是也。以形求積者。先得其形。而後求其積。故其為術也。易以積求形者。則先得其積。而後求其長短。廣狹。斜正之形。有非乘除所能盡者。故必以商除之。然而商除亦不能盡也。而又立正負。廉隅之法。以增損附益之。故其為術也。難余自幼好習數學。晚得荆川唐太史所錄測圓海鏡一書。乃元翰林學士樂城李公治所著。雖專主于求容圓求方一術。然其中間如平方立方三乘方。帶縱減縱。益廉減廉。正隅負隅諸法。凡所謂以積求形者。皆盡之矣。但其每條下細草。雖徑立天元一。反覆合之。而無下手之術。

時人傳 明二

三五九

即弦倍截積以弦為從方開之即矢。惟孤背與徑求矢截積與徑求矢開方不能盡用三乘方法開之。必背求矢以半孤背與徑相乘為實。徑乘徑為從方。徑昇為上廉。全背與徑相乘為下廉。約矢乘上廉以減從方。以矢自乘以減下廉。又以矢乘餘下廉。與減餘從方為法。除實得矢。為以矢乘上廉減從方也。蓋從方乃徑與徑相乘。其中多一矢。乘徑昇之數。故減之。為以矢自乘以減下廉也。下廉乃背徑相乘。其中多一矢自乘之數。故亦減之。減之則法與實相合矣。以截積求矢。則倍積自乘為實。四因積為上廉。四因徑為下廉。五為負隅。約矢以隅因之。以減下廉。又以矢一度乘上廉。兩度乘下廉。併而為法。矢減下廉者。何也。矢本減徑而得。故減徑以求之。五為負隅者。何也。凡以方為圓。每一寸得虛隅二分。五為四其虛隅與四其矢合而為五也。四其廉者。何也。倍積則乘出之數。為積者四。故亦四其廉以就之。升法以就實也。以截弦與截餘外周求矢。則以弦昇半弦昇相乘。四而三之為實。併弦及餘周為益方。半弦乘弦加弦昇為從上廉。併餘及餘周為下廉。以約出之。矢乘上廉。又以矢自乘。再乘為隅法。併上廉以減益方。矢自之以乘下廉。併減餘從方為法。除實得矢。其方開論說曰。世之習算者。咸以方五斜七圓三徑一為準。殊不知方五則斜七有奇。徑一則圓三有奇。故古人立法。有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為一定之法。有割圓矢弦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為一定之法。試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乘。併為弦實。平方開之。比施之於長直方則可。若一盤方。勾五股五各自乘。併得五十。平方開之得七。而又多一算矣。割圓之法。求矢求弦固是。至於求孤背。則恐未盡也。何以知之。試以平圓徑十寸者例之。中心割開矢闊五寸。自乘得二十五。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為半背弦差。倍之得五寸。以加弦。得一十五寸。與圓三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圓三有奇。奇數則不能盡矣。以是知孤背之說。雖未盡也。不特是也。凡平圓三徑一。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耳。或曰。密率徑七。則圓二十二。徑率徑五十。則圓一百五十七。何不取二術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術以圓為方。以方為圓。非不可。但其還原與原數不合。數多則放。數難收。故算曆者。止用徑一圓三。亦勢之不得已也。曰。曆家以徑一圓三立法。則其數似猶未精。然郭守敬之曆。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家以萬分為度。秒以下皆不錄。縱有小差。不出於一度之中。況所謂黃赤道弧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徑一圓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然行之日久。安保其不差也。竊嘗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方象地。靜而有質。故可以象數求之。圓象法。天動而無形。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靜。而中斜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圓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靜而根陰者也。大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交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在於奇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匠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道。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余因論方圓之法。而併著其理如此。又著授時曆法撮要序曰。自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曆法。以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更元改法者。無虛數十家。率皆行之。不久即改。惟前元王恂郭守敬所著授時曆。專以測驗為主。較之諸家所撰曆書。特為精

密。我國國家因之。行之二百餘年。至今無弊。應詳少好數學。皆取歷代史所載曆志。比而觀之。未有過于此者。近者或以交食稍有前後。輕議改作。可謂不知量矣。政務之暇。取其節略大較。錄為一冊。藏之篋笥。以為游藝之一助云爾。測天學。測日。測月。測星。測風。測雨。測雲。測霧。測雷。測電。測虹。測霓。測露。測霜。測雪。測雹。測冰。測凍。測暑。測寒。測風。測雨。測雲。測霧。測雷。測電。測虹。測霓。測露。測霜。測雪。測雹。測冰。測凍。測暑。測寒。

論曰。略涉九九者。遇三乘方便。留洋驚歎。應詳於應開加減之故。反覆推之。而無不合。其用功亦勤矣。然不解立天元術。故於正負開方論說。都不明曉。明代算學。陵替習之者。鮮。雖好學深思。如應祥。其所造終未能深入。與室。謂去海鏡細草一節。遂貽千古不知而作之讓情哉。

周述學

周述學字繼志。號雲潤子。山陰人也。聞郭太史孤矢法。以圖求圓。循弦宛轉。極與天肖。名曰孤矢。經時武進。磨順之博研古算。長與顧應祥精演例法。欲求孤矢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撰補孤矢。又西域回回經緯術。有經緯凌犯之說。其立法度數與中法不合。名度亦異。顧之慨然欲補經緯法。以會通中西。會其卒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緯運行。為星道五開。合七曜皆有道可求。以畢順之意。又與顧之詳論歷代史志。曆正其訛舛。刪其繁蕪。撰大統萬年二術。述學即神道大編中曆宗通議也。先是有詹希元者。以水漏至嚴寒冰凍。輒不能行。乃以沙代水。然沙行太疾。未協天運。又於斗輪之外。復加四輪。輪皆三十六齒。述學病其太小而沙易壅。更制為六輪。其五輪三十齒。而微格其竅。由是運行始與易。述學以布衣終。明史本傳。天志。所著通議。浙江通志。引徐階。周述學傳。

陳瓊

陳瓊字星川。吳郡人也。以太一天地人三元。附台回回術法。嘉靖間曾上疏改曆。格而未行。明史本傳。

雷宗

雷宗著合璧連珠曆法。亦回回法也。明史本傳。

袁黃

袁黃字坤儀。號了凡。嘉善人也。神宗丙辰進士。授寶坻縣知縣。陞兵部職方主事。師事陳瓊。著曆法新書五卷。歸回回法入授時術。其積年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三元之總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四年甲子。歷過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千四百四十四。已過天地二元矣。今當人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宿。以六十六年零差一度。削去最高不用。其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分秒俱析。百分入算。列宿積度。起資詳宮虛六度。餘則回回術同。新書

論曰梅文鼎曰丁凡新書通回之立成于大統可謂苦心然竟削去最高之算又直用大統之歲餘而棄授時之消長將逆推數百年已不效況數萬年之久乎誠篤論也

周相

周相官順天府承欽天監事隆慶三年刊大統曆法其曆原歷較古今諸術同異其略曰粵自伏羲仰觀天象而陰陽著黃帝迎日推策而曆象明堯舜三代以來其法漸密備載于傳記可考也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求合于天而已周秦之間閏餘年次漢自劉歆造三統曆始立稽年曆法而為推步之準以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為積年黃鍾八十一為日法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愈不能久不知順天求合之道故也其後李梵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後秦姚興時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以月食衝檢日躔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宋何承天造元嘉曆始將朔望及上下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北齊張子信方知日月交道有凌裏五星有遲留伏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知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顧采舊儀高宗時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帝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日晨月見又六十二年開元時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月朔建為四大三小又九十四年穆宗時徐昂造宣明曆方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徽宗時姚舜輔補遺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又一百七十餘年元郭守敬造授時曆考知七政運行于天進退自有常度專以考測為主其前代積年日法推演附會出于人為者一切削去為得自然自古及今其推驗之密蓋未有出于此者也我明聖祖高皇帝洪武初年首命監正元統釐正之作大統曆法四卷步日躔曰太陽通軌步月離曰太陰通軌步交食曰交食通軌步五星四餘曰五星四餘通軌至今遵而用之自至元十八年辛巳為曆元起至今隆慶已已通計二百八十九年而今有年遠數盈歲差天度之說失今不考其所差必過甚矣然考究不可以輕議其人不可以易得苟輕舉妄動吾恐其差愈甚不若仍舊之為得矣予承乏備員因習學大統曆法而推原古今曆法如此蓋難述舊聞非敢有所增損也若夫監正元統所撰曆法通軌夏官劉信所編曆法通徑荷得舊梓以廣其傳使世其業者皆得以習學是尤今日本監之要務也較正自當勉為而力亦不遠徒日望焉明史曆志周相大統曆法

曆人傳卷第三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右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明三

朱載堉 何瑬

朱載堉鄭恭王世子也神宗十九年恭王薨載堉累疏懇讓王爵乃令以世子世孫祿終其身南京右都御史武陟何瑬字粹夫載堉舅氏也明曉天文算術載堉從之游遂精其學二十三年進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二書疏略曰高皇帝革命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積年既久氣朔漸差後漢志言三百年斗曆改憲今以萬曆為元而九年辛巳歲適當斗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曆元正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術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差雖九刻歲夜半之際所差便隔一日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失豈小小哉蓋因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折取中數立為新率編撰成書大旨出於折衝而與術術不同黃鍾乃律曆本原而舊術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交象為首堯時參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須女十度左右一行推在女虛間元人曆議亦云在女虛之交而授時術考之

乃在牛宿二度大統術考之乃在危宿一度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日中午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日中午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昂骨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此皆與舊術不同之大者其餘詳見曆議竊教大臣名儒參訂採用其聖壽萬年曆法一日步發斂以嘉靖甲寅歲為元元紀四千五百六十期實千四百六十一律應五十五日六刻八十九分以曆元所距年積算為汎距來加往減元紀為定距其實乘之四而一為汎積定距自相乘七之八而一為節氣歲差用減汎積為定積以所求定積與次年定積相減餘如十二而一為律策半之為氣策二日步朔閏朔弦望策與授時同閏應十九日三十六刻十九分三日步日躔日平行一度離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赤道歲差一分五十分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盈縮初末限與授時同周應二百三十八度二十二分三十九秒以赤道歲差折半加離周為曆率以曆率去積度餘命起角初算外得冬至加時赤道度分四日步暑漏北極出地度分冬夏至中極極數晝夜刻數以京師為準參以岳臺之數五日步月離月平行轉周轉中與授時同離周三百三十六限六分六十秒轉差一日九十七刻六十分轉應七日五刻三十四分六日步赤道正交中交與授時同距交十四度六十六分六十六刻交周交中交差與授時同交應二十日四十七刻三十四分七日步交食日食交外限六度定法六十一交內限八度定法八十一月食限定法與授時同八日步五緯合應土星二百六十二日三十二分六分水星三百一十一日一千八百三十七分火星三百四十三日五百一十七分土星三百三十八分木星四千一百一十八分水星九十一日七千六百二十八分曆應土星八千六百四日五千三百三十八分木星四千一百一十八日六千七十三分火星三百一十四日四十九分金星六十日一千九百七十五分水星二百五十三日七千四百九十七分周率度率及晨疾伏見並與授時同其律曆融通黃鐘曆法以萬曆九年為元以曆元所距積年為汎距來加往減曆限三百為定距以曆數十二乘之為積月以積月乘曆率三十為積日以積月乘日餘六百九十九如千六百而一併入積日為汎積以定距自相乘七之八而一所得滿曆母百為分是名所求歲差來減往加汎積為定積餘與萬年術同其諸應亦以萬年術之率推之其曆議歲餘篇言授時術謂上考往古每百年於歲實加一分下求將來歲亦如之竊以為此言過矣夫陰陽消長之理以漸而積者也未有不從秒起使至分者授時術于百年之數顧加一分考古多至雖或偶中接之於理實有未然假如春秋隱公三年辛酉歲下距至元辛巳二千零年以授時本法算之於歲實當加二十分得庚午日六刻為其年天正冬至凡冬至至元辛巳二千零年當加十九分得乙亥日五刻四十四分其年天正冬至置乙亥日五刻四十四分減去庚午日六刻加所去旬三百六十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十四刻四十四分則是三百六十五日九分四非四分之一也法之謬莫甚於此新法以其差率不

均稍訂正之設若每年增損二秒推而上之則失昭公己丑假如每年增損一秒至一秒半則失僖公辛亥酌取中數每年增損一秒太則僖公辛亥昭公己丑皆得矣若周天餘分則不必增損授時術有周天歲餘損益相補之法今革去不用其日躔篇言古術緒餘見於經典約然可考莫如日躔及中星焉而推步家鮮有達者益由不知夏時之與周正異也大抵夏術紀中星察發斂皆以節氣為主周術則以中氣為主何承天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南水為上元進季夏朔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嘗以新法歲差上考堯典中星則所謂四仲月蓋自節氣之始至于中氣之終三十日之內中星耳後世執著於二分二至中星是亦誤矣其天周篇言諸術天周餘分古術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分大衍術為二千五百六十五分紀元術為二千五百七十二分授時術為二千五百七十五分皆以漸而分度之一上考下推無所增損其候極篇言自漢至齊梁先儒談天者皆謂紐星即不動處惟祖暅之以儀測知不動處猶去紐星一度有餘自唐至宋又測紐星不動處三度有餘南宋在臨安測紐星去極約有四度半元志但從三度之說蓋紐星去極尚未有定說也唐開元間測浚儀岳臺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八分宋志元志皆云三十五度或云三十五度弱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大半少強弱約略為說唐志云北極去地大率三百五十餘里而差一度蓋候極之法亦未有定也今擬新法宜于正方案上則天度內權以一度為北極自此度外右旋數至六十七度四十一分為夏至日躔所在復數至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為冬至日躔所在旋數亦如之距二處經中心交實界線再中心共五處各插一針于二至日中午向東立案驗景使三針景合而為一如不合則摺起一頭務使相合然後懸繩界取中線而又取方十字界之橫界上距極若干度即極出地度及分也其景景篇言自漢太初至于劉宋元嘉上下數百年間冬至皆後天三日何承天立表測景始知其誤授時術亦憑景景為本而于曆經不載推術步暑之術是為缺略唐一行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二十四氣暑差徐疾不同者勾股使然也今用北極出地度數弧矢勾股二術以求之庶盡其原又隨地形高下立差以盡其變前此所未有也其漏刻篇言日月帶食出入五星晷昏伏見悉因晷漏為準而晷漏則隨地勢南北長短高下為異元人都燕其授時術七政出沒之早晏四時晝夜之永短皆準大都晷漏算定國初都金陵故大統術改從南京晷漏冬至夏至相差三刻有奇今推交食分秒南北東西等差及五星伏見皆因元人舊法而獨改其漏刻互相舛悞是不合也故新法晷漏從元術所推其日食篇言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于交則食既若但在交前後相近者亦食而不既天之交限此大率也又有人之交限假令中國食既日之下所虧半化外反觀則交而不食何則日如大赤九月如小黑九月其懸一索日上面月下即其下正望之黑九必掩赤九似食之既及旁觀有遠近之差則食數有多寡矣春分已後日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內偏少秋分

已後，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內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已後，日行黃道東畔，午前偏多，午後偏少。夏至已後，日行黃道西畔，午前偏少，午後偏多，是故有東西差。日中仰視則高，且莫平視則低，是故有距午差。食于中前，見食于中後，見食是故有時差。凡此諸差，惟日食有之，月食則無也。故推交食，惟日最難。欲推九服之變，則各據其處，景之短長，辰極之高下，增損其法，而後準也。曆經推定之數，徒以中國所見者言之耳。舊云：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內，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又云：天之交限，雖係內道，若在人之外，類同外道，日亦不食。此說似矣，而未盡也。假若夏至前後，日食于寅卯酉戌之間，人向東北西北而觀之，則外道食分反多于內道矣。此前輩所未發，而舊術亦略不及此。欲創新法，以補其所未備，授之於理，似密于前，但未遇其期，以親驗之耳。始發其端，後人或因此說而悟其理，亦易于修改也。日體大于月，月不能盡掩之，或遇食既，而日光四溢，形如金環，故日無食十分之理。雖既亦止九分有奇而已。授時術謂日食限六度，定法六十，陰限八度，定法八十，各置限度，如其定法而一，皆得十分。今于其定法下各加一數，以除限度，則得九分八十餘秒。此其與舊異也。其月食篇，言暗虛者，於也。景之蔽月，無早晚高卑之異，亦無四時九服之殊，譬如懸一黑丸于暗室中，其左燃一燭，其右懸一白丸，若燈光為黑丸所蔽，則白丸不受其光矣。人在四旁視之，所見無不同也。故月食無時差之說，惟紀元術妄立時差，元儲為其所惑，授時術月食求時差誤矣。新法月食不用時差，直以定望加時，便為食其時刻。其五緯篇，言古法惟知常數，未知有變數之加減。北齊張子信知五緯有盈縮之變，當加減常數，以求其逐日之變。蓋五緯不由黃道，亦不由月所行道，而由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視日遠近為遲疾，如里路之徑直斜曲，前世修曆多只增損舊術，未嘗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可以算術綴之。古之所謂綴術者，此也。書上禮部尚書范諷奏歲差之法，自虞喜以來，代有差法之議，竟無畫一之規。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考月令之中星，測二至之日景，驗交食之分秒，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漏刻。斯亦能得之矣。術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紀七政之行，又析度為百分，分為百秒，可謂密矣。然彈象之體，徑僅數尺，布周天度，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于臬圭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筭，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臨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辨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術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今似未至此也。其書應發欽天監麥訂測驗，世子留心術學，博通古今，宜賜教獎，願從之。由是萬年術遂不行，後載增卒，諡端簡。

傳儒林傳附志 卷三十一
萬年曆律曆通考

論曰：較實之有消長，類於攝攝之，而郭若思因之，然加減之差，猶為平準，或增易為相減相乘之術，令差積有倫，視攝郭兩家尤為詳密矣。律術雖通，以律呂交象為推步之本，其說因出傳會，而術諸籍，按引賸博，持論明辨，于授時立法，確密之故，一一抉發無遺，方之趙綠督革象新書，實有過之無不及也。當專權於改作，抑而不行，斯其積習固執，又何足深責耶。

朱仲福

朱仲福，臨海人也。著折衷曆法十三卷，以萬曆九年為元，折衷授時大統二術以為法。董節錄鄧世子載梓聖壽萬年曆也。欽定四庫全書存。

范守己

范守己，官職方郎中。神宗三十八年，監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時刻不合，守己疏駁其誤。明史。

邢雲路

邢雲路，字士登，安肅人也。神宗庚辰進士。二十三年，官河南僉事。上言治曆之舉，無驗象測景候時等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子半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或或直元日子半，則當遇履端于月窮，而朔賀大禮在月之二日矣。豈細故耶。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國應及轉應交應各宜增損之矣。欽天監見雲路疏，甚惡之，監正張應候奏証雲路僭妄惑世，禮部侍郎范謙乃言曆為國家大事，監官拘守成法，不能修改，幸有其人，當和衷共事，不宜妬忌，乞以雲路提督監事，精心測候，以成鉅典。不報。三十六年，雲路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是年監推十二月二十一日己卯子正立春，雲路推之，當在二十日戌寅亥初，因作戊申立春考證一卷。三十八年，召至京參預曆事。四十四年，獻七政真數。言步曆之法，必以南交相對，兩交正，而中間時刻分秒之度數，一一可按。日月之交，食五食之變，犯皆日月五星之相交也。兩交相對，互相發明。七政之能事畢矣。天啓元年，復詳述古今日月交食數事，以明授時之疏。證古法之密。章下禮部。四月壬申朔日食，雲路所推食分時刻，與監推互異。自言新法至密。至期考驗，皆與天不合。初雲路與魏文魁相善，因著古今律曆考七十二卷，其論歷代曆法，言乾象日法宜千四百五十七，而補四百五十七少千，通法宜四萬三千二十八，而補四萬三千二十六少三。周天宜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而補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多十。章月宜二百三十五，而補二百四十五多十。皆史書誤刻也。其論歷代日食，言元至元十九年六月朔交二十四日有奇，不入食限，不應食。七月戊午朔交九刻入食限。是日已時日食合。何元史重載六月朔日食耶。從古無比食之理。郭守敬論之詳矣。豈以守敬十八年方定授時而不辨此，此必修史者誤書之也。其辨授時術之失，言元史載郭守敬取制

宋祖神之所測大明術。冬至前後晷景折取其中。定爲冬至。授時新術。所測冬至實歲大明術。二十九刻二十分。自大明壬寅距至元庚寅積日。時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分二十五秒。比大明術減去一十一秒。實爲授時歲實。今余以法考之。不合。查趙知微術。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三十六秒。實先授時一十一秒。以推至元辛巳冬至。得五十五日二十五刻。較郭太史所測夜半後六刻。先天一十九刻。守敬用大定庚子距積一百一年之數。推爲歲實。乃紀之史冊。予自大明壬寅距積八百餘年之數所定。不惟欺人。且自欺矣。又言授時求盈縮遲疾差立二法。一術不拘整年。半日。略審時刻。以平立定三乘之爲密。一術則用加分損益積度。乃以二日對減之。餘乘時刻之等數。則分秒有不合爲疏也。既有前三乘密術。何故又立後術。遂使今之司天者。不能算三乘方之難。而但從加分損益積度之易。以致步術不明。則後術備之耳。又言日食爲月所掩。人以目視。九服不同。故有時差。分月食行入時。虛異地所見皆同。宜無時差。故宋應天等術。直以定望小餘爲食甚定分。而紀元術則立時差。授時術因而未革。非也。然授時時差之說。固非。而授之以密率。則月亦有時差焉。其時差者。乃人處其偏。日出入分早晚不一。則人目所視。去日月對衝之中心。少頃方至。微有差殊也。又言元史載授時求月食既法。以內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平方開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爲既內分。非也。蓋日大月之半。故日食定法。二十分。月食定法。三十分。半之爲十五分。乃月食既分。如月食十分以上者。去其十分。餘爲既單分。是月西邊與日西邊齊。至日東邊所食之數。爲既單分也。以既單分用減月食既分。十五分。餘復以單分乘之。平方開之。所得以四千九百二十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爲既內分。用減定用。爲既外分。是若如授時以既內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未有既數。先安得有既內分。十分已過之數。又與既分無預。何以相減。相乘爲也。且二十四刻二十分者。以昏至曉夜六時。因每時八刻。二十分之數。爲夜定法也。若五十七刻四十分者。乃以曉至昏七時。因每時八刻。二十分之數。爲晝定法也。其定法乃推日食所用者。而守敬誤用以推月食。定用併食。既分非其類矣。今欽天監所用四十九刻二十分。卻是以又言授時五星之數。止錄舊章。並未調驗。多所舛錯。其辨大統術之失。言元授時冬至初日。在箕宿十度。今推至箕五度。以推天正赤道變黃道。宜以冬至初日下赤道率一度零八六五而一。即得黃道度。今大統推冬至初日。認箕五度。作至後五度。用至後五度。下率不及。減以四度。下率一度零八四九。減之。則大統不然矣。又言授時至元辛巳。黃道日度十二。交界至今三百餘年。宜另以赤道變黃道。以合今時在天宮界。而欽天監茫然莫覺。若此。尚可以爲術乎。又言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測景。夏至晷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洪武初。南京測景。夏至晷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而不知爲順天測景。宜然之數也。又言大統止道舊法。一無改測。元統併其消長。削去之。以致中節相

差九刻有奇。豈以閏轉交三應。雖經元甲午一改。而猶未親密。所當再正。其論周禮率。言古率律率。沖之率。皆未善。須以圓取實。置圓中求徑。乃得其率。圓徑相取。皆三一二六爲率。虛實積取。皆十三爲準。其說與文魁所著曆元曆測多相爲表裏。云。其說與古今律曆考。論曰。雲路於授時。大統得失。非一無所知者。而所著律術考。欲修管絃之多。乃援經史以張其說。宜梅徵君之不滿之也。蓋文章繁富。本無當于質學。以之爲欺世之具。而世人不必欺。一二知者。又終不受其欺。然則著作等身。而一無心得。亦何益哉。

魏文魁

魏文魁自號玉山布衣。滿城人也。著曆元曆測二書。崇禎四年六月。命其子象乾進曆書於朝。通政司送局考驗。經光啓駁之。語見光啓傳。時欽天監在局學習。官生周允賢。棟劉有慶。周良琦。朱國壽。潘國祥。朱光顯。宋光燦。及訪舉庠生鄒明著等。共排文魁。文魁更申前說。以答光啓曰。一議交食。據崇禎四年四月十五日。月食。魁以第二男星乾第二孫。理漕候漏測。魁以法推得分秒。以著曆元。乞貴局大方家更正。咨云。獨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曆測三分九秒。初虧。已初刻。是刊書者誤也。魁之原稿所存日食一分三十九秒。復圓午初三刻。將日食分秒。作成定用。倍而減之。初虧自見。一議冬至。據曆測不用加減。歲實亦不用大統歲實。而用金大明術歲實。非余用也。余之所用歲實者。不假思索。皆從天得。曆元著明。千載合天。誠不謬也。一議歲實自漢以來。代有減差。至授時術。減爲二十四刻二十五分。郭守敬自言。自大明壬寅歲距至元辛巳。八百一十九年。似積年而一積日。得歲實。非減而得之也。守敬止有這一長處。其月策轉終。交終交泛等。並皆仍舊矣。百年消長各一。決不可用。魁用素君子所測。今年辛未歲。天正冬至甲午日。夜半後五十分。爲應上距大明壬寅歲一千一百六十九年。乘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七分。得中積減氣。應以甲子去之。餘以減甲子。得乙酉日二十九刻。天正冬至。至與天合。又以授時至元辛巳三百五十年。乘歲實。得中積減氣。應以甲子去之。餘以減甲子。得己未日。夜半後六刻。冬至。與天合。一議勾股。矢術家之斧斤。繩尺也。猶用圓三徑一。是術一誤。何所不誤。貴局責誤者。不責其源清。而責流濁。余所著勾股。矢三乘之術。已誤三百五十餘年。起于元李治。其後郭守敬遵而用之。既然圓三徑一之誤。必也用太乙之文三而一一三之數也。弧矢割圓三乘之誤。貴局定有良見。若爲書。何如使魁收入曆元。以傳後世。一議夏冬二至。不爲盈縮之定限。殊不知冬至盈初。夏至縮初。春分前二日。四刻。秋分後二日。四刻。盈縮遞換。即爲未限二日。四刻者。自平立定三差而來。曰極差。一議太陰。而用圭表所測。是真遲疾者。何云非。夫測太陰。非太陽之比也。四年半測高。四年半測低。九年一率遲疾一更。今以尖圓法。得平立定三差。盈縮遲疾。成備在曆元。卷之三。天啓癸亥歲。日低月高。之會測法。編錄。貴局查之一。議日食。謂在正午。則無時差。是也。所謂時差者。言且夕不言。距度也。食在夕者。酉初一刻。時差

多定朔小餘必在七十二刻時差六刻有奇。其在晨者卯正三刻定朔小餘必是二十八刻時差六刻有奇。食在午正初刻者定朔小餘必是五十刻。則時差自何而來。在曆元二卷中論之甚明。是貴局非也。一議曰食限定為陰曆距交八度。陽曆距交六度。亦是也。是距交前後二度相並也。自陰曆八度六度之前後漸漸而寬。寬至六度。漸漸而窄。窄至距交陰八陽六二度相並。乃食之所也。孤矢三乘尖圓之法。正謂此云。一議曆測云宋元嘉六年己巳十一月己丑朔日食不盡如鉤。屢見。貴局言南宋都金陵三千里。郭術造於燕。去河北北千里。非三千里。不可辨論。何謂也。貴局報今。一四月望月食。朝鮮時。與山西太原同。則可知矣。夫北極出地。南北異。東西同。求日出日入則可。若交食時刻相同。則不然矣。七年文魁上言曆官所推交食節氣皆非。于是命文魁至京測驗。是時言術者四家。大統回。外。以西洋為西局。文魁為東局。言人人殊。紛若聚訟。李天經督修新法。又駁文魁之說。法遂不行。明史曆志新法算術

程大位

程大位字汝思。號賓渠。新安人也。著算法統宗十四卷。以古九章為目。後以難題附之。統宗論曰。大位算學未能深造。故其為術類多舛錯。然雜采諸家。往往有宋元以來相傳舊法。如仙人換影之等。非所能造也。卷末算源流一篇。明代算家略具。今列如左。覽者得以考焉。臨江劉士隆九章通明算法。江寧夏源澤指明算法。錢塘吳信民九章比類。京兆劉洪算學通術。金陵許榮九章詳註算法。鄱陽余進九章詳通算法。福山鄭高昇啓蒙明算法。吳橋馬傑改正算法。吳興顧應祥勾股算術。張大弦術。金臺張燾正明算法。寧都陳必智算理明解。會稽林高訂正算法。宛陵楊海算林拔萃。銀邑金惜一鴻算法。新安朱元濟庸章算法。梅文穆公曰。書目雖多。不存俾後學知古今從事於斯者不少。庶知所興起。其有功於算學甚鉅也。

時人傳卷第三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明四

周子愚

周子愚官五宮正。時西洋人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京師。皆精究天文曆法。子愚因上言。迪我三拔等。備有彼國曆法。以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解備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明史

李之藻

李之藻字振之。號涼庵。仁和人也。神宗戊戌進士。官南京工部員外郎。時大統法浸疏。禮部因奏請精通曆法如邢雲路范守己為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共理曆事。翰林院檢討徐光啓。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曆理。可與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召至京師。參預曆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為宗。四十一年之。藻已改銜南京太僕少卿。上言。迪我三拔及龍化民陽瑪諾等諸人。俱以類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蓋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

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其半，東南西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進疾其率，東南西北高下之差，以步月躔，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諸度，以定七政盈縮，進疾順逆，進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南西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至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遠近，及其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考七政，因考月食，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緯緯，以定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多寡先後之數，又修曆用人三事，其一臣部所舉南宮臣李之巖，已蒙錄用外，果有端門名家，亦宜兼收備用，其二西洋天學臣利瑪竇等，曾經部覆推舉，今其同伴鄂玉函，隨華民現居賜字，必得其法，方可較正增補，若以大統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功倍矣，其三合用人員外，有訪求招致者，總臣部類齊考試，各取所長，不致濫收廢費，又修曆急用儀器十事，一造七政象限大儀六座，二造列宿紀限大儀三座，三造平渾懸儀三架，四造交食儀一具，五造列宿經緯天球儀一架，六造萬國經緯地球儀一架，七造節氣時刻平面日晷三具，八造西氣經緯星晷三具，九造候時鐘三架，十造修測候七政交食遠鏡三架，奏可，九月，癸卯開局，又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等譯書演算，是月光啓進本，尚書十月十七日測驗月食，尋官用器不同，測時互異，有旨較勘畫一，尤啓因官臣等竊照定時之法，當議者五事，其一，壺漏等器，規制甚多，今所用者水漏也，然水有新舊滑澀，則進疾異，漏管有時而寒，有時而燥，則緩急異，定漏之初，必於午正初刻，此一刻一誤，無所不誤，雖調品如法，終無益也，故壺漏者，特以清晨昏陰兩儀表所不及，而非定時之本，所謂本者，必準於天行，則用儀表以測日星是已，其二，指南鍼者，今術恆用以定南北，辨方正位，皆取則焉，然所得子午非真，今以法考之，實各處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若憑以造晷，則冬至正午先一刻四十四分有奇，今觀象臺日晷一座，及正方案，以法考之，正方案偏東二度，日晷先大半刻，據此以候交食時刻，其失不遠在推步也，今但用表或儀，以求子午真線，與舊表較差數立見矣，其三，果表者，即周禮匠人畫景之法，識日出入之景，參之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於地平，午正然後測日景，以求相等之兩長景，即為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景，即為真子午也，其四，本臺原有立儀，以測驗七政高度，臣等即用以定子午，於午前累測日高度，因最高之度，得最長之影，此午正時南北真線也，其五，造成平面日晷，依前儀表，桌南針三法，參互考合，務得子午卯酉真線，因以分布時刻，加入節氣諸線，即成平面日晷，若今所用圓石欹晷，是為赤道晷，亦用所得子午線較定，此二晷者，皆可得天正時刻，所謂晷測日也，若測星用重疊晷，晷上晷晷時刻，下晷晷晷氣辰轉相，加依近極二星，用時指垂晷測，知天正時刻，所謂晷測星也，惟推惟

儀推晷，悉本天行，私習器巧，無容其闕，故可為候時造曆之準式也，今若準儀推晷，任用一事，以造日星二晷，又因二晷以較定晷漏，令遲疾如意，則天正時刻，人人通知，在在畫一矣，如此而交食尚有先後，則失在推步也，然而推步之學，其中事理，有須申明奏聞者，授時之法，三百五十年，略無修正，近蒙聖主加意釐正，而諸臣見臣等著述稍繁，似有提難之意，不知其中有理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著數，明理辨難，推究幽難，法立數著，道循甚易，所謂明理辨難者，在今日則能者從之，在他日則傳之其人，令可據為修改地耳，如舊用測圓術求距度一率，即須展轉乘除，窮日之力，而臣等開譯原文二萬一千六百率，又改從大統加減演算，為三萬六千率，用之推步，展卷即得，其他諸術，亦多煩此，此則今之愈繁，乃後之愈簡，以臣等之愚，難開諸臣之甚易也，光啓進曆書總目一卷，日躔術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測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表七卷，黃赤道距度表一卷，進率表二卷，首選來諸臣頗有不安，舊學志求改正者，故萬曆四十年有修曆譯書分曹治事之議，夫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既不能自異於前，西法又未能必為我用，亦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恐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蓋大統舊籍絕少，而西法至為詳備，且又近今數十年間，所定其齊于西法者，十倍前人，又皆隨地異測，隨時異用，故可為目前必驗之法，又可為二三百不易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後測審差微，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後之人循習轉輸，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也，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令氣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鑄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臣惟茲事，理與法，法數盈繁，逃敘既多，宜節節次，事緒尤紛，宜先基本，今擬分節次六目，一曰日躔術，二曰恆星術，三曰日躔術，四曰日月交會術，五曰五緯星術，六曰五星交會術，基本五日，一曰法原，二曰法數，三曰法算，四曰法器，五曰會通，一切翻譯撰著，區分類別，以次屬焉，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啓預推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用地緯度算，其月食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晚，月食分秒，海內並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臣從輿地約略推步，開載各布政司月食初虧度分，若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闕虛，亦十五分止耳，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闕虛體大於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闕虛，止從月體，記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交，故月入闕虛十五分，為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術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略同此法也，八月又進測量全義十卷，恆星曆指三卷，恆星曆表四卷，恆星圖一摺，恆星圖像一卷，授日解訂訛一卷，比例規解一卷，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預推，順天見食二分有奇，河南陝西山東俱見食一分，南京以南不食，大漢以北食既，例京師見食不及三分不救，謹光啓首月食在夜，加時早晚，若無定據，惟日食明白易曉，按晷定時，無可遷就，故術法疏密，獨此最為的證，況臣等翻譯纂輯，漸次就緒，而向後交食為期尚遠，此時不一指實，與該監臣明白共見，即所成之後，無

遷取驗非獨此也是日之必當測候有四說焉按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為限中前宜減中後宜加若在正中則不用加減故晝官相傳日食時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至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乃因食限近午不加減乎若食在二至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在日午即差之原尚多難辨適際此食又值此時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又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本方之地經度未得其準則加時難定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先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酌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準二也時差一法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道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一時發覆履徑了然此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監臣之所最苦者既為擅改不知即欲改不能如時差等術必因千百年之測候而後立法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疏失之非辜四也帝是其言至期光啓與欽天監秋官正周允五官司審對有虛漏刻博士劉承志天文生周士昌薛文燦西洋人羅雅谷湯若望等預點定日晷測定壺漏以測高儀器推定日晷高度又於密室中斜開一隙窺窺鏡以測虧復晝日體分數圖板以定食分其食甚時測高度密合而分數未及二分於是光啓言今食甚之度分密合則經度里差似已的確無煩改更獨食分未及原推者蓋因日光閃爍惟食及四五分以上者乃得與原推相合故食一分內外者與不見食同則二分有奇者所見宜不及二分也五年四月光啓又進月離曆指四卷月離曆表六卷交食曆指四卷交食曆二卷南北高弧表一十二卷諸方半畫分表一卷諸方長昏分表一卷五月光啓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九月十四日已酉月食監推初虧在卯初一刻光啓等推在卯初三刻回科推在辰初初刻三法互異有旨詰問至期雲氣隱蔽無憑測驗光啓因具陳三法不同之故言交食之法先求平朔望平朔望之算起于曆元今法本用授時術以至元辛巳為曆元當時所立四應稍有未合臣等新法以崇禎元年戊辰為曆元兩者相推已推得舊法後六十五分有奇矣既得平朔望以求定期望定期望即日月食之食甚定分也法以日躔盈縮月轉遲疾推其各差又以兩差之較為加減時差用以加減于平數得定數時九月十四日夜望則太陽在縮限而授時法縮限起夏至不知日有最高有夏至兩行異法縮限宜從最高起也惟宋紹興年間兩行同度郭守敬後此百年去離僅一度有奇故未及覺今最高一行已在夏至後六日有奇以推縮差則舊法後天一十八分有奇也是日太陽在疾限遲疾之法授時止論一轉則新法謂之自行輪月自行之外又有兩次輪以次密推則舊法疾限先天二度有奇以推疾差又後天四十分也次以縮疾兩差相較變為時而定望宜用減法舊法則一推而得四十八刻九十分新法再推先得四

時人傳 明四

三九七

十一刻一十三分有奇次得四十四刻八分兩得相較又差三刻弱故舊法之食甚定分得二十八刻弱新法得三十刻弱以推初虧則舊法在子正後二十二刻二十二分為卯初一刻新法在子正後二十二刻五十九分為卯初三刻此舊法與新法異同之因也若回輪又異二法者臣等實未能盡曉其故僅知舊法元為阿刺必年與開闢皇相值去今一千三十餘歲矣年遠數殊其平朔望亦未必合也即以減分論則是太陽縮限在四宮一度依彼法得縮差一度四十一分新法得一度四十三分其差二分太陰疾限在十宮十七度依彼法得疾差二度一十九分半新法得三度六分其差一十三分半兩差相併得十五分半變為時約彼法在新法後四刻今差五刻者意其緣正在曆元四應否則創法之處距西一萬餘里或里差又未合也三家所報各依其本法欲辨其疏密則在臨食之時實測實驗而已今已往之事無復可論將來準法似須商求其所求者蓋有二端其一曰食分多寡按交食法中不惟推步為難併較驗亦復未易臣前疏嘗言日食時陽晶晃耀每先食而後見月食時游氣紛擾每先見而後食蓋食者二體相交之謂也日食既交因其光大人目未見必至一分以上乃得見之月食未交開闢之旁先有黑影侵入于月及其體交反無界限故推步無準而較驗多任目任意揣摩影響不能均見分數以證原推得失亦無從知如宋臣周琮所定差天一分以下為視二分以下為近三分以下為遠非苟自想蓋其術止此而已今欲約見食分有近遠窺窺新法日食時用於密室中取其光影映照尺素之上自初虧至復圓所見分數界限真確晝然不爽月食不能定其分秒之限然二體離合之際鄒郭著明中間色象亦與日測異此定分法也其一曰加時早晚定時之術相傳有壺漏為古法近有輪鐘為簡法然而調品皆緣人力遷就可遷人意故不如求端于日晷晷則用日晷則用日晷皆以儀器測取經緯度數推算得之是為本法其驗之則測日有平晷新法測星有立晷新法皆屬石鏡銅鏡畫數度節氣時刻一分明以較驗交食皆于本晷之上某時某刻先期注定至時微驗是合是離灼然易見此定時法也二法既立一遇交食凡古今諸術得失疏密如明鏡高懸妍媸莫遁矣月食諸法不較所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日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日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則無晦日更密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畫畫者一至加時先後至四五刻當其時已然至今通用安能免此乃守敬之法三百年來世共歸推以為度越前代何也高遠無窮之事必積世累時乃稍見端倪故漢至今千五百歲立法者僅十有三家蓋于數百年間一較工拙非一人之心思智力所能驅勉者也守敬集前古之大成加以精思廣測故所差僅四五刻比于前代洵為密矣若使守敬復生今世欲更求精密計非苦心極力假以數年恐未易得何可資於沿襲舊法如諸臺臣者乎六年十月光啓以病辭局務萬幸天恩以竣其事逾月光啓卒贈少保諡文定後加贈太保先是三

時人傳 明四

三九九

年巡按四川御史馬如蛟，薦資縣諸生冷守忠，執有政書，言論凝挺，抄錄原書送局，光啓力駁其謬，言解法一家，本于周禮，馮相氏會天位辨四時之鼓，于他學無與也，從古用大衍用樂律，奉合傳會，盡屬贅疣，今用皇極經世，亦猶二家之意也，此則無關工拙，可證勿論，惟是術之始事，先定氣朔，術之終事，必驗交食，今崇禎四年辛未歲前冬至，大統術推在庚午十一月十八日亥正一刻，本部從前推步，臨期測驗，定在十九日丑初一刻五分四十一秒，則于大統術已是先天十二刻有奇，而于來術所推在酉初四刻，又先大統一十六刻，則比于本部新法，其先二十八刻有奇，燕趙蒼素不啻遠矣，然而此事與難難，遊駒莫挽，彼此是非，孰從定之，亦姑未論，獨辛未年日月交食，此可預推，尤難掩覆，合離疏密，此不可以口舌爭也，考是年四月十五日食，新法所推食限二十六分六十秒，四川成都府初虧在子正初刻九十分一十三秒，食既在丑初一刻二十六分六十七秒，食甚在丑正初刻七十分零分六十三秒，生光在寅初初刻二十六分四十分零秒，復圓在寅正初刻五十分七十三秒，復圓之時，月輪尚在地平上一十五度，有奇，來術云加時在畫，則相左之甚，而明白易見，時日既在指顧，事理又若列眉，令本生至期候驗，如果加時在畫，則其法愈絕千古，當軒衡俟之，若或在夜，則尚宜虛心習學，以成先志，已而四川報守忠所推月食實差二時，而新法密合，四年魏文魁進所著曆元曆測于朝，通政司送局考驗，光啓作二議七論詰之，一議交食言據單開崇禎四年四月十五日夜望月食，今考驗食分，則為密合，加時後天一，刻亦為親近，獨二年五月初日食，臨期實候，得食止二分，初虧已正四刻，與一部所據新法密合，此修改之議所從起也，今曆測稱三分九秒，初虧已初三刻，則食多一分，時先五刻，曆元稱日食一分二十一秒，初虧午初初刻，則食少一分，加時密合，而兩書自相違異，食差將及二分，加時不啻五刻，此宜再加研察，方可議定成法，以垂永久，至今年十月初日食，本局新法推食二分有奇，初虧午正一刻，應單開食止九十七秒，初虧未初二刻，則食少一分有奇，加時後天五刻，此法異同，不須爭論，宜待臨時候驗，疏密自見，一議冬至，官據曆測，不用授時術，加減歲實，亦不用入統定用歲實，而用金重修大明曆，小餘二十四刻三十六分，則各年至宜遞加二十四刻三十六分，方合古來成法，今查曆元稱崇禎元年戊辰潤己巳歲，天正冬至得癸未日午正二刻，崇禎三年庚午潤辛未歲，天正冬至得甲午日子正初刻，兩年之間，實差四十九刻，平分之得二十四刻五十分，亦為密近，但天啓七年丁卯，潤戊辰歲，天正冬至得戊寅日卯初二刻，而前推已巳歲，天正冬至得午正二刻，則差二十九刻，與小餘不合者，四刻六十四分，兩潤南推，必居一誤矣，所宜再加研究，以求必合，其七論，言歲實自漢以來，代有減差，至授時減為二十四分二十五秒，依郭法百年消一，今當為二十一分有奇，而曆元用楊超超知微之三十三秒，翻復驟加，與郭法懸殊矣，今詳郭法沒次減率，考古驗今實，非妄作，決宜遵用，而曆元所用，又以實測得之，是以確然自信，仍非臆說，二議參差，將何決定，根尋究竟，則皆是也，又皆非也，其中義據，巧曆論者，一勾股矢，曆學之

增人傳 四〇一

四〇一

增人傳 四〇一

四〇一

斧斤繩尺也，每測皆尋尋，每算求弦矢，而今曆測中猶用圓三徑一開方求矢之法，此之半徑，則六十八度八十七分五十分之連弦耳，此而可用，則六十八度八十七分五十分之弦，與其通弦等乎，半之則三十四度四十三分七十五秒之弦，又與其正弦等乎，是術一誤，何所不誤，所宜極論者，二冬至夏至，不為盈縮之定限，今考日躔春分迄夏至，夏至迄秋分，此兩限中日時刻不等，又立春迄立夏，立秋迄立冬，此兩限中日時刻不等，此皆測量易見，推算易明之事，則太陽盈縮之實限，宜在冬至夏至之後，而各有時日刻分，代有長消加減，所宜極論者，三舊術言太陽最高得疾，最低得遲，且以圭表測而得之，非也，太陽遲疾，是入轉內事，表測高下，是入交內事，若云交即是轉，緣何交終轉終，兩率互異，既是一法，豈容混推，以交道之高下，為轉終之遲疾也，交轉既是一行，而月行轉周之上，又復左旋，所以最高向西行則極遲，最低向東行乃極疾，正與舊法相反，五星高下遲疾，亦皆准此，所宜極論者，四日食法，謂在午正則無時差，非也，時差言距非距赤道之午中，乃距黃道限東西各九十度之正中，而黃道限之正中，在午中前後有差至二十餘度者，若依午正加減，為能必合，所宜極論者，五交食限，定陰限距交八度，陽限距交六度，亦非也，本局考定陰限當十七度，陽限當八度，月食則定限南北各十二度，所當極論者，六曆測云，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己丑朔，日食不盡如鈞，晝星見，今以郭氏授時術推之，止食六分九十六秒，郭術舛矣，不知所謂舛者，何也，若郭術果推得不盡如鈞，晝星見，則其舛耳，今云六分九十六秒，乃是密合，非舛也，夫月食天下皆同，日食九服各異，前史類能言之，南宋都于金陵，郭術遺于燕中，相去三千里，北極出地差八度，日食分度，宜有異同矣，其云不盡如鈞，當在九分左右，而極差八度，時在十一月，則食差當得二分弱，郭術推得七分弱，非密合而何，本局今定日食分數，首言交，次言地，次言時，一不可闕，所宜極論者，七文魁不服，作答問以難光啓，語見文魁傳，光啓于是復為答客難之，言崇禎二年五月初日食，據云刻者誤也，然原稿未誤者，云食一分三十九秒，亦恐未確，蓋日食一分以下，非人目所能見，是日果食一分三十九秒，則所見極微矣，而通都共視，實不止一分三十九秒也，今年十月初，密室所候，將及二分，而外間所見，止一分以上，此足下所自視，非其明效邪，又言歲實小餘三十六分，據云此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四餘所用授時大統術仍之，處士亦仍之，則三十六分特用之四餘，不用之氣朔邪，豈四餘氣朔當有兩歲實邪，不知五星之歲實，又與氣朔四餘同邪，處士自云所用歲實，不假思察，皆從天得，此疑實測所定，果亦近之，然何不少費思察，并定一五星四餘畫，一不與之歲實，乃猶仍金元諸人之術也，又言歲實加減小餘，自漢四分術定為二十五分，乾象術減為二十四分，一八南宋大明術又減為二十四分，一四宋統天元授時術又減為二十四分，其間七十餘家，互有加損，總計之，則自漢至今，皆以漸減也，彼皆實測實算，以為當然，烏得謂元以後遂不應復減者邪，郭云百年減一分，三百五十年來應減三分五十分，當為二十一分五十分，而該局所考，正今之定用歲實，乃是二十分四十八秒六十微，即又不及百

年而減一分明理著數亦猶行古之道也。此則不知者聞之將大笑且駭。以為該局所推冬至時刻必且先天若干。亦先大統若干。而又不然。如今歲推壬申年天正冬至大統得在十一月三十日己亥寅正一刻。而局推在辰初一刻一十八分。乃後于大統一十二刻。用儀器測驗確與天合。並無乖舛。此為何故。平歲實非本年冬至可定。其冬至時刻非歲實可推也。此說甚長。更僕未罄。姑就所明通之處。亦知冬至時刻終古無定率乎。果有定率。則歲土所定二十七分。歲歲加增足矣。何為每測必差。即曆元所測定。二三年間便成參錯。此其間得無誤之於儀表未精。測候未確。不知果精果確。乃真見其無定率矣。蓋正歲年與步月離相。似冬至無定率。與定朔定望無定率。一也。朔望無定率。宜以平朔望加減之。冬至無定率。宜以平年加減之。若郭太史所增減之歲實半年也。故新法之平冬至。或在太統前或在後。其定冬至。俛在大統後也。又言勾股三乘。非誤也。特徑一圍三不合耳。既稱作者宜自為清源。奈何沿前人之濁流。邪。弧與弦終古無相等之率。無論古率微率密率太一率。即多分之至。萬萬億猶是弦也。否則外周之切線也。且弧弦之術。舉手即須每推一法。當數四用之。即以古率推演。已覺太繁。況微密已上乎。必若此者。術將卒世而不就矣。該局既已言之。安得無見。又安得無書。第所傳之書。有論說。有立成。有通率。都為一十六卷。八十餘萬言。以入曆元。得毋本末不相稱邪。此書為用甚大。故名大測。自當慎行于世。特知者用之。又言舊法冬至二至為盈縮之定限。今云否者。古名家精詳測候。見春分至立夏。行四十五度。有奇。立秋至秋分。亦行四十五度。有奇。其度等而中間所歷時日不等。又時日多寡。世世不等。因知日行最高。上古在夏至前。今世在夏至後。六度則夏至後六日。乃其盈縮之限。此即其冬至所自出矣。又言太陰遲疾。用圭表得之。夫太陽用二至前後表景推算。在一二日內。或亦近之。若遠。則所得者定非真率。何況太陰。但太陰之遲疾。不在去地高卑。高卑者交道也。九年再測者。亦非測太陰測月也。月交東驚。月轉西馳。兩道運行。是生月學。李者悖也。月轉至是。則遠天行。故最遲也。九年以內。李實行天一。四年半在高。四年半在卑。其測高測卑之月日太陰。必與李同度。既得同度。必是最遲。豈因圭表去地高下。為其遲疾耶。且李則九年而一周。月則二十七日有奇。而一轉。若測悉交轉之義。即月月自有其遲疾。日日可得其高下。何必九年哉。必九年乃得者。則歲星須十二年。填星須二十九年。歲差須二萬五千餘年。誰能待之。又言日食距午時差。舊法以為論時則定朔小餘五十刻是也。本局以為論度則黃道九十度限是也。時與度有離合。食在午中。或近午左右。而推算時刻。乃不合天者。其度限去午左右稍遠故也。又言日食距交限。局定為陰限十七度。陽限八度。而云不然。何不考今年十月朔日食。距交幾度耶。按是日食。在末初一刻內五十二分。本月十五日夜望月食。食在辰初一刻內一十三分。兩食中積為十四日七十三刻。月食甚時。過正交入陰限一度。依法推得日食甚時。月未至中交十四度。而食及二分。則初入食限。豈非十七度乎。至宋神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曆官推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中。

明人傳 明四

四〇五

書表稱賀。乃諸術推算皆云當食。以授時推之。亦然。夫于法則實當食。而于時則實不食。此事遂為千古不決之疑。今當何以解之。按西術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限距交一度。于法當食。而獨此食。此地之南北差。變為東西差。故論天行。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為遠。實不得食。顧獨汴京為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漸見食。至東北一萬數千里。則全見食也。此術于日食法中。最為深蹟。論術至此。果所謂得未曾有也。又言據答末後一條。語意難明。如云河北千里。朝鮮虧時等。不知何物。若本部原書。則有二說。一謂南北里差。元史稱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大都北極出地四十九度。太強揚州三十三度。今測得金陵三十二度。較差八度。少。如唐書每度三百五十里。則二千九百餘里。即如近法每度二百五十里。則二千餘里。為其南北徑線。加行路紆曲。豈非三千里乎。有里差則有食分差。安可。日食時南北之分秒等耶。一謂東西里差。蓋大地人皆以日出處為東。日入處為西。皆以日出時為卯。日入時為酉也。有定東西。無定卯酉也。南北里差。論北極出地若干里。而高下差一度。東西里差。論七散出入亦若干里。而遲疾差一度。不易之定論。驗之交食最易見矣。今反抹去此差。而欲陳交食乎。按漢安帝元和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世非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乎。據稱西術之已時。即中國之未時。則日月有食。西域之見食為已。中國之見時為未。極易曉。何者。地有兩時。天無二食也。推之西域以西。中國以東。何獨不然。安得謂南北異東西同哉。光啓等所修續曆書。凡一百二十六卷。曆書總目一卷。日躔曆指四卷。日躔表二卷。恆星曆指三卷。恆星圖一卷。恆星圖系一卷。恆星曆表四卷。恆星緯緯表二卷。恆星出沒表二卷。月離曆指四卷。月離表六卷。交食曆指七卷。交食表七卷。五緯曆指九卷。五緯表十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成表一卷。微表一卷。割圓八線立成長表四卷。黃道升度立成中表四卷。曆指一卷。測量全義十卷。比例規解一卷。南北高孤表十二卷。諸方半重分表一卷。諸方度皆分表一卷。曆學小辨一卷。曆學日辨五卷。明史本傳。志。文。志。新法。算。書。何。本。測。法。測。量。是。其。所。勿。致。誤。

明人傳 明四

四〇七



時人傳卷第三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園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則五

李天經

李天經字長德，趙州人也。神宗癸丑進士。歷任河南陝西藩臬。崇禎六年，以山東右參政代徐光啓督修新法。七年七月進五緯總論一卷，日躔增一卷，五星圖一卷，日躔表一卷，火木土二百復年表並歲周時刻表共三卷。交食曆指三卷，交食諸表用法二卷，交食表四卷，黃平象限表七卷，木土加減表二卷，交食簡法表二卷，方根表二卷，恆星屏障一具，俱徐光啓督率西人所作也。八月天經預報五星凌犯會合行度，言閏八月二十四日，木犯積尸氣，九月初四，昏初火土同度，初七卯正，金土同度，十一日，昏初金火同度。至期測驗果合。舊法推火土同度，在初七後天三日，金火同度，在初三先天八日。時東局魏文魁言：天經所報木星犯積尸不合天經。又言臣於閏八月二十五夜，及九月初一夜，同部監諸臣在局仰見木星在鬼宿之中，距積尸僅半度，因木星光大，氣體不顯，含窺管別無可測。臣是以獨用此管，令人人各自窺視，使明見積尸為數十小星團聚，則其為犯為不誤。禮臣陳六幹所謂恍見木星之側有數小星結聚云。

時人傳 則五

四〇九

時人傳 卷三十三

四一〇

係鬼宿中積氣者是也。而文魁指為未犯，但據臆算未經實測。據稱初二木星已在柳初，則前此越鬼宿而東度分愈近，豈得不犯而能飛渡乎？且臣報閏八月二十四日，而文魁所算在九月初二，相距九日，度分已移，乃執為不犯之證據，殊屬舛錯矣。然木星之于積尸氣，匪直此日之犯已也。後此出鬼宿退行時，尚一犯焉，既而順行時又一犯焉，蓋官泥於成法，以乘目共見之象，指為原不必有之事，宜乎以測為未測。顯倒是非，必欲實己之言而後已耳。而天經所推木星退行順行度分，暑刻皆驗。十二月又進五緯曆指八卷，五緯用法一卷，日躔考二卷，夜中測時一卷，交食蒙求一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恆星出沒表二卷，高弧表五卷，五緯諸表九卷，甲戌乙亥日躔細行二卷，八年四月又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四冊，參訂新法條議二十六則。一曰諸曜之應宜改，日月五星各有本行，其行有平有視，而平行起算之根，則為應應者乃某曜某日某時躔某宮次之數，今新法改定諸應，悉從崇禎元年戊辰年前冬至後己卯日第一子正為始。二曰測諸曜行度，用赤道儀，尚不足應用，黃道儀太陽緯黃道中線行，月五星各有本道，亦皆出入黃道內外，而不行赤道。若用赤道儀測之，則所得經緯度分，須通以黃赤通率表，乃可。否則所測經度宿次，非本曜天上所在之宮次，蓋器與天行不類也。三曰諸方七政行度，隨地推算不等，日月東西見食其時各有先後，既無庸疑矣，則太陽之躔二十四節氣，月五星之掩食凌犯，安得不與交食同一理乎？故新法立成諸表，雖順天府為主，而推算諸方行度，亦皆各有本法。四曰諸曜損益加減分，用平立定三差法，尚不足，加減一法，乃術家之要務，蓋以其數加減于平行得視行，第天實圓體，與平異類，舊所用三差法，俱從勾股平行定者，似于天未合，即各盈縮損益之數，未得其真。今新法加減諸表，乃以圓齊圓差可合天。又各曜盈縮損益大差，累經測驗，俱與舊法不同，今悉改正。五曰隨時隨地，可求諸曜之經度，舊法欲得某日某曜經度，必先推各曜冬至日所行宮度宿次，乃以各段日度比算，乃得。今法不拘時日方所，只簡本表一推步，即是。六曰徑一圓三，非弧矢真法，古術家以直線測圓形，名曰弧矢法，而算用徑一圓三，認也。今立割圓八線表，其用簡，而大弧矢等線，但乘除一次，便能得之。非若向之轉展商求，累時方成一率者可比。七曰球上三角三弧形，非勾股可盡。古法測天以勾股為本，然勾股弦乃三腰之形，勾與股交，必為直角，遇斜角則勾股窮矣。且天宮圓球，其面上與諸道相對，生多三弧形，因以測諸星經緯度分，二者一勾股不足以盡之。八曰恆星本行，即所謂歲差，從黃道極起算，各星距赤極度分，古今不同，其赤道內外也，亦古今不同，而其距黃極，或距黃道內外，則皆終古如一。所以日月五星，俱依黃道行，其恆星本行，應從黃極起算，以為歲差之準。九曰古今各宿度不同，恆星以黃道極為極，故各宿距星行度，與赤道極時近時遠，蓋行漸近極，則赤道所出過距星線漸密，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小，漸遠極，則過距星線漸疎，其本宿赤道弧則較大。此線二道不同，故非距星有異行，亦非距星有易位也。如常宿距星，古測距參二度，或一度半度，或五分，今測之不曾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此非可證之一端乎？十曰夜中

時人傳 則五

四一一

測星定時。太陽依赤道左行。每十五度為一小時。三度四十五分為一刻。今任指一星測之。必較其本星
 經行與太陽經行相距若干度分。又得其距子午圈前後若干度分。則以加減推太陽距本圈若干。因
 以變為真時刻。十一日宋時所定十二宮次。在某宿度。今不能定於某宿度。此因恆星有本行宿度已右
 移故。十二日太陽盈縮之限。非冬夏二至。此限亦漸有移動。舊法以冬夏二至為太陽盈縮初末之限。即
 新法之所謂最高及最高衝者。蓋因測冬至至春分。又測春分至夏至。日數不等。冬夏至太陽行疾而盈
 夏至太陽行遲而縮焉。今新法亦測得自冬而夏。自夏而冬。或自春而夏。自夏而秋。兩測中積非一算得
 此限不在二至。已過六度有奇。且年年行動。初無一定之數。十三日以圭表測冬夏二至。非法之善。二至
 前後。太陽南北之行甚微。則表影長短之差亦微。如冬夏至前後三日。太陽一日南北行為天度六十分
 之一。設表長一丈。冬至兩日之影。約差一分三十秒。夫一分三十秒為一日之差。則測差一秒計刻當為
 六刻零七分。圭上一秒之差。人目能保不誤乎。且其符之光線。闕亦不止數秒。一秒得六刻有奇。若測差
 二三秒。算幾差二十刻。又安所得準乎。今法獨用春秋二分。蓋以此時太陽一日南北行二十四分。計一
 日景差一寸二分。即測差一二秒。算不滿一刻。其差甚微。較二至為最密。十四日日出入分。應從順天府
 起算。舊法仍依應天府。諸方北極出地不同。晨昏時刻亦因以異。大統仍依應天府推算。是以晝夜長短
 未能合天。甚至日月東西帶食。所推未如所算。多緣于此。今悉依順天府改定。十五日平節氣。非天上真
 節氣。舊法氣策為一十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此乃歲周二十四分之一。然太陽之行有益有縮。不得平
 分。如以平數定春秋分。則春分後天二日。秋分先天二日矣。今悉改定。庶幾測算與天合。十六日太陰
 朔望之外。別有損益分。一加減不足盡之。舊法定太陰平行一日為十三度有奇。算朔望別有加減法。
 大數為五度有奇。然兩時多寡不一。此加減法不足以齊之。即授時亦言月朔望時。一日平行十三度
 有奇。朔望外平行數不足。已明其理。未著其法。今於加減外再用一加減。名為二二均數。理明而數亦盡。
 十七日緯度不能定于五度。時多時寡。緯度難定五度。古今術家俱言之。以交食分數及交泛等。測定黃
 白二道相距約五度。然朔望外。兩道距度有損有益。大距計五度三分度之一。若一月有兩食。其時用
 儀求距黃道度五度。未能合天。十八日交行有損益分。羅帳計部。即正交中交行度。古定交行一日。逆行
 三分。千百年俱為平行。今細測之。月有時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合算。因設一加減。為交行均數。十九日
 天行無常。舊謂紫炁生於閏餘。又曰紫炁為木之餘氣。今細考諸曜。此種行度。無從而得。無象可明。欲
 推算無數可定。欲論述又無理可據。屬轉商求。則知作者為妄增。後來為傳會。鄙不經。無庸置辨。二十
 日交食日月景徑分恆不一。日月有時行最高。有時行最卑。因高卑遠近。有遠近。蓋近則見大。遠則見
 小。又因遠近。得太陽過景有時厚。有時薄。所以徑分不能為一。二十一日日食。午正非中限。乃以黃道
 九十度限為中限。南北東西差。皆以視度與實度相較而得。則日月之實度。俱以黃道。而視度安得不從

黃道論其初末。以求中限乎。且黃道出地平上兩象限。自有其高也。亦自有其中也。此理未明。則有宜多
 而少。宜少而多。或宜加反減。宜減反加者。凡日食加時。不得合天。皆緣於此。二十二日食初虧復圓時
 刻多寡恆不一。非二時折半之說。視差能變實行。則以視差較食甚前後。鮮有不參差者。夫視差
 既食甚前後不一。又安能合視行前後一乎。今以視行推變時刻。則初虧復圓其不能恆為一也。明矣。二
 十三日諸方各以地經推算時刻。及日食分。地面上見日月出沒與在中。各有前後不同。即所得時刻亦
 不同。故見食雖一。而時刻異。此日月食皆一理。若月食則因視差隨地不一。即太陰視距不一。所以見食
 分數亦因之異焉。二十四日五星應用太陽視行。以段目定之。不得。五星皆以太陽為主。其與太陽合伏
 也。則疾行。其與太陽衝也。則退行。且太陽之行有遲有疾。而五星亦各有本行。太陽遲疾。則合伏日數時
 多時寡。自不可以段目定其度分。二十五日五星應加緯行。月有白道。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而五星
 亦然。則各于黃道有定距度。又土木火三星。衝太陽緯大。合伏太陽緯小。金水二星。順伏緯小。逆伏緯大。
 不可不詳致之也。二十六日測五星宜用恆星為準。則測星用黃道儀外。或用弧矢等儀。將所測星視
 距二恆星若干度分。依法布算。得本星真緯度分。又繪圖亦可免算。是時新法書器俱完。廣測交食。波
 犯俱密合。但魏文魁多方撓阻。內官又左右之。帝遂不能決。論天經同監局。虛心詳究。務祈畫一。是年天
 經所推火水金水等星。見伏行度。皆與大統不同。而新法為合。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曉望月食。天經及
 大統。回向東局。各預推虧復食甚時刻。分秒天經。悉至期。影陰不見。乃奏遣監局官。備滿國詳黃宏憲。前
 往河南。層層。供事官陳應登。天文生朱光大。前往山西。測驗。其日天經。皆率羅雅谷。湯若望。大理評事王
 應選。及本局生儒。鄭明著等。同禮部主客司員外郭之奇。祠祭司主事李煊。欽天監監正張守登。另局魏
 文魁。赴觀象臺。測驗。惟天經所推。獨合。已而河南所報。盡合。原推山西。則食時。雲掩。無從考驗。帝以月食
 新法為近。但以十三日為雨水。與舊法不同。令奏明。天經奏言。丙子年。新舊七政。大統推本年正月十五
 日辛酉。子正二刻。雨水。新法推十三日己未。卯初二刻。零八分。雨水。兩法相較。幾差二日。蓋論節氣有二
 法。一為平節氣。一為定節氣。平節氣者。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五為歲實。而以二十四平分。計日定
 率。每得一十五日。有奇。為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而始隨雨水。舊法所
 推十五日者。是也。日度之節氣也。定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為周天度。而亦以二十四平分。因天立差。每
 得一十五度。為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考定太陽所應宿次。止須五十九日二十刻有奇。而已滿六
 十度。新法所推十三日者。此也。天度之節氣也。何也。太陽之行。有盈有縮。冬至後行盈。盈則其行疾。一
 行天一度。有奇。夏至後行縮。縮則其行遲。一日所行不及一度。此非用法加減之。必不合天。願可拘泥氣
 策。以平分置實乎。請以春秋分證之。舊法推本年二月十六日己酉。四刻。春分。新法則十四日卯正二刻
 零五分。而舊法亦于本月十四日下。注畫五十刻。夜五十刻矣。舊法又推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丑初三刻

秋分新法則推二十五日丑初刻十分。而舊法隨本月二十五日下注。蓋五十刻夜五十刻矣。顧名思義。分者黃赤二道相交之點。太陽行至此點。晝夜之時刻各等。過此則分內外。而晝夜遂有長短也。乃晝夜平分在二月十四日。與八月二十五日。而春秋分。推十六日與二十三日乎。請又以儀器驗之。京師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赤道高應五十五度零五分。試用儀器于本節前後日。正氣測。必至二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太陽高度。始與此數密合。至十六日與二十三日。而太陽各高一度弱矣。是年天經暨山東按察使。尋加光祿寺卿。仍督修新法。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經等預推京師見食一分十秒。應天及各省分秒各殊。惟雲南太原則不見食。其初虧食甚復圓時刻亦各異。大統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同回推食三分七十秒。東局所推止游氣侵光三十餘秒而已。食時推驗。惟天經為密。時將廢大統用新法。而管理另局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法必不可盡廢。西法必不可專行。四法各有短長。當參合諸家。兼收西法。十一年正月。乃詔仍行大統術。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者。旁求參攷新法。與回回科並存。十四年十二月。天經言置閏之法。首論合朔先後。次論月無中氣。茲臣恭進十五年新書。而十月與十一月。中氣適在合朔時刻之前。所以兩月間。雖無中氣。而不該有閏。蓋新法置閏。專以合朔為主。若中氣適在合朔時刻之前。是中氣尚屬前月之晦。則無閏。若在合朔日時後者。則前月當有閏。臣等預察。崇禎十六年正月。後有閏。因正月後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在次月合朔之後。是十六年當閏正月。無疑矣。時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測又彌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術。法通行天下。會圖變。竟未施行。明史本傳附錄

論曰。天經之學。亞於光啓。其在西局。謹守成法。舉前人未舉之緒。十年如一日。光啓薦以自代。可謂知人矣。

王應遴
王應遴預修新法算書。著乾象圖說一卷。中星圖一卷。新法算書。明

王英明
王英明字子晦。開州人也。神宗丙午舉人。著曆略三卷。上卷六篇。曰天體地形。曰二曜。曰五緯。曰辰次。曰刻漏極度。曰雜說。中卷三篇。曰極宮。曰象位。曰天漢。皆自古談天成說也。下卷七篇。則取西人之說。曰天體地度。曰度里之差。曰緯度。曰經宿。曰黃道宮界。曰赤道緯線。曰氣候刻漏。附日月交食一篇。言近有歐羅巴人。挾其術自大西洋來。所論天地七政。歷示諸掌。創聞者不能無駭且疑。徐釋之。悉至理也。夫禮失而求之野。擇其善者而從之。不猶愈于野乎。國朝順治間。東吳翁漢廣更為訂正。又加五綱以弁卷首。增補

許晉臣
許晉臣錢塘人也。著蓋載圖說一卷。天圖為蓋。地圖為載。凡為圖十有七。曰全儀。曰日出日入遠近。曰紫微垣見界諸星。曰黃赤道見界諸星。曰二十八宿占度。曰赤道北見界諸星。曰黃道南見界諸星。擬堯典四仲中星。附神宗時四仲中星餘皆案垣。次為圖。而以步天歌繼于其下。其地與全圖。亦以周天宮度計之。欽定四庫全書

陳蘆諫
陳蘆諫字獻可。號蘆菴。嘉興人也。著度測三卷。上卷首列周髀本文。以己意解之。曰詮經。次曰詮理。曰詮器。則西人之矩度也。曰詮法。曰詮算。則西人三率法也。曰詮原。則勾股弦互求之術也。中下二卷。則以平勾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弦矩以見廣。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列為七目。各以測算之法系之。末附開方說一卷。言開平方之法。度算解一卷。言西人比例規之用。其自序略曰。謨案九章參伍錯綜。周無窮之變。而勾股尤奇奧。其法肇見周髀。周公受之商高。以度天地。推日月。且曰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以生也。唐設算學博士。督課試舉。而周髀算有程國初。制科尚試算數。後寢廢。薄焉。擬算不知縱橫。必歸儒案。問勾股。秦西來寶。新學始備。大方家多傳之。徐元履先生有測景法義。勾股義。是周髀者。勾股之經。法義者。勾股之疏傳也。然周髀篇首。包舉道法。趙注不能盡其微。次段推測。後世解經疎大。難以合於用。素面以干支名號。為圖為文。亦既詳顯。而不耐讀者。心以目迷。掩卷度開。以故通斯學者。仍鈔焉。謨愛撰茲篇。首詮算經。次虛諸法。合今古而淺言之。出以己意。發凡繪圖。庶幾周髀大彰。法義彌著。以便有志經濟之習之者。其序度算解曰。西人有籌算一則。載在崇禎術書。已極數學之簡捷。又有比例規者。簡捷更倍焉。但限長徑尺。纖忽秒芒。不能畢備。與籌算珠算互有低昂。因輯是編。拓其精微。刪其晦澀。存十線之略。廣未及之。繼使學人知以度算者。自此始。其它運規布尺。悉具篇中。庶幾功臣矣。至其論圖率。類立太極周徑術。謂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外加太極一十微。以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五除之。得徑一百一十五度八十七分九十三秒五十微。餘四微八三二五乘。還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餘五微。一六七五合二餘。得太極一十微。乃為不內不外之數。斯則出于凡造。不合算理。未可以為法也。

王應遴
王應遴預修新法算書。著乾象圖說一卷。中星圖一卷。新法算書。明

王英明
王英明字子晦。開州人也。神宗丙午舉人。著曆略三卷。上卷六篇。曰天體地形。曰二曜。曰五緯。曰辰次。曰刻漏極度。曰雜說。中卷三篇。曰極宮。曰象位。曰天漢。皆自古談天成說也。下卷七篇。則取西人之說。曰天體地度。曰度里之差。曰緯度。曰經宿。曰黃道宮界。曰赤道緯線。曰氣候刻漏。附日月交食一篇。言近有歐羅巴人。挾其術自大西洋來。所論天地七政。歷示諸掌。創聞者不能無駭且疑。徐釋之。悉至理也。夫禮失而求之野。擇其善者而從之。不猶愈于野乎。國朝順治間。東吳翁漢廣更為訂正。又加五綱以弁卷首。增補

曆人傳卷三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暢州阮元撰

國朝一

王錫闡上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菴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也兼通中西之學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秒忽每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臥陽間仰察星象竟夕不寐著曉菴新法六卷序曰炎帝八節曆之始也而其書不傳黃帝顛項虞夏殷周魯七曆先儒謂其偽作今七曆具存大指與漢曆相似而章帝氣朔未賅其真為漢人所托無疑太初三統法雖疏遠而創始之功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南北曆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非淺近所及唐曆大衍稍親然開元甲子當食不食一行乃為諛詞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曆分兩途有儒家之曆有曆家之曆儒者不知曆數而擅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曆理而為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離離遠合之原概未有得也國初元統造大統曆因郭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曆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抵牾餘所擬改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況乎遺籍散亡法意

曆人傳 國朝一

四二一

曆人傳 國朝一

四二二

無徵策之年遠數盈遠天漸遠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載不逮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隨兩製偽雖有李德芳爭之然德芳不能推運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歎也近代端清世子鄭善夫邢雲路魏文魁皆有論述要亦不越守敬範圍至如陳瓊推拾九執之餘津冷達震墨守元會之略見又何足以首曆乎萬曆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工曆算崇禎初命禮臣徐光啓譯其書有曆指為法原曆表為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曆者莫不奉為俎豆吾謂西曆善矣然以為測候精詳可也以爲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誤而不辨不可也姑舉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法非謬也西人既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誤中曆節氣差至二日夫中曆歲差數強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之異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臆胸而致誤也曆指直以佛已而識之不知法意一也諸家造曆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誠誠卓也西曆命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無也近始每時四分爲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後日尚未覺其繁施之中曆則望矣反謂中曆百刻不適于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之九十有六與日刻之九十六何異乎而據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渾淪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日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平行為數本順天不可損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做爲三百六十不過取便割圓豈真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曰日度爲非詎知三百六十尚非氣弦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實閏閏于歲終查曆術疏闊計歲以實閏也中古法日趨密始計月以實閏而閏于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氣者即爲閏大統專用平氣置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歲有兩可閏之月若辛丑西曆者不亦謬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爲積餘之餘無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考而以虛弄之習修支離之學是以歸餘之後氣尚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仲冬首春中氣將歸臘秒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見其技之窮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于半後因歲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說乃星命家假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曆宗何至反爲所惑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況十二次舍命悉依星象如隨節氣遞遷雖子午不妨異地而元枋鳥喙亦無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歲實消長防于統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當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亦異距生歲差之屈伸其理一也曆指已明于月何礙于日當辨者二也日躔盈縮最高待遠古今不同授之應見必有定數不惟日躔月星亦應同理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所可測度西人每期數千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既徑因分大小則遠近大小宜爲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則遠近差多而脈徑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脈徑差多

因數求理難可相通。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日軌交分。與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于黃道者。又不同。曆指不詳其理。曆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兩足窮日食之變乎。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距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以南。日月距差。時或一南一北。此為距差異向。與距差同向者。加減迥別。曆指豈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講耶。萬一遇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虛景。虛景若光徑與實徑之所生也。因虛極縮。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徑。僅以實徑求開虛。及至推步。不符天驗。復酌損徑分。以爲偶合。當辨者七也。月食定望。惟食甚爲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離中限。即食甚已非定朔。至于虧復。相去尤遠。西曆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用朧朧次差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填焚惑。以本天爲全數。日行規爲歲輪。太白辰星。以日行規爲全數。本天爲歲輪。故測其遲速留退。而知其去地遠近。考于曆指。數不盡合。當辨者九也。焚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未悖也。用自行高卑。變歲輪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八十餘日。曆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曆甚難。辨曆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得失無所遁也。據彼所逃。亦未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踴躍表驗。或失數分。交食值此。當失以刻計。凌犯值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遂錯頗多。余于曆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既不既。與夫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西曆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成虛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采中西。去其疵類。舉以己意。著諸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算若干事。立法若干事。舊法雖舛。而未遽廢者。兩存之。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日信者。別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爲日一百幾十有幾。爲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奧。庶幾初學之津梁也。其法度法百。分日法百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五秒。五十九微。三十二纖。內外準分三。十九分。九十一秒。四十九微。次準九十一分。六十八秒。八十六微。黃道歲差一分。四十三秒。七十三微。二十六纖。列宿經緯。角一十度。七十三分。七十九秒。南二度。一分。二十三秒。元一十度。八十二分。二十四秒。北三度。一分。一秒。氏一十八度。一十六分。一十四秒。北四十三分。九十六秒。房四度。六十三分。六十三秒。南五度。四十六分。一十九秒。心七度。六十六分。二秒。南三度。九十七分。三十八秒。尾一十五度。八十二分。七十八秒。南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九秒。箕九度。四十六分。九十六秒。南六度。五十九分。四十九秒。南斗二十四度。一十九分。八十二秒。南三度。八十八分。九十三秒。牽牛七度。七十九分。五十五秒。北四度。七十五分。二十七秒。婺女一十一度。八十二分。二秒。北八度。二十分。五十九秒。虛一十度。一十二分。九十一秒。北八度。八十二分。七十七秒。危二十度。四十一分。四秒。北一十度。八十五分。六十二秒。營至一十五度。九十二分。二十三秒。北一十度。七十一分。七十一秒。東壁一十一度。六十八分。四十八秒。北一十二度。七十六分。七十二秒。奎一十三度。四十二分。六十六秒。北一十八度。五十分。一十三度。一十八分。九十八秒。北八度。六十七分。七十二秒。胃

一十三度。二十分。六十七秒。北一十一度。四十三分。一十二秒。昂八度。六十分。七十二秒。北四度。五分。八十四秒。畢一十五度。一十一分。七十六秒。南三度。四分。三十八秒。驚蟄一十一分。八十四秒。南一十三度。八十六分。六十三秒。參一十二度。二分。三十三秒。南二十四度。九十二分。五十四秒。東井三十度。八十六分。八秒。南八十九分。六十二秒。輿鬼四度。六十六分。七十七秒。南八十一分。一十七秒。柳一十七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南一十二度。六十三分。一十八秒。七星八度。五十分。五十七秒。南二十度。七十二分。七十一秒。張一十八度。三十三分。五秒。南二十六度。五十八分。二十六秒。翼一十七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南二十三度。一分。四十六秒。南一十三度。二十四分。五秒。南一十四度。六十二分。七十三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六秒。曆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四十八分。六十八秒。八微。朧朧準度三度。準分八十九秒。六十分。月周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十九分。九十一秒。九十七微。朧朧外準一分。三十一秒。二十微。轉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一十三秒。七十七微。朧朧準度五度。五十九分。準分一分。三十二秒。三微。交周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秒。三微。交準準分八分。六十七秒。二十五微。中準準分八分。九十四秒。七十分。交行朧朧準分三分。六秒。八十分。歲星合周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刻。三十一分。七十九秒。朧朧準分一十九分。二十九秒。四十八微。轉周四千三百三十三日。三十七刻。九分。六十九秒。朧朧準度三度。準分二分。三十八秒。五十分。交周四千三百三十一日。二十四刻。七十八分。一十七秒。中準準分二分。五十二秒。八十分。焚惑合周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刻。五十一分。二十八秒。朧朧準分六十五分。四十九秒。五十分。轉周六百八十七日。五十二分。八十四秒。朧朧準度三度。準分四分。六十三秒。七十五微。交周六百八十六日。九十八刻。三十二分。六十八秒。中準準分三分。一十九秒。九十分。歲星合周三百七十八日。九刻。二十二分。八十四秒。朧朧準分一十分。四十二秒。八十分。轉周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七日。五十六分。八十五秒。朧朧準度三度。準分二分。九十九秒。七十分。交周一萬七百五十六日。八十六刻。九分。一秒。中準準分四分。三十九秒。九十分。太白合周五百八十三日。九十一刻。九十九分。一十二秒。朧朧準分七十二分。二十四秒。八十五微。轉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六刻。五十五分。七十七秒。朧朧準度三度。準分八十分。二微。交周二百二十四日。七十四刻。四十分。六十八秒。八微。中準準分四分。三十九秒。辰星合周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刻。七十二分。二十四秒。朧朧後準三十八分。五十分。轉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七刻。一十九分。五十五秒。朧朧準度五度。準分一分。一十三秒。七十分。交周八十七日。九十七刻。一十三秒。一十一微。中準準分三分。八十一秒。一十一微。遠近中準。日太白辰。一千一百四十二度。月五十六度。七十二分。歲五千九百一十九度。六十九分。焚惑一千七百四十三度。六十四分。填一萬九百五十三度。三十九分。視徑中準。日中準。八十八秒。六十八微。光徑準度一十二度。四十分。月中準。九十三秒。七微。歲八秒。焚惑四秒。六十九微。填五秒。三十一微。太白九秒。四十五微。辰六秒。五十二微。昏明準分三

十九分十秒一十七微伏見中華月一十七分八十八秒四十微歲一十八分三十三秒三十三微歲二十二分四十三秒四十微歲二十分二十六秒太白八分八十五秒八十微歲二十分三十七秒八十微歲北極高下全差二萬二千五百里以崇禎元年著雍執徐為曆元南京應天為里差之元宿應箕四度三十四分六十秒辰應三百一十度四十八分六十八秒日輝氣應三百七十四日一十刻二十分七十八秒曆應三百五十九日一十六刻七十五分一十七秒月離閏應一十三日九十四刻九十七分六十七秒轉應一日六刻七十一分三十分交應一十一日五十二刻五十三分四十四秒歲星合應一十二日四十一刻九十九分轉應三千七百五十一刻五十九分交應四千一百一十刻六十八刻六十一分英惑合應四百四十五日六十八刻八十八分轉應一百八十八刻九十六分交應三百七十五日八十八刻九十九分九十三日七十一刻一分太白合應一十三日九十四刻四十五分轉應三百六十五日九十二刻八分交應三十五日五十三刻四十一分四十五秒北極應三十二度四十分在應天實測先是曉憲新法未成作曆說六篇屏策一篇其說精核與曉憲新法序互有詳略又歷括中西步術作大統西曆曆法丁未歲因推步大法法作了未曆案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等以五家法同測已法獨合作推步交朔測日小記西法謂五星皆右旋錫開以為土木火實左旋當改歲輪為不同心圓則理數實一作五星行度解術家言日月右旋儒者乃云左旋二說不同作日月左右旋問答治曆首重測圓作圓解測天當據儀器造三辰晷象測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錫開論撰俱能究術數之微奧補西人所不逮文多不能悉具采其精要者著于篇曆說一曰夫治曆者不能以天求天而必以人驗天則其不合者固多矣雖幸而合久必乖焉何也天地始終之故七政運行之本非上智莫窮其理然亦祇能言其大要而已欲求精密則必以數推之數非理也而因理生數即因數可以悟理自漢以後曆家之疎密吾知之矣大約因前人之差稍為進退于積年日法之間即自命作者此于曆數尚有所未盡況曆理乎至郭守敬始悉去其弊而返而求之測景漸近自然其法上考數千年冬至交食十得六七而下驗二十年間或當食不食或食而不推則何也今取守敬所測至日之景即以其法求之其自相抵牾者不止一事以此知當時粗法不免傳會故未久而差非實測之失也且守敬所立三差法于測圓之學殆非密率此其失又在數而不在理矣元統修大統曆雖錄守敬舊章然覺其未密故去消長不用而又別寫土盤緯曆法分科互測以為改憲之端惜乎時人子弟習常律舊無有能會通而修正之者近代西洋新法大抵與土盤曆同原而書器尤備測候加精崇禎二年五月朔食大統土盤二法俱不合徐文定公以新法推之頗近於是有所局之說而文定以為欲求超躡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翻

譯有緒然後合觀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其意原欲因西法而求進非盡更成憲也乃文定既逝而繼其事者僅能翻譯之緒未遑及會通之法至於其師說崎嶇異已廷議紛紛有為之解者曰交食節氣用新神效月令用舊不知此于理數何關輕重耶今西法且盛行向之異議者亦謝而不復爭矣然以西法為有驗于今可也如謂不易之法無事求進不可也夫曆理一也而曆數則有中與西之異西人能言數中之理不能言理之所以同儒者每稱理外之數不能明數之所以異此兩者所以舉世而不相通耳余究心此事略已有年認以歷法至今已密然不能必後日之不疎而過宮節氣之改天經地緯之差苟不能盡一以求至當將見天下後世必有起而議之者又安在其久而無弊哉故略舉數事相明理數之本至于測驗平合則非口舌所能爭勝亦曰以天求天而已二曰漢劉洪造乾象曆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強況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二曆而損分極矣大統解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曆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曆為更促不知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故節歲之外別有星歲經星常為平行星歲亦無消長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即古之歲差星歲者即古之周天異名同理無關球密唯古以歲差經星道今以歲行經星道則新法為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即經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歲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豈得以五十一秒水為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今近最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曆積久因循新法特為剖析但既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幾何之術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測未足盡據耶倘古測既為今日所疑近測又非後人所信畫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即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為力矣其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赤道專用黃道事不知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距可復用餘如太陽五星本道本極已有定距而新曆測算悉用黃道反不若舊曆尚有推變白道一術也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經日輪之較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尚未及均數其消長之源於兩心差何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誠與星歲相較為精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既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行之歲差而後有脫胎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適可垂久而無戾矣請以質之知曆者三曰中曆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曆主度度平則日

譯有緒然後合觀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其意原欲因西法而求進非盡更成憲也乃文定既逝而繼其事者僅能翻譯之緒未遑及會通之法至於其師說崎嶇異已廷議紛紛有為之解者曰交食節氣用新神效月令用舊不知此于理數何關輕重耶今西法且盛行向之異議者亦謝而不復爭矣然以西法為有驗于今可也如謂不易之法無事求進不可也夫曆理一也而曆數則有中與西之異西人能言數中之理不能言理之所以同儒者每稱理外之數不能明數之所以異此兩者所以舉世而不相通耳余究心此事略已有年認以歷法至今已密然不能必後日之不疎而過宮節氣之改天經地緯之差苟不能盡一以求至當將見天下後世必有起而議之者又安在其久而無弊哉故略舉數事相明理數之本至于測驗平合則非口舌所能爭勝亦曰以天求天而已二曰漢劉洪造乾象曆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強況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二曆而損分極矣大統解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曆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曆為更促不知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故節歲之外別有星歲經星常為平行星歲亦無消長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即古之歲差星歲者即古之周天異名同理無關球密唯古以歲差經星道今以歲行經星道則新法為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即經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歲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豈得以五十一秒水為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今近最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曆積久因循新法特為剖析但既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幾何之術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測未足盡據耶倘古測既為今日所疑近測又非後人所信畫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即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為力矣其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赤道專用黃道事不知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距可復用餘如太陽五星本道本極已有定距而新曆測算悉用黃道反不若舊曆尚有推變白道一術也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經日輪之較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尚未及均數其消長之源於兩心差何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誠與星歲相較為精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既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行之歲差而後有脫胎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適可垂久而無戾矣請以質之知曆者三曰中曆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曆主度度平則日

有多寡。雖非確密所係。然實敬授之首務。不可不辨也。考之西法。紀日以日月七曜。紀度以白羊諸宮。率四年而閏一日。無干支氣候閏月之法也。今以西之宮度為中之中氣。折半為節氣。一以天度為本。而日辰則隨時損益。因讓舊法平氣。不免遠天。或以時計或以月計。至二分則先後二日。獨不思二分與二正原不同日乎。二日之差。適分正之異。非立法疎也。又如各氣雖皆平分。而盈縮一法。自具日躔。不察其故。而概指為謬。豈通論乎。或曰四時寒燠。皆本日本行。則節氣亦宜以西法為正。曰四時寒燠。因日行之南北。不因日行之東西。而西法唯主經度。經度者東西度也。以經度求黃赤距差。絕非平行。二分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幾及其半。二至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僅以秒計。故但主日辰。則平氣已定。若主天度。則須兼論節緯。如四立為分至之中。中西皆然。今以距至四十五度為立春定氣。此時日距赤道尚十六度有奇。則所謂中者經度之中。非距緯之中也。距緯之中。在距至五十九度以上。設止用經度。亦祇可謂天度之平氣。于日行南北。未有當也。周天宮界。曆家所設以步躔離。古謂歲有歲差。故宮界常定。今謂星有本行。故宮界漸移。二者似無失得。然新法定以冬至起丑。于義何居。夫宮界之分。本用堯時冬至日躔。在虛定為子。四千禩間。歷丑至寅。安在冬至當起丑初也。況星紀元枵諸次。本乎星名。今古無異。若隨節氣遞遷。則鳥味可為元枵。而虛危可為鶉首。有是理哉。故從天周分宮。則冬至至今當在寅。即從節氣分宮。則冬至亦當起子。若因宋時冬至偶值丑初。而遂襲其名。則亦進退無據之甚矣。新法以本月之內。太陽不及交宮。因無中氣。遂置為閏。以中氣為過宮。雖與舊異。以無中氣之月。仍與舊同。其不同者。舊用平氣。新用定氣。故前後或差至二月。平氣兩策。必三十日有奇。無一月三氣之法。定氣兩策。多且三十餘日。少至二十九日。有奇。冬月大盡者。一月之內。可容三氣。設兩中氣在晦朔之間。節氣在望。必前後有二月。俱無中氣。此歲之閏。將安置乎。使置閏在前。則餘餘非終置閏在後。則履端非始。既不可置閏於兩中氣之月。又不可一年再閏。若少為遲就。又非不易之法。不知何術可以變通。大略西之宮閏。實難與中法並行。而會通兩家。又非目前諸人所及。故不勝齟齬之病也。

時人傳卷第三十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揭州阮元撰

國朝二

王錫闡下

四曰交食至西曆亦略盡矣。以交緯定入交之淺深。以兩經定食分之多寡。以實行定虧復之遲速。以升度定方位之偏近。以地度東西定加時之早晚。皆前此曆家所未喻也。乃所推戊戌仲夏朔食。測西見食。差天半分。復明。先天一刻。己亥季春望食。帶食分秒。所失尤多。古以差天一刻為觀。則今日所推。尚未疎遠。然差數已著。則致差之故。豈宜不講。太陽唯定期定留。在小輪最近。外此即有次均加減。亦猶五星于衝合之外。即有歲行加減也。凡推五星凌犯。不能舍歲行。而交食諸論。獨廢次均。豈以五星凌犯宿座。不必衝合太陽。日月自相掩食。必在定期定留也耶。不知唯月食食甚。實在定留。止用入轉。可得密合。初虧復明。距留久者。不下數刻。用求倍離。得二度有奇。兩均之較。亦且數分。參差之故。宜所不免。至若日食。不唯虧復二限。不在定期。即食甚之時。亦非真會。晨近初升。夕近將降。東西差分。或過一度。倍離亦過二度。正食食甚。已不能以入轉均數求其必合。況晨食之初。虧晚食之復明。距度尤遠者哉。今皆置不復論。不

可謂非法之疎也。中曆月食一十五分。其求既內定用授時所以一十五分爲既內用分與旬股術合。大統曆則以十五分爲既內用分數既加則定用必多。與實測則稍近。使非本於天驗。何以得此。然以句股之理究之。則不合矣。西法食分隨引數爲多少。食既之數。多至十九分。足洗從前之謬。今研察其理。亦有可疑者。其說曰。月在最卑視徑大。故食分小。月在最高視徑小。故食分大。余以爲視徑大小。僅從人目。食分大小。當據實徑。太陽實徑。不因高卑有殊。地景實徑。實因遠近損益。最卑之地。景大。月入景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景小。月入景淺。食分不得反大。此與幾何公論。自相矛盾。倘亦致差之一端乎。五緯曆首星近地心者。緯度多。遠地心者。緯度少。竊謂星誠有之。月亦宜然。不知交道有變。差以視徑定。食分非曆理也。推步之難。莫過交食。新法於此特爲加詳。有功曆學甚鉅。然究極元微。不能無漏。在今已見差端。將來詎可致詰。是望窮理之士。商榷精密。非一人之智所能盡也。五日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爲創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說原本中。非臆撰也。請舉其概。五緯曆指謂日月本天。以地心爲心。五星本天。以太陽爲心。新法是矣。唯謂星天或包日天之外。諸圓能相割相入。則未敢以爲信也。蓋日爲列曜之宗。本天亦應最大。五星諸圓。悉在其內。隨之轉旋。太陽則居本天之心。而繞地環行。五星各屬本天之周。而繞日環行。二法不同也。知日天與星天異法。則知日行一規。本非天周。亦無質體。諸圓不必相割相入矣。新法既云。星天以太陽爲心。則本天之行。即爲歲行。迺復設本天。仍似以地心爲心。法既不定。安所取衷乎。余考木火土三星之行。與金水二星不同。金水二星于本圖右旋。木火土三星于本圖左旋。皆爲日天所挈而東。猶日天爲宗動所挈而西也。左旋之數。土最疾。木次之。火又次之。自右旋論。則疾者反遲。遲者反疾。故合日在最高者。法應遲而視行爲疾。衝日在最卑者。法應疾而視行爲遲。蓋本圖之遲疾爲左旋。而視行之遲疾則右旋也。此理甚明。何莫之察耶。近見湯氏所推。又有異者。五星唯金水有順逆。二合順合者。星在日後。而追及于日。逆合者。星在日前。而退與日遇。此曆家所習聞也。乃所推戊戌歲四月戊辰七月丙午十一月丁巳。水星皆先過日。又歷數時而後順合。五月己丑。水星先在日後。亦歷數時而後遇合。若言撰算偶誤。則撰法之初。當倍詳慎。必無臆撰。若言無誤。吾又未得其說。夫星在日前。順行益遠。星在日後。退行益難。安得再合。天行有漸差而無倍差。豈容一日之內。驟進驟退。曾無定率如是乎。又據歷指。萬曆乙酉。測定金星最高。在夏至前四十五度。歲移一分半。水星最高。在冬至前二十九度半。歲移一分大強。距今戊戌七十三。金星過最高。當在五月戊午。而彼在辛丑。水星過最高。當在十月壬辰。而彼在癸巳。癸巳壬辰。僅差一日。或用新測推改。我不敢知。辛丑戊午。相距半月已上。即使舊測疎遠。亦恐未必至此。再考金星正交在最高前十六度。湯氏所用。正與此近。豈即入交日耶。入交者。南北緯度所生。高卑者。盈縮均數所生。使入交可名高卑。將盈縮亦可名南北乎。五星各有交行。各有最高。唯水星同行同度。金星

四八傳 圖制二

四三七

兩行雖同。度限迥別。驗之近測。此術未爲辰天。即欲合二爲一。必有均見至論。然察其法。又似實未嘗改。不知何故。參用交行。十餘年來。無不如是也。中法用表圭測月。西曆護之。今以高卑命交行。得無復爲將來所議。此于曆術非爲細故。明理之家。必有辨其得失者矣。曆策曰。古之善言曆者。有二。易大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子與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曆之道。主革。故無數百年不改之曆。然不明其故。則亦無以爲改憲之端。太初以來。治曆者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時亦各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何也。是在制法之人。不能深推理數。而附合于著卦筮律以爲奇。增損于積年日法以爲定。或陰用前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足其知。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執事以新法既非。舊法未必無誤。而博訪于草澤也。此正愚所樂得而陳者也。欲知新法之誠。非須核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緣。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益明其故矣。舊法之屈于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顯明法意者之無其人。也。今者西曆所於勝者。不過數端。嗜人子弟。眩于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考證。以爲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悉具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定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朧胸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真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極之高。下東西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星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竊取其意。豈能越其範圍。就彼所命創始者。事不過如此。此其大略可觀矣。至于日刻之改。天度之殊。則習于師說。而不能變通。反以伐能爭勝。歸咎異己。不知果何關於疎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曆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月離表與交食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一表。則離離安得合天。加時安得盡一乎。是以辛丑臘月晦辰。新法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當既而不既。其爲謬。昭然共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舊法。如彼。然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嘗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曆元四應成弗密也。臆胸過強。則朔望如時。或弗協也。交限失真。則薄食分秒未可定也。緯度不紀。則凌犯有無難預期也。至如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衛章黃道辰宿。迄今猶用辛巳。何可以爲定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殆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才于天行。考其編審。去表慎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盡泯。成憲一定。不難媲美。義和高出近代矣。推步交朔。後言曰。漢律曆志曰。曆本之驗。在于天。新言得之矣。然漢人之驗天者。安在哉。南漢之世。日食多在晦。晦前朔後。間亦有之。不知當日。歲尤疎遠者十七家。其疎遠又何如乎。晦朔弦

四八傳 圖制二

四三九

望太初最密最者何事乎上林清夢與十一家雜候候垂五年六年皆太初第一且何所候乎自竹唐以迄昭代代有作者而法日趨于密矣但步食或不盡驗食時或失辰刻則其為術或者可商求苟能虛衷彈思未必不復更勝奈何一行守敬之徒乃有惟德動天之說日度失行之解使近世嗜人草澤咸以二語蔽其明域其進耶果爾則天自天而曆自曆合不足為是失不足為非豈官假後可以無誤安用鳳鳥氏為也每見天文家言日月亂行當有何事歷五星遠次當注何庶微余竊笑之此皆步推之外而即傳以徵應則殊慶頑異唯曆師之所為矣是故驗于天而法猶未善數猶未真理猶未闡者吾見之矣無驗于天而謂法之已善數之已真理之已闡者吾未之見也某業非專家資復遲鈍雖涉獵有年甘未視其藩落況于堂奧然既習其事又不敢自棄每遇交會必以所步所測課較疎密疾病寒暑無間變周改應增損經緯遲疾諸率于茲三十年所而食分求合于秒加時求合于分夏夏乎其難之年齒漸邁氣血早衰聰明不及于前時而臨臨學拳幾有一得不自知其智力之不逮也乃仲秋辛巳朔日月交于鴉尾之次于大統成憲當食八分有奇加時自辰至午崇禎曆書食在巽巳之間虧蝕不及二分余用已法推之食分際曆書祇疏數秒虧甚復三限大約先一刻有奇而視成憲則始有燕越編索之殊其合其遠雖可預信而分秒遠近之細必驗天而後可知備陳三法如左以俟實測合則審其偶合與確合遠則求其理遠與數遠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測日小記敘曰說者曰推步而得之不知仰觀之易也此殆有為言之而耳食者以為信然幾乎不為陳言所誤耶余謂步曆固難驗曆亦不易何也天學一家有理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法然創法之人必通于數之變而窮于理之奧至于法成數具而理蘊于中似乎三尺童子可以逆籌而得然達人穎士猶或畏之則以專術之精糾纏于端不可以一髮離心浮氣乘于其間所以塗本坦夷而卻步者嘗多也若夫驗曆則垂象昭然有目所共觀密者不可譯以為疎疎者不可諛以為密雖謂之易也可然語其大概則亦或得之矣其如薄食之分秒加時之刻分之不可決之于目斷之以意乎故非其人不能知也無其器不能測也人明于理而不習于測猶未之明也器精于製而不善于用猶未之精也人習矣器精矣一器而使兩人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兩器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工巧不能齊也心目一矣工巧齊矣而所見猶殊則以所測之時瞬息必有遲早也數者之難誠莫能免其一也即不然而食分分餘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餘之分果可以儀算計乎古人之課食時也較疎密于數刻之間而余之課食分也較疎密于半分之內夫差以刻計以分計何難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操率之人粗疎之器所得也倘唯仰觀是信何時不自矜何時不自欺以為密合乎故曰驗曆亦不易也重光作羅仲秋辛巳朔食法具五種算宗三家或行于前代或用于當今或修于朝守或潛于草澤莫不自謂磨合天行及至實測雖疎近不同而求其纖微無爽者卒未之覩也于此見天運淵元人智淺末學之愈久而愈知其不及人之淵深而彌知其難窮縱使確能度越前人猶

未足以言知天也況乎智出前人之下因前人之法而附益者乎平情而論創法為難測天次之步履又次之若僅能推極而即以創法自命師心任目撰為幽渺之術以測天約略一合而傲然自足胸無古人其庸妄不學未嘗艱苦可知矣日月左右旋問答曰令望錫綸侍於曉閣先生縱言至于天行先生曰曆家言日月右旋于天而儒者乃云隨天左旋二子何執令望曰以弟子觀之則右旋也先生曰先儒曰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行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日一周不及天行一度月又不及日行十二度有奇觀其出入卯酉則左旋可知今子以為右旋右旋誠是也然亦有說乎令望曰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不知二十八宿有所隨乎無所隨乎列宿至衆既不能共為一體安得指為天體況又無所係屬若鳥飛空而魚遊于淵必將前後左右參錯紛拏然而自古至今垂象若一不得謂之無所隨也既有所隨則所隨即天不得謂天無體也錫綸曰列宿隨天故垂象有常是信然矣日月經緯于天遠近無定此不隨天而與天並行互為離合之徵也先儒之言殆亦未可棄乎令望曰日月經緯各隨一天而各天之行又皆循于左旋之天是皆可管窺表測知其高卑上下不容諱也錫綸曰測之法準之夫子矣今所欲辨者日月右旋之實耳令望曰望嘗於初昏見月在某星之西候之未久而月星同度頃復候之而月過而東此右旋之實可仰觀而得而不煩籌策也先生曰先儒固言日月隨天西行比天差緩經星附著于天故逐及于月而更出其前非月行就星而過其東也令望曰日食初虧于西月東進而掩日也復明于東月更進而掩日也月食初虧于東月東進而受掩于闕虛也復明于西月東進而東出于闕虛也若使左旋則日月初虧復明皆當東西易位矣先生曰先儒又言日遲于天而疾于月闕虛在日之衝遲疾與日正等日行逐及于月而受掩故初虧于西闕虛逐及于月而掩月故初虧于東日西行而過月故復明于東闕虛離月而西去故復明于西是猶月行越星與星行越月之見耳未足為右旋之左券也令望曰日月常為平行而自人視之則有脫胸脫者日月在卑近人而視行大子實行胸者日月在高遠人而視行小子實行若云左旋則胸反為脫脫反為胸矣錫綸曰日月乘氣而行行有緩急非由高卑近年西人始有是說豈可信乎令望曰夫乘氣而行者緩急不倫不可以率度而求日月雖有脫胸而脫胸未嘗無緩當必有所以脫胸之故不可以虛理臆斷也日月高卑通其術者能以咫尺之器測量而知曆術固多古人所未覺而後人始明者又何疑于西說乎況乎日月徑體時大時小高遠見小卑近見大尤易知也今試以數求之脫胸之差與高卑之差為相似之比例高卑之差與大小之差亦為相似之比例此三者皆相因而生故知平行為日月之自行脫胸為人之視行也錫綸曰進而見脫者退亦見縮退而見縮者退亦見縮然則進行之度可因高卑以為增損豈獨不及天行之度不可因高卑以為增損乎先生曰脫胸分子一周故一周之中一高一卑者有脫胸不為增損夫日之高卑一歲而復月之高卑終轉而更右旋之法日周于歲月周于轉左旋之法一日一周知一日之無殊乎高卑則知左旋之無當

乎臆胸矣。錫綸曰：以臆胸證右旋似矣。然黃赤二道，日行一周，而臆胸四變，斯何故歟？先生曰：子無疑于日行黃道，故亦道之行惟東西而黃道之行兼南北，假令日誠左旋，將出于東南而沒于西北，出于東北而沒于西南，今冬日出辰入申，夏日出寅入戌者，何也？蓋由日離從黃道而右旋，是以有漸南漸北之行，天牽之而左旋，則但與赤道平衡而行，東升西降也。錫綸曰：竊更思之，日離不由黃道而為螺旋，冬至之後，漸旋以北，夏至之後，漸旋以南，實皆隨天左轉，非右旋也。先生曰：螺旋之論，思致甚微，然當合黃赤二道右旋左旋而議其故，不可斷棄黃道專為左旋也。夫螺旋之勢，未說而中寬，汝言不由黃道，則無所循，依勢必起于赤道，而盡于二極，即不底二極，而出入赤道，不能南北相若，即出入相若，而距離不為均數，必有倍差。古云：日行出入赤道二十四度，驗之實測，雖今不及古，然南北大距度分略同，自二分以及二至，緯度衰降，永無倍差，故知實有循依，無徒為螺旋之理也。錫綸曰：距離若為均數，勢必盡于二極，距離若有倍差，必不南北相若，給官細察日離，二分一日之距離，幾數十倍于二至一日之距離，蓋二分為螺旋之始，故距離差多，以次漸少，至于二至，勢盡而復，豈得有倍差，豈得越二十四度而底于二極乎？雖無所循依，而自為左旋，亦安所不可乎？先生曰：螺旋者無法之形也，雖或衰降有準，然以割圓弧矢求之，必不盡合，今黃赤二道以右旋經度求南北緯度于割圓弧矢之數，不容以毫髮爽也。據策而推，轉儀而測，合觀疎遠，昭然人目，又何疑乎？錫綸曰：月離出入黃道，猶日離出入赤道也，黃赤大距定于二十四度，黃白大距，少或不過五度，有奇，多或至于五度半弱，給又將以大統曆法推算月緯法，當在兩而皆測或在北法當在北，而實測或在南，何也？先生曰：人知赤道有南北二極，不知黃白二道各有南北二極，白道之極，又有游有定，此亦待之實測，古來曆家所未喻者也。黃極左旋于赤極之旁，古遠今近，約二萬八千餘年而一周，所云二十四度，亦自近古言之，未知古今之異耳。白道定極，左旋于黃極之旁，八年三百餘日而一周，無遠近，白道游極，右旋于定極之旁，半月而一周，亦無遠近，然自黃極以視游極，則遠近進退隨時而異，朔望最近，不過五度，有奇，二弦最遠，至于五度半弱，朔望前後游極，循定極之內而順，二弦前後游極，循定極之外而逆，是以黃白交道，月緯南北，皆因之而變，大統本無其術，其不合天也，固宜，今望曰：日月右旋，敬聞命矣。黃赤臆胸一周四變，其故可得聞歟？先生曰：天體渾圓，從南北二極，以割線分赤道諸度，形如割瓜，遠赤道則度分狹，近赤道則度分廣，黃道交于赤道，度無廣狹，而以斜直為廣狹，冬夏距離勢直，故黃道經度，加于赤道十分之一，春秋距離勢斜，故黃道經度，減于赤道十分之一，一歲再遠再近，故為臆胸之變者四，此與經緯二行，可互求而見，考諸圖術，觀諸儀象，無不脗合，因明螺旋之形，亦由黃道右旋而生也。錫綸曰：千古之所聚訟，一旦若發蒙矣。雖然，願有進，日月以高卑論，視行五星，亦宜同理，五星行高則疾，卑則為遲，為留，為退，與日月相反，何也？先生曰：五星各有本行之規，皆以日為心，歲填惑逆左旋為日行所牽而東，猶夫日行為天所牽而西，故台日在高，宜遲反疾，衡日在

鳴人傳 卷三十五

四四四

鳴人傳 卷三十五

四四六

卑，宜疾反遲，太白辰星本行規小，不能包地，人自自地視之，惟見左右于日，而不與日衡，合日在上，視行雖小而益之以日行，故疾，合日在下，星離右旋，而視行反遲，又大于日行，故退，五星復有本規之行度，高卑臆胸，與日月同理，無煩贅說矣。今望遊席而起曰：日月右旋，已無疑義，五星則左旋之中，有右旋，右旋之中，有左旋，提命雖切，未易斷也。日晏矣，不敢重煩長者，先生乃以五星行度解授二子，二子受而退。錫綸年五十五卒。王寅旭先生遺著道古堂文集。

潘聖棟

潘聖棟，一名名，字力田，吳江人也。與王錫闡友善，錫闡嘗館其家，講論算法，常窮日夜，聖棟著辛丑曆辨曰：昔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曆法首重置閏，而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所謂始者，取氣朔分齊為曆元也，所謂中者，月以中氣為定，無中氣者則為閏也，所謂終者，積氣盈朔虛之數而閏生焉也。自漢以降，曆術雖屢變，未有能易此者，唯西域諸曆則不然，其法有閏年有閏日而無閏月，蓋中曆主日，而西曆主度，不可強同也。今之為西曆者，乃以日躔求定氣，求閏月，不惟盡廢中國之成憲，而亦自悖西域之本法矣。故十餘年來，宮度既紊，氣序亦亂，如戊子之閏三月也，而置在四月，庚寅之閏十一月也，而置在明年之二月，癸巳之閏七月也，而置在六月，己亥之閏正月也，而置在三月，其為舛誤，何可勝言，然非深于曆者，未易指摘，至于辛丑之閏月，則其失顯然無以自解矣。何也？閏法論平氣而不當論定氣，若以平氣，則是年小雪在十月，臘在十一月，朔而閏在兩月之間，所謂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者也。今以定氣，則秋分居九月朔，故預于七月朔置閏，然後秋分仍在八月，而霜降小雪各歸其月，無如大寒定氣，乃在十一月朔，而十二月又無中氣，既不可再置一閏，則是同一無中氣之月，而或閏或否，彼所云太陽不及交宮，即置為閏者，何獨于此而自背其法乎？蓋孟秋非歸餘之終，故天正不能風輪于始，地正不能舉正于中也。如此則四時不定，歲功不成，而閏法又安用之？且壬寅正月定朔，舊法在丙子丑初，即彼法亦在丙子正，則辛丑之季冬當為大盡，而明年正月，中氣復移于今歲之秒，彼亦自覺其未安，故進歲朔于乙亥，而季冬為小盡之月，皆所謂欲蓋彌彰

四四七

者耳。即辛丑歲朝。以彼法推。當會于正。而今在戌正。差至六刻。其他抵牾。更難枚舉。曠作法如是。而猶自以為盡善可乎。蓋其說以日行盈縮為節氣短長。每過日行最盈。則一月可盈一氣。是古有氣盈朔虛而今更有氣盈朔虛矣。然或晦朔兩節氣。而中氣介其間。如丙戌仲冬去閏稍遠。猶可不論。獨辛丑仲冬。冬至大寒。俱在晦朔。去閏最近。進退無據。苟且遷就。有不勝其弊者。夫閏法之主平氣行之已數千年矣。今一變其術。未久而輒窮。至于無可如何。則又安取紛更為也。聖梓後以他事論大辟。弟未字次。亦頗學。粗有端倪。不能竟舉。王寅旭先生遺稿。道古堂文集。

時人傳卷第三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薛鳳祚

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也。少從魏文魁游。主持舊法。順治中。與西洋人穆尼閣談算。始改從西學。盡傳其術。因著天學會通十餘種。其曰對數比例者。即西洋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線者。以西法六十分為度。不便于算。改從古法。以百分為度。表所列。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其推步諸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城回回術。曰西城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會中西以立法。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冬至為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為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歲行五十二秒。與天步真元法同。梅文鼎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趨。蓋其時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輾轉相通。故詞旨未能盡暢也。天學

論曰。國初算學家。南王北薛。並稱。然王非薛之所能及也。陵庵貫通中西之術。而又頻年實測。得之日

四四九

時人傳 卷三十六

四五

驗。故于湯羅新法諸書。能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儀甫謹守穆尼閣成法。依數推衍。隨人步趨而已。未能有深得也。

楊光先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也。思應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算造時憲書。而不當用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部。不准。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罷職。四年。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即開附賦。疏凡五。上不准辭。辭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歷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詫于人曰。我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有目。難盡述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為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為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自貽伊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使準矣。而大清國以編之內。豈憤謀奪人國之西洋人。野睡地也耶。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者否。有人賈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徒戎論。蓋蚤炳于幾先。以為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子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權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心。如厝火于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況其交食甚舛乎。故國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國門。徧告天下。以辨新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三刻二分。西洋湯若望推算日食八分九十二秒。初虧申正一刻強。正西。食甚申初二刻半。正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與天象全不合。舊法何確。推算日食八分五十六秒。初虧未正三刻。正西偏北。食甚申正一刻。正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偏北。日入地平。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此與天象有八分合。光先在監三年。謂戊申歲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詔停止閏月。尋事敗。論大辟。北傳載。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邏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燬之。蓋深惡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捕謬十論。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

新則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廢也。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欽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而地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

胡亶

胡亶號勵齋。仁和人也。著中星譜。周天現界圖。步天歌行于世。其中星譜。于二十八宿外。增益大星十七。共四十五座。一角宿。二亢宿。三大角。四氏宿。五貫索大星。六房宿。七心宿。八尾宿。九帝座。十箕宿。十一織女大星。十二斗宿。十三河鼓大星。十四牛宿。十五天津大星。十六女宿。十七虛宿。十八危宿。十九北落師門。二十室宿。二十一壁宿。二十二土司空。二十三星宿。二十四棗宿。二十五胃宿。二十六天因大星。二十七昂宿。二十八畢宿。二十九五車大星。三十參宿右足。三十一參宿。三十二箕宿。三十三參宿左肩。三十四井宿。三十五天狼。三十六南河南星。三十七北河南星。三十八鬼宿。三十九柳宿。四十星宿。四十一張宿。四十二軒轅大星。四十三翼宿。四十四五帝座。四十五軫宿。以二十四氣為綱。各紀日入後日出前四十五星行至午中之時刻。以京師為主。附浙江于後。自序言。識星為治曆根本。朝廷方旁求諸曉曆法之人。是譜雖不足就正博雅。抑可為始學津梁云爾。實與監中西洋專家反覆辨論。衆皆嘆服。中星論曰。中星更錄。以吏漏時刻為主。故所紀中星。有偏東偏西之度。實譜以列宿為主。故所紀為星座正中。之時刻。各明一義。足以互相發也。

游藝

游藝字子六。建寧人也。著天經或問前集四卷。後集無卷數。皆設為問答。以推闡天地之象。大旨以西法為宗。與揭暉相友善。故集中多取其說。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天經或問。

揭暉

揭暉字子宜。江西廣昌人也。著璇璣道述七卷。一名寫天新語。論日月東行。如槽之滾丸。而月質不變。又謂天空地虛。譬猶餅中有餅。舊說蛋黃蛋白之喻。徒得形似。又謂七政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運以行。疾而成旋。滿遂成留。遂於五星西行。日月盈縮。皆證譬多方。言之成理。康熙己巳。以草稿寄梅文鼎。文鼎抄其精語為一卷。稱其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其言多古今所未發。卒年逾八十。欽定四庫全書。梅氏全書。

方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也。集諸家之說。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言九章皆出于句股。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數為真。以方出圓。句股之所生也。少廣方圓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廣所出。一方一圓。其間不齊。始出差分。而均輪對差分之數。盈虧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輪所出。而以方程濟其窮。度量衡原出黃鐘。粟布出焉。黃鐘出于方圓者也。又言古法用竹徑一寸。長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風為一握。後世

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算。算籌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例規出三角。乘算善于算。除算善于筆。加減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其珠算歸法三一三十一四一二二之類。十字俱作餘字。其尺算以三尺交加取數。祇用平分一統。時廣昌揭暉亦明算術。與中通論難日輪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歲差之不同。須測算消長以齊之。一晝夜入一萬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動天行十萬里有奇。別錄為一書。曰揭方問答。欽定四庫全書。

杜知耕

杜知耕字端甫。號伯樞。柘城舉人也。以利瑪竇徐光啓所譯幾何原本。復加刪削。作幾何論約七卷。後附杜知耕字端甫。號伯樞。柘城舉人也。以利瑪竇徐光啓所譯幾何原本。復加刪削。作幾何論約七卷。後附十條。則知耕所作也。言其法似為本書所無。其理實函各題之內。非能于本書之外。別生新義也。稱後附者。以別于丁氏利氏之增題也。又雜取諸家算法。參以西人之說。依古九章為目。作數學論六卷。言數非圖不明。圖非手指不明。圖用甲乙等字作誌者。代指也。故其書于圖解尤詳。梅文鼎謂其圖註九章。頗中肯綮。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古堂文集。

李子金

李子金子。字子金。號隱山。柘城人也。諸生。嘗與僕輩聚飲。鄉有高樓。子金以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使一人繩上。垂繩于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視水面。即能知水深淺。與王錫蘭梅文鼎游藝揭暉。並以算術相高。著隱山鄙事四卷。以發明幾何原本。幾何法要之理。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北隅談數學論。

李長茂

李長茂著算海說詳。梅文鼎謂為亦有發明而不能具九章。欽定四庫全書。欽定算理。

徐發

徐發字國臣。嘉興人也。著天元曆理十一卷。首曰原理。論天道日月五星所以運行之故。博引羣書以證己說。辨榮方問陳子之言。非周髀本文。張衡闢虛之說。仍不脫地形障隔。發以為所論實非也。謂太陽之體形如彈丸。半明半晦。月之于日。猶臣之于君。不敢敵體。故轉而避之耳。所以有晦朔弦望之名。交食之理亦然。轉避幾分。則食幾分。無足異也。次曰考古。據竹書紀年甲子。證班固曆志之非。言漢人三正之誤。非古之三正。因著為圖說以明之。自云其時浪跡都門。偶得異人指授。即此圖也。又云行夏之時。宋人誤註行夏之建。遂合三千年天象不合。殊非細故。因復解斗綱三合之義。以駁前人之誤。并以歷朝曆法。推考己法。獨為密合。三曰定法。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天元四甲子。朝旦多至為曆元。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天元。

黃宗義

黃宗義字子百。號梨洲。餘姚人也。博覽羣書。兼通步算。論長水莊榜。嚴流變三疊。及徐岳太乙。兩儀算。曰案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子珠。

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子道。太乙積為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為一算。兩儀算積為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為一算。自上而下者。始子五。終于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算。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為年。立算為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又論孔子生卒。曰。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生。此出于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復可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杜預左註。孔子家語。祖庭記。無不皆然。則孔子之生年。在庚戌。亦無可疑也。至于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年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已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為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十二刻。閏餘二十五日七千三百四十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十四刻。閏餘七日七十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為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又論衛樞朴推驗春秋日食。曰。沈存中云。衛樞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愚案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為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初宮九度五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初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己酉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子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所著有大統曆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

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授時曆法假如一卷。西洋曆法假如一卷。回回曆法假如一卷。康熙十八年都御史徐元文。薦於朝。以老病辭。乃詔取所著書。書宜付史館。年八十六卒。子百家。浙江通志。百家字主一傳。其父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康熙中修明史。百家父子先後預校曆志。著句股矩測解原二卷。上卷曰解矩度。曰解表影。曰解矩度表景。曰解物景。曰解兩景消長。下卷曰以影測高。曰以日測高。曰重矩。曰變影。曰測深測廣。曰測遠。皆有圖說詳之。句股矩測解原。

時人傳卷第三十七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四

梅文鼎上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也。兒時侍父十昌。及學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于次舍。運轉大意。年二十七。師事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家官交食法。與弟文鼎文鼎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補其遺缺。著曆學駢枝二卷。後增為四卷。倪為首肯。自此遂有學曆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真說。往往至廢寢忘食。殘編散帖。手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過。時人弟子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曆算之書。凡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曆經。歎其法之善。作元史曆經補註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粗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曆法通考五十八卷。後增至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曆志說太祖庚辰為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說上元為庚子。則于積年

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午元曆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方。郭守敬所著曆章。乃曆經立法之根。括其義之精微者。為郭太史曆章補注二卷。立成傳寫為魚。不得其說。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注二卷。授時術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聚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從未有能言其故者。因世得孝廉之疑。作平立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唐九執術為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非利新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術。在明則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術。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即本此書。作回回曆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于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于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理差之法。即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為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曆指大意。櫛括而注之。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不得已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為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作圖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亦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亦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為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中下。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為八。同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為直線。命之曰左。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右。下。左。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管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含糊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為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迹。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圓象一卷。天間略取黃緯不真。而列表從之。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月近。其說非是。作太陽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為定夜時之簡法。作星真度一卷。以上皆以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開章。總裁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作寧國府志分野稿一卷。宣城縣志分野稿一卷。列入郡邑志中。明年制府于成龍徵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方疾成江南通志分野擬稿一卷。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曆志為錢塘吳啟任。臣分修。總裁者唯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昆陵楊文音。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義。又以屬鼎。摘其說舛五十餘處。以曆革通軌補之作。明史志擬稿三卷。雖為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也。其體目凡三。曰法原。

鳴人傳 國朝四

四六一

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圓。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陽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又作曆志擬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即授時。宜於元史開闕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曆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曆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黃黃之曆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曆。以庚午元曆之例。皆得附錄。其西洋曆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光地于邸第。謂曰。曆法至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徵元趙友欽革象新書。將例。作為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曆學疑問三卷。俄光地視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十月。光地履德南巡。駐蹕德州。有旨取所刻書籍回奏。光地因勿遽未及攜。帶遂以所訂刻曆學疑問。謹呈求聖鑒。奉旨朕留心曆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發。二日後召見光地。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光地因求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上肯之。明年癸未春。復復南巡。於行在發回原書。而論光地。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團點塗抹及簽批語。皆上手筆也。光地復請此書批釋所在。上云。無批釋。但算法未備。蓋梅書原未完。成聖諭。遂及之後。光地以書歸之文鼎。俾賈竊焉。未幾。聖祖西巡。荷問際際之上。地以關中李永。河南張沐。及文鼎三人對。上亦素知永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撫臣風從。上問宜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光地以尚在巨野對。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光地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日俱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于移時。如是者凡三日。上謂光地曰。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賜御書扇幅。頒寶珍饌。臨辭。特賜續學。參徵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孫觀成內廷學習。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設成欽奉。上諭。汝祖留心律曆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要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道。欽此。恩寵為千古所未有。文鼎圖注各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為書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既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雖亦道遠。則里數漸次。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等。固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若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為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距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經緯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文鼎於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為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授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

鳴人傳 國朝四

四六一

利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考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壹漏考一卷。日晷備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為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曆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書三種。互為完缺。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微而為者。以應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晷說一卷。亦日晷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也。勿庵按日器一卷。其說曰：取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為端。器徑寸寸。表止于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曆書自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軼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為按日之用。按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做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為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既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極即北極。尺即以堅樁為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查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即此已足。查渾天盤之法。略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度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即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庵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當論日景。故以二至為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儀。故曰側望。勿庵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圓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為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為邊。此即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為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地。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離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為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索圖而得矣。勿庵渾天新式一卷。其說曰：渾天舊製。以赤道外二十三度半為限。止於蓋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勿庵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入于黃道。猶黃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為之儀器者。今依渾天密南緯之度。以黃極為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前後之法。可以兼著。儀以銅為之。略如渾天。其上盤為月道。亦如渾天。天盤之黃道。圍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極為心。而後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為限。出黃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為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為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

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中陳章李煥斗。嘗從文鼎問曆法。作答李祠部問曆一卷。涪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曆法正理告之。作答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疏而講諸筭。衍以特明者聞之。於曆算尤多。作歷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為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承友人之命。作七十二候太陽緯度一卷。潘天成從文鼎學曆。而苦於布算。作寫算步曆式一卷。授之。又授時步交食式一卷。文鼎季弟文鼎之棄也。步五星式六卷。文鼎與其仲弟文鼎共成之者也。同時西洋穆尼閣作天步真原。青州薛鳳祚作天步真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蘭著曆書及圖解三辰儀。廣昌揭曉著天新語。文鼎每得一書。皆為正其訛闕。指其得失。有天步真原訂註。天學會通訂註。王寅旭補註。寫天新語鈔存一卷。又古曆列星距離考一卷。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法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閩中林制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為後時之法。以上曆學之書。凡六十二種。萬歷中。利瑪竇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而體為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為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迂迴。波瀾闊遠。枝葉扶疎。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蓋此於是。薄古法為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為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文鼎集其書而為之說。用器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古人之精。蓋不可湮沒。又具為九數存古。以著其概。濟凡九種。總曰中西算學通序例一卷。一勿庵算算七卷。算算之法。蓋起於作曆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二勿庵算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端。視舊法亦捷。三勿庵度算二卷。西人尺算。即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文鼎弟文鼎補之。而參以嘉禾陳謙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線。文鼎書諸線皆備。又有矩算。則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兩其尺。今用句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算算。皆度算也。四比例數解四卷。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前此無知者。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穆所著天步真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因稍為詮次。為書五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而三角能通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紅角形分。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實半虛之句股形。又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即為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不明三角。則曆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亦不能正矣。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為刻於保定。歲乙酉。南巡蒙召對。以是進呈。六方程論六卷。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安溪李鼎徵為刻於泉州。七幾何摘要三卷。幾何原本為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而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繁。行文古奧。頗險。學者多不能終卷。

稱爲芝繁補遺而爲是書八句股測量二卷測量必用句股立少以觀多即近以見遠故立短可以測高
 覆矩可以測深低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而測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
 差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則開方之圖海島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其錄其要以存古意九九
 數存古十卷九章即九章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以上爲初編外有書
 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其
 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積立成然謂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
 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留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二方田
 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十二有四三幾何補編四卷幾何原本止於測圓七卷以
 後未經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向固
 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
 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峽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
 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不異人意也四西鏡錄訂
 注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
 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即借互微疊借互微之用較同文指算尤覺簡明五權度通幾一卷重
 學爲西術一編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謂誤尤甚今以南動轉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真六奇器補註二
 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木諸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嘗以
 寄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輪以便民及王氏農書諸水器之類諸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田法
 稍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西字爲識者易之七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
 諸書言作八綫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
 要法之外而爲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幕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
 上方幕八弧三角舉要五卷全部曆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平三角一曰弧三角凡曆法所測皆
 弧度也弧綫與直綫不能爲比例則推測窮理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線中得其相當直綫
 即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此法之最奇最靈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
 黃赤交變一編反覆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明此
 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指者僅存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圖線三角法作圖草率
 往往不與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
 算亦歸句股矣其目曰弧三角體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餘角法曰弧角比例曰次形曰垂弧捷法
 曰八綫相當九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不可不知測量全義原有斜弧

人傳 國朝四

四六九

用兩矢較之例所立圖姑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
 量渾儀真像呈諸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之用曆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
 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條貫即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善然以解其目曰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
 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減通法上數塔測量
 二卷數塔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托其
 名於數塔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數塔數塔又剖爲二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
 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剖切二線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線相透成虛形與實形等而四面
 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維
 形亦四面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格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
 中八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
 三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句股錄曰句股方維曰方數塔容圓數塔曰圓容方直簡法曰郭太
 史本法曰角即弧解十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故其最難通
 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
 義包舉無方徐光啓譯大測表名之曰割圓句股八線表其知之矣十二幾何增解數則其目有四曰以
 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線簡法並就幾何各題
 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共卷十三仰觀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
 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曆書法微別十四方圓幕積二卷曆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
 仍用古率十一與十四之比例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
 與周之比例即方圓二幕之比例亦即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十五麗萍珠璣一卷友朋之
 益取其關於算學者十六算器考一卷今有算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其用珠盤蓋
 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十七數學星槎一卷誠并乘除三日可了初
 學莫易於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句
 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實可玩曆書本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稱廣之爲圖者六文
 鼎爲學甚勤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桐城方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燈夜誦味爽則已興
 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尚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李文貞公命子鍾倫
 從學介弟鼎徵及輩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說交河王蘭生
 皆以得與參校爲榮家多藏書頻年遊歷手鈔雜賦不下數萬卷歲在辛丑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
 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以孫贊成贈左都御史

人傳 國朝四

四七一

時人傳卷第三十八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五

梅文鼎中

文鼎曆學疑問曾呈御覽後又引申其說作曆學疑問補二卷皆平正通達可為步算家準則今錄其要者數篇論中西二法之同曰問者曰天道以久而明曆法以修而密今新曆入而舊法未備非盡廢古法而從新術也夫前此之積候果不足用乎曰今之用新曆也乃兼用其長以補舊法之未備非盡廢古法而從新術也夫西曆之同乎中法者不止一端其言日五星之最高加減也即中法之盈縮曆也在太陰則遲疾曆也其言五星之歲輪也即中法之段目也其言恆星東行也即中法之歲差也其言節氣之以日躔過宮也即中法之定氣也其言各省直節氣不同也即中法之里差也但中法言盈縮遲疾而西說以最高最庫明其故中法言段目而西說以歲輪明其故中法言歲差而西說以恆星東行明其故是則中曆所著者當然之運而西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此其可取者也若夫定氣里差中曆原有其法但不以註曆耳非古無而今始有也西曆始有者則五星之緯度是也中曆言緯度惟太陽太陰有之而五星則未有及之

時人傳 國朝五

四七三

時人傳 國朝五

四七五

時人傳 卷三十八

四七四

者今西曆之五星有交點有緯行亦如太陽太陰之詳明是則中曆缺陷之大端得西法以補其未備矣夫於中法之同者既有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於中法之未備又有以補其缺于是吾之積候者得彼說而益信而彼說之若難信者亦因吾之積候而有以知其不謬雖聖人復起亦在所贊收而取矣論地固可信曰西人言水地合一圓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其說可信與曰以渾天之理觀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而南星少見一度若非地正圓何以能然至於水之為物其性就下四面皆天則地居中央為最下水以海為壑而海以地為根水之附地又何疑焉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觀之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為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青天足履背地初無欹側不豈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遊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已矣是故大戴禮則有曾子之說內經則有岐伯之說宋則有邵子之說程子之說地圓之說固不自歐邏西域始也論恆星東移有據曰問古以恆星即一日一周之天而七曜行其上今則以恆星與七曜同法而別立宗動是一日一周者與恆星又分兩重求之古曆亦可通與曰天一日一周自東而西七曜在天遲速不同皆自西而東此中西所同也然西法謂恆星東行比於七曜今考其度蓋即古曆歲差之法耳歲差法防於虞喜而歸於何承天祖冲之劉焯唐一行歷代因之講求加密然皆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故曰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所謂天即恆星所謂歲即黃道分至也西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恆星東行假如至元十八年冬至至在箕十度至康熙辛未歷四百十一年而冬至在箕三度半在古法謂是冬至之度自箕十度西移六度半而箕宿如故也在西法則是箕星十度東行過冬至限六度半而冬至如故也其差數本同所以致差者則不同耳然則何以知其必為星行乎曰西法以經緯度候恆星則普天星度俱有歲差不止冬至一處此蓋得之實測非臆斷也然則普天之星度差古之測星者何以皆不知耶曰亦嘗求之於古矣蓋有三事可以相證其一唐一行以銅渾儀候二十八舍其去極之度皆與舊經異今以歲差考之五行銅儀成於開元七年其時冬至在斗十度而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歷春分而夏至之半周其星自南而北南緯增則北緯減故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少也自與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於舊經是在夏至以後歷秋分而冬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南南緯減則北緯增故去極之度漸差而多也情使非恆星移動何以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乎其一古測極星即不動處齊梁問測得離不動處一度強至宋熙寧測得離三度強至元世祖至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嚮使恆星不動則極星何以離次乎其二十八宿之距度古今六測不同故郭太史疑其動移此蓋星既循黃道東行而古測皆依

赤道黃赤斜交句弦異視所以度有伸縮正由距有橫斜耳不則豈其前人所測皆不足憑哉故僅以冬
 至言差則中西之理本同而合普天之星以求經緯則恆星之東移有據何以言之近兩至處恆星之差
 在經度故可言星東移者亦可言歲西逝近二分處恆星之差在緯度故惟星實東移始得有差若只
 兩至而移諸星經緯不應有變也如此則恆星之東移信矣恆星既東移不得不與七曜同法矣恆星東
 移既與七曜同法即不得不更有天掣之西行此宗動所由立也論周天十二宮並以星象得名不可移
 動曰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十二宮名雖人所為然其來久矣今考
 宮名皆依天上星宿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為朱鳥之象故名其宮曰鶉首鶉尾東方七宿為
 蒼龍故其宮曰蒼龍曰大火曰析木北方七宿為元武其宮曰星紀曰元陽曰暉魯西方七宿為白虎其
 宮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由是以觀十二宮名皆依星象而取非漫設也堯典曰中星鳥以其時春分昏
 刻朱鳥七宿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其時夏至初昏大火宮正在午也宵中星虛以其時秋分昏
 中者元陽宮也即虛危也日知星昂以其時冬至昏中者昂宿也即大梁宮也曆家以歲差考之歲甲辰
 至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
 也若夫二十四節氣太陽離度歲依歲差之度而移則歲歲不同七十年即差一度安得以十二中氣即
 過宮乎試以近事徵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辛巳冬至在實十度至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冬至在實三
 度其差蓋已將七度而即以箕三度交星紀宮則是至元辛巳之冬至宿已改為星紀宮之七度再一二
 百年則今己亥之冬至宿為星紀宮之初度者又即為星紀宮之第三度而尾宿且沒入星紀矣積而久
 之必將析木之宮盡變為星紀大火之宮盡變為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差一宮即十二宮之名與其
 宿一相左又安用此名乎再積而久之至數千年後東宮蒼龍七宿悉變元武南宮朱鳥七宿反為蒼
 龍西宮白虎七宿反為朱鳥北宮元武七宿反為白虎國家頒曆授時以欽若昊天而使天上宿度宮名
 顛倒錯亂如此其可以不亟為釐定乎又試以西術之十二宮言之夫西洋分黃道上星為十二象雖與
 義和之象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設者如彼以積尸氣為巨蠚第一星蓋因鬼宿四星而中央白
 氣有似蠚也所云天蠚者則以尾宿九星卷而曲其末二星相並如蠚尾之有枝也所云人馬者謂其
 所四星象類人騎馬上之形也其餘如寶瓶如雙魚如白羊如金牛如陰陽如獅子如雙女如天秤以彼
 之星圖觀之皆依稀彷彿有相似之象故因象立名今若因節氣而每歲移其宮度積而久之宮名與星
 象相離俱非其舊而名實盡淆矣又身法言歲差謂是黃道東行未嘗不是如今日鬼宿已全入大暑
 日躔之東在中法歲差則是大暑日躔退回鬼宿之西也在西法則是鬼宿隨黃道東行而行過大暑日
 躔之東其理原非有二尾宿之行入小暑日躔東亦然夫既鬼宿已行過大暑日躔交鶉火
 之次則不得復為巨蠚之星而變為師子矣尾宿已行過小蠚後而猶以小蠚日交析木之次則尾宿不

鳴人傳 國朝五

四七七

鳴人傳 國朝五

四七九

得為天蠚而變為人馬官星矣即詢之西來知曆之人有不曉然失笑者乎論恆氣定氣曰問舊法節氣
 之日數皆平分今則有長短何也曰節氣日數平分者古法謂之恆氣其日數有多寡者古法謂之定氣
 二者之算古曆皆有之然各有所用唐一行大衍曆疏曰以恆氣注曆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則舊法原
 知有定氣但不以之註曆耳譯西法者未加詳考輒謂舊法春秋二分並差兩日則厚經古人矣夫授時
 曆所註二分日各距二至九十一日奇乃恆氣也其所註晝夜各五十刻者必在春分前兩日奇及秋分
 後兩日奇則定氣也定氣二分與恆氣二分原相差兩日授時既遵大衍曆議以恆氣二分註曆不得復
 用定氣故但于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見非不知也且授時果不知有定氣平分之日
 又何以能知其日之為晝夜平分乎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以能算
 定朔乎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初不必為此過當之言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無暇
 參稽古曆之源流而時亦未有能知授時立法之意者為之援據古義以相與虛公論定故遂有此等
 偏說以來後人之疑議不可不知也再論恆氣定氣曰問授時既有定氣何為不以註曆曰古者註曆
 只用恆氣為置閏地也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舉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為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
 而序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為仲冬十一月內有雨水斯為孟春正月
 月內有春分斯為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為此月故
 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為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
 為閏月矣閏即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於此月而成閏月有此閏月以為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
 於夏且不至冬之月入於明春故曰歸餘於終舉則不悖也然惟以恆氣註曆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
 恆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
 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
 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九十九刻奇謂之月閏乃每月朔氣
 與兩氣策較之差積此月閏至三十三個月間其餘分必滿月策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
 必在其時後月中氣必在其期則閏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然後名之為閏月斯乃自然而然天造地
 設無可疑惑者也一年十二個月俱有兩節氣惟此一個月只有一節氣望而知其為閏月今以定氣註曆
 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遂有一月內三節氣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
 其所置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疎略耳何則西
 法原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遺舊法也亦徐文定公所謂鑄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
 案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萬世不刊之典也今既遵堯典而用閏月即當選用

時人傳卷第三十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六

梅文鼎下子以燕 孫致成 曾孫劬 劬 弟文鑑 文鑑

以燕字正謀。文鼎子也。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恆星曆指中。指出致間。文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亦以毀成貴。附左都御史。法統宗。增。毀成字玉汝。號循齋。又號柳下居士。文鼎孫也。文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即宜列二表。毀成以為定朔時。既有高卑位縮之加減矣。茲復用于此。豈非復乎。文鼎因其說而復思。然後知交食表之非缺。比之黃鳥。九歲能與太元。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國史。累官左都御史。毀成肄業。養齋以故。數學日進。御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諸書皆與分算所著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珍一卷。操獲危言一卷。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術。毀成謂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說曰。齊讀受時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為矢。而元學士李治所著測圓海鏡。亦用天元一立算。傳寫魯魚。算式訛舛。殊不易讀。前明唐荆川顧若溪兩公互相推重。自謂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說曰。藝士著書。往往以秘其機為奇。所謂立天元一云爾。如積

時人傳 國朝六

四八五

時人傳 卷三十九

四八六

求之云爾。不省其為何語。而著深則言細考。測圓海鏡。如求城徑。即以二百四十為天元。半徑即以一百二十為天元。既知其數。何用算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於願說頗不謂然。而無以解也。後供率內廷。蒙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諭曰。西洋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敬授而讀之。其法神妙。誠算法之指南。而竊疑天元一之術。頗與相似。復取授時曆草觀之。乃漢如冰釋。始名異而實同。非徒曰似之已也。夫元時學士著書。豈官治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傳。猶幸遠人惡化。復得故物。東來之名。彼尚不能忘所自。而明人視為贅疣。而欲棄之。噫。好學深思。如唐順二公。猶不能知其意。而淺見寡聞者。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明史館開。毀成與修天文曆志。呈總纂書曰。一曆志半係先祖之業。但屢經改廢。非復原本。其中訛舛甚多。凡有增刪改正之處。皆逐條簽出。一天文志不宜併入曆志。擬仍另編。蓋曆以欽若授時。置閏成歲。其術委曲繁重。其理精微。為說深長。且有明二百七十餘年。沿革非一事。造曆者。一家皆須入志。雖盡力刪削。卷帙猶繁。若加入天文之說。則恐冗雜不合史法。自司馬氏分曆與天官為二書。歷代因之。似不可易。一天文志例載天體星座。次含儀器分野等事。遠史謂天象千古不易。歷代之志。天文者。近于衍其說。似是非。蓋天象雖無古今之異。而古今之言天者。則有疏密之殊。况恆星去地交宮。中星晨昏。晷現。歲歲有差。安得謂千古不易。今擬取天文家論說之精妙。法象之創。開離度之真確。為古人所未發者。著于篇。至于星官分主及占驗之說。前史已詳。槩不復錄。一月犯恆星。為天行之常。無關休咎。不應登載。蓋太陰出入黃道南北各五度。約二十七日而周。則近黃道南北五度之星。為當太陰必由之道。太陰固不能越恆星飛渡而避。使果有休咎。如古家言。其徵應當無日無之。而今不然。亦可見其不足信。春秋書日食星變。而無月犯恆星之文。史家泥于星官之曲說。相沿而未改也。一五星犯月。八月為必無之事。擬削之。蓋月在前而星追及之。謂之星犯月。是必星行疾于月而後有之。乃五星終古無疾於月之行。即終古無犯月之理。又月去人近。五星去人以次而遠。安得出月之下。而入月中。彼靈臺候直之官。類多不諳天文。且日久生玩。未必身親。委託之人。既難憑信。夜深極。瞥見流星飛射。適當太陰掩星之時。遂謂有星犯月。入月。候簿所書。或由於此。康熙某年。蘆溝橋演戲。飲天監誤以事。南天鼓鳴入奏。致受處分。有案可徵。此因奏明。故知有謬。若星變凌犯之類。彼自書而藏之。其是非有無。誰得而辨。惟斷之于理。庶不為其所惑。一老人星。江以南三時。盡見。天官書言。老人星見。治安。乃無稽之談。時人子弟。因而質。屢書候簿。不足信也。擬削之。又時憲志用圖論。曰。客回於梅子曰。史以紀事。因而而不削。閉子之志。時憲也。用圖。此固廿一史所無。而子創為之。宜執事以為非體。而欲去之也。而子固執已見。復嫌上言。獨不記昌黎之自訟乎。吾竊為子危之。梅子曰。吾聞史之道。貴信而賤貴。直。余不為史官久矣。史館總裁。謂時憲天文兩志。非專家不能辦。不以余為固陋。而委任之。余既不獲辭。不得不盡其職。今客謂舊史無圖。而疑余之創。竊謂史之紀事。亦視其信否耳。因削非所計也。夫後史之

時人傳 國朝六

四八七

增于前者多矣。漢書十志已不伸于八書。而後漢皇后本紀與魏書之志釋老。唐書之傳公主。宋史之傳道學。並皆前史所無。又何疑於國史用圖之為創哉。且客未讀明史耶。明史於割圓弧矢月道距離諸圖。備載曆志。何明史不嫌為創。而顧疑余為創乎。客曰。後史增于前者。必非無因。若明史之用圖。亦有說歟。梅子曰。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詎能易之。古之治曆者。數十家。大率不過增損日法。益天周減歲餘。以求合一時而已。即太初之起數鍾律。大衍之造端蓋策。亦皆牽合。並未深探天行之故。而發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末皆有闕。史臣何從取圖而載之。至元郭太史之修授時。不用積年日法。全憑實測。用句股割圓以求弦矢。于是有割圓諸圖。載於曆草。作元史時。不知採摭。則宋王諸公之疎也。明之大統。實即授時。本朝纂修明史諸公。謂其義非闕不明。舊史雖無圖而表亦闕之類也。遂採諸曆草而入於志。其識見實超凡俗。復經聖君賢相。為之鑒定。不以為非體而去之。俾精義傳于無窮。洵足開萬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于時憲之法。更不同于授時。其立法之奇妙。義總之奧衍。悉具于圖。何可去之。如必以去圖為合體。豈以明史為非體。而本朝之制不足法歟。且客亦知時憲之圖。所自來乎。我聖祖仁皇帝憫絕學之失傳。留心探索。四十餘年。見極底蘊。始親授儒臣。作圖立說。以開明千古不傳之秘。所謂御製曆學考成者也。余固親承聖訓。實與彙編之列。彼前朝纂修明史。尚不忍沒古人之善。不措創例以傳之。而余以承學之臣。恭紀御製。顧恐失執事之意。而遂就迎合。以致聖學不彰。使後之學者不得普沾嘉惠。尙得謂之信史乎。不信之史。人可塞責。而何用余越俎而代之。余之嗷嗷非沽直也。不得已也。然則韓子之自訟。亦謂其言之可已者耳。使韓子果務為容悅以求倖免。則諍臣之論。佛骨之表。又何為若是其侃侃哉。客唯唯而退。又儀象論略曰。齊政授時。儀象與算術並重。蓋非算術無以預推其節候。以前民用。非儀象無以測現在之度。以驗推步之疏密。而為修改之端也。虞書璿璣玉衡。為儀象之權輿。其制不傳。漢人創造渾天儀。即璣衡遺制。唐宋皆做為之。至元始有簡儀仰儀。闕几景符等器。視古加詳矣。明於齊化門南倚城築觀象臺。做元制作渾儀簡儀天體三儀。置於臺上。臺下有影堂。圭表壺漏。圖初因之。康熙八年。命造新儀。十一年告成。安置臺上。其舊儀移置他室。藏之。五十四年。西洋人紀理安欲炫其能。而滅棄古法。復奏製象限儀。遂將臺下所遺元明舊器。作廢銅充用。僅存明做元製渾儀簡儀天體三儀而已。所製象限儀成。亦置臺上。按明史云。嘉靖間修相風杆及簡儀二儀。立四丈表以測影。而元立儀正方案。懸晷偏晷具備于觀象臺。一以元法為斷。余于康熙五十二年。間充蒙養齋編官。屢赴觀象臺測驗。見臺下所遺舊器甚多。而元制簡儀仰儀諸器。俱有王珣郭守敬製造姓名。雖不無殘缺。然觀其遺制。想見其創造苦心。不覺肅然起敬也。乾隆年間。監臣受西洋人之愚。屢欲檢括臺下餘器。盡作廢銅。遂製造局。廷臣好古者。聞而奏請存留。禮部奉敕查檢。始知僅存三儀。始紀理安之遺餘也。夫西人欲藉技術以行其教。故將盡滅古法。使後世無所考。彼豈得以居奇。其心叵測。乃監臣無識。不思什一于千百。而反助

其為虛何哉。乾隆九年冬。奉旨移置三儀於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幾可以千古永存矣。又論句股曰。句股和較相求。言算學者莫不留心。其法可謂詳且備矣。未有以句股積與句弦和較為問者。元學士李冶著測圓海鏡。用餘句股立算。神明變化。幾如五花八門。亦未及此。豈俱未計及于此耶。抑有其法而遺之耶。統宗所廣章內。雖有句股積及句弦較之兩題。乃偶合于句三股四之數。而非通法。昔待罪蒙養齋。彙編數理精蘊。意欲立法以補缺遺。乃用平方權轉推求。皆不能御思之累日。而後得之。因立用帶縱立方求句股二法。卒年八十三。諡文穆。法統宗遺古算文集。

論曰。文穆藉徵君章明步算之後。能不墜其家聲。又得親受聖天子之指示。故其學愈益精微。以借根方解立天元術。闡揚聖祖之言。使洞淵遺法。有明三百年來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于世。其有功算學。為甚鉅矣。

斡字敬名。敬名其子也。能解句股八淺之理。年二十六卒。增則算。

斡字導和。敬成第四子也。心思靜潔。手眼俱巧。數成彙書。彙書輯要六十餘卷。圖皆所繪。刪訂統宗圖十之七八。皆出其手。亦年二十六卒。法統宗。

文補。字和仲。文鼎仲弟也。初學曆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兄取元史曆經。以三差法布為五星會編立成。然後算之。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遺古算。

文鼎。字爾業。文鼎季弟也。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以三垣二十八宿星名。依步天歌次第。臚列其目。而以西中有無多寡分注其下。載古歌西歌于後。古歌即步天歌。西歌則利瑪竇所撰經天談也。一曰。傅子註撰。其南極諸星。則據湯若望算術及南懷仁儀象志為考證。補歌附之於末。其發凡略言。齊七政非先定夜星。則七政無從可齊。故曰七政如乘傳。恆星其地志也。七政如行旅。恆星其歇局也。曰恆者謂其終古不易也。曰經者謂其不同緯星南北行也。經亦有恆之義焉。是編專以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攷其多寡同異。故曰經星。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重黎羲和志天文者。紛糅不一。漢張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至三國時。太史令陳卓始列廿五宿。成三家所著星經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八十四星。自唐以來。以儀考測。而宋兩朝志。始能言某星去極若干度。入某星若干度。為說較詳。此中國之學者。西儒星學。遠有端緒。據算書所譯。周報王丙寅古地末一測。漢永和成寅多絲某一測。明嘉靖乙酉尼谷老一測。萬曆乙酉第谷一測。崇禎戊辰湯若望一測。國朝康熙壬子南懷仁著儀象志。又依歲差。改定黃經及赤經。今依南公志表。稽其大小。分為六等。一等大星一十有六。二等星六十有八。三等星二百有八。四等星五百一十有二。五等星三百四十四。有二十六等星七百三十有二。總計一千八百七十八星。其微茫小星。則不能以數計。此泰西之學也。書成文鼎為序之曰。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吾季弟爾業之所手輯也。歲在戊辰。余歸自武林。友人張慎

顧忱能製西器手鏡銅字如書法之迅疾余乃依歲差考定平議所用大星顧忱施之渾蓋而顧吾弟
 為作恆星黃赤二星圖因於星之經緯逐一詳核乃知馮氏算書圖表與南氏儀象志互有得失自其本
 法固多違異不第與古傳殊也因取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于古人者別識之以成此書至其所為
 辨正經緯之度者尙存別卷不盡於是而吾弟之為此則已勤矣蓋其時方有棄本次年己巳余去京師
 五載至癸酉始歸山中吾弟乃出其精寫重校之本示余視其年固己巳也甲戌中秋余乃為之序曰自
 堯典有四仲之星而斗牽牛織女參昂龍尾烏髻天龍之屬雜見於易書春秋左傳國語至禮記月
 令大戴之夏小正稍具諸星伏見之節蓋星之有名其來遠矣古者觀天文以察時變敬授人時有儀有
 象圖書儀器宜莫不備遺秦燔書秦先王之典蕪和舊籍無復可稽所僅遺者巫咸甘德石申之殘編而
 三家之傳各別司馬子長世為史官而天官曆書殊為闕略迄於後漢有張衡靈憲而器與書並亡自唐
 以後言觀象率祖淳風晉隋兩志及丹元子步天歌今攷其說又與天官書不無參錯不待西學之興而
 始多同異也西法黃道十二象與中土異而回回術與歐邏巴復自不同故雙女或以為室女陰陽或以
 為雙兒至黃道外之星或以為六十象或以為六十二象而實案一星回回術以為缺缺歐邏巴以為毫
 毫其餘星名亦多互異豈非以占測之家非一而所傳異辭安得謂彼中曆學自上古以來永遠一術而
 初無更變哉今所傳經天該之圖與其歌皆因西象所列而變從中術之星座星名即見界圖之分形其
 出似在算書未成之前圖星以圓空去中法猶近然與步天歌仍有不同者或以西星合古圖而有疑似
 不敢輒定遂並收之而有增附之星或以古星求西圖而弗得其處不能強合遂去之而成古有今無
 之星要之皆徐李諸公譯西星而酌為之非西傳之舊余嘗見元趙綠賢友欽石刻圖閣道六星在河中
 作雙折層階之象自天官書於營室宮閣道步天歌及晉隋宋三史並言六星而今圖表割其半為
 王良星別取河中雜小星聯綴附益之其尾十餘而形直絕異舊圖又去營室更遠正抵奎婁而西象固
 原無所謂閣道也由是以推其意為更商者良已多矣且西法言恆星有經度東行歲差而緯度終古不
 變然又言二至距緯古遠今近是黃道且有微移既言恆星之形略無改易然又言王良之側有萬歷癸
 酉年新出星其說亦未能歸一也竊嘗考之地志陵谷豈無小易而嶽瀆之大致自如然其名之所起亦
 人則為之而已矣禹治水惟九州舜受終時雖十有二州肇之為言始也又况後世泰分為三十六郡唐
 分十道宋分十五路疆域代更圖志因之而改或者遂欲木桑欽之水經而駁禹貢亦見其惑矣然則宜
 何如君子於其所可知不願求詳其所不知闕之而已義所可求當歸畫一其所難斷兩存之而已無泥
 古以疑今無執一而廢百謹守舊聞而無參意解此為學之方即著撰之法自古之學者莫不盡然而况
 天之高星辰之遠哉是則吾弟為致之意也蓋其發凡中矣而余於是重有歎也蓋自東髮受
 經於先君子塾師羅王賓先生往往於課餘晚步時指示以三垣列舍之狀余小子自是知星之可識而

鳴人傳 國朝六

四九三

天為物導以從事制義未遑精究然心竊好之不幸先君子見背營求葬地不暇以他為無何余小子
 忽忽年近三十始從倪觀湖先生受臺官通軌算交食法稍稍推廣求之元史宋志湖唐及晉至於兩漢
 是時余及仲弟和仲與季爾素三人而已夜則披圖仰觀晝則運籌推步考訂前史三人者未嘗不其也
 如是者凡數年及余得中西之書圖稍多友朋之益漸廣而仲弟不幸已前卒久矣爾素於余所有之書
 手鈔略備多所撰定然食指益衆家日益貧余兩人類年授徒歲時相見不過數四頃余且為東西南北
 之人經年累月稿榛于數百里數千里外欲如何者之相與探討何可得哉何可得哉而余又善病且老
 矣雖嘗輯有古今曆法通攷諸書妄自以為窺古人之意集諸家之長而性懶措書又好增改稿與年積
 迄於定本其在京師或于李少司馬之言努力作為曆論六七十篇頗舒獨見其他算學新稿日日盈尺
 而未出以問世虛名之負累謬為四方學者所知而欲傳之其人復求之不可得也竊不自揆欲略做
 蘇湖遺軌設為義塾約鄉黨同學為讀書之舉此志果就即當息影歸于山村庶幾收拾累年雜稿次
 第成秩稍存一得之愚以待來學則數十年癡嗜苦思亦將有所歸著而凡事有天焉主之終不敢必其
 如何也且夫星曆之學非小道也其事凌雜米鹽近于卜祝之為而探厥原流乃根于天人理數之樞電
 同但近之言既不足以行遠而義頗稍深索解人正復寥寥天下之大敢謂無人然亦有同志數年遠在
 天涯合併匪易助余成此者不吾弟之望更誰望乎因弟此書俯仰今昔而兼有美伴于將來不覺其言
 之長也文牖又有累年算稿文牖為錄存名曰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何類求新法算書中比例規
 解本無算列文牖作度算用文牖所補而參之以陳善讓尺算用法中西經星圖異攷錄
 兵部自註古星圖

鳴人傳 國朝六

四九五

疇人傳卷第四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擢州阮元撰

圖朝七

李光地字子經 號厚菴 福建安溪人也 康熙庚戌進士 官至大學士 著曆象本要二卷 自序略云 憶自東

髮趨庭 先君子嘗慨六藝失傳 吟嘯空文 人鮮實用 因授六書九數 俾令考索 賦畀魯鈍 而性辨耽奇 輒以餘暇 旁涉天官樂律 凡人所不樂為者 則伏讀沉思 至忘寢食 博訪宿學 明師久而有得 新知執友 鮮可與言 言亦不解 自用怡悅而已 光地嘗與梅文鼎講論曆術 故所著書皆歐邏巴之學 其言均輪次論之理 黃亦同升日食三差諸解 旁引曲喻 推闡無遺 并圖五緯視行之軌跡 尤多前人所未發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 光地履躔行河 進呈梅文鼎書 文鼎由是知名 語見文鼎傳 所著又有記四分術 記太初術 記渾儀三篇 其記四分術曰 四分術即後漢章帝紀元之法 蓋古曆所同也 四分者 折日以為四分也 以九百四十為日法 四而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 故一歲之積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四年而氣在日端 十九年而氣朔分齊 七十六年而氣朔同在日端 一千五百二十年 而復于甲子日 四千五百六十

疇人傳 圖朝七

四九七

疇人傳 圖朝七

四九九

疇人傳 卷四十

四九八

年而返于青龍蓋日之月分有十二度十九之七 歲之月分有十二會十九之七 故必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之分齊 四年而景復初 故必四年為一歲 而後朔日之分盡 八十年而甲子日冬至 故必二十歲為紀 而後日之六旬周 六十年而歲運一變 故必三紀為元 而後歲之六甲窮 所謂歲月日辰皆甲子 而天與日月會于子以為曆元者 此之謂也 此與三統一元之年數雖近 而推步不同 日法異故也 然自太史公作曆書 紀漢太初法 而下所列者 乃章帝之數 意者 稽少孫所補 少孫未學太初 故直取古法附之 則古曆同四分 不自東漢始矣 其記太初術 言太初章會統元之法 至朔同日謂之章 交會一周謂之會 至朔分盡同于日首謂之統 統首日名復于甲子謂之元 其日法八十一為分 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小分 以三百六十五又小分之三百八十五者為日之周天 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之八百一十七者為月之會 日十二會不盡歲氣 而閏餘生焉 十九年七閏 則冬至至復在月初 而氣朔分齊 故謂之章也 然月之周天與會日不同 故每月雖合朔 而不在周道之交 則會而不食 太初之法 計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而一近交 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 當交則餘既 日月數之移也 一章之日月雖會于冬至 而不當交 積之二十七章 則朔日冬至 交會分窮 故謂之會也 又以日法計之 一章全日之外 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之法 而少益 蓋復小分四之一也 章會至朔之分 未盡于日首 積之三會 則分盡 相補復得全日 而冬至交會復起于月首 而無餘分矣 故為一統也 然甲子者 日名之端 必氣朔肇于此 日乃得曆元之始 故初統而得甲子 次統而得甲辰 三統而得甲申 三統既盡 則復值甲子 朔且夜半冬至 交會分窮 而一元章矣 是以通而論之 夫冬至者 氣之始 凡推步以為準焉 一章之日月雖會 然同經不同緯 同度不同道也 至于三會 則同經而同緯 同度而同道矣 統則以得夫時之元 元則履夫日之端 斯又以日辰干支與天月日星之紀而相合者也 於是推之五星 亦皆有會合之元 歲月亦必有幹枝之首 引伸觸類 原始反終 曆家立法之法 大抵若此 其記渾儀曰 儀有三重 外一不不動者 為六合儀 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 其中一重旋轉者 為三辰儀 所以象天體圓動之行 其內一重周遊四偏者 為四遊儀 所以象玉衡而便觀察 蓋三辰一儀 尤為要切 其儀有三環 一環以準赤道 一環橫跨之以準二極 一環側倚之以準日道 三環交結相連 上刻南北東西縱橫之宿度 以水激其機輪 使之日夜隨天東西運轉 必使在儀之度 與在天之度 相應而不忒 然後可以按候而仰窺也 即以木星言之 今夜經天之處 距極幾度 距赤道幾度 於何知之 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 則足以知之矣 又如木星行疾時 今夜距昨夜幾度 行遲時 今夜距昨夜幾度 於何知之 以儀上所刻東西之度準之 則足以知之矣 以至日晷之南北平針 太陽之趨落委曲 五緯之遲留順逆 莫不皆然 然儀度雖與天相準 而人之轉瞬難定 故四遊儀 儀衡管于中 可以隨處低昂 掛于儀之上 而注視焉 則儀度與天度相直不爽 如盤針定于秒忽之中 而外薄乎四表 蓋無幾微之差也 古璇璣玉衡之說 雖不可考 然大要當不甚遠 五十七年五月卒于官 年七十七 諡文

論曰文貞一代偉人立功名于當世其學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所著本要及論太初四分諸篇非大草思究極精奧孰能與于斯乎夫乃知大儒之學無所不通蓋天地靈秀之所鍾非常人所能企及也

鍾倫字世德光地子也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事必求其根本梅文鼎所謂無膏肓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法甚奇本以赤流求黃流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為圖論又製器以象之道古堂

鼎徵字安卿光地次弟也舉人嘉魚令為梅氏刻方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為臚寫彼教人見鼎徵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資互徵而無益補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有所本道古堂

光坡字稻卿一字茂夫光地弟也諸生論聖人作歷之原言聖人作曆大抵為順天授時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時而寒暑四時運于無形不可見也於是即日星辰之行度以為氣序之準則是故察日之出沒而晝夜明焉察日月之往來而朔晦明焉察日之發斂而冬夏明焉嘗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易所謂治曆明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皆謂是也寒暑晝夜者天道之綱民用之本其驗繫乎日星故聖人定四方候昏旦參四時考晷景以測日數漏刻以推星而分至啓閉無所爽其候焉至于朔晦望弦雖非民事所關而聖人亦欲參合而無間故復立閏法以紀月正次舍以定辰使寒暑朔晦日月星辰皆相成而不悖蓋所以成其道輔相其宜者如此此堯典數章所以為萬世治曆之祖也至其所以治之之具曰曆象解者曰曆紀數之書也象觀天之器也存曆而無象焉不可也所謂象者大端有四一曰儀

璣是也蓋天度渾渾日月五星經緯異道運送異勢其間離合遠近不可以目齊也故為儀以象渾天刻南北東西相距之度數與日月經天之行道轉而望之以知離離進退之常伏逆遲留之變則雖尋徑之間而天體無所遁其形矣二曰管玉衡是也雖以儀窺天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復以管定之橫于璣之上而離離焉則考宿度望中星皆可以不失其位矣三曰表土圭是也所以故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探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

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四曰漏分日為百分而節水為漏以數其刻此又所以權衡乎儀管表晷之間定其分限以為測候之準者也四者互相參質以求天驗之詳則所謂施之于曆煩之于天下者其推步不至于或差矣蓋唐虞三代之遺法其可攷者如此又論推驗修改之實言夫天道大矣在天為尋丈者在人未有分秒之可名毫末之可察也法雖至密毫末之下豈所能分差之毫釐積

久成著理勢然也是故治曆不免于修改而修改莫先于推驗推驗之要曰測晷景以驗氣考交食以驗朔候合見以驗星巨億萬年而不可易者夫日躔之無常者東西而有定者南北以其晷而測其躔積年

張雅敬

增人傳 卷四十一

五〇一

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册其經天要略論天行地體經緯交錯之象以及七政交食步算之端皆本新法亦稍附句股開方重測諸法其七政諸表說言歲差及各表用法其二百餘年表即新法算書中表也欽定四庫全書

論曰閩徵君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

增人傳 卷四十一

五〇二

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册其經天要略論天行地體經緯交錯之象以及七政交食步算之端皆本新法亦稍附句股開方重測諸法其七政諸表說言歲差及各表用法其二百餘年表即新法算書中表也欽定四庫全書

累歲以數相稽則氣分宜可定矣於是月以食之衡檢其所在而日躔宿度亦可明矣交會之期者為交食其微者為朏朏數滿以考其薄食之時刻分秒窺儀以推其朏朏之東西早暮積年累歲會其變執其中則朔分宜可得矣五星之運速雖無定勢而合見則有常期展管窺候積年累歲稽其有常之期以律其無定之勢因其合日之行以步其周天之道則星行其可正矣其間節日雖多而大端不外乎此此司天之道所以必本于實測而不可以私術臆見斷焉者也以此求天不亦易且簡乎而逞其意以紛紛也

閩若璩

閩若璩字百詩淮安山陽人也諸生通時憲及授時法嘗據算術以證古文尚書之偽言余向謂偽作古文者略知曆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警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今余既通曆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有奇日食限九月定朔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氏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五月朔入交泛二十七日有奇日食限五月定朔丁亥日已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任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御與經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未度亦非房宿也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于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皆非也其它以步算故證經義甚多世宗皇帝在溥邸聞其名延至京師禮遇甚厚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九世宗親製輓章四首復為文祭之清詩古文編

論曰上古積年據史記則托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于夏殷以前竟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故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于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耶閩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

秦文淵

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册其經天要略論天行地體經緯交錯之象以及七政交食步算之端皆本新法亦稍附句股開方重測諸法其七政諸表說言歲差及各表用法其二百餘年表即新法算書中表也欽定四庫全書

論曰閩徵君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

張雅敬

增人傳 卷四十一

五〇三

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册其經天要略論天行地體經緯交錯之象以及七政交食步算之端皆本新法亦稍附句股開方重測諸法其七政諸表說言歲差及各表用法其二百餘年表即新法算書中表也欽定四庫全書

論曰閩徵君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

張雅敬

增人傳 卷四十一

五〇四

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也。著定曆玉衡。博綜曆法五十六家。正曆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其說主中術為多。襄種走千里。往見梅文鼎。假館授餐。逾年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球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濟學記。道古文

孔與泰

孔與泰字林宗。隴州人也。通西法。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文鼎所著正弦簡法補。不謀而合。道古文

袁士龍

袁士龍一名士鵬。字惠子。號覺菴。杭州府仁和縣人也。受星學於黃宏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難星之占。未譯中十星名。十龍有考。與梅文鼎所攷不謀而合。又著測量全義新書二卷。凡二十六篇。上卷曰七政經天圖說。曰測天儀象。曰次輪定位。曰經天要旨。曰列宿距度。曰新定步天歌訣。曰太陽測。曰太陽附羅計。李熙曰。土木火金水星測。曰七政躔次位置測法。不同。曰測景候氣。曰象限測法。下卷曰方程序神算新法。測說。曰比例尺九式。曰測量用例查法。曰因乘用例查法。曰歸除用例查法。曰用乘捷法五式。曰用除捷法五式。曰勾股開方捷法三式。曰指明圓周徑弦真率。曰測高用法。曰測遠用法。曰高置人目測量高遠。曰移象換影測量高遠。曰望竿定測。道古文

論曰。十龍謂內圓求外方。積三十二因二十五歸。然則方周率四。圓周率三一二五也。與古率微率志率俱不合。其所謂方程序神算。亦以意為之。非九章之方程也。測量全義新書。今德清許兵部家藏。有是書。

毛乾乾

毛乾乾字心易。與梅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事。隱於匡山。號匡山隱者。女婿謝廷逸字野臣。中州人也。一曰上元人。於數學甚有精思。借隱陽羨。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道古文

沈超遠

沈超遠不知其名。錢塘人也。讀方程論。作九問難梅文鼎。道古文

年希堯

年希堯字允恭。廣寧人也。以西人測算之切要者。摘錄刊布。為測算刀圭三卷。一曰三角法摘要。一曰八線真數表。一曰八線假數表。又有而體比例便覽一卷。對數表一卷。對數廣運一卷。道古文

論曰。寧波教授了君小雅。杰貽余年氏所刻算書數種。因據以立傳。又有萬數平立方表一種。算法纂要。

劉湘煊字允恭。江夏人也。聞梅文鼎以曆算名當世。震慮走千餘里。受業其門。潛思積悟。多所創獲。文鼎得之甚喜。曰劉生好學精進。啓予不遺。其與人書曰。金水二星。曆指所說未微。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確不可易。因以所著曆學疑問。副之討論。湘煊為著訂補三卷。又謂曆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留伏逆。皆入於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至于西法。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然亦在守敬後矣。曆書有法原法數。並為曆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曆指也。法數者七政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曆指實為造表之根。今曆所載金水曆指。如其法而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密合。是曆官雖有表數。而猶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編五卷。文鼎深契其說。摘其要。自為五星紀要。湘煊又欲為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曆元加歲差。用三角法。作恆星經緯表根一卷。及月離變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補新法所未及也。所著又有曆象之學。儲者所宜深討。論曆學古蹟今密。論日月食算彙各一卷。各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皆全椒吳荷敬所算十問書一卷。湘煊死。其遺書無一存者。道古文

劉湘煊

論曰。胡君維君曰。曆算之學。二百年來。江左為盛。吾鄉方氏。宣城梅氏。作述相繼。其道大顯。方氏之子。為揚子宜。梅氏之子。為湘煊。皆有撰述。子宜之書。著錄四庫。而湘煊書無傳。且不聞楚有為是學者。豈非知之者難。故其書不復寶貴邪。嗚呼。是可悲已。

陳萬策

陳萬策字對初。又字謙季。晉江人也。康熙戊戌進士。官詹事府詹事。受算學於梅文鼎。作中西算法異同論。官古今之為算學者。自隸首商高而後。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郭守敬之徒。皆精詣其術。及西法至。而其說又出於中法之外者。其異同可得而論也。夫中法言異乘同除。而西法繼之四率。可謂異矣。而為比例之理則同也。九章之內。大要多同。借資疊借之法。蓋差分盈胸之變其名爾。至中法講之句股。也用邊。而西法講之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中法有不逮于西法者。則八線立成表是也。剖全圓而為半周。又剖為象限。立切割弦矢之線。以成正方形。何嘗非句股與弦哉。其所以妙於中法者。用邊之術。可以高深廣遠而已。用角之術。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環環而齊。七政亦無不具乎此。蓋用邊者。斜割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圖。方者測地。而圓者并可以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絕未有聞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於平方立方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法之所未有也。至於古法之為算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殊算而已。西法則有籌算。有筆算。有矩算。有比例規算。其難見錯出。

而均合於度數之自然。視中法為備矣。蓋三代而後。六藝往往不逮於古。何止數學而已。專門之緒。鮮克尋究。而西士以為六學之一焉。業於是者。終其身竭精神。以相向也。觀幾何原本一書。自丁先生以來。若六經之尊貴。可以攷其用心。宜其爭衡於中法也。雖然異者法也。而同者理也。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以四角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會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割圓八線者。其術亦不外乎此。可見理同而法不異。兼中西之法神而明之。則善也。而進乎道矣。切問齋文鈔

楊作枚

楊作枚字學山。無錫人也。若解割圓之根一卷。言割圓八線表。久傳於世。而立法之根。未得專書剖晰。大測中如十邊五邊形之理。皆缺焉弗講。反復補釋。漸得會通。遂著其圖。衍其算。理之隱蹟者明之。法之缺略者補之。以備好學者之采擇云爾。又著句股正義一卷。金華

鳴人傳卷第四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圖朝八

陳厚耀

陳厚耀字潤源。號曙峯。泰州人也。康熙丙戌進士。安溪李光地薦厚耀通曆法。引見上命試以算法。繪三角形。令求中核及間弧背尺寸。厚耀具割進稱旨。旋請省親歸里。戊子。特命來京。己丑五月。駕幸熱河。厚耀扈行。至密雲。命寫算式進呈。少頃。出御書案。問知此法否。厚耀對曰。皇上此法精妙。極為簡便。臣法應撰不可用。上諭云。朕將教汝。汝其細心貫想。以待朕問。次日又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線表可得高度。此在春秋分所測則然。若其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不準。何也。臣聞地上有隆氣之差。以人目視之。有升卑為高。小為大之異。故以彈儀測之多不合。但在天度數則不差也。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圓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里。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地圓出何術。對以周詳。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

西人言地過一周。四市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為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景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為圓。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未幾。年召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指示。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線表。即以西洋定位法。虛擬法。寫示。又命至虛勞。隨意作兩點于紙上。厚耀隨點之。上用規尺畫圓。即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敬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弗講。自是厚耀之學益進。嘗召入至瀾。鑿石。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備觀御。前陳列儀器。中有方寸器三十種。又召至西樓閣。問家世甚詳。從上至熱河。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旨曰。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厚耀請定步算諸書。以惠天下。上怡允。諭曰。汝嘗言梅賾成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賾成至。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會受教于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于彼矣。乃命厚耀賾成。並修書于蒙養齋。賜算法原本。算法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儀器。金屬松花石硯。及瓜果等。克什甚多。癸巳。修書成。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內艱。命賜卹銀。著江南織造。經紀其喪。喪畢。晉國子監司業。擢左諭。兼翰林院修撰。戊戌會試。充同考官。已亥。告疾。以原官致仕。所著天文曆算書甚夥。有春秋長曆十卷。為補杜預長曆而作。其凡有四。一曰曆證。引漢晉隋唐宋元諸史志。及朱載堉曆書諸說。以証推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一曰注疏。所無。大衍曆議。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術。古以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術。正月朔冬至。前列算數。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為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術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與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為証。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術推歷。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曆。則為辛巳朔。乃古術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則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歷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歷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歷公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卅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預相符合。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于曆法。所推較杜預為密。于考證之學。尤為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算術尖堆除率三十六。倚壁堆除率十八。厚耀論之曰。尖堆得圓倉三之一。故圓率用十二。此用三十六。其比例為三十六與十二。若三與一也。倚壁堆是尖堆之半。其除率宜倍三十六作七十二。而乃用十八者。以半圓周自乘。只得全圓自乘四分之一也。故以四除七十二為十八。又環田有內外周併及出。故問諸數者。舊術以田積為實。內外周併數半之為法。除實得徑。用徑自乘。以減折半數。餘為內周。以內周減餘。餘為外周。厚耀論之曰。用徑自乘。有弊。當用六因徑得十八。為較以減折半數。餘為內周。以內周減餘。而得外周。皆深于算學之言也。壬寅。春。卒。年七十有五。欽定四庫全書

論曰吾鄉通天文算法之學者。國初以來。以酒源先生為第一。焦君里堂。曰。噶崙以聖天子為師。故其所得精奧異人。方其引見時。詳諱不備。何其遇之隆也。世之談算法者。動推梅氏。敬觀聖祖諭。梅氏成數。語千秋定論。不可朽矣。郝志誠。所著孔子家語注。左傳分知。禮記分類。戰國異辭。十七史正訛。諸書。蓋已久亡。今存春秋世俗講一卷。春秋長曆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之二種也。焦君與余同里。滿深學術。而尤善為算。會通中西。折衷至當。著有里堂算記十六卷。酒源先生之學。可引而弗替矣。

惠士奇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鑑。蘇州府吳縣人也。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乾隆四年卒。年七十一。所著有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為天體。新法于恆星之外。又有宗動天。合于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曆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為能揜日。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有有繼之辭。非蓋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也。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虛名。稱紅豆先生。沈括文集

論曰。惠氏世傳漢學。今世學者皆宗之。蓋儒林之遺也。紅豆以律呂象數研究者。稀因潛心二事。著琴笛理數考。以明律。交食舉隅。以明推步。觀其以金錢食解春秋食。既辨沈括日月有氣無體之說。言甚顯明。雖專門名家。無以過之也。

陳軒

陳軒字言揚。海寧人也。由貢生官淳安縣學教諭。著句股引蒙五卷。其凡例言六。其數居其一。句股又九章之一。古周碑積算。今三角八線。皆句股法也。因不得其門。每多誤。洋。是編如蒙童初識之無。握管作文。或析其數。或明其理。為入門之始。故名句股引蒙。又有句股述二卷。自序略言。余從侍梨州黃先生門下。受籌算開方。因著開方發明。後因暇請卒業。句股先生曰。句三股四弦五。此大較也。古來鉅公大儒。從事於實學者。多究心焉。可弗講乎。余退而讀刑川句股論。幾不可以句伏而思之。知空中之理。非數不顯。空中之數。非理不明。忽若有悟。因述為句股書。句股引蒙。

陳世仁

陳世仁海寧人也。康熙乙未進士。著少廣補遺一卷。專明操積之法。凡十二類。一曰平尖。二曰立尖。三曰倍尖。四曰方尖。五曰再乘。六曰抽奇平尖。七曰抽偶平尖。八曰抽偶數立尖。九曰抽奇數立尖。十曰抽奇偶數方尖。十一曰抽偶再乘尖。十二曰抽奇再乘尖。少廣補遺

論曰。操積之術。不見于九章。沈括夢溪筆談云。算術求積尺之法。如算南島。置方池。冥谷。豎塔。豎圓。隸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積陳一術。所謂積陳。即是操積。蓋其法實始於括耳。獨南島之等。並具九章商功。然則操積之術。乃商功之流。而以為少廣者。近代算家之陋也。世仁詳人之所不詳。其用心有足尚已。

莊亨陽

莊亨陽字元仲。南靖人也。康熙戊戌進士。官至淮徐海道。亨陽自都曹出董河防。於高深測量之宜。隨事推究。因筆之於書。其後人取遺稿。真輯為書八卷。名曰莊氏算學。其書首載梅勿菴開方法。次曰幾何原本。要。次曰句股測量。及堆積。差分。諸雜法。次各體求積法。次曰中西算。次曰比例十法。次又雜載各體形及測望之法。末曰七政經緯。乃推步七政法也。莊氏算學

顧長發

顧長發字君源。江蘇人也。著圓徑真旨一書。論圓周圓徑。古無定率。有高捷者。習紙為積。補缺方圓。得窺梗概。而不得周數。又謂甄鸞祖冲之邪。雲路若望諸人。所定周徑。皆未密合。因擬為定率。徑一者周三。一二五。謂之智術。欽定四庫全書

論曰。長發所稱智術。與袁士龍所用之率正同。邪雲路以三二二六為周率。已失之弱。而又就雲路率千分之一。則其弱彌甚矣。

屠文瀾

屠文瀾字蕪洲。松江人也。著九章錄要十二卷。首古九章。其書不傳。特據所見近世之書。爰其繁。補其缺遺。以意錄之。又言我分盈虧方程之外。更有借微之法。蓋借我原于差分。疊借原于盈虧。而觸類而通之。可以勝難知之數。此九章法外之巧也。故以次九章之後。九章錄要

論曰。文瀾之于算術。蓋程大位之流。所著九章要錄。亦與統宗相類。惟少廣篇中。有開方求命分密法一條。謂命分遺原。必歸于原實。若不復加開。又必盈于原實。更有法開之。令盈于原實之數。甚微。則其法為密。斯則可已不已。未達深旨者也。蓋開方命分。母數為方面。西人所謂線也。子數為原積。西人所謂面也。二者如曲線直線之終古不能相通。開方而有命分。止就其相近之數言之。本無遺原不盈虧之理。且九章云。不可開者。以面命之。然則古人開方。并無命分法也。

邵昂霄

邵昂字履實餘姚人也拔貢生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以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羅巴之說參以己論為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分為十四目曰天體曰儀象曰宮度曰二曜曰五緯曰雲氣曰輝氣曰經星曰曆案曰曆理曰曆數曰測景曰測時曰定時又創為量天景尺及漏鏡諸法

許伯政

許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也乾隆壬戌進士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著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其說以為天周宜用三百六十度日法宜用九十六刻凡二百一十六年恆星東行三度歲實亦減二十秒如是一百二十回為一運以運首所值日名甲子壬子庚子戊子丙子為次五運為一元元首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正月初刻一分內一秒冬至其歲實為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十四分十秒此天行之始數也依法遞推上起壬子運一下迄壬子運三十每歲求其多至之日其壬子運三十之一百一十六年癸未當明崇禎十六年閏歲而明亡故終於此

論曰邵康節皇極經世元會運世之說出於臆造非儒者所宜言也其所謂數學亦道其所道非周官保氏之法也伯政乃以元會運世附台御製考成之法誤矣其書又謂日在高卑二日平行實行適等然則伯政於推步之學蓋稍涉大端而已

余照

余照字晉齋桐城人也著八線測表圖說一卷發明句股和較割圓八線六宗三要諸法

顧琮

顧琮字用方滿洲人也官吏部尚書雍正八年六月初日食第谷舊法微有差以監臣西洋人戴進賢所用新法較之縹微密合世宗皇帝因命進賢修日躡月離二表續於考成之後然有表無說亦無推算之法琮恐久而失傳乾隆二年奏請以梅豐成爲總裁何國宗爲副總同進賢等增修表解圖說其法以雍正癸卯冬至次日子正爲元太陽日平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小餘三二九零八九七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最卑每歲年行六十二秒小餘九九七五最卑應八度七分三十二秒二二二微太陽日平行四萬七千四百三十五秒小餘零二三四零八六六平行應五宮二十六度二十七分四十八秒五十三微最高日平行四百一十一秒小餘零七零二二六最卑應八宮一度一十五分四十五秒三十八微正交日平行一百九十秒小餘六三三八三正交應五宮二十二度五十七分三十七秒三十三微與舊法異者大端有三一太陽地半徑差舊定爲三分今測止十秒一清蒙氣差舊定地平上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止五秒今測地平上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一月月五星本天舊爲平圓今爲橢圓越六年審成凡十卷即御定曆象考成後編也

集古今之大成錄中西之要術固已立高年步算之準定百世增修之法矣我高宗純皇帝法祖敬天協時正日御定考成後編復推開無餘纖微曲盡觀畫儀象用在璇璣回部里差亦分經緯紀年垂於無疆正朔班乎累譯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本朝之得天者也

何國宗

何國宗字翰如順天府大興縣人也何氏世業天文故國宗以算學受知聖祖仁皇帝欽賜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尚書嘗預修御定考成上下編御定數理精粗御定考成後編御定儀象考成皇朝文獻通考彙編致諸書乾隆二十年奉旨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奏準載入時憲書一例頒發先是康熙年間實測各直省及諸蒙古之高度偏度京師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盛京高四十一度五十分山西高三十七度五十三分三十分朝鮮高三十七度三十九分五十分山東高三十六度四十五分二十四秒河南高三十四度五十二分二十六秒陝西高三十四度四十六分江西南高三十二度四分四川高三十度四十一分湖廣高三十度三十四分四十八秒浙江高三十度十八分二十四秒江西高三十八度三十七分七秒貴州高三十六度三十分二十四秒福建高三十六度二分二十四秒廣西高三十五度十三分七秒雲南高三十五度六分廣東高三十三度十分布龍看布爾噶蘇高三十九度二十八分巨港塞榜格高三十九度二十七分桑金答額湖高三十九度十二分育武山高四十八度三十三分克爾倫河巴拉斯城高四十八度五十分三十分圖拉河轉山高四十七度五十七分十秒喀爾喀河克勒和德高四十七度三十四分三十分杜爾伯特高四十七度十五分鄂爾昆河厄爾得尼招高四十六度五十八分五十分空各衣札布特高四十六度四十二分札賴特高四十六度三十分推河高四十六度二十九分二十秒科爾沁高四十六度十七分鄂爾羅斯高四十五度三十分阿錄科爾沁高四十五度三十分翁機河高四十五度三十分薩克薩圖古里高四十五度二十三分四十五秒烏朱穆泰高四十四度四十五分高齊武高四十四度六分古爾班賽堪高四十三度四十八分巴林高四十三度三十分札魯特高四十三度三十分阿爾哈納高四十三度三十分阿爾塔高四十三度二十三分奈曼高四十三度三十分克西克騰高四十三度蘇尼特高四十三度哈密城高四十二度五十三分翁牛特高四十二度三十分敖漢高四十二度十五分喀爾喀高四十一度四十四分四子部落高四十一度四十一分喀喇沁高四十一度三十分毛明安高四十一度十五分吳喇武高四十四度五十二分歸化城高四十四度四十九分土默特高四十四度四十九分鄂爾多斯高三十九度三十分阿爾善山高三十八度三十分盛京偏於京師東七度十五分浙江偏東三度四十分二十四秒福建偏東二度五十九分江西南偏東二度十八分山東偏東二度十五分江西偏西三十七分河南偏西一度五十六分湖廣偏西二度十七分廣東偏西三度三十三分十五秒山西偏西三度五十七分四十二秒廣西偏西六度十四分

法為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補股求句之法，分為六則。使不成句股之形，亦可化為句股，并載不成句股求中面積數二則。容方容員四則，外切圓徑一則。內求求句股六則。凡又一十九則。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兼備割員之用。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淺為涉獵，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蘊。故使西術得進而爭勝，其實西術亦本周髀，雖無出於折句為股之外也。又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門，為術最繁，非整指一數以為布算之準，難以虛領其義。然如廣三條四見於經者，特其正例。正例外變例尤多，必欲正變兼陳，則一卷中彼此錯出，使閱者耳目數易，轉增煩瑣。茲特標舉數端以為略例，并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見焉。以盡句股之變，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又附容方四句股書曰：欲求句股，必先學開方法。方有正方縱方之異，縱方則以修廣之和較數開之。其次則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求句股。各無零數之法，以三率之中率為主，倍中率為股，首末二率相減為句，相加為弦。依此衍之，得句股略例十數。則然後以句股弦為正數，兩數相加為和，相減為較數。又有弦與句股三數相加減之和較數，弦與和和弦與較和三數相加之和數也。弦與較較弦與和較三數相加減之和較數也。三數相加減之名之為疊三和較。凡正數和較之數各三，疊三和較數各二，共十三數。十三數中隨舉兩數即可求句股弦全數。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則，而其中容方容員及截弦分兩，與夫立表測量，又有單表重表之法，猶不與焉。其次則求截弦分兩之法，是為一句股分兩句股之術。一句股分兩句股，即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兩句股。不成句股分兩句股，即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則總以句股言之，其法取大小兩句股形，小股與大句同數者合為一形，即為不成句股之形。分之為兩，則所謂中垂線者，即小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略例二十餘則。於此求之，又得合形分兩剖形求全二法。合形分兩，則有正合形截偶分兩。反合形截中分兩，偏合形截邊分兩之法。剖形求全，則有剖去正矩剖去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淺剖深剖之分。知此則平均股之學盡此矣。凡此雖本舊法，而分條析目，及入手前後之次序，悉出新意。其標題名目及運思布算，多有不循其舊，自以臆定者。更有舊法所不載，而以意補入者。承下問詳諱，不敢自闕其意。輒舉其大略如此。嘉定錢唐跋其書曰：開方句股之法，始於九章周髀二經。自後算學家遞相推行，至平梅勿庵之少廣拾遺句股開微，而幾無餘蘊矣。惟翁先生向以術術為繁也，更立簡法，著書若干卷。先以開方究其原，繼於句股窮其幾。以開方為句股所取資也，統名之曰句股衍。余聞先生論學以程朱為宗，於文則法韓歐諸大家，著書數十種，皆學然可傳，算特其游藝之一耳。而精神明變化若此。先生自謂曰：我無他長，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已矣。於乎此，豈今人之所及也哉。余比者考求律呂，若密率方圓周徑，未幾乎比例之煩也。竊自務法，以十倍徑積為周積，十分周積之一為徑積，又以圓積自乘而十六乘之，則十分一為方積之自乘，方積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倍之為圓積之自乘。由是以得周徑

增人傳 圖九

五二五

方圓也不過開方而已。其數視密率稍異，而驗之器物，則似較密為精。惜乎先生已歸道山，不獲面質其是非。因讀先生之書，附錄於後。翁先生著

增人傳卷第四十二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圖九

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也。讀梅文鼎書，有所發明，作數學八卷。一曰數學補論，文鼎疑問，已為術法疏通源流，指示寔奧。永別有觸悟，隨筆識之，或說於本書之外，或譯於本書之中。二曰歲實消長辨，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文鼎大約主授時，而亦疑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數，雖變殊覺不倫。又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于授時，其為復長，亦似有據。因為高術近冬至而歲餘漸消，過冬至而復漸長之說，蓋存此以俟後學之深思。永別為之說，謂平歲實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術之行與小輪之改。兩歲節氣相距近高術者歲稍贏，近低高者稍虧，歲定朔定望定弦之不能均，惟逐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勿論也。三曰恆氣註補辨，文鼎嘗舉康熙己未以後歷年高行，以及四正相距時日，別為一卷。而云西法最高卑之點，在兩至後數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恆為定。而疑問補等書，則當如舊法之恆氣註補，永謂冬至既不得以恆為定，則諸節氣亦當用定不可用恆。四曰冬至權度文鼎作春秋以來冬至

增人傳 圖九

五二七

限為節者其二規皆緯也。自交已至經弧謂之次緯儀。以緯限為節者其二規皆經也。自交已至緯弧謂之次經儀。儀各為半弧背者三。成規限之句股徑限。於是命半弧背之外內矩分。曰方數句股。徑限規限。句股徑限也。古弧矢術也。必以方數句股徑限御之。方數為典。以方出圖立術之通義也。次緯儀經弧。為其句股限限之次半弧背。為其股限緯弧之次半弧背。為其限限規限。句股徑限。其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同度。方數句股徑限各三。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徑限而各一加。於三而四。旁行觀之。股限經引。數為股。則限限徑引數為之徑限。以用於句限。句限次內矩分為徑限。則限限次內矩分為之股。以用於股限。限限次內矩分為股。則句限徑引數為之徑限。以用於限限。儀之立也。旁行而得同限之方數。句股徑限三。為三成。股限矩分為股。則限限矩分為之徑限。句限矩分為句。則限限內矩分為之股。限限內矩分為徑限。則句限內矩分為之句。取節於方直儀之經限。以爲其限。凡句股十有八。為互求之率。四次。經儀亦如之。次緯儀。經限之節。經限也。是故有經限互求之率。次經儀。經限之節。緯限也。有緯限互求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圖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為總儀。凡儀之規法五。皆四分之一。以爲其限。而交加前卻之分儀。半弧背四合而為儀者五。曰方直儀。曰右方儀。曰左方儀。曰左方儀。曰左方儀。半弧背三合而為儀者十。曰次緯儀。曰次經儀。曰兩緯儀。曰兩經儀。曰次緯緯度儀。儀之句度股度互易。則外內矩分各旋而易。故五名而其儀十。凡為儀十有五。是謂一終。得方數之句股徑限三。百弧矢術之正。整之就欽矣。下篇曰三。非弧矢術之正。以句股弧矢御之。渾圓之規限正視之中。繩側視之。隨其高下而差。惟平視之中。規背以平寫之。循規限之端。竟半周。得圓徑衡。截圓徑衡規限之末。抵外周。得規限所為半弧弦。弧與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於是命外周之限分。爲其規限。凡矢屬於規限之端。弦屬於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內矩分準是率。率之四分圖周之一。古推步法謂之象限。是爲一矩之規。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圖半周。用其餘弧。爲兩距減對兩距之弧。於圖半周。用其外弧。爲兩弧內矩分共用之半弧弦也。餘一距及其對弧。共用之弧與距也。若三弧各以爲渾圓之一極。距極四分圖周之一。規之三。規之交。成三極三距。則極同其距之規限。距同其極之規限。前術大小倍句之體更也。後術極與距之體更也。句股相權之大極。極之規限內矩分。各與對距相應。三距爲渾圓之規限。則極之內矩分。與對距之內矩分相應。相應而展轉互權矣。所求非對距對極。則截之成規限。句股徑限者二。各視次緯儀之率通之。凡內矩分為半弧弦。其弧背渾圓大規也。半弧弦不滿渾圓半徑者。以矢為極。以半弧弦規之。成渾圓之小規。衡截正視側視之規。側視之規。亦截小規。而與中國之大規相應。截小規之徑為大小矢。則與中國大規之徑為大小矢相應。三極之用兩距和較也。所求之極。或所知之極。所知之兩距旁之。其極謂之本極。旁於本極之右距。以平寫之。為平視之規。則左距為側視之規。截左距之末。成小規。而識左距於平距和限較限之矢較半之為矢半較。以為句。小規之半徑。為之徑限。以較限與對本極之距。兩矢較為句。左距側視

之規。截小規之徑。成大小矢為之徑限。如是得同限之句股二。而句與徑限通一為率。凡極之規度。中國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並通一為率。若左距通四分圖周之一。則所成之規。適為中國大規。若右距相等無較限。則和限之矢半之為句。小規之半徑為之徑限。對距之矢為句。小規之大小矢為之徑限。以極求距。對距之矢也。以距求極。求本極規限之大小矢也。是配所謂內矩分即止弦。次內矩分即餘弦。矩分即切線。次矩分即餘切。引數即對線。次引數即餘割。倨即鈍角。句即銳角。度謂之限。角謂之極。邊謂之距。又以環中黍尺。用繩存兩餘弦相加減。用時宜審餘弦向在半徑不同。在半徑。震立新法。改用兩矢較半之。與以餘弦相加減所得初數同。且免詳審加減之煩。又著原象八篇。迎日推策記一。篇。以明推步原象。一曰日循黃道右旋。斜絡平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虞夏書以璇璣玉衡。寫天逸文。猶見周禮之書。論語之北辰。周禮所謂正北極。是為左旋之極。日躔黃道。其極周轉。所謂北極璇璣環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璇璣者。是為右旋之極。璇璣之環。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均分其規位十有二子。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是為建卯。夏至起正北極之上。是為建午。秋分起正北極之右。是為建酉。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是為建子。中氣十有二。皆中其建。如是。終古不盡。以日躔黃道相應。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數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有七日。小餘不滿少半日。月道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有九日。小餘過半日。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有九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數者。以正。故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日朧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朧月。其光晝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為月所掩。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間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闕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月過則食。闕虛之為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數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間。赤道者中衝也。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準以較衡。其五衝與外衝內衝發數所極。至也。中衝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數北。入次四衝為春。入次二衝為夏。當其衝時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衝為秋。出次四衝為冬。當其衝閉也。周禮之七衡六開。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外衝冬至。內衝夏至。中衝春秋分。不相變。日之發數。以赤道為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為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日月之躔。縮遲疾。皆有規法。於以見運行之機。至動有常。是以曆數得而明之。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衝之下。已北。其外衝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衝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陰常寒矣。二曰堯典曰。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鶩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雙水短。

釋其道。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三千二百三十餘日。差數之積滿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下半周之半爲疾初。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初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綴之規。其周曰次右旋之規。與左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次左旋之規亦如之。月屬於次左旋之規。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弦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於是月道黃道之北。謂之陰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於是月道黃道之南。謂之陽曆。其入陰曆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向在日南。其入陽曆也。尙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八。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亦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值內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如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年。過年之半。而八行一終。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規。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十八年過年之半。而一終。交道之有差數以此。月道極所屬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朔望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減焉。上下弦月道極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減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年間漸差而近。雖禽關之節。未昭然明者。其故亦猶是也。填星歲星熒惑在日之上。爲三策。太白辰星在日之下。爲二重。其規法高下逆順。以成進疾留退者。曰左旋之規。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填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填星凡二十有九年。幾年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年。幾幾二年。太白二十有四月。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星所屬之規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在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星所屬之規右旋。在日下者星二。以速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星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在日上者環日之規。類於左旋。以就日。在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自赤道以會於天極。其度開廣狹殊。自赤道以視日月五步之道。其升降正斜殊。勢自地周上至恆星。其高下表裏殊。觀環地之周上。應天周中。其圓是爲地體之中。故算之所得。中平地體。測望所得。周平地體。而兩者殊。水土之氣。蒸而上浮。日月星之度。開以舒。下者以升。小者以大。晝夜旦夕。其爲氣殊。變盈縮遲疾。至於氣交錯。相差之明著者。也。若夫塵今勝古。莫知紀極。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俾差數未親者。仍之。差數既親者。修而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明著者立之法。無定者不改於其法。可以治曆矣。又著續天文略三卷。文多不載。載其目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開。曰晷景短長。曰

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儀象。曰漏刻。或補通志所闕遺。或廣所未及。凡占變推步不與焉。筮在四庫館分校天文算法書甚夥。其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二種。則屢從永樂大典中撥拾殘廢。集合成者。曲阜孔繼涵。以震所校周髀算經。周髀音義。九章算術。九章音義。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古算經。數術記遺。并震所撰九章算術補圖策算句股割圓記。合而刻之。即今世所傳算經十書也。戴氏遺書

論曰。九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小學也。自秦焚書。六經道湮。後世言數者。或難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氣之說。由是儒林之實學。下與方技同科。是可慨已。庶常以天文與地聲音訓詁大端。爲治經之本。故所爲步算諸書。類皆以經義潤色。縝密簡要。華古作者。而又罔羅算氏。綴輯遺經。以紹前哲。用遺來學。蓋自有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然則戴氏之功。又豈在宣城下哉。

盛百二

盛百二字。秦川。浙江秀水人也。乾隆丙子舉人。官山東淄川縣知縣。嘗謂羲和之法。遺秦火而不傳。六天沸騰。莫之所從。自太初以後。隨事增修者七十餘家。至此時。御製律曆淵源之書出。如披雲見日。使千古術士。詭秘之說。至今日而無遁其形。始知大經大法。已略具於虞書數語之內。雖有古今中西之殊。而其理莫遠也。因著尚書釋天六卷。解彙典彙。允征洪範諸節。之有關於曆象者。博采諸書。而詳疏之。其大要以西法爲宗。尚書

錢塘

錢塘字學淵。一字禹美。號說亭。太倉州嘉定縣人也。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官江寧府學教授。論方圓周徑。言算莫難于算圓。圓周者。圓幕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幕。若方周之有方幕。故周異而幕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幕。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幕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即圓之幕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是幕亦必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幕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聞有修改。要亦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于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弧有矢。以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爲。強者即小弦也。強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弧。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乘。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于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于無盡。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

矣。微之制圓也。止於九十六。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乘之。是以二尺為方之圓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為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為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于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以為周。而己。我查得之於方方之徑。即圓之徑。方之周。即圓之周。唯以十六為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一。則方周十六。而圓周十。徑十。則方周百六十。而圓周百。是為周徑之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至十倍。而周為徑而十倍。其徑以為周。是反覆不復之術也。舊術周不足。徑幕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有舒促。何容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不可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幕。今則方圓之幕。又有幕。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為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不可不買也。以徑一為例。則徑幕百。圓幕千。而方幕之幕十。萬。圓幕之幕六千二百五十。是為徑一。則則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為圓。則六為方而已矣。年五十六。卒于江寧官廨。所著淮南天文調補注三卷。附錄

論曰。圓周徑率。自劉徽祖沖之以來。雖小有同異。大要皆徑一周三。一四而已。既亭獨以為三一六之率。與諸家之說迥殊。余攷秦九韶數學九章。環田三積術。其求周以徑。幕進位為實。開方為圓。周求積以徑。幕乘周。幕十六約之。為實。開方為圓。積是九。詔亦以三一六為圓率。與既亭所舉率正同。蓋精思所到。固合古人也。江寧談教諭。今之算學名家。曾作一丈徑木板。以度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為既亭之說。至當不可易也。

李惇
李惇字成裕。號孝臣。高郵人也。乾隆己亥舉鄉試。庚子成進士。通天文術算象數之學。所著有杜氏長曆補遺。天圖說若干卷。卒年五十一。附錄

論曰。孝臣先生與嘉定錢既亭齊名於算學。深造自得。識者爭推之。乃歿未二十年。其遺書散佚。不可復得。昔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豈未遇其人耶。著作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吳煥
吳煥字樹亭。全椒人也。官中書。通數學。著有周牌算經圖注。乾隆戊子。松江沈大成為之序。曰。客有問於余者。西法何自助乎。曰。周牌。何以知其然也。曰。周牌者。蓋天也。蓋天之學。始立句股。句股者。西人所謂三角也。術之以為句。縱之以為股。而引之以為弦。正而伸之以為開方。是故并之則為矩。環之則為規。圓

內容。方內容。則為算積。孤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圓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圓。曆家以蓋天不同於渾天。即揚子雲猶疑之。然吾以為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觀之。渾天者。自外而觀之。然觀天必先於地。以太陽之晷景在地也。樹一表而句股之數可得。句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牌之術也。蓋舊術之考工。輪人之為蓋弓也。冶氏之為戟也。魯氏之為磬也。匠人之畫梁也。有一不出于者。商高之言曰。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其言可謂簡而要矣。趙爽頭賦之徒。從而疏解之。策方陳子。又進而述之。支離釋。如驢食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是故通人無取焉。樹亭精于九章。以是經之難明也。寫之以筆算。而繪以圖。故若列眉。劇然若畫井。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舉千載之難明者。一旦豁於目前。洞於心。豈非愉快事哉。附錄

褚賓亮
褚賓亮字播升。號鶴侶。蘇州府長洲縣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長於算術。與少詹事嘉定錢辛楣大昕友善。少詹事三統術。術校正。刊本誤字甚多。其中月相求六劫之數。句六劫當作七劫。推測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皆取賓亮說也。所著有句股廣問三卷。附錄

屈曾發
屈曾發字省岡。蘇州府常熟人也。著九數通考十三卷。自序言。己丑之春。得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伏而讀之。訂古今之同異。集中西之大成。平日之格而不化者。一旦渙然冰釋。情薄海內外。窮儒寒賤。未獲悉觀全書。乃不揣固陋。與時所輯。重加增改。一折衷於數理精蘊。學者取而習之。不特古者六藝教人之法。可得其旨趣。即我朝文軌大同。制作明備之休。亦藉以仰窺萬一矣。其書初名數學精詳。休寧嚴震為改今名。附錄

張淪
張淪字長術。號易齋。蘇州府長洲縣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嘉定錢少詹大昕。主講蘇州紫陽書院。淪因從受數學。時年已五十餘矣。發憤力學。無間寒暑。家貧。書籍不具。從友人家借讀。手自抄撮。密行細字。每歲恆積二尺許。於步算諸法。必究其所以然而後已。讀海島算經。謂清淵白石術。其又術於率不通。海島九問。惟此有又術。當是後人竄入。非劉徽本文。李淳風依數推衍。蓋未嘗深思其故也。嘉慶四年五月卒。年六十一。所著述古遺三卷。乃句股孤矢之法。多以立天元術入算。有前人所未及者。余為序之。

論曰。張君余丙午同年友也。以垂暮之年。究心絕業。是可尚已。老而好學。昔人所難。況今人乎。余輒時人傳。甫竟聞其下世。乃亟錄之。以厲世之為學者。

厲之錫

厲之錫。字寶符。錢唐人。乾隆間游京師。考授天文生。著有彗祥預言一卷。其書於三角八棧小輪橢圓之說。俱能洞見本原。異於捫燭扣盤以爲智者。又嘗自出巧思。製刻漏壺。鎔錫爲之。迷轉自然。甚則相應。不爽毫髮。觀者莫不歎絕。

論曰。古法推日在赤道內外最大之數。約二十四度。以亞里大各所測。變從中法度。分得二十四度三十分五分。較古法爲確。自後屢測屢改。漸有減分。乃皆不及二十四度。西人言黃赤大距古大而今小。則斯爲最大矣。

地末恰

地末恰。一作弟末加。於周報王二十年。測角宿大星在鶉尾宮二十三度。又於四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測金星晨見餘左執法。新法

論曰。地末恰測角大星在鶉尾宮二十三度。自是厥後。列星漸漸東行。中法言冬至西移。西人易以恆星東行之算。兩者相提。西說較長。然天上十二次星紀。以至析木。皆以星象得名。列宿既有行分。則十二次亦隨之以移。今但以冬至日躔爲星紀。春分日躔爲降婁。名之與實。互相違反。此則翻譯算書之失。王寅旭梅定九諸君論之詳矣。

依巴谷

依巴谷。一作韋罷爾。一作佛巴科。於漢景帝中元元年。測黃赤大距。與亞里大各所測同。又於武帝元朔六年。測年輪大星在鶉尾宮二十九度五十分。因著恆星經緯度表。又考定三百四十五年又八十二日四刻。凡爲計者四千二百六十七。爲轉終者四千五百七十三。又用兩月食據其前後各率均齊之數。因以定兩交行之周數。交會五千四百五十八兩交行天周五千九百二十三。又定月徑爲三十三分一十四秒。新法

論曰。古法言交會。皆指朔日月交食。西人以日月合朔爲交會。其稱名與古異矣。月離曆指卷一。謂依巴谷在周顯王時。其第二卷又言依巴谷在漢武帝元朔時。前後矛盾。不可究詰。然則彼所謂周時人秦時人者。安知不肯爲有子虛之類耶。

多祿某

多祿某。一作多羅某。後漢順帝永建時人也。著書十有三卷。第一卷詳證術學大指。如諸星運行。天體渾圓。地與海共爲一球。居天與空氣之正中。地較天大不過一點等項。次著角運。不但以角股測線之長短。且用曲線三角形量天。是以圓齊圖所得諸星相距度分最準。又求諸二至相距幾何度分。在赤道內外幾何度分。并二離相離最遠爲幾何度分。設黃道經度。求赤道相應緯度。第二卷論宗動天。設黃道在地平上之點。求其距赤道之地平弧。設日之高。求正側各景之長短。又求黃道各點之半晝。設正儀晝夜等乘星常見之故。備儀二至規下歲一次無景。距赤道遠晝夜愈不等。而兩極下每歲爲一晝夜。第三卷考太陽行求二分時刻。辨二至氣至時。求歲實與每日太陽平行。乃作平行立成表。又推論日行。用同心規及小輪或同心及不同心合一之理。推地心與日規相距幾何遠。隨求太陽

亞里大各

亞里大各於周顯王二十五年。測得黃赤大距爲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秒。新法

鳴人傳 西洋一附

鳴人傳卷第四十三

經籍辨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西洋一附

默多

默多於周考王十四年。推定十九年而太陰滿。自行本輪之周。復與太陽同度。爲月二百三十五。是爲章歲。西法謂之金數。用以求月之日。故古西法以二十八章歲爲一表。十五表爲一離。積七千九百八十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周考王十四年爲離期之四千六百八十六年。新法

論曰。十九年爲一章。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與後漢四分術同。以是知西法之密合天行。亦以漸而難。非能一蹴幾也。古以四章爲一節。而至朔同。在日首二十節爲紀。而日名復得甲子。西人以二十八章爲一表。乃古之七節也。七節之積日一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以七除之。適盡。蓋西法命日以七離。所謂表者。日月之行俱終。而七離亦盡也。

亞里大各

亞里大各於周顯王二十五年。測得黃赤大距爲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秒。新法

鳴人傳 西洋一

最遠點定太陽術元及太陽行度每日不等之數。第四卷論太陽行度。證求太陽行度。即月食可考。月有
 遲疾。平三行乃求月平併月每日緯度。即以齊月諸行。或用同心圓及小輪。或用不同同心圓。二法同理。
 設三月食。求同心規及小輪兩半徑。以定月諸行術元。又求月行正交中之時。推二交逆行之數。第五
 卷解月自行。以求月經緯度。必用小輪推月加減。立成表。求月之更大緯度。與月之地半徑差度。復求日
 月二輪與地球半徑之比例。及日月與地景之似徑。又求月半徑及景半徑與地半徑之比例。求日真徑。
 求日遠于地。求景之長大。求日月地之比例。設日月之遠求地半徑差推視差。立成表。比日月兩視差。分
 月視差有三種。第六卷解日月合會。求日月平朔平望。併定朔望時。及其宮度。分求地景。及月半徑。定
 日月食限。論日月半年中能再食。月食後五閱月中能再食。七閱月中不再食。日于五閱月中各地能兩
 食。七閱月中一地能兩食。日于三十日中一地中不能再食。更求月正緯度。設月真所在求視所在。求月
 正會前後四刻之視行。及日月似會。即求日食初虧食甚三時。定日食分秒。第七卷論諸恆星遠近終古
 如一。證其晝夜行外別有他行。論其順天經行。以黃道極為本極。定歲差度。歲三星相距。以二星經緯度。
 求第三星經緯度。詳測星法。第八卷論天漢起沒。詳天漢中大星所在。及衆星拂向。并其出入。證黃道經
 緯度。求赤道經緯度等。第九卷求五星每年及每日平行解五星大小輪。求水星之本行。求水星最高。
 求水星大小輪半徑比例。又求水星小輪上平行。以求水星各行術元。第十卷解金水二星之行。求金星
 最高。及不同心輪與小輪半徑比例。設時定金星諸行術元。求木火土三星之小輪。及小輪之本行。設火
 星三處。求其最高。測從地心至不同心圓。其遠幾何。求火星小輪之半徑。推火星平行。定火星諸行之術
 元。第十一卷解土木二星之理。即求地心與木星本心之差。及木星本輪與小輪之半徑。并其平行。定木
 星之術元。後設土星三次會。以求其最高。求土星小輪之半徑。而求其術元。設五星之平行。求其實經度。
 第十二卷解五星行度有退留疾等之故。即求其留界及逆行之半徑。更求金星左右距日之極大弧度。
 并水星與日最遠度。第十三卷論齊五星緯度之法。求火木土三星各本圓。及黃道交角。并定其緯度。論
 五星伏見。先求火木土三星伏見相距之時。次求金水二星伏見及其相距之時。
 論曰。中土推步之學。自漢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淺入深。由疏漸密者也。乃多祿某生營漢代。其論述條
 目。即與明季西洋人所稱往往相合。豈彼中步算之密。固自昔已然。然致西人復率。即用後漢四分法。
 是則彼之立術。亦必先疏後密。而謂多祿某其法之詳備。已如是。毋亦湯若望輩誇大其詞。以眩吾中
 國。而徐李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

亞而封所王

亞而封所王極西寶祜時人。身居王位。自請術學。捐數十萬金。訪求四方知術之人。務求先師所著。創立
 成表。以佐推算諸曜之法。其書。

歌白尼 歌白尼 一作者白尼。在多祿某後四百餘年。言多祿某法雖備。微欠說明。乃別作新圖著書六卷。第一卷
 天動以圓解。第二卷天并七曜圖解。衆星各及其次會解。第三卷論歲差。而證其行較古有異。論歲實求
 太陽最遠點。及隨年日時太陽離度。第四卷取古今月食各三度。求月小輪之徑。求大輪小輪之比例。并
 月經緯度。推日月交食。第五卷求五星平行。用古今各三測經度。求大小兩輪之比例等。終求其正經宮
 度分。第六卷求五星緯度。
 論曰。蔣友仁曾歌白尼論諸曜。謂太陽靜。地球動。恆星天常靜不動。西士精求天文者。皆主其說。與湯若
 望術法西傳所稱迥異。據若望言。歌白尼有天動以圓解。又求太陽最遠點。及太陽離度。夫既曰天動以
 圓。而太陽又有遠近。有離度。則天與太陽皆動而不靜矣。同一西人。何其說之互相違背如此耶。
 西滿 西滿在歌白尼之後。嘗證多祿某歌白尼兩家之法。更相為用。其理無二。
 麻日諾 麻日諾取歌白尼測法。更為多祿某之圖。益見其理無一。
 未葉大 未葉大悟不同心規與小輪難于推算。于是更觀蛋形圖。以解天文根本。設七數三測求最遠點。又求地
 心與不同心規。又求各輪比例等理。
 論曰。蛋形即古所謂形如鳥卵也。後此西人以橢圓面積。求太陽太陽加減均數。其助於此乎。

歐几里得

歐几里得著幾何原本十三卷。後有丁氏者。利瑪竇師也。為之集解。又續補二卷。共十五卷。利瑪竇入中
 國。譯其書止六卷。第一卷論三角形。二卷論線。三卷論圓。四卷論圓內外切形。五卷六卷俱論比例。卷中
 每題。有法有解。有論有系。法言通用。解述題意。論則發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也。
 論曰。天學初函諸書。當以幾何原本為最。以其不言數。而頗能言數之理也。如云自有而分。不免為有兩
 無不能并為一。非熟精度數之理。不能作此造微之論也。

亞爾能德

亞爾能德一作亞耳能德。一作亞耳巴德。其學本於多祿某。後多祿某七百四十年。於唐僖宗廣明元年
 庚子。測定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五分。最高在夏至前七度十三分。不同心差十萬之三十四百六十
 五。又測定五星中距之數。水星本天中距地一百一十五度。金星六百一十八度。火星四千五百八十四
 度。木星一萬四百二十三度。土星一萬五千八百度。恆星一萬九千度。其視徑。水星為天度之二分。金星

三分。火星半木星二分半。土星一分四十三秒。新法
 論曰。新法查載巴德倪於唐傳宗和四年甲辰。測恆星黃赤經度。用多祿某法。改五星及恆星離地之遠。又測諸大星之視徑。又有亞巴德者。於唐昭宗大順時。測日月實徑。又推得日距地心。如地之半徑一千一百四十六倍。又於本國及亞刺得國四次測日月食。巴德倪與亞爾能事相類。亞巴德與亞爾能德譯音相近。當即一人也。

泥谷老

泥谷老在明嘉靖四年乙酉。測角宿大星在壽星宮一十七度。泥谷老後多祿某一千三百八十六年。從多祿某至巴德倪。七百四十一。測得距星行一十一度二十六分。為六十五年而差一度。又六百四十五年。至見測時行九度一十一分。是為六十一。年而差一度。以是論恆星之本行。有遲有疾。因立為遲疾加減法。又論古今定歲實法有二。一為星歲。恆星行周歲而復於故處。一為節歲。日行周歲而復於故處。近古術家多專用節歲。泥谷老於正德年間。欲復用星歲。其說引恆星之歲實三。上古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一十一分。中古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九分一十二秒。自行測驗。改定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九分四十分。以先後三率較之。所差僅一分四十八秒。以為密親。又用古今所測節歲相較。二千年以前有差至八九分者。以為疏遠。後節谷測驗不從其說。新法

論曰。恆星依黃道每歲東行五十一秒。此據其平率言之也。若究極其理。恆星與七曜不殊。七曜各有本道。則恆星亦必有本道。不由黃道也。七曜平行之外。各有最高行。則恆星亦必有最高行。每年不恆為五十一秒也。泥谷老立遲疾加減法。似亦有見。而後人不用之者。蓋恆星之行甚微。未易測知其確數耳。

白耳那瓦

白耳那瓦於明宏治元年戊申。測得春分為西三月二十四日子正後六十四刻六分。又測得最高在夏至後四度一十五分一十秒。兩心差三十五萬四千八百七。後節谷於神宗十六年戊子。測春分與白耳那瓦所測相較。定歲實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新法
 論曰。歲實小餘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與經緯度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之率正合。歲庶常實曰西洋新法。數回術。其云測定乃欺人耳。

第谷

第谷彼國太史也。四十年中。朝夕候驗。無間寒暑。諸方行測。不遠數千里。有下高第十餘人。所用儀器甚多。皆酌量本法。精加研審。多所創造。體制極大。分限極精。勤驗極確。西學推為名宿。于器于法。多宗之。著書六卷。第一卷取二分真氣。至時。第二卷取北極之高。并解前人之謬。解蒙氣反光之差。取二分真氣。至時。并解二至難得其時之故。求太陽最遠點。并地心與太陽心之差。求加減數最遠點之行度。及太陽

陽平行求歲實。并推立成表。用立成求日躔宮度。而考其法。第三卷以二十一月食。求月平行。以月行新圖。以齊月行。用兩大規及三小輪。詳其所以。然推立成表。其法。乃各設假如求月緯度。加國及立成表。算法。因求月食。又求月與地相距幾何。立推交食法。因測五緯之真經緯度。先考列宿之真經緯度。第四卷。解測星應用儀器。乃設古測有誤。取金星與日與某星相距度。以求某星距日度。分幾何。取近黃赤二道。距度并之。以合周天全度。復取六星之距度。以經度相并。適合周天之全度。求角宿經緯度。以起周天之度。再求近赤道十二星經緯度。證星之黃道經緯度。今古不同。求星之經度。并解其時。八百餘星之真經緯度。復加百餘星赤道經緯度。第五卷。解其新見大客星。計十二章。一詳初起及漸大至與金星等。并漸減。二取附某宮星。以定其經緯度。三解測新星所用諸器。四取新星與他星距度。五解其更度幾何。六用各法。以求新星經緯度。七求新星赤道經緯度。八設新星不屬空際。而麗列宿天。九考新星之大小。十取新星之似徑。得三分三十秒。十一證新星大倍于日。大于地三百六十倍。十二考衆星參差。第六卷。測器諸圖。計五章。一解用測器求三曜之高。二解用測器求星之緯度。三解用測器求星相距度。四解各儀象。五為天文問答。又著慧星解十卷。測慧星之高度。尾之長短。光之隱顯。及其方向。考十二星在黃道上。以求慧星之真所在。設慧星離兩星之度。求黃道赤道經緯度。求慧星每日赤道經緯度。求慧星所行之道。及其道交黃赤之角。依每日慧星行黃赤二道。作立成表。證慧星在月上。較月更遠于地。為三百倍地半徑。故知慧星在日月二天之中。證其尾恆向日與金星。作慧星行度圖。證慧星之大。為月二之一。尾長為九十六地半徑。因考前人之論。當否。先是有比利尼阿者。言火星之行。不能測度。甚為難也。勸將乃精術之士。測火星之曲路。欲求作圖。永為世法。歷年久而無成功。自意虛費功力。閱而幾絕。後世之士。益敏事。如第谷四十年中。心恆不倦。每夜密測密算。謀作度法。未竟而斃。其門人格白爾。著為火星行圖五卷。七十二。章。從來西洋言術大家。多祿某以後。第谷一人而已。新法

默哥

默哥在第谷之後。製遠鏡儀。其法用玻璃製一似平非平之中高鏡。曰筒口鏡。製一小洋鏡。曰靠眼鏡。有察二鏡之力。若何相合。若何長短。若何比例。若何荷既。知其力矣。知其合矣。長短宜而比例密。方能聚一物象能。雖遠而小者。形形色色。不失本來也。截止於兩筒。不止於兩筒。筒筒相套。欲長欲短。可伸可用。以觀太陽出入時。見日體偏圓非全圓。其周如鋸齒狀。觀太陰。則見本體有凸而明者。有凹而暗者。觀金星。則見光有消長。有上下弦如月。觀木星。則見有四小星。左右從衛木者。觀土星。則見旁有兩小星。經久而不易其所。合而為一。如卵之象。而有耳焉。觀天河。則見無數小星。積聚而成形。是宿天諸星。用鏡驗算

相距及度之偏正。於修術法尤為切要。欲定曆象考成。後新法算者。論曰。遠鏡能令人目見不能見之物。其為用甚博。而以此測驗七曜為尤密。作此器者于視學深矣。

亞奇默德

亞奇默德作圓書。言圓形之理。內三題。一題言圓形之半徑。借其周。作句股形。其容與圓形之積等。二題言凡圓周三倍圍徑有奇。此有二法。其一云。三倍又七十之十則胸。其二云。三倍又七十一之十則盈。三題言圓容積與徑上方形之比例。一為十一與十四而胸。一為二百二十三與二百八十四而盈。又有圓球圓柱書。論圓球之全理一卷。三十一題。言球上大平圓之積。為本球圓面積四之一。三十二題。言徑三之二。乘大平圓之積。生球容之數。又論量球一分之容。與橢圓體及分角體之理。新法。論曰。三倍又七十分之十。即祖沖之密率徑七周二十二也。設盈胸二限。亦沖之遺法也。

德阿多西阿

德阿多西阿撰圓球原本。言大圓皆與球同心。兩大圓與球上相交。各為兩平分及之兩圍於球上相分為兩平分。必兩皆大圓。大圓過他圍之兩極。必相交為直角。大圓與本極。距一象限九十度。大圓交兩大圍。若作直角。則元圍之極。在兩圍之交。大圍三百六十分分之。小圍亦然。但小圍去離大圍一分。其小圍之各分。必小於大圍之各分。兩大圍相交。其交角必等。或上或下。兩角併必等。兩直徑。與直線相交。同理。球上大圍。不能相借為平行。一止一圍故也。若同心而能為多圍。則是距等小圍。非大圍矣。新法。

若往訥白爾恩利格巴里知斯

若往訥白爾恩利格巴里知斯。以真數與假數對列成表。故名對數表。其用法以兩真數之假數相加。查得假數。有對列之真數。即兩真數乘得之數。以兩真數之假數相減。查得假數。其對列之真數。即兩真數除得之數。以假數倍之。即自乘折半。即開方三因。即再乘三歸。即開立方三乘方以上。做此推之。其立數之原起於連比例。連比例之大者。莫如十百千萬。一之假數定為十。十之假數定為一百。百之假數定為二千。之假數定為三萬。之假數定為四十萬。之假數定為五。其間之零數。則用中比例累求而得。以首率末率兩真數相乘。開方即得中率之真數。以首率末率兩假數相加。折半即得中率之假數。又法用遞乘而得。以真數遞次相乘。其乘得之位數。即所得之假數。又有遞次開方。以真數遞次開方。以假數遞次折半。至于數十次。使彼此皆可為比例。而假數由之而生。後又有恩利格巴里知斯者。復加增修。其立表之真數。目一至十萬。行之數十年。始入中國。理精數。

噶人傳 西洋一

此其用為至捷矣。噶人傳 卷四十三

噶人傳卷第四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西洋二附

利瑪竇

利瑪竇明萬曆時航海至廣東。是為西法入中國之始。著乾坤體義三卷。言地與海而合一球。居地球之中。其度與天相應。但天甚大。其度廣。地甚小。其度狹。差異耳。直行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高一度。南極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低一度。南極高一度。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周。有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自太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峯。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峯與中國上下相為對待。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以天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為五帶。一在晝長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則謂熱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俱甚冷。則謂寒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晝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不遠不近故也。凡北極出地數同。四季寒暑同態。若兩處離中線一南一北。四時相反。蓋此

噶人傳 西洋二

之夏爲彼之冬焉耳。日輪每長行三十度。兩處相遠三十度。差一辰。說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地心至第一重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餘里。第二重水星天。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餘里。第三重金星天。二百四十萬六千八百八十一餘里。第四重日輪天。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第五重火星天。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餘里。第六重木星天。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餘里。第七重土星天。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七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餘里。第八重列宿天。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餘里。第九重宗動天。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此九重相包如葱頭。皮皆堅硬。而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如木節在板。第天體明而無色。則能透光如琉璃水晶之類。無所礙也。若二十八宿星。其上每大於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其二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三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四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五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六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十七倍又十分之一。此六者皆在第八重天也。土星大於地球九十倍又八分之一。木星大於地球九十四倍又十分之一。此六地球半倍。日輪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地球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十一。大於水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大於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又言第一重月天。二十七。三十一。一。一周自西而東。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皆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五重火星天。一年三百二十。日。九十三。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六重木星天。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七十。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七重金星天。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八重五十二。相。即三垣二十八宿天。轉動下七重。七。千。年。一周。於春秋分一。圈。上。自北而東。而南。而西。復。回。第九重無星。水晶天。轉動下八重。四。萬。九。千。年。一周。自西而東。第十重無星。宗動天。轉動下九重。一。日。一周。第十一重水靜不動。又言水。火。土。氣。爲。四。元。行。火。情。至。輕。濟。于。九。重。天。之。下。夜。間。數。見。空。中。火。似。星。俱。橫。直。飛。流。其。誠。非。星。乃。烟。氣。從。地。冲。騰。而。至。火。處。著。點。耳。又。言。人。疑。日。月。大。不。論。大。塊。之。底。而。俱。等。何。以。知。日。大。於。地。地。大。於。月。信。視。照。法。六。題。易。曉。者。以。破。其。疑。而。後。可。指。三。球。之。大。小。相。比。第一題。言。物。形。象。離。吾。目。愈。覺。其。小。二題。言。光。者。照。目。者。視。惟。以。直。線。三題。言。圓。尖。體。之。底。必。爲。環。使。直。切。之。數。節。其。俱。乃。環。而。環。離。離。底。者。漸。小。而。背。小。乎。底。環。者。四題。言。圓。光。體。者。照。一。般。大。圓。體。必。明。其。半。爲。影。廣。於。體。者。等。而。無。盡。五題。言。光。體。大。者。照。一。小。圓。體。必。其。大。半。明。而。其。影。有。盡。益。近。元。體。益。大。六題。言。光。體。小。者。照。圓。體。者。大。惟。照。明。其。小。半。而。其。影。益。離。元。體。益。大。而。無。盡。微。日。大。於。地。地。大。於。月。由。日。月。食。故。先。須。明。二。體。之所以。然。朔。時。月。或。至。黃。道。在。日。之。下。使。掩。其。光。而。吾。不。能。見。日。謂。日。蝕。也。望。時。月。或。至。黃。道。於。太。陽。正。對。而。地。球。障。隔。其。光。而。不。得。照。之。故。月。失。光。乃。地。影。之。也。倘。月。食。時。日。月。全。見。地。平。上。必。海。水。影。映。並。水。土。之。氣。發。浮。地。上。現。出。月。體。此。時。月。影。實。在。地。下。此。理。可。試。於。空。孟。內。置。一。錢。遠。視。之。不。見。分。辨。水。滿

之。而。宛。可。見。所。見。非。錢。體。乃。其。影。耳。如。云。日。球。或。小。或。等。於。地。球。地。球。之。影。宜。無。盡。則。必。能。及。火。木。土。星。並。二。十。八。宿。而。能。之。矣。然。未。見。火。木。土。星。二。十。八。宿。之。蝕。則。地。球。影。有。盡。既。有。盡。則。日。球。不。可。謂。或。小。或。等。於。地。球。而。必。大。也。然。則。地。球。大。於。月。球。何。以。驗。之。曰。地。影。爲。一。大。圓。體。月。球。蝕。時。全。在。其。尖。體。之。內。而。久。行。其。中。則。月。球。之。徑。甚。小。於。地。球。徑。也。其。容。較。闊。義。言。萬。形。有。全。體。日。視。惟。一。面。即。面。而。可。以。推。全。體。也。而。從。界。頭。界。從。線。結。繩。曰。邊。線。邊。線。之。最。少。者。爲。三。邊。形。多。者。四。邊。五。邊。乃。至。千。百。萬。億。邊。不。可。數。盡。也。二。邊。形。等。度。者。其。容。積。固。大。於。三。邊。形。不。等。度。者。四。邊。亦。然。而。四。邊。形。容。積。恆。大。於。三。邊。形。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恆。以。周。線。相。等。者。驗。之。邊。之。多。者。莫。如。渾。圓。之。體。渾。圓。者。多。邊。等。邊。形。以。周。天。度。剖。之。則。三。百。六。十。等。邊。也。又。剖。度。爲。分。則。二。萬。一。千。六。百。等。邊。也。乃。至。秒。忽。毫。釐。不。可。勝。算。凡。形。愈。多。邊。則。愈。大。故。造。物。者。天。也。象。天。者。圓。也。固。無。不。容。故。爲。天。試。論。其。概。凡。兩。形。外。周。等。則。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容。積。凡。同。周。四。直。角。形。其。等。邊。者。所。容。大。於。不。等。邊。者。凡。同。周。四。角。形。其。等。邊。者。所。容。大。於。不。等。邊。者。又。立。五。界。說。及。諸。形。十。八。論。第一。界。等。周。形。二。界。有。法。形。三。界。求。形。心。四。界。求。形。面。五。界。求。形。體。第一。題。論。凡。諸。三。角。形。從。底。線。中。分。作。垂。線。與。頂。齊。高。以。中。分。線。及。高。線。作。短。內。直。角。方。形。必。與。三。角。所。容。等。二。題。論。凡。有。法。六。角。等。形。自。中。心。到。其。一。邊。之。半。徑。線。作。直。角。形。其。半。徑。線。及。以。形。之。半。周。線。好。作。直。線。爲。中。內。直。角。長。方。形。亦。與。有。法。形。所。容。等。三。題。論。凡。有。法。直。線。形。與。直。角。三。邊。形。並。置。直。角。形。傍。二。線。一。長。一。短。其。短。線。與。有。法。形。半。徑。線。等。其。長。線。與。有。法。形。周。線。等。則。有。法。形。與。三。邊。形。正。等。四。題。論。凡。圓。取。半。徑。線。及。半。周。線。作。短。內。直。角。形。其。體。等。五。題。論。凡。直。角。三。邊。形。任。將。一。銳。角。于。對。邊。作。一。直。線。分。之。其。對。邊。線。之。全。與。近。直。角。之。分。之。比。例。大。於。全。銳。角。與。所。分。內。銳。角。之。比。例。六。題。論。凡。直。線。有。法。形。數。端。但。周。相。等。者。多。邊。形。必。大。于。少。邊。形。七。題。論。有。三。角。形。其。邊。不。等。於。一。邊。之。上。另。作。兩。邊。等。三。角。形。與。先。形。等。周。八。題。論。有。三。角。形。二。等。周。等。底。其。一。兩。邊。等。其。一。兩。邊。不。等。其。等。邊。所。容。必。多。於。不。等。邊。所。容。九。題。論。相。似。直。角。三。邊。形。并。對。直。角。之。兩。弦。線。爲。一。直。線。以。作。直。角。方。形。又。以。兩。相。當。之。直。線。四。并。二。直。線。各。作。直。角。方。形。其。容。等。十。題。論。有。三。角。二。其。底。不。等。而。腰。等。求。於。兩。底。上。另。作。相。似。三。角。形。二。而。等。周。其。兩。腰。各。自。相。等。十一。題。論。有。大。小。兩。底。令。作。相。似。平。腰。三。角。形。相。併。其。所。容。必。大。於。不。相。似。之。兩。三。角。形。併。其。底。同。其。周。同。又。四。腰。俱。同。而。不。相。似。形。併。必。小。於。相。似。形。併。十二。題。論。同。形。其。邊。數。相。等。而。等。角。等。邊。者。大。於。不。等。角。等。邊。者。十三。題。論。凡。同。周。形。推。圓。形。者。大。於。素。直。線。形。有。法。者。十四。題。論。銳。角。全。形。所。容。與。銳。頂。至。邊。垂。線。及。三。分。底。之。一。矩。內。直。角。立。形。等。十五。題。論。平。面。不。拘。幾。邊。其。全。體。可。容。渾。圓。切。形。者。設。直。角。立。形。其。底。得。本。形。三。之。一。其。高。得。圓。半。徑。即。相。等。十六。題。論。圓。半。徑。及。圓。面。三。之。一。作。直。角。立。方。形。以。較。圓。之。所。容。等。十七。題。論。圓。形。與。平。面。他。形。之。容。積。者。其。周。同。其。容。積。圓。爲。大。十八。題。論。凡。渾。圓。形。與。圓。外。角。形。等。周。者。渾。圓。形。必。大。於。圓。角。形。時。李。之。藻。徐。光。啓。等。皆。師。之。盡。得。其。學。各

有著述三十八年卒。其論曰：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啓至，則利氏為今日之遺和，是其言之妄而敢耶？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務實學，而業遂微。臺官步勘天道，疎闊編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煥然自異矣。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我國家右文尊道，六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于數學，實能盡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生，著廿二史劄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苟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認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熊三拔

熊三拔明萬曆壬子入中國，著簡平儀說一卷，言簡平儀用二盤，下層方面名為下盤，亦名天盤，上層圓而半虛，半實者名為上盤，亦名地盤。下盤安軸處為地心，其過心橫線名曰極線，極線之左界為北極，右界為南極，其過心直線與極線作十字交線者，名為赤道線。盤周之最內一圍，名為周天圓，赤道線左右各六度，漸次疏密者，名為二十四節氣線，即以赤道線為春分秋分，次左一曰清明，曰白露，次左二曰穀雨，曰處暑，次左三曰立夏，曰立秋，次左四曰小滿，曰大暑，次左五曰芒種，曰小暑，次左六曰夏至，此為日行赤道北節氣線也。次右一曰驚蟄，曰寒露，次右二曰雨水，曰霜降，次右三曰立春，曰立冬，次右四曰大寒，曰小雪，次右五曰小寒，次右六曰冬至，此為日行赤道南節氣線也。若儀體小者，左右各三線，則以一宮為一線，若儀體大者，左右各十八線，則以一候為一線也。從赤道線上取心，以冬至至二至線為界，上下各作半圓者，名為黃道圈，用半圓周平分十二者是黃道半周，天度十五度為一分，若儀體大者分三十六，則五度為一分也。極線之上下并周天圓，分各十二，曲線漸次疏密者，名為十二時刻線，即以極線為卯正初刻，酉正初刻，次上一為卯正，二為酉初，二每線二刻，依時刻之，次上十二，即周天圓分為午正初刻也，次下一為酉正，二卯初，二每線二刻，依時刻之，至次下十二，即周天圓分為子正初刻也。若儀體小者，上下各六線，則以四刻為一線，儀體大者，上下各二十四線，則以一刻為一線，更大者上下各七十二線，則以五分為一線也。周天圓以赤道線為四圍，每圍分九十度，為周天象限，四象限共三百六十，為周天度數。上盤半虛處，左右相留作針孔，貫以絲繩，與地平線平行，不論多寡，皆名為日晷線。上盤地平線下，橫布疏密度數，是依天頂線作平行直線，上

應周天度分者，名為直應度分。上盤軸心，施一線下垂，線末繫盤，令旋轉加于上盤周天度分者，名為垂線。若以銅為權，下重末繫，令其未旋轉加周者，名為垂權，與垂線同。用下盤之上方，橫作一直線與極線平行者，名為日晷線。線之兩端，截去線之上方寸許，不畫線半寸許，又截去線之下方半寸許，令版之左右上角，各為方柱，柱端與日晷線平行者，名為表。其用法，凡十三。第一，隨時隨地測日軌高幾何度分，以盤地平線，加于下盤南北極線，次任用下盤一表，以承日，令表端景加于日晷線，次視垂線所加上盤周度分，即目下軌高千地半度分。第二，隨時隨地求日晷黃道距赤道幾何度分，日日約行一度，視本日去春秋分幾何日，即循兩黃道圈，各檢取去赤道幾何度分，為兩界，用直線際兩界上，循直線所當周天度分，即所求。第三，隨時隨地測日，測午正初刻，及日軌高幾何度分，約日將中時，用第一法，測日軌高幾何度分，少頃，復依法測之，日景而止。次檢日軌最高度分，為本地本日午正初刻日軌高。若立表隨所測作線，即得子午線。第四，隨時隨地測南北極出入地幾何度分，依第三法，測得本地本日午正初刻日軌高幾何度分，次依第二法，求本日日晷距赤道幾何度分，次視日晷赤道南北算之。若日晷赤道兩則，以距度加高度得赤道至地半之高，以赤道高減周天象限度，即得赤道離天頂度，亦即本極出地度。對極入地度，日晷赤道北，則以距度減高度得赤道至地半之高，如法算之。若春秋分日正晷赤道，即無距度。其日軌高，即赤道至地半之高，如法算之。地在赤道南北並同，其有日軌距赤道，天頂中，日中有倒景者，即倒測日軌高，以高度并距度，減去周天象限，即得赤道離天頂度。地在赤道南北並同，第五，隨時隨地測節氣，求晝夜刻各幾何，以上盤地平線，加于下盤本地南北極出入地度數，視地平線，加本日節氣線，得地平線以上幾何刻，即晝刻。以下所餘刻，即夜刻。第六，隨時隨地測節氣，求日出入時刻，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加某時刻，即得日出入時刻。第七，論三殊城晝夜寒暑之變，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以上時刻，即晝，以下即夜，赤道之下，日行天頂，皆夏日行南北，皆冬。第八，隨時隨地測節氣，求日出入之廣，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下直應度分，值本日節氣線得幾度，即所求。第九，隨時隨地測節氣，求本節氣上得幾何度分，即所求。第十，日晷依第一法，測得目下日軌高幾何度分，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次依日晷線所值日高度分，平行視本日節氣線所值刻線，即目下時刻。若日晷線不直，日高度分，即別用一直線，依日高度分與日晷線平行取之。若不用日晷線，即以日高度分之半弦為度，與天頂線平行，一界抵地平，一界抵日高度分，依地平線平行取之。第十一，隨時隨地測節氣，求日交天頂線在何時刻，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天頂線，加某時刻，即所求。第十二，論地為圓體，用地平線天頂線，加于下盤周天度數，展轉推論，可證地圓之義。第十三，論各地分表景不同，用上盤地平線，展轉加于下盤周天度數，可推立表取景隨地不同，若赤道之下，南北極，各與地平，其地有三種景，若南北極各出地初度以上。

至末及二十三度半強者其地有四種景。正當二十三度半強者亦有三種景。若二十三度半強以上至九十度者其地有二種景。若在九十度左右者則有無窮景。又表度說一卷言術家有渾天儀。有平儀。有正方案。以測七政星辰高下之分。以察日晷之景。以審日月方位。因而隨時隨地可用測驗日輪高下度分及午正初刻也。有法於此任意立表取景。以考景度分得日高度分。甚為簡便。第欲明表景之義。先須論日輪週行之理。及日輪大於地球之比例。二論為說甚長。俱有全書。今特舉要略作五題焉。第一題。日輪周天上向天頂下向地平。其轉於地面俱平行。故地體之景亦平行。第二題。地球在天之中。第三題。地球小於日輪。從日輪視地球。止於一點。第四題。地本圓體。第五題。表端為圓心。凡立表取景。必於兩平面之上。求得兩種景。其一立表平面上。與地平為直角。其所得景直景也。如山岳樓屋樹木等景。在平地者。是其一。倒景者。橫表之景也。如向日有牆於其平面橫立一表。與地平為平行者。是立表取景。以表之度分。置此二種景。可得其短長。以短長之度數。可得日軌離地平分秒。又量得一種景推算可得別種。但須先得二景之比例。及表與二景相求之法。乃悉其立法所由。今引說數條。推明指義如左。其一曰。日軌出地平。從一度至九十度漸升。上就天頂。既過一象限。從九十度漸入地平。下離天頂。故表景因日上下而得消長。日上直景消倒景長。日下倒景消直景長。皆至午正而復。其二曰。倒景與日景之比例。表與二景之比例。皆在日輪出入上下度分也。令立二表相等。取兩種景。日出地平。則倒景表無景。其端正對日光故也。而直景之表。有無窮景。無數可量。其景與地平平行故也。其三曰。日軌既出地平。漸向天頂而上。至高四十五度。此半象分內二景。一消一長。直景漸消。故大於表。倒景漸長。顯小於表。日過四十五而上。直景亦消。而小於表。倒景亦長。而亦大於表。其四曰。日軌高四十五度。為半象限。即二景亦相遇。其長皆與表等。其五曰。日軌至天頂高九十度。此即直景。表無景。而倒景之表。有無窮景。其六曰。日出地與日高九十度。二景之理既同。即一度至其間相反相對者。理並同也。試如日高二度。直景得短。倒景得短。日高八十九度。倒景得長。直景得短。則日高二度之直景。八十八度之倒景。其長同也。其短反是。以至日高三四十五度。二景短長。與日高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度。並同也。假如立二表相等。各十二平分。日高五度。直景之長。為表之一百三十七度。即日高八十五度。倒景之長。亦為表之一百三十七度。日高五度。倒景之短。為表之一度。日高八十五度。直景之短。亦為表之一度。二景一消一長。相反相對。無有不合。故用日高度分。表景短長。法立布算。自初度至九十度。每十分求得直景表之度分。反之。即倒景表之度分。列為圖。推一得二。致為簡便也。凡立表取景。先定表長。以表之長。任意平分。為若干度。今分表為十二平分。以十二平分之一為度。每度更六十平分。共得七百二十分。凡立表必作垂線于平面。而與為直角法。以表之位為心。從心作一圓。次三分圍界。作三點。立表于圍心。用規從界之一點。量至表端為度。用此度量。第二三點皆至表端。則表正矣。用法第一。隨地隨時測日軌高幾何度分。法立表取景。得景長為表之幾

何度。檢圖得所求。第二。隨地隨時。測午正初刻。測本日日軌最高度分。及定方面正法。依上法立表取景。視表景消極長初。即得午正初刻。依法量其長。即得本日日軌最高度分。又自表位至景末作線。即得本地子午線。依子午作垂線。即天元卯酉為定方面之正法。第三。隨地隨時。測南北極出入地幾何度分。依第二法。立表測得本地午正初刻。日晷高幾何度分。次求本日日輪距赤道幾何度分。次視日輪赤道南北算之。若日輪赤道南。則以距度加高度。得赤道至地平之高。以赤道高減周天象限度。即得赤道離天頂度。亦即北極出地度。日輪赤道北。則以距度減高度。如法算之。亦得北極出地度。第四。隨地測節氣。定日。此法先用各距赤道幾何度分。及本地北極度分。故其例如左。春分秋分。無距度分。清明寒露驚蟄。白露。距赤道六度十九分。穀雨霜降雨水處暑。十一度半。立夏立秋。立春立冬。十六度四十分。小滿小雪。大暑大寒。二十度十二分。芒種大寒。小暑小寒。二十二度四十六分。夏至冬至。二十三度半強。春分後日軌入赤道北。加秋分後。日軌入赤道南。減。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四度。南京三十二度。山東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陝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五度。浙江三十三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廣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廣東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廣西二十五度。雲南二十二度。貴州二十四度。自春分至秋分。加其距度分于赤道高度分。秋分至春分。減其距度分于赤道高度分。得各節氣高于地平度分。以其高于地平度分。依法測表景長短。得各節氣本日。第五。依表之度分。物景之長。得物之高。依第一法。量得日高四十五度。此際物在地平之景。與其物之高。若日高四十五度以下。物景多于物之高。減其多。得物之高。若日在四十五度以上。景短于物。當用加法。得物之高。第六。日晷凡數百種。其理甚廣。今止就常用者。略說一二。表景與日輪平行。日出地而上。或過午而下。每行三十度。得一景。表景亦然。一長一消。俱有定度。因其定度。則可定時。又日之升降。于地。平地各異。表景之長。亦隨地各異。求各處各節氣。每時刻日軌高度分。具簡平儀。說造圓柱。其法用堅木或銅。作圓筒如柱。任意大小。長短。其圓心中。規而上下。等次於兩端之圍界。各十三平分。之。依所分各界。兩兩相對。作直線。俱平行。各線與柱體亦平行。柱體之周。為十三直線。皆平行相等。每線直二節氣。惟冬至至。各得一線。名為二十四節氣線。即任取一線。為冬至。次右二。曰小寒。大寒。右三。曰大寒。小寒。右四。曰立春。立冬。右五。曰雨水。霜降。右六。曰驚蟄。寒露。右七。曰春分。秋分。右八。曰清明。白露。右九。曰穀雨。處暑。右十。曰立夏。立秋。右十一。曰小滿。大暑。右十二。曰芒種。小暑。右十三。曰夏至。次作表。表長短無定。約柱之長短而定。其度。既得其度。依前分表法。十二平分。之。為表度。每度六十平分。之。凡七百二十分。依圖視節氣。每時刻表景長短。幾何度分。而移之。柱界之節氣本線。即得各時刻昇之上端。為表度。表體之長。伸其度。為空于餘表而入之。令表之度。皆在表體之外。用時視本日晷。某節氣第幾日。轉表加于表端。第幾日。上表轉晷。日景。令表與節氣線平行。視表末所至得時刻。造方晷。以倒景。其法同也。其節氣線。以分黃道法。為疎密度。略見簡平儀。說用直景造圖。晷及方晷。其法並同。又泰西水法。六卷

有製龍尾恆升玉衡車諸法。一皆本於句股。西洋之學有闕民用者。莫切於此。謂平儀說美。論曰。按日為推步之要務。簡平儀表度之用於測日。為特詳。梅徵君謂中西算法。並以日躔為主。是也。水法龍尾恆升玉衡車諸製。非究極算理者不能作。而龍尾一車。尤於水早有補神之功。或庶常費。所以有贏旋車之記也。長洲沈君。深於此學。因屬指授工人造一具。目驗之。得水多而用力省。推而行之。足以利民生矣。

艾儒略

艾儒略萬曆時入中國。著幾何法要四卷。即幾何原本求作線面諸法。而較幾何原本為詳。新法。龍尾我龍華民。皆萬曆時入中國。周子愚李之藻徐光啓等。先後薦修新法。新法算學。

陽瑪諾

陽瑪諾明萬曆乙卯入中國。著天問略一卷。其論天有幾重。及七政本位。言歐國術家設十二重天。其形皆圓。各安本所。各層相包。如裹蔥頭。日月五星列宿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各因本天之動而動。第一重月輪天。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第五重火星天。第六重木星天。第七重土星天。第八重五十二相。即三垣二十八宿天。第九重東西歲差。第十重南北歲差。第十一重無星宗動天。第十二重永靜不動。其論日天本動。及日距赤道度分言。亦道則第十一重宗動天之中分也。黃道則第四重日天之中分也。日天本動。自西而東。北極二極。離宗動天。赤道之極。二十三度半。黃道以南。以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為冬夏至。黃道以東。以西。與赤道相交。為春秋分。又言太陽平行。一日一度。自春分至秋分。宜行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然。今其不然。何也。曰。七政各有本天。所處各有異動。然其本天之中。心不與地之中心同心。故其行轉于地體之面一周。自非可謂平行也。其論日他言。日食非日失其光。乃月掩其光也。月天在日天之下。朔時月輪正過日輪之下。故掩其光。若有失之。又言日食非各處共有之。或一處見食。別處見光。或一處全食。別處半食。皆目隨地異也。試觀居房內者。房中有燭。以照四方。若于東方有掩光者。必坐東者不見其光。而坐西北者得光也。各方如是。與食同理也。若月食則所缺分秒。萬人萬目同作。是觀別無異。與日不同。其論晝夜時刻。隨北極出地各有長短。言北極出地。即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南極出地反是。南北二極與地平。則其地晝夜恆平。南北為緯。東西為經。各一周三百六十度。人在地面。凡居經度一帶之內者。其晝夜長短。同其日出及晝夜時刻。則與此同。緯者也。若緯度之異者。其晝夜長短各異矣。其論月體為第一重天。及月本動。言太陽最近于地。吾儕之日食。由于月掩其光。且恆見月體能掩水與金星。則月天必居其下。依表景之理。亦可徵也。立表取景。日體高于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于地平五十度。然而所得日景則短。月景則長也。日輪恆行黃道一躡月。

輪之路非一。乃出入黃道五度。其相交處謂之龍頭龍尾。月本動自西而東。每日約行十三度。有奇。朔時日月同度。至第三日及第四日。即見月輪在日輪之東。非月行最疾。何能如是。其論月食。言地球懸于十二重天之中。如雞卵黃在青之中央。故日由西照地。則必有景射東。照東必有景射西。夫日輪恆在黃道上。若遇望日。而月輪亦在黃道上。與日正對望。則地球障隔日月之間。月輪必入地景之內。太陽不能照之。故失光而食矣。漸出地景之外。太陽能照之。則漸復原光。因知月食悉由于地景也。天四。論曰。陽瑪諾天問略。與利瑪竇乾坤體義大旨相同。蓋其學出于一原。故其議論亦相似也。自稱圓地動之說起。乃愈出而愈奇矣。

鄧玉函

鄧玉函字函璞。明萬曆時入中國。崇禎二年七月。徐光啓薦舉同修術法。翻譯諸術表。草畫八卷。次年四月卒。著有奇器圖說三卷。西洋圖之力藝之學。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算。數為算法。度為測量。重即此力藝之學。凡器物之微。須先有度。有數。因度而生測量。因數而生計算。因測量計算而有比例。凡比例而後可以窮物之理。理得而後可解此奇器。第一卷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第二卷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第三卷起重十一圖。引重四圖。轉重二圖。取水九圖。轉磨十五圖。解木四圖。解石轉確。架水日昇代耕各一圖。水鏡四圖。凡三卷。諸論圖說。皆引取乾坤體義幾何原本。及句股法義諸書。與南懷仁電彙徵象志互相發明。新法算學。論曰。奇器之作。專恃諸輪。蓋輪為圓體。惟圓故動。數輪相觸。則能自行。西人以機巧相尚。彈精畢慮于此。故所為自行諸器。千奇萬狀。迥非西域諸國所能及。於此可見人心之靈。日用日出。雖小道必有可觀。彼派所用心者。當知自愧矣。

羅雅谷

羅雅谷字世昭。明天啓末年入中國。寓河南開封府。崇禎三年五月。嘗修新法。徐光啓奏請訪用。七月赴局供事。雅谷在局譯撰書。經奏進者十一種。曰月離曆指。月離表。五緯總論。日躔增五星圖。日躔表。火木土二百恆年表。並周歲時刻表。五緯曆指。五緯用法。夜中測時。又著籌算一卷。首算數之學。大者實野經。天小者米鹽履雜。凡有形質度數之物。與事靡不藉為用焉。且從事此道者。步步隨實。非如談空說元。可欺人。以口舌明。非如握槩。可欺人。以強力。層層積累。非如絲句。可欺人。以荒謬也。而為術最繁。不有簡法。濟之。即窮年不能殫。惡更工。它學哉。歐國以審算其來遠矣。乃人之記。兩弱而心力。柔厭與昏每乘之。多有畏難而中輟者。後賢別立巧法。易之以籌。余為譯之。簡便數倍。以是好學者皆喜。以為此術之津梁也。傳不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皆稍賢于博奕。然旅人入來未見它有論。著以此先之。不亦未乎。復自晒曰。小道可觀。聊為之佐一籌而已。九年三月卒。新法。

論曰九執術言天竺算法用九箇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後回亦以土盤寫算蓋西域舊法皆用筆算也筆之變而為籌猶中土之易算子為珠盤然用籌仍須以筆加減固不如筆算之為便步

五八〇

噶人傳卷第四十五

經筵講官前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西洋三附

湯若望

湯若望字道未明崇禎二年入中國時禮部奏請開局修改曆法次年五月徽若望供事禮部徐光啓李天經前後所進交食曆指交食表交食表用法交食表求古今交食考恆星出沒表諸書及恆星屏障皆若望所作也國朝順治二年六月若望上言臣於明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製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熾臣擬另製進呈今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日食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開列呈覽及期大學士周銓同若望赴臺測驗與所算密合有旨行用新法七月禮部言欽天監改用新法推註已成請易新名額行和碩睿親王官宜名時憲昭朝廷憲天又民至意奉旨以時憲書頒行天下若望又言敬授人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為重今節氣之日時刻分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照道里遠近推算請刊入時憲書奏入允其請十一月以若望掌欽天監事時若望疏言臣等按新法推算月食時刻分秒復定每年進呈書目重複者刪去以免混

噶人傳 西洋三

五八一

得旨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選擇悉聽舉行累加太僕太常寺卿勅賜通微教師十四年四月回國秋官正吳明燾疏言若望所推七政書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水星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見東方八月二十四日又夕見又言若望外器三事一漏紫炁一顛倒符籙一顛倒雜計命內大臣等公同測驗水星實不見燾明燾詐妄之罪按察得免康熙四年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言若望新法十器及選擇不用正五行之誤下王大臣等集議若望及所屬各員俱能誦治罪於是廢西法仍用大統至康熙九年復用新法其術以天職戊辰為元分周天為三百六十度太陽一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三十六芒最高一年行四十五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最高街距冬至五度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太陰一日平行一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一微自行一十三度三十分五十三秒五十六微正交行三分一十秒月平行六分四十一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六宮一度五十分五十四秒四十六微自行距冬至至六宮二度五度三十二分一十五秒三十四微正交行距冬至一宮一十四秒月平行距冬至至一宮六度一十九分七秒土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至為一宮八度五十一分五十一秒本年最高行距冬至至為九宮八度五十七分五十九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為二宮九度五十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距冬至至為六宮七度九分八秒一平年平行為十二度十三分三十一秒最高行一分二十秒十二微以最高行減平行得十二度十二分二十五秒乃一年之引數也一閏年平行為十二度十五分三十五秒引數為十二度十四分十五秒正交行一年為四十二秒木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至為八宮二十八度八分三十一秒本年最高行為十一宮二十七度十一分十五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為九宮初度五十七分十六秒正交行為六宮二十度四十一分五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至平行為一宮零度二十分三十二秒最高行為五十七秒五十二微兩數相減得一宮零度十九分三十四秒乃一平年之引數其一閏年距冬至至平行為一宮零度二十五分三十一秒引數為一宮二十四分三十三秒正交行一年為一十四秒火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至為五宮四度五十四分三十秒本年最高在七宮二十九度三十分四十四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為九宮五度二十三分五十分五秒正交行為三宮十七度二分二十九秒一平年距冬至至平行為六宮十一度一十七分一十秒最高行一分十四秒兩數相減得六宮十一度十五分五十五秒一閏年距冬至至平行為六宮十一度四十八分三十六秒引數為六宮十一度四十七分二十一秒正交行一年為五十三秒金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至與太陽同度為初宮初度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為六宮零度五十六分五十五秒伏見行從極遠處起為初宮九度十一分七秒最高行在六宮零度十六分六秒一平年距冬至至為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五分四十分三十八微自行引數為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四分十七秒伏見行為七宮十五度一分五十分最高行為一分二十一秒一閏年距冬至至及自行加五十九分八秒伏見行加三度六

五八二

噶人傳 西洋三

五八三

分二十四秒乃一日之行也。金星正交在最高前十六度即五宮十四度十六分。其行極微。故未定其率。然于最高行不大差。水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與太陽同度。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為二十九度二十分二秒。伏見行從極遠處起為三宮二十九度五十四分一十六秒。最高在十一宮零度五十二分四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亦與太陽同度。自行引數為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三分五十一秒。伏見行滿三周外有一宮二十三度五十七分二十六秒。一閏年引數為十二宮零度四十二分五十九秒。伏見行全周外有一宮二十七度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或曰與最高同度難測。故不敢定。然或與最高同。亦必不遠。若望所定新法算書。總一百卷。緣起八卷。六測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測日略二卷。曆學小辨一卷。渾天儀說五卷。比例規解一卷。算算一卷。遠鏡說一卷。日躔歷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高赤正球一卷。月離曆指四卷。月離表四卷。五緯曆指九卷。五緯表說一卷。五緯表十卷。恆星曆指三卷。恆星表二卷。恆星緯緯說一卷。恆星出沒表二卷。交食曆指七卷。古今交食考一卷。交食九卷。八線表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測景全義十卷。新法曆引一卷。曆法西傳一卷。新法表異二卷。其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二書。則入本朝後所作也。若望論新法大要凡四十二事。一曰天地經緯。言天有經緯。地亦有之。地形實闊。大約二百五十里。當天之度。經緯皆然。二曰諸曜異天。言諸曜各天高卑相距遠近。其曆法認爲同心。爲誤非小。三曰圓心不同。言太陽本圖與地不同心。二心相距。古今不等。四曰氣氣有差。言地中有游氣。上騰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地勢不等。氣勢亦不等。若非先定本地之氣差。終難密合。五曰測算異古。言古法測天。惟以勾股。新法測天。以弧三角形。形算以割圓八線表。是爲以圓齊圓。遇直遇斜。無往不合。六曰測算皆以黃道。言日行黃道。月五星皆出入黃道。內外曆家測天。用亦道儀。所得經度。尚非本圖在天之宮次。新法就所得。通以黃道。通率表。乃與天行密合。七曰改定諸曆。言七政平行起算之端。悉從天驕二年戊辰前冬至後己卯日。子正爲始。八曰節氣求真。言舊法平節氣。非天上真節氣。新法悉皆改定。九曰盈縮異限。言歲實生于日。由日輪之數。漸近地心。其數浸消。往曆強欲齊之。古今不相通矣。授時類立消長。此說爲近。而據算測天。則又未合者。須知日有最高最卑二點。上古在二至前。今世在二至後。六度有奇。乃真盈縮之限。授時從二至起算。如此說實。安得齊也。今用授時消分爲平歲。更以最高卑差加減之。爲定歲。十日表測二分。言舊以圭表測冬至。非法之善也。新法用春秋二分較二至爲最密。十一曰太陽出入。及晨昏限。大統曆自永樂後。造自燕都。乃猶從江南起算。與天違甚。新法從京都起算。而諸方各有加減。十二曰晝夜不等。言一歲行度。日日不等。其差較一則有奇。新法發明。其以有二。一緣黃道夏冬各疾。差四分餘。一緣黃赤二道。廣狹不同。則率度必不同分也。十三曰改定時刻。言晝夜定爲九十六刻。推算甚便。十四曰置閏不同。言舊法置閏用平節氣。非也。新法用太陽所躔天度之定節氣。與舊不同。十五日太陽加減。言朔望止一加減。餘日另有二三均數。多寡不等。十六曰月行高卑遲疾。言月行轉周之上。最高極遲。最卑極

疾。五星準此。十七曰朔後西見。言朔後月見遲疾。甚有差至三日者。新法發明。其故有三。一因自行度遲疾。一因黃道升降斜正。一因白道在緯南緯北。十八曰交行加減。言月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相合。因設一加減。爲交行均數。十九曰月緯距度。言舊法黃白二道。相距五度。不知朔望外尚有損益。其至大之距。五度三分之一。二十曰交食有無。言距交近。則其度狹。小於兩半徑。故食。距交遠。則其度廣。月與景遇而。不相涉。何食之有。然此論交前後也。又當論交左右。太陽與黃道之緯度相距幾何度。分月食。則以距度。較月與景兩半徑。日食。則以距度。較日月兩半徑。而距度爲小。則食。若大。則不食。二十一日日月食。限不同。言月食。則太陽與地景相遇。兩周相切。以其兩視半徑。較白道距黃道度。又以距度。推交周度。定限。若日食。則太陽與地景相遇。兩周相切。而其兩視半徑。未可遂以之定兩道之距度。爲有視差。故必加入視差。而後得距度。二十二曰日月食分異同。言距度在月食。爲太陽心實距地景之心。愈近。食分愈多。愈遠。食分愈少。在日食。爲日月兩心之距。距近。食分愈多。與月食同。但日食不據實距。而據視距。二十三曰實會中會。以地心爲主。實會者。以地心所出直線上。至黃道者爲主。而日月五星兩居此線之上。則實會也。若月與五星各居其本輪之周地心所出線上。至黃道而兩本輪之心。俱當此線之上。則爲中會。二十四曰視會。以地面爲主。言視會新法所創也。日食有天上之實食。有人所見之視食。其食分。之有無。殊兩各不同。其推算神矣。則依人目與地面爲準。二十五曰黃道九十度。爲東西差之中限。言地半徑三差。恆垂向下。高卑差以天頂爲宗。南北差以黃道極爲宗。東西差則黃道上。弧也。故論天頂則。高卑差爲正。南北差爲斜。下而東西差。極中限之一線爲正。下以外皆斜。下論黃道則。南北差爲股。東西差恆爲勾。高卑差恆爲弦。至中限。則股弦爲一線。無勾矣。所謂中限者。黃道出地平東西各九十度之限也。二十六曰三視差。言視會即實會者。惟天頂一點爲然。過此則有三種視差。其法以地半徑爲一邊。以太陰太陽各距地之遠爲一邊。以二曜高度爲一邊。成三角形。用以得高卑差一也。又偏南而變緯度。得南北差。二也。以黃道九十度。限偏左偏右而變經度。得東西差。三也。二十七曰外三差。言東西南北高卑之差。皆生于地徑。外三差不生于地徑。而生于氣。一曰清蒙氣差。二曰清蒙徑差。三曰本輪徑差。此振古未聞。近始得之。二十八曰虧復不一。言日食虧復時刻。非二時折半之說。新法以視行推變時刻。則虧復時刻不一之故。然矣。二十九曰交食異算。言諸方各以地經推算交會時刻。及日食分。三十曰日食變差。言據法因食。而實不見食。必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差。故此亦千百年偶遇一二次。非常有者也。三十一曰推前驗後。言新法諸表。遠溯唐虞。下沿萬曆。開卷瞭然。不費功力。三十二曰五星準日。言推算五星。皆以太陽爲準。舊法於合伏日數。時多時寡。徒以段目定之。故不免有差。新法改正。三十三曰伏見密合。言五星伏見。舊法惟用黃道距度。非也。須知五星有緯南緯北之分。黃道又有斜正升降之勢。各宮不同。所以加減各異。新法改正。三十四曰五星緯度。言太陽本道斜。交黃道。因生距度與陰陽二曆

五星亦然。故其兩交亦曰正交。中交。其在南在北。亦曰陰陽二曆。新法一詳求舊未能也。三十五日金水伏見。言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三十六日五星測法。言測五星須用恆星為準。三十七日恆星東移。言恆星以黃道極為極。故各宿距星時近赤極。亦或時遠赤極。此由二道各極不同。非距星有異行或易位也。三十八日繪星大備。言舊法繪星。僅依河南見界。新法周天皆有。不但全備中國見界而已。又新法定恆星大小。有六等之別。前此未聞。三十九日天漢破疑。言天漢昔稱雲漢。疑為白氣者。新法測以遠鏡。始知是無算小星攢聚成形。即積尸氣等亦然。四十日四餘刪改。言羅喉即白道之正交計。都即中交。月孛乃月所行極高之點。至紫炁一餘無數可定。明係後人附會。今俱改刪。四十一日測器大備。言近代靈臺所存。惟有圭表。景符。簡儀。渾象等器。顯不足用。新法增置者。曰象限儀。百游儀。地平儀。弩儀。天環。天球。紀限。渾蓋。簡儀。赤全儀。日星等。而所製遠鏡。更為窺天要具。此西洋近時新增。百年前未有也。四十二日日晷備用。言單論求時。則晷為最準。新法創制。晷處可用。無拘垣壁正側。咸可製造。其稱址者。則地平晷。三晷。百游晷。通光晷。他若柱晷。瓦晷。碗晷。十字晷等。不啻數十種。此外更有星晷及測月之晷。以為夜中測時之需。云十七年。若留卒。法算四庫全

論曰。明季君臣以大統凌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間。辯論翻譯之勞。若預以備我朝之採用者。斯亦奇矣。夫歐羅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驗於天。即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說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之疏。由是習於西說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土之所能及。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古今之長。而為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為圓體。則會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輿地有四游之說。合。蒙氣有差。即差。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即那那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於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乎。蓋步算之道。必後勝於前。有故可求。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魏之術。莫合。國。唐宋之術。拘泥。演。天事。渺渺。而徒欲以算術。繩之。無惑乎其術之未久。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憑。諸。實。測。其于天道。已能漸近自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於前代矣。彼西人者。幸值其時耳。使生於授時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證也。且西術之密。亦密於今耳。必不能將來永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轉。圖。可見也。世有郭守敬其人。誠能。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期。於。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於。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學。非。中。土。所。能。及。則。我。大清。億。萬。年。頌。廟。之。法。必。當。問。之。于。歐。邏。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當。知。所。自。立。矣。

南懷仁

鳴人傳 四卷三

五八九

南懷仁字勤卿。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國。是時吳明煇楊光先等。以舊法點算。遠近。強。天。從。人。儀。器。倒。用。以致天道勿協。康熙七年十二月。命大臣召懷仁與監官賞。辯。越。明年正月。丁酉。諸大臣同赴觀象臺。測驗立春雨水。陰火。星。木。星。懷仁預推度數。與所測皆符。明。所。指。不。實。大臣等請將康熙九年。時。憲。書。交。南。懷。仁。推。算。從。之。遂。以。懷。仁。為。監。副。是。年。八。月。因。舊。製。儀。器。有。差。疏。請。改。造。並。呈。式。樣。部。照。南。懷。仁。所。指。造。造。十。二。年。儀。成。據。懷。仁。為。監。正。其。儀。凡。六。一。曰。黃。道。經。緯。儀。之。圈。有。四。圈。各。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其。外。大。圈。恆。定。而。不。移。者。名。天。元。子。午。規。外。徑。六。尺。規。面。厚。一。寸。三。分。側。面。寬。二。寸。五。分。規。之。下。半。夾。入。于。雲。座。仰。戴。之。半。圓。前。後。正。直。子。午。上。直。天。頂。從。天。頂。北。下。數。五。十。度。定。北。極。從。天。頂。南。下。數。一。百。三十。度。定。南。極。此。亦。道。極。也。次。為。過。極。至。圈。圈。平。分。處。各。以。銅。框。貫。于。赤。道。之。南。北。極。又。依。黃。赤。大。距。度。于。過。極。至。圈。上。定。黃。道。之。南。北。極。距。黃。極。九。十。度。安。黃。道。經。圈。與。過。極。至。圈。十。字。相。交。各。陷。其。中。以。相。入。令。兩。圈。合。為。一。體。旋。轉。相。從。經。圈。之。兩。側。面。一。為。十。二。宮。一。為。二十四。節。氣。其。兩。交。處。一。當。冬。至。一。當。夏。至。此。第。三。圈。也。第。四。為。黃。道。緯。圈。則。以。銅。框。貫。于。黃。極。為。圈。之。徑。為。圓。輪。圈。三。寸。輪。之。中。心。立。圓。柱。為。緯。表。與。緯。圈。側。面。成。直。角。而。經。緯。圈。上。各。設。遊。表。儀。頂。更。設。銅。絲。為。垂。線。全。儀。以。雙。龍。筆。之。復。為。交。梁。以。立。龍。足。梁。之。四。端。各。承。以。銅。仍。置。螺。柱。以。取。平。一。曰。赤。道。經。緯。儀。儀。有。三。圈。外。大。圈。者。天。元。子。午。規。也。以。一。龍。兩。向。而。負。之。規。之。分。度。定。極。皆。與。黃。道。儀。同。去。極。九。十。度。安。赤。道。經。圈。與。子。午。規。十。字。相。交。恆。定。不。動。經。圈。之。內。規。面。及。上。側。面。皆。鑄。二十四。時。各。四。刻。外。規。面。分。三百。六。十。度。內。安。赤。道。緯。圈。以。南。北。極。為。樞。而。可。東。西。游。轉。與。經。圈。內。規。面。相。切。緯。圈。徑。亦。為。圓。輪。軸。中。心。亦。立。圓。柱。以。及。遊。表。垂。線。交。梁。螺。柱。等。法。皆。同。黃。道。儀。一。曰。地。平。經。緯。儀。儀。止。用。一。圈。即。地。平。圈。全。徑。六。尺。其。平。面。寬。二。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以。四。龍。立。於。交。梁。以。承。之。四。端。各。施。取。平。之。螺。柱。而。梁。之。交。處。則。安。立。柱。高。與。地。平。圈。等。適。當。地。平。圈。之。中。心。又。于。地。平。圈。上。東。西。各。立。一。柱。約。高。四。尺。柱。各。一。龍。盤。旋。而。上。從。柱。端。各。伸。一。爪。互。捧。圓。珠。下。有。立。軸。其。形。扁。方。空。其。中。如。樓。樓。以。安。直。線。軸。之。上。端。入。于。珠。下。端。入。立。柱。中。心。令。可。旋。轉。而。軸。中。之。線。恆。為。天。頂。之。垂。線。焉。又。為。長。方。橫。表。長。如。地。平。圈。全。徑。厚。一。寸。寬。一。寸。五。分。中。心。開。方。孔。管。于。立。軸。下。端。便。隨。立。軸。旋。轉。復。刻。其。兩。端。令。說。以。指。地。平。圈。之。度。分。又。自。兩。端。各。出。一。線。而。上。會。于。立。軸。中。直。線。之。頂。成。兩。三。角。形。凡。測。一。星。則。旋。轉。遊。表。使。三。線。與。所。測。之。星。參。相。直。乃。視。表。端。所。指。即。其。星。之。地。平。經。度。也。一。曰。地。平。緯。儀。即。象。限。蓋。取。全。圈。四。分。之。一。以。測。高。度。者。也。其。弧。九。十。度。其。兩。邊。皆。圓。半。徑。六。尺。兩。半。徑。交。處。為。儀。心。儀。架。東。西。立。柱。各。以。二。龍。拱。之。上。架。橫。梁。又。立。中。柱。上。管。于。橫。梁。令。可。轉。動。儀。安。柱。上。儀。心。上。指。儀。之。兩。邊。一。與。中。柱。平。行。一。與。橫。梁。平。行。又。於。儀。心。立。短。圓。柱。以。為。表。又。加。窺。術。長。與。半。徑。等。上。端。安。于。儀。心。刻。其。下。端。以。指。弧。面。度。分。更。安。表。耳。于。儀。心。欲。測。某。物。乃。以。窺。術。上。下。遊。移。從。表。耳。縫。中。窺。圓。柱。令。與。所。測。之。物。相。參。直。其。衡。端。所。指。度。分。即。其。物。之。高。度。也。一。曰。紀。限。儀。紀。限。儀。者。全。圓。

鳴人傳 四卷三

五九一

六分之一也。其弧面為六十度。一弧一幹。幹長六尺。即全圓之半徑。弧之寬二寸五分。幹之左右。細雲糾縷。蓋藉之以固全儀者也。幹之上端。有小橫與幹成十字。儀心與衡兩端。皆立圓柱為表。而弧面設遊表。三儀之臺。約高四尺。中立立柱。以繫儀之重心。則左右旋轉高低斜側。無所不可。故又名百遊儀焉。一曰天體儀。儀為圓球。徑六尺。面布黃赤經緯度分。及宮次星宿羅列。宛然穹象。故以天體名之。中貫鋼軸。露其兩端。以屬於子午規之南北極。令可轉運。座高四尺七寸。座上為地平面。寬八寸。當子午處各為闕。以入子午規。闕之度。與子午規之寬厚等。則兩闕十字相交。內規面恰平。而左右上下環抱。乎儀周圍皆空五分。以便高弧遊表進退。又安時盤于子午規外。徑二尺。分二十四時。以北極為心。其指時刻之表。亦定于北極。令能隨天轉移。又能自轉。焉座下復設機輪。轉于子午規。使北極隨各地方出地度升降。則各地方天象隱現之限。皆可究觀。尤為精妙。六儀相須為用。凡礙于彼者。又有此以通之。所以並行而不悖也。乃繪圖立說。次為一十六卷。名曰新製靈臺儀象志。其書首論推測七政之行。諸星相離遠近之數。并詳製器法。度輕重堅固之理。表裏精粗。互相發明。其言地平儀之用。測日或測星。須於地平圈內。旋轉中心表。向於本點。而令橫表上所立勾股形之兩線正對之。蓋勾股兩線。如股與弦。或勾與弦。并人日本星。四者相參直。則橫表之度指所在。即本星地平之經度分也。或從東西。或從南北。起而數之。皆可。若當日光照灼。難用目視。則於白紙上。以勾股形兩線相參直之影為準。若日色淡時。則可用目視之。然人之目與太陽正對。亦必射目。須用五彩玻璃鏡。以窺之。若夜間測星。不拘何器。必以兩儀炬之光。照近遠兩線兩表。所謂近遠者。即於測星之目為近遠也。其炬光須對照表端。而不可以對照測星之目。試將儀炬相其半。而不使之透明於其後。則人在儀炬之後。於隱暗之地。而目所見。凡光照之物。更為明顯也。象限儀之用。凡測日或測星。轉儀向天低昂。窺衡以取參直。即得地平之緯度。凡轉動儀時。若其背面之垂線。或有不對於原定之處。則其偏內或偏外若干分秒。必須與其所測得之緯度。或加或減分秒若干。蓋儀偏於內則用減。偏於外則用加也。夫地平而分為經緯兩儀者。以便於用而窺測為準故也。其便於用者。蓋謂兩人同時分測。乃并向於一點。以轉動而互用之。則赤道經緯度可推也。並夫日月五星之視差。及地半徑差。清氣差等。無不可推也。紀限儀之用。其測法先定所測之二星為何星。乃順其正斜之勢。以儀面對之。而扶之以滑車。一人從衡端之耳表。窺中心柱表。及第一星。務令目與表與星相參直。又一人從游耳表向中心柱表。窺第二星。法亦如之。次視兩耳表間弧上之距離分。即兩星之距離分也。若兩星相距太近。難容兩人並測。則另加定耳表。於中線或左或右之十度。一人從所定表向同邊之柱表。窺第一星。又一人從游表向中心表。窺第二星。其定表至游表之指線度分若干。即兩星相距度分若干也。赤道儀之用。可以知時刻。亦可以測經緯度分。若測時刻。則赤道經緯圈上用時刻游表。即通光耳而對之於南北軸表。蓋經緯圈內游表所指。即本時刻分秒也。若經度用兩通光耳。即兩徑表在赤道經緯圈上一定一游。

一人從定耳窺南北軸表。與第一星相參測之。一人以游耳轉運。而窺本軸表。與第二星相參直。如兩耳間於經緯圈外之度分。即兩星之經度差也。用加減法。即得某星之經度矣。緯度亦以通光耳於緯圈上。轉移而窺就焉。若測向北之緯度。即設耳於赤道之南。測向南之緯度。即設耳於赤道之北。務欲其準。與夫在本軸中心小表。令目與表與所測之星相參直。次視本耳下緯圈之度分。在赤道之或南或北若干度分。即本星之距赤道南北之度也。若本星在赤道附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角表定於緯圈之第十度上。在赤道或南或北。次以通光游表對之。蓋游表距相對之十度若干度分。則減其半。即為某星之緯度分也。黃道儀之用。欲求某星之黃道經緯度。須一人於黃道圈上。查先所得某星之黃道經緯度分。其上加游表而過南北軸中柱表對星定儀。又一人用游表於緯圈上。過柱表對所測之星。游移取直。則緯圈上游表之指線。定某星之緯度。又定儀查黃道圈兩表相距之度分。即某星之經度差。若本星在黃道附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角表。而測其緯度。其法與測赤道緯法同。十七年八月。預推七政交食表。表為湯若望所推。懷仁續成之者。凡三十二卷。名曰康熙永年表。二十一年八月。懷仁奉命至盛京。測北極高度。較京師高二度。別為推算日月交食表。名九十度表。懷仁言曆之為學也。其理其法。必有先後之序。漸以及焉。故由易可以及難。由淺可以入深。未有略形器而可驟講夫精微之理者也。如幾何原本諸書。為歷學高理之所從出。然其初要自一點一線一平面之解。及其至也。窮高極遠。而天地莫能外焉。又製垂球儀。編為球以線繫之。數其往來之數。準定時刻。可以測日月之徑。候星辰之行。所著又有坤輿圖說二卷。西方要記一卷。不得已辨一卷。別本坤輿外紀一卷。欽定大清會典。論曰。懷仁調推步之學。未有略形器而可驟講精微者。斯言固不為無見也。西人熟于幾何。故所製儀象。極為精善。蓋儀象精審。則測量真確。測量真確。則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驗于天。實儀象有以先之也。不此之求。而徒倚乎編律卦氣之說。宜為彼之所竊笑哉。

紀利安

紀利安一作紀理安。欽天監官。康熙五十四年奉命製地平經緯儀。合地平象限二儀而為一。其製平置地平圈外。徑五尺。闊七寸七分。周圍刻四象限度。下設四柱。以圓座承之。地平圈之中心。倒安螺柱。上出立軸。東西安立柱。高一丈一尺。上結曲梁。正中開孔。以容立軸之上端。中間安象限儀。儀圈心在下半徑六尺。弧闊二寸七分。背面結于立軸以運之。圓心安遊表。長八尺。本設橫柱。以備仰窺。凡測諸曜。將象限儀推轉。又將游表仰昂。令與諸曜參直。則橫半徑所指。即地平經度。遊表所指。即地平緯度。是一測而經緯悉得矣。欽定大清會典。四庫全書。地理志。儀象考索。

穆尼閣

穆尼閣。順治中寄寓江寧。喜與人談算術。而不招人入會。在彼教中。號為篤實君子。青州薛鳳祚嘗從之。

游所譯新西法曰天步真原以西漢哀帝永壽四年庚申為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為歲實以兩心差測春秋分有加減黃赤大距有行分用月距日行以求太陰經度其五星行度俱用通弦立算其算恆星因望宿一星離黃經四度者為主各星皆距此日行其論日月食言交常度有南北之不同正中交有東西之兩限與新法算書互有同異其所傳比例數表以加減代乘除折半代開方則前此西人所未言者天步真原

論曰穆尼閣新西法與湯羅諸人所說互異當時既未行用而詳鳳昨所譯又言之不詳以故知其術者絕少安得好事重為翻譯俾談西學者知小輪橢圓之外復有此一術也

西人傳 卷四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西洋四傳

素端

素端履測歲實謂第谷所減太過酌定歲實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四十一微三八八纖二忽二六芒五十六麻謂月在最高最卑雖初均數而日在最卑後則太陰平行常速最高正交平行常速日在最高後太陰平行常速最高正交平行常速日在中距太陰平行常速十一分五十秒最高平行差十九分五十六秒正交平行差九分三十秒皆以太陽中距之均數與太陽速度之均數為比例為一平均又謂太陽離在最高卑而在月天高卑前後則平行常速在月天中距前後則平行常速太陽在最高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三分三十四秒太陽在最卑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為三分五十六秒以太陽距地之立方較為比例為二平均又謂太陽在兩交則平行又稍速在大距後則平行又稍速其最大差為四十七秒為三平均考成後編採用其法御定考成後編

西人傳 西洋四

五九七

其不善也然今雖知其當漸長猶不能立加減之法以施之步算者蓋消長之數僅在微秒非積之久不能盡知其差率也

曉西尼刻白爾

曉西尼改黃赤大距為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定歲氣差最大為三十二分十九秒歲氣之厚為地半徑千萬分之六千九百五十五至高八十九度尚有一秒測地半徑差最高為九秒五十微最卑為十秒十微自刻白爾以平行為橢圓面積求實行用意甚精而推算無術西尼又立借角求角之法極補湊之妙謂太陰南弦行度止有初均三均而三均又不盡關乎二弦之故二均之最大者不在兩弦而在朔弦弦望之間其初均之最大者七度三十九分三十四秒日在最高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為三十三分十四秒日在最卑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為三十七分十一秒亦以日距地之立方較為比例為二均數三均之差生於月距日與月高距日高之總度最大差為二分二十五秒以半徑與總度之正弦為比例為三均若月天最高與日天最高有距度日且有距度朔望後又有遲早之差故三均之外又有加減如兩高相距九十度時其差三分皆以半徑與月距日之正弦為比例為末均數謂日在兩交時交角最大為五度十七分二十秒距交九十度時交角最小為四度五十九分三十五秒朔望前後交角又有加減因日距交與月距日之漸遠以漸而大加至二分四十三秒交均之最大者為一度九分四十二秒然黃白大距既時時不同非推月離不得其準故今交食先推平朔望以求其入交之月次推本日次日兩子正之日離月離以求其實朔望之時又推本時次時兩日離月離以比例其時刻較前法精密加詳則太陰之行度不爽毫髮矣御定考成後編法多取之御定考成後編

論曰天不必有小輪也以小輪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合則小輪之法善矣天亦不必為橢圓也以橢圓面積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更合則橢圓之法善矣此與郭若思以稜積招法求盈縮疾遲差數同為巧算而今法為尤密耳若以為在天之實象則為其所愚矣

戴進賢徐德

戴進賢欽天監監正雍正時奉命修日曆月離二表乾隆二年詔與監副徐德增補表解圖說語見順宗傳御定考成後編

杜德美

杜德美著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捷法其法先以一二五七九等數各自乘為屢次乘數如自乘仍得一為第一乘數三自乘得九為第二乘數以至二十三自乘得五百二十九為第十二乘數又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數按次兩位相乘又以四乘之為屢次除數如二三相乘得六以四乘之得二十四為第一除數四五相乘得二十以四乘之得八十為第二除數以二十四與二十五相乘得六百以四乘之

西人傳 西洋四

五九九

陽動而地球靜。今設地球動太陽靜。于推算既密合。而於理亦屬無礙。試舉一二端以驗其理。其一曰。人在地而視諸星之行。皆環繞地球而地似常靜不動。究不可以為地靜而諸星動之據也。譬如舟行浮海。舟中之人見舟中諸物遠近彼此恆等。則不覺舟行而視海岸山島及舟以外諸物。時近時遠。時左時右。則反疑其運動矣。今地球及地周圍之氣。一無阻礙。運動均勻。人在地面上。視周圍諸物之遠近恆等。則不能覺地之運行。而視地球外之諸星。見其時上時下。時左時右。則謂諸星繞地球而旋。其二曰。雖設地動而太陽靜。自地視之。必似太陽動而地靜。然以斯二者推太陽出入地平之度。其數必相等。如太陽西行繞地。太陽在卯。則見太陽出地平。太陽自卯向午。則漸升。自午向西。則漸降。太陽至酉。見太陽入地平。太陽行地平之下。自酉過子。復至卯。又出地平。此太陽動而地靜之說也。今設太陽常靜不動。而地球左行。自東往西。旋轉於本心。則視太陽似升降出入于地平。與前無異。其三曰。太陽本為光體。月水金火木土六曜。皆為暗體。借太陽之光以為光。與地球相似。設有在太陽及他曜面上。則其視地球。亦如地面上的視太陽。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此理凡通天文者皆知之。今六曜既皆似地球。豈有六曜及太陽循環地球。而獨地球安靜之理乎。不如設太陽于宇宙中心。而地球及其餘游曜。皆繞太陽。以借太陽之光。斯論不亦便捷乎。又言水金地火木土六曜之本輪。旋繞乎太陽。太陽之本輪。旋繞乎地球。而土木二星。又各有小屋之本輪。繞之。然太陽地球土木。非各為本輪之中心。而微在其一偏。其相距之數。名為兩心差。歐白尼將此諸輪作不同心之圈。而刻白。察游曜之固。然證此諸輪皆為橢圓。橢圓有大小二徑。並有三心。即中心及兩偏心。若知大小兩徑之比例。或兩心之差。則可畫橢圓之式。又言水金地太陽火木土。並木土周圍九小星。皆有兩運動。一循其本輪。一旋繞于本心。太陽雖無本輪。亦如他游曜。旋轉于本心。既設地球之兩運動。若地球于本心。每日東行一周。則諸曜在地周圍。似每日西行一周。地西行一年一周。則太陽似東行一年一周。其論恆星在天。終古常靜不動。自地視之。似有兩種運動。皆因地球旋轉之故。每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恆星似西行一周。蓋此時地球於南北兩極之軸。東行一周。故也。每七十二年。恆星與黃道南北兩極。似東行約一度。蓋此時地球兩極之軸。漸轉微偏。約一度也。七政體之大小。及距地之遠近。天文家皆能測知其實數。惟恆星不然。因其距地最遠。雖細加測量。僅知其大小遠近不等而已。又恆星本各有光。其中多有較太陽更大者。恆星距地最遠。故地球並地球本輪之徑。自恆星天視之。僅如微點。地球本輪之時。其南北二極。恆向于天之南北二極。在地離相距有遠近。以應恆星天之兩極。常若無二。其論諸曜徑各不同。言天文家測量七政遠近大小不等。取規于地球半徑。若測量土木旁九小星。取規于本星之徑。既知地徑之里數。由此可推知他曜遠近大小之里數。地徑二萬八千六百五十里。徑較于地徑。日一百倍。水三分之一。金等月四分之一。火五分之一。木十倍。土十倍弱。取規于地半徑。水距日最遠一萬零二百七十四。最近六千七百五十四。金

距日最遠一萬六千零六十。最近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地。日最遠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月。距地最遠六十二。最近五十四。火。距日最遠十一萬九千九百。最近十萬八千九百。土。距日最遠二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最近十九萬七千八百零四。轉于本心。日二十五日四十八刻。金九十三刻五分。地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月二十七刻。火一日三刻十分。木三十九刻十一分。循行一周。水八十七日九十三刻七分。金二百二十四日六十七刻三分。地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刻。月二十七刻三十三分。火六百八十六日九十四刻零三十分。木四千三百三十二日四十八刻。土一萬零七百五十九日三十二刻。自地視。日三十二分五秒。水七秒十五微。金一分十七秒三十微。月二十八分四十六秒。火八秒六微。木三十七秒十五微。土十六秒。自日視。日二十一秒。金三十秒。地二十五秒。火十二秒。木三十七秒。土十六秒。橢圓之比例。水長徑七千七百四十二。短徑七千五百七十。兩心差八百一十。金長徑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短徑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一。兩心差五十二。地長徑二萬。短徑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兩心差一百六十八。火長徑三萬零四百七十四。短徑三萬零三百四十二。兩心差一千四百一十五。木長徑十萬零四千零二十。短徑十萬零三千八百九十。兩心差二萬五千零五十一。土長徑十九萬零七百五十八。短徑十九萬零四百四十八。兩心差五萬四千二百九十八。其論春夏秋冬。言歐白尼論春夏秋冬四季之輪流。亦由地運動。而所生地曜所循之本輪。相離于渾天之黃道。地兩極之軸。斜行于黃道之軸。而地赤道斜行于本輪。各二十三度半。是為赤赤距。地循本輪。其輪極。而其極極向天之兩極。故地球之與太陽應者。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此處見太陽于天頂。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夏至。圍繞地左行。北方之晝長。南方之晝短。夏至後第八日。為太陽最高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遠。故也。地循本輪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太陽正當地之赤道。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赤道。圍繞地左行。而晝夜適平。秋分後。地球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向南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冬至。圍繞地左行。冬至後第八日。是為太陽最卑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近。故也。地循本輪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則見太陽于赤道。圍繞地左行。本輪一周。人從地面視之。則見太陽于黃道上。循行一周。而為一歲也。太陽之視徑大小。太陽之視行盈縮。隨時不等。皆自地南運動而生。其論太陽之光。雖大。其面上每有黑點。或一或二。或三四不定。其點初小。漸長。然後漸消。以至盡。黑點或多或少。且大。則能減太陽之光。此點特在太陽之面。究不審其何物。然視其自此往彼。每以二十五日半。復歸于原所。則知太陽二十五日半。旋轉于本心一周。太陽每一日似西行繞地一周。每一歲似東行一周。然此兩動。非太陽之實動。乃由地球旋轉于本輪而生。其論太陽。言太陽及五星之體。皆無光。借太陽之光以為光。若以望遠鏡望太陽之面。則見其黑點之處。似山林湖海。及地面上所有之物。太陽之光。照太陽之面。其點皆生黑影。于太陽正對處。測其所生之影。則知太陽

今小歲差之古今不同，皆其明證。非古人之心思才力不逮今人，亦非古法之疏，不若今法之密。蓋迫於積漸生差，術以是見疏耳。漢洛下閎開太初術八百歲當差一日，亦本取革之義。自西人術巧算，屢經宵開修改，精務求精，又值中法運替之時，遂使乘間居奇。世人好異喜新，同聲附和，不知九重本諸天間，借根訪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襲我中土之成說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如諸輪變為橢圓，不同心天變為地球，動是已。元且思張平子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為能知地震，非也。元竊以為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然則蔣友仁之謂地動，或本於此，或為暗合，未可知也。西法之最善者，無過八線，然舍表無以布算。苟如羅氏以密率招差，是其法亦無異乎元朝授時曆草。更安知八線表不亦由於此乎。世之學者，卑無高論，且因八線對數，以加減代乘除，就趨簡便，日習其術，罔識其故。致古人精詣盡晦矣。夫為數之道，首在虞書辨氣朔之益虛，課日月五星之遲疾，因時制宜。即孟子所謂苟求其故，此亦實事求是最大最難者也。枚乘七發曰：「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漢人亦必有所本。前傳未列孟子，應否補列，躊躇思酌之。方今聖世六藝昌明，佚書大顯，後有嗜人思欲復古，將見大衍為考古之根，天元為開來之具，綴術為五星之用，招差為八線之資，合大衍約分天元寄母綴術求等招差疊積，又為後學之權衡。斯又宋元來復見之各書，所亟宜甄錄而表章也。元少壯本昧於天算，惟聞李氏尚之，焦氏里堂言天算，尚之往來杭署，搜列各書與元商撰，成時人傳。今老病告歸田里，更為昏耄，又喜得羅氏著香論古天算，有如此羅氏補續時人，各為列傳，用補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附見五人，續補二十八人，附見七人，大凡四十四人。離為六卷，次於前傳四十六卷之後，統前傳共成五十二卷，容有挂漏，俟再續焉。又宋元間算法所指太極天元四元大衍等名，皆用假判，其借虛課實，以為先後彼此地位之分別耳。非如道學家言，確有太極天地之道，實乎其中。至術數占候，及太乙壬遁符識之流，則尤明曆明算者所不屑言也。前傳凡例已詳析之，茲更不及之。道光二十年夏四月，予告體仁閣大學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在家居傳揚州阮元序，時年七十有七。

時人傳卷第四十七

宋補遺一

伊輝

甘泉羅士琳續補

楊輝字謙光，錢塘人，著算法六卷。其目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上，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下，曰算法通變本末，曰乘除通變算寶，曰法算取用本末，曰續古摘奇算法。其田畝比類乘除捷法，自序曰：為田畝算法者，蓋萬物之體，變段終歸於田。等諸題，用術變折，皆歸於乘除。中山劉先坐作職古根源序曰：入則諸問，出則直田，蓋此義也。撰成直田演段百問，信知田體變化無窮，引用帶從開方正負損益之法。前古之所未聞也。作術逾遠，罔究本原，非探蹟索隱而莫能知之。輝擇可作關鍵題問者，重為詳悉著述，推廣劉君垂訓之意。五曹算法題術有未切當者，增為刪改，以便後學君子。目之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庶少裨汲引之梯徑云爾。時德祐改元歲在乙亥也。算法

論曰：輝所著書載於文淵閣書目及算法統宗。云元豐紹興淳熙以來，刊刻十八種。又云嘉定成淳德祐等年四種。其時算書甚多，今皆不傳。阮相國訪之三十年，通人學士俱未之見。嘉慶庚午，相國以少詹事

段求源曰混積開元曰端匹互隱曰端乘通求曰商功修築曰和分索隱中卷十門曰如重混和曰方圖交錯曰三率究圖曰明積演段曰句股測望曰或問歌家曰莖草形段曰箭積交參曰權換截田曰如像招數下卷八門曰果燥燥燥曰鎖登吞容曰方程正負曰雜類類會曰兩儀合輯曰左右達元曰三才變通曰四象朝元計自直段求源以迄雜類類會凡二十門悉以天元為術惟或問歌家第九第十兩門兼立地元又第十二門兼立三元要皆不出九章範圍如商功修築句股測望方程正負三門雖仍九章術名而精深秘奧則又過之其端匹互隱端乘通求二門高粟米如意混和一門高借衰莖草形段果燥燥燥如像招數三門高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積開元明積演段權換截田鎖登吞容五門高方田少廣諸法又和分索隱一門約分命分也方圖交錯三率究圖箭積交參三門定率而兼交互也至於或問除開方帶分六例為開而每門必備此六例凡法之簡易者略之其難雜者詳之更有一門而專明一義者如和分索隱之分開方三率究圖明積演段之反復互求是已木後四門首地元者兩儀合輯左右達元二門首人元物元者三才變通四象朝元各一門惟通體俱有開方實方應購諸數不詳乘除升降正負相消之法屬於假令四問各其細草擬其大綱刻今式云式三元式物元式則得後得左得右得以及內二行外二行諸式并和會配合互隱通分剔消易位以見例先是世傑於大德己亥時訓導初學欲其演乘除加減編算學啓蒙三卷自乘除加減求一穿箱反覆還源以至天元如積總二十門凡二百五十九問卷首總括一卷首釋九數如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二二如四之類次載歸除歌括如一歸如一進見一進成十二一添作五之類謂古法多用商除為初學者難入則後人以此法代之再次則斤下留法明縱橫大小數諸率暨解斗斤秤端匹田畝各起率古圖率微率密率明異名正負乘除開方等法一一詳列上卷八門曰縱橫因法曰身外加法曰留頭乘法曰身外減法曰九歸除法曰異乘同除曰庫務解稅曰折變互差中卷七門曰田畝形段曰倉圍積粟曰雙據互換曰求差分相曰差分均配曰商功修築曰賤反率下卷五門曰之分齊同曰堆積還源曰盈不足術曰方程正負曰開方釋鎖大率由淺入深初不外乎九章然視九章則加精較玉鑑則便於初學二書互有新義如謂平除長為小長長除平為小平小積較為一步又因周而三即球周又倍斜為廣二方一斜和為長長廣相乘為方五斜七八角田稻若倍弦為廣句股弦和為長長廣相乘即句三股四角田稻之類又有求三角四角風峯形及四角落一三角撤尾更落一形諸法尤為獨得其論之分曰但有除分者除不盡之數不可棄之乘之則不合其源可以為之分言之分者乃乘除往來之數還源則不失其本也故九章說諸分於篇首者為何謂之分者乃開算之戶牖也緣其義闊遠其術奧妙是以學者造之鮮矣故張邱建有云不思乘除之為難而思通分之為難是也且合減減分之術乃其母而齊其子母法子實而一平分者母互乘子

副併為平實母相乘為法以列數乘未併者各為列實以列數乘法減多益少而平經分者為實人為法而一重有分者同而通之乘分者子相乘為實母相乘為法而一約分者治數之繁也設有四分之二減而言之即二分之一也可約則約可半則半比類前問欲買馬五十六匹已買二十一匹問幾分中買訖幾分答曰八分中買三分也其於開方釋鎖門有直積有長平和題下論天元一術曰案此以古法演之和平步乘得八千四百六十四乃是四段直積一段較幕也列積四之得八千二百八減之餘有較幕二百五十六為實以一為應平方開之得較一十六步加和半之得長長內減較即平也今以天元演之明源括法省功數倍假立一算於太極之下如重求之得方應隔從正負之段乃演其虛積相消和長而脫其真積也余故於逐問備立細草圖其縱橫明其正負使學者察然易曉也四元玉鑑算學 卷末水遠參

論曰漢卿在宋元開與秦道古李仁卿可稱鼎足而三道古正負開方仁卿天元如積皆足上下千古漢卿又兼包乘有充類盡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兩家之上其莖草形段如像招數果燥燥燥各問為自來算書所未及郭太史援時草平立定三差所謂燥積招差者殆通乎此祖氏序謂二書相為表裏不其越歟蓋當時說言天元之學推其源實出於衰分縱同為假借之算而衰分所借者為今有之見數天元所借者為所求之間數見數實而問數虛故衰分較易若天元者既為問數祇可互為隱伏不容交相離斷故必立之於太極見數下使其有所區別以求同數之兩式尤必使兩式之正負各異庶於歸參伍中消成一段俾隱伏之間數立見所謂如積求之者凡數之相乘或自乘皆謂之積凡題必有兩見數或如題用定率待積或如題用加減乘除得積以兩見數各演一式其正負自必不同譬之題有三四兩數以八乘三同於以六乘四均得二十四是已故同一弦幕也而有以和幕內減倍直積為式有以較幕內加倍直積為式兩式雖同兩式之為和較為正負則互異其法又有類於盈不足術假令令之兩式惟假令令之兩式消後一行僅得實法兩層天元兩式消後一行不盡為實法兩層其階級重重率由屢乘所得故又假借為實方應隔諸數而以開諸乘方法御之地元則於天元所假借之一算外復別假一算此一算既不可使之與太極天元相混故旁立於太極之左其兩式相消後尚有綴附者交歸於其側不成一行不可為開方之段必更尋一同數之式以相消使三式化為兩式兩式終歸一行譬之三四相乘倍之亦得二十四句股二幕相併亦為弦幕是已此兩式因一由題中今有數所成故曰今式一由云數所成故曰云式用以作配耳至於三元四元不過多一元則多一假借之算亦多一元則多一同數之式凡二元二元三元三元四元四式悉如方程之二色三色四色互通齊同相當直除其或上下左右不能升降進退者則又別而自乘務使或升或進齊同相當所謂別而自乘者譬之三四相乘為一十二若三自乘為九四自乘為一十六以九與一十六相乘初不異夫一十二自乘之為一百四十四此中之變化莫測自然然而可謂別具神奇曲盡妙理是誠算學中最上乘也惜唐荆川梅文穆諸公未經深究錯會厥

旨。以術士祕其機械之致。二書并佚。阮相國在浙時。獲大德本四元玉鑑。而以前未見。啓蒙為憾。近士琳又訪獲朝鮮重刊本算學啓蒙。因仿論語皇侃疏七經孟子考文傳自日本例。校刊行世。并玉鑑一書。亦為補撰細草刊布。將見漢卿之書。不難人人通曉。士琳亦不憚以平易之語。反覆詳明。引申取譬。導其先路。實欲斯文未墜。絕學復昌。是所望也。

趙城

趙城字元鎮。維揚人。爵位無效。當元大德時。曾從朱世傑學算。并先後為代刊算學啓蒙四元玉鑑二書。其序刻算學啓蒙曰。符觀水一也。散則千流萬派。木一也。散則千條萬枝。數一也。散則千變萬化。老子曰。數者一也。道之所生。生於一。數之所成。成於九。昔者黃帝氏定三數為十等。九章之名。立焉。周公制禮作。為九數。九數之流。九章是已。夫算乃六藝之一。周之實。賢能教國子。此九數也。歷代沿襲。設科取士。魏唐開算學。尤專。如劉徽之注。九章。精撰重差。淳風之解。十經。發明補間。博綜精微。一時獨步。自是厥後。科目既廢。算學罕傳。信如是也。則計租庸調。何術可憑。步數時殘。若為銷路。米穀正耗。何由剖析。是猶拾遺句。而欲測海。去寸木而欲量天。多見其不知量也。燕山松庭朱君篤學。九章。旁通諸術。於算學絕響之餘。出意編撰。算書三卷。分十二門。立二百五十九問。細草備詳。演圖折證。謂為算學啓蒙。其於會計租庸。田賦。經界。包羅隱互。正負。方程。開方之類。已足以貫通古今。發明後學。卷末一門。立天元一算。包羅算數。靡有子遺。明天地之變通。演陰陽之消長。能窮未明之明。克盡不解之解。索數隱微。莫過乎此。是書一出。允為算法之標準。四方之學者。歸焉。將見拔茅連茹。以備清明之選云。序成於大德三年己亥七月既望。王元

論曰。吾鄉之通算學者。陳泗源先生以前。則罕得其人。元鎮之學。雖無由得窺深淺。然觀祖氏所稱為博雅之士。成始成終。好事之德。奚可限量一語。是其人已可概見。又漢卿嘗游廣陵。學者雲集。元鎮亦自稱學算。斯亦吾鄉古事所當推入郡乘者焉。

時人傳卷第四十八

國朝補遺四

明安圖子明新

甘泉羅士琳續補

明安圖字靜庵。蒙古正白旗生員。官欽天監監正。受數學於聖祖仁皇帝。故其所學精奧。異人。曾預修御定考成後編。御定儀象考成。因西士杜德美。用連比例演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知其深藏。而不可不求其解。稽思三十餘年。著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於杜氏三法外。補創弧背求通弦求矢法。仍杜氏原法。但通加一四除耳。又弦矢求弧背。並通弦矢求弧背六法。合杜氏法。共成九術。其弦求弧背者。以弦為連比例二率。半徑為一率。求得三四六八十諸率。以三三五七九之五數各自乘。為屢次乘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換。兩兩相乘。為屢次除數。即用二率為第一得數。復置四率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為第二得數。又置六率以第一第二乘數乘之。第一第二除數除之。為第三得數。又置八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數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數除之。為第四得數。如是累求。至所得數祇一位而止。乃併之。即所求之弧背也。矢求弧背者。倍正矢為連比例三率。亦以半徑為一率。求得五七九十一諸率。以一二三四五之五數各自乘。為屢次除數。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換。兩兩相乘。為屢次除數。即用三率為

第一得數復置五率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為第二得數又置七率以第一第二乘數乘之第一第二除數除之為第三得數又置九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數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數除之為第四得數如是累求至所得數紙一位而止乃併之與半徑相乘為實開平方即所求之弧背也如通弦求弧背亦各加一四除矢求弧背則三率又多加一四因更別增倒餘矢求弦矢餘弦矢求本弧借弧與正餘弦互求四術二日用法以角度求八線及直線弧線三角形邊角相求其設七題謂今之法所以密於古者以其能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非八線表不能相求惟用此法以之立表則甚易以之推三角形則不用表而得數與用表者同三四兩卷曰法解皆開明弦矢與弧背相求之根其法先以一分弧通弦求二分全弧通弦之數次以一分二分弧通弦求三分四分全弧通弦之數以一分三分弧通弦求五分全弧通弦之數又二分五分相乘得十分十分自乘得百分十分百分相乘得千分十分千分相乘得萬分遂以半徑為一率一分弧通弦為二率各如相乘之率數求得十百千萬諸分弧率數比例得弧背求通弦應減四率二十四分之一加六率八十分之一減八率一百六十八分之一加十率二百八十八分之一減十二率四百四十分之一加十四率六百二十四分之一減十六率八百四十分之一各四歸之則二十四得六為二三相乘數八十得二十為四五相乘數一百六十八得四十二為六七相乘數二百八十八得七十二為八九相乘數四百四十得一百一十為十與十一相乘數六百二十四得一百五十六為十二與十三相乘數八百四十得二百一十為十四與十五相乘數故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數兩兩相乘為屢次除數又以通弦求得二率一分多四率一分六率九分八率二分二十五分十率一萬一千二十五分十二率八十九萬三千二百五十分十四率一億八百五萬六千二百五十分得後率分數為實各遞降二等使二率降為四率四率降為六率得前率分數為法以法除實得四率一分為一自乘數六率九分為三自乘數八率二十五分為五自乘數十率四十九分為七自乘數十二率八十一分為九自乘數十四率一百二十一分為十一自乘數十六率一百六十九分為十三自乘數故以一一三五七九等數各自乘為屢次乘數次如求通弦法求得十百千萬諸分弧正矢率數比例得弧背求正矢應減五率十二分之一加七率三十分之一減九率五十六分之一加十一率九十分之一減十三率一百三十二分之一加十五率一百八十二分之一減十七率二百四十分之一而十二為三四相乘數三十為五六相乘數五十六為七八相乘數九十為九與十相乘數一百三十二為十一與十二相乘數一百八十二為十三與十四相乘數二百四十為十五與十六相乘數故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數兩兩相乘為屢次除數又以正矢求得五率一分多七率四分九率三十六分十一率五百七十六分十三率一萬四千四百分十五率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分十七率二千五百四十萬一千六百分為後率分數各遞降二等為前率分數如前通弦法除得五率一分為一自乘數七率四分為二自乘數九率九分為三自乘數

十一率十六分為四自乘數十三率二十五分為五自乘數十五率三十六分為六自乘數十七率四十九分為七自乘數故以一二三四五等數各自乘為屢次乘數書未成而卒子新創開明法明新字景錄安國之子習父業充食俸生時安國病且革以所著捷法授之新選父命與門下士共讀成之論曰杜泰西三法見於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而其所以立法之原乃無一語道及且祇立乘除之數但云截去末八位藏匿根數秘而不宣致汪孝嬰廣文兼誤証其數為偶合今觀靜庵之法與解始知杜氏法原蓋用連比例術以半徑為一率設弧共分為二率二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三率以二率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由是推之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五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六率三率五率相乘一率除之得七率循序而進雖至億萬率皆如是也文穆之謂以設弧共分為自乘為屢乘數即二率之自乘也其截去末八位者即一率半徑之省除法因半徑為一千萬一歸不須歸故截位以代除設半徑為一萬則所截去者為末五位而非八位或半徑不盡為一之整數則又非除不可此布算者所宜辨明也西法之妙莫捷於對數以其用加減代乘除而對數之用莫便於八線以八線之積數過多運算匪易用對數則一加一減即得弧度不復更用乘除考對數之由來亦起於連比例又安知當日立八線表時不階用此法推算邪然則彼之所謂六宗三要累求句股者殆飾詞耳特張大其說故作繁難以炫異欺愚在好事者不覺墮其術中靜庵之作是解也其始本欲發其自得之義相與抗衡可謂能自樹立其子又克繼父志不墜家聲方之古人洵堪與北齊祖沖之父子媲美昔祖氏以綴術求割圓密率至今推為最允今靜庵以連比例求密率捷法綴術雖不傳而連比例之屢乘屢除釋其名義似有近乎綴術之遺即謂之為明氏新法也可

陳際新

陳際新字舜五宛平生員祖籍福建官宦臺郎為監正明安國高弟安國歿後以割圓密率捷法未竟之稿命續際新尋緒推究實以平日所聞面授之言越數年至乾隆甲午始克成書其序略曰凡解有因法而得者有不因法而得者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如是止也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不因法而得何以有是解乎蓋其初非為法解也亦欲自立一法與前法並行及深思而得之乃與作者暗合遂以為是法之解故法如是而解之曲暢旁通不止於如是也先生初聞杜泰西圖徑求周弧背求弦矢之法欲自立一法以觀其同異因思古法有二分弧法西法又有三分弧法則遞分之亦必有法也是思之遂得五分弧及七分弧次列三分弧五分弧七分弧三數觀之見其數可依次加減而得遂加減至九十九分然其分數皆奇數也又思之遂得二分弧依前法遞推至四分弧六分弧加減至百分弧則偶數亦備矣然猶分而不能合也又思之奇偶可合矣然遂層求之數多則繁若累至千萬分猶未見也又思之其數可超位而得則以二分弧五分弧求得十分弧以十分弧求得百分弧以十分弧百分弧求得千分弧

以十分為千分，求得其百分，既得百分，復得千分，既得千分，然後比例相較，而孤矢相求之，其半捷法，於是乎成，及其成也，與杜泰西之法無異，遂以是為解焉，豈非不因法而得者乎？今觀其解，初若與本法絕不相侔，及循序而進，而其法之必由乎此，又有確然無可疑者，至於設一術取一數，反覆求之，諸法皆立，而其用未盡，誠所謂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際新親承指授，且不敢違遺命，今輯其解，並述其意云。

張版

張版字良亭，寶應人，以諸生由博士陞及官正，終戶部主事，與陳際新齊名，同受業於暨正明安園，與際新同精測圖密率捷法，相與討論，推步校錄，際新極為稱道，推許其捷法。
論曰：自元大德時，朱松庭游廣陵，學者雲集，其時有趙元鎮者，代其書國朝，又有陳泗源先生，蒙聖祖仁皇帝指示算學，若良亭者，則又從明暨正，而暨正亦得算法于聖祖仁皇帝者也。至今良亭後裔，世業嗜人，引而勿替，外此如焦君里堂、楊君竹庭、大壯皆精九數，近來朱氏二書既復昌於廣陵，而捷法亦為岑君紹周、功校、岑維天長人，若援高公之例，亦得附郡人之列，然則曆算之學，吾鄉可謂盛矣。

孔廣森

孔廣森字乘仲，號搗約，又號栗軒，曲阜人，故衍聖公傳孫之孫也，生而穎異，年十七舉於鄉，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官檢討，丁內艱，陳情歸養，築儀節堂，讀書其間，苦心經學，學云：施道家雜以父所著書為族人所誦，將西戍塞外，扶病走江，淮汭洛間，稱貸四方，納賂發，父因之獲有，未幾，居大母與父憂，竟以毀卒，年三十有五，少曾師事休寧戴震，因得盡傳其學，及官翰林，與窺中秘，得見王孝通緝古算法，秦九韶數學九章，李治益古演段測圖海鏡諸書，由是精研九數，學益大進，因梅宜城少廣拾遺，但有平方立方廣隅圖，至三乘方以上，則云不能為圖，反覆搜索，獨行新章，取算積變為方根，使諸乘皆可作平方觀，假圖明數，構諸乘方廉隅圖，俾學者知方廉隅之所由生，又因舊法割圓孤矢，用徑一周三古率，立天元一以三乘方求矢，蓋古率本扁，故背弦之差，雖非異差，借而取矢，適得其失，若依密周八分之一，設半弧背七八五三九有奇，所得之矢轉大矣，於是別立新法，分為四例，其一曰孤幕，自之以徑一有半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孤幕在圓幕五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二曰三因孤幕，自之以徑之二十七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孤幕在圓幕五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三曰五因孤幕，自之以徑之八十一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孤幕在圓幕三十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四曰七因孤幕，自之以徑之八十一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為孤幕不及圓幕三十分之一者，通此例，又因秦氏方斜求圓術，及算經商功章求方亭術，引申推廣，廣秦氏得四術，補解方得二十五問，著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內篇以平立三乘方諸開法，分上中下三卷，外篇卷上曰割圓孤矢，曰新設三角法，曰方田雜法，曰推秦氏方斜求

圓算章，曰堆垛，卷中句股和較難題，曰句股幕難題，曰句股邊幕相求難題，曰句股容方難題，曰句股中長難題，曰句股不同式難題，卷下曰解方補間，未附訂正算法，統宗求難題法一則，要皆發前人所未發，其餘所著書尚多，詳見孔氏所著書目。
論曰：栗軒生自聖裔，兼有師承，宜乎學貫天人矣，所學歲禮春秋，兼精通六書九數，駢體尤似六朝，其所創割圓四例，在明氏捷法未顯之先，亦不為無補，其年甫逾三十，而所學無所不通，一藝之分，他人白首不能到，有聞一知十之語矣。

博啓

博啓字繪亭，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欽天監監副，嘗因句股和較之術，前人論之詳且賅矣，獨句股形中所容之方邊，四垂線三事，向缺而未備，爰以三事分配和較法六十，惜其書未刊，遂沒無聞，今所傳者，唯有方邊及垂線求句股弦一題，法用平行線剖容方幕為四小句股形，借垂線為小句股和借方邊為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與垂線比，若方邊與句比，以小句與垂線比，若方邊與股比，以小股與股比，若方邊與弦比，道尤初，方履享官暨正時，每拈此題課士，如股三事，拾論曰：曩者聞方博啓正學，繪亭監副有是法失傳，因仿監副遺法，用平行線剖半圓徑幕，為四小句股形，以半徑為垂線，餘借為小句股和，借半圓徑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垂線，若半圓徑比句，以小句比垂線，若半圓徑比股，以小股比股，若半圓徑比弦，又以半圓徑減方邊得較，用平行線剖較幕為四小句股形，借半圓徑為小句股和，借較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半圓徑，若方邊比句，以小句比半圓徑，若方邊比股，以小股比股，若較比弦，用補監副之佚，復立天元一術，為演得三事和較六十題，兼增立天地兩元為廣例二十五術，撰句股各三事拾遺四卷，更試變通其法，御以八線，取方邊用方斜率，求得容方中之斜線，以垂線為一率，半徑為二率，斜線為三率，求得四率為正割，檢八線表得度用與四十五度相加減，得垂線所分之大小兩弧，副以半徑為一率，垂線為二率，小弧正割為三率，求得四率為句，如以大弧正割為三率，求得四率為股，又如以大小兩弧之兩正切為三率，求得四率為大，小兩弧之兩弦分相并，得弦，餘二題仿此，其得數雖同，而尾數究有奇零，以八線表所列之數至單位止，單位以下棄其餘分，故不能如句股與天元所得之數密合，或有安延天元術不能取三角和較者，此徒泥西法不知天元之妙者也，抑知天元類於宋元之間，其時安能遽知西法之有三角形而預為立法乎，要在學者善為會通耳，試設平三角形，有一角而角在兩邊之中，有大邊與對邊和，有小邊與對邊和，求三邊及垂線，此西人常法所不能御者，若立天元一術，則任求何邊，或和較或較數，皆一平方即得，然則天元之與西法其優劣可由此見矣。

許如蘭

許如蘭字芳谷全椒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四十六年大挑知縣分發福建建老改江西歷任浮梁上猶新
建縣事丁憂服闋赴福建題補候官未履任會瘴氣發病卒如蘭性敏於書無所不讀皆究心精妙於曆
算始習西法通詳風所譯天步真原天學會通時同駙山西事武同知吳煥受梅文鼎學于劉湘煙如
蘭因並習梅氏曆算全書又于乾隆四十年夏謁歲震于京都受句股割圓記四十四年秋謁董化星於
常州戴絳古算經十書而董則專業薛氏者也于是兼通中西之學嘗謂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
方程列于小學童而習之人人能曉今則老宿不能通其義一則時尚帖括句股視為不急之務再則習
為風雅不屑持籌握算效曉人子弟之所為噫過矣又為士大夫不精彈丸之術雖識天文之秘無益也
時人算工不明象數之理雖擅步算之能仍無益也蓋有乾象拾遺春障樓集諸書今多散佚其存者有
書梅氏月建非專言斗柄論後曰竊以太陽右旋一度隨天左旋一周故謂之日歷二十九日奇日與月
會故謂之月歷三百六十五日奇日與天會故謂之歲但日與月會月有晦朔望望人所易曉日與天會
天體渾渾無可識古人不得已即以恆星為天以誌日躔恆星積久而差冬至日躔不在原宿始立歲
差歲差之法古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謂黃天屋座皆動其經緯之度不隨赤道運轉而順黃道東
移故謂黃道不動而恆星東行與七政同一法然則黃道與歲並無差也歲與黃道既無差冬至子正太
陽躔箕一度次日子正躔箕二度自黃道言則謂太陽右旋進一度自赤道言則謂天左旋一周又過一
度蓋時刻定於太陽之加臨今日子正太陽加臨于正北明日子正太陽復加于正北方謂之一日若以
赤道為主赤道箕一加之于正北明日亦謂之一日雖謂之正北而太陽仍在其西一度餘俟太陽行到正北而
赤道又東過一度矣東過一度謂之一日東過三十度謂之一月天道左旋自子而丑以至于亥復至于
子太陽右旋自子而亥以至于丑日與天會方成一歲由是觀之太陽月建皆法天道之左旋者也故自
子至丑以周十二辰二十八宿皆隨黃道之右旋者也故由角而亢以周十二次且古人以中數為歲朔
數為年上古氣朔同日故月建起于節氣而不起于中氣日躔過宮起于中氣而不起于節氣起于節氣
故曰冬至子之半起于中氣故曰冬至日躔星紀之次也然則一歲十二建乃天道左旋經歷十二辰故
謂之月建此萬古不易者也斗柄所指分位不真且恆星東移積久有差辨之誠是也但古人云斗為帝
車斟酌元氣而布之四方又曰招搖東指天下皆春不過言天道左旋無跡可見順時布化斗柄有象可
徵爾拘泥其詞則惑矣其說歲差曰宗動擊諸天而行者左旋之天也每日一周循赤道而行七政恆星
莫不齊同恆星七政東行者右旋之天也或一月一歲而一周或數年數十年數百千年而一周循黃道
東行參差不一然赤道左旋黃道右旋同出一時並非兩儀但赤道之左旋甚速每日能周三百六十度
黃道之右旋甚遲每日七政或行數分或行數十分或行一度或行數度至多如月不過十三四度而止
至少如恆星一年方行五十餘秒又黃赤二道斜交並非平行是于左旋至速之中微斜牽向右耳日之

時人傳 國朝

六三二

于天稍經緯星之子日也日行至黃道分至節氣之限則春秋寒暑皆隨之而應七政躔于各宮遇各宮
燥濕寒溫風雨則隨恆星之性而應然則冬夏二至乃黃道上子午之位也春秋二分乃黃道上卯酉之
位也惟唐虞時冬至日躔虛中恆星之子中正逢黃道之子中嗣是漸差而東周在女漢在斗今在黃
道之子非恆星之子也以丑宮初度為冬至者因周時冬至恆星已差至丑古人即以恆星為黃道之十
二次故命丑為星紀言諸星從此紀也其實丑乃周時冬至恆星之宿度並非恆星之子中今並不在丑
又移至寅十餘度矣由今箕一上溯古虛五子中共差五十八度為年四千餘此恆星東行之明驗也其
他著論無關曆算者不錄

陳懋齡

陳懋齡上元舉人著經書算學天文考其自序云唐人試士有明算科五經算術限以年今考其書亦頗
易究耳夫算法至今日始愈密而愈精然不外堯典中星周禮致日等項為測算之根漢儒撥拾於煨燼
之餘營造渾天只因孔子有北辰居其所之一句至孟子言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其自義和倣攪周幽薄
蝕可考而知五經算術於此等處略不講及何耶就中惟職方封國王制開方魯論乘馬詳哉言之然職
方鄭注迂誕王制步畝乖違魯論千乘略略難合讀其書卒難了然於心口今依恆星東行詳考歲差以
弧三角視法圖算渾儀依郭守敬授時法通考詩書及於魯禮著為史表使學者可依法推步雖不敢謂
求詳於古於西算亦萬分之一也時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十月望日細目曰尚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考
尚書堯典中星說放大戴禮記夏小正星象考歲差恆星行圖考冬夏致日考渾儀考閏月定時考周禮
地中考周禮職方封國考禮記王制開方考魯論千乘開方考魯論北辰北極考史表推步定法夏仲康
五載季秋朔日餉考商太甲元祀十二月乙丑距三祀十月二月朔日考周書武成年月考詩十月之
交辛卯朔日餉考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二月己巳日食考洵足為考古治經者之一助又范景福字介
茲錢塘人以優貢終嘗進欽定考成前編法推算春秋朔閏日食取上律天時義阮相國名其書曰春秋
上律表焦里堂著歷代阮相國為之序曰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結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
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
說請正於余而乞為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即祖述之旨也尊建子齊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
引而申之隱如也其後劉歆姜炎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為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
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
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
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

時人傳 國朝

六三三

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思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闕之。規者不必俱非。闕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頗著南閩。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為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為不可易。按之於義。是非不說。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為說經之通善之二也。鳴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愆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旨曰。置罔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罔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罔。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罔。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期。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之長曆。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曆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為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為聖人春秋之脈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曆也。非星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所稅矣。余樂道其善之序。又景福會撰有春秋比月類食說。其略云。比月類食。必無之理。經書日食。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二十四年七月庚子。八月癸巳。皆比月連書。先儒求其義而不得。因謂當時史官失書。事後追憶。疑在前月。又疑後月。不能明確。遂兩存之。又謂當時術者。推以驗立法疎密。未能準定。先兩書之。及事過而忘。則其一且並誌焉。此一前一後。皆懸懸之辭。不足據也。今以時憲上推。定為二十一年九月庚戌。二十四年七月甲子。以交周入食限斷之。而究其書十月庚辰八月癸巳之由。閩氏百詩。謂必有某公某年日食脫簡。錯置於此。其說最當。因詳推二百四十餘年食限。得襄公二十六年十一月庚辰日食。或當時置罔之殊。先後一月。文十一年八月癸巳日食。二者干支食限皆合。引仲閩氏之意。而實指之。當見許可。較歷擬者。則有左證矣。或謂二百餘年食限多矣。豈無偶合。然獨檢諸年。祇得其一。不得其二。差堪為據。不然。疑事無實。直而勿有。亦何敢無端臆辨也。先是景福因見杜氏德美。割密率九術。乃取二簡法中相加相減術。變而通之。粗借弦求弦借弦求弧二法。其時明氏之書未刊。而竟能與之暗合。其精思妙悟。有如此。其學天文。必屬通文。論曰。陳副貢天文考。阮栢國于道光中。刊人學海堂經解中。並云其周禮地中。考原圖設九圓以解地圓。似反支離。且外大爾黃赤道既為大規。而小圓上黃赤道。又為直線。亦似矛盾。因為地圓之理。本屬易曉。不若做乾坤體。圖為之較便。副貢題其書。爰復更定一圖。附於原圖之次。士琳案副貢致年無考。今據其自序年月。在前傳告成之先。故編次於補遺末。又隱公三年日食考後云。別有春秋朔閏交食考。茲不具載。其考今不傳。因與范氏所著之上律表初名略同。疑即指范書而言。唯副貢用授時術推算。與范氏用今法小異。究未知是一是二。范氏白首窮經。究心絕業。所著書生前無力刊刻。崇明施棟齋明府。士僅舉其所推隱公元二三年及桓三年四表附梓於施推春秋日食法之後。猶得見其一斑云。

鳴人傳卷第四十九

國朝補一

錢大昕經例

甘泉羅士琳續補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為嘉定人。年十五為諸生。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十九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游陞至詹事府少詹事。以丁外艱。墓那曼容之為人。遂引疾不出。官贊善時。適西洋人蔣友仁以所著之地球圖說進。奉旨繙譯。詔大昕與閣學何國宗同潤色。國宗久領監事。精推步。由是大昕時與討論中西諸法。國宗遜謝以為不及。時休寧戴震亦在朝列。戴故婺源江氏弟子。江精西法。恆曲羅西人之短。戴亦不無墨守師說。故大昕致書議之。書略曰。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備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說之尚。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為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嗟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

也。以今法上考，亦必後天。由於歲寬弱也。楊光補郭守敬，知其然，故為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考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更有更易，則固非以為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祖為本無消長之說，極其極，以傳西人。然史册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考，難以一人手掩蓋天下之目也。於是為定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為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通而窮，則直斷以為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咸三耳，甚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聚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真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為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於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為古多今少之率也。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之百年消長之法，以不陷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考歲實較之兩冬至為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固回之密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為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為二四二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考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擬一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考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答，歸為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而為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繁為日，而蓋和以維指地，而唯幸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為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誠見非江所及。當今學貫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於江而特為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其議論持平，隨意抒寫，絕無隨筆之氣，翰奕之語，發牙詰屈之文，類如此。生平博極羣書，兼擅衆妙，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里居官制等實，自古今地沿革金石書畫篆隸，以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曆法，無不瞭如指掌。其是非疑似，人不能明斷者，皆確有定見。若術滿家，不勝枚舉。嘗取算術二十四條，演為答問，其第一問，左傳絳縣人甲子，二問史記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太初之元，當是甲寅，而漢志以為丙子，三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四問古人以歲星所在紀歲，不以干支紀歲，五問淮南以咸池為太歲，與他書不同，六問一行亦說知曆，其言泰嗣瑁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七問太陰太歲，漸而為一，始於東漢，亦有說。

時人傳 卷四十九

六四一

乎。八問張晏注漢書楊雄傳云，太陰歲後二辰也，張守節注史記貨殖傳亦同。今云歲陰在太歲前二辰，似不相合。九問鄭康成注周官冢宰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為太歲，十問堪輿八會之名，十一問淮南刑德七合，與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之說，如不相蒙。十二問乾象推卦用事日算例，十三問郎顛亦傳六日七分之術者，十四問五藏再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密，十五問乾象推月行術，十六問宋楊忠輔統天術，其求汎積也，必減氣差，何故。十七問氣差氣積差之數，何以各別。十八問統天術積日既從上元多至甲子起算，其求天正經朔，何以又減閏差之數。十九問統天授時之歲實既同，又均用百年消長率，乃統天推上元天正冬至在戊子日，戊正二刻，授時則己丑日寅正二刻，何故。二十問太陽盈縮分初未限，郭氏離為六段，二十一問授時術象限有二，其推日躔，何以不用周天象限，而用周歲象限。二十二問西法有太陽每日平行之率，以歲周除天周得之，二十三問泰西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其說有本乎。二十四問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以上諸問，悉皆考核精詳，各具神解。又嘗辨歲星太歲及歲陰太陰，謂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率，歲星自丑而子，右行於天，太歲自子而丑，左行於地，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推之十二次皆然。故鄭康成周禮注云，歲星與日同在丑斗所建之辰，如歲星在丑十一月，與日同在丑斗建子，太歲在子之類是也。若淮南則言太陰，史公則言歲陰，太陰即歲陰也。歲陰亦超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徐廣注史記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天文謂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歷舉國語伶州鳩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呂氏春秋維泰八年，歲在涪灘，淮南天文訓元年太乙在丙子以證之。又謂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既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即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元，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惟漢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蓋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為歲星歲數，孔穎達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為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惟歲星超辰，不能不用服虔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三十二年越得歲二文，非用超辰，便多齟齬耳。因著三統術衍三卷，其自序略云，古曆家言傳於漢者六家，黃帝顛瑁以殷周魯是也，劉向作五紀論，論六家是，非漢末，宋仲子以世所傳夏周二術，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更定真夏真周曆，杜預據此數家，以考驗春秋，至唐一行大衍曆，稱春秋經傳朔晦與周曆合者，多周齊晉書，與殷曆魯曆合者，多宋魯事。宋崇文院檢討劉義叟撰長曆，推漢初朔閏，兼存顛瑁殷二術，則諸書唐宋時猶存，而今並無之矣。漢太初曆，班志亦不著其術，史記所述甲子篇，乃張壽王所治之殷曆，非太初本也。古術之可考者，當以三統為首。三統之術，本之太初，又追前世一元五星會牽牛之初，以為太極上元，參之易象，以窮其源，微

時人傳 卷四十九

六四三

之春秋以求其驗。班孟堅以為推法密要。服子慎章宏詞亦取其說以解春秋內外傳。顧古今注漢書諸家。於曆術未有詳釋者。隋書經籍志有亡名氏推漢書律曆志一卷。唐書經籍志有陰景倫漢書律曆志一卷。今俱亡傳。予少讀此志。病其難通。比歲相習算術。乃為疏通其大義。并著算例。蓋為三卷名之曰三統術。蓋就本法論之。其法之密與疎。固不暇論及也。志文間有謬舛。相與商酌校正。其長洲諸君實亮之助實多。凡所審定。悉標舉各注句下。如易九厄句。謂九厄當作无妄。蓋字形相涉而誤。劉淵林注吳都賦。引作无妄。谷永傳。遺无妄之甚。直百六之災。又如其初為節至。其中句。謂蔡邕月令章句。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此文蓋脫去為中二字。又如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為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句。謂金水晨見在東方。夕見在西方。約其率。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又如推月食句。謂古以日食為災。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術家有推月食之術。不及日食。皆是也。其實推日食。即同月食。又如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句。謂此四分上元。依東漢不用超辰之說。則元起丁巳歲。與周曆合。又依此歲數。推魯僖公五年壬子。第百四章。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亦與周曆合。又如距建武七十六歲句。謂此七字。班氏所增。又如王莽居攝至末即位三十三年句。謂光武建武元年。距上元七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五歲。以歲星歲數除之。歲餘一千一百五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五。盈百四十四。一得積次一千五百六十九。次餘百一十九。以十二除積次餘數。九推歲星當在壽星。又以六十除積次餘數。亦九。知太歲在乙酉也。志云。歲在壽星之張度。疑有誤。自王莽居攝以下。班固所增入。非劉歆本文之類。皆足以補正闕誤。更撰二十二史考異。詳論四分三統以來諸家術數。亦精確不刊。其跋數學九章略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其目皆自出新意。不循古九章之舊。有淳祐七年九月自序。考直齋書錄有數術大略九卷。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曆測天為詳。受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蓋即此書。而異其名耳。直齋所錄崇天紀元二層。云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然則九韶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李梅亭集有回秦縣尉九韶謝差校正啓。云善繼人志。當為黃葉之校。曾從吾游。小試丹鉛之點。秦少游元祐中。曾校對黃本書籍。九韶豈其苗裔耶。李梅亭嘗為成都漕。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其在何縣尉。則無可考矣。嘉熙以後。蜀王昭遠。居居東南。故得與直齋往還也。予又考景德建康志。得二事。其一。通判題名有秦九韶。淳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任其一制。幕題名。實祐間。九韶為沿江制置司參議官。又受辛雜識。稱九韶秦鳳州人。與吳履齋交尤稔。嘗知瓊州。數月罷歸。晚寓梅州。以卒。合此數書觀之。九韶生平仕宦蹤跡。略可見矣。此書官序。丙午十一月丙辰朔初五日庚申。至初九日甲子。此九韶據當時曆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祐經緯元行。載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星異。則是月當為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不用金趙知微術。

鳴人傳 卷四十九

六四五

畫朔與宋朔不盡合。而前人未有考及此者。予方纂四史朔閏考。喜而錄之。所著錢氏畫書若干種。研堂文集詩集。二十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元詩紀事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潛研堂金石跋尾。元亨利貞四集。十駕齋養新錄。養新餘錄。日記抄。聲類。疑年錄。庸言錄。其四史朔閏表。未成書。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雲陽書院。年七十有七。錢氏畫書四史朔閏考。地球圖考。地輿圖考。地輿圖考。地輿圖考。

姪嗣字同人。嘉慶十五年舉人。書館議敘。以知縣選用。性穎悟。精於考核。於曆算之學。亦能究其原本。先是大所因。元修遠史天文志。有閏考朔考。爰做其例。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將及成書。遽捐館舍。倘念其遺稿未全。不忍棄沒。更取正雜諸史。覆加編次。證以羣書。金石中之有關於四朝者。盡互考訂。凡書數百種。金石二千通。緝闕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以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偽齊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金必相同。計所增者一千三百餘條。日夕檢閱。推算。幾忘寢食。卒因此感受。羸疾。易贊時。猶喃喃道甲子不絕口。四史朔閏考。

論曰。自來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衆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詹事於儒者。應有之。藝無不習。無不精。又無一不軌於正。其學可謂博而大矣。即如律算一道。古法至明全佚。自梅宜城倡之於始。江戴諸君又踵而振之。於是古法漸顯。特宜城處剝極初復之時。諸古算書尚多未出。江戴則困於面法。其見究失之偏。惟詹事實事求是。集其大成。視江戴二君尤精。昔詹事嘗謂宜城為國朝算學第一。余竊願宜城補遺詹事一節焉。

凌廷堪

凌先生諱廷堪。字次仲。號仲子。歙人。而家於海州之板浦。家貧。少孤。學買未成。年二十餘始讀書。博學。天性極敏。過目不忘。久客揚州。為華氏贊培。其鄉江戴二君之學。遂遊京師。受業於大興翁覃溪。學十三。應京兆試。始中副榜。南歸。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例授知縣。授陳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乃可養母治經。以故朱文正公題其校禮閣。有云。君才富江戴。又云。速利就冷官。蓋嘉其志云。選授軍國府教授。舉力著述。貫通經義。考及聲音訓詁。律呂。以及九章句股。三角八綫。中西曆算之學。而尤達於禮經。嘗作氣盈朔虛辨。曰。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復進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牽。以恆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為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為一月。合朔十二周為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即見。取其便於授時。非謂合朔十二周為即歲實也。合朔十二周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所差者十一日弱而已。故一年四時不甚差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一閏月也。此月

鳴人傳 卷四十九

六四七

非無端增出蓋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也夫歲實自為歲實合朔自為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既借合朔以紀歲實兩數不齊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為閏則四時必參差難一故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宋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為一年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為仲春之一日則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參差萬之歷間可也其論最為明晰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禁九峯書傳所云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五日有奇為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為常數兩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為氣盈一合朔三十日不足也其不足者為朔虛此便於步算則術者說經當直指其所以然苟僅襲術家之說實為書諸簡冊則氣盈朔虛幾為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又作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曰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隨天而少過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隨天而尤過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橫渠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極取此說書集傳二典三讀本朱子所定故其說如此其實不然也往時謂之以為前儒所論必有至理而寒暑發故之故由其說而推之百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也後讀步算家之書乃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道為中圍以南北二極為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為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為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為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為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為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故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橫渠之說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讓所謂日左旋者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而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朔為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為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為夏至參差暑景顛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為日所躔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邊有黃道內外之陰陽律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既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則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循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祇此右旋十三度之宿為月所躔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歷歷可

按少讀縣象者無不知之不謂橫渠乃爾甫非也又作羅喉計都說曰羅喉計都即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存中筆談謂之西天法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率列斯經二卷法云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羅公者譯其文然則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與今法何如耳今之術家不察動以為羅喉計都某日在某宮某度為人決窮通得失不亦謬乎又羅喉氏句股割圓記謂中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謂補梅氏所未及餘皆成法其最異者誤據大戴禮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之語遂易經為緯易緯為經殊不知地平上高緯緯線也此線自北極至南極而緯度在其上地平規經線也此線自卯東至酉西而經度在其上其割緯線為緯度則距等圍圍與地平平行為東西線割經線為經度則高緯線交於地平圍為南北緯大戴禮之所指者圍與弧線也與此相成無相反至於記中所立新名羅喉之者不解洩吳思孝注之如距分今日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今曰某某可也戴氏所立之名後於西法而反以西法為今竊有所未喻也又謂西法之最難者為弧三角難中尤難者為斜弧三角梅氏書論多於法而法取其備往往各書互見不嫌於複江氏戴氏雖各有變通更并之術初學究苦望洋其實不論角之鈍銳邊之大小約而首之六類可盡一日兩邊夾一角一日兩角夾一邊一日邊角相對有對所求之邊角一日邊角相對無對所求之邊角一日三邊求角一日三角求邊若邊角相見兩角夾一邊即兩邊夾一角三角求邊即三邊求角而兩邊夾一角又即三邊求角之反其率者四類可以互通所謂六類者只三法而已因擬擬其旨要撰弧三角指南俾初學易得門徑以其時方有學於禮經故未屬稿嗣以母喪去官哀毀致書一目妻及兒復復相繼殞謝子給一身居恆不樂服闋出遊得未疾歸歎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書已刻者禮經釋例十三卷燕樂考原六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未刻者詩集十四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其未成者尚有魏書音義一種校禮堂文集漢學師

論曰凌先生長於阮相國九歲初識相國甫弱冠凌先生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由是遂以學問相並迨服闋出遊相國復任浙撫命子常生從學并纂校刊禮經釋例明年歸歎卒無子應繼兄子錦嘉錦先先生卒嘉錦之兄嘉錦聞先生歿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為先生之承重孫不克肖癡騃幾不辨菽麥雖死故鄉實同旅殯如先生者亦生人之極哀也已其弟子宜城張其錦徒步至歎復北走東胸防其遺稿輯錄以歸先生積有刻書之責寄於茶客茶客負之其錦又走京師告之阮相國相國函致安徽饒中丞請拘茶客歸其責於是始刻校禮堂集及燕樂考原諸書士琳先亦歎人與先生同里而歟陵學成少又同字於先生故知之甚詳

李濱

李濱字雲門鍾祥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綜羣書尤精算學推步律呂俱臻

微妙與開花戴大司寇簡格公共究中西之奧。兩人皆宗中法。道同志合。交稱莫逆。著九章算術細草圖說九卷。附海島算經一卷。共十卷。簡格序其書。謂漢晉言陳其數者。下學之言也。知其義者。上達之功也。有數先有象。有象皆可繪。術注所云。解此。當以某者。一顯之於圖。於東原氏所謂。其錯不可通者。一疏而通之。探蹟索隱。鈎深致遠。屬名標目。成式古訓。亦猶劉徽析理以解。解體用圖之意也。其自序。重差圖云。九章海島算術。八圖。今所補也。同式形兩兩相。所作四率。二率相乘。與一四率相乘。同積。如欲作圖。則取一三率。聯為一邊。又取二四率。聯為一邊。作相乘長方圖之。自然分為四。又以斜。按界為同式。句股形各二。則形勢驗矣。術關於形。外別作同積二方。至兩形相去遠。遠者。又必宛轉通之。皆可不。必也。圖中以四邊形五邊形立說。似與句股不類。然於形外。補作句股形。則亦句股也。四率比例法。在九章粟米。謂之今有一。為所有。率。為所求。率。三為所有。數。四為所求。數。在句股。則就目之。為率。劉氏注云。句股。股。率。見。句。見。股。者。是也。今。云。同。式。相。比。者。取。省。易。耳。異。乘。同。除。則。一。也。昔。甫。寫。定。漢。即。一。病。不。起。遺。囑。務。俟。吳。門。沈。欽。裴。算。校。方。可。付。梓。越。八。年。嘉。慶。庚。辰。歲。其。甥。儀。部。程。喬。采。不。敢。違。垂。死。言。廷。沈。至。家。為。之。校。刊。以。成。其。志。九。章。初。經。東。原。戴。氏。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一。刻。於。曲阜。孔。氏。再。刻。於。常熟。屈。氏。悉。依。戴。氏。原。校。本。刊。刻。其。時。古。籍。前。顯。校。訂。較。難。不。無。間。有。舛。格。自。是。天。下。之。習。九。章。者。莫。不。家。弄。一。編。奉。為。圭。臬。而。劉。徽。九。章。亦。從。此。有。善。本。矣。漢。又。嘗。因。古。算。經。十。書。中。九。章。之。外。最。著。者。莫。如。王。孝。迪。之。輯。古。唐。制。開。科。取。士。獨。輯。古。四。條。限。以。三。年。誠。以。是。書。隱。奧。難。通。世。所。傳。之。長。塘。鮑。氏。曲。阜。孔。氏。羅。江。李。氏。各。刻。本。又。悉。依。汲。古。閣。毛。影。宋。本。祇。有。原。術。文。而。未。詳。其。法。且。復。傳。寫。脫。誤。雖。經。陽。城。張。氏。以。天。元。一。術。推。演。細。草。但。天。元。一。術。創。自。宋。元。時。人。究。在。王。氏。後。似。非。此。書。本。旨。爰。本。九。章。古。義。為。之。校。正。凡。其。誤。者。糾。之。闕。者。補。之。著。考。注。二。卷。以。明。斜。廣。狹。割。截。附。帶。分。并。虛。實。之。原。務。如。其。術。乃。止。稿。未。成。漢。後。為。南。豐。劉。衡。授。其。同。鄉。揭。某。以。西。士。開。方。法。增。補。算。學。并。附。圖。解。刻。於。江。西。省。中。喧。賓。奪。主。殊。亂。其。真。嗣。儀。部。任。粵。東。藩。時。取。江。西。刻。本。削。去。圖。章。仍。以。原。考。注。刊。布。武。進。李。兆。洛。為。之。序。曰。輯。古。何。為。而。作。也。蓋。開。少。廣。商。功。之。蘊。而。加。精。焉。者。也。商。功。之。法。廣。表。相。乘。又。以。高。若。深。乘。之。為。立。積。今。轉。以。積。與。差。求。廣。表。高。深。所。求。之。數。最。小。數。也。為。以。最。小。數。為。所。求。數。曰。求。大。數。則。實。方。廉。隅。正。負。難。求。小。數。則。實。常。為。負。方。廉。隅。常。為。正。也。觀。漢。漢。道。築。隄。穿。河。方。倉。圍。園。割。受。輸。粟。其。形。不。一。概。以。從。開。立。方。除。之。何。也。曰。一。以。實。之。理。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法。法。而。後。有。數。斜。解。立。方。得。兩。壘。塔。斜。解。壘。塔。一。為。陽。馬。一。為。甕。甕。陽。馬。居。二。甕。甕。居。一。不。易。之。率。也。今。於。平。地。之。餘。積。斜。之。法。無。論。為。壘。塔。為。陽。馬。為。甕。甕。皆。皆。立。積。觀。其。立。積。內。不。以。所。求。數。乘。者。為。減。積。以。所。求。數。一。乘。者。為。方。法。再。乘。者。為。廉。法。所。求。數。再。自。乘。為。立。方。即。隅。法。也。從。開。立。方。除。之。得。所。求。數。若。給。圖。於。紙。令。廣。表。相。乘。以。所。求。數。從。橫。截。之。割。半。為。若。干。段。又。以。截。高。與。所。求。數。乘。之。分。立。積。為。若。干。段。若。者。為。減。積。若。者。為。方。若。者。為。廉。若。者。為。隅。條。段。

增人傳 卷四十九

六五三

增人傳 卷四十九

六五四

分。明。歷。歷。可。指。作。者。之。意。不。煩。言。而。解。矣。其。云。廉。母。自。乘。為。方。母。廉。母。乘。方。母。為。實。母。者。之。分。開。方。之。要。術。也。道。光。四。年。正。月。八。日。薛。玉。堂。書。水。來。澄。江。講。院。以。李。雲。門。先。生。所。注。輯。古。算。經。見。示。於。是。書。立。法。之。根。如。解。解。木。如。錐。錐。地。又。復。補。正。脫。誤。條。理。秩。然。信。王。氏。之。功。臣。矣。爰。述。大。旨。以。告。世。之。習。是。書。者。無。復。苦。其。難。讀。云。九。章。算。術。考。注。

論。曰。算。自。明。季。淺。疎。古。籍。散。佚。前。賢。精。義。百。無。一。存。西。士。因。得。逞。其。技。明。人。驟。見。西。法。詫。為。神。奇。趨。之。若。鶩。遂。漫。以。為。西。法。不。迷。噫。是。何。辭。之。儻。歟。即。有。一。二。知。算。之。士。狃。於。乘。習。昧。於。絕。詣。雖。欲。崇。中。黜。西。而。是。非。曲。直。先。已。模糊。又。安。能。澈。底。窮。源。直。揭。其。短。侍。郎。信。古。能。篤。實。學。求。是。其。於。中。西。之。學。孰。優。孰。劣。早。經。了。了。於。胸。中。故。所。著。九。章。算。術。考。注。二。書。能。發。古。人。之。真。解。與。古。人。思。息。相。通。可。謂。力。挽。凋。凋。初。非。西。學。者。所。能。窺。其。崖。岸。倒。置。黑。白。也。考。注。第。三。問。乘。隄。下。第。四。術。原。稿。考。注。劉。君。依。例。補。之。可。也。惜。其。第。三。術。闕。列。西。法。開。方。兩。算。草。與。侍。郎。通。體。義。例。不。協。不。解。何。意。因。思。此。蓋。揭。某。妄。增。之。草。方。伯。芟。之。未。盡。耳。余。恐。世。之。讀。侍。郎。書。者。以。此。議。侍。郎。故。特。表。白。之。

程瑤田

程瑤田字易田號易時。歙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安徽撫臣以易時應。賜六品頂戴。終嘉定縣教諭。少與休寧戴震相友善。故其經術最深。生平潛心實學。精於鑒別。尤專力於考工記。旁涉六書九數。蓋以其治經考古。皆莫離乎審數。二事。如解股與鼓相函同積說。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為股。博一。三分其股。二。以其一為股。博六。六。六。不。盡。以。股。二。與。股。博。一。相。乘。得。積。二。百。以。鼓。三。與。鼓。博。六。六。不。盡。相。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之。類。是。已。著。有。數。度。小。記。一。卷。其。目。曰。周。神。矩。數。圖。注。周。神。用。矩。述。言。天。疏。節。示。涉。二。生。星。盤。命。宮。說。四。卯。時。天。圖。規。法。記。日。隨。官。度。出。地。說。七。尺。曰。切。說。又。有。聲。折。古。義。一。卷。目。曰。聲。折。說。并。圖。造。借。句。式。四。六。尺。考。皆。以。算。數。證。經。故。述。之。其。他。著。述。甚。多。茲。不。詳。載。通。經。考。注。論。曰。天。算。之。學。有。數。端。守。其。法。而。不。能。明。其。義。者。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而。不。能。窮。其。用。者。經。生。之。學。也。若。既。明。其。義。又。窮。其。用。而。神。明。變。化。聖。措。咸。宜。要。非。專。門。名。家。不。可。徵。君。之。算。雖。不。甚。精。然。亦。不。失。其。為。經。生。之。學。耳。

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甲寅元。遂從文王得赤雀受命年起。以乾鑿度所載之積年。推算至年入戊午。二十九年歲在戊午。與劉歆所說殷曆周公六年始入戊午不同。歆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較鄭少一年。又載召諸洛。洛。俱攝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朔。與鄭不合。乃以推算各年。及一月二月排比于支。分次上下。著召諸日名考。此融會古曆以發明經術者也。當是時大昕為當代通儒。第一生平未嘗輕許人。獨於說則以為勝己。故其時有南李北李之稱。北李者謂密門侍郎。以侍郎為楚北人。南李則說也。嘉慶九年甲子科。江南主司耳。銳名。欲羅致之。未出京詢之。密門侍郎。謂如何而後可得。李某某。侍郎曰。是不難。吾有策。題一能對者。即李某某。主司如其言。揭虛有失。并益以天之高也。一節四書題文。聞中大索不可得。竊疑之。及榜發。果無銳名。訪知銳是年因病未與試。主司嘆曰。噫。是有命也。其當時見重有如此。大昕晚年主講紫陽書院。日以經閣筆書校書為事。遇有疑義。輒與銳商榷。由是四方學者莫不爭相接納。凡有詰者。銳悉詳告無隱。如大昕嘗以太乙統宗實錄求積年術。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三千四十八分二十五秒為疑。銳據宋同州王湜易學。謂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終於五分者。有終於六分者。有終於五六分之間者。終於五分者。五代王朴欽天曆是也。以七千二百日法。終於六分者。近年萬分曆是也。以一萬分為日法。終於五六分之間者。景祐曆法載於太乙通甲中是也。以一萬五百分為日法。此暗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為一率。歲實為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為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授時之歲實也。探本窮源。一言破的。疑團頓解。其與程易略論論股股直縣也。謂應於左右之中為孔縣之當其重心。不差毫秒。自然兩體分垂。無復參差。方是鄭氏之法。蓋一矩為句。故股為二。一矩有半。則弦故股為三。一之與二。一有半之與三。其相與之率皆倍。試以三角法算之。先求乙丙丁鈍角三角形之丁角。此形有乙丙邊一矩。有乙丁邊一矩。有半有甲丙乙角為乙丙丁之外角。四十五度。以乙丁邊一矩有半為一率。丙角四十五度。正弦為二率。乙丙邊一矩為三率。推四率得丁角正弦。檢表得度次求甲乙丁鈍角三角形之乙角。此形有甲角四十五度。有所求之丁角二十八度七分三十二秒。并二角以較半周。餘乙角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即聲之倍句也。深得要領。可佐鄭注所未備。近世曆算之學。首推吳江王氏錫闡宣城梅氏文鼎。嗣則休寧戴氏燾。亦號名家。王氏謂土紀曆元在唐武德年間。非開皇己未。梅氏謂回曆實用洪武甲子為元。而托之於開皇己未。其算宮分。雖以開皇己未為元。其算立成之根。則在己未元後二十四年。二說并同。戴氏謂回曆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五。地谷所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通分丙子以萬萬乘之。滿日法而一。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五。與梅氏疑問所云。合是三家所

鳴人傳卷第五十

國朝補遺

李銳著

甘肅羅士琳續補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為九章八線之學。因受經於少詹事錢大昕。得中西異同之奧。辨古曆尤深。自三統以迄授時。悉能洞澈本原。嘗謂三統世經稱殷術。以元帝初元二年為紀首。是年歲在甲戌。推而上之一千五百二十歲。而歲值甲寅為元首。又上四千五百六十年。而歲復甲寅為元。以此積年。用四分上推太初元年。得至朔同日。而中餘四分日之三。朔餘九百四十分之七百五。故太初術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十分也。漢書載三統而不著太初。其實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日法月法與三統同。賈逵稱太初術。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統法周天。又與三統同。蓋四分無異於太初。而太初亦得謂之三統。鄭注召詰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微君聲。王光祿鳴璽。以為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為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術。數推知。上推下驗。一一符合。不備檢勘一二年閏事也。因據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

論未嘗不確知約見然均未得其詳說據明史曆志回本術參以近年... 增補然又困於西學致持直除之旨說考究古義探索本根變通簡捷以舊術列於前別立新術附於後著方程新術草以期古法其明於世古無天元一術其始見於元李冶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元郭守敬用之以造授時曆草而明學士顧應祥不解其旨妄刪細草遂致是法失傳自梅文穆悟其即西法之借根方於是李書乃得鄭重於世長塘鮑廷博因欲刻於知不足齋叢書囑銳校注說詳細釐定凡傳寫舛誤及秘奧難知者計加案百餘條其有原術不通別設新術數則更於梅說外辨得天元之相消有減無加與借根方之兩邊加減法少有不同且不滿顧氏所著之句股弧矢兩算術謂弧矢雖於九章方田北宋沈括以兩矢算求弧背元李冶用三乘方取矢度引伸觸類厥法甚詳顧氏如積未明開方徒衍不亦慎乎愛取弧矢十三術入以天元著弧矢算術細草并做演段例括句股和較六十餘術著勾股算術細草以導習天元者之先路又從同里顧千里處得秦九韶數學九章見其亦有天元一名而其術則置奇於右下定於右下立天元一於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商數與左上相生入於左下依次上下相生至右上末後奇一而止乃驗左上所得以爲乘率與李書立天元一於太極上如積求之得寄左數與同數相消之法不同因知秦書乃大衍求一中之又一天元秦與李雖同時而宋與元則南北隔絕兩家之術無緣流通蓋各有所授也銳勤於探討每得一書其有關於曆數者必廣搜博采窮幽極微取其精華以資會通補益從不肯輕易放過因見秦書大衍求一術爲演紀上元而說實爲治曆之根愛取歷來殘闕諸術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即以秦氏演法考積歲以驗歲朔確數并據何承天調日法立編易率求朔實以補氣朔發故推得宋術朴之秦術歲實爲八百六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朔實爲六十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姚舜輔之占天術歲實爲一千二十五萬六千四百四十朔實爲八十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九李德卿之淳祐術歲實爲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朔實爲一十萬四千二百四十三璣玉之會天術歲實爲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朔實爲二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八金樞級之大明術歲實爲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四朔實爲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耶律履之乙未術歲實爲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朔實爲六十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八謂唐宋來算遺家積年例不得過一節已上大明術積年在三億上不合術格故趙知微重修大明改爲八千餘萬其歲實朔實則仍用大明又授時曆議載會天術日法九千七百四十與玉海所載尤精撰序云日法止用五百五十八不合依

例推之日法五百五十八則朔餘當爲二百九十六未免太弱似玉海有脫誤至於應天乾元歲實乃五分歲實之一微天則十分之一故儀天歲周進一位以宗法除之爲一歲之日及斗分此戴東原之歲實考所以無應天術數也其歲盈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五於術當作歲總七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五以五因之如元法而一得三百六十五不盡二千四百四十五再以萬萬平之得歲餘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乾元術亦五因朔實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四以元率收之得二十九日餘一千五百六十其日法朔餘即何承天之朔率六十倍朔餘太強無感乎其術之疏舛也因取開元占經授時曆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課其強弱著日法朔餘強弱考凡合者三十五家不合者十六家反復推驗謂不合之故有三其一朔餘強於強率如楊忠補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十六約餘一千七百七十六約餘之議其無復強弱之法是也其一朔餘之下增立秒數如劉孝榮乾道術朔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裴伯壽誕爲不入術格是也其一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強弱之間亦爲於率不合如劉智正術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爲七百一強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爲七百一十八強四弱則朔餘爲一萬八千七百四較多一分玉海載至道元年王容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是也自日法朔餘強弱考成而殘缺諸術得銳條補者十有七八矣嘉慶初內閣阮學士元提學浙江常延銳至杭州以天算因欲撰時人傳開列古今中西人數及應采史傳天算各書屬銳編纂商加論定及撫浙又令門生天台周治下相助編寫諸書及西法諸書成囑人傳卷四十六卷刊行世其時阮撫部尙未得元朱氏四元玉鑑故囑人傳無朱世傑之名先是銳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曆見於洪範曆學誠致治之要爲政之本乃通典通考置而不錄邢案路雖撰古今律曆考然徒援經史以移卷帙之多梅氏祗有欲撰曆法通考之議卒未成書因更網羅諸史由黃帝顛項夏殷周得六曆下逮元明數十餘家一一闡明義蘊存者表而章之缺者考而訂之著爲司天通志俾觀史者啓其肩治曆者益其智惜僅成四分三統乾象奉天占天五術注而已餘與開方說皆屬稿未全開方說三卷銳讀秦氏書見其於超步退商正負加減借一爲調諸法頗得古九章少廣之道較梅氏少廣拾遺之無方廉者不可以道里計蓋梅氏本於同文算指西鏡錄二書究出自西法初不知立方以上無不帶帶之方說因秦法推廣詳明以著其說甫及上中二卷而卒年即十有五其下卷則弟子黎應南續成之應南字見山號斗一廣東順德人嘉慶庚寅順天舉人以書館議敘選浙江麗水縣知縣調平陽縣知縣海鹽縣滿加六品銜卒於官年四十有八其父曾爲太倉州牧因僑寓蘇州往說受學深得師承生平著述秘不示人亦不編緝後後其子無咎年甫七歲更不知其稿之散佚與否所傳者惟開方說後跋其略曰憶自庚午之冬應南始從先生受算學由九章兼及西法甲戌之秋以開方說見授曰開方者除法也超步定位擊於少廣宋元諸家入以天元之術有天元斯有正負因有帶借諸乘方其式如著者見其

正步負或以負步正，有翻積，皆一定之理。李氏測圓海鏡，蔡氏數學九章，均通其法，誠算家絕詣也。宣城梅氏著少廣拾遺，立開一乘方，以至開十二乘方法，枝節節節，靈變難通，未免舍本而逐末。爰著開方說三卷，上卷起例發凡，臚列算式，中卷正負互易，平立代開，得數可定，其大小命分，則齊以并差，下卷推反覆求，有義必搜，無法弗備，可謂盡開方之變矣。上中兩卷，早有成書，惟下卷止有條例，未立設問，丁丑之夏，先生病且革，因應南嶺仰有日，特於易寶之際，再三屬為補成，故下卷諸數，皆謹遵先生遺命，依法推衍，非敢參以己見，并將先生平日論開方之語，識於簡末，與海內明算者共深究焉。又有求句股率捷法，任設奇偶兩數，各自乘相併為弦，相減為句，或為股，副以兩數相乘倍之為股，或為句，若任設大小兩奇數，或大小兩偶數，各自乘，則相併半之為弦，相減半之為句，或為股，其兩數相乘即為股，或即為句，所得之句股弦皆無零數。李氏遺書，如不足盡錄，所錄皆其精華，其詳見於開方說三卷。

論曰：向之在嘉慶間，與汪君孝嬰、焦君里堂齊名，時人目為談天三友。然汪期於引中古人所未言，故所論多粗，粗則或失於執，焦期於開發古人所已言，故所論多因，因則或失於平，惟向之兼二子之長，不執不平，於實事中匪特求是，尤復求精，此所以較勝於二子也。既自利氏西來，華相趨附，古法不彰久矣。王梅江戴諸君，非不力爭復古，其時書籍未見，文獻無徵，所謂挽回絕詣者，則純是臆測耳。猶幸戴氏於殘叢中搜拾得算經十書，而後諸古算書，始次第復顯，向之為錢少詹事高弟，成蓋謝許，又能專志求古，不遺餘力，繼往開來，續殘補缺，遂使二千年來淪替之緒，得大昌於世。是王梅江戴諸君，不過開其先，猶不能踐其實，而啓靈源，則端自向之始。厥功不祇偉哉，以向之之才智抱負，何難致通顯，乃家居教讀，從遊弟子多得第，而身未獲登賢書，卒以攻苦著書，心血耗盡，致得咯血疾以終，且蘭草未微，白炊頻夢，初以兄子繼淑為嗣，及三妻薛氏始生子可久，而向之歿矣。歿時可久尚在襁褓中，可悲也。可久能守父書，道光中補學生員，其所遺算書，阮相國刻於廣東，曰李氏遺書十七卷，召諸日名考，列入臬清經解中，傳中所述，悉舉其大者要者言之。若夫與汪焦二君辨論開方商法，天元消法，暨與張古餘觀察共著輯古測草，則難詳於汪焦張三傳中，茲不贅述。又見山亦著作才也，其於經史坤輿之學，無不貫通，尤於天元精熟，故有求句股率之捷法，蓋亦由天元通分所致。曾擬做水道提綱，講地里沿革提綱，乃因蕩書缺章，不遑撰述，且貧困一官，身罹六極，更可哀已。

談素

談素字階平，上元人。由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大挑，選授山陽縣學教諭，通經史，專志撰述，不為世俗之學。凡因律算數無不精通，尤善援引考證，務求其是。嘗與江都焦孝廉循、戴汪教諭來相友善，孝廉著開方通釋，素會與之互相證訂，并敘其所撰之天元一釋，曰：治經之士，多不知算數，治算數者，又不甚讀古書，以謂西法密於中法，後人勝於前人，此大惑也。天元一術，顯於元代，終明之世，無人能知。本朝梅文程

公知為借根方法之所自出，可謂卓識冠時，而篇中步算，仍用西人號式，於李學士遺書，未能為之闡明。古籍雖存，不絕若綫矣，是書於正負相消盈虧和較之理，實能抉其所以然，復辨別秦氏之立天元一與李氏迴殊，且細考生卒時代，知敬齋不後於道古，分綱例目，剖析微蘊，可與同門李尚之所校測圓海鏡、蓋古演段二書，相輔而行。此真古學之絕而復續，幽而復明者。素於天元算例，亦從西人入手，近始知其立法之不善，遠遜西人，讀此益益然冰釋矣。夫西人存心巨測，恨不盡滅古籍，俾得獨行其教，以自術所長，吾儕托生中土，不能表章中土之書，使之淹沒而不著，而數百年來，但知西人之借根方，不知古法之天元一，此豈善尊先民者哉。素聞焦君名久矣，比來武林，始得識其人，讀其書，并綴數言於簡末，昔文程自言荆川復生，定當擊碎唾壺，恐謂文程尚在，亦有積薪之嘆矣。素嘗從學於嘉定錢少詹事大昕，故序中稱李秀才說為同門，又詹事曾贈素序，其略云：歐羅巴之巧，非能勝於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博會，無益實用，時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則以立法之原，漫不能說，對為得不得，不為所勝乎。宜尼有言，推十合一為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為儒者，中法之精，於歐羅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高所授，周公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為過。而梅福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子少與海內十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歿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唯唯就子，予未老而衰，昏既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為歐羅巴之俗，能算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為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學，古法與歐羅巴，原不相遠也。其為彼之所短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為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以可知，而不遺其所以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遠也。願階平勉之而已。先是詹事從子江寧教授塘粗周徑率，謂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伯者，謂七九零，素因作一丈徑木板，以尺量其圓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有奇，因反覆引申，廣搜博證，著有周徑說一卷，以為說亭之說，至當而不可易。又撰有王制里歐算法解一卷，其自序略云：五經中罕言算術，惟王制論里歐及之，然孔與鄭異，陳又與鄭孔異，折中兼善矣。總憲梅循齋先生，著赤水遺珍，中有方田度里一篇，正王制注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注互合，但所列諸率，不明首乘除之數，恐觀者無從稽核，而經義難明。爰引先生本文，逐句疏解，並同三率互視法詳推如左，而記文謬誤，及孔疏陳注之粗疏，亦不辨而自明焉。復推廣之，撰王制并里算法解一卷，附列里數表，自方一里計積一里為田九百畝，至方三千里，計積九百萬里，為田八十一萬萬畝，逐一詳悉臚列成表，又謂古經實直，凡書開方之數，皆官方邊而不書方積，取其文句整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推步，鋪敘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滋味者之疑矣。又謂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

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唯唯就子，予未老而衰，昏既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為歐羅巴之俗，能算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為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學，古法與歐羅巴，原不相遠也。其為彼之所短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為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以可知，而不遺其所以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遠也。願階平勉之而已。先是詹事從子江寧教授塘粗周徑率，謂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伯者，謂七九零，素因作一丈徑木板，以尺量其圓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有奇，因反覆引申，廣搜博證，著有周徑說一卷，以為說亭之說，至當而不可易。又撰有王制里歐算法解一卷，其自序略云：五經中罕言算術，惟王制論里歐及之，然孔與鄭異，陳又與鄭孔異，折中兼善矣。總憲梅循齋先生，著赤水遺珍，中有方田度里一篇，正王制注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注互合，但所列諸率，不明首乘除之數，恐觀者無從稽核，而經義難明。爰引先生本文，逐句疏解，並同三率互視法詳推如左，而記文謬誤，及孔疏陳注之粗疏，亦不辨而自明焉。復推廣之，撰王制并里算法解一卷，附列里數表，自方一里計積一里為田九百畝，至方三千里，計積九百萬里，為田八十一萬萬畝，逐一詳悉臚列成表，又謂古經實直，凡書開方之數，皆官方邊而不書方積，取其文句整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推步，鋪敘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滋味者之疑矣。又謂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

則可知為帶縱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難擬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幾幾根數以較幾幾數若少於其數則以幾平方為高闊較是為可知若多於其數則或幾平方為通分法三母總數幾幾數為三母維乘之共數幾幾數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算數一百四十四二百八十八根數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為不可知蓋以一答為不可知故李秀才說其書括為三例以證明之謂隔實同名者不可知隔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隔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隔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隔實異名即帶縱之長闊較也較僅一答隔實同名即帶縱之長闊和也和則不止一答說以隔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業以長闊和較明可知不可知其善一也業於六經務在釐正舊說自出新解與人接無涯岸有以所著術相質必研究再三為之疏通證明如解司馬法二條一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士一人徒二十人謂疏家每生報載蓋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車一乘此鄉遠之軍法也士十人徒二十人凡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車一乘據實受田者而言三百家即成也除旁加之一里治溝澗者即句也故又曰句出長較一乘此鄉鄰之軍法也鄉氏於禮注毫不相混而服虔注左傳竟合而一之其誤始此又以其說解論語千乘之圖曰出車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遠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較於司馬法者昭然千乘之圖蓋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鑿乎大國之闊而生畏耳試取司馬法師匠人之文約而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為一鄉一途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屬里場園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家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鄉三致仕鄉二宜殺於王鄉約方四十里觀公子弟地從鄉數又宜減於王鄉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為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邑邑出車從鄉遠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宜浴鄭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陸德明釋文音已為祀後人多謂祀音萊謂已當音祀以太初術推之第三節第三章第三年三月三日恰是巳日其支為丑而非巳足見音祀之誤且古人以上稱日者皆屬于不屬支據賈疏云一月三日巳因紀無疑史記太初元年名為蓬蓬提格是為甲寅漢書通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萊謂三統對數所作王莽以火德消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為丙子莽意欲即真萬不能待戊巳之年故更元年為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為丙子又偽為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為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千法至建國元年恰為己巳此與即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欲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又程歐

君易鳴聲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偈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歷之使正萊謂宜核其重心用比例之法令鼓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庶使聲鼓直縣之制乃定著有術算學七冊考定通編錄聲氏偈句解一冊又有未刻者參兩算經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聲譜今有錄術齋詩文集及續修欽定四庫全書天文時憲二志諸書記聲算學通編錄聲氏偈句解六堂文集論曰孝嬰超異絕倫凡他人所未能理其緒者孝嬰目一二過即默識靜會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諸所著論皆不欲苟同於人是誠算家之最特矯枉過正未免有時失之於偏尤於西學太深雖極加駁斥究未能出其範圍觀其用算數根數以多少課和較而泥於不可知不可知向是墨守西法其於正負開方之妙終不逮李尚之秀才較之能通變也即如所悟得之等積等弦和謂有兩形俯伏於其中固亦著於入深然用帶縱兩次開方不無委曲繁重若以正負開方古法御之四倍積自乘為實和自乘為益廉倍和為隔開立方得兩正數為兩句和再自乘與四倍積自乘相併為實四倍和再乘為益方五倍和自乘為從廉倍和為益隔開立方得兩大數為兩弦尤覺簡捷蓋凡和數形皆有兩答不儘等積已也如句三十三股五十六弦六十五句弦和九十八黃方二十四又句四十四股四十二弦五十八句弦和亦九十八黃方亦二十四之屬不勝枚舉所爭者不過有奇零無奇零而已如句股六六句弦和八既為句三股四弦五之句股形矣又有一句股形為句二又四之一股五又五之一弦五又四之三是已四元玉鑑明積演段一門前九題悉以直積十二步與句弦和八步為問原答之外尚有奇零之一答而果操盤算一門則又於堆垛之法推演無遺矣向者孝嬰粗求五分之一之通弦初甚証杜德美求弧矢法為偶合及見監正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以一二三四五泊十百千萬諸分區通弦比例得弧矢通法始翻然改悔惜孝嬰未見朱氏四元玉鑑一書致句股知積及諸乘尖堆新術有積薪之嘆要之精思妙悟研幾入神其真自不可沒

徐朝俊

徐朝俊字恕堂華亭諸生謂天為高地為厚吾人戴高履厚會滄海一粟之不如典謨為政事之書命官先杏膺象官禮垂治平之法職方屬列士風因運御製數理精蘊全函旁據職方外紀及坤輿格致臺郡雜誌諸書著高厚策求五卷曰天學入門曰海城大觀曰定時儀器上下集曰高弧合表其定時儀器上集曰日晷測時圖法曰星月測時圖表曰自鳴鐘表圖說下集曰天地圖儀曰探日正方圖表又有中星表及儀器圖說二書皆自製鐘表儀器為巧匠所不及也論曰恕堂但工製器其於曆算之學則僅能依數五演而已故所著論皆指推成說隨人步趨尤論五大洲及附載海族海狀海泊海道海產諸說亦悉本利氏乾坤體義竟遠無憑不足取也

梅冲

梅神字抱村，德憲文穆公之孫，宣城諸生，著有勾股淺述，其自序云：六卷以九數並稱，而學者好言勾股，豈不以授天度地，為用至神，而所以窮象數之變，其精解奧義，原足引室十之思，而供尋味哉！先徵者著解算書八十八種，於西法之秘，為神異者，皆通以勾股，而盡發其覆，故專言勾股者，反略，特舉此一卷，少示數端而已。予少承庭訓，粗聞先人緒論，未能究學，歲癸丑，從李雲門先生遊，先生詳加指示，稍得其門徑，因敬奉御定數理精蘊，言勾股者，反復探索，依題集解，問參取他書，並約其精要，輯為一編，自備省覽。後陳明經勉甫問數學於予，出以相示，既而精通三角八線，於解算學，直深入關奧，適以此編為佳，謂明淺易入，語簡而說備，德憲付梓，予曰：算密之弊有二，其一，根深其詞，李治所謂故為淺，雖精，恐學者得窺彷彿，其心私也；其一，不肯遵守成法，自矜創獲，以別立析解，而反失其故步，茲編似幸免於此。然特集錄舊說，為之宣導，敢會，以變從淺，易要備屬鈔胥而已。且凡言算者，必前廣以九章，後深以三角，於欽若授時事，有所發明，庶足見數學之大，予亦曾究觀六宗三要，於御製曆象考成上下二編，及後編，并採集圖說，以為約本，而微闡四方，未遑卒業，家學固未能真承，要不敢以區區者自限也。而子將使吾以此自見耶？陳子曰：此書少單行善本，吾但為習勾股者計耳，因重加訂正，為家塾引蒙之一助，題曰淺述，以惟淺乃可入深，用誌學步先人之意云爾。淺述

論曰：抱村真承家學，於詩古文詞，皆高出時輩，尤肆力於制藝，曾撰確鑿經解一書行世，其所著之勾股淺述，蓋即本先徵君勾股舉隅而詳明之，并雜取算法統宗難題數則，附列於後，俾使初學，無大疑義，但於勾股中，聊見一端耳。

梅人傳卷第五十一

國朝補三

甘泉羅士琳續補

焦循字理堂，號里堂，江都人，生而穎異，年十七，應童子試，時諸城劉文清公督學江蘇，因見詩中有趨摩字，詢以何本，循舉文藝桃花賦對，蒙述其音義，因取入邑庠，并屬之云：不學經何以足用，蓋以學賦者學經，時與化顧九苞以經學名世，循遂往就問難，始用力於經，又因九苞子超宗，貽以梅氏叢書，復用力於算，性既專，兼善苦思，以故經史曆算聲音訓詁諸學，無所不精，嘉慶六年舉於鄉，先是乾隆戊申科鄉試，二場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半寸許，曰：年愚弟章世純，竊謂其科必售，遂登賢書，始悟章柳州亦辛酉舉人，因柳州未得成進士，遂淡於仕進，登志著書，嗣患足疾，隱於北湖，築雕菴，以終焉，二十五年夏，足疾甚，愛病瘧，遂致不起，年五十有八，生平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每遇一書，無論優劣難易，隱與平行，必悉心研究，務窮其源，嘗以梅微君三角舉要彙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或庶常句股圖記，務為簡奧，變易舊名，因撰釋弧三卷，上篇釋六風八線之義，中篇釋正弧弦切及內外垂弧之用，下篇釋次形及矢較之術，錢應事大所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復復上書，論七政

梅人傳 國朝

六七九

諸輪其略云：梅微君論次輪上之實體，皆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陽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為太陽所攝，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耶。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大同大，其歲輪繞日軌，亦為伏見輪，與本天大同。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既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圓，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陽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微君若以本天法云：火星歲輪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線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為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線隨本輪矢之高下為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慎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為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即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圓，必大於本圓，而不同於不同心，則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說，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為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為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又謂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之象，輪之弗明，法無從附，因又撰釋輪二卷，上篇言諸輪之異同，下篇言弧角之變化，以明立法之意，更謂康熙甲子元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元用橢圓法，蓋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顧其義蘊深遠，未易尋究，謹擇其精要，析而明之，庶幾便於初學，為譯釋輪一卷，又謂劉氏徵注九章算術，許氏慎修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之目雖多，而其綱維不外乎加減乘除四者而已，四者之維於九章，又不啻六書之維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幾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勾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相求之例，雖其後者，又載粟米為貴賤差分，移均輸為虛借互徵，名目既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因本劉氏書，以加減乘除為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撰加減乘除釋八卷，循又與吳中李尚之說，兼注孝聖策，討論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及元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段諸書，因知立天元一為算家至精之術，秦書雖亦有立天元一名，而術與李殊，尚之所校海鏡演段二書，專主精天元借根之殊，故但指其大概之所近，其於盈虧和較之理，究未析其微芒之所分，乃復貫通其理，舉而明之，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鴻兩家之學，謂常法亦謂之隅法，益隅亦謂之虛隅，益從亦謂之益方，益方者別於從方也，益虛者別於從虛也，常法者別於益隅也，如積相消，則同減而異加，開方相生，則同加而異減，其同異減加，則益不足之義也，其有和有較，則方程之體也，其借算，則少廣之遺也，其實方於從，則商功之流也，其如積相消，則均輸之遺也，其寄分取率，則幾分粟米之變也，其就分，則方田

之餘也，其測圓，則勾股之精也，又謂梅勿庵以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繁錯，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近讀秦書，其中有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竊以乘除之法，負板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備者竭精敏神，或有未能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之愛列為十二式，設開以明之，又致書與李尚之，謂天元未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有較而和不備，及既相消合而為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帶，則天元為益從，和在天元，則帶為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為同名，正與負為異名，從與帶同名相加，有益積，從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書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和在從，乃有翻積，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是為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中已有之一，為七人買馬，一為太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故尚之較其天元一釋略曰：為算之道，皆誠所已知之數，求所未知之數，然而所謂數者，自一而累之，而十百千萬，自一而析之，而分釐秒忽等數也，所不知之數，未知幾何，而必為一數，則可知此天元一之所由立也，已知之數見數也，未知之數，雖知其必為一數，究借算也，見數與借算不同類，故必別太極於天元外也，以不同類者相加減，則生正負，何也，減所不可減，非負不能通其變也，以天元乘，則層累而上，以天元除，則層累而下，層累而上者，譬天元為方面，以乘方面為平幕，以乘平幕為立積也，層遞而下者，譬以方面而立積，則得平幕，除平幕，則得方面也，設一術於此，以求其積數，又設一術於彼，以求其積數，此之積數與彼之積數，其天元太極之等，不同，而其為積數則同，故曰如積也，彼此之積數同，則以彼消此，或以此消彼，相消之後，必減盡而空，更無積數矣，然而猶有天元太極之等在，以有正負故也，計正之積，與負之積，適等正之盈，以負之不足消之，而盡，負之不足，以正之盈消之，而亦盡，正負相消，則無正亦無負，無正無負，是無積數也，惟無積數，故除之，開方之而得所立天元一幾何之實數，假向有數不得爾也，此立天元術之大略也，是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復餘蘊，蓋自李繼城郭邢臺而後，未有如此妙也，初循以太陰次輪及火星歲輪，皆與本天不合，謂有其當然，自必有其所以然，及覆數四，不得其故，商之元和李說，說謂古法自三統以來，見存者四十家，其於日月之盈縮遲疾，五星之順留逆伏，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本朝時憲書甲子元用諸輪法，癸卯元用橢圓法，以及穆尼閣新法，用不同心天，蔣友仁所設地動儀，說太陽不動而地球如七曜之流轉，此皆言其當然，而又設言其所以然，然其當然者，悉憑實測，其所以然者，止就一家之說，衍而極之，以明算理而已，是故月五星初均次均之加減，其故由於有本輪次輪，而其實月五星之所以有本輪次輪，其故仍由於實測之時，當有加減也，以是推之，則月體一周不能成大圓，與本天等，其故由於有次輪，而所以有次輪之故，則由於朔望以外，當有加減也，火星軌迹，不能等於本天，其故由

於輪徑有大小而所以輪徑有大小之故則由於以無消長之輪徑算火星猶有不合而更宜有加減也循其說故自敘釋輪云七政諸輪生於實測者高卑遲疾之故則未敢以臆度焉其虛衷服善有如此所著書不下數百卷其最著者有孟子正義經宮室考雕板極易學三種餘甚多不具錄子廷琥

子廷琥字虎玉僑廬生性醇篤善承家學於算學亦精進陽湖孫觀察星術擇釋方不信地圓謂西人誤會大數禮四角不辨之言而測地圓之說以楊光先之斥地圓比孟子之距楊朱廷琥讀其書謂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無師承渾蓋之說皆謂地圓泰州陳氏宣城梅氏悉以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與圓形合為說且大戴有曾子之言內經有岐伯之言宋則有邵子程子之言其說非西人所以非西人誤會古人之言也因博搜古籍合諸家言而釀列之為地圓說二卷又庭訓謂李維城奏道古之學既撰有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開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未詳開方之法讀者依然渾渾因以同名相相消用超用變諸法示廷琥廷琥乃知以泰氏之法讀李氏之書才策推算一符合遂取益古演段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書成其父見而喜曰得此可讀演段矣即命名為益古演段開方補且云可附於算算記之末

論曰天本無形古人之所謂橫帶天履者為赤道斜交赤道者為黃道殆如棋枰劃界以便測算耳非天確有黃赤道也然則西人所謂本輪均輪次輪亦虛象耳非確有諸輪如連環相套於無形之天也乃西人言之鑿鑿且謂天有九重層層相包如髮總頭日月五星列宿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其所以能術惑人者正在此等新奇無據之說乃不謂梅江諸君竟受其欺遂以為天真有實真有若是諸輪果使天真有實真有若是諸輪何以未幾而變為橢圓之天不識向之諸輪究竟棄置何所里堂輪輻二釋重主實用故詳於法而略於理旨哉洵儒者之學也至於天元之妙妙在寄母向之謂誠所不可減非負不能通其變余竊以為除所不受除非寄母不能通其變寄母者通分之謂也不除此而乘彼在常法多一除立天元恆多一乘故凡兩次除者天元則變為平方三次除者天元則變為立方是欲究天元之術必先明正負開方之理而天元之為用甚廣昔郭太史授時術尚用之以求氣矢是不獨可賅九章尤治曆者之所必不可少也里堂天元開方二釋闡明其法使人人通曉較梅文穆之僅辨天元為借根方所本其功不更鉅哉且里堂以通儒而兼精天學其結詞虎玉又能克紹門業可謂不愧古人有光梓里矣理堂隱居北湖與同里楊參戎相友善參戎名大壯字貞吉號竹廬又號耕雲昭武將軍裔以世襲輕車都尉官徽州營參將病廢回籍精於曆算武官中洵為罕觀事以歲歲揚州賽舫錄亦足以見吾鄉之篤好斯學之盛也又烏程張秋水選坡冬青館甲集有讀里堂天元一釋跋謂卷末放鐘城與邢彥世次之先後尤具雙眼然謂鑄城作湖圓海鏡時即本傳所云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養素者此

西人傳 補註

六八五

似有別蓋仁卿作書時所言老大以來其實亦祇中歲變城至元改元以後始卒故河朔訪古記載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山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臺其吟臺在東北隅遼國朝至元三年李文正公自治自翰林學士辭歸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據此宮不止八十八歲所謂甲辰召對後即歸元氏山中亦未必盡然秋水又有大統曆法啓蒙跋謂此曉庵遺書殘澤沈退甫舉以見示曆至太初以後雖遞有改憲不過增損於積年日法之間至元郭守敬去積年誠超前絕後之詣由是西人不用日而用度其實紀法用六十萬與日周用一萬皆取準數以其便於入算而已殊不知置閏則須兼論距緯斷非平氣之可統攝此先生所為斷斷於換度換宿者也然則融西人材質歸大統型範其苦心至矣豈第金水二星行度有不同心為足以扶高卑盈縮之理哉此書出而先生之遺書約略盡顯矣士林榮駭庵遺書世所傳者惟新法六卷而已多係鈔本尙未刊布不聞有大統曆法啓蒙一書姑附記以俟搜訪

許桂林周治平

許先生桂林字同叔號月南又號月風海州人由拔貢生中式嘉慶二十一年舉人旋丁內艱以哀毀終卒之時實無疾病自知其死集家人至前囑以後事囑畢瞑目而逝年四十有三生平好學深思至性醇粹躬行踐履博綜羣書體素弱不耐勞勞則易病然又不能無所用心若靜攝一二日輒又病惟讀書始精神煥發故日以誦經為事樂此不疲人以疑義就質有問必答爾然示人以可觀談他事未數語便覺氣餒猶講學終日不倦以餘力兼治六書九數嘗謂岐伯言地大氣舉之氣外無殼其氣將散氣外有殼此殼何依思得一說以補所未及蓋天實一氣而其根在北北極是也北極不當為天樞而當為氣母萬物之祖皆在北故十一月為羣生之始天時既然矣天象獨不皆以北極為一氣之元乎元氣發於北極浩浩蕩蕩久而不息經星七政皆運於元氣之中經星以上遠之又遠無論氣之至與不至固不可必有殼以函氣也以北極為氣母其氣應向左而運古稱天道尚左天根在北自南望之以西為左近氣母者左行疾故恆星東行之差遠遠氣母者左行漸緩故月東行之差最疾日月之出自北升而入亦向北向其母也又謂氣有有形有無形有形者雲無形者風承地而運七曜者無形之剛風也有形之氣無力無形之氣有力風者大氣之餘時被地上北極為氣母氣起於北至西下轉於西南此日入於西所以向北而地上之風誠如聖祖幾暇格物編言風無正方而常起於西南也因采集宣夜遺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三卷又恭讀欽定數理精蘊撮其簡要切於日用者著算曆四卷蓋取啓曆以示初學之意其自序云算家以簡為貴取其濟用兼亦省心所述算曆亦此志也而其大端有二一曰籌算二曰四率此例籌算省乘為加省除為減乘則不必復乘歸則無須復歸四率比例往往多算者能以少算算之累算者能以一算算之且三事既定即法實已分斷不致法實顛倒之誤四率本古法而習乘除者多不知之故特表之即用珠算者習焉其為益於乘除不少也籌算又最易曉梅宜城云朝得專能學之甚易而用

西人傳 補註

六八七

之甚簡謂非捷徑乎。算書人或不樂觀。觀者又或未知其調要。因於篇首著此二端。俾有志明算之士。留意焉。別有易雜二十卷行世。其未刊者。毛詩後箋八卷。春秋三傳地名考。六卷。殷梁傳時日月釋例六卷。漢世別本禮記長義四卷。大學中庸講義二卷。四書因論二卷。許氏說音十二卷。說文後解十卷。太元後知六卷。參同契金隄大義二卷。步緯簡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導。竅四卷。據對八卷。半古叢鈔八卷。味無味。香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駢體文四卷。查韻詞二卷。同時又有周治平者。浙之臨海諸生。事蹟不得其詳。嘗因曾子問天員篇。偏則風一節。為之釋曰。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于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然水比土為輕。較火氣為重。氣比火為重。較水比土為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夫蓋水之情為冷。火之情為燥。土之情為燥。冷氣之情為溼。熱氣之情為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火氣之城。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為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之上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為雷。與氣交合。迭為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為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即化為水。下居本所。故兩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溼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為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候。一一凝。近。皆成散。即成雪。露之為霜。其理略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為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為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決絕。上騰。力專。勢銳。運至極。冷之深。際。凝為露。人冬。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故電。雷。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為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騰。分。驟。而。雨。兩。頓。異。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故。一。皆。圓。初。圓。其。微。以。漸。歸。并。成。為。點。滴。未。至。本。所。又。為。嚴。寒。所。迫。即。下。成。霰。矣。故。電。雷。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宣和通志

論曰。許先生精于格致之理。言不妄發。行端表正。讀書之外。無他好。與人接。終日默。默。不。善。作。酬。酢。語。洵為古之通儒。歿後。州人三請。崇祀。鄉賢。非虛也。天性孝友。曾撰北堂永志。記門弟子。附刊於易。確。後。又。以家貧。身病。窮。多。愁。致。之。子。嗣。以。兄。之。次。子。徵。容。為。子。徵。容。好。學。有。父。風。將。見。家。學。淵。源。引。而。弗。替。周。君亦深於天算。兼習西法。阮相國。鑿。會。子。注。釋。謂。其。能。融。會。中。西。之。說。曾。采。其。言。又。時。人。前。傳。亦。獲。其。校錄之助。因所論與許先生說大略相近。故附及之。

吳蘭修

吳蘭修字石華。嘉慶舉人。官信宜訓導。工詩文。尤精考據。兼擅算數之學。曾序李雲門侍郎輯古算經考注。其略云。凡高。委。漢。道。幾。幾。穿。河。等。二十。術。皆。以。從。立。方。開。之。西。法。詳。句。股。開。方。而。無。帶。從。同。文。算。指。有

帶從平方而無立方。梅定九補。帶從立方三術。稱為至密。實未見此書也。且梅氏所舉。皆正體立方。猶易布算。此則斜表。廣狹割截。附帶。以法御之。無不曲中。可謂思極。靈。妙。入。無。關。者。矣。今。以。其。術。考。之。立。法。要在求小數。以各差加小數。而得大數。蓋以各差減大數。則乘除加減。正負交變。以小數與各差相加。與他數相乘。用加而不用減。法尤簡易也。立言無多。要能直揭王氏之旨。非深於古法者。不能道。又撰有方程考。謂方程之法。沿誤久矣。梅氏定為和數較數和較數用和較交變四類。可謂力闢荆棘。但其闢仍用直行。正負交變。耳目紛繁。學者猶難之。因以諸書方程。經梅氏考正者。悉著錄。連御製數理精蘊。法算之庶幾一目瞭然。古算經考法

論曰。石華為廣東知名士。阮相國總制兩廣時。於廣州城北粵秀山。越王臺故址。建立學海堂。以課士。首選石華為學長。少品學已可概見。所著方程考。未載通御附辨二門。如算法統宗。有孤。不。知。數。一。條。用頭尾相減。為其數。因誤。梅文穆公亦水遺珍。改定為兩尾相減。餘為法。亦非通法。因借得用方程法御之。始無窒礙。其他不勝枚舉。要皆有功於九數者也。

董祐誠

董祐誠字方立。陽湖人。嘉慶二十三年。應順天鄉試。中式。經魁。初名曾臣。鄉試後。更今名。幼穎異。進止凝然。不諱笑。頗類。而。納。於。言。辭。於。書。之。外。無。所。嗜。於。世。之。書。無。不。讀。尤。有。過。人。才。凡。他。人。所。不。能。探。索者。祐誠一二過目。輒通其指。始工為漢魏六朝文。繼通律曆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根究大道。而以用世自期。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涉獵益廣。讀亦富。三試禮部。皆未第。意恆鬱鬱。遂肆力治經。又不樂為世俗學。專治鈞。鍊。隱。奧。之。書。務。出。新。義。闡。秘。曲。補。罅。漏。以。是。精力。耗。竭。於。道光三年。歿于京。年三十有三。撰有割圓連比例術圖解三卷。自序云。元郭守敬授時。用天元術。求弧矢徑一圓三。猶仍舊率。西人以六宗三。要二。簡。術。求。八。線。理。密。數。繁。凡。遇。布。算。皆。實。於。表。梅。文。穆。公。亦。水。遺。珍。載。西。士。杜。德。美。圖。徑。求。周。諸率。語。焉。不。詳。罕。通。其。故。書。欲。更。推。通。法。使。弦。矢。與。弧。可。以。徑。求。更。精。累。年。迄。無。所。得。己。卯。春。秀。水。朱。先。生鴻。以杜氏九術全本相示。董海寧張先生。勇冠所寫者。九術以外。別無圖說。聞陳氏際新。為之注。為某氏所秘。書已不傳。乃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董即圖容十八。之。術。引。伸。類。長。求。其。繁。積。實。差。分。之。列。衰。商。功。之。堆。堊。而。會。通。以。盡。句。股。之。變。周。神。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一。一。圓。弧。也。方。弦。矢。也。九。九。八。一。一。遞。加。遞。減。遞。乘。遞。除。之。差。也。方。圓。者。天。地。之。大。體。奇。耦。相。生。出。於。自。然。今。得。此。術。而方圓之準。通矣。爰分圖著解。冠以九術原文。並立弧矢互求四術。都為三卷。辭取易明。有傷。繁。冗。其。所。未。備。俟。有。道。正。焉。又。撰。割。圓。求。周。術。一。卷。自。序。云。割。圓。求。周。術。無。其。術。秀。水。朱。先。生。鴻。為。言。圓。柱。斜。割。則。成。橢。圓。是。可以。句。股。形。求。之。秋。涼。無。事。即。生。之。說。稍。為。發。明。系。以。圓。釋。大。匠。平。圓。如。平。方。橢。圓。如。縱。方。橢。圓。有。大。徑。有。小。徑。有。周。有。積。必。知。其。二。然。後。可。求。其。餘。猶。縱。方。之。句。股。形。也。如。以。兩。徑。與。周。之。和。較。及。面

積隱難求之。則其術亦有不可盡者矣。又撰堆垛求積術一卷。自序云。堆垛求積三乘方以上。舊無其術。汪氏衡算算學。始規諸乘方三角堆垛求積術。以爲古所未發。予釋圖圖捷法。更得求諸乘方所成之方錐堆術。繼復以縱方堆推之。而得諸乘方所成之縱方堆術。亦謂此兩術又汪氏所未發也。近讀四元玉鑑。麥草形。果塚幾諸問。求其天元如積之原。則與諸術皆一一符合。學然後知不足。旨哉言乎。爰取舊撰兩術。比而錄之。爲讀四元玉鑑助焉。又撰斜弧三邊求角術一卷。自序云。梅文穆公亦水遺珍。有弧三角形。三邊求角。開平方得角。正弦法。解與詳備。甫天學會通三邊求角。用對數術略同。其術視繩較術稍繁。然用於對數。則此爲簡省矣。薛氏有法無解。梅氏以平行線作同式三角形。釋之。義亦未顯。暇日尋繹。適知角旁大弧之弦。與對弧之弦。線相交。成平三角形。以邊角比例。求之。可得所求角。正矢之半。爲末數。故倍末數。即得角之矢。而術必求半角。正弦者。八線對數表。無失線。知此術之專爲對數立也。別爲圖解。並補求又一角。術推步之士。或有取焉。又撰三統術衍補一卷。自序云。推步家實測日月星辰之行。以算術綴之。謂之綴術。自漢以下。無虛數十家。莫不先審天行。復綴算數。數不虛則假物以爲用。三統之律呂交象。大衍之著策。授時之平差立差。西人之小輪橢圓。其用殊。其設數以求合於實測。一也。俗學昧于原本。毀所不見。遂以律呂著策之說。爲詭病。是知繁之非日。而并疑日之非圓也。三統術爲諸家權輿。史稱公孫卿等定東西立暑儀。下漏刻。已得太初本星度。適更遺落。下閏等運算。以律起曆。則是已得諸數。而復飾以律呂交象。固章章矣。錄事作三統術衍。頗稱詳盡。然于綴術之原。猶有未備。今輒依太初元年日月五步度數。比而列之。入以演撰之法。爲補衍一卷。後之學者。庶無惑乎此也。先是新誠研究諸史。歷志。因撰三統術衍補。復取三統以次。迄明大統萬年。回各術計五十三家。擬撰五十三家曆術。其涼趙飯之元始術。唐南宮說之神龍術。及鼎登悉達之九執術。志不著錄。用數更據開元占經所引補。尉稿未成。但有序目。載文集中。敘略云。自昔上皇之世。孟幼未分。草木互易。適定神策轉調。歷大庭軒轅。逮于殷周。三五之法。詩書所稱。略可指說。靡得而詳焉。周室陵遲。憲章版蕩。亡告朝之禮。廢時人之職。重遺秦楚。五紀崩隳。漢氏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皇。始正三微。改歲首。於是方士輻湊。曲藝雲集。追星距以定度。酌月法以積閏。而陳朔分至。離離弦望之術。差以周備。自是以後。代自爲憲。家自爲學。下暨唐宋。經數十易。皆考驗當代。斟酌舊傳。有元承之。作授時曆。差平立以調進退。求弧矢以正黃赤。乘積年之法。立諸曆之準。測算之術。蓋以密矣。明代大統。因乎授時。較於末年。門戶別出。紛爭辨訟。遂屬圖亡。大清龍興。纂繹昭昭。西徵殊俗。厥角獻技。內設五宮天文之科。外測四海經緯之變。日月效期。彗孛通軌。蓋自太初以來。千七百四十餘年。始集成於我朝。然猶申命臺官。朝夕格量。董天地之數。若此其微也。夫術士之學。厥有三蔽。墨守師承。毀所不見。昧因造之理。遠澤火之義。一遺三。得五忘十。其蔽一也。榮今陋古。拔本塞源。斥射姓之司星。嗤鄧平之運算。是猶指三江而挾流。觀九河而淺積。石其蔽二也。中夏失官。學

流荒蕪。鳩屬補象微之制。音紐祖形聲之遺。而議者必嚴內外之防。屏實回之曆。其蔽三也。祈誠放食餘閒。願言纂輯。乃取史志所載。自三統以下。可撰述者五十三家。凡歲實朔實之分。定氣定期之差。皆教授之大原。先朝之遺憲。爲比其名義。課其盈虛。補其散佚。信其亡闕。都爲十卷。鈎核考互。移歲時。以存先士之學。俟有道之正焉。爾。祐誠發後。其兄恭誠。時官戶曹。取其已成之曆算稿五種。計七卷。附以水經注圖說殘稿四卷。文甲集二卷。乙集二卷。關石詞一卷。共九種。凡一十六卷。名曰方立遺書。囑同里張成孫校而刻之。張成孫者。字彥惟。陽湖張泉文編修。惠言子也。名父之後。經學傳家。兼精大學。方立論曰。方立沈默精敏。所著書。洵足以超邁古人。尤所撰之曆術序。探本窮源。不獨指摘其三蔽所在。且可使後學。知因造之端。書雖未成。而其志實與元和李尚之秀才。較擬撰司天通志。大略相同。皆有功于象緯者也。惟賴補圖求周。誤據九章句股。爲生繩木術。以橢圓大徑爲弦。小徑爲句。求得股。以小徑求得圓半周。爲句與所求之股。復求得弦。爲橢圓半周。於術不通。蓋爲生繩木。若使兩面對。其相交處必有角。故可信爲句股形求之。而橢圓之形。則爲斜割之圓柱。與葛繩者迥異。其受割處。無痕跡可尋。故能合於長圓。而不能有合於句股。以其相交處無角也。夫其相交處無角。則其形不同。其數必恆小於橢圓。信非通法。豈曾以此論告之。其兄玉椒。農部。蓋亦乃農部。既不知算。兼以友愛其弟。不忍湮沒其所著之書。堅不節去此術。致方立有遺憾。惜哉。

增人傳卷第五十二

國朝補遺

甘泉羅士琳續補

張敦仁

張敦仁。字古餘。陽城人也。由乾隆四十年進士。丁憂。四十二年補行殿試。奉以知縣。歸。銓選。歷官直隸南宮。江西高安。廬陵等縣。銅鼓。川沙等廳。同知。江寧。揚州。南昌。吉安等府。知府。游升雲南。鹽法道。得未疾。乞老歸。僑寓金陵。生平實事求是。居官勤於公事。暇即力求古籍。研究羣書。雖老病家居。亦不廢學。尤嗜曆算。以在江南之日最久。與元和李秀才銳相友善。因讀古算經。凡高臺漢道。梁隴穿河等二十術。皆以從立方開之。苦其有術無草。且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其第十六術以下。原本注文。術文爛脫。甚多。乃與李秀才商榷。各以天元入之。共著細草。並將其爛脫字據術補足。使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表之術。較若列眉。手寫定本刊刻。名曰古算經細草。長塘施氏見而愛之。縮爲袖珍本。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中。自是輯古始有善本矣。又因讀秦氏數學九章。知本術求一術。與立天元一術。皆爲曆算家至精之詣。天元一幸待宣城梅氏辨明。又有測圓海鏡益古演段諸刻本行世。獨大衍求一術。載在叢書。而叢書又無刊本。鮮有知者。于是復撰求一算術上中下三卷。自序云。算數之學。自九章而後。述作滋多。其最善者則

有二術。一曰立天元一。一曰求一。蓋方圓之變。莫善於立天元一。窮奇偶之情。莫善於求一。求一之術。出于孫子算經。物不知數之問。宋史藝文志。有龍受益求一算術化零歌。當即此術。而其書不傳。推步家謂之方程。周琮則天術義略。所謂以方程約而齊之。施濟之論。統天術所謂虛廣方程之算者。是也。然其布算行列。迥與方程不同。則名之爲方者。非也。其法以各數及不滿各數之殘。求未以各數除去之數。必先求以各數去之餘一之數。而後諸數可求。故曰求一也。算之用無所不包。至于步天而極。求一術之於步天。其用尤爲切要。何者。氣朔交轉之策。即各數也。氣朔交轉之應。即不滿各數之殘也。上元以來。距所求年之積分。即未以各數除去之數也。是故由唐麟德術以下。迄于宋元諸家演撰。皆依賴是術而成。五代曹士蒞始變古法。不復推上古爲元。然世謂之小術。祇行於民間。元郭守敬造授時術。請取近距。不用積年日法。而李謙謙仍有附演積數三法。以釋或者之疑。蓋蓋官師說相傳。罔敢失墜。求一術之見重當時如此。明用大統。一切皆仍授時之舊。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術。亦依郭法。截算。不立積年。上元之法。久不行用。于是古人所以推求七曜齊同之故。五百年來。無有知其說者矣。國朝數學昌明。遠越千古。海心九九之士。後先相望。立天元術。見于元李敏齋治益古演段測圓海鏡者。唐荊州順善溪諸君。已不解爲何物。及宣城梅文程公。以西洋借根方釋之。其術復大顯。獨求一術。屢見於宋秦九韶道古數學九章中。學者罕見其書。知之者鮮。余官遊江右。上交學使李雲門先生。借錄所藏秦李諸書。乃得復尋立天元一求一之妙。及來吳門。有元和諸生李樹之。號好斯言。因其日夕討論。研窮秘奧。官曹多暇。輒依秦氏所說。略加修飾。推而衍之。得書一卷。名曰求一算術。以篋帙稍繁。分爲上中下。上以究其原。中下以明其法。中爲難法。下則演紀也。竊謂隨時測驗。以明合天。則演撰之法。不可復用。上考往古。求其已然。則算造之原。不可不知。况乎術體精微。未易窺測。秦氏自言。窮年致志。感于夢寐。幸而得知。神明變化。存乎其人。又安知無用之用。其用不有更大者在乎。此則區區之心。所以自矜一得之愚。願思有以章明之也。又因讀測圓海鏡有翻法在記之注。疑李氏別有開方記一書。佚而不傳。爰取秦書所載正負開方法。自平方以迄三乘。凡六十四問。各設超邁商除正負和較之式。副以之分。二十五問。負商二十三問。無數五問。代開十二問。盡變二十二問。通論一十二問。而以得例二十一條。冠諸首。用補李氏佚書。名曰開方補記。自序云。正負開諸乘方者。天元一術之除法也。天元一術。凡應除者。多不受除。不除此而乘彼。則不得不合。累乘所得之數。而并除之。於是開諸乘方之法。生焉。非當其取數之初。先設一開乘乘方之見于算中。而後以吾術就之。後人不察。乃枝節而形求之。湊合於長短和較之間。規規于廉率立成之數。說愈難。而古人立法之靈。愈晦矣。嘉慶己未。余因校李敏齋測圓海鏡。不得其開方之術。甚情所關。翻法在記者之不可以復見。轉而于秦道古數學九章中求之。始識古人層層列位同加異減。自然相生之妙。然易一數以取初商。則猶茫然無以御也。嗣是游官所至。每遇諳藝之士。輒相諏訪。癸亥之秋。重晤李雲門先生於

都下。執手道故。外即相與極論此事。亦深以定初商爲難。各仲商來。寓居吳會。官閒無事。乃與元和李樹之復取秦氏書列式而詳釋之。然後嘆自九章算經以來。歷代相傳開方法。爲同文算指。隔位作點之一言。汨之。而初商遠不可定也。夫隔位作點。止可以御無從之方。而不可以御正負諸乘方。正負諸乘方。有實從隔層各層。必以正負之名。層層審之。而後可開幾數者。定。必以超邁之法。層層審之。而後可開幾數者之各商數。俱定時。吳縣沈中立。亦篤好斯學。各設新題。更相詰難。會通既得。理解豁然。正負錯雜。黍不失。蓋古人立法之精。爲度以加矣。次年冬。尙之與余同處金陵。乃爲通釋條例。自平方起。至三乘方止。推是而至於無窮。皆可一法以御之。今年夏。出以示元和。顧千里寓目。贊其排演。真然成篇。列式雖多。義無重複。然所謂可開幾數者。以開方言之。則然。若天元一術之本法。固不如是也。因備舉秦李諸書。及郭那蓋授時法草之見於今者。爲通論一卷。以嚴其後。欲令學者知古人於此。非昧之而不言。特其言之各有攸當。而非可以蓋管之見。強相贊議者也。夫以三百年來。久佚之術。與余五六年来。歐歐莫釋之疑。一旦萃海內之學人。講明而兼白之。斯亦天下之至樂矣。書既成。都爲九卷。名之曰開方補記。非能於古人之外。有加毫末也。祇推演其已成之法。并申明其用法之重云爾。乙丑閏六月九日。說於邵伯舟次。稿成未刊。迨道光十四年。始親爲校刻。僅成六卷。遂以病歿。年八十有一。一算術開方補記。

論曰。天元一術。雖肇自宋元時。究其原實古九章少廣借一步之遺。以天元釋積古。亦猶夫雲門侍郎之以九章釋積古。皆專志求古者也。較之妄以西法疏釋古書者。真有霄壤之判。至於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幾使前賢精詣。湮沒無聞。得觀秦表而章之。又復闡而明之。不獨使曆志之殘缺。露於外者。可以搜術推補。且可以備將來考驗氣朔交轉諸策。歷久而差之由來。厥功偉矣。觀秦著述甚富。已刊者。樹古算經綱草。一算術二補外。尙有鑿鑿論考證。通鑑補議。通鑑補略。諸書。惜開方補記。刊而未竣。此又與吾鄉焦里堂孝廉之開方通釋未經刊布。同一憾事也。

姚文田 謹識

姚文田字秋慶。安徽人。以嘉慶四年己未科第一甲一名進士。授職修撰。充國史館唐文館纂修。歷官詹事府翰林院內閣學士。禮部尙書。卒。諡文愷。生平博覽羣書。精於考覈。兼明古曆。博探有春秋經傳。朝圖表二卷。其自序云。曆法以分至爲主。使當居四正之月。然後歲序不愆。故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變與專舉四仲。其定法也。春秋時日官失曉。曆法久廢。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春王正月一語。先備夏。紛紜。然如隱公七年二月十七日。長至。則正月乃建亥矣。尙得謂周正月乎。自宣公初連失兩閏。後此屢補。廣失。以至襄公之末。凡五十餘年。魯多通備。豈無有一二人能蓋正之者。乃聽其紊亂如是之久。魯史繫之以王。豈是當日周曆如此。故夫子亦仍而不改。至於列國。各隨民俗。故有雜用夏商正者。其赴告之文。或知改從周制者。其施諸國中。則命月必有歧出。左氏採輯各傳。往往專舉四時。而不言月。則有稱

月而改定者亦有遺漏未改者。後人讀之難曉。杜氏作長曆。自謂用乾度並古今十曆以相考驗。無論諸曆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亡羊。抑又何所適從。顧氏則表力糾杜氏之失。乃祇是遷就日月。閏月重大。隨意安插。又不詳致誤之由。用力勤而失精甚矣。愚謂夏正承顛項後。實為曆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法必不能變。春秋曆法蓋有二端。一則先大月後小月。凡日月率二十九日半有奇。而一月常不足三十日。漢志先稱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藉古借字。先大後小。所謂藉半日也。然小月之朔。常在大月之晦。名義俱不符。未知周初果如此否。漢鄧平實踵其法。見漢志至每月皆有餘分。藉滿半日。則下月更不須藉。故有重大之月。大約常在第十七月。先大後小。則十七月已是大月。故不得不移前一月。而十七月反為小月。通經傳二百五十五年中。僅失三重。大者一重。其後旋即補正。蓋一有增脫。則小大全倒。陽曆轉為陰曆也。一則置閏歲終。凡經傳閏月。皆在是年之末。又不言閏某月。惟文元年閏三月。當時即識其非。知所謂歸餘者。斷在歲終。秦人稱後九月。有自來矣。然於古法實不合。故哀公十二年。魯一傳。又引夫子之言以正其失也。由其定法全失。遂至疏數無常。故有一年再閏者。文元年是也。有一年三閏者。襄二十八年是也。有二年連閏者。僖三年四年是也。有三年連閏者。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是也。皆由錯失在前。隨時改正。尋其脈絡。可得而言。其夏商正閏法。必有不同。昭二十年。衛有閏月。殺宜姜。事在八月之下。似當是閏八月。或言下文賜繼子。豈皆終而言之。此亦可與之一例。然在某月終不能定。惟哀十五年。傳閏月。良夫與太子入。經書此事于十六年正月。是衛之閏。為魯之正。乃為衛用商正之實證。杜氏誤合為一。蓋并孔子之卒而亡其日。斯為過之至大者。予既深知杜氏兩家之失。幸賴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即據此以為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為定準。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謬舛者。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曆法。粲然復明。亦古今一大快事。既為表如後。復撮其要書於卷端。嗣又有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道。光元年。舉人生平究心實學。專以經濟致用為主。尤於天文輿地肆力最深。推步以徐國臣為根柢。輿地以顧祖禹為濫觴。先是彥士撰有求己堂八種。其海運圖說。即八種之一也。會三年。冬。高堰隄決。運河失道。當時議籌海運。經太倉。張利史作橋。江蘇賀方伯長齡。陶中丞澂。以彥士夙有成書。延訪入幕。勸辦海運。事成。上功於朝。議敘知縣。歷任內邱。正定。萬全等縣。道光十五年。以勞瘁成疾。卒於官。年六十有一。會取天元曆理策。應諸用數。推勸春秋三十七日食。其自序云。春秋日月。具有義例。而周正夏正。聚訟紛紜。蓋自東遷以後。失曆失閏。冬春上蠶。正朔下移。甚至春二月而日南至。十二月而火西流。所以孔子嘗譏司曆過。左氏亦謂再失閏。况夏五郭公。史文多闕。千載後其孰從而定之。杜征南為左氏功臣。而不諳曆法。所著長曆。惟憑經文。朝日前卻閏月。以求其合。而經誤傳誤。卒不可定。後人又孰從而求之。孟子有言。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夫冬夏致日。古法憑土圭測景。腹管飛灰。容有不齊。求其可以考曆法之疎密。而堅定其是非者。莫如日食。則欲以曆證春秋之日

月。而破千古之疑。似者。莫如求全經之交食。然而難言之矣。王伯厚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屬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術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然構李徐國臣先生云。此正坐不知春秋正朔漸變之故。則固無足憑焉。郭守敬授時曆法亦密矣。然元史曆志所推春秋三十七事。僖五年九月朔食。既缺而不載。桓三年七月日食。既僅推得六分四十一秒。又意在以經證曆。初非以曆明經。求當指出春秋失閏之漸。惟徐國臣先生能以曆證明經術。考定全經朔日。著為經傳注疏辨正。而其書不傳。獨求諸上下兩江。卒不可得。乙亥秋。抄僧郁遂夫游嘉禾。求遺書。謁先生從孫麗川。文瑛。五龍橋。讀書處。則已他人是保。而殘稿剩墨。杳乎不可復知矣。無已。歸而求諸所得先生曆法精年布算。則全經日食三十七事。乃得其三十四。夫交食之法。分秒有差。即不能合。而自宣十七年癸卯外。所書甲乙。無不若合符節。並列於二千三百餘年後之珠璣。并衛術所不能合。郭守敬所不及詳者。一有以得其實。豈非千古大快事哉。爰以所推交食全稿。錄為一帙。準徐氏法。以月建名月。比而核之。則僖公以前。合夏正者二。合夏正而失一。閏者五。文公以後。合周正者十九。合周正而失一。閏者六。夫亦可知春秋失閏之有漸。而周正之改月與否。可由是而定。全經朔日。亦可由是而推矣。惟僖公十五年五月交食。元史不無附會。而襄公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連月比食。古今曆法所不能得者。而衛術能得之。此或別自有說。而查何足以知之。姑俟諸深于春秋且精于曆法者。又謂杜氏長曆。顧氏朝閏表。祇就經傳推較。而未諳曆法。晉姜熒唐一行元郭氏各以曆推春秋日食。而未及全經朔日。徐氏能以曆考定全經朔日。而其書不傳。陳厚齋長曆。或稱較預為密。而僅從四庫提要中略見一斑。且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因一一與杜曆相符。不復續載。則襄公二十七年。傳注頓置兩閏之理。似未及辨正。而隱桓之初。杜氏之得者。轉未免異同其說。以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似也。先儒謂周正建子。如失一閏。則建亥矣。而正月實建丑。非多一閏。而何然欲退一閏以就之。將以合杜氏所不能合。而不知二年八月之庚辰。有不合。失在七月不置閏。三年十二月之庚戌。有不合。雖用夏正置閏不同之故。四年二月之戊申。有不合。則有日無月。杜注正義辨之明矣。如必退一月以求合。則杜氏之本合者。如三年十二月癸未等日。又將何以合之。且即退一月。以合周正建子。而隱元年子月。當得辛亥朔。今陳氏定為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是冬退一閏矣。而朔日又進同卯月庚辰。毋乃進退兩無所據歟。况隱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辰在寅。桓三年七月日食。辰在未。正足徵春秋之初。失閏有漸。似尤不得泥周正建子。以致疑也。總之置閏可移。而交食不可移。此不敢求異於杜氏。亦不敢強同于陳氏。爰遵徐氏法。推全經食限。而以置閏證經文。仿顧氏表推全經朔閏。而憑日食為天驗。因更撰春秋朔閏表。發覆四卷。總一千三百八十三求。已登

南天文訓太乙在丙子合遂以魯隱公元年當為戊午開卷便錯其他可知且既証杜氏頻年問及一年再問為非而所撰之表不獨其數且復加尤更有三年連問及一年三問之失其以意排比并同杜氏惟云古文乙卯丙字形相似經傳此二字涉誤最多斯為篤論若徐氏天元曆理據竹書紀年甲子斥班固曆志之非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於天元四甲子為曆元初無足取據獨推崇甚至謂能以曆證經觀其於宣四年閏七月六年閏六月八年十年十二年并閏五月則其為違就求合也亦顯然可見夫春秋雖屬聖經日名無有關係聖人之所重者不在此且聖人嘗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桓五年正月陳侯鮑辛申戊己丑日名兩存此闕疑之明證漢宋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曆考春秋互有得失已自不能全合矧遠在二千餘年以後歲實消長之曆法而謂密密合二千餘年以前紀載失算之日名此杜氏所謂度己之量而欲削他人之足吾知其必不然也

戴敦元

戴先生學數元字金溪開化人幼有神童之目讀書以尺計過目輒終身不忘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以病後一科始補殿試授清書翰林散館改主事繼分刑部久充秋審處總辦由廣東高廉道游升刑部尚書道光十四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一諡簡恪生平無所嗜篤好算術之學與鍾祥侍郎李漢交最著述雖多悉未成書今所傳者惟劉徽所注之九章算術方程新術二文多脫簡恪竹校其一謂先置第四行以減第三行反減第四行去其頭位次置第二行以第三行減第二行去其頭位次置右行及左行去其頭位次以第二行減右行頭位次以右行去左行及第二行頭位次又去第四行頭位次餘可半次以第四行減左行頭位次以左行去第四行及第二行頭位次以第二行去第四行頭位次餘約之為法實如法而一得六即黍價以法減第二行得黍價左行得黍價右行得黍價第三行廡價凡改八字添二十六字移二十九字九章算術

論曰簡恪一生沈默鮮言清廉寡慾實心政事熟於刑名退食即閉戶讀書不事交接凡有撰術隨手散置以故佚者居多未致之前三日其時實無疾病忽親為檢束殘稿分類編輯次日即已瘞中不能言語若預知其將亡然士琳數不識三技惟窮五獨蒙眷愛沒齒難忘屢索遺稿悲校卒不可得曾記鐘演朱氏四元玉鑑細草時其末一問原本爛脫十五字簡恪據術代為訂補云各自自乘下當為併之為正四字上廉下當為一為從三字開之下當為與其數相四字直積下當為加三三字弦幕下當為減一字股下當為相一字又士琳所撰句股容三事拾遺及演元九式二書簡恪亦皆審定屬序今序文具在而全約未親痛哉

陳潮

陳潮字東之泰興諸生援例納粟道光十一年應京兆試舉於鄉生平實事求是肆力經學工小篆精於

六書音韻以漢儒說經者六書尚矣尤不能廢九數於是說志算學晝夜不輟未數月而立天元一術及朱氏四元術皆能探其原以是耗精太過勞瘁成疾卒于京寓先是潮館於大興徐禮部松家嘗與禮部言戴庶常震于水樂大典中檢得算經十卷因經術佚亡遂取西人籌算一冊代之究屬未善更謂唐以明算科取士獨經術限以四歲試之日綴術七條十通六為第六典云六條齊書云祖沖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隋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祖沖之更開圓率密法又設開差算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皆要精密算氏之遺者也所著之書名綴術劉徽九章算術方田章王莽銅斛嘉量下李淳風注云祖沖之以其不精就中更推其數沖之為密又少廣章開立圓術下李淳風注云祖暅之謂劉徽張衡二人皆以圓困為方率九為圓率乃設新法唐王孝迪緝古算表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獨覺方率之間於理未盡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序云七精測穹人事之紀追繼而求宵星晝晷又天時章第四問有綴術推星一題涉漢筆談云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不可以形容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之有綴術二卷合此諸說則綴術亦推演重差之意因損采諸家緒論參以朱氏招數秦氏大衍明氏諸堯撰綴術輯補二卷雖不敢希合原術或庶幾存古人之萬一焉惜甫經建議未得成書而志而歿徐禮部

張作楠

張作楠字丹邨金華人由處州府教授歷官陽湖縣太倉州游升至徐州府以不得於大府將改簡遂乞假終養歸假游林下者十餘稔生平嗜嗜西人算之學與婺源齊彥槐全椒江臨泰相友善以兩人皆同治西算也居官不事酬應嘗曰與其浪費無益之酬應不若將薄俸養活工匠製儀器刻算書俾絕學大昌故凡履任悉以銅木石工及制刻氏相贈所著書若干種名翠嶺山房算學叢書大率皆西人成法推而演之嘗謂僧一行曾以指南較較北極極指虛危之間極在虛六度初誠實偏于極右二度九十五分北極偏右則知南極偏左沈存中筆談亦稱微偏東不全南徐文定屏議稱誠所得于午非真隨地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冬至正午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梅勿庵撰日記要稱天上正南非經誠所指之正南須於正午之西稍偏取之故楊光先有誠路論陸明夫切問齋集有指南誠辨因量取坤輿全圖各直省府州縣及諸部落緯線推演列為全表附道平而立而及而東西諸日晷法撰編籍小錄又仿梅氏諸方日軌例自北極出地十八度起至五十四度止推算各節氣自卯正以至酉正止太陽距地平高弧列於前更取直表橫表各一尺表景亦如前算高弧法逐一推演列表於後撰編籍續

線又取正弧及斜弧三角括以二十八例。撰弧三角舉隅。弧角設如二種。又推測道光三年癸未天正冬至星度七十二候各中星列表而冠以四十五大星圖。並附各星赤道經度歲差表。中星時刻日差表。太陽黃赤升度表。二十八宿黃赤積度表。可以逐年逐日依法加減。使中星與時刻互求。撰新測中星圖表。金華星表。金華更漏中星表三種。又推算道光癸未年各恆星并近南極諸星。及天漢起沒黃赤經緯度列表。撰恆星圖表。又因八線及八線對數表。每十秒為率。卷帙繁重。爰取簡便。以每度六十分列表。析弦切割三線。各為一秩。撰八線類編。八線對數類編二種。又推算北極出地二十八度至三十四度。及四十分度各節。隨時逐刻太陽高弧度分秒並直表橫表。日景尺寸。分益列表。撰高弧細草。又彙采諸書量倉量田各法。撰倉田通法十四卷。第一冊曰量倉通法一之三。第二冊曰量倉通法四之五。附以借根方法。第三冊曰方田通法補例一之三。第四冊曰方田通法補例四之六。第五冊曰倉田通法續編一之三。附立天元一法。草蘇山房

論曰。丹郡之學。謹守西法。依數推演。隨人步趨。無有心得。殆如屈翁曾發徐朝俊之亞耳。其所著之書。雖多。要皆採襲於欽定數理精蘊。欽定曆象考成。欽定儀象考成。旁及秦李諸書。亦如屈氏之九數通考而已。且屈書務在致用。而卷帙以簡便為貴。故初學者至今寶之。張書則大率為其於中星而設。又復務在全備。故卷帙雖多。半皆抄撮。世有目丹郡為算術者。應矣。

劉衡

劉衡字蘊聲。一字詞堂。蘆州其號也。榜名增。以副榜貢生教習官學。秩滿為令。初任廣東四會博羅新興等縣。事丁艱。服闋。銓選四川犍江縣。調梁山。再調巴縣。擢綿州。進知保寧府。遷成都府。授河南開歸陳許道。以疾歸。生平抗直。誠懇。無他腸。與人迂。旋悔且謝。未嘗宿留於中。遇人豁然。不為畦畛。與言無不盡。勸學強記。至老不衰。自經史百氏。以迄六書。是經地理醫方藥性。下及雜家小說。靡不通覽。于吏治以廉能著聲。有庸吏庸言。獨僚問答。讀律心得三書。刊行。後不數年。蜀人粵人。各以名宦請入祠崇祀。其政績詳載兩省事實冊。尤嗜九章勾股。八線測量。中西諸算法。曾受學於李雲門侍郎。為補輯古算經佚注二則。編與奉新趙竹岡同里揭韻餘。朝夕討論。益精。進講六九軒算書五種。目曰尺算日晷新義上下卷。勾股尺測量新法籌表門。諸乘方捷法上下卷。借根方法淺說。四率淺說。趙序云。僕於世事略無所通曉。惟頗好算法。能言後即能之。家有梅方二氏書。時時披閱。苦未盡解。長大後益無解者。又之同志講貫。茲事遂廢。今年遇蘆舫明府于端州。辱示荷所著書凡五種。大要申明古義。特出新意於測量四率日晷乘方借根方法。旁通曲盡。務欲以想深諸顯。易使人人皆得其門而入。夫算學之重久矣。於吏事尤切要。財賦農田水利土方工築。下逮日用米鹽。無皆奸欺出沒之藪。非通曉何以馴之。蘆舫為人勤敏耐辛。苦。為吏卓然有聲。用餘暇益精研于學。江右說此事者。寧都邱氏未有書。德化毛氏。廣昌揭氏。有書而未

關。難於此五種及小學書。鄙見以為必傳無疑。其自序尺算日晷新義略云。天體渾圓而非平圓。北極出地。隨方不同。故日度所隨與日景所到。亦遂有因地高下之異。而晝夜之長短因之。俗所用晷。不求極出地。隨處通用。嗚呼。夫在天一度。在地南北約二百里。顯執一成之器。而概之。薄海內外。曰此其晷也。豈但差盈而失千里已哉。衡不敏。以鄙意造算尺一具。專為製晷設也。乃製得六則。一曰斜立向正南之晷。二曰斜立向正東之晷。三曰斜立向正西之晷。四曰平面向正北之晷。五曰立面向正南之晷。六曰斜立向正北之晷。晷式不同。然其用北極以定赤道之高下。以求晷。則區區主見所在。六者毋或歧。分上下卷。上卷造尺法。下卷則製晷法也。又序勾股尺測量新法。略云。測法舊法。用表。用重表。用三表。四表。西法用鏡。用直。用短尺。用套竿。用帶。用度。用索。限儀。罔弗貫幽。入微。備臻美善。然皆有待於算。未有不煩布算。一量即得者。衡少喜泰西家學。熟測量諸法。年來反復探索。輒以鄙意創為句股尺。其制長方。即句股相乘之積。而畫橫縱諸線。凡山岳樓臺城郭之高。川谷之深。土田道里之遠。一測而得。不煩布算。但數尺而縱橫各格。即得其數。無分秒差。繪圖立說。得十二法。集為一編。命兒輩鈔存之。自備省覽。且為家塾啓蒙之一助云。又序籌乘開諸乘方捷法。略云。宜庶梅勿庵先生。本泰西羅雅谷籌算開方廉隅共法之法。撰開方捷法一卷。成及平方立方。而不及三乘。已上諸乘方。蓋隅者小方形也。借方為隅。法。在平方則以之合廉法。在立方則以之合平廉法。夫平方之廉法。立方之平廉法。古謂之方法。與諸乘方之第一廉等。但以此商之根乘之。即得廉積。故列籌九格。其數皆可取商。而三乘方以上諸方廉法漸增者。則格而難行也。衡少讀泰西家書。熟籌算。同人有用廉隅字索解者。乃創立開諸乘方表。以濟籌之窮。定為初商。用籌次三等商。第一廉廉隅共法者。用籌兼用表。二廉以下則專用表。因方遞增。其間錯綜難。動致混淆。以籌並表御之用。籌則易於尋其源。用表則可以理其紛。順逆次第。展卷釐然。亦算家一快事也。夫又因梅文穆公稱解借根方。即天元一。原名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表。於體例多未備。爰舉加減乘除及相等諸例。撰借根方淺說。而四率為古之今有術。又名與乘同除。算家最要之法。小而日用交易。大而躡離交食。皆所必需。乃合重測法。撰四率淺說。卒年六十有七。古算經考註。衡史。公傳。行狀。六九。軒算書。

論曰。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觀察之學。能出新意以製器。御煩於簡。俾至簡者一歸至便。如日晷之算尺。測量之句股尺。開諸乘方之籌與表。皆器也。皆新置之獨造也。若其借根方與四率。則又詳明術例。使初學易於入門。是書久藏家塾。雖僅於輯古算經考注中見所補之二注。金其嗣星方都轉良。刊刻遺書。始獲見之。亟為補傳於此。抑人之傳不傳。與夫書之存不存。殆有數焉。觀都轉記中所云。家純生叔祖。所增趙竹岡吏部。數皆明算。而無書。至於揭韻餘茂才。延編竊附其中。年自督。稿悉散佚。噫。此豈非斯人之不幸也歟。

謝家禾

時人傳三編序

序曰。明經明算。竝重唐典。元精明替。爰逮鼎建。聖祖首出。玩學大顯。盛世無外。古稽盡獻。法曰東來。寶源大衍。阮先羅後。時人列傳。訖今甲申。垂五十年。聰明才智。我有人焉。若香四元。梅侶句股。莊際齋圖。戴廟對數。宮簿神解。致曲洞方。徵君妙用。繪畫測量。秋紐集成。必則古昔。為予泰西。我書彼譯。請見茲若子度越前朝。蒙之纂續。庸備芻蕘。旁及名媛。女也三氏。附錄西洋。太傅舊例。嗟嗟東髮。願學耽耽。六九齒逾。見惡迺積。如後所聞所見。筆之於書。庶有達者。理而董諸。光緒十有二年正月乙未朔立春日。錢塘羅可寶目。

時人傳三編卷第一

國朝補遺一

吳任臣

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征鳴。號莊園。仁和人。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諱有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欽定四庫全書。據浙江孫仰曾家藏本。著錄提要。謂其五表考訂尤精。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南北史合注。託園詩文集。各如十卷。檢討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兼精天官奇任之術。射事多中。時人比之管郭。當明史開局。屢志為檢討。分修最初稿也。國初時崇尚算術。鄞縣全吉士鳳。嘗有言曰。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顧若溪。那雲路。欲會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竄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汝陽之田可歸也。梨洲弟子半江南。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尙稍疏。至諸家而益密。今案吳江宣城皆有傳。雖檢討遺論亡佚大半。然由全說觀之。其學信不凡已。欽定四庫全書

錢塘諸可寶錄

論曰熙雍以來絕學日昌家和璧而人隋珠備者愈長古之明算臣得而指數也傳鳴人者阮太傅創之
羅明經度之美矣備矣顧阮後羅前宜拾補者不乏今彼吳檢討以次若而人斷自道光二十年已上為
續補遺二篇蓋諸君云往當兩傳未成日也後此都為後續補四篇附錄一篇首傳太傅止於乙酉略依
輩行沒世之先後第之擇必精語必詳悉仍前例焉夫以太傅之闕通明經之淹博網羅綜貫幾歷年所
猶且有百之一遺並雙非之文大宗之集亦尚搜求未盡而况佚聞壁典不如全杭之顯者乎然則名山
盛業湮晦而非彰者往往非渺已而鄙人愚妄徒竭一己之知能僅聚數十家之書積二十有餘年之閱
見而欲抗蹤已往柄笑方來遂信無發疑誠哉夫亦曰飲於河者第鼓其腹焉斯已爾然而當代聞人蓋
具乎是其所不知道從蓋聞他日歸我事者或有可財取歟

龔士燕論文音 異頁圖

龔士燕字武仕武進人少穎異能文講求性理發明蔡氏律呂新書推衍黃鍾圓徑開方密率諸法而於
元太史郭守敬授時術尤得其秘如求冬至時刻上推百年加一算下推百年減一算以為歲周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之內滿百年消長一分是為萬分中之一非萬分為日之一日也核之春秋
日食三十七事多與符合又如推晦朔弦望以太陽之盈與太陰之運以太陰之疾與太陽之縮皆相併
為同名相從以太陽之盈與太陰之疾以太陰之運與太陽之縮皆相減為異名相消乃得盈縮遲疾化
為加減時刻之差以此加減朔望之大小餘分得定期弦望時刻至盈縮遲疾郭守敬親平立定三差
理隱繁審其機括繪圖以明之又如赤道變黃道之法謂在二至後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除赤道積
度變為黃道宿度在二分後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乘赤道宿度變為黃道宿度凡此授時之精引伸益
明其法月離五星等法與回西諸法無不洞悉至日月體徑有大小交食限數有淺深其
見其與且悟唐順之弧容直闊之法以排求太陰出入黃道在內在外不離乎六度自是一應七政氣朔
交食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康熙六年應詔纂天下知曆之士於是入都其時欽天監用大統曆七政
多不合天奉旨在觀象臺每日測驗而金星比曆差至十度因修改古法乃遠七年所測表影推測太陽
盈縮又據日測五星行度考其遲疾彼此推求加減氣朔轉交諸應測驗皆與天合蓋其法亦本郭守敬
太陽為氣應推冬至與日應用之太陰周天為轉應朔望用之又交應推日月食用之合氣盈朔虛之
奇零為閏應推閏月用之外外有合應推五星用之修改諸應取順治元年甲申為元以應世祖章皇帝
撫有中夏之祥欽天監名為改應法既改氣朔轉交諸應復改遲疾限及求差諸法又改冬至黃道法日
出分依步中星內法又盈縮遲疾無積度月食無時差一一訂定修改用推以前日食皆與天合蓋官交
章保慶八年曆書告成奏對武英殿授曆科博士時有萬西洋南懷仁等於朝致其實測諸術驗且捷咸

以為便遂定用西洋之法而古曆卒不行十年以疾歸著有象緯攷一卷曆言大略一卷其天體論一卷
及關離中星交食定朔五星諸論則佚矣同縣並時有楊文音亦通曆算尤明習幾何原本應請南王耿
精忠藩下人聘為幕客精忠叛亂時文音被編大兵幸得出聖祖嘗問其人於安溪相國對曰杜門高蹈
李類之流後則史解志初成文音計有增定也又有馬貞圖行事未詳嘗有開方密率法一卷圖一卷今
並存武進縣志
論曰明博士明習授時舊術而又綜貫乎大統回諸法凡所推演得合天行夫豈淺陋固執者流所可
就致其詣哉嘗中西角之秋博士獨能古道自守不皇皇焉以彼而易此謂非有志之倫而克若是歟
惜乎世祚驟遷名且闕然亟亟錄之亦以張吾軍也云爾

方正珠胡宗緒

方正珠字浦選桐城人康熙中以歲貢生蒙召對示以中和樂諸法奏對稱旨乃進其父中述所著數度
衍並自著乘除新法一時學者奉為準繩其前有同縣進士胡宗緒所著算書存目為晝夜通儀象說象
制歲差新論測量大意九九淺說故簡平儀說各一卷康熙七年用為修明史與宣城梅徵君善讓梅胡
問答一卷以記相質難之說安微 通志

王蘭生

王蘭生字振聲別字坦齋交河人康熙初安溪李文貞公竹學幾補拔冠其補縣學生遂寧李氏益自
刻厲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十三年聖祖問十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召直內廷盡日三
接遂得時受天語指示五十有二年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奉旨開局與編修纂事特丁外艱歸侍
服許以所纂書自隨服闋復赴密局日侍講殿祇承顧問六十年試禮部不利賜一體殿試以二甲一名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至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乾隆三年二月薨於位公以布
衣諸生應薦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深為三朝所信遇凡纂輯律呂正義數理精蘊音韻圖徵諸書皆與焉
公學不為汎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既得承受聖祖御製律管風琴諸解乃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
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觀驗樂器而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
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埙篪之數亦皆以黃鍾積實
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與與與體
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與管子淮南之說合此外雜說不關算數者茲不具詳焉文獻通考

都鄙莫不願出門下。當是時聖君賢相。君臣道合。歌笑於天人之際。而侍郎以一介儒生。參其間。親接議。而承恩顧。固極人生難得之運。遂矣。雖私家無他謀。然以編書終其身。故凡披卻導。蓋為一代之石。舉大制作者。皆侍郎所心帥目督者也。尚胡事高談者。述與曲。自鳴者。聚短長。說世不聽歟。

羅棟高字師 吳

羅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晚年又自號左翁。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內閣中書。雍正初元。以奏對。越次。歸。乾隆初元。舉博學鴻詞。未第。十六年。再用。薦舉。以經學徵。核其名。實允。優。詔。授。官。國。子。監。司。業。老。不。任。職。辭。歸。二十二年。高廟南巡。召見行在。加祭酒銜。并御書傳經者。頌四字。賜之。二十四年。卒。八十有一。所撰書。四庫多著錄。四十八年。國史館奉諭。編儒林傳。以棟高為始。蓋非常之典也。經明行修。旁及術藝。畢生精力。則盡萃於春秋大事表一書。泛濫者三十年。單思者十年。執筆為之者。又十五年。而後寫定。凡為敘論百三十一篇。為目五十。為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列朔閏及長曆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曆。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用心可謂苦矣。其朔閏表四卷。自序之曰。余讀春秋。每苦日食置閏。不得其解。據先儒舊說。春秋不應置閏。而置閏者。凡二。見於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見於二十二年。歲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及文元年。閏三月。月。應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見於二十二年。有食之。其二十二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及文元年。閏三月。月。應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見於二十二年。也。及歷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類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類食。諸儒皆以為日無類食。法。日月無類。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歷千年。罔有折衷。又經傳中。日月多有互異。孔穎達曰。凡異者。多是傳實而經虛。以余攷之。亦有經不誤。而傳誤者。有經傳俱不誤。而杜以駁正。經傳反致誤者。孔氏僅能發明杜氏之義。而無能救正杜氏之失。至宋儒益務以義理為穿鑿。不考本末。憑空臆斷。至使千年經義。沈霾晦蝕。於附會之儒。生齒莽之老宿。重可欺也。歲癸亥。華生綱從余游。年二十三歲。性敏。而有沈思。余教以推求春秋朔閏之法。以方幅之紙。一年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於首尾。細求經傳中之干支日數。不合則為置閏。始猶覺其抵牾。十年以後。迎刃而解。其合者。凡十九。不合者。前後率不過差一兩日。因經傳之日數。以求朔閏。因朔閏之前後。以定閏餘。與杜氏長曆。不差毫髮。其遺異者。則為著論駁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三年之事迹。指掌可數。察若列眉。而後儒之憑空臆斷。都成癡語。試約舉三四事言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也。杜謂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今攷桓四年。冬。嘗有閏。十二月。甲戌。實是正月。二十一日。而已。丑。則二月。七日。也是。經書正月。甲戌。不誤。第甲戌之下。當有關文。己丑之上。併脫二月。兩字耳。傳不知而誤。以為再赴。杜併不知而誤。以今年之日。屬之前年。由失不置閏故也。昭元年。十二月。晉既。趙孟。適南陽。甲辰。朔。於溫。杜以甲辰為十二月朔。謂晉孟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不可因長曆作閏。十二月。經傳皆有十一月。己酉。己酉。先甲辰。五十五日。

則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蓋夏之十一月。於周為正月。晉孟以孟夏。而趙氏以仲冬。蒸於家。廟。以孟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孟。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蒸。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齊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之今年。由置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曰。非常也。左傳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為非常之變異。爾。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為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為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不過失於謹慎。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舉其大。而舉其細。何為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為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子崩。乙未。楚子昭。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說。而胡文定指為閏月。經不齊。謂是喪服不數閏之誤。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為非。殊不知置閏須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五月。安得有庚午乎。今推算閏當在來年之八月。此宋儒不攷經傳。而橫空臆度。並不信杜孔而失之者也。此卷篇幅。獨多。約有一百八十餘葉。就一卷中。釐為四卷。學者執是求之。以上下數千年。諸儒議論。如堂上人。判堂下人。曲直。又如執規矩。以量物。毫髮不容錯。余於此。用心良苦。而位置閏月。排列朔晦。則華生經始。華子師道。改正之力。為多。嗚呼。華難哉。余往懷此志。六七年。而苦無端緒。聞秦興。諸家。陳先生有書六卷。屢郵書求。其命。嗣而不獲。而臨川師有春秋年譜一書。亦未見。示亡兒炳。從勞贊曰。是不難從。經傳日數。求之。足矣。此事。兒請任之。余呵之。炳不敢言。而退。今幸是編成。喜二華之能成吾志。而又恨立兒之不得與成其事也。為然。然者。久之。子炳行事。未詳。其鄉人。吳籍。字。偕。巖。著三正考二卷。援據亦博。祭酒。少。即與友。嘗。為。作。序。一首。詞。甚。佳。惜。其。未。刊。也。

所藏宋元豐京監本七種。又假戴東原先生所輯永樂大典中海島算五經算。而十書備其九。審附一。今附三。而併梓之曰周牌。周牌音義。九章算術。九章算術補圖。九章音義。策算九章重差。孫子算經。五曹算經。牙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輯古算經。數術記遺。句股割圖記。皆羽翼周牌九章者也。孫子握簡易之道。九九乘除分減。繼示開通之端。海島為割微演思。句股測置之術。張邱建因之。以方程之術。會通諸法。祖沖之因之。為測量天度及方圓羈立之差。王孝通因之。為祖氏之辨正。而五曹則分隸以官。夏侯陽則分隸以事。五經算則分隸以經史。而皆不能稍出九章之範圍焉。嗚呼。九數之作。非聖人孰能為之哉。復初齋文集。算經十書序。

論曰。孔戶部為算軒檢討從父行。而與戴吉士最友善。數學相長。良多資益。故言所成就。其器京雖遜乎猶子。固亦一時之雋也。自東原氏表章古籍。而唐典帖算之書復顯於世。苟無戶部刻以傳。亦安必其流行至今乎。嘗謂無朱刻。而二徐說亡。無孔刻。而十經之書終熄。然則六書九數之子存也。戶部之功。又豈出學士和國右哉。

汪廷榜撰算書 余煊 龜尚志

汪廷榜字自占。黟縣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官旌德縣學訓導。初讀書鍾山。從宣城梅鈔得句股法。由是精通算學。著有仰山文集如干卷。世有張裕葉字侍喬。桐城人。副貢生。官歙縣學教諭。遷潯州學學正。深經術。旁及天文算術。嘗謀開方捷法一書。凡算中積求逆者。不過一乘一加。而得邊與古法等。又嘗以己意創為煤濕表。能預知晴雨。學者稱為華嚴先生。又余煊字漢卿。婺源人。嘉慶三年舉人。精天文算術。所著書皆能證古。有春秋求故夏小正星候考。二十八宿距度推步考要。句陳其度日星測時新表。藏實星名異同錄。天官攷異。衍談錄。讀書度圖記。弧角簡法。句股三角八線彙要。各如干卷。竝見存目。其同縣又有程尚志字心之。諸生。世有隱德。兼通算術。能推八錢三角以闡梅氏之學。著有古經義史。鏡算學。巨旨各如干卷。卒年僅二十有三。亦乾嘉間人。龜尚志。

時人傳三編卷第二

國朝補遺二

許宗彦除書原

錢塘諸可寶錄

許宗彦字植卿。又字周生。德清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兵部軍需清吏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出大興文正公儀徵文達公兩太傅之門。性孝友。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兩執親喪。無官情。遂不復仕。名所居曰鑑止水齋。杜門以讀書為事。垂二十年。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於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儲者所未發。是為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多說經之文。尤精天文。得泰西推步秘法。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其記荷邁候星云。曩在粵東。西士納和為余言。西士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質甚小。而行遊正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考。蓋其用甚廣。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英。惑。星。鎮。星。太白。辰。星。日。星。月。星。荷邁候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邁候星。歟。在杭偶與人論左右旋義。輒有所作。謂授緯書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牌北極璇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為得諸行之本。至若最高

每歲有行分大距，古遠而今近，竊疑測大距當在最高卑時，而展轉思之，尙多滯義，蓋此學之難，非淺識所能究也。爲太陽行度解，系以圖說，查合日本天日行黃道日經度，求經緯度，高卑盈縮，用赤道度，日度無闕，狀日左右旋諸解，爲一卷，能辨王實地，東原之誤，自記云：推步有理由法，法生於理，理不生於法，善言推步者，當明乎理以溯法之原，不當徇法而遺理也。理雖不合於算，固不可用，若慮算不通於理，算亦必有時而窮，其立術也，彌巧，其達天也，滋遠，蓋爲合以驗天，而非順天以求合也。又有北極說，太歲大陰超辰說，及古今歲星一周行度表，其載集中，同縣友人徐養原字新田，又字給庵，爲誌經精舍高材生，亦出文達公門下，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四年母卒，遂無意應舉，耽精算術，著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圓表，長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數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又欲悉取太衍天元借根對數諸法，次於古九章，以會數度之全，皆未成已卒，時道光五年，年六十有八矣。華經二集卷二水齋集

論曰：許都之隨任廣州也，與歐羅巴人習，得其推步算術，顧其時談天家諸書，尙未盡譯行中土也。忽部之解日行日不及天之度，即恆星過之之度，此一度歸於日之右旋，則恆星左旋，適滿一周而無餘度，推步所重，惟在日行而積恆星以紀其躔，舍途倍恆星左旋之度，爲日右旋之度耳。若從左旋立算，則日行每一周與不行等，當置日爲不動，而寒暑晝夜之推遷，皆計恆星之行以定之，亦未始不可通也。是說也，非即泰西所主地球自轉行星繞日乎？又曰：昔崔靈恩論渾蓋合一，劉士元著七曜新術，並倍者而精推步，是所望於世之君子，則印證西法者，未如今日之暢也。至所記荷運候星，又印今西名之天王星耳。英吉利人候失勒維廉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夜，依四洲始以遠測定星道，滿填星之外，體徑之角，度爲三秒九一，行一周爲三萬六千八百八十六日八分八釐，約得八十四年有餘，與記百寶小行運諸數，無弗吻合矣。若今名滿王，一星，則至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普魯士伯靈登官嘉勒乃測得之，在觀部時，雖彼國學者固亦有所未知也。由是觀之，吾人之心，特患其不專且擊耳，誰謂神明才智，竟居歐羅巴後哉？有志之士，宜思所奮興已。

紀大奎傳九淵 史大壯 續文翰 歐陽敬 黃 竹

紀大奎字慎齋，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官博平縣知縣，績學善古文詞，窮經專於易，旁及皮數律呂之微，所著雙桂堂稿，及易圖觀易外編，周易參同契集韻，老子約說，仕學備錄，地理未學，與古律經傳附考，筆算便覽諸種，都爲紀慎齋全集，若干卷，其筆算便覽一卷，兼及籌算，述宜城梅氏之義，簡明易能，良律初學，取附書後，並仿編算術本附註，其例也。又傳九淵字深甫，號拙齋，上高人，若有不爲齊算學四卷，外如鄒陽史大壯字止公，有孤矢算法，胡文翰字初白，有周髀算經注，分宜歐陽敬字心蘭，有句股發明，續蘇俊字昆美，有古今開方考二卷，茲見存目，行事未詳。歐陽敬全集卷四

朱鴻字雲陸，亦字銜，號小鵬，秀水人，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嘉慶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御史，歷給事中，出官督理湖南糧儲道，研精算學，同郡錢給事，與吉鏞三編會要，集乾象景初二術，成皆爲作注，爲程陳助教，時爲臺官博士，陽湖董孝廉，亦客京師，皆日從講數學，各出所得，相可否，稱圖求，舊無其術，爲孝廉言，圖柱斜割，則成橢圓，是以句股形求之，孝廉即爲發明其說，系以圖釋，初得杜德茂氏割圓九術，寫本無圖說，以示孝廉，孝廉倒圖解三卷，既成，復得密率捷法於鍾祥李侍郎，家則蒙古監正，明安圖師弟，續釋之書，與傳寫本互異者也。觀察付依杜法步算，徑一者，周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三八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四一十者，徑三一八三〇九八八六一八三三九〇六七七五三七七六六九六六三三八九〇五六六一，爲程徐莊際公采入，務民廣算學中，道光十年後辭官，仍居京師，督謀致工記車制，奏解，又評程易略氏，考日致工制物小記，多所糾正，錢給事有詩紀之，每相倡和，他無傳，清云：其友張勇冠字神羊，號芝園，海寧人，乾隆五十三年副榜貢生，久客京師，同精算學，初傳之杜氏九術本，即所手寫，卒後，長樂梁氏，華桐，編程氏，圖文爲測神羊遺著，一曰景獻初編，二曰算術隨錄，前列商除等法二十餘則，并附算志，摘錄，時人盛衰致，割圓記，摘錄，珠算入門各一卷，三曰讀書偶識，都如干卷，傳於世，自序書，書律曆志云：壬申夏，錢氏人民部，以朱筠純太史所註乾象景初二術，委余錄校，案所訂圖說及詳註，皆不能贊一辭，因據錄用數與表，民部又使余補註三紀，解用數，遂并致正數處，共錄之，且附贈人盛衰致於後，雖晉解尚疏，無從於推步，而刊本之說字頗多，得致正本，亦便閱者，又序珠算入門，略謂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學者，同弗能，自詞章之學興，而此道遂棄，如七，余數十年來，閱人多矣，見有據前人之厚資者，任人持籌不數年，而轉多通負，見有司國家之府庫者，任人握算，不數年而其人愛害，其身家之傾覆，固不盡由於不知數，而不知數其大端也，最甚者，若暹年王麗南一案，以直藩書吏，總督至數十萬，而歷任方伯不一會計，非不知數而然哉，若讀書人而不知數，勢必受人之委，而又轉委於不讀書人，而輾轉貽誤，即不讀書人亦有廉潔者，而讀書人不能稍加放核，將涇渭不分，一二廉潔者，亦白沙在泥，與之俱黑耳，其言多激切，類如是云，石齋記，事蹟詳法法大成上編，方立道，序序。

論曰：朱觀察居乾嘉之際，杜術明密，初顯於世，智者蓋寡矣，而新詳西說，固無所謂圖難曲，然也，夫難與柱之體積，互爲內外，可以相面相比，其數理不自相通乎，觀察以句股形求之，正是不易之論，使西人者，舍所設縱橫二軸，彼將以何法，取諸曲線耶，至觀察所求，固從四十位密率，以今致之，自二十五位以後，其小數縱不盡得其，而輪轉疏，用心則勤，又未足爲觀察疾者已。

時銘

黃承吉字春谷歙縣人用江都高籍舉於鄉嘉慶十年成進士改官知縣天資過人為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曆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著有夢陔堂集四十九卷經說又若干卷

周濟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荆溪人嘉慶九年舉於鄉十年成進士例銓知縣改就臨安府學教授歲餘移請去官道光二十年七月客武昌卒年五十有九生而敏悟絕人少與同郡李鳳藻共居學館陶澍涇縣包新喻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以豪俠名四十後悔之因自號止安復理故業先成說文字系四卷韻原四卷輯平日詩詞雜文各二卷最後乃成晉略十冊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且於地志下考其沿革悉以今測之赤道緯度分詳註之遐邇涉虛非徒攻訂也頗精於步算

周濟

而不著為書嘗過京口仁和屠太守俸方為丹徒令患居民訟田莫得其實久不決教授曰明日可具鞍馬夫役為君行視之晨起至洲先丈量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即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晡縱橫環繞皆如之凡八十餘里還至署令東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諸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耳諸君友如言履歷之盡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學有實用如是

戚繼恭

戚繼恭原名耀字眉卿號梅溪長興人嘉慶十一年舉人好讀書尤精小學旁通天文句股之術生平無志進取以閉戶著書為事撰有春秋古直六卷春秋朔閏表天步證驗句股六術衍又各如干卷

戚繼恭

戚繼恭原名耀字眉卿號梅溪長興人嘉慶十一年舉人好讀書尤精小學旁通天文句股之術生平無志進取以閉戶著書為事撰有春秋古直六卷春秋朔閏表天步證驗句股六術衍又各如干卷

齊彥槐

齊彥槐字梅三號梅溪長興人嘉慶十三年舉人應召試賜舉人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金匱縣知縣遷蘇州府同知引疾去官開學淵博與同官金華張太守作相友善嗜嗜西人算學同守所讓有天津淺說中星儀說各一卷北極經緯度分表四卷又海運南漕議一卷梅鏡詩文集二十六卷嘗製面東西平而立是以按日景附太守太守變通之而加精焉其友江臨泰號雲樵全椒人諸生善用對數總較法與同邑金大令等為忘年交亦與太守善所著三角舉隅二卷太守刻入翠嶺山房算學叢書今行於世又著渾蓋通經二卷則為江寧甘戶部監會經補訂者也

王大善

王大善字元長歙縣人用太學生捐職議敘受五品封職道光九年卒年八十矣性強立能任事尤工心計世業淮北饒富賄人曰凡業饒富察天時審人事知物力賦則天時得知俯仰高下則人事修然非巧算不能解故特精乎算凡數過百億則持籌者苦茫昧君即屈指高俚曰若干算持籌者必往復詳核曰若干算如君言蓋君算沙等恆河亦不持籌也同縣程侍郎思深曰明算科不講久矣自司農司空之屬不能舉其算而好吏日以文巧變亂射利君之算乃有天授不得為在官用以市隱終可嘆也已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先後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官至戶部右侍郎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五十有三學識超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蘊嘗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所著詩文遺集十卷有釋慧一篇又國策地名攷二十卷皆為南海伍氏刻入粵雅堂叢書中交友最善者俞正燮字理初歙縣人道光元年舉人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尤善甘天象暨曆數以為泰西法精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曆術某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其數年逾六十而聰強審密不體自若為癸巳類稿十五卷侍郎刻而為之序其論蓋天宜夜恆星七曜古義五行傳用改正及古憲九道四分九執諸篇一切皆錄焉又有癸巳存稿十五卷蓋石楊氏刻入連筠簞叢書中又同縣友人鄭復光字浣燕亦作澹香上舍生精算術侍郎嘗病齊梅麓氏類而東西算自午初至未初無算因與上舍謀而補成之

程恩澤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先後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官至戶部右侍郎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五十有三學識超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蘊嘗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所著詩文遺集十卷有釋慧一篇又國策地名攷二十卷皆為南海伍氏刻入粵雅堂叢書中交友最善者俞正燮字理初歙縣人道光元年舉人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尤善甘天象暨曆數以為泰西法精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曆術某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其數年逾六十而聰強審密不體自若為癸巳類稿十五卷侍郎刻而為之序其論蓋天宜夜恆星七曜古義五行傳用改正及古憲九道四分九執諸篇一切皆錄焉又有癸巳存稿十五卷蓋石楊氏刻入連筠簞叢書中又同縣友人鄭復光字浣燕亦作澹香上舍生精算術侍郎嘗病齊梅麓氏類而東西算自午初至未初無算因與上舍謀而補成之

劉達

劉達字名通一則留心法物步天制器薪傳不息可不謂之盛乎

劉達

劉達字名通一則留心法物步天制器薪傳不息可不謂之盛乎

劉達祿字申受武進人文定公之孫也嘉慶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道光九年卒於官年五十有六於學務深造自得春秋精公羊家言中交同郡張編修其通虞氏易旁求於詩及古今文尚書皆創通奧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為之疏證成書數卷大都所手輯與自著幾二百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同縣有湯洽名治字誼卿生而穎異學於張編修通古學兼明天官曆數風角星算游京師以算學考取天文生因母老告歸又工六壬自知死日葬期結撰於壁既葬始見其課所言皆合自著有句股算指一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辨誤一卷並存武進縣志

車庭劉日鏡

車庭初名廷相字默人亦字陌人棲道人為名諸生貢太學與同縣郝戶部為行相友善同輩稱學道光中沒著書五十餘種亂後佚大半今可見者投壺算草一卷又有兩句和與兩股較及帶縱和數立方算草各一卷其友劉日鏡字立夫濰縣人通中西之學嘗為校正投壺算草者也周公年表

顧廣圻

顧廣圻字千里號澗齋元和人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長亭游得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家故貧常以為人校刻博精以食雖往來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精於校讎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為考異或為校勘記於後學者讀之益欽嚮其代夏方米序數書九章曰收夫太史校其家道古數書開雕屬文熾為之覆算其題問與術草不相應或術與草乖甚且算數有誤則當日書成後未經親自覆勘耳至綴術推星題推五星逐度用遞加遞減之法按日究微題於節氣影差逐日不同皆以平派求之此則法有古今弗可概論也大衍求一術向以為即郭守敬曆源李治測圓海鏡之天元一法及歐羅巴借根方法今案借根方之兩邊加減雖與天元一相消不同而其術即天元一法無待論矣若大衍術實非天元一法未可以其有立天元一之語遂以郭守敬及李治所謂天元一者當之潘研堂集亦言大衍術與李敬齋自言得自測圓者有異不信然乎聞李尚之嘗謂孫子算經中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題為大衍求一術所自出予謂道古自序實已自言之何也是查大旨為九章廣其用如賦役章首題答數至一百七十五條每條步算之數至十餘位而得數皆無不合均皆推本題方而兼其分數微云世人多以方為難道古此題其難更何如矣開方術變圖式備詳足資後人參攷凡此皆大有功於九章者自序乃云獨大衍術不載九章其意以為以各分數之奇零求各分數之總數九章無此法而孫子有之此九章後可以立法者故隱以語人使自得之也試為衍之甲三乙五丙七為元數連環求等皆得一不約便以元數為定母以定母相乘得一百五為衍母以各定母約衍母得甲三十五乙二十一丙一十五各為衍數滿定去衍得奇甲二乙

一丙一以奇與定用大衍求乘率仍得甲二乙一丙一對乘衍數得甲七十二乙二十一丙一十五各用數次置三三數之積二以二乘七十得一百四十五五數之積三以三乘二十一得六十三七七數之積二以二乘一十五得三十乃併所得為二百三十三是為總數滿衍母倍數去之餘二十三即所求數凡所求數在衍母限內者其數域小為第一數若大於此數者遞加一衍母數無不合者或列各定為母於右行各立天元一為子於左行以母互乘子亦得衍數是反覆推之而其術乃瞭然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道古此術其述而進於作乎他如推求本息題各差有反推方錐乘率之名少廣投胎術即益積之異名是必有其名而算數之書為世所不經見者猶多也又自漢陽城張太守教仁開方補記後序曰蓋開方元始載於少廣其在句股用以為法嗣是相承雖事推衍稍變能精緝古有焉逮於李宋之世入諸天元之術爰因平立以增諸乘乃泊正負而兼帶從減非其法有異良由所御不同作述之旨如是焉耳入明以後厥術寔微嗜人子弟罕洞前故根極云味枝葉說與著漢分測圓之類宜城拾西鏡之遺轉轉遷移重重隔礙以致沿流愈遠越趨彌歧臨初商而回沈值幾數而眩眩持小學之一端等天高而難上其可閱也不已甚乎先生文園學林因著疑義六書九數尤耐草思初治海鏡默突洞淵翻法在記潛會會心以為錯綜之致畫一之規擬入答中煩而不究遺諸言外蘊而為宜損益斟酌周詳要練情意遺作未從證明續動網羅取舊道古商賈從隅別名定位夙昔鴻蒙幾將鑿鑿猶以易題下算未能無機無滯仍累年月且恆訪訪數四疑尋委曲曉悟指蹤得郡合輔疑城於是發凡舉例創造各條經之緯之茂矣矣矣其於先趨後折異誠同加視上下而相生循次第以置變翻積益實之理適委命分之數皆以墨守自古起廢方今至於議開即決其可否審得懸識其小大極反覆於商賈示易簡於取較則又闕未傳之妙標獨悟之宗者也體製宏深包孕極難慮夫學者或鮮遠懷遂乃逐式設問每步加附有與必按原編弗備詳識言之無際乎爾更於最後特探原本闕城尖田旁涉孤矢揆以所施申其收當詳設詰字依文匪異義之可奪協句準酌豈他音所能替若茲確論允為大通屬藜己未勒成乙丑區城九卷皆萃一編雙語莫辨千秋共信繼往開來溫故知新近顧九九一家而已從此游藝之士弄竹之倫藏於箱裏貴向帳中不啻司南術術秘鑰解射者矣是故秦齊具在拓過半之思李記雖亡釋橫空之械敢發聲業附說知者曉得類中證臥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卒年七十矣有思齋集十八卷二十九年上海徐紫珊氏刊入春原堂叢書

論曰道光朝近承乾嘉樸學之習知名輩起項背相望顧茂才實裏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曆算輿地之術靡弗貫通為寶字所推重終其身雖未著一書而精臨特識時見於所為文如秦張二符序不明算者惡足語此蓋非尋常經生家言也

黃汝成

黃汝成字庸玉號潛夫嘉定人用縣學廩膳生入官為校官授泗州直隸州學訓導以愛未之官也因
其友寶山毛文學舉生交於武進李大令其治訓導器局瓌偉而才識敏達善讀書學不泥章句而務合
體用自古昔禮樂律曆以及賦稅田賦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諸事參校理勢損益選
釐而折衷於順氏日知錄條比義類及所以施設者居開復以整晉訓詁名物度數之學纂述為春秋外
傳疏補諸經正義名實益高尤為安化陶文毅公江夏陳侍郎輩所知重以體過肥瘠疾作弗治須年止
三十有九所著惟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又袖海樓文稿若干首藏於家定一齋文集

安清翹

安清翹字□□□人山四人里貫未詳嘉道間有數學五書如千卷刻本行世一推步惟是二線表
用三學算存略四筆算術略五樂律新得也古日答問案兩度師列其姓名於許宗彥之次始附於其
後宋註人

時人傳三編卷第二

阮元

阮文達公元字伯元號雲臺亦號芸臺晚自號頤性老人儀徵人所生月日與唐白少傅同既冠舉於鄉
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題為擬張衡天象賦公
賦曰惟圓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環拱擬旋旋以行儀倣笠冒而中據陽乘健以為剛氣發機而非重分五
宮以各正園列宿而高登既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義和以互參仰璇璣以分測
那四儀而內涵惟周牌與宣夜合禪天而為三湖洛下之善製亦鮮于之極諸地平準而天樞倚黃道中
而赤道南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合割渾圓為象限分弧角於輿地歸緯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
厘夫日周天步月麗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紆分十二以合朔乃會躔以同符冬起牽牛之
次夏極東井之區秋過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致日至之非景尺五寸
而不逾分高卑於遠邇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遲于小正夏時合于唐虞驗中星之過徒又知歲差之不可
無至若別五星於五天錯經緯於日躔金一年而周天丑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并絡終而降婁

時人傳 國朝

七四九

錢塘諸可寶錄

起歲周年以十二為衆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遷孟季則二宿非通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九紫土
周歲以廿八將滿月而度乃徙旋七政以同天龍左右之曰以列宿廿八正白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
惟角元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杓攝虛女般乎北位為子丑之端倪鶴火般乎
南紀當三台而光齊胃昂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奎占伐旗與清慎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羅惟七
機青樞翼分其區魁雍衡荆異其術四輔連乎理樞陰德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弼之秩
帝座御而華蓋高閣道啓而句陳出王良卻而造父馳往史明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半夏案戶而光實
其隸垣外而居南極者亦極數之不能悉事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宜精四時為柄圓而動者施其德高
且明者亦其令奉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屏靈曜於緯書撰靈憲以互證是以黃帝制曆以推
策有虞遷衡而齊政誰有道者萬年協清事而行慶卷呈御覽改撰第一超授少詹事而書房行走夏至
前二日於乾清宮西暖閣召見問及書畫天文算學等事旋升詹事五十八年提督山東學政六十年調
任浙江內閣學士嘉慶二年在浙始與元和李茂才商募時人傳至庚午歲乃寫定三年補侍郎任
滿還朝歷兵部戶三部命管理國子監算學五年授浙江巡撫最後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道
光十八年老病乞休予告致仕晉加太子太保銜在籍食大學士半俸二十三年八十生辰拜恩賞御書
頤性延齡扁額及禮聯諸珍物共十事二十六年丙午科重赴鹿鳴筵宴恩旨晉加太傅銜支食全體疏
謝手教報曰願稱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國朝滿漢大臣生前加太傅者如金文迪洪文
襄范文肅鄂文端曾文正長文襄與公而七後乎公者則僅潘文恭一人而已二十九年十月無疾而薨
年八十有六遺疏上恩卹如典禮予諡文達達公生平蓋於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善博聞好問老而彌
篤方二十四五歲時曾試初罷留館京師與餘姚鄧學士寶善高郵王給事本孫興化任御史大格友即
以著述名家講考工記車制圖解辨正車耳反出軌前十尺等事多前賢所未及自後云作車以行陸聖
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與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故工記注解釋尚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
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既寬之矣於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率偶隨訂證牙圍稍數輪
輻車耳陰軌制深任木術輟等十餘事作輪解第一輿解第二輪解第三車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
次第解第六解所未明闕以期之在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輪圖第三都為二卷後於嘉慶八年任浙撫日
又自識云車制圖解元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即棄之其間重較軌前十尺後較諸說實可辨正鄭注為江
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耳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南先生亦言車制
書出元後其于任木稍數等義頗與鄭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學
者精益求精焉因推步日食攷定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時詩作詩補箋說略謂交食至梁隋而漸密
至元而愈精梁虞翻附張胃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攷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

時人傳 國朝

七五一

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後編法上推正合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者補注云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入食限朔月月朔也蓋下附列編年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八一六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八八四一六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紀日一十七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首朔一十四日〇一三一五一二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十月朔太陰交周九宮度為入交有食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蓋國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運考成後編法推正得入交謂厲王時者斷難執以爭矣其它據時地人事難為辨證者不具詳又任清運總督日立糧艘盤糧尺算捷法舊以尺量之寬長深而三乘四因之法甚繁今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米立為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命一面之寬長為一尺定為立方一石之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用此尺量船得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又丈尺寸分數是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即米之石斗升合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頒行各省刻石嵌泮院並開其創立時人傳也甄錄自黃帝以來得二百八十八人漢蔡邕鑿地說自起凡例擇友人弟子分任之而親加朱墨改訂甚多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故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至今游藝之士奉為南極焉又海內名宿著述多類表章而彙布之如饒幸福氏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說李氏述古錄孔輝軒氏少廣正負術內外篇焦氏里堂遺書李氏四香算書尤彰彰者此外不闕步算諸書又不下數十家公所自著總曰算經室集如干卷

論曰竊嘗聞之一代之興必有者處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衛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蓋達兼享大年其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以提唱後學若儀徵太傅其人其說夫太傅數歷中外五十餘年願養里第又十一年身為名臣通儒猶孜孜於天文算學不倦良因術數之妙窮幽極微可以網紀華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非方技苟且干祿之具用是上下二千年來網羅將三百家勒成一編傳諸永久是故勿庵與而算學之術則東原起而算學之道符儀徵太傅出而算學之源流傳習始得專書昔河間文達公潘通經籍人疑其不自著書則但曰畢生詣力備見於四庫書目提要已吾謂儀徵公於算學亦然非必它有所撰錄而後成一家言也言不朽之盛業孰有大於曉人傳者乎又豈屑屑焉與曲肱自矜者料尺寸之憲率絮短長於迹象乎然則儀徵之有功孰與河間將毋同若夫著作實九流事功垂十世名在史策藉在典冊後之歸學經室四集讀文選樓叢書者自能窺其全而識其真今之記載類取明算諸說著於篇庶幾備尚論之一助以斯為別傳也可

增人傳 三編卷三

七五三

即以是當學術外紀也亦無不可者小道可觀蓋弗第引未竟之緒抑亦公劉傳之前志也歟

略歷風災玉傳

略歷風字鳴岡號春池山陽人嘉慶六年選拔廬生是秋舉鄉試七上春官不售考充覺羅官學教習道光六年大挑一等例用知縣以母老不願仕改授舒城縣學訓導未一年告養歸教授里中學徒甚衆二十二年八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賦性敏銳好讀書尤精時人之術在都中從鍾祥李侍御受算學研精覃思悉著厥聞著開方釋例四卷自序略謂天元一術見宋蔡氏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初不言創於何人元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亦用此術治稱其術出於測圓九容今不可詳所自矣是術也自平方立方以至多乘方悉用一術即劉徽漢除諸形亦無不可握觚而得洵算術之秘鑰也西法借根方實原於此乃以多少代正負徒欲掩其襲取之迹不知正負以別異同多少以分盈虧定積千里必有能辨之者又著藝游錄二卷自謂云余於正負開方之術既為釋例以明其法矣至於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能該洽者輒為溯其源正其誤不敢掠前哲之美以為名亦不為踴躍之詞以欺世也隨所見而識之號為一編云遺稿凡十餘萬言手自繕寫病亟授其婿何錦編同縣丁內翰其助之校刊二十三年冬工竣即今傳本也南匯張明經文虎嘗與青浦補戶部其光書論之曰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讀覽率幸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超步商餘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命初學者茫不知其所謂駱氏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實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鑰匙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句盈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為簡易衡齋亦嘗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願略孔輝軒少廣正負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過算家借喻其稱舉之數本無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為邊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變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諱其姓氏反屬相藉得毋稱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失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爾時推闡未至容有之李四香校測圓海鏡而大明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之多少即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即天元正負相消之理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開稱疊之位皆賴借根方之幾其數幾根幾平方幾乘方面益著駱氏必欲翻梅李之案而直抵為不知天元唯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多少則盈虧有迹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說彼而後則謂之正以彼說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不足非少乎以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正則變彼之負而為正謂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虧則變此之正而為負謂負非虧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見此與兩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為異其法也駱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馬也李氏張矢算術法與殘周求失圖徑積求失二術元章並以天元除太極得

增人傳 三編卷三

七五五

芝擇以十月十七日己未而王以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義豐推黃初二年正月壬申朔。校測前後。悉與史合。是乙亥為正月四日。非二月也。更以四分術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至辛丑二年。算外日餘乘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遞推至春分。為二月十五日乙卯。非乙亥也。晉書禮志稱黃初正月朔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亦言魏文正月朔日。前史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朔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周春分之詔。其實未嘗施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二年二月朔日。後先殊制。不可強同。表氏不考。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已。尙書太傅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朔迎日於東郊。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勞作稷穡。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歟。然不可得詳矣。又晉書三國會要。禮儀志。悉本徐仲祥兩漢會要。而有所變通。如改術數為天運推步術算。及史文與隨者。通其所可知。開為之注釋。於開元占經。得王蕃渾天象說。其曆考集乾象景初二術成書。同郡朱筠。魏氏通注。海軍張神。羊氏更審定之。見自為序。例中。與烏程陳助。教本陽湖。董孝廉。並友善。日相從講學。助教時為欽天監。時憲天文二科博士。演繹古細草。又著晉書。給事亦為之序。晚年授劉經說。刊正。道光三十年四月辛所著。已彙行者。衍石齋記事稿十卷。記事續稿十卷。刻緒集四卷。旅逸小稿二卷。燬於兵火。今有公子。甫新校刻本行世。野石齋印事稿續稿古算。

陳杰丁光慶 編

陳杰字靜菴。烏程人。諸生。山陽汪文端公督浙學時。與賞之。嘉慶之季。客京師。考取天文生。任欽天監博士。供職時憲科。兼天文科。司測量。為上官所倚重。後官國子監算學。助教最久。道光十九年。有足疾。解組歸田。樓居。讀補湖州府天文志七卷。時游於杭。與仁和項學正。名道。甘泉羅明經。士。全椒金大令。同里徐莊。慈公。相友。年未及七十。卒於家。生平遠於算術。尤神明乎比例之用。初著輯古算經細草一卷。後十餘年。又為之指畫。形象。錄成圖解三卷。又為之證引。經傳。博採調註。是正其傳寫之舛。悉稽合其各本之同異。別成音義一卷。表章絕業。屬後賢。蓋與陽城張太守同功也。其自述例言。有曰。比例之法。防自九章。傳由西域。在古法曰。異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有錢四百。易米二斗。同乙有錢六百。易米幾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錢為實。甲米乘之。得數。甲錢除之。即得錢與米。異名相乘。錢與錢同名相除。故謂之異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錢比甲米。若乙錢與乙米。凡首以者一率。首比者二率。首若者三率。首與者四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即得。此西法也。古法在元明時。中土幾已失傳。不知何時流入西域。明神宗時。西人利瑪竇來中國。出其所著之書。中土人皆為之。其書所用皆古法。但易其名色耳。茲以西人名色解王氏。固取其平近。亦以明中西之合轍也。又有論曰。二十一史律志。無不用比例者。他如九章。輯古十種算書。大半皆用比例。無如古人。總不言比例。如輯古算經第二問。求均給積尺。欲以本體求

又一形之體。忽取兩面算之數。一用以乘。一用以除。而得。又第九問求圓圖。第十問求圓容。忽以周徑乘除。即如方亭法求之。諸數悉得。讀者實莫能解。走作圖解。蓋審諸久之。而始知其為比例也。乃明首比例以揚之。圖是而凡。閱古算書。問弗比例。又自道光以來。嘗親在觀象臺督率值班天文生多人。頻年實測。亦大距所得之數。為二十三度二十七分。未經發明。故當時未敢用。迨甲辰歲。修儀象。致成編。成書。監臣即取此數。上而欽定。頒行焉。晚年所撰算法大成。上編十卷。首加減乘除。次開方句股。次比例。八線。次對數。次平三角。三角。分門。別皆先列舊法。而以所擬新法附之。圖說。理。不憚反覆詳明。專為引誘初學設也。下編十卷。則有目無。其首曰。算法之用多端。第一至要曰。治。故下編官在官之專。先在治。次出師。次工程。錢糧。次戶口。鹽引。次堆積。丈。其儲者所為。則考據。經傳。下及。賈。庶民。則實本營。市。屢交易。持家日用。凡事無鉅細。各設題。為問答。以明算法之用。蓋如此之廣云。上編刻於癸卯。為己日。乃罕之。舊原本。下編似未寫定。今益不可求矣。高足弟子丁兆慶。字寶書。歸安人。沈潛好學。與同門南坪。茂才。各為項。學。正。兩。邊。夾。角。運。求。對。角。新。法。圖。說。洋。洋。數。千。言。助。教。其。講。解。明。晰。墨。墨。獨。造。均錄附算法大成。上編中。張。福。傳。字。南。坪。烏。程。人。諸。生。助。教。稱。為。英。敏。過。人。研。習。算。學。精。究。小。輪。之。理。著。有。雲。星。攻。略。如。干。卷。成。豐。初。與。海。寧。李。京。翰。書。友。因。同。識。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又。於。京。師。處。見。錢。塘。戴。處。士。書。著。述。因。訪。之。小。住。數。日。抄。刻。本。去。後。與。京。師。同。客。徐。莊。慈。公。公。方。刻。項。學。正。象。數。原。始。諸。書。又。同。任。督。校。之。役。刻。至。成。未。有。印。本。而。粵。匪。陷。蘇。州。同。治。元。年。春。攻。湖。州。且。急。茂。才。以。母。在。園。城。中。將。謀。入。省。之。倉。卒。為。賊。執。以。為。我。僕。也。遂。烙。死。於。城。下。云。云。古。算。經。細。草。圖。解。算。法。大。成。上。編。

論曰。南豐吳編修。著曰。凡平三角大小。弦。相。減。與。大。小。句。相。減。相。等。故。句。較。與。弦。較。之。比。同。於。弦。和。與。句。和。之。比。為。互。視。比。例。今。以。天。元。入。之。不。必。知。此。比。別。而。與。知。識。別。者。等。平。三。角。者。陳。靜。菴。氏。所。論。有。用。者。也。天。元。四。元。者。陳。氏。所。斥。為。無。用。者。也。然。遇。此。題。不。以。元。術。入。之。當。如。何。算。精。竭。慮。乃。得。其。法。則。無。用。者。果。為。無。用。矣。乎。夫。陳。助。教。於。天。元。四。元。數。理。未。嘗。究。其。體。用。乃。至。失。旨。編。修。之。論。宜。已。且。獨。不。致。夫。陽。城。太。守。以。天。元。演。繹。古。乎。固。殊。塗。而。同。歸。者。也。然。觀。助。教。之。書。苦。心。孤。詣。自。足。名。家。若。定。句。股。弦。三。數。皆。按。法。表。列。股。較。自。一。至。九。萬。九。千。四。百。五。十。八。遞。加。數。自。二。至。八。百。九。十。二。設。為。姑。求。十。萬。以。內。諸。不。同。式。形。而。皆。為。度。量。之。數。誠。自。然。之。妙。未。洩。之。奇。餘。如。倍。弦。求。通。弦。及。諸。三。角。邊。角。互。求。易。為。平。所。創。新。法。亦。頗。洞。見。本。源。專。精。比。例。當。時。奉。為。大。師。豈。僅。致。哉。至。謂。西。人。竊。取。乘。除。而。為。比。例。竊。取。句。股。而。為。八。線。良。非。虛。語。愚。又。謂。西。人。竊。取。四。元。而。為。代。數。竊。取。招。差。堆。棧。而。為。微。分。積。分。則。其。書。後。出。惜。乎。助。教。之。不。及。平。議。矣。

項名達 王大有

改官知縣不就職。退而專攻算學。三十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二。著述甚富。今傳世者。但有下學庵句股六術及圖解後附句股形邊角相求法三十二題。合為一卷。以句股相求和較諸題。術稍繁雜。初學恆未了。然愛取舊術稍為變通。分術為六。使起之相同者。通為一術。蓋然悉有以御之。繁雜可無復慮。第一二三術及第四術之前二題。悉本舊解。餘為更新新術。皆別注捷法。各為圖解。明其意。第四五六術。其原皆出於第三術。可釋之以比例。第三術以句股較比。股與句和。以股較比句。若句與股和。是為三率連比例。凡有比例加減之。其和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六術諸題。皆可由第三術之題加減而得。即可因第三術之比例。而另生比例。因比例以成同積。而諸術開方之所以然。遂於是得。順德黎平陽。南為之序曰。余在都獲與項君梅侶交。輒以數學相過從。梅侶耽精思。窮極要妙。時雖寒暑。飢渴不暇。苟有得則欣然。意適若無可喻於人。嘗語余曰。守中西成法。搬術較量。曉人子弟優為之。所貴學數者。謂能推見本原。融會以通其變。竟古人未竟之緒。而發古人未發之蘊耳。余是其言。願以碌碌走塵俗。未遑卒業。迫余筮仕。浙梅侶亦主講。若南見所著句股六術。筆節稱善。曰。是足為數學導矣。句股乃學數初步。恆苦和較諸術之紛雜。未入門先作門前之總。往往阻於難而莫敢入。得是術導之簡而明。條焉而不紊。一展卷瞭然矣。且以見數有和較。故變生變。故參伍錯綜。不可為典要。其為物也雜。而其為途也繁。豈非洞徹乎其原。為能齊雜以整。御繁以約。極其變而仍適得其常哉。梅侶嘗立有三角總較術。求兩圓弧較術。術雖定。未有餘釋。余促成之。而義興趣幽。非且夕可竟事。是六術也。獨先成。雖未足見梅侶之深。而所謂變通成法。為古人竟其緒而發其蘊者。於是可見一斑云。茲時明算諸君子。年丈皆相友善。而與鳥聖陳助教。志氣相感。處士與聖最深。晚年詣益精進。謂古法為無所用。不甚涉獵。而專意於平弧三角。與助教意不謀而適合。受卯初夏。助教以事至杭州。冒雨訪之。縱言至於三角。年丈曰。平三角二邊夾一角。遠求夾角對邊。向無其法。竊嘗擬而得之。君聞之乎。曰。未也。錄其法以歸。法蓋以甲乙邊自乘。與甲內邊自乘相加。得數寄左。乃以半徑為一率。甲角餘弦為二率。甲乙丙兩邊相乘倍之。為三率。求得四率。與寄左相減。餘角。則相加平方開之。得數即乙丙邊也。又嘗謂泰西杜德美氏。割圓九術。理精法妙。其原本於三角堆。蓋若方立定四術。以明其原。洵為卓見。惟求倍分。有奇無偶。徐君若青補之。庶幾詳備。名遠。嘗玩三角堆。嘆其數祇一遞加。絕無奇異。而理法象數。包羅無窮。夫方圓之事。不相通。通方圓者。必以矢句股尖象也。三角堆尖象也。古法半徑屢求句股得圓周。猶不勝其難。杜氏則以三角堆御連比例諸率。而弧弦可以互通。割圓術蔑以加矣。然以此製八棧全表。每求一數。必兩次乘除。所用弧棧。位多而乘不便。蓋徐二君大小弧相求法亦然。向思別立簡易法。因從三角堆堆數中。推出零數。但用一半徑。即可任求幾度分秒之正餘弦。不煩取資於弧棧。及他區弦矢。且每一乘除。便得一數。似可為製表之一助云。年丈又著象數原始一書。未竟。疾革時。遺書囑處士續成之。咸豐八年。從子運刊。曾謀刻之。致書處

士申舊約。乃索稿於年丈伯子茂才。其稿核算增訂。六個月而稿始定。都為七卷。原書之四卷六紙。計第七卷皆處士所補。第一日數分起度弦矢率論。二卷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三卷曰四日零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形形明其象。遞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論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論。取新立此區弦矢率論。區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杜氏董氏諸術。按術詮解之。卷六曰諸術問難。雜列所定弦矢求八棧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備圖求周術。皆從遞加數轉變而得。卷七曰備圖求周術。原術以表為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而得。處士增術。則以廣為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而亦得周。系以圖解終焉。烏程徐莊憲公。巡撫江蘇。郵書處士寫定本付梓。十年閏月刻。未及印行。而莊憲殉難。書與板皆不可問矣。年丈高第弟子夏宮。稱其自有傳。又王大有字吉甫。仁和人。諸生。翰翰傲官。為翰林院待詔。窮究天算之學。嘗介戴氏。甥王學錄。亦問業於處士。凡處士所著述。皆錄其去。年丈見之。因訪處士訂交。時道光二十有五年之夏也。又嘗校刻割圓捷術合編。粵匪杭州守義州守義死。未聞有他傳書云。下學庵句股六術算術大成上則。論曰。項年丈與先大夫同舉省試。可寬習聞年丈之學。以推見本原。融會中西成法。以通其變。竟未竟之緒。發未發之蘊。為歸。旨哉言乎。可為後生法也。若論割圓術。率從三角堆堆數中。推出零數。但用半徑。即可任求度。若分秒諸弦。不資區弦及他弦矢。每一乘除。便得一數。可謂簡易而捷矣。惜成法專書。今無傳本。而心得緒餘。猶有靜庵助教算法大成所采。歸存什一。實已為紫雲宮簿秋秋京師諸家開其先。發覆探微。尖堆之時。義大矣哉。應加甄錄。用證來學。又年丈孫女培同里張吉士。同年。為余言亂離之後。項氏式微。故書盡亡。孫竹零落。不世其學。不亦重可悲矣乎。

金望欣等謹功 序

金年丈望欣字畧谷。全椒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甘肅試用。精天文算學。所著春秋五紀。周易漢唐古義。清憲堂詩文詞賦各集。俱梓行。初與同邑江茂才。為忘年交。始習梅氏叢書。通授時法。習致成前編。通時憲法。因以南法推春秋三十六日食。就正茂才。茂才謂推日食用日月兩心視相距最精妙。復習致成後編。通時憲見行之法。編游京師。烏程徐莊憲公。方官戶部。與訂交。示以用表推日食三差法。游廣陵。交甘泉羅明經。士。同治四元。又示以用古法七歷推春秋朔閏法。嘗謂今法之上。通春秋。無不應合。惟推春秋兩南至皆後三日。授時有古今消長法。而後編實復大於前編。前人已消極復長之說。即梅氏不能定其是非。會以實之烏程陳助教。亦助教謂。前編有消無長。後編以前編消數太過。故消益之。然行之久遠。則後編之差。必甚於前編。而朔策仍小於前編。編校古法朔策無不漸消。因取戴賞朔策。皆古大今小。有消無長。次第消長之數。以收春秋倍公五年亥亥朔日南至。氣朔皆符。但郭氏百年消長一分之數。尚未確耳。算法大成。

較多于此書四門二十九問然以四字分類其體裁彼此異且如商功修築方方正正之則又二書互見此四證也玉鑑如意混和第一問據數知一秤爲十五斤適合此書之斤秤起率此五證也玉鑑第壹卷容九問方五斜七八角田左右逢元第六第十三第二十諸問有小平小長皆向無其術此書卷首明乘除段即載平除長爲小長長除平爲小平之例其田疇形段第十五問復載方五斜七八角田求積通術此六證也他如玉鑑或問歌家第四問與此書盈不足術第七問又玉鑑果梁壘藏第十四問與此書推積還源第十四問又玉鑑方方正正第四問與此書方方正正第五問約略相同此七證也是此書與朱氏原書佚而復出可證之至矣同郡中舉人請鳩工以朝鮮原刻本縮版影刊并其末所載楊輝海島算法一番亦爲附列間有魚豕悉仍其舊但各標識于誤字旁別記刊誤于卷末示不誣也又嘗著春秋朔閏異同攷獨列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漢七歷條其同異以補宋中子之書之亡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兩見于傳而日月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初無異名及參以上下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閏二千年齊非金石帳轉傳寫豈無失誤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蓋生數千載之後而致積數千載以上之日月異同可得而言也是非不可得而知也則亦存其可知者焉耳又嘗以乾隆開明氏捷法校得八線對數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〇誤一又六度四十分十秒正切第五字〇誤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誤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誤〇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十秒正切第九字五誤四可見西人所能今人亦能之又因附四元玉鑑於如像招數一門有所會通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密率亦可招差其弧與弦矢互求之法與授時曆之聚積招差一一符合且以祖氏之綴術失傳已久其法虛見於秦書即大衍之連環求等遞減遞加亦與明氏捷法相近爰融會諸家法意爲撰綴術補遺二卷又甄錄古今噲人仍依太極體例各爲列傳用補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附見五人附補二十人附見七人大凡四十有四人離爲六卷次於前傳四十六卷之後統成五十有二卷二十年後集所校者都有觀我生室宗彙十有二種如四元玉鑑細草二十四卷釋例二卷校正算學啓蒙三卷校正割圓密率捷法四卷續噲人傳六卷皆別有單行本外已刻者尚得七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三卷附例一卷本繪亭監副傳詳法補其佚取內容方邊圓徑垂線交互相求一以天元取之曰三角和較算例一卷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鑑入立天元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演元九式一卷括玉鑑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以正負開方式入之曰晝維積演一卷以玉鑑麥草果梁二門足補少廣之闕爰取畫維形段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考一卷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宜王十有六年九月既望甲戌與銘辭正合曰弧矢算術補一卷以元和李氏四香遺書原術未備爲之增補

者二十有七合成四十術曰推算日食增廣新術一卷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天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分秒復以其術通之求交食限內之方向及所經歷之諸邊分焉自餘若春秋朔閏異同綴術補遺交食圖說舉隅句股截積和較算例淮南天文訓存疑博能叢話又如于憲則未有刻本也同縣學友易之瀚字浩川號若湖篤嗜算學曾訪求鍾祥李侍郎所撰古算經之者注細加較算更屬南豐揭茂才編備圖草刊布歸自南昌知明經有元元玉鑑補草因從問難爲撰四元釋例一卷凡開方例二十九則天元例十一則四元例十三則自爲序云算學自宋元而大備秦氏數書九章言正負開方李氏測圓海鏡言天元如積與是書之言四元和會而自古算家之絕詣也自明顧善溪測海鏡無下手處別去綱章別著分稱釋術等書天元已喪失其傳矧四元乎梅文穆公亦水遺珍天元一即借根方解發三百年算家之寶可謂有功矣獨其得或問歌家二則疑爲術士秘其機秘四元之奧運難通於此概見海鏡一書得元和李向之秀才校勘加案申明例義由是立天元一術而復顯是書但云如積求之祇具開方諸數而不載綱章以是讀者愈無下手處爰見若香先生演元九式知其爲是書按明四元而作併錄其演有全章因緣獲交始得而玩釋之遂盡換四元之秘願余魯魯人未必盡曉情朱氏編集算學啓蒙佚而不傳祖序謂與是書相爲表裏或其體例備載其中未可耳不揣庸陋爰補凡例爲之疏釋俾同志者用代可商惟是四元之學根於天元天元者總會少廣方而加精四元者是又萬方之說稱天元亦即天元之齊開通分也有通分而乘除不窮有方而通分益便是欲釋四元必不能離卻天元天元備例真釋於李氏集中故取其原文少加點竄錄載於四元凡例之前俾由淺入深用作四元之嚆矢又天元借一其充實舉於劉徽九章少廣篇所謂借一步之是已蓋開方之用謂即天元之借一故無論天元四元莫不以開方爲用其始也因而所求之數不可知假立元而得其甚積諸數其竟也因甚積諸數不易知又假開方而得其所求之數二者相須不可偏廢元和李氏會開方說三卷特祇詳越步商除之法其於實從應開何以致數之由尚缺而未備奇味乎此本無以借立元之旨茲復推廣李說撮要刪繁併補其所不足另補凡例弁於天元凡例之首俾因流溯源用啓天元四元之門徑凡三則彙而名之曰釋例例下各取單中諸式釋之故云後明經因其書詳於天元四元而略於開方乃從玉鑑原書外尋釋變例又爲之逐一增補得增例一卷大共補開方例凡十有五天元四元例各四序云士琳既補四元玉鑑細草畢歲餘久矣嗣獲交易子若湖誌其於此學最精爰復加意定界以校刊易子以術體精微未易臆測有草無例幸難遺漏不可蹈秘機之讓因放任南釋左氏增填釋例一卷附刊於後洵有功於朱氏者也惟限於朱氏原書故諸例未全重算其外乎乘除天元一術既不受限自不得不合異乘之數而併除之所以極通分之妙故不除此而乘彼若四元則又爲天元之乘法故其法悉同於天元而齊同以相消所以盡句股之用開方賦天元四元之除法故多一乘即多一乘方其正負之諸樣層

數之重疊即倍為實從廉購之多寡以別商除之異同之三考迭為表裏其間變化無方勝可紀極例或
少缺術意愈晦士琳敢於一得之愚願公諸同好俾學者豁然理解亦所以廣易子之不足
云同部又有沈翰字與九田書實字季華並江都人同治四年者此例與前同治五年同
論曰羅明經之學卓然名家其始也羅曾西法幾以比例借根為止境矣既而周遊京國遠涉快俠遂南
轉然改轍遺履其少壯所業殫精乎天元四元之術著作等身墨守終老惟以與復古學為明中法為宗
旨可謂博而能專者歟以明經之才之學猶且初信彼術況它人乎是故羅通一刺不必為明經諒也既
自成同來西書愈出風氣日開夫厥故而喜新畏難而趨易人情也吾見世俗講習類崇彼法而忘其源
自東來而弗究其未能快我範圍而味夫相得益彰之道爭巧誇捷惑溺者衆往往焉而不知其所返有
甚於明季徐李諸人者豈非明經續傳所遺料乎豈獨在人心學術之可憂乎吾之繼明經而論列者實
有大懼於此此所為汲汲而弗自攝者也又明經嘗學匪之亂身未嘗有食祿守土之責而乃不惜傷勇
之死從容就義首完大節厥後都同守漢陽死廬州馬內餉餉死丹陽戴先生曰凌茂才也張茂才也
皆殉於鄉里視倉皇四走避遁或一親賊遂同不次之典其相去奚若哉舒翁室之詩有云時人例而
節羅戴先後亡嗚呼可哀也已

朱駿聲

朱駿聲字豐苞號允倩吳縣人年十三受許氏說文解字一讀即通曉戲為孔方傳文似歷史時目為神
童十五歲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錢府事大新主紫陽書院講席屠車亦十五為諸生是年重游泮宮
一見奇其才遂受業門下專力古學以著述為事嘉慶二十三年舉鄉試道光六年大挑二等餘授縣
學訓導會稽安孫學政聘為海內文學之士獻所著書得詔通諭天下咸豐元年調導繕寫自撰
說文通訓定聲等四十卷呈禮部奏進之文宗幾餘披覽嘉其賅洽賞賜子監博士銜為留心經訓者勸
旋隨揚州府學教授引疾未之官寓居於彭八年十月卒年七十有一著書甚富羅經皆有成績如干卷
不具錄皆論雅太歲在寅推錢府事說謂其時自以寅測之歲星在亥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
紀年歲星所合之辰即為太歲然歲星開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至泰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在丑太歲應
在子漢詔書以太初元年為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歷年以次排統不能頓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
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為太歲強以攝提格等為歲陰其實爾雅所云歲陽歲陰非如後人說也又續
周禮帝審能序三辰知十二次名義當為所定然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
丑折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婁得名今婁在
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副古宮之稱不必施於今因參用舊名著歲
星表一卷天算錄記四卷又有數度行四卷則已佚於兵火僅存歌一首附詩集中

論曰朱博士於學無不窺七百八十三座之屋能指而名之九章之術能推而衍之十經之賦則淹而通
之三史十子靡遺嘗為而謂之為為儒者博大而精博世之稱博士者第知有通訓定聲一書已爾而未
知其量長推步明通象數也蓋博士蓋識得名而又深自韜晦不求知於世世遂無以知博士非猶夫人
之一得自封閉期焉表裏之不達者可以觀博士矣

徐有壬

徐莊憲公有壬字君青亦字鈞卿烏程人用宛平高籍舉京兆試道光九年成進士改主事官戶部久出
守揚州邊四川成綿龍茂道歷漢臬湘藩以至江蘇巡撫咸豐十年閏夏江南大營不守總督曾道演兵
肆掠而下粵匪尾其後蘇州守卒不登四千倉猝賊已至公盡衣冠方出督戰賊遽前刺其額冠將墜手
自正之遂遇害舉家殉焉事聞賜卹如典禮公精於推步在邸署日宜順書召詢圓圖水高於京
城若干丈西洋算器其用如何公敷陳稱旨蓋官往往就決所疑焉始治算嘗得元人四元玉鑑積思三
晝夜以意步為編單人見而奇之金駱載簡格公陽湖董孝廉始元和沈測導欽委聖爭相傳鈔以去
尤精於割圓堆垛之術算術以測圓為甚難嘉定錢氏原本宋人沈存中說理為進位開方法得周三
六有奇一時借之公以內容外切反覆陳之其說遂成又對數表傳自西人云以屢次開方而得其數公
以屢乘屢除法御之得數巧合而審力百倍蓋精心探索思入幼眇故深遠自得如此所著務民義齋算
學今傳世者七種以屢乘屢除法遞求正負諸邊而加減相併得所求為測圓審率三卷首諸圓求周積
十七術次氣弦互求本杜德美氏及推於圓內外諸形邊積積相求二十一術三大小弧相求本董方
立氏而暢演之成十八術也又因考成後摺新法盈縮運疾皆以橢圓立算而取徑紆回布算繁瑣且皆
係借算非正術乃創實引平引角積互求二術法歸簡易得數較密於用對數為尤便為橢圓正術附隨
隨用對數法及諸用數合一卷又以對數運術實重乃變立三術不用垂弧矢較次形而皆用對數以所
有所求之對數較加減今有之對數即求得之對數比之舊術簡易數倍為三三拾遺一卷又從續編
法自道光甲辰起算為期食九服里差三卷計分二十有二條又以新法補為用表推日食三差捷法一
卷又述地球解義一卷自序云幾何原本謂球與圓徑同高之圓因其外面皮積等說球與圓因同高
則其外面皮積亦等而不直扶其所以然通檢梅氏書亦未盡明釋之也蓋疑於心久矣近讀李淳風
九章注乃得其解因釋之以告同志雖然以東原之善讀古書而論測澤風此注當有脫誤其矣案解
人之難也今釋幾何原本而淳風之注因是以明查淳風用方今用圓其理則無二也後附橢圓求周術
曰橢圓求周無法可取借平圓周求之則有三術以表為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此項梅侶氏之術也
以廣為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以戴郭士氏之術也余亦悟得一術以橢圓為圓周求其徑以求周即
為橢圓之周術更直捷兼可實三術為一術云又為造各表簡法一卷自序云圓不可量繩之以方強不

可比之弦矢，乘除不可省，綴之對數，皆不可無立成。昔人名之曰鈐曰表，皆立成之別名。西法有八線表，有對數表，算皆從此出。表之用大矣哉。惜其粗造之初，取徑迂，而布算繁，不示人簡易之方。今學者望洋興歎，如入線對數一表，至今無人知其立表之根者。不可謂非缺事也。余讀四元玉鑰，究心於線積招差之法，推之割圓諸術，無所不通。蓋線積者，遞加數也。招差者，連比例也。合二術以施之，割圓六通四開而一易之法生焉。導源於杜德美氏，發揮於董方立氏，旁推交通於項梅侶氏，戴郭士氏，李秋紐氏，幾無遺矣。是書集諸家成說，參以管見，簡益求簡，凡五術，以就正有道君子。其見於目錄而未刻者，尚有堆積測圓三卷，線積招差一卷，圓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開元占經九執術一編。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亦七種。彙弗可得，此外有割圓八線綴術三卷，則南豐吳編修善衍述之，而相陰左上舍曾為補細草者也。祖杜宗明，旁參蓋法八線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因法入算，簡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取之以法，即為不能立法布算者，其式仍存，則式能濟法之窮，而皮圓諸綴一貫無遺矣。公所著書，初自刻於揚州者，無截球造表二種，後為南海鄒徵君伯奇併簡周為三，刻於廣州。同治十二年長沙丁處士取書復合刊八種，列白芙蓉齋書之一。光緒初元，歸安姚布政觀察元集題進齋叢書，就種本又重刊焉。今並行於世。鄒徵君伯奇，白芙蓉齋書序。

曰：道成朝晉，所以算學自鳴者，亦能於古今諸名大家外，因法立法，獨樹一幟者，斷推莊愷公焉。公蓋於堆積招差之法，最為究心。故所撰諸類，皆深慮實有鑿險絕幽，及立為術也。又若天造地設，不假推尋而得者。子登編修，嘗謂公於術甚精，而其立法之原，不以示人，得不為後世之迂齋計乎。公亦以為然而因循不果，今僅備圖正術一編。秋綴京卿居撫幕時，讀其說，遇西人遠甚，曾為開解，餘則術深意遠，其不終至於澹晦也幾希。方公之旬宣也，綜覈名實，不為苟且補苴計於大鏡鈔，票力格未行，又持身儉約，有逾寒素。遺愛去官，悉覽服物，播書十餘篋以行。夫公之清風亮節，將與日月爭光，初不恃曲藝為輕重，第即此九數一道，固已度越尋常矣。區區之舉，亦遂不朽。其為薄海欽慕諸家刊布也，豈不宜哉。

馬到

馬到字遠林，號燕郊，長洲人。幼慧，讀書倍常童。九歲，讀星象，問經於同縣陳徵君，為高足弟子。道光二十四年秋試，以孟藝用訓點，為主司所賞。登賢書，丁未，考取宗學教習，出湘鄉太傅文正公門，公後督師招往。封君兼道遠辭焉。咸豐三年，就辦江南軍務，錢塘許侍郎為制，奏留金陵行營，會自營假歸，建議捐資募川楚兵，餘丁為一軍，進可助剿，退可回援。時編修修程君，程君謂意甚遠，請於侍郎，募千餘人，以榮縣劉剛愷公為厚領之，號撫勇，甫集而粵匪劉麗川反，遠陷上海青浦等六縣，向忠武公檄與剛愷卷甲趨之，克青浦，仗功得官內閣。漢軍中書舍人，遠上海亦復，遂駐滬。八年夏，侍郎復招赴金陵，十年奉浙江告急，借薄春鎮總兵熊勳勇公天壽赴援，復西安鎮廣德州，奉調馳回，遇賊丹陽，戰於寶塔灣中。

彈死，年四十有八事聞，賜恤如功令。居恆好談兵，於武事頗土，肯綮盡高，自標置，雖向忠武張忠武亦多所不滿。卒皆如其言。博覽書籍，先嘗為時人之術。三年演弧三角三邊求角一術，心動得怔，仲疾，屢性所喜不能廢也。手編經義鈔三十卷，於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並有校本，皆於軍幕失之。惟集韻校勘記十卷，以友人錄副得存。其弟芝生大令，至今藏之。芝生，名志。

論曰：馬內翰明算博學，師法有自，觀其出處大略，與新化鄒君將毋同。粵匪之亂，以經生號知兵能辦賊者，求諸吳中一人而已。顧方少時，朝野號虞，江表清晏，已獨喜閱兵書，講武備，儼然憤積薪火之憂。又何識之微而蚤也。軍興乃稍稍聞於諸帥，迨相繼致，亦未嘗不與委蛇，俛仰先後十年，而終不得就一旅售一策，徒以身殉之，遺書散佚，名且冥焉。嗟夫。

熊其光

熊其光字翰之，別自號蘇林，青浦人。道光二十六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改戶部主事。後用防剿上海會匪功，加員外郎，銜咸豐五年，積勞病卒。年三十有九，戶部為學，喜深思博辨，體究其源流得失，嘗與其友南匯張明經文虎言音韻之學，有古今傳變，有方域漸差，欲作縱橫二表，以著其同異之故。其餘若天文地理禮樂兵農，皆欲仿顧氏春秋大事表例，旁行表上，畫一為表，與通輿通考相輔而行。曰：學問之道，乃天下公事，何必皆出己手。矧此例，後人踵而行之，猶在我也。有雜著一卷，大都放散之文，附有弧三角算草，蓋以意設形求，其通變稿藏於家，粵匪亂後，皆不可問已。詳前卷。

鄒漢勳弟漢池

鄒漢勳字叔功，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明年禮部試，能。東之淮上，訪邵陽魏州守，於高郵，越歲粵匪陷江寧，聞道歸長沙。時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南，湘鄉太傅文正公在籍，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復偕率以往，困解疲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撫安徽，約相從，累功得花翎同知直隸州知州。用廬州陷，遂同及於難。年四十有九，死事。聞，吏議卹，如典禮，少溺苦於學，兄弟互相師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與長沙丁處士取書友善，為序數學拾遺略云：數術記遺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相與四維，經曰：捐閱周公作三不能兩，孔子所造，四維東萊子所造，三者皆六藝中之數也。東萊子雖不知為何人，要古之賢人也。而周公之元聖夫子之至聖，尚不能不游於數，蓋數之為用，小足以會計，中則以理繁，大則以推步起憲也。而能達於道，非淺淺之學也。先是余家居，聚九數之書，而學之，限於荒僻，所得皆僅算經十書，梅氏叢書，數理精蘊三種而已。所與研求者，季弟季深而已。及至城南，始得某臣及黃明軒，與相證明，益有所通解。余向不解立天元一之術，而句股圖記僅通其二十九術，某臣明軒為余求算書，以互相研求，始克於是學略涉藩籬。故余資於二人者深，明軒舉於鄉而旋卒，惟某臣與余，屹屹為此耳。生平著述甚富，有願項憲攷二

今設首較之假數一人為今有數，比例得首較之對數，如設二太之假數一人，四太之假數二人，八太之假數三人，求得十之假數三，八三二九二八，比例得二太之對數，又設一太一之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四八七九，比例得一太一之對數，又設一太一之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三，三一一四〇七九，比例得一太一之對數，如是遞求至極多較之首較，一亦設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八三〇二五八五，比例得首較之對數，以為對數根，如法求逐數之對數，即得全表之對數，夫首較者起算之端也，求十之假數者，求對數較之如積也，求首較之對數者，求扼要之對數根也，備斯三節，而全表指顧可成，斯真可謂簡易之法矣，此戴君鄂士對數簡法所由作也，余近見李君七叔對數探原一書，深明對數較之理，而戴君此書，專明假設對數之理，其結構專明對數根之理，二者皆學有心得，互相發明，洵足為後學津梁，而戴君書尤為明快，余于乙卯秋奉諱旋里，始識戴君，讀其書，今年又得讀李君書，以方守古禮言不文之訓，不敢贊一辭，而戴君書來索序，詞甚切聲，且請俟祥禱之後，蓋知禮之君子也，咸豐七年秋，余既服闋，而是書亦適刻成，乃踐前約，而疏其大意，如此用以發明戴君之雅志，至是書之精當不刊，讀是書者當自知之，不待余之贅說也，又外切密率四卷，同里夏宮籙書局為序，曰：方此舉不相通，通之以極細分通弦，杜氏編為簡術方立，蓋氏申其意，吾師梅侶項先生隨其至，秋親李君又著弧矢啓秘，而術乃大備，杜術先以本數比例，後以用數入之，李術先定率數乘除，後以本數入之，究其指歸，實出一理，所惜者，杜氏有弦矢術，無切割術，李氏有其術，而分母分子之源，未經解釋，欲依杜氏例釋之，罕有得其通者，願弦矢與切割，本可互為比例，弦矢二種之實數，本弦矢率數而生，是弦矢率可當弦矢綫也，綫可比例，率豈不可比例，惟用率內諸率，各自為率，必須累次乘除，且必令切割率分母同於弦矢率分母，乃驗所得分子為切割率分子，每得一分子，即為一次乘法，乘法可變，而除法不可變，於是以此比例所得之率數乘除法，乘除弧背，其求得之數，必仍為比例所得之切割率，父執戴鄂士先生，本此意以立術，可謂神慮疑思，無幽不獨，尤妙者，為除弧求切割二術，蓋弧矢線聯于圓中，任極大不能至弧背三之二，切割綫出于圓外，若將近九十度切割之，大殆有無量數，求至數十數後，諸數之差甚微，萬不能降至單位，以此二術濟其窮，則三率餘弧之小，可至幾微，除二率半徑得一半為第一數，亦可大至無量數，而難者反易矣，析理之精，固如是乎，昔吾師嘗以弧分不通切割為憾，若見此術解，必且狂喜鼓舞，不能自已，惜哲人云萎，先生之孤詣苦心，不及欣賞，展讀是編，不禁師門之痛也，又假數測圓二卷，宮簿序曰：數未有有正而無負者，對數何獨不然，單一以上為正對數，其用數為一帶，略審四十五度內，正割和之單一，以下為負對數，其用數為微小於一，四十五度外，餘弦類之，此出于象數之自然，初不容有假借者，父執戴鄂士先生，發前人未發之蘊，瓶為負算對數，正負全而對數乃無遺憾，爰本正負二義，以徑求八線對數，精思所到，捷徑忽開，余惟對數以減代除，實內減法為正減，減除仍為正法，內減實為

鳴人傳 國朝

七九三

反減，減餘易為負，負算之由，已鑿于此，凡有連比例三事，其中準為一者，其首末二準之對數，為數必同，為正負必異，而以兩真數互相除，其餘得之數，亦必一正一負，而以單一為中準，正割半徑除弦正連比例三事也，若降半徑為單一正割，餘弦亦從之而降，降位半徑昇之對數，為無數，降位正割餘弦之對數，相加仍得降位半徑昇之對數，亦必為無數，絃如是率亦如是，故演得之正對對數率，及餘弦對數率，必同母子而異正負，惟正負異，故以減為加，惟母子同，故相減適盡，適得一之對數也，八線之中，惟正割必正，餘弦必負，而又以半徑為中準，至他線皆與正負用數不相似，故徑求無其術耳，嗟乎，文章之道，每難事而增華，學問之途，必因端而竟委，然非先生之沈思卓識，亦不能融其假二數，以得其會通，然則象數之精微，豈有窮焉哉，後又總合四表名求捷術，自序曰：對數八線，八線對數三表，為新法推步所必須，惟用之甚便，而求之甚難，非集數十人之力，積數十年之功，未易成事，往歲得連比例開平方法，用以求開方表，且即開方表，求諸對數，立術較簡，而未出舊法範圍，復變通天元一術，先求假設對數，因以求定準對數，而求對數者，遂可不復開方，後又悟連比例平方方法，即開諸乘方通法，因用連比例求諸對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捷術也，至割圓八線，必資大測，無能舍六宗三要者，自循齋梅氏譯泰西杜氏德美，以連比例求弦矢諸術，而八線乃可徑求，特其術但有求弦矢之法，而無求切割二線之法，緣復補為推演弧背與切割二線互求諸術，于是割圓之法，乃大備，此求八線表捷術也，若八線對數，則必由弧背求得八線，然後再由八線求其對數，縱有捷法，亦須兩次推求，茲復會合對數捷法，與割圓捷法，以盡其變，而知四十五度以外，正弦諸對數，均可由弧背徑求，既得半象限割線，或正弦對數，而一象限內諸線對數，皆可加減而得，此又求八線對數捷術也，自道元乙巳至今歲，凡八易寒暑，演錄始竣，以為推步之助云，對數二種，先為金山錢夢華氏增刻，入小萬卷樓叢書，求表捷術副本，南海鄭徵君而奇得於夏宮籙，因與其邑伍紫垣氏，帶刻入粵雅堂叢書，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初見先生書，甚推服，偉烈亞力譯代微積拾級序，亦相引重，歲甲寅艾曾至杭州，呈所刻拾級諸書，踵門求一識顏色，先生以故辭，艾後轉譯先生書，入彼國算學公會中，可徵其傾倒也，先生五十五後，又著音分古義二卷，因洽州鳩對周景王語，知七律七同，名義確證，自漢以後，劉安房京之徒，用弦定律，章昭亦遂以四律三同解七律，以致七律之義晦，而七同不得其解，歷魏晉以至元明，未有起而正之者，緣追尋古義，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吻合，鄭徵君亦嘗踵而演之，原稿於庚申正月，為金嶺華孝廉與假去，冠難起，孝廉書復，復得全同，治初元，孝廉席地上海，遇先生長子，以復歸之，其他尚有莊子內篇韻文一卷，淵問明集註十卷，又元空秘旨一卷，則言堪輿術也，並藏於家，閱楊實臣字湘雲為時數學，道光二十五年夏，介項學正見先生，有願天生聖人，以正天算之語，他行事未詳，未詳其法，因鄭徵君遺書，

鳴人傳 國朝

七九五

可與同算又與公子以置同客上海嘗相縱論西人連比例諸術因得讀先生遺書與行狀心竊嚮往之夫言對數於今日理明法備茂加以已其初訥白爾造表以其數開九乘方極多次所得方根零數名自然對數其底二八七二八二八四五九有奇者即先生所謂假設對數今日訥對是也後有佛拉哥以訥表十之對數為二八三〇二五八五〇九二九九有奇不便於進位乃改為十進對數其根〇元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二五有奇者即先生所謂定準對數今日常對是也常表底為一訥表根亦為一故以常對根乘訥表則得常表對數以常對根除常表則得訥表對數可互為比例而得數悉符者也顧富先生著書時中朝但有數理精蘊所采之常對全表如訥表如代數諸書尚未譯行獨能發其根而啓其藏擬為捷法便巧密合可不謂之神勇乎同時李京卿作探源則以諸乘方平立尖錐布算而得較徐莊愷立簡法則以大小長方和遞除而得根皆不相謀而道無弗合異曲而同工者矣於是顧尚之氏為選求六術遺原四術和較相求八術鄒特夫氏為求較求根四術及純雜表降位法夏紫笙氏亦有求對四術諸家雖抽秘研窮極變化而充類至義之盡要皆有先生之書專其先路耳最後長沙丁處士取湘鄉曾孝廉此函合讓對數詳解五卷則以代數顯其理而訥對常對之蘊綴層無遺焉愚嘗謂對數表者西人能造之能用之而其理不能自明之時閱數百年地限三萬里必待中朝智能之士而後無美弗臻觀先生與諸家之書均創新法其簡易精當實有什伯於彼舊法者世顧曰吾人心力不能高出秦西萬萬哉易察其傾倒於先生者何如乎是故今日言對數固莫得而加已而開山之功吾尤為先生首屈一指云

謹案先仲兄字述齋號小麓自號潛安未冠補博士弟子員附錢塘縣學第一秋試類題以輪輻議後初得江蘇試用知縣後改官都察院額外都事庚申間避地崇明縣鄉居授徒以訓詁曆算為之規又為人卜筮相地有酬錢者未嘗受之自給伏處四年海上學者稱潛安先生嘗博覽時賢算書欲即其大成著測圖新術及求勾股捷法屬稿過半有江漢之游同治三年六月就滬人且應京兆試增輪船行中道感時疾海舶乏醫倉猝而卒年僅二十有九聞者多傷之今增記於此蓋不勝痛定之思矣先十兄原名可與字起齋號又應仲兄習算仲兄屬前開方盡數表列邊積相比起單一盡十萬以便檢用焉仲兄之沒時十兄偕行泰西法舟中客死必葬屍投之海十兄苦持之得免同治十三年皮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史館纂修官光緒八年秋方分修河渠志稿未定病卒年三十有八近人南匯賈處士步創開方表則用對數折半法列之推求尤便云

時人傳三編卷第五

錢塘諸可寶算錄



國朝後編補三
顧觀光輯
顧觀光字寶王號尚之金山人上舍生三試不售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為醫鄉錢氏多藏書恆往假志讀之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曆算之術靡不因端覽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蹈瑕抵隙而蒐補其未備如據周髀算經筮以寫天青黃丹黑之文及後文凡為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為繪圖而設大本渾圓以視法變為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為心而內外衡以次環之皆為借象而非真以平遠測天也開元占經魯曆積年之算不合因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辛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顯項所積致之史記秦本紀始泉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零節朔之日為斷蓋泰以十月為歲首因在歲終故小零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故古歷日法明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以為未盡強弱之微爰別立術以日法明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明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

盈縮梅氏詳說數術未明讀明志乃知即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即諸乘差。則八線對數小輪備圖諸術。皆可貫讀。占經所載羅盤透九執術。而知回回泰西曆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即月字。月歲者。即月引數。日歲者。即日引數。特稱名不同。亦猶回曆之稱歲實為宮分日數。朔策為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蔡源江氏冬至權度。推測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而以壬戌丁未二日。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己見。其根誤在高術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求食甚兩心實相距。兩極而得數未確。改之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徑。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實實朔。較本法為簡而密矣。西人割圓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為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為正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線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難巧。而位尚遲。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即理分中末線之大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即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為諸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真數。然尤慮其難記。且仍不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線直線相求之理始盡。錢塘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線術。以為亦可通之。割圓二線。因補立其術。內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歸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捷。而布算精簡。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數學啓蒙。並有新術。而未盡其理。乃為通求。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行之。為和較相求。八術。皆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線。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其思力求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譯西術。如代數微分諸重學。皆有所糾正。如此。同縣錢教諭。刊重學。其韓舍人。刊幾何原本後九卷。皆與參訂。成豐開學。匪日。通人心。強以算理自遺。十一年。賊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臨。而暫歸。藏書多毀。而次子。淫為賊。擄。不復出。同治元年。卒。年六十。有。所著曰算原初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為九卷。而以堆。大術。四元。勞。要。重。差。夕。架。割。圓。孤。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隱。括。四。術。為。對。數。割。圓。八。線。半。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曆。通。攷。則。據。占。經。所。紀。帝。帝。顯。項。以。股。周。積。年。而。為。之。攷。證。曰。九。執。曆。解。曰。回。回。曆。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曆。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時。人。所。用。術。改。度。為。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蓋。於。學。實。事。求。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而。算。術。為。最。精。此。外。有。古。韻。二。十二。卷。七。國。地。理。攷。十。四。卷。國。策。編。年。攷。一。卷。又。周。牌。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陶。志。諸。校。勘。記。若。干。卷。所。輯。古。人。已。逸。之。書。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桓。子。新。論。其。曰。古。書。逸。文。者。即。所。以。補。馬。氏。釋。史。者。也。餘。凡。所。校。輯。

三編卷五

八〇一

已刊入守山閣叢書者不復及。友人韓應陸。字對。陝。隴。綏。州。人。道光二十四年。奉試。官。內。閣。漢。書。中。書。舍。人。少。好。讀。周。秦。諸。子。為。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尚。既。而。從。同。里。老。儒。姚。處。士。博。游。得。望。溪。惜。抱。相。傳。古。文。義。法。尤。究。心。世。事。遜。志。劬。學。不。倦。也。西。人。點。線。面。積。之。學。莫。善。於。幾。何。原。本。凡。十。五。卷。明。萬。曆。間。利。譯。正。前。六。卷。成。豐。初。英。吉。利。士。人。偉。烈。亞。力。給。譯。後。九。卷。海。寧。李。壬。叔。氏。寫。而。傳。之。舍。人。反。覆。審。訂。授。之。刻。印。力。以。為。泰。西。舊。本。弗。及。也。外。若。新。譯。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每。自。校。錄。復。為。之。推。極。其。致。往。往。出。西。人。所。論。外。故。發。於。文。益。奇。十。年。夏。粵。匪。陷。蘇。松。江。倉。皇。走。避。道。途。觸。著。鬱。鬱。病。死。所。遺。稿。多。散。失。其。友。南。匯。張。明。經。文。成。為。之。編。定。為。讀。有。用。書。齋。雜。著。二。卷。藏。於。家。九。版。外。錄。論。曰。顧。十。舍。有。言。曰。積。世。精。測。積。入。精。智。曆。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不。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抽。釋。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為。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竊。同。伐。異。者。亦。非。也。嗚。呼。真。二。人。之。論。哉。上。舍。之。於。古。今。中。西。諸。算。術。無。所。不。相。而。皆。有。所。發明。可。謂。能。激。中。邊。者。已。而。對。數。選。求。十。有。八。術。獨。於。竝。時。戴。李。而。外。拔。幟。立。幟。唯。變。所。適。每。唱。愈。高。夫。豈。獨。自。資。與。夫。遠。越。武。斷。信。口。詆。謾。者。所。可。同。年。而。語。歟。上。舍。遠。矣。

夏鸞翔

夏鸞翔字雲鑒。錢塘人。道光十九年。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後。以。輸。餉。議。敘。得。發。事。府。主。簿。精。於。算。學。為。項。學。正。名。進。入。室。弟。子。又。於。戴。處。士。為。世。好。年。少。聰。穎。講。究。曲。線。諸。術。洞。析。圓。出。於。方。之。理。匯。通。各。法。更。推。演。以。窮。其。變。讓。爾。方。術。圖。解。二。卷。自。序。云。自。杜。氏。術。出。而。求。弦。矢。得。捷。徑。焉。顧。以。之。求。弦。矢。猶。煩。乘。除。演。算。終。不。易。向。思。一。可。省。乘。除。之。法。而。迄。未。得。也。丁。巳。夏。客。都。門。舟。次。宿。邊。為。輪。扁。傷。足。不。能。步。履。者。屢。月。晝。長。無。事。因。細。思。連。比。例。術。者。尖。堆。底。也。尖。堆。底。之。比。例。與。諸。乘。方。之。比。例。等。以。之。求。連。比。例。術。必。合。諸。乘。方。積。而。并。求。之。設。不。得。諸。乘。方。積。遞。差。之。故。方。積。何。能。并。求。乎。且。并。求。方。積。而。欲。以。加。減。代。之。又。必。得。諸。較。自。然。之。數。而。後。可。減。難。之。難。矣。既。而。悟。之。曰。方。積。之。遞。加。以。較。也。較。之。遞。生。生。於。三。角。堆。也。較。加。較。而。成。積。亦。較。加。較。而。成。積。且。諸。乘。方。積。之。數。與。諸。乘。尖。堆。之。數。數。異。而。理。正。同。三。角。堆。起。於。三。角。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三。角。方。積。起。於。正。方。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正。方。三。角。之。較。數。增。一。根。則。增。一。較。方。積。之。較。數。增。一。乘。則。增。一。較。理。正。同。也。累。次。相。較。必。有。盡。誰。其。有。盡。乃。可。入。算。相。連。諸。攷。矣。所。以。愈。相。較。而。較。愈。均。者。正。此。理。矣。諸。較。之。理。皆。起。於。天。元。一。而。生。於。根。差。遞。加。根。一。諸。乘。方。根。差。皆。一。一。乘。之。數。不。變。故。可。以。省。乘。若。增。其。根。差。則。非。復。單。一。乘。不。能。省。弦。矢。表。弧。背。之。差。或。差。一。秒。或。差。十。秒。即。以。一。秒。或。十。秒。弧。線。當。根。差。按。根。差。求。即。可。畫。得。諸。乘。方。之。較。即。以。較。加。較。而。畫。得。求。弦。矢。各。數。矣。豈。不。捷。哉。愛。乘。數。月。暇。演。為。求。弦。矢。術。俾。求。表。者。得。以。加。減。代。乘。除。并。細。釋。立。術。之。義。編。為。兩。卷。以。俟。精。於。術。數。

三編卷五

八〇三

者採擇焉。又讀致曲術一卷。曰平圓。曰橢圓。曰拋物線。曰雙曲線。曰橢圓。曰橢圓。曰橢圓。凡七種。類皆於杜德美氏。項梅氏。戴壽士氏。徐君青氏。羅密士氏。威爾遜氏。諸術外。自定新術。互立列法。密理精。惟雙曲線內。有笠體。以小徑為軸。以大徑為軸。各求其最善。最精。術未定。記云。右二術。刻意求之。殊不可得。因雙曲線求法。立法必難。不能不分級數。而求級數之招。須以半心。若果乘半徑。則除。又餘弦界。乘半徑。則除。其位。今雙曲線之半心。差與餘弦。俱大於半徑。若用為乘除法。則位數不惟不降。而反升矣。且以橢圓例之。凡求法。必先求餘弦。上設。用減半徑。設為蓋。而雙線之正餘。兩弧。無理。可通。何能易。餘為正乎。若用正弧。正矢。以選求。蓋。則乘除之例。尤多。轉。因。此。二。題。以。俟。明。算。子。之。補。綴。焉。復著致曲圖解一卷。謂天為大圓。天之賦物。莫不以圓。而圓。雖。一。名。類。乃。萬。族。循。圓。一。而。而。曲。線。生。焉。西人以線所由生之次數。分為諸類。一次式。為直線。二次式。為平圓。橢圓。拋物線。雙曲線。四式。三次式。有八十種。四次式。有五千餘種。五次以上。蓋不可枚舉。今但就二次式。四種。溯其本源。并附解諸乘方。拋物線。形。雖。萬。殊。理。實。一。貫。諸。曲。線。式。備。其。於。圓。錐。體。上。故。圓。錐。者。二。次。曲。線。之。母。也。橢。圓。利。用。聚。拋。物。線。利。用。遠。雙。曲。線。利。用。散。而。其。理。皆。出。平。圓。會。其。通。則。制。器。尚。象。俛。仰。觀。察。為。用。無。窮。矣。今。為。一。一。解。之。其。目。為。諸。曲。線。始。於。一。點。終。於。一。點。第。一。諸。式。之。心。第。二。準。線。第。三。規。線。第。四。橫。直。二。徑。第。五。兌。徑。亦。名。相。周。二。徑。第。六。兩。心。差。第。七。法。線。切。線。第。八。斜。規。線。又。名。曲。率。徑。第。九。縱。橫。線。式。第。十。諸。式。互。為。比。例。第。十。一。八。線。第。十。二。云。又。嘗。專。立。捷。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為。一。術。可。徑。求。平。方。根。數。十。位。不。論。益。積。翻。積。俱。為。坦途。成。少。廣。絕。壁。一。卷。南。海。鄭。徵。君。伯。奇。為。之。序。略。云。算。學。自。戴。東。原。表。章。古。書。同。其。志。者。為。錢。辛。楣。而。學。論。俱。不。逮。遂。其。靡。者。則。李。尚。之。焦。里。堂。輩。皆。墨。守。古。法。而。不。通。融。每。算。一。數。用。紙。數。十。篇。需。時。數。百。刻。屢。人。廢。日。所。得。仍。復。粗。疏。而。不。足。施。之。於。用。在。彼。則。以。用。盡。精。神。不。肯。割。愛。付。之。梨。棗。有。讀。之。祇。令。多。一。重。障。礙。而已。何。如。紫。筭。書。而。明。白。已。曉。乎。同。治。二。年。始。遊。廣。東。與。鄭。徵。君。暨。南。豐。吳。編。修。善。相。友。善。三。年。五。月。卒。於。廣。州。旅。舍。編。修。錄。其。算。書。遺。稿。屬。徵。君。彙。刻。之。今。行。於。世。尚。有。萬。象。一。原。若。干。卷。未。見。傳。本。方。測。圖。解。致。曲。術。圖。解。少。廣。絕。壁。

論曰鄭徵君曰昔沈存中以隙積會圓二術古書所無自言深思而得之今汝會圓即弧面線相求為郭若思三乘方求失之啓端然所得非密周孔異軒又推至七乘方略近之仍不及杜德美法之膾合際精即堆環其術僅明立體亦未及四元玉鑑之推至多乘也蓋人心之靈有開必先欲窮其極在人之善變而已又授時術以環積招差求日行盈縮其意蓋引伸於經術是曲線與堆環相通已露端倪及西法出專以諸輪三角相求遂無有理會之者今則以微分積分以曲線無所不通然後知隙積之有裨於會圓者固甚要也紫筭諸書成非一時故其術有互見者亦有具冠而缺術者今詳仍之不加芟削後有同好熟讀而精思之當更有無限觸發也徵君之學有聲中外觀所以推崇夏宮簿者可謂至矣宮簿為松

如先生之生子。而同里汪內翰年丈遺孫之培也。家世好學。其才力又足以副之。使天假之年。孜孜孟晉。神解妙悟。啓迪方來。可傳當不止是。是不第為吾鄉之絕詣情也。嗚呼。

馮桂芬傳 管嗣復

馮年丈桂芬。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人。道光二十年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正考官。教習庶吉士。咸豐六年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九年告歸。同治初元。合肥相國。廣伯密疏薦。得旨。召。病。不。克。赴。遂。無。恙。出。山。六。年。後。團。練。善。後。功。賞。加。四。品。卿。銜。旋。晉。三。品。十三年卒於家。年六十有六。生有異稟。幼擅文學。中年以後。益肆力於古文辭。說經宗漢儒。精研小學。嘗手摹宋本楚金韻譜。後而刊之。尤喜習曉人家言。師事翁之申者。兩李先生。嘗手製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有繪地圖議。略云。大抵不審乎幅東西經度。北極高下緯度。不可以繪千里萬里之大圖。不審乎羅經。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繪百里十里之小圖。而繪小圖。視繪大圖。更難。以無顯然之天度。可據。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今定一簡易之法。任取本州縣一城門左旁立一石柱。為柱。即為起數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縱橫線。以一里三百六十步為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內。為一圖。容田五百四十畝。各圖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為本柱。以千字文為號。勒於其上。柱徑一尺。高一丈。埋埋各半。其露者尺寸有餘。適當山水市舍則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補之。繪圖則用約方二尺之紙。十步為一格。縱橫各三十六格。則一里內阡陌虛舍。纖悉可畢具。如楚而地之廣袤著矣。更用水平測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門之石。為地平起數之根。以繫各圖石柱。而得各圖立柱之地。高下於城門之數。又備測本柱前後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內高下於本圖之數。又備測東南西北毗連州縣城。之高下。而得各城。高下於本城。之數。以之入圖。則著色為識別。凡高下於城。在一尺內者。不著色。其餘分數。色。以一尺為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則概為一色。高山土阜。又別為一色。仍識若干尺於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又嘗校正李氏恆星圖。測定成豐紀元恆星表。其跋甲辰新憲赤道恆星圖。曰。武進李氏兆浴。刻道光甲午歲。差亦道恆星圖。板存余家。經亂燬大半。徒索請補之。今經甲辰。星圖。欽定彙象考成續編之後。星數星等。多有增損升降。差亦改為五十二秒。板板剗改。稍易。遂補刻成完帙。謹遵續編宮度星數星等與後編異者。一一改入。計原圖星三百座。三千八百三十三星。今增丑十六子十八亥十八戌十四酉十八申十九未十七午十七巳八辰九卯十二寅十一。凡一百六十三星。少司祿二五。諸侯二。天相一。凡六星。計三百座。三千二百四十四星。至圖式。距極三十度內。南北各為圖。一三十度外。南北各為象鼓形。十二緯度。皆一度為一格。經度近極五度內。並十度為一格。五度外十度內。並兩度為一格。三十度外。一度為一格。星等皆仍李氏舊式。總圖皆正。極無增減。惟星等間有升降。亦依新圖改之。云。自著有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尚之氏十三題詳演天元諸式。有禪初學。又讀成

法有三：皆為畫圓之用。其一在圓外視圓，法用正弦，則經圓為橢圓，緯圓為直線，其形中廣而旁狹，作簡平儀用之。其二在圓心視圓，法用正切，則經圓為直線，緯圓為橢圓，中曲而旁殺，其形內密而外疏，作日晷用之。其三為經緯定式，量算極難，且經緯相交，不成正角，又其邊際，或太促而偏淺，或太展而狹長，以畫地球，既味方邪之形，復失修廣之實數，所不取也。其一在圓周視圓，法用半徑，經緯緯圓，皆為平圓，雖亦內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此作彈簧儀，最為理精法密，今本之為地球，分正背兩面，正而以京師為中，其背面之中，即為京師對面之處，本朝也。旁為廿四向，番中土與各國彼此之勢，定準望也。經緯俱以十度為一格，設分率也。因推演其法，著測量備要四卷，分備物致用，按度考數二題，備物致用，實日四一丈星之器，曰插標，曰線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竹籌，曰皮活尺，曰蕃紙簿，曰鉛筆，二測望之儀，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脚架，曰矩度，曰地平經儀，曰水平準，曰紀限儀，曰迴光環，曰折照玻璃，曰千里鏡，曰象限儀，曰分時辰標，曰海時辰標，曰析分大日晷，曰風雨針，曰寒暑針，三檢數之書，曰志書，曰地圖，曰星表，曰星圖，曰度算版，曰對數尺，曰八線表，曰八線對數表，曰十進對數表，曰現年行海通書，曰清蒙氣差表，曰太陽緯度表，曰日晷時差表，曰句陳四游表，曰大星經緯表，曰對數較表，曰對數較差表，四畫圖之具，曰大小幅紙，曰硯，曰墨，曰硃，曰顏色料，曰筆，曰五色鉛筆，曰筆殼，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長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機刺，曰交連比例規，曰玻璃片，曰橡皮，按度考數，其目四一明數，曰尺度考，曰法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經緯里數，二步量，曰量田計積，曰步地遠近，曰記方向，曰曲折，曰認山形，曰望望所見，三測算，曰測量方向遠近法，曰測地緯度法，曰論平陽大海地小界角，曰測地經度法，曰經緯方向里數互求法，四布圖，曰正紙幅，曰定分率，曰縮展，曰識別，設色終焉。又因修改對數步之根源，求析小術，是開極多乘方法，可還求自然對數，即納以十進對數根乘之，即得十進對數，若乘方捷術三卷，招培中為之序，曰吾錫鄒特夫所著算書，曰乘方捷術，是書隱括董君方立割圓連比例，戴君鄂士開方捷法之說，而立開方四術，演圖詳解，以期其理，右通左達，以同其條，俾學者開卷瞭然，布算不紛，其於納白補表，以連比例乘除法，選開一無量數乘方以求之，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求之，亦用連比例乘除法，以貫之，立術最為簡易，近者徐莊愷公造各表簡法，及李君壬叔則古昔算學，俱有求對數較法，而操算各殊，惟夏君策策萬象一原有求其數之訥氏對數四術，其布算與特夫略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為異，特夫謂此是求對數較法，凡本算數與借真數比例等者，其對數較必同，故不得從借對數起數也。此四條次第，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求對數根倍之，則通矣。此夏君之失，而特夫之精審可見。至對數開方計，應諸草，所以著其術之切於日用，未附十億對數表，及純雜表，則手此一編，即可取數以省他檢也。又創對數尺蓋，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為算器增新製，為算術開捷徑，畫數於兩尺相併而伸縮之，使原有兩數相對，而今有數即對所求數，一曰形製，二曰界畫，三曰致用，四曰諸善。

五曰圖式，為記一卷，又嘗撰格術補一卷，同郡陳京卿序之曰：格術補者，古之算家有所謂格術，後世亡之，而吾友鄒特夫微君補之也。格術之名，見於漢書，其說云：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扇，扇為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又云：陽燧面，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為一點，著物火發，筆談之說如此。皆格術之根源也。若其推衍為算術，宋時蓋有其書，後世失傳，遂無如此術者。微君得筆談之說，觀日月之光影，推求數理，窮極微眇，而知西洋製鏡之法，皆出於此。乃為書一卷，以補古算家之術。夫古所謂陽燧者，鏡金以為鏡也，西洋製鏡，即陽燧也。其玻璃為鏡，亦與陽燧同一理。故推極陽燧之理，可以貫而通之。有此書而告算家失傳之法，復明於世，又可知西洋製器之法，實古算家所有。此今世算家之奇書也。若夫宋時算術，後世失傳，如此者當復不少。吾又因此書而感慨係之矣。同治初，南豐與編修善，錢塘夏宮簿，與游粵，皆與訂交甚篤。宮簿客死，為之痛傷，刻其遺書以傳之。三年，湘陰鄒侍郎，善講疏薦之，請居同文館，以資討論。五年七月，兩奉優詔，令督撫送書，微君澹於利祿，堅以疾辭，俱未赴。湘鄉太傅文正公登兩江，欲於上海機器局旁設書院，延微君以數學教授生徒，劇興化劉學政，致書，亦未就也。六年五月，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一，劉熙載字融齋，與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中允，同治季年，寓居上海，主龍門書院講席，久深於音韻之學，自撰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以效章為于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兼長算學，著有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又微君同縣，孫子伊德齡，字善卿，著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列入傳習錄中。南海縣志，載微君遺稿，昨非集，昨非集，昨非集。

時日淳

時日淳，字清甫，嘉定人，齊東君之子也。道光七年，齊東身後，官通籍，清甫負其志學，不墜其世。其父執友武進李鳳臺，清甫亦稱之，亦精算術，所著書發明古人術意，無不入微，咸豐末，與長沙丁處士取忠同客益陽，胡文忠公幕府，每商榷數理，見處士數學拾遺之刻，略及百難術，謂與二色方程暗合，因

爲廣衍立二十八題，以舊學而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十四字識其上下，爲十四講題，皆借方程爲本術，隨題並述大衍求一術，以博其趣，作百難術衍二卷，自序云：張邱建算經難翁難母題問，甄李兩註及劉孝孫草皆未達術意，不可通，近日理堂算中所擇尤誤，讀吾友丁君果臣算學拾遺，設術與二色方程暗合，乃通法也，駱氏藝游錄，用大衍求一術，以大小較求中數，取徑頗巧，然於較除共較實適盡者，不可求方程術，則遇法除實得中數不盡者，以分母與減率相求而齊同之，無不可得，駱氏蓋不知有方程本術也，夫題紙本經一術耳，算理之微妙，不如孫子物不知數一問，而術文各隱秘，彼則但舉用數，此亦僅著加減三率，其於前半段取數之法，並皆闕如，豈古人不傳之與，必待學者深思而自得乎，孫子求一術，至宋秦道古發之，獨是題誤傳訛，莫有借方程以問途者，曰：隨著疑既久，今年春，與果臣連榻鄂城，復一商榷，別後數月，乃得通之，怡然澹然，了無滯礙，亦窮愁中一快事也，因衍方程術爲數學拾遺，補求負數法及加減率求等數法，梅氏方論所謂他術不能御者方強能御之附述求一術爲藝游錄補以中小較求大數一法，及大中較大小較互求得中數小數二法，引伸鉤索，溫故知新，庶足以暢厥旨乎，易翁母難爲大中小較數，不必以百而統以百難命之，識斯術所自防，同縣有陳璋號小迷，道光二十四年舉人，著有說文引經攷證四卷行世，就傳其兼長步算，深於說天之學云，發一書文集百難術衍定縣志論曰：時齊東運促備飢，不當上官意，抑鬱以終，何遇之窮乎，清甫能世其學，設數明理，業以益精，舊法賴茲勿替，可謂善讀古書者已，願或者猶以僅識當然知之，則甚矣，言著作之難也，嗟夫。

時人傳三編卷第六

國朝後補四

丁取忠字果臣

丁取忠字果臣，號雲梧，長沙人，爲湖南老宿，格躬節已，望重時髦，而象數一途，尤所研究，撰著自娛，不求而達，咸豐改元，幕游昭陵十年，校書於鄂省，應益陽胡文忠公聘也，因得觀乾隆與國又購魏氏海國圖志，作爲密尺，定分推算，著輿地經緯度里表一卷，於海國雖未盡精微，然足備參證焉，嘗自謂少喜步算，而苦無師承，又地僻不能得書，每每持籌凝思，寢食俱廢，垂四十年，然後古今言算之書，稍稍掇集，而心力亦已衰矣，晚年遷移文忠所附買書之費，廣刻諸算術，凡二十有一種，以公同好，爲白芙蓉書板，藏於古荷池精舍，光緒初考終於家，年逾七十，不名一錢也，所自誤者，爲數學拾遺一卷，謂書刻書時，初不知有明氏董氏書也，繼以所演算草較詳，可便初學，又爲亡友鄭叔績氏所序，不忍棄，以故邇年講書之所，觸悟友朋之所，諱論，往來書信之所，傳述，凡於古今人算書有所發明者，悉錄之以附於後，意在推廣拾遺，故亦未暇詳某義之出自某人也，後有所得，猶將增入之，又讓業布演草二卷，自序云：道光壬辰，余始習算，友人羅寅交學博洪貴，以難題見詢，久無以應，同治改元，始獲交南豐吳君子登，太史，蓋著君馭

錢塘諸可寶算數

以開屢乘方法。余始通其術。然未悉其立法之根也。後行遊演表。余推之他題。及展轉相求。仍多窒礙。又兩詢海寧李君壬叔。君示以廉法表。及求總率二術。而其理始顯。厥後吳君又示以指數表。及開方式表。李君復為之圖解。以開其義。由是三事互求。理歸一貫。余因取數題詳為演草。并捷法圖解。都為一卷。質之南海鄒君特夫。伯奇君復為增訂。開屢乘方法。并另設題演草。以補所未備。即圖內容各等邊形。為算家至精之理。皆可作發商生息以明之。誠快事也。歲庚午。余遊演表。鄒君已歸道山。余取其生平遺稿。餘金剛番。陳君蘭甫。為之付梓。茲復以所補乘布數草。及吳李兩君所示各術草。彙梓之用。以誌生平友朋之益云。王中歲。曾君秉誠。見而愛之。因以借根演代數草。左君壬叟。又稍為變易。以從簡約。兼補一真數草。即此一術。已覺五花八門。變化莫測。因并梓之。後又讓演草補一篇。序云。余前年與左君壬叟。其輯乘布演草。原為商賈之習算者設也。故即發商生息為題。或一例而演數題。或一題而更數式。或用真數。或用代數。其式或橫列。或直下。雖然並陳。無非欲學者比類參觀。易於領悟也。乃初學習之。猶謂茫無入門處。蓋商賈所習算書。大都詳於文而略於式。況代數尤為古算書所無。宜其卒然覽之。無從入手也。茲更擬一題附之。於後。特做數理精蘊借根方體例。專詳於文。庶初學讀之。可因文而知其義。苟算理既明。則全書各式亦無不可渙然冰釋。或兼可為習代數者導之先路乎。同縣中表兄弟李錫蕃字哲夫。亦字靖夫。道光三十年早卒。著有借根方句股細草一卷。衍為二十有五術。同治二年五月。處士刻之。初以聚珍板印行。後入叢書。又覆刻焉。茲為記曰。哲夫幼穎悟。工詩文。有神童之目。七八歲時。家人算魚直鉢兩差。移昇莫決。哲夫至。立刻其數。長老皆大驚。予與哲夫中表交最密。道光季年。湘南大飢。大府發倉穀。令各都甲赴領。巨室皆畏累不敢前。哲夫曰。若人人計利害。乘焉得活。於是獨詣縣請設若干石。備賑之。後果責還倉。哲夫奔走斂集。悉數償補。卒免於累。當是時。舉家非之。而哲夫無幾微憾。恨。可謂難矣。哲與子學。思力尤絕。古人之立天元一。西人之借根方。一見輒通曉。子嘗病句股相較。相求諸術。一術取一題。鮮有簡法。哲夫謂借根方一術。足以了之。乃發例得數十題。皆用借根法。予頗促之。卒業。頗屢困童子試。未脫囊而歿。春秋二十有八。情哉。子既傷其夙志。又自念其疾。大懼其術之不克就也。屬南豐吳子登。太史避亂來楚。因定交。請為是正。數十字。而此書遂成。嗚呼。自哲夫之歿。於今十有四年矣。然後得而豐以畢子願。不可謂非哲夫之幸也。白雲堂

論曰。丁處士獨詣孤往。冥抄力索。用心於衆所不屑之地。既乏師授。又困寒門。未見之書。不可致。欲見之。弗能。必盡歷艱苦。而後得輪格之例。或且開符先。宜其後謂會與侯紀。兄兄弟云。諸君博聞富藏。師資友益。視吾輩。其勞逸有相什佰倍。然則處士之勤學。豈材質之不如人哉。亦其時其地限之耳。及其傳食諸侯。廣交偏窮。思欲載記所得。以補勿足。則已衰蹙不耐矣。夫三湘七澤間。士生成同之隙。又當府主如益陽文忠。湘鄉文正。諸公。天下多故。即不事舉。購附風。使少得假手尺寸。而以片長。技。自

致乎青雲之上。身奉名立。豈不易易。胡乃甘于澹泊。橋于戶牖乎。吾知處士之志。初未嘗以彼而易此也。至於今。南人言絕學之倡者。舍處士將誰與歸。晚歲移寶書之貨。惟以校刻古今算書自適。哀然成慙。之鉅觀。風行海內。遂為嗜人家必讀之本。厥功不甚偉歟。昔巴陵杜孝廉。貴。為余言。處士在武昌幕府。日。文忠方督師東征。而會城有警。同人多走。或謂處士可去矣。則曰。吾安能諾府主之託。而委其眷屬乎。獨不走。卒亦無他。其誠篤如此。嗚呼。可以風已。

吳嘉善

吳嘉善字子登。南豐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居京師。獲交烏程徐莊愷公。同治算學。其後演述。割圓八線綴術。絃中有感。思知己之語。可徵其交誼篤也。同治改元。遊粵匪之亂。游長沙。識丁處士。取。逾年。客廣州。因鄒徵君伯奇。又識錢塘夏宮簿。三人者。志同道合。蓋相契非恆情所測已。光緒五年。奉使法蘭西。因。駐巴黎。斯城。後受代還旋卒。所撰算書。首述筆算。次九章算。曰。今有術。曰分濶。曰開方術。曰平方平圓各形術。推演方田者。曰立方立圓術。推衍商功者。曰句股術。曰衰分術。曰盈不足術。曰方程術。於句股術後。次附平三角。弧三角。測量最高遠三術。又次則專述天元四元之書。為天元一術。釋例。為各式釋例。為天元一草。為天元問答。為方程天元合釋。為四元各式釋例。草。為四元淺釋。自序云。算學之至今日。可謂盛矣。古義既彰。新法日出。前此所未嘗有也。余與長沙丁君果臣。皆無他嗜好。而基辦於此。幾忘其辦。更欲以辦導人。皆相與語。以為近時津逮初學之書。苦無善本。梅文穆公所增刪之算法統宗。今亦不傳。因商榷述此。取其淺近易曉者。以為升高行遠之助云。處士取其書。初用活字印行。十七種。後乃覆刻之。入白芙蓉堂叢書。例略云。子登先生原書。術多而例少。故初學讀之。猶有苦其難通者。久欲稍為增益。而其書已如成器。無少罅漏。不能入。今取術留難通者。於各種後依術各補一草。仍於各種後題補例二字。以示區別。庶讀者易於領解焉。白雲堂

汪日慎

汪日慎字剛木。號謝城。又號新甫。烏程人。咸豐二年舉人。後官會稽縣學教諭。精史學。又精算學。尤習古今推步諸術。與海寧李京卿善。京卿友。時移書問難。著初課二十四史日月。致上起共和。下與欽天監。頗行萬年書相接。各就當時行用本法推算。每年詳列朔閏月建大小。并二十四氣。略加萬年書之式。同治元年夏。始寫定為五十卷。以附古今推步諸術。攷二卷。自黃帝術訖歐邏巴。噶西尼術。著錄凡一百四十六家。又甲子紀元表一卷。總五十三卷。五年夏。獨山莫中書。友。見之。謂此書為人之所不為。可以專門

書制就簡手錄成賦。至求式各法。已詳綴稿草中。茲不再述。又撰綴術釋明二卷。湘鄉曾孝廉紀鴻為之序。略云。易繁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綜天下難定之象。以歸於有定。莫數若矣。在昔聖神制器。尚象利物。前民其於數理。必有究極精微。隨後世者。代久年湮。其數學漸至失傳。近三百年。泰西猶能推闡古法。翻陳出新。而中國之人才。智士。或反蹈其成轍。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今日數學之謂也。中國循有孤矢算術。而未標角度。八線之名。未立八線鈔表。則雖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無表可藉。則每求一數。必百倍其功。而始得。且得而仍非密率。明代譯出泰西八線表。及八線對數表。其立法之源。得數之初。甚屬繁難。而成表之後。一勞永逸。大至於無外。細至於無微。莫不可以此表測之。則其用之廣大。可想。然得表之後。雖無事於再求。而任舉一數。何能較其訛誤。若仍用舊術。則非市月經旬。不得一數。此明靜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孤矢捷術之可貴也。向來求八線者。例用六宗三要二節各法。若任言一弧。度必不能放其弦。失諸數。至杜氏創立履乘除之法。則但有弧徑。而八線均可求。董方立解杜術。先取直線之極微。令與弧線合。而後用連比例。以推至極大。又考諸率數。與尖錐理相合。故用尖錐以釋弧矢。而弧矢之理。以顯。而數亦顯。明靜菴杜術。先取四分弧通弦。十分弧通弦。直線之極大者。用連比例。以推至千萬分弧通弦之極微者。致其乘除之準。數與杜氏原術乘除之理相合。故用綴術以釋弧矢。而弧矢之數。以出。而理亦出。董明二君。均為孤矢不謬之宗。無庸軒輊其間。邇百年中。繼起者如戴氏徐氏李氏所著各書。雖自出新裁。要皆董明為師。實也。吾友左君壬叟。於數學一道。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難之題。必窮力追索。務洞澈其奧。而後止。嘗謂方圓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數。吾之宗。中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自得新法也。可。曾釋徐君青氏綴術。又釋戴鄂士水表捷術。茲又釋明靜菴孤矢捷術。而一貫以天元寄分之法。於圓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謂勇矣。余癸酉從丁果臣先生遊。始識壬叟。繼與其述。東布演草。閱率考異二書。相得甚歡。不啻古所謂同方合志者。執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學諸人。無不歎息不置。況余與壬叟。兩世神交。安能無愴切耶。白其堂

曾紀鴻

曾紀鴻字果誠。湘鄉人。文正公少子也。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位。恩旨優卹。紀鴻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光緒三年。一就試而歿。少年好學。與伯兄襲侯。紀澤。並精算術。孝廉尤神明乎西人所謂代數術。銳於思。

時人傳 國朝

而勇於進。創立新法。同輩多心折焉。嘗謂大衍求一術。亦可以代數推求。依題演之。理正相通。同治十三年仲春。所撰對數詳解。成長沙丁處士取為之序。云。言算至今日。可謂無法不備。無美不臻矣。即對數一術。乃西士所稱。為至精至簡者。而近日海寧李壬叔。南海鄒特夫。皆創立新法。較西人舊法簡易數倍。而與西人近日所推之新法。不謀而隱合。後人之心力。不可突過先民耶。然常對之外。又有對對。頭緒紛繁。每令學者望洋生歎。即有銳意此道者。亦病其語焉不詳。詳焉不顯。窮極演研。亦廢然思返。余幼嗜數學。閱舊書對數比例。喜其演數之詳。復病其抉理之不顯。則雖詳如未詳也。近年與曾君果誠交。講求天元借根之理。而尤孜孜於代數術一書。偶思對數之繁。雖代數可顯其理。因謂果誠。子穎悟絕倫。心精力果。何弗用代數式詳解對數乎。果誠曰。此夙志也。遂以數月之力。撰對數詳解五卷。始明代數之理。為不知代數者。開其先路也。中言對數之理。末言對數之用。作書之本意。為對數設也。其於常對對。辨斷分明。常對以十為底。對對以二七二八二二為底。常對以〇四三四二九四五為根。先求得各異數之對。復以對數根乘之。即為常對數。級數亦然。有條不紊。雖初學讀之。苟能循序漸進。無不可相說以解者。而曾君復不欲以作述自居。每卷首皆署名。而署名於卷後。為警校之首。又分署友朋同志者名於各卷之後。其與人為善之心。近世罕觀。易繁所謂智深而禮卑者。非歟。余重述其意。付梓之日。一切皆依其舊。特誌數語於簡端。以示不沒其實云。其秋又成圓率致真圖解一卷。列圓周率數至百位。為從古所未有。查據西士尤拉見代數之法。變為捷術。以求大小弧較強諸切線。乃依徐莊駘公術。分求小弧較強。兩弧背其數。相併四因之。得半周率。倍之。即全周率矣。自跋篇後。云。披讀古今人數學書。莫不言對圓之難。數理精蘊中所載圓率。與西人固壘所求三十六位之數相同。皆與內容外切。屢次開方之法。欲求此三十六位之準。不下數十年工夫。亦甚難矣。後有泰西杜德美特立履乘除之法。省去開方。較為法為稍捷。然秀水朱君小梁。用其術以求四十位圓率。止有二十五位不誤。其後十五位。概行濫誤。足見紛繁難。易於淆亂。果臣先生。屬紀鴻等。精心構思。幸得創法。敏捷甚速。按等推求。瞭如指掌。邇日深於算者。窮理之功多。演數之功少。反覺不切於日用。今用此術。推得各弧背與數。至百位之多。庶幾息諸家之聚訟。而為古之困於圓率者。置一左券也。處士者。亦有序略。謂曾君創立新法。以月餘之力。推得圓率百位。並周求徑率。亦以除法補至百位。而黃君玉屏。又析圓率為半周。為象限。及度分秒微纖忽芒。應皆列為表。以備求八線之用。又與左君壬叟。共為圖解。使學者循序可知。其立法之源。洵可謂難能而可貴矣。適余彙刻算書。因急梓之。以公同好。乃書成而壬叟遽下世。苦雨凄其。英姿欲謝。此余與曾君黃兩君俯仰情懷。不禁潸然出涕也。玉屏名宗憲。新化人。為處士高足弟子。有求一術通解二卷。亦列入叢書以行。白其堂

時人傳 國朝

無因至前是時方奏開機局廣譯西書又得幕下賓客若李京朝張明經丁處士諸君子當代號為明算足與奇奇析疑樂數晨夕孝廉講習其間折中一是術必盡通而理必盡貫故其講義窮極竹抄多發人所未發豈非後來居上者耶顧獨惜天不假年未克從哲兄之後出使絕域歷覽俄英法德諸國以其心得證之於目吾知探錄詢訪增長神智推步之學將有日進而無疆者而執謂孝廉之可傳者止於此乎是則可傷也已

張文虎

張文虎字孟彪號嘯山南匯人貢生道光中葉曾一遊京師嗜古博覽不求聞達深於校勘之學初主金山錢通守縣時乙未冬同僑寓西湖之楊柳灣日假文瀾閣書居兩月按八十餘種抄四百三十二卷而返己亥庚子秋續校開書又兩寓十三間樓比壬寅而守山閣叢書竣同治改元與海寧李京朝李君同客湘鄉文正公軍幕最久五年金陵書局初開主校席十三年辭歸鄉里光緒三年尚逾七十猶董郡縣志事數載所撰舒室雜著甲乙編各二卷辭案一卷詩存七卷詞二卷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今行於世其春秋朔閏考古今樂律攷二稿燬於兵矣明經之學於名物訓詁六書音韻樂律中西算術靡不洞澈源流見諸隨筆者有旁要夕榮解曰周禮地官保氏九數鄭注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榮句股也賈疏云今有重差句股也此漢法增之又引馬注作今有重差夕榮釋文亦云夕榮二字非鄭注是鄭注無夕榮馬注無句股今本並有者後人依馬注增入鄭注耳今永樂大典本九章算術缺旁要惟揚輝九章算法詳解句股容方第一圖引句股旁要法夕榮則在泰九韶數皆九章第四篇畧畧畧術有其名云以句股求之夕榮入之亦即句股容圓術也重差者重疊洞望而知其差也劉徽海島算經序云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低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即所謂重差也旁要夕榮蓋皆測望中之一事旁要測方夕榮測圓孔斲軒氏以為旁要即西人三角法案釋名云在邊曰旁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云方猶邊也也要即古旁字孔說殆近之矣夕榮夕者廣雅釋詁云夕表也王氏疏證引呂氏春秋明理論是正坐於夕室也注云言其室邪夕不正榮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榮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詳注揭猶表也蓋樹表而邪望之即劉楨所云低離者也疑重差夕榮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臂此三者皆不離於句股後人強為之分析耳錢氏十駕齋養新錄疑夕榮為互辨之語儀徵阮文達公又以今有為即九章算術中今有術案互乘今有皆算家通法不能另列為一章且不得離出於旁要重差下也其代文正公作幾何原本序略謂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為絕學者無它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視前人已成之法規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

廣古法之所未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相引而成線線相遇而成面面相啗而成體而線與線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案敵敵然逐物而求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奧衍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微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羣籍者歟此外言算諸籍難見集中不具錄錄全案

論曰張明經兼精律歷力求質是綜論古今中西諸家得失頗持其平讀其書可謂中立而不倚者已旁要夕榮之解精妙獨到非淺學薄涉之夫可語此也可實未見明經說先蓋審私議之重差微序已詳不煩辭費愚以為旁要今有重差夕榮之四者總在句股篇中猶方田有諸分少廣有平立方則商功有隄運卒錘及芻曲盤冥爾音義云以篇言之故曰九章周官鄭注本意若曰盈不足以上章凡八旁要以下皆句股章而九也附律律曆志鼓次最明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使無諸術胡以御之今案今有即比例所本錯見粟米章李注明云此都術也蓋今有又所以統御諸術者爾試質言之旁要也者求之四旁也即內容外切之方圓邊徑也夕榮也者斜破之也即剖分焉而以和較同式相比又即中垂線也西人以弦為底句若股為兩腰則垂線在中古人以橫句縱股視之垂線自斜矣齊太甲上旁求俊彥孔傳旁非一方漢書地理志上注要求之也夕有表訓見于高注張雅說文解字外部榮也爾雅釋天李巡注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條故曰磔古訓車裂為磔是榮有破裂訓也榮本通假字形聲正同無可疑者然則邊徑容切垂線剖分古人未嘗無其術特書缺有間耳句讀之不問辭志之相害後人之咎也夫八線三角泰西長技罔弗以比例統叙之由前之論又焉能離句股而別有祖述哉臆說如是差足補明經所未言斷著于篇用說來學

李善蘭

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緱海寧人諸生曾從長洲老儒陳徵君與受經於薛濬訓詁之學雖皆涉獵然好之終不及算學故算學用心極深其精到處自謂不讓西人抑且近代罕匹方年十齡讀書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竊取閱之以為不可學而能從此途好算應試杭州得潤而後銳句股剖圓記以歸其學始進三士後所造漸深因思割圓法非自然深思得其理時有心得輒復著書與同郡戴萬士戴南陔張明經文虎鳥程徐廷敬公汪教誨曰前歸安張茂才才甫及並世明算之士皆相善時有問難戴初客上海識英吉利文士偉烈亞力艾約瑟章廉臣三人從譯諸書十年在莊慈幕府學非兵吳越淪陷同治改元乃從湘鄉文正公安慶軍中相依數歲七年用湘陰郭侍郎書薦舉徽入同文館文正資送之應詔至都

奏派算學總教習，發勞積階至三品卿銜，戶部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京光緒十年卒於官。年通七十矣。京師之學，會通中西，序測圓海鏡云：魯論記孔子之言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賜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聖人傳道之要旨。自曾子子貢而外，莫得而聞焉。顧聖學始於志道，終于遊藝，故不獨道有一貫，藝亦有爲。元李敬齋先生著測圓海鏡，每題皆有法有草。法者本題之法也。草者用立天元一曲折以求本題之法。乃造法之法。法之源也。且算術大至躡離交食，細至米鹽瑣屑，法甚繁已。以立天元一演之，莫不能得其法。故立天元一者，算學中之一貫也。明顧應祥海鏡釋術，但演諸開方法，而去其細草，重積輕殊，殊可笑焉。善蘭少習九章，以爲淺近無味，及得讀此書，然後知算學之精深，遂好之。至今，後譯西國代數微積分諸書，信筆直書，了無疑義者，此書之力焉。蓋諸西法之理，即立天元一之理也。今來同文館，即以此書課諸生，令以代數演之，則合中西爲一法矣。丁君冠西，欲以聚珍板印古算學，問余何書最佳。余曰：莫如測圓海鏡。丁君曰：君之學得力此書最多，將以報私淑之師耶。余曰：然。然中華算學，實無有勝于此者。請讀阮文達公之序，始知非余阿私所好也。自讀諸書，惟算學考未卒業，而燬於兵。餘皆刻于金陵，都爲則昔古算學凡十三種，二十有四卷。曰：方圓剛幽一卷，專言理而不言數。凡十條。曰：瓜矢啓秘三卷，則以尖錐立術而弧背入線皆可求。曰：對數探源二卷，亦以尖錐積起算。先明其理，次詳其法。自序云：正數以乘除爲比例，對數以加減爲比例。正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仍爲連比例之率。且仍如原率之比例對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必爲齊同之數。是故有對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正數，則爲連比例萬率。其理夫人而知之也。有正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對數，則雖歐羅巴造表之人，僅能得其數，未能知其理也。問嘗深思得之，歎其精微玄妙，且用以造表，較西人簡易萬倍。然後知言數者之不可不先得夫理也。曰：環積比類四卷，以立天元一詳演細草。序云：環積爲少廣一支，而元郭太史以步躡離近，任氏孝嬰以釋遞減。董氏方立以推測圖，西人代數微分中所有級數，大半皆是。其用亦廣矣。顧歷來算書中不恆見。惟元朱氏玉鑑算草，形段如象招數，果環環諸門，爲環積術。然其在發明天元一，故言之不詳，亦無條理。汪氏董氏之書，有條理矣。然一但言三角環，一但言四角環，餘皆不及。則亦不備。今所述有表有圖，有法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欲令習算家知環積之術，於九章外別立一輪，其說自善。始曰：四元解二卷。序云：汪君謝城以手抄元朱四傑四元玉鑑三卷見示。天元之外，又有地元人元物元書中每題僅列算方，廉隅諸數，無細草，讀之茫然。深思七晝夜，盡通其法。乃解明之。先釋列位及加減乘除相消諸法，復以天物相乘人地相乘諸數，無可位置，爲改定算格，取首四問，各布一細草，且開闢方之法，恐初學仍不能通，復取細草逐節繪圖詳釋之。術雖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三卷。序云：元郭太史授時術中法最爲密，其平立定三差，學曆者皆推爲祖。不知麟德術位臚連速二法，已暗寓乎平定二差於其中。郭氏特踵事加密。

耳。竊謂僅加立差，猶未也。必欲合天，當再加三乘四乘諸差。後世有好學深思之士，試取我說而演之，其密合當不在西人本輪均輪橢圓諸術下。而李氏嘗謂其端始之功，又何可沒也。暇日取史志盈朧連二法詳論之，以質世之治中法者。曰：橢圓正術解二卷，新術一卷，拾遺四卷。序云：新法盈朧連疾，皆以橢圓立算。徐君青中丞謂其取徑迂回，亦算繁重。且皆係借算，非正術也。因撰是卷，法簡而密，尤便對數。駕過西人遠矣。但各術之理，俱極精深，恐學者驟難悟入。客尚多暇，輒逐術爲補闡詳解之。曰：火器算訣一卷。序云：凡鎗砲鉛子，皆行拋物線。推算甚繁。見余所譯重學中，欲求簡便之術，久未能得。冬夜少睡，復于枕上反覆思維，忽悟可以平圓通之。因演爲若干款，依款量算，命中不難矣。曰：對數尖錐法釋一卷。序云：善蘭昔年作對數探源二卷，明對數之積，爲諸乘方合尖錐。金山錢氏刊入指海中，後與西士遊，譯泰西天算諸種，其言雙曲線與漸近線，中間之積，即對數積。核其數與善蘭所定諸乘方尖錐合。而其求對數諸較，則法又不同。蓋善蘭所用正法也。西人所用變法也。不明其故，幾疑二法所用之根不同。故特釋之以解後世學者之惑。曰：級數回求一卷，則明代數者。序云：凡算術用級數推者，有以此推彼之級數，即可求以彼推此之級數。級數如法演之，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一卷，則記友人門弟子答問之語，擇其理之精者，錄存于卷。其後又附考數根法一卷，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則可補幾何之未備云。至於所譯泰西算書提要鈞元，亦詳自序。幾何原本後九卷，詳譯序云：泰西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十三卷，後人稍增二卷，共十五卷。明徐利二公所譯，其前六卷也。未譯者九卷。卷七至卷九，論有比例無比例之理。卷十論無比例。十三線卷十一至十三，論體。十四十五二卷，亦論體。則後人所結也。無七八九三卷，則十卷不能讀。無十卷則後三卷中論五體之邊不能盡解。是七卷以後，皆爲論體而作。即皆論體也。自明萬曆迄今，中國天算家，顧見全書久矣。道光壬寅，國家許息兵，與泰西各國定約。此後西士願習中國經史，中士願習西國天文算法者，聽聞之心，竊喜。歲壬子來上海，與西士偉烈君亞力約納徐利二公未完之業。偉烈君無書不覽，尤精天算。且熟習華言，遂以六月朔爲始，日譯一題。中間因應試避兵，諸役屢作，屢輟。凡四歷寒暑，始卒業。是書泰西各國皆有譯本。顧第十卷關理函元，非深思力索不能解。西士通之者亦尠。故各國俗本，去七八九四卷六卷後，即繼以十一卷。又有前六卷單行本，俱與是本並行。各國語言文字不同，傳錄譯述，既難免參錯，又以讀全書者少，翻刻訛奪，是正無人。故夏五三家，屏見錄出，當筆受時，輒以意匡補。偉烈君言異日西士欲求是書善本，當反訪諸中國矣。甫脫裝，韓君綠卿寓書請捐資上板，以廣流傳。即以全案寄之。顧君尚之，張君嘯山任校。歷閱二年功竣。韓君復乞序之。憶善蘭年十五時，讀舊譯六卷，通其義，竊思後九卷，必更深微。欲見不可得，慨恨徐利二公之不盡譯全書也。又妄冀好事者或航海譯歸，庶幾異日得見之。不意昔所冀者今日爲之，其欣喜當何如耶。雖然，非國家推恩中外，一視同仁，則懼于禁網不敢譯，非偉烈君深通算理，且能

差天元四元與夫對數代數微積分也者所以用法之法也是術也而數起夫數有萬變理惟一元術無論古今中西新舊也其皆能舍加減乘除開方而他所用法乎是故異者其名耳而其質正同也同者何理而已矣執理之至簡以數之至繁衍之無不可通之數扶之即無不可窮之理人胡為相矜域哉昔者借根方法進呈聖祖仁皇帝諭蒙養齋諸臣曰西洋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巴拉譯音東來漢也於是借根之出天元梅氏發之於前今知變四元為代數京卿證之於後如于重學卷中附天元數草課同文館生演海鏡以代數非欲學者因此識彼究其一致乎自得京卿而梅氏之說弗溥亦有梅氏而京卿之說益信立言不朽此類是也吾知天下後世之讀京卿書者謂其心為梅氏所共見之心而其義為梅氏所未及之義論其世可想見其為人必曰梅氏以後一人而已阿好云乎哉豈弗審歟

時人傳三編卷第七

國朝名媛後附錄一

鍾塘諸可寶纂錄

葛宜

葛宜字南有海寧人明舉人龐應第三女諸生朱爾遠妻性閒靜喜讀書日坐小樓以筆墨自娛書畫奕算無不精妙兼通西法以能儀器測星象著有玉尚遺稿二卷國朝四庫詩餘

沈綺

沈綺字素君常熟人諸生殷琦妻博通經史兼精律曆著有管窺一得十二卷又有環碧詩集四卷文集四卷聯體文二卷睡花詞一卷往廣補註四卷為乾嘉時有名者國朝四庫詩餘

王貞儀

王貞儀字德卿江寧人宣化知府者輔孫女錫琛女宣城府校妻記誦淹貫最嗜梅氏天算之學著書甚富嘉興錢給事蘇吉序其術算前存五卷略云子姑適吳江嗣氏者嘗僑居金陵姑能詩畫信厚而明達貞儀一見如故常以文字相往來姑言貞儀於學無不聞夜坐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尤精王道且知其辛也謂其夫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為者妾今先死不為不幸吾平生手彙其為我盡致嗣夫人嗣夫

時人傳 國朝名媛

八四五

人能彰我於身後夫如其言則盡以致我姑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子省姑於黎里得見之德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編秩餘三十卷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女孀拾遺沈痾嘔語各一卷及此書姑總為一縷縷珍貯之未嘗示人其詩文皆實說理不為藻采又有象數窺餘四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則未之見也貞儀歿時年止三十後數年廢枚亦亡無子他日遺編不泯其終賴我姑之彰之也歟余不獲備錄其書惟存此種序而識之班惠姬之後一人而已金陵詩餘論曰於乎夫九數之道六藝之末也保氏始教餘力學文秦漢以上夫人而通之矣至于今法術日以多傳習日以寡有視為更皆瑣瑣之業而鄙不屑語者有苦其繁賾幽奧而慚弗深求者欲得二三明算能絮其短長相與尋釋其名理引為同調且不能備望諸士大夫學人也而況巾幗之英乎蓋自大家被詔踵成兌固八表天文志未竟之篇千古美談誠無嗣響乃有殫精象數立說著書必圖技奇女三為象如葛氏沈氏王氏者謂非接武於扶風僅見於彤史歟爰依廣記并諸附編又匪獨拾阮羅之遺珠亦所以備昭代之隆軌焉於是乎書

西洋後附錄二

胡咸立

胡咸立英吉利國人精於重學著書十七卷分動靜兩大支論靜重學者七卷論動重學者十卷其靜重學先求重心以得其相定之理定理既明乃可以用動力而輪軸滑車諸器或分或合或復或單均能以小力運大重是即動重學之根矣其動重學有平速漸加速之分而地心下引之力為漸加速之比例用股而不用弦故物自上而下弧線長於圓徑圓徑長於通弦而其時刻無不同者此皆理勢之自然中七諸人習焉不察一經拈出妙義環生且因此而知一分中月行弧線之矢同於一秒中重物下行之路蓋月之右旋即如重物行於弧線而地之引力加於月者僅得地面三千六百分之一也學

羅密士

羅密士米利堅國即美國亦名合人天算名家也嘗取法蘭西人代加德之推曲線諸點且爾曼即德國路斯文作人來本之彗號禾號法合馬格老臨之詳編變數為級數戴勞之詳兩變數和較之函數為級數諸術都為一書得十有八卷先論代數幾何者九卷次論微分數理者七卷終論積分求法及曲線改直線與求皮積面積體積等算式者二卷分款設題較若列眉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然咸豐間海寧李京卿曾借英國算士偉烈亞力譯行之刻于粵海書館遂以代微精拾級名其書云代微

侯失勒約翰比各格 武實斯 蒐德

侯失勒約翰英吉利國人即作國之父維廉博學精天文測望事約翰既長善讀書通各國方言能背誦幾何原本年十七入攝比日大書院學益精因選為院中第一比各格次之又有武實斯首創規以三

時人傳 西洋

八四七

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以爲數。則顯物幾何來也。若完以爲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數與度。或脫於物體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學家。度者立量學家也。或在完書。當是時埃及國王多祿某。問曰。幾何之法。更有捷徑否。對曰。夫幾何者。大略然。王安石所得獨闢一途也。自此方輿之內。繙譯是書者。亞於新舊約全書。余來中國。見有幾何六卷。明泰西利氏繙算學家多重之。知其未爲全書。故亦不甚滿意。宣統梅氏云。有所秘耶。抑義理淵深。繙譯不易。故耶。學問之道。天下公器。奚可祕而不宣。不揣樸味。欲續爲成之。願我西國此書。外間所習。或六卷。或八卷。俱非足本。自來海上。留心蒐訪。實鮮定善。仍購之。故耶。始得是。本酒依希臘本繙我國語者。我國近來。亦以此爲舊板。校勘未精。語詞字誤。毫釐千里。所失匪輕。余竊謂。雖生長泰西。而此術未深。不敢妄爲勘定。會海寧李君秋叙。來游滬壘。君固精於算學。於幾何之術。心領神悟。能言其故。於是相與繙譯。余口之。君筆之。刪無正譌。反復詳審。使其無有疵病。則君之方居多。余得以藉手告成而已。是書六卷。後至十五卷。始全。末二卷。出自他手。非歐几里得所著。以全書繙領言之。前四卷論線與面。第五卷論比例。第六卷論而與比例相合。此利氏譯。第七八九卷論。第十卷論。無比例之幾何。分二十五類。明各類各線。與他類諸線。俱無等。此卷在幾何術中。最爲精奧。第十一卷至末卷。俱論體。而第十三卷論中末線之用。第十四十五卷。申言等面五體。此余所譯。書既成。微特利氏之志。抑亦解梅氏之惑。殊深忻慰云。又代微積拾級十八卷。九年四月。墨海書館刊行。序云。幾何之學。自歐几里得至今。專門名家。代不乏人。粵在古昔。希臘最究心此學。爾時以圓錐諸曲線之理。爲最精深。亞奇默德而後。其學日進。至法蘭西代。加德。立縱橫二軸線。推曲線內諸點。距軸遠近。自有此法。而凡曲線無不可推。故曲線之數。多至無窮。而以直線爲限。一例用曲線之法。取之。既得諸曲線。依代數理推之。可得諸平面諸曲。而諸體。其已推定之曲線。路舉其目曰。平圓線。橢圓線。雙線。拋物線。半立方拋物線。螺旋線。蚌線。擺線。餘擺線。和音線。弦切諸線。指數線。對數線。亞奇默德螺線。對數螺線。等角螺線。交互螺線。兩端懸線。向尼諸橢圓線。平行動線。而圓錐諸曲線。與他曲線。統歸一例。無或少異。此代數幾何學也。自有代數幾何。而微分學之用益大。微分學非一時一人所作。其源流遠矣。數學有數求數。代數無數求數。然所推皆常數。微分能推一切變數。則法者不一家。理同而術異。來本之者。日耳曼人也。立界說曰。以小至無窮之點。積至無窮多。推其幾何。名爲推無窮小點法。難者曰。無窮小之點。雖積之至無窮。不能成幾何。解之曰。但易無窮小爲任何小。即有積可推矣。故其說雖若難解。而其理未始不合也。而英國奈端造首末比例法。不用無窮小之長數。乃用有窮最小長數之比例。而推其漸損之限。其幾何變大。則爲末限變小。則爲首限。此法便於幾何。而不便於代數。後造流數術。棄不用。而謂萬物皆自變。其變皆有速率。凡幾何俱可用直線顯之。故速率之增損。可用直線之界顯之。此說學者皆宗之。嘉慶末。法蘭西特勃洛造限法。自云不過用奈端首末比例耳。而蘭頓別創新法。凡微分一憑代數。不云任近限。而云已

得限。名曰。磨理。拉格浪亦造法。多依附戴老之理。大略與蘭頓同。總論之。微分不過求幾何最小變率之較耳。家數雖多。理實一焉。奈端來本之同時。各精思造法。未嘗相謀相師也。奈端于元上加點。以顯流數。如申爲甲之流數是也。用以推算。覺不便。故用來氏之十號。以顯之。積分者。合無數微分之積也。亦用來氏之十號。以顯之。微分積分。爲中土算書所未有。然觀當代天算家。如董方立氏。項梅侶氏。徐君青氏。戴鄂士氏。顧尙之氏。暨李君秋叙。所著各書。其理有甚近微分者。因不用代數式。故或言之甚。難。今特借李君譯此書。爲微分積分入門之助。異時中國算學日上。未必非此書實基之也。又談天十八卷。九年冬。自刊之。序云。天文之學。其源遠矣。太古之世。既知稼穡。每觀天象。以定農時。而近亦道諸牧。地炎熱多夜。放羣羊。因以觀天。問嘗上放諸文字之圖。雖有書契。即記及天文。如舊約中。屢言天星。希臘古史亦然。而中國堯典。亦言中星。歷家據以定歲差焉。其後精測累推。至漢太初三統。而立七政統。母諸數。從此代精一代。至郭太史授時術。法已美備。惟測器未精。得數不密。此其缺陷也。中國言天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然其推曆。但言數不言象。而西國則自古及今。恆依象立法。昔多祿某謂地居中心。外包諸天。層層硬殼。傳其學者。又創立本輪均輪諸象。法甚繁矣。後代測天之器益精。得數益密。往往與多氏說不合。歐白尼乃更創新法。謂太陽居中心。地與諸行星繞之。第各離其非。然恆得確證。人多信之。至刻白爾推得三例。而歐氏之說始爲定論。然刻氏僅言其當然。至奈端更推求其所以然。而其說益不可搖矣。夫地球大矣。統四大洲計之。能盡應其面者。無幾人焉。然地球乃行星之一耳。且非其最大者。計繞太陽有小行星五十餘。大行星八。其最大者。體中能容地球一千四百倍。其次能容九百倍也。設以五百地球平列。土星之光環。能覆之。而諸行星。又有月繞之。總計諸月。共二十餘。設盡并諸行星及諸月之積。不及太陽積之百分之一。太陽體中能容六千萬倍。可謂大之至矣。而恆星天視之。亦只一點耳。設人能飛行空中。如最速破子。亦須四百萬年。方能至最近之恆星。故目能見之恆星。最小者可比太陽。其大者。或且過太陽數十萬倍也。夫恆星多至不可數計。秋冬清朗之夕。昂首九霄。目能見者約三千。設一恆星爲一日。各有行星繞之。其行星當不下十五萬。況恆星又有雙星及三合四合諸星。則行星之數。當更不止於此矣。然此僅論目所能見之恆星耳。古人論天河。皆云是氣。近代遠鏡。出知爲無數小星。遠鏡界內。所已測見之星。較普天。目所能見者。多二萬倍。天河一帶。設皆如遠鏡所測之一界。其數當有二千零十九萬一千。設一星爲一日。各有五十行星繞之。則恆星之數。當有十億零九百五十五萬。意必俱有動植諸物。如我地球。偉哉造物。其力之神。能之鉅。真不可思議矣。而測以更精之遠鏡。如天河亦有盡界。非佈滿虛空也。而其界外。別有無數星氣。意天河亦爲一星氣。無數星氣。實即無數天河。我所居之地球。在本天河中。近故覺其大。在別星氣外。遠故覺其小耳。星氣已測得者三千餘。意其中必且有大大於我天河者。初人疑星氣爲未成星之質。至羅斯伯之大遠鏡。成始知亦爲無數小星。聚而成。而更則

見無數星氣則亦但覺如氣不能辨為星之聚散異日遠鏡更精今所見者俱能辨恐更見無數遠星氣仍不能辨也如是累推不可思議動法亦然月繞行星行星繞太陽近代或言太陽率諸行星更繞他恆星與雙星同然則安知諸星不又同繞一星而所繞之星不又繞別星耶如是累推亦不可思議偉哉造物神妙至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矣同治改元後乃以年老歸國至今西士譯書者皆推亞力為首焉

論曰偉烈氏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又好博覽典故見其大學識亦足以副之故所譯序次序略皆有可觀焉於卷第二卷列開諸乘方又捷法蓋即我秦道古書實方廉隅商步益翻之舊其自記曰無論若干乘方且無論帶縱不帶縱俱以一法通之故曰捷法此法在中土為古法在西土為新法上下數千年東西數萬里所造之法若合符節信乎此心同此理同也所言如是是非中西一揆之明徵乎彼曉曉於新舊優劣者曷與讀偉烈氏之書

華里司四章

華里司一作英吉利國人算學名家所輯代數術二十五卷首釋號次論加減乘除次諸分次開方次分指數化法次比例次獨元多元等職等根質根之各次方程式次求略近根數次無窮級數次對數次計息次連分數次無定之式次解幾何之題次方解幾何之題次八線數理終焉同治十一年金陵華君衡芳與英十博蘭雅其譯之上海機器局刊行華君序之曰數之名始於一而終於九故至十則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至百則又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如是以至于萬萬兆其例一也夫古人造數之時所以必以十紀之者誠以數之多可至無窮若每數各與一名則吾之名必有窮時且紛而無序將不可記憶不如極之於九而以十進其位則舉手而示屈指而記雖愚魯者皆能之故可便於民生日用傳之數千百年至今不變也觀夫市廛貿易之區百貨羅列精粗美惡貴賤之不同則其數殊焉多寡長短大小之不同則其數又殊焉凡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必握算而計之其所斤斤計較者莫非數也設有人言吾可用他法以代其數夫誰能信之良以其乘除加減不過舉手之勞頃刻而得無有奧邃難明之理在其間本無藉乎代也惟是數理幽深耐耐深索時人演算務求精微於是乎設題愈難布算愈繁甚至經旬累月不能畢一數且其所求之數往往難懸隱匿於各數之內而其理亦紆遠而不易明若每事必設一題每題必立一術枝枝節節而為之術之多將不可勝紀而仍不足以窮數理之變則不如任數理之萬變而我立一通用法以叙之此中法之天元西法之代數所由作也代數之術其已知未知之數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減各有記號以為區別可如題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層累已明階級已見乃以所代之數入之而所求之數出焉故可以省算學之工而心亦較逸以其可不精思索而得也雖然代數之術誠簡矣誠便矣試問工此術者途能不病其軀乎則又不能也夫入之心日進而不已苟

不至昏眩迷亂必不肯中輟故始則因難而求簡及其既簡也必更進焉而復過其極遂迭代數十次其能免哉由是知代數之意乃為數學中鉤深索隱之用非為淺近之算法而設也若米鹽雜糶之事而概欲以代數施之未有不為市僧所笑者也至於代數天元之異同優劣讀此書者自能知之無待余言也又輯微積溯源八卷前四卷為微分術後四卷為積分術十三年譯行華君亦序之曰余既與西士博蘭雅譯畢代數術二十五卷更思求其進境故又與博君譯此書焉先是咸豐年間曾有海寧李壬叔與西士卓烈亞力譯出代微積拾級一書流播海內余素與壬叔相友得讀其書粗明微積二術之梗概所以又譯此書者蓋欲補其所略也書中代數之式甚繁核算不易則劉君省卷之力居多今刻工已竣矣故序之曰吾以為古時之算法惟有加減而已其乘與除乃因加減之不勝其繁故更立二術以使之簡易也開方之法又所以濟除法之窮者也蓋算學者自有加減乘除開方五法而一切淺近易明之數無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慮日出不窮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為快遇有窒礙難通之處輒思立法以濟其窮故有減其所不可減而正負之名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數中種種記號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解者為簡難者為易遲者為速而算學之境界藉此得更進一層如是屢進不已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積分者蓋又因乘除開方之不勝其繁且有窒礙難通之處故更立此二術以濟其窮又使簡易而速者也試觀圓徑求周真數求對數等事雖無微分積分之時亦未嘗不可求惟須乘除開方數十百次其難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積之法理明而數捷也然則謂加減乘除開方代數之外更有二術焉一曰微分一曰積分可也其積分術為微分之還原猶之開平方為自乘之還原除法為乘之還原減法為加之還原也然加與乘其原無不可還而微分之原有不可還者是猶算式中有不可還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減乘除開方已足供吾之用矣何必更究其精是舍舟車之便利而必欲負重遠行也其用力多而成功少蓋不待智者而辨矣又代數術末卷之中載求平圓周率簡捷法式為尤拉所設未有此法之時曾有算學士回靈用平圓內容外切之多等邊形費極大工夫算得三十六位之數設徑為一圓為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九三三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三三二七九五〇二八八其臨死之時囑其家以此數刻于墓碑蓋平生得意之作恐其磨滅故欲傳之永久亦猶亞幾默得之墓刻一球形與圓柱形也

論曰嗚呼吾觀微積溯源之序而歎華君於是乎失言矣夫加減乘除開方之五者萬算之所由立也都術也今若曰吾不用加減乘除開方而可以他術得數焉雖聖人亦豈能之乎泰西萬事不離乎算萬算不離乎五術不待詳已代數之法消納通約化分易位仍是五者爾無加減則正負和較之名胡以辨無乘除則法實子母之義胡以明無開方則根級指對之等差胡以不滑推而至於微分積分云者皆不能不用代數式以求之猶代數之不能不用五者之術而成式也且也溯源之第二款論變比例者明曰

函數之同數可用加減乘除開方等法而得之。斯言也。曷為自忘之歟。殆信之太過。無乃滋惑歟。抑何弗思之甚耶。然則任求一切函數諸變比例與夫任求曲線曲面曲體諸反流數諸級數安在。有舍此五者之一術乎。是故謂能加減乘除開方之難者。其可也。謂能出加減乘除開方之外者。不可也。又試即華君所取者。而進一解曰。算之得數也。如舟車之行遠也。算之有加減乘除開方也。如舟之有舵。車之有輪也。雖以帆船牛馬行者。鈍而遲。以水火車氣機行者。利且速。其為舟車之致遠也。若獨擅長技。然究其所以致遠而制舟車之用者。亦惟輪舵焉而已矣。使必謂今之致遠者。吾有異物於此外焉。是直欲廢舵而遊江海。棄輪而馳岡原也。天下容有是舟車哉。後之覽者當恍然已。

海麻士

海麻士英吉利國人專精三角八線之學。著書十有二卷。皆言三角數理。即用為名。首明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論兩角或多角諸比例數。次論造八線比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諸形。次論諸角比例乘約變化之理。紀彼國算士球美弗創例也。附以專論對數術。及諸三角形。設題一百則。為書三卷。以引學者。次總說球上各圈及弧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孤斜弧三角形之法。次難論求弧角數種特設之事。終以弧三角形。設題二十七則。亦傳氏華氏其譯之本。其說解過於煩費。仍不能變外角和較與垂弧次形。總較諸術法。自海氏書出。乃益覺非惡公拾遺三術。難能而可貴。其德過西人也。遠甚焉。

哈詞拿

哈詞拿英吉利國人深於代數微積分之術。所著算式集要四卷。傳爾雅與元和江竹齋共譯者。亦局本也。其書總集名式。設數明之一。卷論各種線面之算式。二卷論各種體積之算式。三卷論圓錐曲線之算式。四卷附論測地面諸法。言術不言理。有表有圖。包舉簡括。殊便學者。算式

富路瑪

富路瑪英吉利國人。所撰測地繪圖書十有一卷。於測量步算。理明法備。附錄天文解題一卷。尤得要領。求恆星時變平時又反求之。第一求諸曜高度之蒙氣地心日月半徑目高各差並儀器之指數。第二求緯度。第三求時刻。第四求經度。第五定經線之方向。並指南緯之偏差。第六附諸表立成及測簿格式。量而積器。無少漏闕。機局刊行。無錫徐君善從傳氏口譯本也。測地

那麗

那麗英吉利國人。所撰航海簡法四卷。美國算士金楷理與懷遠王君維均共譯本。機局刻之。中載測緯度法。測太陽午線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測求星午線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測向陳第一星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推恆星過各處午線時刻。推太陽出入時刻。及晝夜永短。求諸經緯差。求太陽距。卯酉正地。平弧度分。推朔信。法凡五。可以得中曆西曆之異同。一求閏年。取西曆紀年總數以四約之。無餘為閏年。

設餘幾即知為閏後之第幾年。二求年。如前取總數加一為實。十九為法。約之餘幾。為本年之第幾年。三求西正月一日。為中曆日。後第幾日。如求章法約之餘數與十一相乘。得數不足二十九。即為閏後日數。若多於二十九。以得數為實。三十為法。約之視餘幾為閏後幾日。四不論何西月。求為中曆後第幾日。以朔策餘數與某月加數並日數相併。視總數不足三十。即為閏後日數。若過三十。減去三十。以所餘為閏後日數。逐月加數。閏西一月〇〇。二月一。三月〇。四月一。五月二。六月三。七月四。八月五。九月六。十月七。十一月八。十二月九。蓋西曆閏年則多一日。恆置於二月杪也。五求太陰午正後過午線時刻。依後第幾日數以四乘之。得為實。五為法。約之。得為若干小時。十四小時。餘數以十二乘之。得為若干分數。合之即太陰過午線時分。又法如前。以〇八乘之。得即若干小時。餘數以六乘之。得即若干分數。若小時過十二者。減去十二。餘為太陰子正後過午線時分也。末卷附表十有八。以資檢用云。

運提知悅傳一節後與附註

運提英吉利國人。所撰行軍測繪十卷。皆簡易捷法。為兵家所必講者。首列界說。末紀測算大地面之略法。詳論測器算術。足補諸家之未備。至於高深廣遠。剖而平立。範水模山。可示諸掌。與富氏書相輔而行。擇精語詳。則有過之無不及也。新編趙君元奎從傳氏譯出。自餘局本諸刻。不以算學為主。及立言庸淺者。茲不冗贅焉。

論曰。自吾居亞細亞以西。歐羅巴諸國。英為大宜。其政令之所行。習俗之所尚。視他邦為最盛。而倚恃其

盛強。要盟互市。以誇矜于中土也。亦最先且數焉。同治改元。海上息兵以來。彼國之人。或傳教而至者。弗絕於道。途或以藝能儲于我者。尤物乎燕吳閩粵矣。遐稱其國。用算學專科。取士猶追李唐之風。是故公家有公會。私家有書院。通都大邑。基布星羅。士也觀摩其間。畢生殫精竭慮。鮮不以專攻數實為務。途得名世而擅長者。蓋不勝指屈也。今之所錄。但舉其書譯行者為斷。若夫古累尚里高廉士拉果閣諸馬格老臨戴勞來本之下。奴里尤拉棟美弗等。若而人。難見於諸家所旁引。而別無成書傳譯者。不盡蒐采。非漏略也。傳云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其斯為吾三編之例意也夫。

案白芙蓉叢書。有算法圓理括彙一卷。日本國長崎島人加悅傳一郎。與與著。自號卯殼同島。友人耶上國輝為之序云。卯殼自幼嗜數學。勵精之久。遂究其淵源矣。今著書名曰圓理括彙。欲梓之公於世。乃屬余為序焉。或曰。方今諸方數家之書。皆以為童蒙進學之階。故其為益也亦多。今觀卯殼所著。高妙精微。而非入其室者不能解。乃屬無用長物者耶。若夫推天文以制曆。量地形以正經界。各有其官司焉。今卯殼者。市井之人也。固莫關於斯。則將何用之。余謂卯殼之所以自號卯殼者。其有意於此乎。夫卯者有用而殼無用。然非殼無卯。今卯殼之術。善盡其變化。而足為有用。數家外國防其消墮。猶數之於卵。則無用之為用亦大也哉。會卯殼來。復促序。余固不識數術。即書之以問。遂寫其書焉。嘉永

五年庚寅中曆主子七月也。今放其術亦因已知而得未知。設問發題。錯綜盡變。大都以連比例名率為主。輪圓環球容切面體。或重點之分動定。或曲線之判螺擺。類如心差皮積。截徑殘周。穿穴玲瓏。誠趣常度。雖迹象似小異。而理解實大同焉。夫東倭此學。未敢泰西。所以論列而附記之者。彼為希有。我即勿遺。豈曰泰雅於曲終。聊識幾何之別調云爾。

近代時人著述記

時人傳自羅若香續後。未有再續者。近時算家著述序跋。足繼前賢而開後學者。頗不乏人。顧或僻處偏隅。遺書未顯。或英年多故。著作未成。亦往往而有。欲搜訪而輯之。誠未易言矣。然而草精數理者。名山之絕業也。多方蒐錄者。尚友之苦心也。不揣樸昧。勉效管窺。意在網羅。有傷懸允。謹分條詮次。如左。

儀徵阮文達公。嘗以虞翻推小雅十月之交。在幽王六年。因用時筮術。上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將消運時。立權履盤。權尺算法。頒行各省。又嘗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致。搜拾史書。萃萃籍籍。創為時人傳。自黃帝以降。甄而錄之。得二百八十八人。綜算氏之大成。紀步天之正軌。至今游藝之士。奉為南誠。

甘泉羅若香士琳。少時所著。有比例匯通四卷。摘九章中切於日用者。匯為比例十二種。意主發明西法。後益專精於天元四元之術。著觀我生室彙稿。已刻者凡九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本博繪亭之法。取句中舊有之容。方邊容。因徑益。以西法之容。中垂線交互相求。一以天元御之。曰三角和較算例。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鑄入立天元一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四元玉鑑細草。以朱松庭原書秘奧難讀。

彈精一紀。步為全章。補漏訂訛。申明疑義。曰演元九式。括玉鑑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入以正負開方式。曰彙錄積演。以玉鑑中有交章形段果積疊積二門。足補少廣之缺。爰取彙錄形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致。以四分周術為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宜王十六年九月既望甲戌。與銘詞合。曰續時人傳。以阮傳歷年已久。有應續增入者。因復增補得六卷。曰弧矢算術補。以李四香弧矢算術。其術未備。爰增二十七術。合成四十術。曰增廣新術。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向。分秒。復以其術通之。可求交食限內之方向邊分。及所經歷之邊分。其未測者有六種。曰交食圖說舉隅。遵現行之備圖法。於各求下經以法解。曰春秋朔閏考。集黃帝以來六術及漢三統術。以考春秋自隱迄哀凡二百五十五年。總經傳七百九十九日名。推廣成書。曰經術輯補。以祖沖之之經術久佚。爰搜括各書。參以本法。演得二卷。曰句股截積和較算例。以孔驛軒少廣正負術所載未備。推而廣之。得八十四術。曰淮南天文訓存疑。曰博能叢話。

甘泉易蓉湖之澗。以羅若香玉鑑細草。格於體裁。凡四元之條段屬糕。開方之頭緒紛如。悉未能指出。因撮取開方以及天元四元諸算例。為四元釋例一書。附於羅草之後。

山陽駱春池騰風。著開方釋例四卷。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足補李四香開方說所未備。又嘗取寬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能賅洽者。溯源正源。為藝游錄二卷。

全椒江雲樞臨泰。善用對數。所著孤三角舉隅。雖傳為簡明直捷。附刻於張丹村翠微山房叢書中。野齋會理初正。登博極筆。長於考訂。兼擅天算之學。所著溝洫東田諸解。恆星七曜古憲四分諸論。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

德清許積卿宗彥。經生而兼精推步之理。著太陽行度解。以辨王寅旭歲東原之誤。其自曰解日本天。解日行黃道。解日經度。解日緯度。解求經緯度。解高卑盈縮。解用赤道度。解日度無闕。解日左右旋。凡九篇。

元何狷狷鳴欽。嘗為李雲門校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均檢一章。多所增訂。又補海島算經細草。晚得秦道古數書九章鈔本。於張古愚家訂謬補脫。歷有年所。著有秦書刊誤。以老病未卒業。歿後其弟子宋勉之搜得殘稿數卷。採其說入札記。居京師時。嘗手錄徐氏所步玉鑑細草數段。因欲補撰全草遺稿四冊。為長洲馬遠林劍所藏。余師張嘯山先生曾見之。其草與羅氏大同小異。實不知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間。羅草方廉諸數皆不符。原稿竟無說以處此。沈氏所演。獨與術磨合。此則勝於羅草者也。馬君謀刻之而未果。後馬君殉難。遺稿遂不可踪迹矣。

折衷之足資後學考證。又舊校編算術法六種。皆列入宜稼堂叢書中。其未刻者有開方之分還原術一

無錫鄒敬甫安世精究琴理。著琴律綱草一卷。篤好天元一術。校讀算書。每有所得。輒題於眉上。嘗以郁

刻泰道古數譜九章謬訛錯出。演算不易。故用力尤勤。而辨正為多。有沈李毛宋諸家所未及者。竊擬編

次其說為數書校核一冊。庶幾鄉先哲之學術可以不沒云。

烏程陳靜菴杰。著算法大成上編。凡十卷。門分類別。意在引誘初學。其中平弧三角數卷。頗能洞見本原。

句股求三整數法。尤為新得之理。惟以天元正負諸乘方為算家故設難題。不適於用。未免為識者所嫌。

下編十卷。則由法而致用。頗無刻本。蓋未定之書也。又有輯古算經細草一卷。圖解三卷。皆義一卷刊行

於世。又有卦星譜二冊。其弟子有烏程張南坪福麟。歸安丁寶書兆慶皆明算而未成著述。算法大成中

錄其兩邊夾一角徑求對邊術。頗為明晰。

錢唐項梅侶名遠。其算學之書。已刻者曰下學算書。凡三種。曰句股六術圖解。變通術。分術為六。使

題之相同者。通為一術。圖解明晰。比例精簡。曰平三角和較術。曰弧三角和較術。極數究理。於無可比例

中。轉得比例。婉轉妙合。古所未有。惜其圖解尚無成書。未刻者曰象數一原。項氏原書祇六卷。而卷四僅

六紙。為未完之書。歿後其友人戴鄂士校補之。始成全帙。凡七卷。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

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明其象。遞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論

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詮。取新立此弦矢求他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董氏杜氏諸術。按術

詮解之。卷六曰諸術明變。雜列所定弦矢求八線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橢圓求周術。皆從遞加

數轉變而得者也。卷七曰橢圓求周圖解。則鄂士所補算也。其弟子錢唐王吉甫大有算術。編涉中

西兩家言。皆校刻割圓捷術合編。不知有他著述否。

烏程徐壯慈公有王。著務民義齋算學。已刻者凡七種。曰測圓密率。本杜德美董方立董履廉履除之法。

而廣為互求之術。曰造表簡法。以環積招差之法求西人立表之根。曰橢圓正術。因新法盈縮遲疾皆以

橢圓立算。而取徑迂回。布算驟重。愛撰是術。法簡而密。尤便對數。曰截球解義。直球與等徑等高等之圖

困。其外而皮積亦等之理。為幾何所未發。曰弧角拾遺。括舊法垂弧次形矢較諸目。而統歸於和較。施之

對數尤便。曰表算日食三差。以西法步算。多資於表。獨日食未立步法。故用新法補之。曰朔食九服里差

增廣時人舊術。為見食各州郡隨時測驗之準。其未刻者。尚有堆垛測圓三卷。圓準通攷一卷。四元算式

一卷。校正九執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燬於兵燹。不可得見矣。

錢唐戴鄂士。學雅堂叢書中刻其所著求表捷術三種。共九卷。其一曰對數簡法。續對數簡法。始以開

方表求諸對數。繼因假設對數。即十進法。以求定準對數。即十進法。續悟開無量數乘方法。用連比例求諸對

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曰外切密率。用連比例互相比例。借杜德美求弦矢諸術變通之。以

求切割二線。割圓之法。乃大備。此求八線表捷術也。曰假數測圓。創為負算對數。可舍八線而徑用弧背

入算。以求其八線對數。此求八線對數表捷術也。又有四元玉鑑細草。與羅若香所著略同。而圖解明暢

過之。昔分古義二卷。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曆合。皆未刻。

吳縣馮景亭桂芬。著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四香十三題。而詳演天元加減乘除開方各式。意淺

語詳。有裨初學。刻入昭代叢書中。咸豐之季。西人新術初入。中土通其法者。而李壬叔所譯代微積拾

級一書。尤為難讀。因取其書逐節疏解。與上元陳子儀同撰西算新法直解一書。惟輕改其所記之號

所代之字。此正如戴東原之變易舊名。轉足以疑誤後學也。又有中星表。按咸豐辛亥天正冬至星度立

算。

金山顧尚之。觀光著書甚多。全稿名曰武陵山人雜著。其言算者有十一種。曰算曆初編。凡二卷。曰九

數存古。依九章為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架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

之。曰九數外錄。則摭括西術。為對數。割圓。八線。平三角。弧三角。各等而體。則雖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

質重學。天文重學。作記十篇。曰六曆通攷。據開元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為之考證。曰九

執曆解。曰回曆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曆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皆就時人所

用術。改度為百分。趨於簡易。而省其紆曲。曰算曆餘稿。曰雜著。則身歿之後。余師張嘯山先生為之分別

編次者也。

杭州夏紫笙。鸞翔遺書凡四種。曰萬象一原。曰致曲術圖解。推究縱橫線之條理。研求微積分之奧竅。曰

洞方術。探索夫遞加數尖堆底之原。可以加減代乘除。為求弦矢之捷徑。曰少廣繩懸。專立捷術。以開各

類乘方。通為一術。可徑求數十位方根。無論益積翻積。俱視為坦途矣。

臨川紀慎齋大奎。著算便覽。其書以算算為名。而兼及籌算。述宣城梅氏之義。其見簡明。同治庚午南

昌梅氏重梓算經十書。曾取其書。附刻於後。

廣州何報之。夢瑤。曾刪訂算法統宗。及輯梅定九朱吟石兩家之書。共為四卷。繼復鈔撮數理精蘊。得八

卷。合為一書。凡得十二卷。名曰算通。今伍氏刻本祇八卷。蓋非其全稿也。

南海鄭特夫。伯奇遺書。曰學計一得。以算術解經義。為治經者之助。曰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三篇。博引傳

注。考證詳明。曰格術補述。步溪之遺緒。為算學之支流。曰對數尺記。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以尺代表

製簡用廣。曰乘方捷術。首立開方四術。以明其理。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探其賾。末設對數開方計息諸

草。以著其術之切於日用。曰存稿。則雜文也。皆繪與地全圖。其經度無盈縮。而緯度漸狹。相視皆為半徑

與餘弦之比。橫九幅。縱十一幅。合成則成地球滄沱四障之形。以圖繪圖。其形維肖。又華咸豐甲寅歲前

七

四 人 傳 三 編 附 記

五

五

五

五

五

恆星緯緯赤道南北恆星圖二幅其未定之書尚有測量備要二冊其弟子伊善卿德齡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列入傳習錄中

嘉定時清夫曰醇熟於求一之術嘗以大衍一術求等約分頭緒不一撰求一術指一書晚年目已雙瞶猶能手按珠盤口授其子著百難術衍二卷以張邱建百難一題行為大中小三色皆有分子之題以盡通分之妙每題分列兩法一取以方程一取以求一以示術理相通每問各列三答以存其概然疏略甚多若以代數求之則合問之答數尙不止此也

興化劉融齋熙載著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

長沙丁果臣取忠為楚南絕學之倡嘗校刻白美堂算學叢書其所撰述者曰數學拾遺多發明古今算家未盡之旨曰輿地經緯度里表據魏氏海國圖志以補張氏揣籥小錄為之析旗部增海國推距里惟魏陶轉機鈞摹所紀經緯不足為據而據以推算不無毫釐千里之謬即如今實測英國倫敦為中國京師中線偏西一百六度二十八分而此表乃云一百二十七度十分差至一千二百餘里其他各國誤率類是曰粟布演草其書以發商生息為題彙輯各家術草以明開方之術而鄭特夫核算積商二法亦藉以附見焉曰對數詳解一本乎代數之法而闡明對數之理與用算式編重演算不易則曾果誠之力也

海寧李壬叔善圖與西士偉烈亞力繪譯幾何原本之後九卷以竟徐文定公未完之業又譯代數學十三卷代微積拾級十八卷重學二十卷曲線說三卷談天十八卷刊行於世代數者猶中法之天元四元也惟天元四元之所重者在行列位次而代數則不論行列位次一切皆以記號明之故其理雖同而為用尤廣微積分者凡線面體皆設為由小漸大一剎那中所增之積即微分也其全積即積分也一切曲線及曲線所函而曲面及曲面所函體八線弧背互求真數對數互求昔之所謂無法而難求者今皆有法求之而其易矣重學者其學分動靜兩支靜重學所推者力相定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速有平速漸加速之分而其理之大要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兩學所共也又有流質重學其力有二曰互攝力曰互推力曲線者圓錐三曲線也一為橢圓線二為雙曲線三為拋物線置圓錐形截之其截面錐底交角小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為橢圓線大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為雙曲線等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為拋物線談天者西士侯失勒所著天文之書也其言日與恆星不動而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地與五星之繞日與月之繞地其軌道俱係橢圓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此真順天以求合而非為合以驗天也凡此數者皆西人至精之詣中土未有之奇以視明季所譯殆遠過之矣所自著者有則古昔齋算學凡十四種曰方圓圖論曰弧矢啓秘曰對數探源皆以尖錐立算發古人未發之秘曰梁積比類則本玉鑑遺法而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於九章外別立一幀曰四元解指明算例改定算格詳演細草圖解術彙

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以李氏益胸運速二法為授時術平定二差所託始因取史志所載校正而解明之曰橢圓正術解以徐所立正術俱極精深遂術為補圖詳解之曰橢圓新術則又變通正術而益趨於簡易曰橢圓拾遺拾西說之遺義以究曲線之極致曰火器真訣以拋物線之法通之於平圓曰尖錐變法釋考西術之異同別用法之正變可以挾對數之藩籬而無餘蘊矣曰級數回求為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則難紀其答問之詞單文賡義剖晰入微曰考數根法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可補幾何之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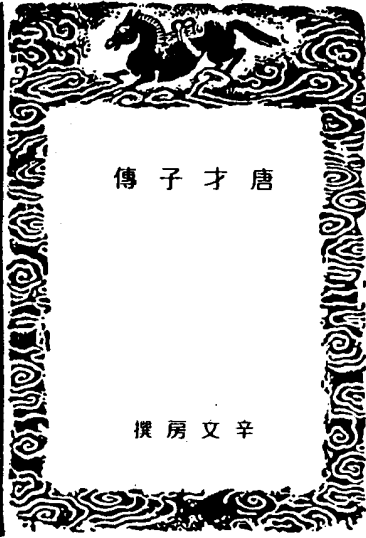
新化鄭叔勛漢勳與丁果臣同治算學尤研究天文推步之書著有顯項憲攷其弟季深漢池亦通算學丁氏之度里表多出其手

長沙李晉夫錫蕃著借根句股細草一卷括七十八題為二十五術大旨與李四香天元句股細草相仿而西法之借根即中法之天元也固可相附而行

湘陰左壬夏潛所著有割圓八線綴術補草綴術釋明綴術釋戴等書一貫小天元寄分之法用以立式巧變莫測又有通分捷法一帙將分母分子析為極小數根而同者去之任以多項通分頃刻可得

湘鄉曾果誠紀鴻文正公之次子也若圓率通攷據西士尤拉之法見代數術二十五卷而立新術推得圓率百位為從古所未有他算稿尙未成書卒以用心過度嘔血而卒

以上都為二十八人附見者五人凡三十三人其他山陳海濤甄明度數之士沒世而後遺書未經流傳者或尙有之第因限於聞見未及周知當博訪通人隨時蒐輯茲特略舉所知并擬取諸書大意以者於茲而已光緒十年五月既望華世芳識



唐才子傳

辛文房撰

唐才子傳卷第一

西域 辛 文房 撰

魏帝著論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詩賦可流傳於無窮也唐代尚文宏備碩彥不可勝數擅美於詩者奚止千家歲月推移遷流瀚海亦復不少况乃浮沈宦途馳驅車官存沒相半不更多于崇事奕奕苦思積年心神游寫厚之倪耳目及憂曠之際幸成著述更或調寄兵火相仍而欲名垂後世難矣哉夫詩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移風俗也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非徒尚辭華

唐才子傳

也溯其來源風雅頌其端離騷楚辭續其後蘇李之高妙足以定律建安之遺世自成一大家爛熳於江左溢觴於齊梁皆製祖流坦然明暢鏗鏘愧金石炳煥卻丹青理窮必通因時為變勿訝於松橋非士所宜誰別於渭溼投膠自定蓋係乎得失之運焉唐幾三百年鼎鐘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詞句有鍊心之人音節得應手之妙於法畢能備於言無所假及其逸度高標餘波道韻登高能風開股微吟舊格近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譽振前人淡寂無枯悴之嫌華藻無淫妖之忌猶金碧助彩宮商自出

端足以仰繼先型俯開來世清廟之瑟薰風之琴及夫西京禮樂兩晉風流不相下於秋毫也余遐想高情心儀雅化窮其梗概行藏散見錯出即覽於述作尙味音容治彼姓名未辨機軸貫竊病之頃以端居多暇御掃閣門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崇帙備考先傳撰擬成篇班班有據以悉全唐之盛用成一言之言各起以時定為先後遠陪及議誰得而誣也如方外高格逃名散人上漢仙侶幽閑綺思雖多難考而亦譽舉概概天下英奇所見畧似人心相去固亦無多至若觸事與懷隨附篇末異方之士弱冠斐

唐才子傳

二

然狂於見聞豈所能盡敢倡斯盟尙類同志相與廣焉庶乎作九京於長夢詠一代之清風復來奮飛之士相感百世之下猶期賞音也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混者又一百二十家蓋為十卷名以唐才子傳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

六帝

夫雲漢昭回仰彌高於辰極洪鐘希叩發至響於咸池以太宗天縱玄廟聰明憲德文僖裕姿繼廷俱以萬機之暇特駐吟情奎壁騰輝寶龜浮影駕是臣下每錫胎剛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矣

唐才子傳卷第一目錄

王 績	崔信明	王 勃	楊 炯
盧照隣	駱賓王	杜審言	沈佺期
宋之問	劉希夷	陳子昂	李百藥
李 嶠	張 說	王 翰	吳 筠
張子容	李 昂	孫 恣	盧 鴻
王泠然	劉慎虛	王 灣	崔 顥
祖 詠	儲光羲		

王績

績字無功梓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遊長安謁揚素一坐服其英敏目為神仙童子隋大業末舉孝廉高第除秘書正字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妨政時天下亦亂遂托病輟舟夜遁歎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故鄉至唐武德中詔徵以前朝官待詔門下首績弟靜績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薄況蕭瑟但良醪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聞之曰三升良醪未足以絆王先生特判日給一斗時人呼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

唐才子傳

一

歸河清間有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績愛其真遂相近結廬日與對酌仲有奴婢數人多種黍春秋釀酒養兔鹿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莊老置牀頭無他用心也自號東臯子雖刺史謁見皆不答終於家性簡做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為詩善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李潛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有詩風等傳世論曰唐興迫季業治日少而亂日多雖草衣素帶罕得安居當其時遠釣七者不走山而逃海斯德而隱者矣自王君以下幽人問出皆遠避長往之士危行言遜重操高機塵錄軒冕掛冠引退往往見之遺身炎涼之途托跡黃綺之列雖或累聘邱園勉加冠珮適足以速深藏於藪澤耳然猶有不能逃白刃死非命焉夫躡晦名彰風高塵絕豈不以有翰墨之妙騷雅之奇美哉文章為不朽之盛事也恥不為堯舜民學者之所同志致君於垂拱備夫何知勇為今則捨聲利而向栖栖鹿冠烏几便於錦繡之服柴車茅舍安於丹雘之居藜藿蔬食甘於雞鶩之烹濁酒清醪腴於醴醑之奉蕉青山澗白水足於佩金魚而紆紫綬也時有不同也事有不伴也向子乎曰吾故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知生此迷人之言也
易曰逝之時義大哉

崔信明

信明青州人少英敏及長強配美文章高李基語人
曰崔生才冠一時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為堯城
令實建德信明弟仕賊勸信明降節當得美官
不肯從遂輸城去歸太行山中唐貞觀六年詔即家
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侍才卷兀實自矜其文
時有揚州錄事參軍榮陽鄭世翼亦驚信明物遇信
明於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仍願見其
餘信明欣然多出舊製鄭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
投卷於水中引舟而去今其詩傳者數篇而已

王勃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諸孫也六歲善辭章麟德
初劉道詳表其材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
名署府修撰時諸王驕舞會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
宗聞之怒斥山府勃既廢客劍南登山曠望慨然思
諸葛之功賦詩見情又嘗匿死罪官奴悉事洩輒殺
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坐是左遷交趾令勃
往省親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

唐才子傳卷一

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增作記以誇盛事勃至入謁
帥知其才因請為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
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緡即舉帆去至
炎方舟入泮海瀕死時年二十九勃屬文將麗諸者
甚多金帛盈積家繼而衣筆耕而食設構思不精先
磨墨數升則引水引被覆面臥及醒援筆成篇不易
一字人謂之腹稿嘗言人子不可不知讀書長安賈
元有秘方物盡得其術又以號州多藥草求補參軍
倚才陵傲庶吏疾之有藥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
今行於世○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強骨弱氣憤

唐才子傳

微贏弱骨虧陷神不足秀而不實終非大貴也則
其才長而命短者豈非相乎

楊炯

楊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
太子舍奠表奏復充崇文館學士後為黎州盈川令
卒炯侍才傲物每恥朝士矯飾呼為麒麟植或問之
曰今假弄麒麟者必刻畫其形覆植上冠然異物
及去其皮還是麒麟耳聞者甚不平故為時所忌初張
說以箴贈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稱炯博
學善文與王勃盧照隣賈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

唐才子傳卷一

四才子亦曰四傑效之者風盛焉炯嘗謂吾愧在盧
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
後愧盧前謙也有盈川集三十卷行于世

盧照隣

照隣字升之范陽人調邵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
此吾之相如也後遷新都尉投病去官居太白山草
閣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慟因而嘔丹其疾
愈甚家貧苦貴官時時供衣藥後去具茨山下買園
數十畝疏頰水周舍復築為墓假臥其中自以當高
宗之時尙吏已獨衛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后封崑山
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手足擊殺不起
行已十年每春歸秋至寒煙煙郊輒與出戶庭悠悠
一望遂自傷作釋疾文有云覆轉離廣嗟不容乎此
生卒育雖業恩已絕乎斯代與親屬訣自沈頰水有
詩文二十卷及幽憂子三卷行於世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疏言事得罪
貶臨海丞快快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起兵
欲反正往投之署為府屬為敬業作檄傳天下暴斥
武后罪后見讀之變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

有如此才不用宰相過也及取亡命不知所之後宋
之問貶道出錢塘遊靈隱寺月夜行吟長廊下曰
驚微響若驚龍宮隱寂寥未得下驪有老僧燃燈坐
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
寺而思不屬僧笑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擗蘿登塔
道剝木取泉遙雲海初下冰輕葉未凋待人天台
寺看余渡石橋僧一聯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
見老僧即賈賓王也傳聞桴海而去矣後中宗詔求
其文得百餘篇及詩等十卷命鄭雲卿次序之及百
道判集一卷今傳於世

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京兆人預之遠裔鳳亭元年宋守節榜
進士為隰城尉侍高才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
郎審言策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何故曰彼
見吾判當羞死耳又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術官吾
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坐事貶吉州司戶
及武后召還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拜謝以謝令
賦歡喜詩稱肯投書作郎為修文館直學士卒初審
言病宋之問武平一在省候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沈佺期

佺期字雲卿相州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工五言
由協律考功郎受賦長流羅州後召拜起居郎兼修
文館直學士常侍宮中既侍宴帝詔學士等為同波
舞佺期作弄辭悅帝詔賜牙排懸中書舍人佺期嘗
以詩贈張燕公公曰沈三兄詩清麗須讓居第一也
詩名大振○自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鮑

唐才子傳卷一

尙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見替人也
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有集十卷今不
存但傳詩四十餘篇而已

昭庚信徐陵已榜首... 又加靡麗既忌聲病... 燭如錦繡學者所宗... 唐詩變體始自二公... 今傳於世

宋之問

之問字延清汾州人... 武后召與楊炯分直... 門詔從臣賦詩左史... 之問獻后覽之嗟賞... 更奪袍以賜後求北門學士以

唐才子傳

七

有齒疾不許遂作明河... 以見志諒事張易之... 聞仲之謀殺武三思... 蜀太平公主以知舉... 刻於山水道酒賦詩... 檢悟之心流欲州御... 也徐堅嘗論其文如... 希夷字延芝穎川人... 十五別策有文名苦... 多依古調體勢與時... 好談笑善彈琵琶飲... 嘗作白頭吟一聯云... 誰在既而歎曰此語... 以異乃除之又吟曰... 不同復歎曰死生有... 宋之問酷愛後一聯... 不與之問怒其誰已... 及三十人悉憐之有... 夷天性俊爽才情如... 希

劉希夷

希夷字延芝穎川人... 十五別策有文名苦... 多依古調體勢與時... 好談笑善彈琵琶飲... 嘗作白頭吟一聯云... 誰在既而歎曰此語... 以異乃除之又吟曰... 不同復歎曰死生有... 宋之問酷愛後一聯... 不與之問怒其誰已... 及三十人悉憐之有... 夷天性俊爽才情如... 希

知似蹇之運道逢惡人... 而見忌者也賈生悼... 焉折首無何預命以... 經所失者重玉進松... 乎

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 八時未知書以富家... 梅即於州東南金華... 耽愛黃老幼象尤宅... 見武后奇其才遂拜... 肆臨畢遂拾遺聖曆... 段簡食殘聞其富遂... 薄之遂送獄子昂自... 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施為朋友之義唐與... 昂始變雅正初為感... 子必為悔內文宗猶... 調尤工音韻后與明... 乘權衡柳公權評曰... 子昂而已有集十卷... 用象以有齒卒矣其... 李百藥

李百藥

百藥字重規定州人... 能文與父德林爵會... 中道而悔怒飲以石... 愈貞觀中拜中書舍... 京篇手詔褒美曰卿... 新乎百藥之才天下... 尤所長有集傳世

李嶠

嶠字巨山趙州人... 監察御史武后時同... 州別駕卒嶠富才思... 獨登花萼樓使樓前... 緝需衣富貴榮華能... 年秋厲飛帝修館移... 相李嶠之詞帝曰真... 勃揚炯接履後與崔... 文章宿老學者取法... 提詩一百二十首張... 唐才子傳

張說

說字道濟洛陽人... 等考策日封進授太... 能優絕金門對策已... 命之秩後累遷鳳閣... 開元十八年終左丞... 文情壯長於禪誌朝... 晚謫岳陽詩益佳婉... 卷行于世子均開元... 王翰

王翰

翰字子羽井州人... 直言極諫又舉超拔... 酒樓多名馬家蓄鼓... 英傑縱禽擊鼓為歡... 飲酒歌舞神氣之間... 政召為正字擢駕部... 以窮樂取飲貶嶺表... 祖詠杜華等皆與遊... 吾今欲上居使汝與... 唐才子傳

公論其文如琥珀玉璽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云有
集今傳○太史公根古布衣之俠漢沒無聞以其義
出存亡生死之間而不伐其德千金駟馬視如草芥
信哉名不虛立也觀王翰之氣概其若人之儔乎

吳筠

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隱居
南陽倚帝山爲道士天寶中玄宗遣使詔至京師與
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問對曰深於
道者惟老子五千言其餘徒費紙墨耳復問神仙治
鍊之術曰此野人之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
意筠每陳說名教世務帝重之初筠愛會稽山水往
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相遇唱酬至是因薦於
朝帝即遣使召之筠性高曠其待詔翰林時承恩
頗高力士奏奉佛書短筠於上前筠故多著賦文深
詆釋氏頗爲通人所譏云後知天下將亂苦求還松
山詔爲立道觀大曆間卒弟子益爲宗元先坐善爲
詩有集十卷權德輿序之

張子容

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仕爲樂城令
初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爲死生交唱答詩篇頗多

唐才子傳卷一

三

後值亂離流寓江表嘗送內兄李錫事歸故里云十
年多難與君同幾處移家遂轉蓬日首相逢征戰後
青春已過亂離中行人杳杳看西日歸馬蕭蕭向北
風漢水茫茫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後竟棄官歸
舊業有詩集興趣高遠吐棄凡庸當時所稱道

李昂

昂開元二年王立下狀元及第天寶間仕爲禮部侍郎
耶知貢舉獎拔寒素甚多工詩有威夫人楚舞歌一
篇播傳人口眞佳作也

唐才子傳

孫楚

楚博州人幼而有文屬思敏教授筆成篇開元二年
舉手筆拔哲人奇士隱論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
第一人及第玄宗引見擢左拾遺集賢殿修撰改考
功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顏真卿李季常蕭穎士皆同
時稱海內名士仕終刑部侍郎善詩古調今格悉爲
所長集二十卷今傳

盧鴻

鴻字浩然隱居嵩山博學善八分書工詩兼畫山水
樹石開元初玄宗備禮徵再三不至詔曰鴻有素一
之道中庸之德銷深致遠禮乎自高詔書屢下每有
託辭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有年雖得幽人素履之蹤
而失考父滋恭之誼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其翻然易節副朕
意焉鴻遂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答曰禮者忠
信所游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
夫固辭復下詔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
到山中廣精舍從學者五百人及卒詔賜萬錢營葬
後皮日休爲七愛詩謂做大君者斯乃真隱盧復君
是也工詩今傳甚多

唐才子傳卷一

三

王拾然

拾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裴耀卿榜進士授將仕郎遷
太子校書郎工文及詩氣質爽爽言無所忌乃
卓犖奇才濟世之器惜其不大顯而終有集今傳

劉慎虛

慎虛崑山人姿容秀麗九歲屬文上書召見拜童子
郎開元十一年徐徵榜進士調洛陽尉遷夏縣令性
高古脫略勢利唯傲風塵後欲卜隱屢早不果交遊
多山僧道侶爲詩情幽興遠思雅詞奇或有所得便
驚泉壑當時東南高唱者數十人聲律婉轉無出其

唐才子傳

右惟氣骨不遺諸公承明以遺端可傑立江表且善
方外之旨惜年不承天碎國寶有志不就良可慨也
集今傳世

王灣

灣開元十一年常無名榜進士與學士葉母潛契合
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往來吳楚間多有著述如江
南意一聯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有詩以來罕
有此作張燕公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
曾奉使登終南山有賦志趣高遠識者不能棄焉

崔顥

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進士及第天寶中
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爲詩意浮曠多陷輕薄晚
節忽變常懷風骨凜然一規於正卓然稱名大家往
往並驅江鮪後遺武昌登黃鶴樓感賦詩及李白
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
爲哲匠做手云然其行稍乖好蒲博嗜酒娶妻擇美
者稍不愜則棄之比易三回初李邑聞其才名虛舍
邀之願至賦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邑叱曰小兒無
禮不與接而入顯苦吟詠常病起消虛友人戲之曰
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詩瘦耳遂爲口實天寶十三年

唐才子傳卷一

五

祖詠

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杜籍榜進士有文名商璠評
其詩尖刻辭細用思良苦氣雖不旺格調頗高足稱
爲才子也少與王維爲吟侶維在濟州高官舍贈詠
三詩有云結交三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
關余不淺盡亦流落不偶極可傷也後移家歸汝墳
間別業以漁樵終有詩一卷傳於世

儲光羲

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嚴旭榜進士有詔中書試

文章著為監察御史補安祿山陷長安輒受僞署賊
平後自歸貶死嶺南工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屏去
常言得風雅之體推先正之型覽者猶聽韶音一
沈蔡減耳有集七十卷正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
十卷並傳

唐才子傳 卷一

六

唐才子傳卷第一

唐才子傳卷第二目錄

包融	崔國輔	盧象昇	蔡母濟
王昌齡	李季蘭	賀蘭進明	崔署
陶翰	王維	薛據	
劉長卿	李季蘭	薛據	
張諶	孟浩然	邱為	李白
杜甫	鄭虔	高適	沈千運
孟雲卿			

唐才子傳卷第二

西城 辛 文房 撰

包融

融延陵人開元間仕歷大理司直與蔡舉殷遙孟浩
然尤交厚工詩二子何侏繼起與父齊名嘗時號三
包有詩一卷行世○夫人之於學苦心既難成名不
易能苦心成名而見於父子兄弟間則尤難然觀唐
人父子如三包六寶張碧張翥張翥非熊章李標章
馮公孫如杜審言杜甫錢起錢珣溫庭筠溫憲兄弟
及皇市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遠姚係姚倫等皆聯

唐才子傳 卷二

玉無瑕清塵遠播芝蘭繼芳竟無改於父道實襄克
紹庶不墜其祖風四難之間揮毫之際亦可以為美
談矣

崔國輔

國輔山陰人開元十四年歲越榜進士與儲光義蔡
母潛同時舉縣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郎中天寶
間坐是王鉞近親貶竟陵司馬有文及詩詞意清超
深宜風詠樂府短章古人有不能過也初至竟陵與
處士陸鴻漸遊三歲交情至厚諱笑承日又相與較
定茶水之品臨別謂羽曰予有襄陽太守李愷所遺
白驢馬羣牛各一頭及盧口所遺文槐香函一枚此
物皆已之所惜者宜野人口蓄故特以相贈雅意高
情一時所向有酬酢之詠詩并集傳焉

盧象

象字緯卿汶水人鴻之姪也携家來居江東最久仕
為校書郎左拾遺膳部員外郎曾就嶽山僧官貶承
州司戶參軍後為主客員外郎工詩名譽充秘閣雅
而不素有大雅得國士之風集二十卷今傳同仕有
章述為桑泉尉時詔求逸書命述等編校於朝元殿
後為翰林學士有詩名今亦傳焉

葉母酒

潘字孝通荆南八開元十四年歲進榜進士及第授
宜壽尉通右拾遺入集賢院待制復授校書終著作
耶與李端同工詩骨秀神清思幽與道善寫方外之
情歷代未有荆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後見兵
亂官況日非挂冠歸隱江東別業王維有詩送之日
明時久不違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
一時文士咸賦詩祖餞榮甚有集一卷行世

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太原人開元十五年李巽榜進士授池
水尉又中宏辭選校書郎後以不謹細行貶龍標尉
以刀火之際歸鄉里為刺史聞邱曉所忌而殺後張
鑄按軍河南曉愆期將戮之辭以親老乞假鑄曰王
昌齡之親誰與養之乎曉大慚沮昌齡工詩撰密而
思清時稱詩家夫子王江寧蓋嘗為江寧令也初吳
文士王之渙辛漸交友至深皆出模範其名重如此
有詩集五卷又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為
詩格一卷又詩中密旨一卷及古樂府解題一卷今
並傳○自元嘉以還四年之內曾到陸謝風骨頓減
遂備光義王昌齡挽其類麻兩賢氣同而體稍別王

唐才子傳

君尤多奇句俊格驚耳駭目奈何晚途不謹小節謗
議拂騰兩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長歎失全歸之道
不亦痛哉

常建

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登科大曆中
授盱眙尉仕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來太白紫閣
諸峯有肥遯之志嘗採藥仙谷中遇女子遍體綠毛
自言是秦時宮人亡入山中食松葉遂不飢寒因授
建徵旨得養生法後寓鄂渚招王昌齡張慎同隱號
大名於當時集一卷傳○古稱高才而無貴仕誠哉

是言義劉楨死於文學德昭卒於蔡軍今建亦論於
一尉悲夫建構思既精措詞亦警每喜空闊似初由
康莊漸從野徑百里之外再歸大道音趣高遠出人
意表可謂一唱而三歎者矣

賀蘭進明

進明開元十六年歲榜進士及第仕為御史大夫
肅宗時出為河南節度使時疎山羣黨未平嘗帥師
屯臨淮備敵竟亦無功進明好古博雅經籍滿腹其
所著述一百餘篇頗窮天人之奧又有古詩樂府等
數十篇大體符於阮公昔今所傳者

崔署

署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薦辟志况疎爽擇交於方外
苦讀書高栖少室山中與薛據友善工詩言詞款曲
情與悲涼送別登樓諸作俱堪淚下集傳于今也

陶翰

翰潤州人開元十八年崔明允下進士及第次年中
博學宏詞與鄭昉同時官至禮部員外郎為詩詞筆
雙美既多與致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裁
製大為當時所稱今有集相傳

王維

維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工草隸調音律岐王
重之維將應舉岐王謂曰子詩清越者可錄覽籍籍
吾新聲能度一曲同詣九公主第維如其言是日諸
伶擁維獨奏主問何名曰鬱輪袍因出詩卷主曰昔
我習諷謂是古作乃子之佳製乎延於上座曰京兆
得此生為解頭榮哉力薦之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
擢左拾遺遺給事中賊陷兩京獨出幸維避從不及
為所擒服藥稱瘠病麻山愛其才逼至格陽俱舊職
拘於香施寺賊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痛
悼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

薛據

薛據荆南人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天寶六年又中
風雅古調科第一人於吏部參選據自恃才名詩受
萬年錄事流外官詎幸執以為赤縣是某等請要據
無嫌改涉縣令後仕歷司議郎終水部郎中據為人
骨鯁有氣節其所為文亦然造句往往追凌鮑謝嘗
自傷不得早遂故好接道高隱鍊藥晚歲置別業於
南山下老焉有集今傳

劉長卿

長卿字文房河間人少居嵩山讀書後移家東都陽
最久開元二十一年徐徵榜及第至德中歷監察御
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
鄂轉運留後觀察使吳仲儒誅奏非罪繫獄蘇獄久
之貶澧州南巴尉會有為辯之者量移睦州司馬終
隨州刺史長卿清才冠世頗凌俗性剛多忤權門
故兩遭遷斥人悉冤之詩筆個個鍊鍊氣歸神其自賦
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權德輿稱為五言長城長
卿嘗謂今人稱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劉李李嘉
祐郎士元何得與余並驅每題詩不言姓但書長卿

唐才子傳

以天下無不知其名者也滿陵碧湖有別業今有詩賦文詞傳世淮南李穆有清才公之婿也

李季蘭

季蘭名洽以字名映中八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蕭散專心翰墨善彈琴尤工格律當時才子相訪纖麗殊少妖豔之態始年六歲時作齊徵詩云經時不架御心緒亂縱橫其父見曰此女聰穎非常恐為失行婦人後以筆墨交遊文士微遺物議於輕薄之口夫士有自行女唯四德李蘭則不然形氣既豪詩情亦放自飽昭以下罕有其倫時往來剡中與山人陸羽

唐才子傳

七

皎然上人愈甚相得皎然嘗有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卿心竟不起還捧舊華歸其諫浪至此又嘗會諸賢於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之疾謂曰山氣日夕佳劉應聲曰泉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天寶間玄宗聞其詩才詔赴闕留宮中月餘優賜甚厚道歸故山評者謂上比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傷遲暮亦一俊媼有集今傳於世○論曰詩詠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究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焉故古詩之道各存大義然終歸于正不離乎雅是故昔賢婦人寄情文墨班班簡牘而論之即如班姬傷秋扇之誓願謝靈運飛絮而比雪大家七誠執者身修素潔胡笳聞而心折率以明白之操徵美之誠欲見於悠悠萬文以宣情含毫而見志豈泛濫之故使人舉節陶情淑性昔人誠有取焉噫墨墨固非女子之事亦在用之如何耳苟天性所鍾而過中失正則何為自獻之具詩有妬情之作衣服酒食無閒淨之容飾華膏澤多鮮飾之態是播惡於眾自誤聰明何爾雖之義故歷觀唐以雅道獎士類而閨閣英姿亦多素業錦心繡口蘭質蕙情雅足尚矣其間如李季蘭

魚玄機皆避出方外修清淨之教陶寫幽懷留連光景道造閒暇之功無非雲水之念珠在理復與名儒比陸然浮豔委託之心終不能淨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濤流落歌舞以靈慧獲名當時亦云難矣三者既不可容如劉媛劉雲鮑君微推仲客道上元道薛緝推公達張窈窕程長文梁瓊廉氏姚月華裴羽仙劉瑤常浩葛鵲兒崔靈龜譚意哥戶部侍郎吉中孚妻張夫人鮑參軍妻文姬杜羔妻趙氏張建封妾賈

賈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華藻才色擅美一時或望幸離宮傷寵後掖或以從征萬里斷絕音書或成役連年迢遞關塞或為蕩子妻或為商人婦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立鳥將歸寶鴻來屆揚錦石之流黃糶迴女於綉綺魂夢飛遠關山到難當此時也潘室命素寫怨書憤一語一聯俱堪墮淚至若問以手麾雜以纖履導淫奔之約敘久曠之情不假絲琴但飛紅紙其間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長故未可以一概論也

關防

唐才子傳

九

防河中人開元二十二年李荏榜及第頗真卿甚敬愛之欲薦於朝不屈為人好古博雅詩宗真素神清氣爽放曠山水高情孤詣於終南山豐德寺結茅茨讀書百丈溪是其隱處題詩云浪蹟奔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渠由羅吾其獲心曲又云雲開度人華達命知止足不學魯國侯侯時勢使輻輳竟命不務進取以此自終有詩集行世

直可怡曠心神惜具偉材只膺黃綬故時論家祇推為文壇作手云有集今傳

張建

建永嘉人初隱少室、閉戶精修志甚勤苦不及登利後應舉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兼畫山水詩格高古與李頎友善事王維為兄皆為詩酒丹青之契雜贈詩云屏風誤點孫郎團扇草書驚丙史李頎贈曰小王破恨開支策落月梨花空照壁詩堪記室郭風流畫與將軍作劫敵天寶中謝官歸故山僊仰不復來人間矣有詩傳世

孟浩然

唐才子傳

十

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詩工五言隱鹿門山即漢龐公棲隱處也年四十遊京師諸名士嘗集私第聯句浩然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泉飲服張九齡王維極稱道之雅待詔金鑾一旦私邀入省商風俄報元宗臨幸浩然錯愕伏匿床下雖不敢隱因奏聞帝喜曰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詔出再拜帝問曰卿將詩來耶對曰偶未齊即命吟近作誦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帝慨然曰卿不來仕朕何嘗棄卿奈何遂我因命放還南山後張九齡嘗為從事開元末王昌齡避襄陽時新病起相見甚歡浪情宴樂卒不得志食鮮勤疾而終○古稱禪卒不過遺查無祿觀浩然磨折謙退才名日高而終身不偶悲夫其為詩文采丰茸經緯縝密半遊雅調全削凡近所著三卷今傳王維畫浩然像於郢州築浩然亭咸通中鄭諫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曰孟亭今存焉

給俸祿之半觀察使韓況以爲致仕官給祿所以惠
養老臣不可於爲而異唯惟春秋羊酒初返縣令湯
之爲侯門器折令坐方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
經縣署降馬而過舉動有禮卒年九十六有集行世

李白

白字太白山東人母夢長庚星而誕因以名之十歲
通五經自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聘逸喜縱橫擊劍爲
任俠輕財好施爲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
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自
蜀至長安以所爲詩文投賀知章賀讀至蜀道難於
曰子謫仙人也乃解金龜換酒終日相樂遂薦於元
宗召見金鑾殿論時事因奏頌一篇帝喜賜食親爲
調羹詔供奉翰林謫大醉上前草詔使高力士脫鞋
力士恥之摘其清平調中飛燕事以微怒貴妃帝每
每與宮妃相阻之白益傲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
王琕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飲中八仙人懇求還
山賜黃金詔放歸白浮遊四方欲登華山乘醉跨驢
經縣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無禮白供
狀不書姓名曰會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
力士脫鞋天子門前尙客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

唐才子傳

三

宰蘇槐拜謝曰不知爾林至此白長笑而去嘗乘舟
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上傍若無
人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
辟爲僚佐璘起兵反白逃還彭澤璘敗紫陽陽獄
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會其死罪至是郭子
儀請官以贖詔長流夜郎白晚節好黃老度牛渚磯
乘酒捉月沈水中初說謝家青山今墓在焉有文集
二十卷行世○或云白諱武昭王葛九世孫也

杜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嘗言生開閉生甫少貧不自振容

唐才子傳

吳越齊趙間李色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第因
困長安天寶三載元宗朝賦太清宮鑿廟及郊甫奏
賦三篇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權河
西對不拜改右衛率府胥曹參軍數上賦頌高自稱
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儲守官十一世道審言以
文章顯臣願辭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
令執先臣故事拔擢於泥塗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舉
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

唐才子傳

三

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白郾州羸服欲奔行在爲
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
爲布衣交琯時敗兵又以琴客董廷蘭之故罷相甫
上疏言罪刑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
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解不復問時所在寇奪
甫家寓鄭鄆年饑饑弱至俄死因許甫自往首視
從還京師出爲花州司功參軍關輔飢輒棄官去客
秦州負薪拾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營草堂成都西郭
浣花溪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
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
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往見時或不巾
且性褻傲倨誕常醉登武牀履視曰屣挺之乃有此
兒武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劍於
簾者三左右走報其母力救得止崔旰等亂甫往來
梓潼聞大厯中出置塘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東陽
遊嶽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
還爲設牛炙白酒酣飲大醉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
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切中也與李白齊名時號
李杜數言寇亂避節無所汗爲歌詩傷時接弱情不
忘若人皆憐之墳在岳陽有集六十卷及涪州刺史

唐才子傳

五

樊晃所纂小集今並傳○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
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跨躡板蕩之秋假詩以鳴喪
貶得失忠孝之心昭著千古騷雅之妙並振當時兼
淑善於來今集大成於往作歷歷之下想見風微借
乎長響木鳴奇才並屈竹帛少色徒垂空言嗚呼哀
哉昔謂杜之典重李之飄逸神聖之際二公造焉觀
於海者難爲水遊李杜之門者難爲詩斯言信哉

鄭虔

虔鄭州人高士也蘇許公爲宰相中以忘年之契薦
爲著作郎嘗以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告虔私撰
國史者虔倉惶焚之坐謫十年元宗愛其才開元二
十五年爲更置廣文館虔爲博士廣文博士自虔始
與李白杜甫交最密杜贈詩曰才名四十坐客寒
無種惟有蘇司業時時與酒發其窮飢餓何淡如也
好琴酒吟詠善圖山水能書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柿
葉數屋逐日就書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表獻之元
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由是名噪一時多稱鄭廣
文祿山反僞授水部員外郎詬疾不爲奪職平張通
王維並囚繫三人皆善畫畫國使繪齋壁因爲析解
得貶台州司戶卒有集行世

唐才子傳

五

高適
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州人少性落拓不拘小節
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已遠後舉有道授封邱尉未
幾哥舒翰表擊書記後推諫大夫負氣敢言權近
側目李輔國忌其才獨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遷西
川節度使還爲左散騎常侍承泰初卒適尙氣節謹
王霸凌凌不厭遺時多難以功名自許年五十始學
爲詩即能以氣質自高多胸臆間語每脫稿好事
者輒傳播雖吟管過汴州與李白杜甫會酒酣登吹
臺慷慨悲歌臨風懷古人莫測也於是唱和頗多今

岑參

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三年。趙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左補闕。起居。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安西幕府。拜職方郎中。兼侍御史。辭罷。別業在杜陵山。中後。終于蜀。參累任戎幕。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詞清高。用心良苦。詩調尤高。唐興罕見。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懷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

唐才子傳卷三

孤秀度越。常情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每篇絕筆。人輒傳味。至德中。裴休。杜甫等常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未及大用。而謝世。豈不傷哉。有集十卷。行于世。杜確為之序云。

王之奐

之奐。蘭門人。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中折節。工文十年。名譽日振。恥困場屋。遂交諸名公。為詩情致雅暢。得齊梁之風。每有作樂。工輒取以被聲律。與王昌齡高適暢當。忘形。爾汝。嘗共詣旗亭。有梨園名部。繼至。昌齡等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可觀諸伶。詠詩以多者為優。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唱適。一絕句。之奐曰。樂人所唱。皆下俚之詞。須臾。一佳妓唱曰。黃沙道。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復唱二絕。皆之奐詞。三子大笑曰。田舍奴。豈妄哉。諸伶竟不喻其故。拜曰。肉眼不識神仙。三子從之。酣醉。終日。其狂放如此。云有詩傳于今。

賀知章

知章字季真。會稽人。少以文詞知名。性曠夷。善談論。

唐才子傳

笑諍。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陸象先。在中書。引為太常博士。象先與知章最親。善常日。季真清談。風韻。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嘗時賢達。皆傾慕之。為太子賓客。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晚年。尤加縱誕。無復禮度。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遊遊里巷。又善草隸。每醉輒屬辭。筆不停綴。咸有可觀。每紙不過數十字。好事者共傳寶之。天寶三年。因病。夢遊帝居。及寤。表請為道士。求還鄉里。即舍住宅。為千秋觀。上許之。詔賜鏡湖剡溪一曲。以給漁。然帝賦詩及太子百姓官祖。餞壽八十六。集今傳。

包何

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與弟信俱以詩鳴。時稱二包。天寶七年。揚譽榜及第。會師事孟浩然。投格法。與李嘉祐相友善。大曆中。任終起居舍人。詩傳者可數。盡流離世故。卒多素辭。大播芳名。亦當時望族也。

包佶

佶字幼正。天寶六年。揚譽榜進士。累遷秘書監。劉晏治財。奏為汴東兩稅使。及晏罷。以佶為諸道鹽鐵等使。未幾。遷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居官謹確。所在有聲。佶天才。騰逸。氣宇清深。心醉古。經神。和雅。詩家老。斷也。與劉長卿。實叔。向諸公。皆莫逆之。愛晚歲。沾風。痺之疾。辭寵。樂高。不及。榮利。卒封丹陽郡公。有詩集。行于世。

張彪

彪。潁上人。初赴舉。無所遇。適遭喪。亂。奉老母。避地。隱居嵩山。供養至謹。與孟雲卿。為中表。俱工古調。詩。雲卿有贈云。善道居貧。賤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坎。壤。難。歸。來。性。高。簡。善。草。書。志。在。輕。舉。詠。神。仙。云。五。穀。非。長。年。四。氣。乃。靈。藥。列。子。何。必。待。吾。心。滿。寧。那。時。與。

李嘉祐

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揚譽榜進士。為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未幾。何有。詔。量。移。為。鄆。陽。宰。又。為江陰令。後。遷。台。袁。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麗。婉。靡。與。錢。耶。別。為。一。體。往往。涉。於。齊。梁。時。風。人。擬。為。吳。均。何。遜。之。敵。自。漢。漢。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風。流。也。有。集。今。傳。

杜甫往還。寄張十二山人。詩云。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觀工部之作。可知其人矣。

李嘉祐

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揚譽榜進士。為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未幾。何有。詔。量。移。為。鄆。陽。宰。又。為江陰令。後。遷。台。袁。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麗。婉。靡。與。錢。耶。別。為。一。體。往往。涉。於。齊。梁。時。風。人。擬。為。吳。均。何。遜。之。敵。自。漢。漢。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風。流。也。有。集。今。傳。

賈至

至字幼幾。洛陽人。曾之子也。曾開元。開與蘇晉同掌制誥。至天寶十年。明經。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西川。當撰傳位。肅宗。冊文。既。進。稱。立。宗。曰。先天。詩。命。乃。父。所。為。今。茲。大。冊。爾。又。為。之。兩。朝。盛。典。出。荆。家。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歷。初。遷。京。兆。尹。以。散。騎。常。侍。卒。初。嘗。以。事。請。守。巴。陵。與。李。白。相。遇。日。酌。孟。酒。追。憶。京。華。舊。遊。多。見。酬。唱。白。贈。詩。有。云。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道。到。長。沙。至。特。工。詩。俊。逸。之。氣。不。減。鮑。照。庚。信。調。亦。清。暢。且。多。素。辭。蓋。厭。於。深。流。淪。落。者。也。有。集。三十餘卷。今傳。

鮑防

防字子慎。天寶十二年。揚譽榜進士。襄陽人也。善辭章。為志於學。累官至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人樂其治。不減黃詔。圖形。別殿。又。歷。福。建。江。西。觀察。使。丁。亂。從。幸。奉。天。除。禮。部。侍郎。封。東。海。公。又。遷。御史。大夫。貞元元年。策。賢。長。方。正。得。移。實。權。公。幹。等。皆。位。至。台。鼎。世。美。其。知。人。時。比。歲。旱。實。對。漢。故。事。免。三。公。烹。弘。羊。權。近。獨。孤。傾。欲。下。按。治。防。日。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置。質。高。第。帝。見。策。嘉。之。授。工。部。尚。書。卒。防。工。於。詩。

與思優足風調塵整凡有感發以謙切世弊正固音之宗派也與謝良為詩友時亦稱絕謝云有集今傳

殷遙 遙丹陽人天寶間常仕為忠王府倉曹參軍與王維結交同幕神寂志趣高疎多雲岫之想而苦家貧死不能葬一女纔十歲日哀號於親嫂憐之者贈贈埋骨石樓山中工詩詞彩不羣而多警句杜甫嘗稱許之有詩傳于今

張繹 繹字靈孫襄州人天寶十二年禮部侍郎楊後下及第與皇甫冉有誓年之故契逾崑玉早振詞名初來長安頗矜氣節有感懷詩云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晉佐鎮戎軍幕府又為鹽鐵判官大曆間入內侍仕終檢校祠部郎中繼博覽有識好談論知治體亦嘗領郡輒有政聲詩情爽灑多金玉音蓋其累代詞伯積襲弓裘其於為文不靡自備丰姿清迥有道風集一卷今傳

元結 結字次山武昌人魯山令元紫芝族弟也少不羈騁冠始折節讀書天寶十三年進士禮部侍郎楊後見其文曰一第愚子耳遂擢高品後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蘇源明薦於肅宗授右金吾兵曹果遷御史參山南來瑛府除客管經略使始隱於商山中稱元子逃難入琦珂河稱琦珂子或稱混土漁者或稱聲重酒徒漫更及為官呼漫郎皆以命所著性梗僻深憤簿俗有愛道閔世之心與頌一文燦爛金石清奪湘流作詩著辭向聲牙天下皆知敬仰復嗜酒有句云有時逢惡客自註非酒徒即惡客也有文編十卷及所集唐人詩為懷中集一卷前傳

唐才子傳 卷三 六

其文曰一第愚子耳遂擢高品後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蘇源明薦於肅宗授右金吾兵曹果遷御史參山南來瑛府除客管經略使始隱於商山中稱元子逃難入琦珂河稱琦珂子或稱混土漁者或稱聲重酒徒漫更及為官呼漫郎皆以命所著性梗僻深憤簿俗有愛道閔世之心與頌一文燦爛金石清奪湘流作詩著辭向聲牙天下皆知敬仰復嗜酒有句云有時逢惡客自註非酒徒即惡客也有文編十卷及所集唐人詩為懷中集一卷前傳

耶士元

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寶十五年盧庚榜進士寶應初遷京畿縣官詔試政事申書補渭南尉左拾遺出為郢州刺史與員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兩君詩文祖饒人以爲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抵相同於中郎君覺稍開雅逼近東樂珠聯玉映不覺成編掩映時流名不虛矣有別業在牛日吳村王季友錢起等皆見題詠每誇勝絕詩集今傳于世

道人靈一 一公刻中人童子出家餅鉢之外餘無有天性超韻追蹤謝客隱麻源第三谷中結茹讀書後學業精進居若耶溪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矣尤工詩氣質清和格律清暢兩浙名山暨衡廬諸甲利悉所經行與皇甫昆季嚴少府朱山人微上人等爲詩友酬贈甚多刻意聲調苦心不倦聘譽叢林後圓寂於翠山集今傳世

唐才子傳 卷三 七

論曰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惠休寶月之傳馳騁文苑辛綿藻思奇章俾什綺錯星陳不爲寡矣厥後喪亂兵革相尋縹緲亦已狼籍罕有復入其流者至唐果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卒皆崇道像教注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寥之山河實威儀之淵窳能光優渥無逾此時故有頗頓文場之人襟襟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披緇緇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靈臺澄皎無事相干三條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際青峯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履幽徑尋真景變序遷滯入冥思凡此數者皆達人雅士夙所欽慎雖則心伴跡殊所趨無間會稽傳孫許之玄談盧阜接謝陶於白社宜其日銀月鍊志彌厲而道彌精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題更唱迭酬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

唐才子傳 卷三 八

與夫迷津段途埋玉沈珠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未可同年而論矣然道或淺深價有輕重未能悉標其喬松於草莽野鶴於雞羣者有靈一靈傲皎然清寒無可虛中齊已貫休八人皆東南產秀共出一時已爲錄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惟審護國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廣宣無本修睦無悶太易景雲法振柄白隱憐處默刑雲機一淡交良又若虛雲表雲城子蘭僧覺懷素惠標可朋懷浦慈幽善生亞齊尚顏稱理靈歸仁立寶惠佩法官文秀僧此清尚皆暹滄浩不特等四十五人名既隱僻事且微冥今不復喋喋云爾

皇甫冉 冉字茂政安定人避地來寓丹陽耕山釣湖放適閒淡或云秘書少監彬之姪也十歲能屬文張九齡一見歎以清才天寶十五年盧庚榜進士調無錫尉營別墅陽羨山中大曆初王稱爲河南節度辟掌書記後入爲左金吾衛兵曹參軍任終拾遺左補闕公自擢桂澗閣便稱高格往往以四道艱虞遠心江外故多飄泊之歎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變色當年才子悉願締交推爲宗伯至其造語玄微端可平揖沈謝

唐才子傳 卷三 九

雄視潘張惜乎長譽未聘芳蘭早凋良可痛哉有詩集三卷獨孤及爲序今傳

皇甫曾 曾字孝常冉之弟也天寶十七年楊傑榜進士善詩出王維之門與兄名望相亞當時以比張氏景陽孟陽協居上品載處下流侍御補闕文詞亦然體製清繁華不勝文爲士林所向仕歷侍御史後坐事貶舒州司馬量移陽翟令有詩一卷傳于世

詔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實未以道舉高第代
宗召爲左拾遺還禮部員外郎歷漢館常三州刺史
及性孝友喜鑑拔爲文必彰明善惡長於議論工詩
格調高古風塵絕絕得大名當時有集傳世○贊
選中沈謝諸公詩有題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貼
京邑游好及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同溪石瀨茂
林修竹并出南築園激流環繞齋中讀書南樓如望
所避客覽登三山還望京邑等數詩皆奇崛精當冠
絕古今獨能發其蘊奧者遠盛唐沈宋令狐楚李嘉
祐卒應物等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數題片言不苟

皆不減其風度此則無傳之妙遠元和以下佳題尙
罕況於詩乎立題乃詩家切要貴在卓絕清新言簡
而意足句之所到題必盡之中無失節外無餘語此
可與智者商推云因事而論之

劉方年

方年河南人白哲美容儀二十工詞賦與元稹山交
善隱居潁陽大谷高尙不仕皇甫冉李頎等相與贈
答有云雁邊潁陽道竹外少姨峯神意淡泊善畫山
水墨妙無前汧國公李勉延致齋中甚敬愛之欲薦
子朝不忍屈辭還舊隱工詩多悠遠之思胸寫性靈
默會風雅故能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斗筭何足
以繫劉先生哉有集今傳

秦系

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自稱東海釣客
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
九日山中有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
其上穴石爲研柱老子彌年不出時姜公輔以直言
罷爲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
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遺隔系爲營葬山下每好
錢如此張楚封聞系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

唐才子傳

鼎舉應物善多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
五言長城系用偏簡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南
安人思之號其山爲高上峯今有麗句亭在焉集一
卷今傳

張衆甫

衆甫京口人隱居不務進取與皇甫御史友善情虛
接近後各遊四方曾寄盧士詩云伏臘同雞黍柴門
閉雪天時官亦有微辟者守死善道卒不就衆甫詩
婉媚綺錯巧用文字工於輿情文流中佳士也○同
在一時者有趙微明于越蔣渙元季川俱山嶺水涯
苦學貞士名同蘭芷之芳志非鉛黃之慕吟詠性靈
每陳衷素儘有佳篇不能涇落借其行藏之大慨不
見於記錄故缺其考詳焉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初隱居桐廬慕子陵之高風至德
二年江淮選補使侍郎崔渙下以詞藻宏麗進士及
第爲家貧親老不能遠離授諸暨尉時已四十餘後
歷秘書郎殿中丞節度河南辟佐幕府遷餘姚令仕
終右補闕維少無宦情懷家山之樂以爲偶從升斗
之祿聊代耕耳詩情雅重挹魏晉之風鍛鍊鏗鏘庶
少遺恨一時名聲孰匪金蘭詩集一卷今傳

于良史

良史至德中仕爲侍御史詩體清雅工於形似又多
警句蓋其珪璋特達早步清朝興致不羣詞苑增價
雖平生似味而篇什多傳

靈徹上人

靈徹姓湯氏字澄源會稽人自童子辭父兄入淨戒
行果潔方便讀書不覺勤苦授詩法於嚴維進藉藉
有聲及維卒乃抵吳興與皎然居何山遊講因以書
薦于包侍郵信借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野

時二公以文章風韻爲世宗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
蓋下補流疾之運造飛語微動中貴因詔奏得異徒
汀州會教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各資禮招延之元
和十一年終於宜州開元寺年七十有一門人遺歸
墓塔於山陰天柱峯下上人詩多警句能備衆體如
芙蓉寺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請汀州云青蠅
爲子客黃耳寄家書性巧逸居沃洲寺嘗取桐葉剪
刻製器爲蓮花漏置盆水之上穿細孔漏水平之則
沈每晝夜十二枕爲行道之節初居嵩陽爾若後來
住匡廬東林寺如天目四明棲霞及衡湘諸名山行

陸羽

羽字鴻漸不知其始初竟陵禪師智積得嬰兒於水
濱育爲弟子及長恥從削髮以易自筮得楚之漸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始爲姓名有學愧一事不
盡其妙性傲諸少年墮優人中撰談笑萬言天寶間
書羽伶師後遁去古人謂潔其行而穢其跡者也上
元初結廬茗溪上閉門讀書名僧高士談讎終日貌
瘦口乞而辯人善若在已與人期雖阻虎狼不避也
自稱桑苧翁又號東園子工古調歌詩與極閒雅著
書甚多扁舟往山寺唯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屨林木
弄流水或行曠野中誦古詩徘徊至月黑興盡勸哭
而返當時以比接輿也與皎然上人爲忘言之交有
詔拜太子文學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經三卷言茶之
原蒸法之具時號茶仙天下皆知飲茶矣靈茶家以
盜陶羽形祀爲神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初御史大夫
李季卿宣慰江南喜茶知羽名之羽野服擊具而入

李曰陸君善茶天下所知揚子中冷水又殊絕今二
妙千載一遇山人不可輕失也茶畢命奴子與鏡羽
愧之更善致茶論與皇甫補閣善時鮑尚書防在越
羽住依焉再送以序曰君已窮孔釋之名理窮歌詩
之麗則道豈孤島通舟必行魚梁釣磯隨意而在夫
越地稱山水之鄉帳門當節鉞之重鮑侯知子愛子
者將解衣推食豈徒嘗鏡水之魚宿耶溪之月而已
集併茶經今傳

顧况

况字通翁蘇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東侍郎李
希言下進士善為歌詩性恢譎不自檢束工畫山水
初為韓晉江南判官德宗時柳渾輔政為秘書郎
况素善於李泌遂師事之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
食及泌相自謂當得達官久之過著作郎及泌卒作
海鶴詠嘲權貴大為所嫉被劾貶饒州司戶作
詩曰萬里乘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風去
梧桐死滿目鴟鵂奈爾何遂全家去隱茅山鍊金拜
斗身輕如羽况暮年一子即亡追悼哀切吟曰老人
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年
又生一子名非熊三歲始言在冥漢中聞父吟苦不
忍乃來復生非熊後及第自長安歸慶已不知况所
在或云得長生訣仙去矣今有集二十卷傳世皇甫
湜為之序

張南史

南史字季直蘭州人工奕棋神算無敵游心太極嘗
幅巾藜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談闊視慷慨奇士
也既自感淑始苦節學文無希世苟合之意數年間
詩境漸佳詞體超拔情致兼美如并燕老將氣韻沈
雄時罕有及者肅宗時廟堂獎拔仕為左衛倉曹參
軍後避亂寓居揚州揚子難平再召未及赴而卒有

詩一卷今傳

戎昱

昱荆南人美風度善談少舉進士不上乃放遊名都
雖貧士而軒昂氣不消沮愛湖山水來客時李襄
廉察桂林官舍月夜聞隣屋行吟之音清麗明朗
訪之乃昱也即延為幕賓待之甚厚崔中丞亦在湖
南愛之有女國色欲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戎能改則
訂議昱聞之以詩謝云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
許殺身自謂李大夫恩私至深無任感激初事顏平
原嘗佐其征南幕亦累薦之衛伯玉鎮荆南辟為從
事恩度州刺史至德中以罪謫為辰州刺史後客劍
南寄家隴西數載憲宗時邊烽累急大臣議和親上
曰比聞一詩人姓名稍僻者為誰宰相對以令朝陽
包子虛皆非帝舉其詩對曰戎昱也上曰嘗記其家
史云漢家青史上調計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
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淨沙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
佐臣因笑曰魏蕭何其儒也此人在可與武陵桃
花源足稱其清高士林樂之昱詩在盛唐格氣稍劣
中間有絕似晚作然風流雅麗不虧政化當時賞音
喧傳翰苑固不誣矣有集今傳

古之奇

之奇實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下及第與歐渾同時
嘗為安西幕府書記與李司馬端有金蘭之好古
調有幽閒淡泊之致婉而成章得名藝圃非泛然者
詩集傳於世

蘇渙

渙廣德二年楊栢榜進士素行無軌往來剽盜善
用白弩巴賈商人苦之稱曰白路後自知非折節從
學遂成名累遷侍御史湖南崔中丞環辟為從事環
遇害繼走交廣扇動哥舒晃跋扈如蛟龍肆毒本性

又彭居無何伏誅初嘗為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州節

度李勉其父意長於諷刺亦有陳拾遺一鱗半甲故
優待之或曰此子羽翼髮臣侵敗王畧今尚其父可
歎勉曰漢策載劇通說辭皇史錄祖君權草以大容
細者善惡不計春秋至訓明言可溯畧跡取才漢其
庶乎豈但存雕蟲小技亦以深懲賊子也時以為名
言杜甫有與贈答之詩今悉傳

宋海

海字巨川大曆時隱君也號滄洲子率履貞素
不羈道遊雲山琴酒之間放浪形骸灑檢之外郡國
交徵不應工詩體格幽遠詞意弘深寫景生情窮理
盡性詠物尤精或比或興刻擊而敏捷及李勉鎮永
平嘉其風操厚幣邀來署為府中從事日相談譎說
逾骨肉久之嘗謂湖州崔使君不得志歸發以書別
之曰海聞蓬萊山在杳冥之間行可到貴人門無媒
以通不可到龍珠潛演漢之淵或可識貴人頗無
因而前不可識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
關月敢請執事三趨戟門堂室深沈不啻千里况帝
食溲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
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
人聞之豈不大笑值溪上風便囊中金滿籃甘棠而
欺盡爾分而退澗白遂歸會稽山陰別墅其歌介類
如此也有集四卷今傳

張志和

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龜齡詔改之十六擢明經
嘗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以親喪辭去
不復仕居江湖性遇不束自稱煙波釣徒撰立真子
二卷又為鸞鷗兄鶴齡悉其遁世為樂室越州東郭
茅茨數椽花竹掩映管約席樓層沿溪垂釣每不投
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頻往候問帝嘗賜奴

韓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婦號魚童然青與陸羽嘗為
 顯平原食客平原初來刺湖州志和造謁願請以舟
 傲欲為更之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足矣善
 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低筆吟詠曲盡天真自撰
 漁歌又圖畫之興趣高遠人不能及憲宗聞之詔寫
 真求訪并其歌詩不能致後傳一旦忽乘雲鶴而去
 李德裕稱以為繼父賢而名隱鳴夷智而功高未若
 玄真隱而名彰聞而無事不窮而達其嚴光之比歎

唐才子傳卷三

夫

唐才子傳卷第三

唐才子傳卷第四目錄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耿湣
錢起	司空曙	苗發	崔峒
夏侯審	李端	張繼	賈叔向
康洽	李益	冷朝陽	章八元
暢當	王季友	張翀	于鵠
王建	韋應物	皎然	武元衡
賈常	賈牟	賈羣	賈庠
賈羣	劉言史	劉商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卷第四

西域 辛 文房 撰

盧綸

綸字允言河中人避天寶亂來客鄆陽大曆初數舉
 進士不入第元載素賞重取其文進之補授鄉尉累
 遷檢校戶部郎中監察御史稱疾去渾瑊鎮河中往
 就之起為元帥判官初勇常舉半得幸德宗因表其
 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廣和至是帝忽問舉半盧
 綸李益何在對曰綸從渾瑊在河中詔令歸召之會
 卒○綸與吉中孚韓翃耿湣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

唐才子傳

夏侯審字端聯濠文林銀黃相望且同臭味契厚良
 深時號大曆十才子唐之文體至此一變矣綸所作
 詩尚宰相論沒後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
 四子皆擢進士仕在臺閣帝遣中使悉索其中得
 詩五百首進之有別業在終南山中集十卷今傳

吉中孚

中孚楚州人居番陽最久初為道士山河寂寥後還
 俗李端贈詩云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還論送詩
 云舊歲歲雲穴新詩滿帝鄉來長安謁宰相有薦於
 天子日與王侯高會名動京師未幾即登進士授萬
 年尉除校書郎又登宏辭科為翰林學士憲誠議大
 夫戶部侍郎判度支事貞元初卒初拜官後以親垂
 白在堂歸養至孝終喪復仕中孚骨秀神清吟詠高
 雅若神仙中人也樂一卷今傳

韓翃

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楊絳榜進士侯希逸
 素重其才至是表佐淄青幕府罷開居十年及李勉
 在宣武復辟之德宗時制誥關人中書兩進除目御
 筆不熟再請之批日時有與韓翃同姓名者為江淮

唐才子傳

一

刺史宰相請究與誰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韓也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胡工詩出筆

耿漳

津河東人也實應二年洪源榜進士與古之奇為莫逆之交初為大理司法充括圖書使東江淮窮山水之勝仕終左拾遺詩才俊爽意思不羣似漳等輩不可多得詩集一卷今傳

錢起

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李巨卿榜及第少聰敏承鄉曲之譽初從計吏至京口客舍月夜閒步聞戶外有行吟聲曉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凡再三往來起遠從之無所見矣嘗怪之及就試粉閣詩題乃湘靈鼓瑟起輒就即以鬼語十字為落句主文李厚深嘉美擊節吟咏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遂擢置高第釋褐授校書郎署採芣竹奉使人蜀除考功郎中大曆中為太清宮使翰林學士起詩體與新奇理法清密茂宋齊之浮靡削梁陳之衰狎矯然獨立也王右丞許以高格與郎士元齊名士林語曰前有

唐才子傳 卷四

三

沈宋後有錢郎集十卷今傳子微能詩外甥懷素善書一門之中藝名特甚可尚矣○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題分韻賦詩於東中推一人擅場者劉相巡察江淮詩人滿座羣推郭履擅場向主盛會李端擅場稱懷盛時吟詠為樂華實學至賦詩交結覽江山之佳麗續歡好於賓朋美景良辰怡神悅志誠盛事也況資無絕續之嫌主無投轄之因歌闌舞作酒醉并俄王公不覺其大章布不覺其小忘形爾我促膝談諧禮節之間竟置而不顧既而吟詠繼起筵席重新樂哉斯平古人秉燭之遊繼日之興亦不足過也至

若殘杯冷炙一獻百拜察喜怒於眉睫之間音可以伏矣

司空曙

曙字文明廣平人也磊落有奇才草率節度初兩辟致幕府授洛陽主簿未幾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終水部郎中與李約員外至交性耿介不干權貴家無儻石晏如也嘗病中不給遣其愛姬既而流寓長沙遷謫江右又多結契惟贈傷流景寄贖上人詩云欲就東林寄一身尚憐兒女未成人柴門客去殘陽在藥圃蟲喧秋雨頻近水方同梅市隱塵衣多笑阮

唐才子傳 卷四

四

家貧深山蘭若何時到羨與閒雲作四隣閒居即事高與可知詩情綿邈詞旨鮮妍如新華笑日不吝綺染盛名美譽不亦宜哉有詩集二卷今傳

苗發

發潯州人也晉卿長子初為樂平令授兵部員外遷駕部員外郎仕終都官郎中雖名剛才子少見詩篇然當時名士咸與贈答者

崔峒

峒博陵人工文初辟潯府功曹後歷左拾遺終右補闕賦詩選筆凝鍊摛意淵深時人稱其句為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詩集一卷今行於世

夏侯審

審於建中元年禮部侍郎令狐嘏下試軍謀越稟科第即為校書郎又為參軍仕終侍御史初於華山下多買田園為別墅水木幽雅雲煙浩渺賦就居其下諷吟頗多漸次零落時見一二皆錦製也

李端

端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意境清淡酷慕禪侶大曆五年李搏榜進士及第授校書省校書郎以清羸多病辭官居終南山草堂寺未

幾起為杭州司馬驟訴敲扑心甚厭之雖買田園在虎邱為耽深癖而愛泉石移家來隱衡山自號衡嶽幽人彈琴讀易登高望遠神意曠然泯遊宦之情深箕穎之志嘗曰余少尚神仙茲未能造友人暢不以禪門見導定以為未得其門耳詩極高雅於才子中聲名藉藉與盧士京北柳中庸大理評事江東張芬友善唱酬初來長安詩名大振時令公子郭曖尙昇平公主賢明有才延納俊士端等皆在館中曖嘗進宮大宴酒酣主屬端賦詩頃刻而就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弄侯金鉅關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無香菊令偏憐小傅粉何耶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遙指風凰樓主甚喜一座賞歎錢起曰此必端宿製請以起姓為韻端立獻一章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鈿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逐少年作者驚伏主厚賜金帛終身以榮其工捷類此集三卷今傳於世

賈叔向

叔向字遠直扶風平陵人也有卓絕之行登第於大曆初佳名遠振為文物冠冕詩法謹嚴非尋常筆墨可及才子多欽仰也少與常袞同燈火及袞相引擢左拾遺內供奉後坐貶出為深水令卒贈工部尚書五子常率羣弟俱能詩噴噴有勝羣之譽當時羨之文志載叔向集七卷今存詩甚寡蓋零落之矣

唐才子傳 卷四

六

洽酒泉人黃髮美丈夫也盛時携琴劍來長安調當道氣度豪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於聲律玄宗亦知名嘗歎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貴主之宅從遊與譙雖駿馬蒼頭如其已有觀人服玩之華每形於嗟歎其憐財乃如是也後遭天寶亂離飄蓬江表至

康洽

洽酒泉人黃髮美丈夫也盛時携琴劍來長安調當道氣度豪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於聲律玄宗亦知名嘗歎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貴主之宅從遊與譙雖駿馬蒼頭如其已有觀人服玩之華每形於嗟歎其憐財乃如是也後遭天寶亂離飄蓬江表至

大曆間年已七十餘龍鍾老談及開元繁盛流涕
不已往來南京故侯館穀皆空浴 布衣耳當時文
士頗與論交李端逢之贈以詩云華 常歷鮑參軍
班位不過揚執戟又云同時獻賦人皆盡一壁題詩
君獨存後卒杜陵山中文章不得見矣

李益

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調鄭
縣尉同輩漸見遷擢益久不陞鬱鬱去遊燕趙間幽
州節度劉濟辟爲從事未幾又佐邢寧華府風流辭
藻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就樂工即來求去破於雅

唐才子傳卷四

七

樂以俱宸聽如征人早行篇天下皆繪畫之二十三
受策秩從軍十年運籌決勝尤其所長往往擢職爲
文橫梁賦詩篇中每多激厲感慨之句是高適岑參
之流也憲宗雅聞其名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
惟自負其才凌轍士眾致不能堪諫官暴其詩不上
於望京樓等句未免涉怨詔降職復舊除侍御史
遷禮部尚書致仕太和初卒益涉偏僻多猜忌防閑
妻妾過於苛酷有散灰扇戶之談時稱爲妬癡尚書
李十郎有同姓名者爲太子庶子同在朝人悉莫辨
謂君虞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云有集今傳

冷朝陽

朝陽金陵人大曆四年齊映榜進士及第不待調官
言歸定省自狀元以下一將名士大夫及詩人李嘉
祐李端韓翃發起等大會賦詩祖餞以一後進隆重
如是人皆羨之朝陽工詩在大曆諸才子中法律稍
過氣韻清越不多謹也有集傳世

章八元

八元睦州桐廬人少喜爲詩嘗於郵亭偶題數語蓋
灑楚之音也宗匠嚴維到驛見而異之問八元曰爾
能從我投格乎曰素所願也少頃遂發八元辭親同

唐才子傳

卷四

往雅大器之親爲指點數歲間詩賦精絕大曆六年
王淑榜第三人進士居京既久牀頭金盡歸江南訪
草蘇州遺贈甚厚復來都應制科貞元中調句客主
簿况薄辭歸時有清江上人善詩與八元爲兄弟之
好先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版甚多八元亦
題句云卻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後元微
之白樂天至塔下過覽之悉除去惟存八元版且吟
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其驚策如有詩集一卷
傳世

暢當

當河東人大曆七年張式榜及第當少詣武事生亂
離間盤馬彎弓搏沙布陣人咸伏之時山東有寇以
子弟被召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仕終果州刺史
與李司馬司空郎中有膠漆之契常往來嵩華間酷
慕方外間參禪道洞明性命之旨勸破生死之關詞
旨挺拔有凌雲之概有詩二卷傳世同時有鄭常亦
以詩鳴集一卷傳○嘗觀建安初陳琳阮瑀數子從
戎膺書記之任議論雄偉英氣逼人偶安則淋漓翰
墨遇警則藥糲矢石或以力敵或以計伏露布於盾
鼻勒銘於竹帛此磊磊落落能文能武者皆奇書生
也豈如鬱志窗下抱膝長吟而日時不我與人我不
知邪大道無壑何至自傷老大也唐代如此特達尤
烈垂遠者甚多不能不以之興懷也

唐才子傳卷四

九

王季友

季友河南人然識萬卷論必引經家貧賣履爲業好
事者携酒就之其妻柳氏疾季友窮甚遣去來客鄆
城洪州刺史季公一見欽敬即引佐幕府季友工詩
性磊落好奇務險遠出常性之外白首短褐崎嶇士
路傷哉貧也嘗有詩云山中誰與密白髮日相親雀
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又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

廉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邱中草本年觀其
爲志山水可謂適性風疎逸情雲上矣有集傳於世

張謂

謂字正言河內人也少讀書嵩山清才拔萃博覽經
史不風於權勢自矜奇骨必談笑封侯二十四受辟
從戎營朔十載轉輾間稍立功勳以將軍得罪流滯
朔門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爲禮部侍郎未幾即出
爲潭州刺史素性嗜酒又好遊湖山工詩格度嚴密
語致精深多擊節之音今有集傳于世

于鵠

鵠初買山於漢陽高隱三十猶未成各大曆中嘗應
薦然諸府從事出入塞外馳逐風沙有詩甚工長短
問作不拘一格縱橫放逸而不失之疎遠且多警策
虛集一卷今傳

王建

建字仲初頰川人大曆十年丁澤榜第二人及第釋
褐授渭南尉昭昭應縣丞請司應應遷大府寺丞秘
書丞侍御史太和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
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初遊韓吏部門藉
爲忘年之友與張籍契厚唱答甚多工爲樂府歌行
格幽思遠二公之體遠勝時流建性耽酒放浪不羈
宮詞高妙於前古初與樞密使王守澄有宗族之分
守澄以弟呼之言談間多知禁掖事因作宮詞百篇
後爲過飲偶相譏諷守澄深銜之怒曰吾弟所作宮
詞內庭深窺何由知之明當奏上建作詩以謝未旬
云不是姓同親向說九重那得外人知守澄惡累已
事遂廢建才雖學博有作皆工嘗跋涉畏途備嘗艱
苦自傷詩云襄門海內幾多人滿眼公卿幾不親四
投官資原七品再經婚娶尙單身圖書亦爲頻移盡
兄弟還因數散貧獨自在家常似客黃昏哭向野田

春又有征成遠請行旅離別居官況之作俱能感
動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集十卷今傳於世

李應物

應物京兆人也向俠初以三衛郎事玄宗及崩始悔
折節讀書稟性高潔恬淡寡欲所居必焚香掃地而
坐冥心象外天寶時扈從遊幸永泰中任洛陽丞遷
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鄆縣令制除樂陽令以
疾辭歸寓善福寺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
外郎出為滁州刺史頃之改江州刺史迨赴闕又改
左司郎中或茹其進嫌雙之貞元初又出為蘇州刺
史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道鹽鐵轉
運江淮留後罷居永定齋心屏除人事初公豪縱不
羈晚歲逢揚開府贈詩言事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局暮騎東
陵姬司隸不敢捕立居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
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
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始收跡南宮謬
見推非才果不吝出守撫摩慈惠遂揚開府論舊弟
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足見古人率真之妙
也○論云詩律自沈宋之下日益靡麗錢章刻句攝

唐才子傳 卷四

三

摩細切音韻婉諧屬對深密而閒雅平淡之氣不存
矣獨應物雖建安以還別有風韻自成一家之體
清深雅麗雖詩人之盛亦罕其倫甚為時論所重惟
風情不能自己如贈米嘉榮杜草娘等作皆杯酒之
間見少年放蕩亦無足怪者有集十卷今傳於世

皎然上人

皎然字清晝吳興人俗姓謝係靈運之十世孫也初
入道肄業村山與靈徹陸羽同居妙喜寺羽於寺傍
創宇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顏真
卿名以三癸皎然為之賦詩時稱三絕真卿嘗於郡

齊集文士撰韻海皎然預其論著至是聲價藉甚貞
元中集賢御書院集高僧為上人文十卷刺史于頔
為之序李端在匡嶽依歸為門生一時名公俱相友
善稱為畫上人是也時奉應物以古淡矯俗公嘗擬
其格得數篇以為費章心疑之明日又錄兩篇以見
乃領略曰人各有長出自天分子而為我失故步矣
但以所長自名可也公心服之往時往西林寺禪定
之暇嘗作詩體式為畫公詩式五卷又取古今人詩
評之為詩評三卷悉皆議論精當取舍從公一挽狂
瀾羅蹤驪雅公性放逸不縛於常律初房太尉瑒早

唐才子傳 卷四

其

歲隱終南峻壁之下往往聞湫中龍吟聲清而靜淅
人邪想時有僧潛憂三金以寫之惟銅酷似他日房
公問檢間有聲如龍吟問僧僧因出器以示之歎曰
此真龍吟也大曆間有乘僧傳至桐江皎然受銅碗
效之以警聞寂有緇人譏之者公曰此達僧之事可
以嬉禪爾曹胡凝滯於物而以琅行自拘耶時人高
之公禪心寂定詩學宏深居第一流第二流不過也
有詩集十卷

武元衡

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薛稷榜進士元和三
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為劔南節度使秉政後明
年早朝遇盜從階中射殺之元衡工詩雖時見雕琢
不向瀟灑然已斷輪老手矣好事者每將其詩被於
絲竹其夏夜一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
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詩蓋其識也議者謂
工詩而宦達者惟高適達官而詩工者唯元衡今有
臨淮集十卷傳於世

寶常

常字中行叔向之子也京兆人大曆十四年王儲榜
及第初歷從事累官水部員外郎建中開變江淮四

州刺史後入為國子祭酒而終○常兄弟五人聯芳
比藻俱有盛名法度風流相距不遠且皆陳力王事
龍顯清流豈懷玉迷津之可比哉後人集所著詩
得一百首為五卷名寶氏聯珠集謂若五星然常集
十八卷與撰韓翃皎然等三十人詩合二百五十篇
為南薰集各系以贊為三卷今並傳焉

寶牟

牟字胎周貞元二年張正甫榜進士初遊學於江東
居家篤敬孝養繼母奇文異行聞于京師舅給事中
袁高當時負重名驟拔甚多而弁未嘗干謁竟捷文
場始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元和五年拜尚
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仕
終國子司業牟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侵驕牟度不
可諫即移舟歸居東都別業長慶二年卒昌黎韓愈
生為之墓誌云

寶羣

羣字丹列初歷毗陵稱處士性至孝定省無少怠及
母卒哀踊不已醫一指置棺中結廬墓次終喪蘇州
刺史章夏刑薦之舉孝廉德宗推為左拾遺憲宗立
轉吏部郎中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奇之表以

唐才子傳 卷四

五

自副武元衡輔政為御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
為御史宰相李吉甫不可羣等怨遂摺據吉甫陰事
告之帝而羣多誑大抵欲殺羣等吉甫又為力救得
解出為黔南觀察使遷客管經署使卒官所家無餘
財惟圖書萬軸耳

寶岸

岸字曾卿嘗應辟三佐大府調奉仙令遷東都留守
判官拜戶部員外郎貞元中出為登封二州刺史平
生工詩文每從素練而出今並傳之

寶羣

翠宇友封狀貌魁偉少博覽無不通性豪放好談古
今戶外多長者車轍時諸兄已達輩尙困於場屋顯
遠初志作放魚詩云黃金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
感恩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人知其述
憤也元和二年王源中榜進士佐滄青幕府累遷祕
書少監拜御史中丞仕終武昌觀察副使史平居與
人言不輕出口時號爲啞嘴翁云

劉言史

言史趙州人也少尙氣節不舉進士工詩典麗高皇
少有其匹與李賀孟郊結爲契友莫鎮節度使王武

唐才子傳卷四

六

俊頗好詞藝言史造之特加敬焉武俊嘗獵有雙鴨
起滿神間一矢貫之遂於馬上草射鳴歌以獻因表
薦請官詔授臺強令辭疾不就當世重之時相國隴
西公李夷簡爲漢南節度與言史少同遊習因遣以
襄陽縣帶千事略武俊請之由是爲漢南幕賓日與
談謔歌詩唱答大展其才問言史所欲爲曰司功掾
甚開可免契關公諾之分雖官實而敬待如昨歲餘
寒歷秋韶下之日無疾而終公初以言史相薄不欲
貴以惜其壽至是慟哭之曰果然微疎殺吾愛客也
厚葬於錢城皮日休稱其賦雕金篆玉半奇麗怪百
鍛爲字千煉成句真佳作也有歌詩六卷今傳

劉商

商字子夏徐州彭城人擢進士第貞元中累官比部
員外郎改虞部員外郎數年遷檢校兵部郎中後出
爲汴州觀察判官辭疾挂印歸舊業商性好酒苦家
貧嘗對花隔月悠然獨酌元音長嘯放適自遂賦詩
曰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
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樂賦歌詩高雅殊絕擬秦瓊
胡笳曲贈炙當時并工畫山水樹石初師吳郡張璪
後自造極張貶衡州司馬有惆悵之詩又好神仙修

唐才子傳

卷四

三

鍊法隱於澗與胡父浩結侶國人世傳冲虛而去可
謂江海冥滅山林長往者矣集十卷今傳武元術爲
之序

唐才子傳卷第四

唐才子傳卷第五目錄

盧仝	馬異	劉叉	李賀
李涉	朱靈	賈島	莊南傑
張碧	朱放	羊士諤	姚保
魏信陵	張登	令狐楚	楊巨源
馬逢	王涯	韓愈	柳子厚
陳羽	劉禹錫	孟郊	
戴叔倫	張仲素	呂溫	張籍
雍裕之	權德輿	長孫佐輔	楊衡

唐才子傳

盧仝

全范陽人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家甚貧惟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破屋數間而已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終日苦戰隣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節凡兩備禮徵為諫議大夫不起時韓愈為河南令愛其操敬待之嘗為惡少所恐訴於愈方為申理全復慮盜憎主人願罷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間月餘全賦詩意切當時逆黨愈極稱工餘人稍恨之時

唐才子傳第五

王涯秉政胥怨於人及禍起全偶與諸客會食涯書館中因留宿吏卒掩捕全曰我盧山人也於眾無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來宰相宅容非罪乎某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禍全老無鬚鬣人於禍後加釘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為識云全性高古介僻所見不凡近唐詩體無遺而全之所作特異自成一家語向奇滿讀者難解識者易知後來似效比擬遂為一格宗師有集一卷今傳○古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節餽相戒慎出入斯所以防前之覆轍也全志傲霜雪操擬松栢深造括囊之高夫何戶庭之失噫一蹈非地旋驅遠映玉石俱焚可不痛哉

馬異

吳鹽州人也與元元年禮部侍郎鮑防下進士第二人少與皇甫湜同視席賦性高踈詞調怪怪怪風骨稜稜不免枯瘠盧仝聞之頗合已志願與結交遂立同異之論以詩贈若有云昨日全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全自同異不異是謂同不往而異不至斯亦怪之甚也後不知所終集今傳世

劉叉

唐才子傳第五

又河朔間人一節士也少尚義行俠傍觀切齒因被酒殺人亡命會赦乃出更改志從學能博覽工為歌詩酷好盧仝孟郊之體造語幽蹇議論多出於正冰桂雪車二篇含著諷刺出二公之右矣時楚宗師文亦尚怪見而獨拜之特故時所負自顧俯仰不能與世合常破履穿結築環堵而居休焉聞韓吏部接天下貧士步而歸之出入門館無間時韓碑銘獨唱潤筆之資盈缶因持案上金數斤而去曰此諷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不能止其曠達至此初玉川子履道守正反關著述春秋之學尤所精心時人不得見其書惟又偃願曾授之以奧旨後無所傳又剛直能面白人短長服其義則又熱愛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客去遊齊魯不知所終詩二十七篇今傳

李賀

賀字長吉鄭王之孫也七歲能辭章名動京邑韓愈皇甫湜覽其作奇之而未信曰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豈有不識之理遂相過其家使賦詩賀總角荷衣而出欣然承命旁若無人授筆題曰高軒過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驅馳而還親為束髮賀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公為善辯諱一篇後官至太常寺奉禮部賀為人羸瘦眉長指爪能疾書且日出騎弱馬從平頭小奴子背古錦囊遇有所得置囊裏凡詩不先命題及尋歸太夫人使婢探囊中見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上燈與食即從婢取書研墨繼紙足成之非大醉弔喪率如此賀詩稍尚奇麗粗織花草片片成文所得皆驚絕倫論詩哇連時無能効者樂府詩雲韶樂工請於律呂嘗歎曰我年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滿如梧葉矣忽疾篤恍惚盡見人緋衣覆赤虬騰下持一板書若太古雷

唐才子傳第五

文曰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作記也賀叩頭辭謂母老病其曰天上比人間差樂不苦也坊頃之宿中教教煙氣聞車聲甚速遂絕死時年二十七莫不憐之李藩綴集其歌詩因託賀表兄訪所遺失并加煎實付以成本爾年絕迹及詰之曰每恨其傲忽其文已焚之矣今存十之四五杜牧為序者五卷今傳○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信然賀天才俊拔羈冠而有極名天奪之速豈快也耶若少假行年涵養盛德觀其才不在古人下矣今茲惜哉

李涉

唐才子傳第五

涉洛陽人湖之仲兄也自號清溪子早歲客梁園數逢兵亂避地南來樂佳山水卜隱匡廬香爐峯下石洞間嘗養一白鹿甚馴狎因名所居白鹿洞與兄渤崔廣見季芽舍相接後徙居終南偶從陳許辟命從事行軍未幾以罪請貶晚年十年踰嶺中病瘵成癖自傷偶逐頭顱又復如許後遇赦得還賦詩云荷葉不為人間事歸去滄江有釣舟遂放船重來訪吳楚舊遊登天台石橋望海得風水之便掛席浮瀟湘岳陽運張詰話故因樞樞閣格下營草堂隱少室身自耕種安能離稚稚子供魚蟹落拓生計伶梅酒鄉學或人學大和中宰相累薦徵起為太學博士卒致仕妻亦入道涉工為詩詞意卓犖不華世俗長篇敘事如行雲流水無可牽制才名一時欽動初嘗過九江皖口過夜客方陞伏問何人曰李山人豪首日若是勿用別尋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欣然書曰暮雨灑灑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遺再拜送之○夫以踴騰之聲猶知惟才而至寶嶺遊君子顧不忍哉詩集一卷今傳

朱畫

唐才子傳第五

畫廣陵人貞元間慕孟郊之名爲詩格範相似曾不遠千里而訪之不厭勤苦體尙奇蓋與李涉友善相酬唱畫古鏡詩云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蟠泥龜龜幸月飽磨久見菱鏡青於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愛悉凡如此舊策極多今傳于世

賈島

賈島字闕仙范陽人也初連敗文場囊篋空甚遂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旋在京居青龍寺時禁僧午後不得出爲詩自傷元和元白變尙輕淺島獨按格入僻以矯浮豔當冥搜之際前有王及貴人罔不覺游心萬勿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嘗歎曰知余素心者惟終南紫閣白閣諸峯隱者耳嵩邱有草廬欲歸未得逗留長安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嘗跨蹇蹙蹙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遂吟曰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香不可得忽以秋風吹渭水爲對喜不自勝因唐突大京兆劉禪楚被繫一夕且釋之後復乘間策蹇訪李餘幽居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又欲作僧敲煉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傍觀亦訝時韓退之尹京兆車騎方出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到馬前島具實對未定推敲神遊象

唐才子傳卷五

六

外不知避避韓莊久之曰敲字佳遂前而歸共論詩道結爲布衣交遂授以文法去浮屠舉進士愈贈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開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時新及第寓居法乾無可稍舍姚合王建張籍雅陶皆琴樽之好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於閣案上取卷覽之島不識因作色搗臂既而奪取之曰耶君群隴自足何會此耶帝下樓去既而覺之大恐伏闕待罪上衛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清官議去者乃授遂州長江主簿後調遷普州司倉臨死之日家無一錢

唐才子傳 卷五

惟病羸古夢而已當時誰不愛其才而惜其命薄島貌清意雅談立抱佛所交悉塵外之人况味蕭條生計粗曠自題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難不賞歸隱故山秋每至除夕必取一歲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酬酒祝曰此吾終年苦心也痛飲長齋而罷今集十卷并詩格一卷傳于世

莊南傑

南傑與賈島同時曾從受學工樂府雜歌詩體似長吉氣雖壯迺語過銷鑿蓋其天資未劣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一好奇尙僻之士耳集二卷今行於世

唐才子傳卷五

七

張碧

碧字大碧貞元間舉進士累不第便覺三山桂步雲漢咫尺初慕李翰林之高攜一杯一飯必見清風故其名字皆亦逼似如司馬長卿希爾相如爲人也天才卓絕氣韻不凡委與山水投閒吟詠言多野意俱狀羅華之景焉有歌行集二卷傳世子瀛

朱放

放字長通南陽人也初居臨漢水遭歲饑南來卜隱剡溪鏡湖間屏青紫之念結廬雲臥釣水燕山澗著白雲鹿裘笏屨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流儒雅俱從高義如皇甫兄弟皎微上人皆山人良友也大曆中嗣曹王舉鎮江西辟爲節度參謀有別同志曰瀑溪寒淡上自此成離別題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雪頻行識草樹漸老傷年髮唯有白雲心尙向東山月未幾不樂執掌扁舟告還貞元二年詔舉船塢奇才詔下聘禮拜左拾遺不就表謝之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放工詩風度清越神情蕭散非尋常之比集二卷今行于世

羊士諤

士諤貞元元年禮部侍郎鄭龜防下進士順宗時累至

宣欽廷官王叔文所惡貶汀州寧化尉元和初宰相李吉甫知獎擢爲監察御史掌制諸後以與實華呂溫等誣論宰執出爲賓州刺史士諤工詩造妙樂選作皆與重早歲嘗遊女几山有卜築之志名相迫不遂初心有詩集行于世

姚係

係河中人貞元元年進士與韋應物同時有詩名工古調善彈琴好遊名山希蹤謝朓終身不言祿祿亦不及之也應林橫谷隱之士往往遊醉興超然弟倫詩亦清麗有集並傳

魏信陵

信陵貞元元年舉全濟榜及第仕爲舒州望江縣令卒工詩有集一卷今傳

張登

登初隱居性剛潔幅巾短褐交友名公後就辟歷衛府參謀遷延尉平久之拜監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士曹據遷殿中侍御史潭州刺史退居台老嘗覽春乘輕車出南薰門抵暮指宜春門入關吏捧牌請寄官位登辭題曰閒遊登召送春回關吏何須告見第八十老無品秋三曾身到風池求其勇迫如此數年坐公果被勅吏離指據不堪感疾而卒有集六卷權德輿爲序云

唐才子傳卷五

九

楚字叔士蠟燈人也五歲能文章貞元七年尹樞榜進士及第時李說嚴毅鄭德繼領大原高其才行引在幕府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母省大原奏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美之憲宗時舉推判制誥皇甫錫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工詩當時與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唱和甚多有漆匠集一百三十卷行于世自稱曰白雲童子

令狐楚

楚字叔士蠟燈人也五歲能文章貞元七年尹樞榜進士及第時李說嚴毅鄭德繼領大原高其才行引在幕府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母省大原奏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美之憲宗時舉推判制誥皇甫錫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工詩當時與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唱和甚多有漆匠集一百三十卷行于世自稱曰白雲童子

楊巨源

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貞元五年劉大真下第二人及第初為張弘靖從事拜虞部員外郎後遷太常博士國子祭酒大和中為河中少尹入拜禮部郎中巨源才雄學富用意聲律細把得含蓄之旨緩吟有隴承之味長篇刺琢絕句清冷蓋優於此而疎於彼者矣有詩一卷行于世

馬逢

逢關中人貞元五年盧頂榜進士佐鎮戎幕府嘗從運出塞得詩名篇警策有集今傳

王涯

涯字廣津貞元八年賈稜榜及第博學工文尤多雅思梁蕭異其才為於陸贄又舉宏辭憲宗時知制誥翰林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中節度劍南召為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監鐵使進侯射涯權重苛虐百姓怨之及甘露起就誅悉誅屬投以瓦礫須臾成堆性畜不蓄妓妾家財累鉅萬當布衣蔬食嗜好前古名書名畫充積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計傾陷以取之及家破往來人得卷軸皆剔取查盒金玉牙錦餘棄途車馬踐踏悉損汚矣借善為詩風韻道然殊超意表集十卷今傳○否泰遞復盈虛消息適理之常天物盛者衰之漸也散者積之極也有能於滿而不覆者乎况圖書入變化之際神物所深忌者焉前修耽玩成癖往往殺身猶非剝割而至也王涯措克乘數以邀尊爵逼孤凌弱以積珍奇知己之利忘人之害至於天奪其魄鬼賊其家一旦飄零殊可長歎孟子曰盆成括死矣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亦宜哉庶來者之少戒云

韓愈

愈字退之兩陽人早孤依嫂讀書日記數千言通百

家貞元八年擢第凡三詣光範上書始得調董晉表

署宣武節度推官汴軍亂去依張建封辟府推官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善政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為國子博士河南令愈才高難容累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奇其才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裴度宣慰淮西奏為行軍司馬賊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因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殺裴度惟羣力救乃貶潮州刺史任後上表陳情哀切詔量移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四年卒○及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縵髮都捐有冠冕瓊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為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固無辭足以贊述云至若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孤雷走電掣決於天地之垣詞鋒學浪先有定價也時功曹張署亦工詩與公同為御史又同遷謫唱答見於集中有詩賦雜文等四十卷行于世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詞授校書郎調藍田縣尉累遷監察御史表行與王叔文等執事善二人引之謀事權禮部員外郎欲大用值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半道有詔貶永州司馬通貶朝士書言情眾忌其才無為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同謫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錫母老具奏以柳州讓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有為請者遂改連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大才絕倫文章卓偉一時行聲威推仰之工詩語意深切發機穰於簡古奇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論之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而其美常在酸

陳羽

羽江東人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下第二人登科與韓愈王涯等共為龍虎榜後仕歷東宮衛佐羽工吟與靈一上人交遊唱答寫難狀之景了了目前含不盡之意悠悠言外如自遺詩云稚子新能編菊笠山妻舊解補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當門白鳥飛此景何處無之前後誰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畫圖非造次之謂也警句甚多有集傳于世

劉禹錫

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工文章時王叔文得幸禹錫與之交嘗稱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議多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判度支鹽鐵案悉藉其勢多中傷人御史實舉劾云挾邪亂政即日罷憲宗立叔文敗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祀歌竹枝吹吹俄頃其聲信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聲作竹枝辭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雖赦不原宰相憐其才且困將謀用之乃悉詔補遠州刺史諫官奏罷之時久落魄鬱鬱不自抑其吐辭多諷託遠意感權臣而憾不釋久之召遷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不喜又謫守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狼狽所宅且其母年八十餘與子死決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後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至京後遊玄都詠詩且言始謫十年還畫下道土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前來無復一存唯苑葵蕪萎動掃春風耳權近聞者益薄其行裴度薦為翰林學士俄分司東都遷太子

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平公侍才而放心不
能平行年益復便躄夏乃以文章自適善詩精絕
與白居易酬唱頗多嘗推爲詩豪曰劉君詩在處有
神物護持有集四十卷今傳

孟郊

郊字東野洛陽人初隱嵩山稱處士性介不離合韓
愈一見爲忘形交與唱和於詩酒間貞元十二年李
程榜進士時年五十矣調溧陽縣尉有投金瀨平陵
城林薄蒼蒼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倚酒揮琴俳
徊賦詩終日而曹務多廢縣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
其半俸辭官家居李翱分司洛中日與談譏薦於與
元節度使鄭餘慶遂奏爲參議試大理評事卒餘慶
給錢數萬營葬仍贈其妻子者累年張籍諡爲貞隱
先生門人遠赴心喪郊拙於生事一貧徹骨裘褐懸
結未嘗俛首爲可憐之色然好義者更遺之工詩大
有理致韓吏部極稱之多傷不遇年適家空思苦奇
虛讀之每令人不懼如借車車家家具少於車如
謝安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接得曲身成直身如愁人
獨有夜燭見一紙鴉書淚滴穿如下第云棄置復棄
置情如刀劍傷之類皆哀怨清切窮入冥搜其初登

唐才子傳卷五

五

第吟曰昔日龍巖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春風得
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當時議者亦見其氣度
窘促卒湮淪薄宦詩誠信有之矣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平直之慮顧二謝云
時陸長源工詩相與來任篇什稍多亦佳作也有成
池集十卷行于世

戴叔倫

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生賦性
溫雅善舉止能清談無實不有相接盡心工詩貞元
十六年陳樞榜進士嘗在租庸幕下數年夕惕匪怠

唐才子傳卷五

吏部尚書劉公與祠部員外郎張繼書博訪選材日
揖賓客叔倫投刺一見稱心遂就薦累遷撫州刺史
政議黃民樂其治國屏寂然稱爲茂草詔齊襄美
封諱郡男加金紫後遷客管經略使威名益振治亦
清明仁恕多方所至稱最德宗賦中和節詩遣使香
籠賜世以爲榮還上表請爲道士未幾卒叔倫初以
淮汴寇亂魚肉江上携親族避地來鄱陽肄業勤苦
志業清虛閉門卻掃與處士張泉甫朱放蔡厚范張
之期曾不虛月詩與悠遠每作驚人句有逆稱十卷今
傳于世

唐才子傳卷五

六

張仲素

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隨榜進士與李翱呂溫
同年以中朝無援不調潛耀久之復中博學宏詞始
任武康軍從事貞元二十年遷司勳員外郎除翰林
學士時憲宗求虛給詩文遺草勅仲素編集進之後
拜中書舍人仲素能屬文法度嚴確魏文帝有云文
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此言得之矣其每詞
未達而意先備也善詩多警句尤精樂府往往和在
宮商古人有未能慮者集一卷及賦樞三卷今傳

呂溫

溫字和叔河中人初從陸贄治春秋梁蕭爲文章貞
元十四年李隨榜及第中宏辭與王叔文厚善驟遷
左拾遺除侍御史使吐蕃留不得還明年溫在絕域
常自悲惋元和元年遷進戶部員外郎與實華羊士
謁相愛華爲中丞溫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久不
報吉甫病夜召衛士輩等因奏之事見羣傳上怒
貶筠州再貶道州刺史詔徙衡州卒官所溫藻翰精
靡一時流輩咸推尚惟險躁爾怪而好利今有集十
卷行于世

張籍

唐才子傳卷五

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封孟神榜及
第授秘書郎太祝除水部員外郎初至長安調韓
愈一會如平生歡才名相許論心結契愈力薦爲國
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責諷於愈愈亦不忌之時朝
野名士皆與遊如王建買島于鶴孟郊諸公集中多
所贈答情愛深厚皆別家千里遊宦四方瘦馬羸童
青衫烏帽故每遲遲於風塵必多感愾之恩衛孟命
素又見於同志者乎聲調相况况味頗同公於樂府
古風與王司馬自成機軸絕世獨立自李杜之後風
雅道喪至元和中暨元白歌詩爲海內宗匠謂之元
和體病格稍振無愧洪河砥柱也樂天贈詩曰張公
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仕終
國子司業有集七卷傳于世

雍裕之

裕之蜀人有詩名貞元後數舉進士不第飄零四方
爲樂府極有情致集一卷今傳

權德輿

德輿字載之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河
涉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
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中間累上書

唐才子傳卷五

六

直言逸起居舍人貞元十五年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憲宗初歷兵部侍郎太子賓客以陳說謀略多中元
和五年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覺悟人主爲輔相尙寬不甚
察察封扶風郡公德輿能賦詩工古調樂府極多情
致積思經術無不貫綜手不釋卷雖動止無外備其
醜醜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和間爲鳳神羽儀有文
集今傳楊嗣復爲序

長孫佐輔

佐輔朔方人舉進士下第放懷不羈弟公輔貞元間

爲吉州刺史遂往依焉後不願宦隱居以求志然風流飄蕪一代名儒詩格詞情繁辭不雜卓然有英邁之氣每見其擬古樂府數篇極怨慕傷感之心如水中月如鏡中相言可盡而理無窮也集今傳

楊衡

衡字中師晉人天寶間避地西來與符載李暉李潛同隱廬山結草堂於五老峯下號山中四友日以琴酒寓意雲月遺懷衡詩工苦於聲韻奇拔非常格取窺其涯淡嘗吟罷自贊其作抵掌大笑長謔曰一一鶴聲飛上天謂其響徹如此人亦歎伏試大隱評事

唐才子傳 卷五

往來多山僧道士爲方外之期詩一卷今傳于世

唐才子傳卷第五

唐才子傳卷第六目錄

- | | | | |
|-----|-----|-----|-----|
| 白居易 | 元稹 | 李紳 | 鮑溶 |
| 張又新 | 殷堯藩 | 清鑾 | 無可 |
| 熊藩登 | 李約 | 沈亞之 | 徐凝 |
| 裴夷直 | 薛濤 | 姚合 | 李康 |
| 韋孝標 | 施肩吾 | 袁不約 | 韓湘 |
| 韓琮 | 韋楚老 | 張祐 | 劉得仁 |
| 朱慶餘 | 杜牧 | | |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卷第六

白居易

西城 辛 文房 撰

居易字樂天太原下邳人弱冠名未振觀光上國謁顧况况兵人侍才少所推可因諱之曰長安百物皆貴括大不易及覽詩卷至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焚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歎曰有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爾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下進士拔萃昔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召拜翰林學士

唐才子傳 卷六

士慙左拾遺時盜殺宰相京師洶洶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權臣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賦新井篇言既浮華行不可用貶江州司馬初以熟庸暴露不宜實無他屬佛怒毒黨遠失志亦能顧所遇託浮屠死生說忘形骸者久之轉中書舍人知制誥河朔亂兵出無功又言事不見聽乞外除爲杭州刺史文宗立召遷刑部侍郎會昌初致仕卒居易累以忠鯁遭擯乃放縱詩酒既復用又皆幼善仕憤頓爾索莫卜始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等結淨社疏沼種樹構石樓臺入鄆灘爲遊賞之樂茶鍾酒杓相繼嘗科頭箕踞談禪詠古晏如也自號醉吟先生作傳語好佛亦經月不葷稱香山居士與胡果吉皎鄭據劉真虛員張渾如滿李文爽燕鶯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時人慕之繪九老圖及詩以六義爲主不尙麗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同解明後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雜林園行買售於其園相率篇百金僞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厚深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元公好神仙自製飛鸞履香履足如蟻煙蓬冉冉生雲初來九江居廬阜山下作草堂燒丹

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賞
爲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
三卷並行于世

元稹

稹字微之河南人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書判人
等補校書郎元和初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數上書言
利害當路惡之出爲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獄東
川還次敦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即仇怒擊
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威失憲臣體取江陵士曹
參軍李勣等論其狂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詩
變體往往宮中樂色皆誦之呼爲才子然稹屬雖廣
樂府專其警策也初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長慶
中崔進其歌詩數千百篇帝大悅問今安在曰爲兩
宮散郎權詞部郎中知制誥儀通中書舍人翰林承
旨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以稹舉動浮薄朝
廷雜笑未幾能然素無檢束輕不爲公議所佑除武
昌節度使卒在越時辟實華章工詩日韻和故饒湖
秦望之前益備時號兩亭絕唱微之與白樂天最密
雖骨肉未至愛慕之誠足喻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
契唱和之多無如二公者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及

唐才子傳卷六

小集十卷今傳○夫松栢飽風摧而後勝榮槿之任
人必勞俄空乏而後無充調之態暑早必氣銷氣銳
則志驕志驕則欲怨先達者未足喜慶成者或可賀
况慶弔相望於門闕可不慎哉人評元詩如李龜年
說天寶遺事貌神而神不傷况尤物移人侈倖遷性
足見其舉止浮薄神色驕矜不容勝已至至庸庸委
胎笑於多士其來尙矣不謹細行終崇大德豈不聞
言行君子之權機榮辱之主邪古人不耻能治而無
位耻有位而不能治也

李紳

唐才子傳 卷六

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黃榜進士與皇甫
暹同年補國子助教穆宗召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
舍人武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紳爲人短小精
敏於詩時人號爲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稱三俊
兼名進昔遊多紀行之作又批答一卷亦傳初爲壽
州刺史有秀才郝澤年甫弱冠應百篇科紳命題試
之未昏而就警句佳意甚多亦有集今傳

鮑溶

溶字德源元和四年舉進士第與楊汝士一時
李端公益自少同相爲忘形交初隱江南深山中其
家貧苦氣節自如構葺四方間設有所作皆是絕唱
過龍顧古天山大阪泉水鳴咽分瀉四下賦詩曰龍
頭水千古不盡聞生歸蘇屬國死別李將軍細響風
調草清哀屬人雲其誓絕大槩如此古詩樂府可稱
獨步蓋其魄力宏壯才膽學博古格近體獨擅泉長
情飄蓬薄宦客死三川有集五卷今傳

裴又新

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應宏辭第一又爲京兆解
頭元和九年禮部侍郎舉其之下狀元及第時號爲
源三頭應舉爲廣慶聖事感福關爲力領勇勳事幸
相李逢吉隱重其人召在八關十六子之目逢吉
山南節度表爲司馬坐由伍事貶官李渭專政又新
復見川後竟坐事請遠州刺史仕終左司郎中善爲
詩恃才涉傲未免有矯激之言見於著什書曰我少
年擅美名重不欲仕惟得美妻平生足矣委揚虔州
女有德無色承快快後遇淮南李紳進上得一歌姬
與之偕老喜嗜茶恨在陸羽後著煎茶記一卷及詩
文等行于世

殷亮

亮字秀州人稟性簡靜眉目如畫工詩文耽邱壑之

越嘗曰吾一日不見山水與俗人談便覺胸次塵土
堆積急將醜醜之聊可解種元和九年車真之放
榜堯藩落第揚尚書大爲稱屈未幾擢進士第數年
爲承樂縣令一介之官潔奉不下堂而人不忍欺
陶詩曰古縣蕭條秋景晚昔時陶令亦如君頭巾
洗酒臨黃菊手板支頤向白雲百里豈能容驛足九
霄終自別雞羣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閣下聞
及與沈亞之馬戴爲詩友贈答甚多後仕終侍御史
亮藩初遊章應物門蕭相契合至長沙於尚書李
翺席上有舞拓枝者容語悽愴因感而賦詩以贈曰
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
識可憐紅粉淚雙垂衆客驚問之果卓公愛姬所生
女也相與吁歎翺即命削丹膏於寶館中擢士樞之
今有集一卷傳世皆鏗鏘蕭蕭之作也

清塞

清塞字南鄉居廬嶽爲浮屠客南徐最久後來少室
終南間俗姓周名實工爲近體詩格調清雅與賈島
無可齊名實屬中興合守備塞因攜書投刺以丐品
第合廷待甚優見其哭僧詩云凍蠶亡夜刺遺傷病
中書大變之因贈以冠巾使復姓字時居夏臘欲登
初心竟住依名山前每宿自撰詩一卷今傳

無可

無可長安人高僧也工詩喜爲五言初賈島棄俗時
同居青龍寺呼島爲從兄與馬戴合屬立唱酬甚
多律調謹嚴思清遠想以象外得其理中有如
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又如微風下菰木過境入
山如此新奇當時翕然稱妙以其情景來到也集一
卷今傳

熊孺登

孺登鍾陵人有詩名元和中爲西川從事與

劉賓客善賭客頗多凡屬下筆無不言語妙天下如江流如箭月如弓行盡三湘數夜中無奈子規知向

李約

約字存博沂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為兵部員外郎與主客員外張說極契每聯牀共話達旦不寐

陸才子傳 七

無交濟公海內名臣多藏古今玩弄約愈好之几案之間必置古銅怪石法書名畫皆感代所寶者最喜與雅士清談或終日彈琴煮茗心曠不及塵事也嘗

沈亞之

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賀交好學不第為歌以送歸元和十年侍郎崔華下進士溇原李業

徐凝

凝睦州人元和間有詩名方千誦事之與蕭肩吾同里閉日親聲調無進取之意交友放勉之始遊長安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吳人元和十年禮部侍郎崔華下進士仕為中書舍人武宗立以罪貶驪州司戶宣宗時為

薛濤

濤字洪度成都樂妓也性聰慧精翰墨居浣花里種

陸才子傳 九

高僧滿門傍東北即上長安道也往來留連者不少元和中元微之使蜀密以求訪府公嚴司空知之遣

姚合

合陝州人宰相崇之曾孫也以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泥塗得解榜及第歷武功

陸才子傳 十

主簿富平萬年尉實應中除監察御史遷戶部員外郎出為金杭二州刺史後召入拜刑戶二部郎中諫

李康

康宰相程之子也少有志氣業擅書畫慨然而不屑苟就遂困場屋中作下第詩曰榜前曾制淚兼裏獨嫌

李孝標

李標字道正錢塘人李紳鎮淮東李標參座磨有詩名時譽雲神命札請賦李標案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虛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蓋是三軍喜氣消李大稱賞薦於主文元和十四年禮部侍郎慶承主試進士及第授校書郎於長安將歸嘉慶先寄友詩曰及第全憑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快眼看紳道見寄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鑄若是真金不鍊金十載長安方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李標斷謝所借氣字套急終不大用太和中嘗爲山南道從事試大理評事仕終秘書正字有集一卷傳世

施肩吾

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榜進士第謝禮部陳侍郎詩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不待除授即東歸張籍羣吟僞肯知其有仙風道骨字戀人間升斗耶少存箕穎之情故拍浮詩酒拳擊煙霞初讀警五行俱下至是授真筌於仙長遂知逆順顛倒之法與上中下精氣神三關返元之義以供州西山十二真君羽化之地墓其真風高蹈於

唐才子傳

三

此題詩曰重道氣結成神玉關金堂逐日新昔數西山得道者兼余即是十三人前嘗賦閑居遺興詩一百韻頗述初心盛行于世著辨疑論一卷西山傳道會真等記各一卷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爲三住第一卷及所爲詩十卷自爲之序今傳

袁不約

不約字遺朴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太和中以平判人等調官有詩集傳於世

韓湘

湘字清夫愈之姪孫也長慶三年禮部侍郎王起下

唐才子傳

六

進士落魄不羈見越苦吟務高遠及勉以經學日湘所學公不知耶因賦詩以遠志云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琉璃波凌量阻釋骸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沙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羸藏世界三尺新妖邪解造邊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看仙葩公笑曰子能奪造化乎湘曰此事甚易公爲開樽湘聚土噴水以盆覆之頃刻開碧花二朵花片上有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甚怪異未喻其意曰他日驗之遂遠去未幾公以諫佛骨事謫潮州刺史一日途中見有人冒風雪從

唐才子傳

五

林嶺間來視之湘也再拜馬前曰公憶花上之句乎因詢其地卽藍關嗟嘆久之解鞍命酌因足成前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豈期衰朽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贈詩曰人才爲世古來多如子雄文就可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御抽身上上煙霜湘笑而不答獻詩別公曰舉世都爲名利醉惟吾來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遂別竟不知所終

韓琮

琮字成封長慶四年李舉榜進士及第大中中仕至湖南觀察使有詩名多清新之製編不如也達水送別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官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路日晚望云秦川如帶渭如絲去國還家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橫花多是斷腸枝如此等句膾炙人口餘極多皆稱是有集一卷傳於世

章楚老

楚老長慶四年中書舍人李宗閔下進士仕終國子祭酒工詩氣既沈雄語亦豪健所作古樂府居多祖

龍行曰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覺結祖龍一夜死沙邱胡亥空隨鱗魚腹腐肉偷生二千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隴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乘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掀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僕僕頗多俱當剖目今並傳

張祐

祐字承吉南陽人來寓姑蘇樂高尙稱處士屬情雅思凡知己者悉當時英傑然不業程文元和長慶間深爲令狐文公器許公鎮天平自草表薦以詩三百首獻于朝辭略曰凡製五言包含六義近多放誕雖有宗師祐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流舉所推風格罕及謹以繕錄詣光順門進獻望宣付中書門下祐至京師屬元稹號有城府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祐之詞藻上下稷曰張祐雖小巧壯夫不爲若獎微太過悉變陛下風教上顧之由是寂寞而歸爲詩自悼云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遂客淮南時杜牧爲度支使極相善待贈何云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祐苦吟琴每喚之皆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華豈惜故章乎性愛山水多遊名寺如杭之靈隱天台蘇之靈巖榜仰常之惠

唐才子傳

七

山香權潤之甘露招隱往往題詠唱絕同時崔涯亦工詩與祐齊名願自放行樂或乘輿北里每題詩青樓譽之則聲價頓增毀之則車馬掃迹涯尙義有俠詩云太行橫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嘗共調淮南李相祐稱釣鼈客李怪之曰釣鼈以何爲竿日以虹以何爲釣曰新月以何爲餌日以短李相也神壯之厚贈而返晚與白樂天日相乘譚諱樂天議以足下新作憶和枝云駕鸞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乃一同頭耳祐曰都薄之謂是也明公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

泉雨茫茫都不見又非目蓮尋母邪一座大笑初
過廣陵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
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於丹陽
隱居人以爲謫云詩一卷今傳○衛遜伯玉孫爲
君子令孤公其庶幾乎元稹則遠矣十譽不足一
有餘其事業遠深於此可以觀人也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積謂所難臨環而積所爲有不是是耶思賢
誠能避戶而嗟略已而過人者穿窬之行也諸能以
處士自終其身聲華不借鑿舉而高視當代至今稱
之不遇者天也不泯者亦天也豈若彼取客阿附貽
議於適從何來者哉

劉得仁

得仁公主之子也長慶間以詩名五言清警獨步
壇自開成後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貴戚皆顯仕得
仁獨苦攻文備立志不獲科第必不願備人之爵也
因頓名場二十年竟無所成披跡幽隱未嘗取歌有
寄所知詩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稱翻合浮議者
不許九霄蠶髮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懸金
玉難合同流而不厭於庸粹端能確守格律掃治弊
激甘心窮苦不及汲於富貴王孫公子中千載求一
人不可得也及卒僧相白弔之曰何苦爲詩身到此
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
始有詩一卷行於世

朱慶餘

慶餘字可久以字名閩中人寶曆二年裴球榜進士
及第授秘書省校書得張水部詩旨氣平意絕社中舊
匠也名稱當時有集一卷今傳

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屬文太和二年韋務樞進士
與厲元同年未第前來東都時主司徒鄭絳爲太學

唐才子傳卷六

三

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業爲明君
選才僕敢不薄處塵露向偶見文士十輩舉揚眉抵
掌共讀一卷文詞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
王佐才也因出卷指秀朗誦之聞大加賞曰讀公與
狀頭郎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郎第五人更否則請
以賦見還辭容激厲郎曰諸生多言牧疎曠不拘刑
行然教依所放不敢易也後又舉賢良方正科人倫
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
掌書記拜御史舉遷左補闕歷黃池鹽三州刺史
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
爲巖巖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刑病動切機宜尤深
諳兵法盡心時事嘗以從兄怵更歷將相而已因嘆
快快難卒卒年五十臨死自寫墓誌焚去文稱過半
其詩情豪邁語率驚人時以擬杜甫呼大杜小杜以
別之後人評牧詩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謂詞快奮
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風情纏綿不能自遏時淮南
稱繁盛不減京華且多名姬牧恣心賞牛相敬衛吏
義杜書記平安貼子至盈儀牧御史分司洛陽時李
司徒開居家放爲當時第一宴朝士以牧風憲不敢
邀牧因遣使諷李召已既至日聞有紫雲者妙歌舞

孰是卽贈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
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袖一時回意氣閑選傍若
無人座客莫不稱異太和末往湖州契合一女子方
十餘歲約以十年後吾來與郡當納之結以金幣酒
局埤入相上殿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從
人而抱離矣賦詩曰自恨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
芳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此其大槩
也凡一有所奉聚莫不情見于辭詞葉葉川有樊川
集二十卷及註孫子并傳同時有嚴憚字子重工詩
與牧友善以問春詩得名昔聞有集今無之矣

唐才子傳卷六

唐才子傳卷第七目錄

- | | | | |
|-----|-----|-----|-----|
| 楊發 | 李遠 | 李敬方 | 許渾 |
| 雍陶 | 賈島 | 伍喬 | 陳上美 |
| 李商隱 | 曾龜 | 薛逢 | 趙嘏 |
| 薛能 | 李宣古 | 李益 | 姚鵠 |
| 項斯 | 馬戴 | 孟運 | 任蕃 |
| 顧非熊 | 曹鄴 | 鄭鵬 | 劉勣 |
| 方干 | 李頻 | 李華玉 | |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卷第七

西域 辛 文秀 撰

楊發

發太和四年禮部侍郎鄭潛下第二人及第工詩亦當時聲韻之偉者今述其宿黃花館云孤館蕭條槐葉稀暮蟬聲隔水驚微年年為客路長在日日送人身未歸何處離鴻送浦月誰家愁婦搗寒衣夜深不卧兼猶推數點殘螢入戶飛劉亮清新願驚凡聽恨其出處事跡無從稽考也有詩傳世

李道

唐才子傳

遠字求古太和五年杜陽榜進士及第蜀人也少有大志超邁流俗為詩多逸氣五形成文早歷下邑詞名卓然宣宗時宰相令狐綯進奏擬進杭州刺史上曰朕聞遠詩有青山不厭千杯白長日惟第一局棋其疎放如此豈可臨郡理人綯曰詩人托此以寓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在觀之至果有治聲性簡儉喜嗜鸞鳴貴客經過無他贈厚者祇願一雙而已後歷忠建江三州刺史仕終御史中丞初牧宣城求天寶遺物得秦僧收楊妃襪一補珍愛之偶不至好會李季玉校書自湖湘來過九江道厚遇之談笑承日翠玉話及向賦黃陵廟詩忽動朝雲暮雨之情默然以對遠曰僕自獲凌波片玉幸敢輕香每一見之未嘗不神馳馬下也遠更相戲笑賦詩事洩致被法家所譴蓋情深難禁未免風動於微辭間也有詩集一卷今傳

李敬方

敬方字中慶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太和年中仕為徐州刺史後坐事左遷台州刺史有詩一卷傳世

許渾

渾字仲晦潤州丹陽人國師之後也太和六年李珣

唐才子傳

榜進士為宮塗太平二縣令少書學勞心有術贏之疾時常隱几伏枕久之起為潤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歷度部員外郎遷鄂二州刺史嘗分司宋方買田築室後抱病退居丁卯潤州村舍暇日惟登所作遂以成集渾耽於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懷古具見壯心其格調豪邁猶強弩利發牙蘆急蓄勢以發也至今慕者極多往往兩是驪龍之照夜珠也早歲嘗遊天台仰看瀑布旁流云以辨方廣於非煙巖石橋於懸壁登涉登程窮覽出勝詎孫韓古賦毅然有追羅前人之想以存不朽再二季味徘徊不忍去以王事不果有負初心後畫夢登山有宮閣凌虛問曰此豈嘗也少頃見有數人方飲招潭就坐善尚能一佳人出雲求詩未成夢破後吟曰驪入瑤臺露氣清庭中惟見許飛瓊凡心未斷塵緣在十里雲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山中佳人曰子何題余姓名於人間遂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矣渾才思翩翩仙才所愛夢寐求之一至于此昔子建賦洛神人以爲從閨虛語亦以是謂莊誕不信未幾遂卒有詩二卷今傳

雍陶

唐才子傳

主

陶字國鈞成都人工於詞賦少貧道蜀中亂後播遷蜀廣有詩云貧富多病日開過少年時太和八年陳寬榜進士及第一時名士咸傳其作然傳才傲職稱於蜀屬其勇安李飲之下第歸三載有詩寄陶云地近衝動雖少屬水連巴蜀豈無得詩頗愧遠通問不絕大中大六年授國子毛詩博士與賈島殷堯藩無可徐凝章孝標友善以琴樽詩論相娛長安中大中末出刺簡州才名益重自比謝靈運柳吳興國初諸人書報耳實至必伴伴性學投費者少得通秀才為道明時稱捷因罷舉請調給調者曰與太

守有故陶側履迎見呵責曰與足下素昧平生何敢之有焉曰謫公詩文室邇人遠何隔平生吟陶詩靈聯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日遲遲未知又開門客到常如病滿院花開未是貧又江聲秋入賦而色夜侵樓等句陶多其義已厚贈之其自負如此後為

州刺史郭外有情畫橋乃分秋祖別之所贈送晉面怪之遂於上立候館改名折柳橋取古樂府折柳柳之意題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呼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之離恨一條條甚賸次當時後辭榮開培應歡養病把俗與塵事無關矣有唐志集五

卷今傳

唐才子傳

四

賈島

馳太和九年鄭權榜進士初負才學踴躍名場往來公卿間播登羅履莫伸其志嘗入關賦詩云河上風來關頭樹初逐今朝關城吏又見孤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念主司得聞有憐才之意遂放第不甚顯官詩文俱得美譽後來文士集中多稱賈先舉其名譽為時所重云有集傳世

伍喬

喬少隱居廬山讀書工為詩與杜牧之同時權第初齊與張洎少友善洎時仕翰林學士喬嘗優異喬時任歙州司馬自傷不遷作詩寄洎戒去僕曰侯與喬莫即投之洎得報云不知何處好銷憂公退攜樽即上樓聽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達帝王州黃山向曉盈軒翠影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洎動客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卒於官今有詩二十餘篇傳于世

陳上美

上美開成元年禮部侍郎高錡放榜第二人登科以詩鳴當時間作悉佳製論其骨格本峭但少氣耳有

集今傳○夫人死花病年志在希賢希聖者欲此身不朽於天壤也或有其目為大儒而盛名不承或有或位高金多望隆懷重生前赫赫死後悠悠反不若腐草之尚得為螢枯楊之猶能生楊也傳中諸人不皆望族非盡貴官惟一詠一吟垂名千載且所得未必盡揚雄班馬之才而世遠年湮竟家粒戶誦豈不是傳其所當傳而重其所當重耶烏可以詩為小道而忽諸

李商隱

商隱字義山懷州人也令狐楚奇其才使遊門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開成二年高鏞知貢舉楚與鏞善鏞譽甚力遂擢進士又中拔萃楚又奏為集賢校理楚出王茂元鎮興元素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除侍御史茂元為牛勳士林喉痛商隱以為白圭有玷其疎遠之來京久不調更依桂林總管鄭亞府為判官後隨亞誦州三年始回求援於宰相竊竊其無骨幹隨波逐塵從小人之辟遂謝絕之後於重陽日重又趨謁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又云那君官重應行馬東閣無因許再

唐才子傳

竊竊見之惻然適補大學博士柳仲郢節度中州辟為判官商隱廉介可畏出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未幾入拜檢校吏部員外郎罷客榮陽卒商隱工詩高邁奇古言深旨遠及從楚學則華實並茂青出於藍每喜用典於寫景言情之外必旁徵遠引精切不移人人謂其橫絕前後時溫庭筠段成式各以濃麗相勝號三十六體評之者謂此詩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精麗辭新未可與商隱同年而語也隱初得名薄遊長安向希知識因投宿逆旅有京客方酣飲賦木蘭花詩

就呼與坐不知為商隱也隱和詩云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客問姓名大驚稱異時白樂天致仕極喜商隱文章謂曰我死後得為爾兒足矣白死數年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長殊鄙溫飛卿戲曰如爾為侍郎後身不亦忝乎隱又生子名資師異常聰俊商隱詩云妾隨我嬌兒英秀乃無匹此或白之後身也商隱自號玉溪子其文自成一格學者謂為西崑體也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並傳于世

喻龜

龜昆陵人開成五年李德實榜進士仕為烏程縣令有詩名晚唐風格既變龜亦稍涉柔靡高古之氣無有所可法者陳言之務去耳後來才子皆得喻先輩向慕之情足見也同時薛逢亦工詩見詩一卷並傳洞庭集一卷今並傳

薛逢

逢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元年崔規榜第三人進士萬年尉未幾佐河中幕府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懇切以諫畧高選顯布衣中與劉柔交而柔才出逢下故易柔及柔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柔狠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不可乃出為巴州刺史初及第與楊收王鐸同年而逢文藝最優收輔政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銜之斥為逢繙二州刺史及鐸相遂又賦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怒中外郎之逐福復遷秘府監卒逢晚年相晤官途當策竊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緩行而出儀從整肅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日遲避新郎君逢驢然因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可羨三五少年

時也會東塗西抹來其人辟易○蓬天資木高學力亦賤故不甚苦思而棄選之態自見卒然成章未免失諸淺露然亦當時所尚非離羣絕俗之謂夫道家三寶其一不放為天下先前人者敦肯後之加人者孰能受之觀逢恃才傲物矜憤几輩而喋喋晉齒則招人避而集眾怨也果撰遠方寸進尺退至龍鍾而猶自憤不已蓋深可惜焉亦深可惜焉有詩集十卷又別紙十三卷賦集十四卷今並行

趙嘏

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鄭言榜進士大中中仕為渭南尉一時名士大夫極稱道之嘏以官卑不得志宜宗雅知其名同宰相趙嘏詩人曾為好官否可取其詩進覽讀其卷首題秦詩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說事履履當早秋賦詩曰殘星數點屬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杜牧之呼為趙倚樓賞歎之也又初有詩落句云早晚脫粗服身事了水邊歸去一聞人仕塗厄塞豈其識賦報家選爽達交接相出入館閣如親屬然能以書生令遠近契重所謂一日名動京師三日傳滿天下者有自來矣嘏然仙尉追蹤梅市亦不惡耳先嚴家浙西有美姬甚愛之及北上留侍母中元遊鶴林寺浙帥窺見說之奪歸明年報及第自傷賦詩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風使君帥聞之殊慘然遣介送糧入長安時報方出關途次橫水驛於馬上相遇姬因抱報痛哭信宿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嘏思慕不已臨終目有所見時方四十餘今有渭南集及編年詩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述自始生至百歲賦一首二首總得一百一十章今並行於世

唐才子傳

薛能

能字太淵汾州人會昌六年秋懷恩榜登第大中末
嘗判入等中選補蓋臣尉辟太原陝隴河陽從事李
福鎮滑臺表置觀察判官歷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
福徙陝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攝嘉州刺史進朝選
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為同州刺史京兆大尹出帥
咸化入授工部尚書復度徐州徙鎮忠武廣明元
年徐軍成敗水經許能以軍多懷德憲營館於許城
許軍懼見襲大將周岌乘隙疑怒因為亂逐能據城
自稱留後數日殺能并屠其家能治政明察嚴絕請
謁耽於詩日賦一章為課性喜成人格律獨關蹊徑

唐才子傳

好高論嘗以第一流自居罕所當意時到得仁權
稱持詩造能能以句斷云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
蓋讀其無雙體也輕人如此故易取怨晚節尚浮屠
奉法唯謹性益傲物卒致身罹奇禍惜哉開藩時每
易武吏嘗命其子屬琴瑟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渠
消弭矣得耳今有集十卷及繁城集一卷傳焉

李宜古

宜古字垂後潯陽人會昌三年盧肇榜進士又遷宏
辭科工文極俊有詩名性謙淡多所諷諭時杜悰尚
主出守邊陽宜古在館下數陪宴賞諧謔既深悰不
能忍忿其戲已辱之使卧於泥中衣冠顛倒長林公
主素惜其才勸曰尚書獨不念儲耶學文待士如此
那得不賜之譽乎遣人扶起更以新服設宴中堂使
宜古賦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
栗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能女顏如玉
解飲新那眼似刀爭奈夜深拋棄命舞來投去使人
勞杜公賞之敬禮如初奈數奇無印殺書務真自終
後悰二子育休儒休音中第人曰非母賢待師不足
成其子今諸集往往載其作有英氣調頗清麗惜
不多見弟宜遠亦以詩鳴今傳者可數也

唐才子傳

鶴翁
鶴字居雲會昌三年禮部尚書王起下進士常出入
當時名士公卿席幕雖史才文價俱不甚超而才名
流播亦自有不可沒者詩一卷今傳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四年王起下第二人進士
始命潤州丹徒縣尉卒於任所開成之際聲價藉甚
特為張水部所知賞故其詩格頗與水部相類清妙
奇絕鄭少師燕贈詩云項斯避水部誰道不關情斯
性疎曠溫飽非其本心初染草屢於朝陽舉前觀視
清高榜榜字宙戴菊花冠披鶴氅衣就松陰枕白石
飲清泉長哦細酌如此三十餘年晚汗一名殊屈清
致其五言如病當山藥獨黃起草堂低又客來因月
宿牀勢向山移下第云獨存過江馬強拂看花衣病
僧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又湖山萬疊翠門樹
一行春又一燈慈裏夢九陌病中春七言如月明古
寺客初到風度開門僧未歸宮人入道云將敲碧落
新碧碧初進昭陽舊賜筆之類不一而足皆警句也
揚敬之祭酒贈詩云幾度見君詩總好及觀標格過
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其名以此

唐才子傳

益彰矣集一卷今行

馬戴

戴字虞臣華州人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與
項斯趙嘏同榜俱有盛名初應辟佐大同軍幕府與
賈島許棠相唱答苦家貧為祿代耕歲歲求薄然日
事吟詠思筆清超如秋思一絕云萬木秋聲後孤山
夕照餘田園無歲計寒近憶燒燭調率如此後還國
子博士卒○戴詩壯麗居晚唐諸公之上優遊不迫
沉著痛快兩不相侔佳作也早耽幽趣其對里當名
山秦凡一壘赤日黃埃頓起凌雲之想結茅堂於玉

女沈頭盆下軒窗靜對懸瀑三十切在選多隱者
誰謂白頭從宦俸不醫貧徒與狼鴉之謂也有詩一
卷今傳

孟選

選字選之平昌人會昌五年易重榜進士有詩名尤
工絕句風流雅類皆宮商金石之聲與顧非熊同年
情甚相得有詩一卷行於世

任蕃

蕃會昌間入家江東常遊會稽嘗問初應舉進士
之京不第榜罷進調主司曰僕本寒鄉之人不遠萬
里手蓬赤日步水長安求一第蒙父母而不得待耶
豈不聞江東一任蕃家貧吟苦忍令其去如來日也
敢從此辭彈琴自娛學道自樂耳主司慚欲留不可
既歸江湖專事吟詠遊天台巾子峯題寺壁簡云覽
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裝前舉月照一江水
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百餘里欲回改作牛江水行
到題處已有人收矣後復有題者亡其姓名曰任蕃
題後無人繼寂莫空山二百年其才名若是凡作必
使人改視易聽如洛陽道云憶憶洛陽道塵下生春
草行者豈無家無人在家老舞鶴前結東爭去恐不
早百年路傍登白日車中曉求富江海秋取貴山嶽
小二端立在途奔走何由了蕃風度如此亦足想其
梗概矣有詩七十七首為一卷今所傳已非全文

唐才子傳

顧非熊

非熊姑蘇人况之子也少俊悟一覽輒能成誦工詩
譽揚遠近性嗜酒好辯頗雜笑言或機氣矜子弟既
犯眾怒排者紛然在舉場角戰三十年兩舉破人
耳會昌五年歲臘大夫陳商放榜初上拾閱非熊詩
顧至是怪其不第勸有司差所試文章追榜放令及
第到得仁賀以詩曰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

高昇早須逐聖主知授肝胎主簿不樂拜迎更厭... 遂因棄官歸隱王司馬送詩云江城柳色海門煙... 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傑布高蕭潭在草堂... 前一時儀別吟贈俱名流後不知所終或傳其任茅... 山十餘年一旦遇異人相隨入探告不復出云有詩... 一卷今行於世

曹勣

鄭守勣之桂林人舉不第為四怨三愁五情詩格... 甚高古時為舍人草慈所知力薦於禮部侍郎裴休... 大中四年張溫琪榜及第看榜日上主司詩云一醉... 桂岩猿九泣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如看雲杏園... 宴間呈同年云歧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 開青雲在平地又云忽忽出九衢童僕顏色異故衣... 未及換尚有去年屐又云永持共齊心莫起胡越意... 佳句類此者極多而志更刻苦仕至洋州刺史有集... 一卷今傳

鄭愚

愚字實光大中五年李郁榜進士有集一卷名津陽... 門詩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關謝求父老為詩百韻皆... 記明皇時事也

劉駕

駕字司南大中六年禮部侍郎崔暉下進士初與曹... 勣為友深相結俱工古風劉既擢第不忍先歸客長... 安中待駕成名迥同歸范蓋故山時國家復河隄故... 地有歸馬放牛之象駕獻樂府十章序曰駕生唐二... 十八年獲見明天子以德歸河隄臣得與天下夫婦... 復為太平人恨眼且賦不得拜舞上前作詩十篇雖... 不足貢聲六廟形容盛德願與耕稼陶漁古歌江湖... 田野間亦足自快詩奏上甚說累懸建官駕詩多比... 興合善體無定規意盡即止為時所宗今集一卷行

於世

于子飛雄桐廬人幼有清才惟拙於營務大中中舉... 進士不第隱居鏡中湖北有茅齋湖西有松島每風... 清月明攜樽子臈曳輕棹往返甚愜素心所居水木... 幽闌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貧蓄古琴行吟醉臥以... 自娛徐凝初有詩名一見于尋之遂相師友因授格... 律于有贈凝詩云把得新詩草更論時謂反語為村... 裏老疑于謙謂非也于貌陋氣缺性喜凌侮王大尺... 廉問新東禮選于至溪三拜人號為方三拜王公嘉... 其操將薦於朝託吳融草表行有日矣王公以疾逝... 事不果成于早歲計偕往來南京公卿好事者于... 納而志終未得遂歸無復榮辱之念浙間凡有詞... 名勝輒造主人留題幾遍初李類學于為詩類及第... 詩僧清遠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猶灌園成通未卒... 門人相與論德述跡曰立英先生樂安孫仰等擬... 其遺詩三百七十餘篇十卷王贊論之曰優肌條... 骨水堂遺物雖有自將不吮餘情履不莖芥若不... 蕪當其得志快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往御本... 曰其秀也仙葉於常花其鳴也盡屬於東響觀其所... 述論不過矣○昔野妻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問... 曰先生終何以謚妻曰以康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 腹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美死不... 榮何樂而益為康妻曰昔先生國君用為相辭不... 受是有餘貴也君僕粟三十鍾辭不納是有餘富也... 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 不遺遺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諡之以康不亦... 宜乎方于草布之士生稱高向死諡立英其梗概大... 節庶幾乎野妻者耶

方干

李類

類字嶽新越州海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廣記覽於... 詩特工與同里方干為師友給事中姚合時稱詩類... 類不憚于卑巧其品第合見類大加獎賞且愛其標... 格即以女妻之中大八年類標榜進士調校書郎... 為南慶主簿試判入等選武功令類性耿介難干以... 非理讓饑民賊豪右職輔多倚賴之其行事卓卓可... 傳龔宗嘉之賜緋銀魚推待御史守法不阿遷都官... 員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則布條教以澄怡下時盜... 所在衝突惟類類以安未幾卒官其櫬還鄉時父... 老相與扶柩哀悼葬永樂州為立廟於梨山歲時致... 祭診必禱獲佑至今類詩雖出晚年體製多與劉隨... 州相抗聲嚴風謹慘逼人有詩一卷行於世

李羣玉

羣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 詠自適詩筆遒麗文體丰妍好吹笙美輪墨如王胡... 子弟別有一種風流親友強之赴舉一上即止妻相... 公休觀察湖南厚禮延致之郡中憐之曰處士誠... 稱健王浮雲富貴名高而身不知神實寧久棄荒途... 子其行矣大中八年以羣澤臣東京詣闕上表自進... 詩三百篇休適入相復論薦上說之特授弘文館校

李類

類字嶽新越州海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廣記覽於... 詩特工與同里方干為師友給事中姚合時稱詩類... 類不憚于卑巧其品第合見類大加獎賞且愛其標... 格即以女妻之中大八年類標榜進士調校書郎... 為南慶主簿試判入等選武功令類性耿介難干以... 非理讓饑民賊豪右職輔多倚賴之其行事卓卓可... 傳龔宗嘉之賜緋銀魚推待御史守法不阿遷都官... 員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則布條教以澄怡下時盜... 所在衝突惟類類以安未幾卒官其櫬還鄉時父... 老相與扶柩哀悼葬永樂州為立廟於梨山歲時致... 祭診必禱獲佑至今類詩雖出晚年體製多與劉隨... 州相抗聲嚴風謹慘逼人有詩一卷行於世

李類

類字嶽新越州海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廣記覽於... 詩特工與同里方干為師友給事中姚合時稱詩類... 類不憚于卑巧其品第合見類大加獎賞且愛其標... 格即以女妻之中大八年類標榜進士調校書郎... 為南慶主簿試判入等選武功令類性耿介難干以... 非理讓饑民賊豪右職輔多倚賴之其行事卓卓可... 傳龔宗嘉之賜緋銀魚推待御史守法不阿遷都官... 員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則布條教以澄怡下時盜... 所在衝突惟類類以安未幾卒官其櫬還鄉時父... 老相與扶柩哀悼葬永樂州為立廟於梨山歲時致... 祭診必禱獲佑至今類詩雖出晚年體製多與劉隨... 州相抗聲嚴風謹慘逼人有詩一卷行於世

把杜蘭之精靈款君門以披懷香一命而消跡風景
 滿目復何讓於古人故其格調清越而多登山臨水
 懷人送歸之作如送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清壁東
 海水看取淺深愁等句已曲盡瀟灑坎壈之情壯心
 千里不擾於方寸亦大難矣

唐才子傳卷第七

一元

唐才子傳卷第七

唐才子傳 卷七

唐才子傳卷第八目錄

李 鄧	儲嗣宗	劉 洽	陳 陶
鄭 巢	于武陵	來 鵬	溫庭筠
李昌符	魏玄機	邵 謁	于 貴
趙 牧	翁 毅	汪 燧	沈 尤
李山甫	曹 唐	皮日休	陸龜蒙
司空圖	僧虛中	周 敏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卷第八

西域 辛 良史 撰

李鄧

鄧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鑄榜進士及第初居餘杭出
 有山水之興入有琴書之娛疏於馳競歷為藩鎮從
 事後拜侍御史鄧工詩理密辭閑字字珠玉清麗處
 極能寫景狀懷每使人竟日不能釋卷與清寒買鳥
 最相善時塞遠俗聞島尋卒鄧重來錢塘音書俱絕
 感而賦詩曰初到城中事事傷感休還俗買生亡誰
 人收得詞章篋獨我重經苔藓房一命未嘗為逐客
 萬緣初盡別空王蕭蕭竹塢殘陽在芙蓉閣階雪擁
 滿其他舊句率類此有集一卷今傳

儲嗣宗

嗣宗大中十三年孔緯榜及第與顧非熊先生相結
 好大得詩名苦思寡索所謂逐句留心每字著意悠
 然皆塵外之想覽其所作如見其人警聯如蘇毛詩
 世女白髮入靈壺又片水明在野萬華深見人又黃
 鶴有歸語白雲無忌心又蟬鳴月中樹風落客前花
 又池亭千里月煙水一封書又鶴語松上月花明雲
 裏春又一酌水邊酒數聲花下琴又宿草風悲夜荒
 村月弔人哭影先生云空階鶴戀丹霄影秋雨苔封
 白石林煙隔野云烏啼碧樹開臨水花滿青山靜掩
 門等句皆時流所當避舍者也有集一卷今傳

劉洽

洽字重靈魯國人也體貌魁梧尚氣節善飲酒談古
 今令人終日不倦慷慨憤古率見詩篇大中八年禮
 部侍郎鄭薰下進士榜後調謝靈謂曰初謂劉君銳
 志一第不足介其意別來三十載不相知聞誰謂今
 白髮紛紛矣調業原尉與李頌同年詩極清麗句法
 絕類趙振許渾若出一綉然詩一卷今傳

陳陶

陶字嵩伯鄱陽勸浦人舉進士... 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 遂高尙不求進取... 避亂入洪州西山... 尚書字牧豫章... 終日而欲試之... 詩求去曰蓮花為... 不生巫峽夢... 詩思清於水... 矣深愧卓文君... 通澈夜必鶴... 不寐茅屋中... 曰依然開寶... 終陶工賦詩... 淡趣非時流... 鄭巢

鄭巢

巢錢塘人大中開舉進士... 史巢賦所業日遊其門... 如門生然性疎野... 福感無遺所交多名... 詩格摹先哲伏膺... 于武陵

于武陵

武陵名鄴以字名杜曲人也... 志構青琴往來商洛... 之意時常嘔嚔語... 至瀟湘愛河洲芳草... 居未果歸老嵩陽別... 性情之作每於篇一... 來鵬

來鵬

騶豫章人家徐孺子亭... 大中咸通間才名藉甚... 賁不達未免忿忿因... 形偏件遂為世忌... 丹應是得錢人夏雲... 作奇峯偶題云可惜... 坐是凡十上不得第... 搗以遊蜀又欲納為... 詩有云一夜綠荷風... 不祥果失志時遭廣... 難險阻南返中和客... 有詩一卷今傳於世

溫庭筠

庭筠字飛卿舊名岐井州人... 賁敏悟能走筆成萬... 孔剛吹何必囊桐與... 名特號溫李才思綺... 未嘗起草但舊袖凭... 八吟能入又手成八... 然薄行無檢與賁實... 詬狹邪途逼逼卒被... 又不第出入令狐相... 歌善聲譽潤其新詞... 狗又嘗向玉條脫事... 公變理之暇亦宜覽... 讀編無學由是漸疎... 梅嶺南華第二篇徐... 東大中末山北沈侍... 其潛為人代庖薄莫... 授八人矣稅政因鄙... 五

魚玄機

玄機長安人女道士也... 致策稱咸通中及弁... 容德遠潔咸宜觀披... 得有情郎與李郢... 與溫庭筠交遊有相... 進士題名賦詩曰雲... 生自恨羅衣掩詩句... 切使作男子心為有... 諸官宦女郎皆清俊... 惟立機傑出多見... 邵詢

邵詢

詢韶州翁源縣人少為... 擢狀元待選去遂載... 縣十餘里絕迹市塵... 警野服苦吟工古調... 庭筠主試憫其寒素... 曰進士邵詢誠器精... 三

標題命篇時所難及燈燭之下雄辭卓然允宜榜
示衆人不敢獨私華藻仍請申堂并榜禮部已而釋
得赴官後不知所終定日縣民祠神者持續舞鈴忽
自稱邵先聖降鄉里父老皆至作禮問曰今先生降
臨能見賜佳章乎巫即書一絕云青山山下少年郎
失意當時別放鄉惆悵不堪回首望隔溪遙見舊書
堂詞意凄婉音韻蒼涼鄉老中瞻聲韻者至爲感泣
答嗟今有詩一卷傳於世

于濱

唐才子傳卷八

七

濱字子瀚咸通二年裴延魯榜進士患當時作詩者
拘束聲律而入輕浮故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
號選詩今一卷傳於世○觀唐詩至此弊亦極矣獨
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衰文章隨世運轉移明靈戲
月刻翠粘紅不見補於采風無少裨於化育徒務巧
於一聯或仗善於隻字說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
于濱邵謁劉蕢郭鄂等能反掉下流發聲振聵置祿
秩於度外患大雅之凌遲使耳厭鄭衛而忽沈雲和
心醉醴醴而乍爽明沈所謂清冷治冷愈病折醒入
空峇者聞人足音不亦快哉晉處士戴爾春日攜斗
酒住樹下聽鶯黃曰此俗耳鍾矧詩腸鼓吹者豈徒
然哉今於數子亦云

李昌符

昌符字若夢咸通四年禮部侍郎蕭儼下進士工詩
在長安與鄭谷酬贈仕終膳部員外郎嘗作奴婢詩
五十首有云不論秋菊與春花了了能嗔空肚茶無
事莫教頻入庫每般閒物要些些了了後爲御史劾
奏以爲輕薄遂疑其所爲文多切政務虧嚴重之德
開誹謗之風諷去飽繫終身有詩集一卷行于世

翁毅

毅咸通六年中書舍人李蔚下進士工詩多近體變

唐才子傳

卷八

古樂府者音韻嘹風骨勁晚唐之移習也惜遭
僣蹇名不甚顯固知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有詩今傳

汪遵

遵宣州涇縣人幼爲小吏晝夜讀書自克苦人莫
知者咸通七年轉夜榜進士初與蜀人許棠友善工
爲絕詩而深自晦密以家貧無書必借於人徹夜強
記棠實不知一旦辭役就棠棠時先在京師偶送客
至湖漣間忽遇遵於途行李蕭然棠試之曰汪都何
事來遵曰來就棠棠怒曰小吏不付而欲與棠同研
席子甚侮慢之役遂成名五年棠始及第落中有李
德裕之平泉莊佳景殊勝李未幾坐事貶朱崖運過
題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嵐光滿目前剛欲平
乞不平事至今惆悵滿南還又過楊相宅詩云倚伏
從來事不遠無何平地起青霄青霄飛到御平地門
對古槐空寂寥俱爲時人稱賞其餘警策類是有集
今傳○汪遵涇之小吏耳披身卑汚黷譽文苑家貧
借書以夜繼日古人鑿壁偷光殆不過此昔是泥中
之石今爲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當如是耶與夫朱
門富家積書萬卷束諸高閣塵暗蠹蝕落帙離離
好學之名欺百輩之俗負百城之擁無一展之期諺
曰金玉有餘買鐘宅書嗚呼哀哉

沈光

光吳興人咸通七年禮部侍郎趙勗下進士工文章
古詩標格魁楚大得美稱嘗作洞庭樂賦幸勗見之
曰此乃一片宮商也又如太白酒樓記等文皆儀表
於世有詩集及雲夢子五卷並傳光風鑑澄爽神情
俊逸後仕終侍御史云

趙牧

牧不知何處人大中咸通中舉舉進士不第有俊才

負奇節遂捨場屋放浪人間幼李長吉爲歌詩頗仿
狂怪騷動當時金結繡而無熟染裏迹其體巧妙
之詞甚多同時有劉光遠亦慕長吉凡擬其體均能
獨抒意緒後皆不知所終俱有詩傳世

羅鄴

鄴餘杭人也父爲鹽鐵史家貲鉅萬子二人俱以文
學干進鄴尤長律詩時同宗有隱與虬者俱以聲律
著稱遂齊名號三羅隱雄麗而坦率鄴前攻而聯綿
虬則區區而已咸通中數下第鄴有詩云故鄉依舊
空歸去帝里如同不到來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鄴

唐才子傳卷八

十

適飄蓬湘浦摧素賞其作志在弓旌而爲幕吏所沮
既而俯就督郵不得志願踏北征赴職早于牙帳去
家愈遠萬里沙漠滿目難親志未伸於邑而卒惜哉
○鄴素有英爽筆端超絕其氣宇亦不在諸名公下
初無美妾之訓頓服門風嘯與音韻馳譽當時非易
事也而以前輩後絕域無聊獨奈其命薄何孔子曰
才難信然有詩集一卷今傳

胡曾

曾長沙人也咸通中進士初屢下第有詩云翰苑殘
時休嫁女文章早晚能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
閒人折一枝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薄視人間富貴
貴悠悠道感四方馬蹟窮歲月所在必公卿館教上
交不諂下交不瀆奇士也嘗爲漢南節度從事作詠
史詩皆題古君臣爭戰廢興跡偏窺形勝關山亭
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賞人事雖非風景猶昨每感輒
賦俱能使人振奮至今庸夫孺子亦知傳誦後有擬
効者不逮矣至於近體律絕等哀怨凄楚曲盡幽情
擢居翰苑不過也惜其才茂而身未顯脫痛哉今詠
史詩一卷有咸通中人陳蓋註及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山甫

山甫咸通中舉進士不第落魄有不羈才鬚髯如
戟能為青白眼生情俗子向豪傑雖食豆羹安如
也為詩多託諷不得志輒狂歌痛飲拔劍斫地少抽
鬱鬱之氣後流寓河朔間依樂彥積為魏博從事不
治眾情以陵傲之故卒無所遇舊作老將詩曰枝獵
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
見飛鴻指似人自傷其蹇薄無成也時人憐之後不
知所終山甫詩文激切歌賦有豪氣多感時憤古之
作今詩集一卷賦二卷並傳

曹唐

唐字堯桂州人初為道士工文賦詩大中間舉進
士咸通中為諸府從事唐與羅隱同時才名並擅唐
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雲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
往往有奇遇之事才思不減古人遂作大遊仙詩五
十篇又小遊仙詩等紀其悲歡離合之致大播于時
嘗會隱各論近作隱曰聞兄遊仙之製甚佳但中聯
云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乃是鬼耳唐
笑曰足下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
人此何若也於是座客大笑唐平生壯志激昂至是
薄宦頗自鬱悒作病馬詩以自况警聯如尾盤夜雨

唐才子傳 卷八

三

紅絲腕頭碎秋風白練低又云風吹病骨無驕氣土
傲驕花見臥衰又云飲驚白露泉花冷嗅怕清穩豆
葉寒皆膾炙人口忽一日畫夢仙女駕版花冠衣如
煙霧倚樹吟唐所賦天台劉阮詩欲相招而去唐驚
覺顛怪之明日暴病卒亦感憤之所致也有詩集二
卷今傳于世○人有德者或無文有文者或無德
文德兼備古今所難與論謂文人相輕從古而然各
以所長相輕所短予楮之極則是非鋒起奮始於毫
末禍大於邱山前後類此多矣夫以口舌常談無益
無損每至喪清德負良友承輕薄子之名之蔽疾匿

較之量如此則德業未見其宏者矣故君子所慎也

皮日休

日休字羹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居鹿門山性癖嗜
詩酒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醉士且傲誕又號間氣布
衣言已為天地之間氣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
通八年禮部侍郎鄭愚下及第為著作郎遷太常博士
時值末年虎兇出押百姓手足無措上下所行皆
悖亂之事遂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多譏切諍政有云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
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又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
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
為盜等皆有所指云爾日休性冲泊無營無難不懼
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陷賊中樂借其才
授以翰林學士日休惶惑踴躍欲死未能劫令作議
文以惑眾曰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
果頭三屈律賦疑其憤恨讓已遂殺之臨刑神色自
若人無知不知皆痛惋也日休在鄉里與陸龜蒙交
擬金蘭日相贈和自集所為文十卷名文集及詩集
一卷清臺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門家鈔九十卷並傳

唐才子傳 卷八

三

○夫次韻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暨令
狐楚薛能元稹白居易中稍稍開端彼此相和之
什間作間報連日休龜蒙則風流頓盛蒼空谷有聲
隨響即答韓偓吳融以後守之愈篤汗漫而無禁矣
於是天下翕然順下風而趨至數十反而不已莫知
非為大才情敏之在方寸散之彌八竅適意於一時
寄興於四表或上下出入縱橫流激游刃所及孰非
我有本無拘縛總慮之忌也今則限以聲韻備其次
第得佳韻則查不相干韻雖難人有妙法則韻不能
強棄置不顧必至窘束長才拘守成法求無瑕片玉
千不獲一詩家之大弊也更以取巧稱工誇多關脫

遂見其少雍容之度然前修有恨其迷途既遠無法
以救之者矣

陸龜蒙

龜蒙字仲望姑蘇人幼而聰悟有高致明春秋善屬
文尤好談笑詩法江謝名振全吳家藏書萬卷并無
聲色之娛舉進士不得志嘗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
將辟以自佐又嘗至杭州三日無所詣刺史率官屬
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論有田
數百畝屋三十楹田低遭雨澇則與江通故常思飢
常自舂餼在刺無休時或讓其勞曰堯舜微禹胙
胙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性嗜茶嘗置小園
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辦為餼蠶之費著書一編繼茶
經茶訣於後又判品章又新水說為七種好事者雖
慧山虎邱松江不遠百里為致之又不喜與流俗交
雖道門亦罕納不乘馬每寒暑皆得中體無事時放扁
舟挂蓬席齋東書茶電筆狀釣具鼓搥鳴榔太湖三
萬六千頃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來別浦所請少
不台意徑往不留自稱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
先生漢清翁漁父江上丈人嘗謂設有以高士徵亦
不至苦吟極清麗與皮日休為耐久交中和初避疾
卒吳融諫文曰霽漢淡溪消春融於秋鮮折觸即
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今有笠澤叢書三卷詩編
十卷賦六卷並傳

司空圖

圖字表聖河中也父與大中時為商州刺史圖咸
通十年歸仁紹榜進士王司空王凝初與州圖時方
廉舉自別墅到郡以請圖圖遂遣司空圖才出郭
門後入郭訪親知即不進郡齋公謂其尊敬愈重之
及知貢權圖第四人同年鄒澤者誇曰此司空圖得
一名也公聞之因宴金榜宣言曰凝明委文柄今年

榜帖專爲司空先舉一人而已出是名益振未幾疑
爲宜欽觀察使辟置幕府召拜殿中侍御史不忍去
疑府臺勅左遷主簿盧相繼遷過陝城訪聞深愛
重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犬如且在未
可歎途窮就屬於觀察使盧滌曰司空御史高士也
遂送表爲僚佐擢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轉送郎中
丁黃巢亂開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知制誥中書舍
人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昭宗在華州召爲兵部
侍郎以足疾自乞退歸園家木中條山王官谷有先
人田廬送隱不出作亭榭素室悉畫唐典節士文人

唐才子傳卷八

六

像管曰某宦情蕭索任事無能量才一宜休播分二
宜休老而贈三宜休遂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伸志
自號知非子耐時居士深自韜晦欲免當時之禍初
以風雨夜得古寶劍慘淡精靈皆佩出入性喜吟學
筆緣與幾千萬言摩澁於繩檢之外像置家宿過勝
日引客坐中賦詩酌酒縱橫高談客有難者曰君
何不廣耶生一我吾寧暫遊此中哉每值詞賦與
闕里父老鼓舞相樂時寇盜充斥所過雖粉黛不入
谷中知阿賢如古玉蟬也士民依以避難後開哀帝
還獄不食扼腕嘔血數升而卒年七十有二先撰自
祭文於灑澗亭一鳴嚮今有一鳴集三十卷行於世

僧虛中

虛中袁州人少脫俗入禪學然讀書吟詩不輟居王
倚山二十寒暑後來遊瀟湘與齊己願禪爲詩友
住湘西宗成寺長沙馬侍中希振敬愛之俟其來延
納於青閣中虛中好炙柴火燒豆漿茶煙塵孳孳房
權去必復備初不介意嘗題閣中曰嘉魚在深處幽
鳥立多時蓋以賞重時司空圖懸車告老閉門家居
天下欽仰虛中欲造見論交未果因歸華山後寄詩
曰門徑放莎垂往來拔刺稀有時開朝札特地掛朝

唐才子傳

卷八

衣襟信信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化無復更哀
微國得詩大喜寄懷云十年華嶽山前住只得虛中
一首詩其見重如此今有雲雲集一卷傳于世頗稱
雄者亦制庭人以聲律聞今不見其作也

周繇

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鄭昌圖榜進士潤州昌縣尉
家貧不事生計惟好吟嘯俯有思仰有詠深造圖城
時號爲詩神警聯如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飛白馬官
俸請丹砂望海云島間應有國波外惡無天甘露寺
云殿鎮南朝像龍碑外國僧又山從平地有水到蓬
天無又白雲連香閣碧樹盡蕪城江州上薛能尚書
云樹驕樓臺月帆飛鼓角風又郡齋多歡客鷄戶半
漁翁等句讀之使人鍊鍊誠好手也落拓杯酒無榮
辱之心所交遊悉一時名公衆今傳世繇同年有張
演者亦工詩間見一二篇亦佳作也○嘗謂禪家者
流論有大小乘有邪正法家能具正法眼方爲第一
義出入無間若鷲鷲問味淨因已非正矣况又塵野
狐外道鬼窟中乎詩道亦然宗派或殊風義必合品
則有神妙機則有古今才則有聖凡時則有取舍自
魏晉以降逮至盛唐大曆元和以下遠覽唐考其特

唐才子傳卷八

六

變辨其格律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隱也經云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法門洞開慧燈明照清淨之境惟天
所賦觀于時以詩禪許周繇爲不入於邪魔能致思
於超妙固知其衣冠於禪人之圖昔謂學詩如學仙
此之謂歟

唐才子傳卷第八

唐才子傳卷第九目錄

崔道融	孟夷中	許棠	公乘億
章碣	唐彥謙	林嵩	高蟾
高駢	牛勣	錢珝	趙光遠
李商隱	周朴	羅隱	
李賀	齊己	崔塗	鄭谷
喻坦之	溫憲	李洞	任濤
韓偓	唐僖	于鵠	吳融
戴思顏	杜荀鶴	王駕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卷第九

西域 辛 文房 璞

崔道融

道融荆人也自號東甌故人與司空圖為詩友出為
承嘉辛工絕句語意妙甚如銅雀妓云歌咽新翻曲
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春閣云寒食
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鴈寄征西寄人
云滄海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
聲寒食夜云滿地梨華白風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
獨戶道鄉情等句甚多雖在晚唐而尚是初盛風格

唐才子傳 卷九

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謔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
余亦悉推服其風情雅度獨恨出處未能梗槩之也
有中唐集十卷自序云乾符乙卯夏寓永嘉山齋取
拾草稿得五百餘篇今併于此

孟夷中

夷中字坦之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
下進士與許棠公乘偕同袍時兵革多務不暇登注
夷中帶長安久早衰已散黃糧如珠至得調華陰縣
尉之官惟琴書而已性益蒸餼蓋奮身草澤情嘗辛
楚知稼穡之艱難故其為政多傷俗憫時之舉但時
值險阻退進惟谷才足而命屯有志莫遂工詩寓風
刺深含蓄古樂府尤得體皆警省之辭神補政治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國風之遺也其詩一卷今傳

許棠

棠字文化宣州涇人也苦於詩文性僻少合久困名
場時馬戴佐大同軍幕為詞宗棠往謁之一見如舊
交留連累月但從事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
會賓客命使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不喻其來致謝
始知戴潛遣一介值其家矣古人溫良泛愛擬窮周
急諫退不伐有若此之周至者咸通十二年李筠榜

進士及第年已知命嘗曰自得一第稍覺筋竹輕健
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運丹也調涇縣尉之
官鄭谷送詩曰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卑
宦前賢尚此風後復潦倒辭榮而歸初作詞庭詩論
炙人口時號許詞庭云今集一卷傳世

公乘億

億字壽山咸通十二年進士工賦擅名時場屋取進
者法之多命中焉有賦集十二卷詩集一卷今傳

章禹

禹錢塘人孝標之子也累試不第咸通末以篇什擅
名乾符中侍郎高湘自長沙攜邵安石來京及第禹
恨湘不知已賦東都望幸詩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
月連妍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笑人來
後竟流落不知所終禹有異才嘗草創律於八何
中足字平側各從本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
愁薄暮天鷓鴣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
高寺停帆看深淺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禹
夷高興固無邊自稱雙鶴當時趨風者亦紛紛而起
也今有詩一卷傳于世

唐彥謙

彥謙字茂業井州人也咸通末舉進士及第中和五
年重榮表為河中從事歷節度副使晉絳二州刺史
重榮遇害彥謙貶漢中掾與元節度使楊守亮留署
判官尋遷副使為開州刺史卒彥謙才高負氣毫髮
逆意即不能禁博學足堪猶長於詩亦其追古心雄
發言不苟極能運典如自己出初瀋陽庭前態度逼
似惜多繼麗之詞後變酒雅尊崇工部唐八效甫者
惟彥謙一人而已自號鹿門先生有詩集傳于世薛
廷珪為之序

林嵩

嵩字降臣長樂人也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沔下進
士官至秘書省正字工詩善賦才譽與公乘億相類
頭功名之士翕然慕之有詩一卷賦一卷傳于世

高駢

高駢河朔間人乾符三年孔勣榜及第與鄆郡中谷友
相酬贈稱高先輩初累舉不第題省牆間曰冰柱數
條撐白日天門幾扇鑿明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
東風吹第吹恐而不怒然是年輿論未滿又下第上
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情見乎兩矣馬憐之

唐才子傳 卷九

又有顏色如花命如花之句自況時運蹇塞馬困力
馮明年李昭知貢選登第官至御史中丞雖木寒士
遠遶於一名十年始就性偶離離華尚氣節人無故
與千金即身死亦不受其財次魂靈惟詩酒能消耳
詩體則氣勢雄偉能度諸遠如狂風暴雨之來物物
疎動深遊理窟亦一奇運拔也詩集一卷今傳

高駢

駢字千里幽州人也崇文之孫少期駢馬弓刀善射
有膂力更善銳為文學與諸儒交經談治道初事
朱叔明為府司馬遷侍御史一日被讒圖合有雙鳳
並飛駢曰我後大富貴當買之遂一發擲而墜梁
大驚號落駢御史駢為西川節度使成都城四十里
朝廷疑之會宴開風琴云依禮似曲幾幾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明日詔下移鎮清宮亦其誠也仕至平
章事封渤海郡王初駢以戰討之勳累拜節度身廣
顯爵口沾承祿國家倚之時舉賊勢甚兩京淪陷天
駕蒙塵遂謀勤王之舉悉於羣小微圖微幸帝知之
以王錗代為都統加侍中駢失兵柄獲袂大詆一旦
離勢威望頓盡乃奔人間事絕女色屬意神仙都陽
商倫呂用之能以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

唐才子傳 卷九

一等相引而進亦為奇渺長生飛化之說羽衣鶴氅
詭辨風生觀事之若神迺迎仙樓高八十尺日同方
士登睡兩廳坐在雲表而下用之等吃咆風雷或望
空揖拜言觀仙駕驛輒信之用之曰玉皇欲補公真
官吾請服亦滿當陪隨節同歸上清耳其怪誕不可
勝紀後以用之守一殿等為將分掌兵符符稱將軍
開府置官禮制與驛均卒至誤用逆謀廢屍道途死
且不悟妻驛以被獲與子弟七人一次而姓名書於
唐史叙臣傳吁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懼哉有詩
一卷今傳大順中謝驛隱為之序

牛嶠

嶠字延舉隴西人宰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
著名乾符五年孫僊榜第四人進士歷仕拾遺補闕
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為判官及偽蜀開國拜給事
中卒有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竊慕李長吉所為歌詩
輒倣之今傳於世

錢珣

珣吳興人起之孫也乾寧六年鄭蕩榜及第昭宗時
仕為中書舍人工詩有集傳于世

趙光遠

光遠丞相隱之猶子也幼而聰悟咸通乾符間氣焰
方甚而善為詩溫庭筠李商隱輩與交之惜其恃才
放浪不拘小節金鞍駿馬恣遊狹邪著北里志願述
青樓紅粉之事及有詩集傳于世○光遠等千金之
子賦飲膏梁仰承榮祿若談笑驕侈不期而至矣
况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置素少開邪之輩者
哉故其辭多褻褻妖豔之態與孫愷崔珣同時恣心
狂狷相為唱和頗陷輕薄無莊雅之風惟虛弱氣象
稍嚴不遜狐惑如邊庭四時怨等作實音大播信不
偶然區區貴介何足稱特其才亦不可沒耳

唐才子傳 卷九

周朴

朴字見素長樂人滿山隱君也工為詩抒詞不苟每
有所得必極雕琢時家稱為月短年鍊未及成篇
然已聲播人口取重當時其尤與友善深為憐才
而朴太無奢名競利之心特以道尊德貴美價益超
耳乾符中為巢賊所得以不屈遇害遠近聞之莫不
流涕林嵩得其詩百餘篇為二卷僧相浩序首今傳
于世○周朴山林之癯縞衣糲食以為野妻原憲不
珍天物庶足保身而長年矣今則血染緇袍魂散茅
宇蓋蹈不仁竟嚙虎口天道福善禍淫果何如哉古

唐才子傳 卷九

稱飾變許為孫忱者自足乎一世之開守道循理者
不免於飢寒之患殺戮無辜亂世之道每讀至此未
嘗不廢書撫脾而歎歎也

羅隱

隱字昭諫錢塘人也少敏善屬文詩筆尤俊拔能
養浩然之氣乾符初舉進士不第廣明中遇亂歸鄉
里時錢尚父鎮東南節制崇重隱欲依焉進謁投素
作卷首題夏口云一箇爾衡客不得思量黃祖謾英
雄得之大喜遂以書辟曰仲宣遠託到荆州蓋因
亂世夫子樂為魯司寇祇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哉
遂為掌書記性簡傲高談闊論滿座風生好諧諷賦
遇輒發謔愛其才前後賜予無數陪從不頃刻相背
授鎮節度判官鹽鐵發運使未幾委授著作郎隱初
進之餘朝臣方切賄賂表奏將厲大我矣隱請隱更
之有云天寒而鹿鹿首遊日暮而牛羊不下又為賀
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牛字右為虞舜之全文
作者稱賞轉司勳郎中自號江東生魏博節度羅紹
威慕其名推宗人之分拜為叔父時亦老矣嘗表薦
之隱恃才傲脫原順情忌自以當得大用而區區一

唐才子傳 卷九

羅虬

弟傳食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凡作詩文類多譏
刺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且性介僻不喜與軍旅劇
酢故身世間卒落落寡合也初赴舉過鍾陵謁營妓
雲英有才思經一紀復過之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
耶隱附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
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知人與爾雲同調高研
駢不禮駢後為舉將軍所殺隱有延和閣之議又以
詩投相國鄭畋畋有女殊麗畋詞賦頗雅作至強華
讓出如舟語不及劉侯一紙書由是切慕之精爽飛
越莫知所從隱忽來畋女從後窺見狂謔之狀不
復念矣隱精法書喜工筆畫風謂曰筆文章餌也今
助子取高價即以鴈頭箋百幅為贈士大夫踵門問
價一致千金率多借重如此所書畫書畫本淮海寓
言湖南應用集甲乙集外集故事等並行于世○易
戒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
羅隱以福急性動必嘲諷卒成謗作頃刻相傳以其
事業非不五鼎也學術非不經史也夫何齊東野人
猥巷小子語及謔謂必以隱為稱首獨喪齒才擒揚
穢德白日能蔽於浮翳美玉曾玷於青蠅雖亦未必
盡然然究非慎微之道阮嗣宗賦否不挂口欲免其
身耳他如滑稽玩世東方朔之流又不相類也

唐才子傳 卷九

虬詞藻富贖與族人隱鄰齊名咸通間稱三羅而氣
宇不逮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鄆州李季恭為從事虬
狂宕不檢東時淮陰籍籍中有妓杜紅兒善歌舞姿色
絕艷嘗為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鄉道虬久慕紅兒至
是召之歌贈以繡練季恭以為副戎所妒從事則非
禮勿令受脫虬不解意悉拂衣起詰且乃手刃之季
恭以虬激已坐之頃會赦虬追其冤於是取古之美
女有姿麗才德者作絕句一百首以比紅兒當時盛

唐才子傳 卷九

傳體凡庸詞命可采序曰紅兒美貌年少機警慧
悟不與輩等余知紅者擇古灼然美色優劣於章
句見之卒章云華落塵中玉墮泥香魂應上宮銀堤
欲知此恨無窮處長情城烏夜啼情極哀切初以
白刃相加今日余知紅者此實一狂夫也大失律身
之道矣姑錄以供塵談此外不見有他作

崔翰 或作翰

得廣明同舉進士才麗而蕩工為雜文詩慕杜紫微
風範警句絕多如梅花云大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
向曉來天又初開已入離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

唐才子傳 九

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補盛取清香盡日憐山鶴云一
番春雨吹藥冷半朵山華咽背香又別題云雲生柱
礎降龍地露洗林檎放鶴天等皆精製精深膾炙人
口素嗜酒無量善醉辱郎中陸放且日漸甚為詩謝
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難離人不自由臣賦一雙寫
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陸亦諒之悠悠亂世竟無所
成魯詩善於寫景詠物讀之如臨冰雪心爽神怡能
遠凡俗氣象清老格調且高其中別有一種風情洵
晚唐時佳作也詩三百餘篇名無機集今傳

秦翰玉

翰玉字中明京兆人父為左軍將軍翰玉少擅詞藻
工歌吟圓和潤澆雅相者為人然急於進得遇大
開田令致捷徑未期年官至丞郎判選鐵保安軍節
度判官信宗幸蜀嘗從駕蜀中和二年禮部侍郎歸
仁相放榜特勅賜進士及第令於二十四人內編入
齊榜令致引擢工部侍郎翰玉每一詩出入必傳兩
貴公子行云增前莎種綠未捲銀蟾噴香挽不勝亂
華織柳柳絲綠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
大親聯絡馳朝車羅雜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
魚劍笑書生把書老學得顏回忍飢面又瀟水出道

唐才子傳 九

州九巖山中瀟水出桂林海陽山中經靈渠至零陵
與瀟水合謂之瀟湘為永州之二水也清此一色高
秋八九月才丈餘接碧見底過衡陽抵長沙入洞庭
朝玉賦詩云女嬃羅裙長百尺攤在湘江作山色又
云嵐光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由是大知名
推為絕唱今有投知小錄三卷行于世

鄭谷

各字守愚袁州宜春人父史開成中為永州刺史谷
幼穎悟絕倫七歲能詩司空侍郎國與史同院見而
奇之問曰子詩有病否曰大夫曲江晚望云村南斜
日開題首一對驚蒼落渡頭此意深矣國拊背背曰
當為一代風騷主也光啟三年右丞擢批下成進士
授京兆鄠縣尉遷右拾遺補闕乾寧四年為都官郎
中詩家稱鄭都官又嘗賦鸚鵡善絕復稱以鄭鸚鵡
未幾告歸退隱仰山書堂卒於北巖別墅谷詩清婉
明暢不俚而切為薛能李頻所賞與許棠任壽張鎮
李栖遠張喬喻坦之均親溫憲李昌符唱答往往還號
芳林十哲谷多結契山僧曰蜀茶似僧非皆美然
不能捨齊已撰詩卷來哀調各早梅云前村深雪裏
昨夜數枝開各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已不覺

唐才子傳 九

主

投拜曰我一字師也嘗從僧宗登三峯朝陽之版萬
于樊臺道舍編所作為雲臺編三卷歸編宜陽集三
卷及撰國風正詠一卷分六門誌詩註以萬古今
君臣賢否國家治亂之意今並傳焉

齊己

齊己長沙人姓胡氏早失怙恃七歲誦悟為大瀟山
寺司牧往往弄思取竹枝畫牛背為小詩書風異之
遂共推挽入戒風慶日啟聲價益隆遊江海名山登
岳陽望洞庭時秋水落君山如黛帶湘川已欲
留吟而舍不可得徘徊久之來長安數載遇覽終南

條華之勝歸過漢章時陳陶近仙去已留題有云夜
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至宜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
修學院別下著僧林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
日來日別掃如何告嘉賞結為詩友曹松方于皆已
冥契性放逸不濡土木形骸頗任琴樽之好嘗撰玄
機分別要覽一卷據古人詩聯以類分次仍別風賦
此與雅頌又撰詩格一卷又與鄭谷黃損等共定用
韻為葫蘆蘊輪進退等格并其詩白蓮集十卷並傳

崔塗

塗字禮山光啟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工詩深造
理窟端能煉動人意寫景狀懷往往宜隔肺腑第窮
年羈旅壯歲上巴蜀老大遊龍山家寄江南每多雜
怨之作警策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又病知新
事少老別放交難巫娥云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
孤屬云清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山寺云夕陽高鳥
過疎雨一鐘殘又各樹雲埋老僧窗深照寒鷗洲
云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春夕云胡蝶
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隴上云三聲成角邊
城暮萬里歸心塞草春過秋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
二峯前一望秋等聯意味俱遠盛名非虛一時作者
咸推重焉有詩一卷今傳

唐才子傳 九

主

喻坦之
坦之睦州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久寓長安養金告
罄乃憶遺業遷居嶺山與李建州類為友類以詩送
歸云從客心自切飲水勝荷杯共在山中住相隨關
下來修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嫌不信昇平代終遺草
澤才又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畫困於窮瘁情見
于辭矣同時嚴維徐凝章八元粉榆相望前後唱和
之作頗多詩集今傳

任壽

任壽
任壽字子平

唐才子傳 九

海筠州人也章句之名早擅乾符中數應舉每敗垂成李常侍隨廉察江西索閱海名取其詩覽之見露薄沙鶴起人臥釣船流大加賞歎曰任海奇才也何故不成名會當薦之特與放鄉里雜役仍令本質優禮時自俗互有論列騰判曰江西境內凡為詩得及海者即與放役豈止一任海而已哉未幾海遊去有才無命大可憐也詩集今傳

溫憲

憲庭筠之子也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出為山南節度府從事大著詩名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辭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復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上讀表惻然稱美時宰臣亦有知者曰火以靈死今擊子宜稍振之以厭公議庶幾少雪忌才之恨上領之後遂至郎中卒有文賦等集傳于世

李洞

洞字才江雍州人諸王之孫也家貧吟極苦至廢寢食酷慕賈長江遂削髮為僧戴之以巾常持數珠念買島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島者洞必手錄島詩贈之丁寧再囑曰此無異佛經歸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

唐才子傳卷九

莊

如此之切也故洞詩逼真於島新奇或過之時人多詰難不知其卓峭唯吳融賞之融以大才擅雄名著新律稱遊刃焉力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中一聯暖淡魚遊子晴遊鹿引麋絕妙也融不怨所鄙而善其許洞詩大略如終南山云殘陽照蜀敗葉遠浮溼斷竹煙嵐深偷飲雨電腥蓮平丹鳳閣冷射玉侯龍船司空圖云馬飢發落葉病驢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送僧云越講迎騎馬書齋懶射鴈歸日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其一

唐才子傳 卷九

時流者昭宗時凡三上不第裴公第二榜簾前獻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來寓蜀而卒初島任長江有東蜀塚在其處鄂岳哭洞詩云得近長江死忠君勝在生言死生不相遠也洞嘗集島詩句五十聯及唐諸人詩句五十聯為詩句圖自為之序及所為詩一卷並傳

吳融

融字子華山陰人美才力學辭調工捷龍紀元年李瀚榜進士及第章昭度討蜀表書書記後舉去官流溲荆南依成潤久之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天復元年元且東內反正既御樓融最先至上命於座前跪草十數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皆中旨大加賞激進戶部侍郎帝幸鳳翔融不及從去客閩鄉俄召為翰林承旨卒為詩約麗獨得而雅重不佻集四卷及制詔一卷並行

唐才子傳卷九

共

僂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禮部侍郎趙崇下擢第天復中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從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為功臣帝疾官人驕橫欲去之僂畫策稱旨帝附膝曰此一事始終以屬卿僂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僂甚因謂僂漏禁省語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謀害奈何不欲我見卿學士邪帝勵精政事僂處裁機密卒與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取當僂每使侮大臣朱全忠亦惡之因構僂貶漢州司馬帝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六年復召為學士僂不敢入朝擊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僂自號玉山山人詩有集一卷又作香奩集一卷詞多側豔巧情又作金鑿記五卷今並傳

唐僂

備龍紀元年進士工古詩極多諷刺有關教化非浮豔輕靡之作時有干瀆者同一機軸大為時流所許備詩有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又狂風拔倒樹樹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一日天無風四溟波自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別家云兄弟借分離離日皆言惡千演對華云華開蝶滿枝花謝蝶來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等詩足為流俗戒至今人話間必舉以為警洵有關世道之文餘詩皆傳

王駕

駕字大用蒲中人自號守素先生大順元年楊贊禹榜登第授校書郎仕至禮部員外郎葉官遷居於別業與鄭谷司空圖為詩友才名著甚圖嘗與駕書評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至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澹若清流之貫遠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勸而氣房乃都市豪估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浪跡無拘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福淺矣河汾蟬儻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寓居其間沈演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借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謂必推於其類豈若神離色揚而已哉駕得書自以譽不虛已深感賞音由是價重當時今集六卷行于世

唐才子傳卷九

文

思顯大順元年楊贊禹榜進士及第與王駕同袍有詩名氣宇整礪輒能過人遂稱名家非泛然者有集今傳

杜荀鶴

荀鶴字彥之汝之微子也故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妊出嫁長林鄉士杜翁生荀鶴早得詩名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為天泣

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有鶴寒浚連敗文場甚甚至是遣送名眷官大順二年裴贊侍郎下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有鶴生辰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有鶴居九華號九華山人拾遺張曙亦工詩又同年嘗醉謔曰杜十五大榮而得與同同年有鶴日是公榮天下只知有有鶴若箇知有張五十郎邪各大笑而罷宣州田頰甚重之常致牋問梁王立薦為翰林學士遷主客員外郎頗恃才侮慢稱神為文多主箴刺東怒欲殺之未得天祐元年卒

唐才子傳 卷九 七

荀鶴苦吟半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况于亂世殊多憂惋思慮之語於一觴一詠變俗為雅極事物之情足邱壑之趣非易能及者也與太常博士顧雲初隱一山登第之明年寧親相會雲撰集其詩三百餘篇為唐風集三卷且為序曰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會不芥蒂或憤發于中則極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工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矣荀鶴嗜酒善彈琴風情雅度于載猶可想望也

唐才子傳卷第九

唐才子傳第十目錄

王 煥	徐 寅	張 喬	鄭 良士	張 鼎	張 翥	王 敬	殷 文圭	王 希夷	李 建勳	褚 軾	盧 迺謨	曹 松	王 希夷	呂 巖	李 中	唐 求	張 瀛	沈 彬	孟 賈	江 為	熊 皎	陳 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才子傳卷第十

西域 辛 文房 撰

王煥

煥大順二年禮部侍郎裴贊下進士及第俄自左史拜考功員外郎同年皆得美除煥首唱感恩長句上謝座王妻公當時甚榮之後以禮部侍郎致仕年九十見雖陽五老圖煥工詩情極婉麗嘗為惻悵詩十三首悉以古佳人才子深懷感怨者成篇若崔氏驚鸞李夫人樂昌公主絳珠張麗華王昭君及蘇武劉阮輩事哀傷嫵媚如謝家池館花籠月蕭寺房廊竹

唐才子傳卷十

颺風夜半酒醒凭檻立所思多在別離中又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塞月落關山曉腸斷君王信畫工等皆絕唱險炙士林在晚唐諸人中霄壤不伴矣有集今傳

徐寅

寅莆田人也大順三年府詠下進士及第工詩嘗賦路傍草云卷何秦川萬里平誰教根向路傍生輕蹄繡轡長相顯合是榮時不得榮時人知其躑躅後果鬚髮交白始得秘書省正字竟逐轉客途不知所終云有探龍集五卷謂登科射策如探睡龍之珠也

張喬

喬池州人也隱居九華山有高致十年不窺國以苦學詩句清雅迥絕其倫嘗時東南多才子如許棠喻坦之劉蕡吳罕任壽周張張嶺鄭谷李橋趙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大順中京兆府解試李參軍頻時主文試月中桂詩喬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遂撞場其年類以許棠久困場屋以為首薦喬與喻坦之俱出許下許尚書雅知喬才欲表于朝以他不果竟輒晤名遂徒得一第耳有詩集二卷傳世

鄭良士

良七字君夢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昭宗時自表獻詩五百餘篇勅授補闕而僅一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駭羨難乎爲例也有白巖集十卷傳世○昔言詩或窮人或達人良士達矣亦命之所爲詩何能與而窮或歸過於詩則不揣其本也

張鼎

鼎字台業景福二年崔膠榜進士工詩集一卷今行同時趙搏有爽邁之度工歌詩章謫亦進而無遇退而有守者詩各一卷及謝蟠隱云是靈運之遺孫有清才知天下之將亂作雜感詩一卷張爲閩中人離舉拔類工詩存一卷及著唐詩主客圖等並傳于世

章莊

莊字端已京兆杜陵人也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將應舉正黃巢犯關兵火交作遂著秦婦吟有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御車回亂定公卿多野之號爲秦婦吟秀才乾寧元年蘇檢榜進士釋褐校書郎李詢宣諭西川舉莊爲判官後王建辟爲掌書記尋徵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開僞蜀莊托在腹心首預謀畫其郊廟之禮冊書教令皆出莊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莊早嘗寇亂聞頓頓攜家來越

唐才子傳卷十

三

中弟妹散居諸郡西江湖南所在曾遊舉目有山河之異故於流離漂泛寓目緣情于期懷舊之辭王案傷時之製或離華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心莊自來成都訪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雖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遂諫茅重作草堂而居焉性儉稱薪而糞數米而炊遠人邨之弟誦撰莊詩爲浣花集六卷及莊嘗選杜甫王維等五十二人詩爲又立集以續姚合之極立也今並傳世

王貞白

唐才子傳 卷十

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也乾寧二年登第時榜下物議紛紛詔翰林學士陸扆於內殿復試中選授校書郎時登科後七年矣鄭谷以詩贈曰殿前新進士閣下校書郎初爾深憐賈休得雅名與貞白居相近而未晤會嘗寄詞滿詩有云此波涵帝澤無慮塵塵纓後會語及此休日剩一字貞白拂袂去休曰此公思敏當即來休書字於掌心遂巡問貞白還曰此中涵帝澤如何休以掌示之無異所改遂訂深契後值天子狩于岐適退居著書不復干祿當時大獲芳譽性恬和明易象手編所爲詩三百篇及文賦等爲靈

唐才子傳卷十

四

溪集七卷傳于世卒葬家山○貞白學力精贖篇志於詩清潤典雅轉瞬間兩獲科甲致身於青雲之上文價可知矣深惟存亡取捨之義進而就祿退而保身君子也梁陶弘景弃官隱居三茅國事必諸請稱山中宰相號貞白今王公殆慕其爲人而名歎

張蠟

蠟字象文清河人也乾寧二年趙觀文榜進士及第釋褐爲校書郎調襄陽尉遷犀浦令爲蜀王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牆頭兩垂纒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賞久之問誰作左右以蠟對因給禮令以詩進蠟上二篇衍尤重將召掌制語朱光嗣以其輕傲駙馬宣疏之止賜白金千兩而已蠟生而秀穎幼能爲詩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由是知名初以家貧累下第留滯長安賦詩云月裏路從何處上江邊身合幾時歸十年九陌寒風夜夢掃蘆花聚客衣主司知非謫成名者也詩盡佳各有意度過人遠矣詩集二卷今傳

翁承贊

承贊字文亮乾寧三年禮部侍郎獨孤損下第四人

進士又中宏詞勅頭承贊工詩好狀體貌甚偉名動公侯唐人應試每在八月諺曰槐花黃舉子忙承贊賦槐花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蹏終日爲君忙甚爲當時傳誦嘗奉使來福州見友僧亞齊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一軸新詩劔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原知世路迷應笑乘船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他詩高妙稱是仕王審知終就議大夫所爲詩以兵火散失僅存百二十餘篇爲一卷秘書郎孫仰爲之序云

王敏

敏字虛中宜春人自號臨沂子以歌詩擅名長於樂府未第時嘗爲玉樹曲云壁月夜瓊樹春香鶯冷冷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稜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大播人口適有同人爲無賴輩毆敏前救之曰莫無禮我便是道君臣猶在醉鄉中者無賴聞之慚謝而退敏亦達節士輕財重義爲鄉里所舉適生離亂時鬱鬱不得志辭多寄寓比興之作無不知名乾寧五年羊紹素榜進士歷國子博士後以郎官致仕有

唐才子傳卷十

六

詩三卷于時宦進俱素養尸位實降恐後之徒敏因撰前代忠臣臨老不變國一卷及觀光集一卷並傳

殷文圭

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陽人也乾寧四年禮部侍郎裴費下進士初末第時道中嘗逢一老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布衣綠眉方口神仙中人也如學道可以冲虛不爾垂大名於天下未幾戎馬振動車駕幸三峽文圭攜梁王表薦及第時楊令公行密鎮淮揚奄有宣浙揚汴之間檉梗既久文圭辭親問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慰判官記至參軍

至大梁以事叩梁王王又上表薦之文主後舍梁
遍投散事公荆間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爰居
避風不望洪鐘之樂俄為諸言者所發更由宋汴馳
過梁王大怒逐追捕已不及矣為詩有登龍集其
復集筆耕詞米鑿從軍稿等集傳世○唐季文體
澆漓才調荒穢稍能作者強名曰詩南郭之卒亦雜
於眾響非復盛時之萬一也如王周劉兼司馬札蘇
拯許琳李咸用等數人雖有樂相傳皆氣卑格下負
魚目唐突之慚竊賦硤蠶襲之濫所謂家有敝帚享
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文主特見風度語多奇崛其

殆庶幾平

唐才子傳

卷十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廣陵人仕南唐為宰相後罷出鎮臨川
未幾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年已八十志尚放逸
多從仙侶參究玄門時宋齊邱有道氣在洪州西山
建勳造謁致敬欲投真果贈以詩云春來漲水涼如
活曉出西山勢似行玉洞有人經劫在擲竿步步就
長生歸高安別墅一夕無病而逝能文賦詩詞球錄
蘊藉調洽清平不少驚人之句也有鍾山集二十卷
行于世

積載

載字厚之家貧客梁宋間因甚以詩投襄陽節度使
邢君牙云西風昨夜墜紅蘭一宿郵亭事萬般無地
可耕歸不得有恩欲報死應難流年怕老看將老百
計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詩滿懷淚頻來門館訴飢寒
君牙憐之贈絹十疋薦於節度使鄭愔不行乾亨五
年禮部侍郎裴贊知貢舉君牙又薦之遂推第文德
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侍郎陸威為郎
吏亦寓于此載編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而發於
威威覽之連見數字獨家諱威慙然載愕始白以大

誤尋謝以長隆略曰曹與之圖畫雖精終懸誤筆殿
浩之鼓持太過翻空函威雖微賞而終不能引拔
竟流落而卒有集三卷今傳

呂巖

巖字洞賓京兆人禮部侍郎呂肅之孫也咸通初登
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浩然發柘隱之志攜家歸終
南山放跡江湖先是有鍾離權字雲房不知何代何
許人以喪亂避地太行間入紫閣石壁上下得金詰玉
錄深造希夷之旨常整髻衣柳葉懸見于世巖既篤
志大道遊覽名山至太華遇雲房知為異人拜以詩
曰先生去後應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雲房許以法
器因為著寶異法十二科志究性命之旨坐廬山
中數十年金丹始就遂苦竹真人乃能驅役神鬼時
及口世不復返也與陳圖南音響相接時或造訪又
嘗白欄角帶寶墨於市得者皆成黃金往往遊遊洞
庭瀟湘溢浦間自稱回道士其時已蟬蛻矣身常佩
劍自笑曰吾仙人安用劍為所以斷嗔愛煩惱耳嘗
題寺壁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前索水身後書
云唐至進士今時神仙足躡紫霧身歸洞天又宿湖
州沈東老家白酒滿盞恣意拍浮臨去以石榴皮畫

唐才子傳

卷十

壁間云西都已富饒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
來因好客資金散盡為收書又嘗負局登於市為買
尚書碎古鏡忽不見留詩云袖裏青蛇咬白日洞
中仙果盤長春須知物外餐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
又醉飲岳陽樓俯鑑洞庭時八月葉落水清君山如
螺黛秋風浩蕩遂按玉龍以一弄清音遊亮金石欲
裂久之度古柳別去留詩云朝遊南浦暮蒼梧袖裏
青蛇膽氣虛三入岳陽人不識胡吟飛過洞庭湖後
往來人間乘虛上下竟莫能測至今四百餘年所在
留題不可勝紀凡遇之者每去後始知後悔無及蓋

其變化無窮吟詠不輟此姑紀其大概云

論曰晉稽康論神仙非積學所能致斯言信哉原其
本自天靈有異凡品仙風道骨迥凌雲表應觀傳記
所載霧隱乎巖嶺霞寓於塵外峻峭談門以下清流
相望由來向矣雖解化一事似或立徵正非假房中
黃白之小端從而服食願養能盡其道者也不損上
藥愈益下田熊羆鳥伸納新吐故無七情以奪魂魄
無百慮以煎肺肝庶幾指識立戶引身長年然後一
躍邁喬松之逸馭也今天指青山作窟卧白雲振衣
奮長往于斯世遺高風於無窮及見其人吾亦願從

唐才子傳

卷十

之遊耳韓湘控鶴於前呂巖驂鶴於後凡其題詠篇
什鏗鏘振作皆天成雲漢不假人工自非咀嚙冰玉
呼吸煙霞孰能至此謂好事者為之多見其不知量
也吳筠張志和施肩吾劉商陳陶顧况等高蹈可數
皆頡頏於立化中者歟

盧延讓

延讓字子善范陽人也有卓絕之才光化三年裴格
榜進士朗陵雷滿薦辟之滿敗歸偽蜀授水部員外
郎累遷給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讓師許下薛尚書
為詩詞意堅卓不競纖巧且多警語下士大笑之初
吳融為侍御史出官峽中時延讓有衣薄遊荆楚黃
無卷軸未遑賞謁會融弟得延讓詩百餘篇融覽其
警聯如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
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大街中
贈元上人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蜀
道云雲間聞鐘馭去雲裏殘骸虎掬來又樹上讀
諸批頰鳥窠問遍駁叩頭蟲等句大驚曰此人遠
絕一無蹈襲遇杖尋常此子後必垂名余昔在翰林
召對上曾舉其臂鷹健卒橫龍帽騎馬佳人卷畫衫
一聯意雖猶人自成名家一體今則信然矣遂厚禮

選贈給甚多賦雪中寄詩云永日應無食終宵必有詩後登科第多賦之力也有詩一卷傳世

曹松

松字夢徵舒州人也學賈島為詩深入幽境而無枯寂之慮尤長故事不減山公未達時嘗避亂栖隱洪都西山初在建州依李頻類卒後往來一無所遇光化四年應部侍郎杜德祥下與王希羽劉象何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矣號為五老榜時值新平內難朝廷以得士為慶特授校書郎而卒松秉性方正平嘗俗事故拙於仕進搆身林澤寓情虛無極耽吟詠別有一種風味而不淪乎怪也集三卷今傳

裴說

說工詩得盛名天祐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初年時值亂離奔走道路有詩曰避亂一身多見者悲之後仕為補闕終禮部員外郎為詩足奇思非意表疎煉不有落筆有島洞之風也弟諱亦以詩名世仕終桂嶺假官卒今俱有集相傳

賈休

休字德隱婺州蘭溪人俗姓姜氏屢擢之外尤精筆札荆州成中令問以書法休勃然曰此事須登壇可

唐才子傳卷十

三

授安得草草而音中令衡之乃遷入黔中因為病鶴詩以見志云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初昭宗以武肅錢鏐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王休時居靈隱往投詩賀中聯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大喜然情侈之心因是而張道諭令改四州乃可相見休性直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余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即日裹衣鉢拂袖而去至蜀以詩投孟知祥云一餅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特來知祥久慕其名非常尊禮之及王建僭位一日遊建華寺召休坐令口誦近詩時諫

唐才子傳 卷十

王貴威皆侍休意在箴或因謂天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擊鶴開行氣貌多陵忽移稔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小忍然敬事不少念也賜號禮月大師後蜀寂劫塔葬丈人山青城峯下有集三十卷今傳

張瀛

唐才子傳卷十

五

瀛碧之子也仕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為詩贈琴棋僧云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華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對師禪一觀浪溢盡頭蟻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輝我又聞師琴一撫長松映住秋山雨松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看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卻鶴輪初藥葫蘆對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同列見之日非其父不生是子瀛為詩向氣而不怒號語新章卓匪夷所思能道人所不能道解乎父風有詩集傳於世

沈彬

彬字子文筠州高安人自幼苦學屬末歲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湖湘隱雲陽山數年歸鄉里時南唐李昇鎮金陵旁羅俊逸名儒宿老必命郡縣起之彬赴辟知昇欲取楊氏因獻畫山水詩云須知筆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昇覽之大喜授秘書郎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歸徒居宜春初釋版蕩與章莊杜光庭賈休俱避難在蜀交相酬酢彬臨終捐葬廬示家人芝果掘得一空塚中有漆燈熒然墳頭立一銅版象日佳城今已開雖閉不葬理漆燈終未滅留待沈彬

來遂窺窆於此有詩集一卷傳於世彬次子廷瑞性坦率家於鵲詠舉動與俗盛夏附火羅冬單衣或遇崇山大水古洞幽壑竟日不返時人異之呼為沈道者士大夫多遊至門館一日邑宰戲問曰何日道成廷瑞留詩云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涵仙骨俗爭知幸驚謝後浪遊四方或傳仙去也

唐求

求隱君也成都人值三靈改卜絕念羸鐘放曠疏逸出處悠然人多不識方外物表心遊萬仞焉酷耽吟詠氣韻清新饒有奇趣工而不僻皆達者之詞所行覽不出二百里間無秋毫塵俗之想有所得即將稱撥為丸投大瓢中或成聯片語不拘短長數日後正成之後臥病投瓢於錦江望而祝曰茲飄儻不淪沒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飄泛至新渠有識者見曰此唐山人詩飄也續舟接之得詩數十篇求初未嘗示人至是方競傳今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江南處士楊嬰亦工詩文名稱傑出與求相韻頌云今其句多傳

孫簡

簡唐末處士也樂安人與沈彬李建勳同時唱和極多簡有夜坐詩為世稱賞建勳尤器重之日與談談舊匿筋於齋幕中待沈彬來乃問曰筋夜坐詩如何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哉筋從幕中出謂彬曰何誇謔之甚彬曰盡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誰有此况一座大笑及金山寺詩云天多刺得月地少不生塵當時謂情風韻不減張祐云有詩五卷今傳

李中

中字有中九江人也唐末進士及第為新塗監陽吉水三縣令仕終水部郎中孟賓于賞其工吟絕侶方

千買島時復過之如暖風醫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貧
來寶書劍病起憶江湖又開花半落處幽鳥未來時
又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殘陽影裏
水東注芳草煙中人獨行又開尋野寺聽秋水寄睡
僧窗到夕陽又香入肌膚花洞酒冷侵魂夢石牀雲
又西園雨過好花盡南陌人稀芳草深等句驚人泣
鬼之語也有碧雲集今傳

廖圖

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文學博瞻為時輩所服湖南
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學士與同時劉禹李宏

唐才子傳卷十

其

鼻徐仲雅蔡昆章鼎釋虛中俱以文藻知名唐唱迭
和齊已時寓清宮相去闔千里而詩筒往來不絕警
策句極多別具高致有集二卷行于世時有荆南從
事鄭準亦工詩與僧尚顏多所酬贈詩亦傳

孟賓子

賓子字國俄連州人聰敏特異有鄉曲之譽垂時時
書所作百篇名金龜集獻之李若虛侍郎若虛採獵
佳句記之尺書使賓子馳詣洛陽致請謝達聲譽翕
然留寓久之首天福九年禮部侍郎符蒙主試賓子
簾下投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淡隔重湖路七千憶
得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蒙得詩以為相見
之晚遂擢第時已六載北矣與詩人李昉同年情厚
後賓子來仕江南李主調盜陽令因犯法抵罪當死
會昉拜翰林學士閱在纜釋以詩寄之曰初攜寶劍
別湘潭金榜名標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來詩
價滿江南長為邑令情終屈縱虛曹志未甘莫學
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為慚後主偶見詩遂釋之
遷水部郎中又知豐城縣與國中致仕居王筍山年
七十餘卒自號翠玉峯更有集今傳

孟賈

賈閩中人秉性疎野不以顯宦為意喜篇章周世宗
幸廣陵賈時大有詩名世宗亦聞之因籍錄一卷獻
上首篇書賈謂先生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
宗不說曰朕位叛弔民何得有巢無主之說獻朕則
可他人則躬必不免遂不復終卷但賜進士而不授
官後亦不知所終有詩集今傳○孟子曰子之不遇
魯侯天也至唐開元孟浩然不合帝心如和璧之墜
地孟郊之艱苦半生薄宦而死孟賈乃坐此詩窮無
端篇諱竟爾埋沒與前賢大畧相似亦命也孟氏之
不遇抑何多耶

江為

為考城人是江淹之裔少帝時出為建陽吳與令因
又為郡人為唐末舉進士輒不第工於詩有天形
圖澤國秋色露人家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煙微等句
膾炙人口少游白鹿寺有云吟登蕭寺梅欄閣醉倚
王家東瑤簪後主南遷見之曰此人大有富貴氣象
詩詞洞冥冥就為學詩為益傲肆自謂俯拾青紫
乃詣金陵應舉又屢被黜快快不能已欲束書亡越
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今建陽縣西靖安寺
即為故居後人構之留題者甚眾有集一卷今傳

蕭皎

唐才子傳卷十

其

皎九華山人唐清泰二年進士劉景嚴節度延安辟
為從事香天福中就景嚴歸朝以功權右諫議後坐
事黜為上津令工古律詩語意俱妙嘗賦早梅云一
夜開欲盡百花猶未知甚為士林傳賞且知其必遇
今有唐龍集南金集合五卷傳世學士陶穀序之

陳搏

搏字圖南諱郡人少有奇才經濟易象立機尤所精
究高論駭俗少食寡思舉進士不第時戈革滿地遂
隱名辟數氣撰指玄篇同道風偃偃倍宗台之封清

虛處士居華山雲臺觀每閉門獨臥或兼旬不起周
世宗召入禁特試之扇戶月餘始啟搏方熟寐驚覺
覺即辭去賦詩云十年蹤迹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
頻紫陌縱榮榮及睡宋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
危主闕蓬萊歌詠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
一船春暈山後因乘驢遊花陰市見郵傳甚急問知
宋祖登基搏抵掌長嘆曰天下自此定矣至太宗徵
之數華陽巾草履垂懸與萬葉分庭抗禮賜號希夷
先生時居雲臺四十年年已百歲帝贈詩云曾向前
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已肯隨微召總把

唐才子傳卷十

其

三峯乞與君真宗復詔不起為謝表畧曰明時問客
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從商皓
况性同猿鶴心若土灰敢荷製服脫舞冠體有青
毛足無草屨有臨軒陸胎笑聖朝數行丹詔徒教彩
鳳脚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詠嘲風月之清笑
傲煙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後鑿石室於蓮華
峯下一旦坐其中羽化而去有詩集今傳如洛陽潘
闓之道遙河南神放之明逸錢塘林通君復鉅鹿魏
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長皆從學先
生一流高士俱有詩名大節詳見之宋史云

鬼

雜傳記中多錄鬼神靈怪之詞深情逸調無異生前
然影響所託究涉荒唐可不必一一以述之

唐才子傳卷第十

唐才子傳卷第十

其

唐才子傳跋

唐才子傳十卷元辛文房撰坊刻頗多舛訛有稱五山版係數百年前物審其版樣蓋得元藁而翻雕之字畫精整紙薄極少間有其本世稱罕遺余家舊藏一部今據此以考訂坊本之誤按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唐才子傳八卷曰考揚上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於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遺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輒編次其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傳志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

唐才子傳

依次訂正蓋爲十卷則彼之所存已非完帙所謂十卷亦成於摭拾之餘者也獨幸皇朝有傳本安得不珍而傳之乎壬戌仲春月念六日天懷識

唐才子集校勘記

唐才子集校勘記	卷一	第一頁第六行「夜通」兩字闕本作「過去」
		第六頁第十三行「而已」兩字下闕本有「杜甫其孫也」五字
		第七頁第四行「猶時」兩字闕本作「猶漢人五字時」五字
		第八頁第十八行「才博」兩字闕本作「才博」與新唐書合
		第八頁第十九行「修飾」兩字闕本作「修飾」與新唐書合
		第九頁第六行「駕朋友之義」下闕本將第九行「以調元氣」下「與遊英使多乘權衡」八字移正于此
		第十一頁第五六行「輪飲酒歌舞神氣之間歎覺軒舉」指海本作「輪
		酒間自歌時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並註「詩以」兩字據闕本補
	卷二	第二頁第一行「及盧口所遺文機畫函一枚」闕本作「及盧黃門所遺文機畫函一枚」
		第二頁第二行「宜野人口蓋」闕本作「宜野人乘書」
		第八頁第十九行「皆能華藻」闕本作「皆推華藻」
		第十七頁第五行「當時古調」闕本作「然當時古調」
	卷三	第一頁第十八行「酒中折節」闕本作「酒後折節」
		第二頁第十九行「以給漁樵」下闕本有「後改爲天長觀」六字
		第七頁第十一行「隱麻源第三谷中」闕本作「隱居麻源第三谷中」
		第九頁第八行「遂心江外」闕本作「遊地江外」
		第十頁第十九行「沂國公李勉」闕本作「時沂國公李勉」
		第十一頁第六行「有大松百餘章」與新唐書合闕本作「有大杉百餘章」
		第十二頁第一行「志非鉛黃之毒」指海本作「志非鉛黃之毒」
		第十二頁第七行「時已四十餘」闕本作「年已四十餘」
		第十二頁第九行「懷家山之樂以爲偶從升斗之祿」指海本作「懷家山之樂以乘乘從升斗之祿」並註闕本「乘」作「備」
		第十三頁第十六行「不知其始」指海本作「不知所生」

唐才子集校勘記

唐才子集校勘記	卷四	第十三頁第十八行「始爲姓名」闕本作「以爲姓名」
		第十四頁第二行「人善若在己」闕本作「聞人善若在己」
		第十四頁第四行「扁舟往山寺」闕本作「扁舟往來山寺」
		第十五頁第八行「一子即亡」闕本作「一子即舉亡」
		第十五頁第十七行「既自感激」指海本作「中自感激」並註闕本「自」作「歲」
		第十六頁第三行「少舉進士不上」闕本作「少舉進士不第」
		第十七頁第七行「業行無軌」指海本作「本不平著」並註闕本作「少好登利」
		第十七頁第十一行「初書爲變律詩」闕本作「初書爲變體詩」
		第十七頁第十二行「故優待之」指海本「故勉加禮待之」並註「勉」「禮」兩字據闕本補
		第十七頁第十四行「以容細者善惡不許春秋至訓明言可測略跡取才換其庶乎」指海本作「此大容細者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般孟子格談換其庶乎」並註闕本「明言不般」作「言有不般」
		第十七頁第十七行「杜甫有與贈答之詩今悉傳」下闕本有「詩云再聞新作突過黃初詩今使清鏡禮勝食諸房芝」二十字
		第十八頁第五行「灣聞蓬萊山在杳冥之間行可到真人無媒以通不可到羅龍珠濛濛之淵或可識真人顏」指海本作「灣聞蓬萊山杳冥間行可到真人門無媒通不可到羅龍珠濛濛之淵或可識真人顏」闕本作「灣聞蓬萊之山杳冥而可到真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羅龍之珠濛濛而可識真人之顏」
		第十八頁第八行「况寄食讓母」闕本「况」作「向」
		第十八頁第十七行「性遇不來」闕本作「性高遇」
		第十八頁第二十行「類往候問」下闕本有「志和待韶翰林時」七字
	卷四	第一頁第十九行「李端贈詩云」闕本全缺詩云「聞道華陽客備衣蔬菜蓋山連藥實孤編帶畫歸朝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鷓鴣應魂背船飛」
		第一頁第二十行「舊藏藏書穴」闕本「穴」作「窟」

唐才子傳

第二頁第十八行「仕終左拾遺」關本作「仕終右拾遺」與新唐書合
 第三頁第十一行「子儻能詩」下關本作「子儻孫瑒並能詩」
 第四頁第四行「嘔字文明」關本作「嘔字文初」與新唐書合
 第四頁第七行「既而流寓長沙」指海本作「亦自流寓長沙」並註關本「自」作「嘗」
 第四頁第十二行「不容拘索」指海本作「不容羈索」關本「羈」作「再」
 第六頁第六行「作者驚伏」關本作「見者驚伏」
 第七頁第十六行「未免涉怨」指海本作「以為涉怨」「為」字依關本補
 第九頁第二行「人成伏之」指海本作「人曾伏之」並註「曾字似誤」
 第十三頁第十七行「居第一流第二流不過也」關本作「居第一流不疑也」
 第十五頁第四行「即移舟歸」關本作「即移疾歸」
 卷五
 第十五頁第十五行「凡如此警策極多」關本「極」作「頗」
 第六頁第二行「嵩邱有草廬」關本「邱」作「山」
 第七頁第二行「談玄抱佛」關本作「好談禪宗玄理」
 第八頁第六行「昭下禮傳」關本「昭」作「特」
 第八頁第十一行「王文叔所惡」關本「王文叔」上有「為」字
 第八頁第十三行「述妙」關本作「妙述」
 第八頁第十九行「羅林棲谷隱之士」關本「羅」作「與」
 第九頁第七行「潭州刺史」關本「潭州」作「潭州」
 第九頁第十行「其猶如此」關本「始」作「汪」
 第十二頁第五行「詞鋒學浪」關本「浪」作「疎」
 第十六頁第二行「見稱心」關本「心」作「奕」
 第十六頁第十七行「其每詞未盡」關本「每」作「次」
 卷六
 第一頁第十二行「怒」關本補為「怒之」
 第二頁第十九行「年少輕威」關本「輕威」改為「威輕」

第六頁第三行「擢士敏之」關本「擢」作「擢」
 第八頁第二行「與李實交好」「交好」二字原脫關本補「結文」
 第八頁第四行「為秘書省正字」關本「為」改為「遷」
 第九頁第十行「精神雄」關本「精」改為「雄」
 第十頁第一行「改一字慎書令」關本改為「行一字書令」
 第十頁第六行「豈得輕其人」關本「得」字下補「以」字
 第十三頁第一行「見趨苦吟務高遠」關本作「見趨高遠尤耽苦吟」
 第十三頁第十行「途中見有人」關本作「途中見有一人」
 第十三頁第十一行「從林嶺間來」關本「間」字下有「而」字
 第十四頁第二行「錦不如也」關本「錦」字下有「綺」字
 第十四頁第十一行「祖龍行」關本「行」作「吟」
 第十五頁第十九行「乃一問頌耳」關本「一」作「歌」
 第十六頁第二行「初過廣陵日」關本「廣陵」下有「題」字
 第十七頁第十行「時主司徒鄭廣德」關本「主司」下有「為」字
 第十八頁第七行「牧恣心賞」關本「恣心」下補「遊」字
 第十八頁第八行「牧恣心賞」關本作「後以御史分司洛陽」
 第十八頁第十五行「周舉入相上牋」關本「入相」下補「牧」字
 第十八頁第十八行「別業樊川」關本「別業」下有「在」字
 第十八頁第二十行「今無之矣」下關本有「牧子荀鶴」四字
 卷七
 第一頁第十二行「超過流俗」關本「超」作「遠」
 第二頁第十四行「暇日」關本作「每暇日」
 第三頁第十五行「得詩」關本作「陶得詩」
 第三頁第十九行「必伴伴狂怪」關本作「必伴狂怪」
 第六頁第四行「贈出王茂元德興元」關本作「鎮河陽」與新唐書合
 第六頁第五行「慶元為牛黨」關本作「茂元為李德裕黨」
 第六頁第十一行「神仲節節度中州」關本作「節度東川」與新唐書合
 第八頁第十二行「而豪逸之態自見卒然成章」關本作「而自有豪逸之態長短皆卒然而成」

第八頁第十三行「非離羣絕俗之謂」關本「謂」下補「也」字
 第十頁第三行「表置觀察判官歷御史」關本改補「表為觀察判官歷判御史」
 第十頁第十行「格律」下關本有「卓卓」二字
 第十一頁第十二行「會昌三年」關本「三」作「四」
 第十一頁第十七行「始命」關本「命」作「官」
 第十二頁第十五行「為祿代耕」關本作「祿仕代耕」
 第十四頁第二行「二端立左途」關本作「熱中赴長途」
 第十四頁第八行「洽聞非顯赫」關本「洽」作「熱」
 第十四頁第十一行「及得高科早」關本「早」上有「第」字指海本謂為「及得高科第」「早」字衍
 第十四頁第十四行「一時饒別吟贈俱名流」關本作「一時饒別俱吟僧名流」
 第十六頁第十三行「浙間」關本「間」作「中」
 第十六頁第十六行「論德述跡」關本「述跡」作「考行」
 第十七頁第一行「不過矣」關本補正「不為過矣」
 第十八頁第十七行「願恐也已哉」關本作「畫眉應恐也」
 第十八頁第十八行「魂招兮不來」關本「兮」字衍刪
 第十八頁第十八行「芳草萎地」關本作「芳草萎萎」
 卷八
 第二頁第六十七行「揮談終日而欲試之」關本作「揮談終日欲試之」
 第四頁第七行「軍宙尚書」關本「宙」作「融」
 第四頁第十一行「收葬之」關本「收」作「而」
 第四頁第十四行「少天資敏悟」關本作「少敏悟天材雄贖」
 第五頁第十一行「公非司馬長史流乎」關本「流」下有「之」字
 第五頁第十四行「孔門以德行居先文章為末」關本「居」「為」兩字互易
 第八頁第十九行「注都何事來」關本下有「都者吏之呼也」
 第十一頁第一行「不許閒人折一枝」關本「閒」作「詩」

唐才子傳

第十一頁第十二行「生慎治子」 關本「生」上有「平」字
 第十二頁第二行「爲諸府從事」 關本「諸」作「使」
 第十二頁第十三行「羞服花冠」 關本「羞服」作「羞佩」
 第十二頁第十八行「嘗始於蓬末」 關本「嘗」作「陳」
 第十五頁第十一行「淡消消」 關本「消消」改爲「消消」
 第十六頁第三行「左遷主簿」 關本作「左遷光祿寺主簿」
 第十六頁第十行「作事樹素至」 關本「樹」作「親」
 第十六頁第十七行「每值嗣禱」 關本「每」作「歲」
 第十七頁第三行「然謹書吟詩不輟」 關本「詩」作「吟」
 第十七頁第四行「與齊己願相爲詩友」 關本作「與齊己尚願相爲詩友」 查卷八目錄爲願相爲是「願」 願爲「願」字
 第十七頁第五行「任相西宗成寺」 關本「宗成寺」作「榮城寺」
 第十七頁第九行「寄詩曰」 關本作「寄以詩曰」
 第十七頁第二十行「靈禪外道僧」 關本「禪」作「傳」
 第十八頁第一行「白雲運管閣」 關本「管」作「畫」
 第十八頁第三行「使人踈離」 關本作「皆使人踈」
 第十八頁第十四行「固知其衣冠於裸人之圖」 關本下有「矣」字
 卷九
 目錄第九行「于瀟」 關本作「于瀟」
 第三頁第十五行「即不能察」 關本作「大怒巨察」
 第四頁第五行「乾符三年」 關本「三」作「二」
 第四頁第十行「情見乎詞矣」 關本作「意亦悽楚」
 第五頁第三行「吟風學云」 關本「學」下有「詩」字
 第五頁第十行「岳州之」 關本下有「芙蓉」兩字
 第五頁第十一行「張守一等」 關本作「張守一之徒凡十餘輩」
 第五頁第十二行「親學之若神」 關本作「研學之若神焉」
 第七頁第五行「價益超耳」 關本「價」上有「聲」字
 第七頁第十九行「遂以書辭曰」 關本「辭」下有「之」字
 第八頁第一行「高談闊論」 關本作「宏談高論」
 第八頁第十六行「同論高駢」 關本「同論」下有「淮南」二字

第九頁第十行「然究非復微之道」 關本「道」作「義」
 第九頁第十七行「李恣以爲嗣改所野」 關本「野」作「盼」
 第九頁第十七行「從舉則非禮」 關本作「爲從舉則非禮」
 第十四頁第一行「有詩一卷今傳」 關本「今傳」下有「于世」二字
 第十五頁第一行「辭略曰」 關本「辭」作「其」
 第十五頁第十一行「運真於鳥」 關本「於」作「似」
 第十八頁第四行「傑出江寧安思至李杜」 關本作「傑出于江寧安思于李杜」
 第十八頁第六行「乃都市豪估耳」 關本「都市」下有「之」字
 第十八頁第十行「則前謂」 關本「前」下有「所」字
 第十八頁第十九行「早得詩名」 關本「得」作「著」
 卷十
 第二頁第六行「試月中桂詩」 關本「試」下有「以」字
 第二頁第八行「俱出許下」 關本作「俱受放許下」
 第二頁第八行「薛尚書雅知喬才」 關本作「薛尚書雅知之」
 第三頁第六行「進士韓福校書郎」 校書郎「上當有「授」字
 第四頁第三行「時登科後七年矣」 關本「科」作「第」
 第四頁第十五行「殆悉其爲人而名歟」 關本作「蓋悉其爲人而云爾」
 第六頁第三行「舌爲冷詞詞新」 指源本「舌爲」作「蒼舌」
 第六頁第四行「當時狎客盡羅羅」 關本「羅」作「持」
 第六頁第十二行「撰真代思臣臨老不愛圖」 卷「關本」不覺「下有「書爲」二字
 第七頁第十六行「春來漲水涼如活」 關本作「春來漲水涼似活」
 第九頁第四行「時及口世」 關本作「時移世換」
 第十一頁第十五行「未達時」 關本作「早歲未達」
 第十一頁第二十行「罕嘗俗學」 關本「嘗」作「接」
 第十一頁第二十行「辨身林澤」 關本作「道遙林澤」
 第十二頁第十行「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得草草而言」 關本「可」而「互易」

第十二頁第十二行「乃遞入黔中」 關本無「乃」字「人」作「放」
 第十二頁第十一行「因爲病補詩以見志」 關本作「以病補詩見志」
 第十二頁第十六行「遺論令改」 關本「論」下有「人」字
 第十六頁第十行「劉禹」 關本作「劉紹禹」
 第十七頁第十四行「何得有巢無主之說」 關本於「有」字下再補「有」字
 第十八頁第十三行「以功擢右諫議」 關本「以」作「有」字
 第十八頁第二十行「遂隱名」 關本「名」作「居」
 第十九頁第十三行「體有青毛」 關本「青毛」作「綠毛」

唐才子傳八卷

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城人其始末不見於史傳惟陸友仁研北雜志稱其能詩與王執謙齊名蘇天爵元文類中載其蘇小小歌一篇耳是書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類亦皆收入其見於新舊唐書者僅百人餘皆從傳記說部各書採輯其體例因詩歸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詩名者不錄即所載之人亦多詳其逸事及著作之傳否而於功業行誼則祇擬其梗

唐才子傳提要

唐才子傳提要

概蓋以論文為主不以記事為主也大抵於初盛稍略中晚以後漸詳至李建勳孫鮑沈彬江為慶圖熊暉孟賓于孟賁陳搏之倫均有專傳則下包五代矣考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水樂大典目錄於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適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輯編次其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謹依次訂正釐為八卷案楊士奇跋稱是書凡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又稱雜以臆說不盡可據今考編中如許渾傳稱其夢遊崑崙李羣玉傳稱其夢見神女雜采孟榮本事詩范梈雲溪友議荒唐之說無當史載又如儲光羲汚祿山僞命而稱其義浩然之氣尤非大義他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謂中興開氣集為高適所送謂李商隱曾為廣州都督謂唐人學杜甫者惟唐彦謙一人乖舛不一而足蓋文房鈔撮繁富或未暇檢詳故謬誤堪憐往往雜見然較計有功

唐才子傳提要

唐詩紀事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後開綴以論多摘錄詩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藝林於學詩者考訂之助固不為無補焉

唐才子傳跋

日本人刊佚存叢書內唐才子傳十卷列傳二百七十八人附見者百二十一人與辛文房原序所稱卷目適符信為完帙惟序云如方外高格逃名散人上漢仙侶幽蘭綺思雖多徵考實故別總論之今隱逸仙釋及名媛諸傳仍依時次前後雜出頗不可解據天澤跋所據五山版係依元槧翻雕紙繆極少然此本錯亂顛倒處不可枚舉蓋緣活字排版未嘗檢正也

唐才子傳跋

唐才子傳跋
四庫全書本從永樂大典摭拾成編雖殘闕而校閱精審茲據以訂正為多其兩通者附注於下各存之王寅
李春雪杖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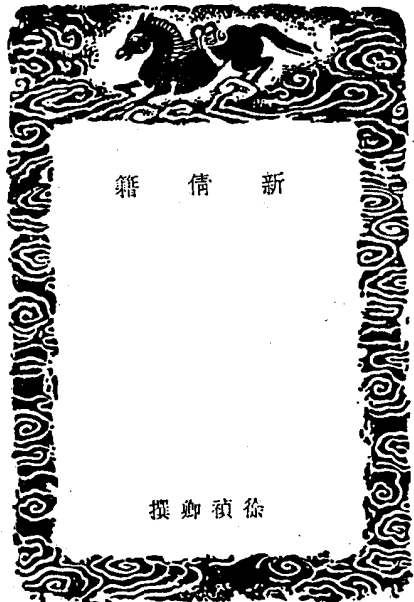
唐才子傳提要

右唐才子傳十卷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城人此書自永樂大典佚去傳頌世間遂無傳本今四庫全書所著錄者乃是從永樂大典摭拾而成分爲八卷仍非舊帙此則日本人所刊乃原本也其書評語精審似鍾嶸詩品標舉新穎似劉義慶世說而敘次古雅則又與皇甫謐高士傳等相同而且各小傳必注明登某人榜進士尤足以資考證中如李白傳云天寶初以所業投賀知章有蜀道難一篇足訂雲濛友議稱白作蜀道難以諷嚴武之誤賈島傳載韓昌黎贈詩一首自來韓

唐才子傳跋

唐才子傳跋

集皆未收尤亟當據此書補入者矣至其敘論中於才人志士坎壈不遇者尤深致憐惜如朱灣傳載其別湖州崔使君書稱爲耿介李廓傳載其下第詩任蕃傳載其謁主司語曹鄴傳載其看榜及宴杏園詩與夫沈千運孟雲卿康洽王季友朱書張碧孟郊徐凝方干劉得仁朱鵬羅鄴等或終身未第或垂暮登科輒復加以品題惜其淹蹇意良史亦必負才跡見嫉時流故借著書以消其愁憤亦司馬子長董江都等賦感士不遇之意歟惟是采摭頗多時有謬誤提提要皆糾其荒唐乖舛凡七條今細檢全書尙有在提要所糾之外者如常建傳載其遇綠毛女事邵謂傳載其降神作詩事曹唐傳載其遇神女事皆謬妄不經以及賀蘭進明坐視睢陽不救陷張巡於死地人本不足取而此謂其善述窮天人之際羅隱嘗勸錢鏐拒汴志節可稱而此謂其深怨唐室千慮一失容或有之讀者錄其瑜而略其瑕可已
同治壬戌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新情籍

徐頌卿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新情籍叙

徐頌卿

余火何延大人之惠幸施負榜綠經術以舉諸生籍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馬材器用名文墨中居止雖近相與競馳密繁縟金石之固要在不遺吾願識其誠言其就白頭題究耳但羽翮各蓋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細緝如左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新情籍

徐頌卿

唐寅字伯虎雅貧疎朗任逸不羈吾說古書多所博通不為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宜負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隳俛仰頌卿莫能觸懷家皆微俸而歷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卑瘠踴然處困嗚呼對友引鏡自覓輒悲以筆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慨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邪君使割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从生相護毋遺舊恩故長者多介其誼崇云

系曰有鳥騷斯高飛提提飲標清流棲蓋半枝傲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遠慕願命儔似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傲未勿散飛天地閉合迺絕相知

文璧字徵明為好據古洽聞舊事善議論學者咸高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儀不近女妓意淡薄儔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貶譽焉述造勤工常為諸友曰君等金持款說而壁獨操翰自告譬之騷驥之駕塞牛負輓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良甫善良甫亦卓雅通古謂壁曰夫祿不能代養榮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計之壁曰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寔難不勤何獲奈何計經經之憂反不因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苦余言也良甫竟深賢之余其備其獨志賦詩以廣之云爾

落生茂蒿中芥臭不相連朱紫本異色覩者苦自

眩憤憤世俗問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詭薄庶奸驕揚砥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群何況於高賢舍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惡熱營勛哉復何言

邢參字麗文為人沉靜有醜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不營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干個人皆尚之參志既高而材學精美多屈士于參以參之淑懿有四馬養和靖踪汪汪德心恬泊處約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奮舉復方恂恂士近之不厭遠之有望是其為入者乎余因作歌以申歡慕辭曰

雲中鶴子鳴且蜚三三五五將馬歸歸在外野獨徘徊從朝無梁暮不炊於何求乎盧之漪我將往饋爰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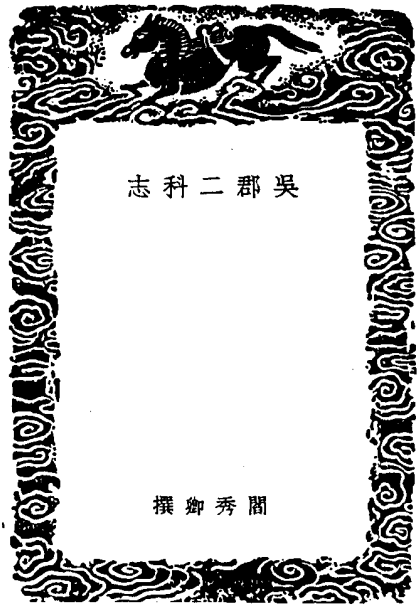
張靈字夢晉性聰明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挑達目恣不脩方隅不為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厲之闊波篇籍能潛識強誦文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恨生命逼苦遭歷艱困禍殃紛然內無僮僕躬操力作饑殍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聊僂息弊廬喟然長歎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感激立節君子有所嘲焉其詩曰

咄咄張豎生時命一何迫窘狂趨欲何之家無斗石儲為汝戚戚復戚戚無老幼當從何須臾起弗躑躅且往探囊背空負文史腹腸枯克安為寒冬十月裏無重禰短褐聊庇形豈有貂麕之華衣并白不聞春稚子前告饑盛逢猛虎闢安忍兒女啼滄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薄若何徒區區芝蘭棘為草行當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瘁思昔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閉居總繼厥後賢名並驅辭曰滂滂黃河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

鳴爲君廻車馳洛京思將誰從邈無朋飯彼莪芋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子負才思不受俗訓善文采奉飾脩容軼蕩間濶雅爲士林所獎嘗挫溺於時意氣激揚耿然有青雲之思庶騰顯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廼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疆力自振學有浹洽將沈首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旨胎之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爲遠器况志士少壯奚能有量哉類嘆其知言云歌曰

鑽火木見毀策名神亦疲立不踰食膽健子甘如飴匪爲甘如飴男兒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厚貨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吳郡二科志叙

撰 秀 閣

吳郡二科志叙

天下惟東南為最東南惟吳會為最山川糾鬱材產饒裕昔人謂多奇材士暨施于世舊矣柱史紀其美郡乘書其長固不待更緝而其未緝者不能獨已也則亦待善述者有取焉子嘗攷之有達官有碩輔有忠臣有循吏有孝子有節婦皆可書皆感于他郡顧才能樸樸不足與執筆而羈于時學又不能為之書是予非可待者可待在人也弘治癸亥予家居無聊更多人事之擾因思郡之為文死者頡頏相高流美天下是生有榮而沒有傳不可幾矣郡之為狂簡者磊落不羈然愁悉屏是任其真而全其神不可幾矣遂類其言行作二科志非敢供太史之采直以自玩且使一二知己贊明之也生魄前三日叙

吳郡二科志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

文苑 九五人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之上則金門貝闕之情下則緝柳編蒲之旨大則君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興莫不書鼎鐘鐫金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其宗絕識以裁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真華則光流有榮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人文之宣地靈所萃有觀列國多絕太是以典故雖存駕馭者鮮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律諧若機雲二傳尤拔同趨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並華國之音平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溼之南濠幼秀雅望之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會試洎殿試皆十九名方射策時輒牽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駢多非當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為然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布術者稱善相往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惜促數循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乎字木拱矣循吉迺大驚投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喜讀書居家益得涉獵益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宥苟文用精絕人有戲之者曰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背奈何循吉曰方辭維尾暇日常多政當擲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怪文章士家多偽書於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

吳郡二科志

六

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九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為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偽相亂史何徵焉故曰偽銘之究能壞史也令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人行誼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豈可哉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作金山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淪格歸於到而已精金不駁光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下森楊君何怯於人學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為比彼靡麗者下矣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顯累官參知政事母徐氏為特進武功伯天全翁女允明聰慧絕倫博學工屬文不為章句右手指枝因號枝指生為入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屢為雜劇少年習歌之初在郡學御史山陰司馬聖按直隸檄郡學有博學能為古文詞者免課書更殊禮遇郡以允明當聖按吳允明從諸生中擢行相見禮侍耶徐公貫嘗讀允明所為文愛之數加存問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天下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為文章高古雄杰中鄉閭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大倉建州成巡撫彭公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垂後必得祝允明琴

川桑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州祝
某翰林羅理與悅三人耳江西南人亦知名現與悅
微有隙而悅初未識允明力詆悅及從石田所見其
文迥嘆服由是觀之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
美欲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蒼頭不
言吾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
稱之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
迺揚祝稱允明曰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
也辨給類此書學无神妙

論曰葉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焉
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度有樊紹述文章屈
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及也惜乎不自
厚分才雅則此亦非倣工戲何異已厚千里駒未
始不蹄踏矣

文壁

文壁字微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
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善石曼卿梅
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許之
不如壁遠其壁所書沈石田尤愛敬當為推策曰微
明庚甲何異迺聰明若此食性多禁无不喜楊家果
人或啖之作解嘲詩其詞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
未到山中時此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
牙彷彿嚼水雪染指頃刻成臘脂論名列品俱第一
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水盤滿浸紫成糕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漢
其寒壯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
知吾偏十年在却蘇州住坐令同儕以庸庸幾回欲
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為眼君
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峽楊梅歌父
在任卒壁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命計以銀千兩餞

極行壁辭曰先君奉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
卒斃符其正而使之不肖愛斯贈是歎死父也且先君
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
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益自古而然微明於辭受之間決之
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即是能立德
者已賢哉乎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
多識善屬文駢馳無絕歌詩雅麗學劉禹錫為人放
浪不羈志其寄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大僕出知溫
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
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
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符錄名未几果中式
第一先是沈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
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敏政
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危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
唐寅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
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請請寅
三事曰必得其文親儲令寅其章上三事皆敏政會
儲兼使南行寅感激涕泗一端前敏政乞文餞後敏
政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
去其妻寅初為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
火時年百丈游燕易惹牽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
情不可憐杜曲梨花在雲瀟瀟芳草夢中煙前程
兩袖黃金渡公案三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兩
手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益詩識也後作多怨音
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
中酒半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並黃
金說客判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

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遺也吾不能
自待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遺而傳世之
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荷延奚為後復感歎曰大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迺效楚囚因圖其石曰
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
觀矣其所遺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祿縱使果然
世之為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者豈非命與且如伯
虎之才投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
也

附伯虎書一首

寅白微明君卿竊嘗聞之案吁可以當此癡言可以
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墮堞荆軻議於朝
而壯士為之微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所
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慶書而嘆不意今者畢集
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
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案殷
勤教督罄竭懷素跌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
候火卿之心不信於蘇李也計僕火年居身屠酤鼓
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頃頃安幸欲以功名命世
不幸多故反亂相尋父母妻子踴躍而沒喪車屨駕
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賴不問生產何有無付
之譚吟嗚柔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
之惡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
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思足以庇人願賞門下一卒
而憚世之不啻此士也無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
帶途及蓬纒猶幸藉朋友之資卿曲之譽公卿吹噓
援枯就生起膏加肉猥以微名自東南多士之上斯
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
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高基下遂為嗣

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安啖已在虎口庭無繫
 象貝錦百足謫舌萬夫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嚇
 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更如虎舉頭槍地決泗橫集
 而後崑山於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結絲
 成網羅狼狽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
 遂以寬為不齒之士仍奉張騰若赴仇敵知與不知
 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擬墨籠中僕雖聾盲
 亦知罪也當衝者來憐其窮點檢舊草責為部郵將
 使積勞補過循資于祿而遂除厥施俯仰異態士也
 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
 十五年矣錦帶懸髮迫於今日澀膽濯肝明何嘗負
 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
 愧色滿面衣敝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僅僕獲案夫妻
 反目舊有狎狗常門而噬反視空中颯颯破缺衣履
 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
 所出將春撥菜樵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浮屠
 日願一餐益不謀其夕也呼秋乎哉如此而不引
 疾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
 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必命使
 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
 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殘負謫罪
 大罰小不勝其負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
 孫子失足愛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
 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履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志亦將舉括萬聞總統百氏叙述于經翔翔繇
 與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
 甘鮑魚之腥而亡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
 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
 棺事始定視吾古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
 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

吳郡二科志

故譬若蟬蛻衣裳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
 得完首領就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
 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
 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
 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寒暑可
 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鶴蒼
 矣吾卿豈憂殘殘豆味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音柔
 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為流華僕素論
 交者皆負節義幸拙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
 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徐頑卿

徐頑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侵生
 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越唐寅相
 友善寅獨器許薦于石田沈周南溟楊循吉由是知
 名屢臺試不捷父惡之頑卿嘆曰橋梓之間正須和
 協今而及此誠為可痛且處囊頭穎君子之常何至
 蓬索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數歎集論者以文章江
 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為集中警句雖沈宋無
 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陳內翰憲見之曰所
 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
 論曰三閩被謫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終不
 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即旋彼亦習之所使
 者耳昌國年方熙妙所不遭特細而勾吳素多奇節
 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摩不察矣然文章
 後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矣美哉

狂簡九二

曲禮羈躬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遠行
 牙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迺
 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未鏗易觸卓犖之
 行席珍所存如琴生音歌臨弔會點置冠浴沂相伍

吳郡二科志

三

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還建除不一
 歎觀往詰可得而言高則為倅成名下則滑稽自表
 四豪名過空翠七賢散處竹林相如甘立壁之困正
 平祭坐塚之談優孟垂裘馬之淚畢卓忍竊酒之羞
 王衍寧馨阮瞻將無李太白奇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應諧似優穢德似隱蓋不獨東方生
 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流未許方馳末路觀咲常多
 豈非所謂跣跑者乎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
 時不可同年語矣得所見聞矣悅張靈肯此類因連
 屬其事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九讀書過輒
 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為大言更不量當銓欣
 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
 曰此小兒號腹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堪天下
 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悅者
 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請謁之
 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為博士弟子固不當
 刺又厚諄使者大駭不解其為何物人問左右曰書
 生也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談悅校至不屬即索
 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
 博無前正須王立以待昂雷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
 迫者也問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商
 金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
 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
 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為文給曰某人謀
 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今悅
 親濟曰然則生試為之歸讓以奉濬稱善濬嘗饋以
 純項悅請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耳之否也對曰
 使悅管上方為樂饌所不足耳而一純項何殊草具

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
 種戲曰後當留濬洛陽令故遺生袁紫對曰明公知
 禾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
 齊行蒲海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
 授至州悅不為迎濬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
 素遣狎侮皆陶之曰無念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肖
 來掾使使往令之悅曰連雲且雨濬此傳舍汜家室
 肯不康何得候候言既據胡林坐吏報歸棧益兩吏
 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
 知有無耳者樣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樣非可能
 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復來復則不
 來矣樣聞欲狀之緣濬不果後三日悅請樣見禮博
 士當跪樣悅長揖即就列樣作厲曰博士以樣為不
 當跪耶不足跪耶即有學何能加迺公悅前口昔汲
 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
 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兩皮相怨豈東廡之士
 可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
 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樣不得已容之樣
 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
 待樣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勳力為禮亦
 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按御史
 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令子
 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
 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各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
 令坐講悅固既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
 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追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
 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
 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
 往來馳也聞
 論曰以民樸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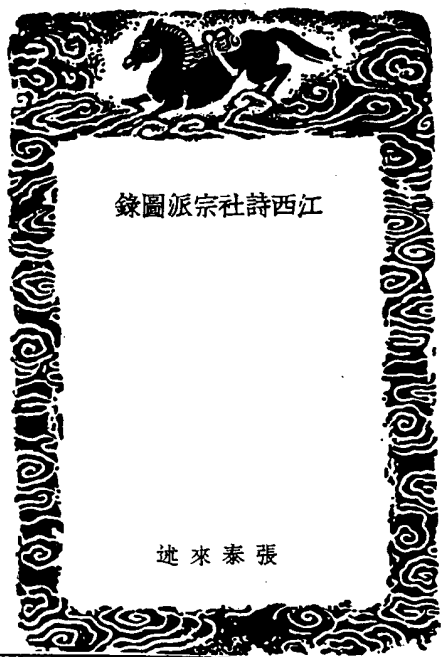
吳郡二科志

三九

以美垂免跡益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
 豈命也哉文則馮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
 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
 啖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啖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
 遭而民樸稱之可謂于載知已推原其意豈亦以軻
 為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樸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嘗作茶園間至靈始讀
 書好交游為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
 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
 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
 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酣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
 睡何為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啓方入醉鄉又為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
 加承趣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言飲
 于可中亭且誅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
 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為丐者
 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御子厚也
 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買吟曰丐者
 得無誑之最乎時買所為詩有蒼官青士扞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扞握兒也
 伊尼鹿也買始駭令廢靈即揮毫不已凡百絕抵丹
 命童子易雜難陰下令迹絕買使人察之不見也皆
 以為神仙買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為肥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
 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把卷不自遺寅
 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
 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為所斥歸或謂之曰以子

三〇

之才顧不得激致善可雲乃重遺顯弃豈無維經之用
 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為蟲行地中以足履
 向作忍肚狀使靈用子言亦富如是矣縱不爾亦安
 得更啣繫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雁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
 更當哉若匹夫為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宴祿斥自
 畫無狸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
 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善可條之
 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張泰來述

余嘗以西江詩派論課士於豫章率昧於題旨鮮當人意者張吏部扶長以致政家居老年好學彙編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居仁宗派圖者各立一小傳且推原作圖之意編次成帙名曰西江詩社宗派圖錄俾後學得以觀覽甚盛舉也然詩有統有派余友劉子山蔚曰統猶水行於地滙於歸墟而總為天一之所生非支流別派之所得偏據以為名至於四瀆百川之既分分而溢溢而湖其所由出然後稱派以別之派者蓋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也而自附於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學者誠即扶長此錄以洞然於西江詩派所自出知其學之有本非同於汗瀆更引申於山蔚之論而有得於風雅之大源則幾矣扶長以為何如康熙辛未季秋商丘宋舉題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南州 張泰來 扶長述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列陳後山等凡二十五人 陳師道 潘大臨 謝逸 洪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脩 洪炎 汪革 李錞 韓駒 李彭 晁冲之 江端本 揚符 廷博案揚原作揚今據 謝邁 夏倪 林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後儀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茗溪漁隱與山堂肆效有何顛而無高荷且列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顛而無何顛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今並記之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二蘇師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何以或產於揚或產於充或產於豫或產於荆梁似風土又不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攷紹興初晁仲石嘗與范願言曾襄父同學詩於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後山之刻何也呂公嘗譏紫微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聞公尚有師友淵源一書惜未之見耳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呂公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五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六

也嚴滄浪論詩體始於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即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陳後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壝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厓略殆可觀矣坡老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糲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淵明既往諸家皆南北宗爾摩圍老人即欲避此一席何可得哉竹坡周少隱曰呂舍人作宗派圖自此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奇子由詩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為師兄弟也今謂其說始於呂公不幾為論世尚友者所竊笑乎矧江西宗派不止于詩即古文亦有之不獨歐陽曾王也時文亦有之不獨陳羅章艾也推之道德節義莫不皆然余以老耄失學藏書散軼抱喪之暇無以自娛適大中丞宋牧仲先生采風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答之猶恐世遠言湮即舉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詳而不可得迨紀厥爵里徧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陳師道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徐之彭城人自號後山居士元祐三年蘇軾傳堯俞孫覺薦為徐州教授又梁燾薦為太學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學識寬絕有經世才一時問業者甚眾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後山心非其說遂絕

意進取至是始以薦得官家極貧苦吟每借及門登臨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嬰兒稚子亦抱寄隣家自咏絕句此生精力盡於詩殆無忝矣山谷曰履常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作詩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為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初寓京師傳欽之欲識其面以問少游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於朝以書招之後山答云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獨見于今夫相見所以成禮師道于公有貴賤之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終不往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後山為教授時欲往迎之告徐守孫莘老孫不之許乃託疾私行至南京與坡公同舟直下抵宿而後返為劉安世所彈余觀後山越境而見東坡當軸而不見子厚曾何得喪足繫其胸次哉攬翁詩評冲寂自妍不求識賞真詩如其人矣林擇之問宋文公曰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有去學山谷公蒼云後山雅健勝似山谷然氣力不及山谷較大此其所以推服弗置也坡公最重後山書曾有一帖已遺荆州李翹叟繼以本借來騰出適為役夫盜去焉於僧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恐此卷再為盜所得也扁鐫藏之坡公聞之不禁拊掌惜乎扈從南郊不肩服趨挺之衣竟以疾死悲夫二子豐登豐亦能詩建炎中以父故得官過江為會稽判郡長李鄴降敵豐亦并驅以北一云後遂無在江左者無已著述繁多今世所傳率多偽雜惟門人魏衍昌世編後山集二十卷最善詩話談叢放翁疑為後人贗作洪容齋亦

云談叢載國朝事失於不攷究多爽其實非公筆也長短句二卷胡元任云後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不減秦七黃九其自矜如此

潘大臨 潘大觀

大臨字邠老黃岡人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融貫善屬文而九匠心於詩元豐中寓齊安得句法於坡公次弟大觀字仲達俱以詞翰名家山谷誦其五言句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邠老年雖少而風度恬適殊有塵外之韻山谷屢囑諸甥從之遊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薰悟之鉏痛以治之蚤負盛名屢不得志於有司山谷極口慰藉更勉之曰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書法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弈棋廢日後徐師川贈詩謂字直千金師智永則進乎技矣其工妙可知也放翁題跋曰邠老詩妙絕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帖無復遺恨其詩如和中興碑送山谷貶宜州東坡輓辭之類竟與重陽一句詩竝傳寄贈饒德操有文如二稚徒懷璧之詠後德操為僧果名如壁呂舍人以為詩識至今臨汝人尚能言之

謝逸 謝邁

逸字無逸臨川人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有韻之言九超軼絕塵秉性峻潔生平不喜對書生山巔水濼多從衲子遊朱世英守撫日以德行薦於朝意不欲行不得已請之信宿而返從弟邁字幼槃貧食嗜古樂志不仕自號竹友以詩文媲美其兄時稱二謝居仁云謝康樂詩規模宏宏為一世冠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

真足追配古人山谷讀其與老仲元詩大驚曰彼在館閣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一日惠洪過溪堂見無逸所居一室生涯如龐蘊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無逸誦書掃除見師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相與飯菽作偈而還朱世英聞而和之東鄰有甯生者年二十餘以鏤刻佛像為業俄遊京師因其役得將仕郎歸家日華裾細馬問里聚觀門弟子不憚者累月豈非傷無逸負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而頌會甯工之不若乎噫嘻不識天下之為甯工者比比也崇觀閒欲求如二謝之高風勁節當世有幾人哉溪堂竹友二集係門人所編長短句九天然工妙今詩餘所載僅劍首一吠耳

洪明 洪芻 洪炎

朋字龜父豫章人山谷之甥也舉郡試第一家世業儒至龜父而聲聞益著山谷極贊其詩句甚壯不負相期之意又云龜父筆力可扛鼎不無文字垂世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為韻亭詩泓蕭蕭不可言喻居仁謂作詩至此幾乎傾倒無餘山谷嘗問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允或夢封王侯黃流不解澆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深類工部山谷曰得之矣自存詩僅百篇山谷歎其句句可傳次芻字駒父第進士才氣筆力尤為超邁山谷往往閱其詩而歎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駒父才而傲頗以詩酒廢史事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蒼云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靖康中為諫議大夫汴京失守駒父唯痛飲沈醉以誣陷坐貶沙門職者寃之渡海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卒島中所著有豫

章職方乘前後老圃集詩話香譜等作俱極博雅子枿
字仲本亦能詩為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次炎字玉文
元祐末登第官至著作秘書少監重聽嘗對上曰世人
皆鑿於心臣獨鑿於耳心則了了唯上所使後因事免
復起少監有詩再入蘭臺逢舊史重遊東觀閣新書家
徒四壁今無屋誰為君王賦子虛周少微軒杜陵逸詩
二十八首其一係玉父石刻得之江中相其風致當不
讓伯仲氏也次羽字鴻文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世
號才子四洪潘邠老作洪氏倦殼軒詩比之封胡過未
姑溪李端叔曰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
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

饒節

節字德操臨川人詩句蕭散苦學副其才情絕非常緯
可到尤善銘贊古文辭嘗作佛米贊許彥周最服之謂
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詞觀
德操所作雜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夙有大志既不達
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
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祝髮後
向更高妙始不可及有別外弟蔡伯世詩極誣近日學
禪者不能得達摩嫡派紛紛歧路因自號倚松道人朱
考亭曰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其論
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可以傳信後世獨饒節者一旦
毀削膚髮殄滅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
者或乃更從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嗟乎考亭
之言猶余志也第稽德操生平非僅因欲願而棄家者
觀其勤紫微專心學道有好貨夜窗三十刻胡牀跌坐
究幡風之贈真再來人也但憐其才而益悲其遇耳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祖可 善權

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堅之子養直庠之兄也住
廬山與善權同學詩骨氣高邁為徐師川所推羅源陳
善曰子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嫌其太清
空云往在豫章與李商老論詩及此商老云可詩句句
是廬山景物意亦以太清為病余謂清非詩之病也可
師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歎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真
隱詩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等詠往往得意外警
妙其刻苦洵有過人者善權詩渚宮禪伯唐濟已淮甸
詩家宋惠崇其自負可知矣大抵二師之於韋蘇州性
而有之非關學也吳虎臣云正平工詩至長短句甚佳
世僅稱其詩耳有東溪集

徐俯

俯字師川分寧人山谷之甥也由通直郎歷右諫議大
夫紹興初賜進士出身英才若發負磊落不羣之氣每
事不肖居人下通判吉州時取郡長陳虛中判案抹而
改之其他可知也嘗作上藍莊詩託龜父寄山谷公讀
數過歎其詞氣甚壯不類少年書生為之喜而不寐後
東坡少游後山皆歎山谷愛斯文將墜規模遠大不意
於師川復見之因目為頽波之砥柱公在宜州有手書
日記嗣傳入禁中高宗篤愛之日置御案乃召師川擢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師川每語人
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先生余極敬畏然其瑕疪有可笑
者東坡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聞當罷七日符
至乃行瑩中時對日者談命皆顛倒可笑也師川持議
若此可謂不阿所好矣所著有東湖集長子璧字待價
豪邁能文詞擬上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師川見其豪大驚奪而焚之惜乎早世使其長年焉知
非幹蠱才耶

林敏功 林敏脩

敏功字子仁新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
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脩字子來俱
以詩賦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
號高隱處士子仁寄均父詩饒三落拓我迂疎饒三指
德操也子仁始借以自況焉耳山谷寄立之云林處士
詩甚佳碧落碑無贗本也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
集

汪革

革字信民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於文無不精
到曾代榮陽公作張子厚哀詞贈家一時為詩尤警拔
絕倫謝無逸號溪堂居士寄詩贈之有溪堂春水想扶
疎之詠德操見而歎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呂舍人
始謂其用功在此而不在彼也信民和呂公欲晴詩春
日絕句等篇敲字真句匠心獨妙嘗謂人能咬得菜根
斷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鑿節稱賞生平清操至今
尚可想見有清齋類彙論語直解并詩話一卷

韓駒

駒字子蒼蜀之清井監人父為峽州夷陵令與內侍賈
祥為莫逆交政和中裕陵問祥遷謫時何人材祥即
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有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即
批出賜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譏祀
明堂園壇方澤樂曲早歲以詩擅天下蘇黃門一見比
之儲光義王平甫稱為官樣文章坡公題其詩卷云唐
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

然再見儲光羲一蘇所見何其不謀而合也子蒼每詩成輒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至既以子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與徐師川友遂受知於山谷周益公題山谷與子蒼帖曰士大夫少負軼才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題品乃自信不疑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子蒼嘗言我自學古人庶乎於山谷近之矣後僑居臨汝從者益眾酬唱之樂不減元祐諸公大歎菴詩師川所作子蒼手錄之愛才賞音即此足規一斑諸孫曰藉能守家學陵陽詩草迺手授放翁者刻之撫郡語錄一卷范季隨周士所編周士云子蒼所作不止此當更訪之癯翁教器之詩評自魏武而下凡二十九人子蒼與後山紫微與焉亦足徵宗派一時之盛矣

李彭

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尚書公擇之族姪也家貧績學枕籍經史詩文能兼諸家之長尤究心釋典灌園俯水之上樂志自放而筆墨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公擇猶子李忽去言年少能文汪信民亟稱之以為有過其姪商老處居仁言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洪覺範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謂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陳了翁問範師江西之詩誰家為最師答曰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不遜蒙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西洲落照之外未暇為也師之品評如是真可稱佛門詩史矣商老嘗負墨蓋乞書于東坡公作大小兩軸囑其擇而用之且勉之曰德更有子不亡矣坡公書山谷跋其後云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二九

晁沖之

沖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鉅野人授承務郎以詩擅名呂居仁曰衆人方學山谷叔用獨專學老杜其昆仲之所講究者素矣所作李廷珪墨詩通雅健即杜老無以復過高秀實論其脫去世俗哇吟不讓古人與居仁唱酬最劇會戲語居仁我詩非不如此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居仁戲荅云即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為然喜作長短句如臨江仙上林春慢等闕發音吐響出人意表有具茨集

夏倪

倪字均父新州人自府曹左官祁陽監酒文詞富贍儕輩罕及嘗以天寒霜露繁遊子有所之為韻作十詩畱別饒德操曲盡辛綿之致赴江守日張彥實有贈行詩未覺朝廷疎淡雖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朝夕諷誦之其服官之勤可知也詩文一集呂紫微為之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

王直方

直方字立之南州人舍人元才械之子也補承奉郎力學汲古家藏圖書甚富山谷極愛其文嘗云立之如瑤枝瑤樹常欲在人目前所寄楚詞二章寂齋賦一首竝為佳作因名其書室曰定志齋蓋取我祖維求定之意也山谷一日在市上見蠟梅開立之投以詩公喜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為詩人所覺極歎足下韻勝也偶病憂其子不克負荷蓋以詩畫寄交舊居仁初未與公相識亦寄數種均父作詩慰之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笑其病中作字如此特舉山谷雪詩以戲之耳立之詩語載洪駒父詩一首胡生畫山

水烟雨山更好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寒草邠老愛第一句余愛第三句山谷愛第四句師川愛第二句第四句以是知詩特患不佳耳既佳矣欣賞者其妙在不同也

高荷

荷字子勉荆南人元祐太學生官蘭州通判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山谷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公有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之句公愛而和之并跋其後曰子勉作詩以老杜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荷李端叔書比得荆南一詩人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之耳其推服若此奈晚為童賁客不為輿論所與自號還還先生其詩亦不傳

李錞

錞字希聲 人野案李希聲 官至秘書丞

江端本

端本字 臨川人宣和二年通判温州 野案江端本 入郵幾之孫靖康中以為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 官教授上書辨直仁諱遺南渡寓家桐廬之鶴 原後為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集 廷博案劉 後村江西詩派小序端本字子之我則端友字也 蓋誤又案端友本不入此而厲氏未詩紀事于 詩派中列端友而轉端本則又誤矣因附正之

揚符

揚符 廷博案元本 作揚合訂正 人詳俟補入 野案揚符字信祖未詳 事官官惡田家 事學賢之句

呂本中

本中字居仁壽春人遷寓洛陽復徙婺州申公之孫舜 徒少監之子成公之祖也宣和中為樞密院編脩紹興 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 人家學淵源有中原文獻之目性清約唯以著述為己

任生平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若不勝衣一室蕭然
 凝塵滿榻裕如也嘗序詩社宗派圖謂詩有活法若靈
 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楊誠齋又
 從而序之亦以學者屬文當優游厭厭以悟活法孫穀
 祥野老遺聞云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
 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且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
 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以是知詩有活
 法不知研求徒講究奪胎換骨者未矣九經堂詩蓋公
 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講習漸漬所得陸放翁稱其雄
 筆大論凜乎其可敬畏周益公跋曰呂十一丈在政和
 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為異端而手書
 立身為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
 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
 善者幾耳曾元嗣贈公詩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
 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卻收才具入風騷洵定論哉
 靖康之役太學生汪若海作麟書一卷恢詭譎怪不減
 長卿大人賦居仁謂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
 東叟之為麟書蓋得法於此子固知之矣老臣愛國之
 言遂使東叟圍城上書忠義激發之氣千載如見公所
 作宋論四十篇審時度勢洞若觀火官箴三十二則綱
 云成 皆身體力行之言服官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他
 如春秋解董蒙訓軒渠錄等書皆傳布於世乾道元年
 平江守沈公雅刻紫微集二十卷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漢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鑿得泉而曰水盡在是
 豈理也哉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山谷淵明於詩直
 奇焉耳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即淵
 明之派也鍾記室謂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果何所見而云然邪宗風既派居仁移其俎豆於山
 谷蓋以山谷易似而淵明不易似也嗣是作者林立
 海內翕然向風往來投贈目不給賞篇什之富梓於
 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可謂
 極豫章之大觀矣南渡以來老成閒或彫謝又遇陵
 陽韓子若倚萬臨川復執牛耳一時倡和之樂如會
 裘父錢遜叔輩又不下十數人四方傳為盛事沿流
 日久耳食之徒浸有起而訾議之者李文山遂謂元
 和之後無詩楊廷秀亦有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
 者自能別之之語矧瓊瑣餘子哉朱考亭云江西之
 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以斯知一代之詩
 未有不變者也獨江西宗派云乎矧谷羅崎與葛山
 書年來屏棄江西為人輕嫻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
 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為不可及元遺山論詩三十
 首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論
 詩寧下滄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由是觀之善學詩
 者支派雖分性情則一即曹劉鮑謝李杜集中何嘗
 無淵明一派而諸家之所謂江淮河漢者自在也古
 來未有無派之詩即未有無源之水今必執江西一
 派以求盡天下之詩是鑿井得泉者也詎復知江淮
 河漢之源流乎且居仁作圖名雖為詩意實不專主
 於詩大約如制科以詩賦取士不過借以為請獻之
 資焉耳豈真據詩以定人之生平哉觀圖中首後山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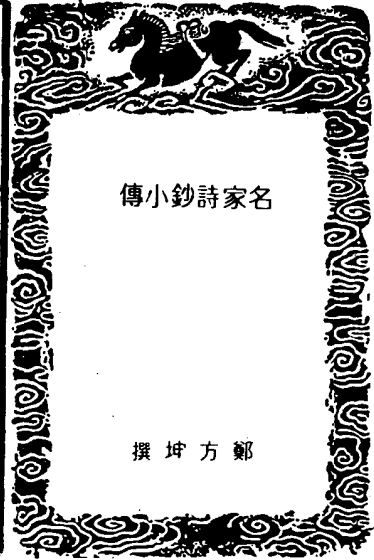
而終子勉其寓意固已微矣後人舍立身行己不論
 僅舉有韻之言稱為宗派詩人而已嗟乎幾何不與
 呂公論世尚友之旨大相逕庭也哉

紫微作圖其大意已見於自序既謂之圖則姓字自
 有先後安得執此以較詩之優劣也如正平所云吾
 乃居行開乎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均父亦以在下列
 為恥是同社已失于喁之雅矣余意此特諸公及門
 各尊其師之言也范周士曰呂公一日過書室取案
 閒書讀之乃江西宗派圖也公言安得此書切勿示
 人乃少時戲作耳及舉此語以問陵陽先生公語云
 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
 豐城邑開刻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為數等初不
 爾也細釋周士此言不無水火鳥可信為必然哉且
 不特此也東坡題山谷詩云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
 又云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山谷則謂
 東坡作詩未知句法山谷愛陳後山詩為之揚譽無
 所不至後山云人言我語勝黃語又何以解也豈文
 人相輕自古已然雖賢者不能免耶

南州張扶長吏部作江西宗派圖錄書梓諸書出
 處甚詳但二十五人內李錚江端本揚符三人小
 傳未備江子我在南渡初最知名其母夫人為劉
 原父之女見冕以道壽昌縣君墓志見端禮弟端
 本云云惟李錚僅以官傳揚符僅以字著耳因為
 補綴于後庶好事者有攷焉南州花隱識

此書從樊榭山民厲君借鈔校過并錄其跋語南
 湖花隱其新號也雍正癸丑秋九月九日勿藥記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名家詩鈔小傳

鄭方坤撰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嶸山 刪訂

目次

卷一

宛陵詩鈔小傳

曝書亭詩鈔小傳

梅村詩鈔小傳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靜惕堂詩鈔小傳

賴古堂詩鈔小傳

田間詩鈔小傳

石臼詩鈔小傳

槩子詩鈔小傳

念山詩鈔小傳

舟車詩鈔小傳

南田詩鈔小傳

託素齋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宛陵詩鈔小傳

施閩章字尚白一字愚山宣城人祖父俱以理學名

世為東南人士所宗先生少負異資習聞家學弱冠

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詞名噪江左順治己丑登

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多所平反朝士爭籍

籍言其可大會

世祖章皇帝方右文拔曹郎尤者充學使御試名居

詩鈔小傳

第一遂提學山東其課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

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已奉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

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通賊追呼急輒相聚為

盜作勸民急公歌垂泣諭之遍歷崇山廣谷備悉民

間疾苦作彈子嶺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

泣比諸元道州之春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

時於是一意休息吏不能為暴又數平冤獄案積益

簡每高春一視事對閣皂山色支願賦詩築愚亭於

官廨之傍環以楸柳暇即與過客嘯咏其中無何以

裁缺歸里民送之如歸市臨江故有江清可以飲先

時民過之嘆息曰是江如使君清因改名使君江至

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會湖漲所乘舟為

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之食賣

其舟而歸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士三相國薦其

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又二年晉侍讀當是時愚山

之名滿天下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預

效問業者無虛日作為文章極其醇雅而于詩學尤

遠體氣高妙格律深穩鏘然而玉應益然而春溫一

詩鈔小傳

詩詩人有南施北宋之目王阮亭先生最愛其秋風
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樹雲
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之作
謂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此
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又謂其清詞麗句層見叠出
做張為主容圖之例摘其尤者標出與康樂池塘生
春草立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柳月映清淮
流并資藝苑談助云

曝書亭詩鈔小傳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少聰慧絕人書過眼
覆讀不遺一字為舉業文下筆千言立就童州之時
即便工詩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饑人相食朱氏固巨
族自其曾大父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
幾絕粒顧守青瑣舊物誦弗輟既而嘆曰河北盜
賊中朝朋黨將作矣何以時文為不如舍之學古
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
歌人皆笑以為狂未幾亂果作年十七作費塔於嘉

詩鈔八傳

與馮氏馮公有客王鹿萊者華亭名不也一見大奇
之曰此必以詩名世自後名益高郡國諸侯聘幣爭
集其門所至皆以賓師禮之既以博學鴻儒徵
御試高等以檢討充內廷供奉辛酉典江南試稱得
人為言者所中鐫一級尋復原官先生亦遂無用世
志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
明詩綜一百卷皆鑄穴前聞參証已說卓然有傳於
後無疑古文詞則載淨繁峭潔名貴於易堂堯峰之
間高參一座詩名尤籍甚人口時阮亭尚書以風雅

名家詩鈔小傳

號召海宇一時名流無敢相駭驕者濟河海岱間每
以山籟田氏並舉為言而江南人士亦有漁洋棉津
二家詩之刻此皆出於鄉曲之談門下士阿私之論
附影隨聲不可為典要惟先生體大思精牢籠萬有
而澄汰鍛鍊不肯人云亦云若以匹敵正如玉藻生
所云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乃引穆天子之歌彼若
言大華三峰此必曰濤陽九派者迄今交遊零落境
站荒涼而新城長水屹然為南北二大宗師比於唐
之李杜宋之蘇黃更千百而勿之有改也嗚呼盛
矣

詩鈔八傳

吳傳業字駿公一字梅村太倉人少負絕人姿過日
成誦凡經史百家稗官小說山經地志釋義道藏以
及西陽之典羽陵之蠹珠囊玉笈之遺亦文錄字金
匱石室之秘自十五六歲時即已原原本本兼綜共
貫作為文章如兔起鶴落風發泉湧千古倚馬莫能
窺其涯湲時張天如吉士以復社領袖教授里門門
下七著籍者不下千人求其教學相長固一知十卓
然稱都講生者延陵而外實不能再屈一指一時企

梅村詩鈔小傳

羨謂扶風之遇鄭康成河汾之得薛收重常此其選
也年二十舉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廷試賜一甲第
二名進士及第時猶未娶特撤金蓮寶炬花幣冠帶
賜歸里第完姻於明倫堂上行合卺禮蓋自洪武開
科花狀元始後此為再見士論榮之嗣後迴翔館閣
不十年亦陞至宮庶學士金鼎沙堤巨若問物耳乃
旋遭蟻賊之亂都城失守天子殉社稷倉皇行避滿
月蕭條當其時亦思引刃以自裁指魁以見志徒以
雙親年老濡忍不決及入本朝逼於徵召復有北山
之務論者惜之然讀其詩詞樂府故國舊君之思流
連言外如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古人
一飯猶思報甘載恩深感二毛聲有餘哀情文兼至
及臨終一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
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
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
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
活艾炙肩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
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

詩鈔小傳

完缺悲憤自訟不作一欺人語讀者畧其迹諒其心
可也所作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雁門尚書行思
陵公主輓詩諸什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元天寶
遺事皆可備一代詩史豈僅若函書者并但說庚申
櫛哭荒臺徒傳乙丙已哉按節而歌猶令人掩卷而
三嘆也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漸水令以疎尤徵為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

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不假思索真當今才子也以此游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時鼎孳方新前朝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以寄其恠憐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陰者龔

詩鈔小傳

卷一 芙蓉齋 七

集京師不能無丐齒牙仰煦沫先生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之嚴冬之裘萬里三笠之縷千尋古云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者川鶯星奔於斯為盛先生既負宗師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羣羣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劇折笑諧間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歎為天人未嘗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稱其調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沉其託旨也逸深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間所謂五嶽起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次先生集於虞山莫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之有所軒軔於其間也

詩鈔小傳 卷一 芙蓉齋

靜揚堂詩鈔小傳

靜揚堂詩鈔小傳

曹溶字秋岳別號倦圃嘉興人前明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審諤有直聲中朝貴人多側目既遭中原板蕩

聖主當陽張八紘以羅才俊先生以先朝遺逸亦思踈伏艸茅終稿項黃賦以苑徒以推轂者眾敦逼出山不獲遂其初志既歟歷中外久游陞至少司農中間升沉淹速不常厥居亦時而為嶺海關塞之行地康熙戊午已未間

詩鈔小傳

卷一 靜揚堂 九

天子思得閣博之士備顧問大臣有舉先生名應詔者先生已歸隱林泉仰屋著書三微不起矣少日即以詩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體氣自然意匠深穩與龔芝麓宗伯異曲同工卓然為國初一大家李天生稱其五古如羚羊星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英奕自露神采又云意取其厚詞取其自然所以復漢京也調取其俊逸格取其整所以明選體也而渾樵悲壯馳驟兩唐者反在所畧又云七古向有獻吉如龍伸獸如鳳之喻龍變化不測鳳文采斐然可謂深

詩鈔小傳 卷一 靜揚堂

知李何者要之二體亦未能偏廢先生雙提並輓而行而與行宏深不顧時眼大有郊祀鼓吹之遺世無言漢詩者吾珍此自賞耳蓋其佩服若此至五七律之一氣渾成五七絕之正變互見其見稱於李秋錦陳其年潘稼堂鄧孝儀諸公尤未易更僕數昔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申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夫王之德至於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精氣之著見則田夫野老皆得望而知之世之為詩者不枕經靡史以盡其才月銀季煉以博其趣涵濡醞釀息深深而出聲應徒取煩音輒語希世媚俗則非玉也磬耳讀靜揚堂集其廢然而知返也夫

詩鈔小傳

卷一 靜揚堂 十

賴古堂詩鈔小傳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樸園學者稱之曰樸下先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樸下數傳復徙大梁若其世唯樸下居最久取以自號志不忘也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游聲稱籍甚崇禎庚辰成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師陷問道歸里門明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授鹽法道遷閩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公至創以雕勦收餘德而煦哺之使

詩鈔小傳 卷一 賴古堂

反側子自安平李鳳毛之亂解清漳之圍見者皆驚
為神施鬼設不知皆從書卷中體驗古人成局而變
化出之者也既以御史臺徵上章言閩事輒報可又
密有所建白頗摘挾用事者驟擢少司農而聞者咋
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
時有司已鍛煉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冤者以千百
計按察司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冤狀與平反撫軍不
敢任請廷質詔逮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詔朝審
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
於是羣公卿揚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大行遺
詔遂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尋出為青州海防道轉
江安糧道再被論事自而卒生平喜為詩宗仰少陵
然機杼必自已出不屑為公家言劇鉢瀟灑而歸之
大雅而訟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
卒猗猗立呼聲聲如沸手琴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
送客游大梁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
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所親曰今日嘗
得言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

詩鈔小傳 卷一 三

不得目又活一日屬友人為作又活一日印章即此
而論較子瞻獄中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
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入都也百
姓皆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
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詳閩人高兆四泣記中其
時連染者近千人考治榜掠瘼死無算猶數百人從
公對德輿大呼白公忠直無罪情詞慷慨卒無一言
撓敗吁難已某閩人也先祖二銘公辱公文章道義
之交嘗枉駕三造敝廬里傳為佳話繼公遺集

不禁廢書而三嘆也

田間詩鈔小傳

錢秉銓字幼北桐城人後更名澄之字飲光崇禎朝
以明經貢入京師屢上書言時政得失不報遊民鄉
間與復社幾社名流雅相引重目擊秦寇蹂躪中原噴
指噴銳欲以功名自奮迨南渡而後事不可為麻
衣芒鞋間關萬里崎嶇間嶺猶不忘
初志焉嗣後海宇風清玄黃職息羅床土室理照終
年酒德琴心達生用老斯咏斯陶或嘯或語格每進
而益上詩屢出而不窮要其流風深得香山劍南之

田間詩鈔小傳

石白詩鈔小傳
那昉字孟貞一字石湖高淳人少日為諸生有名明
末社事大興淮服江表之間孟貞實為職志每酒樓
詩社座以為無車公不樂同道為朋流言不信登氣
廣卒翕然四應明社既屋敦盤上履二之節伏處湖
濱謝去舉業不事泉明之柳當門仲蔚之蒿塞徑彈
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其於人世聲利之途蔑如也
最工詩五言清真古澹從韋柳門庭中來陳仲璣謂
孟貞詩無一暢懷語如讀孟郊東野集令人不權施

石白詩鈔小傳

思山與相友善其沒也為輯其遺詩以傳王阮亭尤
最所稱賞悵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其注令
高淳特屬訪其後人李至問之則老妻孺孫鬻鴛鴦
寡餽粥恒苦不給李脫贈三百金為置腴田百畝俾
免飢寒而其家竟不知誰為為之嗟夫羊舌下泣之
仁即成分宅之誰豈所望於素未識而者哉錄此用
表古道且以誌文人身後之遺也

詩鈔小傳 卷一 五

神髓而融會之昔賢論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
閒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讀田間一集庶幾近之緣
章繪句家不能道隻字也

紫子詩鈔小傳

紀映鍾字伯紫別號懸叟上元人崇禎間為名諸生時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周鍾介生蕭榮舉復社四方雲集響應各以類從要必有一二人焉為之宗主如貴池之劉伯宗吳次尾蕪湖之沈崑銅宣城之沈眉生是也而金陵為陪京重地山川妍淑風物清華鐘鼓聲聞衣冠都雅是時扶質垂條星奔川鶩者則必以紀伯紫顧與治二君為職志與治早歿而伯紫獨領袖羣英繼丁陽九之厄一時名士靡

詩鈔小傳 紫子

去

身漢族取義成仁而一顧不顧者固不乏人而岐路參差蒼黃反覆賦空床難獨守者正復悉數而未可終甚且囚首賊庭六等定罪固向之談忠說孝邦國羽儀而羣奉為黨魁者也伯紫以青雲白雪之身繼然不泯躬耕養母遠害全身古所稱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庶幾焉少與廬江龔宗伯友善宗伯既貴為相之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牛朱霞可望而不可即詩若干卷宗伯為繡梓以傳近代徐天池盧次樞陳白雲皆得知已一人死以不恨而伯紫更躬逢其盛矣伯紫有妹名映淮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後適莒州杜氏以節聞阮亭王公司理揚州作秦淮雜詩其末章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即史今以青閨嫠婦與真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公改容謝之後為儀曹力主覆疏旌其閨曰吾以懺少年綺語之過亦可稱一段佳話也鈔伯紫詩並疏其軼事於右

字少、紫子

七

金山詩鈔小傳

方文字爾止桐城人天啟末諸生司農玉峽公之子狀貌魁傑賦性亢爽少負時譽高自標表好結四方知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相頡頏崇禎中江上選家林立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諸名士狎主菘林園門一懸千金不易爾止樁柱其間所選詠雅一書壇壇相望並重雜林既因世變不就博士弟子試銳志著述其為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為章縟句繪之學間有徑率之句頗為承學

金山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金山

六

口實然爾止實苦吟含咀宮商日鍛月鍊凡人所輕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肺而出之者也好改人詩與人辨論至面赤背汗不少休人亦以此嘆之而爾止已語罷輒忘不復省記矣所著金山集五十卷一時者宿若 龔芝麓施愚山林茂之孫豹人宋玉叔顧與治伯紫諸公皆盛相推許以為必傳今其詩具在如萬劫不燒惟富貴五倫最假是君臣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性情最是遊不倦富貴何如詩可傳下肆尚能言孝弟醫方猶可立君臣

字少、紫子

七

天下後世必有誦其詩而知其人者爾止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為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僕於前呈其詩卷王阮亭為題詞且語座客曰陶坦率白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金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倒此雖戲語亦可想見此老之興酣脫腕不暇草書時也

詩鈔小傳 金山

九

舟車詩鈔小傳

陶澂字季深寶應人以字行又去其複字止稱季四方識與不識咸目曰陶季陶季云季深早失怙恃崇禎末天下亂翠雲子避地吳越有運期德耀之風福王南渡後棄諸生不事而專肆力於詩古文詞性就遊覽富之燕之晉之吳越涉八閩浮三湘七澤遊屐所到聲名翕然其所著詩多於舟車中得之因名舟車集偷然詠歌自適其性情清厲恬爽無一惱悅蕉萃之音新州顧景星所稱為二百年來山林無此

言金八傳卷一
作者也嗟夫世之號逸民者大率先貞後賢黃反覆如北山移文所譏能終老蓬華矣或沒世而文采不表見於後世槁項黃馘亦無取焉故必隱逸與文苑合傳一洗終南捷徑之辱而逸致閒情實能與玄真子甫里先生後先競爽乃所謂難能而可貴也如季深者其庶幾焉

南田詩鈔小傳

南田詩鈔小傳
暉壽平以字行名格一字正叔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生而敏慧眉目秀朗父遜菴授之書上口即能解義八歲詠蓮花成句驚其塾師崇禎末方十餘齡遇變故隨父崎嶇閩嶺相失黃華山下旌帥某得之愛其聰穎欲留以爲子遜菴旣以緇衣得脫偵知子在某所其師媪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情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剃染留寺中而去旣歸遜菴卽視其轉

詩鈔小傳南田

帽易寬袍大袖日加督課學乃大成遜菴爲復社遺老學問節概東南碩果四方聲氣翁集南田張筵脂牽賓饒成禮承志曾無倦容少時流離瑣尾以畫叙得生迹創沒骨花一派畫善養父無愧白華孝子畫筆得於天性本工山水烟雲萬態多傲黃鶴山樵旣與虞山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嗜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含苞怒放殘英半墮流染穢裂別開生面開作一虫一鳥傳神阿堵刻欲飛動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

名家詩鈔小傳

南田三絕沒末十年一練之貴購數十金又不獨以筆墨重其品也詩率幽渺凄戾托寄遙深故與月泉吟社相類其詠梅曰可憐雪霰相催急幾到春風已白頭可想見其憔悴枯槁矣性落拓雅尚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每舟車返裝囊累千百金家人散漫輒隨手散盡以故遊遊半世而貧至無以爲家其卒也賴故人經紀其喪所居有馮香館俱酬皆一時名士云

詩鈔小傳南田

託素齋詩鈔小傳

託素齋詩鈔小傳
黎士宏字婉曾長汀人負岸異姿自爲孤童卽能讀等身書嗜聲詩又不好繁艷諧俗語少遊寧化李元仲之門稱入室弟子應試三山見曾弗人作蘭與蘭語詩爲贊弗人大學節且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時新建徐世溥有文名與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婉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已耳而周櫟園方伯謂黎自可單行若比並漢陽恐疑噲伍其爲名公大人所傾倒若此順治甲午提京闈屢試禮

詩鈔小傳託素齋

言金八傳卷一
部不第需次授廣信司理旋以裁缺補永新令舉能其職歷官至甘山道移節寧夏適邊將倡亂河西一帶無固壘人心風鶴訛言日數起鎮獨以鎮靜處之督餉籌邊治軍書每至達旦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迫于羽舞階唐功克奏諸公多以節鉞相推而屢疏陳情卒遂初服以去一畝之宮彈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幾忘當日之赤羽白旗而以身爲長城之寄也者皆藏文仲有言賢者急病而讓夷若此者可不謂加於人一等歟著作甚富選家謂其古文清新俊逸未嘗步武前人而動與古會詩格隨年而變大抵刊落陳言清真樸老與周櫟園汪舟次諸公後先競爽於以筆悅爲工者寅湖青草之奇靈洞翠華之秀音於託素一集蓋悠然而觀其深矣

詩鈔小傳託素齋

既堂詩鈔小傳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為大賈饒於貧崇禎末年
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為則散家財結客集義
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既乃為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
節請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
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
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驥驥而攀鱗翼者莫不幸
趨門下京師為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
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入試
不終幅而出

詩鈔八傳既堂

五

天子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
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
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
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憐謝
之豹人貌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頰衣冠
甚偉與尤悔菴初未識面一日者悔菴客揚州集某
公處豹人甫入門於稱人廣座中望見即趨赴曰此

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川遺世
亂毀於賊流寓邦水遂卜居馮家無負郭田環堵蕭
然左對孺人右抱稚子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間入
幕府為諸侯老賓客晚播遷在外不克遂其鄉關之
思則築室數椽顏曰既堂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
意其懷抱從可知矣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龍作鱗
吞舟人皆戰慄無人色豹人獨從容扣舷賦詩曰風
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
尚欲西歸大華眠時人服其雅量所為詩衝口而出

詩鈔小傳既堂

五

搖筆而書老幹紛披天真爛漫而調古格高不作一
塗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西堂詩鈔小傳

尤侗字展成別字梅岑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
所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屢
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坐捷旗丁降謫
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
最長四十九入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
多至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居以詩文緣素
請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
居堯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
人多畏注之嚴而樂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
甲乙榜早為文社領袖弟子著錄者眾大學士崑山
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繁盛如臨去
秋波一轉制藝讀離騷手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祖特達之知宮之翰苑又於南巡逆駕之日晉官
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也
已所撰西堂雜組學者胥悅奉為兔園冊作詩甚多

詩鈔小傳西堂

五

上焉者為白傅之諷諭間道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
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為稱其心之所欲言昔雲
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呵曰汝言不用
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今之不事裨販者見亦罕
矣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被為海內讀西堂集者
進一解焉

詩鈔小傳西堂

五

西河詩鈔小傳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以避仇亡命改名姓與兄萬
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晚歲林居講學海內稱西河先
生少負才縱橫為詩歌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
合即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殺者既遭亂不
應試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以
為謗詆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
人事搆之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鄭衛梁
楚重爾復壁曼嘯長吟往往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

詩鈔小傳西河

五

幽憂騷激之思過淮陰於張吏部園亭倚醉扣槃賦
 明河篇六百餘言及且則城中鈔為殆遍又嘗游飲
 禹州楊花飛飛望暑後白雲樓位下作歌匝月而都
 下之妓館酒樓競相傳唱皆其生平之佳話也久之
 以鴻博徵授史職在館七年告歸又十餘年乃卒西
 河長於說經一掃訓詁習氣持論尤好與宋儒牴牾
 為詩近萬首嘗自言酬應者十九冥游者十一登臨
 感寄無聞焉工拙概可知矣然唐人原無虛題自子
 美始後乃轉相沿襲蓋浮響易填實拈難工也又生
 平絕不喜東坡詩謂其詞繁意盡去風騷之義遠一
 日者汪主事校門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
 先知之句相難謂此等詩亦得云不佳耶遠佛然曰
 驚詎便後知耶獨尊鴨也眾為捧腹然西河詩實能
 以舊骨幹艷彩莊而不重宕而不佻令人於千載後
 重見神龍景雲風度始寧女士徐昭華讀西河瀨中
 集而感嘆願受學稱都講焉今集後附徐都講詩一
 卷即受學時所存稿也西河曰吾門多才以詩則無
 如都講者都講蓋高弟子之稱名云

詩鈔小傳西河

至

采山堂詩鈔小傳

周篔初名筠字青士別字管谷嘉興人少遺亂棄去
 舉子業不治受屢賈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
 船歸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筭斗
 斛權衡堆滿肆於糠粃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糾
 史警經蠶頭細書盈尺滿笥未嘗少暇息其為古今
 詩句數字琢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
 翊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泳秀水朱彞尊海監朱一是
 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贖金
 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墮之傾肆中
 錢米給之歲漁出私錢為粥以食餓者既急人難又
 交遊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
 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許卷隨之行援
 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擊子收至武康
 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
 虎跡交於塗循澗路前進敢哭於後不少顧望林
 中燈修修就之則僧還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
 來得不心動乎曰吾行不失信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
 因煨芋魁共啗留信宿乃躡山頰徧歷七十二精舍
 而返其儻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趨率易嘗醉書
 五言云似士不遊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
 謝奔趨立言頗突兀應事遇粗疎饑凍不少顧吟詩
 作歡娛真可當一幅寫照矣

詩鈔小傳采山堂

至

采山堂

至

清吟堂詩鈔小傳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白少好學能文家國
 貧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總編
 賣文自給新歲為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寫
 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為
 聖祖皇帝所見大加擊節立召見旬日之間三試皆
 第一於是簡入內廷供奉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
 林院侍講游陞詹事府少詹事曉夫先生一孤監粟
 儒耳當其留滯長安三旬九食殘杯冷炙時遭戴安

詩鈔小傳清吟堂

至

道之辱卒能以文學自奮致身霄漢之上故論凌雲
 之際遇則與氣衡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者同其烜赫
 驚霄貫之宜呼則與靈虬傳文箭歸馬散霜蹄者均
 茲款密觀錫予之駢蕃則與內分金帶亦恩與荔枝
 青者等斯寵澤至於栢梁侍宴天祿校書行轅屬軍
 廣歌載筆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視夫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併
 諧捷給富麗為工者其氣象可同日語哉先生素謹
 慎口不言溫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致通顯朝士多

側目會有造語上聞者賴

天子仁聖放歸田里曲示保全之意越五年復以厚官起用仍內直如故謝表所云媿寵榮之踰分致嫌怨之紛來荷蒙曲護孤根得遂歸田之願終收敝履俾孑望闕之誠由中之言知非強說矣久之以母老陳情卒獲初衣之請又數年乃卒亦詩人之秉禮守義而身名俱泰者歟所為詩諸體具備豐而不失之靡約而不失之促和平爾雅而不為鈎章棘句之習所謂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雲蒸龍變微斯人

再離與歸

詩鈔小傳卷一 五

湖海樓詩鈔小傳

陳維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興人年十七為諸生偃蹇至五十四歲始用大臣薦召試博學宏詞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又四年以疾卒京邸檢討少清癯長而子思學士大夫皆稱爲陳髯一時言詩古文詞者必推髯由是髯之名滿天下大父少保公父贈公並以清流爲名卿佳公子有聲東林復社間丹穴鳳毛過者不敢題凡鳥也既連不得志於場屋乃束裝爲汗漫遊詩壇酒社到處逢迎自王公卿相而

寺少小傳 湖海樓 五

下凡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片紙以爲榮臚補

之資益於堂四方之賦交錯於戶顧髯落拓視金帛如土每出遊贈遺千金輒隨手散去時時賸乏則佈屋權書賬如是者終不悔所作詩風華典瞻原本六朝三唐後乃傲兀自恣於昌黎眉山諸家而得其神髓遇花間席上尤喜倚聲度曲與酣以往落紙如飛慢詞小令多至千八百闕振古所未見也爲文最工駢體每於敘懷傷社愴有餘情哀麗流逸廣闊府後一人而已髯未疾時屢以江湖山藪爲念緣史事方殷未敢引退疾亟吟斷句云山烏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椎敲勢吁其可哀也已不佞少日好縱覽前輩詩文檢討一集尤素所辦香秦之觀鬢絲禪板之遺圖採楊枝紫雲之軼事風流跌宕未嘗不掩卷想見其爲人也

詩鈔小傳 湖海樓 五

午亭詩鈔小傳

陳廷敬字子端別號說屨澤州人六七歲後塾師受句讀見左氏春秋傳喜而竊誦之嗣後見他古文無不然家固多書從兄庶常公尤好古則從學之盡發所藏書縱觀之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時龔芝麓宗伯以風雅號召天下諸名士皆出門下而新城王貽上最有詩名先生詩不與之合王獨奇其詩因以自負然卒不與之合間亦爲古文以自娛長洲汪若文見而大異之感激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自有得焉其後召見殿中問朝臣誰最能詩舉貽上詔求宏博鴻儒備顧問舉若文兩人用此官翰林益相切劘砥礪以盡其材之兩人者一爲詩伯一爲文宗卓然爲本朝第一手而吹噓上送名達天衢出谷遷喬聲華赫奕實由先生一言推敲誠所謂文章報國而得

詩鈔小傳 午亭 五

以人事君之道者矣先生少不好弄過羣兒戲則從肩袖手望望然去稍長衣冠偉岸儼而後言議而後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歷仕五十餘年遭逢聖明位爲上相既用德行事業光昭耶治滿載皇猷而又以文章餘事深契主知

聖朝之賜詩序有曰其氣淵若其言藹如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竊其諸一字之褒榮於華家者歟陳乞章虞上得請歸有日旋奉特詔再入綸扉逾年而赴玉樓之召家於午壁曩平生所爲詩賦雜文五十卷題曰午亭文編云

寺少小傳 午亭 五

澹園詩鈔小傳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先生昆季皆一代偉人蔚為國器視王氏之殊薛家之鳳不翅過之而仙韶法酒賦唱三聲履跡衣香集成一品尤屬古今僅事以是識與不識咸嘖嘖稱三徐云季為立齋相國其得第獨先次為果亭閣學康熙癸丑第三入及第長即先生庚戌探花由編脩游陞至大司寇三公以博學高才連擢上第位列卿地之隆賓客之盛一時無兩而先生尤知人能得士有人倫水鏡之目凡蒙其賞識者率飛黃騰達以去登李元禮之門不啻虬戶望韓昌黎一面有若泰山海內之士雲集星馳若百川之歸巨海繼介之宗龜龍也每於退朝之暇簪履滿室先生口酬辨問手繕簡牘身受陳粟兼施並給曾不錯誤賓退則書卷隨身輒親鉛槧即飲闌廢倦曾無休息之時先生固愛才若渴絕不為私然以交遊太廣聲氣大通其家人門下客不能不緣之以為茲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唇搖舌其間蜚語謠言傳播坊市於是督撫賢內大臣撫拾罪狀連章

名家詩鈔小傳

効奏類

天子明聖置不問先生遂謝病乞歸五疏乃得請命脩一統志做宋司馬光故事書局自隨御賜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聖眷固未之替也逾年詔以原官起用而宣諭之日即為撒瑟之辰八百孤寒齊下崖州之泪矣先生與汪蛟門論詩不合至於忿爭攘臂若昔日陳艾然者蓋注主韓蘇而取才氣司寇則格律圍擊音調和諧不離唐詩正聲者近是同時梁蒼巖相國有蕉林集王澹儒相國有西田

詩鈔小傳

集王儼齋司農有橫雲山人集皆肆好和平不失五堂家數而司寇尤意餘於匠情深於文蔚然成一家言余欲承學之士重睹漢官儀也特錄澹園集於冊而他樂從焉

聽山詩鈔小傳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鳧盟永年人端愍公長子也少而穎異下筆為文章高潔宕逸絕去時俗蹊徑顧獨喜為詩十五歲補邑諸生有名庠序間會帝京失守端愍公殉國難扶柩襄事畢即間關走江南求先人知交作志傳捧以歸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沉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鄉居力耕課二弟皆成名足跡絕城市以恤事至京師公卿大人皆折輩行與交有欲以山林隱逸及孝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

詩鈔小傳

聖

恭贈詩云草澤英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論者以為實錄既棄舉子業不事則益肆力於詩沉鬱頓挫一以少陵為宗與其友雜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更唱迭和觴咏為樂王阮亭謂河朔詩派實自鳧盟開之晚歲究心性命之學并詩亦不多作謁孫徵君奇逢於蘇門執弟子禮歸來大書於堂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自題書室云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千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歌相鄉魏相國贈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此亦可想見其所得矣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

詩鈔小傳

聖

安雅堂詩鈔小傳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少負異才風格道上自十八九時即以詩賦古文詞屈其曹偶每一篇出學者視若虬珠拱璧無異詞者壯歲成進士迴翔郎署其標格意氣文采風流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爭先視之為快嗣出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浙濶用矣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逮入對簿一門咸就繫蠶西曹且逾歲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骨肉之間踴險騎危懼而後免遂流寓吳越莫斷鄉

詩鈔小傳 安雅堂 卷一 望

關居無何

天子察其宛抑起補蜀泉會入覲留京師而吳逆告變發憤填膺既則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嗟夫以彼其才謂宜耕金門侍玉几一鳴國家之盛願乃浮沉郎署俯仰隨人及分藩建節總憲外臺方少自發舒復中黃語幾罹不測既賜環柄用矣燐烟間隔全家陷賊中幽憂佗僚終至傷生時命之窮可為扼腕然所為詩具在覽古寫懷思鄉望關江山資其慷慨風雨壯其羈愁豪宕感激怨誹而不怒有勞人志士之思焉荔裳後四年 詔徵鴻博之士授翰林官有差諭者謂荔裳而在石渠天祿自當首推一席而不幸塞艸宿矣悲夫荔裳雅善詠京師有市狺其者本驪馬行牙人以附勢饑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客壁間有孔賢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又萊人某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訴急騎追之荔裳在視因戲曰此所謂網不及舌新語流傳俱可入啟頽錄也

寺少、傳安雅堂 望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嶸山 刪訂

目次

卷二

東庭詩鈔小傳

考功詩鈔小傳

帶經堂詩鈔小傳

堯峰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目次 卷二

蓮洋詩鈔小傳

遺山詩鈔小傳

青門詩鈔小傳

西陂詩鈔小傳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樂圃詩鈔小傳

種字林詩鈔小傳

古歡堂詩鈔小傳

遂初堂詩鈔小傳

有懷堂詩鈔小傳

冰菴詩鈔小傳

山閣詩鈔小傳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舍人詩鈔小傳

飴山詩鈔小傳

陋軒詩鈔小傳

白渡詩鈔小傳

芭菴詩鈔小傳

寺少下等目次

突星閣詩鈔小傳

香草堂詩鈔小傳

笛漁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東癡詩鈔小傳

徐夜初名元善字長公慕稱叔夜之為人更今名字
從菴又字東癡新城人為考功王季木先生外孫而
西樵阮亭之中表兄弟也少讀書外家洵染風氣東
癡工為詩年二十九遭世亂遂棄諸生茅屋數椽
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
和靖故居波浙江浜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酌謝早羽

詩鈔小傳 卷二

暮表回賦詩而返遂不復出康熙戊午己未間

詔求巖穴之士有司將以姓名上達力辭乃免東癡
為文章原本莊騷史漢工於哀艷五言詩以陶淵
明為宗嘯刻處更似東野中塚以往屏居田廬遊與
世絕為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以
下不及也晚景貧甚阮亭司寇為遺書已令曰昔
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為道州舍十數間
給水田幾十畝免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
廉耻之方又楊君謙蘇談記中峰草堂為海粟煉泥
趙松雪搬運中峯壁壁吳人至今傳為雅談今徐先
生簞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蓬魁麗共之明公誠能
修式廬之典捐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
子者亦住話也然當路終無知之者卒困頓窮餓以
死詩亦散佚無存司寇為搜得百餘首編梓以傳云

名家詩鈔小傳 卷二

十笏草堂詩鈔小傳

十笏草堂詩鈔小傳

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為
人清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
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縉紳論交時號三王既
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
外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罷吏議下獄鍛鍊久
之無所得得昭雪則跳身之吳越偕諸名士為六橋
三竺之遊銀甲彈筆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逾時忘返
識者嘆為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

詩鈔小傳 卷二

訃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
日既奔喪歸中夜悲號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辨辨
血漬也蓋距大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視哀其以
孝死也私謚節孝先生云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
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
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聞人林古度論次其集
推季木為先河爾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木贈而
肆踰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書
題孟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

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
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華路監縷甚昆窗肯庸
焉此如東漢肥天之業固歸光武而傾身結客賈齊
武王之首發其端也西樵性簡易豪宕作香奩詩自
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於宜尼廡下
無分耳蓋其托興如此當磨勒之獄解扁舟南下阮
亭時為維揚司李迎於秦邗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
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
較前差進否人嘆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

詩鈔小傳 卷二

公語評其詩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豪放
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為定評云

帶經堂詩鈔小傳

王士正字胎上一字阮亭又別自號漁洋山人海內
所尊為漁洋先生者也先生幼負聖童之目六七歲
入家塾受詩至綠衣燕燕等篇不覺潛焉出涕遂悟
與觀等怨之旨祖方伯公年八十餘家居課諸孫而
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艸書又喜飲酒一日醉墨淋漓
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羲之蹟先生時年十一歲即
應聲曰間吟白也詩方伯公大喜賜畫扇二又髫時
作落葉詩數篇有云已共寒江湖上下况逢新燕影

名家詩鈔小傳 卷二

差池又云年年搖落吳汀思忍向烟波問板橋有落
 葉堂初編伯氏西樵先生為序而刻之年十八順治
 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二先生既早
 達因得棄帖括弗事而專致力於詩上溯三百篇下
 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製義不窮其派別而折衷
 其指歸其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時先生年甫
 二十九居然少年也而詩學已蔚然成一家既從
 理官遷郎署改官禁近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卓卓乎
 有與文章者述相表裏者久之坐失出罷官即日就
 道歸里葺夫子亭別業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後
 七年為辛卯歲癘疾大作顛連床箚間自占一聯云
 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始丙申年不數日卒先生
 於書無所不窺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清華之地
 而使節所經遍歷秦晉洛蜀楚粵吳越之鄉所至與
 其謂士雅人相接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搜剔其殘碑
 斷簡融液蓄萃而一發於詩故其為詩籠蓋百氏叢
 括千古而尤浸淫於陶孟王章諸家獨得其象外之
 旨弦外之音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氣超乎鴻濛

詩鈔小傳

卷二

之先而味在於酸鹹之外蓋自來論詩者或尚風格
 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先生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
 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
 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為一代之宗天下
 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於家有其書戶習其說蓋
 自韓蘇二公以後求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
 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偽體六百年來未有盛於
 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學詩十八歲始得漁洋全集朝
 夕捧誦耳目開明頓足起舞如耶耶生之嘆天人也

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能無誦賜予之言而三嘆息也

詩鈔小傳

卷二

4

堯峰詩鈔小傳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鈍翁長洲人晚居堯峰之麓學
 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力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
 士歷官部郎會江南秦錫案起謫北城兵馬司指揮
 再遷主事以疾歸鈍翁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粹於六
 經為文出入虞陵震川間而碑版之作尤工海內翁
 然推之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之儒修明史大臣交
 章論薦

御試名列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入館僅六十日撰史

詩鈔小傳

8

傳百七十篇遽以疾陳情總裁者難之再三請不已
 年餘竟子告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餘稔終
 不作山想矣鈍翁性下急邁意所不可輒攘臂爭
 即詩文得失不少假二友相借鈍翁書罵人然坦率
 無城府喜獎借後學片語之佳不難俯至地家居
 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
 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詩以餘力為之
 要自屏絕恒蹊嘉秀有致淮上閣百詩每肆譏評謂
 僅可粧點山林附庸風雅比於山人清客然者語涉
 輕薄今三復其集大致脫去唐人策目而專以宋為
 師於宋人中所心慕手追者石湖居士而已取徑太
 狹造語太纖且隱逸間適話頭未免干為一律口實
 之來毋乃自授之隙而吳人香火情深直奉不祧之
 祖相與鑄銅事之昔宋玉不云乎天下之佳人莫若
 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東家
 之子鄉曲之言行而不論可矣

詩鈔小傳

卷二

9

蓮洋詩鈔小傳

吳雯字天章蒲州諸生所居曰永樂鎮有玉淵水唐詩人玉溪生故里也天章有異才雅工詩善參活句會一應博學鴻詞舉已而被落依人遠游倚硯田為生活亦士之失職不聊者也初天章至京師落落無所合新城王阮亭先生得其詩讀而駭嘆謂非晚近人所所有目為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舉示館閣諸公如所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澆條桑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至今堯峰上猶上堯

詩鈔小傳卷二

十一

時日者計不下數十句葉訥菴學士大加擊節下直即命駕往訪詩名由此大噪先生又嘗語人僕與海內談詩幾五十年雅材固不乏然得隨者終屬蒲阪生其為哲匠所心契如此詩集亦先生所點定外間少流布者有友從蒲東來曾為子代鈔百十紙審視非完本即諸摘句亦多散佚然金荊琳瑯亦何必多之為貴耶聞天章在都日獲古銅章篆隸色河聲四字大喜謂已所卜宅合當勝處後為神界子謂蓮洋詩鬱葱秀拔而齋法澄深渺乎莫窺其涯浹援印語作詩評庶幾惟肖此文字之祥地河嶽英靈請即以名其集可矣

名家詩鈔小傳

十一

遺山詩鈔小傳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少日即以詩古文詞見重於時與同里施愚山梅約司稱長友善過從無虛日燕蘇不費盡清談分韻關題于唱迭唱非此族也即剝啄頻聞不少應陶潛之我醉欲眠君且立之余方有公事其簡傲殆無以過以是人多望而畏之弱冠為諸生歷試皆第一然數奇每足踏省闈報罷前後十五試不售愚山贈句有云疎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筆傳蓋紀實也年近六旬始以明

遺山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卷二

十一

經貢入太學崑山徐立齋相國奇其才延致家塾一日酒間舉觴相屬曰先生早歲即籍甚聲名其甫就傳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人想今猶不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敬以此觴為先生壽阮懷唯唯取酒立飲絕不作遜謝語座客驚嘆皆謂高之草野倨傲此自狂奴故態而多相國之禮賢能下士也又數年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乞休旋卒論者謂已未薦舉諸君文章之爾雅不必言而難進易退立意較然其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

詩鈔小傳卷二

十一

青門詩鈔小傳

蓋中所易親擬之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而無愧矣所為詩音節雄宕波瀾老成與焦獲孫豹人同詣至極然微室刻意杜陵其率易頗唐處時亦闖入朱派造山色蒼蒼稱詞磊落爾才氣縱橫出入湖而不可控制直造常侍嘉州佳境識曲聽其真願與海內談藝家共訂之

詩鈔小傳卷二

十一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滄溟里讀書目數行下十歲即隸第學官每試屈其曹謂青雲可展契致俄而奏銷案起結除名時論惜之山人東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詞鳴既謝去舉子業弗事乃菘枕經席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年泚汰鍛鍊粹然一出於正而又境高不可攀矣會一應博學鴻詞之召筆下諸先達如愚山阮亭健菴諸公皆折節行與交而迦陵竹垞水修西溟諸君子

青門詩鈔小傳

名家詩鈔小傳

十一

則又所挹和題襟于唱遊唱者也久之報罷入太學再應京兆試卒不遇笑曰吾大錯五十青裙猶逐少婦為倚門耕那遠來裝歸山人本好遊至是益縱情山水尤愛武林湖山之勝欲結廬於放鶴亭畔又思營一舫載筆床釣具為浮家泛宅計所志皆未就而宋公收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府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人益能就持古義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開府序青門集製謂本朝章布之以古文名其家者陶邱侯氏寧都魏氏已耳山人起孤生不藉家世黨援刻苦踣躄與之後先揖讓于壇坫之上如鼎三足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力追北地而蹊徑未化山人格高氣邁嘗觀海市于之罕窮炎漲于扶胥而詩益雄肆奇偉卓然成一家言是又二氏之所矚然退舍也夫

詩鈔小傳

五

西坡詩鈔小傳

宋學字牧仲號漫堂別自署縣津山人商邱人為相國文康公家嗣年十四以大弟子弟入宿衛扈從長揚宣曲之間善騎射聽穎慎密為世祖皇帝所賞識歲分第諸內直者隨文武資錄用試第一通判黃州以艱去補理藩院判選刑部郎奉差權關贛州徽歷中外率能於其職旋由監司藩臬兩膺節鉞以冢宰內召屢乞歸田得請又數年乃卒先生之開府西江也會湖廣有夏逢龍之亂羽檄

詩鈔小傳

五

日四五至人心風鶴而南昌叛卒某密謀聚眾以應有士變者先生佯不省而陰授弁將方畧即夜縛二渠魁斬以徇餘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剪除豪猾振興學校政以大成清名上達及移節吳會一如所以治豫章者然江左地大事繁賦甲天下遂以清靜無為鎮之一切持大體暇日搜訪古蹟延接後流盡態筆視相與嘯咏於湖山之間清香盡鼓蕭聞如退院僧首尾一十四年治狀為天下最此豈可於齷齪籠官中求之者哉半生業詩為專家老而不休學者恒以漁洋縣津並稱而武進邵青門有二家詩鈔之刻謂夫新城天授既高變化逸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璋而火齊木難之錯陳也商邱含吐吐體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四映也其體製固不相襲而其溯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一家者固自異曲同工蓋其持論若此兩尚書詩論者要無軒輊即先生曾有句云縣津三舍避漁洋詩屋新題詎敢當未敢以鴈行進也然當新城雷

動風行之日求其別開生面旗鼓相當而風流宏長力能為一代主持文柄者恐亦舍西坡一老別無替人也邵氏題詞未可謂盡阿所好也夫

南州草堂詩鈔小傳

徐鉉字電發吳江人故又自號虹亭少受業宋院庭徵君門既庭經術湛深學徒幾以千計虹亭獨英秀絕朱長孺見而奇之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既屢職南北開不利則襍被四出致縶縶縶徧吳越齊魯之鄉芙蓉嶼下絲竹堂前城北徐公聲華籍甚歲已未召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擢高等者五十人同日入史館而虹亭與焉所著俞戚劉馬諸大將傳尤高潔縝密一時推大作手徒以賦性蕭閒不久遂左遷以去歸里後益鍵戶讀書著述不輟亦時而為豫章閩越之遊篇章益富如是者又十年會

詩鈔小傳

五

聖祖皇帝南巡偕在籍諸臣接駕詔復原官兼有御書之賜所云桑榆之暉照歟虹亭以詩名江表三十餘年早歲體尚華秀壯遊而後與四方豪雋相切磨格調一變其自述云新詩學放翁誰人畫圖弱賦俟記室品題固可知其得力之所自矣又雅愛僧聲學所製菊莊詞流入朝齋有會寧都護官仇元吉用

金一餅購去題一絕贈之曰中朝奇得菊莊詞讀罷
烟霞照海濱北來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此
與雞林國相市白香山詩西南夷弓衣織梅聖俞春
雪句者何異因并記錄以志詞林之佳話云

詩鈔小傳 卷二 七

詞殊鄭重惜乎驥足初驟而飛光忽逝年甫四十而
至折蘭摧以死也不然使天而修之十年或二十年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其格律計
益大進則當漁洋鷹揚虎視之秋以彼其才縱未克
鞭乘羣雄主盟中夏亦豈肯低心下首以千里而持
人哉樂園善鼓琴精騎射踴躍旁通勾股訣尤航山
水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灰也神氣猶
火也火傳於灰然後能為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
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
後燼要末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
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服其篤論樂園
詩無專刻子從十子詩畧中鈔若干首五言原本三
謝七古在李頎杜甫之間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
計甫草謂以此鼓吹休明即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
瑟也當時咸以為知言云

詩鈔小傳 卷二 五

樂園詩鈔小傳
顏光敏字修來別字樂園曲阜人為復聖夫子之裔
孫祖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城破自焚樂園甫三歲
亦陷亂軍中乳母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爛
詞賦既連取科第官近侍旋自儀部擢銓曹顧銳意
著述激揚風雅思成一家言以抗衡於輟退蒞襄西
樵阮亭諸公之間曹升六舍人田子綸戶部寔左右
之京國風流霑丐海內今所傳長安十子詩者是已
新城公嘗語人曰吾鄉邇來英絕當讓此人獨步致

名家詩鈔小傳 卷二 五

種字林詩鈔小傳

吳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為江都人少
穎悟為諸生有聲藝林溧州石學士視學江南拔冠
多士以明經貢入太學會
世祖章皇帝求異才備顧問用朝臣為秘書院中
書舍人奉詔諸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選武選司員
外郎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
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入德之號為三風
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未幾以失上官意

詩鈔小傳 卷二 五

坐効龍歸既解組貧不能治裝僑居姑蘇者數年吳
興士大夫數請還郡力謝之後乃復歸于揚有贈買
山鏡者得東陵田七十畝種秫與豆僅足供半歲食
有園一區荒穢不治凡索文與詩者多以花木竹石
為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日讀書
坐臥其中春花秋月陶然以詩酒自適筆瓢屢空泊
如也性坦易好客賓至如歸梅村學士贈詩有云官
如殘麥短客比亂山多其風致可想見也晚病目不
能視因自號曰聽翁好作詩務言其意之所欲出不
甚規摹初盛唐體格選宋金元詩永行世足徵其得
力所自矣為文喜作徐孝穆庾子山語見世之優孟
韓蘇鉅釘史漢者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與也所作
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異陵女子日誦其
把酒廣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以為奉七黃九復出故
又號紅豆詞人云

詩鈔小傳 卷二 五

古歡堂詩鈔小傳

田雯德州人字綸震號漪亭晚在黔別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替曳也由進士除秘書院中書舍人中書丞丞相掾在昔以貲郎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矣是選始闢此徑然朝士率以異途日之諸翰林素貴尤偃蹇不為禮其同官某詩云短氣平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可為余獻太息者也久之調農曹還水部膺鴻博薦已而被落題溫飛卿集後云一代才名乾闥子

詩鈔小傳

古歡堂 卷二 五

八吟又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鏤空讀南華第二篇燈噫鳳嘆以是為自悼之詞矣然姓名已為當寧所識旋擢江南提學入為京朝官出撫江南尋調黔曾不十年事也既以憂歸服闋即家起刑部侍郎轉戶部以疾子告又數年卒先生少即能詩官舍人時從阮亭王公愚山施公日上下其談論沿波溯源拾後登岸而詩乃大昌嘗語人曰唐之杜韓海內知尊奉之宋之歐蘇黃陸諸家力足登少陵之壇才可入昌黎之室而庸夫監子概皆虛極悟之非也故夫

與杜並峙者韓也善學杜韓者歐蘇黃陸氏也河水發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關萬里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蓋先生之論云爾先生享盛名四十年從游半天下學者因其所名書屋尊而奉之曰山籟先生壇坫之盛幾與漁洋埒然漁洋披一品衣抱九僊骨能於屏風上立簾籠上行固是李郭侯一種標格山籟則如鄭伯猷之曠程棧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款作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令人不得不驚絕也世有評品二家詩者請以余言質之思過半矣

詩鈔小傳

古歡堂 卷二 五

遂初堂詩鈔小傳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吳江人兄樾章字力田負奇才鼎革棄諸生銳欲以史事自任破產購有明一代實錄復旁搜名家文集奏疏數千卷懷紙吮筆硃硃窮年苦未成而遭滄溪之難坐極刑以死稼堂以屏童儻酷幾無生理顧念覆巢破卵之餘計惟奮志讀書庶可亢宗名世時顧亭林先生通經博古蔚為儒宗則負笈從之遊不三四年盡得其學以去希風接武即未能稱具體要亦不離其宗如昔人之所謂買

詩鈔小傳

遂初堂 卷二 五

褚得諱者處己未公卿論薦鴻博之士御試拔五十人列禁近稼堂以布衣進齒最少亭林先生贈詩云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者是也既入直起居注分校禮閣稍抒所學矣徒以做晚一世又編急不能容人過坐是左遷則拂衣歸一筇一笠自放于山水之間近者三五里遠或數千里鑿險幽勝情獨往謝康樂柳子厚以後乃見斯人所編詩以游草名集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盧關隴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蓋無適而非游也昔莊生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說鴟鵂之運甚怪屈原作騷雪車風馬有侈詞焉要以寫其幽憂之思奇怪不可方物之氣固不必其有事實也稼堂之以游名詩其即此物此志也夫

詩鈔小傳

遂初堂 卷二 五

有懷堂詩鈔小傳

韓莢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少孤露刻苦讀書
既成壬子始以國子生倚北關越明年會試殿試皆第
一遂以文學受主知府歷清華超遷至大宗伯且晚
且宜麻矣會以疾卒京邸朝論惜之所著有懷堂文
集若干卷詩若干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為時文大則
鯨魚碧海細亦蕩翠蘭若餘材小生率眩目不解為
何語及擬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閱之市
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賸馥沾丐

詩鈔小傳有懷堂

後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山斗矣詩名頗以文拖人
罕知者自序尤深致抱損之意然而刻露性情吐納
風雅其要眇之思生動之致纏綿往復之音令讀者
掩抑低徊不能自已同卓然成一家言而必有傳於
後無疑也先生間嘗語其門弟子曰吾貴為尚書何
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萬卷書
嗚呼此其胸次何等又豈肯心倪倪步武臺閣諸
公拾取劍佩衣冠之牙後慧為哉後之覽者可以與
矣

水菴詩鈔小傳

王吉武字憲尹別號水菴太倉人門第清華甲於江
左公生三歲不好美唯與之書一册則翻覆不厭七
歲蒙家塾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
而句輒新異年十五隨父武昌官署坐一小亭儻然
吟諷不涉他事壬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
人左遷國子博士稍遷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實簡
迨大吏意時相國遂寧張公適撫浙張固大賢所以
保全良吏者數矣而暇之者蓄怒於傍伺張之去而

名家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卷二

遂中以計典奪其位是時水菴年始五十然難進易
退傲處數椽汗菜二項日往坐手一編雜吟不輟如
是者三十年終不復出太倉以經師授學里門者為
周懸著先生水菴少從之遊治經求濟世之用不屑
屑為章句而先大夫學憲公因為文章鉅伯以詩名
於時水菴既姓嗜吟咏又胚胎前光遂世其學凡為
諸生及宦遊所至無廢詩及為郡遂一一行其所學
故溫柔敦厚人如其詩風動聲入政如其詩遠近皆
嘆服如一口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累家風祖孫父子
兄弟人有集而毋吳夫人及三女成工詩家庭無事
輒命諸子女拈題分咏吳夫人為第其甲乙標芳競
秀以為笑樂既嫁至老猶詩筒往來不絕明季若趙
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閨閣唱酬擅莫江佳話
未足多也婁東固詩地而王氏多詩人前明自昌毅
鳳洲而後至梅村祭酒而大振高樹標幟海內爭趨
拾齋場塵爰有婁東十子而王氏居其六自是而婁
東之詩冠四郡藝林領袖輒推唐王而嘲風弄月排
公聲律東江恒自謙不如水菴也公無子養子安國

為諸生傳詩學

詩鈔小傳水菴

山間詩鈔小傳

汪楫字舟次益歙人而儒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
孫焦獲泰州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為宗以潔為體
以清冷峭蒨為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濠體昌黎所稱
作詩三百首官然咸池首者庶幾似之屢試不第後
以穎輪司訓膺宏博徵所賦纒纒數千言詩獨用
險韻授史職充冊封琉球正使賜一品服時論榮之
既出知河南府連擢閩省藩臬明刑敷政綽有賢聲
其素所樹立然也初刻梅齋詩周櫟園先生為之序

詩鈔小傳山間

迨遊匡廬得詩數十首而樂地老人題曰山間蓋取
清泉白石實開此言之意因遂以此名集自守郡後
躬親判牘吟咏遂廢然海內稱詩者數大小雅材要
不能不為屈一指李百藥題其集云五字吟成水雪
清新新花藥擅時名文章吏治原難並垂老勿忽唱
渭城書生之言固未足與論名卿鉅公之德業也

百尺梧桐閣詩鈔小傳

汪懋麟江都人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
著自成童時已篤志經史既釋褐推擇內閣中書年
少職間乃益肆力于詩古文詞峭刻豪宕一掃公家
言歲戊午膺博學鴻詞舉以未終制力辭久之再論
薦乃以刑部主事充纂修官討論嚴密所撰著最多
吏才尤明敏發姦摘伏一時驚以為神一日禁中出
宮箋自番命羣僚書擇其尤者二十四幅供御屏用
蛟門與高眾謂且晚當召見且改官無何竟坐事罷

名家詩鈔小傳

歸歸三年遂以疾卒其臨歿絕句云惡夢虛名久未
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平生心事無多字只在儒臣法
吏閒蓋君充纂修未接職官西曹雅非所好而又未
竟其用彌留嗟咽誠心愴乎其言之也為文慕王荆
國而其所研練揣摩也于詩尤自喜嘗大會名士於
都城之祝氏園酒半揚解言欲盡眺開元大歷諸家
獨尊少陵為鼻祖而昌黎眉山劍南而下以次昭穆
語悉數未可終崑山徐健菴先生獨抗論與爭謂宋
詩類放無蘊藉不足學學之必損風格君子一言以
為知奈何用偏詞取快一時辨難喧呶林鳥皆拍拍
驚起輪以壘守未審誰雌雄也然蛟門之贈徐詩固
云走也肆狂縱蘇陸間披瀝對君櫛冠裳短衣不掩
髀往往奉良誨磨治到礫瓦豈非士各有志固不肯
帆隨湘轉入云亦云而服善虛懷未嘗不渙然水釋
而怡然理順也輕材淺夫又何足以語此

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卷二
三

舍人詩鈔小傳

馮廷樞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內閣
中書舍人十年不調癸酉秋假歸里門便欲作遂初
之計嗣為人事所逼未得堅臥庚辰再入都一夕病
卒才浮於位而年不副其名源洋公嘗嘆息謂近今
文士之厄未有如大木者也舍人生平深相契者惟
趙秋谷官贊一人蓋以同鄉同年又在館閣晨夕
過從共探六義之旨而詩乃大昌瀾瀾乎笙磬之同
音梓鼓之互應矣朝官或得諸葛銅鼓兩人者各賦

詩鈔小傳

長歌七百言光怪陸離後皇耳目諸名士皆關筆瀟
洋公尤心賞不置遂欲與兩人唱酬之篇為二妙集
行世兩人各固謝乃止時新城主持文柄風流宏長
雅道大興士之攀鱗附翼露殘膏而可賸馥者幾于
指不勝屈兩人近在鄉井不肯作翁翁裝公即號好
賢能得士而以禮為羅要未能致之門下也舍人詩
隨年編次初授官為京集校士於三楚為晴川集薄
遊近畿為雪林集假歸卜居於厭次之墟為曹村集
身後散佚殆盡後四十年里人有留心風雅者為之
上下求索得五百首總名之曰馮舍人遺詩而宮贊
尚健在作序以傳述往事感舊遊掩抑低徊猶深抱
無與為質之痛焉全詩神韻冷然論者比之斬新花
葉益越軼山左門庭而又不墮辟支小果正與宮贊
同其旨邈然宮贊澄曼而舍人峭犇固不妨分別觀
之

詩鈔小傳

舍人

館山詩鈔小傳

趙執信字仲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
解年十六舉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
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
史諸公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服
一世每逢接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說
內慙嚙不能發一語秋谷以純綺之年旗鼓相當未
肯作三舍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為忘年
交而企羨於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閣試

詩鈔小傳

行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為京朝官所嫉時長生
殿院本盛行而秋谷尤所賞會國恤止樂大紅小
紅已淡日而繼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
事者擠撫人奏各譴論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
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閑掃人禪子馮
敬通相對露襟玉宇瓊樓蘇子瞻徒深戀關傷美人
之遲暮寫楚客于離憂蓋不勝執扇之悲而青衫之
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公方踞駘壇執牛
耳士之執贊于其門者稍獲獎飾片詞即無不取大

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于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吳劍虹其門下士曾戲詩云斯人只訝為天上今日方欣不路岐初日芙蓉更轉為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栢獨也哉

詩鈔小傳

陋軒詩鈔小傳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家泰州東海為濱海斥鹵之區鄉人以魚鹽為業馴俗雜居尚凌競野人一鶴孤鶩儻然雲表名所居曰陋軒華門圭竇草萊不剪旁有野水虛明見鷗出沒日惟鍵戶一編吟嘯自若即蚌無儲粟弗恤也最工為危苦嚴冷之詞所擬今樂府尤淒急幽奧皆變通陳迹自立一宗近代嚴棲之作罕有過之者性孤狷不諧俗獨與汪舟次孫豹人數君子善舟次嘗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所司

名家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農大嘆賞亟招之至城邑而王阮亭先生為之作序聲名大起凡四方名士冠蓋來遊與君牧伯之以建節剖符至者罔不式廬恐後阮亭先生嘗戲謂舟次曰好一箇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得火熱又言其出遊後詩亦漸失本色不終其為魏野楊朴今取其集讀之一卷冰雪文澄澁獨絕如蔡君謨品能仁院茶如段田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如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氣專容寂初終一致異於不能唱渭城者且野人晚節固大有聞于時而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此其品概何等前說云云先生蓋別有為言之也

詩鈔小傳

三

白澗詩鈔小傳

沈受宏字台臣太倉人所居在白澗水上因以白澗自號少好學能文尤邃於有韻之言自弱冠時同里吳梅村先生見其詩即大擊節賞為書合肥龔宗伯曰吾里中詩人近得毛生沈生毛生北遊沈生送之以詩有曰毛生自是初相識莫便輕他十九人此與唐人何以異哉其引重若此白澗家酷貧資庭脯以養母吳門縵念齋侍講婁東王顯菴相國皆延致賓館相與切劘文句為筆硯交嘗披策遠遊南至閩粵北至充豫又一再至京師客王相國邸第與眾名士刻燭分韻擊鉢立成清詞秀句名滿長安一時鉅公顯人爭願羅致門下顧性愛閒澹不屑挾行卷干謁秋風老屋襍被言歸枕經莊史陶然有以自樂其諸古之貧賤而肆志者歟其于詩月銀李錄法律嚴網蓋一以唐賢為宗而不與時流誇多競險于詞句之間婁東相國為梓其集以行王水菴太守稱其思沉力厚歸於渾成性情盎然獨見真至唐實君吏部則謂其粹然唐音上焉者追步少陵次亦不失長慶家數兩公皆鄉里中繼梅村而推為詩老者也白澗才而不遇久困童子場後補諸生入鎖闈既收復落久之竟以詩人老云

詩鈔小傳

三

詩鈔小傳

三

芭野詩鈔小傳

唐惲宸字靖元昆陵諸生也性豪邁喜飲酒跋躑躅苑與古為徒幼讀三國志憤陳壽之帝魏為蜀也慨然有意訂正後卒成季漢史若干卷義例一本春秋而文筆則出入班馬一時人極稱之詩尤刻意生造集中如大招夢魔諸篇奇氣不可方物骯髒飛揚其寄托亦畧可見矣高僧傳云谷之傳聲語雄而響厲然高者視而下者肆險者散而險者歛後者從而奔者鬱均未可以道古也芭野體物瀏亮淵淵然聲應金石其與牛鐸細響正自判若天淵

詩鈔小傳 芭野

卷二 聖

突壁閣詩鈔小傳

王戩字孟毅漢陽人少工詩年十八九即有集行世其遊嶽麓句云不借直躡寒烟裏獨香獨遊亭午時新城王阮亭先生見而嘆異又盛稱其池陽山行之作謂傲詭離奇光燄萬丈過歐陽廬山高遠甚湖自前明末季公安竟陵之派盛行如走醋甕如乘車入鼠穴如聽幽獨君冥語三湘七澤之間暖暖殊殊奉一先生之言如齊人之知管仲晏子蓋楚風之不競久矣嗣後一二鉅公昌言排擊彼都人士乃稍稍旋

守少、專突壁閣

聖

其面目孟穀生稍晚雅不為風土所囿迨壯遊京都既得廣大教主以為之師又與吳天章湯西厓諸君子同聲響答和郢中之曲而題漢上之襟固宜其頓挫瀏灑為此道別張壁壘也孟穀獨抱一經長年旅食癸巳甲午秋試髮種種尚踏銷關曾一應薦舉之召然卒無所遇其自序深致牢落之嘆僅有存者遺集二寸許耳昌黎固云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化覽突壁閣集者能無有感于斯言

香草堂詩鈔小傳

胡香吳字辛莊籍本新安後遷昆陵遂為昆陵人少治舉子業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蹠足及隸卒搜檢狀乃喟然曰士不可賤奈先自賤何遂棄去帖括弗事而專肆力於有韻之言窮源竟委變化從心蓋烹鍊三十年而始卓然成家所為詩善用僻事又每銘兩三事在一句中如無縫天衣減去鍼線痕迹為騷壇別開異爨亦可云斬新日月而特地乾坤也少日事壯遊所得金錢隨手散去晚歲貧不自聊嘗擬築香

詩鈔小傳 香草堂

聖

草堂為息關計蹉跎歲月迄不能成憶南田羅飯牛均與作圖而江菴齋題其尾曰畫裏雲山供大隱意中邱壑屬長貧亦可想其容奇歷落矣詩最夥不自收拾後同里諸君子搜刻其遺集得若干卷

箇漁詩鈔小傳

朱昆田字文益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生既以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益胥能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雅有云大山官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為難濟為澁汝為瀾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太令之書眉山之策論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益之詩才確驚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遊每遊數年不歸

詩鈔小傳 箇漁

聖

歸不數月復出中間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所得於庭訓之日蓋淺而所造顧若此豈非陶治性情鼓吹風雅固自有其弼中而處外者正不必拘拘謗譏起宗之鳳毛為也文益潦倒諸生中年僅四十以死才人無祿古今同嘆而遺集猶得附名又以傳人生世上詎不樂有賢父兄也哉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嶺山 刪訂

目次

卷三

東 鈔小傳

紺碧亭詩鈔小傳

懷清堂詩鈔小傳

石里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目次
卷三

杖左堂詩鈔小傳

黃門詩鈔小傳

空明閣詩鈔小傳

西林詩鈔小傳

硯溪詩鈔小傳

梅坪詩鈔小傳

桐野詩鈔小傳

雄雉齋詩鈔小傳

葦間詩鈔小傳

太僕詩鈔小傳

無悶堂詩鈔小傳

雪坪詩鈔小傳

抱桐詩鈔小傳

一鶴庵詩鈔小傳

三十六湖草堂詩鈔小傳

竹栗山莊詩鈔小傳

雲溪草堂詩鈔小傳

畏壘詩鈔小傳

名家詩鈔小傳 目次
卷三

樓村詩鈔小傳

南村詩鈔小傳

南沙詩鈔小傳

敬業堂詩鈔小傳

吹劍詩鈔小傳

匠門詩鈔小傳

如堂詩鈔小傳

二十四泉草堂詩鈔小傳

蔗堂詩鈔小傳

秀野草堂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目次
卷三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三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東江詩鈔小傳

唐孫華字實君太谷人居東港別號東江東港者城中斷渠不容刀而東江則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卽小思大因居顯人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也九歲織簾先生顯士見而奇賞之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年而試恒爲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兩派曰慎交社曰同聲社各植門戶主壇坫未定誰

詩鈔小傳 東江
卷三

雌雄自先生入慎交社而壁壘一新斯將塞旗莫敢與爭鋒者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邱壑絕勝主人延館園中康熙初年文風始變操選政者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先生乃哀名流傑構丹鉛而評騭之爲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本出而諸選悉廢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鍼寶筏熟其程度取青矜登上第猶最之也而先生願浮沉諸生中且三十年有試入場屋晦不欲人知鄰舖生有問字者竊窺卷端見籍貫姓名大驚曰此唐夫子耶傾囊聚觀羅拜請教益乃散去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買入大學丁卯舉京兆試明年捷南宮年五十有五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史學以文章經術久負海內盛名頗不屑屑於聲律間雖偶有題咏而流傳者絕少晚歲需次京華乃舉平日學問之所積沉澁鬱而盡發之於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軒軒霞舉其標置在少陵義山之間而尤於王局爲近一時之詞客騷人莫不奉教樂進也史稱高達夫五十始爲詩而詩卽工說者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

詩鈔小傳 東江
卷三

前嚴滄浪固云詩有別才有別趣而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東江論詩以為學問性靈缺一不可有學問以發抒性靈有性靈以融冶學問而後可與言詩豈非橫截眾流獨標心印與嚴氏言若合符節而為談統家之金丹大藥乎先生授朝邑宰行有日矣會大臣有以閩博薦者收京職嗣以放功即與浙闈試所摸索皆名下士偶緣他事左官遂堅臥不復出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年逾九十乃終蓋詩人之令名而壽考者也又聞先生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起更番數輩及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

詩鈔小傳

趙俞字文饒一字家泉嘉定人高才博學與同邑孫致彌王晦侯開國輩齊名時稱膠城四子蓋比前明唐棗程李四先生云既登進士第需次家居一時黨論大興玄黃戰野獨以身赴師友之難忘者出不意擠之宛地囊饋復壁亡命走京師久之事得白除定陶令其述懷詩有云平原一郡嗟連染元祐餘官許濯磨又幸沐君恩還故物笑如女嫁久愆期蓋亦喜心到極而創深痛定之思也先生本工詩亦思著作承明一杆所學而楚國亡猿寒翁失馬顛連瑣尾五稔京華用是益激發其性情舉所為牢騷不平與夫雄怪奇傑不可方物之氣骨磅磅蛇蟻於行墨間每一篇出鉅公宿老輒驚詫為未曾有一時奉使出牧餞送投贈非得其繭紙半副則不足以壯行色耀同人姜西溟編修所云恣突如崩隄勁健如屈鐵奇古如頤文籍篆者比物連類固知非溢美之詞也花翁徐先生典庚午闈闈試先生實挺刀焉暗中摸索皆名士顧獨心賞 先子文不置榜後相逢結金蘭契及今追憶則已如塵如夢不可復尋蓋魚之淚斷久矣悲夫

詩鈔小傳

懷清堂詩鈔小傳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登康熙戊辰科進士入史館名重一時丙子典貴州試號得人久之改禮垣提督河南學政居官三載囊不名一錢以此膺聖眷驟遷卿尹再入翰林掌院事嗣以吏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又數年卒京邸論者謂未竟其用云西厓少即工詩清遠鮮潤一洗西陵習派使黔後風格益進大抵溫雅以發其情爽朗以達其氣鍛鍊澆汰神韻冷然而詩品復乎無上矣在昔詞臣職司翰墨唐宋以來實以文章衣被海內明初號玉堂體結藻豐縟義之風勸遂為世所詬病茶陵風骨雖迥然適當北地信陽龍驤鳳翥之秋力固不能自振嗣後王李代興叱咤風雲千夫皆廢下逮公安竟陵別標宗旨幾墮廢道然率能號召羣雄白為風氣蓋自宏正而後一百五十年而文章之權不在館閣此亦古今所未有之屏也我朝景運光昌華蓋文星獨明東壁之府澤州新城崑山諸老既以師儒主持文柄而已未召試實羅縵鳳同日入翰苑者五十人皆河嶽之

詩鈔小傳

英靈而中興之問氣也繼此戊辰一榜登瀛者多負
文名而西厓為漁洋入室弟子初膺史職終掌院事
大小雅材悉歸陶治查田贈詩有且喜歐陽為學士
蓬山領袖得詩仙之句嗟夫木天片席地不有二
鉅公揭斗杓而持魁柄劉并柯亭不且鞠為茂草也
哉

詩鈔小傳 懷清堂 七

石里詩鈔小傳

張尚友字宏遠一字損時吳江人才情藻逸性尤嗜
佳山水既登第膺館選即假沐歸里終歲作汗漫游
吟憤江卑蠟屐林莽挾幽覽勝累牘連篇所為詩最
工剪刻峭拔清迥不作一凡近語在昔戊辰一榜詞
客聯翩如湯西厓史蕉飲唐東江趙蒙泉諸前輩皆
雄踞騷壇金谷蘭亭之會月必四五舉山鳴谷應酬
唱頻煩損持以同館同年曾不屑作齊盟之狎主皎
皎亭亭別具雅人深致而澄鮮之餘溢為光怪所謂

名家詩鈔小傳 三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者湯史諸君子未知誰為
伯仲也久之以庶常外調終興國令遺草廩有存蓋
出於嗜蠶畏蠶之餘而澤家一集皆嶺海作不佞少
壯宦遊歷今兩紀某邛某水邈若山河惟日展是編
而相把玩恍若武夷旗鼓之獻狀於前而丹荔江瑤
之悅我口也思鄉轉深能無感陸平原之言而喟然
三嘆也哉

扶左堂詩鈔小傳

孫致彌字愷似自號松坪世所稱松坪學士是也嘉
定人為明登萊巡撫火東公之孫公坐兵變論辟其
本末具明史學士幼丁家難稍長即能樹立既落魄
不白聊發憤讀書不數年而名滿都邑火東公之建
牙海上也幕下偏裨多奇士八
本朝皆以勳爵顯有以學士姓名聞
常字者召試稱

詩鈔小傳 扶左堂 九

論榮之既成進士官庶常會邑民起折漕之難連染
去官禍幾不測中外大臣頗有為之地者獄稍解猶
訟繫經年乃得釋今所傳西堂和蘇諸詩蓋皆彼時
所作惻惻纏綿綿綿離騷二十五矣復官再進秩以
侍講學士卒於京邸學士半生坎壈而襟懷灑落不
稍挫於憂患之餘著書滿家顧獨以有韻之言名當
世常熟馮定遠題其集曰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
寶蓋清談社宮益傲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
然學士嘗自言其詩從劉隨州劉賓客入今集中七

言律最夥婉麗和諧誠入二劉之室至五七言古體
則又排冪淋漓辨香蘇陸絕非大歷貞元蹊徑孤行
已意轉益多師作者既得魚而忘筌讀者亦何必刻
舟以求劍矣

詩鈔小傳 扶左堂 十

黃門詩鈔小傳

史申義字蕉飲江都人有雋才年十五金長真按察
江左觀風七郡生徒以瓊花賦文選樓懷古詩命題
名列第一嗣吉水李尚書視學江南試霜鍾賦雙社
珠光賦復第一文名噪大江南北既而貢成均擢高
第蒙筆禁林迴翔省闈星軹典試簾閣養痾所著詩
篇如無城使漢過江諸集誦習家珍為拱壁寶取而
卒讀之其用思宵然而深其結體自然而高其避言
粹然一出於爾雅煎香摘艷傾液激芳無激昂駁瘠

名家詩鈔小傳 三

之音有朱絃疏越之致是真足以示大雅之周行而樹風騷之準格也抑聞先生天懷敢明脫畧形骸故其詩澗削矜貴約譽如其為人少日與顧書亮太史同里齊名稱維揚二妙新城王司寇嘗於酒半燃髻語客曰西庄蕉飲皆吾傳本鉢之人也時又稱為王門二弟子而澤州相國在直廬日

空明閣詩鈔小傳

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為誰相國以先生及桐林周君對一時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交口贊稱蓋無一不為職志五花筆簞大力者負之而趨矣
姚士陸字別峰桐城人負異才聰穎絕世少隨父宦秦越益得朋友江山之助故文章跌宕有奇氣其於詩也不名一家而緣景會情曲折善肖靈心潑發藻采橫流一時人士皆嘆為莫及也康熙癸酉廬京兆試獲雋是科北闈最盛劉顧美香聲名烜赫而別峰廬前王後與相頡頏同里張文端公偶攜其詩卷一帙至內直廬時澤州陳相國華亭王司農靜海勵司寇皆擊節稱賞交口呼才子不置顧以清白之後家

徒四壁已卯秋急友人之難赴聞道卒并其生平所為詩文盡皆散失後三十年其嗣君網羅蒐討得若干首為梓以行讀者既幸珠光劍氣不盡沉埋而猶深惜夫零統收楮之塵有存不勝太息雖然亦顧其所留遺者何如耳昔白香山詩集七十卷而傳劉春虛僅十四首而亦傳而罷信明楓葉吳江直以片語單詞獨有千古今觀空明閣一編鏗鏘陶冶其常新物以少而見珍固無憾於貂之不足也

西林詩鈔小傳

陳鍊字道柔武進人所居名西林學者稱西林先生幼讀書過目成誦長以諸生餽於庠文學大起所為制義雄深雅健奄有前明大家之長復以餘力研索漢魏三唐造北征南山之堂而噴其敲問關入子瞻山谷間大畧安帖排鼻不以警駭為工韓幕廬先生最心賞之謂能化故為新點俗成雅墨工槧人難乎擬議已既鬱鬱無所施一切身世之緣與夫物態人情假詭離奇之境香於五七言乎發之卒摧傷困頓

詩鈔小傳

以至於死昔孟東野固云慈詩得好官好詩抱空山讀西林集得不嘆彼為知言乎

硯溪詩鈔小傳

惠周揚字元龍吳縣人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於時汪堯峰先生引為入室弟子其說詩尤解人頗著書三卷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可謂毛鄭之功臣而夾際紫陽之諱子矣蓋其學問根柢于一時輩流中與同郡嚴思菴相駢駕故能原原本本卓然成一家之言不徒擊斝為工如明季詩人僅以五七言著已也辛未成進士與庶常選輩下諸老為木天慶得人嗣以不練習國書外調密雲令邑當出關孔道值王

師北征軍需旁午馬瘠僕痛艱苦萬狀卒佗條瘼以死昔劉須溪謂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沈州縣或流落邊塞坐念塲屋何心至此今觀硯溪之才與其末路之所以踴躍者追誦前言可為雪涕詩有北征紅豆崢嶸語等集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蓋亦癖香於蘇陸諸家而得其髓者稍加編次而錄其尤者於左

梅坪詩鈔小傳

董大倫字叔魚武進人文友先生之次子也四歲而孤又二年就外傳讀書必數十遍始成誦然所誦輒記憶及長執經於湘靈錢先生之門耳濡目染者久之遂工詩及舉子業年二十補弟子員以苦吟嘔心病且死猶日向藥鼎繩床問索句歿時年三十六耳其友孫時宜為作傳大意謂詩能窮人以故東野貧長吉天方子羅隱孤魂及第有一於此人猶冤之叔魚兼茲數者又卒無嗣所以三復其詩而泫然不知

詩鈔小傳

涕之落也語最悲痛幾于義山所云上帝深居閉九關巫咸不下問重寃者矣詩出入中晚唐兼撮宋元諸名家之勝尤工咏物其新穎秀鬱處幾欲突過乃翁詩人稱王獻之善畫草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若梅坪之過正誼堂亦正在骨勢也

桐野詩鈔小傳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野貴陽人以進士高第入史館歷官宮詹學士才名傾館閣黔固鬼方舊壤僻陋在夷自莊騶拓疆唐蒙通道以來未聞以文章振者說者謂山童川洞其地不靈即間有一二軼材亦僅穿穴時文為應舉求名計其於聲韻一道白首紛如採風至此自節無譏已矣桐野一出顧獨以其詩鳴時輩下人文極盛若姜西溟顧書宣湯西厓諸君子各以沈詩任筆傲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

詩鈔小傳桐野

去

其項背桐野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感物懷人巡簪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為兼吳紵鄭綺之英王敦珠槃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江都史舊飲贈句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昔唐劉蛻之上節鎮啟云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錄桐野詩彌覺三復有餘味也已

雄雉齋詩鈔小傳

顧圖河字書宣一字花田江都人以鼎甲入史館不數月即乞假歸泉明琴酒謝傳履裙陶然有以自樂如是者十年乃復來京師供職入內庭預纂修事旋遣視湖廣學政駸駸嚮用矣長材未展而巨壑先移三楚人士蓋不勝木壞山頽之痛初白查先生哭以詩云江漢文星墜滿湘土氣衰又云澤國秋多慘駭人側豈循知己之言非泛作黃公墟頭語也大史讀書等身尤爛瑩雅麗句清詞少作已籍甚人口既

名家詩鈔小傳

雄雉齋

詩鈔小傳

盡舉而焚之乃獨以恢奇奧衍盤礴不羈之詞與當代名流相追逐史蕉飲黃門嘗讀顧子胸中有萬卷書此即目未見漢魏唐宋來詩一字伊畧知體製聲病以意為之亦常妙絕時人蓋非於詩中得詩而於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其傾寫之誠如此二公同里閉以詩學相切劘一時有二妙之目然黃門細膩而太史較雄肆江文通有言蛾眉詭同貌而俱動于魄芳香寧共氣而皆悅于魂淮揚有二公不僅以徐儔瑤珉稱華品矣

葦間詩鈔小傳

姜宸英字西溟慈溪人以古文詞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

聖祖仁皇帝稔識之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目之曰三布衣已未詞科之舉朱嚴皆入翰林而先生不遇久之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年七十始授南宮是為康熙之丁丑科殿試進呈名稍殿 上問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大臣有識其字蹟者謂第八卷當是 上云宸英績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

詩鈔小傳

六

一甲為天下讀書人勸於是以第三人及第授史職已卯主順天試所搜羅多名下士以是來譏罵者之口下獄勸問事未及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在昔沈詩任筆兼擅為難自韓柳歐蘇諸作家外餘率不無遺憾先生既以古文詞雄視一代而有韻之言則又滄宦界兀宮商抗陸與前人角勝毫釐間離歐諸公安得而獨有千古也先生在史局時日與替下詩人縱酒論文嘗謂我輩人人有集然其詩或傳與否均未可知惟當牽連綴姓名於集中幸有傳者即

所附載之人亦因以顯如少陵之于阮生朱老東坡之于杜伯升老符秀才是已今先生集固已大傳於世即更數百年當不泯泯特不知誰為附之以傳者因鈔詩集并為紀其話言如此

詩鈔小傳

五

太僕詩鈔小傳

嚴虞惇字寶成一字思菴常熟人生有異稟九經三史幼即成誦長益探其闕奧每里社會文及歲科試於學使者往往屈其曹偶康熙庚午舉於鄉丁丑捷南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一時館閣文字多出其手已卯科場獄與適先生子姪連售而兩主司皆其同年友用是望吏議蓋鑄級開居者數年晚乃益振會以兩月三遷官累主文柄勤王事以歿門人陳祖范題贊所謂亦稍展其生平然未登九列而遽已者是

詩鈔小傳

三

已先生著述甚富其為文鼓吹六籍陶鑄羣言與衍宏深大敦與歐曾為近詩不一格大或千餘言小或數十字力厚思沈動與古合昔歸震川先生為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於太僕今先生之名位適與相府居相近世相接學術文章後先輝映江南人士為先生刻嚴太僕集繼歸太僕後接軫連齒識者咸以為不愧云

無悶堂詩鈔小傳

張遠字超然侯官人少孤從母氏受章句輒了了稍長遠貫串經書大義下筆有奇氣時海氛未靖軍需旁午諸長吏率以貨斂為事戶有逃亡則瓜蔓及親黨先生以孱弱孤童釋此厄乃急裝作亡命計與楚百粵萍踪無定處中道逆黨煽亂道極棄蓋首書不達者數年比事平返里母夫人已棄世先生亦遂含酸茹痛窮人無歸琴劍飄然不復作粉榆想矣既慕琴川虞山之勝從卜宅焉居久之乃以上舍生

詩鈔小傳

領已卯科鄉薦第一晚得漢之祿豐令卒於官方先生之躋身出關也身不名一錢顧獨挈數書施以去雞聲新店雪浪風颺千里間關未嘗輟鉛紙弗事偶道出西江題詩滕王閣上適曹秋岳侍郎持節過此大加激賞亟招入芙蓉幕所至為延譽一日而詩名滿長安漁洋編津二公尤深器重皆引之為入室弟子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巖穴之士所由願附青雲而聲施後世也

雪坪詩鈔小傳

梅庚字鵬長號雪坪康熙辛酉舉於鄉為竹垞先生所得士善八分書寫山水花卉皆具雅韻然不多作遇名士則揮灑無吝色晚知泰順縣尋以老病乞歸有兒童失學由園廢也筭從官一度回之句病篤作詩偏別親甚至女夫一首未竟而卒署曰推枕吟云雪坪少孤失學十歲始入鄉塾顧時好為詩久之積成卷時同里施愚山先生以文章行誼名海內一見稱賞引為忘年交有作輒以相示即于役千里緘

詩鈔小傳

封往復相可否如面談已未庚申間諸名流翕集都下登壇角藝而新城王司寇以鉅筆鴻材主持文柄士之矯首奮翼於其門者恒恐不得一當及見雪坪則大加傾倒廷為上客若陸冰修顧亦方陳其年高遺山邵青門諸君子皆所扼袂題襟唱子和汝者也迨後瞻牒注還再至京師物換星移既歷三紀諸老風流雲散無一存者館閣後賢如查梅餘王樓郝董問舉吟社招邀入座雪坪已歸然為鉅人長德指不數屈矣

抱桐詩鈔小傳

顧陳疇字玉停太倉人康熙乙酉舉于鄉以薦入湛髮齋纂修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議敘補行人司行人二年後疾歸自是屢有薦辟終其身不出矣為人負奇氣自少時而已然康熙戊辰利龍首浙人也時年十一謂塾師曰江南人何遽不浙若耶塾師舉黃陶恭狀元三年一人吾輩當為千古一人語答之則大喜曰然則科名固不足重人也讀書多冥契創獲不主故常為詩詞數百言立就逸趣全涌然率以

為戲若鴻篇鉅製必窮日晷險覓搜力追古人而後已其在湛凝齋也所纂修半出其手書上得溫旨王大臣雅重之禮過出諸同館上每試期朝士皆屬目謂得此君作第一人乃稱揭曉之夕通衙列炬喧傳顧陳疇得會元者眾喙如亂鵝鴨已而寂然如是者不一次書成空欲官以去士論惜之自不以介意也平生絕學有三曰字學曰算法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半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人則皆有數焉初得徐文定公歷書研求一月遂創造開方勾股諸法在湛凝齋日各省送算學三百餘員集闕下主者令與試

詩鈔小傳

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為冠內廷呼算狀元云既於字學算法溯充窮源遂通樂律亦所謂神解非開解歟少與同里王小山為性命交其詩名亦相伯仲然顧與博得之學力者居多王俊逸本諸天分者為勝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東東人士或不至河漢吾言云

一鶴菴詩鈔小傳

郭元釘字于宮江都人家世業鹽築饒于貨維揚為東南都會俗尚淫侈而豪商大賈尤以財雄視閭左率鮮衣怒馬選妓徵歌載酒平山堂二十四橋為樂一佩一裘之麗一花一石之奇至耗中人百十家產說者謂隋煬遺風迄千年猶未熄于宮以富家子獨好學深思傲睨一切激芳潤而傾瀝液逸然與古為徒可云出水芙蓉鰓然泥而不滓者也弱冠為詩二十三而集成猶以學步初作為不足存雨寒燈盡其

詩鈔小傳卷三

心獨坐而殫心畢力于斯所謂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如是者又四年而拔地倚天揮斤八荒大風激海疾雷傲山靈怪不可方物而極乎文章之能事矣宋中丞選刻十五子詩行世以齒次第三樓村年長矣列首卷于宮最少駁焉然樓村者宿晚成臚唱第一而于宮偃蹇場屋其孕也以貴為即何福命相懸如是在陸先生纂大家文謂有唐一代始於陸終于孫如虞周大合樂金聲而玉振之今觀殿撰詩渾浩雄博正似韓文于宮鉢胃劇腸神施鬼設擬諸孫樵之逐店鬼文大明官賦亦復遺貌取神在陸題詞即以移贈二公可也

名家詩鈔小傳 卷三

三十六湖草堂詩鈔小傳

李必恒字北岳高郵人少善病稍長以詩文馳名邗邑然數奇每足踏省闈輒報罷既罷耗不得志則發為幽憂之疾呻吟床箠經歲始出戶庭而肝火內熾耳官忽爾失職殷桐高寄詩所云仲車嗟病瞶者是已康熙三十六年法駕親征朔漠奏愷班師奏徽作錢歌千五百言以獻高古恢闊得未曾有時商邱宋公撫吳一見大驚亟招致入幕府待以上賓為其疾故更字曰百藥取唐賢命名意且音同也商邱公

詩鈔小傳卷三

最好賢能得士禮羅遍大江南北曾選刻十五子詩行世紙貴一時中所錄百藥詩獨夥方欲以姓名屬達而百藥苦塊之餘不幸短命死矣悲夫十五子者當刻詩時俱未遇其後傳臚唱者二人而王樓村則擢大魁躋卿貳者四君而蔣南沙遂登政府餘亦各取魏科膺華選而接踵飛騰以去其鬱鬱死膺下者陳西生一人耳天之降才其愛惜而護持之等也而福命顧相懸若此豈落花隨風簾箔蒲瀾將惟其所適耶不可解矣然所為詩具在賡博雄奇如韉愈虎

全之彈歷百怪追逐蔣王之間曾無愧色固自有其不朽者存矣又奚憾焉

竹粟山莊詩鈔小傳

殷燁字桐高郵人少日以駢體擅場而于詩學尤邃德州田山蘊先生督學江南最所激賞用高才異等貢入太學司成某公者雍試以石鼓命題賦七言古詩百二十韻於縱橫排募中仍復金和玉飾神彩爛然以之追逐韓蘇亦可云如騶之斬也既敘習期滿當授職未肯遽捧檄出足踏鐵關屢報罷丁酉再厄副車作詩自悼有鴻溝盡斷飛難越鯉尾燒殘化未全姓氏一般書溪墨頭銜兩次號明經之句自是

詩鈔小傳卷三

絕意名場不作月地雲階想矣謁選得太原令桐高
固循良吏而相循無華不能得常路要人意坐是不
安其位又前官通負累始而月沒星替繼且李代
桃僵歲餘更始得恩免歸里更十餘松乃卒計其
年已開九表矣桐高留京頗久不佞少日即與補紀
羣友最喜其有韻之言時傳規勿水上歲一至都則
携箋種種索書近作而桐高亦欣然命筆無所靳
固一日忽撫膺嘆曰僕老矣力不能自承其傳名山
不朽之業將於賢輩乎託時愕眙不能答一語電掣
星移既歷三紀適有鈔詩之役亟從其後人覓全稿
追維瞻曩之言幾成夙識區分甲乙異日將繡梓以
行文章有神亦詩家一大公案也

詩鈔小傳

徐永宣字學人別號茶坪武進人為副憲荆山先生
之子少隨父任所肄舉子業於陳西林學詩於胡香
草兩先生皆以學問文章推重里閭所目為叢桂崇
蘭奇玉特殊者也茶坪負絕人姿又耳目濡染得諸
父師指授者為多故當統緒之歲而詩名籍甚同里
如楊青村錢絳菴輩皆文壇老宿旗鼓中原卒未敢
以常兒相畜既而聲氣漸通交游漸廣則叩青門之
扉泛秀水之權賞奇析義轉益多師又與張匠門顧
秀野查梅餘徐大臨諸君子遊磨墨去角出門有功
宋漫堂先生開府江南時曾錄其詩入十五子中蓋
心賞之矣康熙庚辰成進士時策名已及而意不欲
遽出曰吾姑歸里鏤戶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嗟
夫舉世皆以進士為讀書之終而茶坪獨以進士為
讀書之始不肯以半通之綬五兩之銅易其千秋之
業其志尚居何等也後以謁選逾期援例改授部曹
閒歲而卒年未滿四十也長轡未聘而蘭玉早凋鍾
記室之痛悼于謝法曹者古今有同慨也夫

雲漢草堂詩鈔小傳

徐永宣字學人別號茶坪武進人為副憲荆山先生
之子少隨父任所肄舉子業於陳西林學詩於胡香
草兩先生皆以學問文章推重里閭所目為叢桂崇
蘭奇玉特殊者也茶坪負絕人姿又耳目濡染得諸
父師指授者為多故當統緒之歲而詩名籍甚同里
如楊青村錢絳菴輩皆文壇老宿旗鼓中原卒未敢
以常兒相畜既而聲氣漸通交游漸廣則叩青門之
扉泛秀水之權賞奇析義轉益多師又與張匠門顧

詩鈔小傳

秀野查梅餘徐大臨諸君子遊磨墨去角出門有功
宋漫堂先生開府江南時曾錄其詩入十五子中蓋
心賞之矣康熙庚辰成進士時策名已及而意不欲
遽出曰吾姑歸里鏤戶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嗟
夫舉世皆以進士為讀書之終而茶坪獨以進士為
讀書之始不肯以半通之綬五兩之銅易其千秋之
業其志尚居何等也後以謁選逾期援例改授部曹
閒歲而卒年未滿四十也長轡未聘而蘭玉早凋鍾
記室之痛悼于謝法曹者古今有同慨也夫

畏壘詩鈔小傳

徐昂發字大臨長洲人博學能文尤工詩與匠門張
日谷同里閉聲名亦如騶之斯廬先生最加獎賞
謂大臨詩不沾沾規撫唐人而亦無意於矯之要自
有事外遠致如朱子所云洗滌腸胃間葷血脂膏而
芳潤易人也時海內名士之翕集長安市者川流星
奔多用舉子業為贊而大臨獨出宮詞百首引商刻
羽雜以流微一日而遍播於旗亭酒社之間韻事流
傳擬諸拾遺之感遇矣既登上第膺華選章貢既越

之區兩樸文柄其遭逢亦與匠門相等商邱公開府
三吳日刻江左十五子詩派別源流率以韓蘊氏為
職志獨二君面目稍殊於沉鬱頓挫中更饒婉麗之
致固吳派使然歟昔舒元與記桃源圖謂人貌魁奇
鶴情閒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翫自覺骨稟
青玉身入鏡中少陵之觀李十二娘舞劍器也壯其
蔚鼓畏壘詩乃奄有此妙鈔其尤者若干藏諸篋衍
伸紙長吟其即蒙之臯蘇萱草也夫

樓村詩鈔小傳

王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為諸生即負海內
重名差池晚逢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
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踴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
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年生科場事
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
為南北兩詩伯如謝家之有摩詰道玄禪宗之有慧
能神秀分道揚鑿指麾羣雅狎主齊盟歷五十年勿
替厥後廣其傳者初白太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

詩鈔小傳

詩排異陡健一洗吳音嘽緩蓋以昌黎為的而汎濫
于盧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間至其徵材之奧博使事
之精核運以排山倒海之氣琢以炊金鑿玉之詞如
入郇公厨飲食之香錯雜不似而筋骨舒也如遊建
章宮千門萬戶經駘邊而出駁梁而神明屹其特起
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青結綠爛然
不知為何器也維古固云木深而茂實大而聲宏
心醉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
學嗜古久蹟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上

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一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眩
目不知為誰某然則殿模之所傳者仍在此而不
在彼也纂錄遺詩為私論之如此

詩鈔八傳樓村

書

聖祖皇帝南巡人士多獻詩
御覽
上獨奇山掄作拔第一復鄉舉名傳入直武英殿癸
未登科殿試二甲第五名進士合一甲三人則適符
所夢名數也入館授職歲戊子以左論德充江西王
考得士為盛而李穆堂綏實領解云吳中風尚頗急
仕宦又好以聲名相軋山掄獨淡然無所營如冊封
督學諸差館中所覽為華腴者皆辭不與開列而專
致力於書局凡一切代言之作院長必以相屬宋時
歐李二王稱臺閣四大家庶幾媲美久之竟積勞以
卒遺疏上達有學在齊粹之獲亦可謂光於彝鼎也
已所著南村集最富惜未行世宋漫堂開府三吳日
選刻十五子詩山掄名在第二僅寥寥數紙耳然古
人云觀風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正不必廣訪博搜等
於買菜者之求益也

詩鈔八傳南村

書

南村詩鈔小傳
吳廷禎字山掄長洲人所居曰南村因自稱南村居
士少負異稟為文章惟意所適咸渾然若天成初名
棟前後試有司者二十有三皆第一顧不能博一衿
一夕夢泥金報至以今名捷第八名進士醒而異之
既久困無聊有故人宦京邸招之為童子師首尾十
年丙子秋陝土或援例入太學病不能至願得替人
問其名則廷禎是觸前夢因借資入關果獲雋榜後
又以異籍黜遂南歸已卯

名家詩鈔小傳

卷三

書

南沙詩鈔小傳

蔣廷錫字揚孫以已酉生因自號酉君又號南沙常
熟人少承門庭馳馬詩劍顧盼自雄有魏收段成式
之風稍長折節讀書文繁理富秀絕異區出而與東
南名士相角逐眾無不欲狂避之者康熙癸未成進
士翰林供奉內廷生平最工詩宋公漫堂撫吳時為
刻入江左十五子中而尤以畫名世或奇或正或率
或工或賦色或最盡一幅中恒開出之而風神生動
意度堂皇點綴坡石水口無不超脫擬其所至直奪

詩鈔小傳南沙

書

元人之席士大夫雅尚筆墨者多奉為模楷焉詩有
青桐秋風片雲等集頌控瀾瀾直闖坡仙之室自古
詩壇畫苑合擅為難自王右丞趙承旨外不數數觀
而先生實兼二美其題陳仲美竹雀圖云以畫作詩
詩細膩以詩作畫畫入神先生之詩情其即先生之
畫理也歟性恬雅愛士凡才藝可觀及天姿穎異者
罔不羅致門下指授以成其材詩未見有傳人而畫
乃遂多膺本矣歷官至大學士卒諡文肅其事業載
國史不具錄云

敬業堂詩鈔小傳

查慎行字夏重別字悔菴晚又自號初白菴主人而
初白之名特著海寧人為遠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
於梨川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
異才深沈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
唯于詩於山水於友朋其于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
少日為諸生即杖策從軍出入辟野夜郎之境泊如也
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徧又嘗渡彭
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峯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

名家詩鈔小傳

卷三

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益富而且奇
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即受特達之知召入內庭供奉
比歲西巡庶歌載筆凡幽岨之區既脫之境為從古
詩人所未歷者盪胸駭目悉十五七言發之每奏一
篇

上未嘗不動色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
未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
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詔獄而先生坐家長失教罪
且不測

世宗皇帝論識其端謹無他腸放歸田里蓋歸田未
兩月而卒先生繼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
於斯為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
確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
在易誠詞苑之良規學海之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
放論歸長梅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拚命
事到傷心每怕真俯仰情深殆與玉局無二所注蘇
詩抉摘穿穴得未曾有實能為賢公道出胸臆問事
惜未開雕問世世有流傳秘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

詩鈔小傳 敬業堂 卷三

徐尚書其人者平將且暮過之矣

吹劍詩鈔小傳

吳士玉字荆山吳縣人為諸生操數寸不律丹鉛海
內舉業之文名噪一時時義明遺事諸選本盛行而
篋中一集與相踴躍故海內佑畢士無不知有荆山
先生者商邱宋公撫吳日延致之為經師其子弟經
指授者所為文章皆溫醇雅正循循然守先民矩矱
不少軼公雅重之然固未識其能詩也一日首夏集
吳下諸名士賞芍藥為筵尾會倡五言古體一章諸
賓客皆屬和公乃酌先生酒強之詩先生亦欣然詩

詩鈔小傳 吹劍 卷三

詩輒工四座大驚又和公廷嘉華嶽願碑歌益縱橫
排募奇氣不可方物眾愈駭乃垂首服膺太息于通
材之無不可也毘陵邵青門客幕府久與處論詩最
台為敘其集以行中丞公評其詩則曰氣清格穩唐
人正派又曰原本昌黎而沈鬱頓挫直入少陵之室
錄入十五子詩選中其欣賞之也如此既成進士第
入史館二十餘年歷官至大宗伯卒于位賜諡文敏
說者謂詩人多窮若斯之身名俱泰者見亦罕矣先
生溫潤縝密比德于玉最好獎勵後進管子與勝僧
院見余所作梅花詩八首大加擊節亟命鈔胥錄去
時深陽師偕遊既詢得其人則曰俊逸清新具有傲
腕不羣之概樓村可作應嘆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因
津津不置口予方匆匆捧檄未遑修謁比以薦舉入
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青真送吹噓強箭射魯縠
循覽遺編易勝知己之感

詩鈔小傳 吹劍

匠門詩鈔小傳

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
故以自號人皆稱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
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串最為汪純翁韓巖
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峰許
領東南儒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昔將
摩劍拭光芒俯仰情深如侯喜之所云死不畏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召至御舟賦詩因宜入纂修館
及為翰林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益聖心猶眷注

詩鈔小傳 匠門 卷三

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
之言尤推絕唱真所謂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
金石者恭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獲
神埋照于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以余所見
如望溪廣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即前明之震川鹿門
諸老問一為之亦蹙蹙不成家故匠門科舉之文辨
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
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慎勿拘墟自
守也夫

恕堂詩鈔小傳

宮鴻雁字友鹿別字恕堂泰州人篤學好古少即以聲詩鳴淮海壯歲遊京師時承平日久賢公卿折節下士被褐懷珠玉而自銜者指不勝屈恕堂以副憲之孫太史之子中丞之弟其諸子亦俱登甲科挂朝籍門地清華一時無兩顧日掩關蕭寺丙夜攤書時聞拽紙聲窸窣稍開則騎亮尾驢持方麈障面與一二貧士行歌于酒市人海之間拍手鳴鳴亦正復了不異人迨夫綺妾明燭歌接鄉陽草色花枝酒寬裘

詩鈔小傳恕堂

星

迫鄰中之飛蓋追隨漢上之題襟桐登魚龍百戲落紙如風每奏一篇座客率擊節傳觀或瑟縮不能措一辭以退昔王荆公謂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心老杜所得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異此昌黎所得今觀甲已稿有云剽若奔雄雷劍如飲渴棘險句鬼可泣強韻山欲動此殆恕堂所得而有味乎其言之也歟晚歲成進士入詞館夙志始一伸然正不知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矣前後兩遊五言詩

藝長富中間彫刻山川雕鏤景物實能為無情故墟別開生面修通志者奈何無視無觀乎

名家詩鈔小傳 三

二十四泉草堂詩鈔小傳

王萃字秋史歷城人少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視鄉里間小兒舉無足當其意者獨好為詩閉門索句息交絕游鄉里人羣起而譟之自信顧益堅德州田山蘆先生視學江南歸過歷下見其詩物色之招與遊始得入諸生籍漁洋翁九酷愛其亂泉聲裡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之句目為王黃葉由是秋史之名籍甚人口所居城西郭外三里許有泉一泓是名望水齋乘所編為第二十四者明殷棠川相國築精舍

詩鈔小傳

星

於此斤竹已盡大石猶存秋史數椽在焉其葺屋詩所云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是已晚博一第以母老改官成山教授成山天下之窮處三面環海距會城千五百里宦官數月終未得遂其迎養之志遽投牒歸蓋其篤孝實直立身有本異於薄俗詩人之有文無行者平生作詩最當弱冠以後即哀然成集漁洋翁稱其氣骨奇氣不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復如清沈之貫達德州公則謂其悲歌慷慨蕭瑟蒼涼嘆為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至欲援郎官湖之例易望水為秋史泉嗟夫士固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秋史得名自其鄉先生田王兩司寇始兩公於風雅一途同物類之有鳳麟人倫之有周孔也其題品彰彰如是餘子卮言固可卑之無高論矣

名家詩鈔小傳 三

言金 卷三

蔗塘詩鈔小傳

查為仁字心毅既罹患難而導師為贈道號曰蓮坡故又稱蓮坡居士云本浙江籍而僑居帝里且三世遂為宛平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是為康熙之辛卯科主試事者武進司農恭毅趙公也公故以革銅商事與執金吾陶和氣者相水火欲甘心焉謂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名不出單聞是奇貨可居遂鈎致以與夫獄既鍛鍊成而心毅當犯罪長繫請室越八年始邀矜釋嗚呼慘矣心毅固才士既顯曠無生理乃

詩鈔小傳 蔗塘

星

就白雲司葦菰屋數間日讀書習靜其中高雲上人為榜曰花影菴七畧四庫恣意佃漁結樵為工篇章日富其自序云綴毫肺石之上染烟牢戶之中此諸候奈寒蟬自擁胸臆含酸茹歎詞意款款然然鏗訥陶冶實能與古人相頡頏一時名士贈答頻煩張得天尚書至稱為唐子畏後身而嘆惜其有才無命因憐富心毅下獄之秋余方督郵遠近喧傳余謂其不議一丁字如虞山所嘲二元氏然者孰知其為慧業文人而才藻橫飛若此也哉心毅既出獄則結園沽水

之西臨流植椽閉門叠石賦夕烟於琴幌吟曉日于書床而津門為水陸之衝去京師十舍而近冠蓋相錯賓至如歸投轄贈鞭徵歌對酒許渭符司馬所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而高宗山孝廉亦有東山麗句諧絲竹北海名賢共酒尊及甲部權經丁部史紅兒記拍雪兒歌之贈三復微哦猶令人想見名士之風流太平之盛事也已

詩鈔小傳 卷三

秀野草堂詩鈔小傳

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家有秀野園梁妙嚴公主塚在焉水木亭臺之勝實甲吳下少長讀書其中染翰題箋往往自署秀野人亦以秀野呼之故秀野之名滿天下秀野性嗜書尤耽吟咏弟兄五六人如漢魚汪容輩皆振藻揚聲名滿上國秀野頡頏其間稱白眉焉嘗箋註溫飛卿韓昌黎詩行世又謂詩本天籟人藉以道性情是以歷千百劫光景常新自明人倡謂唐以後無詩歐梅蘇陸概從其難又何論乎大德

寺抄下傳秀野堂

哭

元貞以還登玉山鐵崖諸君子或因銳意蒐輯元人詩集自元遺山而下彙為百家未已也又廣之為三百家凡四集合千二百卷次第刊布幾於家有其書石室禮堂借鈔翻閱諸生都講給值酬庸以至梨棗之資裝潢之費計不下數萬金秀野固雄於貨至是而耗散殆盡然元人之真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華不至與陳根宿草同歸斷滅亦可謂功在百世也已嗣以南巡蘇詩召入書館纂修留京邸者十年康熙壬辰始賜進士入翰林乙未放歸田里斯時也棧華凋傷交知零落車轍窮而嘔哭英瓊報以多愁塊然獨處誰與為歡於是感歲月之如流悼功名之立海天空濶輒思作汗漫游而興盡而返亦復觸緒悲來其歸寒廳詩云閱盡風波兼世態餘年六計傍僧龜亦可想見其意氣之摧頹胸懷之蹙蹙矣秀野豪於飲所至立酒人社止酒詩所云壁壘壘塵壘先登期第一者是已家有古酒器三做劉景升所名三大雅者受十三勛而贏餘各通教以兩黍野與社中人飲率先盡三雅後乃奪彩爭籌飲無筭酌爰

詩鈔小傳 秀野草堂 卷三 辛

下令署門曰凡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快雌雄匪是者毋相溷見者皆屏息稍伏以去亦有發憤為雄思得一當而大敵當前飲不能一二雅醉矣蓋終其身無與抗者故一時有酒帝之目而社中方觀文最少號酒皇后而莊書田繆湘並以次稱南相北相云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嶸山 刪訂

目次

卷四

後圃詩鈔小傳

雲川閣詩鈔小傳

滋蘭堂詩鈔小傳

南堂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 目次 卷四

穆堂詩鈔小傳

約園詩鈔小傳

小山詩鈔小傳

劍虹詩鈔小傳

陸堂詩鈔小傳

樊榭山房詩鈔小傳

弱水詩鈔小傳

東山草堂詩鈔小傳

春暹詩鈔小傳

十硯軒詩鈔小傳

冰雪詩鈔小傳

南華詩鈔小傳

竹嘯詩鈔小傳

柱湖詩鈔小傳

貞一齋詩鈔小傳

板橋詩鈔小傳

貞石詩鈔小傳

北田詩鈔小傳

寺抄下傳目次

居易軒詩鈔小傳

綠痕書屋詩鈔小傳

聯句合鈔小序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閩 鄭方坤 荔卿 撰

後園詩鈔小傳

李瑞瑞字蒼存盱眙人為諸生盛有文名前後督學使者皆以國士相待用茂才貢入成均時海內名士翕集都下而先生棲倚其間珠光耀乘劍氣衝霄飛聲鏗篋座無車公不樂固種穀之美談亦著襦之韻事也都梁近接泗濼倫荒特甚人士率白首一經抱殘守缺無能以風雅自振先生獨挺然秀出自其為

詩鈔小傳 卷四

童子時即知聲病既冠築講堂于洪澤之陂借二三羣從讀書其中鐘旬陶治而自成一家言年事漸增出而與當世之名卿大夫遊錯綜其議論乃益浩然有得凡所見山水崖谷之音鳥獸蟲魚草木之華實與夫身世間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參差百變一切寓之於詩而傾困倒廩出之淡遠風華不名一格非彼橫頭畫角剗竅蠅聲所可同日語也既久因場屋則以教習期滿循例為唐邑宰所謂敲朴誼羅犯其慮憐訪恹德裝其懷者因作為怨復驚圖以見志又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享年曾不得下壽太息於文人無命而悲不自勝未幾竟卒殆神先告之擊先生與先君子同官為僚雅相交好贈答倡和之章一歲必兩三見披閱篇目覺爾日情事宛然可想閉室雖無大傳形象亦足使二鍾人門便大感傷矣

詩鈔小傳 卷四

雲川閣詩鈔小傳

杜詔字紫綸別號雲川無錫人自幼以能詩聞實得同邑嚴漣漁先生指授先生亦最資賞謂以杜分司之俊爽發韓內翰之幽咽一時才士不得不首屈一籌也既屢躓場屋中歲始被凌雲之遇取上第入史館尋引退林居放浪山水間而詩益工且富蓋自庚辰丙子丁丑以來釐下諸貴人競講詩格大率宗仰西江而於西崑三十六體棄若土直曰吾假道蘇黃用以學杜云爾雲川之論詩也尚主性靈緣情綺靡

詩鈔小傳 卷四

出入于義山飛卿之間或疑其不守少陵家法而為是每下愈況者不知中晚之有溫李猶初盛之有王楊古意新聲均無異于風人自越故王荆公謂學杜常自義山入而虞山為定遠亦山谷詩粗硬槎枒殊不耐看若從玉溪生入則無此病蓋西江之詩粗才楊腹首可以貌襲取若欲摹仿西崑則非沐以香澤比以聲音必不能含英咀華其風肆好今讀雲川閣集畧杜之形骸而得其神俊有鯨魚碧海之奇而兼翡翠蘭若之秀洵乎大雅扶輪而善守少陵之家

法也已雪川尤工填詞小令師花間而長詞又從南渡諸家得體殆亦瓣香蕩蕩而少變其面目也歟

詩鈔小傳 雲川閣 四

滋蘭堂詩鈔小傳

沈元滄字麟洲東隅其號也仁和人生而穎異早歲屬文為前輩毛西河萬充宗所鑒賞稍長窮極經史喜為詩好事者競傳寫海寧宮詹查公聲山一見即妻以女名籍甚顧艱於一過康即乙酉試京兆中乙榜丙戌考敘習時宮詹公以從臣供奉不翅內相方公慕佩文韻府門下士蒐採以進先生則蒼萃而排比之進呈輒稱

旨尋 詔入武英殿書局任事赴殿時總裁奏請考

試

上曰沈某學問朕素知焉用考又嘗語廷臣謂沈某其書法趙董與其外舅正同

天語褒嘉不一而足辰入酉歸博學精勤為同事冠總裁陳恪勤公鵬年深委任之韻府既成復就丁酉京兆試再置之榜乃以修書議敘授廣東文昌縣知縣在職四年民咸戴德而上官顯用諛言劾免尋以他案牽累急徵赴部久之事得白然吏議竟編管寧夏扶病而行不踰年卒先生於學無弗窺尋而陶冶情性尤工為有韻之言探源騷雅出入于杜韓蘇陸諸家一時朱竹垞湯西崖陳惺勤諸公咸推重之由取法正而根柢深也嗚呼先生少負盛名且頻蒙聖語拂拭謂當待詔承明之庭而乃兩中副車一置散吏稍設施矣復緣遷人構禍文案牽連南北奔馳炎風朔雪重萬餘里終以垂白之年客死邊塞天吏贈賻始得歸櫬其遇可謂窮矣然經歷世故坎壈纏身長歌當哭每觸襟懷故歷推困抑而然猶獄未嘗少悔者悉流注於言志永言之中是豈詩能

詩鈔小傳 滋蘭堂 卷四

窮人抑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子鈔本朝詩竟以未見滋蘭堂集為憾既從賢詞椒園觀察公處乞得亟鈔錄之而為論次其大槪云

南堂詩鈔小傳

方貞觀字履安桐城人有異才少斷工詩取明白坦易不為鈞唇棘吻之音大抵於張籍王建及長慶集為近壯歲以鄉人南山堂案牽連隸入旗籍乘先坐別老母形影關山人事都廢顧其屈鬱抑塞之懷痛盡致豈非昌黎所云不得其平則鳴者歟茲存歷憂患者十年而得放歸田里所為詩益造平淡令讀者泣罷鼓歌各如其意之所欲出昔粵人陳元孝有言感人以理者淺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盡感人以聲者無涯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南堂其庶幾乎

詩鈔小傳 南堂 卷四

穆室詩鈔小傳

李穎字巨來別號穆室臨川人自幼以神童稱十歲能為詩十二歲即與里中諸先生結詩社諸先生齒長矣吳迂齋者其塾師年六十一其餘各四五十不等集中有云困蒙敢遠實養正乃良謀揆杖共陟巖峯几同息版即鬆崎時壇坫作也家貧甚嘗於大風雪中手三百錢獨身重爾尋兄漢陽鎮上匝月走三千里寒餓困頓之况自言為有生所未經其得全始天幸云嗣發解成進士迴翔史館者一十二年後

詩鈔小傳 穆室 卷四

乃出任封疆入廟賦所至以功名顯願性剛不能
容物三起三仆濱於危殆者屢矣卒賴

聖明保全以宮詹放歸田里生平頗享文字之福少
即以舉子業馳名元墨尤膾炙人口三王文柄所模

索皆名下士當辛丑之典禮聞也不佞曾以弱齡預
試先生奇其文又策問嘉靖間前後廣續五子等姓

名所對俱悉益大喜拔魁一經旋為遂寧相所塗乙
既力爭不可得則大志拂衣出榜後居富贈詩有七

篇文最賞雙眼淚猶滋之句嗚呼世有好士憐才如
此者予青眼高歌唾壺欲碎矣茲嘗竊取而衡論之

先生聲氣應求太邱道廣徐健養以後一人博聞選
記過目成誦何義門以後一人齟齬辨難持之有故

而言之成理毛西河以後一人要其一生所辨香者
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於文取廬陵南豐於制義取

臨川兩大於命世之志取介甫於學術取象山香火
情深此自豫章人習氣詩則縱橫奕朗出入眉山劍

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也

詩鈔小傳

九

約園詩鈔小傳

郭雍字仲穆一字書禪福清人倫居會城康熙癸巳
舉人少即工詩最後乃出一帙問世而謂其友人曰

吾前後作詩不下千篇今存其製成章法者得律詩
絕句若干首古風歌行僅留一二樂府絕無所解請

俟十年後別有窺尋乃敢議及夫書禪之於詩俊毛
洗髓幾三十年其用功不可謂不深而其言若此則

信乎寸心得失如飲水者之冷暖自知正復索解人
不得也吾鄉自林松址前輩雄踞詞壇銳意學杜獨

標少谷空同為從入之門徑後進靡然從風肉莽粗
豪無復雅人深致書禪謝絕流品因心師古繼毫塵

垢不以瀾其筆端上焉者淡遠精微步趨王孟次亦
刻露清新不失賈長江姚武功家法 坵太史所云

如食哀家梨止渴雖爽而不伐性如 精鹽進酒雖
薄亦能醉人者後贈約園庶幾惟肖可謂鶴立雞羣

而不隨人作計者也書禪素清曠畏寒特甚每涼風
始戒即重齒齧裹團爐墜戶所以調護者甚至故自

癸巳以後心怯北地風霜絕不赴禮閣試迨雍正元
年九月特開恩科則大喜襍被選征五月過嶺伏雨

炎風舟車委頓竟病姑蘇以死豈非豹養其內而
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有非意計所得料

者哉尼輪神馬豈覺風肝游于物之所得遊而肯
存斯所稱蓬生之旨矣

詩鈔小傳

十

十一

小山詩鈔小傳

王時翔字抱翼大倉人所居在兩園叢桂中因自號
小山年十四始就塾一歲而通四書及詩書易三經

既乃於子史百家二氏之書無所不讀若夙成者顧
獨喜吟詩間倚聲為新樂府流播人口四方知名之

士履滿戶外尤與同里顧玉停稱莫逆交每會文少
年十餘輩咸集二人者徒倚松石間劇談今古恒至

月下春始涉筆成二篇既經前輩評閱歷卷悉不復
則此一時有瑜亮之目族子汲園先生於婁東十子

中齒最少至是稱老詩伯妙選里中能詩者為後十
子名曰積薪小山年十九與焉唐吏部東江則謂其

標格清研風神秀逸如東家之子不假粉朱姑射仙
人盡除烟火譚藝家服其論篇小山既以詩名三十

卒落落無所遇久之適
世廟承賢有以名上聞者特

召見授晉江令旋改政和甌寧遷佐漳州移疾歸
今上改元以蒲州同知再起未幾擢成都守為政以

儒術歸吏治廉介優悌民懷其德年七十求退未允

詩鈔小傳

三

卒於官嗟夫小山少力學雅欲以文章馳騁當世一時大臣非無知之者而卒蹉跎以老晚被薦功名可戾契致而僅以郡縣自效弗獲大伸其志泊夫日薄西山情同倦鳥業遺兒子東歸掃除敝廬為息關娛老計而事與願違終未得向好時柴桑享其一日林泉之樂則固依然窮措大靈龜福命也小山為石幢伯兄上官最稱投契而生平之際遇亦喜相牽連及之人琴之感不禁淚下漸漸矣

詩鈔小傳 小山 卷四 三

吳文煥字觀侯一字劍虹長樂人其先世已居會城而身猶占縣籍甲午舉於鄉辛丑第二人及第旋假歸家食者久之再入史館改部曹除御史以病乞休今林居又三年矣劍虹落拓不羈喜讀書性尤耽酒一月曾不得數日醒土木形骸似無意於當世務者然當夫酒酣耳熱奮袖起舞或泣或歌輒發洩其胸中之塊壘殆亦阮仲容石曼卿之流亞也詩最豪爽大致于蘇陸為近吾鄉比戶能吟顧羣奉林騰部高

劍虹詩鈔小傳

典藉為鼻祖聲調圓融于手如一如所稱晉安風雅者是已劍虹辭而闕之獨標雅健盤空硬語傑出於柔筋脆骨之間雄雞一聲天下白固未易為一二俗人言也劍虹曾有句云欲覓相知定文者近來沈韻比江花蓋指同里江爾際暨同年沈珊友而言茲余有採詩之役輒就篋衍所藏選錄得數十首竊自比於江沈之列樽酒論文則更俟之異日

陸堂詩鈔小傳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即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間幼作中秋月夜書懷詩鏗旬陶冶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奇之贈句云鷄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即集中開首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夜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善病雖性喜吟咏而父師專督時藝禁勿使為弱歲列子矜旋遺生母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

詩鈔小傳 陸堂 卷四 五

課孤姪暇則取插架書讀之手紙口沫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沈厚餘榜眼柯進士南陔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午辛未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閩一帶宗仰虞山幾于團扇之畫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二唐人安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

詩鈔小傳 陸堂 卷四 六

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格具有五霸紹三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創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糊口時為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學寓維揚者三載于諸經皆有誤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鼎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山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蓋亦淺之乎為丈夫

樊榭山房詩鈔小傳

矣庚子辛丑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足踏省闈已一十三次矣先公為開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夜先生實任鎖鑰襄厥事贈編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屬鴉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既以博學鴻詞徵應試又不遇遂絕意功名不復作春明夢矣家故貧以詩古文詞教授鄉里老屋三楹牙籤插架蓬蒿不翦門無雜賓法書名畫而外無儲藏也論者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菊踏雪探梅而外無往還應接也生平諸體皆工而詩學尤邃澄汰衆慮咳唾成珠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詞麗以則于新城長水之後別續一燈是豈獨天分之

字少卜專劍虹

古

字少卜專樊榭山房

古

優哉蓋其洗伐烹鍊日起而大有功矣昔虞伯生語
袁伯長公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凡水陸之產
皆擇柔甘調其清齋登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
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
故性為文之妙亦猶是耳太鴻固浙產今品題其詩
竊援左氏大官羊之例即以浙庖相方遠道寄聞當
為一噴飯也所著有宋詩紀事百卷天水華英網羅
殆徧較諸孟榮計有功應高出一頭地知其解者固
當不易吾言

弱水詩鈔小傳

風復字梅翁晚自號金粟道人世家莫得而詳即同
邑人亦無有悉之者其所見於詩篇大率多殘山剩
水之思李秀黍離之感如白首在夫歌哭道中輒向
黃河亂流欲渡令人舉欬增戚而不能已疑若夏
肆周遺之所為作又或附鳳鸞與前明有瓜葛者
近是自其少年時即弃帖括不事隻身走萬里寓沂
鄰間最久既乃之吳楚之間越垂老乃轉徙之京師
以詩學教授弟子名公卿多從之遊武陟家宰楊公

詩鈔小傳

卷四

奇其才以鴻博薦三徵不起寓僧廬日坐臥土床中
諸貴人以問奇至者趾相錯作客約自白不迎不送
不作寒暄語願來遊者聽至則與講論詩文源流派
別并前史善敗興亡陳迹以及開河扼塞兵馬漕鹽
天文律歷愷切詳明坐而言作而可行鑿鑿乎如藥
石之可以伐病非徒枯槁忘世老死廬下者所可望
項背也其論詩于賦比興之外端以寄托為主謂陶
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
傷心之故而姑借題發揮必沾沾然執是數者求之

是之謂質樸而還珠按圖而索駁今試取弱水集讀
之繁音促節詞多悠謬知羽之寄托固自有出入
地而莫可窮詰者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為外
人道也翁年七十餘重至鄰邑寓其鄉人王大令署
中時余為沂州守見子詩便欲與訂千秋之業以詩
集及所註楚詞義山詩箋相寄適子有歷亭之役不
及晤比還轅而翁已先期歸里今存亡不可知念翁
與余有一日知己之言也為刪其全集得若干首付
鈔焉云

詩鈔小傳

卷四

東山草堂詩鈔小傳

潘安禮字立夫南城人雍正五年進士任戶部主事
坐事謫官旋膺鴻博之薦召試列高等供館職是歲
入選者二十八皆海內知名士求其實大聲宏文章
有師承議論有根據而不為聲悅口耳之學者要必
以立夫為第一勾山菴浦未能或之先也立夫本與
子不相識一日者于南華山人寓齋偶得拙集讀之
大擊節嘆賞立草手札遣人于七百里外訂交實為
乾隆初元事云迨余于戊午歲再入都立夫已官翰

卷四

林開子至則大喜特枉駕蕭寺中把袂題襟恨相見
晚時留滯京邸者三閱月友朋唱酬之樂文酒追逐
之歡正如桃源人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此子遠廣川
量移山左旋聞立夫驟擢宦論方切貢禹彈冠之慶
乃不逾年竟以惡莊聞矣嗟夫瓊瑤無徵彩雲易散
千古才人同斯飲泣而為行有嗷咷之妻柳州之搵
真之嗣其書滿家未知流落何處斯尤可哀也已今
姑就舊刻摘錄若干令讀者就一斑以想全豹莊子
云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三復殘編能無隱
惘也哉

詩鈔小傳

卷四

春暹詩鈔小傳
馬樸臣字相如桐城人家貧方學少即工詩與同里方貞觀南堂友善楚尾吳頭聲稱籍甚一時有瑜亮之目焉迨南堂以事隸旗籍踴躍獨行趨焉蘇和則益牢落無聊時從諸貴游子弟授經翰徙于閩粵楚蔡之郊如是者久之年五十始登賢書慶上春官不第推擇為中書舍人乾隆元年徵天下鴻博士詣京師大臣有薦之者

御試復不遇不兩年以病卒京邸亦詩人之坎壈矣

詩鈔小傳卷四

賦者也蓋嘗聞諸前輩詩本于風風之為物遇水而成綺文之至也遇木而成韻聲之至也皆極其自然而無所矯飾于其間改淺率不可也去淺率而出以矜持則離矣鄙俚不可也鑿鄙俚而加以塗澤則妄矣昔者康熙之季戶說談詩館閣諸公尚仍唐製二軟材之士復跌宕自恣于眉山劍南之間墨守輪攻玄黃戰野方氏矯以清真有若彈丸脫手相如履踵而與抗袂而起風格雖微遜一籌要自有其君形者存非苟作者南堂寄懷有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雅道交情溢於楮墨亦可想見林谷之同聲而沉瀝之一氣矣相如詩未授梓故外人罕識其姓名余從魚臺令成君處多得鈔本亟為錄入以俟後之續龍眠風雅者

詩鈔小傳卷四

十硯軒詩鈔小傳

黃任字子莘又字莘田永福人居會城之光祿坊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勿多捧檄得與之四會令莘田故名士無不趨避俗吏能坐是為上官所不喜劾其縱情詩酒不治事拂衣歸里宦囊蕭然惟端坑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所居矮屋三楹花竹秀野園史縱橫飲饌裕展間具有雅人深致最工詩善忍詔舊務去陳言又不墮海體與秀水朱昆田高郵李百藥同其標格間人戶能為詩彬彬風雅顧習于晉安

一派磨礪沙盪以聲律閎穩為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律源不致犯幾千團扇家家畫放翁矣

詩鈔小傳卷四

一其艷體尤擅場細膩溫柔咸均頑醜所傳秋江集香草箋諸作傳聞林前輩謂其實有所指擬諸五溪之賦錦瑟元九之憶雙文杜書記之作青樓薄倖楚雨含情殆詩家之賦而興也然昔賢謂知梵志翻著被法始可作無題詩知九方歎相馬法始可讀無題詩東坡詩云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

情夫詩人之情亦何所紀極哉出之宛轉蘊之遙深可以廣騷可以恭禪慧業文人吾于莘田首屈一指矣

水雪詩鈔小傳

水雪詩鈔小傳

萬承勳字開遠號西郭鄰縣人家世襲武職自前明時以四忠三節一義顯勳節既除文學乃盛充宗李野兩先生既用經術史才弁冕一時而胞姪貞一先生復薦舉入史館聯鑣接武聲稱藉甚開遠其家嗣目濡耳染固已迥異常兒矣旋以論修明史失當賈人意見出為五河知縣賈人固無意脩前隙而上官妄承風指謂是奇負可居攔撫細故鍛鍊成獄問處罪開遠時未弱冠選諸閔以踰路萬里乞哀當世賢

詩鈔小傳卷四

詩鈔小傳卷四

士大夫釀金告贖當是時父困繯縛母疲窶餓發為
詩歌聲淚交迸久之得論釋生還歸故里覆巢完卵
艱不得食已復嚴追贖後秋風落日中床上別父寵
下別母重爾走京師時曩昔知交零落殆盡計無復
之思自投西安獄已入關遇故人子某力援之為完
帑項事乃寢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時小除
夜半呼門入父驚喜床下痛既定出行僕所有朗
誦毋前且泣且笑曰兒即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
嘗夜吟至病愁殘臘斜陽短寒對西山積雪長句母
聞之嘆為不祥僕親運逝家愈感三句九食絕口
不言貧遺難正初元在六十矣以請生保舉端方奏
對稱

自特授磁州牧余時為邯鄲令同官交好知其生平
最悉開遠自少即以詩名水雲一編人咸擬之孟東
野查初自先生獨不謂然嘗附以詩云孟郊沒後千
餘載苦語何人更別裁風雅道衰無至性海山大地
得奇才翻瀾涕泗隨聲出徹骨冰霜鍊句來竊喜故
人還有子一編浮白為渠開蓋傾倒之至矣為人內

詩鈔小傳水雲

行醇篤磊落光明與人交絕去城府堂壁間大書溫
厚和平四字嘗自謂生平時文不如古文古文不如詩
詩不如人一時皆服為篤論云

南華詩鈔小傳

張鵬神字天屏嘉定人其所作詩畫自署南華山人
天下識與不識皆稱張南華云南華幼多病年十三
始就外傅且所授書藝或未能成誦父師以常見青
之不之責也十七歲心地忽開豁取經史子集讀之
皆如宿習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灑灑數千言
又嘗出已意創通文賦八首筆眼清麗無一字不工
穩弱冠補諸生壯歲擬科第去授史職有聲館閣間
既受

詩鈔小傳南華

今天子特達之知不數載晉宮詹乃以展幕假歸道
病死計問都人士皆惋惜以負才而未竟其用也南
華木檀詩名而才情敏瞻光為海內少雙常容松江
柳濤寸燭賦詩二十首又於京師作雁字落葉七律
自晨至午上下平韻俱就曲秘粲粲長安為之紙貴
間以餘力作山水與會所至繁縟淋漓出入南宮北
苑間書法亦蒼潤勁秀時稱張翰林三絕
上固雅重其才有作則使步韻又屢勸
御前作畫其所進春林澹澹圖及日長山靜畫扇皆

稱

自依韻賜和并製詩優美之有蠅頭奏對春風露
出春林亦絕勝又大癡更擅東坡筆勸敵江山兩不
慚之句夫大弦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
宮商相應玉節金和讀金蓮紀恩一集覺卷阿遂歌
虞廷展載其氣象猶宛乎可接上下志同得不嘆為
千古之榮遇也哉憶予曩歲入都南華特枉顧講學
中尊酒論文過從無虛日義駁不留尺波電謝披覽
遺集蓋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詩鈔小傳南華

竹嘯軒詩鈔小傳

沈德潛字確士長洲人晚取韓子歸愚識夷塗之語
以名其齋又自署歸愚老人云少聰穎讀書身為
諸生自康熙癸酉科即入鎖闈連十九試不售至乾
隆戊午科年七十始登賢書已未成進士入史館不
十年游陞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歸愚積學工文古
文詞跌宕夷猶謹守堯峰家法無敢逸出範圍其於
詩學尤邃是時江南盛詩社又崇尚蘇陸之學硬語
粗詞荆榛塞路歸愚獨斤斤然古體必宗漢魏近體

詩鈔小傳竹嘯軒

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視為別派所選有古詩源唐明
詩別裁行世橫截眾流獨標心印誠談藝家之金丹
太藥也歸愚既晚達獨以文字結主知膺殊獎時
天子天縱多能方隆文治喜與詞臣輩唱迭和惟
學士張南華能當上意而歸愚亞焉顧南華賦才敏
瞻走筆如飛日可賦詩百首歸愚則含毫邈然安章
頗句遲入成篇兩人者嘗結詩社南華詩點筆就而
歸愚苦吟未安滋愧惡南華曰遲運本之性生子不
能效我速我亦不能為子遲也一日召對便殿語及

詩學

上顧德潛謂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達
容嘆久之兩人造詣在聖人品藻中矣歸愚於己
歲致政家居年八十有二矣聞至今尚健在云

詩鈔小傳 卷四

柱湖詩鈔小傳

先師段柱湖先生諱煥生字相山湖廣衡州府常寧
縣人康熙乙酉丙戌聯捷進士初筮仕得福建汀州
府上杭縣知縣丁酉鄉試充禮記房同考官方坤以
稔齡觀場不自意膺薦拔受業稱弟子先生負天人
姿過目成誦于當世知名士罕所許可顧方坤獨蒙
殊獎時賜肥腦滿縱觀前史好議論古人成敗得失
又於詩古文前後作者妄有題品先生顧愁置之於
耳曾不聽瑩且時發起予之嘆其或體物緣情偶然

詩鈔小傳 卷四

三

詩鈔小傳 卷四

有作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當是時雖重昏無知亦
深感知己之難逢而得出大賢之門下為可樂也先
生嶽嶽懷方又嫉惡過嚴坐是不能久於其位流上
杭未十月而逼受交代之難作解任質審時逼交者
為汀州吳守故以莢賄聞又廣交遊盛筵煖吹影吹
聲流言四布大中丞聞之意不能無少動先生即作
書上撫軍直陳其事中云就使卑職不敢言而敢怒
大人得無內愧於心而况卑職倔強成性固非不敢
言者也等語同舍生咸為股栗先生毅然竟以書投
時大中丞為粵海清端陳公固大賢壯其言亟予照
雪起復原官補廣東新安令不數月丁內艱服闋再
補縣坐條陳言事削籍歸里十餘年卒先生負經濟
畧雅欲以經術經世務知天文星歷之書地理堪輿
之術與夫本草醫藥勾股算法靡不原原本本坐而
言起而可行古稱通儒惟其有之顧不肯以身之察
察受物之汶汶秋戒白露冬申嚴霜坎壈纏身終憂
邊異議以走將所謂鸞翻可鐵龍性難馴者非耶先
生之宰上杭也陳滄州先生送之以詩有曰事當難

詩鈔小傳 卷四

三

貞一齋詩鈔小傳

李重華字玉洲吳江人少承庭訓學詩出語即能越
俗既從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詩自豪負笈者趾
相錯顧於玉洲獨發起予之歎而何義門先生尤所
容賞為稚川之歎玄圃積玉沈沈兩尚書之咏露夕
美冀其傾何殆不是過玉洲既天才獨絕追與諸鉅
公大人遊磨礪涵濡上下其議論而詩學益進水銀
丹砂入其爐轉皆成丹也么茲獲讀經其調和皆成
樂也鮮如時花嬌如美女養其醞釀深厚而成就高

詩鈔小傳 卷四

三

格者金玉追琢既歷多年是以意餘於匠情深于文
徑嶺幽眇而自成一家言也玉洲家笠澤往來吳門
日久兩地故多詩社玉洲率後至酒闌燈燭每詩成
眾口皆嘿而息既乃擊節狂吟拍案高歌食謂固宜
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洎成進士列侍從鋪陳雅頌
酒金石益復出天入淵變化縱橫而不拘尋常應制
體格極重焉既以細故去官遂得以蕭閒無事之身
肆其力于詩歌而又之蜀走棧道入劍閣經白鹽赤
甲弔屈原武侯杜老蘇公遺蹟客山左登秦岱謁孔

詩鈔小傳 卷四

三

錯難何避功在澄清志弗違又曰車經九折途原險
口記三緘道自真識病幾先符徵事後讀者歎為如
神之照不知兩先生情意既孚志趣亦合坐陳已事
慮遠思深乃遂若燭照而數計耳何詩識之足云

板橋詩鈔小傳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舉於鄉連登進士第授范縣知縣改調濰縣以疾乞歸板橋少穎悟讀書饒別解綽有文名家固貧落拓不羈壯歲客燕市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遊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既得官慈惠簡易與民休息人亦習而安之而欲歇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世方以武健嚴酷為能而板橋以一書生欲清淨無為坐臻上理聞者實應且憎不則怒

評鈔小傳板橋

五

罵謔訶及矣雅善書法真行俱帶篆籀意如雪柏風松挺然而秀出于風塵之表所畫蘭竹石亦峭犖別致詩內所云時時作書亂石秋苔時時作字古與媚偕者是已詩取道性情務如其意之所欲出其自序有云余詩格卑下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屢為知己詬病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諛而背直慚愧汗下云云其言可謂不自滿矣然其詩流露靈府蕩滌埃壘視世間無結轡不可解之事即無梗咽不可道之詞空山雨雪高人獨立秋林

烟散石骨自青差足肖之非彼藉口白戰以自詡為羗無故實者也板橋徒以狂故不理于口然其為人內行醇謹胸中具有涇渭所刻奇弟書數紙皆老成忠厚之言大有光祿庭誥顏氏家訓遺意異乎放蕩以為高者信賢者之不可測也昔晉文王稱阮嗣宗為至慎吾于板橋亦云

詩鈔小傳板橋

五

貞石詩鈔小傳

石文字貞石上虞人自其先世徙于杭遂入杭籍為諸生家奇貧少則學為詩歌無所承受獨以己意鑽索於故紙堆中而憤戾困怨自成一家言與里人屬太鴻金壽門丁敬身陳授衣輩結文字交無三日不會面者家有小樓書山滿簾翠滴筆硯嘗與諸君子酬唱其間樵蘇不費清談而已暇則攝游履偕吟侶徘徊于叢祠破塚之墟不日暮不返里中兒咸怪而目之曰彼狂生何為者也年三十二卒無所遇而佗

評鈔小傳貞石

五

際幽憂以死嗚呼玉樹土埋秋墳鬼唱古稱詩能窮人誰謂更絕人耶昔東坡語道士陸惟中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今讀貞石詩如怨如慕如曉三峽猿啼如日薄虞淵聞鄰人吹笛聲展卷呻吟令人終日不樂固宜其為不壽之徵也歿後諸故人擬拾遺編得十一二而陳授衣序之以傳陳蓋其潘楊至戚云

北田詩鈔小傳

江浩然字萬原一字孟亭嘉興人家貧好讀書又好為有韻之言風雨晦明手一編不釋紙窓竹榻擁鼻作苦吟聲時同里朱竹垞先生以鉅儒碩學為風雅宗與新城王尚書和主齊盟若前代之李杜坡谷然者先生既退居長水則以詩學鳴導後進凡經指授及私淑其門者率振厲成一家言屈指門下士著錄不下千人而目攝耳染守先生之微言而弗失者實惟苦岑梓里漸被獨深萬原固於三十年後聞風而

評鈔小傳北田

五

興焉者也既家食不能自給所為詩人亦無知之者則挾策作汗漫游諸公貴人爭延致幕下依綠水泛芙蓉書記翩翩罔阮瑀陳琳之流亞也其客濟南最久辛酉壬戌之間嘗一再視子館舍酒酣以往論文較藝凡唐宋以來詩人靡不悉其源流窮其正變剖析其離合利病如堂上人之列堂下人曲直然者間偶舉及曠書亭詩句則頓足起舞側弁而哦鉅律長篇如餅瀉水乃知平生雖廣搜博採益多師而一瓣心香固近在鴛湖繡里間也嗣後不數數見客旅

晤其令嗣詢問起居則萬原歸道山已久日薄虞淵
可勝嘆息談次出其遺詩讀之剝刻生新無西抹東
塗備耳矚目之習而亦不以搜奇抉怪刻腎雕肝為
能事洵乎其得長水新傳而不至如昔人所譏還珠
而買櫝也已萬原當少壯時銳欲以功名自奮終坎
壖不遇以老則歛其拂鬱無聊之氣一發于詩而詩
亦未盛稱于世予故為表而出之既情斯人之不能
常在而又慶詩卷之長留者不同於時鳥之變音飄
風之過耳也萬原其可少慰于身後也夫

詩鈔小傳

居易軒詩鈔小傳

族子三才字廷贊別號參亭侯官人為弟子員有聲
儀封張相公撫闈拔入慈峰書院舉業之外兼課詩
古文詞參亭每試必上等戊子舉於鄉癸巳成進士
用薦入武英殿脩書受知陳恪勤公試第一出為東
光令連丁內外艱服闋補上元末之官而虧幣事發
轉徙燕趙三十年百口嗷嗷備硯以食晚病痿躄
而歸不兩月遽卒參亭豐饒饒腹飲饌兼數人詩才
敏捷又手即成與人言嘖嘖不出口下筆輒不能自
寺少小傳居易軒

詩鈔小傳

聖

休性畏岑寂所居之地狹朋滿座狂吟縱酒六博圍
其竟日夜譁呼不倦聞閉戶孤坐則伏几欠伸少焉
駒聲聞戶外矣其興趣如此先若宰固安參亭時自
京師來視與余兄弟唱酬比余居官數集名流結詩
社參亭常往來其間故集中詩半皆同作其體格不
離晉安派間入蘇陸諸家而爽氣豪情湧出於筆墨
之外如生駒振鬣仗馬失鳴羯鼓數通琴聲解穢異
乎閉目搖首自詫唐音者也參亭既以詩名平生志
業終抑鬱不得洩則一寄之於詩遇稠人廣座張宴
命題諸人方呻吟管度參亭已落紙如風四座勿謂
意自得也蓋其豪情勝概一往無前故意到筆隨於
前輩所云抑之欲其與廉之欲其節固而存之欲其
重者實未嘗屑屑指意一時同社諸子咸效箴規謂
君才高學富力敵萬人然當下筆臨文能痛自割捨
乃佳不則易於語言未免蛟螭之難蟻蚓若昌黎氏
之譏崔侯然者豈不可惜參亭心善其言然性之所
便迅筆疾書鬼起鵲落不能少遺緩也參亭在都且
常招吟侶至八里庄看杏花酒酣即席賦七言古詩

詩鈔小傳

一章臨川李穆堂先生在他席見之擊節谷賞時冠
蓋如雲彼此不相顧而散遲十年臨川總制畿輔參
亭方罷官落拓循例備滿刺入遠延見首及杏花詩
背誦不遺一字問記憶李生否參亭茫然久之乃省
悟其後卒藉臨川力以完夙通論者稱為詩人奇遇
獨是元稹才子名徽禁中韓翃暮年詩傳
御筆類皆以一聯一韻梯富貴而弋榮華參亭乃僅
僅藉以免罪文章九命能勿誦鳳洲遺言而長太息
也哉

詩鈔小傳

聖

綠痕書屋詩鈔小傳

伯兄石幢先生諱方城字則望先大夫蔣溪公家子
幼不好弄端重如成人稍長從蔣溪公學入則稟毋
訓不從他師蔣溪公教子嚴以長子屬望尤切日授
經書尺許背誦偶詆則答罵不少貨年二十為諸生
先是病瘡半載嘗自言幼讀書困于程限若有物橫
梗胸中格格不快至是忽開豁心地空明病起復按
前所習書皆有新解殆禪家所謂頓悟者機耶願久
困場屋年四十六始舉雍正癸卯科鄉試又十年成

詩鈔小傳

進士筮仕得蜀之新繁邑固彈丸然密邇省會號稱
殷繁而關隘楚粵滇黔之民蜂屯蟻聚紛擾無已先
生以慈惠忠信臨之調劑得宜民胥悅服乾隆十年
計吏舉治行九異旋以蜀閩磨勘事錫一秩先生怡
然而上官深扼腕不令假裝延主錦江書院蜀士聞
名景附負笈者踵相接書舍至填溢不可容踰年竟
以疾卒方坤嘗畧載之歲先生已績學工文籍甚夥
國三冬文史嘗從講業迨弱冠薄有文名先生則顯
然色喜引以為友每花晨月夕瑣篋遊秦一字未安
推敲竟日風雨對床之樂自謂不讓前哲在都門與
任鈞臺陳德泉孫沛村伍觀扶洪月航周瑞峯諸公
往來唱和金石爭鳴一時傳為美談顧方坤沾沾自
喜享敝帚以千金先生則意蕭散含毫邈然每一
篇出遠近傳鈔幾于紙貴而先生顧退然如不勝也
又嘗於叢臺書舍刻燭賦詩拈題得寒柝限雙字韻
方坤先得句云遲久更疑六于鳴唱或雙香皆歎其
新穎及先生詩成則云偶作行歌互應驚好夢雙于
時徐靜谷先生在坐乃拍案叫絕謂是題能以神韻

詩鈔小傳

聖

勝斯為絕無僅有豈但壓倒元白已哉其為哲匠所
容賞如此蓋竊論先生之詩有根柢焉有興會焉
根柢原於學問與會發于性情二者兼之而又天骨
森張才鋒側出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世人皆以
韓蘇目之而精深華妙大致於坡仙為近入蜀後漢
思綺合不名一格會以將進酒高軒過十數篇相寄
奇古纖縷宛然長吉飛卿家數無老人衰颯態方竊
喜為壽徵不謂曾未半年而竟溘然長逝隙駟不留
風流頓盡掩卷不知涕之何從也昔篋中收季川詩
中州登敏之作而近代瀛洋之撰感舊集也亦以者
功名列紙尾故方坤於詩鈔坡事之日敬援此例而
以茲集為條理之終上視百年已交呂攀稽之不愧
矣而豈阿私其所好也哉

詩鈔小傳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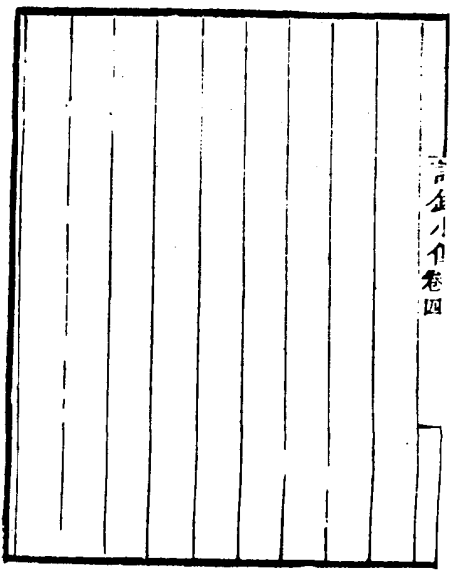
聯句合鈔小序

聯句昉於栢梁然考壽起之歌帝作皇屢三聲互叶
實為茲體權輿而列女傳謂式微之詩乃黎莊夫人
偕其傅母所作今觀一問一答宛肖兩人口吻理或
然也下迄魏晉六季代有流傳如曹充李夫人之句
吳郎何從事之篇以及江革王融阻雪適贈之什尤
其彰明較著者也厥後踵事增華怪奇百出觀夫韓
孟關雝之作范歐滕石劍鶴之章幾於石破天驚驚
空絕險而聯句之能事盡矣我朝

詩鈔小傳卷四

列聖相承覃敷文教鄒枚司馬應運而興鼓吹休明
彬彬風雅固已人握靈蛇之珠而家懷荆山之璧矣
而名流翕集筆管同音亦復領異標新得未曾有其
或一彼一此角勝爭能則如婦姑對局攻殺畧當莊
惠臨機鋒悉敵其或三三五五眾寡爭鳴則如萬
壑合注滙為大川羣山出雲混為一氣令人歎觀止
焉詎比劉侯之賦石鼎貽笑軒轅又奚至蹈山谷所
嘲筆力不能相追抵成四公子棋也今我
皇上擅天縱之聰明兼中和之條貫萬幾之暇間與
諸臣磨唱為歡爰玉鏤金宮商叶應所謂上下交而
其志同者故首錄元宵粉團聯句上得窺天章雲漢
之淵深下以見諸公揆藻摘詞皆以表稽古之榮而
鳴和聲之盛至王宋朱查諸名篇膾炙人口者亦各
以類附從茲
聖主懸日月於中天而先後諸臣相與耀星於環
拱頤頤韓孟范歐之間固已左挹袂而右拍肩矣何
大官令郭舍人之足云

詩鈔小傳卷四





三輔決錄序

趙虞
岐虞
錄注

三輔決錄序

賜進士出身王厚齋翰林院庶吉士成風張謝纂

史通書志篇云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
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
事盡在是矣補注篇云若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
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寧陽士女文官美詞列於章句委曲
叙事存於細書按岐虞決錄據其自序於晉人徵引逸篇其書
不類譜牒至華虞之法非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劉氏所考未
為精確大抵簡者為錄詳者為注又決錄多但韻語即史通所
謂文官美句也諸書徵引錄非注不盡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

三輔決錄序

隨志七卷舊唐志亦七卷新唐志十卷故多於壽今定為二卷

三輔決錄原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徙公卿吏一有大二千石及高貴皆
一作曰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難於詩秦幽
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競進權惟利是視
余目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曰能視而見衣冠
之嗜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曰冬夢黃髮之士姓字名明字
子真尹余痛言必有中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
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已行乃可書玉后朱紫由此
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後漢書本傳注

三輔決錄序

故隱其書惟曰示同郡嚴象又按太平御覽引云子目今冬
修而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寤夢此黃髮之老安姓為子
明字曰子真尹痛言必有中夢中事子投其人子真評
之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字句非
本傳注引微異

後漢書趙岐傳

趙岐字邠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嘉卿後
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
融兒女融外戚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巨廉直疾
惡見憚季三十餘有重疾臥牀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
子曰大丈夫生世運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
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所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
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護二十石得
去官為親行服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
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

三輔決錄

中常侍左伯陽代之岐恥疾官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
目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巨玆
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玆又數為巨玆謀玆深毒恨延
元季玆為京兆尹岐思玆及乃弟從子玆逃避之玆果收岐家
屬宗親陷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履自
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弟共載岐思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
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命乎我北海
孫嵩后聞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曰實告之遂俱
越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
壁中數季岐伯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屠虎滅因赦乃出三府
闕之同時拉辟九季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
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墨
黨事免因譏次曰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遣嵩十餘歲中平元
季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才可用者岐拜議郎
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
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
等所執欲殺之岐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遷長安及獻帝西都
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曰
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

三輔決錄

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孫策爭冀州
紹及操開岐至皆自將兵數百累奏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
兵安人之道又遺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舉岐
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涉二季期者遂不
至與平元季詔書徵岐會帝當遷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
宮室岐謂承曰今溝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四通巴蜀南
當交趾季救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
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衛廷昇將軍并心力
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
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皆後不絕時孫嵩

亦寓於表表不為禮成乃稱當素行篤烈因其上為青州刺史
岐且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目自代光祿勳桓典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季九十餘建安六年卒
先自為書藏圖季札子產嬰叔向四像居實佐又自畫像居
主位皆為讚頌勸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林布單白衣
被髮其上覆目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岐多所地但著孟
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謝按太平廣記引范曄後漢書云趙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
多才藝善畫自為書藏於鄠城中畫季札子產嬰叔向四
人居黃佐白居士佐各為讚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

三輔決錄

莽今書微異又按水經注地理志曰舊別邑故鄧吳王莽曰
為鄧亭城中有趙蓋卿家岐平生自所營也家圖實主之容
用存情好叙其宿尚是岐依劉表時沒葬於鄧也

晉書陸虞傳
陸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趙南諱才
學博通經史不備郡徵主簿虞嘗曰此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
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殷信思順所自延福遠此而行
所自遠既欲道長世短賦福舛舛怵怵之徒不知所守湯而負
憤或迷或放故倫之目身假之目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弃
義倫輕舉遠遊巨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目正反之目義
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目明夫任
命之不可違故伯思遊歷其辭超詣為世所稱舉賢與夏侯
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或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親策之虞對切直權為太子舍人除開喜今時天子留心政
事又吳冠新平天下又安廣上太康頌曰美晉德帝嘉之巨母
慈去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大匡陳總攝地得古尺尚書奏
今尺長於古尺立目古為正潘岳目為智目已久不宜復改度
故曰晉聖人有目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目存時
用故參天兩地目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目定長短之度其他
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
三辰則象無所容其謬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指之規矩則
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
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
皆用之孔穴非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絃
罔而不得道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
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法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
謚不同不識是謂謬法非所已取物雖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
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
常用而長短非人所總備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耶於
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
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官時置改與夫一者也巨目
為空如所奏又家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曰漢末喪亂諸傳
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尊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連之

三輔決錄

七

巨為巨目俯物功用廣多聞之蓋巨定品遵法為司從所功詔
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書增估一等後巨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
虞上表曰臣聞始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巨
重至尊之命而違於萬國之誠也昔乙巳詔書遠釋先帝遺惠
餘澤普增估一等巨酬四海欣戴之心歸者陛下被於遠近莫
不為勝魚腹覆蒙德澤今一旦更巨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
詔奪已謝之恩臣愚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
荷頭繫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諫聞
之制乃自上古是巨高宗無厭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蓋文限
三十六日魏氏巨降既虞為節皇太子非國為體理宜釋服卒

三輔決錄

八

吳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經遺密啟云諒聞各舉事巨為名非既
華有殊降周室巨來謂之喪服喪服者巨服喪喪今帝者一日
萬機太子監撫之重巨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與典將來
又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故皇太子尚憂有可奏御服齊
衰葬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巨成人之禮則禮理除矣太
孫亦禮君傳重由佐成而服全非巨季也從之虞又議玉格兩
社事語有依據後歷秘書監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
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郭杜之間轉入南山糧絕餓甚拾橡實而
食之後得趨洛陽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
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祭秩及洛京荒亂盜竊
縱橫八機相食虞素清貧遂巨餒卒虞篤文章志四卷注解三
輔決錄又舊古文草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
論辭理樞當為時所重虞善觀元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
避難之圖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求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太
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嗔笑紛於
於世云

三輔決錄卷一

趙太僕趙岐 香秘書監監度注 或咸張謝香輯

趙岐初名嘉季三十有書疾臥摩七季不藥自慮奄忽乃為命

勅兒新況子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任無伊摯

且尚之助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去一圓后樹吾墓券刻之曰

溢有逸民趙姓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病愈一作疾愈

趙岐避難於四方江海岱淮一作無所不至自匿姓名布衣布

絮賣餅北海市安巨孫尚季二十餘游市見趙微察知非常人

駐車呼其載曰我北海孫實願終不相負岐聞言即曰實告

三輔決錄 卷一

遂身俱處當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孫家積

季乃出後請劉表時孫尚流離在劉表末座不為表所識岐遂

謙之向表說高表甚奇一作喜重之同共表當為青州刺史太平

謝核鄭康成傳黨事起非同郡孫嵩等俱被禁錮即實頌也

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轎車入市見岐疑非

常人問曰自有餅即曰販之嵩曰買幾錢幾錢岐曰買三十

錢亦三十萬曰視處士之狀非實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北堂

岐娶馬敬女宗妻為妻教子融書至岐家多從賓弄從妹安

欲依樂日夕乃出過問如處所在岐亦厲節不曰妹登之故屈

志於融也非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

高士未嘗曰衣稱撤其門也岐會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徑遣之

融如此也後漢書注

謝核葉抱孫說叩引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宗妻為妻續

兒子融岐曰妹婿之故屈志於融有託脫字當伯岐不曰妹

婿之故又按馬繼七子固仇飲融融積積字季則為融弟

岐安得呼為妹葦子嚴弟教官中郎將岐所娶者其女也葉

氏引焉

岐遷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後漢

三輔決錄

三輔決錄

三輔決錄

三輔決錄

岐從兄贊字元剛先是杜伯度崔子玉目工草書稱於齊代

非羅暉拙書見幽於張伯英英願自矜高非未賜書云上比羅

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後漢書注

謝核我文類聚引云趙繼為敦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

目工草書稱於齊世贊非羅暉亦目能草頌自矜誇故張伯

英非贊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羅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又王僧虔名書錄趙繼伯趙恭朱賜伯未寬

岐長兄贊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都河東從事為

唐廷所敬後漢書注

岐為皮氏長抑強討姦大興學校後漢書注

是時綱維不攝閣覽專權收據傳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醫

中不出後漢書注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嵇康導引之術隱避山晉鼻

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舉法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

也汝南吳蒼甚惡之因遣母曰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

入冀藏身遠避亦有理國器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

著其理人不觀其驗吾從先生歎其可者於意何如荀伊尹不

慎道巨待養身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無非無為笑山夷齊

悔入嵩陽臣下寧能騎龍弄鳳別婚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

三輔決錄 卷一

敢謀也慎不符季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庭家自言死日及期

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敬德者故塔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

馬瑞隆於研山目免為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焉

謝核皇南嶺高士傳所高隱其文并決錄相同是士安

依趙氏為傳也今據補

擊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簡節奉太史令司馬遷交好

峻獨挺身修德隱於研山遷既親貴乃曰書勸峻進曰遷聞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

能絕人高尚其志曰善厥身久清玉潔不曰細行荷累其名固

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

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梅去於身利不可曰虛

受名不可曰苟得適與曰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

尚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德欲從容

曰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

腐刑果目悔悵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研山人大相號曰研

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謝核此皇南士安高士傳決錄宜有其人今據補

擊柝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後漢書注

謝核皇南嶺高士傳曰擊柝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

三輔決錄 卷一

禮易道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而演弟

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

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尊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

南山之陰初馬融從何受業何愛其才因曰女妻之融後果

為大儒名冠當世世已足服物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

儒公卿薦何行伴曾問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珣

連器也宜在宗廟為國願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實意

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曰壽終三輔稱焉

擊茂字子考曰茂才為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目分宗人先

從貧始曰壽終太平御覽

安巨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

安巨大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曰其道德深重常

宗師焉望之不目見數為高愈自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

章句故老氏有安巨之學扶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

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謝核此皇南士安高士傳決錄宜有其人今據補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伯五噫之歎曰陟彼北山兮噫願瞻帝京

今噫官朝權貴兮噫民之勤勞兮噫遠道未央兮噫蕭索聞而

悲之求鴻不得北堂書鈔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為章句

三輔決錄

學界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云失悉曰不償之其主猶為少鴻又曰身居伯執勤不懈...

三輔決錄

卷一

謝按北堂書鈔引洪錄不全今曰高士傳補之 高枚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

謝按世說新語補注引云仲蔚扶風人少弟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人又...

三輔決錄

卷一

謝按高士傳多本決錄今據補 謝按高士傳多本決錄今據補 謝按高士傳多本決錄今據補...

謝按世說新語補注引云仲蔚扶風人少弟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人又...

三輔決錄

卷一

謝按世說新語補注引云仲蔚扶風人少弟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人又...

謝校尉志注所引決錄高士傳同傳較詳今補之

姜岐字子平瀘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居母兄居治書易春秋
恬居守道名震西州延熹中沛國橋子為瀘陽太守召岐欲巨
為功曹岐稱病不就予怒勸督郵尹蓋收岐若不赴者趣嫁其
母而後殺岐蓋爭之爭怒蓋搥之蓋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養
相違街廬鄉里雖仁名宜州里實無學狀蓋收曰死守之爭怒
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護平水田昇兄岑遂
隱居自育蜂豕為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
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曰為茂才
為瀘陽令皆不就巨壽終於家

三輔決錄

卷一

六

謝校尉此高士傳今補

丁部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為郎曰令史次補也世祖
改用孝廉選部補為郎部托疾不就詔問病蓋為郎子對曰
臣實不病必曰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使吏杖之數十詔
問欲為郎否部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
為郎太子制引決錄

謝校尉一引云丁部舉孝廉為郎曰令史次補之世祖始改
用孝廉部稱病不就詔問病蓋為郎子對曰臣不病取臣孝
廉為令史職耳

故事尚書郎曰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為郎曰孝廉

丁部稱病不就詔問病蓋為郎子對曰臣實不病取

臣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

郎否部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為郎

部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高節正直不撓後拜汾陽令治有

名跡遷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以妻送南郡欲免冠冠既

自陳詔曰蓮中太守妻乃繁南郡獄誰當撞其背垢者雖牛頭

黃馬脯並行孔子語曰服且部一妻冠履勿謝治有異

卒於官注引決錄

謝校尉范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禁之

裂衣斷帶而止晏子曰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勝牛也

三輔決錄

卷一

七

於門而求買馬四也詔語本此

實攸一有治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風身有如約文
問靈臣莫知者攸對曰靈風也見爾雅一從攸受爾雅詔校
書如攸言賜爵百正文選漢州屬士表注引

謝校尉氏家傳實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拜百察大會
靈臺得風身如約文攸有光澤世祖異之問靈臣莫知攸對
曰名靈風詔問何目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
爵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是知靈風者實攸也而郭
璞爾雅注曰為終軍徐記德之誤顧野王五篇仍其謬失之
不考

三新傲俗自謂無伍太平御覽

謝校尉南嶺高士傳云三新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才自
謂無伍傲世不能與俗人為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新

耶友新師新明府所目尊榮人者極於功曹所目榮祿

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言新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

屈

曹眾字伯昇鄉里蘇插文實伯向馬季長遊宦惟眾不遇

巨壽終於家後漢書注

謝校尉文苑傳扶風曹眾伯師有才學著錄論四篇又核

實章安豐侯萬全之少字子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身馬融

三補決錄

三卷一

三

瑗同好更相推薦馬融集有昇實伯向書曰孟陵取來賜書

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昔羅兩紙紙八行行七字章後

官大鴻臚

孫震字元公家貧不仕居社中織箕為業明時書為郡功曹

冬月無被有乘一束莫臥其中且收之北堂書好太平

謝校尉書他辰元佐允

辛繕字公文治春秋時易隱居引嚴專陰弟子受業者六百

餘人所居有白鹿甚馴不畏人北堂書好

辛繕字公文治春秋時易隱居引嚴專陰弟子受業者六百

五尺雞齒燕頰地頭魚尾五色備具而多青縷機樹旬時不

去即展太守曰聞詔問百察咸曰為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

鳳者有五多赤色者多黃者多青者多紫者多鸞白者

鸞今五色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問之咸佐佐辟

去即展太守曰聞詔問百察咸曰為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

鳳者有五多赤色者多黃者多青者多紫者多鸞白者
鸞今五色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問之咸佐佐辟

謝校尉大史令蔡衡一引作張衡
羣約字季明司徒劉愷蓋之謂曰君曰去就大佐不請今
歲益靈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犬馬齒盡既無精力又無考課
所目躊躇燕慕者目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風有風疾
眩暈不堪久侍遂從蹤越出公追不及太平御覽

三補決錄

三卷一

三

字叔文歷佐美平相去官曰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為

平與令吏民之祠社中弟或陽令約字季明友人羅陵健

為縣丞卒官長極流離約奔官致喪健比辟公府胤奔去司

從劉世尤敬之約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

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化巨兒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

都為去生祠焉皆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巨學行知名

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書事劉世字伯康般之子見范書

公孫茂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四萬不敢拒受而

埋之閭內北堂書好

謝校尉防字江平官車騎將軍封魏鄉侯

大鴻臚章彪字孟遠并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皆

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遠名彪丞相實五世孫

齊相子毅隨時俗習成壽之子也可司徒察孝廉為長垣長

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毅即成之字也通書注

謝校尉二句是決錄曹成壽目下是擊虞注

周季與班固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伯問神其姊曹大家難之

太平御覽

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論可觀者班皮叔并京兆丞郭季通書曰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後漢書

三補決錄

卷一

七

謝校文選王文憲序注引昔有長安劉氏四字今補論可觀者選注伯敏者取則蘇竟傳劉與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扶班處益器量之

南陽舊語曰其隊大夫范仲公驥駉蘇果其一榻言其廉儉也

謝校北堂書鈔引上句云范仲公為大夫但誤

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著論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繪井大春北堂書鈔

井丹學室疾病梁楷自將醫藥治丹太平御覽

謝校梁楷字伯孫茂陵人九江太守統之子尚光成女齊隆公主遷虎賁中郎將

彭城王國相趙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曰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目溫諫允牧為陳寔得申舉高第為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竊城靖王恭安帝疑其僂乃遣御史母巨款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後漢書注

謝校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元初三季恭巨事怒子誦誦自殺國相趙牧目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請廷巨其案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

下獄會赦免死

三輔決錄 卷一 章權字孔衡權弟璜字孔玉璜弟矩字孔規太尉掾章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友遠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章三義

章彪為巴郡太守父老歸供養父嗜餅從至親去車下自進之

謝校太平御覽引但三輔舊事其文是三輔決錄今補入又

按東觀漢記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去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餅自買進

之據此是蕭彪御覽引但章彪誤

第五頓字子陵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

三輔決錄

無田宅奇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與皆舟頤故舊各致禮餉願終不受永建中卒官北堂書鈔

謝校水經注引云靈臺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曰清正為郡功曹近來本於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奇止靈臺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廬江朱孟與等皆倫故

孝廉功曹各致禮餉茲辭不受永建中卒御覽引云第五頓字子陵倫少子曰清正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

侍御史南頓令皆稱病免下接洛陽無主人云云初學記引

徵畧漢書注引功曹下無至字寄作客無末永建中卒官句

三輔決錄 卷一 茂陵郭汲為潁川化如時雨擊虞曰汲字細侯光成拜潁川太守

謝校擊虞曰目下是注又核汲茂陵人高祖父解成帝時目任俠聞父范為潁郡太守

金日磾字翁叔封桀侯有忠勳之節七葉侍中太平御覽

謝校徐堅初學記引但三輔舊事非今補入決錄又按漢書

伯翁叔由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封桀侯子賞建

俱侍中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日曜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

子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至建章衛尉四子常敬岑明岑明

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敬為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中郎

將侍中後至衛尉敬子涉本左曹拜侍中參使何奴拜何奴

中郎將越騎校尉關都尉饒為越騎校尉涉嗣子湯融皆侍

中諸曹將大夫涉從父弟欽由京兆尹徙光祿大夫侍中

張字穆之弟二子也巨父功當封白言兩曰失明天子信之乃封其弟恭其弟子好戲無度放縱家財字悉巨所得千萬鼻之天子聞而嘉之又知其讓封徵拜議郎

高陵龐參伯名勃為郡小吏東平衛展字馴卿為書生病之乃客銀於勃家勃知其賢優加禮待願過償會當去送十里過舅家復貨錢贈之展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展乃受曰為馮婦乃相報別七八季果為馮婦勃為一在門下書佐忌之矣

三輔決錄 卷一 震乃見問一伯乃籍舉孝廉為尚書郎左右丞魏郡太守河內太守引決錄

謝校衛展事繼母至孝見接神記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rows and columns, possibly a placeholder or a very faint table.

三輔決錄卷二

漢太僕趙岐纂 香秘書監裴慶注 或威張謝黃韞
賈叔高名子巨明經為郡上計吏聘會數百人午儀狀絕眾天
子異之其狀詔巨公主妻之出同輩調笑稱叔高時已一
有妻不敢曰方欲迎婦狀而詔召叔高就第成婚太平御覽

高按我文類聚載于妻別于書云弃妻斥女故白寶生卑賤
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
哉寶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
而居斯處又按于妻寄書及歌并于時人傳之曰號號白兔

三輔決錄

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王謙字子嗣博學有才辯洛陽種景伯或原吳季高未知名誰
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相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為公後景
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曰是服謙之知人也太平御覽
樹按後漢書種景伯河南尹田欽外甥王謙名知人欽謂之
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壽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
曰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謙送客于大陽郭遵見景異之
還白欽曰為戶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欽笑曰嘗得山
澤隱帶近洛陽史即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
澤欽即召謙於庭辯詰事辭對有序欽甚知之署主簿遂

察孝廉又按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襄陽太守區舉吳
雄字季高明法律斷獄平政佐司徒非司空也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仕至兗州刺史上計掾長陵第五巡宇
文休與先之子與先名權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上計掾杜陵
韋端字甫休仕至涼州牧太尉同郡齊名時人謂之京兆三休
益尼光成元季察舉太平御覽
第五種子巡宇文休辭太尉掾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
之京兆三休太平御覽

謝按典略云金元休名向京兆人也向弟同郡韋甫休第五
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部而太

三輔之錄 卷二

祖已歸兗州向本依袁術術僭號欲自為太尉不敢顯言
私使人風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向逃還為術
所害其後尚喪身大傳馬日輝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
之吞嗟詔百官弔祭拜子輝郎中而日輝不拜焉
賈彪兄弟三人各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傳節
最怒太平御覽

郭祥為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稱曰長史宅太平御覽
樂恢字伯奇父親為縣吏有學令欲殺之恢年十一歲常伏寺
門外凍地晝夜常號泣令感而赦之太平御覽
對按十一歲一伯十三本傳伯十一號述伯啼泣末句伯令
乃出親又一引伯鮑恢為鮑永都官從事無此事也
樂恢子樂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後漢書注

對按恢京兆長陵人官尚書僕射雖家實德風州郡迫脅飲
業先應誅門生何融等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
賈逵字景伯建初元季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
事名春秋左氏長義大書賜布五百匹太平御覽
對按四十事本傳伯三十事非此違異又近刻御覽伯字梁
道誤為魏志之賈逵也今改正遺扶風平陵人七世祖說文
帝時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目吏二千
石自洛陽徙焉又按扶風李育元春習公羊春秋伯難左氏

三輔決錄 卷二
義四十一事非遺相離世返皆有理證
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請
太守設酒接曰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
今夕蘇君文舉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專公法
也遂舉正其罪蘇文類聚

蘇章為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為別駕太平御覽
對按崔瑗字季玉安平人官濟北相

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母宣旨開威儀矜嚴蘇文類聚
車茂字子康元帝時游學長安自儒行為給事黃門蘇文類聚

三輔之錄 卷二

馮約字德文母為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約事之愈謹時人為
之語曰道德彬彬焉太平御覽
對按約為馮衍子仕至或成太守徵入為尚書德文一引伯
仲文并溫書合是德為德字
馮約為尚書郎母奉事未報常伏省闕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
使人持被覆之初學記
馬融為南郡太守二府曰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
萬融子覆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曰肅為孝廉向為
主簿太平御覽

對按馬融字季長茂陵成世人也漢書云將伯大匠嚴之子
三輔決錄 卷二
本傳梁冀風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免役期方離被劫係
梓梁冀曰而貪濁則有跡也
王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三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仕後竹田
及上罷城東置渠免官後漢書注
對按梁恢傳恢入為尚書僕射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
與寶德厚從合自由恢劾奏調舉故及司隸校尉諸所刺連
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杜陵韋伯考嘗力養親既登常伯昭遠燈燧承事尤謹北堂
引太平御覽

汝南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法曹據平活數千人後為
丹陽郡尉獄無冤囚惟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
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黃客車騎滿門覺曰語妻語未已而門
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而衣履不濡雨止遂
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目廣公之子孫出
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目授比干曰子孫佩
印綬者當隨如 此算姬東行忽不見自比干目下昇張氏俱
按蓋瑞果世為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也太平御覽

對按後漢何敞傳註引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
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目下文俱并決錄同末有云比干季五
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季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三輔之錄 卷二

又按太平御覽引決錄注云茂陵何比干漢成帝時丞相公孫宏舉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明中公孫宏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而晝寢夢有客車騎從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蓋白求寄避雨兩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而止嫗辭去出送至門問嫗比干曰君先

出后後竟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天今天賜策曰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九十九九百九十枚曰按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季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從平陵八男去一子雷常祭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已下并張氏俱授益瑞累世為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鈞也

千漢成帝時為廷尉右平誤矣此錢戶部儀言之說張氏得鈞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肥者輒賈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賈肥者輒賤故二族曰鈞算知言凶曰肥瘦知賈賤

謝按接神記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既即飛上承塵上為爾即飛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一帶鈞從爾賈巨萬子孫昌

三輔決錄 卷二 六 盛屬客至長安關之乃厚賂婢竊鈞巨鼻蜀客張氏既失鈞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窮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目力求於是實鈞巨反張氏復昌故關中稱張氏鈞也

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和帝一南巡過郡都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之一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履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敢思職賢命士改修德化

謝按水經注高要縣有鶴亭亭廣信縣施始珠兒於交州刺史何敞處是敞又為交州刺史也又按黃香字文暹江夏安陸人南統郡太守其子璜

馬援戒兄子書龍伯高教篤一但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意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伯高為零陵太守在郡四季甚有治化

謝按伯高名述京兆人為山都長段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于字漢文帝時段印為北地都尉成帝時段會宗為西域都護後漢桓帝世段顯為太尉皆其高也

謝按古今姓氏書證引云段氏李老君之自出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于字路史引無漢文帝曰下數句桓帝曰平陵營寬為太子門大夫

三輔決錄 卷二 七 長陵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謝按末二句顏氏家訓亦引儀貌初學記伯容儀淮陽憲王宣帝愛子器異其才欲召為嗣王特寵自驕天子乃用章元成為中尉巨輔導受詔并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后

馬日碑字翁叔馮融之族子少傳融業巨才學進歷佐九卿遂登台輔

謝按魏志注引曰才學進旬下有身楊處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佐九卿遂登台輔二十字又世說注引云日碑字翁叔馮融族孫馮融時太傅蔡邕楊賜堂與同校定后經

黃門郎範永平世不遷

五門子孫凡民之伍注曰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泗水之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居此但五門客舍因曰為名主

謝按水經注引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泗水之

交伯五門客舍因曰為名主

云鉅下地名也初學記歐都引注云曰下伯細字馬嚴傳嚴

字威卿弟敦字瑞卿援卒後嚴乃鼻敢俱遷安陸居鉅下三輔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

平陵之王惠孟鑄鑄鼎置述困於東平

謝按范書王元字惠孟汝南人元降光武初拜上蔡令遷東平字游翁也東觀記元扶風人元降光武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陳欽傳左氏遠在蒼梧

謝按後漢書陳元傳元字長孫若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太守劉祐同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學左氏學曰為厥維將軍李賢注欽字子佚目左氏授王莽門名

陳氏春秋欽字記欽封川縣人字子逸

杜預從兄城亦有才望為黃門郎

謝按此是決錄注陝西志引他決錄非

實太后父

謝按地地理志引決錄注云孝文實皇后父隱身漁釣墜淵而卒京帝去后為太后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葬起大墳於觀津縣城南民號曰實氏青山御覽引云文帝實后父名

倚清河人也末引云觀津城南青山是也又按隨圖經云觀

三輔決錄 卷二 九 津東南青冢高三十餘丈周回千步又云實后父少翁

弭生一子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

德英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王莽時有弭疆漢末新豐人弭仲叔

謝按一引決錄云弭仲叔弭仲叔俱新豐人又漢更始時節將

軍中郎將弭疆新豐人弭疆通志引不同又按弭疆為鄧

馬殺兒遺書

射按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身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

服為將軍出征天子曰謝服非台改為射子孫為兒堅字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射服

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亂聖去官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曰聖為長史劉備代璋曰聖為廣漢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曰女妻之丞相諸葛亮曰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謝安太平御覽引云潘末大鴻臚射成木姓謝名服天子命為將軍出征巨姓謝名服不祥改為射氏名成威一佗威又按氏族畧引云改姓射名成威子登授登蜀郡太守援中郎將登字鶴

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佐黃門侍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或陵太守為劉備所攻劫死

三輔決錄 卷二 十 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貨至三億七千萬富出京師也

平陵士孫奮富京師梁冀知奮儉已一銀備殺道奮從貨五千萬初學記 謝安莫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儉因曰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千萬奮曰三千萬非之莫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黃金千斤曰叛遂收考奮兄弟死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

平陵士孫奮黃至一億七十萬富京師而性儉從子瑞碎梁冀掠奮送刑五匹食曰乾魚 曰君子夫備錢如此欲伯士孫景卿

謝安一引云不知實是景卿下接從子瑞碎梁冀掠奮送刑五匹食曰乾魚莫問奮何目相送瑞目實對冀乃目一錢安車道奮貨錢五千萬也

士孫瑞字君榮 不達仕歷顯位董卓既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母三公缺瑞常任選中太尉周忠聖南葛司德淳于嘉祖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 功封子萌滄津亭侯 瑞字文始亦有才學昇王榮喜當就國榮作詩曰

贈萌有答在榮集 謝安後漢董卓傳注引微畧 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九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追論董卓之功封萌為滄津亭侯山陽王榮喜當就國榮作詩曰贈萌

謝安文選注引末云於今詩猶存也 張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殿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散諸殿先歸勅家只質僕及既至殿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小兒何吳客戲殿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散遂昇既論霸王之略

既曰子昔託之既謙不受殿回託之既曰放非之宿望難違其面乃許之殿先昇司隸校尉胡軫有讒軫誣殺殿殿死月餘軫得疾自說但言伏學伏學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於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寶神之靈子禮仲充為清坂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太守曰問既既稱才兼文武遂曰為德與太守後轉隴西

謝安御覽引云軫害殿月餘得病因脫衣但言伏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張既字德容為兒童郡功曹游殿察異之

三輔決錄 卷二 三 謝安初知有陳仲子之初為郡功曹有童張德容先趨勸者時未知名為張德容之既過家既散諸殿先歸勅家設饌饌笑曰 子禮仲充為清坂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太守曰問既既稱才兼文武遂曰為德與太守後轉隴西

子禮仲充為清坂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太守曰問既既稱才兼文武遂曰為德與太守後轉隴西

游殿為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并殿同處相善為繩麻三月 謝安九州春秋董卓曰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曰布為騎將軫性急又云軫字文才涼州人又按軫為殿所殺陰行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池陽郡公休故功曹司空池陽郡公

謝安九州春秋董卓曰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曰布為騎將軫性急又云軫字文才涼州人又按軫為殿所殺陰行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池陽郡公休故功曹司空池陽郡公

游堂上表乞衛將軍馬都尉無學好遊游音樂及曲 歌者詭等每行將自隨 平陵孟佐字伯卿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曲任家計孟佐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佐所欲佐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佐後至請奴曰其至皆迎而拜之徑將佐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佐弄讓善爭目珍物路一 佐得盡目賄讓大喜後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為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 卷二 遺張讓讓即拜佐為涼州刺史 伯卿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卿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與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同其至皆迎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他弄讓善爭目珍物遺他他得之盡目賄讓大喜他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逢少入野其處窮事述在對傳

謝安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卿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與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同其至皆迎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他弄讓善爭目珍物遺他他得之盡目賄讓大喜他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逢少入野其處窮事述在對傳

謝安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卿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與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同其至皆迎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他弄讓善爭目珍物遺他他得之盡目賄讓大喜他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逢少入野其處窮事述在對傳

謝安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卿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與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同其至皆迎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他弄讓善爭目珍物遺他他得之盡目賄讓大喜他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逢少入野其處窮事述在對傳

謝安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卿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與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同其至皆迎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他弄讓善爭目珍物遺他他得之盡目賄讓大喜他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逢少入野其處窮事述在對傳

謝安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卿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與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同其至皆迎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他弄讓善爭目珍物遺他他得之盡目賄讓大喜他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逢少入野其處窮事述在對傳

謝安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卿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政讓監奴與讓家事他任不遂乃盡目家財賄張讓監奴共結親厚積奉眾奴心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 曹一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同其至皆迎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大驚謂他弄讓善爭目珍物遺他他得之盡目賄讓大喜他巨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逢少入野其處窮事述在對傳

度齊顯誤先釘榜乃籠盛議職多短引上使就題之主地
三十五丈疑甚危恐乃戒子孫絕此情法著之家令左伯字
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弄毛印等列小異於即即淳又甚能
但紙通與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
妙兒書斷

草康字元將京兆人也孔融父瑜書曰頃見元將來淵才高
茂雅度印毅傳世之器也昨日又見弟仲將來慈性真實文敏
為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於老蚌引水調覽
草元將身長八尺五寸為郡主簿楊彪稱曰草主簿季雖少有
老成之風昂昂如千畝之駒引水調覽

草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父瑜書曰昨日元將來淵才
亮茂雅度印毅傳世之器也昨日又見弟仲將又來慈性
真實文敏一傳茂誠一作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兵不至遂為超所殺引水調覽

謝按此當為掌度注所引較後漢書注為詳
嚴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量宜智目督軍御史詣揚州
討袁術會術病卒因目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盧江太
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伯三輔決錄恐時人不
三輔決錄 卷二 五

蓋其意故隱其書唯目示象引水調覽
謝按趙岐序云其人既已行乃可書象取長在決錄成書後
至章康遇害岐卒已久尤不相及也此為鑿虞注審矣
時有京兆金禱字德傳自目世為港臣自曰碑討莽何羅忠誠
顯著名節異業親能將移謂可季與乃明必發憤遂取紀
草晃吉木本子逸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英名為丞相
掾王莖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逸字文外穆字思然曰律儀儼
有日碑之風又莽王必善因問之若殺必欲挾天子曰攻魏
兩援劉備時關羽疆盛而在在鄰國必與兵營許中事文外等
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必禱進人為內應射必中焉

三輔決錄 卷二 五

必不知攻者為誰目素非尋常夜與德謀解家不知是必謂為
父然等銘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去矣必乃要他路奔王
曰必欲投禱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
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狀等眾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曰
創死魏志注

謝按後漢獻帝記注引決錄云云欲挾天子曰攻魏南後劉
備事敗夷三族又按耿弇傳紀曰操將冀建安二十三年
弁太醫令吉平丞相司馬韋況異舉起兵餘不克夷族
金種為郡上計而在許都時魏使長史伍必宜宜將軍兵衛天
子於許都禮身必甚必見魏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初

三輔決錄 卷二 六
謝按後漢獻帝記注引決錄云云欲挾天子曰攻魏南後劉
備事敗夷三族又按耿弇傳紀曰操將冀建安二十三年
弁太醫令吉平丞相司馬韋況異舉起兵餘不克夷族
金種為郡上計而在許都時魏使長史伍必宜宜將軍兵衛天
子於許都禮身必甚必見魏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初

謝按後漢獻帝記注引決錄云云欲挾天子曰攻魏南後劉
備事敗夷三族又按耿弇傳紀曰操將冀建安二十三年
弁太醫令吉平丞相司馬韋況異舉起兵餘不克夷族
金種為郡上計而在許都時魏使長史伍必宜宜將軍兵衛天
子於許都禮身必甚必見魏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初

謝按後漢獻帝記注引決錄云云欲挾天子曰攻魏南後劉
備事敗夷三族又按耿弇傳紀曰操將冀建安二十三年
弁太醫令吉平丞相司馬韋況異舉起兵餘不克夷族
金種為郡上計而在許都時魏使長史伍必宜宜將軍兵衛天
子於許都禮身必甚必見魏有胡婢善射必嘗請之從後也初

三輔決錄 卷二 六

扶風太守湯尚引水調覽
後子名昕著書十卷引水調覽
謝按廣韻引接昕子三字氏族略引卷他篇又按接子或帝
時人鼻齊接子是二人
希海字子江廣韻引

新豐人耳升目所居為氏引水調覽
謝按廣韻引云新豐彌升彌字訛今改正
金氏曰碑本下邳人也水調覽

謝按金翁叔本休屠王太子從潭邪王將十萬眾降漢位至
車騎將軍賜田於此盛葬因家焉非下邳人也
周英字文明茂陵人後漢書注
謝按後漢獻帝紀大鴻臚周奐同種拂魯旭熾烈王順等故
歐後張璠繼紀大鴻臚周奐為李儉郭汜所殺
王豹出自單門北史

謝按張衡傳注王豹自濟南流聲又左傳哀公六年陳僖子
囚王豹於句賣之丘係景公嬖臣非衛人也此王豹別自一
人係漢時
劉襲向會孫後漢書注
謝按蘇竟傳延岑護軍鄧仲况據兵據南陽陰縣為寇而劉
欽兒子襲為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襲書曉之李賢注云其
三輔決錄 卷二 六

書及三輔決錄云向會孫今言欽兒子則不同也
寶皇后兄寶建字長君宋書注
謝按皇南臨云寶太后名荷房史記建弟廣國字少君又其
漢書長君寶太后兄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終漢等目兩
人所出徵為擇師傳長者有節行者弟居君少君由此為
謙讓君子不曰富貴驕人也
宋皇后父鄧字伯通漢書注
謝按鄧為皇帝宋皇后之父官執金吾封不其鄉侯扶風平
陵人

後從帝行幸甘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臺宮歲餘

徒民宮黃圖引

未央宮有延壽殿合歡殿同車殿黃圖引

射按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鸞承明成臺鈎弋等殿又有壽成高敞廣明椒房清涼永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

東明飛羽鳳凰通光曲臺白虎等殿黃圖引云未央宮有增成

昭陽殿黃圖引云未央宮有麒麟閣天祿閣有金馬門青

瑣門黃圖引或蒼龍二閣朱雀臺畫堂甲觀非常室又有鈎盾署

弄田又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宣明長季溫室昆德四殿又

有玉堂增盤閣宣室閣

鎮在豐水東壘在鎮水西相去二十五里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決錄注

三輔決錄 卷二 九

漢平陵縣犬丘城一名槐里城一名縣丘太平寰宇記引決錄

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太平寰宇記引決錄

成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鸞鸞

等殿後又有增修安處常宣掖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黃圖引

射按一引云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為婕妤好黃傾後

宮昭陽舍蘭房椒壁班婕妤居增成舍哀帝時董賢女弟為

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長安城西門曰便橋橋北界門對因號便橋三輔黃圖注引決錄

射按滎岳西征陸倕傳門曰右轉宛吾竟之所暨張說注便

門便橋又按便門即陳宮傳之平城門也平便衙同通用

長安西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遠巨相經緯衙路平正可

並列車軌十二門三途河開隱巨金椎周巨林木左右出入為

徂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萬

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城之廣辟去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

達間闕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隄分又張衡西京賦云城郭之制

旁闕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履屢璽臺字齊平

是也三輔黃圖引決錄注

扶風扶風化也郡國志引

馮翊馮翊也郡國志引

韓陽古之周南今之韓陽郡國志引

三輔決錄 卷二 九

射按水經注引韋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

都之威實戰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屬光武中興宸居洛邑遠

於魏晉咸兩宅焉故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

魏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住加水

京兆京大也天子曰兆民郡國志引

鯈魚肥美甚美諺曰宜去累世宅不弄鯈魚太平寰宇記引決錄

射按此文係三秦記今入三秦記中



錢塘先賢傳贊

撰 紹 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錢塘先賢傳贊一卷宋袁詔撰詔字彥純慶元人嘗知臨安府請於朝廷許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為之傳贊事在寶慶四年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毀至正二年有呂淵者復其祠重錢傳贊後二年丙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班惟志序而行之是編猶元時舊刻所紀錄者雖止及一鄉之耆舊其中即簡謝絳等十餘人亦俱見於正史然是書為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

錢塘先賢傳贊

一知不足齋叢書

實多所綜覈如東都事略謝絳傳稱陽夏人是書稱富陽人考宋史本傳謂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為杭州鹽官令葬富陽遂為富陽人則是書較為得實又錢藻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而東都事略藻本傳不載又錢繼傳贊載王安石許用以御史總辭謝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鑿鐵判官又載奉使高麗却島主金銀器事而東都事略本傳不載凡此多得之故老流傳頗為詳贖修正史者因採

錢塘先賢傳贊

以入傳故與宋史頗相脗合傳贊亦古雅可誦固非後來地志家夸飾附會之比也乾隆五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 昀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錢塘先賢傳贊

袁 詔

一知不足齋叢書

錢塘先賢傳贊序

學自寶慶丙戌歲杭牧袁公詔新許其公以下三十有九人請於朝以官鑑售其地若干祠於南山少北新堤之上樹碣以代其繪像且為之繫贊又徒其觀宇曰旌德者隅其旁以奉之甲子適周據有其觀宇者定香繼流也且毀其祠悉佃其祠地并仆其碣貨於揆坎者然湖山雖在而蘋基遺址竟蕪於荒草野田至樵兒牧豎亦能指其彷彿而惘然大夫士過而覽之者此心其有不墮傷者乎亦未知曷日可復其舊觀得慰其高山景行之思也真士呂淵且念皇朝通制內一款前代名人遺迹不許拆毀事敬恭佩服久矣復徵諸圖志其盛迹有不可斲埋者先捐已帑葺修其寺廡至正二年以所置膏腴田五畝為本寺常業代佃其故祠地開之於有司每歲倍其官租錢以五十緡輸之於是盡瘁經營堂宇靡庶悉循舊制非利祿計非子孫謀也觀者為之歎息蓋重其成功之不易也吁昔寶慶之初此也以其德行可師節概可法功業可尚至內而女師亦可瞻其軌範於名教不為小補使感於心者得之於目焉今呂氏以嚮者得之於目至於老而不忘於心仍以三十九人繫贊發諸梓非徒為士民游觀之具且使其心抑有所感慕於無窮然人心天理人所具有吾不知昔之毀壞者為何心也雖然初之者有司也復之者呂氏也然其事之昔今孰難孰易昭然不可誣呂不唯此也外置其山地一十五頃歲時以供祀享故祠田畝為羽流蔽匿亦且經理而復其固有焉余因其復得舊圖本而重刊其事輒序其始末於前序之後庶來者知有所考云時至正丙戌上巳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班

錢塘先賢傳贊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錢塘先賢傳贊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龍躍鳳鳴 人物之盛 雖有他樂 亦不敢詩
晚觀清姿 矍然與敬 吾善者機 心會神領

晉孫先生

先生字文度諱晉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閨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躬親釀飲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不離左右富春道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乘籃輿躬自扶持兄嘗驚疾經年躬侍藥石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竝周贍之寒同食食同器年饑人有刈其稻者先生自刈送與鄉鄰慙愧司空何充憐為揚州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屬竝不就卒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事見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四知不足而後知

造物與游 盡性窮理 闢室不欺 佩仁服義
禹稷同道 飢猶獨己 天壽其年 如顏之死

宋龍驤行軍下壯侯

侯史逸其字諱天與餘杭人善射容貌嚴毅文帝使教皇子射元嘉中為廣成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劾入弒事變倉卒蕭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侯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城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侯罵曰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義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孝武即位贈龍驤行軍益州刺史諱曰壯侯事見贊曰
惟節與諒 天下大開 杲杲龍驤 為人所難
死輕鴻毛 名重泰山 兇徒逆僞 胡不厚顏

宋范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諱叔孫錢塘人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里人疾病必躬往卹療或貧無藥餌餽粥資皆給之不吝所獲全活者甚眾歲饑民多疫里有父母兄弟同時死者數家喪屍經日不收親鄰畏避其敢學視先生悉備

錢塘先賢傳贊

五知不足而後知

棺槨親往殯瘞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卒事見贊曰

世降俗漓

貨力為己 鄰有急難 睨而不視

溫德人

藥疾瘳死 榆陰孟亭 必恭敬止

齊褚先生

先生字元璩諱伯玉錢塘人少有隱操家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先生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堅禮致之至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宋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之召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遣辭以疾鼓於剡中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事見贊曰

瀑布長虹

難比其深 剡山白石 莫抗其節

蒲葦空遺

不受羈縲 館殿之阿 太平日月

齊顧先生

先生字景怡一字元平諱歡鹽官人家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後傍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襟自照及長為志不倦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受學者感慕我篇齊高帝輔政辟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尾素琴永明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不起卒於剡山事見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六知不足而後知

寒松怪節 發膏腹筋 蓼莪廢詩 晉長是似
山谷諫編 蛛網金匱 南風帝琴 草堂流水

齊杜先生

先生字景齊諱京產錢塘人少恬靜閑意樂官專情黃

老郡命主簿州辭從事稱疾去孔珪陸澄沈約表薦之以奉朝請召不至於會稽雲門山聚徒教授建武中召為員外散騎侍郎先生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同辭疾不就卒子諱樓字孟山刺史齊豫章王彞辟護曹從事以父老歸養父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能哭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唾血數升至祥禱甚春夢見其父慟而絕事見贊曰

軒長市朝

醜雞舞獲 肥遯三園 道義為重

子亦謝官

救水歸奉 橋梓俱零 死生同夢

錢塘先賢傳贊

七知不足而後知

公字子元一字顯彥諱述曾錢塘人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高帝引為文惠太子師友遷太子步兵校尉公為人濶濶在官多所諫爭太子左衛率沈約以力沒黜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恥俗便之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召為游擊將軍都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公生平奉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塚時為太中大夫卒事見贊曰

梁太中大夫范公

惜不違時 謬謬忠諫 汲直之遺

帝師之學 秩二千石 秋毫無私 家徒壁立 萬古清規

梁范先生

先生字伯珪一字長玉諱元琰錢塘人父死方童播哀甚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菽遽退走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敢

錢塘先賢傳贊

八知不足而後知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其名頗不泄也或有涉溝盜術者因伐木為橋以度之盜大魁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召為曹武參軍梁天監九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命皆不至卒於家事見贊

抱獲生涯 山澤隱儒 匪珥之德 薰淡里間 跨齊歷梁 蕭然隱居 孰云好爵 不如園蔬

梁天監公

公史逸其字諱脩錢塘人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五經博士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宜惠參軍兼記室公少傳父業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歿卒事見贊

賦探義文 學尚敦尚 孝通於天 曰嚴與敬 溢米廢食 苦慮滅性 超絕古今 冠冕百行 唐太常卿補康公

公字希明諱亮錢塘人少警敏博覽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太宗為秦王時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觀格虎恐傷致諫王每征伐公在中軍有神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侯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陵初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於是公與杜如晦房元齡等以在選號十八學士命圖其像使公為之贊天下慕向謂之登瀛州事見贊

錢塘先賢傳贊

潛龍將翔 霧雨先集 貂珥輝聯 康濟鴻業 鳩杖之歸 遺恨黃閣 蒼梧白楊 始終遇合 唐太尉補公

公字登善諱遂長康公子太宗將有事泰山公諫詔罷

封禪還讓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欲自討遼東公固勸無行帝寢疾召公曰漢武帝寄霍光劍術託諸葛亮朕今以太子委卿矣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后詔賜儀公入諫曰先帝疾嘗語臣表兒與婦今付卿德晉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過不可廢且昭儀昔事先帝身接推第今后之奈天下耳目何因致致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句歸田里帝大怒左遷潭州都督貶愛州刺史卒德宗追贈太尉事見贊

受遺老臣 立朝孤忠 事有至難 遍恤我躬 逐魄湘水 胎禍漢官 委階之笏 光摩蒼穹 唐禮部尚書補文公

公字宏度諱無某鹽官人刻意墳典尤精禮司馬史記擢第除國子博士中宗將南郊祝欽明建昌皇后為亞獻公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折衷莫如周禮后不應助祭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左遷散騎常侍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公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宰木邪自是羣鹿不復犯觸公為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復故官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公部其言乃上疏諫以為不足擬享禮禮部尚書諡曰文事見贊

發揮聖真 經緯邦國 端疊言歸 塵在空谷 松柏滋榮 鹿鹿攸伏 惟孝惟忠 其人如玉 唐荆州大都督許公

公史逸其字諱遠新城人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反或薦於之宗拜睢陽太守張巡拔衆至睢陽與公合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勁兵十餘萬攻睢陽公自以材不及巡請棄軍事而居其下專治軍糧具子琦收詔拜

侍御史子琦復圍城公與巡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七月賊復圍城中食盡士多餓死巡殺愛妾公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維掘鼠煮鐵甲以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十月城陷公與巡俱執初子琦讓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公洛陽至偃師不屈死詔贈荊州大都督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大中時圖像淺煙閣今新州有壯哉義士 魂兮故鄉 名存忠烈 廟食相望

先生史逸其字諱成編於潛人貞元八年喪母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十五年墳側生紫芝十三莖烏鵲來巢鹿共處長吏以問十七年四月敕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按唐書孝友傳序唐二百八十八年天下以孝佛名通朝廷者凡一百五十有八皆得書於史官內餘杭郡居者三人先生與何公方公是也何公諱公升方公諱宗史皆稱事親居喪著至行事實無考今附見於此云贊曰

終唐之世 垂三百年 於杭大州 得三人焉 錢塘先賢傳贊 孝通神明 維德之全 殺青闕文 我永其傳 後梁吳越王武肅錢公

武肅字具美諱鏐臨安人幼時與羣兒戲大木下指鹿號令皆有法羣兒懼之及壯善射與粟黃巢掠浙東武肅出奇兵邀擊巢不敢犯臨安劉漢宏遣弟漢宥屯西陵武肅率十八都兵斬其營又與漢宏遇戰大敗之遂破越州董昌反武肅遣顧全武攻昌執昌歸杭州昭宗拜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詔圖形後煙閣武肅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置以錦

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事人無欺吳越

一王駟馬歸卒年八十一諡武肅事見五代史贊曰

匹馬一呼 奄有吳會 橫而蔽之 百年有待

子孫其昌 生民永賴 錦衣故城 山川不改

後梁給事中繼公

公字昭諱諱隱新城人連舉進士不中選於池之梅根

浦池守寶滿營聖居之唐光啟中錢武肅治吳越辟為

從事既又表薦為錢塘令梁開平中魏博羅紹威表授

錢塘先賢傳贊

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餘杭公性傲睨好譏評人物為

詞章有氣力工於詩與同姓此郭齊名時人號三羅令

狐狗鄭敗李蔚尤敬愛之舊越江常有二氣夜旦天後

因公與杜建徽生氣不復見讓者以為文武秀氣所鍾

公著讓書六十篇詩號甲乙集行於世錢塘縣治有公

手植海棠云贊曰

院西草堂 白髮參謀 奇骨非烟 與俗為仇

暹江百荷 擬度驕驍 異世一轍 汗漫天游

宋秦王忠懿錢公

忠懿字文德諱徽武肅孫也漢乾祐初封吳越王太

祖受命遣子入貢王師討江南以為東南招撫制置使

李煜胎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忠懿不答以書來

上率兵拔常州又遣將平潤州來朝京師歸國視事功

臣堂徙坐東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顧咫尺豈

敢寧居乎太宗即位忠懿來朝以十三州表獻闕下詔

封淮海國王改賜準鎮海衛支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端拱元年八月卒是夕有大星墜正寢追封秦王諡忠

懿忠懿雖極富貴性倫素自奉甚薄常服大帛之衣幃

錢塘先賢傳贊

恨茵褥皆用紫絨云事見贊曰

真入龍興 揮斤六合 我有土田 圖獻閭闔

吳芮分茅 忠載令甲 煌煌大星 流光累葉

宋吏部侍郎耶公

公字叔廉諱簡臨安人幼貧借書錄誦中進士第為福

清令浚石塘陂廢廢田百餘頃邑人祠之調隨州推官

召對真宗曰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退者特改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滁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勝自是

有舉進士者歷知泉明越諸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卒年八十九贈吏部侍郎公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

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見人有疾病必抹瘰之鄉人

慕其德孫河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善坊後改仁善坊

事見贊曰

名道公車 萬乘知己 膏馥詩書 嶺嶠洙泗

遂頭倦游 冥林袂汎 醫國刀圭 乃冠州里

宋知制誥謝公

公字希深諱綽富陽人天聖中河決滑州公上疏曰按

洪範京房易傳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

比來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願

下詔引咎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

判官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權知

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前擬官職田多不

均公嚴其實以多寡為差至今便之使契丹還請知鄧

州卒公以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藉藉所至大興學

舍嘗請諸郡立學好施宗族喜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貲

事見贊曰

決河之諫 砥柱頽波 爰田之均 樂量取禾

象瑛泉建 子衿肩摩 乃言砥績 其德不瑕

宋諫院錢公

公字子高諱彥遠父易弟明遠暨公竝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科公遂以太常博士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

潤州時早蝗民乏食公發常平倉振拯之部使者詰其

專且權價公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罷數赦擇牧守增

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

院知諫院時楊慎敏妄言契丹宗真卒乃除入內副都

知內侍察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遂得環衛官許慎德

錢塘先賢傳贊

高年未謝事公上疏極論之及言楊景宗郭承祐關琪

小人空廢不用多見聽納公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

明後卒於官事見贊曰

大科異等 一翁二季 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

玉立朝紳 霜清諫紙 卓犖如公 百年有幾

宋和靖林先生

先生字君復諱道錢塘人少孤立志為學放游江淮歸

結廬於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州縣長吏

歲時夢問先生有隱操居西湖二十年足跡不至城市

善行草為詩孤峭澄澹就輒棄去或謂先生何不錄所

著以傳後先生曰吾終志林泉尚不欲取名於時況後

世乎先生不娶無子卒年六十一仁宗賜諡曰和靖先

生先生將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

疎茂陵它日求遺草猶喜會無封禪書詩集今行於世

先生葬舍側紹興中建四聖殿於孤山凡家隱悉遷之

詔特存先生墓且命加封若焉事見贊曰

優游林壑 清畏人知 兩梅多事 滿吾天機

長風孤響 秋鶴與飛 山高水深 無成無歸

錢塘先賢傳贊

宋翰林學士沈公

公字文通諱邁錢塘人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
大臣疑已任者不得為第一乃置第二後遂為故事累
遷知制誥出知杭州英宗召見勞問除龍圖閣直學士
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使使丁母憂上
惜其去賜黃金百兩公居喪日一食既葬廬墓側以卒
纔四十歲公為人俊敏通世務杭公鄉郡也郡人有貧
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相
優養其家文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令行禁止事至立
斷眾駭服屏息不敢犯其治開封亦然事見國史贊曰
伊昔繡游 駭耀閭里 而公之歸 仁及生死
輒花日斜 隨柏風起 哲人其萎 命也天只
宋太中大夫錢公

公字醇老諱藻武肅五世孫幼刻厲為學慈聖后臨朝
公三上書乞還政歷同知起居注知制誥樞密直學士
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守繩墨為政簡
靜有條理不宥徇世取顯數求罷改翰林侍讀學士知
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錢塘先賢傳贊太和中不足而歸

事見贊曰
國史贊曰
翩翩王孫 侃侃儒素 國有大疑 庭抗三疏
平生美官 一寒如故 何以贈終 知者明主
宋龍圖閣學士陸公

公字介夫諱說餘杭人擢進士累遷知桂州兼言官去
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邊巨願得一往使羣蠻
知有大將號令詔可自獵狴定後交人漫騎守帥常姑
息公至部使者黎順宗尚儀遂如故憲公召問折論極
伏而去遂至邕增設壯丁五萬軍聲雄張交人滋益恭

遣使入貢遷知延州諒祚嘗言復攻大順城公謂不稍
為折請則國威不立乃請留止時祚服使者及歲賜諒祚
聞之大沮始謝罪共貢職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
法出公言蜀峽刀耕火種民食常不足今稅已重脫歲
儉不能償適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省其三使
事見贊曰
國史贊曰

瑀戈籛節 豈桂延郵 航琛蓋羨 威行令字
青苗之議 千隊臨囑 筆端盾寸 膏澤蠶免
宋龍圖閣學士錢公

公字穆父諱觀彥遠子授流內銓主簿陳襄進班簿神
宗稱之襄以公為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來見
許用為御史公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
不附己命權雖鐵鉞官奉使高麗凡餽餼皆弗納歸次
紫燕島王遣吏來餉金銀器四千兩公曰既辭之矣吏
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公曰汝可死吾不可受知開封
府勢家貴戚皆斂手自縮哲宗浚政除翰林學士帝命
草章厚請詞厚極意排詆諷全盡攻之出知池州卒於
官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事見贊曰
國史贊曰

戒得若仇 口唾鉤鈞 疾惡如風 筆驅蛇豕
孤雲九華 一斤不起 名振雞林 清哉虜使
宋秘閣吳公

公字安中諱師禮錢塘人為秘書省正字預饒鄒浩免
建中靖國初權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公工翰墨徽宗
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權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
以末技對聞者驚其知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公游太
學時兄師仁為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惡之條其疑問諸
生公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眾質之公引據

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
公望謂曰得志當如何曰但為人作豐年耳事見贊曰
帝學魏巍 游戲弄翰 言當格心 矣止筆諫
常棣專經 谷風共難 施屯豐年 識者三款
宋龍圖閣學士虞公

公字純臣諱奕錢塘人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冶
相饒徙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
以時還則來歲耕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徙提刑公自
詭討賊悉降之入為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
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公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
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
當毋得輒請實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子奪
額已視戶部如僚屬公自宰相日計臣不才當去之而
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勅不稱職請為罷內
侍卒贈龍圖閣學士事見贊曰
國史贊曰

鴻鴈安居 興廢懷惠 皇皇者華 君子豈弟
若人侵官 事特其細 投劾以爭 所重國體
宋八行權先生

先生字庭碩諱貫仁和人端重有學識履行飭備黨里
咸敬事之徽宗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悌睦
嫻任恤中和八行者貢入太學司成考驗以聞禮賜命
官政和五年郡太守董正封舉先生應詔以師禮延致
於學授密州文學卒鄉人尊之曰八行先生後仁和縣
學立三賢祠先生與精文公許荆州立祀焉事見國朝
會贊曰

尸祝於庠 惟禘及許 異世並祠 以盛德故
行躋于周 為禩為矩 仰止高山 尚其踵武

宋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公字子韶諱九成鹽官人生有異質危坐讀書若與神明為伍紹興二年廷試對策上及兩宮忠憤激烈高宗讀之感動垂涕親擢為第一屢遷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講日有食之曰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邪心四起非意已萌女子蕩心權臣執柄則惡氣積於上見於天秦檜不樂以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落職南安軍居住在南安歷十有四年檜卒始放還公居橫浦久自號橫浦居士有尚書中府大學孝經語孟說理宗踐阼

錢塘先賢傳贊

改元寶慶以公有中興明道之功首加褒典御筆特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贊曰

關洛正傳 表微繼絕 道扶中興 大義取揚 讓波稽天 何傷日月 揚光于今 益暢忠烈

孫氏定夫人

夫人晉虞將軍渾母也富春人孫權族孫女恭順正和甚有婦德夫蚤亡夫人尚少誓不改節諸孤弱躬自撫養渾始自幼童訓以忠義永嘉末為南康太守值杜燮叛夫人勉以必死之義傾貨產以餽戰士遂別捷及蘇峻亂渾守吳興假節征峻夫人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乃盡發其家僮助戰質環珞以為軍資拜武昌侯夫人加金章紫綬渾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

戚氏夫人

夫人適晉孫先生學父諱預初先生聞會稽虞喜隱海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嶠有高世之風欽慕其德往從之游喜遂以弟之女妻之是為夫人先生性至孝夫人克相其德舅姑起居嘗饌不離左右躬薪水井臼之勞欣然自得先生篤學容止未嘗傾倚夫人端莊靖默相敬如賓習俗敦奉歷夫人獨捐棄執素多御練葛不為時世妝或謂之夫人曰從吾所好奈何欲相徵與先生同志隱居時人號為梁鴻夫婦事見晉書孫先生贊曰

馮孝女

孝女唐穆宗時人居錢塘少孤無兄弟母子相依及長不嫁以養母母病侍藥石必親嘗經年不解衣母病益篤思肉食因封股為糜以進後母死號慟血哀毀骨立既葬備人結草廬墓下日焚香蔬食刺背血書佛經仍舍所居宅為寺令作佛事以薦母長慶三年守以其事聞於朝詔賜帛仍賜寺額曰報恩竟不嫁死今錢塘縣有孝女南北兩鄉又有孝女墓在寺後山古城頭今寺改名稱智事見臨安贊曰

何氏節婦

何氏唐末五代時人嫁於潛莫氏為婦夫死年猶盛或勸之嫁魯弗從養姑至孝禮敬備黃巢亂後盜嘯聚山谷鄰里咸奔徙避難時姑羸疾臥何氏念不可俱行抱姑涕泣晝夜至就勸旬賊曰吾數年寒居以有姑耳今姑老且病不忍去願貸姑死吾死不恨賊舍其姑掠何氏以去至巢穴將污之殺所掠官婦女植刃於

幸之大端

於終於始 有女能之 愧彼男子 慶室厥家 養生喪死 揚名鄉閭 永錫爾類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傍使之權何氏計無出乃跪請梳沐更衣賦許且使人伺之須臾具妝澤舉止言貌自如何者玩稍懈遂解裙自經狀驚視已死義而極之事見朝野通華贊曰臨難守節 哲士難之 惟此烈婦 白刃弗移 殺身成仁 其甘如飴 松柏之心 匪姑焉知 盛氏孝婦 乘四庫全書本快傳贊今從成 昌化縣民章欽子婦事舅姑恭謹躬紡績素飪以養欽妻何氏性急盛氏怡聲下氣伺顏色終日侍立無惰容處佛如敬順和睦亦皆化之姑病貧無醫藥資且乞甘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袁詔奏建先賢祠疏

伏觀乾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鎮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揚名分享遂為一郡盛典邇者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十盡舊宅亦取江左諸賢率為一祠皆所以尊禮名賢昭示民則之設杭居吳會為列城冠湖山清麗人傑代生鍾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為闕文仰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飾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茲逸禮可不搜舉而振起之乎臣詔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宇位置弗稱已更諸夷壇獨先賢祠典未秩葺度有日擇勝良擬近聞南山之北新堤之上居民有以居廬園池求售者因指公祭以酬其直計繕錢七千有奇當躬往相視其地前掘平湖四山環合夷曠約深今欲建立堂皇表以崇門翼以廊廡線以垣牆通以橋梁初為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攷歷代史傳及百家之書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勵俗者詮次事實讓像贊述勒諸堅珉列置堂中將以旌前哲而淑方來隆上都觀萬國其於教化實非小補消日鳩工以次興建所合具申朝廷乞剴下本府以憑遵守施行

王鏐旌德觀記

皇帝嗣立之明年改元寶歷既進賢舉良以厲在位又褒表先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公詔言於朝曰聖明御極留神治本微臣承乏聲敷下將何以宣布上旨為列州率錢塘為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攷此邦人物做會稽故事初為祠宮俾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國人所矜式庶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擇南山下新隄之上水環其址平湖滿抱林巒映發爽曠靜深為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其置眉辰賦工民以悅從遂采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閱得全節之士自許其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生平大槩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玉宸宮於其側俾掌潔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觀今丞相魯公為大書而揭之既訖工屬暨為記暨闕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一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踵今已百年物繁俗靡出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游衍又安知許嚴高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嘉行將有起敬起慕若醉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為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其精且詳也竊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攷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為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必用清流而異時登擢後異往往由此其選蓋本之儒術以觀其識投之盤錯以觀其能祖宗詳試人材蓋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穢視開封則一公幸遇先帝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交昌六載於茲淵源流通而上有餘財條教明清而下無犯令羣情肅穆百廢具舉省府二任感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之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

不敘獨敘建室本意於以表明時宅攸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俾後來觀者知所取則焉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四知不足齋叢書

古書流通處景印

不可欺分於時嘉州不治部使者張公授板汝夷捕通判將使正郡守及其屬之罪汝夷到郡得守之過即諷使自改事有當行亦自守行之郡以大治而守者皆得善去眉山士民請於使者留聲善處毋奪吾父使者以益州交子務山納叢雜舉爲監務益帥張公方平廣之通判鄆州守吳公奎亦薦之選知秀州求省松楸得知鄆武軍除知海州以歲饑不俟報發賑賑民爲監司所奏汝夷亦上章請以身坐罪及察屬朝廷婚之置不問母憂去官汝夷性情靜自際甯初官已至太常少卿不求遷者十五年及是嘆曰仕木爲養養不及矣何以往爲除喪乞分司西京遂告老時年六十五間居日以飲酒賦詩爲樂凡十有四年乃卒葬丹徒縣義里鄉之黃山中間以草恩及子封叙轉至太中大夫卒之前一日召子及孫戒以清白忠恕曰行此足以保家子龍

龍輔字寶臣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爲濟川司法衢州密山令改秩知開封府扶溝縣知興化軍秩滿遂不仕柳庭後爲撰墓誌稱其賦性寬明居官清謹恬於名利篤

京口耆舊傳卷一

於孝義自莆田易守宜春汝夷已休致氣體康強安車迎請過晉江七家人以爲榮晚年集古今忠臣孝子凡修身治人可爲法者總三十卷號曰傳家至寶以遺子孫其卒亦葬黃山孫孝友孝恭孝威皆推進士第孝友字仲終奉議郎孝威字德仲未改秩而卒孝恭字溫仲年十四入郡學十八貢太學有盛名宣和三年以上舍擢第爲萊州膠水簿婺州兵曹掾改司參軍監溫州天宮監及承務監務改秩知宜之涇縣秀之華亭教授臨江軍除諸王宮大小學校授國子監丞外得知府

京口耆舊傳

州卒於官爲入廉謹死之日家無餘資葬金壇縣上元鄉之西張莊

柳悅丹徒人擢慶歷六年進士第爲陝西司理參軍以政績聞特改大理寺丞鄆州當制其詞云木道使者曹元舉等言而康謹治官有善狀章下有司有司以爲積效明白如章所言爲陞爾以延尉丞爾其砥踐以稱茂功之意

京口耆舊傳卷一

豐有字寶臣弟有章字漢臣丹徒人兄弟相勉以學有字以學究出身歷知處州青田温州樂清江甯府溧陽縣終康部員外治家有法居官廉平可紀有章擢皇祐元年進士終駕部郎中有字孫漸字仲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調主泰州海陵簿未上而卒淵字仲深紹興八年進士第主平江府長洲簿授太平州改秩知平江府吳縣卒今城中諸豐皆其裔也

葛良嗣字與祖丹徒人王安石爲撰墓誌稱其先家處之麗水父度支郎中源徙居明州之鄞死葬丹徒故爲丹徒人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克厲修潔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放於世年四十餘始以皇祐五年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終於許州長社縣主簿與

祖於未仕嘗荷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所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與祖且老矣繫于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于興祖者夫大任之則奮小任之則怠忽不治非知德者也與祖聞之以余言爲然安石又贈良嗣挽詩云憶瞻請彥附青雲瑤屋聲名看出翠孫寶祥年曾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爲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子藜藿知鎮江府繼亦

招嘉祐八年進士第云

焦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公修敬待之常館修家累試不利修以書勞之其一勉之以孟子不動心之勇二則勉之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趙康靖公榮之守節修以書薦之云千之久相從篤行之士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得招致鄉學不止千之可以自托其於

教導必有補益亦爲政之一端比修之守相公公若適通判州事請于修延之教子公若去頗復攜以歸修以詩送之所謂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揚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德義勝華詭焦生得相隨道合若膠漆者也公若之子希哲爲長時方十餘歲承父母之訓肅敬天成千之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服千之方略降詞色異時希哲德成行立爲世善儒家傳推本以爲由千之化導之爲嘉祐六年

諸路舉義之士赴京師館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者七人索九朝編年嘉祐六年五月授顏復等官先是諸人於太學即舍人院試論議揚出身五至者十六人皆館人此書云七人與九朝編年五異 徐州顏復爲首千

京口耆舊傳卷一

之次之爲國子監直講際初以蘇家對公試策論時政之失千之與顏復等爲考官九朝編年但稱顏復等五擢居上等直講蘇液以自執政千之與同列五人俱罷以殿中丞爲樂清合歐陽修以書勉之云更當屈仰取舍要於濟務蓋以千之方剛不能善事上官故也八年知無錫縣是歲大旱運河涸用單鑿車車築淡水灌運河五日而通流舟楫無滯見蘇文忠公賦錄奏單鑿車水利書賦有從千之求惠山泉詩正其作縣時也案蘇頌文集三十四卷外制內有除國子監直講

除大理寺丞劉集異物內有云外內更試於今五年
進秩佛寺之屬乃在師儒之班考此書千之既能而講
試則大理寺丞之權當在出知外縣之後而勅題推
瀾國子直講蓋義上錄川略其
降官也與此書異同可以互考

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初括壯年嘗夢至
一處登一小山花如覆錦而喬木蔽其上山之下水
澄澈夢中樂之將謀居焉白爾歲嘗夢至其處後十餘
年有道人為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求地售
括以錢三萬緡得之後十餘年道京至所買之地恍然
乃夢中所遊因號夢溪遂莫居焉括博學善文於天文
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居八年
卒歸葬故里子孫有家京口而夢溪他處久矣

京口耆舊傳卷一

南 劉惟堂題

京口耆舊傳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二

米

米 薇 子友仁

虞申

曾布 弟華從子統等

俞康直

王漢之 弟漢之等

許賜

孫蓋

京口耆舊傳卷二

一 劉惟堂題

郁絜

楊榜年

張扶 弟建

吳交如

霍饒

田曉

姜謙光 劉偉等

米徽字元章自言徽即帝也故又作帝太原人其父嘗
家襄陽未幾遷丹徒故陶史書曰吳人其先以武幹顯
母閻氏與宣仁后有藩邸之舊以恩入仕帝生而穎秀
六歲日讀律詩百首過目即成誦刻意文詞不別襲前
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已出以崖絕巖磊為工作字道勁
晚更沈著雜有晉唐風流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
縱寸紙入以為玩尤工臨摹至能亂真精於鑒裁一經
品題價增數倍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元豐初以詩編贊
見王公安石安石摘句書之便而蘇公賦九愛重之集
中有睡起聞元章到東園絕句自領南歸至白沙絕筆
也其往還尺牘有云微外八年念吾元章適往凌雲之

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
今真見之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現然誦之老夫臥
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其推重之
如此補祕書省校書郎為洽光尉知雍邱縣澠水軍使
發運司司當公事入為太常博士出知常州不赴奉祠
除知無為軍踰年召入為書畫博士擢為禮部員外
郎以言者罷知淮揚軍踰年賜生其首卒年五十有七
案宋史本傳云卒年四十九 葬黃鶴山詔賜其家百緡
與此書所云五十七五異 葬黃鶴山詔賜其家百緡
仍官其子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則率職不苟時
亦越法有所縱舍家故僕財既仕悉以分族人所至
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來者莫能賸過潤愛其
江山遂定居焉作寶晉齋聚法書名畫其中北固既火
結庵城東號海日吟哦其間為京口佳絕之觀其風
神蕭散趣尚高潔雅不欲與人同故冠服效唐人所居
輒置水其旁數相以自濯其肩字軒然進趨禮如音吐
鴻暢望之皆知其為米元章也子友仁
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黃輿直贈以詩首句
我有元暉古印章因命以為字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
中高宗南渡意翰繼光喜書以帝平生筆法真行草書
分為十卷刻石禁中會有薦友仁者被檢簡知權工
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卒 案宋史本傳云仕至兵部侍郎
郎以此書所云
虞申字行父母徒人始從鄉先生姚開授易春秋略通
大義姚因喻申使游京師介謁胡公瑗一見奇其能以
謂他日可任朝廷事聞三年歸一時名流周伯堅孔常
父皆作詩誦其賢惜其去舉禮部不合元祐中制州里
舉士法部守樞公度以申經行應選上之胡不報申意

京口耆舊傳卷二

一 劉惟堂題

一 劉惟堂題

二

性和厚勇於赴義異時同產負大農錢既析貨矣悉爲
償之仲弟死嫁五女費皆已出拊其孤如己子仲子沈
權紹聖元年進士第元符二年沈爲七陽尉迎侍以行
卒於官舍蔡肇爲作墓誌所叙如此

會布字子宣肇字子開建昌人皆居丹徒案至順鎮江
與此書合與地紀勝作南昌人與此書異又考方輿勝
覽布於昭陽初守潤州有宅在千石城之東今爲統制
司庫國史有傳布墓誌子避亂徙居肇八子統最知名
統字元中以恩補太廟齋郎潤州縣官以黨人子輒罷
父喪服闋管在京編估局改秩復從外補入之以禮部

京口耆舊傳卷二

四 粵雅堂叢書

尚書將獻薦除福建提舉常平改京東未赴而提舉常
平罷高宗駐蹕揚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南渡除廣東提
點刑獄時隆祐太后至虔州從衛軍潰其將傅選以萬
人據郴州且趨嶺外或勸統避之統曰韶嘗賊衝已若
先去卽人人奔散賊勢張矣且其麾下皆我師未必人
人有叛心招之宜定乃遣人矯太后旨安撫之果受命
一路遂安入爲屯田員外郎時秦檜爲相置修政局兼
檢討官統言丞相佐天子理天下事無不統何局之
設後竟罷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司員外郎擢殿
中侍御史賜出身首上章言陛下卽位六年之間論相
者七人一有進退則自臺諫侍從百執事隨以隱黜適
足以比周成風公道蔽塞乞明詔大臣消朋黨之萌開
公正之路政無先後惟是之從人無彼此惟才是用繼
論宋輝交結宦官不可尹天府霍蠡刻薄不可專財計
遷祕書少監乞復史館修撰之職又遷起居郎乞依故
事直前奏事與時相忤以祕閣修撰出知秀徽饒三州
中間嘗議名用會有欲行手實法以五等出賣戶帖者
已而手實不行但據籍之高下輸錢給之統言其不可

京口耆舊傳

卷二

粵雅堂叢書

復與時相忤命遂格儆州召還除太常少卿又除殿中
侍御史未上拜諫議大夫論經制使本戶部之職不必
更置一司淮南爲吳會屏蔽宜且獨經賦諸路將兵悉
橫宜稍還節制於州縣臨安買備開之數不宜均敷於
本路皆見施行會足疾懇祈補外除徽猷閣待制知終
州卒於嚴州年六十七歸葬金壇縣方山之原統文獻
故家藏書素多紹興間重修國史諸老論謝無所訂正
成書不繆足以傳信統之力爲多四子恂字季仲其孫
昆居金壇惕字強仲子喚爲吏部尚書嘉定中卒亦葬
金壇以徙居常州不載

俞康直字之彥丹徒人父希言始自歙之黟縣來居用
從祖太尉獻卿恩補太廟齋郎主潮陽簿爲杭州觀察
准官范仲淹爲守以政委之杭之蜀山民嘗鑿鹽之利
刑不能禁康直請設官置場民喜速售而重犯法公私
便之爲潤州軍事推官民有清明日盡室出遊者盜乘
間入其家遊者還知盜未出遂圍之盜計窮縱火幸火
而逃案具府實極典康直以爲盡室以出非有人居止
之室幸火以逃火非本心具獄奏職執政者是之得減

京口耆舊傳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死論改秩知舒之桐城監廣州市舶代選簽書武宣軍
節度判官所公事通判睦州所至皆有惠政秩滿奉祠
丞相韓公穎宰錢唐日與康直友善穎既相數以書招
之康直謝曰崇故舊以厚風俗與宰相事然吾志定矣
不可強也穎意不能奪家世有田在錢塘族人歲擅其
利康直置不問會他族訟於官歸田於康直不受以與
其弟曰吾負祖給以衣汝弟曰吾父兄不知有吾爲乎
有之亦不受卒以子族入初奉祠時年五十七嘗稱祿
再滿遂請休致卽所居東西爲退圃逸堂遊軒遠樓終

日嘯傲其間蘇文忠賦嘗爲賦四詩今見集中其遠樓
詩有地偏心遠似陶潛之句蓋以屬康直也居間幾三
十年年八十有三乃終其情於名利固人所難能其壽
考康甯得退閑之樂亦人所不及也葬丹徒縣大慈鄉
汝山之側曰京峴原實從先兆方康直父遷居時其從
祖獻卿尙家黟縣至其子希旦亦徙丹徒希旦以朝議
大夫知潤州卒于官歸葬丹徒崇德鄉釜鼎山子向終
胡請大夫祔闕修撰提點福建路刑獄向之子長吉字
幾先父任出官中法科由蘄州司法入爲大理評事凡

京口耆舊傳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再遷爲丞爲正隆興初以才選除直祕閣知盱眙軍未
幾卒長吉好尚清雅尤長於詩名所居曰葵軒暇日常
賦詩鼓琴以自娛云
王漢之字彥昭渙之字彥舟循人皆居丹徒國史有傳
漢之之後遷金壇孫光國歷泰州滁州通判卒姓植以
漢之恩入仕終福州太平州通判植子煇字晦叔好讀
書嘗論古今治亂酒後耳熱道歷代南北離合五季分
爭事如身履目見年五十五始以植遺澤出仕監平江
府比較務建康府大軍倉廩性純落任非本志倉官垂
滿不但志不干進抑已老矣有樞密官公懷之子訪舊
金陵邂逅同集見其飲酒數斗不亂談論英發貫通古
今襟度軒豁無世俗醜氣以爲是孔北海福平原之
流非餘子可擬歸而言之懷爲獨當路書亦會懷自
樞廷執政不兩月薦書溢格遂改宣教郎知盱眙軍天
長縣事歸而疾卒其友李天才字邦美所居距垣不遠
時時杖履往來天才蒙於詩紹興間獻詩秦檜檜將
言之上會舉求雨不獲天才題詩天竺寺壁問云走殺
東頭供御官御香頻降雨猶慳和公端坐都堂裏天竺

親嘗又下山楡岡大怒天才泛海得脫隱居終身
許賜字東叔丹徒人山鄉校貢辟雍政和四年以貢士
釋褐元正順鎮江志賜以政和二年調福州閩縣尉
間闕累職知紹興府蕭山縣舉最入朝遷大理寺正兼
工部郎官權大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送還西北民
之在東南者且欲盡江為界以益偽齊朝廷遣樞密都
承旨章誼給事中孫道報聘既還道由南京久為偽齊
所留二家老幼俱被下無為言者賜慷慨奏疏謂人
臣之義固貴於公爾忘私而人主卒不可忘人臣之私
人臣固貴於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人臣之家咸
遊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置大將岳飛於理必欲文致
反狀賜不可不知南劍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卒
年五十八幼子蒼野字子齊以父任為衢州龍游尉隆
興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出廣德軍
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權祕書丞兼
太常博士權倉部郎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
重之未幾得疾卒年四十三即今酉千之許

京口耆舊傳卷二

九

繁昌主簿廬州合肥丞改秩知德州都陽縣監在京抵
當所高密廣平郡王府大小學教授州教授內王府
教授省罷元正順鎮江志賜以政和二年調福州閩縣尉
間闕累職知紹興府蕭山縣舉最入朝遷大理寺正兼
工部郎官權大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送還西北民
之在東南者且欲盡江為界以益偽齊朝廷遣樞密都
承旨章誼給事中孫道報聘既還道由南京久為偽齊
所留二家老幼俱被下無為言者賜慷慨奏疏謂人
臣之義固貴於公爾忘私而人主卒不可忘人臣之私
人臣固貴於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人臣之家咸
遊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置大將岳飛於理必欲文致
反狀賜不可不知南劍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卒
年五十八幼子蒼野字子齊以父任為衢州龍游尉隆
興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出廣德軍
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權祕書丞兼
太常博士權倉部郎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
重之未幾得疾卒年四十三即今酉千之許

年差監尚書六部門權尚右郎官
元正順鎮江志賜以政和二年調福州閩縣尉
間闕累職知紹興府蕭山縣舉最入朝遷大理寺正兼
工部郎官權大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送還西北民
之在東南者且欲盡江為界以益偽齊朝廷遣樞密都
承旨章誼給事中孫道報聘既還道由南京久為偽齊
所留二家老幼俱被下無為言者賜慷慨奏疏謂人
臣之義固貴於公爾忘私而人主卒不可忘人臣之私
人臣固貴於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人臣之家咸
遊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置大將岳飛於理必欲文致
反狀賜不可不知南劍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卒
年五十八幼子蒼野字子齊以父任為衢州龍游尉隆
興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出廣德軍
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權祕書丞兼
太常博士權倉部郎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
重之未幾得疾卒年四十三即今酉千之許

京口耆舊傳卷二

十

以沿江盜賊出沒皆江海亡命徒黨眾多江流湍險非
巡尉弓兵所能制之下都統司於分差水軍二百人將
官一員往來巡捕朝廷從之遂為定制自上使歸不復
出任與後湖蘇聘君序為詩酒之交年八十一紹興甲
申歲卒葬縣之馬鞍山即今大港之孫
都察字聖與丹徒人父和字子文以易學為鄉里師終
惠州教授少傳文學善周易說義張公九成為之序
謂其有得於易異乎世之為說者晚又因左傳載晉蔡
墨游吉等引易六位有定而卦變無窮若周易變
體義十有六卷會公幾為之序繫以宣和六年擢進士
第紹興中以左朝請知德慶府實進易說義其後以
左朝奉大夫為尚書吏部郎中實進易變體義未幾以
太府少卿為淮西總領時總司之權尚輕繫上言江東
所屯見兵歲費錢七百萬糈米七十萬有而監司守令
恬不加意乞將弛慢之尤者按劾黜責以警其餘朝廷
從之自是總司之權始重文移往復州郡無敢玩者
楊榜年字茂良丹徒人吳越錢氏少帥曾孫忱之女
忱命以官監行在草科場兩浙轉運司幹官改秩知常

州武進縣外除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饑民
不堪命榜年乃稍蠲賦入之無藝者縣計有闕則傾家
貨糶之曰吾不忍迫之流民境多黃雀歲醴以如權要
且百萬榜年至即嚴宋捕之禁通判揚州代歸以母老
丐便家得知黃州至甫旬日以憂歸除奉祠尋知台
州命未下改提舉福建市舶以老丐祠案則字壽若行
狀云子三人長榜年有宜教郎次棟年承節郎開禧九
年卒年七十四榜年氣體魁梧言動詳雅為詩有清致
尤工尺牘無一凡語事母孝歲遇誕節集宗親鄉黨會
者輒月楊氏族大樽年以禮率之月且必具冠帶集其
家擊鮮醢酒從容竟日四方士友款門求見靡不納食
客日不下十數來者眾而求者深故亦有歛望而去者
榜年不創艾益招來之其寬博好士亦人所難及云
張扶字少持丹徒人博學有文為鄉先生所重游大學
年四十五紹興十二年始舉進士名在第四授明州教
授再調太平州判官有薦者紹興二十四年春除權國
子博士五月為直講六月兼權尚左郎官十月除監察
御史二十五年春除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十月除太

京口耆舊傳卷二

三

常卿兼侍講執政以國朝之制太常例不除卿改國子
祭酒案宋本紀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丑徒殿中侍御
有正言改國子祭酒案宋本紀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丑徒殿中侍御
宋史所云出為他官與十一月以王珉等出使兼權禮
工部侍郎尋卒年六十自太平州判官回改宣教郎竟
不及嗣嗣不競居官政治在朝奉請無一可致惟中興
小記中見其嘗論曹冠則亦非專附奏者
弟璵字少瑜有俊才與扶同權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為
臨江軍司戶信州司理歸而不仕泰熈與之同年數從
人寄聲欲見之義不往扶既貴亦勉其出任瓶願而言

他紹興三十年卒於里中

吳大卿交如字亨會丹徒人性姿稟易重義而疏於財
推紹興十五年進士乙科爲湖州烏程尉楚州鹽城簿
紹興府嵯縣丞再中法科入爲大理寺評事遷寺丞寺
正除刑部郎官補出外知邵州民便安之會二弟俱沒
丐祠歸葬郡人情其去老幼遮道酌酒爲別交如亦不
忍違其民爲之飲饌既別作懷民之詩以贈之郡人刻
之石尋召赴行在再除刑部郎中遷大理寺少卿丐外
除直祕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未幾詔遷舊持時

京口耆舊傳卷二

五

朝廷以法令多所抵牾諸監司郡守疏所見來上建言
設局重加定正大臣請其其事者上曰吳某長者可在
大臣言其巧去甚方上曰宜勉而之明年淳熙書成復
丐去大臣爲言上曰吳某善人安可使去居無何除大
理卿明年固圍空書嘉獎會刑部侍郎虛位上意有
屬命且下而交如被病淳熙五年閏六月卒於位年六
十一初交如之自邵州歸也倒囊得三千緡與門人丹
陽朱商議所以營生朱言其里人孫生善治財可任
交如即盡以緡錢委之孫以張肆未幾耗耗未幾交如
交如過丹陽從答道所以且請過其家籍其見存者交
如不符朱計窮俸係生自以其意治其邀交如臨視朱
因密放交如酒三行則索簿籍點勘如前約交如唯唯
酒三行朱曰之不動卒席朱又曰之顧而言他朱意其
偶忘之也則顯言之不對朱志而反至備問故交如曰
子忍迫人於死乎朱曰何至是交如曰適與孫坐見其
色窮辭沮沓奄然無生氣度其意甚虛昔輩及此若果
及此孫不以憂死亦以愧死矣其家數口奈何錢物
去來有分子無預焉可也時人服其長者

京口耆舊傳

卷二

五

宦履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嘗於
兵荒輒相賊殺旋交時爲府史雜初鳴上府道遇婦人
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旋交付而問之不對則告之
曰吾府史也汝有語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尚早履
誰未敢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爲邏者執乎蓋從我歸
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乃攜之歸屬其妻與爲質士
私聞之婦人具言末良家子失身爲居家婢其家常市
俸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其肉以售而其徒不知
也我幸以爲質其信待以家人誠不忍殺戮之慘故乘
丙夜其家熟寐縱縱羣婢而來以謁於府幸府聞而禁
之旋交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
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隣及所
與相質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酌所殺乎且汝
意欲過絕此事今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
遂遁去去此而遂之他則無所施矣是汝所活不可勝
計陰德當十倍於前也婢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
去其思遂絕未幾生旌人以爲陰德之報處少力學敏
慧過人年二十首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

京口耆舊傳卷二
五
簿以才稱秋滿解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間言疎之時
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遂即張皇無固志會
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都下守以播動人情爲
憂問計於史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問
計史曰此易耳蓋以速糧爲辭其船瓜州檣主帥合軍
士到即登舟街校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無人知者
守山是遂爲知已詔舉廉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
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與色大事業爲浙右最合始
至吏欲其厭事抱交案魚貫而進日晏不能竟如是

京口耆舊傳卷二

五

田曉字就堯一字德充丹徒人父述爲府推吏紹興丙
子秋試郡守林大聲黨閭士皆舉論不能奪則欲以試
日過其入大聲知之自以與衛擁其後士不勝忿羣起
抗之以是罷舉大聲愧且怒士皆變服潛匿大聲搜城
中得六人者械之獄欲甘心焉述謂眾怒激於一時非
有結約罪不專在數人者大聲繩之急述應之愈緩竟
以是得罪時大聲氣欲張其官吏承命恐後徵述數人
者幾殆且根究株連無已時曉猶在童稚後四請鄉舉
擢淳熙八年進士第人以爲陰德之報初任秀州華亭
買納鹽場次揚州錄事參軍建康府教授性疎直不能
唯阿逐物世道日薄士以隱改爲重有茫如捕風而汲
汲營求死不知悔者曉之在金陵積粟員四或謂小屈
意卽及格曉笑曰窮達命也命乃在天雖屈意何爲且
以直道爲不可行則吾向也既以得五之四矣以爲必

累日脫讞其意因下令吏辰起並抱文案立廷下須事
竟乃退饒因隨事處飢即據案而食史德不自勝遂
不敢弄以事旋亦計慮深遠慮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
催科分期會爲三聽民自輸過期乃追治先家強而後
貧弱由是吏不知勞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
有怙勢而來者督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旋獨不可
曰令可去積負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
欲罷免獨免且以自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
急務除提轄左藏庫巡軍器監丞光宗卽位再以急務

京口耆舊傳卷二
六
進議者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口之除知盱眙
軍以言者罷起知澧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卒於官饒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
有集

京口耆舊傳卷二
三

去浸溟淮炎蒸與中縣從古無雪霜終朝坐第居權若
 征行商誰謀費日舌解囊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固安
 可當山川幾千里問誰能將會趙抃力言其無辜
 水紀開城趙抃上言陳執中八事其四曰陳執中
 知常州自開封府推官充直學士監官去官陳
 與陳水紀開大略相合而其因陳執中按獄及必以失
 與此書可以互証起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西京
 轉運居官振厲風采惟始至一赴都集行部但一受酒
 食之餽以為數會則人情抑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
 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雜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
 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問命必往使必以理屈之還
 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選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遺中使護其
 喪歸必有詩名梅堯臣讀必詩卷作詩云所得在卒章
 小大珠落盤光彩若明月射我枕席寒未又云願執戈
 與賊生死事將增其稱道之如此司馬公光集中與不
 疑唱耐詩甚多

京口耆舊傳卷三

九

太常寺奉禮郎為道州劍判監德州永平監以歲課之
 除前入關額猶有羨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卒年三
 十七家貧僚吏其賻之喪乃克歸葬為撰墓誌
 彪字希文安簡公有餘澤欲及之辭不受擢宣和三
 年進士第主昆山節察州教授原注案曰忠穆勳王
 勳王勳作登州後叙公秩滿還丹陽問苗傅劉正彥之
 變走平江謁禮部侍郎張浚浚問今日之事計將安出
 彪曰以至順詠大逆易於反掌願侍耶如何耳浚曰今
 張俊自誓以死接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伏節死難之志

二將可倚以成功惟浚綿力士卒單弱恐不足任茲事
 然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駐兵江甯志在靖難威望為
 人所信當為天下倡彪言兵貴神速此行當有迅雷不
 及掩耳之勢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見
 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急必奮義而起何患不速因閉
 幕下一時密謀多所參預浚傳正彥計窮變生遣辨
 士馮輔入說以觀其意劉正彥傾心附結授輔奉議郎
 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案宋史苗傅劉正彥傳馮
 輔願曰視輔正彥解之曰須引侍耶米乃可輔既歸又
 遣至臨平與傅等謀傅曰爾尚敢來耶欲拘輔及勳王

京口耆舊傳卷三

十

兵大集二因乃與輔謀復辟此書云傅正彥傾心附結
 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案宋史苗傅劉正彥傳
 五品服宋史苗傅劉正彥傳遺還通誠於浚以輔言語彪曰傅
 正彥甚悔過且懼大誅請浚挺身入覲朝廷可不煩兵
 而定於計如何彪曰是必有為入謀沮軍以惑眾者侍
 耶惟無人入則狙上內耳浚喜曰誠哉是言浚心如山
 兵不可搖也傅正彥誅改奉議郎國子監丞尋辟江淮
 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從平李誠還轉奉議郎幹辦行在
 諸軍糧料院出知泰州移楚州兼管內安撫以耳聾告
 老卒于家彪以文受知當苗傅劉之誅李誠之滅皆有
 紀載字畫端勁世其家

元字與宗再試開封府當第一以賦失領棄弗取范仲
 淹以茂材異等薦之時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院獨元
 策入等除建康府節度推官官有言其與宰相如家者
 命遂格時宰相張士遜之子娶邵氏偶與元同姓實不
 相知元竟不自辨趙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元言用兵
 在乎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及故家恩
 俸子弟儒臣未必能應變子弟安能謀攻守計況將與
 卒素不相附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

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人為國子監直講秘閣校勘
 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議立園陵祭京城樂一月元
 累疏罷之遷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元言此際社稷
 之安危不可不蚤定因集議以來帝系承襲之迹若與
 亡論十卷上之時上自輔相大臣皆未敢言元以小臣
 首發大議時以為難為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比有繼
 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燬其居以中吏元請
 非延及旁舍無坐徒為府判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
 賈乾元節未至仁宗晏駕議者謂宜御或謂宜須其及
 門諭之使去元請令奉國書置檄而使見嗣聖以安羣
 人從之神宗為額王選選府僚以充為湖善加直史館
 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
 建言欲治國者先齊家親王且授室願采上古禮公
 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序帝深納之他日論王曰以胡
 善端直朴厚輟為諫官矣遂以知制誥知諫院言殿前
 都虞候賣寶卿聯親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發書樞密院
 事郭達才望輕不可使宜撫陝西東官建兼為右庶子
 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諍廣皆反覆親聞

京口耆舊傳卷三

三

或以為勞元曰法是非於須與正當爾今雖煩後乃有
 也籍軍間患少與史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
 關訟為忌拜樞密副使先是知保安軍楊定懷姦反覆
 夏入誘殺之朝廷延議西討元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
 兵惟當降諭安撫侯不順命然後討之則師出有名矣
 因條上其事帝悉如其計未幾其國主諱祥死國人執
 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元以為幸人
 之喪非義也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越州徙鄭州奏除
 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之不免民間償納增築湖河堤

年而後歸時學...

進士第感與...

公修昌公...

講以趙...

館檢討知...

廣合密州...

公之直...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此其存...

士知開封府中貴建...

築如初又請民...

曰此吾職也...

樞密直學士...

史東都事...

財費不踰時...

僕寺請內外...

矣先帝正省...

而墜已成之...

京口耆舊傳卷三

遷左丞韓維...

人天下失望...

論杜純不當...

甲者存言今...

計案宋名臣...

云云考范純...

謂海州三省...

元祐四年上...

至之後彼此...

御之存曰此...

欲殺之可乎...

故道已高水...

合卒較其役...

存不以確前...

與純仁力爭...

與純仁亦罷...

州用故相例...

會父老鄉黨...

京口耆舊傳卷三

為他官者其...

廷朋黨之論...

濫及善人慶...

賴仁宗聖明...

其嘗請乘西...

又降通議大...

夫與此書所...

千與此書所...

略小異每念...

但循庶人之...

慶年七十九...

平居恂恂不...

曰並馳萬馬...

顧方丹陽人...

至召邑父老...

又進學以教...

而方病邑民...

俗為樹股肉...

之立嗣踐君...

夫以詩頌遺...

陳輔字輔之...

事科舉文詞...

竹野人家宿...

於王安石石...

由是出入安...

問云北山松...

京口耆舊傳卷三

為他官者其...

廷朋黨之論...

濫及善人慶...

賴仁宗聖明...

其嘗請乘西...

又降通議大...

夫與此書所...

千與此書所...

略小異每念...

但循庶人之...

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北越鶴

年年過我未復期休論王謝堂前事大抵烏衣只舊時

一日安石喪馬為之設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含識

應為獅子去卻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

隱凡先生未忘物葛陂猶問化龍身其他嘲誦甚多見

南郭集中蓋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勝蘇公賦鄒

公浩蔡公塵沈公括皆與之遊方其年少有志當時嘗

著梁父牛角一吟題于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

泰山之頂可埋金噫噫道徒崎嶇南風來舜琴梁父

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恨秋偏深綠絲空滿轉比

其老也復為詩號悲音昔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

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為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為

後集輔不娶無子嘗語蘇軾曰我罪人也軾曰有猶子

乎曰有軾曰魯山道州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事

忍飢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他人否軾大笑

京口耆舊傳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四

翟汝文

子學等

蔡淵

子學等

蘇頌

子學等

洪擬

子學等

翟汝文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字子學

始嚴刑以杜私販犯者推原經歷窮治黨與比汝文至

狴犴充斥悉縱之東武多牛朝廷歲須牛黃牛失黃輒

瘠死民坐是多破產者汝文奏罷之丐祠得請因上章

謝事詔復奉祠明年召遼東省復罷汝文宗即位除直

學士院汝文以時事倣擬非辭難之時即日造朝上疏

請遣使遊立其後裔與為唇齒以抗金人因力詆和議

除顯謨閣學士知越州聞二聖出狩集本道兵五千人

援高宗即位赦書熙寧以後獻利之臣增廣上供物昂

其議裁損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

越二十三萬五百匹案宋史本傳云越州乃二十萬五百

一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賦焚劫餘亦戶口

湖耗臣祇奉赦書仰體惻愍之意已將第三等戶以上

減半第四等以下權行住罷及百姓丁身鹽錢近皆折

帛臣已令只納見直制曰可而轉運使劾汝文放物昂詔

降官二等富民諸葛氏即居為樓通衢歲久相傳為

鬼物所據曠不復居型像其上過者輒疑其為祟汝文

命徒保叢中闢為酒肆其患遂絕始至登臺不立軍民

雜居不復知紀律汝文創屋三十楹既成躬按行其間

微而七簞林孟無不備具士卒感服以疾丐閣章十上

始得請紹興初駕幸山陰復以翰林學士召未至除承

旨兼侍讀在職論月除參知政事奏稱為相四方奏賦

委堂吏並緣為好事多違滯汝文請相專貴相可程致

相不省一日因對乞治吏之尤無賴者相而劾汝文指

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恥居

位即立求去言官方孟卿廷拾意亦論汝文不合與宰

相不協語以散官就第案宋史本傳汝文嘗言汝文同

此書汝文語相專貴都司考程致在回前局時與相

本傳曾統劉一止二人之事正相類而相不傳于此

京口耆舊傳卷四

三 傳雅堂藏書

體量得釋王冲寇京西侵軼...

揖寄坐東西向嘉望見不...

靈輿類此秩滿引見神宗...

旨張誠一嘉何如人誠一對...

縣開月庭無雨詔營路交...

古循吏無以過元符元年...

士有旨與寺丞以父為相...

遷太常博士出通判常州...

服闋復召為宗正丞未赴...

任奉祠凡十有八年都守...

嘉春温雲潔退然長者也...

過不忍言之亦惡聞之規...

所謂和而不同清而能容...

三年致仕靖康元年盡除...

建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

京字世美以父任為假承...

甯府稅務王安石聞其所...

飾度判官陽翟民相擊殺...

真殺人者許入神之改秩...

東歲時迎待往來邑人學...

湖葑水以濟漕渠歲久淤...

湖復度地之宜易置斗門...

仇維是湖水有餘公私兩...

丁父憂服除發書昭慶中...

豈犯法合遣吏捕賊尉自...

監司合請縣兵委京師捕...

徒曰官所欲得者豈耳爾...

京口耆舊傳 卷四

死皆拜首躍出昇遂授首...

然感歎投劾而歸遂不仕...

丹陽長岡游酢誌其墓

攜字季升頌之子頌自濠...

有到濠謝上表其追述之...

微詞既其國憲肅逃又有...

史曹之承謬致所賦之推...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則史之舍原原所坐之困...

遷南至於淮市中承府...

若翁部郎中案前集蘇公...

其州縣皆坐之時去禮...

持符不下其長日符下...

皆置不行無乃已甚乎...

卿紹與初召赴行在除...

公事知温州皆不拜紹...

權尚書刑部侍郎少卿...

卒案詳後集蘇公蘇公...

後九月九日此書稱紹...

傳字之說亦葬長岡注...

庠字後直丹陽人其先...

固自詩名文忠公蘇軾...

和賦和其九日詩有紙...

九江又有詩序云昔在...

扁舟浮震雲浪橫江千...

無數開青壁昨日又夢...

京口耆舊傳卷四

今得來古已在南華...

四句云扁舟震澤定何...

出連夢上林鴻雁子卿...

判致仕卒庠幼嘗一就...

有分安貧守道不復事...

其子沉酣詩酒寄傲江...

嘗作清江引云屬玉雙...

簫滿樽歸來晚秋著花...

蕭雨髮晚華髮萬事不...

京口耆舊傳 卷四

賦見而奇之手書此詩云使藏于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是者乃吾家義直所作自此詩益蒙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東湖徐俯九相厚善曾覽其遺文云初開宗匠推詩匠親見東湖說後湖蓋著其實云紹興三年正月俯在樞近薦於上合都都察察辭疾不起三月詔再下合州縣以津遣發棧及縣會詣門再以疾辭詔旨督促就道席間命下即扁舟遠引終莫能致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高其節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相贈遺為之贊頌者不可勝計有得其片言者輒藏去為榮

京口耆舊傳卷四

主 傳 惟 室 董 氏

席雖棄置人間事而自義勇為本其天性其子皆以錢數百緡買隣人之居以席出外未告也席歸而開哭聲問之其子具以告且言隣姥將遷而哭席知而惻然亟焚券以屋歸之不復問所酬晚歲頗事養生之術有道入江觀潮者贈以藥令飲有息服之即數歲得疾幾殆其妻取藥磨以飲之有頃而甦體更康健紹興十七年訪舊於金壇之洮湖醉而吐所吐有疑藥力去矣已而卒曾慥序宋百家詩其歲且與家人別且辭歸里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走不及蓋傳聞之誤余世家丹陽先君知其死為詳近又從其孫嘉傳家傳見其叙得疾洮湖之因甚明而好事者按以實道家神仙之說過矣弟祖可

祖可字止平少以病癩為僧江西人自為癩可徐俯為作詩引云伯固每稱余季之才實前數言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詩數首人皆驚歎問誰所作則可帥也然後知伯固與兒而非癩癩直與規不避余特深知之蓋游又有徐遺言無源源而來多多益善白為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

京口耆舊傳卷四

主 傳 惟 室 董 氏

彭蓋取除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萬態行一于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草唐柳宗元宋王荆公蘇子瞻黃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徐波所及蒙潤者多近漢江南高僧逸民出諸可觀皆可之化也簡又嘗為書虎行卒章云只今耆舊無新語尚有虛山病可師其推重之如此曾慥嘗從簡可之請如答曰木料日數鮮生少陰霜薄葉脫盡見山西林木落欲送誰言徑曲遊春皆極景無疏算氣在方外簡僧誠不易得但公之稱許無乃過乎俯嗚呼不可屈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廬上庠及選試南宮曾為春秋第一擢紹聖元年進士甲科為忠正軍節度推官辟濠州團練推官擢檄行縣宿禪窟寺間有僧聚書數千卷誦讀晨夜不休擬識其姦曰是非釋子所為異時必挾此以動眾歸語離離合逐出之其後果謀不軌即張懷素人服其先見改秩為邵武軍常州教授入為太學國子博士案宋史本傳擬官國子博士不載忠正軍節度推官及濠州團練推官當以此書補其闕以元祐內舍不為在勢者所引久次學省出為利州提舉學

京口耆舊傳卷四

主 傳 惟 室 董 氏

事就移補建寧府通判鄂州再除廣西北路案宋史京西北路與此書所云廣西北路湖北東路提舉學士北路與廣字當為京字之訛湖南湖北東路提舉學士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御史在廟建時以國學門事為知邵武軍柳庭後所奏罷任久閑其後柳為侍從擬為御史一以誠待之無幾徵見於前而柳後歷典名藩每對人自愧前事而服其容德京西月給七十萬錢據舊籍取其半會廢京師鐵錢柳以擬俸入鐵錢殆半遺僚屬獻議易之官原擬不可曰吾甯棄不用不可以私紊公凡所居月得廩粟亦必量量而後入其清謹如此周

旋三院自六年時王黼蔡京用事京且復相以擬不為勸所用意且附已使人微撼之擬笑曰唯之與阿何以相遠君知中立而已京怒送吏部出知信陽軍本也改海州代歸不其母居郡城以供甘旨會積萬之錢郡不能禦時母年八十九奉之以置民間夜遇風雨則以身覆之再為賊所及守死不去賊感其義竟母子俱全高宗駐蹕維揚召為秘書少監以母喪不赴服除召為起居郎執政李回富直柔等以李成兵盛呂頤浩不能克請親御六師移蹕信陽以逼之乃詔江湖川廣

京口耆舊傳卷四

主 傳 惟 室 董 氏

所補上憲寄信上擬謂捨四通五達之都而趨偏方下邑非所以示恢復形勢上疏極論議以是疑宋史擬人以此書在簡與宋史本傳異 遷中書舍人詔擬請從條上彈盜之術擬言兵興累年價價悉出於民無屋而青屋稅無丁而丁稅不時之須無有之歛殆無虛且民所以去而為盜今國中之盜不可緩則益大宜講所以消之江表之盜不可緩則益大宜講所以滅之又謂擬時者政事之本節用又理財之本以之屏盜以之御敵無不可者上皆然之說除給事中兼侍讀遷吏部尚書丐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庚總大軍討閩寇道永嘉擬以廣運運運赴援乃於饋餉外責以犒師云猶已即行擬初以捕寇非本州事故不為備廣言甬脫口眾即隨擬入州言語謂調擬亟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劾上嘉其誠擬詔書擬勞仍進一秩明年復召為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南渡章創一時禮文多所訂正省部條例出於省記更緣為至是修七司勅令擬首總之凡所更定眾論維尤事經耶賈多有曲筆長貳相承不復可石擬悉處其中是

京口耆舊傳卷四

主 傳 惟 室 董 氏

年誰何再擾開攻守之策擬對國勢未固將士未練財
用未裕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戰守之備要在去冗食
節費時以爲當三年秋以地廣求直言上疏感誠政
事之偏謂非所以順民心上下大變於是執政切商
即上章言開遂以徽閣直學士奉嗣九年再知温州
既到任復以前職未嗣紹興乙丑三月卒年七十五初
以避地居百之留海因家焉文憲好與祖

與祖字慶善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賜上舍出身主陳
商水帥試中教官除汾州教授改越州未赴攝太師
士丐便親除湖州司士曹用薦者改秩就除州學教授
俄拜太常博士丁父憂服除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
遷著作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半歲三遷人以爲聚會地
與祖言以所切直與擬俱罷而除知廣德軍所隸
二邑田多高昂常以旱告與祖既至即相原隲遠近
與破塘六百三十有四歲以屢豐郡有張王祠每歲夏
五月椎牛乞靈始傾城邑與祖躬禱於神代以他供而
申屠牛之禁俗以是革秩滿奉祠除江東提刑罷任久
之猶坐溼縣廢寇竊發編三秩知饒州以母憂不赴知

真州時兵荒之餘民不復南畝上疏請除田租一年以
勸耕者既得請而游惰未盡復則請更除明年田租由
是確負相屬耕種以時墾荒田至七萬餘畝會浙有饑
相攜就食者不可勝計秩滿再知饒州舊例民婚葬官
抑使市酒史緣爲姦小不惟有破家者民不堪則甯因
循不舉與祖知之下車即弛其禁於是同日婚葬者至
數百家其他政多可紀改調甯波民欲其留則留狀以
叩外臺者日數千人外臺以問甯復任未幾韶州之
命下初紹興十七年秦檜嘗與祖見之私第坐間論

京口耆舊傳 卷四

乾坤二卦至乾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與祖謂陰終不可
勝陽德夫于正者始以爲議已大怒謂與祖曰前輩自
有成說今後不須著書開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與祖自
視無愧處之恬然 案宋史本傳不載與祖與論乾坤
二卦事可以是非所載補本傳之闕
後知真州因程瑀解論語求與祖爲序序引瑀解夫子
弋不射宿以爲聖人不陰中物又取瑀發明聖人忠厚
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于不以者表而稱之以爲讀至於
此使人流涕後七年京西運判魏安行饋版楸見之疑
瑀與祖借周孔議已合王珉上請瑀不取聖人之言

肆加處說與祖不合爲序之重作行遺楸以珉疏論與
祖不力合董德元再論序中感發夫子之一弋流涕周
公之四言果何等請送刑部定法緣法無可坐故刑部
長成韓仲通等直擬編管部州至部州半年 案宋史
云與祖坐作程瑀論語序請瑀
望編管部州以此書惡之乃爲
者爲其早以此廣與祖以此其
書爲寬始加恤與平生論者最
多有春秋本有二十卷
周易義二十卷易考異十卷古
今易總志三卷論語
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
說一卷聖賢眼目一卷
補注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證年
譜各一卷注黃庭內外
經二卷編次關甲譜論一卷其
說論語注楚詞近世傳
講宋慈多采之從兒造

造字彙彙攷政和戊戌上舍第授蘇州彭縣尉方臘起
睦州連陷郡縣睦彭爲近造與浙門尉王季淵分據
險阻造據俠原嶺寇至輒復而來者相繼懼不能免則
以書遺其家使問道親以歸而身當其衝城知不可
破乃引兵三千攻季淵所據安坑嶺季淵道走造不得
已得引所部與賊相持賊不敢迫會賊守不察以安坑

失守爲造罪遂繫之而遣他將拒戰賊大喜他將旋敗
明日賊入城首出公於獄擊殺之曰是復能拒戰者則
者泣下賊平弟遠幼得其事於彭之故吏與醜歸奔
亦于朝宣和六年冬詔故迪功郎洪造夫士有志身死
國而功弗白于當世者朕悼之乃交言爾以寡擊衆勢
不摧歸從吏訊卒獲賊手有司驗實如章是用繼以通
籍之秩而祿其子庶幾明爾忠憤之志而天下忘身殉
國之士亦可以少仰矣後有知款茲無戮可特贈進
直郎與一子將仕郎

道念東錄其親者三人又考東弟所著行狀今行經
稱官其自服親一人均與此書仍官其子互異今行經
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案盡忠忠建炎三年
四月日皇帝幸道由京
口之丹陽縣知政事王綽奏太學生陳東以言粹粹臣
被誅此其鄉里上謂賜錢五十萬又五月四日辛巳上
次鎮江學士陳東請賜錢五十萬又五月四日辛巳上
命有司祭陳東之祭又謂宰臣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
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合有司致祭卿等更郵其
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
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
之已貶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
郎祕閣修撰朝奉大夫一統志稱追贈諡議大夫與此書贈
行狀不及諡議大夫更與兩齋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
之贈當以此書為證更與兩齋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
王綱中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
臣以為良臣身荷美名君赫顯號忠臣已厲禍誅君陷
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有意于為良臣乎由朕不德使
汝不幸不得為良臣也雖然汝固不得已不失為忠順
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
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
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
歎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為得代言之義

京口耆舊傳卷五

五 傳 惟 聖 道 者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姿稟渾厚志向冲雅不肯自同
流俗少時以所居僻左無學問之益惟慕交文士喜收
法書作字清道動按古法鄉里推為好事年過知命得
友曰都師中館致其家師中為言當世問學惟侍講朱
公憲得其正時朱方講道建陽胡然棄家往從之朱亦
閱其年高念其來遠嘉其質厚為之盡心自顏子之克
已符子之守約書之所為人心道心皆與之反投明辨
由是遂得操心之要既歸乃屏習一切從事於為己
之學又以其餘力收伊洛諸書日涵泳其間有問者

舉以告之一時士友聞風興起蓋自南渡而伊洛之傳
萃于南方近世宗工大儒相望於湖湘浙東江西而尤
盛於福建惟浙西之士家自為學樹居浙浙之見聞
尤隘於後來嚮方不迷實自從周始其家聚族而居一
夕盜入於室睥睨久之知為從周所居謂其徒曰毋驚
此公即轉而之他朱公聞之以為忠信可行縶縶於此
見之享年六十有二以慶元丙辰卒葬所居呂城東南五里
孫時升字子亨丹陽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主泰
州如皋簿後授保定軍省罷為杭州刑曹榷值方臘作
亂而其誅謀甚眾悉平反之訊因不委吾史杭人有訟
戚願送孫孫獄訟為清改秩知江甯府上元縣簽書郎
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就知金壇縣不赴知建康府句
容縣其為縣也事之細大必親或病其時時升曰君謂
王衍為何如人吾為親民官當事與民接若徒拱手
清談免者眾矣上元有從臣不輸賦賦仰役戶代輸時
升捕擊其人正其罪俾盡輸所負自是鄉鄰無賦賦
當聚歛之後取民無時升平其樂量邑懼呼通判
涇州還遂告老時升為吏明敏精練平居自奉儉薄出
人無僮僕或問之指鄉民曰吾固與若等也性直諒中
無險巇有不盡言如茹物不下故舊貴者輒不見建炎
後據家數百指獨全晚以田園自娛預治棺舍除家地
年七十有四無疾而終人以為賢德之報

王揚英字昭祖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主處州遂
昌簿建康四年辟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又
為太常博士遷祕書省著作任郎中與前開禧議揚
揚英作此書在八年之四月
後十年之前與開禧五年十年朝廷欲依元豐舊制
以史館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應揚英

京口耆舊傳卷五

六 傳 惟 聖 道 者

京口耆舊傳卷五

六 傳 惟 聖 道 者

以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乞仍以國史目日歷所為
首從之上中興聖德廟中興十歲上嘉之遷著作郎兼
權吏部郎中案中興開禧揚英以紹興十二年二月
力言在任郎中權吏部郎中揚英以紹興十二年二月
部可與開禧五年為浙東安撫司參謀官秋滿知泰
州加直祕閣知眉州開禧後合兩郡士子皆勤於學刻
石紀成就除成都府路轉運通判官木上報罷歸岳湖
濱之居勝曰練水草堂遺其間以壽自終

張綱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紹興五年二月為殿
中侍御史嘗論新除主簿馬軍王璣討賊無功乞正其
罪

郭珣字通壽丹陽人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終揚州州
學教授初建炎戊申高宗駐蹕維揚未幾兵火非邑
全盛四方冠蓋開委珣珣適以故抵維揚與向子固避
遁子固時方赴調共榻天甯寺佛殿之側夜半向忽呼
珣珣覺而語云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指荆榛瓦礫
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相迎皆滿室可憐
公亦衣綠袍於眾客中不可曉也已而金人南侵六飛
渡江城之內外悉遭焚蕩又數年珣始登第既第後
數年之官維揚子固適來為帥珣珣遂於郊外悉與夢
合相與感歎信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為也

鍾蔭之字仲山丹陽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越州
淮陰尉改尉喻軍教授喻當南北之衝每歲賞餼使
客多中貴人往來郡將率厚屬迎合以為常將之不往
曰非吾職也問者多其得體地並恐學徒不至將之訓
飭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再調泰州教授當卒已
壬午敵人蹂躪之餘學舍傾圮請于部使者一新之可
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賦詩盡荷就近六

足若第以應銓格將之笑曰富貴在天是固可以人力計耶復授常州教授選滯者七年常故多主而校官失職賢者雜糅善士以入學為恥將之取之以文腐之以行而懲其不率者士以類至風俗為之一變學田占於巨室累政不敢問將之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秩令解印去郡將楊萬里謂是宜於師儒力備俟代將之亦恬然於進退不復計淹連代還周益必大知政欲旌請退以厲風俗俾免作邑監左藏庫蓋將用矣會援例者眾將之謂不可以廢法即退就部注知和州歷揚縣

京口耆舊傳卷五 九 陽維堂叢書

陽成卒數千屯田卒二千軍民錯居易以失和將之皆自得其心至那先上屯田數千朝凡五百頃軍校積於廣古談曰頃畝不足諸司撥縣增撥前合懼罪則括民田之寬剩者以充數軍校猶不惟謂虧五之一請司督責無已時將之力疏其實以為淮田之寬剩不特應陽在在之況今寬剩之田皆耕成熟即非荒閒若欲盡奪其贏以供軍合自去而己不忍為也事以是止通判滁州值歲大歉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飢旁郡有凶饑者累年將之奉檄一問知其冤戚械出之問者駭愕已而正囚果獲人服其明自餘歸度地所居之南蘇松竹為終焉計以疾卒案劉汝坤大夫墓誌銘完勉之在不得已也朝遇扶而歸道將之以長厚稱於鄉里以廉靖聞於縉紳在毗陵得楊萬里為守相與於文字間故文益工在滁陽值檢詳石公宗照為守相與講究仁義道德之旨故理益明弟宜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終於惠民樂局

京口耆舊傳卷五 二 陽維堂叢書

陵而草東風葉湘湘而著正符以窮故通以晦故明論次所為文名歸集聖任長於集古人句作集句調笑甚工宜和問管經御覽

京口耆舊傳卷五 譚豐五生復校

京口耆舊傳

卷六

- 姚闢
- 張諤
- 陳元子原度等
- 蔣猷
- 丁權 族孫可久
- 張慈
- 王厚

京口耆舊傳卷六 一 陽維堂叢書

姚闢字子張金壇人祖宗朝士尚詞章闢獨究心六經義有未安必求其是早從歐陽公修學問亦以家近往來金陵從王安石質疑故修作獲麟詩贈之有曰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竹為之說問者未免疑而子獨曰然有知塊應儀又曰子昔已好古此經常手持起然出眾見不為俗牽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則以春秋受知於修者也修又手書答之云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謬其功施後世庶非止效俗儒者述求一時之名而已此則以禮記受知於修者也修答雋千之書令其看闢詩說錢山長處則闢又嘗以詩請益於修安石答闢書云觀所為文于理悖焉者希聞論眾經有所開發又曰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則古之蹈遺者將無以出足下上則所與安石反覆者殆諸經握皇祐元年進士第授陳州項城令一時名士多慕與之交其主項城也解符詩云膠西夫子近之官坐對春秋討隱極自注云子張善春秋先是朝廷置局編修禮書嘉祐二年祕閣校理張洵奏禮官祠祭齋宿及預他局請擇州縣幕職官文學精熟者三人專置局編

京口耆舊傳卷六 二 陽維堂叢書

募於是聞與蘇洵二人奉詔尋又以知制誥張璠奏命
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至治平三年九月修奏書成詔
以太常因革禮為名...
明年春授屯田員外郎...
關隴從之游琦集中有送關南歸詩所謂有客軒然...
義高直白雖陽...
縣唐安鄉石門于之原內翰蘇賦以詩哭之云京口年
來者舊哀高入淪踐路悲空聞草曳一經在不見恬
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道遙御恨去官遲七年一
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其為諸公推重如此中更
兵亂遺文散失惟詩六百餘首鄉人多傳重之族弟夢
升嘉祐間同五經出身官至殿中丞曰存許將勝進士
出身族姪曰純孟馬清勝進士出身時為縣者皆稱長
官二人葬金壇至今人呼曰姚長官墳夢升之後虞卿
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位不達闕之後曰愈嘗為御史中
丞以徙居不載

京口耆舊傳 卷六

張為衛尉寺丞見之曰君能湖南官貧不能歸今立另
擇便地以規廢入湖洛相去千里而伊陽又洛之窮邑
也君何就焉君曰曰固也某以詩賦經義七上於禮部
僅乃一得酸寒羸旅憔悴困死之日久方是時私竊自
念以為發服持版號稱名士足矣今幸得官又以舉者
名在尚書選係雖薄足以自活地雖遠不徒行也人豈
不自知使有不第尚當苦書挑徒呻吟嗚呼以求斗升
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夫有求適獲求之不已常
物之情豈有既乎乎愧其言元符二年到任未幾卒諡
四 傳雅堂叢書

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
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音樂也一夕不行則生
理贖已矣二子感憐而自勉晨夜不休元亦獎勵有
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廓為監司度陞朝元
尚無恙累陞朝散郎而彥明之子城亦擢進士第餘孫
數出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豔蘇公
賦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
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
四八元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皆見所不知何
人也鄉公浩以序送其孫瑛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
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于有餘
里若寒飢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前不知幾人仁
義之聲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博超操堅正前
冠登第盛年如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
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
蓋浩作序時元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元
二子曰廓曰度諸孫之著曰城曰瑛曰璣元孫從
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象

京口耆舊傳 卷六

大名帥決河人擅州故道以紓魏惠滙人大恐公爲之增隄峻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

京口耆舊傳卷六

外召還中無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文雜說合三十卷子...

度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三年進士第... 放辨度數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薦進之...

石羨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輒除去使僅及領而止曰無甯計一身之私而爲方來之害選爲鴻臚寺丞...

京口耆舊傳卷六

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 關子行遠齋常願允文授簡都堂俾述所以於是...

京口耆舊傳卷六

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命削鄂兩軍分地而守權均力敵各行其說迄無成功...

淳熙中樞幸祕閣進詩百韻上皆嘉獎之周公必大爲作嘉誌

序字彥育元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君庠諱少卿知能以能詩開序皆與之游...

京口耆舊傳卷六

卒自號聖居上行詩集... 淳熙間至之官不忍違其親中道復歸欲遂可親...

京口耆舊傳卷六

長若一蓋古君子云... 蔣猷字冠權元豐八年進士第主武進...

蘇軾云世... 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也... 主承望大臣為才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取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言六察崇南中內侍台獨乞不隸獻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六察何也即以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開上寢其奏極論不可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 京口耆舊傳卷六

京口耆舊傳 卷六

名美財進奉後苑造作乞重典... 京口耆舊傳卷六... 丁惟字口基金道人唐末兵亂世為金坊守將六世祖... 京口耆舊傳卷六

京口耆舊傳 卷六

舉學事知汀州卒在河北時俾其家築室所居之南以... 京口耆舊傳卷六... 河北民力節中都財用且乞久專運使之任皆當時急務上納其言且戒之曰卿在小官中每與監司爭議事... 京口耆舊傳卷六

京口耆舊傳 卷六

京陽上靖恩莫不靜治民田... 又起清河兩岸... 年果還北流復九縣... 奇哉省調夫二十五萬... 直堤又得民田六千六百六十餘頃... 卒無虞郡人德之秩滿代去... 已有旨再任壽除南外丞... 子並領河防宜和元年七月... 以開昌齡幼慈張皇有旨... 委官授按如慈言即日復... 器少監仍編類河防等... 中率充役公卿貴戚近習... 左丞王安中宣撫河北河... 北燕山府路計度轉運副... 運慈言河北根本之地... 朝廷置不問郭藥師以... 馬守忠津為王室之衛... 朔諸郡城守日久軍需... 除尚書戶部侍郎欽宗... 人北歸應陳備禦之策... 奉祠歸官論使神師... 朔遂除龍圖閣直學士... 人驅掠之禍挺身而... 示賊皆得善達李公... 衛之民以為運卒慈曰... 夫

京口舊傳卷六

夫

有免夫錢名為歲輸水... 咫尺之符許令移用... 自是河北河東敵騎... 從曰若張公招我則... 敵兵逼京城盡召天... 以大名尹趙野領之... 白晝剽劫殺少尹... 府門謀曰得張侍郎... 副使張益謙等堅請... 委曲曉諭取其為倡... 學保甲即歸聚落不... 自魏縣渡河鉦鼓之... 嚴守備賊攻西北急... 三領賊知不可破引... 怒以相金人往來之... 野一日稱疾欲自以... 授之器械兵甲厚犒... 二月此書賊野將兵... 總管趙野人接著時... 大

京口舊傳卷六

夫

御而大元帥府檄慈... 康殿學士大名尹兼... 始下欽宗蠲書起兵... 州宗澤舉兵入援得... 之父老遮道泣請... 不可則請於大元帥... 發大名此書慈與野... 大名如東平此書慈... 路勤王禮云若將送... 濟州州州州州州州... 夫

京口舊傳卷六

夫

私兼濟大率類此已... 兵邀敵歸路雖常有... 元帥南濟鄆間累表... 召既入對首言帝王... 忠邪思邪判則治亂... 告制者上皆知之... 之巡社協力以衛... 唐府兵遺制無事... 兵之實而無養兵之... 樞密院事仍專一... 值老知樞密院事... 止後二十餘日... 此書詳著互異... 宰相職也慈頓首... 舊凡張虛名以... 書左丞乞開講筵... 要謂慈臣不可使... 用權慈得其印本... 愚以立政本戚里... 夫

京口舊傳卷六

夫

深州德州... 州州州州州州... 夫

京口舊傳卷六

夫

夫

正會罷辟雍改太學博士除祿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尚書戶部右曹員外郎會復石曹亦復京城之變流離在外建炎中差知宿州復值御營司差王進攝守罷奉嗣紹興二年差淮西提舉茶鹽事未上改知廣德軍任滿差充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在任除直祿開知廬州尋准尚書省劄子依舊充參謀官未幾兼都督行府轉運判官非提攝屯田公事六年差知宣州七年差知和州皆那果上十年奉祠十三年以言者差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十四年再奉祠卒健有能詩聲方未遇時與秦檜遇於金陵年少氣盛不能相下以是坐廢

王激字彥輔金壇人太觀三年登進士第為江甯府句容縣尉時江賊盤據洲島掠舟民旅不遁郡檄激及鄰邑尉會合諸寨兵收捕而督以郡官激度賊營皆亡命非可力勝乃別其卒為二俾強弱者某之輕舟而前伏於別浦期以甲夜舉火向賊比夜舉火賊以為官軍且至盡銳以出激以巨艦載壯勇乘其後兩陣之間金鼓交震賊進退失據倉皇不知所為悉就擒送明同列猶有未知者因相率逆街上方而督捕官已以實

問激遂以賞改官激意不自安欲僅改初品官而推餘賞於同列不報會令闕當路就時民安其政時茅山道士劉混康質請之介中貴以于時好奉詔與元符萬官宮縣供土木之役稍愆期則斥辱隨至激以義折之民賴以寬混康死勸喪山南當道築亭設守守護一日有樵者斫其下守卒禁以告激曰安可以一死道士故妨吾往來之人即釋樵夫杖守者且械以徇自是其黨穢氣不敢肆橫秩滿差通判歙州甫就道而卒弟尚友字必先用累舉恩出官監臨安府稅院吉州龍

泉丞龍泉素雅治尚友通綠色民宜之秩滿民相率走請臺借部使者察其誠開請朝遂西再任秩滿辟贛州與國令不就遂歸老從弟資深游太學升上舍以易學為時所宗既免官歸會常潤合兩州開舉場蔡從強令入試亦占首選與徵同入對大廷中乙科以廩疾不候驗明而歸臥病積年政和七年卒族姪維字唐傑推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終黃陂令族孫康字伯詩有孝行嘗論金壇水利謂洮湖舊有八十一浦口實受荆城延陵丁角薛步四源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淤塞

不道盡訪舊蹟淺而深之下流無壅則水不為害人以為當晚以特恩授鄂州咸陽縣尉未上面卒即今岳陽諸王之族
杜必強字弱翁金壇人擢太觀三年進士第授婺州南溪尉用賞改秩調太平州繁昌縣丞知處州麗水縣坐方臘寇境內守備不整罷官和五年差知明州奉化縣建炎二年差知湖州武康縣皆有治聲紹興三年差知紹興府會稽縣未上有薦者傳旨召赴行在除大常丞六年除尚書兵部員外郎七年七月移度支員外郎上言問庶務間有警蓋冊臣入觀敵人乘間渡淮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必有奸人陰間以誘我師愿招諸將委以實問毋有所諱上感悟即詔開都督府丁外艱

十年九月除刑部郎官十一月除有司郎中罷歸起知常州與僚引引嫌俱罷未幾卒
張念字處文金壇人政和二年擢進士甲科五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入朝歷學官紹興初為中書舍人罷未幾

卒念平日制行欲平不為苟異靖康間陳公東上書歷抵時政念非之以為君子思不出其位東以言得罪念為賦挽詞有勇期探虎穴狂乃犯龍鱗之句紹興初權幸京口思東之忠贈恤有加而念願於此時以順百難議者以是知制行之難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幼無兼侍父以家務委之書躬幹盡夜則讀書以舉首官辟雍升太學試內舍上舍皆第一政和四年釋褐授承事郎主音宣諭張綱三首首選可特除學官蔡京與司文柄者不協後累月始除辟雍正明年除國子監時蔡京用事士無大小皆出其門網初賜第旅進一見後絕不往六年除辟雍博士召對首論用人當別邪正不然恐小人得志邀功生事又論奢侈之弊山人主躬行不至皆切時病上改容嘉納除祿書省校書郎明年罷奉祠宣和二年依元豐法并祠祿罷三年再除校書郎兼修國朝會要朝廷遣童貫蔡攸宣撫朔方綱上疏引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以諫不報童貫怒詔綱罷去居四月命綱不可此書又張綱上疏云請除者作佐郎五年為

屯山員外郎時主輔秉政綱疾之雖同寮以職事見亦托疾不往一日上取班簿指綱名謂輔曰此人馳譽文場行實相稱可與近上差遣輔尼不行七年改司勳員外郎其冬北敵渝平兵及畿甸率同列晝夜乘城比解嚴乘城者遷秩獨愧不受靖康元年欲登極以親疾巧歸除兩浙路提點刑獄辭上宜諭知卿不阿權貴操守方嚴比歸兩浙旬即頒詔命大臣傳上意欲以長風慮力辭得請及聞一聖北狩遂移病棄官建炎元年高宗登極駕幸維揚召木行再除兩浙提刑紹興二

京口舊傳卷七

年改江東以戎馬初息民瘼未蘇倘部多所能行
州郡常饑饉不受公廩所列什器亦全而歸之召爲
左司郎中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
月除起居舍人五月除中書舍人兵興以來史事久廢
詔趣論議而祕書權輿閣會稽失建言之依祖宗故事
委大臣兼領遂爲定制四年除給事中中書制以兼作
恩凡核有勤勞者皆不得騁人服其公兵荒之餘民若
衣食奪攘以爲口募事定而仇怨告訢無已時綱奏乞
截日蔽因後有告者勿受報下威欣然若更生會成卒

京口耆舊傳卷七

六

有奉文書至瑞昌縣者枯勢爲令所因主帥詆之令坐
罷綱直命掩不報自以不得職可祠提舉江州太平觀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綱丁內外報執喪盡禮奉檜雅知
綱賢數從所親問無恙且怪絕弗道問所親馳報綱不
答越歲又詢及之所親懼之曰縱不求福安可得福
綱曰吾不幸值王蔡用事尚不爲屈今爾身已衰俯
首何爲卒弗與通尋上章請老二十五年檢發上躬覽
萬幾圖任舊人不閱月落致仕召赴行在除吏部侍郎
尋兼給事中二十六年正月兼侍讀尋權上侍一月權

吏部尚書五月金國質生辰使敬嗣時人見奉詔館伴
嗣謂其副曰我自幼聞此公姓名今尙在耶執禮恭
甚詳出東方詔士庶實封言事宋本紀註出東方時
矣與此書所云出東方異東方或爲東井也出西方
候又木紀不書東直言此書是補本紀之闕由是言
者恨衆綱言不可不廣懸言不可不蓋恐疎遠
之人銳於納忠有繼出新意取便一時而悠久有弊上
嘉歎尋除中大夫參知政事時其子堅已爲國子監簿
詔請罷任予嗣以革近世大臣進任子弟之弊自是宰
執子弟皆引嫌初泰裕以嚴刑峻法鉅天下更化以後

京口耆舊傳 卷七

七

復以郊恩官其弟繼又念付祖之後惟一人未仕亦以

務行寬恤綱以頒降重復官吏不能盡行且慮其闕或
自相戾乃建議令有司刪煩擗要得八十餘事鑊版宣
示由是德意下達武政期年政事多所建明必歸功同
列人物多所論薦必歸恩君上以褒焉歸章相繼五上
上察其誠乃曰卿先朝老臣出處可觀今之求去蓋欲
全進退之節豈可以朕故妨卿然卿筋力尙壯當爲朕
隊理一郡綱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能者宜勉爲朕
行以彰朕體親大臣之意遂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陞
辭之日問異日所以爲治之要其悉且曰舊德去朝相
見無日意悽然不憚既下殿仍宜坐賜茶至浙江亭登
舟矣復遣中使賜御札一封翅犀帶一條蓋自秦檜當
國接同己者爲執政稍逼已則斥遠之故有朝爲執政
而暮若放人者比公之去上恩繆繼而一時縉紳上自
宰執下至百執事皆送別江上冠蓋之盛南渡所未有
至發奉行寬大惟恐不及木州歲以絳羅輪內庫進貢
重積綱奏除之又增大禮買羅之直民迄今被賜在郡
接令受祿發境工於織羅比歸家人不識尺寸既數月
曰可以休矣遂上印還家築亭曰喜歸一時名士多形

京口耆舊傳卷七

六

賦詠三十一年上幸建康道出京口朝於行在所上慰

勞加厚孝宗受禪復召赴闕用辭乃免詔所在常加存
問乃賜羊酒乾道二年以疾薨年八十四有華陽集四
十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
卷問見錄五卷瀛洲唱和八卷而書解尤爲時所尚業
書者必稽焉綱篤行君子事親孝親沒追慕自首不喪
祖母在堂再乞以妻恩回授初邵任子以奏叔父既謝
事許上其子若孫三人奉養從從姪有既受命而天者
復以郊恩官其弟繼又念付祖之後惟一人未仕亦以

郊恩奏之其意爲己之祿秩皆先世之澤故欲與先世
之後共之自起家至貴田不加益曰先世之業能保守
足矣何以多爲居母喪時有殺千餘盡以資貧民既而
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編黃之費若施子足以資冥福亦
庶幾矣子堅孫登

京口耆舊傳卷七

九

東上時以爲榮引嫌改國子監簿會綱曾參大政邊界

祠祿語見綱傳綱解政除太常寺簿數月以親喪論通
判建康府闕手復祠連丁內艱奉禮無違服闕除將
作監承改添差通判常州秩滿差提舉福建市舶陞節
之日上應言船司之弊且問經書所先對曰臣敢不率
之以身繩之以法上稱善明日宣諭宰臣爲選選得人
到任一以嚴自律治藥須乳香亦畏不敢市朝廷咸降
經總制錢及度牒博買乳香數常不足堅請權貨務自
令變賣乳香並置錢十之三專充本錢自是本錢有餘
船商無滯三佛齊番首致生銅求造瓦於泉州歸以備
佛寺朝廷從之堅言欲並緣以洩銅實詔以銅還之
船商備服以勞加直祕閣故事船司任還不該奏對上
問船司治績特令內引堅奏疏謂朝廷以度牒買乳香
乳香多積無益度牒多出有害乞每歲度所積以爲
買納之數又奏乞免抽解番藥上曰卿在泉南措置船
司極齊整而物所陳當令大臣與卿商量後劉極是基
日御批付不相葉衡張某獨子甚合朕意乳香非緊要
物且欲往買卿可與詳議明白衡以堅所議入奏上大

悅進直實文聞知吳州兼提舉船司已差下提船蘇觀
候緊滿日赴上堅謂郡與船司相制兼官未便辭
極力規始得上而於陛辭之日戒以每事必與張某商
量堅閉之益感激自厲到任獨宿負勇通寇扶弱抑強
為早禱至徒行十有五里應期湖雨初起與聞閣部行
經界法獨汀潦泉以寇阻自是固循堅奏行之民以為
便而萬公多不悅從中沮止堅亦以自告丐祠除江南
路轉運判官案卷三筆云余於江西見轉運判官
江南路轉運判官在知吳州之後時方救荒擇所部廉
與卷三筆云合江西巡撫等語
明吏為局官請明於上俾局官各擇所知奉行於下故
所行無非實政又以為議所以予之不若竟所以取之
蠲所部租以石計四十三萬二千錢出稱之民持布帛
竹木果實入市並除其稅居一歲與元擇牧難其人遂
界帥節在典元教閱義士勸課農桑惟日孜孜郡境高
昂多苦旱乾有水出與各從高注下漢曹相國作三大
堰資以溉田利周四縣夏六月三堰俱壞丁夫不可驟
集而義士不可稍與堅曰擇禍莫若輕與民以廢堰而
使雨帥以捐與而罪即出伍待起義士身自督役不旬

京口耆舊傳卷七

三

日三瓶俱復民甚德之而堅以勤瘁得疾八月除戶部
郎中四拜總領事甫旬日卒

簽字君量早孤以網鹿廢入官網秉政與父堅同時引
嫌請祠網罷政告老仍丐祠歸養不調者十餘年好學
工文屢中鎖廳試主管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饒
州淳熙五年擢進士第知廣安軍不赴知興國軍池州
除湖南提舉廣西運判加直祕閣知廣州初在江東佐
知府劉公珙行荒政有勞秩滿進便宜十事孝宗嘉之
興國早結廢陂築水堰三十八所自是陂塘皆為膏腴

承平時黃河築埽市士卒之衣於與國南渡不獨反易
衣為錢資以成輸民以為病參請於朝欲除去未能則
捐公帑之贏以代下戶之輸至池州首蠲諸邑負租錢
十二萬緡米數千斛又罷無名之額八萬餘緡既田里
樂生則又減權征以惠來者新武備以戒不虞收屋僦
魚租以養士節燕游餽問以資士之薦送者湖南檢校
常平創建社倉郵水災修水利惠民有局安養有方杜
差役之紛爭許絕戶之立繼衣食皆足惠利無窮而又
以其餘問訪問名德之後如劉公安世之孫胡公宏之

京口耆舊傳卷七

三

子皆為進之以厲風俗廣西二十五郡山嶺重複道無
居人驛鋪相望動以一舍行者無所憩息人或賜死每
二驛增其一建屋鑿井植以佳木器用道傳卒募民
耕旁近田以食其利仕於額表貧不能歸者創出額錢
以資道之鹽法屢變農本交病初許客販而富商壞於
變法稅戶困於抑配及改為官販則患額太重乃計諸
郡歲實數奏以為額而蠲其送使等錢十餘萬緡至
今稱便復興安靈葉馬接李徽故贖漕運漕漕兩得其
利廣東沒入吏費以糴米得五萬斛時浙右饑有百萬
民入粟補官因勸諭富民又得四萬斛悉航海達行在
所都城雜價為之立減罷苗米餘耗凡下戶皆得合券
就整命關市無得並緣收米麥薪炭之征積廢寺產業
歲得錢三千緡米千五百斛以給士大夫之以喪歸者
其不願歸者立廣恩館以居之士之試禮部給道里費
視池陽加倍遂為定式比去猶獨屬縣負租二萬九千
餘石以他錢補之召還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過關入
對簡為尚左郎中遷右司權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兼
侍講遷兵部尚書從禮吏部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

傳講遷兵部尚書從禮吏部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以疾奉祠歸養

京口耆舊傳卷七

譚德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八

湯鵬舉 孫邦彥

譚知柔

劉公彥

褚籍

袁孚

湯鵬舉字致遠金壇人九歲從鄉先生杭夷甫受易有問於夷甫者曰貞者事之幹何謂也夷甫命諸生以意

京口耆舊傳卷八

傳雅堂

對鵬舉曰事不正不立如木無幹不生夷甫大奇之未冠入學遂貢京師試上舍第一擢政和戊戌進士第調建平分節簿轉常之晉陵丞改秩知太平州當塗縣屬郡兵倣擾官吏遇害城相戒獨不入鵬舉之門安撫使李光問其事一見如舊盡付以安集之責曰知縣在此吾無憂矣師儼以來富者餘貲而貧者不除和買和額視他邑倍徙鵬舉析物力之出於貧與產者為二欲論於朝獨以產計會梁汝嘉為戶部侍郎故嘗同僚毗陵知其賢將薦之鵬舉請以此易鵬汝嘉為之奏陳誠和買十之六追呼期集揭片紙於門無敢後者鵬舉敏快一見姓名狀貌輒記不忘咸以為神明御史劉大中問俗江東父老空縣自言邑有賢令大中上其政詔增一秩任滿召對論帝學中庸至誠之道上意嘉納差道判紹興府不旬日改知廣德軍先是敵將入境徙郡都督以避敵去而守藏吏竟沒給曰盡為敵有前政置不問郡計勿支自劫去鵬舉至而疑之未及連問有告者盡得所失亡時諸將擁兵所過騷動有道廣德者鵬舉遣人諭之曰是不卻敵報天子何擾吾百姓為坐竹主將司

京口耆舊傳 卷八

傳雅堂

金然自是兵帥亦知畏哉改知饒州政成難其代增秩

兩任以直祕閣知江州時朝廷因大將岳飛於獄其下

反側不自安有逆謀宋史岳飛及張浚亦皆下吏行

逆謀事金陀於編與宋史同王明清傳岳飛工後

首張浚反狀云浚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使使往

昂等又述所與交通人於衡州下肆得吏規筆曰今使

非昔比多以錢帛來鳴內外仍出重兵乃可以成事即

置吏於法而飭二郡台兵討蕩洞主楊再興聞之亟斂

兵歸悉還所佔地叩頭請罪一日部使持請問曰某輩

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在紹興庚辰知貢舉之後考
宋宰輔去職事以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月戊午自
史中丞除知政事八月進知樞密院事即於是年十
一月癸未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其除與能均在
丁丑下年庚辰凡二載此書乃會臺更有罪上顧宰臣
責在庚辰之後與宰輔表至異會臺更有罪上顧宰臣
曰自湯某入政府臺中事頗不理屬舉以一時臺臣皆
已所薦欲上章自劾未及發臺臣有知之者反與新進
者比而攻屬舉以資政殿學士奉祠避寇冠江江而以
采石爲重起知太平州時王權已敗李顯忠未至亮營
楊林江表震動屬舉被旨即行激厲將士人人思奮
虞允文亦至遂成采石之捷事平復請老以歸乾道初
嘉年七十有八謚敏肅屬舉去翼剛勁風采峻整故其
中外踐揚咸有威望其知貢舉場屋嚴整皆不能及云
孫邦彥俊彥

邦彥字朝美以祖蔭入官主崑山簿未上中乾道壬辰
博學宏詞科丞相虞允文一見如舊除樞密院編修官
允文宣撫四川辟充大使司幹辦公事明年允文薨方
允文之入蜀也以恢復自任所擔賞功之告白節察防
闕以下無慮數百金帛稱是比其薨也守護慎密以達
於朝邦彥實主之時孝宗銳意遠畧邦彥自負功名論
議英發上心傾向之除祕書丞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
擢左司諫兼侍講論事風生權幸側目上手書以賜稱
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始終不移及其他聖
意所疑輒以詠問御筆具藏於家使金蓮坐貶淳熙末
復故官歸鄉里其才益老朝廷將收用之未幾卒邦彥
性開爽善論樂施與少時頗有積穀盡散以拯鄉黨之
饑平時周人之急惟力是視南歸坐貧自辟乾義井云
諱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擢政和八年進士第第元至顯
承政和二年進士第與 授行州太平丞攝合久有能聲
此書政和八年五月

京口耆舊傳卷八

六

劉公彥字彥輔密人家金壇少讀書宣和六年客海州

秩滿調秦州興化合巫以術惑民知柔發其妖妄屏絕
之人服其明知江州德安縣衡州茶陵縣德安縣饒有
方民德之茶陵秩滿將去矣值盜劉資王起黃岡據險
守要官軍不能下有薦知柔善可代者奉旨往說仍以
兵從知柔曰事不辭難事君之義也聞命即行既至度
賊愚無知且其勢方張未可以空言說乃與裨校密謀
乘機掩襲遂就擒以功改秩會邵州境內武谿洞賊
常出沒爲害當路奏辟通判邵州軍州事賊聞其來相
告曰謂茶陵來矣即散去有旨召赴闕除宗正丞兼權
禮部郎官尋除刑部郎官大理少卿最後除左司郎中
未下改授祕書少監 案中外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
即此書明知柔未嘗爲祕書少監 案中外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
與五異又考元至順鎮江志亦云諱知柔終祕書少監
善合以疾卒葬縣西強塘之原生平喜爲詩尤長於絕
句如晚醉攜筇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根梅
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低昂綠樹春驕我似蓬青山氣
壓人遠山故作低眉恨好鳥能爲緩頰聲多爲人利語
號華陽居士集

京口耆舊傳卷八

七

劉公彥字彥輔密人家金壇少讀書宣和六年客海州

通判解世京家明年山東盜起進據海州朝廷遣使
招安率不生懸最後命世京行世京難之公彥請代因
直抵賊營諭以逆順賊喜聽命會辛昌宗提兵討之軍
敗身沒賊曰是賣我將殺之公彥曰嗟乎吾得從卿生
游地下死不恨賊後知不相爲謀復善遇之且願奉約
固降首領五十八人盜眾數千捨兵而農者十萬餘人
郡守錢伯言與提舉常平滯其責上其功勳授常州文
學士 案中外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
學士 案中外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
海州 案中外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

京口耆舊傳卷八

九

會敵據海州時抄掠東海賊死職以拒公彥因說彥

先曰公等本朝廷軍馬僅一攻海州他無大過今數與
敵戰勝不爲功敗則身死而又軍無見糧雖勝亦支計
無抽於此者今楚國方急爲公等計莫若出舟師解楚
之圍朝廷拾遺錄功賞未可量彥先感憤奏軍聽命
至楚一戰敵敵鎮撫使起立便衣改公彥宣敘即奏
彥先准陽軍鎮撫使就差公彥鎮撫司參謀官守東
海敵遺艦數百精銳萬人趨東海公彥逆知之出奇
兵與戰擒其將徐聚等十餘人盡得其舟自是數與敵

公彥知弓兵周珍者與敵通斬以徇敵不敢近城張遇
劉尚書犯海州公彥率勇士七百餘人破之城下招討
使韓世忠回自淮陽其後軍李彥先叛掠船百艘引眾
數千據東海錄復倚公彥討之公彥轉戰重傷爲城所
得環之以刃曰汝能使海州降即釋汝不然合汝肉骨
異處公彥陽許之執至城下大呼以告城中曰努力城
守賊兵無糧勢不能久賊挺刃交下公彥曰吾本討賊
乃爲賊獲今死晚矣豈復顧惜賊服其忠勇遂自斃
劫之以過東海遣人還扣城以公彥遺取其孥太子以
下泣送之妻王氏盡散其家所有曰毋以資賊獨攜二
子及孤姪行賊圍之古寺飯以麥麩公彥語王氏曰我
死汝不可辱於賊寺有井極深是汝死所也王氏曰諸
每賊召公彥王氏輒率子姪坐井旁以俟變賊以公彥
威信在人更欲托之軍事公彥以死辭一日僧衣冠十
餘輩載酒訪之欲申前請且以刃脅之指墻下小松曰
是不可用當斬去公彥不爲動因請賦松詩蓋欲以觀
其意公彥應聲曰誰植蒼官近短時青不肯雜蒿萊
他時若有風雷便拔向南山穩處栽賊知不可強而止

賊未嘗敗北通商惠工用度優優民樂其生四年敵復
圍楚州公彥與彥先率舟師破之孫村浦彥先乘勝欲
以舟師赴楚公彥謂水淺不可入不如進口彥先不從
舟膠敗績彥先死之公彥收餘軍轉戰七十餘里得歸
東海未幾詔赴行在所遂以舟千餘兵數千趨胡令采
石水軍是也紹興改元被旨屯秀州青龍鎮以防海道
賊徐誠舉眾劫掠郡守鄧根檄公彥討之誠請降收其
眾燬麾下除江東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督李進彥水
軍捕江寇首首亦流運漕不繼公彥料孫誠軍必叛密

京口耆舊傳卷八

十

為之備不數日果叛手斬誠殘餘於白茅浦江行遇
賊郭大刀餘黨李遇等三十五人眾數百盡擒之曰此
敗羣羊而之無補軍實縱之必為民害盡斬於小焦賊
邵書謀建康帥呂頤浩分遣耿進李進彥水軍討之
而以公彥提舉公彥以戰艦橫江賊不敢進乃降浙西
帥劉光世宋本紀紹興元年五月辛亥水軍統制邵書謀
未部青帥舟師至鎮江甲戌復叛已丑邵書犯江陰
軍之福山道海州鎮使李進彥中軍統制耿進彥舟師
帥劉光世討之據此則進彥進彥討書乃在書叛之前
後凡十六日此書序耿進彥進彥討書乃在書叛之前
與本紀公彥曰賊在江東而浙西此欲說計以入海
爾疏利害於光世不聽宋本紀及劉光世傳邵書謀
尤世皆降但書與本紀光世傳之今據此書不願
紀及光世傳詳書與本紀邵書至鎮江果順流而下追
捕不獲光世愧悔乃請於劾借公彥提舉水軍措置捕
賊公彥沿檄已過池州順浩被旨津發浙西公彥以前
言不用難其行頤浩貽公彥書曰公在軍中累年輸忠
竭力眾所共知今朝廷以水賊邵書侵擾浙西正賴左
右特出奇計克清大憝軍中豈可無刺蓋也公彥不得
已領軍赴鎮江順流七百餘里一日而至光世得之大
喜邵書望風請降宋本紀與元年十月已巳王冬
京口耆舊傳卷八

京口耆舊傳 卷八

十月葉夢得帥江東趙公彥歸宋本紀九月丙申葉
大使此書與十 光世不從辟公彥浙西宣撫使司幹辦
公事仍舊提舉水軍奉勅授差通判鎮江軍府事時
倉庫空虛軍無糧交相攘奪光世不能禁從得聞計公
彥曰兵以食為本無食則死人豈束手就死其叛亡固
宜困進足食足兵之計光世即檄公彥權府事調度給
之軍民安二年呂頤浩都督軍馬至鎮江前軍道亡
遣將王清追捕公彥上書曰使人捕盜不若使人不為
盜養兵之食既足為盜之心自銷頤浩事無巨細必咨
而後行制置使仇愈上殿奏公彥之功乞加召用一月
之間詔凡三下光世武人直奏云鎮江大軍屯駐若去
通判劉公彥如失劉光世左右手乃止秋八月除知真
州以宣司委公彥措置收捕海賊餘黨未赴十二月某
日以捕賊浙風江行失舟而後年五十七公彥自宣和
七年以招安買進功補官以說李彥先功轉至承議郎
自後開關兵中六七年屢行戰功未嘗受賞嘗作古歌
詩曰平生膽氣忠於國顧爾何曾照膽明蓋亦有諷其
為人剛正有大節料事明審臨機勇決期以忠義取功
名故陷賊者再而不屈妻王氏同陷賊營亦以死自誓
先公彥沒於江上子三人長曰簡易從公彥出入軍中
劉光世欲以勸士奏進功郎公彥曰兒方童稚何功效
之有奏不上次光世名之曰堯叟上一字與光世諸子
同示親之也許奏以官以父功未錄不敢受第三子德
祿育於族人劉刺史家公彥輕產重義死之日家無餘
財軍民爭致賻乃克斂以光世命就金山寺地下葬焉
王氏耐嗚呼忠義如公彥功多如公彥生不得一日離
行陣死不得一官此子孫可痛也矣可痛也

京口耆舊傳卷八

三

精籍字彥文金壇人祖庭堅字季長登元祐六年進士
第為太平州繁昌丞棄官不仕時人高其隱操籍紹興
五年擢進士第為池州青陽尉秀州崇德令改知青陽
縣事歲滿召赴行在除御史察檢法官擢監察御史明
年除工部郎中言者指為前樞密湯公鵬舉之婿能奉
祠歸老於家青陽賦稅特重鄰邑貴池上田一畝八升
青陽一斗九升中田六升下田四升青陽一斗七合幾
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以是邑為宋齊邱食邑齊邱厚
斂以自私江南平上版籍於有司以為經賦歷二百年
無能有所更定籍自為尉知其事及為縣請為當路言
之當路上其事詔以十分為率調二分半至乾道間或
申前說遂再編之發端實自籍始青陽人至今德之
袁字仲誠金壇人劉公子羽知鎮江館之門下所從
遊者即忠肅公珙也紹興十五年省試第二名實詞賦
首選授宜城尉改揚州教授以愛歸闕授常州改
秩時次諸王宮教授初令常州時知州梁仲敏適以
憂去官吏率解體字曰事上有常禮不應以去函二其
心且緩急人所有甯能忍然若路人乎獨奔走不懈為
之經紀後事繼悉曲盡送越境而後反仲敏德之官
敘未上會仲敏由諫議大夫去國陞辭上問可為諫議
者仲敏以字對即日召見除監察御史孝宗即位除右
正言時德壽宮建小人附會用事者規利百端而高宗
不之知孝宗不敢問小臣類其姓者賦宅為酒肆大開
梁康成者質主之消日張設事極煩瑣梁康成以為
不抑其初後有其焉者非所以光孝宗欲遂自發其禍
輒止字曰諫諫天子耳目事當論是非安可顧利害明
日上殿奏疎大意以為陛下以天下養何至使羣小猥

京口耆舊傳卷八

三

京口耆舊傳 卷八

三

瑣如此上怒廢去不視字手其疏不返上亦徐察其忠好謂之曰卿豈不知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乎曰臣但知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因委疏殿上而去明日出知温州事開萊康成等大懼凡所張設一切撤去未幾過宮高宗從容問言者姓名孝宗具以實對且曰所言謬妄已罷言職補外矣高宗情之曰業已補外何不優與職名是日命下除直秘閣制云古者三諫不從則去去之以義非以為高也爾拾遺諫言固攸何惡廢已而求去之果歸符之罷延閣之華茲云眷懷旌爾諒直爾其勿替於義尙勉告猷尋遷江東提刑廷議以刑侍召而卒死矣議者謂兩朝授受之疏所以煇耀史冊終始無間言者有焉

京口耆舊傳卷八

五

譚登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九

- 顧奎
- 張綬
- 侯晏
- 趙耕
- 李拱
- 趙善澤
- 劉崇慶

京口耆舊傳卷九

顧奎字應文丹徒人幼徒金壇好學篤行後進師尊之其爲人心地坦夷不立城府而著太一兵機一書凡二十篇以天道參人事極其機變自幼博涉不蓄妻子行年六十猶有嬰兒之色而所著歌詞清新綺麗散入管絃遇人無少長貌必恭氣必和而達官貴人一語不合輒拂袖去紹興中故人有位權近者念其貧會戚方統軍京口以奎托之感甫至即遣人迎致辭不往賊不得已自往謁之謝不見感慮孤根近之托則饋以酒餚綵錢各百以代幣幣奎對使者曰歸語而主吾家金壇以汝比賊故里之老幼肝膽塗地吾書生恨不食汝肉安能受遺乎使者懼不敢聽重負酒幣歸三舉禮部一入大學俱不第乾道中以時恩對大廷授迪功郎縣尉未上淳熙初年卒

張綬字彥智丹徒人後徙金壇其先自潯陽來居祖子方由進士第懸知臨瀛寇兵丹徒開封四縣尤化軍州建昌軍以太常少卿奉制奉丹徒長樂鄉王安禮爲作嘉誌績少嘗與詩僧仲殊唱酬蘇軾見而稱之以祖廕入仕爲平江府長官州臨渙尉州永城丞建康軍

京口耆舊傳卷九

節度推官改秩知廣德軍建平縣江甯府溧陽縣二邑之人皆德之以親老不樂宦宦乞監延陵鎮所居金壇距延陵無兩舍遠奉板輿往來從容祿養在苒五年蓋不知其地之僻位之卑時之久也代還權器監備再歲爲丞恬靖自守誓不登權貴之門故連歲不遷以親疾告假不候報而歸有旨放罪旋丁內艱服除通判和州依和之明年當北敵犯闕盜賊四起實攝州事時承平日久守備闕然竊聞故將王逸坐廢備寄佛境即以禮致與議城守賊至輒敗時京東西諸郡俱爲盜區獨歷陽孤城堅守聞者駭歎郡發劄王之師綬以主憂臣辱義不徒全欲提兵入觀百姓遮道不得前京城失守諸道潰兵入境動以萬計綬勉以忠義資以餼糧解以舟楫皆投戈南渡復爲善長及受代郡人詣闕丐留而願以疾得奉祠去未兩月而城陷後賊帥張遇受招赴闕時宰問張和州否遇對使此公在某等安敢輕犯其境耶朝廷熟其治行差知和州力以疾辭會錢塘軍變事定而守倖須才以緝通判杭州綬不敢辭至未兩月再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馬都監有旨不許辭避既渡采石和之土民傷感泣扶老攜幼闐境出迎既下車令不煩而民畏兵不試而盜息以疾三上祠請最後有旨以和州正賴守禦不許丐閒明年舉華南幸敵騎扣江瓜洲路絕維揚屯兵輜輳都下衆賊數萬動輒乖忤人情備恐潰將王德者亦擁眾扣城綬察其可用單騎出見與論王室之艱危握手號慟德遂感奮願効死軍費不給移用貢辦數萬條更更諫綬以身任罪眾莫得云時敵寨近在六合烏江之間而賊營張立張彥輩眾各數萬直抵城下綬與王德晝夜攻殲賊寨敵亦望

風返初明年春發王德全軍趨除緝直祕閣淮南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緝去未幾和復為鄆州所破夏四月
召赴行在陞直徽猷閣知壽春府兼管內安撫使以疾
未行秋七月改知揚州主管淮南安撫司公事時駐蹕
金陵特揚為屏翰謝難其人乃命朝臣公舉宸翰親
點其名比入對存撫甚篤且以奏疏切於事且揚之通
衢頗既受命道驅赴鎮不復過家秋八月至郡承兵火
之餘戶不滿百緝招徠有道流民膺至商旅早通冬十
一月敵帥烏珠附建康長驅入浙所至郡邑一時奔潰

明年春尼瑪哈復遣託雲貝勒等自楚進圍揚州以為
聲援朝廷知緝力不能支詔許退保鎮江而緝誓以死
守火及北門亦屹然不動敵不能克遂至真州時趙立
守楚薛慶守高郵所部皆提兵武臣難於控御緝領城
待之固不絕間以得敵之功來告即為保奏旋被上
賞以此維揚有警諸郡樂為之助夏四月烏珠回至鎮
江為韓世忠所圍宋末木社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
又考金本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廟及宋韓世忠於鎮
江不利則是烏珠已於是年三月回至鎮江為世忠所
圍矣與此者所云夏四月回至鎮江為世忠所圍互異
又考宋本紀四月甲申韓世忠討烏珠于江表金人
路歷敗之烏珠走建康西申世忠及烏珠再戰江中世
忠復獲世忠於四月再敗烏珠乃更烏珠所敗耳
金本紀於四月但書世忠敗烏珠不書烏珠之敗豈非
實明尹洙宋元史皆書世忠敗烏珠而世忠敗烏珠
為世忠所圍以考金史及諸將莫有應者惟緝自揚遣
宋元史實又為緝實矣 諸將莫有應者惟緝自揚遣

所俘獲亦不可勝計迨回陣倉猝方知緝揚尚守上意
竊歎進直實文閣郭仲威自陷平江引兵而北所遇殘
虐既渡瓜洲緝即躍出見輪以腹心仲威感其義駐
兵城下秋迄不犯七月召還朝行次毗陵緝即陷趙
立薛慶死之人於揚州城下死之九月丙辰金人攻

京口耆舊傳 卷九

楚州趙立死之據此附立之死也別由楚州之陷本不
在七月書緝緝陷立處死之并二州之陷為一事也
宋史緝以國勢之危極致疾歸臥病年遂丐休致紹
興改元疾有間除知建康府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
命入對既至宰相前期入白上曰是向知揚州人物修
倬者耶會昭憲升魁詔趣之官緝感上知益思捐軀報
效始至當敵入及寇盜蹂躪之後并邑蕭條財賦窘
績至未幾即昇城廩治官室廣儲聚以俟時巡時劉綱
王冠提軍駐外邑互相吞噬境內騷然緝至即避劉綱
於舊鎮而納王冠於城中由是二人之爭得息緝自攝
守和州時得疾後旋旋愈而頻年屢作至是復上章丐
祠亦會朝廷議置大帥於金陵十二月除提舉江州太
平觀明年九月卒葬縣西方山之原年六十三額度量
路達意氣誠篤飲酒至斗不亂與弟緝友愛甫得任子
恩即以及之有可不至於懷牒泣訴持表扣閣得旨
特依所乞緝既沒妻子猶奉治命以遺恩官緝之子早
歲連蹇不偶未嘗有滯淹之歎晚節受任於危艱之中
奮不顧身三典會府子弟皆在機幕朝廷許上守禦功
差大行賞而終不挂諸子名其間平居不問生計雖衣
食亦無餘前年陸對乃治喪袍歸而封緘曰雷以送終
竟以是效其操尚如此

京口耆舊傳卷九 六
侯曼字齊彥金壇人家世京兆萬年父恪建炎中避寇
南來紹興十四年始募居為人矜莊言動不苟字畫
勁正書為詩尤長於古樂府以風流文雅受知當世王
侯之家爭館致之任入官注徽猷閣監鎮江大軍倉門
淮東茶鹽幹辦公事行在文思院未上卒文集藏於家
崔耕字萃父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籍甚升
上舍釋經與三十年進士第 案元至順鎮江志耕經紹
興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一

年并科舉再為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
此書得之再為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
卒於官無子耕姿質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故雖場屋之
文皆有本源授徒金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李拱字應辰金壇人其先唐宗室家傳唐語數十散在
族間稍遠其李林甫姚崇宋玘諸人書名詰尾字皆肇
大墨色如新紹興十二年其族父巨源字元通由舉首
擢進士第文名盛於一時拱擢乾道五年進上乙科為
平江府常熟縣丞再調鄂州咸甯令未上丁內艱服除調
臨安府臨安丞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

京口耆舊傳卷九 七
卒於臨安 案元至順鎮江志拱登進士第淳熙十一年
安宋卒於官據此書則調臨安府丞之後始中博學宏
宏詞科後三年乃卒於臨安較至順鎮江志為加斷拱
博學強記其詞科試文該洽富瞻後來所不及臨安秩
滿且召試矣未及而卒

趙善澤字守道寓居金壇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任平江
司戶湖州錄事參軍自少莊重端慤不妄言笑未第時
貧不自聊娶妻其得錢自給出貸市人計息以自給
榜帖甫及門即盡竭之忍貧以待祿執親喪所居壁室
足不履閭閻妻疾立戶外使人問狀而已燕居獨處儼
然持敬如對賓客朋友雖見揖必恭雖小夫孺子皆
接以誠意左右圖史司馬程張氏之書不去手以劉向
列女傳等日使妹與其妻誦誦完室子孫皆有履節戒
無得預放人有言禁以俸利者輒戒門以絕鄉之先生
長者皆願與之交於朋友忠告不俟後生有過失輒自
愧恨曰得無為趙君所知耶案劉向列女傳云使君有
常友曰趙君善澤為湖州錄事參軍請介直諫夫人
常以過從之疎數驗使君之德進百每二君相與歡
於酒而醉其大也與此條相照在官廉公不私莫
奪其守而疾惡其甚都使君守見必疎然起敬平

京口耆舊傳卷九 八
上舍釋經與三十年進士第 案元至順鎮江志耕經紹
興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一

府添差司戶柴某貪濁善澤疾之反以見譴罪去為錄事三歲晝夜徹庭未嘗歸私室非休沐不請竟以是得疾卒士論惜之

劉蒙慶字茂先六世祖守節值五季亂自滄徙潤居丹陽義縣郭草堰之東邑人張博誌其墓生日新日新生昱昱生瞻字去華試將作監主簿娶刁氏學士約室弟縞之女垂死作偽語極超刻石於家南郭先生陳輔誌其墓監簿生縞字伯明入府學陞內舍吳邵氏楊密充之姪自內舍以上皆葬丹陽曰老村扶神丁義楊西內舍生杞字成德即居士之父始遷金壇葬方山之原初居士與兄嗣慶字維先齊名友愛尤篤皆以文行為鄉先生兄且死語居士曰吾家世葬丹陽而吾父金壇塋則先世之松楸又可知矣吾與汝分焉未幾兄卒於先祖改居士葬方山之麓距先塋五里居士之沒奉直大夫知吉州王公萬楹狀其行今不敢述恐累於私不足以光潛德云子宰

京口耆舊傳卷九

九

高祖瞻安定胡先生高弟主將作監簿會祖額內舍祖紀鄉貢士父蒙慶號雲茅居士用舉累恩對策集英以公贈朝奉郎公天姿剛大正直明敏仁恕其納善改過之美與利除害之志與夫取舍之分明去就之明審已見於少而為士之日嘗大書於壁曰困窮即是亨通日肯為毫釐枉尺尋蓋其超操已早定矣兩貢於鄉俱第一其就南宮也親舊餽贈郡邑資送皆不以一孔自汗登紹熙庚戌第謂建康之江南尉始至置三帙一曰受委以籍符移之至自臺府者一曰受詞以籍牒訴之關

於職守者一曰追會以籍帖引之下於鄉都者日治事已即手自句校吏不能欺而事無不理江南風盛行公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甲寅之旱帥守命救荒多所全活履履巨盜皆上其功率拒不受賞雖一命為尉毅然以百里風教自守帥守張公約舉公之詞曰學為有用事不詭隨初公與同志者嘆世道之薄相約終任不求舉獨公與上元尉朱輪顏終始不渝張公既舉公因語之曰總漕以不屑於已為疑須君及門皆具列上幸一往焉公謝曰某三年不求舉終乃求之

京口耆舊傳卷九

十

豈不內媿其心外媿其友邪況以尚書有言而許猶須某及門而發亦非特達之知矣竟不往調真州法曹掾某那倉庫皆法曹所領公出納明允雖太守不得專守有貪墨者屢延公以後堂之飲若將有所欲言酒二三行公輒辭去守將代去又為其甚盛且以家奴執事甫一酌薦書出袖間公力辭色厲言溫守竟不能私會漕司以朝旨下州責有出身任人狀稱不係偽舉不謂周程氏書方許充考試公曰平生所學謂何言可斷此狀不可得也遂獨不與差是時學禁嚴切上下迎承公知時不可任而為養不可已賦詩云錦城不似還家樂獨立津頭欲問船丁雲茅憂服除入京默觀時勢不樂仕領嶽祠以歸所至未嘗覽舉非其人雖委不辱受嘉定更化以望舊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風執政從官始書挽公公峻辭以絕於公度制置江淮屢言挽之入幕公曰君召不往知可為帥府屬辛巳之夏俄取考功題題百餘言以述其志

十一

地名塘曰漫自號漫塘病曳塘之隅有田數畝親課種藝結廬三間疎籬曲徑穴牆為門不容車馬雖設常關鄉曲親朋剝啄得通郡官行縣求見有踰牆而後得入者縣官非數四至不得見非數回見不往報謝其報謝也不乘車不具門狀惟一僕俱持刺曰邑民劉某拜見絕交中朝及四方通顯書有先施若各藏具所自號稱尊則稱丹陽監司郡守則曰部民獨章泉趙公以出處之台詩簡歲時相往來常時以經史大義授子侄合里之士友講學會課月有成規後生有賦詩者俯與唱和朋友遠方有挾富與貴離伺候信符不得見見則因其所挾而教告之志學之士執弟子禮雖辟易不敢當有可與語者充然各足其分館遇雷連不厭其久置社倉而糶估平創義後而爭訟息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但夏日食凡萬餘人而凶年免於死亡藉粟衣藥藥何拒舍之屬皆汲汲經理如己之責其病病涉某路險阻雖巨役必捐資先倡而後其事公生理素饒而見義必為有如此者他如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之類凡可以白於有司利於鄉人者亦無不為也上初即位湯注

京口耆舊傳卷九

十二

名勢除令籍田辭改通判建康府又辭除直祿閣主管仙都觀端平元年陞直寶謨且盡罷磨勘歲月使轉官案湯州集節免除直寶謨開官觀磨勘年月日第一案前三十年久住湯州地名不入考功之籍而合計在家者還磨勘歲月可以互證此未幾除奉常丞當章五上郡太守以朝旨趨行不得已勉就道

公獨與家人留居潞尉任事集近郭隔兵備之號令調給皆公主之事上聞朝廷接廣東近比以鄉郡屬公命出復寢除直敷文閣知爾爾府皆不拜進職顯奉祠玉局至寢照改元又令赴行在奏事謂諸子曰吾本以病棄官一臥三十年晚節末路少有不謹必為萬世所速死幸矣

京口耆舊傳卷九

人為之罷市葬於邑之沙壘山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自遠來會者至無所館士祠於學農祭於社朝廷嘉其節賜諡文清實齋王公狀其行謂公有平治天下之實材有恩濟生民之盛心使寔定致之以輔爾考恭儉之資則十有七年之治必不但如今日所觀實慶元禋致之以佐今天子英偉之畧則十年水火盜賊之苗不治而自寢端平更化坐之臺閣之上則動靜有權操縱有度必能使君德治道常昭若與士大夫更始之時以其本於踐履者可以推其功以其善於家族鄉黨者可以想見其平治天下蒙齋真公銘其墓亦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付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而按乎流俗銖視軒冕隱處三十年澹如一日二公非私且誦者天下後世所視以取信云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諸錄十卷藏於家子曰符曰汝遇汝進汝明

京口耆舊傳卷九

讀堂玉生覆校

京口耆舊傳 卷九

歲時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右京口耆舊傳不著撰人名氏乾隆中修 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哀合成編釐為九卷并將宋史鎮江志漫塘類纂等書同異附載各條之下致為詳備然亦有可引申者如宋史米徽傳云卒年四十九此云卒年五十有七考米元章生於皇祐三年見米所傳謝安帖跋及岳珂獲硯帖跋至大觀元年正五十七歲若云四十九則當以元符二年卒證以元章各墨迹皆不符陳東傳詳載其別家人書云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按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凡草澤陳言無不備錄惟不載東上書日期得此可補其闕王象之輿地紀勝於鎮江人物蘇庠下云其卒也其異豈道家所云尸解者乎而此獨詳述其泚湖得疾之由因力辨曾慥序宋百家詩傳聞之誤凡此數條皆以此書為允至邵經邦宏簡錄張慙傳載其巡社之法甚詳翟汝文傳載其折高麗使事此轉未載是則紀述之文時有詳略正未可為此書嘗矣中如陳升之沈括蘇頌等凡國史有傳者但著其名不述其事頗見於嶺又卷七王萬全傳未稱子遇見科舉類意是書原址有科舉各類而後來較之觀温叔皮跋米帖引京口耆舊傳云建中靖國改元坡歸自嶺外與客遊金山有請坡題名者坡云有元章在云云今本米徽傳並無此文或此書原有殘闕未可知也近時如朱竹垞厲樊榭皆以博洽稱然經義考錄都氏絜周易變體義誤以張九成周易說義序為變體義之序宋詩紀事錄陳輔北山松粉又鴉花一首誤據若溪漁隱叢話指為題楊德蓬壁作而梁父吟諸詩亦未錄是竹垞樊榭似均未見此書者其為寶貴益可知矣付之副刊以傳之光緒乙亥

京口耆舊傳跋

編凡草澤陳言無不備錄惟不載東上書日期得此可補其闕王象之輿地紀勝於鎮江人物蘇庠下云其卒也其異豈道家所云尸解者乎而此獨詳述其泚湖得疾之由因力辨曾慥序宋百家詩傳聞之誤凡此數條皆以此書為允至邵經邦宏簡錄張慙傳載其巡社之法甚詳翟汝文傳載其折高麗使事此轉未載是則紀述之文時有詳略正未可為此書嘗矣中如陳升之沈括蘇頌等凡國史有傳者但著其名不述其事頗見於嶺又卷七王萬全傳未稱子遇見科舉類意是書原址有科舉各類而後來較之觀温叔皮跋米帖引京口耆舊傳云建中靖國改元坡歸自嶺外與客遊金山有請坡題名者坡云有元章在云云今本米徽傳並無此文或此書原有殘闕未可知也近時如朱竹垞厲樊榭皆以博洽稱然經義考錄都氏絜周易變體義誤以張九成周易說義序為變體義之序宋詩紀事錄陳輔北山松粉又鴉花一首誤據若溪漁隱叢話指為題楊德蓬壁作而梁父吟諸詩亦未錄是竹垞樊榭似均未見此書者其為寶貴益可知矣付之副刊以傳之光緒乙亥

- 一、祖父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做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住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致者亦書。
-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致，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 一、贊文之假，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藉是以發耳。
- 一、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傳野之後居清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諸傳，茲不書，唯子若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浦陽人物記標目

忠義	梅溶	梅執禮
孝友	陳太壽	何千齡
政事	鄭綺	鍾宅
	楊璇	張敦
	傅柔	傅芳
	吳傳	石純
	吳直方	趙大瀨
下卷		王萬
文學		

千房	朱隨	錢遜
何敬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業		
貞節		
嚴楠妻何道誠	嚴銘妻倪宜弟	

浦陽人物記卷上

忠義篇

嚴賓附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宋嘗不竊歎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殉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其少哉！將父兄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為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破六州五十二縣，聚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者，往往皆是梅溶以單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讎，至有拔劍殺擊格之人，而冠上如青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圖結軍民十餘萬，謀奪萬壽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閒，而梅氏一門，殺身殉義者，凡二人，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違，忘彼豈甘於顛血淋漓地，而自以為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聲之鳴，不聞其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後為安也。今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溘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能屈膝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生百年，又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南捍敵之臣，滅死城郭封疆，梅溶以之法度之臣，滅死社稷，執禮以之義生也，後茲其氣節，欲為之執禮而不可得，備書其事，可以勸不

梅密其先與入五代時有諱者始避地來滬而陽成大夫在通化者尤著密以儒受處為單州助教年七十餘...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為詳定一司...

追取其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

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新州又奪職明年徒知滁州復集英殿修撰西洛漢供縣官矣自元豐以來稱...

林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已復舊即奏免之賦雖有定數而...

開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眾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出二十萬餘人...

禮請以禁內錢肆有司凡六宮廢給皆蘇度支乃得下皆有小黃門持中批語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置者...

五

公議以賑給為名與宗室子弟密圖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奎哲聞之使境洩其謀故陽託...

世世以白面書生日之可乎哉可乎哉執禮之事尤光明俊偉是蓋無恙於俗者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

浦陽自唐天寶末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更五百餘年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

也哉嗚呼有志之士莫不於是重有感淚雖不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考舊書及諸儒之所記錄以孝...

映閱非曰何千齡別肝瘵母化成一門雖非中道亦出至性曰鍾宅惇禮行義世濟厥美延於九葉聲聞...

鍾宅縣之與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別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到股瘵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封股...

亦別肝為師方安壤者謂宅化之贊曰太竭衰廢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千齡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

于房。縣人。其先自河內來遷。父喬。有學行。尤長于文辭。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後以房貴。附大理寺丞。房為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邇學徒咸從之。游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兄立。壁。皆舉進士於鄉。弟清。亦以文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世能。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證。各展其文。一字不遺。人號為雙壁。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縱橫變通。無不如意。自以爲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而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爲文之道。世封之學於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善正書。酷類顏真卿。世多傳之。有方蒙者。嘗受學世封。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贊曰。于房論文。有曰陽開陰閉。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於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司馬遷。班固。韓愈之徒。號爲文章家。其果能易此言哉。宜其三世以文名也。謙竊慕之。庶求其文而不可多得。近過左溪山。見房之子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如蛟螭虎豹。盤擊後先。慨然想見其爲人。登高遐望。精神爲之飛動。嗚呼。數百載之下。能令人思之不置者。必有以也夫。

朱臨。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臨少穎悟。從安定胡瑗游。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或治經。或治事。各有條法。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推得之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嘆助。趙匡會三傳而取舍之。尊遠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卓有所見如此。臨初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他詩文又別有集藏於家。

贊曰。天聖慶歷間。縣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爲盛。優於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蓋其所著必有大異人者。今皆亡之。惜哉。濂幼時。尙見臨所受嘉祐書。身於吳明孫家。明孫蓋朱氏外孫。其亡亦已久。今又不知何如也。斯文存亡。尙往往如是。豈沈疇聲利者爲可恆也哉。

錢通。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通自少彌敏。記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蘇軾。府出威重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通正色爭辨。至怒罵不少。後卒如通議。轉信州。歷常其。二州。燕衛王宮三教授。通判。趙州。吏挾守爲。意。留難。訟者。常百數。通攝府事。繼二日。獄爲一空。及後爲守。蓋吏。望風。道去。除。較。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覆。覆。論。其。回。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復。言。必。用。通。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變。換。轉。運。判。官。通。與。判。官。除。害。發。獲。姦。伏。風。采。瀛。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元。年。召。爲。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官。布。撥。元。祐。姦。黨。摺。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閏。兩。月。進。中。丞。首。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李。清。臣。黃。履。及。議。者。皆。坐。罪。廢。陳。璣。與。夫。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變。亂。紹。聖。之。事。以。送。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因。已。洶。洶。乃。至。疎。遠。小。臣。謂。關。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祿。大。正。誤。恩。則。元。祐。皇。

后。遂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廢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厭之心。萬世之後。配將安所施。宜早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開然者矣。竝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世非禮之事。於是尙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益。尙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附。投。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旨。后。是。復。廢。通。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爲。崇。恩。太后。通。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淵。也。其。書。以。爲。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達。之。事。難。復。之。失。然。咸。悟。追。正。何。有。不。可。辦。疑。是。得。召。對。除。馮。淵。主。簿。蔡。京。謀。取。書。唐。通。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通。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遵。叅。之。左。轉。戶。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尙。書。兼。侍。讀。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昌。州。未。行。言。者。疏。其。罪。雖。知。昌。州。四。年。徒。宜。州。五。年。稍。復。直。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淵。自。代。謂。淵。趨。操。端。勤。古。人。與。裕。皆。建。明。典。禮。忠。義。深。遠。馮。神。款。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紱。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除。集。賢。殿。脩。撰。知。越。州。即。提。舉。江。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入。賀。赦。復。復。撰。俄。除。顯。謨。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起。爲。顯。謨。閣。直。學。士。政。和。三。年。改。述。古。殿。皆。領。宮。祠。通。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不。爲。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深。德。之。宣。和。三。年。方。臘。陷。竄。通。走。閩。路。盡。泉。寺。爲。盜。所。剽。年。七。十。二。盜。平。州。以。開。有。旨。贈。五。官。至。太。中。大。夫。與。道。表。致。仕。恩。澤。賜。銀。絹。三。百。匹。兩。通。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書。爲。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學。者。從。之。多。爲。名。儒。所。著。有。遺。文。八。十。卷。藏。於。家。子。楚。材。楚。翁。皆。承。事。郎。孫。億。年。字。伯。諱。宣。和。七。年。以。祖。蔭。入。官。乾。道。二。年。以。右。朝。請。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刑。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淳。熙。十。一。年。轉。朝。議。大。夫。卒。有。詩。號。雲。集。云。

贊曰。四朝史有云。瑤華失位而復也。太母實謂之。姑有還婦之文。母有改子之道。播之天下。合於至公。誠哉是言也。通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所循焉爾。執禮銘通之墓。歎其剛方少圓。死生負勝。其厚於揚善者哉。

何敏中字元功。世家太末。其遠祖延壽。始來遷浦陽。敏中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與梅執禮交甚洽。每有疑難。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八行及遺逸薦。敏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位卒。敏中獨行。持其喪歸。鄰州寇起。將屠。敏中攜家避山中。比鄰從者以百數。遇。敏中來者。衆相顧泣且死。敏中出告其會。會大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昔爲尉所縛。藉公一言而免。是皆有恩於我者。不可害。不可害。即命兵護出之。

朱有開字子益。縣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冬不擁爐。久之。悉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有理致。好飲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逆旅中。

再以書達之止修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焉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五子某字植叔游太學有聲中紹熙四年進士第

贊曰揚雄有言曰君子純終領聞益過檢押如敏中有聞二人是已議者以立傳之法必關大勳德則書若二人者陸陸爾庸庸爾何必累而編讀讀曰不然世之人格克自念刻削及隨苟臨患難人將甘心焉如盜賊敏中之恩庶百人而不殺者有之乎奔走州邑奴事上官望塵靡拜掃門求通唯恐不能一見如縣令丞欲請有聞而不可得者又有之乎時非三代人有小善必取會謂二人之行而可道之乎激而書之知者當識之也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恆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開五代時有名益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為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貨雄於鄉初衢憲督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為奏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歷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早及半悉捐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承指子從問計子從為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為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自命曰此輩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是地曰微公言幾敗吾事悉縱之果帖帖朴家為不編籍劍兵恥為無用之學必欲見之於事功紹興開廟堂謀道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龍見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朴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獨考畫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為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錄五卷以痛國家報侮用策之失捲捲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亮敬慕淳熙中與知縣趙汝誠有隙鄉人樓益恭遂以家俠中之從家獨州會救東歸朴於書過眼不再覽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故元寶大寶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鐘刻為證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朴之友吳克己字復之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於易旁通釋氏書多有著述朴嘗評其文汪洋恣肆如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慨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為何等語蓋克己多談內典故朴頗識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破陷太原侵軼真定攻拔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暴骨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不共戴天以洗刷國恥以克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為每被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關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實廷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後快明烈照輝後先如朴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功勳奈何姦惡乘軻有志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王業終至偏安父讎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流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戒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元英處士于千曾孫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遇文遇生貧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資生揚遠字起舉疏傳慷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發贈太中大夫揚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閉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為親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為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為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臨海上類皆悼天慄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淚如蔗一日復游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子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為遺國臣遂蓋古者文單盤越風聞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為其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泣下鳳亦泣因欲俱行人勸止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淒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沒猶屬其子構題其墓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自樵矣後關異教者數十事以擬高誦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彙稿字海父亦精於詩無愧於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淚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市者非耶鳳嘗與閩人謝翱括人吳思齊為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甥則文大祥客也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為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為嘉興丞宋亡麻衣履屨隱深山中翽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被髮狂行行嘯於野或登釣臺痛哭以醉天祥醉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羣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為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闕之不少怨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格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謬作周正知傳考建安蔡沈集傳說為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祭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破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衰衰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鞠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尚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老猶執筆刪述不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休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開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揭壺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笑擊几為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貴富也景昌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過孤姊甚戀懷鄉人有

梁之高行漢之相管登於形管之書者始以是歎雖然貞節之昭風俗之儉也便當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為貞婦貞婦之得名蓋以世之不貞者衆也漢又豈得不為其俗一慨也歟浦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者漢今得二人焉作貞節第五

何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善讀書鼓琴年十九歸縣人凌楠歸一年而楠亡遺腹產一子曰堅道融誓不再適惟晝夜教堅以學俾從陳亮游及堅能與薦書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開喜曰吾之不死待汝者欲待以見汝父於地下耳汝益勉之堅後以學聞紹興元年卒年五十一

倪宜弟縣之興賢人年二十為同里或銘妻三十而銘亡生二子泳洽甚幼銘家故貧宜弟上無所依下無所託米鹽日以不給乃飲泣織絲夜分燈股澗納榮榮在機杼間歷三十年始能養舅姑父母及夫之喪教其子成人又二十有一年乃終至治中郡使者行縣鄉老白宜弟之行當得旌門闕使者命縣上其事會有沮之者不行

贊曰婦人以貞節名謂之不幸而尚欲微旌乎旌龍朝廷事也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載於郡陽洪氏郡志者不過將郡張敦傳柔楊扶陳太鳩何千齡六人而已邑之儲先朱氏因之以撰縣志別出新意析為四門會稽李知退為縣有善政隸遺愛傳太端千齡錢遙梅執禮隸孝節傳郡敦柔扶及吳傳王萬隸名德傳寶掌祖登元明靈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人通為一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梅溶倪朴作浦陽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氏紀載既其簡略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廢辭幻學之流併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辭而於事實反多遺闕於是潛精積思稽求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開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浦陽人物記其文奮迅而或慨微婉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管仲吳山長立夫三先生為之師故其撰述往往華煥輝輝如此嗟夫浦陽之為縣不改於前而昔之人物苦希闕寂寥今則昭著林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庸非景濂氏振厲之功歟向使景濂氏不亟為之更歷百餘年顯者固若無害而弗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真品評於其間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言

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遇况又多紀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為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獲窺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濤其先居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吳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移義烏之根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子帳帳之子祥祥之子阜阜之子備備之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華之潛溪距根溪蓋三里柏之子溥溥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子即景濂氏也國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成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孝門橋不百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此以附見云至正十年八月既望經筵簡討權參贊官浦江鄭濤書於京師漢露坊中

浦陽人物記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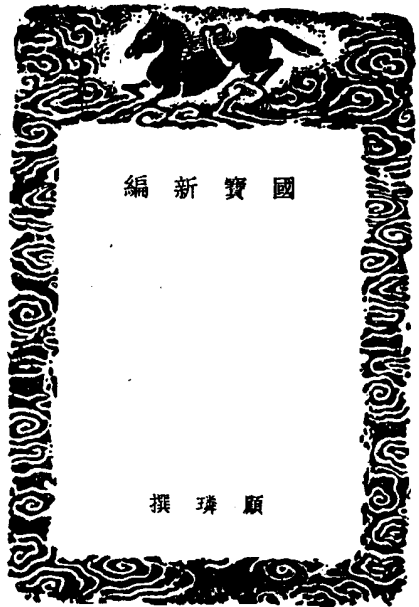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讀成之記凡二卷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簡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縣人物之盛其有繁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珊瑚犀象之珍無楠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而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發而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蓄矣柳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楠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珊瑚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當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錫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柳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讓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開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烏有是哉廉侯名阿年

八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悅懌君子者。至正十年。戴良議。

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至正元年。監縣廉侯阿年八哈。來蒞浦陽。興廢舉墜。有古循吏風。到縣未幾。即奉幣請縣人宋公景濂。氏讓浦陽人物記二卷。銳梓行世。以訓厲邑之人。於時公始自金華來。選縣之青巖山。與麟溪鄭氏比鄰。講道蓄德。却翰林之聘。隱然聲望動海內。其爲記也。本春秋褒貶之旨。暢馬班雄辯之辭。上稽正史。旁採縣經。下搜各家譜乘誌銘之作。竝其當身游歷所稔聞確見者。去取嚴而論斷核。其志將以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使讀是書者。百世之下。猶將油然而興也。今相去已四百餘年。吾浦人物。宛如晤對一堂。其爲精神志氣。苗髮畢露。又如親見景濂氏。上下評語。不激不阿。藉一邑之掌故。周舉夫物性民彝之大。與宇宙相續於不窮。非良史材而能及是乎。浦陽固浙東小邑。壤地不逾百里。昔賢稱其山川秀鬱。風俗淳樸。發而爲人物。自宜昭彰若是。然非公不能成斯記。非廉侯心存乎文獻。道切乎勸懲。又不能請公以成斯記。是固吾浦立縣以來。所一日不可少之書也。其書板刻既毀。撰志者往往離其傳文。削其序贊。折而載之。竊謂宋公文法。首尾脈絡。交相融貫。是故傳所不能備者。序以先之。序所不能盡者。贊以發之。抑揚唱歎。幾於一字不可增損。且別自成書。門弟子不編入潘溪集中。尤不可使別無完本。前邑侯吳公應台。曾全錄於志書。而近志則又多刪易。非其術矣。家兄戴襟三氏。瀛三氏。懼其久而將遂不存也。手鈔是編。商之長塘鮑以文氏。重校梓以傳。庶幾前賢遺蹟。復觀其全。且觀於人物之偉。可以知作人之法。觀於宋記之

精。可以知作文之法。觀於廉侯之舉。可以知作縣之法。一舉而三善備焉。則豈特一邑之書已哉。將綱常名教之重。所賴以維持於是乎不淺也。昔廉侯既鐫此記。豈類立五賢祠。而請先祖九靈山人爲贊。五通刻首祠壁。五賢者。陳公太錫。梅公溶。梅公執禮。王公萬。柳公貫。其事皆在記中。其贊文存九靈遺集。蓋同時之作。實與斯記精光相頡頏也。人物記後。又附錄宋進士題名一篇。邑志謂其未備。因採他書增入。自嘉祐五年。至咸淳十年。進士共三十九人。然遺漏仍所不免。如吾宗戴氏。聚族浦陽山北。宋雍熙中。有諱紹字志遠者。景德中。有諱繼字紹宗者。皆以進士授承事郎。紹與中。有諱堯民字世遠者。由進士授迪功郎。三人皆宋時進士。著於前明譜牒。而錄皆不載。蓋缺軼多矣。題名既非舊本。亦不復補列云。乾隆壬子秋七月。浦陽後學戴殿泗謹識。



國寶新編

顧璣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
國寶新編序

益罕生逝而國于悲惠施歿而莊與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秦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我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與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誤訓媿美雅頌同風有識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晏奇英妙哲方軌金駟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金陵顧頌其間墳鏗麗應莫敢軒輊又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繼之之古澹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玄敬之冲泊伯時之醇豐欽佩之馮質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會高生開篋之恩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棗校

國寶新編

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棗於茲編而有感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嘉靖丙申季冬之閏望日姑蘇袁棗撰

國寶新編序

人具天地之能曰才才者一心之精萬事之幹也鴻儒當道志士狗功學人慕言慧者創制雖鉅細異裁均以利用豈非真宰之手足生民之紀綱乎是故國家得之謂之寶朋友資之謂之澤咸有賴於弘益知才而不知愛若得几杖而棄之必失所依若子謂之聲替孱生陋劣無足比數薄遊四方投分賢哲窮被切磋僅免失墜速今齒髮摧豁索居林巖指數交知凋謝半畫暇日檢誦遺文潸然淚下豈惟感于期惠

國寶新編

施之先我實亦與嗟於邦國也所不可存者既已往矣安得不求諸言乎諸官盛業大如邵宗伯寶儲少宰嚶諸公若干人國史他日自立傳璿得以畧乃錄李子夢陽以下或仕或隱合若干人叙其名字爵里及其行業大都為一卷名亡友錄諸所無交者寔多其人不敢妄擬傳曰名譽不聞朋友之罪也矧今亡矣後死者奚可不任其責哉因即全家所得諸書與家弟河南按察副使璵論次其詩共若干篇集為一卷附諸錄後俾觀者按文思才真有得余悼慕之心焉文多不能錄非有軒輊也集成門人請更曰國寶新編遂以傳云

嘉靖丙申陽月朔旦姑蘇顧璣序

國寶新編

顧璘

名氏

丁亥十三人

江西按察副使李慶陽

陝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州祝允明

雲南參政朱應登

國子博士徐禎卿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郝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章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大學生王龍

續下二人

江西按察副使田汝耕

江西按察使周廷用

叙贊

李慶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明暢玉立傲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邪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羣晚始汎濫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危柳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風尚氣節當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翁翁希貢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閣危夫稱武功康子海脫其難祝江西學政文教變與不能與俗俯仰躬履縹緲亦負氣之過

卒使饒毀叢積積畢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數其省曾詮次至以辨獄等辭亦錯其間祇點之耳

贊曰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豈不遠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派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為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便愛作者時海陵儲公雖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冲夷人樂為交稅之不濁澄之不清眾目為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實不善事樞要遂出為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文直取含發登岸為俊斯將盡棄法程重崇質性苟為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吹噓成珠實亦八倫之傷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程異置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綠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海既濟視發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任罕知其蘊具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速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固不得其結構若義獻具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

贊曰漢隱方朔明玩祝子傲晚冠紳遊戲文史

蓄之海涯發也雲蒸騰踏蕤苑眺敢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弱雙瞳爛人切精文理不由教迪者交誠感慕賦諸扁詞青沈鬱遂闢晉宋之藩凌嶺青魏長宿驚嘆稱為文雄靈仕武皇朝秋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誠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襟襟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章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贊曰博士清資水淵斯濯遺編榮榮鳳羽麟角唯寶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則邦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參政孝友性成篤厚人理愷悌無甚刑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容謫劣卓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與斯忠信基之美特詞率彫發泉涌錦標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奔氣襲斐依興此唯芽孽然高舉潤視眈眈不為意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與以彼易此又豈媚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敘綴瞻靡森張武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參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同人天授藻心讓夫側目白璧永輝耀罪何贖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奧吏道精嚴王履戶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普清膠庠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洵洵弗仕毋亦矯枉過其正乎詩耻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虞孟如於元矣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耳下矣吾乎嚴洽浪有言創人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雖力耳毛膚焉足試乎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

隨人真凌駕千古膽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
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駭接恭不知正腐鼠等
烏能驚動之哉烏能驚動之哉

贊曰文尚已出襲乃稱賦江都奮精羣謀歷歷
言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雷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
谷松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震表飄
飄然有道遠遠舉之志好遊名山嘗入武夷馬湯峻
陔冥搜都忘內顧養病自遠遠巡即曹樂負高標始
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曰
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
道奄疽吁亦奇怪也哉

贊曰靈運樂遊嵇康慕倦超然驗封千載同然
南海孕靈陽春呈鸞鶴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
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
命有間即臨賞名勝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
巨帙又廣錄古今石遺文為金雅琳瑯集齋居蕭然
樂奉賓客啣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庭或至虛空
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文簡
古有法詩雖過兩中泊竟非俗具

贊曰詞士披華技隨雕蟲雅備皋古力紹揚雄
懸磬非貪玄酒非薄自顧充然嗜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
母至孝日有數載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遺人歸其
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
左氏馬遷為文不尚鈞棘字順語圓具有纒準詩王
盛唐蕭散遺俗展幾高卧壯窓之懷體固所綏言矣
余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
也夫善書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贊曰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
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
毀瘠卒父微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
執節屹有稜輒歷仕留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
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予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
風既成詩自為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
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為近詩
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
謂為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不捐一諾無替
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性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
事廢垣夷踈曠冥契禪理弱居厚序漫負狂名著廣
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類青谿倪公
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重爭相引援嚙如互會
竟嫌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
託與歌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
尚其辭若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素所刻僅僅
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瀟下斯滯
生藏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合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
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游貴賤
常以錢首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
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入疑其僂晚娶婦娶入司
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
備苦心所乏天才耳

贊曰宦途無施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
龍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大學卒清夷蕭曠與物無
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而不樂其溫
醇詩辭剗尚風骨擺脫輕靡陶鑄李杜汰滌情文既
正體裁復成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
進而未止學士觀其汗血可也諺曰瓊玖蚤折白石
嶽業豈不信然哉行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

贊曰有美吉人温其如玉既安孝友亦浪清濁
揚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新其大成

續下二人
田汝耕字勤甫祥符人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勁直好
義不徇俗為工任給事中持正執論糾彈不避書勢
出為江西提學副使以氣節立教繼李獻吉之後風
稜相競不墜道範官亦坐是不達詩宗漢魏文簡古
宗司馬氏力洗脂澤璠在開封迺權璠被逮赴京初
晚錦衣欲侵及止一緼袍勤甫解衣相衣又為具
單布中衣舉酒送出宣武門會何仲默崔子鍾諸君
即席賦詩相贈自製一序立沈慷慨動人其於斯世
何如哉勤甫每飲酒酣輒擊節論時事一無避匿賢
豪以此見高忌者益側目矣家食以後環堵蕭然蓬
蒿不剪人比之張仲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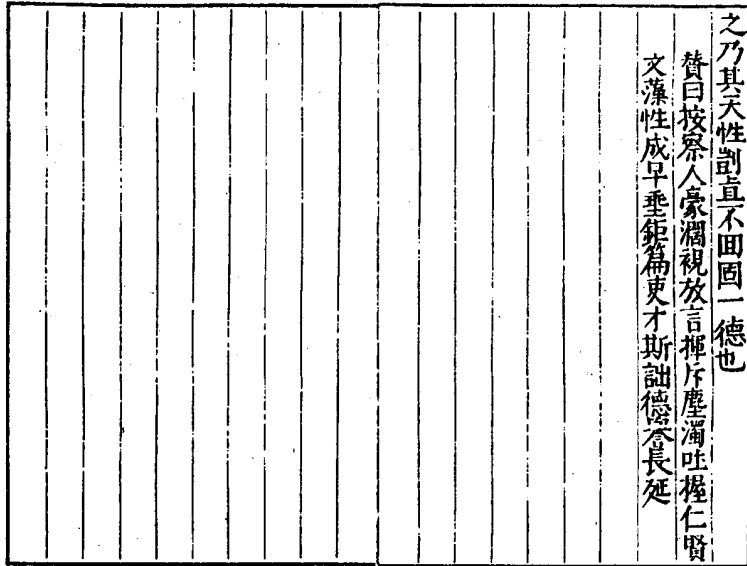
贊曰稜稜勤甫吐氣成虹象且雌伏獨翹為雄
解衣惠困古烈同風環堵終身樂茲固窮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仕至江西按察使才票超融
文鋒迅湧兼能博涉強記培滋詞本故援筆長賦爛
然成章氣個儻豪岸不宜于俗獨下意名品為御史
言事多觸時忌及為監司每不善遷合失權近意罷
官之日浚川王公在南司馬以片楮訊璠曰子賢熱
平惜哉其受知當世大人深矣有酒量飲終日不醉
或放口論諸人淺深峇不窮顧余每勸之曰阮嗣宗
不言人短長嵇叔夜服其遠害幸君子加意然卒蹈

不言之短長嵇叔夜服其遠害幸君子加意然卒蹈

之乃其天性割直不回固一德也

贊曰按察人豪濶視放言揮斥塵濁吐握仁賢
文藻性成早垂鉅篇吏才斯詡德不長延



國寶新編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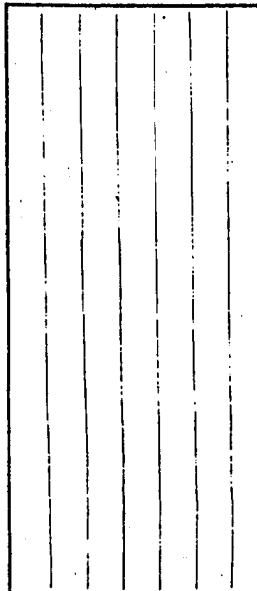
東橋顧公撰新編寄吳門俾梓以傳袁生讀而歎曰
友道之不振也久矣斯編之作激薄薄以敦道義重
文華而彰化本非空言也我明當 孝皇朝學士大
夫詞章迥邁其間雅醇和厚之文與世治躋于極盛
談者比之唐關元天寶若何李馳聲於關洛唐徐兢
秀於東吳踰歷數紀後先層疊備關山林樞文筆贊
皇猷者不可勝數誠休矣矣無以尚矣然於是竊
有感焉孔氏有言文質彬彬謂之君子夫文之盛者
安知非質之衰乎邇源沿流究其止極乃有空疎浮
衍齷牙險塞者所視甚高所趨則下乘本根而務枝
葉其造頷及不可望趨宋觀之晚唐可以思過半矣
隸公標數氏於遺帙品藻咸貞中蘊理妙余謂實錄
今之與斯文者變通趨舍實我邦家必有所折衷也
夫必有所折衷也夫
丁酉歲穀旦吳郡袁聚題于謝湖田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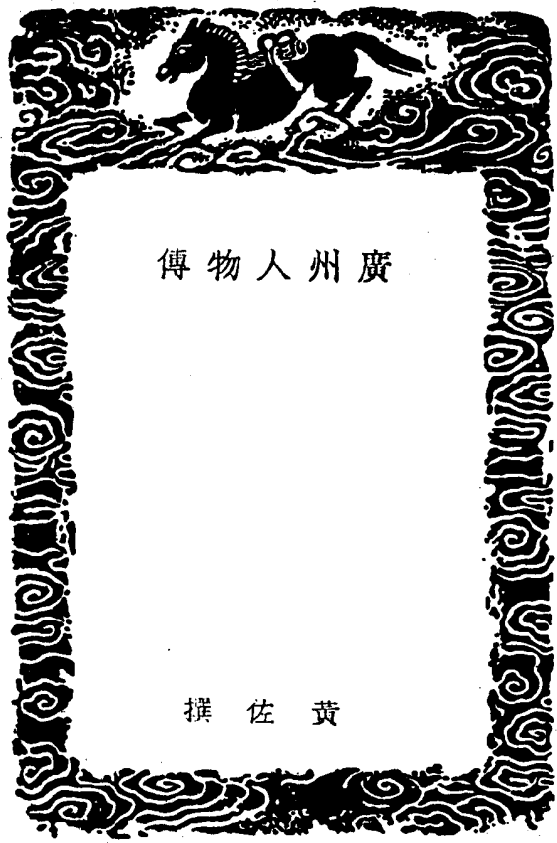
跋國寶新編後

夫懷故之情有生同抱傷才之感賢豪特深徐若不
遷蔡生已矣延陵猶掛劍於壠木文舉且引生於虎
賁殆將以表著思存庶幾刑典况乎其人之遺言爛
然而有可述者哉蓋親國寶新編而見 東橋先生
篤舊之厚取善之周也然亦已悲矣玄黃之精夾聚
而為材非其所覆必將培之乃斯人金有黼黻之章
抱干將之器竟轉軻淹沒也或拓落於四方或棲遲
乎再命或家疑負恨於來日或憂譏畏謫乎當年跡
其席珍藏寶適以煩冤推奇揚芬所緣賈豈造化

之玩才乎抑斯人之不遇哉三復斯編泫然歔歔不
知涕之無從也

嘉靖戊戌夏五月湖廣按察司僉事鄭陳東跋





廣州人物傳序

黃佐撰

廣州人物傳序

傳者史事之一而載筆立言者。恆病其難。予嘗求其故有四失焉。去取之不公也。其事經編次之失倫也。其志隱譏評之無當也。其義舛探摭之弗精也。其詞穢甚矣。傳之未易言也。遷固之書。史學之所宗也。稗官之述。則孟郭解之論。君子猶或非之。下此而失其衷。難以言信矣。余執此以觀天下之史。與夫一州一郡之所志。殆未有遜於作者。然則鄭惟忠之所聞。亦豈特在唐世然哉。廣之先賢傳。自吳陸胤始。近世以來。紀錄幾於熄矣。夫廣嶺表名都也。靈秀所鍾。發為偉異。衣冠之族。聚焉。藝文之籍。興焉。如是而使之日淪。以泯。豈有志者所忍恣邪。太史黃子才伯。權先正之久而溼也。乃為傳以表之。凡二十有四卷。余得而閱之。知黃子之精於史也。綜之羣典。以輯其逸。參之故實。以定其訛。暨前史之得失。以辨其微。遵名家之義例。以肆其指。主儒先之緒論。以要其歸。事核以審矣。志詳以章矣。義嚴以斷矣。詞賅以達矣。積之十餘年。而篇牘始就。其用意不已勤乎。取一州之所記。以覽千百載之事。若身當其時。見諸先正。相與揖讓其間。而鑄鑿無少爽者。是故風節可仰而思也。德業可考而法也。論議可誦而服也。先正之遺烈。固賴是以顯。而後賢繼興。將亦藉聲光以自壯矣。表南海者。其在於茲歟乎。余與黃子皆史官。天下所當為者。未盡於此也。而黃子先成此者。志厚鄉也。蓋嘗論之。一駭一駭之水。疏而障之。其波瀾瀾瀾。觀非不奇也。

廣州人物傳序

廣州人物傳序

然而所觀者小也。迨乎瀛海。然後為江。江道積石。然後為河。河扶桑。納蓬島。然後為海。此天下之至奇也。夫史亦猶是也。黃子之志。豈以一州之史為贊哉。示我以全且大。宜必有藏之名山石室者。而是錄之作。亦河海之濫觴焉耳。嘉靖五年陽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儒林郎明山姚深序。

二

廣州人物傳序

太史希齋黃子。志古聖賢之道。博學而精擇。間以餘力。輯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春秋等書。皆缺有間矣。散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廣州渙川等志。荒脫而不覈。正史諸傳。叛渙而無統。黃子蒐遺言。釋陰緒。泝流而導其歸。窮稅而茹其實。勒成一書。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發明其用心。以警儉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言也。嗚呼。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然者。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於天下。其得謗無以異於庸衆人。後世庸衆人。奪毗以相高。標致以相報。其得譽乃過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涇渭異形。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為。嗚呼。嗚呼。嗚呼。天者理之主。其在人曰心。曰性。曰道。道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賢者循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同神。其為名也。自與天同久。故非天之能植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天之遊民。色取仁而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恃而久存。故非天之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嗚呼。吾邦自秦漢以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僅若此。可不謂天乎。前乎此者。其天定矣。可以俟後之君子矣。嗣是而有聞者。上達為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為庸衆人。亦未可知。蓋嘗自授諸天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

廣州人物傳序

一

繼鄒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無致辨於心術之微哉翰林國史修撰後學倫以訓導

廣州人物傳凡例

- 一、先哲凡德業文章有聞者無論隱顯皆為立傳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 一、編纂之法以史志為主并旁探諸書語意貫結處稍加筆削傳後必註曰用某書修用某書某書參
- 一、自漢至元皆繁世代者所以別國朝也卷首諸目皆稱公者皆先哲也傳中不書公而直書名者法
- 一、史體也
- 一、子孫有世濟其美者皆聯書不別為目如馬持國子瞻驥李用子春叟之類
- 一、行事相類者得附書如李玉珪附何昌期之類同邑里而行事無大顯者得附書如邵安石吳萬附
- 一、黃損之類行事背戾而美惡相形者亦附書如裴澄樞附邵廷瑄之類
- 一、吳陸胤所讓廣州先賢傳多蒼梧交趾人殊不可曉今皆附書
- 一、德業隆盛者得詳書如崔濟獻公者是已張文獻公本韶產寄寓吾郡故列諸流寓而不詳書
- 一、是編作於正德初故近世諸名公有不及收者况所錄止據諸書見聞所限不無挂一漏萬之失尚
- 一、竢後日續成之云爾非敢妄有所擇也
- 一、先哲文字有錄其全篇者有錄其大略者有篇刪其句者有句刪其字者有取其意而異其詞者要

之求詞旨簡明而已此亦史家舊例也
一、諸書語涉不經暨文之不雅馴者皆芟易之如前定錄中載黃損事雖在所錄然文則非其舊矣此類是也

廣州人物傳目錄

卷第一

- 漢徵士董公正
-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 漢督郵徐公盛
- 漢尚書郎陳公盛
- 漢徵士羅公盛
-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頌
- 南宋太守鄧公魯
- 南梁刺史卓公元先
- 南梁王國常侍唐公冲
- 南梁刺史馮公盛

卷第三

- 唐刺史鄧忠襄公文選
- 唐寧國伯何公昌期
- 唐鄉先生區公庸
- 唐同平章事劉公瞻
- 唐國學生邵公端
- 唐校書郎楊公瓚
- 唐經略使何公鼎
- 唐進士張公鴻

卷第四

- 南漢尙書僕射黃公損
-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澤
-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質子
- 南漢尙書右丞鍾公允章
- 湖南副使石公文德
- 湖南巡官鄧公仲美

卷第五

- 宋刑部尙書李公廷珙
- 宋節度副使周公潛
- 宋知縣古公成之
- 宋諫議大夫邵公暉
-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 宋大理評事唐公諒

卷第六

- 宋國學生崔公暉
- 宋知州丁公礎
- 宋鄉進士黃公淵
- 宋歸正先生梁公淵
- 宋知州馬公持國
- 宋知州黃公融

二

- 宋提點刑獄廖公顯
- 宋防禦使吳公英

卷第七

-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 宋知州孔公元勳
- 宋通判吳公暉
- 宋鄉先生譚公觀
- 宋知州陳公廣延
- 宋知漢陽軍曾公機
- 宋隨如先生劉公績
- 宋州判錢公登
- 宋知錄參公齊基

卷第八

-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異之

卷第九

- 宋秘書郎溫公若春
- 宋吏部侍郎李忠簡公昂英
- 宋知縣楊公正中
- 宋推官陳公應辰
- 宋右正言郭公闡
- 宋竹隱先生李公用
- 宋太社司李公曾龜
- 宋鄉進士陳公庚

卷第十

- 宋經略安撫使張公績孫
- 宋知全州陳公大賈
- 宋兵部尙書王公道夫
- 元登洲先生區公通
-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家正
- 元象山先生張公鑑

五

五

卷第十一

東莞伯何公眞
都轉運使劉公德
知縣簡公鳳英
吏部尚書張公度
試工部尚書麥公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光
參政彭公

卷第十二

前翰林典簿孫公賈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實
教諭李公維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卷第十三

棟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
吏部主事鄧公林
樂濬先生唐公
學圃先生黃公勳
刑部郎中黃公

卷第十四

禮部左侍郎陳公
按察使周公
知府霍公
副都御使羅公亨信
知縣蕭公
府同知陳公
監察御史王公子倫

卷第十五

副都御史彭公
僉都御史盧公
按察副使陳公政
戶部左侍郎李公
參政何公
副都御史魯公
按察副使鄭公

卷第十六

翰林院檢討陳公
布政使鄭公
府同知吳公
知府張公
監察御史余公
按察使事何公
都察院都事袁公

卷第十七

忠義
宋權軍將黃公
宋贈州判伍公
宋義士熊公
贈兵馬指揮關公
義士張公

卷第十八

孝友
晉孝子黃公
宋孝子韓公
宋孝子張公道
宋孝子阮公

元孝子陳公顯孫

元孝子單公仲升

孝子梁公孟詳

義士梁公嘉生

義士譚公漢

卷第十九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道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顯甫

宋主簿林公世

宋試將作主簿劉公富

宋贈太尉廖公金鳳

宋權工部侍郎馬公南堂

元訓導周公世

參政彭公義

仲讀湯公有寄

刑部主事金公誠

卷第二十

列女

卷第二十一

方技

南齊隱士周公虛

唐道士軒轅公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顯通

錦衣衛鎮撫林公良

卷第二十二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廷用

廣州人物傳 目錄

宋景福殿使藍公顯宗

太監陳公華

卷第二十三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靖

吳功曹虞公顯

晉散騎常侍葛公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顯區

南梁太守伏公世容

南陳中庶子蕭公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華

隋上開府江公輔

唐中書侍郎崔公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判

卷第二十四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誠

宋翰林學士蘇公欽

宋參知政事陳公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公純

宋丞相文公天祥

宋丞相陸公秀夫

宋太傅張公世傑

宋尚書徐公崇仁

宋節度使蘇公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憲

前翰林庶吉士鄧公智

廣州人物傳 目錄

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為停柩於堂。殯斂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為都會。商賈浸集。貨遷易以致富。加以夷獠叢雜。習尚輕悍。鬪爭射利。未嘗知學。咸正清白。儉俗自爾。日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衆為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海太守袁宏。追想其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開于朝。有詔旌表門閭。禁禁樵牧。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漢志卷一。

贊曰。君子守道。非以自善也。蓋將以為天下用也。然必用舍之極定于中。乃可以用於天下而無憾。故時當可用。彈冠而往。非通也。苟非其時。雖整以進。非固也。東漢之季。社君昏樛。紀綱陵遲。從以臨張。鯨突之盜。競排其鼎。可謂大廈將將。風雨萃之。黨鋼諸賢。禍烈焚如。而尚可以仕乎。儉德辟難。茲其時也。董正登真。衡宇泥視。軒冕嘉遜之貞。百世所師。嗚呼。遐裔而有斯人。殆豪傑特起者哉。

鄧盛字伯直。州人也。不知其所以進。仕為補給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既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太尉馬日。彈嘉其所履服。竟即辟之。初入府為主簿。尋為太尉諸曹掾。時彭城相左向以賊獲罪。三府掾屬考驗。驗年不竟。更選盛。擢考。盛至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向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待如此。尚獨何心不以死相隨乎。即引筆具對。時人語曰。淑問得竟。皋陶鄧盛。公卿皆禮重之。後徙居蒼梧。州先賢傳。

徐徵字君求。州人也。家本勃浦。少有方直之行。持節不撓。周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為督郵。時中常侍唐衡。蒙貴京師。號為唐獨。語言無所與校也。道賓客至。若梧。頗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究笞已。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付獄。主簿守困。惡白曰。此人無故恃強。賈賈。既侵百姓。又汙婦女。徵上念明政。據刑中恥。今不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膝行奉諸貴戚。資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為人短小而果敢。世以為智過其軀。初明帝時。徵表張重仲篤者。為日南計吏。至京師。帝訝其公。慶問之曰。何郡小吏。重抗聲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嘉其善對。後至通顯。徵居嘗以重自疑云。州先賢傳。

碑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為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餽晏不至。同第人餽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聽。由是知名。後為尚書郎。習練故事。為九卿所重。故人有諷源欲通苞苴者。源絕口不答。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汙我。從此與君絕矣。從司徒上書言事。得罪廢于家。而卒。與源同時以宦業著者。有中朔黃蒙。胡字元游。為九真郡尉。性廉慎。常著布襦布袴。不事綺紈。鄉邑歎慕之。後擊狂賊有功。入為河。中相。蒙字子微。為外黃令。均已節儉。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凡聽訟一縣。稱平。當時鄰縣。蠶蟲為災。而獨外黃無有。蒙嘗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園城大治。朝本於梧人。而蒙安陸人也。吳郡陸胤。為刺史。著廣州先賢傳。各紀其事。州先賢傳。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純潔。習即知禮讓。少喪父。哀毀如成人。奉母能盡色養之道。遇寒常以身先。温被席。母乃寤。夏月必撤帳而臥。口。吾聞蚊蚋。恐去驚吾母。制行雅飭。口不挂他餐之。言足不及貴富。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明 香山黃 佐才伯撰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漢督郵徐公徵

漢尚書郎碑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就意術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詣其處。時香理道。數被辟命。若不就。遂平末。張角。袁術起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天象。知漢歷之不長。輒掩涕太息。或勸使出仕。曰。潛龍以不見為德。君子以藏寶自完。吾惟嫉時。何適相迫邪。賦性高潔。貧寒不戚。志在規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即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游。鄉閭或少為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名。不遠千里。徑來投正。正與同志。思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病篤。正呼遂字曰。德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醒視曰。

交州先賢傳 陸胤之廣州先賢傳 楊孚之南交異物志 稽含之南方草木狀 乃有補其所未備者 然皆承範權輿者也 國志 太平御覽 藝文類聚 三

贊曰 吾廣故荒 落文獻或不足于徵 幼學時思 式于古 我聞人來 諸簡義 莫之或睹也 或睹焉 特近世焉耳矣 乃博觀類書 見所謂傳志 為吾廣作者 蓋羣如也 蓋但有目焉耳矣 求諸簡義 而卒莫之或睹也 豈兵燹之後 散為煙霧 不可得邪 抑纂述之儒 世乏其儲 無以紹邪 不爾 何寥寥也 若乃王範交廣春秋 事贖詞工 昔稱之而今不傳 嗚呼 識時之通事上之忠 求心之公 亦足以芳耀於亡窮矣 郭魯字約子 世家桂陽之韶陵里 母張氏 孕魯時 咸異徵 幼爽固有至性 父思慮 嘗成邊 呼魯小字曰阿魯 吾今登途矣 歸期未可知也 魯應聲而泣 拜伏訣別 如成人 時甫四歲 世以孝童稱之 又歲餘 病死 一夕 夢人謂曰 上帝憐汝 早孤 特引汝 魯既愈 日願天願 以身代父死 未幾 計果至 殯思露時 哭踊切至 聞者皆為 齋傷 宋元徽中 舉秀才 為郡小吏 適館閣文 軼遭火 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 郡道魯進 圖至京師 宋帝以其有功 鑿與 賜錢幣 緡綵 會本郡太守缺 詔即以魯代之 魯遇異人 與語 自是精識 敏悟 預知未來事 及領職 還郡 剖決無滯 有惠澤于民 創造州城 濠橋 梁里 道無虛日 然經畫有方 民不告擾 齊永明中 卒 贈司徒 民思其德 立廟祀之 桂陽 今連州

厚元先者 南海人也 初名無名 勇力善騎射 齊末 反者四起 元先召募民兵 為鄉鄰 衛 據有番禺 梁高祖 興王日 廣州刺史李堅遣人說下之 使歸 梁 任孝恭 代堅 為書曰 昔陸賈 鼻奉定交 知於南越 長卿 故 緇夷 險於夜郎 故傳美於往書 流芳於 蓬萊 足下南中 盛族 嶺表 豪門 籍譽 既深 流芳 已 恒 但道曠 風雲 論平生 而莫即 江山 阻 衡 杯 酌 以 何 因 空 想 神 魂 徒 勞 夢 寐 僕 世 稟 威 儀 門 勒 勳 鼎 提 于 海 岳 推 轂 數 千 建 我 不 才 資 象 文 武 鴻 私 弗 替 應 茲 關 外 慶 蓋 所 臨 實 宜 慈 造 足 下 刺 舉 一 隅 同 奉 家 國 進 止 之 宜 實 俟 高 賢 得 書 即 詣 闕 降 高 祖 召 見 謂 曰 公 嘗 立 勳 業 書 森 常 業 何 無 名 乎 元 先 遂 改 名 拜 東 寧 州 刺 史 在 任 累 著 戰 伐 功 加 雲 麾 將軍 侯 景 反 元 先 與 資 化 侯 蕭 雲 討 之 擒 斬 賊 將 所向 無 前 會 元 先 卒 于 師 雲 遂 道 歸 南海 用 藝 文 類 聚

廖冲字清虛 桂陽人 博學能文 辭於經史 無所不通 傷身修行 鄉閭稱之 以儒術知名 仕梁為主簿 西曹 祭酒 時武帝好儒學 招徠天下名士 冲與焉 嘗命賦詩 稱上意 嘉賞之 湘東王之就國也 聞冲有詞藻 請以為王國常侍 上許之 王為人性猜忍 而外浮華 喜談老子 而莫知其要 冲嘗坐講 進無欲 自靜之 說以諷之 凡王所為 多所規諫 遂日見疎薄 是時帝既老 諸子又皆闇 法不法 冲私謂所親曰 根本 撥矣 天下必不能久治 吾當去 且不去 王將以結衣衣我 即浩然掛冠歸 結廬靜福山 居焉 時大同三 年也 託迹黃老 以鍊丹服氣為名 幽棲自適 不復知有塵俗事 人往訪之 見其吟眺 水石間 猛虎 修蛇 馴狎 其側 休休如也 遂真以為得道矣 陳光大二年 卒 壽九十有七 世之好事者 相傳冲白日上升 號 其地為仙翁壇 其謬如此 唐刺史府防經所居 為作碑銘 有捫蘿擢樹 瞻仰不足之嘆 且謂冲策名 金 簡 晉身 玉堂 辭阿林 學府之職 以紅霞丹 為家 鶴骨 松貌 泉 浮 谷 虛 瀉 形 人 間 天 地 無 異 蓋 扶 桑 公

陶隱居之流也 刻石山下 後人即其地為清虛觀 不復知冲為儒者矣 用 連 州 志 唐 馮融新會人 北燕偽昭成帝宏之裔也 宏為魏所敗 竄于高麗 使其子業 將三百人 浮海奔晉 因留居 番禺 融之孫也 世為羅州刺史 至融能以禮義感信 鎮其俗 汲引文華 士相與為詩歌 體中化之 蕙 蕩 之 城 弦 誦 日 聞 每 行 部 所 至 曾 會 焚 香 具 樂 望 雙 旌 而 拜 迎 者 相 望 輒 戒 其 下 曰 馮 都 老 來 矣 毋 為 不 善 以 嬰 罪 戮 都 老 但 官 長 稱 也 自 是 溪 嗣 之 間 樂 樵 蘇 而 不 羅 鋒 鑊 者 數 十 年 初 融 之 裔 政 也 雖 三 世 為 守 牧 然 他 鄉 編 旅 號 令 不 行 乃 為 其 子 高 涼 太 守 寶 婚 於 郡 大 姓 沈 氏 偃 人 始 相 率 受 約 東 融 所 以 結 人 心 者 婚 沈 氏 之 力 也 融 既 卒 郡 人 思 其 德 祀 之 隋 初 平 陳 嶺 南 共 推 沈 氏 為 主 保 境 拒 守 尋 道 其 孫 魂 以 所 部 八 州 降 附 後 交 州 刺 史 李 遷 仕 及 番 禺 王 仲 宜 之 亂 沈 氏 皆 討 平 之 累 封 至 羅 國 夫 人 贈 誠 敬 而 贈 寶 為 羅 國 公 寶 子 僕 以 功 拜 平 越 中 郎 將 先 沈 氏 卒 僕 子 參 隋 末 有 定 亂 功 統 有 嶺 南 諸 州 或 勸 自 王 參 曰 吾 居 越 五 世 矣 常 恐 忝 先 業 尚 敢 自 王 哉 武 德 中 歸 唐 授 高 州 總 管 封 越 國 公 二 子 知 藏 知 式 皆 為 刺 史 奕 葉 通 顯 鄉 邦 賴 以 為 保 障 至 參 功 業 尤 烈 自 融 而 上 墳 墓 皆 在 新 會 寶 以 後 乃 居 高 之 良 德 焉 用 南 中 一 統 志

贊曰 郭魯之孝 厚元先之勇 馮融之政教 可謂難矣 廖冲之見幾而作 可謂明且哲矣 故皆著于錄 竊 嘗怪夫江東分王 垂五百年 吾廣未有以德業著者 豈推結箕踞之風 未變 輕悍之習 尚存 故不足於 用歟 然秦關既開 華風日盛 才秀 頤然 挺生 惜所謂先賢傳者 不盡傳耳 會謂十室之邑 果無忠信者 歟 觀諸晉書 南史 其能自表見者 大都說浮虛而鮮實用 躡虛庸以貽侮辱 固亡足為吾人歎也 矧嶺 表去天萬里 或者奮昂汲引之無其階乎 史稱揚粵之俗 重土樂鄉 而不能自激 以有為 豈其然歟 經 曰 天地變化 草木蕃 天地閉 賢人隱 語曰 燕昭好馬 駿馬來庭 葉公好龍 真龍入室 信有自哉

廣州人物傳 卷第二

稱帝道使至番禺。授諸帥以偽官。文進獨不受。唐高祖武德五年。諸帥次館納款。是年四月戊寅。文進遂統所部降。高祖賜救獎勞之。即拜韶州刺史。既仕。益盡心民事。移郡治于水西。梁王蕭銑發兵攻樂昌。文進堅守。累立戰功。卒附鳳揚衛上將軍。初理郡時。嚴重有威。為吏民所畏。每戰必身先士卒。或奮臂一呼。風雲變色。軍中謠曰。鄧守輝。百夫避途。言其勇也。沒後。多著靈響。郡人為之立廟。祀于樂昌。近復配享張文獻公祠。景泰中。追諡忠義。子孫留韶。遂為始興人。又有廣州大姓馮子猷者。家有部曲。復雄于財。高元朝。每五管征討。特以為援云。唐書卷一

何昌期。陽山人。少有膂力。能制奔牛。羣兒畏之。及長。能挽二石弓。以是知名。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朝廷詔下郡邑求武士。昌期與同開李玉珪。應募郡守試之。器張超距。加人一等。乃登隸元戎。帳下時賊帥高秀崑大侵。河北震動。昌期時為裨將。與秦謀曰。秀崑故哥舒翰將也。勇悍有謀。若布陣既成。難與求勝。不如乘其未陣擊之。乃先士卒登大嶧。陷陣。賊衆披靡。遂敗之。秀崑退走。方承平日久。士氣靡。迨祿山叛。望風奔北者。十軍而九。及昌期以果敢倡。諸將皆相謂曰。南人素屬劣弱。爾可居其下乎。爭先願躍求自効。祿山之破。自秀崑之敗始也。有司上其功。上甚嘉之。累遷千牛衛上將軍。封寧國伯。昌期於兵書不甚讀。然能仗忠義。奮威武。氣蓋三軍。軍中目為何十萬。言其材勇足十萬人敵也。玉珪少以氣義雄勇。為鄉閭所欽。俾身長八尺五寸。雙手過膝。吐音洪亮如鐘。後為郭子儀部將。子儀每愛其膂力。常置左右。平安史復。兩京與有力焉。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人服其勇。諱元戎。移府卒歸。葬陽山溪下。

鄉人廟祀之。至于今不替。州志卷四

區册。南海人也。系出區治子之後。著於長沙以南。為名族。册為人喜讀書。循理。謹持雅飭。惟恐展于典則。

人樂從之遊。家徒四壁。縹緲益其間。挾卷呻吟。無少倦。時下筆為詞章。千百言。衰衰不休。自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以言宮市極論天下根本。為幸臣所說。貶陽山令。愈大儒也。以道自任。世方之孟軻。册以道喪學。絕無所依歸。遂冒險往陽山師愈。愈亦稱許之。及册歸。送之以序。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俾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篋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而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習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章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驚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禮義之說。欣然而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辯。嘉林坐石。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盞既傾。序以識別。其見重於愈者如此。二十一年。愈徵為江陵法曹。吳官吏部侍郎。文章為一代冠。册出其門。因是知名。時又有區宏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宏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宏。宏與愈周旋頗久。愈遷法曹時。宏隨至荆門。及愈入為博士。宏亦隨之。丹陽洪興。祖謂宏即册。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夫顏淵得孔子而名益著。樂正子獲教於孟軻。而造詣乎善信之域。孟軻之沒。道幾廢。誠其有明之者。漢得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唐刺史鄧忠義公文進

唐寧國伯何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册

唐同平章事劉公翬

唐國學生邵公翬

唐校書郎楊公奩

唐經略使何公邕

唐進士張公邁

鄧文進。南海人。家素雄于財。至文進。獨折節讀書。以故士之流徙者。競趨其門。文進皆館之。賓客至千餘人。因擇其勇略者。使扞鄉井。俾嗣夷狄。開風使服。役屬唯謹。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于江都。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旬月之間。衆數萬。掠地至始興。時賊帥林士宏據虔饒。兵不克進。輒輒敗。於是保有廣韶二州。歸之者如市。豪酋楊世略。據循潮。馮蓋據高羅。寧長其據。欲廢桂林諸郡。文進皆通書使。以生民為念。定盟同歸于好。百粵之境。得免於兵革者。文進之力也。無何。士宏

一人焉曰董仲舒唐得一入焉曰韓愈雖或末醇亦可謂千一之儒矣愈來洩南冊從之遊特立與起知所謂慕賢矣哉名垂不朽宜也使李賀皇甫鉞之徒皆以冊之心愈之道或者其不梟矣乎嗟乎此輩領賦倉之所以接迹於世也用海志

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崇鄰坊從事瞻奇偉有文學才思慧敏大中元年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除商州刺史累遷太常博士劉珍執政素重瞻之為人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補大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速繫宗族三百餘人瞻諭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疏固爭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誠繁老幼物議騰騰奈何以遠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不說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章保衡與路巖共譖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已有御四方之略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為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璣譏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懼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李康作詔極貶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說辨舉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傳宗即位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餽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爲章路之黨劉鄩者鳩之也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貧困者家不置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子三曰況曰鈔曰延實渭南尉右拾遺學士與史不同唐書本傳用唐書本傳通鑑道州志參攷

邵謂者唐之詩人也世本清遠人後徙曲江最後徙翁源家焉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厚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玕玳瑁象犀其產皆奇珍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瓊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厚重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瓊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善不謂之恆人也質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厚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為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為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謂與曲江公巖巖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面

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諷以晚唐一介士樓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其貴之也世傳謂頗末可異焉始謂之家食也貧且賤屈為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樽樽者三謁不應又頗指之者三謁不應乃怒慢罵之謂禮視曰唯更豈供汝樽樽者耶且顧書于祿亦易耳大夫夫當仰居人上安能俯為人役命益怒大言曰死狗背敢爾盍來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謂不為動掉臂而出握刀裁其髮者縣門矣之曰學苟不成有如髮發憤讀書固聞諸少築書室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房雙簷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謂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東髮苦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為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學華燁燁蔚然嗟乎謂之成名也由得中耿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柔之故其事君必突梯潔履以求容也其處官必狐貉鱗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僞而諛也貌則悲而詐也苟可獲富取貴無不為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礪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乎豚魚天下事無難處者而獨工為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採而符之鏤以銅金附以南鷗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爲挺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哉謂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其論政一篇曰寶哉三握髮為有天下憂孫宏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邱莫肯薄水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泗水東悠悠是時藩鎮強屢幸相多非其人故謂詩及焉溫庭筠以其敢奇而不遇也乃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聖世其神之迹謂之為人抵剛而無從躍而無制故其言凌突而觸人剛而無從故其動猖披而自放使成開道而集議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易止是哉志靈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謂有時集南漢史官胡質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澤孟質子之屬然皆不逮邵謂也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初赴省時夢登高臺草得玉麟及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是職所謂麟臺雲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日非即拂衣歸隱至德令周繇與環友善稱許之又有韋隱居黃隱居者家于廣州之朝臺與環莫遠日以琴樽自娛時人稱曰南濱三隱用南海集

何鼎番禺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大初中進士筮仕著作郎遷瀘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迢禮重之累遷容管經略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鼎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嗣賊梁宗煽叛鼎單車往說之賊徒露刃林立鼎從容論以禍福且曰汝曹何不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竊聞何使君高誼之日久矣開示逆順大有造于吾人是吾儕再生之秋也其敢違命以干天刑即率其衆歸耕終鼎之任無旌儀者廉辨二州歲大寇賑濟不足以俸周之會鼎小疾民有燃指禮佛為之禱者鼎善星歷時朱全忠強逆不臣鼎

誠諸子曰：汝慎毋事全忠，全忠鬼德類嶽山，必有慶緒之禍，以勢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言之，唐家當復興，若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鼎沒後，友珪袞全忠，莊宗誠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事莊宗，南唐志補。

張鴻，連州桂陽人，唐天祐末進士，知運祚將易，遂隱避不出，天下聞而高之，為詩清絕，世所傳誦，有集一卷，今亡。州新志卷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南漢尙書僕射黃公績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質子

南漢尙書右丞鍾公允章

湖南副使石公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倫美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扁之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積文聞于時，尤善為詩，每過山水會意處，輒筆題題始遍，自謂所學未廣，乃扁舟遊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宜春鄧谷，為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奪真宰，所有也，皆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論，修治之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器，為有司所慮，登梁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劉鋹，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尙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會與建南蕭殿，彫沉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盡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

負滄浪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汴洛未平，荆襄吳越，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幾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貨，與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己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獨不說，會宰相缺，下多推損者，劉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所撰述有桂香集行于世，損爲人該博多能，性輕利重義，嘗捐貨築高良之邪陔，灌田時，多所收，鄉邦賴之，其在匡廬也，與桑維翰、宋齊邱相友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損亦自負，嘗遊五老峯，憩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位宰相，然而殺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此子乃有道氣，當善終，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下俟曾足藉黃指邪，叟笑曰：非所知也，其後維翰相晉，齊邱相南唐，皆見殺，損雖位僕射，實州從事，世以爲前定云，同郡有吳藻，邵安石者，亦知名，藻字廷俊，唐光化三年進士，黃巢之亂，爲寇兵所獲，朱全忠深器之，置之幕府，官至大記，安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金幣通好，僞云永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重囚啓鑰，機發失實，曾慥、全忠嘉歎，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行不及損也，嗚呼！五季之世，天意晦盲，賢人退隱，其得位者，大都推埋攻剽之徒耳，損之學雖曰未純，使有所施，未必無可觀者，惜也，鬼神皆司之，賢志以沒，罔攸用，州志一統志

何澤者，鼎之子也，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戲，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嘗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鄆，而人情不便，大臣諫言不聽，澤伏開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庶幾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國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國紙，澤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戶部國紙，民使之澤與宰相趙鳳有怨，數求爲給諫，鳳不許，乃以爲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矣，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嗚呼！亂世信難爲臣哉，澤之仕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面而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爲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明宗嘗年澤感國本未建，即遣婢宣子詣澤，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史又以爲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趙謂明宗於五代，誠小庸，日以明主，未爲太過，矧亦臣子尊稱之常也，五代諸君，簞箝相趨，未有建儲者，使秦王苟立，或免弄兵之禍，國有長君，從河未必能遽取也，可多罪澤哉，雖然，晉高祖之命，澤不拜可也，使澤居唐盛際，誰謂非直臣哉，嗚呼！亂世信難爲臣哉，五代史本傳

孟質字學俄，連州人，少聰穎，游鄉校，力學不忘，父以家貧，且質于無他兄弟，力止之，質于進曰：乘星不

如孤月明。牛羊滿山長。獨虎父奇其志。晉天福九年。登進士第。仕湖南。歷縣令。水部員外郎。終郎中。實于能詩。有盛唐風。致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實于以詩數百篇。號金龍集。獻之大為稱賞。因探集中。尤異者數聯。馳書朝廷。聲譽滿然。李昉者。同年進士也。與之友善。後昉仕宋。官翰林。而實于猶為南唐郎官。寄實于詩曰。初讀寶劍別湘源。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滿江南。蓋惜其不顯也。後歸老于鄉。號翠玉峯。年八十卒。實于以詩鳴。為世所重。性好獎拔後進。新塗令李有中者。詩有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之句。實于稱為方干。實于之徒。有由是知名。宋陳堯佐序其金龍集有云。如百丈懸流。萬壑灑落。蒼翠間。清雄奔放。望之豈人毛骨。自五代詩人以來。未有過實于者也。今其集不存。恐存於類書中。得實于所為公。子行其詩曰。錦衣紅衫彩霞明。仗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苦力。驅馳馳處麥青青。亦佳句也。用江表文。陳大威。陳大威。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南漢劉襲之據廣也。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諸勅。多命允章為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于諸國。晟遊羅浮山。應制為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非工部郎中。知制誥。乾和六年。使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壽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使吳珣等伐之。克賀桂。連宜。嚴。梧。慶。七州。晟以允章與其功。賞賚不可勝紀。有司奏。允章名儒。宜為儲君輔導。晟命教長子。衡王繼與。晟卒。繼與即位。更名銀。以藩府舊僚。稍敬重之。擢尚書左丞。參政事。時錮淫戲無度。委政宦侍。陳延壽。臧澄。權等。女巫樊胡。宮婢盧瓊仙。朋妖亂政。宮禁為之污。允章深嫉之。抗疏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錮不能從。羣小皆伏目。大寶二年。錮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走。告允章反。錮下。允章獄。道禮部尚書。許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可告之。彥真聞之。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錮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是日天色慘黯。道路以允章素忠。頗皆為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允章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囚于厥家。雖然。脂草浮沉。萬世猶有履焉。當錮時。蓋有自宮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用五代史。南唐書。

石文德。連州人。少志學。一覽輒不忘。弱冠讀范曄漢書。摘其取譽數百條。為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守。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行。帖紙於破箱中。及閱散詩。選模久之。遂出。得卷上。遊過湘漢。間無所知名。做屋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與語。大見稱許。會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迤。寄拔。昭驚曰。子文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韓詞。奉夫人。卒。王命中外。有文學者。為挽歌。文德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德乃有此作。許以為同列第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改其鄉為儒林鄉。甚親重之。會宴春堂。希範出玉杯為賦。詩者。李暉詩先成。得之。文德繼

進。乃更盡美。王復贊以玉蟾。由是諸學士多慕其能者。尋出為融州副使。蓋入謂者之言也。希範性汰侈。營建征討無虛日。稅諸州。檉木皮。動至數千。文德上書切諫曰。殿下承父兄之業。撫有南土。儲給國用。愛節貲。惟日不足。近聞土木日興。兵戈日尋。非所以保國交鄰之道也。夫農為民本。食乃民天。今廣取皮。革。牛。閭戶空。耕。供。逃。竄。轉。為。寇。盜。臣。不。謂。可。一。也。外。幣。之。儲。費。於。淫。巧。養。兵。之。食。耗。於。工。匠。或。有。變。虞。將。何。所。賴。臣。不。謂。可。二。也。諸。侯。五。廟。古。今。所。同。七。廟。並。營。恐。非。欲。典。臣。不。謂。可。三。也。巨。木。傳。于。異。邦。使。者。恣。為。奸。利。陸。轉。水。運。顧。募。尤。難。一。木。之。費。至。釐。百。萬。道。路。嗷。嗷。恐。藏。不。測。臣。不。謂。可。四。也。武。穆。王。之。世。四。郡。不。登。九。府。流。通。猶。且。節。用。服。食。以。贈。軍。國。今。沉。檀。以。雕。柱。棟。文。綺。以。衣。垣。宇。倉。廩。無。復。紅。腐。閭。閻。盡。夫。赤。仄。廣。孝。繼。先。似。不。知。是。臣。不。謂。可。五。也。既。耶。宮。成。諸。侯。叛。之。桓。宮。刻。檀。春。秋。刺。焉。今。荆。鄂。閩。我。離。藩。吳。會。傾。我。西北。費用疲民。何以觀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殿下厚誨。出華門而登廣廈。脫布褐而整青紫。捐軀報德。自料無益。味死盡言。惟大王思至計。以惠社稷。希範得背。懇。昭。再。營。揀。之。乃。免。隨。會。文。德。亦。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或。尤。之。曰。君。剛。復。方。確。真。與。姓。同。文。德。廣。曰。寧。方。為。我。不。圓。為。卿。且。子。不。見。石。上。可。補。天。次。足。攻。玉。邪。世。以。為。善。禮。所。著。有。唐。朝。新。纂。三。卷。行。于。世。用。道。州。志。修。補。說。

鄧恂。連州人。有敏才。工詩賦。時湖南朱昂博學。號朱萬卷。士類無當意者。獨推恂恂美。天祐中。與孟資于並為李若虛薦。入洛陽。擢進士。登第後。還家。為湖南節度使周行逢所留。辟為館驛巡官。置幕下。恂美背。恂時謂之鄧馱子。性頗狂僻。如其形。乘多不悅之者。行逢因此禮待日薄。故雖處府僚。而食不暇給。同年王溥為相。聞恂美不得志。乃寄詩曰。深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寄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翰林學士李昉至。亦恂美同年也。召至傳舍。相見話舊。不覺號。因和款款。竟日。行逢疑其泄己陰事。呵責之。謂為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官署殺之。聞者無不憐惜。行逢猶忌恂美。羣下多以贈死。其妻嚴氏。遷於郊以避害。至是。又殺恂美。士流益不附。後李昉再銜命。南。謀。知。恂。美。墳。在。近。徒。步。百。里。為。詩。哭。之。古。人。布。衣。交。未。有。若。防。者。也。嗚。呼。余。讀。五。代。史。嗚。夫。朝。為。宰。相。齊。背。斧。鑕。者。往。往。而。是。悲。當。時。之。人。何。不。幸。也。及。錄。鄧。恂。美。事。益。悲。是。時。無。妄。而。嬰。戮。者。不。特。將。相。大。臣。也。禍。遍。章。逢。逮。及。毗。黎。可。知。矣。此。所。以。為。亂。世。也。歟。且。恂。美。特。一。汪。餅。士。耳。行。逢。殺。之。猶。失。士。心。然。則。得。一。士。而。可。王。豈。虛。語。哉。五。代。時。湖。湘。號。多。詩。人。鄧。用。之。彭。光。嗣。為。之。冠。連。郡。名。士。又。不。特。恂。美。有。黃。匪。躬。者。先。恂。美。時。陳。用。拙。胡。君。防。者。後。恂。美。時。匪。躬。連。山。人。也。負。詩。名。有。志。大。雅。愛。國。恩。深。豈。顧。身。之。句。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先。在。江。西。鍾。傳。幕。奉。詔。記。楚。王。馬。殷。傾。幕。之。值。匪。躬。使。事。至。殷。大。喜。盡。錫。其。門。戶。租。稅。用。拙。天。祐。元。年。進。士。君。防。隱。居。嘗。遇。羽。客。得。吐。納。長。年。術。二。人。皆。有。集。傳。于。時。而。君。防。集。號。藥。川。其。句。有。曰。水。邊。閒。詠。處。雲。鳥。日。斜。明。人。以。為。得。詩。家。三。味。云。用。道。州。志。三。修。補。說。

喉地王師力攻收結廷珠引大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枝屯百餘里聞枝堅壁以拒潘美髮形於色廷珠
進曰枝乘皆廷珠故部曲顧輸忠久矣若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揮之果躍降而降枝燒壁遁去銀開
枝遁內外震恐所遣將皆敗還宋諸軍連克捷明年二月南漢平皆廷珠勸導之力也詔為廣西總管
招討使取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珠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為奉化官至刑部尚書廣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珠

宋節度副使周公潛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陳議大夫邵公輝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諱

李廷珠者連州人也其祖佐唐有功父處顯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為武軍節度幕府掌文
翰廷珠猶在襁褓而處顯沒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
以勳閩初調番禺時羣雄割據劉氏擅廣左馬氏流離乘機連廷珠懼禍出仕南漢為土軍都知
兵馬使時劉鋹為不道屠戮忠良且戕其骨肉殆盡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珠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
四月款塞效順太祖嘉其忠義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奉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廷珠感激明年獻策平南漢開寶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為桂州行營都
部署尹從珂為副廷珠將伐之出師下賀州復下韶桂將東攻連山南漢將盧枝茂騎田蠻嶺賊明

周渭字待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為詩時州錄長沙馬氏與南漢相持渭為廣人俘獲委質南
漢妻子流離昭州遂為蕃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避地零陵未至賊
起斷道絕糧復還蕃城則盧舍煨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
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
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有強幹者殺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掛於馬上就館始與
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虐匿者按誅之不以控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置口
營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為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寄嘉獎命兼本
營鈐轄開寶元年鳳州奏房治主吏盜醫官銀擇渭往代周歲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傳
廷翰為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為郡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拘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
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西
蕃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鋹時稅
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尉有專交趾主將還機無功有二敗卒撥甲先至邕州市奪民
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遣使入
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
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為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遠
詔市馬騶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兵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聞其貧
不克葬賜錢十萬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
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遠難遠適必能自給於是親置積確存以給朝夕二子
皆舉婚娶凡二十六年復相見時人異之朱昂著其節婦傳紀其事用宋史本傳

古成之字亞範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貫增城性簡靜寡嗜慾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貫羣籍
時或吟詠以自適出語皆驚人文學放散動四方宋初干戈甫息嶺嶺文風未振每取士合一路以一
人薦衆推成之雍熙改元充秋賦督府勸賀時云寰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只一人蓋紀實也明年
上春官有司奏以梁顯第一成之第二預傳聞焉有張賀劉師道者據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
密置醪藥於食中比黎明顯唱成之暗不能應是科上初唱名賜第怒其不恭命扶出之然惜其才因
宣諭曰卿宜勉學以圖後舉朕將虛席待卿既報罷成勸諭以自明成之不色賦曰司命者連連有

班院。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享宗廟。又為兩簿使。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前此。宸妃李氏之當葬也。命元暨護其事。帝親政。追册宸妃為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城而流泉沮洳者。以監護不職。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出知河陽。辭謝見上。但頓首引咎而已。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乞置。元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王竹為上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上悟。即日馳詔。其祐二年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獻金華玉篋。上納其戒。賜書褒答。四月。類修樂書。復為兩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賜名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侍郎。賞勞也。四年春。足疾氣喘。因其友李淑。宋祁為銘誌。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賜錢三十萬。相百匹。贈本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終日無戲言情色。嘗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格以得之。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班治官事。夜還讀書。嘗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有所咨訪。成能記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為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鐘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舍問之。元即摘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還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思其疑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律首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衡斗皆不謬。徵元言。莫能正其謬也。嘗預注其宗集。同修兩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揚雄方部學。欲為諸首作章句。并分撰國朝會要。皆未成。書家人攜其遺文。得數百篇。詩百餘章。宋祁稱其清敏。粹類其為人。今不傳。無子。以兄之子謙為後。陸授衛尉寺丞。孫二人。將作監主簿。元國書院對雲。非其地。而南海志謂元葬廣州。何特當考。

唐靜運州人。父元雍。熙初進士。歷官知諭。詔。賦。光化四州。終尚書屯田員外郎。靜生而穎異。十歲能為文章。隨父官蜀。遭母喪。哀毀踰禮。開闢川陸。扶護歸葬。人稱其孝。大中祥符八年。再舉進士科。初調禮州。獄。按試。秘書省校書郎。歷韶州判官。試大理評事。當官執法不撓。為張士遜陳堯咨。安殊所推重。范仲淹。龐籍皆兄弟之。靜子炎。扶祐元年進士。官至太子贊善大夫。三世甲科。溫川前此所未有也。同靜時有吳世範者。工詩文。登咸平三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為滄浦令。有善政。遷殿中丞。又有歐陽經者。家世業儒。至經尤卓。顯徐鏞榜進士。登第後乞歸。建致一堂。日勸書其中。初任杭州幕官。以詩文見稱。時

蘇軾帥杭州。表薦之。云材猷風壯。忠孝兼全。學古人官。敏於從政。官至朝散大夫。知封州。用道川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 宋國學生霍公 碑
 - 宋知州丁公 碑
 - 宋鄉進士黃公 碑
 - 宋歸正先生梁公 碑
 - 宋知州馬公 碑
 - 宋知州黃公 碑
 - 宋提點刑獄廖公 碑
 - 宋防禦使吳公 碑
- 霍暉字明甫。南海人。篤志博學。故與馬子才遊。子才者。鎮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也。暉之為文也。淵博奇古。不與俗合。或勸易其習。乃質諸存。存以序送之。蓋推許之也。其略曰。子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大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款息也。如哀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

促亦請獨之紹熙中通判欽州不買交貨遠近為之退避欽人為立祠知容州政務寬厚遠民懷之又相與祠持國於五賢堂持國力學有大志每語及恢復慨泣下志不及竟奉祠而歸壽八十餘卒子嘯嘯最知名嘯嘯持國長子也嘯嘯入太學嘗讀書中帝臨學嘯嘯誦書自若上異之曰卿何勤也出謝恩與平奏擢淳熙七年進士第初調安豐六安勾稽決牛訟人稱神明臺府每有事必送之辯士民咸以清強官日之改秩知衡山縣將行持國問曰汝作縣當有何法嘯嘯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此第一義也持國喜曰如此可矣至縣行所言寬催科之期定差役之例德循借之弊一以不擾為務境內有山產茶漫野民得採摘以為利無專之者居無何為勞家所占民間之上司送縣俾定奪有主之者欲嗜曠曲筆嘯嘯力爭不可復歸之民其公廉皆此類也官滿民惜其去遂雜攜持窮日追餽及判肇慶府留心佐貳有潛以奇視餽者嘯嘯謝之曰此非暮夜金但吾賦武郡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汚家聲耶其人慚而退由是名節益著尋知雷州時持國亦提州慶鄉人以為榮壽五十四卒官至朝議大夫澤延子宜祖官至朝奉大夫知英德府三世太守亦一門盛事也用新修志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得其歡心母沒家貧無以為葬或議火之而寤其背勳哭曰吾母何罪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為人備棺得錢以葬鄉黨異之咸噴噴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貧矣紹興二年登進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為之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始授永福丞通縣令久病廢事勳為辨決獄囚濬滯除弊民貧不能具稅賦者勳為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緡民歡呼稱再生父以監司薦銓授修職郎尋進秩右朝奉郎知新昌縣有富民子訟析貨不平召其族長諭使直之而訟以息人以為得體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刺刃驗之則皆家貧也值早徧禱於境內神祇多使人傳家集諸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刀獨新一物即伏人以為神久之進朝散郎知新州視事首禁火葬逆命者以殺逆論俗為改又課民耕植使上其數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者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俸資增置之政暇即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而青於日盛當時號循吏云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為人博洽而有深沈之思最明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躬自鈔寫字如蠅頭少時讀書患無以為燈費乃廣取烏柏子或柚子仁簞為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於精斷轉缺處留意補綴故家士流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於時嘗曰好義當如求官除欲當如除病世以為名言時又有同邑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番禺蒙甄嘉定十年進士俸欽州守廉州以精禮記聞家於城東今之蒙姓蕃衍多其族蓋後康臣時香山陳天覺紹興八年試博學宏詞科議論切直為時貴所黜乃不復仕時香山尚為鎮紹興二十二年天覺與東莞令姚孝資請立為縣詔從之天覺亦以文學知名然三人者其行事之詳不可得而聞也用南海志

廖顯字季印連州人父致徐州教授歷滄新三州守俱有政聲顯聰慧博學九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戶錄縣令改秩授封州教官時父新州秩滿辭歸顯迎養之及父卒歸葬哀曉感動行路世稱其孝服闋知化州擢冠李金嘯聚萬人圍州城月餘澗水猶乘時為亂大帥陳輝以顯領總管職事

統諸將討之金見部分嚴整多疑兵遠懼引其衆宵遁復傳徵召猛酋開諭順逆而猛人降不施一刃不發一矢竟能保全一城之命雖上其功詔褒賞之及守英州招集流民盡刻宿弊號能吏後又守循州有詔措置鐵甲顯經畫有法一毫不科擾而事集民稱其便形諸歌頌乾道八年陞提舉廣南東路茶鹽事淳熙三年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事而卒又嚴武者蜀冠中甲科累官朝散大夫知南恩州時稱循良論者謂武之大父為獄吏時能辨孝婦冤武之顯揚陰德之報也又陳宗壽字昌官什瀘水丞攝端溪令都督張浚才之二人者政事並過人而莫考其詳皆連州人也用浚川志

吳英南海人生而資幹魁梧有謀略嘉泰四年海寇竊發有司募人捕之英往應命乃設伏要害處出其不意擒獲無算特授承信郎開禧二年有邊警調發守把漢川防扼江面虜陸至英請於主將自往偵之英服漁人衣操小舟往來洲渚間虜不疑也游騎覺之手刃一人而還因得其虛實由是益知名嘉定十年除平江府駐劄御前都統制十三年轉武翼郎陞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五年轉武經郎十六年轉武節郎又明年轉武德郎淮上卻敵多建奇績寶慶改元上賜御筆獎之有曰昨因南淮屢警爾吳英能統率舟師措置捍禦功冠行列特轉兩官賜金帶以榮爾躬爾尙益懋乃績子則汝嘉於是轉武議大夫拜兩淮使英奉詔威奮淮口之役躬冒矢石為衆隊先乘風急縱火焚虜舟五百餘艘虜大奔斬首千餘級尋職於北神鎮又縱火燒斷橫江鐵鎖虜引去及虜圍鹽城親率舟師登岸死戰連獲大捷累功轉左武大夫防禦使卒於家年八十四特封南海縣開國男贈官至節度使英為人智勇然在人前默然如無能者愛養士卒不吝犒賞或官無所給即以己貨代之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平居有馳騁伊吾之志每聞和議成輒眠食不安者累日其忠憤可尚也子三人長宗道知賓州官至武功大夫次宗遂武功大夫知循州次宗遇累官皆武節郎用廣州志

德之長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蓋顧名思義之意也。鄉邑以其者宿。且有德也。皆敬禮焉。崔與之自倅邑。泊被召。往來謁見。皆執弟子禮。北面再拜。克己受之。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學。每語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性喜啓迪。後進或時燕坐。門塾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之前。歷問所業。舉語孟要。語爲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勸獎之。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呼簡先生云。卒壽八十餘。又廣中一學者。陳去華。嘗游象山。九淵之門。九淵問。吾與點也一段。去華屢以爲理會未得。使之據所見。去華乃曰。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九淵喜之。去華自是益有省悟。別後。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敬夫之教。故以象山爲北方。敬夫謂南軒也。九淵後又謂殿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去華蓋蚤死云。用南海志南軒語。錄象山語以參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暉

宋鄉先生譚公凱

宋知州陳公康延

宋知漢陽軍竹公凱

宋隨知先生劉公儀

宋州判錢公益

宋知錄蔡公齊基

簡克己者。州人也。少習舉業。已而厭之。歎曰。言行未寡。尤悔。遂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張栻者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真知實踐爲事功。何中華疑渙如也。栻亦稱其精確。有守。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藥未暇也。而敢驚外乎哉。書南軒之言爲座右銘。曰。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

孔元勳者。番禺之慕德里人。爲人醇厚。居鄉謹言。雖牧童芻豢未嘗慢易。紹興初。領鄉薦。中進士乙科。授迪功郎。連州教授。正身善誘。克稱其職。凡四任。皆學官也。又三歷。俸車。乃振慶知封州。嘗上機切預防七事。多見施行。值廣寇噴聚。海城邦人。大恐。元勳親率僚屬。嬰城自守。每事以身先之。人爲盡力。及募射之士。連斃二酋。餘黨奔潰。朝廷以異恩。復賞之。轉朝散大夫。知新州。撫字益有聲。未及大用。而卒。人以爲歎。所望焉。元勳能文章。工詩。清勁沉蔚。類其爲人。有集藏於家。其父。熙寧間。知封州。亦以善政聞。改知雷州。策官直學士。賜緋魚袋。亦至朝散大夫。元勳登朝。辭即致仕。居橋溪老焉。仲弟元凱。亦有行。一日。江西有牛商數人者。苦渴。汲其居傍之井而飲之。因釋裝。憩樹下。遺白金百餘兩而去。適元凱見之。持歸置祖窠中。復往伺焉。有頃。復至。四顧踴躍。長號欲赴。非元凱呼而止之。詢其實。引歸。舉囊還之。商感泣。願酬以半。元凱曰。汝數千里來販。將以求利。利未得而先去其半。吾受子之半。孰若盡取。辭讓久之。商乃領謝而去。且曰。吾必有以報子。居粹喪時。商復至。爲之擇地。窆焉。指蘇坑三里許曰。此君後之穴也。故老因稱爲陰薦墓。至今子孫蕃盛。果如所言。世以其父子兄弟皆賢。故名其鄉曰慕德里。

吳羣字無黨。番禺人。幼而穎悟。有致遠器。少捧鄉書。登紹興壬戌進士。三歷令掾。所至有聲。以員外郎。通判瓊州。時海盜竊發。羣出賃俸。立城堡。以觀之。嗣黎爲亂。羣單騎詣其營。舉開諭利害。遂撤兵歸耕。初。同邑李謬者。建炎中。甲科進士。爲瓊州安撫。時州惟有子城。因緇許益不欲經略。遂作亂。誘築外羅城。州人賴之。羣至。是加完。整頓盜賊。民政聲與謬埒。瓊人歌之曰。前有李君。今見吳。瓊管保障皆吾民。之父母邦之福。邑人士探之。聞於當道。羣尤廉慎。未嘗一介取於民。終朝奉卮。辛子純臣。有父風。居官口不言錢。四擢州麾。告歸於家。人稱其急流勇退。在連州時。盡心民瘼。嘉定乙亥。春夏不雨。純臣露行階日中。詣龍津之靈濟廟。禱焉。頃聞神物蜿蜒出水上。雨大澍。歲獲收。郡民目擊其事者。率錢刻碑頌德。菊坡崔與之。素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南中人才。因以純臣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民

有醉入仇家... 魁典鎮有重名... 夫沿途安撫使... 帥准東日... 學老日南至... 而試車以下... 初行鄉飲禮... 濂泉書院既... 之知白以病... 遺老制行甚... 陳康延字元... 令淳熙間...

厚祿克家... 於是嚴保伍... 俟有緩急... 怪所居湫隘... 大夫澤延長... 曾槐字仲卿... 齊楊萬里之... 者八登勳州... 為一州利隄... 辭得本路... 俱力推挽... 御史時侍... 槐以郡無城... 錢三百三十... 效用五百名...

求易地... 吏發獲巨... 詭絕特之... 不與時俛... 仕嚙之子... 劉鎮字叔安... 大夫皆賢... 官至朝奉... 曰三子皆... 所推皆與... 造語典實... 中首選已... 書寫嘉定... 錢益者東... 也乃連三... 所得常費... 於朝再調... 食君之祿... 至即申郡... 德政民呼... 蔡齊基字... 四聖尊君... 祖謙門人也... 遠謫而能... 法門律詩... 家有集傳... 記位三預... 廣州人物傳 卷第七

劉鎮字叔安... 大夫皆賢... 官至朝奉... 曰三子皆... 所推皆與... 造語典實... 中首選已... 書寫嘉定... 錢益者東... 也乃連三... 所得常費... 於朝再調... 食君之祿... 至即申郡... 德政民呼... 蔡齊基字... 四聖尊君... 祖謙門人也... 遠謫而能... 法門律詩... 家有集傳... 記位三預... 廣州人物傳 卷第七

為表哀。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乘種遠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害能行甚眾。現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刑罰慘酷。貧吏厲民。適確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准有言。刻之號嶺海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誠舉員資格。以勸選人。照承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頭數。數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資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議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滄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皆城不相屬。雉築夾土城往來。為易以變。因濠有山林之阻。創五營。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手弩以材力高強而善射者為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為中。餘為下。槍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臂力者為上。雖不及等。仗而少壯善擊刺者為中。餘為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為高。下。先布陣勢。五日一演習之。月終比較。加賞罰。久之。上等出。則中等為上。下等為中。中戰則上等居前。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職守雜役。分強勇鎮淮兩軍。月以三日習馬射。始規簽牌。分為八卦。如探得乾字。即令旗頭舉乾卦旗出北門。將卒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遇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備。緩急可待。為用令所部兵皆傲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宰相不果行。浙東賊。流民渡江。與之開門無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興。士卒苦之。拔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乘間呼督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獲之。分其餘錄諸軍。山東李全以乘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璋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驟報。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耶五年。子奏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頭遺強勇軍馬。給以鎧仗。及諸色馬彩旗幟。使之巡淮。隨處換易。往來莫測。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岩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岩併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指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於是益修器械。備道精銳。由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荆關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奏議遂疑召為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道朝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為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為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為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從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為外禦之圖。合謀而參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為藩籬。安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資者療之。不受直。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而生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溇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貸。慮雨壞米。撤居解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吏處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家。民通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能去和。繼令下。與之獨以時買。糧。令民自樂。漕使趙希深。令諸邑視以為法。通判邕州。未赴。特旨留內。差遣。力辭之任。論者高之。邕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閔。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編歷所部。往返勞瘁。疑為匪。所至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獲廉勸貧。風采深然。浮海巡朱崖。吏請決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為民除害。豈問神邪。已而風作。柁折。推陰觸於天。須臾風浪帖息。朱崖地產苦薺。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夷人以吉貝織

人心以為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減免。且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款登虎將自遺。陞陞密監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部帥。董居誼以贖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開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陞參政。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官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孤孤立萬里外。或中外勢不相。大小情不相。以致。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非輕。且開軍與以來。督庚告竭。設若有。縛手無策。而後請於朝。恐無及矣。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遊聲。陛下當為蜀計。上嘉納之。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加以變故。人情惶駭。至即帖然。時安內。振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蜀之士。捐。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昌祖不救。遂棄。卓。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突入。黑谷。威不尾。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督。納。夏。人。合。從。之。請。與。之。頭。致。書。言。金。人。不。願。死。亡。南。境。淮。漢。宜。保。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益。爾。西。夏。不。足。以。為。恃。也。丙。不。從。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卓。郊。之。敗。與。之。至。是。仍。遊。將。不。得。輕。納。雖。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與。言。曰。通。問。當。道。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飲。兵。退。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乘。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械。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尋。復。鐘。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闢。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梅。邊。號。天。險。因。厚。開。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廣。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糧。木。又。虛。關。外。歲。糧。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西。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為。言。河。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貨。日。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相。史。彌。遠。黨。也。既。受。代。乾。沒。無。能。金。人。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初。關。外。四。州。和。尙。原。仙。人。大。散。二。關。與。之。謂。為。必。守。之。地。極。備。之。損。與。以。與。敵。上。流。失。勢。圖。途。不。支。其。後。余。玠。經。復。竟。無。成。功。世。皆。咎。損。而。恨。與。之。不。久。任。也。召。為。禮。部。尙。書。不。拜。使。道。還。蜀。蜀。人。思。之。背。其。像。於。成。都。他。遊。開。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開。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遷煥章開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權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諭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每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焚惠州。長驅至廣州。聲言欲得連帥。泊幕閣。甘心焉。與之家。居。川。與。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備。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逃。去。入。肇。慶。以。自。固。至。是。與。之。聞。之。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後。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隆。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能。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謂。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屬。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如。其。德。秀。洪。咨。變。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政。諫。之。臣。忠。於。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撤。補。外。者。亟。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斂。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幸。和。進。雖。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偏。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疑。邊。之。士。割。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災。變。屢。出。賊。盜。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深。懼。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成。格。天。心。又。曰。咸。曉。臣。僚。凡。有。絲。髮。蚤。綠。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獻。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答。曰。仕。而。食。祿。納。權。索。饗。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歎。服。凡。俸。餘。皆。以。均。親。黨。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竊。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嘉。熙。己。亥。十。一。月。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弛。則。清。明。之。躬。易。息。益。天下。以。身。而。為。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欲。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

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領查。以輔成王德。惠登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能親考。歷代典義之故。而為之鑑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闕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己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外夷寇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洋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旁。故凡與居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蒼生之福。遺戒不許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階。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累封南海郡開國公。贈少師。諡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宜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又嘗刪處士劉阜語為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故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未嘗增置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涉筆。嘗至夜分。書室所發白雞一雙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即折輸以資私糶。與之惟儲以充國用。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饋贖。俗謂大送。悉卻之。子叔以納婦有盜田六百石。資令歸之。其恬淡無欲。蓋天性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嘗為史甥求官。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私贈之物也。竟斬不予。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思人不已。知後聞其清謹。密薦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數語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為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人以為名言。每言官職易得。名節難全。躋仕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息。其純臣也。愛璋瑋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名其居。後李昂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歎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讀嚴。家大西。其端以為白麻不起。千載一人。蓋古未有辭相位者。故云。然淳祐間。廣帥方大琮。肖像與張九齡祠於學。謂之二獻。咸淳間。經略劉應龍祠之於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之於故第。又祠之於蒲澗之菊湖。後皆燬。元至順三年。縣尹左祥祠之於增城縣學。洪武初。其五世孫子璣等。即其居桂華堡祠之。天順改元。巡撫都御史葉盛。合祠於郡學。名曰仰高。即二獻祠舊地也。其在故第。鳳凰山陽者。宏治中。巡撫都御史秦紱。命有司重建。其在南海縣學者。近提學副使章孫。命其九世孫復重建。其子姓至今蕃衍。多有文行者。子璣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授以官。固辭而歸。論者高之家。藏御札七通。所有言行錄一卷。梓行於世。川宋史本傳。李昂英所贊曰。史臣稱與之屹然。大臣之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吾廣百世師表也。二獻之祀。百世猶與。惜無能獨其微者。蓋盛德大業。顯可言也。君子之心。或出或處。其微不可言也。近世莆陽宋端儀。乃著論曰。事宗未幾。和日。強金崩而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唐。僅免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履壇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亦物則。固自若也。奈何。時。相倚為奸。利子。放廢而理宗立。旋又擠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脈者。至是。蓋已斷矣。無道。難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歎息痛恨焉者。南海崔公與之。自蜀歸。歸。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召不起。值廣城亂。登陣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平賊後。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勉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狄君者所立。公弟叔仲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仲之心乎。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趙。周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為衛武之九入相。文彦博之九十辨章。以副當守。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邪。惟其意有所主。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世之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哉。其知公也。子故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嗚呼。其微蓋盡之矣。

宋秘書郎温公者

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簡公昂英

宋知縣楊公在

宋推官陳公履

宋右正言郭公

宋竹隱先生李公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官

宋鄉進士陳公

温若春番禺人。少力學。能文。事親以孝聞。淳熙十三年。領鄉薦。累計偕不第。凡三十五年。而志益堅。嘉定十三年。廷對。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兩調瀘川英德學官。及為府學正。作成人士。悉有模範。實慶間。除樞密院架閣。紹定二年。春。除太學正。文舉燁燁。動處紳間。夏。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秋。除秘書郎。蓋與崔與之遊。與之素重其學。行。思所處。遂之奏對。間。一日。上問曰。卿鄉里有何人才。與之奏曰。吳純臣有賢司之才。温若春宜清要之任。於是奉玉旨。除秘書郎。紹定三年冬也。若春博洽古今。同列。

推服以釋賊。無何與之帥維揚。握手道生平。曰：人之功名。全晚節為難。若春明然感之。遂力請掛冠。得旨。朝奉郎致仕。家居節儉。手種香芸。以道子孫。壽八十餘卒。諡中。廣帥方大琮既成。二獻祠。復立四先生祠。祠古成之。李昂英。郭闕。郭春也。祭之日。常於春秋。秋奠後。今列於仰高祠。郭闕。郭春也。祭之日。常於春秋。秋奠後。今列於仰高祠。

贊曰：友之有裨於人。豈不諒哉。溫若春清修吉士也。年近懸車。猶厲祿秩。一聞崔清獻公言。即浩然而歸。言者之能資善。聽言者之能從善。皆可法也。吁。後世鑒茲。陸沈富貴中。得一官若沾肝膏。不可脫視。此能無愧邪。

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來遷。祖擢安撫助教。父天榮。龍圖待制。皆能世其家。母夫人黎氏。將臨時。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僧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於。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都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昂英第三。初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陣。浚以備不虞。會守處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柵。強戍兵充口券。昂英爭不聽。吏持州柵。署押。厲色呵之。徑棄官歸。出郡郊。俸貳僧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泊回。俾兵王寶已。闕然閉關。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飯以身翼蔽。守開諭諸賊曰：若欲得守。宜先害我。守以是獲免。既而朱積寶合夥寇。攻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而受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丁母憂。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推鋒戍卒。叛惠州。趙番。承平久。人不知兵。郡大恐。帥守會治風航海潛去。轉運使石孝淳。避水之兩。獨廣使黃巖。請於崔與之。為守禦計。與之登城撫諭。賊難拜城下。昂英與楊汪中。偕出諭賊。甫離城。羣兇驟刀森立。毅然不為動。從容論禍。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後與之平賊。以昂英有贊。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奏。略曰：與治同道。固不與。與亂同事。固不亡。善哉。國者。惟觀諸此。今兩血告妖。戎馬踐淮。襄峴失而江陵孤。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塗炭。陛下自視。今為何時。反觀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咄咄。嗚呼。雖未或不亡。此護身之戒也。陛下昔因明禮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護節之愆。而極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繼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寔安易。儻錫賫之數。無進官庭之費。不啻此冠布衣。而夙宵。時之。輒脫。之。周室所以中興。暨。之。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無法家。佛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則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論留之慮。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備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盡。讓得以盡其言。備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御多君子。國未可。豈。在朝。而。豈。於人。之。亂。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為。非不欲臣下之奉

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日。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宮府非一體。勿踐捷出。而政事或多門。賞罰無章。功罪莫別。法制不立。軍伍彙。朝廷之政。本未。軍國之威。權幾。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腐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滌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莫。加。滌。滌。節。節。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為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尚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閱與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幾。當決於一心。陛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模立矣。上賜金。酬其直。且有賂略之。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變。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吳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吳診。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昂英嘗從遊。俾奉御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昂英亦不拜。贛州之命。遵大宗。承。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便。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食。吏。厚。風。解。印。去。歲。大。荒。捐。俸。賑。貸。活。儉。人。甚。衆。會。崔。與。之。歸。歸。持。心。爽。不。許。尋。丁。父。艱。哀。毀。終。喪。既。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清。初。杜。範。入。相。首。薦。為。監。司。以。吏。部。郎。官。召。巧。詞。不。允。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逐。負。國。之。權。奸。而。阿。臣。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扶。之。羣。狀。而。協。贊。萬。幾。查。論。時。相。范。梈。也。時。丞。相。杜。範。侍。御。劉。漢。濟。祭。酒。徐。元。杰。相。繼。舉。卒。人。皆。疑。史。萬。之。報。仇。廷。臣。莫。敢。言。昂。英。獨。斥。言。不。避。請。正。萬。之。罪。以。伸。三。賢。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官。媿。閣。寺。猶。未。斥。絕。是。皆。為。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御。屏。記。姓名。十月。權。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昂。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懼。之。除。策。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下。如。英。復。奏。嵩。之。罪。浮。四。囚。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於是。自。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雖。句。不。報。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敢。不。將。願。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盜。疏。三。上。語。益。切。上。為。動。容。即。與。嵩。之。宮。殿。時。執。政。狼。狽。自用。尹。京。者。特。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為。誰。以。陳。諱。趙。與。黨。對。上。卻。其。疏。昂。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諷。諸。國。門。外。有。庚。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轎。郊。迎。焉。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詔。陳。體。徐。清。叟。也。八。士。昂。英。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成。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卻。掃。會。權。帥。邱。迪。誣。淫。刑。以。過。數。及。無。辜。移。書。請。審。之。不。從。而。暴。愈。甚。昂。英。遂。緘。告。救。留。都。庫。乞。辨。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為。憂。憤。所。中。被。開。職。淳。祐。王。子。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滯。物。為。己。任。劾。賊。貪。決。冤。滯。一。道。肅。然。置。平。糶。倉。以。惠。飢。民。罷。官。監。聽。民

自讓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為便。郡人崇像祠之。諸嗣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為亂。昂英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嗣各率子弟詣臺調治。撥魯論首。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訓。傷之。會發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無復為視。徐清更奏其事。詔以其本願示天下。使為於式。課治最。陸直實文。開寶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赴闕。蒙國史編修錄院檢討。上殿。一疏。論時事。略曰。人主之心。必有大體。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異議頻仍。民情浸。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而有所不。其陳於前。則有時而縱。而焦勞於外。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為累者。必有由矣。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誠孫運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如開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恩寵。干請。修內司之獻。助取兩浙之上。朕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都國慶節。多成廟之舊。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似為今日發願。陛下潛消外患。無以樂玩。豈似道執。國紀。丁大全表裏用事。故也。既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一之幸。又抗疏諫曰。方四郊多事。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遠。還必。意料之外。事非一端。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行冠禮。進太常卿。為之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屬蓋盧二巨。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疏攻之。不行。昂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嗟悼。始天錫登朝。臣皆驚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食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屢有大用意。意為檢。昂英自乙卯歸。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前所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鸞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園城。數日。昂英卒。年五十有七。昂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懼也。景定三年。轉運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於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於郡。與菊坡合祠。俱毀。今附郡庠之仰高祠云。近巡按御史陳言。復祠之於海珠。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廣州志一統志

揚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為志好學。弱冠。月評推重。廣師楊長。猛見其文。敬之。言於郡博士。請為州學

錄。嘉定己卯。領鄉薦。明年。進士第。調靜江。民曹。時憲使政尚東瀛。適暫攝郡牧。以刑貨忠厚之至。命題試士。憲使服其敢言。處之桂帥。以瑰瑋機宜。辟之。及過海。既平。王君佐之。復又領陳用成之。風甚。懷然。端平乙未。改肇慶府。推官。家居。需次。權錄成。卒。干紀。書簿。城下。居民大恐。汪中有繩城論賊功。及祖與之判。郡。因攝帥。幕。贊。平。叛。之。謀。改。佐。廣。右。經。幕。市。馬。橫。山。指。置。得。宜。營。營。帖。居。無。何。餘。部。最。之。遂。知。處。慶。縣。為。政。多。所。建。白。其。勳。繼。以。應。選。餉。區。區。有。方。邑。民。無。怨。而。改。知。歸。善。縣。事。業。不。竟。人。多。惜。之。官。至。奉。議。郎。後。有。吳。文。震。者。字。徵。發。同。邑。後。進。也。紹。定。壬。辰。進。士。初。試。林。民。曹。權。宰。有。政。聲。次。任。南。恩。糾。曹。尤。加。意。獄。事。囚。繫。者。咸。之。授。新。昌。倉。幕。知。歸。善。縣。行。鄉。飲。崇。禮。教。絃。歌。藹。然。大。興。文。治。尋。卒。欽。州。攝。守。全。州。又。攝。守。春。陵。皆。有。惠。愛。廣州志

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己卯鄉薦。為人謙和。舉動不妄。少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隣女。越垣潛至。應辰呼。燈。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即。遷。於。他。室。居。邑。之。紹。興。橋。與。翟。且。為。比。隣。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應。辰。曰。此。田。跨。吾。二。家。之。門。吾。全。售。則。不。便。於。翟。遂。與。翟。分。售。之。且。劉。田。之。當。翟。門。者。與。翟。而。自。取。其。兩。傍。之。礎。者。其。厚。德。多。此。類。也。兩。請。嘉定。貢。舉。就。思。出。仕。初。任。南。恩。司。法。將。之。任。適。廣。帥。方。大。琛。舉。行。鄉。飲。請。充。大。賓。次。年。再。行。鄉。飲。議。請。大。賓。以。一。時。齒。德。無。踰。應。辰。者。復。傳。自。南。恩。來。行。禮。再。任。龍。川。丞。滿。歸。邑。宰。揭。師。願。亦。久。俟。大。賓。請。應。辰。行。鄉。飲。於。學。後。改。連。州。推。官。兼。署。食。判。時。綱。運。積。歲。欠。官。吏。每。預。索。於。民。甚。苦。之。應。辰。在。職。五。年。以。一。俸。補。宿。通。綱。運。得。如。故。而。民。不。擾。連。守。陳。中。孚。嘉。其。績。申。聞。於。朝。改。遷。通。直。郎。致。仕。家。居。作。清。澗。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郡。人。多。以。詩。哭。之。邇。覺。陳。大。震。有。曰。海。濱。推。老。大。釋。行。比。珩。瑛。邑。尉。黃。猶。有。曰。避。屋。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隣。皆。紀。其。實。也。廣州志

郭四字開先。番禺人。治世三預計。憤然為舉首。柳南處方。春柄文術。得其文。驚異以為乾淳而後復見此作。登淳祐甲辰進士第。調其陽尉。再調鬱林學官。擢知高要縣。有政聲。秩滿授梅州。改秩宰平江。尋擢監察御史。知無不言。糾正奸邪。不避權要。其所彈擊。公論莫不快焉。初廣州置買銀場。本與商舟為市。後從而征之。歲久弊滋。吏緣為奸。征及民戶租米。民甚苦之。又提舉鹽司。以鹽科配民戶。價多而鹽少。深山窮谷。罹其害者不少。二事皆害民之尤者。因條奏上聞。得旨。俱罷。民以為快。作感恩詩以報之。汀贛壯丁。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鬻為事。紹定間。浚征權。徵閩合江。閩兵乃克。亂。朝旨免權。四川。贛。賊。此。之。由。繼。又。權。之。悍。民。遂。相。挺。為。盜。閩。又。奏。罷。之。又。奏。選。廉。恕。以。宣。德。意。斥。貪。糶。以。幸。天下。凡所奏請。無非為國根本。慮。避。右。正。言。首。陳。總。言。容。言。之。道。以。廣。上。心。又。言。士。大。夫。奔。就。成。習。狂。躁。成。性。營。求。薦。引。直。欲。一。蹴。而。造。班。行。至。於。寬。縱。盜。賊。殘。暴。善。良。忍。使。盜。賊。成。恩。而。民。負。怨。是。忍。於。負。國。負。民。而。不。忍。負。盜。賊。又。言。今。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不。相。應。易。帥。關。拔。偏。裨。旋。死。節。誠。方。今。急。務。而。應。令。者。率。文。具。緩。急。恐。難。倚。仗。乞。選。朝。臣。出。使。審。核。虛。實。庶。幾。募。兵。督。餉。不。敢。為。欺。時。廷。臣。莫。得。預。知。邊。事。聞。乃。言。臣。居。言。責。天下。事。皆。當。預。聞。況。邊。廷。之。大。者。哉。於是。兵。糧。實。數。皆。關。白。諫。院。四。百。官。莫。不。感。悉。心。

憂國形神日耗。循至病革。所言皆軍國大事。不及其私。卒年六十六。因素清潔。家無餘財。屬橫之日。幾無以敘。上嗟悼之。贈恤特厚。廣人德之。以四與菊披文溪合詞。久服。今列於仰高祠。州志卷五

贊曰。士一旦弛其負。而振纓立天子之廷。輔君澤物。惟誠之宜。顧軒然以射利肥家。為得策。謂諸莖首鼠為圓機。自顧其富貴之地。無所益於君。又復奪人所有。鄉非嗷嗷。且有凌我以生之歎。矧能波及於遠也哉。平生所學。謂何力如道跡焉。而棄之。噫。可恥也已。郭國昌言。論論有關於時。而且悉心愛帝室。以至沒齒。可不謂能輔君矣乎。惟李二君解賊圍。出鄉人於塗炭。固又奏能諸橫。匪惟大有遺於吾邦。而異縣亦得以承其澤也。可不謂能澤物矣乎。輔君曰。義澤物曰仁。既備有之。可不謂能成其身矣乎。以今之所謂士者較之。詩人之所謂有視者也。恐皆聞吾邦。尚未始祠鄉賢祠之自崔郭始。嗟乎。揭虛於俎豆間者。可少知愧矣。

李用字叔大。東莞人。少孤。事母極孝。愛盡禮。雖盛暑侍母側。未嘗去巾履。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鄙復之氣不形也。初業科舉。及讀周程諸書。即棄之。杜門潛心理學。非親友婚祭不出。如是者將三十年。而踐履日益熟。士之從學者。前無虛日。自號竹隱人。因稱曰竹隱先生。李昂英聞其賢。就見之。與語終日。用未嘗有懈容。昂英出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旨。以澆泆之源。訓誥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昂英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用曰。著書豈為干祿計哉。不受而歸。又遷承務郎。以旌其高。安貧樂道。無所求於世。其誨生徒。貌古色和。聲響有序。人樂從之。遊以故多所造就。卒年八十一。所著論語解。梓行天下。廣東提刑周梅。後奏於理宗。特賜御書竹隱精舍扁。咸淳中。廣東提刑權叔子命祠於邑。學用明經講學。為時名儒。有子三人。各通一經。能世其業。長春。最知名。次得朋。官至法曹。季松。更有文聲。早卒。

春。叟字子先。蚤穎悟。邑宰許巨川見而異之。勉其遠遊。從師。遂講桂陽林思齊。陳翊。陸鵬升。授春秋。又以前經參訂於公巖。盧方春。周梅。叟諸公。如趙順孫。陳存。盧斌。呂直之。皆其友也。寶祐丙辰。省試中選。以誤寫。對黜。已未。試入選。奏號之夕。宰相上言。西廣有邊擾。宜優省試一名。以收人心。春。叟厄於數。竟為易置。廷紳深惜其才。交薦入仕。乃授惠州司戶。有賢能聲。景定間。廣東提刑楊允恭。狀奏曰。臣念嶺海之東。素號多賢。自清獻公。復與之力。相任高風。逸韻。聞者興起。比年恬退。清修之士。蓋多有之。臣得於所聞之真者。有迪功郎李春。叟。刻苦窮經。清風自守。已兩試南省。俱中前列。厄於勢要。竟就特奏之選。春。叟處之。怡然無愠。問嘗攝職。則確守公廉。及其退居。則安貧授徒。未嘗汲汲於仕。可謂經明行修者也。乞賜獎拔。以厲浮競之俗。世道幸甚。得旨。除肇慶府司理。嘗辦冤獄。當路不從。即投告身於庫。請歸事。竟得。郡守劉叔子。款服。尋除德慶教授。秩滿而歸。絕意仕進。乃上書察院郭。問。條陳銀場鹽局之不便於民者。語在閭傳。暇日。著論語書。以補先志。所未及。大抵多揭晦蘊之要。語為之。又摘其元微者為詩。使學者誦諷自得。號曰詠歸集。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文風益盛。朝廷敬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宋末。邑人熊飛。勸王濟。歸駐兵於邑。時邑之士民。多

逃竄。遠鄉者。飛揚榜。限三日回家。否則發兵戕之。春。叟號哭。讓飛。飛乃止。時春。叟雄四起。乘時剽掠。以春。叟故。多不忍犯。邑人賴以免患。至元丁丑。元兵至廣。欲道兵助東莞。春。叟扁舟往謁其帥。以死爭一邑。事遂已。邑人德之。繪像祀於竹隱祠。號二先生祠。元初。分司李。僉事。延春。叟。邑。禮以賓。公暇。即造問政。隱居。高。年八十卒。諸子多文藝。可觀。曰同文者。嘗著易說。為邑令。採。初春。叟之。衛鄉里也。邑人同時有功者。有趙必。瓚。龍。張元吉。登辰之屬。

趙必。瓚。者。咸淳元年進士。父崇。勳。同科。時稱喬梓聯輝。廣士未始有也。必。瓚。初任高要簿尉。郡。徽。署。四會縣事。有異政。民為之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暨。群。為。郡。從事。丞相天祥。暨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瓚。往。謁。相。與。論。時事。必。瓚。慨。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暨。無。守。意。即。歸。適。能。飛。駐。兵。於。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恟。恟。必。瓚。恐。為。變。請。於。飛。願。以。己。貨。錢。三。千。緡。米。五。百。石。以。贖。供。餉。使。減。稅。戶。需。擾。飛。從。之。即。委。必。瓚。董。其事。必。瓚。隨。其。家。各。寬。征。之。人。咸。其。盜。

張元吉。者。系。出。張。九。皋。之後。曾。祖。淑。有。篤。行。家。邇。城市。然。足。跡。未。嘗。造。公。府。夜。出。開。窮。簪。歎。息。聲。即。委。金。戶。下。而。去。不。使。之。知。父。光。濟。清。貢。進。士。元。吉。當。宋。末。為。邑。尉。元。既。降。德。祐。帝。使。招。討。使。黃。世。雄。梁。雄。飛。入。廣。邑。丞。呂。立。遣。元。吉。以。全。邑。戶。計。入。廣。歸。附。世。雄。委。元。吉。攝。尉。既。而。宋。制。置。使。趙。浩。舉。義。元。吉。即。從。之。潛。使。之。同。熊。飛。擇。禦。南。雄。飛。戰。死。於。韶。元。吉。歸。仍。攝。尉。後。元。張。宏。範。率。兵。自。惠。將。至。邑。人。驚。遁。元。吉。使。其。弟。登。辰。募。家。賂。之。元。兵。由。是。不。犯。邑。境。登。辰。善。屬。文。有。器。識。舉。咸。淳。癸。酉。鄉。貢。武。南。省。歸。慨。然。語。人。曰。權。臣。黷。蒙。湖。山。昏。蔽。主。聽。襄。樊。受。兵。六。年。乞。援。不。報。方。且。歌。舞。太。平。粉。飾。文。治。時。事。可。知。已。說。邑。宰。為。保。障。計。及。張。宏。範。兵。至。哨。騎。往。來。邑。民。奔。竄。登。辰。毅然。請。行。齎。白。金。千。兩。盡。伏。夜。行。抵。惠州。行。營。請。紓。邑。難。宏。範。遂。戒。兵。無。得。犯。東。莞。邑。人。德。之。後。登。辰。攝。縣。丞。時。帥。府。欲。增。東。莞。稅。額。登。辰。力。爭。得。免。入。元。邑。稅。得。仍。舊。規。登。辰。之。力。也。登。辰。子。惟。寅。亦。力。學。有。才。譽。元。初。因。南。漢。媚。州。都。之。舊。役。民。採。珠。不。勝。其。責。惟。寅。上。採。珠。不。便。狀。竟。得。罷。採。邑。民。至。今。德。之。元。吉。登。辰。死。時。邑。民。大。作。緇。黃。以。報。德。

李春。叟。為。詩。備。哭。之。云。州志卷五

贊曰。宋世理學大明。元祐開。觀。親。國。以。崇。正。雅。邪。為。吾。廣。倡。蓋。開。周。程。之。風。而。興。起。者。也。南。渡。後。簡。克。已。開。南。軒。之。道。於。湖。湘。中。至。其。末。也。李。用。復。以。道。學。鳴。而。廣。之。人。士。賴。以。啟。迪。儒。風。大。張。而。不。墜。其。數。君子之功。歟。春。叟。克。承。先。志。理。窟。與。有。明。焉。採。邑。子。難。趙。張。諸。人。應。和。如。響。謂。非。春。叟。有。以。首。之。不。可。也。易。之。盡。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李。用。也。夫。春。秋。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春。叟。其。免。矣。夫。李。肖。龍。字。叔。膺。增。城。人。天。資。幼。悟。未。弱。冠。為。經。義。文。辭。選。出。僑。望。同。舍。者。皆。遜。之。父。光。發。嘗。歎。曰。吾。白。首。場。屋。晚。科。入。仕。非。吾。志。也。汝。其。勉。之。以。光。吾。門。益。淬。礪。力。學。遂。登。辛。未。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復。入。稅

糧多私其贏餘。背流一無所受。郡守敬其清白。尋改循州與事。攝長樂縣事。邑多大戶。凌小民以取富。背流至。首重其罰。立圍保之法。使鄉閭各自為兵。人皆相識。無敢為盜者。又禁邪巫。正婚娶。勸學校。課農桑。一境安之。後除太社司。命累遷。朝請大夫。至元中。為增江提學。時經兵燹。學宮鞠為榛莽。增城民鄉。聽老富而好施。背流以義說之。聽老竟讓其宅為學。初聽老家居宏麗。背流刻聖賢木主列祀於其家。聽老因別徙而讓焉。人兩賢之。後又捐貲立鄉賢祠。祠古成之而下。餐舍以次。而舉。弦誦藹然矣。暇日。編輯清獻公言行錄。以傳其言曰。公以嶺海間。氣為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遜世也得。夷之清。仕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論者不以為過。性剛急。嘗製漆牌。繫於肘為銘。以自戒曰。怒如炎火。焚燎自傷。觸來勿說。事過清涼。蓋有得於古人韋弦之義云。廣州志

陳庚。字南金。東莞人。父益新。博通羣書。尤達性理之學。補貢不就。遂隱居東湖之上。邑人尊之曰東湖先生。庚其長子也。以書經授成淳甲子鄉貢進士。南省罷歸。無復求仕志。日肆力古文詩。律中明暢。沉蔚有歐會風。經略劉實。庚才辟置之幕府。無何以世亂歸。隱居東湖家塾。研心道德性命之學。學者多師之。邑人亦尊之曰月橋先生。邑宰嘗延以為儒師。造門問政。嘗修賢安志。人咸稱其有史才。年七十九卒。郭應木表其墓曰。生為一邑之儒宗。沒為一鄉之善士。可謂有德君子矣。弟紀字景元。以周禮領咸淳九年鄉薦。宋季與庚皆退隱於家。以賦詠自娛。尤工小詞。有周伯成。康伯可風韻。有越吟。斐稱。傳於時。號淡軒先生。廣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宋經略安撫使張公廉孫
宋知州陳公大章

宋兵部尚書王公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遠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鑑

張鎮孫字鼎卿。南海人。少攻苦讀。以博學強記聞。治身。直郡庠。有司試其文。異之。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為天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河南謂州前大江所面。鄉落也。有司因拂見。面亭以埃之。文瀛李昂英未達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結龍頭會。有夢覺長弓射江。江為竭者。昂英占之曰。應是識者。其張氏子乎。鎮孫時方弱齡。謂同舍生曰。安知非僕。聞者竊笑之。至是果為狀元。其年大江忽竭。往來相通。企望能辨眉目。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策曰。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仁之為道大矣。非敬無以行之。惟無一念而非仁。則有以充其用之大。惟無一念而不敬。則有以極其體之全。故必混融乎方寸之微。而

後充周乎民物之衆。持守於隱微之地。而後顯行於速用之天。究諸其端。亦在乎積之而已。晉觀之天。以一元運行。無則容息元而卒。享此元也。享而利。此元也。利而正。正此元也。正下起元。而生理又極之於無窮。萬物之困於其間。其生亦無窮也。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間斷。則非所謂盛德。萬物之生意。有一毫之隙。則非所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惟積故能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惟積故能富有。顯仁藏用。夫豈一日二日之故哉。其所積者漸也。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帝王得之以為心。上天生物之仁。猶以積而成。帝王愛民之仁。豈有不積而成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積此健。所以為天。帝王積此不息。所以為帝王。帝王之敬與天同。連茲帝王之仁。所以與天同流也。歟。臣恭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體元長人。臨政願治。八年于茲。固宜海內外。無一之不被吾仁矣。然猶慮夫澤不下流。治未見效。策臣等于廷。詢實惠以及民。蓋欲充此仁以極其用之大也。臣愚以為充其大用非難。而極其全體為難。謹謹聖問中。治生乎積一語。袖釋以對。惟陛下幸垂聽焉。蓋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之不敬也。惻隱仁之端。積一念之惻隱。則仁不可勝用。博愛仁之事。積一念之博愛。則仁不可終窮。仁不止於公也。積之無不公。則仁在是矣。仁不止於恕也。積之無不恕。則仁莫近焉。由一念之仁。積之皆可極其用之。大夫仁之全體。非積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何者。仁者心德之渾全。莫非天理。而非不能不累於人欲。而敬也者。所以克去人欲。而全其天理也。堯舜性之。固無待於積。而危微精一。猶致謹焉。此堯舜之悲。所以為盛帝也。湯武身之。則有待於積矣。故不遺聲色。不殖貨利。敬以勝怠。義以勝欲。必致戒焉。此湯之敬。武之敬用。所以為令王也。故必有堯舜性之之仁。而後有時雍不犯之仁。必有湯武身之之仁。而後有子惠安民之仁。孰謂積一念之仁。不自積一念之敬始乎。洪惟國朝。以仁立國。蓋自慈祖皇帝。陳橋驛一誓。緊繫樓一語。對越天地。遠葉帝王。社稷靈長。終將賴之。此仁之積。可謂厚矣。陛下繼有。實論臣。曰。龜祖頌業垂統。皆不自嗜殺人一念。蓋之大哉。王言。真足以知立國之本矣。抑亦知慈祖立心之本乎。乘快指鹿。終日不樂。且有為天子易邪之語。戰戰兢兢。如對日星。如警雷。積此敬心。以立其禮。故能積此仁心。以達諸用。凡其不嗜殺人一念。皆敬心積而大之也。至我仁宗。撫熙洽之運。此仁之積。愈深。愈厚。范祖禹所謂愛人利物之心。上極于天下。達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蓋至論也。而仁宗所以積是仁者。則有由矣。誠德備宮。不妄言笑。此一敬也。臨朝端莊。具有聖度。此一敬也。朝夕奉先。未嘗敢怠。此一敬也。至忱所感。以致天應。亦此一敬也。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敬。故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仁。體全而用大。非有所積。易由茲。越我理考。備美仁宗。臣觀御製仁厚論。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大用。又嘗拜觀思無邪。毋不敬二銘。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全體。四十一年的積。功深力到。恩厚澤溥。博無窮。施同極。本一毋不敬之心。充積之耳。陛下紹休聖緒。親得心傳。適月正元日。虛仁心仁聞。隔而不通。則拳拳乎戒貪。虹流瑞且。晏珍履廚。實所不忍。則拳拳乎戒殺。即此一念。已足以追配三聖之仁矣。夫賢才所以輔吾仁也。召而未至。求而未獲。仁幾於蕪。吏治所以

實吾仁也。訓而未卒，戒而未革，仁幾於闕，牧守非不選也，而厚生之仁未溥，貢獻非不卻也，而益下之仁未周，發義塚，闢田租，而吏或得以梗吾仁，裕積負，損賦額，而末得以沾吾仁，豈仁之用未能積而大之邪？毋亦仁之體未能積而全之也。夫仁之用不難積也，積之一日，則有一日之仁，積之一歲，則有一歲之仁，日復日，歲復歲，積水以成淵，積土以成山，愈浚則愈深，愈培則愈高，何患其用之不溥？特患不能積其體之全耳。有一毫侵易之心，則虧此仁之體，有一毫非僻之心，則虧此仁之體，有一毫忽忽間斷之心，則離此仁之體。陛下燕閒嬾獲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亦嘗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否乎？亦嘗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否乎？亦嘗在宮如在廟，使民如承祭否乎？孔子告子張以爲仁，必先以恭告樊遲，以爲仁，必先以忠告，至於告顏淵，以天下歸仁之日，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主敬之謂也。是雖聖賢講學之要，而帝王行仁之體，實不外此。臣願陛下以先帝毋不敬之心爲心，嘗有以積其敬，復以先帝仁厚之心爲心，益有以積其仁，而仁之全體大用，上足以結慈祖仁宗一脈，相傳之仁，聖問所及，特仁之餘用耳。臣謹昧死上懇對，臣伏讀聖策曰：厥初願躬，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屬其迷，乃作之師，君之治之，師之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由生，與有天下國家者，豈是以元元爲命，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匪爲邦本計，災放載籍，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臣有以仰見陛下念天爲民而立君，體天以子民，欲其仁之如天也。臣聞乾坤天地之初，屯蒙人物之初，民之初生也，草木稼穡，鹿豕豕豕，不能不食之，必蓄之，飲食自其資於養也，不剛者搏，力強者奪，小者以訟，大者以師，紛然而莫之統，一有聰明聖知者，生乎其間，則天命之爲億兆之君師，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此天下所以比而歸於一人，而禮樂刑政所由生也。禮以明其分，樂以宣其情，刑以防其奸，政以齊其俗，皆所以仁之也。故天下國家以民爲命，聖人以仁而壽斯民之命脈，一都俞吁咈之間，講明此仁也，一紀綱法度之立，設施此仁也，天祐下民，作之君師，苟不能推廣一念之仁，使斯世斯民咸困並生之中，寧不有負於君師之初意哉！古昔聖人所以惕然加敬畏之心，而不以下民爲微賤而忽之，敬天命也，粵稽載籍，言明畏必曰自民，言視聽必曰自民，言天畏栗忱，必曰民情可見，言來紹上帝，必曰畏于民，崇良以民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佑，民祗之可畏，即天顯之可惠，惟天惠民，惟時奉天，惠民所以奉天也，惟天生民，惟時明時又，聰明時又，乃所以奉天也。故堯不畏洪水，而畏百姓之未安，舜不畏烈風雷雨，而畏暴民之未粒，皋非湯之畏，而懷懷之忱，惟恐塗炭之未拯，大風非成王之畏，而祗勤之心，惟恐恐動之弗寧，惟其敬心無日而不存，所以仁心無往而不周，而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而無或懈弛，則能積一念之仁，而無不洽浹矣。臣伏讀聖策曰：三聖傳心之要，不越乎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之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臣有以見陛下三聖之傳心，本一道之無間，欲其仁之如古也。臣聞道之本原出于天，聖人之心，即天也，堯之命舜，自執中之外，無他說，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且舉，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其憂之益深，其言之益切矣。蓋中即仁之體，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也。先儒胡宏曰：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惟仁者爲能盡性，豈有二道哉？堯得是道，故凡益百工，熙庶績，光四表，和萬邦，無非此仁，舜得是道，故凡徵五典，舉四門，命九官，咨十二牧，無非此仁，禹得是道，故凡六府孔修，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功無非此仁，聖人所以維持固結斯民之心，豈有他術之術哉！仁之成民者無窮，而民之戴其仁者亦無窮，書之所謂守邦，即易之所謂守位也。道統之傳，本無絕續，世變所趨，自有淳漓，統一聖其武帝非有志於道之君乎？外施之政，終莫揜其多欲，遠遊堯舜，太宗非悅慕於道之主乎？勤行之功，卒稅芻於末年，此無它，敬心不存，故人慾足以害天理而已。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使道心不汨於人心，則能積一念之仁，而與堯舜同符矣。臣伏讀聖策曰：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昭明大保，人新無疆，肆我先皇帝追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祗遙欲訓，行其所知，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先帝之心，傳欲天下之仁，遠也。臣切謂三代以來，未有如我宋之仁，慈祖仁之元也，仁宗仁之亨也，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皆陽開動，品物發生，其元之時乎，汛播五季，衰頹之宇宙，撫摩五季，銜災之蒸黎，時則有以開天運之元，朱明假大，萬有茂長，其亨之時乎，培植豐邑之深根，滋衍參蕭之厚澤，時則有以暢天運之亨，至于萬寶告成，庶物就實，是利而正之時也。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一利澤之心，孰知先帝所以充仁之體者，一正固之心乎？先帝之心，惟純乎敬也，故尚賢則始終尚賢，不以不肯參之，布治則始終布治，不以貪黷累之，生欲其厚，則常存愛人之心，下欲其益，則常持節用之心，荒政當行，田租當減，則此心無少怠，宿通當貸，課額當省，則此心常如初，凡其所以持敬者，不特一思無邪，毋不敬之銘而已，四十八箴之首，揭以敬天命，又據六經之言，天者，編而圖之曰敬天，圖，易之跋曰：人君動靜語默，教化云爲，無非一乾，先帝之心，即乾也，書之跋曰：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如能疾敬厥德，則可以祈天永命，先帝之心，即天也，上帝臨汝，毋二爾心，見於詩之跋，則此心無時不在帝左右，忱之不可揜，忱之毋自欺，見於記之跋，則此心無時不聞邪存忱，至於周官之法，則則不徒事文物典章之備，春秋之災異，則不徒諉列國證應之言，敬之所積，如此其至，以其講敬之心，而爲履仁之心，以其追畏天顯之心，而爲懷保小民之心，仁固自敬中來也，精神心術之妙，上紹五三之傳，密探六經之奧，而要語一書，所以口傳面命於陛下者，其堯舜禹之相授受也，陛下忱能端居而念，深心以思，玩味以繹，則知書之堯典曰：欽，易之乾曰：忱，詩之蔽曰：思無邪，記之首曰：毋不敬，周禮之列名度數非繁文，春秋之筆削後貶非紀事，其要旨所在，蓋與敬天圖跋同一關鍵，臣願陛下於此而行其所知，則敬非虛文，而仁皆實惠矣。臣伏讀聖策曰：召故老求賢才，以尚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臣有以見陛下虛仁之不能備愛，而急親賢之爲務也。臣聞烏雀之巢，而後風風至，鳴鶴之賢不見用，則仲尼臨河而返，賢者之去就，蓋有所覩也。陛下自踐維以來，弓旌四出，寄非不遺，葦萊皆在位之賢，蕪蕪無其器之害，氣類可謂翕合矣。王春之始，都俞慶會，當泰道之既長，思賢才

之是求。澳烟一札。趣召二老。其情實意。懇惻至到。而考弊在湖。生芻空谷。猶未肯幡然而起者何耶。意者進而在列者。弗獲以容其用。故退而在野者。事甘於處其用。邪切怪紫囊獻。或然闔之莫。而自簡繩。或車輪之難止。沾激者。敢於好名。則雖不沾激者。豈敢不卷舌。才高者敢於任氣。則雖不任氣者。豈敢不稍光。夫人才之在天下。當涵養以冀其成。不當摧沮以速其敗。當取其長而棄其短。不當責其備而求其全。先帝詔曰。朕以禮義遇士大夫。以仁厚培養人才。畦積器使。區區惟恐弗逮。其急於親賢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篤信君子。勿有一毫厭薄之心。留意人才。每為先時培養之計。則養賢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易之所謂信順尚賢。而獲天人之佑助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訓守牧戒貪。以布治也。然訓未必爭。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臣有以見陛下。虛仁不能以自達。必飭吏以與治也。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捨大惡而講小過。張綱為之。埋輪不行。吏習之。蓋必有所做也。陛下申飭守令。加惠元元。字民牧民。有訓有銘。固宜令百里者皆撫字其人。守千里者皆養育其人。往者王春之始。澳烟查盡。猶慮貪殘之相尚。而責監司郡守。不先撫實求士。將以芘隱之罪。罪之。夫監司者。一路之綱。郡守者。一郡之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有囊惟糾惡之風。則受財之吏。自有懸魚在庭之清。則獻饒之丞。自無。今任按察之寄者。或之直清之譽。居方伯之任者。鮮聞廉介之稱。源則濁矣。何以責流之清。甚而薦剋則立定。辟剋則責厚。報嫉廉者之不附已。則勤而去之。喜貪者之能奉己。則舉而進之。求其不芘隱不可得也。始於小大之相尚。成於上下之相蒙。小吏之貪。以錫錄大吏之貪。以鈞石。小吏之貪。特穿窬之智。大吏之貪。乃囊囊之藏。陛下雖有仁心。則誰與違。先帝戒貪之詔曰。監司郡守。固望其奉法循理。正己帥下。今若此復何賴焉。其嚴於飭吏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勸獎大吏。以為小吏之倡。禁戢大吏。以為小吏之懲。則吏稱民安。仁之所及者遠矣。禮之所謂布治于邦國都鄙。而親萬民之觀聽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求牧與實當護也。既不用。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臣有以仰見陛下。謹選循吏。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臣謂欲厚民生。當先取吏。先王為民設官。有官則有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奉行文書。奔走力役而已。後世始有所謂。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王溫舒之徒。猶能擯制而用之。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強也。蓋居官者。遞遞而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借於法而為吏者。舞文法。謬者。仰吏。儒者。畏吏。貪者。賄吏。酷者。任吏。吏曰。可則可。吏曰。否則否。據案占位。書抵惟謹。此官所以反聽命於吏也。是以政以賄成。獄惟貨。雖有循良之吏。果能以身任。牧之寄乎。陛下用諫臣之言。法去完吏。為益國。也。蓋亦為。民。虛乎。先帝御筆。戒飭守臣。毋縱吏奸。為平民害。正。此也。陛下體書之正。德厚生。而以敬心行之。則循良用。而。田里無愁。嘆之聲。而仁聲洋溢。臣伏讀聖策。曰。竭澤而漁。不忍也。既力。御貢奉。且禁。除。宜有益下之說。而向。聞。郡國之有征。賦。臣有以仰見陛下。嚴正。征。欲。以益下之說。仁新。民也。臣謂。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國家。取。民。之。法。纖。悉。不。遺。昔。以。賦。橫。徵。為。非。納。知。賦。徵。之。名。今。而。取。之。而已。昔。以。收。大。半。之。賦。為。非。尚。有。其。半。也。今。直。盡。之。而已。府。庫。金。帛。皆。生。民。膏。血。郡。邑。官。吏。權。操。

丁壯。繁。累。老。稚。銖。銖。寸。寸。以。誅。求。之。以。輸。于。幣。庚。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南。畝。之。民。熬。而。塗。足。終。歲。勤。勩。而不。厭。糠。粒。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徒。吏。坐。門。叫。囂。突。突。苦。民。伐。桑。糶。妻。子。以。飽。之。愁。歎。之。聲。載。道。陛下。不可。得。而。見。也。思。復。損。上。以。益。下。得。乎。陛下。自。初。即位。止。貢。奉。御。羨。餘。天下。咸。知。陛下。之。仁。無。士。木。營。繕。之。修。無。匪。須。賜。與。之。需。天下。咸。知。陛下。之。儉。日。積。月。累。固。宜。那。計。裕。而。民。力。寬。臣。來自。遠。方。側。聞。奉。宸。之。儲。儲。大。農。之。積。子。虛。是。果。何。為。而。然。耶。扈。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韓。琦。論。減。省。浮。費。自。宮。掖。始。宋。祁。論。三。冗。三。費。終。之。曰。人。不。率。則。不。從。衣服。醜。購。無。益。荷。規。請。自。乘。輿。始。珠。玉。錦。繡。不。得。浮。費。請。自。後。宮。始。先。帝。因。經。筵。講。易。豐。其。有。曰。豐。亨。盛。大。之。時。人。主。之。侈。心。易。生。不。可。不。戒。慮。此。也。陛下。體。易。之。損。上。益。下。而。以。敬。心。行。之。則。百姓。足。君。執。與。不。足。郡。國。無。征。賦。之。政。而。仁。政。行。矣。臣。伏。讀。聖。策。曰。義。廉。之。發。將。以。賑。饑。而。餒。車。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諸。州。之。積。負。捐。版。曹。之。故。額。俾。紆。急。絕。之。擾。深。寓。省。費。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不。下。流。歷。思。之。迄。未。得。其。說。臣。有。以。仰。見。陛下。下。軫。憂。民。莫。欲。無。一。事。之。不。本。於。仁。無。一。夫。之。不。彼。其。澤。也。臣。切。以。為。義。廉。之。發。田。租。之。蠲。欲。公。其。利。則。臣。前。所。言。欲。厚。民。生。莫。先。取。吏。其。說。粗。可。得。行。積。負。之。裕。故。額。之。損。欲。去。其。害。則。臣。前。所。言。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其。說。粗。可。用。請。終。言。之。自。去。歲。旱。澇。和。仍。民。已。告。歎。今。春。常。寒。為。咎。陰。雨。彌。旬。穀。再。種。而。不。入。麥。雖。秀。而。不。堅。糠。既。盡。惟。草。根。木。葉。是。食。民。不。聊。生。甚。矣。朝廷。蠲。租。發。粟。正。欲。民。拜。一。飽。之。賜。然。常。平。之。積。平時。侵。移。移。易。以。虛。和。付。受。至。是。則。乘。時。消。裕。者。有。之。矣。幸。而。有。積。則。借。補。欠。之。說。而。官。吏。瓜。分。其。錢。者。有。之。矣。甚。而。坐。視。流。弊。不。肯。發。屣。並。緣。支。撥。掠。其。實。益。吏。則。肥。矣。如。民。何。田。賦。之。納。郡。邑。預。借。或。二。三。年。至。是。則。文。具。應。詔。者。有。之。矣。幸。而。富。州。大。邑。未。至。預。借。則。以。畸。零。當。放。而。欺。誑。小。民。者。有。之。矣。甚。而。包。放。重。催。虛。破。補。解。盜。竊。府。庫。欺。弄。簿。書。吏。則。豐。矣。如。民。何。此。臣。所。謂。莫。先。取。吏。是。也。諸。州。積。負。當。當。則。裕。仁。也。上。供。之。數。或。不。足。以。供。調。度。之。需。能。保。版。曹。之。不。剝。削。乎。元。費。未。節。而。先。積。負。之。裕。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版。曹。故。額。當。損。則。損。仁。也。破。分。未。除。或。足。以。貽。異。時。之。害。能。保。州。縣。之。不。橫。取。乎。浮。費。未。省。而。先。賦。額。之。損。是。不。節。其。流。而。窒。其。源。也。此。臣。所。謂。莫。先。取。吏。是。也。先。帝。御。筆。令。諸。州。建。平。糶。倉。必。命。監。司。嚴。督。守。臣。使。小。民。無。艱。食。之。患。至。獨。放。水。旱。田。租。必。戒。守。令。奉。行。以。實。當。賦。取。贏。於。額。外。賦。租。或。見。於。重。催。必。一。一。申。徹。之。陛下。倘。能。以。敬。行。之。則。約。已。裕。人。取。食。下。仁。意。充。塞。乎。宙。矣。臣。伏。讀。聖。策。曰。意。奉。憲。者。導。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錮。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貽。謀。常。恐。蓋。之。道。為。之。惕。然。也。臣。有。以。仰。見。陛下。下。敬。仁。道。之。難。盡。思。所以。光。紹。先。烈。也。臣。於。陛下。治。生。乎。積。非。可。速。成。一。語。願。益。加。聖。心。焉。蓋。積。之。說。有。二。有。積。習。之。積。有。積。累。之。積。人心。久。玩。吏。治。久。懈。令。之。而。不。從。懲。之。而。不。改。此。積。習。之。積。仁。之。益。也。力。行。不。息。持。敬。不。怠。有。愆。久。無。開。斷。有。緝。無。作。此。積。累。之。積。仁。之。基。也。陛下。忱。能。體。之。於。心。行。之。於。身。不。以。未。治。而。自。止。不。以。小。康。而。自。務。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過。為。無。傷。而。弗。改。不。以。災。異。為。適。然。而。有。忽。心。不。以。祥。瑞。為。美。觀。而。有。德。色。一。敬。之。積。愈。積。而。愈。厚。則。先。帝。貽。謀。數。世。之。仁。又。自。

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是年四月端宗崩衛王即位改元祥興加道夫學士兼兵部尚書十月元將李恆襲廣州力戰不利閏十一月庚戌道夫遁壬戌震通癸亥元人復陷廣州獲船三百艘衛將史宋邁以下二百人以其去於是二人會兵閩再舉十二月壬午道夫引兵先往取廣州與李恆兵戰大敗爲元人所執凌震繼至亦敗退戰于城東葉葵又敗明年二月李恆與張宏範合攻崖山震解甲降宋亡之後道夫不知所終廣州志

區適字正叔南海人幼爽邁能文辭於經史皆通大義及長重厚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慕之多遊門求講解從之遊者數百人所居地名蛇洲而適號登洲鄉間稱爲登洲先生因其地爲登洲鄉適父瑛字良玉仕宋爲德慶參軍居官廉介有聲從父翊龍官至朝散郎世食宋祿適以官家子抱道不仕或勸之覓官適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遠魯花赤和俯仰邪時元制漢人南人不得爲正印官所謂遠魯花赤者則其蒙古種類也語言不通至有因之成隙者故適及之家素饒于財嘗遇歲大饑出粟四千餘石爲粥以餉貧民鄉里皆感其德優游里閭嘉適終身元宋兵革擾攘舉盜過其墓相戒曰勿犯此吾施粥主人也有詩文若干卷京口劉與子序之曰翁德人也予始以文士目之不亦淺歟又曰扶笻之南越益之下寧復有斯人哉故老相傳今謂適三字經適所讀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爾之與周與嗣千文並行云同邑有何子達者尙志讀書宋末隱遁山林間號柏堂元初以明經舉器然不出年百有一歲又增城有葉野舟者亦宋元間隱君子也有所著四書缺疑藏于家嗚呼元之據有華夏也皆廟吾儒於借巧聞矣有志之士其肯仕之哉仕於其時皆當已而巳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吾於區適子有感焉廣州志

羅蒙正字希呂其先廬陵人父藉叔游學新會遂家焉蒙正資稟秀拔勤學強記諸史百家無不成誦甫弱冠開筆慶羅斗明工詩往拜之斗明嘉其賦又同族譜悉以詩法授之一載而歸大有詩名縣尹沈壽創古岡書院禮蒙正於師席一時學者聞風雲集未幾領湖廣省徵爲高州文學秩滿歸仍授徒于書院至正丁亥赴省試遇開武功銓人或勸其借註巡檢不屑就以詩答之云儒冠不是將軍具只作當年措大看既不快心志落落遺元季亂避地郡城館於遠吏趙式家式薦于司授南恩州教授時州判吳元良亦文士也素慕蒙正名一見歎如平生元良有志併合羣醜據有一方欲用蒙正爲幕賓以贊厥猷蒙正識其志力辭不就後因病以詩謝云願賜一屬閤養病簡編燈火伴青衿未幾卒元良禮葬之有詩集數卷傳于鄉廣州志

張拱字彥謙新會人蒙正門弟子也幼嗜學性敏強記年十八賦崖門懷古詩蒙正器之惜其相從之晚也洪武初以足疾不能行益閉心經籍知縣謝汝陽爲構書堂于象山之麓俾邑人往從受業扁其軒曰養拙晚年自號病叟人咸以象山先生稱之其學以明理爲要詩文以典雅爲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學之淺深皆能識其大要廣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 東莞伯何公
- 都轉運使劉公
- 知縣簡公
- 吏部尚書張公
- 試工部尚書張公
- 戶部侍郎黎公
- 參政彭公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背劍元至正中仕爲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嶺南騷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爲念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無何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食暴肆欲民不堪命衆慕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遂常贊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論功授惠州府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衆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省參政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陪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食樞密院

事。遂推恩二代。祖發漢。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都公。父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江都公。祖妣鄭氏。母葉氏。皆江都夫人。未幾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資善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憲被廢。訪副使廣等。復克之。宗憲退走。謫右丞。里迷失。以歸。明年。制授其榮祿大夫。自左丞遷右丞。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太祖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即先遣人以書諭其略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蒙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莫征橫傲。竄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願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圖意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壬辰。師至潮州。真遣都事劉克。佐諸軍門。上其印章。己亥。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太祖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粵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蒙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實。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其主不屆。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興歎。爾其速數郡之衆。乃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賈李奚讓焉。今特賜召來廷。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紂。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東莞。其率官屬出見。永忠感諭之。仍以枋降諸衆。誅邵宗憲等。餘孽悉平。詔至。其乘傳入朝。太祖授其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據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買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尙懋德。以輔我國。其蒞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雷厲。人莫敢犯。而一主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三年。移山東行省。尋定官制。改四川布政使。所至有聲。越七年。以老致其政。二十年八月。封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及世。二十一年三月。真薨。年七十。御賜葬祭。子榮。襲封東莞伯。榮字耀先。後以罪罷職。次貴。字奉先。有學行。爲士大夫所推重。次宏。字彦先。官至尙寶司。承明。文衡。明。功臣錄。

劉德其先其人。祖宦遊嶺表。家於四會。元末避兵新會。依主簿徐文可。共保縣治。後黃斌以逆兵來攻。邑城失守。聞北到甲林文秀。獨能固守。德與衆就之。鄰境避亂者。咸往依焉。時元太常卿余觀國招撫

江南。惟北到一甲。尙爲國守。咨嗟太息。因命其鄉曰崇節。以示褒重焉。德秉性剛直。復勇健善戰。至洪武初年。天兵至。德往見征南將軍廖永忠。遂薦之於朝。授陝西鞏昌府通判。陞臨洮府同知。湖廣襄陽府知府。福建都轉運使。洪武十三年。引年卒於家。又區馮民者。南海之龍津人也。性剛直。爲鄉人信服。元季。土豪相聚爲亂。馮民偕其族子忠吉。體原舉衆立誓保障。鄉人賴之。洪武初。廖永忠師下廣州。馮民等首請歸附。永忠令保障如初。副將軍參政朱亮祖陷於山南賊。忠告永忠。調軍令忠等爲向导。破之。亮祖因解事。平。馮民等入朝。詔以馮民知汀州府。以資高辭。更授仁風鎮巡檢。吉授彰德衛百戶。忠與體原不仕而還。用廣州志新會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其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邵宗憲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資以緡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情表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鐵鎖。臣母得以生還。雖臣祖英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報私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復肉。銘感聖德。微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僥倖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祿秩不容及不孝之徒。以仁心懷遠人。而匹夫無不獲之願。況臣經事元朝。幸已逃。母年逾老。孤苦特甚。尤宜憫恤。而欲值者也。伏望聖慈。赦回。成命。於其愛日之知。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驅歌德澤。爲賜也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棄親赴任。不孝之罪益深。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節。非惟遠人子之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焉。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降附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事覈皆所不免。查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因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賈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蟄溪云。用廣州志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未冠時。有和者見之曰。山角洞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要縣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壬子。登科第。擢監察御史。陸常州府知府。吏部左右侍郎。進吏部尙書。譽望爲時所推仰。其爲御史也。彈劾不避權要。高皇帝重之。命偵蘇州守魏觀所爲不法。度稱曰。人與縣學宮。廉得其實。還奏稱旨。官建議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以勸忠。上命有司舉行焉。時諸助臣連姻宦室。多估券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凛然。朝署爲之屏迹。其出守常郡也。治政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廢文業。勸勉鄉人。俾知向學。禮教蕩然。大興。前郡守何用修公

廣州人物傳 卷第十一

麻。建序祠宇未畢以罪去。皮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爲病。治行爲徽輔第一。朝廷聞其名。召之。遂大拜。其爲侍郎也。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數十事。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從例贈其父復禮。承事郎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其爲尙書也。藻鑑人品。錄選得體。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誤。當獲微譴。閉戶一响。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爲人清謹持大體。鄉人尊之。以爲有崔杼獻流風云。始度本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璿者。始遷於禮園社。塆生飛一。通周易。能會萃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彬甫生復禮。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不盡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廢斥之。學成不求仕。念居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城中。俾就名儒游。見其能立輒喜。動顏色。以是成名。復禮沒。度葬之。增城之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度之弟峻。黜黜亦以學業聞。子姓至今不絕。用廣州志一統志四州志來學士文集卷四

贊曰。余少時則聞增江張家宰之賢。父老爲余言。國初取。下多從軍典。藩臬守令。稍有贓罪。倭印未燬。即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決句已位。朱紫矣。以故居職。惟恐不能奉法。郵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百職盡舉。張度守常時。朝廷遣使逮京。旬諸郡守。使者道經常。常人相傳以爲捕度也。度方燕食。聞之笑曰。張度盡心民事。必不見逮。萬一有之。吾官爲大夫。有死而已。必不受獄吏辱。已而果非捕度。未幾入召矣。其後竟死於職。其賈生所謂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甄整而加者歟。噫。亦可謂大臣矣。在朝建白最多。惜其家無傳焉。

麥志德。連州連山人。少勤學。有才幹。洪武初。以孝弟力田舉。上奇其謀略。拜五府斷事。累遷右參軍。洪武十七年正月。擢工部侍郎。試本部尙書。明年坐戶部侍郎郭桓所累。志德與閩部皆置於法。或勸其請上自明。志德不救也。用連山志

黎光字仲輝。東莞人。博學能文。個儻有奇氣。洪武壬子。膺鄉薦。釋褐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卓有風裁。常巡歷蘇州。民罹水災。缺食具實以聞。得蒙賑濟。存活者甚衆。及巡歷鳳陽。所上封事。皆切時弊。遂受知於上。其在朝也。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事所忌。陞刑部侍郎。繼三閱月。陳以他事中之。竟卒於謫所。人皆惜之。其父伯原。元季由連山教諭。歷德慶惠陽二郡。卒於謫所。傳於時。然則光之學行才識。負異於人者。蓋得家庭之學云。用東莞志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蚤失怙恃。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授。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銓部。以召入見。上親閱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屢公有威。同列皆以爲勝己。時上方講文學。多擢近侍。眞左右。俾應制。通詩思敏給。上稱之。嘗賜贊善大夫。宋濂以醉學士。通預廢和之列。九年三月。與方徵等十六人。傳轉監察御史。嘗奉命巡京郡。薦達賢。能攻訐貪暴。有能聲。用事者。道入府金帛賂之。通辭不可。其人強之受。通欲以上聞。乃已。久之。陞山西布政司參政。通單車赴任。能以公恕積弊。弊河東運司官。匿羨餘不以實聞。廉得其情。遂實於法。朝廷賜買鐵旌之。有與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

僧也。以材辯受上知。嘗謂殺按察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于通。通直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於家。通爲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爲政若不事微察者。然所舉劾。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同通時爲監察御史者。有南海鄭毅。亦名士也。毅字德宏。洪武庚戌進士。嘗按八閩。以清直稱。才思敏贍。世言能詩者。必曰鄭御史云。用南海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前翰林典簿孫公質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質
教諭李公質

孫質字仲衍。南海之平步人也。性敏適。資表秀偉。於書無所不讀。爲詩文多不屬。開卷伸紙。立筆而就。初若不甚經意。而氣象雄渾。與喻深致。駭駭乎魏晉之風。自少負節槩。不妄交。耕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聞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改元。戊申。征南將軍平章廖永忠。至真求質作書。請歸附。由盡誠款。永忠不疑。一人而南海帖然者。質之力也。永忠尋徵質典郡教。三年庚戌。始昭天下。設科取士。質以詩經中高選。會試中書。入對大廷。皆在前列。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主虹縣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加意勞來。民返其業。甫一載。被遷入爲翰林典簿。學士宋濂。樂韶鳳。水旨。皆同。頭稱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敏便。而容貌飄逸。濂輩皆自以爲莫及。八年。預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於西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爲平原簿。無何。以事遷。繫有旨。輪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

諷吟為粵督工者以聞名至上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中益肆力於問學。所見益深。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嘗和陶潛歸去來辭以寫其情。其一曰。懷憂志不忘君也。十五年。被召拜蘇州府經歷。蘇為東吳劇郡。素號難治。其贊畫有力。政用大和。二十二年。以事歸。成遠東。怡然就道。酒賦詩無異平日。時都帥梅思祖鎮鎮三韓。素聞其名。迎置家塾。是年竟以黨禍見殺。人皆勸其以疏自明。贊不答。歌一詩長嘯以就刑。天下冤之。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時亦在戍。奉檄葬於安山之陽。贊平生誤述甚富。有通鑑前編綱目七卷。孝經集善一卷。理學訓蒙一卷。西廡集八卷。和陶集一卷。集古句律詩一卷。傳於學者。孝經集善。則宋濂為之序焉。贊既沒。諸書多零落弗存。其詩文。今行者。為黎貞所編。番禺趙絢作贊傳。稱其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官雖不甚顯。而所至有聲。出處窮達。夷險一致。川西廡集。順。

王佐字彥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官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寓廣州。改物後。占籍南海。時孫寶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贊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其開。著求士。與贊首被禮聘。其敬二人者。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賓者。德慶豪帥也。據有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贊往說之。得其歡心。實遂與贊通好。然贊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歸。言於其使。招致之。由此士皆館設。凡以一藝名者。莫不乘也。洪武六年。部使者薦於朝。謂佐有才學。當備顧問。徵至京師。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恆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為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如宿構者。有巨騎黃馬當赤心之句。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上游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為名世之作。其為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樂權要。居官二載。即乞骸骨。上憐其誠。特命所請。陸辭。日賜鈔五十千。以為道路費。士林羨之。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蓋十人而九。佐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為難云。佐天性孝悌。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為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於有司。以己貨贖其罪。哀慕終身。形於著述。有聽雨軒集。瀛洲集。多散逸。郡人彭森刻於建安者。僅時一卷。評者比之高適岑參。用楊公大題。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為游。著姓。哲弱冠而孤。刻苦讀書。通五經。嘗借人文選手鈔之。沉玩究。遂能作詩。造詣唐虞。性好奇山水。結廬蒲洲。栖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為未足。乃辭家度廣嶺。過吳楚。遊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宋文昭。誦頌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噉。二人暗曰。君才如白雲。吾雖知。知。如。和。何。自是益有名。龍鳳中。太祖為吳王。駐師金陵。招徠名儒。哲為丞相李善長。參政。起程。在廣洋所。知。交。與。之。乙巳。建吳國。拜哲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被。翰林。典。範。輔。導。進。職。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捷。聞。上命賦詩稱賀。未幾。歲。早。上。雨。鍾。山。獲。應。御。製。七。言。詩。志。喜。命。哲。廣。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論。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罷。任。勤。於。為。政。吏。皆。初。以。儒。士。易。之。哲。判。決。如。流。案。牘。無。停。者。且。不。事。

徽繞奇。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早。麥苗。盡。彫。乃。齋。戒。徒。跣。日。中。詣。洪。範。池。之。龍。祠。禱。焉。詞。旨。哀。憫。甘。澍。應。時。優。渥。民。謠。呼。曰。此。黃。公。雨。也。狼。溪。有。怪。物。善。為。幻。能。竊。人。睛。之。哲。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作。一。背。蛟。斃。水上。邑。人。訝。以。為。通。神。時。經。毛。貴。亂。後。民。多。流。徙。他。邦。開。善。善。政。復。其。業者。亡。虛。數。千。人。戶。口。日。滋。辛亥。四月。陸。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泣。泣。舉。國。父。老。扛。輿。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城。乃。返。是。歲。黃。河。決。梁。山。中。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開。有。司。欲。復。賑。黃。陵。閩。哲。建。議。謂。此。乃。胡。元。之。覆。轍。可以。為。戒。不。可。以。為。法。事。遂。寢。尋。上。疏。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上。怒。其。狂。斐。會。山。東。分。省。奏。哲。捐。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上。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郡。校。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月。朝廷。取。回。山。東。治。在。郡。註。誤。竟。置。於。法。郡。邑。人。爭。購。之。且。家。為。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常。自。銘。曰。天下。奇。首。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名。聽。雪。學者。稱。曰。雪。蓬。先生。子。聽。與。其。詩。文。十。餘。卷。號。雪。蓬。集。行。於。世。嘗。經。梁。昭。明。太子。墓。作。詩。弔。之。評。者。謂。選。詩。中。殆。不。可。甲。乙。其。精。工。如。此。用。琴。軒。集。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達於經學。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以。明。尚。書。薦。至。京。師。上。親。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縣。典。史。繼。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遍。覽。帝。王。遺。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士林。聽。其。論。歷。職。郡。邑。十。餘。年。年。薄。暮。矣。乃。自。陳。不。能。吏。願。就。教。官。得。為。湖。廣。漢。陽。教。諭。當。兵。革。初。靜。費。舍。辭。遂。避。中。生。徒。僅。十。數。輩。皆。野。獷。不。可。與。語。德。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弟。之。俊。穎。者。館。設。焉。自。是。絃。誦。說。說。人。知。向。學。矣。秩。滿。改。任。廣。西。義。寧。縣。學。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貨。富。以。楮。幣。賜。之。收。效。勤。論。使。約。束。鄉。鄰。不。得。為。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當。道。方。慶。遠。之。而。德。以。倦。遊。南。歸。卒。於。家。德。為。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賓。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也。德。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行。於。時。序。者。以。為。誇。晉。唐。而。陳。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長。史。子。學。字。底。信。亦。能。詩。大。成。易。庵。集。卷。終。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雖是官督卜之說。浮屠老子之書。靡所不究。氣宇豪邁。與物無芥蒂。與到。即。揮。毫。賦。詩。人。莫。測。其。涯。也。父。瑞。元。臨。江。路。治。中。與。母。連。喪。介。孤。憤。閉。戶。讀。書。遂。無。復。仕。進。意。植。二。松。於。所。居。扁。其。軒。曰。臨。清。蓋。以。淵。明。自。擬。昭。其。志。云。時。有。李。謙。者。南。海。文。士。也。以。薦。起。介。力。止。之。不。可。臨。別。介。泣。謂。曰。變。天。雖。長。劉。日。質。短。子。獨。不。為。高。堂。念。乎。誰。竟。去。後。伴。南。康。坐。累。乃。歎。曰。趙。伯。貞。真。高。士。也。介。行。皆。以。一。簞。自。隨。遇。景。即。投。詩。其中。絕。不。為。人。西。題。結。神。極。病。其。稍。性。復。不。喜。接。達。官。貴。人。日。往。還。西。樵。泉。石。間。獨。與。八。十。翁。劉。樂。善。者。相。和。以。自。娛。屢。為。有。司。薦。皆。辭。免。洪。武。己。巳。以。家。累。有。旨。逮。赴。京。師。道。南。昌。卒。於。舟。中。年。四。十六。介。顏。如。泥。丹。丰。度。類。神。仙。中。人。尤。善。教。子。四。子。絮。綸。綸。純。皆。善。詩。文。工。篆。隸。時。稱。四。傑。絢。亦。隱。居。有。父。風。所。謂。趙。懷。素。者。也。後。純。貴。贈。介。為。監。察。御史。有。臨。清。集。行。於。世。方。孫。黃。王。佐。結。詩。社。南。園。時。一。時。名。士。如。李。德。黃。哲。暨。別。駕。黃。楚。金。徵。士。蔡。泰。晦。黃。希。貢。長。史。黃。

希文、架開蒲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安中之弟通判澄、徵士訥、皆與焉。豪吟劇飲，更唱迭和，文士宗之。而介自成一家言。世以黃佐德、曹並之、稱五先生云。李韓子或專與介齊名，有夷白集而今不傳。用先生集題氏家譜。陳維所撰碑銘。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稊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

吏部主事鄧公林

樂濟先生唐公

學圃先生黃公勛

刑部郎中黃公

教諭黎公

黎貞字產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稊坡。學者稱之曰稊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漉漉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五羊孫贊狂者，才美絕人，為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登而為詩文，滔滔自胸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為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巖光，後以事為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博。

而謙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解而就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游沉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臂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稊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於世。初貞在遼時，孫贊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殮殮如禮。奉柩葬於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為文祭之，讀者莫不噴淚。其篤於友誼如此。比其自遼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其胸次脫落此類也。用新會志廣州志四庫集卷四

厚誦字慎初，南海之葛岸人。恬靜力學，凡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不妄交游，以澹交名其齋。永樂中，學士解縉出為交趾參議，嘗過謹，與之上下其論。若繭絲未殺，層出不窮，縉不能有加也。縉以名儒稱之，為謹題西樵讀書處，有曰：反身循理，德忿室欲，敬之敬之。如金如玉，稊與稊陶，何書可讀。蓋以聖賢事業期之也。當是時，讀書山中，名聞公府，識與不識，皆曰：廖五經，廖五經云。以明經舉為四會訓導。後轉通山教諭，以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為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於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視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呀然歎曰：子豈能知我邪？子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者，非識機者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非謙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途，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文而惟其人，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真而惟其順。若先生也，久與芹芹寂寂其身，名不為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其，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必，乃以我為廣邪。孤得先生乃囑爾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其所以不知則當闕而不宜，汝談何易。易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為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趨起旁午，此乃狂狷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也邪。故事不合而不能隨，事不用而不以諂為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元聖，其仕其止，惟義是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禍，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詔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於聖德容又何虧。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子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友二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風，即此是好。由西而南，黍為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造，習則不足而禮不墮。因機與時，亦頗不愚。若乃隨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趨，口而囁，則又與古人殊也。假因諂以致浮譽，負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必之劣，而不願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諸彼大方者，其將以予言為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久之，陸南安府學教授致仕卒。其教人以執禮為先，羣從兄弟皆受學者，終身莫敢與離。行立從子，慎德癸丑進士，至通顯，事諸翁執服，役人以是高之。所著有澹交集，藏於家。州志卷四

鄧林、字士齊，新會人。能為古文。洪武丙子，以明經中鄉選。歷貴縣、南昌教諭。遷吏部驗封給勅二司主事。林嘗自謂其學詩於陶、李、杜，學文於史、漢、韓、柳。學書於唐、虞、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和煦兮，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惻惻而歎歎。思神靈其若赫兮，言可結而詰。幽深閨而惘惘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頗有家兮，及嫵婉於良時。時與頗而兩際兮，豈予德之有虧。以保傅之愛助兮，幸無非而無備。辨貞慎以爲繁兮，節禮義以爲基。陳女圖以爲鏡兮，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姝服兮，矧自揚其蛾眉。吾有此矜兮，諒君子之攸宜。申子好以元纁兮，亦既差殺而結。猶指初昏以爲期兮，胡申且而改。德無虧而見擇兮，俛順懷而靜思。豈導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緯纆兮，非塞修所能媒。感標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之匪斧兮，懼相鼠之貽譏。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滋。心味味而莫喻兮，假筵筵以決疑。靈氛告予以吉兮，曰貞固之可持。雖佳期之非其兮，孰求美而釋茲。節余情而不傷兮，聊撫景而娛。步逍遙而容與兮，玩素芳於晚畦。崇蘭汎乎光風兮，竟芳菲而襲衣。願申椒與若蘂兮，謂結車與江蘿。蓋好修而有取兮，終必充夫佩章。豈余目於遠道兮，望軒車之載馳。冀芳菲之未歇兮，及公子以同歸。辭曰：有美一人，清揚矜兮，絳綰如錦。惟靈修之故兮，芳春永懷。無使歡夫遲暮兮，後官於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閱其詩文曰：嶺南一代之文人也。其他詩詞序記銘贊之屬，皆隳括有法。自號退庵。所著有退庵集。行於世。同邑有梁傑、仲敬者，羅蒙正高第弟子也。英華秀發，工詩文而長於舉業。蒙正稱之。洪武庚戌，薦於鄉。辛亥登進士第。賜燕中書。賦詩有鼓腹愧蒙天澤海，願推餘瀝遺蒸民之句。一時翕然稱之。歷永城縣丞、禮部主事卒。又有番禺何子海百川者，隨同年也。本宋進士，起隆之後。博學能詩，嘗擬秋風三疊、清婉沈澁。評者以爲過居實遠甚。歷承唯寧、永康二縣，而官不顯。二人者皆先鄧林時。又有番禺二董，則名在林之後。伯曰匾字宗志，永樂甲午鄉薦。金鑑訓導。仲曰匡字宗輔，丁酉鄉薦。萬載教諭。陸貴州道監察御史，俱能詩。而匡尤善草書隸篆。其父珣，字伯珣，洪武甲子鄉薦。吉水教諭。亦能詩。世謂二董爲克肖子。有二董集及自見集藏於家云。用廣州志新會

唐豫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縣學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書樓。有龜峯集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簿孫養遵作詩文。有古人風度。性剛介，無詔曲。交友克盡義。尤篤於孝。作夢我亭，以寓孝思。主事劉履爲之記。以古孝子不能過稱之。自號樂濟。學者稱爲樂濟先生。時有平步六逸，謂東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苦庵何准、素庵劉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嚴。衣冠嚴肅。爲世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爲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尚使人興起。余等幸爲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爲鄉閭規範乎。因立爲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期之愆。而鄉里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役，必審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官恐招罪，答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謝賓東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

之物，不必過於華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傷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席而坐。爲父當依離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得以蔬素。朔望止設饌。一奠奠畢，親則止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其祭祀之誠。親朋一請，必至。無得再三也。其八曰：禮重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鄉里親朋，互相補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於親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破家，花酒無度者，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爲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必體察之。倘爲不善，即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或如此，則余等爲徒言矣。蓋因鄉閭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行之一年，爭訟蔑息。久之，頽俗漸革。一時公卿間皆尊重豫。布政參議陳贊德其文行，待以賓禮。且贈以詩。有百鳥羣中孤鳳凰之喻。及贊故太常少卿去，執手泣別，不能舍。謂曰：卿吾三益也。其忍一日遠鄉邪。子壁亦有文行，酷類其父。築主一齋，遠近尊師之。每訓誘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尤其迂闊，曰：文惑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聖教之地邪。正統己巳之亂，避難佛山。爲其鄉人策策，賊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用廣州志順

黃勤字敏功，東莞人。博極羣書。爲文奔騰雄放。出入經史。有古作者意。元季避地邑之白濠。雖在擾攘中，持志益堅。無書披閱，則假事文類聚與兄默手自抄錄。風寒暑雨不倦。其勵志如此。洪武中，以薦授邑庠訓導。後改梧州。二庠士子後多顯融者。世稱其善教。致仕卒於家。學者因其別號，稱之曰學圃先生。子受登，字虛己。世其文學。善於詞賦。尤長於古文。開門授徒。擔簦負笈者，戶外常滿。鄉御史虛詳副使鄭敬輩，皆出其門。雅志不喜仕。永樂庚子，有司強之入試。果以春秋中選。遂隱居不出。年五十五卒。有文集十二卷。諸子皆業儒。次子結，最知名。結字資友，領鄉薦。就天河教諭。居僻陋，益肆力於書史。陸泉郡教授。兩主鄉試。有樞要家以白金五百兩爲其子鬪。且許保薦爲御史。結斥絕之。泉人令廢於學。結嚴立科條。士皆激發。科第自是驟盛。復擇生徒之頑敏者數人，授以春秋。後皆得雋。泉中始有春秋之學矣。九載赴錢晉考，爲天下教官學行第一。陸遼府右長史。多所規諫。王稍疏之。久乃知其賢。後丁內艱。起復轉帳府。而卒。所著有紫雲山志。用廣州志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少從李韓游。明經學。善文詞。洪武癸酉鄉貢進士。卒業太學。授福建政和知縣。水樂初縣病荒歉。發勸富民發私粟以借。民而官從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甚德之。而他縣多旱。俄云：政爲一省之最。惟母髮去服。閩部使者以文學政事薦。陸禮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卒。家有學識。多所著述。其論社所以主石之義

文告城隍須吏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一暴尸。惟一鑰及小木私記在。收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印志不同者。輒發還。無何。得相同者。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賊名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它如辦立獲盜。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遂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已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唐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脯一束。其家所寄者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益。益賦號錢唐。一葉清。後卒於任。為文躬祭之。哭甚哀。其妻別淑。類此。察案一日。偵以鵝豕命懸之。後有遺者。指示之。無復有以毫髮干者。其察案或受於人。必問冷而寒。鐵公知否。新未顯時。配夫人治。以給及在浙。苦如平時。同官私屬內。燕刑斂布。皆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更為澹素。其廉介類此。故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其所剖斷。人視以為法。然為政尚大體。以愛民為本。澤及無告。民自不冤。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至於犴獄。皆空。浙民至今猶能道其事。樓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賂。新時。廣文冊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乃更誣奏。新專擅生殺。上怒。令馳馬速新。承綱意者。榜掠之無完膚。既至。伏丹陛前。猶抗聲陳其罪不已。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以擒奸。惡奈何。罪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時。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冤。顧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獻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以罪。事益白。仁廟尤憐惜之。新為人委幹。魁梧。好學。能文章。在子行。氣宇。凜若成人。屢直稜厲。人無犯者。有小挫者。必奮奮不平。必直之。乃已在郡。校同列有過。輒而責。無所容。人以為太甚。每正色曰。責善朋友道。苟阿諛。胡取友為。有過者。即改。恆恐新知之。蓋其愛可知已。既不祿。夫人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每月周之以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其妻初。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用彭森所撰傳本東日。廣州志。松江志。參詳。

贊曰。嗚呼。新之死於紀綱也。可哀也哉。律身之廉。臨政之明。洗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森傳其行曰。公發姦。摘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擬人於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無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鄉伯有魏元。徵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為奸盜所殺。皆附魂於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於新乎。要之新之清風勁節。固不待於此。而自可傳於不泯也。

馮薄。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為政一以恩禮。為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龍多。虎為民患。符沐為文。敬告山神。曰。民推虎患。令之過也。禍於吾民。寧禍於令身。三日。即殲巨虎。一壇。教。邑人勒碑頌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繁。俗喜。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德政尤著。秩滿。監司以。最聞。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平反多。愷公論。尚書魏源薦其

有牧民材。出為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揀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室穀粟。及敢深流官。本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責重典。薄福。盡仗而遣之。園郡。服其明。封墳。海。舟。苦。風。濤。無。棲。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於。隄。頭。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解。元。兵。火。蕩。為。瓦。礫。噴。然。興。歎。以。為。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創。大。成。殿。明。倫。堂。東西。二。齋。貫。道。門。三。賢。祠。文。會。堂。并。號。房。十。數。所。皆。輪。奐。燦。然。延。致。任。何。博。士。為。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湖。望。親。臨。為。生。徒。講。解。老。保。觀。聽。者。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自。鹿。洞。志。稱。其。興。復。之。功。為。當。代。冠。冕。云。考。績。赴。部。以。老。疾。辭。傳。郎。趙。新。督。巡。撫。江。右。知。其。為。人。甚。詳。厲。聲。曰。復。薄。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懇。乞。累。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白。金。錢。送。薄。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帶。立。廟。於。郡。奉。祀。焉。又。配。饗。於。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睡。庵。也。後。并。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六。即。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講。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捐。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庭。庭。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於。家。鄉。人。祀。之。邑。學。崇。賢。祠。自。號。慎。庵。有。慎。庵。集。藏。於。家。子。慎。謙。俱。任。教。諭。州志。參詳。

贊曰。儒生擅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且且為之過也。驚則瑣瑣錄錄。於風化罔所裨。汪則惕玩觀望而下緣為奸。夫饒賈之積。而風化之遺。弊端莫究。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當也。乘公廉則不為。任禮教則不迂。若翟薄福者得之矣。入國朝。東莞號多賢。而鄉評謂薄福為最。論諸厥施。信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自幼讀敏好學。年十二。喪其母。即能刻苦立志。攻舉子業。永樂癸未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其年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民賴以甦。丁繼母憂。起復。調吏科。尋陞右給事中。適小臣詭譎。連坐。請交陞。陞吏九。載。素位而行。不以荒遠有無聊之狀。因自號安素。洪熙改元。用太子洗馬張瑄薦。起拜監察御史。嘗往通州察倉庫之弊。誅民之尤無良者數人。道路肅然。巡按真定等府。請軍山西。所至有聲。宣德中。格幣。塞不行。授救權京師。商賈漸以通用。再丁繼母憂。命馳驛奔喪。即起復。大臣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詔復舊任。食按察司。命事。仍治鈔法。宣德乙卯。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塞。彈。心。力。夙。夜。不。懈。上。念。邊。境。苦。寒。覆。書。樹。蠟。且。賜。幣。以。為。衣。益。成。營。正。統。內。辰。與。都。督。趙。安。率。洗。賊。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費。用。都。指。揮。安。敬。讓。還。攜。不。行。亨。信。至。其。營。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輩。重。兵。為。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報。為。解。即。上。章。劾。費。等。老。師。玩。寇。敬。往。當。不。忠。使。寇。軍。餉。上。命。兵。部。向。書。王。驥。往。詢。皆。如。言。將。費。輩。取。伏。誅。狀。斬。敬。於。師。自。是。將。士。股。栗。用。命。統。兵。四。出。獲。虜。俘。斬。無。算。進。西。以。軍。奏。捷。陞。俸。一。級。贊。以。文。綺。白。金。先。是。聞。父。喪。請。歸。守。制。上。以。邊。務。方。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驛。歸。葬。往。返。皆。賜。楮。幣。千。緡。奉。教。巡。撫。大同。宣。撫。總。督。屯。植。給。贖。軍

餉與利除書為久安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遺儲。禁私役。又言廢廣入貢。迎送稱盛。當節之以紓民力。又言各衛土城宜修築。以絕北虜窺視。朝廷皆行之。又言廣省也。先專俟豐儲。聞為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以軍伍不敷。獨擬不行。卒有土木之難。人以為知微云。時參將石亨暨大同推官上言。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為兵。又有敕令軍餘並撥屯糧。並啟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驍。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離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從之。成辰多。進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給諫命。祖考善地恩。已已秋。轉左副都御史。費文綺白金有加。會也。先入寇。獨石馬營。龍門。雲州。懷來。永寧。諸城堡降。所至州縣文武官皆遁。英廟方北狩。人心洶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紛爭就道。亨信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穉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虜不敢入。人莫不多其功。歲庚午。以年逾七十。上章致仕。會報官官喜。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思乃息。上賜覆書。有為國除患之褒。復有文綺白金之賜。不侔所請。是秋回京。陸見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察之。見其蒼髮。頗疑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所著有覺非集。子泰。能詩。官承事郎。用黃綬。所撰行狀。李修所。

贊曰。土木之變。社稷危殆。宜府鎮節。荷移。犬羊必乘間深入。天下未可知也。世謂亨信有安社稷之功。廷當從厚典。而僅循常例。有遺憾焉。雖然。人臣事君。內思盡忠。盡志。謂之忠。外思盡職。盡職。謂之功。亨信亦惟盡其為臣者耳。而奚斬於報也哉。

嘉祐補者。新會人也。將赴舉於禮部。種坡黎貞作構室。說以贈之。其略曰。善營室者。必先審材擇匠。羣材著。則百工足用。而所審協其情。匠氏良。則規矩一定。而無更張之擾。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輕用其才。積之有素。如泉之有本。蓋其發之也遲。故其資之也深。守之也確。故其得之也豐。猶作室者。其百材之用。得匠氏之良。而收美觀之效也。今吾子以穎悟卓越之才。窮冠擢危科。人孰不爭先快視。而致譽於吾子。而吾斷斯乎。以未足為說者何也。知其人也。嘉祐再拜受教。自是益力學。發銳。堅忍其志。以縱橫自用。為終身戒。後嘉祐補任廣西西城縣。處事公平。待人以信。大得民心。雖山谷獠獠。以片紙招之。聞風而至。無敢後期者。政暇與諸生講學。士風大振。後卒於官。民作祠以祀之。世稱貞為知人。而賢嘉祐之能奉以周旋也。又同邑茹連者。初為齊府奉祠。改四川江安縣丞。超陞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再遷湖廣長沙知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米數升。家首一枚。然皆仰給於公廩之入。不苟取於民。嚴於律令。不受私私。有為縣令客京邸。與連同鄉里。連往訪之。為設酒饌。在坐相談。諷諫其器用之美。連聽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袖金杯而去。吾將聞於上。乘恐怖失色。莫知所為。一日因奏對。上問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對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連同鄉一時仕者幾人。連獨有廉聲。至於今。猶未絕於人之口。又云。連守長沙時。命抄某王府。私取其金。

龜藏之。連平生所得。惟此而已。然則連以廉見稱於其鄉。豈一時無人耶。考之舊志。如馬驥。驥却端溪一硯。曰吾嘗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汚家聲。連猶有慚德云。川新會志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太學。庚寅五月。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譽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餼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上。上怒。命為故奉天門外。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許旨。上令落職。謂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舉功。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為之。值觀至。觀案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直。且憫其貧。命復官。由是擊搏愈甚。朝廷震肅。上自此深見付託矣。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即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竣。積視前有加。署事凡四年。陞授順天府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轉城。誤衝皇太子。太子以聞。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見重如此。己亥四月。癸巳。有烏乳於庭。樹。諤表獻之。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時有白鳥之頰。頰之出。為湖廣按察使。時以為烏益外補之兆。非但國之福也。歷官三載。無冤獄。前官累督營造。未成。諤規畫之。民不勞而事集。將代。吏部侍郎師達有事湖廣。留之督軍。令於衆曰。擾民者斬。民賴以安。奏積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選輔導之職。廷臣推諤。重厚老成。才德兼備。可用。會上一日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宜為輔導。使人得易聞過。至是起為刑部長史。匡球多所裨益。能副上付託之重。蒙賜忠良。諤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母憂歸。鄉人奉服其公直。有屬者多誣之。諤語諸當道。皆伸之。服闋。復為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於淮。檄之修陂塘圩岸。相方設宜。隨事就緒。及郡之山川。社稷壇壝。學校齋堂。殿廡。咸大而新之。皆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不許。欲復掛冠。鎮民遮留不得行。及草履上。乃允。有旨命兵部撥夫錢送還家。居兩期。為正統甲子。以疾卒。年六十有八。諤為人剛介。然賦性恢謔。當被瘴時。歎息謂其子曰。吾今夕乃為大鑿所苦。請其故。則罵之曰。叱咤。汝不知耶。朝廷使人當以壘。命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中貴人阮巨。陳奉命來廣。索虎豹。從阮飲。乞虎皮以歸。明日草奏。具言阮多用鮮肥者。以待賓。實資虎使斃於道路。復勞百姓。阮見之大恐。置酒為謝。諤既歸。乃從容謂曰。聞子非閩者。近娶妻果。阮請聞諸室。諤通視羣。知其金珠也。問為何物。曰。酒。即使人扛去。笑曰。吾故來索美醴。阮所哀得留其半。所人至今傳以為談。諤。川陳氏家傳名臣。廣州志。

王子倫名綱。以字行。南海人也。有文名。宣德初。監察御史何善。薦授長沙之攸縣丞。惠政及民。民愛之時。草寇蕭查。其剽掠。子倫與百戶張本捕之。抵衡山。遇寇。與戰。失利。中有引弓向子倫者。衆呼曰。王父母君子。勿傷。遂得免。既而通政使陳璉。復以有守。為薦。江陰縣。廉名益著。值初考。都御史陳智。聞其有學識。且操守廉介。復疏奏舉之。有旨來徵。邑民黃惇。素等千餘人。遮道願留不可。乃脫其靴懸於廳門。以示不忘。至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惇然以直聲著。歷官始終不攜妻子。正統間。巡按雲南。遂以

疾卒。吏部尚書魏城志其墓。稱爲廉能吏。實法司云。二子載。載能文章。隱居不仕。實有詩名。由鄉貢任南平知縣。載子觀光。亦舉人。能詩。而子倫所著有蘇齋集。余按永樂宣德間。吾廣仕宦有聲者。不獨子倫。有李晟。易善。遂程勉。湯性。方鍾順。胡濟。羅密。李晟字孟昭。鄉貢進士。任都給事中。以廉能擢知南寧府。專尚德教。夷俚悉供賦稅。陞河南布政司參政。所至有惠政。致仕家居。尤篤孝友。易善亦鄉貢進士。任給事中。陞岳州府知府。政尚寬厚。決訟明察。凡案牘一日洞然。吏不敢欺。稱爲神明。陞湖廣布政使。景泰中。引年卒於家。湖廣人仕廣者。至今存問之。豐遂永樂辛丑進士。任監察御史。知柳州府。性廉潔。致仕日。攜數十籠歸。賊追劫之。啓鑰則皆書籍也。鍾順字必華。由鄉舉知沅陽州。江西因人周禮。洪能起大獄。爲州人害。順杖殺之。一郡肅然。鄰郡監利縣民。越境而訟者。凡百有七十人。受而聽之。咸得其情。監利民大悅。爲立生祠。終於廣西。太平知府。程勉。任江西理問。廉介勤慎。決獄無私。擢監察御史。後丁內艱。哀毀而卒。湯性。方歷刑部主事。郎中。陝西按察副使。以剛毅果決知名。皆發身鄉貫者。胡濟。字孟時。洪熙初。元御史。胡啓先。以賢良舉授廣西布政司檢校。正統中。知理定縣。調平南。有築城功。後從征大藤峽。爲民辯冤。得活者二十餘人。世稱其循良。廉介。繼密。任武進主簿。善撫字。嘗遇歲歉。賑濟有法。民賴以全活。督運糧餉如京師。舟爲風所漂沒。器已費以償之。卒於官。民弔奠如市。留葬不克。仍留衣冠葬焉。禮部尚書胡漢躬。爲之敘。備情述曰。贊其像云。自古至今。有兩桐鄉。蓋紀其實也。自晨而下。多南海人。獨遂與密家番禺。出。廣州志。卷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副都御史彭公

詹都御史盧公

按察副使陳公

戶部左侍郎李公

參政何公

副都御史魯公

按察副使鄭公

彭字景宜。東莞人。由邑庠生預宜德乙酉計偕。爲博士弟子。正統乙丑。授工部司務。更有竊批上者。事覺。尙書石瑄欲以罪黜之。直廉得其情。非墨。持不可。瑄卒從之。且贊。己已。遊事起。有旨大臣舉風憲。須老成人。部以隨。陞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王文寧院事。嚴明。御史啓事不合。輒服口。不答。獨禮重。故泰庚午。南直隸。湯民有聲。直往賑濟。日走數邑。不懼。民賴活者甚衆。壬申。河決張秋。隄水東趨。不由道。奉敕修理。先是尙書瑛暨都御史王通。洪英各言方略。有欲以席裹石投之者。有欲內石籠中。繫緝以沉者。試輒收。直乃督役夫徒勞。落之。約先畢。先息。不限日。既落。決水勢緩。隨即塞之。水復故處。漕

輓通。以功陞正六品俸。甲戌陞大理寺丞。乙亥。遊有警。陞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紫荆。白羊。倒馬等關。律將治兵。思威並著。偏裨受成算。每出必捷。修築城堡。按古法造神臂弓。守之無復敢犯。復奉敕提督各關倉糧。保定等衛屯糧。尋升權貴得罪。天順丁丑。左遷紹興知府。民告饑。即發倉餉。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直曰。待請而發。則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輸。不逾月而倉復盈。先是郡縣官山稅重。耕者不得食。而流移爲賦多。直歸於官。輒不滿秩。去。直請計。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築白馬關。固壓不入。既良田若干頃。歲獲穀若干斛。一郡蒙其利。九載。山東左布政使。去之日。蕭山民有感德者。持海味二器爲餞。實金也。饒卻之。其人愧謝而去。其始終精謹如此。居山東一載。陞工部左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前任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爲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視知之。聲言先寇。直既至。獲諜者。訊焉。盛稱林警騎阻糧。少士。餽以故無恐。命斬以狗。衆哀。求乃免。於是反諜語之口。汝虜特驕。汝不見中國匠制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制木。木不崇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斯山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爲然。秋發轉邊餉。實儲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虜始有懼色。既乃大閱。命將調發。建大將旗。出廣寧。度遼陽。部次嚴。離甲。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無算。奪其馬匹器械。輻重。虜奔潰。乃依勝求哀。請臣服。至於再三。始班師。自是遠遁。不敢南者十餘年。成化辛卯三月。捷聞。降敕獎諭。癸巳。統師征小黑山。虜寇斬獲六十二級。燒燬建州。遼州等巢穴。搜獲馬匹牛羊無算。全軍而還。讓功於下。皆獲降。賞。朝廷復降敕獎諭之時。總督太監橫徵諸屬。直乃令所屬。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讀。遂者以軍法從事。虜格爲之頓息。邊人德之。在遼凡十有一年。屢有歸志。章凡四上。不允。成化戊戌。始得予告。謝事歸。凡二十有二年。乃卒。壽八十有八。兩奉恩詔。進階至資善大夫。直爲人外柔內剛。謙以接物。未嘗爲傲傲之行。而人皆愛之。官雖尊。在鄉里惟騎一。款段。或步行。以自適。有後進新得官者。行輒詳。人見每避之。笑曰。此騎行故態也。優游桑梓。扶筇弄孫。享期頤之福。爲士大夫所羨仰云。狀從存。所撰。徐。墓誌。參攷。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全州訓導寬遊。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進士。高第。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而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僧號之。害。勅大臣王文瑄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而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僧號之。諒之。則曰。吾固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劾。切。多見聽納。成。廣。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府丞。其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嚴武備。肅綱紀。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鄭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語。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甚合。與同官林鶴。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和。順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麟。感。嗚。俊。皆預寶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

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損邊儲者，奉 聖旨督視。兼都察院左僉御史以行，悉心事務，遠感疾，即上章乞歸，得旨准傳還籍。俟起用。宏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諡 昭毅。嗣為入孝友，器量宏重，見義敢為。遇事有斷，居官三十餘年，田園無所營，增致之日，衣篋中惟白金十兩而已。登第後，祖業盡與兄弟，俸餘必以均宗黨。有司請大其居，力辭之。遺內職，自任抵家，官司多致祭禮，盛金勸以千兩，蓋無所取。巡撫蘇松時，約東家，人無得外接官民賄，請見其子，嗣聞之，即遣之還。其廉介如此。鄉評謂始終有守者，必曰李都憲。何中美二人，嗣別號介軒，有子辰，以蔭為國子生。用何漢所撰

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為諱，爭自酒灌，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問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雖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為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為禍梯亦已晚矣。李嗣之名，乃今知之為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何漢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州古渤海，素難治。蝗旱久，且多無名之徵，漢至以勸相耕，農為首務。定糧投料物，以貧富為差，審為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帛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責而輸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慎選老人親為演說大義，使訓其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者，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動求退。若何如？各誓謝而去。訟為之稀，例得免。蘇馬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學宮，修禮器，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習鄙悍，解額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都御史賈正巡撫至濱，疏治績，請書姓名於御屏。兩京堂上員缺，量加擢，以為世勸。有旨旌異，給與誥命。會丁內艱，去。士庶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釐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不受人贈，雖境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贖，漢正色卻之。良勝負還，散於衆，不匿一錢。蓋化於漢也。後親漢像，祀諸廳。遂祠至今事之。服闋，陞工部虞衡員外郎。把總匠通內府為奸利，莫可誰何，皆揭令禁之。奄人請托不行，自是工匠始免害。陞湖廣漢陽知府。郡多魚利，民爭訝。又為親藩所擾，悉奏革之。教民力農，為築陂，驅使時澆，節浮費，以給民耕牛。穀種民始不惜。江右布商，羣來誘民取息，因之與訟相仇。教編之民，始有寧居。尤重學校，所教幾士，多取科甲。前此未有也。歷九年未嘗一介取於民。子弟欲役與息，則呵之曰：汝亦官邪？終任雖里，亦一犯賊者，民歌之曰：何太守，築漢陂，饑得食，寒得衣。陞貴州左叅政。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巡撫集議用兵，漢請招之不從。用兵未晚，會朝命下，如漢言。巡撫即撤漢往。漢騎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以萬計，以親老，累抗疏乞歸。得允。時年才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參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訝以為難。漢居官三十年，俸祿恆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安知也。暇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為吳隱之流亞。分俸賜之，東所張期贈。

之以詩，謂其清客。粵江水云：卒年七十五。用潘洪所撰

魯能字千之，新會人。其先自涇來，隸千戶所。尺籍，隸泰甲戌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丁內艱，服闋，改北京戶部。授糧員外郎。進郎中。歷任逾十年，司無滯事。尚書車宮，錫鼎成重，其時部官至正郎者，多拜布政及參政。能年深，乃得陞西參議。或以為惜，笑曰：人臣當務盡職，豈暇計資級哉。成化戊戌，遷右參政。庚子，進右布政使。辛丑，轉左。八年，之閩。四遷，關陝重地，三面隔邊塞，巡撫都御史四人，總戎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又十餘人，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荒遠，糧餉百需，皆取給於藩司。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能為佐貳時，日事巡歷。凡西北山川阻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堅脆，皆心憶而口數之。既總司事，不暇躬履，慨然謂僚佐曰：陝西沿邊數千里，屯重兵之所，其大者，寧夏、榆林、甘肅。其他若岷、洮、諸處營寨，北禦鞏、西接羌戎，外有生蕃，內地有熟羌，禦制之備，雖在乎武將，然軍儲馬秣，則出乎民也。苟非豫為會計，一旦臨事，吾知其誰措手也。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創為會計室。凡錢穀出納，條列簿籍，成度其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時，會議於此，稽考一歲之所出入，因登耗以加減。量遠近以分派，而凡藩封祿米，亦均節之。自是邊儲有備，而民力不困。戶部每歲所給糧米銀數十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能惟估直分繼，升合無或虧者。其弊遂革。甲辰，關內大饑，民至相食，公私罄竭，計無所出。朝遣大臣賑濟，行一切權宜之政。能隨事裨補。凡古今救荒之策，舉行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聞至死不怨。而一方卒賴以無虞者，能之力也。癸卯，遷職至京，考為天下方伯之最。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聖旨巡撫甘肅。仍支二品俸。時父已年近九十矣。道家屬南歸侍養，獨攜一僕自隨。甫下車，即嚴問部伍，補剔利弊，為合行事宜。凡十日，新號令，曰：謹練習，曰：修城堡，曰：明賞罰，曰：嚴功賞。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積儲，曰：行賑貸，曰：撫蕃落。行下之日，軍民靡不感道。成日，數十年無此也。自此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閏三月，而父訃至。軍民相率赴闕，乞留，而不可得。時制凡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能以攝養從事，推毀勞動，形神瘁耗，代者乘傳至，而疾已大作。歸至會府，而卒。年五十有八。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能為人溫厚坦易，慎交遊，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回。歷官久，甘嗜淡素。如布衣時。用名臣傳撰錄

鄒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詩書靡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睡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介自持，曹無滯。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改河南。崇禎考將之京，士皆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以兼金異貨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常祿，猶懼弗稱。況敢時味改節，以欺天乎。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驗四奏，而髮盡白。即自陳致仕。歸卒於家。年五十八。其卒也，幾無以為斂。人皆稱之。用東莞志撰錄

獻章萬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儲。反未及見。恐國家坐失為善之寶。請以聘吳與鄂故事起之。有旨命有司以禮勸慰。獻章以母老。且久病辭。巡撫都御史朱英懼其終不起也。且題薦末云。臣已趣獻章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如子誑君何。乃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上疏。略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掖補益。值值不大。勉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道途。前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視。不敢自隱。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揚吉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錄收採。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能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趨趨進御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愛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為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願臣母以貧賤養。俯仰無聊。放髮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憂愈病。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獻章以表謝而歸家。居作詩。談道自樂。歲有薦辟。皆援詔不行。宏治庚申卒。年七十有三。提學僉事宋端儀祀之於仰高祠。獻章孝友和易。以道學見知於時。歸自臨川。閉戶讀書。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與我能相涉乎。遂築一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園外者數年。久之。又以為荷欲靜。則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嘗有詩答張元禎曰。古人乘精粕。精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近。至遠至神焉。發用茲不窮。誠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思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

布政使鄧公順

府同知吳公治

知府張公瓚 陳公最

監察御史余公統

接察僉事何公節

都察院都事袁公仕風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所居村曰白沙。世因稱為白沙先生。弱冠遊邑庠。工舉子業。正統丁卯。領鄉薦。第
九人。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下第。聞臨川吳與弼名。遂從之遊。受業歸。暇日。或與門徒習射於野。未幾流
言四起。時學士錢溥誦順德。雅重之。勸之北上。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使和此日不再得詩。蓋曰。龜山
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歷事吏部。日抱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事下。不少休。侍郎尹晏聞而賢之。成化己
丑。復下第。既歸。遂不復出矣。四方從學者日益衆。天下日益聞其名。江西布政使陳煒。修復白鹿洞書
院。走書幣。聘為山長。使為士子師。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布政使彭韶。薦諸朝。曰。臣等自度才德不及

元之六月也。元呂師夔、張榮皆入梅嶺。十月潛遣飛與達龍禦之。尋使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達龍戰死於南雄。飛退師還韶。師夔等至。飛守城力戰。自立叛。以城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用廣州志

關敏、南海黃連里人。至正末。蒙民各分據鄉土。敏亦舉義。獨奉約束。不同於亂。屯聚保境。縣賴以安。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駐兵於廣。敏舉全城歸附。民悉復業。惟敏未平。敏率鄉民為之嚮導。擒獲蘇世祿等首從以百餘計。永忠賞其功。授署巡檢。後為餘寇所憾。攻陷其鄉。敏死於賊。一門被害者二十餘人。有司憫其死事。遂所居曰表忠里。永忠更曰忠義鄉。構忠義亭以表之。優復舊役。二年。永忠以其事上朝廷。錫以謚命。後贈之。仍命有司立廟。歲時致祭。郡人孫實記其事曰。元季不造。土酋割險。角起為寇。南海關敏氏以義勇戍土保民。死於事。洪武紀元春。征南大將軍廖公行師納降討叛。開拓疆宇。征南公以其忠義具實。聞於朝。奉敕附設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立祠。以每歲秋九月祀之。命下郡守徐公親督其事。再閱月而廟成。報其忠也。其有關於名教亦大矣。實既述其事。復為詞以展侯之忠義。云。詞曰。風英英兮龍堂。海濤影兮雲流芳。獨舉佩兮越紆裳。中牟殺兮交桂漿。新宮義義兮侯故鄉。侯船來運兮我心傷。忠忠零運兮既展。因慕氣兮未遠。采青蘆兮驚波。延素月兮烟苑。以身易名兮樹此孤。墓哀如飄風兮山宿之顯。把青兮金斗黃。千秋萬夏兮侯食此邦。雲旌旗兮雨干將。肅正而令誅茲。狂泉歸乎來兮噫侯可忘。用廣州志

張仲賢南海人。少剛果。涉獵書史。見義勇為。洪武初。同關敏破龍潭餘賊。敏死。仲賢力戰獲免。洪武十四年。東莞潘采賊曹真乘構逆。朝廷遣南雄侯趙庸總兵往討。命仲賢率民兵先為嚮導。仲賢復舟設機先進。奪其港口。摧賊前鋒。由是官軍戰艦乘潮繼至。賊衆大潰。庸愛其勇壯。復遣仲賢率衆援東莞。舟經海口。賊憚其驍勇。悉棄攻之。力戰募死之。賊為仲賢殺傷者亦數百人。賊既平。後唐嘉歎其忠不已。泊潘留皆遣祭。以慰其死。時賊帥蘇友真其部屬也。勢亦猖獗。番禺人蘇孟昭增城人。潘懷德陳仲光捍禦之有功。且保其鄉里。使不陷於賊。賊平。皆得免於誦成。鄉人至今感其德。其知勇足尚云。又梁台甫者。南海之汴浦人也。智勇絕人。元至正間。舉江西行省。授番禺沙灣巡檢。尋遭寇起。鄉人詣藩臬舉台甫有可倚之才。台甫得檄。乃據形勝。立排柵。流連四歸。於是發所蓄以給之。不足則以已田稱貸於同鄉。富室黎仲遠輩。取穀以繼之。寇至則并力禦寇。寇退則各事生業。鄉人賴於安。賊使人說台甫降。台甫怒斬之。賊率衆攻台甫。遂遇害。鄉人立廟祀之。謂之忠義祠。用廣州志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幕官。尋舉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城。敬不欲為偷生計。親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假日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賜馬事。聞命有司。恤其喪。用廣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孝友

- 晉孝子黃公幹
 - 宋孝子韓公謹
 - 宋孝子張公道
 - 元孝子阮公與子
 - 元孝子陳公顯孫
 - 孝子單公仲升
 - 孝子梁公孟群
 - 義士梁公忠生
 - 義士譚公派
-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其二曰六行。以孝友為先。以鄉八刑糾萬民。首之以不孝之刑。而不睦不協不弟。次焉。夫親親天性也。倫理大經也。雖成周之治。猶留意於勸懲人紀之條。嗟哉難矣。去古日遠。習俗日漓。苟以孝友聞者。余不敢以責備。作孝友傳。

安否則危。有則生。否則萎。修之而賢。余之而聖。失之而小人。禽情同歸。古人所以乾乾匪懈。編貫終乎。皓首者。修是而已。詩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能進德之謂也。是故立朝焉。忠在家焉。孝事長焉。弟。交友焉。信。睦姻族焉。義和萃乎中。輝光乎外。行足範也。勳足傳也。位不三。德而費。屢不及。梯而富。不文。繡之。更軒懸之。設。而人悅樂之。其窮也。猶其達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一或有虧。其能見於世乎。譬諸棟之室。其能立乎。脫輻之車。其能安乎。拔苗而深其田。其能有秋乎。是故君子且而修之。寸寸而累之。事畢而讓之。然後其行成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昔之言絕德者。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諫。歷選前哲。惟空谷之登音而已。記曰。中庸不可能也。其諸前哲也。夫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其去之意也。夫嗚呼。律孝以舜。天下無純子矣。律功以禹。天下無完臣矣。律言以皋陶。天下無嘉猷矣。傳不云乎。律已則以繩。度人當用權。作卓行傳。

尹牙。字猛德。廣州人。家寓合浦。仕為郡主簿。太守南陽終。到官三年。哀形於色。未嘗啓笑。牙造膝請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戚之思者。何也。瀛曰。父為張大尉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耳。牙乃為備僕服。自貶為人。役至宛陵。與張校圍交通。竭節於張。伺其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還。事聞。天子義之。而不罪。君子曰。周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之讎。視父未聞。代人復讎。如牙者也。豈以太守視君。此義苟行。則刑鼎之徒交踵矣。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

黃蓋。南海人。吳孫權時。為日南太守。日南連年反叛。頑不可治。蓋思所懲之下車。以供餼不豐。呼主簿前。數其罪。搗殺之。一郡大閱。蓋即出避。計之乃定。自是稍知上下之分。故手運法矣。君子曰。蓋之疾惡正矣。其如疾之已甚。何哉。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禮。禮達而分定矣。刑焉。故用。嗚呼。欲草之茂。則勿獵。欲水之清。則勿涉。欲民之善。則勿殺。用太平御覽。

周靈甫。增城人。有臂力。善武藝。頗仗義。知大義。家素以財稱。長雄。有家兵都曲萬餘人。魯圖孔默之刺。廣州時。雅愛之。其子照先有為才。復善靈甫。元嘉中。照先善靈甫。至建康。為之得官。累遷。伏波將軍。後照先。照立彭城王義康。以錢六十萬使靈甫於廣州。合兵。靈甫知照不從。乃長往不還。照先尋就擒。靈甫聞知。縱酒。飲盡。散所與錢。以賙貧者。而謂人曰。負人之託。不信。敗人之事。不忠。失忠與信。吾觀然人矣。逾。扼腕而死。君子曰。黃蓋。朋友道也。知不可諫。懼疏也。雖然。苟若不受合兵之貨。為當哉。靈甫之死。於是傷勇矣。用南文。增城縣志。

貽之。其說曰。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喪也。首章言。庶見素冠。三章言。素冠。說詩者曰。素冠。練冠。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此練冠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衣亦既練之衣。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也。素冠。大祥祭服之練。卒章。思大祥之人也。按喪服。斬衰。終。不言練。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練。腰。經。繩。角。填。鹿。裘。亦不言有練。則喪服。始終。皆無練。惟大祥祭服。朝服。縗。冠。朝服。之制。縗。衣。素。裳。禮。經。從。素。色。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制。也。朝。服。縗。冠。縗。衣。素。裳。士。冠。禮。亦。云。朝。服。素。裳。謂。素。裳。為。大。祥。之。祭。服。是。矣。謂。素。冠。素。衣。為。練。服。非。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衰。素。之。心。註。云。衰。素。言。衰。痛。無。節。凡。物。無。色。曰。素。史。言。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兵。皆。縗。素。然。則。素。冠。止。為。喪。服。衰。痛。無。節。不。必。十。三。月。練。服。乃。為。素。也。作。詩。者。以。時。人。不。能。行。斬。衰。之。服。故。上。二。章。思。見。素。冠。素。衣。衰。素。之。服。又。以。時。人。縱。有。衰。素。之。服。未。必。能。終。大。祥。之。祭。也。故。卒。章。思。見。練。服。之。制。事。之。次。也。難。者。曰。若。如。所。說。則。初。喪。已。無。素。冠。是。全。不。為。服。雖。期。亦。不。能。行。不。得。云。不。能。三。年。夫。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豈。曰。古。者。喪。期。無。數。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於。是。始。有。三。年。之。制。春秋。書。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是。三。年。之。數。雖。閏。不。數。故。知。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豈。可。謂。全。無。衰。素。之。人。哉。余。曰。不。然。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是。詩。之。作。謂。喪。大。於。三。年。人。猶。不。知。餘。可。知。矣。非。必。謂。當。時。之。行。喪。者。將。終。三。年。但。少。日。月。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不。云。期。與。大。功。而。云。小。功。總。者。舉。至。輕。而。明。至。重。也。詩。人。思。見。素。冠。不。云。不。能。總。小。功。而。云。不。能。三。年。者。舉。至。重。而。包。至。輕。也。明。乎。孟子。之。說。可。與。詩。矣。漳。人。陳。君。為。余。言。廣。有。林。氏。昆。弟。二。人。居。母。喪。有。志。乎。古。懼。其。志。之。弗。堅。求。余。言。以。繼。之。余。為。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卒。章。勉。其。終。之。而。勿。怠。也。林。氏。伯。仲。賢。乎。哉。伯。曰。遜。字。復。之。仲。曰。遠。字。思。之。今。林。氏。家。藏。教。子。帖。及。素。冠。說。尚。存。君子。曰。林。修。守。溫。公。法。而。其。諸。孫。與。於。禮。義。弓。冶。之。學。為。箕。裘。倍。矣。獨。其。捐。財。修。塔。與。不。用。浮。屠。之。說。若。相。悖。然。語。曰。瑜。不。掩。瑕。修。之。謂。歟。用廣州志。

劉富。南海人。仕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元年。知廣州。張田。徙郡學於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富納貨。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次第將完。轉運使陳安道。以為卑狹。而止之。繼田任者。程師孟。蔣之奇。發官資。成之。富復以負郭之田。總其直。與費。為錢五十萬。資於學。懷化將軍辛押陀羅者。善舍也。聞風興起。亦捐資。以完。富字。且。傳。田。以。增。之。復。置。別。舍。以。來。善。俗。子。弟。之。願。學。者。舍。之。成。廩。食。之。備。富。之。功。居多。宋末。校書郎。東莞。黎友。龍。者。亦。捐。資。修。邑。學。近。安。治。開。建。佳。山。全。節。廟。大。忠。祠。新。會。義。民。趙。思。仁。助。錢。二。百。千。可。謂。見。義。勇。為。者。矣。君子。曰。浮。屠。老。氏。之。宮。金。碧。高。如。門。廡。真。如。見。而。膜。拜。望。而。俯。趨。少。或。頹。毀。爭。相。施。以。求。福。田。利。益。而。吾。夫。子。文。廟。蓋。有。鞠。芬。歲。穴。狐。兔。者。矣。任。政。教。者。視。辛。慎。化。能。無。訛。其。類。乎。劉。富。之。用。財。蓋。資。於。林。修。遠。甚。彼。說。錐。刀。以。自。私。而。事。修。於。剝。膏。脂。以。自。肥。而。忽。風。化。皆。富。之。罪。人。也。用廣州志。

廖金鳳。增城人。居鄉能調劑。值置。宋端平間。廣州軍變。招集義兵。守護縣治。事平。有司以聞。朝廷將官之。

而金鳳已卒乃贈太尉太尉官最尊而金鳳得贈蓋傳疑之最不可曉者君子曰保障死綏有官守者之責也上惟蘇官故下有使義者正統己巳賊圍廣州城三司登城相向涕泣而已李德彰守龍江唐變爲佛山民書策而賊不敢近父老至今猶能道之其亦廖太尉之德哉用廣州志

馬南寶香山人家饒於財而能好義宋幼主狩廣時南寶獻粟萬石召拜樞工部侍郎景炎二年帝崩於瀾洲卜葬崖山南寶宮於南寶家南寶募人爲疑塚於海星塘者五處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宋亡悲憤不食者數日爲時有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之句識其志者哀之君子曰元初世祖使楊髡發會稽諸陵而真龍蛻故在義士唐珏之力也馬南寶之志不下唐珏嗚呼賢矣哉用廣州志其

周侑字望舒新會人謙恭循禮博通經史既冠邑令聞其賢辟爲邑庠訓導侑素剛直疾惡如讎值元季亂離名門亦虧名節而陷於惡逆侑每移書諫誦詞語峭直賊帥黃斌見而大怒使人生致之時諸生之在門者咸相與圖畫營救侑不與曰死生命也安能屈辱於人以求活邪及擁至賊前閉目不爲禮高聲以犬嘍吐之遂遇害至死罵不絕口時太常卿余觀國持節招撫江南聞而賈之目爲義士云君子曰侑之死不得其是也苟挾己相佐而陷於賊營死可也侑度賊果能用己之言而改行乎道書以賈之自經於濠濱而已矣侑能閉關臥不與相聞問何至自取死哉用新會志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少孤貧以饒材被選爲郡諸生所服襦衫破缺以紙綴而補之有司見而憫焉爲給燈油飲食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援筆輒萬言皆中規矩永樂甲午鄉舉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陟建福參政始未第時聘同里女蓋卑賤人也及得解其家以簪釵親戚復以女說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愛甚篤生子皆賢而有文有舉於鄉者君子曰婚姻之禮以嗣萬世也非以論財也男女之居室以正家也非以漁色也近世鄉俗旣奢吝王侯不如色衰愛弛脫履召魯昔森之罪人也森有文藝獨居官無聞焉論其夫婦大倫則今之庭式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友序

湯有容名載行其字新會人少年能文章勇於爲義不擇利害爲趨舍時輩多推服之洪武丙子舉於鄉會試中乙榜任廣西恭城教諭又歷興安聞其兄死即日疏其情上聞棄官養母者七年母謂之曰君恩未報久而不去恐有罪吾有諸孫可矣於是容復官於容縣時舉縣大疫世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離縣門無行者知縣彭清中其病軀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令家人具湯粥而自節宜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時人以爲難皆曰有容今之庚亥也或曰庚亥處兄弟有容處朋友兄弟與朋友親疏固有間尤爲難焉終唐府仲讓君子曰死生亦大矣所飲有甚於生者乎所惡有甚於死者乎有容不利其生而利令之生非有爲而爲也而世或以私心觀之過矣用新會志

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繁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掌衛指揮曰麻張者最無賴人也遇諸塗焚之詎曰爾軍餘也乃敢爾效儒生邪觀其衣使進草烈日中少息則撻之誠泣曰讀書以求顯揚今日虧體辱親甚矣張怒逐其父笞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子張數金乃得免永樂丁酉誠領解明年登進士授工部

主事尋轉刑部會張行兇傷人財逮至京師有旨命誠鞠之張望見誠一步九頓首誠笑而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裏嘗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視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公門怡情山水所作詩文皆純雅有集行於時君子曰吾嘗怪夫人之好怨也染指笑吟動成干矛又嘗怪夫人之好報也唯賦不忘而一飯以爲德雖然小怨忘之苟有大故絕之可也然以直報之亦其常也張之辱誠及其親矣以德報怨無乃非直乎嗟乎其視世之淺丈夫何如也故吾於誠有取焉用廣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列女

- 宋劉氏二女
- 宋陳烈婦
- 宋李昌期妻何氏
- 宋張一龍妻何氏
- 宋劉元妻周氏
- 元蕭植善妻何氏
- 元陳以安妻趙氏
- 王受祖妻萬氏
- 邵守琪妻楊氏
- 梁明妻潘氏
- 蕭節婦
- 崔壽保妻胡氏

郭宗育妻周氏
陳才惠妻嚴氏
廖寧妻王氏

李伯謙妻謝氏
馬時寧妻湯氏

花節婦王氏
陳復享妻李氏

黎賢妻陳氏
陳復慶妻趙氏

李禮寬妻盧氏
祝勝妻霍氏

列女外傳

彭烈女

蘇本妻麥氏

程富妻鍾氏

貞女邵氏

余嘗怪夫世之丈夫當事變。臨利害。鼠竄草靡。曾不如女子之貞潔者何哉。女德於易為坤。其道靜。其性專。其道靜。故動而有恆。其性專。故發而有執。其視挾册決科。即欲潤屋肥己。而無廉恥色者。奚翅千萬。彭云。烈女勝丈夫。信矣。故今采錄。皆其處變有大過人者。若夫在室則順父母。既嫁則宜家。人有子則慈以教。夫死則稱未亡人。以終其身。是其職之常也。然猶取其表表者焉。作列女傳。

劉氏二女。南海人。家西城之折桂坊。母病。一女割肝。一女割股奉母。母瘳。鄉閭感動。經略使張茂良上其事。且曰。考之韓愈。粵人對雖未合禮。然亦嶺海間所創見者。官司藉此以導。編民。詔特旌表門閭。故今西城有雙闕道。誌焉。東所張羽。為作雙闕行。曰。劉氏女。髮初蟠。母病不可醫。女眼血不乾。五內生火。欲焚死。何惜一樓股與肝。一割肝。一割股。赤刀披處。星斗寒。強母開口。投肉液。生魂。訴天天為泣。母坐蓐。林病如失。烏乎。填上。龍號人英。親父向欲爭杯羹。廣州志

陳烈婦者。東莞士人李顯妻也。事舅姑孝謹。生子佳。而孀守志。教子。俾知向學。宋季少帝自闕入廣。駐蹕岡川。陳道佳。應勸王之。昭陽別與之。訣曰。汝宜竭忠事主。勿以老身為念也。佳既行。陳亦趨廣。至黃木灣。赴水死。而佳不知。及至崖山。得潮郡教授。還家。拜母不見。哀阻莫及。乃築室至堂。于島沙之陽。以寓終天。無涯之悲。聞者所傷之。邑人陳繼作精衛詞。表其烈。其詞曰。東海有精衛。銜石填海死。海枯石復爛。此恨何時已。天目山崩。王氣消。北風夜送。錢唐潮。屋山新。稱行在所。萬里兵塵。漲九霄。南海有烈婦。

龍守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兒訣別。萬古綱常日月明。爾當盡忠吾盡節。黃木灣頭風雨來。扶竹海口浪如雷。此時孤憤同精衛。一覽滄溟竟不回。滄溟之深有時竭。烈婦之名應不滅。廣州志

昌期妻何氏。東莞人。鄉賢士何漢臣女也。幼孤。十歲喪母。適李門。事舅姑唯謹。舅姑有疾。到股煉糜以進。疾轉愈。鄉邑嘉異之。夫遊復館守節。足不離闕。鄰婦尙罕觀其面。宋咸淳十年。邑令葉夢冊為立孝婦坊。於炎二年。旌表門閭。仍賜東帛。元初重建孝節坊云。昌期字時可。嘗舉于鄉。梅外處士泰叟子也。永嘉梅時舉記其事。有曰。昌期嘗辨鄉人。庭門為非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鬪。很同科。為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膺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到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體祿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辨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不致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元齡妻。則曰。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為夫。爾史尙奇節。如何氏為舅姑到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瀕洞。何守志堅厲。奮裝遺族女之孤。者。傾囊資捐。無新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顧願作孝節詩以贈之。亭亭華表。莞溪上。孝節名高。照閭巷。閨門至行。勸九重。致有洪恩。自天降。人誰無舅姑。反筋動。將何如。人誰無夫婦。失節移天。紛莫數。卓哉賢婦心。不與常人同。舅姑吾所主。良人吾所從。於此尚無情。天地何處容。高堂嬰疾。吾憐憫。到股為糜充藥食。股肉猶可生。舅姑難再得。此身豈忍為親惜。一朝疾平百憂釋。良人早逝身無依。悲號不是傷春啼。寒燈伴機杼。夜雨愁空閨。寧死不作他人妻。山石可轉心不移。吁嗟孝節有如此。扶植綱常厚倫理。矧當末世風俗頹。婦中却有真男子。小人紛紛當愧死。廣州志

張一龍妻何氏者。諱坤。節孝何氏。世父志大女也。適清貢進士張一龍。生一子。乘陽。甫晬而一龍卒。至元庚辰。有黃同知者。至邑。利何氏貧。挾勢欲娶之。何氏哀服。攜幼子行。哭于市。截髮。誓面誓死不嫁。聲其貸求免。黃意遂止。乘陽。尋殞。育子實大為嗣。家用弗墜。邑人高之。以其女弟復以孝節著。因謂何氏多賢女云。節順有節婦詩曰。孤鴻不再偶。仁獸不亂羣。破鏡難再圓。枯木無回春。妾為名家女。長作儒門婦。夫死身未亡。含哀守貞素。身單兒幼門戶衰。兒吾教育家。吾持金。細細帶委塵。斷枕空帷生網絲。蒙家相凌弗相察。勞面悲號仍載髮。將貸求免心始安。忍使汗塵點冰雪。有淚哭夫夫不聞。有恩育兒兒不存。妾心皎皎天邊月。妾命悠悠風外雲。命不可憑心可久。少壯徒教成白首。良人地下會同歸。應信平生不相負。廣州志

周氏。南海平步人。鄉貢進士劉元妻也。宋季為強賊所逼。周給之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為然。即投嶼石海。以死。後七日屍浮。倚于石。衣裾雖然。子孫遂於其地建祠。以祀。咸化元年。五代孫衡重飾之。廣州志

廣州人物傳 卷第二十

黎氏年二十三，龍項傑梁氏年十有九，桃村民吳有進妻，嫁三月而有進死。此數人者，予以其無他善著於人，將刊之。通守雷田顧叔龍語其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關外哉。易為者忠臣難為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閨，至老而不易其心，果易能哉。箕以斯言為誌。用廣州誌。

列女外傳

德言容功，女之四德也。惟不污其身，不易其節，然後為賢。一失於此，雖有他長，奚取哉。昔者唐武德時，南海進女子七歲能詩，其兄送至京師，盡命賦別兄詩，即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可謂穎敏矣。然果婦言乎。南海盧眉娘，自幼巧織，能於一尺絹上，結法華經，字如粟，又能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日食胡麻三合。唐順宗時，以奇女貢，憲宗特賜金鳳環，以東其腕。後歸南海，人以為女仙。或有見其乘紫雲遊於海上者。然果婦工乎。南漢劉媵時，宮中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呼之。劉媵時，幸媵姬李妃，以妖曼寵，皆出宮，媵容乎。洪武中，南海屈氏進為美人，郡人葉碧山女，選為女官，又有番禺王女官，則以婦道進，然其行無聞焉。故皆不列于傳。李承箕新會志，有列女外傳，今因之。又念夫中閨之行，苟不有錄，吾見其湮沒而已。故雖近年有行者，亦收其所收者，所謂不污其身，不易其節者也。非敢其容工言詞之美而已。

新會志列女外傳凡六人。其一曰陳氏，邑之歸德里李宗長之側室也。宗長生男女四人，而陳無所出。宗長夫婦既死，值元季亂，乃收世系契券，遺子女備於鄉人，飲食之，陳以食其子於牧所。至國初，稍稍復舊業，數千百租，皆在所掌。無少喪焉。女求田於陳，陳笑曰：此非汝先人遺意，豈可擅播主人田也。每有宴集，使婦主客，客辭以太賤曰：吾豈有坐次於堂上也。其子與人博，陳屢痛哭臨之，博徒為之勸告。其子曰：與汝共事，如汝母何。子亦感悔，病將死，囑曰：飲我布，毋以綺紈，奠我麻下。毋于正寢，瘞我於老嫗人墓側，毋高我封。於我足矣。嗚呼，謹名分，辨上下，春秋之法也。小人之所以侮君子，妾婦之所以乘其夫，夷狄之所以陵中國者，冠履倒置，上下之分亡也。陳氏豈知書者哉，可以為世勸也。故錄之。其二曰華都，鄧氏者，馬奇生之妻，奇生蚤死，其姑哭泣曰：吾早寡而特兒與婦也，兒死矣，吾何以為生。而婦何以托也。鄧曰：婦既字，敢言及他。鄧待姑孝謹，姑甚賢之。正統己巳，賊作，鄧奉姑投城，姑卒。鄧於倉皇之間，極力備棺，不肯少有苟且。連歲夜泣，悲動鄰鄉，賊平歸葬，一不遠於禮。聞者莫不壯其志。而稱其為賢婦也。其三曰盧氏者，不得已而投江死者也。盧先與鄭合紗，召工織之，盧之夫有所往，工以鄙言挑盧，盧色斥之。他日工謂鄭曰：汝能為我遠慮，深相謝，織不復言也。盧聞之，至工家求一死不得，屢請於夫為白之。夫素怯，又畏工之無賴，而力不相敵也。不與。盧憤抱快，若不容於世者，遂投江。盧華都東村人，年十六而嫁為林宗婦，慎出入，里人鮮識之。二十五而死，廉恥道喪，世之號為士大夫者，貪味隱忍，喪其本心者多矣。此婦以一言之不可不較，而卒死之。朱文公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予亦謂此婦之恥，恥之過者也。錄之以為無恥之戒。其四曰陳滿，妻何氏，有賢行，年二

十四而滿沒，一子亦死，何每一悲哀，一絕斷。如是者十餘年，富民屢遣人議之，姑憐其少而語之曰：毋以我為新婦，何泣曰：我所以不即死者，姑老無他子孫也。此亦願聞朝夕，勤麻桑為飲食資，日買魚乾以奉姑，衣餘皆以自用，而不敢受於人。雖宗戚子弟，有數十餘年，而不得見其面者。天南地北，家故貧，不能募工，何即以箱包瓦礫砌之，清操烈德，乃如此。誠與不誠，皆曰陳節婦云。吾嘗懼夫窮鄉下邑，有不幸而不得聞於世者多矣。故筆之於書焉。其五曰宣化坊民垂白扶杖者，數千輩，來告子曰：見人之善而不言，與知人之不賢而誣言之，皆穿窬之盜也。如世之能言童子，指之為盜，則瞠目反視，拒而不受。於己若避惡臭。然民老矣，其肯冒此名哉。切見同坊鄰黃婦蘇氏，妙果者，事姑有殊孝。蘇歸黃，舅已死，姑已更適人矣。姑又寡而來，蘇曰：此果吾姑歟。言動避堂，坐作避舍，寢處避牀，具甘旨，間起居。如吏民臨新官府，然受錢寸帛，皆歸之姑。凡事稟命而行。如是者十餘年。姑以老病篤，弗能動。蘇侍側，晝夜不倦。日浣中裙，脂粉者至八九，未嘗見其少有蹙眉也。如是者數月餘。姑卒，既葬，蘇猶哀傷不已。民老矣，相與為鄰者久矣，亦未嘗聞蘇有片言穢惡之聲。其淑順有如此者。某等豈容沒人之善乎。曰：有是哉，可以書矣。其六曰梁氏者，始生而母死，育於諸母。年十九而嫁為趙不驅妻。二十有一而不繼，死於非命。諸父母謂之曰：吾將擇富貴人，別為汝圖。梁歸而哭於室，舅姑怒曰：服已從吉，何以悲亂我。梁不能發聲，而絕斷者半，自是不過父之家者。五六年，梁自少律身甚謹。如老成人，一女錄已適人，聞其行不修，遂絕之，不與見。童僕稍涉輕佻者，皆遣去之。常戒其子曰：爾須務學成好人，他日為爾父復讐，不可浪浪落人後也。知縣丁積聞之，時給詐以致激勸云。

彭烈女番禺人，本良家子，而貧，鬻為婢女，資隨，性修潔，衣裳履綦，皆疊淨不垢。其主欲私之，不可，稍強之，即投井以死。嗚呼，余嘗讀史至薛陽侯事，歎夫后妃之尊，適或有愧焉。以是知女之果賢也。孰謂其賤也。而不可不書哉。女父母聞其事于官，知縣高瑞治其主以罪，削使治葬，且樹華表柱二，扁之曰：彭烈女墓。墓在城北二里而近。狀如女。

蘇本妻，妻氏者，新會人，隨夫任所，年二十三而夫死，備哭自投於水者二次。有老嫗者，拯得之，得活。歸即杜門，編居三十餘年。鄉老上其事，知縣羅儒扁其門曰：清閨白壁，卒年六十四。狀如。

程富妻，鍾氏者，南海鍾嶺女，年十七而富以指揮死於陣，守志不出門者五十餘年矣。日惟對富遺像，事之如生。陳白沙聞而作詩美之。布政吳廷舉舉其門，亦廣城名士也。狀如。

貞女邵氏，諱謝，南海人也。世家平溪村，為衣冠族。父大父襲事府紀善，父陳母梁氏，年未笄，慈媒黎媼許嫁。那摩生潘濂，既委禽矣，乃聞潘素病癩，父母欲悔親，女執不可。私謂所親曰：吾聞媼買物，有定價者，尚不食言。媼婚配，那摩遂厄。歲庚午，濂以易領第四名文解，赴春官中乙榜，不第。南歸病作，卒于僕真。計至父母將分梳，如潘宅分梳者，定聘後，男或死，女家還真，取木梳折而為二，以與死者決。而別媼，媼死亦如之。但俗所為也。女聞之，毅然曰：梳可作兩段，身不可許兩姓。苟若此，有死而已。哀卒。遠毀，衆人為好言慰之曰：夏潘潘宅，門閭素劣，潘得第一第，然世有傳尸病，幸其死，安知非福邪。女指

日自誓以必死。且聞漢父母俱老。欲往事之終身。家人斥其愚。是日沐浴齋莊。自經于閨中。簾據不及而死。時年二十有二。家人怒其死。焚而瘞諸路。則者傷之。漢字宗周。聰穎善為舉子業。其鄉人云。女未死時。夢少年儒衣冠者。謂曰。我死矣。爾能不他適否。曼猶彷彿見之。未一月而漢訃至。於乎。臣之事君。女之事夫。一道也。臣受君聘。拜自獻其身矣。而故事他人。則不足以為純臣。宋進士吳澄是也。雖為大儒。世猶非之。然則女之死。雖過。謂之貞非邪。風俗薄。棄禮視其夫。郵置視其家。朝霞麻而尋燕婉者。亦多矣。方之貞女何如也。女之一死。其關於風化綱常甚大。惜無有表章之者。吾憫焉。吾聞靖州王辰女。許嫁陶絃。未行而絃死。女聞之自經。事聞。表其閨墓。諸暨孟繼受。將文勸聘。未成婚。而文島死。孟執喪三年。登其舅姑。盡孝。宣德中。旌表之。嗚呼。世固有不幸哉。用元英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方技

南齊隱士盧公度

唐道士軒轅公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昭通

錦衣鎮撫林公良

嗚呼。聖途創迹。異說譌作。師心為教。而傳其學。名家法墨。乃道荆棘。掉園縱橫。狙詐罔極。編黃者流。變幻詐張。謂生可延。謂禍可禳。蔡憑耳目。為由章章。天文律曆。醫藥卜筮。日者繪師。皆挾其藝。苟無害於道。是不可廢。語曰。作巫醫。貴有恆。雖小道。必可觀。作方技傳。

盧度字季章。中宿人也。後徙始興。有材略。嘗隨張永北伐。魏言於永曰。魏人所恃者。特淮水耳。我以輕兵。司游騎。以塞其心。且多張旗幟。以為疑兵。則彼必不敢渡。因而擊之。衆必披靡。此上策也。永不能用。果為魏所敗。阻淮水不得過。士卒傷亡過半。度以此知名。然自是亦厭世務。嘗有官階。棄之。隱居廬陵。西昌三廬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

寬。食畢。仍次第而去。遂知死年月。永明末。忽置酒與親友別曰。吾返其真矣。至期果卒。度嘗預知未來事。寔皆如目視。其阻於淮水也。斷天而呼。得兩楫流來。接之。遂得濟。又行多神異。世稱其有道術焉。在中宿時。棲息金芝巖。有枕石在。邑人至今目為盧公臥處。中宿今清遠縣。南史廣州記。全佳。

軒轅者。不知何許人。武宗好神仙。集以山人進。宣宗即位。殊趨歸。其流集於嶺南。因居增城之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面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時室。則自有光。長數丈。每探藥於巖谷。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衝。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糝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漉漉而出。麴蘖之香。略無減。後宣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迎至長安。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鶴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諱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糝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鶴。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鬚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為老嫗。雞皮鮐背。鬢髮鬢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葷茹。花上因語及集於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削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酸於此。上噉曰。朕無緣得矣。集取御座前碧玉。以寶盆覆之。頃之。微益得柑。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乎。及公薨。乃十四年也。爾數月。求還山。命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餅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盡不竭。未及山。忽失其所在。中使惶惑。不日南海奏集已歸羅浮矣。觀世所傳集事。大相東方朔。左慈。蓋好事者為之。非其真也。用羅浮志。集大。

周公克明。字昭文。南海人。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算。嘗以天符曆數有差。因敷演其法。著極行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道其弟鼎。求為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異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恥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張襲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短長。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則大喜。賞甚厚。傑以梁貞明三年。僧覽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查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魏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益主簿。轉監丞。五遷。奉宣官。克明頗修詞。喜藏書。按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抵西。乘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因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頭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嶺。聞中外之人。頗感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序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其

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
 語所親曰。去歲大白犯靈臺。孽曆者悉被降黜。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災感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
 直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動慎。凡奏對。必據經書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其婦。
 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儒國皆有纂錄。獨嶺南兩焉。惟胡賓王。胡元與二家。纂述皆
 不之備。克明訪者。荀采碑。筆著撰。數十卷。世未成。而卒。用本傳錄。

陳昭遇者。本南海人也。世為名醫。至昭遇尤著。開寶初。至京師。為所知者。薦授翰林醫官。遂兩家開封。初
 為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
 驗者。及即位。昭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每部以
 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初令錄
 板。頒行天下。諸州各世醫博士。掌焉。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既成。書新藥凡九百八
 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往來公卿間。賦病對
 證多奇驗。性又謙慎。自將以此被吞龍不用廣州志。

林良字以善。南海人。少聰警。以貧為藩司。奏能作翎毛。有巧思。人始未之奇也。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
 良從旁竊商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其能。金試使臨寫。驚以為神。自此騰譽。稍紳聞矣。時復繪花草。
 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過其昭。然枯榮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一家。始主事顏宗善山水。知府何
 實善人物。皆鄉先生也。良每數之。獨畏宗曰。顏老天趣。不可及也。晚復為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
 草之工。後拜工部營繕所丞。畫絲巨瓊。得直仁智殿。改錦衣衛鎮撫。良善畫。已而沾士夫。舊徵為詩。
 始頗有可觀者。都御史何經。號敏捷。日與之劇飲唱和。或頃刻成詩百篇。因結為兄弟。良由此名益顯。
 云。一時畫工之雄。馬遠。劉寔。以松。繡。燈。舫。以春草。陳瑞。以風。後有何浩者。亦以松著。終不及良名之盛。
 焉。夫庖羲畫卦。則象天地。倉頡造字。厥有象形。有虞立服。登降上下。大禹鑄鼎。神靈莫逃。道商巖之審
 象。周室之考工。而畫益日廣。畫也者。形物以警心者也。後世畫家。徒施諸斧鑿。以供耳目之好。不惟無
 益。而或有當身將家者矣。雖謂之尤物可也。今良死已久。畫益見重。有售之者。至數十金。吾懼焉。計良
 之顯。在景泰成化間。是時已徧傳海內矣。副使陳騏。亦善畫。然不苟作。嘗曰。畫雖詞人。事却不可成名。
 每見士人學畫者。輒戒之。蓋深有見於此。用傳錄。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延福
 宋景福殿使董公崇宗
 太監陳公華

嗚呼。漢唐任用宦者之事。可鑒矣。其效至於墟宗社。潰天下。而身亦流離。南漢劉氏。以嚴爾國。乃有甚
 焉者。以史攷之。初。龔羅繼任中官。其數纔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
 諸謁者之稱。至銀漸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其上加內字。諸宮使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傳令
 僕之號。目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
 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與澄。繼以亡其國。銀
 之亡也。取船舶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帥衛兵千餘。盜船舶走。宋將潘美。既得
 銀。乃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皆斬之。當其用事時。作諸淫巧。淫刑苛征。主存則蟻附。主亡則鳥散。
 嗚呼。吾廣之民。當時罹其荼毒者。可勝道哉。然猶有邵廷瑀之忠智。董繼宗之謙遜者焉。千萬中而一
 見者也。我朝廷太監之員。駕取有方。或取才于兩廣。如順德陳華者。清介仁恕。諸士君子之班。殆無

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尚銘。則特寵恣意紊亂紀綱。羅致百僚。結神擊氣。而銘頗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改去。教不誅以準為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準為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邊巡歷日。整衣冠閉門自殺。李承箕曰。於乎。漢高帝起匹夫。以智籠天下。而王之。亦後世豪傑主也。及國家既定。志不帥氣。臥病則枕官者。而戒絕羣臣。豈其豪傑歟。豈和親厚。巧術深。而致悅於人。固非一端者。皆內侍歟。而豪傑亦有所不能免焉者。何歟。齊梁子弟。受其重奴。過於骨肉。繼世之主。又何惜歟。歐陽子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之。小信困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權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願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願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權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平。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緩之則發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扶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官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雖然。胡文定嘗曰。內侍豈無忠智之人。善自為謀者。士大夫苟能陳祖宗故事。及近古之失。就使之謀其同類。豈不可也。若陳準者。豈非賢哉。故作傳以內侍之類。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 靖

吳功曹虞公 胤

晉散騎常侍葛公 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 暹

南梁臨海太守伏公 曼

南陳中庶子蕭公 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 華

附上開府江公 暹

唐中書侍郎崔公 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 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 綱

唐人有言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在坐。左右生光。久矣哉。名流碩士之為天下重也。時其將有言也。

恆必爭之。將有助也。恆必步之。心思志向之存。譬欬容觀之著。冠履之製。翰墨之工。恆必羨而倣之。其生也恆必榮之。其歿也恆必傷之。履其所及。驅結群集。嚮慕之下。俗易風移。實與服官政。司教化者。相埒。其何以登茲。蓋德業隆而文彩華也。否則鶴翔。惟恐其去之不遠。官使始鄰邦。鄰邦。吾廣古荒微。不通中國。秦皇帝始并之。以隨徙民。與粵雜處。趙忙君其地。嘗上壽秦皇帝。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勝廣之亂。不北走胡。則南走粵。兩漢以來。隨徙日廣。而華風日張。今之受風長孫子者。非復推結并服之遺聲。亦已舊矣。蓋古版籍保墳墓者。廣之人也。游移僑處。而遠去者。則流寓者也。余探流寓以成此篇。自德業之隆。而追諸忠憤之流。死節之魄。隱淪之跡。自文彩之華。而追諸詞苑之彥。詩壇之望。狎客之魁。數聖兼收。備勸沮焉。若乃載籍不言其州里者。豈其或廣之人乎。抑流寓乎否也。於戰國一人焉。為楚王相。而來五羊街殺之。解曰。高固於漢二人焉。為粵郎得呂嘉。以功封臨侯。傳傳及其子者。奇功也。曰孫都。進南海香順帝。而賜官。時稱香尉。曰雍仲州里可知矣。然不知其果流寓於此邦乎否也。於南齊一人焉。母漂流交州。求為廣州。綏寧府佐。往訪而得之。世欽其孝。曰射。射校尉。郡陵。庾道愷。皆不列於篇者。何也。疑也。方技之徒。不循此例者。何也。彼所謂遊方之外者也。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感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摺。靖不得齒。以馬磨自給。穎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帝崩。重車。秉政。以漢陽周處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拜尚書。韓。等為牧守。而遷靖御史中丞。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曰。諸君言當拔用。許士卓從君計。不欲遠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何用相負。叱。令出於外。斬之。靖懼。出奔。汝南。豫揚。與會。會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悉登。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既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其。以寄寓交州。德。與。皆。令。荷。漢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寓。以。來。與。士。相。隨。每。有。思。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靖。亦。與。曹。操。奮。曰。昔。在。會。稽。得。所。始。許。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哀。術。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臨。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落。風。波。絕。糧。茹。草。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邀。勳。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舉。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夫。爵。高。者。疑。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廣。高。之。任。當。貴。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事。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足。下。可。不。遠。覽。載。籍。廢。典。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誓。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事。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繁。皆。於。管。絃。勳。勳。於。金。石。願。君。勉。之。書。竟。不。達。其。寓。南。海。頗。久。後。劉。璋。使。招。之。靖。入。蜀。璋。以。為。巴。郡。廣。漢。太守。建。安。十。六。年。轉。任。蜀。郡。開。立。諸。葛。子。為。王。曠。曰。將。欲。欲。之。必。因。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昭。烈。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皇。

帝位策靖為司徒。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勝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用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

腐芥。磁石不受曲。誠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

時遭父喪。哀結詣府門。明欲就之。翻乃脫衣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

謀。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

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府用鳥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

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賊更卒長苦之。夫若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

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恒怙。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

耳。後漢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若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

理。樂觀吾子之治。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

契。可謂探賈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悅。美實為賢。雖摩益

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譏毀。坐徙丹陽溧縣。呂蒙

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

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

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翻謀不行。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伴醉不

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

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畜百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

孟德尚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誰

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勸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

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怒。非一途。徒翻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

不憚。門徒皆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東南方云。自恨破節。骨體不細。犯上

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

陵。或在縣吏之中。或乘所末。翻一見之。便與交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

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祀。最知名。祀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琳廢

立時。欲入宮。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懼怖失色。祀對曰。明公上安宗廟。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迎

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乘船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琳不憚。竟立休。後為散騎

中常侍。為監軍使者。討扶餘。以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韓卒。祀弟忠。宜都太守。登越騎校尉。

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歸廷尉尚書。濟陰太守。翻有圖在南海。今光孝寺。即其地也。廣人舊祀之。廟

在城西北三里。今廢。一統志卷之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寫書。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

厭。不知芻蕘。或時書問。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

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為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遠召將來

深重。洪以女妻之。復傳元。元。太安中。石冰作亂。吳太守顧祕。徵洪為都尉。討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

天下已亂。乃參廣州刺史。積舍軍事。舍選書。遂停南土。多年始還鄉里。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

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選為散騎常侍。領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

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俱

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為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

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

元霄。騎足。則能追風。猶欲振翅。翻於鶴鷄之羣。藏逸。遂於鼓鑪之伍。何況大塊。冀我以尋常之短

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塞。足自卜者。善不能者。止。豈敢力。芥蠅。而慕沖天之舉。策駘。而追飛兔之軌

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厄之域。藝道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

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於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

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誠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

餘所著。碑誌。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

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既富。又精。於

析理。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短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

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川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元之孫也。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

侈。衣物多改舊。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累遷。祕書丞。為劉裕從事。中郎。兩坐罪。免官。裕受晉禪。降爵為

侯。為太子左衛率。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惋。非毀執政。徐羨之。等惡之。出為永嘉太守。那有名山

水。遊遊。動。離。句。刺。政。事。不。復。關。懷。歲。一。周。即。稱。疾。去。職。以。父。祖。並。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

修。營。舊。業。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靈。運。工。為。詩。與。族。兄。瞻。從。弟。琨。相。抗。每。有

作。手。自。寫。之。皆。策。獨。絕。文。帝。稱。為。二。寶。每。有。一。首。至。都。下。士。庶。說。相。傳。爾。徐。羨。之。誅。微。為。祕。書。監。使。靈

祕。閣。書。遺。閣。接。見。唯。文。談。而已。靈。運。意。在。得。職。編。不。平。多。稱。疾。不。朝。游。娛。宴。集。以。夜。終。為。有。司。奏。免

官。時。元。嘉。五。年。也。既。東。歸。與。族。弟。惠。遠。東。海。何。長。瑜。太。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

四。友。靈。運。庶。祖。父。之。資。奴。僕。既。衆。門。生。數。百。人。鑿。山。浚。湖。工。役。無。已。每。登。臨。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

齒。下山。去。其。後。齒。所。至。伐。木。開。徑。驚。動。郡。邑。至。會。稽。與。王。宏。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僕。身。大呼。太守。孟

顛。極。器。之。又。求。湖。為。田。願。不。許。因。靈。運。憤。恚。表。其。異。志。帝。知。願。見。諶。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

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有。司。糾。之。遣。使。收。靈。運。於是。與。兵。叛。逸。為。詩。曰。韓。子。房。奔。秦。帝。得。連。駟。本

自江海人忠漢成君子，追討禽之，當誅，詔以謝元勳參徵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腸斷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崔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世傳靈運詩美，死時施為南海，蘇州寺維摩詰，寺人保惜，初不虧損，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闕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靈運子鳳，坐徒嶺南卒，鳳子超宗，元嘉末得還，為散淑儀，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後，仕齊為黃門郎，亦以輕傲見殺，超宗子幾卿，少慧，時稱神童，能文章，性亦放誕，不至通顯，又有謝綽者，靈運之族人，尚文帝女長城公主，以罪徙廣州，其子眺，好學能文，善草隸，長五言詩，即所謂謝元暉者也，官尚書吏部，後亦以輕傲忤物，下獄死，用南史傳。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驕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講，詔曼容執經，帝以其美風采，方之稽叔夜，使人畫叔夜像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食泉銘，齊建元中，上書請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施高坐於聽事，講說經義，生徒常千人，又仕梁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年八十二，子暉，國子博士，孫挺，齊末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官南臺侍御史，皆以儒業知名，用南史傳。

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齊廣州刺史惠休族子也，方正有器度，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府主簿，侯景之亂，湘東王釋刺史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與郡遺愛在人，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宗親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頌為衡州刺史，往依焉，頌遷廣州卒，統領其衆，引疑統與國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乖，及統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曰：「管幼安哀暉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之有，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陳宣帝所重，嘗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越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置，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因遣之，審靖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遣兄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璠，官者李善慶，蘇脫兒等，多所請屬，一皆不許，族子密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璠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用南史傳。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頌為廣州刺史，譽為南海太守，頌子統敗，乃還都，後主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也，乃辭以疾，頑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

南，關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地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刑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乘之草莽，諂佞說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鹿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未幾，隋軍至，陳遂亡，用南史傳。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幼聰敏，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覽其詩，嗟賞之，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都，詔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城陷，出走會稽，其舅蕭勃，先據廣州，又往依焉，及侯景平，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遷太子詹事，總性浮靡，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婦陳氏為女，太子頗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既當權，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主時張麗華及史孔諸美人，俱慧黠有寵，以宮人有文學者，莫大捨等為女學士，總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謂之狎客，每遊宴，則使諸美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隲者，以為曲調，選宮人千百，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後宮之容色也，由是國政日頹，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媚作威，肆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陋其言跡之乖，在南海時，有別業，化侯蕭雲，時是時雲亦適居吾廣云，用南史傳。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彙保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其食飲湯浴，以情訊之，止坐魁黨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害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諒釋殺人則足，亦皆有體，豈有枉不中，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赦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曰：「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給事中，後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征遼東時，以事除名，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闕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用南史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晉司空華之後，四世祖守禮，隋塗山丞，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始居曲江，祖子肖，刻縣令，父安愈，家處丞，嘗僑寓南海，九齡之生也，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以為名，七歲知屬文，十二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策高第，為左拾遺，時元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重郊祀，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

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仲舒古之知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統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禮，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席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有乖整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難違。其應甚速，昔東海柱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少擇之，江淮瀛海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此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縣不選親人，以成其職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郡官出幸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動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途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僥倖，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職千百刀筆之人，瀾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覈。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秦蘇，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考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明進，是讓無高卑，唯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之出，乘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章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與衰之大端也。俄選左補闕，九齡有才望。吏部試拔舉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命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僚事主簿，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

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皆史乃濫章，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章，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勝，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建議遠之。融積不平，九齡為言，說不聽。俄為融等誅，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後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許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趨成，選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皋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自雀巢家，樹是茂，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勣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漢法，太宗之制也。遂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自胥吏，日不知書，翰信淮陰一壯夫，差與韓彭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才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死，帝嘗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風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丞丞相能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符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議。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漢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咸成。望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體積，故事公卿皆指勞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秋節，王公並獻寶鏡。九齡上事，鑿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仰諷諭與嚴挺之哀仁敬榮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為相，謂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如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陵安有外言哉。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恙。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武，督戰績，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殺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術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帝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棺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

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爲過然皆與程頤論不合各立黨相攻擊評者以此頗少之在黃州日自號東坡云所著詩文奏議內外制合百餘卷又有易說論語等解行世其學問大抵出入佛老縱橫要之得於莊周爲多也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天資卓犖周覽都籍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甲科解褐爲教官益大肆於詩文務一洗舊常畦意不披俗語不驚人不出也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拜中書舍人擢章符類會兵與搶攘避地湖嶺泛洞庭上九疑羅浮行路萬里雖流離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指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新體其在南海頗久嘗登海山樓賦詩惘然有杜陵登望父臺之意識者悲之高宗聞其句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深香想蕊紹興初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累遷翰林學士徧掌內外制語尋拜參知政事久之以疾卒其出處氣節文詞翰墨皆卓然可稱有簡齋集二十卷論者以爲崇觀間尙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與義獨以詩名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宋諸家之上中興後遂至卽用陳師道謂詩能達人與義殆其一也又有康與之伯可者工小詞紹興中附秦檜得進以詩章應制章太后歸自勝庭高宗盡心孝養每燕賀必召與之爲小詞歌之賞賚頗盛嘗與左瑞猗適容思殿有微宗御書扇給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藻塲之悲瑞猗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環入取較核輒批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笠狂遊事已空尙餘垂簾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瑞出見之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問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震但一軸而已後以檜流嶺南有舊宅在欸泰山下扁曰順庵者則高宗御書也康之父倬醜不檢事見揮塵錄與之又甚焉嘗挾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與蘇此之獄沈師德之子而常同之婿也與之受知於同一朝背之然王姪蘇摩崖肯愛其詞所謂文人無行者也又有顏博文者官著作郎紹興中亦流廣州詩文略可觀實諫於張邦昌有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胙之召本爲與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誰楚其反復無恥如此方大琮帥廣時刻南海志去博文所爲海山樓諸詩而錄簡齋諸作入焉又斥去十賢堂滕修之祀以其事二姓也士論快之嗚呼使牧吾廣者取舍皆如大琮焉則勸沮明矣使流謫至吾廣者皆如康顏之邪惡則朝廷之刑賞公矣

張拭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第九子留蜀試其後也父浚高宗朝累官尙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有軍功封魏國公紹興乙丑因星變上疏極論時事秦桧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以特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運州居住拭隨侍至連州浚爲書院於嘉魚池之左拭亦開書室以講學浚後徙永州復入爲平章事兼樞密使拭皆從焉拭頗愜風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爲直秘閣浚開府治或試問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每召對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等事宰相近習皆憚之遷吏部侍郎知江陵府終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拭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拭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木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篇爲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在湖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簡克己傳拭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浚嘗陰排香飛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拭爲時大儒故多爲之諒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拭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拭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木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篇爲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在湖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簡克己傳拭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浚嘗陰排香飛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拭爲時大儒故多爲之諒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吉水人也豐貌修眉美皙如玉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又胡銓像皆敬忠節即欣然慕之曰沒不須立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怠爲對不爲黨一揮而言萬餘理宗親擢爲第一開慶初元師圍鄂官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權直學士院抗買似道輒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慷慨曰吾老矣觀天時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呂文德和議議王欲以求好師孟益自肆天祥雖辭上疏言朝廷姑息奉制之愈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贊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徽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遂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關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關於陸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關於番陽以淮南益淮東而建關於揚州以長沙取鄂陸興取贛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量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書奏不報元兵破常州宰相陳宜中留夢炎議棄平江趨天祥移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等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伯顏抗論畢亭山伯顏怒拘之明日偕左丞相吳玠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筵書樞密院事家鉞翁同簽樞密院事劉因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濟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共謀復揚州制置李庭芝信謀言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寒能起從樞者乞得餘糧遂行入板橋兵又至乘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濟及金應而去賊帳屢失中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樞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王即位於福州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將分軍四出圍進多敗

死者。於炎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故將吳浚來說降。天祥誅之。遂入梅州。又出江西入會昌。入興國縣。七月。遣監軍趙時賞等復吉水諸縣。臨洪等郡。皆送狀州縣。蒙傑多懸懸。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李恆以奇兵猝攻興國。與賊大潰。天祥妻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舟與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擒之去。天祥得脫。時賞亦遇害。天祥收殘兵奔循州。祥與元年二月。出惠州海豐縣。三月。進屯龍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少帝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道生與母夫人曾氏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潮盜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懿潛導元將張宏範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元兵至。倉皇出走。千戶黃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諸將被獲死者殆盡。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不從。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謂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宏範義之。宏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不書。宏範爲改容。遣使護送北行。天祥日擊崖山痛苦。酷刑無以勝堪。日夕謀蹈海而防不可出。且以崖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疑。坐遠且。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世祖求多才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違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在燕凡三年。世祖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祥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殺左丞相阿合馬。命徵城葦。避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疑丞相爲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避之。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盡閉。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用崖山新志。

張世傑皆至。遂相與立端宗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勸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稟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時端宗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泣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滲。左右無不悲慟者。屬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旅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定策。率羣臣奉衛王即位。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急避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崖山破。秀夫走帝舟。而世傑劉議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先入海。且諭其妻曰。爾先去。怕我不來。隨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或曰。元人傳之。而多改竄云。用崖山新志。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成。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都統制。與高逢辰鄂州有功。轉十功。歷知安東州。咸淳四年。往守鄂州。力戰不得前。元人招之不聽。鄂破。遂提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歡慕。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道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元阿朮戰焦山。大敗。奔圍山。十月。進招討制置使。元兵至。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俱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卞子宣撫大使。元人來伐。乃奉帝入海。而自將諸將奮軍討蒲壽庚之叛。攻之不克。十月。壽庚以陵都兵至。衆遂解去。既而慶都遣人迎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之。元人襲淺灣。世傑共敗。奉帝居井澳。少帝即位。加世傑少傅。時雷州失守。世傑以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非善計。崖山在大海中。去新會縣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六月己未。發潮洲乙亥。至崖山。駐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三十間。正殿曰慈元殿。太后居之。兵尚二十餘萬。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屬人匠造舟楫。製器械。民頗困竭。八月。封趙國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侵崖山。李恆既陷廣州。亦趨崖山。或謂世傑曰。元人以舟師來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發行朝草市。結大舟千餘。作一字陣。蔽海中。中艦外。船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壁。奉帝居其間。爲

死守計。宏範以舟師作長地陣來薄。且出騎兵斷汲路。帝舟堅不能動。宏範載茅沃薪。乘風縱火焚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大舟。火不能熱。時世傑有甥韓。在宏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時陳宜中逃之古城。宏範復使人語屋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為我所執。汝復何為。士民亦無有叛者。但樵汲路絕。兵士茹乾飲鹹者十餘日。多喉腫。世傑猶督殿帥蘇劉義安撫方與等日大戰。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是日。宏範命夜守屋山北面。自將一軍。令諸將曰。聞吾樂作。乃戰。遂令者斬。而樂作。宋帥以為且懈。不設備。宏範與恆夾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士又多疲乏。自朝至於日中。於未已。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宏範進逼中軍。會薄暮。風雨暴作。皆露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劉義等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不能出。乃負帝死之。嬪御諸臣。從死者十餘萬。世傑後還。收兵屋山。復欲奉揚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知帝因問。撫膺大恸曰。我忍死開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趙安南。七家強之。趙廣。五月四日。舟抵南恩之平章港。口颶風大作。舟人欲離舟。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祝曰。吾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未死者。庶幾彼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吾復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求得其尸。焚之。骸骨葬陽江縣潮居里赤坎頭村。用屋山志

徐宗仁信州永豐人。淳祐中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初。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累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德祐初。為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衛端宗走海上。屋山兵敗。死焉。又有劉鼎孫者。字伯鎮。江陵人。第進士。為翰林學士。從幸屋山。秀夫既赴海。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脫卒。蹈海。同死者。兵部侍郎京口茅海。吏部侍郎趙樞。樞密使泮梁高桂。余謂今屋山大忠祠。兩廡。缺從祀者。宗仁諸人。當列名其中。庶為不遺。用屋山志

蘇劉義。荆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官。四年。復以守鄂功。為吉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有推戴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殿前指揮司司馬。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吏。劉義多智略。遇張世傑。用事。不知合變。專守法。劉義志不得展。丁丑七月。罷諸使。免兼殿前。帝在井澳。元劉深來。陳宜中如古城。劉義不以為是。擢舟追之。不及而返。夜泊潯頭。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舟。幾盡。祥興嗣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屋山兵敗後。與張世傑同斷樞。奔海洋。世傑死。劉義與其子俱得脫。文天祥謂劉義剛強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史稱劉義為其下所殺。嘗考其家乘。載履歷頗詳。曰。劉義字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多才。宋季慨然以宗社安危為己事。寶祐六年。由上舍出身。授右迪功郎。常熟主簿。再遷靖江府宜川丞。德祐改元。詔天下勤王。劉義起兵。自宜川入衛。其逃歸也。變名為由義云。然其邑里資階。與史不同。姑存之。用屋山志

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於閩。次年。景炎。闕帥趙總。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月。復至。除宜教。鄧宗正。寺簿。元兵至。自房閣中。度嶺入廣。及廣陷。避地香山縣之黃梅山。與其友駝竹卿。俱挈家寓焉。是冬。香山警。遇士賊。一妻四兒。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光薦脫走。明年六月。改祥興。隨駕至屋山。除秘書丞。兼權禮部侍郎。己卯正月。除權直學士。二月。房至。屋山潰圍。亡投海者。再為北軍鈞致。張元帥。前令復衣冠。為掛客。初。自廣回。得與文天祥同舟。唱和有詩。曰。東海集天祥。為書并序之。傳於世。宋亡。張宏範禮之。館於趙冰壺家。教其次子。累請為編黃。不許。後得放還。廬陵。大德初。卒。用屋山志

鄧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泉菴中。貧無繼。之給。則捕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為庶吉士。宏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官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概。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智者。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塞大。若輟講。及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己酉。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行都御史秦紱。檄遣董。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為人。多從之遊者。與白沙陳獻章。為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為知縣。因款留之。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仙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賢之。還柩於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孝宗即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鼎常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而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而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聘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受官職。先請見君。以時政之不使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自號立齋。又號秋田子。有立齋道文一卷。吳廷舉刻之以傳。用立齋道文。金瓶所撰。草志。

右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明香山黃佐才伯撰。按黎民表所撰先生行狀。是書與漱芳集皆先生少時所作。每傳間繫以論贊。或有合論數人者。而忠義孝友以下各門。則各為統論。以冠於其首。他日脩廣東通志。即移用之。雖詳略間有不同。然亦無甚異者。迄今先生所修通志。傳本寥寥。重梓不易。則是書正未可輕矣。又先生所撰廣州先賢傳。附刊泰泉集中。首高固次鄧忠。次楊孚。次陳臨。而是書皆不載。其去取之義。則不可得而知矣。書中列傳與通志。亦無大異。唯張鎮孫傳。則詳略迥不作。此則備載其廷對策。至七八千言。而通志悉芟之。豈以其晚節不終之故歟。然鎮孫道死。南宋書宏簡錄備載之。亦未明言其生降也。善善欲長。固可為之諱耳。咸淳廷對策。問劉燾隱居通議書之。且云。視草學士不知為誰。氣卑文弱。踏無品光。甚非王言之體。而鎮孫所對。則不及詳。所謂據張氏世譜。參修者。恐亦終歸淪沒矣。非是書。亦烏知當日對闕之文體哉。黃廣文香石所藏鈔本。殘缺殊甚。爰取粵中志乘。悉心覆校。以付梓人。謹釋承訛。仍恐不免。辛卯莫春。後學伍元薇謹跋。





國琛集

唐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

國琛集上卷

唐 桓

劉基括蒼人博學精象緯志切安擾著柳離子書始
 謂 太祖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契之遂置幄中
 多所咨受以成大功公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
 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危急真氣勇
 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 太祖常稱爲老先
 生而不名且曰吾子房也封誠意伯
 李善長定遠人 太祖初起兵畧滁陽途過與語稱
 肯遂置幃幃俾掌書記已而郭子興欲接入麾下
 公強不肯行自是終其官典中書省密議哀然爲
 羣寮之長凡軍機饋餉開國大制度悉所替畫及
 推戴稱王立帝度德相時識歸真主爲天下臣民
 先後累陳胡黨蔡卒員外王國用少卿陳汝輝疏
 伸其冤 太祖感悔
 陶安當塗人 太祖初渡江迎謁軍門勸取金陵期
 以帝王救世之功定此後開禮樂二局首命公爲
 學士一代典章悉所從出其開國儒臣之宗乎李
 習朱善吳沆王遠王景朱升蘇伯衡危素黃縉徐

一夔飽餉劉仲實劉三吾詹同葛鈞潘廷堅秦裕
 伯陳程李種張以宰牛諒貝瓊或辭勝不適用或
 才局不善通或成見自是或臨器難伸或老歲不
 競皆出公之亞焉

取天下在識勢運天下在識事定天下在識本
 三識備以符明真主是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
 代之佐劉以後先者屈羣策李以國老和羣將
 陶以儒術歸吏事皆真主所先具而能兼用之
 者也精蘊未緘子房無以辟穀不免惟庸毒殺
 之慘韓國先老幾矣而志綠業識依違時輩終
 見所累姑孰以經義掩大用自知三所不如尋
 亦出守令行省無以昌其所業識天下而輕自
 照其惟智者之千慮哉

武寧王徐達鳳陽人 太祖起義兵首謁麾下其動
 靜語默悉超羣英乃命爲帥長從渡江定金陵樞
 運四征屢麾百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謀無所不
 成攻無所不克王言簡慮精命出不二諸將敬諾
 神明所至攻城不屠受降不殺成功不矜至封姑
 蘇之府庫置胡官之美入財寶不以取忠志無疵
 非人所能同日語也

忠武王常遇春懷遠人 忠信智勇膂力絕世佐 太
 祖飛渡大江震擊電掃東南郡縣以吹削平既復
 下交豫遂議北征至通州禁侵擾務安輯人不知
 兵市不易肆皆愛戴之如父母乃進收燕都昇平
 河東入秦復率師破關平大俘獲以還
 武順王鄧愈泗州人勇力過人能奉法以惠思恤下
 從 太祖渡江命守廣德謝長鑰寇城大敗之移
 戍宣州領兵克徽州破苗楊攻師十餘萬遂取嚴
 州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勉於開林寨擊走僞漢部
 將命守杭州討陳友諒於江州乃下江西留鎮之

復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大敗王保保於
 定西南平溪洞窮追番部至崑崙山而廣德宣州
 徵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民懷德獨深

岐陽王李文忠盱眙人 太祖之姊之子年十二無
 母鞠於 太祖即能軍戰初守畧池太及浙江杭
 嚴東拒僞吳西當僞漢會金華苗獠殺胡大海王
 率兵越逐吳以二十萬衆寇新城王與賊衝突敵
 陣中格殺潰之尋提兵北伐獲元皇孫宮妃復移
 鎮西蜀已而副中山王驅馳山後至白登三不刺
 攻大寧高州大石崖皆克之王釋兵家居恂恂若
 儒士尤耽羣籍聲色之事澹然

襄武王湯和鳳陽人驍勇饒智畧始從郭子興 太
 祖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渡江克常州江陰平姑
 蘇論降方國珍孫姚大膽畧定閩中諸郡同中山
 宋國北征趙代復下蜀討五開山獠王臨陣決機
 有語及兵法輒笑爲泥古又善鑿鑿城郭海上多
 遺世澤

昭塔王沐英鳳陽人八歲歸 太祖憐其孤幼以子
 鞠之年十八出鎮鎮江綽有聲績內托肺腑外兼
 節鉞以麾諸及南平閩越擒陳友定西畧崑崙遠
 涉流河抵并河踏夜即踪烏蠻生擒段世下車里
 八百平緬皆虎視以雄遂晉鎮之王以仁智爲理
 闡庠序以示禮迎官常以示制均政役以示安周
 撫集以示揀破思倫法以示怒泣俘敵以示恩諸
 部懷仁服義謀附輯欵收其土貢以充軍實
 六王元祀開國奏膺表表無以尚之以鋒鏑莫
 若行伍以行伍莫若幃幃以幃幃莫若神武而
 不殺是故有取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
 復有可言者乎濟濟多士揮霍慶雲會是不少
 則非所急聞也敢金列如左洪武三年大封功

臣公六人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
侯二十八人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秦雲
龍顏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原鄭遇春費
聚吳良吳貞趙庸廖永忠俞通源奉高楊璟康
鐸朱亮傅友德胡均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
祖費聚十七年所定功次功高望重智總兵者
八人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勝沐英耿炳文
吳良傅薄書而聽指示一人李善長以義氣而
功封三人鄭遇春王志原費聚隨軍征討有功
十九人周德興郭子興趙庸仇成李新俞通源
謝成張德具員江興祖陳桓張赫朱壽慶永忠
陳德顏時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自建功者十
五人傅友德藍玉葉升曹震張溫王弼郭英曹
興周武吳復金朝興薛顯胡海張翼朱亮祖因
父而封四人常昇廉鐸陳輅漢璋來歸者七人
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胡均美然
得與功臣廟祀惟二十一人徐達常遇春李文
忠鄧愈湯和沐英馮國用胡大海趙德勝華高
張德勝俞通海吳良具員康茂才曹良臣具復
耿再成郭成孫興祖其至今子孫得襲封爵者
惟黔寧中山兩氏餘皆廢罷
長史桂彥良通經史百家言嘯嘯儒學洪武六年被
徵白衣賜宴詔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
惡顯而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屢獲經訓獻納
太祖每稱善有以墨敗官者處死力諫當如律又
問法行數犯曰用德供用法勞嘗進 皇太子心
圖及上太平十二策 太祖曰卿帝者師也
陳遇金陵人博究經史有治才 太祖召見禮甚稱
先生而不名曰特幃幃坐久必賜宴間命廐馬送
歸車駕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摠摠所獻悉保國

國探集 卷上

安民至計授學士者再固辭授侍郎固辭授禮部
尚書又固辭乃不復強之以官欲官其子亦辭謝
春待之隆亞於敷殿
陳雅言末豐人為人明粹剛直有用世之志窮研經
史為文章充行有格氣慷慨尚義能急人之困損
所有而不恤洪武中為教諭
章溢龍泉人弱冠從王叔剛游明用世之學歎以布
衣集鄉族以捍大患及見 太祖擢僉晉田司事
巡行江東兩淮僉浙江湖廣按察司事命征八蠻
守處州隨職效勳事咸中其區畫及議分屯料阮
德柔設水軍所計文忠取建寧不爽尺寸惜不為
大用今當安攘之寄任其馳驅耳官至御史中丞
許瑗諸暨人好學秉志能以忠信許人且識攻取之
術以儒士謁 太祖因說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
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獨安有勇畧者可以馭
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識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
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太祖深然之命為博士
尋守太平偽漢陷太平許不屈死之
志士勝才不可以無具經義之為功大矣而迂
儒泥古不以為是心注脚則豈善窮以致用哉
桂陳乏施章無大用而許以殞滅後世疑其泥
焉然而其為具自在矣 太祖以不碍之心隨
在聽而取之其亦一時之馮翼哉
學士宋濂金華人少慕古人之學研究經史析理精
微而泛濫於百家言悉得其旨要乃發而為文雄
麗溫雅浩然不息末末避亂龍門山太祖徵至甚
眷之命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承旨揮次皆傳後
大紀述天下無賢愚識不識企之日本得潛溪集
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購公文不啻拱壁公坦重
任真不忤物為人給亦不較

待制王禕義烏人屹然有奇氣人初見若不敢即一
言之入則情義諷然於經史百家無不究其極其
為文宏麗沉雄 太祖初渡江禮任之洪武五年
使雲南諭降梁王辭嚴義正梁君臣駭顧已有降
意會元使脫脫以徵餉至欲連兵拒我乃以危言
迫梁王拘匿歲餘殺之
吳伯宗洪武開科狀元金谿人性勁直不阿忤胡惟
庸坐論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
任以政召還尋忤旨復論教諭亦召還拜大學士
尋復以事累降檢討初業舉識者見其文嘆曰此
兒玉光射氣終不能掩後果克然
侍郎曹魯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
凡古今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悉能言之
有邛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十九謁虞伯生
知博而及說於約 太祖起公脩元史當筆言滯
騰公歷舉傳記答之時謂公能以舌為筆宋潛溪
以筆為舌
胡翰金華人學博無所不究為文章明潔簡峻論議
出人意款句灑然不落空俗之態雅好泉石幅巾
短杖著書以自樂有勸之任劇謝之太祖聘致授
衢州教授預修元史初學古文於吳淵穎某憫宋
潛溪攻舉于秦檜書招之同學
趙搗謙餘姚人雅追古學欲探造化之原洪武十二
年聘至京修正韻與僚官不合歸二十二年再徵
起教授瓊州作瓊臺布學範傳六書本義聲音文
字通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戒書隨物書之
以典起斯文為已任發休自茲何風矣
人文以華國炳炳烺烺都都彬彬夫豈什藝之
締綰哉後世枝葉於言則何以利攸往也茂州
之役三市街之慘使越而國之尚或有處北山

國探集 卷上

三點之羈玄探強記之勞皆未昌其所展然窮
乎成家天啓以羽初運則鳥乎可厭耶

宋納大名入動循矩不妄言笑洪武十三年徵詣
公車授助教橫經登難擊節節舉學者如容得歸
歷陞太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夥而識主者往往
異侯師生相許教尼不行 高皇簡命公為祭酒
公登正宿弊倡學規立師道提挈錘礪不遺餘力
當開國初博聞摘藻出宋公上不少公獨能得
士得君考諸監規尚在也而垂訓迄於今為烈
信在此而不在彼

魏觀江夏人讀書勤苦不輟偶儻有治材 太祖初
辟入詞垣多所制述擢祭酒尋謫縣令後守蘇州
時懲陳寧苛政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公
能力挽躬率風教勸興課績為天下最後以御史
誣劾與士誠既滅之基遂罹害太祖卒悔之命所
在致祭哀賜有加

尚書錢唐象山人任真有耿槩嘗被召講虞書陞立
有紂之唐曰陳古聖言不跪不為踞諫宮中不宜
搦武后圖許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太祖悟賜飯
并撤園

陶屋仲鄞人清介自持洪武中為按察使專治賊吏
布政使薛大方會暴亦搜其狀劾罷
才不可露露必有有我之勝勝則氣召而軋之
軋則窮其不窮幸乎

徐勣國初相廬人戴黃冠服白鹿裘腰縮青絲絛性
尚風義章統不能廢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
物已而悔受章句秦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是靈
書也也人生貴適意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
沒之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
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焉

汪藥成爲殯壘久且弗懈事平且送還其家
王冕越人磊落有大志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
下東吳渡江入淮楚北抵熱都歷覽名山川搜訪
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呼酒悲歌隱山谷中著書
一坐坐卧輒隨秘不使人觀曰吾未即成持此以
遇明王當佳風日一賦壘壘不休皆鵬鵬海怒讀
者聳毛髮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
天地間白玉合成使人便欲仙去 太祖致冕暮
府授諮議參軍尋卒

杜環金陵人侍父宦游好學儻重然諾好周人急
父執主事常允奉於於九江家破母張氏老投允
恭知交無所納訪歷至杜隱焉巷雨謂之杜禮述
固留養杜貧且強率其妻馬氏敬事母母性褊急
少不恆輒詬怒杜私戒其家順之勿以困故為慢
卒則為瘞且時祀馬杜後補官王府錄事
洪武末姑蘇三高士王賓韓奕錢芹時郡守姚善右
賢請王陋巷自述名以候王報謂至府門再拜而
返守退迎王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韓先
入避太湖守嘆曰韓先生面得幸承乎又紹介候
錢錢請伺月朔會於學宮至則出一簡授守乃
守禦制勝之策守嘉高後薦為行軍司馬

高啓吳縣人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灑則
張士誠據姑蘇公避居吳松江日詠歌自適與時
俊揚基張羽徐善王彥柱宿張憲周砥王行宋克
輩遊无好權畧論事數中肯綮 太祖召充兩制
史館授編修擇侍即乞歸復居江上銳志不少衰
以故人魏觀為其郡守坐誣以連瓜
花雲懷遠人號勇絕人祭已仗劍謁 太祖於臨濠
甚奇其才命將兵蹂躪羣盜若衣裘流電復察公
忠義可信任命宿衛左右後守太平城陷偽漢縛

公急公奮身大呼縛解起奪守者刀斫五六人遂
碎公首納於柁檣眾射之至死罵不絕口
張飛無錫人氣嘶孤奮面如赭玉盤雙瞳炯炯照
人見有媚側雖達貴人必面折其當孝義恭儉若
俯然有甚畏者嗜學愛孟子卷氣章友復為子姓
誦之援毫為聲詩奕奕國初胡豫章圍無錫吳將
莫天祐不肯下傳令屠其城張奮身往來胡莫說
解所全活數十萬人

孔子不得已而思狂彼其浩通遐觀嚶嚶古人
以為躡聖有地吾弗能已得免文宣之戚乎若
王生冕當表而列之一至梅花屋為竟日之談
無及矣異世默然
姚善安陸人洪武末守蘇州時承夷僭靡習豪至後
用尚明法以整之器者或更籍持短長賦誦蠶起
善洞達政體周合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由是
吏民顧名檢率圖趨義輟捕大治為列郡罕難
兵至抗大義以歿
練子寧新淦人洪武乙丑對大廷即極言朝失無忌
避 太祖嘉之權第一自少以節自砥礪聲望
蔚然一時以文學行誼歸之建文拜史館待郎後
所建白毒攻和御史靖難兵起廷斥李景隆賣國
秘謀後以不屈族誅孀戚被逮論成者百五十一
人皮遠方者數百人
鐵鉉鄞州人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之
每法司有疑獄久不能決者屬鉉片時而成尋擢
山東參政靖難兵至城圍月餘不下忽以計窮
文皇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後登極擒至令一顧不
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尚置聲喘
喃也
陳廸宣城人通經術有志操任雲南布政大著軍績

陸尚書疏議清刑獄集流民免種租皆切政體靖
難師起賊命督軍餉陳論大計及文皇登作器
不屈同于鳳山等六人就戮乃熬鳳山鼻令食公
尤肆指斥

悉古死事多烈情癖直即之類思以達授政乃
若兩得之不尤見其從容酌就乎可與共學可
與立

方孝孺寧海人讀書務精思乃踐擔荷綱常羽儀斯
文稟乎其不可拔其為文辭藝森蔚千變萬化不
主故常而義意渾然常新一時士類推服建文倚
重之靖難兵入以衰經哭禁被夷其族厥者八百
四十七人

甚哉死生之際之難言也公能篤信而未嘗不
好學能守死而未嘗不善道然則其至焉否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造化需根不絕不火不灰不
生不文章不節氣百三代之英宇宿一樹故先
天而盡其生色相太虛故隨所學而藏其用
天人同源故致其道以畢吾性公英魂入天以
繫風紀若正學不墜地以為學士愚則尤快也

又曰嘗見許給舍談及革除事輒泫然悲之以
為諸公只劇知了自己凡事因言吾鄉嚴尚書
後事而厥或老成用意不徇耳目安知其無所
存者乎又曰時侍讀樓璉當選志慮決後繼召
樓八惶懼受命歸語其妻曰吾將以全爾輩及
夕自經死是有所存者樓金華人

高魏遼州人石軼負奇氣論事欲治其先朝建文初
諸藩樂未作疏論時政借漢以為喻效賈誼太息
欲定經制執幾先以全親厚極數千餘言人未以
為的言及靖難兵起願使燕軍上書亦極數千餘
言狼狽陳說大義曲為分處慷慨從容不顧危

禍書再上不報 文皇臨御自臨驛舍

黃子澄分宜人少務學有俊聲建文初為太常卿諸
藩不靖公朝夕勉勵與本兵協圖靖難師起遣將
調兵多出指畫及大將李景隆敗奔公哭諫當特
誅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相繼敗願民等降公附庸
大憫曰大事去矣後以比擬攻公急借謫南微以
圖券 兵文皇踐阼族誅一子易姓田奔成寧

齊秦深水人建文中為兵部尚書勅 太祖召公問
邊將姓名公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國籍公出袖中
手冊甚悉 太祖大漸憚傳位建文公預受顧命
靖難兵起公戮力竭心五內閭外嗣君惟召學士
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事遂不可為矣
廼族誅

景清真寧人氣候儻負大節民有女為妖所憑公
館其家妖不至乃書景清在此四字粘其尸妖竟
滅 文皇御極公事者甚多公為都御史獨晏然
待朝人以其素少之一日早朝星者奏文曲犯帝
座甚急 文皇意固疑公及見公着緋衣遂檢之
而得所帶劍不屈而卒

紀善周是倫博學富著述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
不苟取靖難兵起陳論大計及指用事者誤國累
共讓控之屹不為動 文皇師駐金川門宮中悉
自焚乃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執解籍胡廣蕭執
楊士奇付以後事入應天府學自縊

高之夙夙先見者也黃之夙夙勤王者也齊之
夙夙忠事者也景之夙夙報讐者也周之夙夙
仗義者也時則有若侍郎卓敬給事中陳繼之
御史曹鳳韶長史陳通皆先見馬而死編修王
叔英拾遺戴德彥少卿胡閻尚書侯泰侍郎黃
觀郭任經歷宋徵給事中韓承知府陳彥回知

縣顏環若勤王馬而先侍郎陳性善知縣顏伯
瑞鄭恕州判鄭華都指揮馬宣朱鑑皆忠事馬
而夙夙尚書張統給事中黃鉞廉使王良都御史
程本立茅大方御史高翔其霖魏公冕少卿廖
昇寺丞鄒公瑾教諭王省舉人劉政教授陳思
賢皆伏義焉而夙

姚廣孝長洲人從釋氏學善詩文炯有謀畧太祖命
十大高僧分往各藩府勸善公適至燕藩住慶壽
寺時 文皇已有密謀心許公可托不敢言試公
一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水公即對曰世亂
民貧王不出頭誰作王遂稱旨置幄中几撤遣機
向悉公指受賜今名官太子少師封榮國公諡恭
靖

佛久傳而失其宗旨故後世號名其家者盡事
寂遺棄人間事而佛之教遠矣孰知其所謂寂
特靜明正覺以肇世修豈外人道自戚以求性
故天佛之為言覺也諸法實相名員滿覺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只一點靈光不息儒與佛同之
故能主宰宇宙紀綱民物纔無量功德圓滿彼
直以預門教異於儒直下即見性却墮日新之
學故非上乘根不能以小果責報分然一有證
悟造化隨在入手恭靖者已闢其門稍得力
夫豈小兒羊鹿之機耶高僧為道衍似紀來復
宗泐燕容廷峻懷渭子棟道行即恭靖法號
太祖親授齋崇禱寺設無避會

胡廣大學士諡文穆吉水人 太宗簡入內閣七人
以公為首推論思宥密十有七年始終一節而輔
導東宮危蹕行幄時各有發明有請封禪者公作
頌却之其纂修元總裁官鋪揚文治為一代大典
胡儼南昌人博學為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內閣有

胡儼南昌人博學為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內閣有

胡儼南昌人博學為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內閣有

胡儼南昌人博學為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內閣有

胡儼南昌人博學為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內閣有

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陳不以才智先人及兼官
察所對皆切人情後權祭酒公自處澹素謹於報
施遇可否利害必擬議以求至當群論中有不合
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交

解給吉水人自勿類悟絕人宏才浩志爽闊通捷其
為文辭勁意精不經慮語出口人輒不能到 太
祖寵眷大庖西室進疊疊萬言拜御史 太宗簡
命入內閣改學士命評侍朝十臣咸切當及密議
建儲公以正對洪國公丘福泄其議漢王遂構公
外補尚書李至剛復誣公死望速繫死獄中

文閣初延唐遼劫七俊迴翔於霄漢之表而
兀無所祖豈宜以健翻乘風雲上乎孔子曰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要亦有縉蠻丘隅者在二楊
尚矣文穆以無機而通東湖以篤實而慎故李
承終譽黃文簡金文靖亦能免於其世而大紳
構英百倍俗輩乃竟墮時網撫世酬物之機奚
俟深長思耶

楊士奇泰和人少師謚文貞為本朝文賢獨步立朝
務大體蘊藉從容事無不舉而卒不失其正汪如
也不可以偏長目九以名節政事文學聞於世者
舉不越公度內其寵遇亦無過之在內閣四十餘
年正統七年卒

文定公楊溥石首人以文學潤飾太平大制作成出
其手時號三楊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公為
南楊云公承樂中為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
數絕根又朝命巨瀾困屬志讀書不輟同難者
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成可也公為人謙雅無大小
無敢慢視獨試首選考官胡儼批其文他日必能
為重亨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後果如其
言

文敏公楊榮建安人器識通敏權佑三朝永樂中有
邊急三命公往其肅計之及辨解李夏之怒已改
和麗水之征乘交趾平高麗慮從地邊之駕秘祭
塞外之喪治平靖難能不繁餘力而既聞自飭無
大小歸心焉

少保黃福萊州人才識不凡而忠貞足以居之以
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奇之陞侍郎永樂
中陞尚書令撫交趾兼縮藩果章公政猷惻惻但視
民若己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新附之眾依依不
忍釋 仁宗召公還號泣以送未幾復授復命公
往平之 宣宗朝舊臣依違承順公持正不阿命
觀戲圍棋皆以正對不禮從正統初恭贊軍務憂
國愛民老而彌篤謚忠宣其歷官俸餘悉分贖嫗
族

忠定公蹇義巴縣人初授中書 太祖命朝夕左右
者九載公謹事愈篤永樂初權塚學時欲盡覆見
行欵例公從容陳說本末 文廟以公忠實從其
言嗣兼官僚留輔監國公政體明達孜孜啟論無
倦及命兼禮部事撫巡應天難職務委處之裕
如公於仁宣二廟靖獻密勿量擴交與未嘗一語
傷物

尚書及原吉湘陰人謚忠靖雅度能負物臨政善酌
大體筮任工部若老吏同官所疑者日環左右嗣
經畧南服重辦工材隨在必效成績及輔導儲宮
危從行駕特於公倚重至命統籌數章其預 仁
宣廟府密退不能述公而事各就公籌公阻 文
廟北征及定國恤從征漢庶人倉卒酬理若平居
坦然

陳敬宗慈谿人莊持好禮善論議 容止沉潛於經
史百家生平所自負於人鮮所推讓為文雅厚而

暢示樂宣德開居大學一十七年以斯文有任常
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不宥公等飲至酩酊猶自
儼然若未嘗飲者人服其德隅

文端公王直泰和人 文皇往來北幸或留輔或扈
從正統景泰間任冢宰已已車駕欲北征公率廷
臣上疏極諫不從明泰議迎駕公以正對與安益
不為世阿者也時與金谿文安公王英齊名公號
東王文安號西王論者以二公德業各如其名
胡濙武進人不治敏能以其意周旋事為必得其正
乃已人終其身不予知克其心悉無悔也初為給
事中 太宗察公忠實命巡訪異人公歷久還報
賜坐語四鼓時意有所屬公力保護其間正統
初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建文云彼時胡濙假
尋張辣捷實尋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
送至京 仁宗為監國值有飛語 太宗命往察
之公密疏七事表其誠敬老謹 仁宗頗致疑不
大用公及閱舊章得客疏乃明公為禮部尚書給
事中林聰忤權貴坐公移病 景皇帝遺問之
公曰聞聰事心悸成疾聰遂得末疾

平江伯陳瑄合肥人謚恭襄累立戰功永樂初歲董
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
戍守築淮楊海隄八百里尋罷海運沒會通河通
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填港
鑿徐州呂梁洪築刁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
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
通倉以便轉輸置倉卒導舟故并樹便行者公微
密綜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於下故能倡此
永利

錢本中永樂中知吉水縣能以簡御煩民樂其政操
守甚堅門無私謁去任民思之不忘後復來民歡

迎如嬰兒見慈母卒於官民乞留室本邑爭負土以管封墓

論本朝人物至三楊黃夏諸君子輒舉手加額見名臣像不能不歎容有而信決善惡之機擬乎自樹豈不偉耶嘗與萬文憲語因舉論語善人章析解予曰善人非質美能舉其質之美者也人性皆善人善皆可欲可欲而不欲則受變於俗受變則不有諸已能使其已自有非致力循情不即舍而去乎萬曰然則善人學矣予曰否學則不自有其有故能善與人同以其所有而復取人之有以為有是以日新富有其優入不可量故善人道實學者心虛實能立本虛能受物立本可知可行受物可久可大萬曰然則善人璣乎予曰否道莫大於善矣大聖神善之所結也曾外是而復有加焉者乎

廣寧伯劉江總戎遼東謀畧不凡永樂十七年倭酋三十餘直逼望海埭入寇劉不經意只餉師林馬率其部為伏約以識號賊至大勝之斬首無算師環迫令開西壁縱之復夾擊生擒數百海上倭船之敗無餘此者

戶部主事王良特達豪邁有機畧有御展才太宗知其名委督餉口北威服上下雖英國值出師亦屈勢相逐後有部堂繼重乃事無能比也

周新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要知無不言雖屢犯天威言愈懇切朝野咸畏之私稱為冷面寒鐵公或有怖小兒曰冷面寒鐵公來輒匿去權長浙藩憲風裁益揚屬吏皆股栗倚案相變為澹素有錦衣使浙受贓公捕之破誣訴於朝械公至御前猶猛白其狀不已命肆諸市是夕奏文星墜天子悔之

鳥墮驚馳怯狸魚之畏獮也豈盡以其力勝哉先有奪其氣耳雄者能服人心類此然以善服人若不若以養是故久而有窮其不窮幸乎

顧佐太康人為御史轉按察副使召為府尹守正嫉邪吏民畏服 宣廟朝為左都御史時競修靡仕習援廢妓焚墨成風不為異公剛直不撓料肅百僚雖豪貴置之法朝綱大振論者擬為包孝肅天下想聞其風采

李時勉安福人謚文毅老成修潔剛正任事永樂末殿災公在翰林陳十五事皆中時病後復言事忤旨繫獄洪熙初直言進諫命力士鎚十數爪不灰未幾又言事下獄 宣宗召復其官一日懷金錢至史館撒地命諸臣拾取公獨正立 宣宗以袖中餘錢賜之正統時為國子祭酒教化大行為王振所怒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牽蹶頽代之

人有為善則信有諾已無賴於所遇 尚書周忱吉水人謚文襄宣德中始巡撫兩畿前後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徵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揚益利計賑濟修圩陸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之置編圖以垂通久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撤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偽收常徵以禁馬頭公謀慮深長善採屢論故巨細綜畫東南賴以晏然

文襄下心體物博詳輿情建兩服永利幾於不自有可以謂取善乎曰以其事取諸人者也即其治漕雖聖賢之道何以過此曰禹治水后稷教稼穡同乎曰禹稷之心無其事之心也能以無其事取善然後為性學曰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何如曰舜豈取耕稼陶漁及帝事

武隨在以正其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心若決江河沛然神通莫之能禦也 况鍾靖安人宣德中知蘇州府至則舉屬僚胥卒不法暨豪右悉修者繼利不少恤奏減重額虛徵糧合一百二十萬餘辨釋誣入軍千八百餘復逃戶三萬六千七百餘他如種種興革皆紀綱大務正統五年滿績郡民舉八萬餘扣關請留乃再任七年卒於官民哀之若喪父母

時尚制科謝棟業現政待至是極乃起家吏員卓哉維修信無賴於所起 張宗璉吉水人宣德中常州同知廉介寬厚鞭策不施而事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誣民為軍張堅執不隨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奔哭於庭皆極哀 待郎王質博通今古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為御史至藩省毋脫食不厭人呼為王香栗 韓偉温州人為御史出巡河南鎮軍有體一方藉以為安及轉河東運使清操特著多所建白 唐海歸安人廉抱迥立報矩矱以甲展家雖權要不火借部曹歷守郡二十年家無拓於未仕郡民祠之 魯穆天白人英風正詔內恕外嚴寡嗜欲薄滋味馬有塵外之趣而官歷都憲克就準範 本朝至 宣廟開國六七年太平修麗上下豫遊儒素故風士不以為習而民皆安之空谷足音尤驗能立 英國公張輔謚忠烈祥符人歷事永樂洪熙宣德正統累立戰功征交趾生擒黎季犛漢王謀及密遣人討公即縛其人以白事得早覺公為朝廷者毗寵渥日隆官至太師天下倚以為重四夷咸知其

名權瑞王振視大臣如屬吏獨禮公

都御史陳鑑寬厚清慎宣德中鎮陝西民賴以安者

十餘年每歲朝必過道送之不能舍及復鎮歡欣

鼓舞迎之教程或久旱至則大雨俄則賑之人謂

流惠太過而短於激揚豈知公之存哉謹傳敏

吏部尚書那遜精吏事簡切不泛陪事從容喜怒不

形於色正統初因蝗旱首啓諸大臣眾欲乞歸公

獨以至少不可云受先朝付托若皆罷去不以慰

平識者題之謚

魏驥蕭山人謙虛守禮簡朴性成雁然若不勝衣初

為教官汲汲以成就人才為務及入考功以清正

聞正統初陞冢宰時王振藉寵大臣交媚之公嘗

用一帕振亦不較且重之厚德雅望年九十八終

遺命不請諡後諡文端

虎據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鵂之警鳴奮從而齧

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

鳥鵲之馭鳥鶴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

英國崇倚陳慶智感郭魏終譽信無所說於外

用此道也然陸象山有曰馴海上之鷗狎呂梁

之水可以謂之無心而不可謂之道心其復有

所懷乎

學士曹鼎才志通乘預經筵敷納甚明暢正統末扈

從土木權瑞恣挾進兵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尚

書有竟日晚伏草中際無一語者公抗聲曰臣子

不足惜社稷安危之繫皆無念乎尋被難難文業

尚書鄭楚州人飭躬履慮勉於學永樂中為御

史命察阻鈔法按犯過倭寇失律擒山海關賈吏

務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待不虞天下總小旗例試
京師受代以公請免已已尾從遇害諡忠肅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修短有數夷險自天
土木之變死者十萬餘人而臣工且五十二員
總儒廉腐無所見於其生則無所幽於其死中
間所情張公輔王公佐然英國老不克役尸書
弱不任事其耿耿不死獨曹鄭兩公而已嗚呼
安得更進於是求可夕死於生存之日哉
侍講劉球性廉介從弟為縣令奉正練却之又却蜀
王厚餽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年居切於憂時
正統四年京師大水民饑具陳築泄極濟之方時
北虜及麓川酋不靖上疏請罷南征以專備北八
年進言權不可下移王振怒下錦衣獄指揮馬順
阿振意適有重璫圖大常順榜織令招球所畫謀
當明辨出支解其體海內寃之謚文愍
衝勢焰之初燎探政源之極敵克毅而明文愍
之不可及有世心者皆嗟乎其後矣然信而言
道也近而言情也當事而言忠也諷而言幾也
待而言重也則文愍之為志不甚可悲乎哉
楊洪昌平侯起行伍有機智累立造功善用奇劫虜
營荷其虛胡人呼為楊王宣德正統間受知密勿
謚武襄
襄城伯李隆深重宏遠識大體守南京最久雖富貴
擬王公而雅重斯文特恭下士之禮正統中以得
人心見疑召還京乃托近聲妓以計自安後代者
數易其能繼其美者
郭登定襄伯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已之
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法
祭其機頃刻數里皆隔又置砲一發五百餘步謚
忠武

蔣貴定西侯起行伍有膂力與士卒同甘苦善擒賊
巢穴當陣必先直衝部下亦以死向敵用是數取
勝北胡西寇咸憚服而麓川之征公之功居多但
不識字短於謀然天性朴實能聽人指示謚武勇
都督山雲徐州人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其持廉守
正文臣中不多得正統中鎮廣西踰十年馭土官
以威信且秋毫無犯終始不渝謚襄毅
開國盛時武文一允故羣功胃躡銜於文牒之
上承平久械模化昌士始以牙養為基由是天
下無武麓川之役是為正統四年王靖遠驥始
以總督名而總兵咸聽其節制則自列於戎籍
者能復有崛起耿耿然不自思者乎若羣公可
謂不世有矣
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鄆州有聲渠有游者廢水田數
十年張程工費自守疏之三日而就及守霸州置
戶簿以驗勤惰民生理日滋又善捕蝗郡郡悉效
其法嘗治豪右之擾民者被誣於王振下獄杖幾
斃竟謫戍邊
曹瑞霍州訓導專心窮理之學躬率子弟及調蒲士
子爭欲得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童子亦
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凡
考校必質之以至去取其初信佛曹作夜行燈一
書獻之父即舍去所著述尚多
李茂弘正統間考功郎為人恬淡有識見與人寡偕
合內閣李文達雅敬之卒不樂於仕而歸
周子良錢唐人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謙
退數蓄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者以事視職周
愛其材貸之已而王緣其減從持三百金入酬周
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庶
士類懷刻削述此知其非世廉也

鄭子輔柳州人以訓導謝職歸教其子登發進士登
為陝西按察使以儀易一紅褐寄之大怒曰不才
子何緣得此不義物汚我即封還切責之登欲致
父伸承顏之曠以聘典文衡圖之大怒曰父流子
宦壞何以示防且將以遺笑又切責之登由是益
勵其操

世運大康人憐於名檢羅羅員士以羈孤為能
存羊之義千金一狐又奚暇火之

兵部尚書于謙錢唐人自入官所至著經界朝望特
隆已已大駕蒙塵公誓不與僭倖生聚粟操練屯
勉百方動切機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
遷之策尊嗣君以定國威選材將以當敵愾敵愾
中外輯安四方平使社稷如故變與復還鐵馬皆
公力也天順復辟公疎於市卒之日道路皆嘆大
日無輝謚肅愍

論忠賢至肅愍未嘗不高其功而悲其報及語
易儲事輒閉舌岐疑偶見唐史編論曰是有大
難處者社稷一錢繫肅愍去留以景皇之貌
念不可以口舌許兩可一決未為依違大白奏
清夢之間泫然心淚不知幾成唾豈惟功利計
哉又曰道不可變以難易易心非乎或曰禮從
時事從重勢從順守故執以獲公餽罪尤大矣
肅愍肯忍為耶

楊善與濟人景泰元年為都御史英皇北狩歲餘
欲遣迎難其八公負忠義之氣慨然願往虜道顯
慧偵之先以辭鋒挫其銳暴及見也先風舉射虜
應對不窮及獲開論朝廷威德及備祭好生向善
之心遂回鑾輿以歸如公時奉公職不見辱而能
成功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已謚忠敏
高毅直隸興化人謚文義端簡廉靜不比匪人正統

未入關已已北征公居守當乘輿播遷羽檄旁午
朝議異同中書趙榮欲迎鑾即解金帶為贈給事
中林聰忤權貴置重辟公力救之內閣奏考官劉
儼懲其子不公命公覆試公亦為救之時蕭鑑守
似夫而歎於公終苗衷諳似夫而歎於公施呂原
厚似夫而歎於公達馬愉慎似夫而歎於公廣
南輅淳安人本朝中三元一人正統已已入關時

天子蒙塵人心洶洶公力主羣議請邸王即真阻
抑南遷之說及回鑾慮吏妄言南內事并黃城言
易儲事公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公數被抑被啖
言官構論削為民成化改元復公官首疏新政入
事及陳弭災七事復陳弭災八事力爭慈懿堊禮
請復景皇號號辭引立東宮疏止玉皇閣齋醮疏
汪直十罪以罷西廠謚文毅

林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謚言劾大監王振家僅張
伯通奸狀內侍等增駙馬石琿有罪皆劾之勸迎
駕禮宜從厚以忤時論憤沮易儲之舉至不肯署
名議積戾入重辟府法未嘗輒指斥時宰以是
嚙之釀公左遷天順間為都御史巡撫賑饑山東
靖盜江淮整飭大同所至有惠績及縮院章長刑
曹風裁訖屹足鎮浮薄而繁人望謚莊敏

尚書程信河滸人負才智以當世事自任正統末上
疏劾危從者失律及退罪有禱為辭等數人
時命公捍虜都城備出經畧皆切實用景泰中陳
中興固本十事若心政體及覆數千言聞者壯之
及督餉廣寧破松番夷寇天順中巡撫遼東著有
勞績成化初平山都守叛夷督督留務獻納謀諫
宣威戡暴贊象文武之功謚襄毅
布政夏寅華亭人好文學樹而為辭能自出機行多
留心當世務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文山自期待

開朝廷有善政令即喜形於色嘗疏論兩京離合
之勢以制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
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
類皆切於政本又曰此生不學此日間過此身一
敗君子之三惜識者以為名言

陳俊莆田人慎持清白位尚書蕭然不異布衣其為
政知大體初以部屬督天津宿連上疏乞免尋督
餉兩廣假以便宜令越界商引輸二斗以足之
京饑令監糶公約射利者雖不滿石及佐戶堂部
事凡出其所裁處諸屬輒稱如欵金然謹廉
年富懷遠人公庶執法遇事敢為不以利害感其心
正統已已督餉濟邊有勞績所至察民隱革奸弊
尤嫉職吏流民聚南陽陳州十數萬公為藩伯撫
定之皆願為編氓及為戶書益懋以國計為已
任關中數用兵舉楊瑄余子俊可任司饑更嘗以
為侵官公上疏極論薦賢為國之道謚恭定

都御史軒輅鉅鹿人狷潔性成扣資常祿非其分雖
纖介不取四時布袍蔬食筮仕使淮上冬時湯水
衣盡濕石司製衣一襲堅却不用以衾稠暴之公
為御史按察使振揚風紀故舊廢其官所者一
難以為款約其察三日米易斤肉為食關親夜即
發行僚屬尚不知總督南京糧儲清操益勵

王翱鹽山人端方清約任事毅然歷任憲臺鎮松喬
巡廣寧征遼虜總督兩廣風持凜凜官民畏而愛
之嘗築屯堡使烽燧連簡閱行伍處謙賦辟咸
中其時宜景泰四年任景泰四年任景泰四年任
銓註抑伴進以用贊報國為已任門無私語權勢
請托不敢行於恩讐一不介意謚忠肅
章綸樂清人景泰初為儀制郎中知無不言疏太平
致治十六事疏策禦戎論朝貢儀欵法諫幸佛寺

陳言恤民以回天變陳言中興時政論定科舉辭
額皆欲明國家大紀整鑿中事情至論復儲事大
忤旨廷杖一百幾死天順改元釋公獄尋陞禮待
復奏嶺山東租請金以賑宗室論諒陰圖婚之非
條救荒四事皆協輿論諡恭毅

王叔河州人賦性正直剛毅不事詭隨立朝侃侃無
顧忌且聰敏機辨過人已已中官王振誤國指揮
馬順內臣毛玉皆振黨公為給事中聞大駕蒙塵
手捧順玉死成化中公以都憲巡撫所至有建立
刻薦盈朝官至兵部尚書

自惕警已已精神稍精神傑者輩出入思奮
於政矣本朝治體一大機括於羣公介之他未
暇論

劉實安成人初判金華行撫字之政暇則攻經史尤
崇孝義且介守劇嚴有鄉友為其屬者以兇狙致
饋謝弗納景泰召脩宋元史後知南雄府中貴使
嶺外以貪肆屠辱公雄民夥入爭蔽之中貴以狀
聞逮公及廉得其情知為良吏釋之

吾豫訓導景泰初薦為至京慶言邊事防禦之方
有膏肓本兵奏用於邊
魏純高家人治易春秋不就舉于業常辨於人曰當
以天理為制事之本倉甚寢無元衾身無完袴而
取與之介操而不變幾赴人壘者之召以為養疾
客遊金陵以直言忤權勢誣謫戍蘇州處戎伍幾
三十年超然自得未嘗有沮於色諸將官子從而
師之景泰中有以其學行薦召至京以暴卒不及
用

砥礪之氣稍稍自內而外自近而遠自達而窮
矣故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
恒亡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
國琛集下卷

唐樞

敬軒先生薛瑄河津人開宋諸儒書知為道學正脈
即專心體究至不忘寢食務實見而為政履乃動
合矩度終日儼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
凡出處取予之間毫髮不苟其學以復性為柄曰
此程朱與歐陽為大節凜然生於利害不能動
也時呼為薛夫子為大理卿性王振坐死先生怡
然就室乃獲宥天順初入內閣尋乞老

先生倡無前之學垂有眾之宗天下無賢愚信
之何也貴踐履也而近欲血食廟庭數議詞館
不識可乎曰文廟報德報功天下不務力行先
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
功大矣後學效於德學不大明又非信先生
大過哉道無精粗學無內外語復性而性不與
天通則性猶蔽質語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則行
猶雜見神化機微體用一貫以至朕兆之不能
窺則德深矣

康輿先生吳興弼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遂
棄其舉業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
足為其志不下樓者二年乃克然深得欽舒自如
風格奮揚而舉動有則家貧自食其力尤善啓迪
人正統景泰間累薦不起 英廟遣行人齎幣聘
至京授諭德罷辭後遣行人送歸學者不遠千里
從之

先生超然之趣已自得於天授非自來時學漸
心章句繩墨轍迹可擬然其高踰玄觀可日用
作縷粒供養當時即加伊傅之位能坐致天順
為殷商之治乎不得而懸度之也

又曰自惕警功利人心稍稍精神傑者輩出人
思奮於學矣本朝理學一大機括於二先生介
之他未暇論也

大學士彭時諡文憲安福人端慎貞朴外和內剛辨
閣中不當南向坐伏闕號泣爭慈懿產禮抗疏正
官闈廣儲嗣又論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嫁沮太
監劉永誠不當封伯及上地震千事等見七事皆
名言也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其出處之
際固見之明處之決者

李賢諡文達鄧州人天順改元入內閣迄成化丁未
卒以文學得君行政人謂三楊之繼公初當曹石
驕恣又值徐武功為之僚繼承門達擅權能龜勉
調停遇主於恭其力可謂艱矣而海內士匍伏以
千恩澤者紛如則其操於自植豈亦固有為乎然
止殉葬釋庶人禁冒功疏正本安邊鼓妖斥仙師
號應曹欽傷臂之變皆明識所及曾可以少之也

自正統前三楊碩賢 繼世迪德海內晏安人
相忘於治平之間及國事倥偬 主上多凶多
懼典機密者叢計慧以成元氣如陳如王如江
如徐百較瑯瑯然而天子孤立於上豈不畏乎文
達賢能而又黜機可謂梁肉與平矣然本然會
照之靈萬物皆備之體為天下者不可以自損
則又所當講也

都御史葉盛諡文莊崑山人崇道諍尚名檢務文字
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艱論疏侃侃劾危從將臣失
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
之讐爰論進將不可留守京師及視饑陳州協贊
獨石經理馬營入城處置屯戍定綏兩廣鎮宣府
議防河套咸克禪治體

劉定之永新人諡文安文學士迥邁對客揮毫運思
獨定之永新人諡文安文學士迥邁對客揮毫運思

獨定之永新人諡文安文學士迥邁對客揮毫運思

獨定之永新人諡文安文學士迥邁對客揮毫運思

不易幅及成化初登秘閣折奏義稽古訓或曰錄
百詩一揮九制滄海瀛洲梗存放變化不窮正
統間上特政十事身泰間上敵十事文請遺使
迎駕瀛浦法語耿耿不徒於文已也
高明廣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理枉所議獄
條多著為令臺因畫劫獄走眾相顧駭愕公從容
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繁成化初權都
臺嚴南甯不職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清巡撫縱
法狀又造籌亭平揚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杭寇
瘡鍾同屍代認趙明碑文行旨
尚書秦絃單縣人謚秉毅歷汝州都廉守有惠政及
巡撫陝西秦王府肆橫公悉擒治因秦公欺成
憲皇怒下錦衣獄籍公家止得及絹故示 憲皇
嘉其廉釋之仍賜鈔萬貫改河南約制汪直不為
害後總制兩廣蔡總兵柳景賦狀被構誣公亦被
逮及綰院軍風采益峻臺綱肅然
岳正鄉縣人天順初以編修入內閣抱負經濟居家
孝友與人交尚氣詭性剛而志高訥訥不能下物
時曹石勢方熾因極言於帝前且退而開諭之使
為保全計二猶難陽諾卒羅摩左遷欽州又追逮
成甘州二猶敗召還成化初有已著為公勅李
文達疏草遂出知興化至則政務惠民號賢守尋
致仕
耿九疇盧氏人廉介自持政尚明肅初為都御史欲
糾石亨之罪以不密先落其所排出為布政使
楊瑄曹城人為御史耿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辭
英皇怒召至文華殿與其察商同指斥二宥罪
狀乃坐灰會大風電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
末城戍鐵嶺尋宥欲公詰二克謝公不可復構成
南冊 憲皇踐梓起公尋改按察使公振憲度奉

職著勤
侍郎林郭太平人歷任天順成化間簡言語濬於自
奉好古秉禮志切躬行事母盡其孝敬惟待下嚴
過律以正於交遊不荷諸世稱篤行君子
論人材先渾厚而亞英發欬之愈密則本愈固
而化弘擴之既章則機既顯而養淺雖然惟懼
渾厚之無明明則化生惟懼英發之不篤篤則
行成前後兩述明為並呈矣如曰可名非常名
茲惟復有所圖也乎
王信南鄭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歷鎮通州倒馬關
臨清湖廣及總理漕運靖寇荆襄論輯承順保靖
所至經畧過人已已虜犯京師公拒戰西直門外
後曹石犯關公力戰東市所部劉斌張全智勇過
人即親薦於朝嘗曰儉可以久不以儉累子孫我
所遺也人稱其香柴鐵硬心腸木枯
鄭亨武安侯天順中守大同剛正有為志專為國每
議事數易中貴卒之日中貴悼惜之蓋其公能服
人耳
介甫士至 英皇時習陷統綺不自墮於習非
其中有不不能也
修撰羅倫成化二年對策大廷以所學進說峻直不
阿人至今傳之奏名第一未幾劾李文達奪情獲
賦性慷慨樂善內無隱伏不逆人欺遇事無所回
避其高風峻節曾人間煙火一點雜乎
柳智合州人忠耿滿腹自負貌然成化丁未冬以庶
吉士遇星變抗章極論陰陽之理欲黜萬安劉吉
尹直而用王城王恕彭韶且謂君子小人之進退
宜官實陰主之已酉遂構禍下錦衣獄貶石城州
吏目
楊守陳鄆縣人侍郎謚文懿獨抱遺經求心術於理

致之間不以訓誥辭童為能故其持躬立家居官
接物動遵成矩而不以少肆家屢訓守守陞守陞
守隅茂元茂仁成恂恂如亦俱為顯官而守陞
言抗志尤著其為文典正祇議全章非時輩能及
也
學士張元禎南昌人番心理學少以奇童七歲為獻
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 憲皇踐祚
勒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尋與時宰不
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太極圖
孝皇即取二書觀之公為人孤削奇拔率以是
不容於時輩
莊景江浦人南吏部郎中逸思神授浩然於煙雲花
鳥之間其詩豪其文宕其行飄乎若乘風太虛富
貴利達漠其無繫也同時遊者皆冲邁之似於是
汎風濛濛人欲泮磨之不服夫初為庶吉士以諫
上元鰲山被謫後薦起尋去
張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
無所泄每發之詩文及草書任翰醉墨流落人間
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為異寶成化間官兵部郎不
便就俗尚數以直道忤長部乃出知南安鑿梅嶺
之嶽岩梁橫浦之崩瀾定後道更番之例以求息
爭端民立生祠祀之
董懋蘭裕人謚文懿力學敦古襟懷坦蕩嗜好無人
於心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
古確乎其不能易雖官至侍郎食祿不數載尋請
老歸棲林樾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陳選臨海人苦立潛脩不妄言動以古聖賢為志
衣糲食人不堪其憂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為御
史正色直言不忘時諱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
提學南畿居宿學宮駭馬端坐以身為教權布政

使務為惠養公育材如春待德如秋其視去就升
沉漠然

周瑛甫田人其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而必欲由博
以及於約於是肆力於百家羣藝事必為之所厭
人先於靜得必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
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於融貫處亦自得之官至
布政使

布政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耻同流俗以名節自砥
礪其為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
於事為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夜省妖僧繼曉出判
景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
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嚮向人以
為不有本不能也

陳茂烈莆田人庶約孝純篤志古人之學以靜一為
主腦貧甚弘治末為御史袍服粗素僭騎一牝馬
身若無官及終養得告短床徹席敗帳不能辨身
治睡一蒼頭給新出則執小油盞妻子服食飲糲
日坐斗室體究經訓

給事中賀欽廣平人一聞陳白沙講議輒嘆曰至性
不顯寶藏猶靈矣以為世用即日抗疏解官執第
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弘
治初內閣首薦不就陳上治理四事正德初鄉寇
暴發戒勿犯先生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先生片
言遂獲以定

布衣陳真茂漳州人風格聳肅望之非塵埃中人能
力求程朱之學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
害道而拒之初應舉入省見有司防察過嚴非士
自待禮遂置去其學以主一體認敬功詣 闕兩
上書表章正學嘗念學校有正教而無正考作正
教正考會通告諸富道而卒無所遇

教諭章諒上饒人企談道德不屑功利之趨其為學
畧傳註而事心融九嚴出處取與之際乃博求切
磋一時陳白沙進定山賀暨閩羅一峯胡敬齋陳
泉南張東白書傳面訂日禪益以成深造

前七先生者有意於斯文而其於學則吾不得
而知也後七先生者有意於求學而其於道則
吾不得而知也有意於斯文則能絕其功利而
好惡定有意於為學則能致其趨向而德業脩
薛吳開其源諸先生揚其瀾確者揚薛達者揚
吳轉移人心之機維持治化之本流通宇宙之
道不有賴乎然人心太虛性不能添一物不可
以理障不可以見解絕功利則事不為障矣致
趨向則解不為味矣而羅一峯莊定山托於豪

楊鏡川托於雅張東白托於逸張東海托於曠
鄒立齋托於名檢章楓山托於德度其過於持
理以為守乎陳克齋陳省克以苦節進周翠渠
以精博進陳西泉以適用進張克菴以訪持進
賀暨閩婁一齋以銳任進其專於自信以成趣
乎精微之機游衍造化清虛而通以暢五蘊安
得起而質之

敬齋先生胡居仁餘干人自幼慕聖賢博覽經訓
及見吳康齋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至忠信為
本以求放心為要推尊二程朱子為正傳謂聖人
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清苦力行儼然終日
兀坐動悉遵古禮無所懈雖處屋漏夫婦相對如
賓應接從容謙讓置家器甚鴉衣單食每有起
然自得之趣一切紛華世滋舉不足以動其心

先生者昌敬軒之流者也而後得康齋以為印
證學其將有歸乎而先生執敬有力行仁義以
望道洋夫至道無言仁義猶為性粗以仁義為

國琛集

九六

性粗蓋不能贊一辭夫先生之徒余子積祐力
學者性書發明性無善惡及屢為餘言

白沙先生陳獻章新會人中鄉舉不仕從學於吳康
齋求伊洛之緒恍然有所自得嘗曰學以自然為
宗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
其德器完粹識見高明於吟誦輒稱堯夫獨超萬
物之表與舞雩相終始一時從學者如李承箕林
緝熙張詡湛甘泉先生輩蜂湧而至廣兩藩部使
及殿王島夷土長罔不致禮成化末交薦於朝授
檢討不就

先生者昌康齋之流者也而獨主於自得學其
將大成乎夫至性無樂每令韋仲尼顏子樂處
元公以困程子欲其自得之也胸中堯夫靜裏
坤妙人間灑落雖天下無所加於其賦至矣而
堯夫吾竊疑之不識以見及以實際乎以實際
則通坤妙通坤妙則生以見及則灑灑灑灑灑
落則滯滯學之真於生滯之間無遺情夫浩然
太虛恍恍鈞天百奏而於穆綱維直準四海無
內外無難易無遠近又烏有憂樂哉

尚書王恕三原人奇器瑋瑋直任當世事一征湖湘
三出巡撫兩贊晉務凡言無不當知無不行威累
足以平寇難負庶足以激貪墨仁惠足以蘇困窮
善恭縉紳典刑攸寓所在立石建祠時王敬乘傳
取寶錢能進貢禽鳥郭璟移市外夷公皆劫而罪
之及執奏無驗駕帖畱林俊李興周絃處增五
府勅米弁奏却貢獻禁擅殺流民晚登銓府一時
人望悉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毗 孝皇之治謹
瑞毅

項忠嘉興人謚襄毅初官陝西賑饑潘渠以極民為
已任軍民兩詰關借番者千數立生祠後檄達蒲

瑞毅

項忠嘉興人謚襄毅初官陝西賑饑潘渠以極民為
已任軍民兩詰關借番者千數立生祠後檄達蒲

四城李翁子平泚眠番廣旅氣矯矯雖矢石如雨無懼色錦衣韋瑛挾注直為詞察屢與大獄以公幼發戍其黨競仇公構公死公廷辨慷慨不少屈僅落職後起為尚書

張悅華亭人性素清約平居謹畏無疾言遽色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提學浙江始以稱名校士公去之日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為廉使入朝尚銘居東殿任事屢皆趨其門公獨不往佐吏部兩攝選眾稱翁然尋贊番務致仕居家杜門崇儉謚莊簡

周經陽曲人秉政執法剛整應變如流却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憲廟盛德事皆公所贊成及不肖奉行傳陞奏阻李廣獻田遇諸王府自領河泊所禁中官請盪越境乞停織造不發太倉張燈銀止靈臺增灑掃卒却雄縣獻東宮莊田皆允當事情官至戶部尚書謚文端

張瓚番禺人宏才遠器筆翰俊馳歷守撫州漳州漳州三府廉靜公正博決物情所至剔宿弊民之所欲務與眾之私請謁不能動民感入五內善者吐氣而奸惡潛跡誦聲布洋隨在去思立碑陳江門亦企重之

尚書彭韶莆田人苦學危行才識迥出人天順成化間進言當守宜方臬藩弘治中劾勤於都臺執憲於司寇所薦王玘李秉葉盛秦絃陳獻章而攻章春之乞偪戶發顧恒之恣求索論沮梁芳之進貢乞正刑景王萌苗通高永刑罪乞戒昌國公墳後皆鑿毀詭惠安時服公學識醇正可決大疑有以文請節惠者不遂

鄒廷璜巴陵人氣沉雅處事務求其濟不為赫赫名與人立疑至所設施其衷炳然必動中機宜守

國琛集

程番整設夷創尉如中州鎮貴州剿撫黑苗處轄都勻流土兼治皆極綜密後總制兩廣以安靜為治不瑣細故與羣蠻結以恩信其列置治轄分及閩楚事宜悉有方度謚襄敏

余子俊青神人博達有才思宏施利斷不殉世耳目以尼事功初守西安輒擅發賑及引渠為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畧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里為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土為屯級器訓時虜至必嚙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澆鑿南山道以便餉奏易南北更戍收氓番之捷公畧邊務廣蓄儲有警輒厚賞下乃用命官至兵部尚書謚肅敏

張寧海軍人力學攻文辭志負經濟授給事中嘗評自將風裁炯射其初陳循王文私子應試鈐約石亨曹吉解論姚文敏欽會大臣香錢內閣以救王徽勸天子免稅政為修省以節省為甦民困乃其大者朝鮮警殺毛憐即下兒哈父子命公往公以陳警代重兵感悅而罷成化初當道嫉公出為知府

文敏公姚夔善應變濟務可屬大事初為給事中諫朝政侃侃成化初居大宗伯連上封事決擇大節及謀慈懿異莖尤詞嚴義正後轉吏部釐正銓法有撓之者卒不聽時見四方災亦連疏歸本入士人壯之

黃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守志趣卓然成化中在文選十有五年沒沒以人才為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方石稱其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愛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知言也鄉人有仕其地者餽以尺帛亦不受終身儉素不妄交游官至侍郎

崇政陸容崑山人成化中為兵部郎時邊報旁午封事日上凡虛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中其肯綮事下三邊每驚服進用將臣如呂佐王欽梁宏皆大得人及世襲章瑛雖出 睿意亦執不可士論壯之後崇濬藩政亦整整公自少有志經濟典禮兵刑水利漕運罔不究極其本末利害手書之冊識者以為百不一失也

毛吉餘姚人尚氣義不少屈並任刑曹嚴明廉黷訊鞫多立驗權貴無敢為撓時朝官咸避焉門達君獨與舉鞭揖會失朝當撻幾死成化初陞憲廣東巡惠潮推強黠墨矜海寇擒程鄉寶龍响巨盜及敗河源清遠二巢俘獲無算移擊雷廉高諸蠻以漸平尋追新會賊至陽江雲岫山奮前力屈受害朱驥大興人久官錦衣 憲廟時握衛軍十四年雖柄陝崇要一務長厚不少是於科緝有涉註誤者輒縱舍歲饑民以糶奉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選卒多鈞致微功有真惠為妖書株連百輩坐成公素避戒成邊故錦衣用巨梃刷威公獨易之

奉公者惕警之遺自勿而老砥礪之風自子而孫渾厚英發之氣自家而國而天下刷翎鼓翮尚延昔日之所及如人身病苦於藥石而藥梁肉及充然氣股矣

大學士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為適用之學乃授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行義補家禮儀節蒐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為文務渾厚深黜徽名詭行亦以寬大啓沃 上心

大學生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為適用之學乃授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行義補家禮儀節蒐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為文務渾厚深黜徽名詭行亦以寬大啓沃 上心

大學生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為適用之學乃授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行義補家禮儀節蒐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為文務渾厚深黜徽名詭行亦以寬大啓沃 上心

大學生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為適用之學乃授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行義補家禮儀節蒐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為文務渾厚深黜徽名詭行亦以寬大啓沃 上心

大學生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為適用之學乃授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行義補家禮儀節蒐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為文務渾厚深黜徽名詭行亦以寬大啓沃 上心

大學生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為適用之學乃授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行義補家禮儀節蒐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為文務渾厚深黜徽名詭行亦以寬大啓沃 上心

何喬新南城人性嚴介瓊填史廣購書讀之每上下數千年事論辨異同前哲不執沿成議富於著述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歷官尚書其經賦注措皆翊正國是粉飾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而聲色澹然謚文肅其節惠雖克當其情實出異數耳

禮部尚書倪岳謚文毅上元人生而瓌岸穎秀異人潛心經史世務熟亦考諸凡民政財計造情罔不蓄意弘治中每大廷集議公慨然高論多所裁定尚書林瀚閩縣人謚文肅剛方廉介臨事公平弘治中為祭酒待諸生嚴而有恩其規條不為勢家子及請託所移故冒監有羨費入堂正公悉貯之官購置諸署廡公尋祭酒務凡有經國重務輒上疏極論皆切無忌避正德初忤逆理左遷藩察復黜能理取召還舊官

謝鏗黃若人氣吃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晚然清修勇退耻絕功利不為時局所惑弘治中為祭酒持以身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建置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敝舉墜凡所建白皆師古義不徇俗見一時士大夫所推重官至侍郎謚文肅

蔡清晉江人榜射砥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於此摩擬闡解一時學者所宗曰鹿齋說也正德間為江西提學忤旨藩欲傾之遂致仕

程敏政休寧人風神清茂博學攻文辭力模精究欲泝伊洛宗旨誠本朝棟樑巨匠嘗定祀廟禮議立奉先殿訂文廟從祀及集文衡為道一編咸鑿鑿服人公坦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叩之無際幸皇甚器眷之後官官誤以中公公防世之疎亦不咎人也

楊廉豐城人好學攻文辭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算雜藝釋詁各取而玩之尋復歸其遊騎低昂百氏而權衡程朱公厭俗狀外功利不喻嚮前而以庶吉士歷官宗伯嘉樂退休之心老而彌切謚文恪

述諸君子之志不為目前俗吏規規事為使能大畢其志趣知忱恂則治安之福又何可量耶大學士徐溥宜興人當弘治盛時入掌機務因事從容調劑其苦溫容柔裕使人能各盡其才蓋其心能不倦不矜生明讓怨而消爭後培眷國家元氣然救知州劉遜之逮獄却應製三清樂章又壇然不可犯者時李文正亞公職而所上章奏皆出其手則公能用才可知矣謚文穆

李東陽大學士茶陵人謚文正文學雄傑一時入內閣在弘治中議罷詔安南止燒煉齋醮勸遜速繁及屢上封事復平虛奏事禁李廣乞祠額寺僧入大內在正德初論息政救安陸張或楊一清論為君難及指失政數事論邊軍入衛不便救速問匿名書章翰炳然於公多之時海內治平人思澤麗公當國各以文翰浮礪以競頌物於是王九思王鏊夏鐸羅玘喬宇邊貢邵賢熊桂殷憲齊徐禎卿顧璘李夢陽何景明董道然起矣

劉健洛陽人弘治二年入內閣正德三年罷正色立朝以老成率僚下凡諸僚下謁私第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數千言不之弘治末年諫息政設醮武當諫建塔朝陽門外諫撰真人柱承祺等語命法言盛展成被米納正德初公感愛先朝顧命盡言無諱璋璫用事焦芳私媚之以公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罷

吳寬長洲人行履端潔識趣高邁居官務簡慎不欲

涉據要津雖優召屢嘗而引退不置不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有不可卒未嘗碌碌有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嘗上疏勸東宮出講及議產祀慈懿禮侃侃便殿之對其事才益不之也官至禮書謚文定

馬文升鉅州人性檢介以身殉國艱險不避數文飭武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勝當出總機務生擒達滿四賊李胡子火鴉兒王彪追斬北虜平章鐵烈孫三靖邊犯輿復哈魯國處置責苗建夷火節會忤陳敏注直搢公成重慶公屹然不為動晚際孝皇柄銓府倚毗甚隆謚端肅

耿裕廬氏人初授諫垣遷禁林長國學權宗伯任太宰坦夷無物羽儀多士不該愛憎惟理是若而民用且瞻足為老成之器公於弘治盛時宜無所見天下以心服其德義曾不待聲色說言也

劉大夏華容人謚忠宣明識治體忠誠廉潔自兵部郎至尚書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當出而靖難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所至有成績 孝皇眷注於本兵外凡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回議或令隨御史中官進聞久則令中官持護以出嘗令公密進榻帖公對以恐開斜封墨勅之弊并不敢從公在本兵臨事有明正德初忤逆理構戍肅州

戴珊浮梁人謚恭簡德氣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自御史至掌院章奉職惟謹不為少撓借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公屢請寇輒磁渠魁其釋活甚多鄖陽豪右窟流聚令刻日為首練士卒能自制管陣法孝皇每宣面問移譽公從容啓對多所裨益

若黑白事有不可不為遷就不以進退得失動其
心初歷藩撫賑饑再寇處置謀以濟民歎後督漕
黜會整務及寧院章請嚴天下會酷之禁留神較
運龍臣有坐法不貸時感長之正德改元令致
仕蓋不諳於時也

韓文洪洞人謚忠定風骨玉屹奮厲克養夙夜匪
以忠愛為主向初在科劾都御史王越遷邊遠訊
幾死後為戶書劉積弊均會計時宣大警息又值
國恤大婚供費不貲公悉心經營緩急以濟公劾
太監苗進征費無功追究羽流妖術抑威晚中恣
奪正高占引鹽沮乞討職造逆理熾毒公首抗章
必論得黜龍復擅旨逮獄罰米三千石

許進靈實人謚襄毅偉節度湧風論嚴法抑情不
權貴初被御史遞劾使皆有聲及巡撫大同嚴為
飭備武邑王聰沐不律奏置於法又奏大監石岩
為岩所構降知府尋虜犯西陲起公巡撫甘肅乃
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督大軍冒雪夜進遂興
復哈魯爾轉吏部尚書忤逆理罷職復構公幾至
不測

儲權海陵人端默凝重雅操不羣而長才傑出尤足
以濟事為考功大 巡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之
遭逆瑾不為屈精鑿且好文世有才滯於用無
遠近務板引焉

謝選餘姚人自教天賦器豁不設鍵械然渴某寸尺
削發如響以狀元陟極要學履始終不為越進不
隱賢亦無矯揉於時未嘗以世升降自為低昂
文正
陳恪歸安人狷濬訪茲不首如稟然令縣視民如子
為方伯家食會歡歡醴粥不能繼薦者謂其水清
玉潔云官至大理卿

英皇震嚴梁棟森列不有其後幾其替矣而
憲孝相承仁厚賢明之治又能漚洽而培植
之幾四十年豐茂流長何善道茂榮於一時
是以碩才輩出文明化光新猷盛矣當是時海
內晏安合哺鼓腹柳平太平氣象不知帝力
之何有究厥所自其誰以為遺也獨念諸君子
保泰之功能備九三之德悉艱貞之義乎夫后
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彼平復往不可不畏耳
彭澤蘭州人儼離山立競風致劇傑切官箴以廉以
持且晚閣能任人遇事無所避所至文武著聲大
者判襄奏倂及執議哈密官至兵部尚書

王雲鳳和順人庶靖剛方言動不倚廢私室如在公
門暇則以史冊為師當軍無忌避與人交侃侃正
誼有壁立千仞之意初釋褐觀政禮部知同榜蔡
清學傾執弟子禮常處部小署中朗聲誦讀不微
未授職輒疏論國好後為都御史俯等延訪務為
民造福視官如傳舍

員外郎葉劉豐城人剛敏守法務以正自持居刑曹
廷無留獄有重干貴戚如法不少貸遇廟堂大事
輒直言弘治甲子南畿災上荒政四事乙丑應詔
陳八事正德初疏請釋給事中收相徐蕃載統等
六人以來史直起用劉大身以收入望皆切中其
因事陳言如大理寺止應參駁不當用刑訊刑部
大理堂官序生宜照品級寺丞不當居侍郎之上
得命官為例人服其識

楊繼宗陽城人好善惡惡自性成人多憚其方嚴至
忠孝大節論議風采人皆信而欽之為嘉興守以

雙儷孤戚起任勤廉厲政民多受其澤尋長浙憲
振肅綱紀初潘某諸司民苦供辦鎮守中官日費
既給萬錢公一切罷之歸囊惟律書數卷而已後
巡撫順天奪還官版占民莊田權貴欲進成化乙
己以上疏左遷弘治初復原官

董杰涇縣人具器壞璋論譽詩不能屈以非分氣
行行危直自州郡起歷都臺志切民瘼激揚承宣
終始不怠凡京輔青齊湖湘河洛之間所至儀公
之德正德初江右賊若熾掠公為平之
飛舟徒人飭躬勵行持護名檢企志古人之學日
以經籍摩挲而思未得所師初為御史上疏諫用
萬妃 憲皇怒逮繫命擊齒齒公毅然不為動後
擢憲副提廣東學政死於溺家業蕭然曾未嘗入
念

林俊莆田人性簡檢居官廉約至錄金公廉托以謝
之厥末俗後恭欲以身為表率自筮仕起歸田進
退無瑕譽可議妖僧繼曉挾近律舉方以左道進
公極論之巡視江西先事發厥人奸後尚刑書執
法不苛理崔文私人李鳳陽獄不廉甲憲遂致仕
王鴻漸南陽人崇實熱浮誠信與物讀書以窮理致
用為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善觀史務
審得失辨邪正尤明習國典 祖宗用人行政及
前章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言之官至尚書謚
文莊

張芝歙縣人讀書慕古人之學意氣炯炯弘治中授
評事嘗嘆曰一職所效有限言而見聽所及者廣
禍福非所計也因屢疏上陳無慮數萬餘言皆見
施行正德初論時政缺失欲正體統以收威福以
保祖業言俱剴切通政司以犯權倖不敢進尋權
惡副風采凜然格奸正法悉有成績及督學政懇

文莊

製道入自力

陳壯京衛人弘治中為御史鯁介特立雖濁雜都會

而性氣山林不能與物混淳遇節義廉潔士即傾

心向慕其嫉惡若將挽乎其身家寧素取與一無

所苟弘治中任南臺方操風紀及轉佐憲臬悉心

綜治特法惟謹尋致仕

李應順長洲人介約寡諸合領鄉薦入太學有中貴

欲致為塾師固拒之為中書班伍同官乙改教職

嘗以例駕佛經上言不啻尊奉異教言甚訐宜雅

好古博學喜回折人過卒之日無為歛友人營其

葬事

憲孝建極國運壯氣與賢毓才上述諸君子昌

渾厚之流者也茲述諸君子昌英發之流者也

明駕既深化行亦顯而盛衰倚伏之機固已兆

於此乎

又曰能養而不能用人亦無所見大器縱巨

魚羣公之幸於遇乎

陽明王先生守仁餘姚人自少負奇氣不欲為俗學

所困乃遍求百家二氏有所得輒察其蔽輒述之

他求如是者數過乃獨得不傳之緒輒喟然嘆曰

致良知平生三字符不可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

才就學者輻千里而至先生為然崛起挺一齊於

衆楚之咻聽其言彥髦心醉雖有氣執已見者亦

自致疑官至尚書以功封新建伯勳名日盛敷歷

政繁而時不廢講人以為真能致良知無疑也

此學纏綿至陽明夫子然後大明極後時惜不

得登其門蓋嘗追附致良知之說以為千古血

脈流行化生之機寂情感滌慮見而開聰明無

古今賢愚所共具何其易也而昧之棄之假借

影響卒弊於枯心師心又何其難也不實體而

靜研之豈願學之誠乎樞竊以良知為天子色

相以省提為天子聲歎以討其心為天子刺贊

而愧於誦誦莽莽大厖孤懸一柳其誰幸以助

予而志同君子咸定於自審天下斯文之幸也

楊一清舟徒人博學有用才久官陝西督茶馬條上

五事監苑胥庇修復靖虜諸城莊浪諸隘花馬池

諸要害罔弗振耀虜大寇固原公單騎馳走亭驛

預設伏寇聞雷遁復條上軍務及興復河套事宜

忤劉瑾逮獄尋復用會張永征安化公授計發瑾

惡復入內閣朝廷有大疑公片言以定公援拔士

類體局宏肆卒以是受訾言云

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閣漫無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

巡天下瀟瀟侍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

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

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

謀略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

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道迎今上禮下詔

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後月省食糧一

十六萬餘

孫燧餘姚人樸謹不外飾然性明澈臨事縝詳自刑

曹勅諭刑獄會理橫城公連坐贖罰正德末年江

西辰濠督家謀已漸彰當事者得公巡撫其地及

謀惡大著公屢疏罪狀以聞俱為中道遞匿弗能

達乃與御史范略參議陳洪謀副使許達協謀時

糧飭旅布守粵害未幾宸濠起兵謀及公不屈死

之謫忠烈

許逵固始人初為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僉事尋轉江

西副使時寧藩起叛兵縛巡撫孫忠烈將殺之一

時官屬駭愕不敢言獨公及覆辯論且厲聲大罵

慷慨激烈命縛斬於惠民門外刑時公顧孫忠

烈云早不聽我言當至此公至嘗有先發後聞之

計為忠烈所阻

吳廷舉蒼梧人耿緊雄傑百戰不回從學於陳白沙

為縣令以忤上官構誣編管起為府同知轉兵備

忤鎮守潘牛被想於逆瑾矯旨枷號歸衣衛門月

餘幾死復編管又起江西太察姚源洞亂被執入

賊巢欲加害公挺然不少動色且諭以順逆之道

賊感化禮公甚厚歷陞尚書士類傾服

胡世寧仁和人偉器局雄視百夫而才畧足以副之

初仕江西行潦為其所構坐發戍復起歷巡撫所

至有勞積禮闈孔棘公亦預當一面然獨惟公疏

論議和平雖離鳴鑿無詭遇獲禽之意公外矯矯

而內縹縹揮霍詳明淵平莫得滌溪之也

黃策武選郎莆田人沉敏好學志於殉國當武皇欲

南巡奮疏六事留之甚劄切語刺侍臣江彬時車

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彬矯詔

廷跪二臣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斃杖下君幸得

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

當然益無所悔之也

徐文華嘉州人莊聳偉然克克諫任人不取橈以私

忤逆瑾坐戍尋起歷官大理丞几朝廷大議會公

職雖未列見羣長模糊不敢發輒抗聲剖析眾亦

愕然唯唯後以大獄罷

王廷相儀封人氣頗亢不能抗居諫虛敢言謫縣丞

益自勵養理留都職舉舉絕後久館院章風表百

司稟抑本競有要地衆越禮趨之獨不往志好交

廣集百家言苦恁探究述雅述以見向晚尚玄術

羣小所愾者以是黜之

梁材上元人檢絲自飭恐恣惟時套所塊為縣令著

勤民隱節帶恤徇任臬長慎察屬省諸條治狀會

大朝一一掣對以為黜陟有不協者力諍之時謂大服與論他時未有也後尚書計部值大工及造務愷愷公電勉籌會以給之太倉老庫銀四百萬執不敢動其守法類此

石珪景城人澹約性成獨窮自貶位階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後局筆開公不逐時好然亦不迥立異幟嘉靖初入閣嚴誠閣從不濫交與謁者以怕為儀受則還贊致政歸行李及倉配不滿一輿

汪俊弋陽人敏而敦文而能優克叙倫誼質心善世雅不與俗說儔官大宗伯會議考典力諍之雖其明之未諳蓋不自輕於同也

穆孔暉外樸內辨精肆舉子業毋因文得悟陽明先生至試山東以篇句時有發明拔第一後為學士不依違時徑雖非涉世利器其鎮相觀雅俗之不可無也

邵銳仁和人顧名檢篤孝義澹約素持退然若不勝衣科擢春元而自視為不文位躋卿長而家如寒士為提學以敦行風士忠信之稱鄉評朝議同之鄭等天候官人性疏闊無留伏為禮部即曠志辭榮博學為古文尤長於詩義不詭於風人浩馬仰類縱遊名山川其意嘒嘒如也正德末以養病終其身

程啓文穎發有雋才銳情許國通諸典章為明御史敢言執憲諸寮長倚以為重一嘗大獄戍廣右具昂海塩人庶靖清約隨所宦歷悉著善政民至涕泣扳送之及歸老誦讀不廢如書生然孫一元不知何許人浪跡江湖半槩軒逸 equal 富貴詩善風格為名家然實假於詩洞究典章可以致用凡優越悉不有動於矩度衆稱隱君子云

國琛集 下

三二

楊傑 生平廓然無所容慕古不弄與人設焚圖每自其獨了為有司隨在有惠政官至太僕卿當嚴慎之地亦率意以其素施之乃獲罪

徐問武進人率操築約述古以為法程復凌躐文壇博探事與官歷躋上卿隨詣著勤推賢士屬毛憲武進人質直勵飭脩夾勉敬義篤於宗廟威故人以是多孚服居諫垣劾劾劾激

金洲嘉定人質凝龐樸趣專著已謂道關倫修則於所厚厚之謂學首言行則有物有恒謂政在愛民則運心惠鮮由食息致嚴必欲有繩律合邑民深德之

正德諸奸之駭也八黨蛇蝎養子鬼域四家兵豺虎域中以為操操而國是尚具清議不表其宦官蜂使武臣狐假文士狼跋天下以為消耗而計費有常名檢自立是以修身之士皆得各從所欲而習氣依然憲孝之遺也濟濟傑碩會何少耶所慮以講學為諱不能發明飭蠱之實

申後甲而意承考安能保其往之不見吝乎羅欽順泰和人莊篤由衷動執型樂不能撓以非因自號整卷人固信其為鑿也凡出處取與必欲印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致嚴官至尚書甘茹清素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

桂華安仁人嚴毅天成步趨矩度而充養成見動自有執由身而家日有定課尤以厚風俗表鄉閭為務世道王猷德德屬其圖盡止一舉何孟春柳州人述古積文厲克自持欲以行其所知雖於世有所睽抵不為毀方考核故實著撰將執此以往官至侍郎許語靈實人究心玄微求明性命之說乃泮涉經傳

噴撒膏腹直欲與古人定同異之案其得悟莫得而知要亦注情者歟

崔銑彰德人自少有奇器賢聖操聖操冷冷修昂裁馭世欲辨三志去取不欲自詭於俗洽法典訓籍心旨歸廣授徒以師道自任其肆為文辭亦瑰璋自發不襲人居翰苑以爭禮罷職復起為尚書蓋文

呂柟高陵人學以躬行為務大意宗朱而時小異之開誠與物和氣襲人無遠近賢愚無敢慢至義理所執則鏗然競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平居偉重不妄言動亦不泛比人當禮園甚急公不什幟坐貶後起為侍郎

魏校崑山人雅慕聖賢體用之學乃肆力墳典博求於仰觀俯察經畧民物事鉅細證究且曰當於飲處為舒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於是內外交養之意日持履歷事必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官歷提學祭酒太常卿澹若寒士

何瑄懷慶人篤遵古誼雖世局變推而公不受染當逆瑾熾威臺寮入見有跪禮公獨挺乎自立瑾大恚然止奪公官後起督浙學尋致仕張內閣當國甚器重之舉翊 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胥晤觀面數張十三愆眾為訝然官至禮部侍郎

王思編修泰和人端謹不放孝友忠義正德甲戌抗疏勸 武宗抑情慾欲還蹕以防外患謫驛丞凡九年四方從遊者衆正心誠意之學多所闡明今上即位復舊衙後以爭禮詞劇峻斃於林下張邦奇鄞縣人秉毅才鉤稽百家言欲盡物業散殊而博運之迺步趨前懿嘗風興益空默省執事敬一語仕陝尚書謚文定 功化積而治運昌則人文蔚勃而正學漸明內

國琛集 下

三三

脩切而講見叢則真意流行而來傲交力當良
知學倡茲諸公適際金起道誦辨雄吁弗情契
雖非直打合同而揚關廼知真脉已畢驗善表
之遺矣顧不盛乎

良知之講布四方之知而應之者能輒棄其沉痾如
雲龍風虎其勢驟焉以起有不可以故舉其若肖
而速頹迄於今不鮮儔雖淺深漸頓生熟弗齊要
能快向背之機矣炳炳在生例未即述惟既定蓋
棺爰為舉之有王良泰州人超悟於漁搯之中能
衍說善徒擔荷甚力有薛侃揭陽人冒眾疑而信
之卒大有所就以廣其傳有董瀧海鹽人老而從
吾所好有周衝贛廢力於自得有楊 楊 鄭
潮陽人徐愛餘姚人竭其才以夕死為志有朱節
山陰人能運於展采為名御史有王道武城人雅
重能為國師有馬明衡莆田人秉直甘於辭榮有
應良儂居人應典永康人堅持不失於顯晦之間
有冀元亨武陵人忘軀以從義有蕭舉辰州人英
爽不懈其趨有蔡宗交會稽人毅確不詭於俗有
李中吉水人金克厚儂居人以質且得之有舒芬
進賢人登殿元務着已貴富不庸於中

極乎哉良知之學也不費辭而道備乾知太始
之知也此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乾以易知知之
上不容登耗毫末故然補之以人力則非易天
命之謂性言是物也錢友德洪嘗曰克塞天地
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
聚鬼神只此知之靈妙日月只此知之往來人
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則此知之精粹也
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

即故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通晝夜被四表微
古今無有乎窮際究極其微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極乎哉其良知之學也養而無害其知
易之難者乎夫慕學而不得其所為學過信良
知之易然耳以後世之欲之質之習之功欲易
良知以為過信乃學之所為病也是以枯心師
心能無懼而圖之可乎若夫于何而養于何而
無害則有良知在諸君子云歿其所至不得深
考慎而致之是在未死

馬永通州人恭將讀書負忠義身當鋒鏑而左右毛
雖志有驍悍而出入矩護文學士咸敬重樂與之
遊而公亦自任初鎮延綏後鎮遼東恤養戎伍與
士卒同甘苦所至感若父母而防禦務嚴敵畧沉
密雖不能大值顯就而多無失事

本朝武臣至是一大大變而人欲務文矣究朕所
原國初以將對敵舉動自由以漸而制於羣瑞
之出鎮乃設巡撫以制羣瑞又以漸而制於巡
撫之總督重臣握兵權籍巡按以為糾察又以
漸而制於巡按之翻異隨在掣肘不得不文以
為自禦之計且文臣輕辱鄙陵動以不識字為
請及其薦劾則右文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為
自立之途於是天下靡然從之莫知其自為武
矣此豈安不忘危之道哉而為之文學士者反
學射習孫吳之書玩三式法然則武士在天下
其終不能自強而文之過於文亦可見矣
席書遂寧人志宏敞好學有沉慮讀書恒自出已識
不襲勳成說歷官巡撫所至有治聲適公上入繼
大統考 孝宗公奮然不平具疏乞正之大禮成
轉禮部尚書時兩家聚訟氣激寃成公雖堅壁禮
儀要之不失和平務存國體不欲因此以傷國家

元氣以故黨似如響獨不甚悲公也
張乎敬原名懋 御賜今名永嘉人少負學久困場
屋性競直不隨物見事輒言之不為怨隱為進士
觀政時 今上入正大統以 興獻王陵在藩府
下禮部會官議王祀稱號公即上疏辨 今上乃
繼統不繼嗣時論交擊之復著大禮或問二十三
條以上舉朝若響大禮成 上倚眷特重入內閣
上方勵精克舜之治夙夜來圖忠直自許而苞
直不行百執事肅然就職

桂萼安仁人家學懋修自少負奇志動以古人為慕
常謂事必有法必據為理會以儲經世之具三任
縣令所至政善民安會議繼統禮羣疏不伸臺閣
布忿 天子方持終天之快公哀眾論以上而謂
強臣執國柄欺 天子幼冲 上奮乾綱大禮立
就乃眷注公歷權家宰入內閣公引拔賢才温裕
識治體

霍韜南海人性介特任真劇賦流輩所為而時欲矯
之自負經濟談當世務疊疊任兵部主事會 今
上入正大統考 孝宗乃三上禮官書言不當
繼嗣說不能行輒飄然掛冠養病曰我何顏立無
父之朝哉大禮成起公歷陞尚書公怒人不務重
薦人不病其犯又善惜才無忌心其嫉惡獨至甚
云 天子雖注眷亦懲其狂曾逮獄
聖天子嘉靖中興奮思隆古之治一時習與皆
不當 上心而四三君子適以議禮顯由是拔
躋崇階以慰 帝佐豈以酬功為惠哉而一時
建業呈勞鋪宣 磨德刻剝宿弊漸追 祖宗
之舊亦可謂蔚然盛無以加矣而其銳前之志
當有勿恤有福之圖寓今後無疆之貽則全善
矣

監生石大用蘇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植志會祭李李文毅公梓權瑞因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石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既入蒙金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噴噴嘆賞求識其面

趙同春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言靡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表巡檢王御史証民為軍盜能奮力論而遇之歲肯輒陳白極濟方切中時巡撫王瑞毅公大奇之賞論三吳水患特起白茅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

韓悉成都人將家裔也自彌飛震不樂仕自負悶悶槩人善詩文沉機遠畧有不可詰其際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事後改姓白自謂能點化已姓天無一地無十脫去其畔皮囊故昔韓而今白矣彭幸慈總制川廣陝軍務勦撫流寇計多出飛震功成而人不知

世不乏志士匹夫耿耿然則隨所運用三軍不可為奪而况於務禮知文之士哉天下有三志而志富貴為民下然能以富貴為志者幾何哉世多垂涎染指而終貧賤蓋特奇與所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為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能得其天之所以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為志又烏可不慎乎哉

太監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適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鑿與西出雲庵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俯言狀氣方勃呼

國琛集

古駭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左右搥亂下雲垂斃左臂將折擒查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樓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錫贈堇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

太監阮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 太宗營建北京及治塞陽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諸屬一受成筭 太監陳無交趾人永樂五年入宮至景泰時卒歷事五朝保抱皇子四夷征討悉與行賜更名姓曰王瑾寵養為本朝中噶之冠 太宗賜範金圖書四忠肝義膽一金貂貴客一忠誠自勵一心跡雙清

太監沐敬庵文官中人 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寇兵因糧竭六御勸回鑾皆饋項敬復苦諫 太宗罵曰反營敬舉首曰不知不知 太宗怒命縛斬之敬言猶不已 太宗曰使我家裏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大監劉永誠虎視屹屹便習騎射三扈 太宗北征奉 宣宗使偵漢郊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戰無算捕執磁相妖人李宣張普祥 英宗朝監鎮甘涼耀兵境外塵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南城之謀預勦被甲獨以蒲盈索退廷屬令辭職湯潔杜謁泊如素門成化初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從

太監與安性廉守不能干以私當國家多難景皇縱樂中外及恐安難短於才能語信二三故老贊襄救正盡其力之所可為但廷議迎駕多沮之益甚不得已也潛諭默挽與之力居多與好佛甚遺命化沉香齋子粉其骨作浮圖供其不流染本習

亦以此 大監懷恩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司禮監預聞 朝政孝宗信任之恩首白內閣萬安不愜人望王恕以雄才淪落宜黜安進恕 孝宗即罷安召恕為吏部尚書

王岳何文弼弘治末年賢宦弼力抵威晚張司禮李榮希內旨杖之慘甚迄死罵不絕口岳清介不伍俗正德初劉瑾等用事出岳居東廠每維持士節執法認真諸要門各遺緝之科道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瑾因中傷岳駕言岳投意九卿等官合論列閣臣且云請試之諭岳欲杖朝官觀其解石 武宗如其試岳果長跪乞宥 武宗怒甚謫戍李陵行至臨清賜死於舟中

太監蕭敬詳諸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疊肆誣 上行私 武宗每召之問輒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初言官交中之以罷司禮黃偉呂憲屢殊嘉靖間太監清苦雅重屏徹華玩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有儒者風所鎮之地軍民皆被其澤文臣之守土者或藉以為榜禁不敢就墨恣自壞

孫裕 孝皇時舊瑞嘉靖間懷 孝皇不考及威晚 惟憲泣控 天子頗除激 天子欲明倫執法極之遂自縊 廟中 孔子曰有教無類以賢叩人則於我無黨以德容物則於人無比每見縉紳道中墻多切齒孰知有傑然者架出吾輩上為縉紳所不能為之事乎故君子以虛應天下能收羣策以其歸有極則治理猶及掌若王何今長老尚能道其行事敬禮之若黃呂晏子親見其賢當效法之不暇而能自外之乎昔劉東山者 孝宗幾誤加

國琛集

怒而太監苗達力救以解遂成明良之遇則若人者不惟不相仇反以為容於吾輩而視吾輩不為其所笑耶

冷諫羽士武陵人能審音 太祖命為協律郎考正樂器樂舞凡宗廟中和韶樂及朝廷大樂以至迎膳等樂琵琶箏篪等器悉是正之其韶樂大抵因王慶休蔡氏新書能究其辭意而加以四清聲音律尺高非昔比矣官至禮部尚書 太祖問其八音之理對曰聞聲聲關係本朝士臣廉節云

袁忠徽南昌人風鑑術神驗荷春五朝寵渥殊至官至尚寶卿未嘗籍恩以張於世每因事納忠諫議屢出如終大孝之情而慎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瞻其取給乞賜孔子玉軸之詔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唯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皆喋喋弗沮利害

蔣用文句容人醇厚恭謹知當世要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 仁宗隨事獻規益亟請寡欲清心以強聖治問保和之要則對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則對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本賜第則懇辭乃僦居蕭寂宴安如也時朱丹溪徒戴原禮自負空海內見則推之益儒而醫者

彭德清欽天監正魁從 英廟北征時王振擅權威燭震王大臣咸俯首順命初出師金星犯九明日黑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彭厲聲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尋被害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正德初因劉瑾亂政上言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機天璇天權星不明且經出游嚴號令關內侍寵倖又上言連日霧霧交作為陰于陽小人擅權叛上之象瑾矯詔杖三十二

上言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東西往來宜思慮預防瑾大怒復矯詔杖三十發成肅州道卒於懷慶妻斬盡其家產尸葬之

身為而藝成之為下也言無大也身為而無恒之不可巫醫也言無實也大小以人言妄實以心言含其心以為人豈惟巫醫隨所之而不可者也而世之為善者舉無若數子人信而稱之則豈皆無其心者乎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與賊之分於此而已矣曰然則其所照於事者非其誰曰以妄而為照也照則無大小皆實心則無妄照皆存數子之為心與眾人同而眾人不能如數子之能為用或為利動或為勢林或為氣昏或為習急或為見移而照者妄矣此有恒之義入德之門聖功之本也

鄭年廣西總戎府老練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每醉後殺人牢度非其罪輒留以俟其醒由是賴全活者眾親无德之繼帥山襄教素燕正下車輒延訪者碩可任以言者人有以牢告進質之曰應為官本山曰土夷之餽不納則疑奈何牢曰不畏國法畏蠻子耶山笑而納

楊墳京衛餘丁卒當表彬忤門達構誣重情舉朝冤之莫敢鳴墳素不識彬擊登聞鼓懇疏暴達罪并下衛獄達姑緩墳使誣連太學士李文達主使墳伴諾之及會鞫午門前乃願伏無他及人吐舌壯之

或疑二夫之取也何居予曰能舉斯心加諸彼二夫長於天下曰一事長矣不已淺乎予曰士君子廣知識多思致能技畧如太倉陳貯不能取一粒入口而二夫者升斗之積饑即入炊以

當七二夫多乎士君子多乎曰然則不待學矣予曰抑非也隻口之家苟延升斗富合四海而無太倉以為百萬積貯焉能國乎曰學之何如予曰有土斯有財因吾之土而入吾之財未嘗取諸其外心吾土也多識前言往行心以蓄吾德也曷有外乎曰然則典籍非所用也予曰抑非也典籍吾培植也師友吾耒耜也見聞吾同作也事為吾歲候也由是而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斯集也凡若而人有聖人之學有君子之脩有善人之質有有恒之心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然取於見聞之所及取於心思之所到弗及弗到其所缺者多矣姑俟續焉

況守歸入 朝文自公問馬不能對而得之陰奉
 居其卑而更之不可其介有足稱者
 願其若其人入也以掌故權事禮科頗能諳悉不
 妄取見人有過務獲之雖家客隨世然以全者
 多歸官侍郎雖因內為政大率以清靜不事紛更
 所論上終不能採報可乃已其俸如此其歲以
 力學則孫其為可馬屬茶試益部所至皆歸不持
 蜀貨入關其家與曰吾以市德於民事不任職也
 亦辭書為歸諫矣

贊曰余觀漢唐李本官不為勤察也曰蓋守之
 見之矣倘有伏旁而千其唾棄不取益禮焉其亦
 欲樹德務滋豐厚封之謂邪仲願用誠長者處官雖
 畏慎庸不乃愈教子孫不失秋可謂能濟世成子禮
 不欺其友會約淡澹無營立有所要固自其志絕人
 矣夫

何源者吳江人也洪武間以博士弟子試為吏德州
 山東縣大起獨不入州境故德州病弱錢靖之以
 功遷守梧州梧嶺地且思裁相仍議上所以賑之
 曰俟得報民不其後而書室以相登罪其遂開倉廩
 以謀方保拯之已而半非請英公張輔辭教士交州
 復後召為幸士歷官夜源在事久屢斥屢起仁厚
 張勳承業中以掌故為御史佩佩有五臣風出採山
 西封上有所言請者以義事不當露泄必欲致之
 不能得遂泰政以卒勳氣風急於所然於守官亦
 贊有文焉

贊曰源用充清行雖屢登顯顯以考其終其所設
 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則起得皆用非有
 所附然其最之剛急可謂能稱其職雖以早世不
 竟其用蓋亦無復之矣

曾雍 平思忠
 曾雍者其先錢辨人山其父從吳江遷少學春秋於
 魯道源洪武間遷於今黃廣古侍諸 葉中節與
 公使交南遠陳狀氏所以當計符師有功說丁之復
 使往至於富良江干堅亦以春秋起官歸藩
 平思忠吳江人以功南進未嘗中官家時方南來
 同忠竭力能節水時斤無失秩官尚書口笑才之以
 事被逐復使至崇為立出之後任楊弘嗣中
 思忠參其事後復會守馬西域以思忠能官令隨
 官者使使番邊事勳太守况碑會同推擇故禮之厚
 且使其二十事焉曰此吾故人樹無穿輪失衣者豈
 忠亦脫之自若也

贊曰語稱使於四方宜其辭命招招其類類之豈易
 能乎雖再使安人其勳足紀思忠復入致其類其
 述也以進有加等益度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轉終
 以復用自非其才不可棄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不

散衛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無
 宰哉

劉理自承舉南仕御史歷侍郎守道幾三十年嘗
 英宗時南人捷能持重少失其以首功上者必
 寄喻之云有如不中今對簿書爾果後而復於
 何所遇感疾力戰勝耶故終不敢言官嗣後不久
 累功徵求適帶失履之不幹豈非人所難哉致仕歸
 卒於通州管無以送送遂葬公墓上其功狀請加
 恩乃得免如族先人塚其山

贊曰士淡說就功何易也使兼一障能令虜無入乎
 境在已已與耶守宜府屬城下盟許欲說使使
 不克然使知有輸不取也又數伯屬屬使使使使
 和未必不能進軍其地也功若抑不聞至致而不能
 返其且身身久為州故病其何論論美田宅多須
 行客車成其成安殺不取徵功其誰安政責之成
 封疆之表不能出城發王木下濟師事議有之則
 所得則其辭亦可敬其詞一人也

李貴者大洲人以進士任司馬屬高書方行惡惡之

是佐太僕後端遠伯征虜川父卒不聽歸以學來從
 廷議以功疏而亦亦退二司容乃已持服後以司
 馬歸葬今佐已先已之變事無所見難五
 用之役在兵間久知其善若行義時有劉勳勳官
 倚之為入長者居其善若行義時有劉勳勳官
 贊曰聞之長老之當 英宗時朝堂方以廣為事坐
 實謀之實為具言所以戒慎而中官張務微一時
 謂勳偏說不參稽且席中固累張務微氣憤策於
 內張實言不用亦前死故得不被書云無侮老成人
 則計之生然於得大可知矣

施榮
 施榮者吳縣人少落拓骨博衣冠游里中人多謂之
 狂生從博士學于論學而亦好為詩故時詩五俚語
 有門門雅意榮既雅自負選選對策秀 廷第
 年饒二十餘皆以落陽年少選之公卿爭前席下何
 遂卒

贊曰天道不全運在美好故盛而若冲川乃不窮察
 少年有顯名方幾進用遂推折側倒置有所登之耶

也即聞其風樞之所操發要矣若昔公在當時以文
 學侍從無所主守何以見謂特當其有所發使人
 不寒而栗至求勳雖小必慎行已皆有尺寸毫進毋
 速利守職不能易不可謂誠立臣哉以所後死結難
 時故終其身不得退血而劉氏自是遂以忠義世其
 家雖稍後進子孫咸以爲重實有所始之矣

仰瞻
 仰瞻者大洲人為大理丞以持法精密宦者振懼命
 人爭附之胡夕走其門惟瞻與薛瑄及少卿頗惟敬
 不曾在從密怒瑄不謂因卒沈榮事遂坐瞻議來臨
 已而瞻者愈士悅等言瞻抗且其法不取阿不且
 斥棄者乃使從理其機法益峻竟以不能從瞻失
 里必式過門則下面趨躬行自其性然
 細惟敬才矣縣人與瞻同為理瞻事起拜及項傷不
 速敬敬自請擊乃出之史對未久罷職充其居平
 不妄出一語清年八十餘

贊曰李離為史以守法從釋之當犯釋以公不取
 勳獲被其為法史守當有所謂若其不謂者其無
 所廢折可謂剛矣時皆其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至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

劉欽
 劉公欽欽余從祖永業中以善書政前倫史進侍講
 英皇帝深所眷知 天祐褒之云欽開說簡質天
 有裨益已而 景皇帝御機諸司勳進獨不預名及
 易儲事起時為祭酒又不肯表贊紀然中立在 廷
 尚以為重事焉公及呂原可相而公竟不嘗一見
 肯侍學考始進學事歸方在翰林時王汝玉輩處
 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於經國民事
 納於為多不與輕薄體同也所著益多歲之不出
 父乃敢推推二卷傳先工於書法溫潤極為時
 所重不竹為人題故少存者與入雜流來未嘗不
 母念若同官者乃弟見焉起必公如顧而撫所之
 及問道其無微不至不好立名得而長者敬之
 性廉然不治家產故小耳平贈少宗伯溫文恭子
 瀚官訓使左庶長能仇其法於宗許有禮教孫孫以
 公任為郎至太常所一品實異數也

贊曰昔波羅在九卿中則能立操非徒言論無所避

且也何足美而似斬者雖過然思之而擊也己盛滋
 不天札亦特安之手

被擄于... 惟恐...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陳...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以若生... 功當... 功當... 功當...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道而... 平之... 乃作... 乃作... 乃作...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自... 計... 計... 計... 計...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亦得入...

舉州揚揚其止乃休止止合大校閱行孫官收...

臣求昔李劉軍若少者且所備惟千謙石...

後議者謂雷際必重臣之無輪者起復...

臣求昔李劉軍若少者且所備惟千謙石...

旋文修之其州符方丁綱以服免不復起...

有知奮動無非惟是謂定之而何遂以其為...

故故自委之視收也馬為繁滋又按領外...

侯視不肖而與不避秦賦可謂無有若...

者不得已罷之又謀以告反者復棄其命於向背
 而論上竟死而被誣者皆得釋性者皆得重故
 妄託以狀空言輒坐空論分別之無端自後告者
 乃乘有倚中責人求將者執不下乃之 上召面
 諭言對以西南夷地將非其人必以臣小臣忍結
 於夷與時若臣不敢任其非事竟止容以小臣臣
 在廷為臣已而復有所飲用二人相持者益益不
 與言都督今之大將必有功後按彼何者遂取計
 法權命以私市此而不德何以杜門正成前上
 從之遂著為令也所謂國馬也遂遂遂遂法致
 民田收又陳華四及還術卒益實之符經國大者選
 奉政亦即其所發矣如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志
 見從以計入論漢來利害語侵時言益取計遂罷免
 家未有世志其所守官無不調適有可益因伏計
 即未能行必為計之事親孝洵則累月不解衣嘗
 睡睡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處類若若
 然無善風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者多所
 博學亦時有所著武志濟國州志兵錄諸書有傳
 者

者乃按寄請依附痛我之法除道六左右一以正格
 之 上亦數賜明矣或過時之盛乃能以小官數
 言容下守法立易得也雖未竟其用然所論或錯
 有可觀者若今班奴小註觀當時激五如恢復天

累則當選入或先之公不以為滿也當選對辭避
 此其誠誠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得而見之矣若其學
 尤運於經術誠誠有以從無所阿曲其格其為多而一時
 禮樂制度形質有文武之可謂盛極多君子黃氏以
 純質敦厚濟世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鑄
 孔鑄者長洲人宋本闕里父友諒承樂開庶吉士為
 今雙流入國不知學教之詩書選秀為親為師授
 自是始有籍於朝任主通國者如有冠冕境上自行
 掩之悉得計上對薄功最上復策之對又善今入
 侍未久年鑄以京奉間進士初為進山令故越在松
 林寓治他所為勇刺林立邑屋和懷綏集使治耕稼
 與冠鑄至即其千希舉薦之躬自行奮擊推鋒所
 向輒奪斬捕有虜五百餘并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
 降其家萬餘則賊帥公長復合眾據茅城距高不十
 里所無兵度已亟乃卑騎性喻賊賊徒外火道欲
 恐散之鑄餘行抵其於馬橋中坐賊言利害令
 解散即為良民何阻且勞苦為長尚恐賊未有降
 意鑄獨歷其壘戰以無為感語不得安田里從容歸

後滿已深城中疑以沒望見公米大驚及晨自歸
 者萬酋長知眾散乃亦請命降寇在雷游魚博白相
 繼破性之復者上其功選授廣原守其地以安
 歸州人視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州在鬼方有
 曰漢判者判勇而漢善為其計甚且以開交諸
 惡史時謂我動靜為其備鑄欲請將知不可乃
 之治平控部部可用者王通假假之且問以所為通
 以他語對乃判人語以與漢通狀通將引伏謝曰
 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鑄首事者增莫矣
 雖公庸不傷威重鑄乃何至其遠悉言所以且曰
 若通無能為必得會端乃此西人者漢所信可切
 之伏鑄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微誰可者乃以會
 曾曾入謝謂之曰爾何得微微會誰不敵對曰無恐
 弟為我謀會引鑄鑄對亦略言漢判不易制者鑄曰
 彼為我使其出吾自取之端乃往見漢漢問以新
 將若何鑄曰漢鑄曰易與與不足思今者米見道旁
 獲穿既巨試以牛往開漢喜欲得之鑄即送與行又
 言恐非時使下又不行且怯則乃奮勵行遇會以眾
 且判以勇斷今不行且怯則乃奮勵行遇會以眾
 警道上瑞言新被命宜謂之且請去似乃孔鑄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

續吳先賢傳卷之四

未嘗爾也雖有並耐者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
 又議元其澄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
 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焉故則曰先聖爾不實
 其全也若楊雅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豈何可
 廢也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辨
 而加之敏性恬於榮進人成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
 謙讓自其心非矯為名眾望為政久而竟未及用
 雖在表著昭治日游為賓客過會之賦詠益服厭
 洽也年甫及散引疾乞罷 上不許上何卒重為
 賜所以飭終禮有加等賞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
 今思之然其行起居狀略嘗謂故老言其於平
 生交與能死生之實恩與同鄉賦止所為卒遂喪之
 何辨者嘗以游生通視親親樂會令歸使者年休
 方為唐即捕聖楚之寬傾家裝具實請為之館下士
 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為折節若沈周輩與神布衣
 交士因復得名者眾人以志銘請未嘗却故因稱
 贊曰吳公當無冷時以醇德居輔佐賢朝朝人誤明
 斯五公顧百世其度固有限哉方其因兄時人謂公
 成何以被其才而今又世世乃不以約有所圖及待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甚
 博漢書過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雅發獨
 高之屢試補過不在其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淵
 于華官負氣 見不常折下徐有負重其容且曰必
 當起佐王為負負以欺上不就欲謝使使者陳賢
 數所往往漢東是士第一授翰林 孝皇帝東宮
 其時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備 寬宗宗
 咸進學士至少宰掌諭仍侍 武皇帝初 寬宗宗
 典成進位宗伯既居舊倫德行之任以禮樂交脩
 內外制 元長當世宗之選講學小間疏 上曰
 東朝於學自風雨之時不暇著你暇歲不過一二月
 日又不過數語況又有閣之者古八歲始就外傳欲
 其近時保明何若其來且且而况來神童之說者
 千倍今論宗宗何若其來且且而况來神童之說者
 也 大皇太后方議升廟禮未定見儒臣功各弘益
 頗疑於廟廟春秋仲丁之官明應公不得其母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為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指而行出葉盛流行政民刑象舉則部邑吏
 二千五百名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薛崇恪
 謂不應全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直直之 謂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安者河使有以法封社
 城許事于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并都御史無
 司農以民所召輪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法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時之漢上與部屬之變皆相去遠故
 盡作履不能治請別為者下請使者誠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恪恪有保每以法格正不
 為用事者言有求又不恩請之 上知恪志復使
 流楚河南為之罷市有可以於金條矣所行恪愧

程宗

程宗者歙人成化間仕至主事御史大夫時相安
 顯於極密欲使到職方往請宗方有服遂舉之視師
 雲南喻以應宗至宗之撫監使者其宗宗言其不可
 狀宗怒曰內職此久止謂若不能任向收相宗宗受
 情卒遂招宗大夫親之德宗宗宗宗不得已而往天
 益做脫離不避隨之皆故時夷請使者至廷伏不

徐恪

政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廷之生遂高請其分地
 世其官相安善權宗至司空益密故故木和依之自
 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
 督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制者已命出繼
 得導斷不依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者老老輩輩年
 所務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恐其禁欲決及防慎
 故後所以駭服其無以效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為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指而行出葉盛流行政民刑象舉則部邑吏
 二千五百名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薛崇恪
 謂不應全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直直之 謂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安者河使有以法封社
 城許事于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并都御史無
 司農以民所召輪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法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時之漢上與部屬之變皆相去遠故
 盡作履不能治請別為者下請使者誠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恪恪有保每以法格正不
 為用事者言有求又不恩請之 上知恪志復使
 流楚河南為之罷市有可以於金條矣所行恪愧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為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指而行出葉盛流行政民刑象舉則部邑吏
 二千五百名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薛崇恪
 謂不應全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直直之 謂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安者河使有以法封社
 城許事于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并都御史無
 司農以民所召輪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法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時之漢上與部屬之變皆相去遠故
 盡作履不能治請別為者下請使者誠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恪恪有保每以法格正不
 為用事者言有求又不恩請之 上知恪志復使
 流楚河南為之罷市有可以於金條矣所行恪愧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為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指而行出葉盛流行政民刑象舉則部邑吏
 二千五百名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薛崇恪
 謂不應全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直直之 謂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安者河使有以法封社
 城許事于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并都御史無
 司農以民所召輪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法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時之漢上與部屬之變皆相去遠故
 盡作履不能治請別為者下請使者誠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恪恪有保每以法格正不
 為用事者言有求又不恩請之 上知恪志復使
 流楚河南為之罷市有可以於金條矣所行恪愧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為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指而行出葉盛流行政民刑象舉則部邑吏
 二千五百名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薛崇恪
 謂不應全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直直之 謂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安者河使有以法封社
 城許事于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并都御史無
 司農以民所召輪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法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時之漢上與部屬之變皆相去遠故
 盡作履不能治請別為者下請使者誠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恪恪有保每以法格正不
 為用事者言有求又不恩請之 上知恪志復使
 流楚河南為之罷市有可以於金條矣所行恪愧

之人尤賦其忠任御史蕭三考值權貴方假命有所... 規以廷無敢出氣獨持命休於正時出於從容... 亦不至大忤也而推大僕進却御史無獨出於...

蓋政俗底定邦域高判無窮豈與天生者高議三... 代而不親事從以空交其手雖當正德間諸君用事... 行其德而能立久於其位者常伯學用於朝...

遊揚樹聲譽也所書言又其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 以人重即亦若若未過沿其故不逾於變雖博敏... 閱猶未涉其涯如何文何武及徐願願為個體流之...

乃亦不以名務改之不已故其遂微宏遠博通多... 載編學命世觀今之能揚者何如哉今惟急於名... 且無所備其力而遂謂能甚至以市也屬士大夫不...

者也夫

陸完者長洲人自為博士弟子以尊學為妖惑者方... 士撫監侯者王公恐奇之力為奏得免歷官至司馬... 時竟起山東諸郡遂歷清不可道稍至後旬縱橫殆...

其所以也

其所以也頭弱於玩好有勝蓋議亦錄其子受賦不能... 訓曰後籍於官... 贊曰曰有負其難於內難難之計其皆不世功完固器...

紀錄案編卷之一百九

王整者吳縣人父朝用令允化始少時父挾遂大嘗... 鞭下筆不休人驚傳之傾一時業公與中即擬之王... 忠肅朝元受業最久深自把折下之歸款誦通...

趙寬字業

趙寬字業大成化間禮部上論士第一官主事刑... 曹雖以文法佐吏為治而意常勤學是時同輩理者... 華中陳一愛同郡秦廷贊台主存貯皆能詩與相...

當其使使來歸結完 上嘉之連都御史李以米畧時試免來補其闕獨上言請益法之以其食可募...

將以功名終亦自古難之矣

盛應期 水治河渠常上今行者繼相進無得爭先吳公...

士英勇先後入邊關賊之得百餘數百招者千五百上欲召馬可馬不果時大討倭文發五千人以...

其請不食矣肆肆得接察河南卷尹清使更

清使將行其治河不得到邊察其屬名者務治...

川廣守馬為賊所劫使之使相監司竹備一時解賊...

陳察

陳察者嘗熱人第其以對策甲科官大史察始為...

為三其二由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

武臣

武臣劫掠資糧重其資不報效以功進秩後...

續編天下歸家
表家
表家及表從兄弟也素先以明經對策中科為郎以

居官為長者有功名足自表見特以世之不廷故業
未與時之持麻交納留身不伴矣
張安
張安者其山人世為史父用明經高第守節避自免
...

車之或有故使也代即無以當其意改太子司
直坐法論又後接察新卒其在時曰東費城盡
亦以對策主都水事監所用新而司空缺者入之少
...

不能乃贊譽不忘 得一當俯仰慷慨故其辭激
越致壯使人懼傷哉
贊曰美中於屬似輸直不容然實和謹選人無所失
...

皇帝召起東遷至太僕自以管案謹無以藉又遇拔
擬實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 上哉乃
思止足力請歸還卒
贊曰太僕厚浮移如其風即之使人親愛無已時然
...

皇南濂
皇南濂字子約父錄守重慶子冲洋涉濂錄初為郎
...

請罷淳火時道與胡夜中若有千炬連前後洋叱之
連應天響湖中視度山影水中沉沈驚駭他時見
...

沈勝
沈勝吳江人狀貌不踰中人而有氣幹為東晉興作
...

贊曰帥道安其無大過人者其為濂亦自其性非
死

贊曰帥道安其無大過人者其為濂亦自其性非
死

贊曰帥道安其無大過人者其為濂亦自其性非
死

贊曰帥道安其無大過人者其為濂亦自其性非
死

高吳也
賢曰史理多虛偽以苟一切因習性然乎其悲歎焉
事必致於理可經遠為後來者利非誇誇實心在事
者不能若得所為必克終非文法史傳一時者比而
彼務便安妥附和取名者及破壞之見謂俗史事田
紀瑣碎嗚呼使從容文雅善結納者客遊海內其為
交亂可勝言哉

紀錄續卷之一百十一
續吳先賢傳卷之七

劉鳳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許人父以避則余從高祖也
生有至性好學聞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為輕論於鄉
第一方孝痛先生即試見其文目之猶鳳凰在島中
當為左佐應其知是亦敬有所出之日久夫會時
難師起取價不食死無嗣

劉鳳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許人父以避則余從高祖也
生有至性好學聞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為輕論於鄉
第一方孝痛先生即試見其文目之猶鳳凰在島中
當為左佐應其知是亦敬有所出之日久夫會時
難師起取價不食死無嗣

俱常熱人
顧秀字季英漢武初父成鳳翔以母歸行務獨居
之閨每夜叩扉赴負背背行數十里未嘗釋於地
發則度置之顧其下涉則飲之冰為父既放免奉事
尤謹且夕自洗願願勞苦之云幸不食又何以
爾為人建代亦竟不肯忘特視父安否也連年日
皮就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行孝行
贊曰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若他隨所事則與命為友
贊之之恩與所生等方能無間然者尤未之見也
女事陳陳其間有間無不自慈全也道儒與求
之迷焉以竟立如於事父以就之君者卑也之與
少過愛而以死殉傷是火性然非非可與相基為
之坊之養其心而年以長死雖云過者俯而然
賢者之行可非與

錢洋
錢洋者常熱人以恭政家居焉坊已卯夏五月錢
入侵我知保殘為斷洋交梓洋亦之尹王缺者工
射以功名自負者手射二禽囊之遂有輕敵心值地
自清湖將與在福山者合偵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
耳謂其勇易與欲徵取之洋亦奮欲報其私率其子
弟前為缺擊至三大舖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
洋大呼進焉所乘四起得突果遂亂洋不能幸逃
為缺亦為眾所擒矢不得發旋入洋止吾解劍命
者謂其勇難擊之矣缺此令去寇執之不屬死
贊曰大吳之風與照料其輕心易於就守死不變
其賊無論利害是難能哉未和封疆之役親執
單敵獲馬而介於陣與獲師徒亦是宜者宜惟懼
親臣不能盡計今全道狂匪難復命連連不可開旋不
能言者謂使國無動宜有忠義然益之深或欲復

顧秀字季英漢武初父成鳳翔以母歸行務獨居
之閨每夜叩扉赴負背背行數十里未嘗釋於地
發則度置之顧其下涉則飲之冰為父既放免奉事
尤謹且夕自洗願願勞苦之云幸不食又何以
爾為人建代亦竟不肯忘特視父安否也連年日
皮就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行孝行
贊曰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若他隨所事則與命為友
贊之之恩與所生等方能無間然者尤未之見也
女事陳陳其間有間無不自慈全也道儒與求
之迷焉以竟立如於事父以就之君者卑也之與
少過愛而以死殉傷是火性然非非可與相基為
之坊之養其心而年以長死雖云過者俯而然
賢者之行可非與

金道玄
金道玄者吳縣人陳萬戶養子也方因珍越行若
顏察政督師討之期合戰擊之補門國為降陳
之斷不為備道玄諫不聽已而果揚血上師解焉
陳道玄求不得從之海曰父有知不徒為賊俘也
若兩為者沫至温之沙洲上竟得免歸或慮之士
誠所更玄問後進去子問以功名顯

戴君用
戴君用者吳縣人漢武中父福以守守天火當生君
用代之刑於市妻吳以節行產

王淘王淳
王淘王淳者父鶴為加竹府林萬漢武初生之當
伏法淘淳流無日夜守諸代是御史言父以海故
隸林淘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慮致涉後進云出
淳故不當生父凡者解史訊其職志皆堅定無二間
於上約免焉

多夫更有無窮少年為官所傷... 人狀於前... 又收養之...

沈伯剛... 沈伯剛者本孟氏為母之姊沈勝五所養...

吳淳... 吳淳字文卿少從諸父學...

吳淳字伯少與兄淳兄中... 十年元黨作人不有...

陸安... 陸安字文卿少從諸父學...

梁昱... 梁昱字文卿少從諸父學...

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節... 抱腹行... 以聞...

徐廷佐... 徐廷佐在長天元季時...

錢更全... 錢更生者嘗燕人少...

亦不專求備也... 呂昭... 亦不專求備也...

殷奉... 殷奉字文卿少從諸父學...

陳承... 陳承字文卿少從諸父學...

孝

主孫少為博士... 乃短衣見云方以所履履...

紀錄

紀錄卷之一百一十二... 蕭先賢遺事之八...

事

泰約... 泰約文本淮安人...

禮

禮... 禮者禮也...

看李卓吾房外亦不知其用古何術邪以林林如
 稱落落今用者多似却去所五十二辰身軀相
 米之數而難法以者不傳其術其意欲人其果之用
 誠神夫惟所為高而能專意改精中之無不應者而
 現人之所為者必先知之亦有不為者有特而
 存之豈易言乎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宋成淳間能為惡惡善
 色亦上用其術其術蓋生謂永樂中曾召見
 謝晉凡船無香山水得其術神居深意而精帶涉
 應谷不問營一障或除天亦須刻就又善吟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神所論士守編州師盛德不為人
 或一幅終歲不獲其分者之速性初之選各極其效
 有光進陳復性至春開陳進成化中高者有意

陳李昭 周臣
 陳李昭者善山水人物畫周臣字季昭明益工
 於古所謂六法所成之其圖象大小精微諸散皆
 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紙筆無所相長於淡若纖微

鹿州區區與其弟子仇爽
 陳淳者御史大夫倫之子嘗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
 名甚者又善書字極為圓亦得其父用筆意又有陸
 治文伯仁而治所開遠伯仁所成
 皆曰吳之吾國開四方然前數者皆以名行重
 游外是以自通故是皆也陳以丁樂其初又因以
 高利非無善書其能遠者何哉夫公之觀古且獨一
 變而善者尤易見上焉則不及元來閣下者蓋以早
 又况不能自選徒象馬耳馬足言乎

道出馬山寺僧也開通法華七軸如注水鳥不濕一
 字每旦入城持瓶數則他若則金光明地燒香
 誠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夾人請為懺悔
 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海聞北
 僧曰吳之吾國開四方然前數者皆以名行重
 游外是以自通故是皆也陳以丁樂其初又因以
 高利非無善書其能遠者何哉夫公之觀古且獨一
 變而善者尤易見上焉則不及元來閣下者蓋以早
 又况不能自選徒象馬耳馬足言乎

法華者自河南人游法華遠來上蘇開元寺吹易
 律戶有魁然天人也倫者行神立五年不世且生亦
 不語已而人問所見境云慶姓有因怪險感皆所
 其以笑見者恐人甚非即斷道將溺衣之時有所
 衆山雲集或施神廣即捨去當其後時聚散有願
 施者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止曰是足勸者一
 念即覺者云華雖精進亦未證耳論故法不能盡
 道且寂觀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其定皆未即時
 有當僧者飲酒食肉而厥後為詩筆流浪語無足
 至并誌王新處云其所論學誤而未可知其處而與
 華華行皆為黃氏所稱

贊曰嗚呼吾讀在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履何遲遲
 於其間哉且馬知吾未始不生也夫萬物出於
 夫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饑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
 夫入於其性往來猶且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
 下為然然色好無然五情恣意其動至夫而不
 適以為名實道以清淨為貴未始復情萬物可謂游
 於方之外而不可謂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悅
 慨矣望老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有窮而劫運終始
 如紅沙往來相代而音具知誰然未嘗有所變易

紀蘇東編卷之一百十八
 續吳先賢傳卷之十四

道術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馬傳法於長子
 崇宋吳玄基基後果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
 宗教廷寺改增授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
 石之蔚已預知跌坐而遊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
 溫如生

陸善推
 陸善推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城四方遊後為僧
 者眾集之金陵悉使練尺籍時九早臨請自焚願用
 以代死者許之稍新雨花堂下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吐火既取取香書四甲中伸手授使者肉燭燭燭燭
 植立植植不墜雨而降上喜曰此真真降雨也
 嘉慶僧詩美之

濟洽
 濟洽而陸氏子也洪武間任北神寺 詔知其徒
 及少師姚廣孝以足厥功不食賞讓之而治以建文

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繫船官飲久之姚特奉
 乘與臨臨問以所言獨請有冷立命釋之拜姚床下
 髮已髮髮長所者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萬金
 萬金者吳晉籍字伯也洪武中令住天界詔與空洲
 等號榜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解非有
 神解不至是也

大祐
 大祐姓吳氏初開家有其開經甚暢然悟一神即得
 十二出家安心甚既又為漢天泉司謀已之武陵家
 及公神洪武間開山得山法金剛住此神示樂動石
 佛釋戒服於表六百表及表所者淨土指歸等解
 洲陀金剛一經天白卷受一門國語書有傳者

趙顯陀
 趙顯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說成化中泚吳氏
 十年所食食花肉法類數數十斤行至十許飲
 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則之無所吞夜宿此寺
 門後使者王海龍祝之空不起們其體笑馬死時過
 謝靈應者乞水一二石洗服胃乃化

與夫周遜俄頃間者可謂目而語哉其狀盛於梁
 隋遠唐宋而至於元而後今則幾于絕矣其後徒存彼
 所謂神術者徒遺外之謂言不談進而見其有微而
 精三乘無漏五宗十七世者其間蓋故非無願
 行精進神變應世依命之徒然非後朝時之士夫因
 即所謂記列之如彼

周玄具
 周玄具幼從家慶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道堅有
 異術自至正間家居對之氣既能召應召至其室
 母尤亦已而受靈寶法於曹公神又因國語授五書
 秘文於表宗治法武甲申早李太師善長建致之新
 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靈所以神對以
 二氣運行諸同者 上尤善之至三月不雨又稱
 而應之乃又舉金無靈合神之符立致遂獲神之具
 好利物為樂其潔道得得 上所賜符以施未嘗百
 也其間見於前都邑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孤山曾授都人衛漢立修其術及樂論
 方伎又南游畢金華進士潘雷已而懸其有嚴從

唯者疾久不愈猶得歸私北帝道通見之舉舉
 愈故一時爭神之醫主潘字其徒遂舉其具方至
 今亦和之外人無從知

李德厚
 李德厚者嘉慶人始為道士字其官習力論能精服
 所又通灌人李慶以資去師九誠法甚善效洪武
 初召入解陽書院中獨榜一職道士張羽及王行
 高皆皆善為之賦人疑其仙時又有邪守源者初
 從張師學時亦分事周玄初直得其秘法武初召
 師稱其師也

金善信
 金善信少好黃老術嘗有子時有道士能以符
 役見物治病從厚之及開其洞一行雷法劇市中
 此此其其其之應應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自其其道以神所游泊然應也陰則陽則陽則陽
 而與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高果

唐應珠
 唐應珠者嘉慶人少為老氏學其衣冠象山澤開有
 所功求道通符經法亦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道之裏有輪廓人謂太上以忘情何何者云
仙道有孝行明王言粹而可言進始王昔編官已而
還白鶴觀李洪武中

張庚者名道修體貌壯異舉動無常人與別也
父欲為舉不肯去事顯道士為師傳其術甚真德
中早嘗之巨至田盡賦其志遂設為壇而祈初未
嘗事也聖折大樹送委其心之恭期以三日而果
大注人成股為皇治之即洞裡境有以久迷之者
湖人有疾者為嘔氣治之即洞裡境有以久迷之者
應時為馬氏婦或崇馬聞其將至即各什已而迷
通過神廟方鼓舞祠之敬是見則嗚呼向之祿
而去神為所侮下教其道成故不故校也聖聖而
披若若服來奇詭而卒與然映映不覺起敬 其
所捕見物偶之行聲如兒所語道士者名胡道安其
江人始諱玄然觀境有所遇披以青城太乙真文及
新動術名呼風雷微頃間常奉中草草詩之時已
醉舞壇四顧揮斥詭言所擊虛隨之合雨大作時
時伴狂惟所之故以類稱又有曰張庚者傳李靈

矣且權權淫為果耳吾少讀內竟疑有自傳過仙
障以以至真道惟然存修之道成後乃有取司所
守主既無神事不可謂道清精誠法不得秘而
服服被後者悉歸焉今乃得從所願言欲被傳也
稱一其心齊齊所成無敢犯若若所修蓋誠
為之不備上其靈兩自有所附會音於爾且能忘
情能從苦教否為助備請深妙莫微當益以指指
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其言如此蓋自元
冊陽長春之後其道或顯或隱不可得而知或傳
有授受者其後其子存焉余所見或言能變化
修傳黃金服食者多矣云
嘗自天通者所務其有得哉昔推本黃帝而源於老
子然其言欲以無為治國為所願變化恍惚復先
神之事于且志生亦十二子已自別為一家未嘗
附柱下也况可取諸神術方伎樂以黃老日之說至
陰行極難難折兵家者流極閉之道一何難難不
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其盛正正以前者自元入
今又何果家哉元氏固自為明而再編者內以入
其有所為為道者乃為初化仙仙服金全符
有所授之即不然其亦人顯高鳴者泰時亦海其黃

曾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知其何
所師校後日變啞喑目狀兩大疑其宜布而嗜酒
日就中嗜飲肉嗜嗜不餓口而時時噴口語有又
召呼或有對其校校固固於物物者或謂其有
或閉門臥累日其校呼起之或慨然坐不食亦不懶
騎人回疑其與弟子事之及者居居不見其所為若
以問即馬則叱之過早祈者開開陰陰積積百方士
或水之充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曰待我乎矣因
馬則與之期且當來請命去道明兩遠大湖連日
夜不止人往觀之則方大射及隨而笑曰雨足乎故
始謂其通外除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送送陰陰
知其誠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為當當警警
可耳故多託之益以言而極危殆解紛亂人之急
或有物乘馬則至其所然此叱咤之若有有所考核
者夫既獲利則貪益之乃謂其子曰吾不敢私其
力為人者能以此代其善善者召召命不可以俟矣
爾爾久此吾言不傳爾爾何語爾爾大道者爾爾宋能

石公者固特於荒野一見其跡身乃若若者又何
為哉若今之為所說也豈獨道家者言學者事必也
前而可至不非名其說而望術術者出其間耶
尹登明
尹登明者不知其所自來有術而遊於外
其毛長而容更若童子舉止甚怪性若不遠人見
之無不慕焉爭願請其術或飲飲之亦多不獨
或為少嚙之則深自喜其去不但不不知其所休舍
特往往行途則人輒隨之而問其年者云與與至
走三百十有餘歲夫林守世世隨而名之問其所從
師者云古去來人也有見之天自山中者騎有其其
人而已竟去入又有見之天自山中者騎有其其
者好飲酒知物機使者余公諱以歸人來可且且至
今來之曰冠冠必主然及後而獲其中秋日早已
而如所見凡九人即知其生平無異或公為尹登明
則不然不能測也究思思日始得前日是大天虛一
之數也不能成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其生數
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不解
某成
乘道入者吳市人也勿有所遇一日遇其妻去其

聖賢所為者委委之謂乃浮游無所之後生陰時
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馬輒不應既
而之信之山中叩馬張氏道者宮其馬間有言事良
驗人愈益神之來者我我其一言卒秘不宣爾也士
何化去
於問問有不外方人爭集而來者多矣然或成
或不其其水者皆領海內力從事窮年索之窮上下
而不得其得者又不藉餘力往往著之耳目所觀記
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其說亦則近事耳人多誠
之言其初無異也而忽若有借此誠有不可知者
不然一市人而能化生志知木然謂其無以我之
則不可言太史公所稱靈符怪怪之主爭言有禁方
中當世欲今今時不好之故得得游山澤間無物色
之若然可成沈沈者動也

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為也亦不避之已而違其所請
焉遂為所廢乃俾領有軍而實無所預束手而已介
惟助士誠猶假元氣四方成輸米大和及 國家
兵討賊之符件介外京師
陳本者臨海人在元從黃帝學君侍講經御史以時
政於於基基謂復官于政警警甚多因為草草上大
許欲罪之遂隱避於吳為人講授為說作開府後引
為復事又轉而之漸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本家
府事及其謀自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速
命以內史與學士院九軍政文符書書委委之士誠
無大夏不知攻取勢安徒好安徒好安徒好安徒好
諸人與相和歌亦自無憂及之慮從容安安安
其法是不欲開疆場事及與同覆其既件乃策有伊
約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吳卒
某成
委委者諸人當元時米共張氏起羅致之官以行
省從事然亦有所于而謂時在坐席杯酒從容不
幾遂以承許門不交容家及 國家初年與禮其
賢才用之復為太常博士年壽壽壽壽壽亦亦亦亦而近

紀錄家編卷一百十九
籍吳先賢傳卷之十五
劉鳳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鄞陽人以任子主海內海內修修翰林後
以近臣出廉容幕幕內降降中外久之後似江東東東
招論黨士誠遂派士誠所幕幕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迷目夜或前而為發微之狀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聲慷慨士畫畫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行者亦在共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儀親親雅
而非難難才虛虛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尤以善詩名
魏介
魏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陞方岳以舉政漢吳
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地更亦無能其其其其其其
息者倫且夕集諸客島島賦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諸乃既清勢且及吳而介安然未嘗為計至張士誠
自海濱師吳門介無復措措已入據城內紛擾乃堅

張羽
張羽本澤陽人判史職後也元敗已失亂方羽避
從湖州為授官再從吳漢武初以儒微對不備 旨
放逐又微起為太常丞坐不消潔當刑而免移之嶺
南未半道復召惟召惟召惟召惟召惟召惟召惟召
其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畫畫其書有者者與
高楊齊名時復有一張羽為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
客潘左丞亦澤陽人字伯雨名九顯
徐貴
徐貴初文本蜀刺人來在常州元時從居其其其其
事不暇而名遂彰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
意張氏得為從事即謝去洪武中微起復官其其其
惟所賦詩乃命發軍中進退有恒不夫八寸政御
史按身又改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以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存
替曰士所選致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親朋鄉鄰所
成成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得以象求之哉徐百張羽在張氏主為所屬然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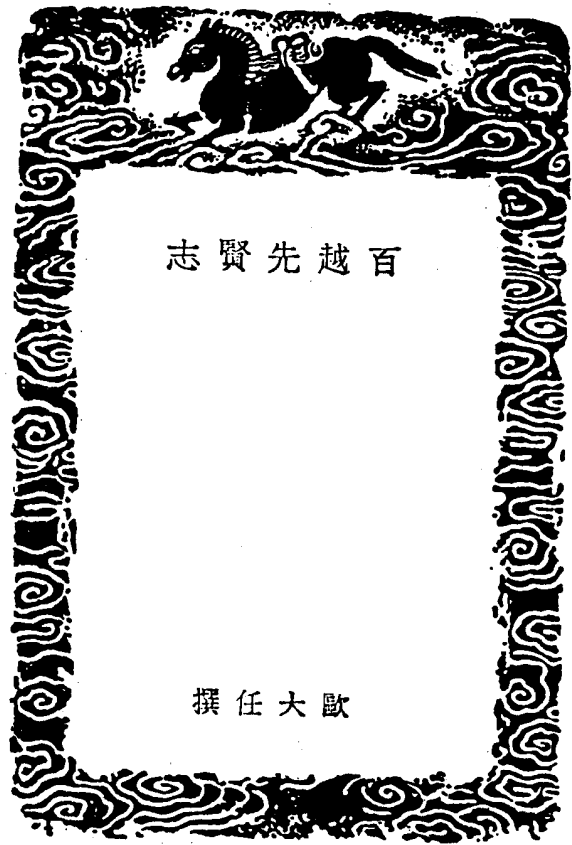
相命慶壽形諸宜也世亦當世得夫之林也按
 近者之歸所以此輕重之學何必備聞即後聖和
 戒除其過以昭明之無有解遂微伏天之患禍前
 之陰明未習忘古之遺正所得之結意在茲乎意在
 茲乎余往則與子成先生共坐次兵人士謂吳堪臨
 備惟以韓歐後上之微寄重天下才之所生何敢
 後馬欲開務益焉者其焉道遠德儀信祇物朝夕
 獨有先王之遺教徐俗故其君子秉心宜欲振其業
 小人勤德有力其勞且難名街居術處之固四方
 所走集皆縮財貨之口而腹脂膏者不自潤其風
 儉儉而有穢細猶之饑困因錫獨運管不故為非若
 其死巧而事未技往往徒復利而食者及亦阻
 時而遷非必其故至通者好游亂法教行文網乃時
 有之聞之亦一二輕機清端作馬庭寒內快許力而
 外以及結即國家然行其私俗之滄瀟其何日之有
 且其氣矣有以錄之而助色高讓路正其開得無望
 於網紀人經放海管馬之君子乎若登其傳以俟
 後得以覽觀固有在矣

胡吳先賢後序

游自撫其見於子成先生品崇山得奉所為
 書則家人咸謂其為水練然拜曰是得信信諸
 後謂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者自伯
 叔甥舅一二兄弟實世世之水也敢不再拜先生遺
 德避席曰是非吾所為記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
 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識之表厥分
 物皆不忘善哉其為訓於世乎况我州當稱禮我之
 國絃誦之聲四徹於郊是賢士大夫之所履也夫盛
 德少世嗣太史公所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
 列在王室者也若其數荒荒之專行獨斷不顧世是
 非君子比度其表上下儀之著之語言以類象表微
 志晦闕幽明有也幾何不大張其跡而澆替蹈絕
 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
 焉雖無有術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况放顯有所
 論議子則子舍則舍不自退託謙讓幽然見於篇乎
 故非先生所自為載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異之焉記則有教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其詳而節
 錄其義不有所刪照其後則有所獲陳刊則其開蓬

測之費斷之矣承退之溫厚之則稱盛之可嘆况之
 有弘高之有受之文故書而不與者其語近作而不
 比於順者其語紀稱事而有所感傷者其語誣誤而
 則難稱人之過者其語重直而無所適者其語難
 寬而又高以亂者其語故是以詞容之於往閱而後
 驗之以圖籍詳稽之先所列來觀之親所與接耳而
 目之與人之謬然後復然正色者於筆無所避 謂
 善論善論焉有冠而謂倒犯而除成証而傷意蓋而
 行微而不近情後而無親紀也乎故君子親於是
 謂實懷怨惡有哲其也乎格慈冠可明微也辨精博
 謂可承也夫貞則不煩慎則不厭恕則能公忍則
 能寬故若網若網可倫而理者幸矚存經也乎故能
 信格故不惑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
 信格故不惑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不惑
 漸於詳也繼文以而淑惠不美則所以快百世
 也彼孤陸某聞不說學明以是為德曰美使夫人不
 得肆焉且何預執簡而禮有所記難較商之文不無
 專以善所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與自製物顯勇
 山球之陸廣欲以下皆府所錄雖頗有缺佚然代
 有作者皆非耶且無亦亦陸是為禮商之教君子

看歐放夫馬則後而繼倫之欲先生亦有所著于以
 成一策言水不敬焉其義敬也簡於先生請半案
 馬後之探方經求遺書微即國故事者安知不以其
 往也



百越先賢志

歐大任撰

百越先賢志自序

粵越一也。禹貢周職方揚州外境五嶺至于海。盡越之南裔。始禹周行天下。還越會計諸侯。少康封靡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無餘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子句踐。竟滅吳。稱王。徙都瑯琊。瑯琊方國矣。句踐六世。至王無疆。伐楚。楚熊商敗之。無疆去瑯琊。止東武。越遂散。諸子或為王。或為君。漸於江南海上。臣服於楚。謂之百越。蓋揚州分野。會稽以南。星紀朔尾。實負南海。厥秦滅楚。王翦略取揚越。漸為三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尉。陀子孫歸漢。合浦。蒼梧。鬱林。交趾。九真。象嶺。耳珠。崖郡。而九矣。今自南越北。屆姑甯。蓋會稽之境。故夫越也。東自無諸。都東治。至滄泉。故閩越也。東海王搖。都于永嘉。故嶺越也。譯吁宋得。填湘灘。而南故西越也。詳河西下。邕容。綏建。故略越也。漢人謂越近海。多犀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豈但然乎。陽德之盛。鍾為人文。衣冠禮樂。不於唐虞。聲教。暨南交。始邪。余聞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皆有大功德於民哉。夫句踐在春秋。書於越。入吳。夷之也。其時越之人。蓋有為苦身戮力。深謀秘計。以報讎。棲之恥。號令中國。而尊周室者。即秦漢以來。賜氏之為。無諸。搖。趙氏之為。陀。為光。越人左右。毗贊之者。不少。至劉氏東西二京。功業文章之出。出于越之南北。七八千里。海至交州。益多矣。於是綜史牒。接遺佚。自周迄漢。百二十人。荒遐遼遠。大賢小賢。故備錄焉。章武黃初。下逮唐宋。別為紀載。不揣漏略。此則志百越先賢云。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長至日。嶺南歐大任序。

百越先賢志 自序

百越先賢志凡例

一 兩漢輿地志。吳越之境。皆會稽郡。別為丹陽豫章。故會稽之越。夏禹苗裔也。星散之後。為王為君。長濱於江南海上。百越之所。其君長所居地。實遠。至南海桂林。漢以後。州郡分隸。名以代殊。今志人物。原本百越。按其實也。慮風淮揚。在漢為東海臨淮二郡。雖漢志盡屬吳分。不得強同。
一 會稽秦置郡也。地最廣。斥漢分為吳郡。然地即太伯吳國。南方精華之學。蓋有孔門之教焉。今志所載漢之會稽。漢之南海。人士居多。諸郡什一。廣陵固。有郡平徐璆。淮陰固。有韓信。枚乘。舒。六國有英布。文翁。沛。上固。有蕭。曹。諸人。非可以吳分而並存。即子游。季札。亦不錄也。一志內人物。如隱逸。方外。俱依世代。並與功業文章之士。皆曰先賢。孔門且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為可師。故稱先賢。非故襲。陽者。併荆楚。陳留。先賢。而為斯編也。
一 百越人物。年歷久遠。前代記載。詳略不同。今小善必錄。不混其名。大賢功行。即馬班紀載。或刪繁。一。二。固所不免。志專於詳載。故不加論贊。

百越先賢志 凡例

見姑蔑之旂曰吾父之旂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處徒五千。王子地助之。彌庸獲無餘。地獲彌庸。越兵至。王子地守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於姚。遂入吳。吳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其人告敗。惡其聞也。斬七人於幕下。姚在幕下。姚在幕下。

大夫種

文種。字子禽。官大夫。吳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與之共越國之政。種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筮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不亦晚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與官士三百人。卑事夫差。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夫差用大宰嚭之言。赦越。勾踐反國。苦身焦思。坐臥飲食皆廢也。問於種曰。伐吳何能有功乎。種曰。伐吳有九術。尊天地。事鬼神。一重財幣。以遺其君。二貴糶粟。以空其邦。三遺之美好。以勞其志。四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榭。以盡其財。疲其力。五遺其諛臣。使之易伐。六強其諫臣。使之自殺。七那家富而備器。八堅厲甲兵。以承其弊。九勾踐曰。善。種行貨粟。以下其事。子胥諫不聽。再修下吏之獄。夫差受殿材而起姑胥之臺。樂美女而納西施。鄭且。落復讒子胥。夫差大怒曰。伍員託子鮑氏。果欺寡人。反明矣。使人賜種劍以死。因任諸政。越乃與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擒夫差。而戮諸與其妻子。史記。吳王夫差。越絕書。卷一。

百越先賢志卷一

歐冶子

明 順德歐大任 檳伯撰

歐冶子。越人。與吳人干將同師。俱能為劍。越王允常。使造五劍。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鑄。出之有神。報之有感。可以折衝拒敵。楚王召風胡子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寡人願齊邦之重寶。因吳王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之吳。見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風胡子奏之。楚王見而大悅。問曰。此三劍何物。可象其名。為何。風胡子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氣如流雲。如流水之流。欲知工布。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摧。文若流水。不絕。竹節開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三年不解。楚王引泰阿登城。應之三軍。破敗。流血千里。晉鄭之頭。舉白。楚王曰。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各有使然。當此之時。鐵兵神也。大王有聖德。楚王曰。楚人聞命矣。越絕書。卷一。

時無餘瀝陽

時無餘瀝陽。越二大夫也。越伐吳。為二陸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皆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

計倪

計倪者。先秦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越王勾踐既反國。欲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計倪曰。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貧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故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越王曰。反國五年。豈不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冀聞報復之謀。計倪曰。與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不可以戰。越王曰。孤聞先生明於治。欲聞其術。以為教常。計倪曰。省賦斂。勸農桑。因務積。以備四方。毋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臣即王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體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積。三歲。處水則數。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早。故散有時。積維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積。六歲。一康。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為之豫備。湯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九年。水而民不流。越王曰。善。大夫扶同。苦成。嘗與孤議於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先生言獨與孤比。請受教焉。計倪曰。羅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財不出。故羅石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越王又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忠無功。越王著其法。治收江南七年。而禽吳也。史記。越絕書。卷一。

薄中與高階處莫肯為秦夜殺離秦乃發適成以備之祿留揭嶺長子孫揭陽令定其後也。據此記。漢水經注。

梅銷合傳胡吉梅傳附

梅銷越人其先越王子孫也。避楚在丹陽單鄉。更姓梅。居梅里。周末散居沅湘。秦併六國。越後稱王者。陰峇陵往南海。銷從之。至嶺南家焉。乃築城填水上。奉王居之。謂之梅將軍城。姓其嶺曰梅嶺。秦之亂。番禺令吳芮得江湖民心。號番君。江中集盜數千人。皆歸之。百越已皆畔秦。推推傑為長。遂長銷。下令舉兵。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密將之。戰則編為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統其乘歸。留其將康勝兄弟守嶺。行見內勸從。沛公伐秦。萬道銷將百越兵應諸侯。至南陽。遇沛公與攻折。鄧降之。胡害毋餘二人者。皆為沛公都尉。從破秦及楚漢相王。以萬率百越佐諸侯入關。故立萬為衡山王。都郢。而銷為萬將。功最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食益以南諸邑。謂之益侯。項籍死。高帝以銷有功。從入武關。二都尉又皆擊項籍有功。比益侯。胡害封益侯。毋餘海陽侯。據此記。漢書。

公師昭

公師昭者粵人也。越王無疆為楚所敗。其子孫遷處江南海上。周赧王時。有自立為王者。隅以無疆初避楚居東武。有惟山浮來。鎮歷其地。因名東武山。乃往相度南海。將依山築南武城以擬之。而越王不果。遂時三管惟魏最強。越王與魏通好。使隅復往南海。求犀角象齒以修厥。久在嶺外。乃得諸琛。併吳江樓船。會稽竹箭。獻之魏。魏王乃起師送越王往荆。棲之沅湘。於是南武疆土。為越貢奉邑。稱雄交廣矣。據此記。漢書。

張買

張買粵人也。父戊以越騎將軍與華無害從高帝起。留入漢定三秦有功。未及封而死。買少善射。知書。拜中大夫。孝惠帝時。侍游苑池。鼓楫能為越語。時切規諷。不自言父戰勳。高后稱制。丞相審食其乃言買父戊從軍時。勞勳與終陵侯華無害同。而身死。子未有食邑。於是封買為南宮侯。傳其子生。遂家長安。建元初。有罪奪爵。光和中。粵民祠買。祠曰乘正云。據此記。漢書。

鄭嚴田甲

鄭嚴田甲武帝伐南越。二人首以越人歸漢。帝令越人善射馳馬者為越騎。使二人將之。並封歸義侯。號其衆為越侯兵。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澤國。占者謂南方兵兆。會呂嘉作亂。遂命四將軍乘十萬征南越。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甲為下濊將軍。下蒼梧。嚴善將兵。而甲苛急。衆未得前。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已平南越。開九郡。當是時。東越亦反。詔嚴與甲即以越侯兵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成入東越。東越平。二人不加封。以前道還。故先是韓安國坐法抵罪。田甲獄吏也。奉使至東。嚴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誠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據此記。漢書。

何道 何道越人歸漢者也。為地襄侯。元鼎五年秋。伐呂嘉時。受詔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下牂牁。江。會番禺。因建為發南夷兵。為且蘭夷。會隔濱道。故兵未下。南粵已平。帝便令道征西南夷。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誅且蘭平之。開置五郡。亦以前稽不封。據此記。漢書。

畢取

畢取 畢取定於黃同。韓說為案道侯。橫海校尉劉。顯為綏樂侯。督粵人。據此記。漢書。

都稽

都稽 都稽也。元封六年冬。伏波樓船二將軍討南越。縱火燒城。伏波為督。以待降者。樓船力攻。反。而入伏波營。連日。城中皆降。呂嘉建德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伏波聞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稽。知嘉必東走高昌。得之。為臨蔡侯。伏波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封海常侯。據此記。漢書。

嚴助

嚴助 嚴助會稽人。嚴忌夫子子也。都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對。助是獨擇助為中大夫。是時征伐西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公孫宏起。征步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誦。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奇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聞越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大尉田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不足煩中國。救也。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拔。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乘何。但越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大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適道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距不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遣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粵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南將軍大發兵。誅閩越。淮南王安書請止兵。而漢兵已出。嚴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降漢。兵能上嘉淮南之意。令助諭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令諭淮南王告越事。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欲守會稽。上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若朕承明之。處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閩焉久不開。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息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頗數十篇。及淮南王反。與助相連。廷尉張湯論誅之。竟棄市。據此記。漢書。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也。家貧，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東薪行且誦書，妻亦負薪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誦道中，買臣益益疾，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薪出，故妻與夫俱上家。見買臣，呼飯飲之。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川乏，上計吏卒更乞旬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禁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處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綌夜行，今予何如？買臣頓首辭謝，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送迎，車馬百餘乘。人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妻，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一月，妻自經死。買臣於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其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粵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坐法免復為丞相長史。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張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追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非為禮。買臣深怨，皆欲死之。遂發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官至都守右扶風。

鄧必

鄧必，粵之番禺人。有謀略，權勇。武帝元符末，交趾郡刺史羅宏舉茂才，為屬國都尉，尋為南海郡丞。至日南太守，善於柔遠，民夷懷之。卒葬馬鞍山。後建武中，馬援南征交趾，徵側徵武，駐兵南海，開拓土宇，至此每風雨，聞人馬之聲，趾之得必。廣州舊志云。

孫豹

孫豹，會稽人。父幸，武帝末為珠崖太守，調廣幅布厥之，蠻不堪役，攻郡殺幸。豹合率善人還復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後漢書孫豹傳。

吳嘉

吳嘉，字子公，陽山人。少以材勇為兵，率中宿淮浦關，嘗親侮至濱陽，招徠流徙，民感其仁。姓所駐山曰吳山，云後徙廣都郡，咸聞夜郎，邊郡太守，為夜郎竹王立後，天子從其請，由是蠻裔畢服。昭帝元鳳五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桂林、交州。嘉欲往廣鬱就田，斷不許，惟令墾近土，處居番禺之西，有江浦焉。民服其不私，五世孫雄，官光祿勳，桓帝元嘉元年為司徒，永興元年罷。廣州舊志云。

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強執習外國事，自張塞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授春官。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勢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諷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舉臣莫敢正言。福上書，不納。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又上書言之，和二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廣州舊志云。

何丹

何丹，字伯張，滇陽人。成帝鴻嘉初，鄉里舉茂才，為合滄長。累遷中散大夫，以言忤王莽，出為松滋令。慈祥堂弟愛民如子，有嘉禾連穎之瑞，及卒於官，邑人哀憫，擇河西勝地葬之。歲六月二日，民鬻粟不絕。州郡聞之，表其墓。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遣安車元纒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西曹掾侯子道奉書，願屈語。光不起，床上箕踞抱膝，發書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道卿來，何言子道傳語？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投札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其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竄，封妻妾，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道，舊故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深增於往，因共低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殺牛解。廣州舊志云。

百越先賢志卷二

陳元

陳元字長孫，齊封川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讓，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曰陳氏春秋。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誥，銳精思慮，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相諱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察經書，雖每臨朝，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殺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既守舊聞，固執虛言，傳授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晉不合衆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常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豈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豈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方今于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存顧儒雅，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異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元以才高著名，尉司空李通府時，大司徒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疏論不宜使有司察公輔，帝從之。李通罷，元復辭司隸。馮府數陳當世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卒於家。按後漢書文選卷四

沈豐

沈豐字聖通，會稽烏程人。永平中，為郡主簿。遷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法，罪人詞訟，初不厭聽。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扑不舉。市無刑戮，倏夜有過，亦不暴揚。有善必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在官七年，建初間有紫芝甘藷之瑞，論者以為皆豐治化之應也。按會稽典錄

顧奉公孫松

顧奉公孫松，子松，字松，後漢人。順奉公孫松，俱會稽處士。有行誼，獨郡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薦之。奉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諸有行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先是郡有高士董子儀，會稽都尉任延敬待以師友之禮，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上虞朱俊亦明經舉孝廉，蓋與奉松先後表著者也。按後漢書

陳崑

陳崑字子公，山陰人。崑與紀伯為鄰，伯竊崑地，自益。崑不校，徒徙地與之。伯慚，歸所侵地，崑辭不受。遂為大路，鄉里上其事。刺史行部，崑問之，崑曰：鄉自有地，崑無所讓路也。刺史表其里曰風義鄉。按後漢書

鄭宏

鄭宏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鄉耆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著竹郵，舉孝廉。宏師同郡河

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贛引及贛，贛被收捕，疾病道亡。妻子閉繫，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權相連及，皆變姓名以逃。贛獨號，負負負，贛上章，為贛訟罪，贛宗覺悟，救其家屬。宏躬送其喪及妻子，還鄉里。縣是顯名，拜為騎令。遷淮陰太守，消息縣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而雨，白鹿方道，火穀而行。建初初，四邊為尚書令，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宏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宏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崇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賦轉運，皆從東治，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保。宏奏開零陵桂陽峽道，於是夷通，運為常路。在職二年，省三億萬計。永和元年，代鄭彪為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竇憲，帝詰讓宏，因乞骸骨，病卒。敕賜巾布衣素棺殮殮，以還鄉里。按後漢書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永平末，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敬嚴嚴，匡弼得失，每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與初奏上，帝善其能，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五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定，乃選通儒，講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授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按後漢書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記憶。肅宗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嘗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入吳，得其書，帳中秘玩，以為談助。王朗守會稽，持還許下，人稱其才進。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交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隨神自守。永元中卒。按後漢書

楊孚

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和帝即位，用兵匈奴，孚奏言創造用武，守業尚文，故周勝成，則有載張干戈之頌。太宗息兵，嘗言自勝衣冠，不及兵先帝繼述，虜來則應，未嘗先伐。故孝章之禮，追配孝文。詩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又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二帝之謂也。願陛下下繼美祖宗，毋輕用武。永元十二年，早災，令在廷議政令得失。孚曰：漢制郡國之士，肄誦孝經，察其志行，選舉孝廉。故帝必稱孝者，躬行化率也。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之。然今時公卿大夫，權父母憂，不得去位，而黎萌孝悌力田，反得爵祿，非所以為民表儀也。且郡邑侵漁，不知紀極，貨賂通于上下，治道衰矣。宜詔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喪，而吏治必務廉平，以勸選舉之士。庶幾克誠小民，副承天意。帝從其議。然有司假勢行邪，其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者，重罪之。賜天下男子為後者，爵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縣鄉孤獨，篤疾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時南海尉交趾都尉史夏則巡行封部，冬則還奏天府，舉刺不法。

蔡毋俊

蔡毋俊會稽上虞人也。少治左氏春秋。永初中。舉孝廉。拜左校令。出為交趾刺史。元初三年。合浦蠻夷反。毋俊遣御史任連督郡兵討之。後保障蒼梧。乃往戎行。所向摧靡。功當封賞。上書歸功命使。自謂致寇當誅。安帝下詔美之。其後同郡虞翻。稱俊拔濟一郡。讓得士之封。謂此也。按交廣記。合符。與傳。吳志。蔡毋俊。

陳臨

陳臨字子然。南海人也。家居海上。體俗荒陋。臨學覽經典。行誼卓然。郡舉孝廉。永建中。官至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導民孝悌。民有遺腹子。為父報讐殺人。吏所捕獲。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產一子。郡人歌曰。蒼梧府君恩廣大。能令死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建安中。徵為廷尉。郡每以五月五日。祠臨東城門上。令小童潔服舞之。按太平御覽。臨。臨。臨。臨。

李進

李進字子賢。高興人。世農家。進獨明悟。誦通經傳。力耕時。嘗有一雞。毛色五彩。倏然而來。及去。莫知所往。以其無主。目為客雞。云。是年禾稼大熟。進得補郡功曹。累遷騎都尉。永和二年。荆蠻反叛。進進為武陵太守。帥兵往討。大破之。進簡選將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中平間。代賈琮為交趾刺史。奏請依中州例。貢士。後阮翠以茂才仕。至司隸校尉。交趾人材。得與中州同選。實自進始。其子孫蕃衍。布在交廣。多仕至大官。高興人遂以客雞為祥。比諸陳寶焉。按黃華文。廣記。後漢書。太平御覽。李進。

龍邱葵

龍邱葵。太末人。隱居山中。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不至。更始初。任延為會稽都尉。掾吏白請召葵。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有伯夷原憲之節。遺功曹奉調。修書記。致醫藥。使者相望於道。葵乃詣府。拜謁。曹祭酒。其際居九石特秀。林木色。丹如蓮花。復有巖穴如廳。窟中有石床。因其曰龍邱山云。按後漢書。風俗通。龍邱葵。葵。

百越先賢志卷三

徐樹

徐樹字敬卿。會稽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明。遷小黃令。時陳留遺蝗。野無遺草。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樹他事。樹去官。蝗即日。至刺史。魏謝令還邑。蝗即去。後為長沙太守。按孔融。會稽。徐樹。樹。

濟蓋敬伯

濟蓋敬伯。會稽人。受章氏詩於淮陽薛漢。當時言詩者。推漢為長。敬伯與隗為杜撫。鉅鹿韓伯高為弟子。最知名。又無錫高彪。常訪馬融。覆刺遺書。及隗督軍御史第五永作箴一篇。議郎蔡邕等美其文。以為莫尚也。按范曄。後漢書。漢書。事。實。此。新。詩。參。參。

劉熙

劉熙字成國。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覽多識。名重一時。薦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謂之徵士。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乃即名物以釋義。推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釋名二十七篇。自為之序。又著陰法三卷。皆行于世。建安末。卒於交州崇山下。有劉熙墓云。按交廣記。文。劉熙。熙。

孟晉

孟晉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蘇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

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言之太守。太守不為理。嘗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寃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觀誣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刑誣女而祭婦墓。天果雨。穀稼以登。皆後策孝廉茂才拜徐令。滄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父趾比。通商販買。糧食。先時守宰並貪穢。詭人探求。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貧者死餓於道。嘗革易前職。求民病利。不踰歲。去珠復還。商貨流通。百姓賴焉。被徵當還。吏民攀請。求不得進。乃載民船夜遁。去隱窮澤。身自耕備。鄰縣士人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問郡楊喬上書。薦之。竟不見用。卒於家。據水滸縣志

黃昌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家本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刺史行部。見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好發奸伏。人有盜其車蓋者。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老多侈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師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震。皆奔走他境。視事四年。遷陳相。遷河內太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據後漢書

彭修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母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西部都尉。嘗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愾怒縛意欲殺之。掠吏莫敢說。修排闥入拜於庭。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擊毀欄檻。自非賢君。安得忠臣。今慶明府有任座朱雲也。意遂原意。罰貫獄吏罪。州因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出討賊。賊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即降散。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據後漢書

魏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持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徐徵。徵字君求。滄浦人。少方直之行。持守不撓。通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為郡督郵。時常侍唐

徐徵

衡安橫。京師無所與較。遣賓客至香楮。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號者。已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附獄。主簿守閣。懇白曰。此人恃強質買。既侵百姓。又汚婦女。徵上念明政。破刑申脫。今不使治郡。使無爪牙之吏。後將郵當徒。踐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短小而果。世謂智過其軀。居常以日南張重白擬云。據交州記

申朔

申朔字元游。蒼梧人。性廉慎。常著布襦布袴。不事綺紈。鄉邑歎慕之。舉孝廉。為九真郡尉。後擊賊有功。民頌其德。據臨允

張武

張武者。會稽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死。亡失屍骸。武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醮號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還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哀慟絕命。據後漢書

陸績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幼孤。仕郡戶曹史。歲荒民困。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贖民體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一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績。辟為別駕從事。病還。為郡門下。是時楚王英謀反。陸疏天下善士。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徵與詣廷尉獄。績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驥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不堪苦楚死者大半。唯績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至京師。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績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怒。召門卒。將案之。績曰。因食餉羹。請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績曰。母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績母果來。於是上書說績行狀。帝即赦與等事。還鄉里。然績終老病。終長子稠。廣陵太守。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襲。連徵不就。襲子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徵拜議郎。出為廬江太守。獻帝時。天下大亂。臨終。屈指庚子歲。天下鼎分。謂少子績曰。從今以後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晉太康平吳。蓋其家傳象數云。據後漢書

戴就

戴就。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戴就。道都從事。詳安案倉庫。領收。就於甌縣。獄幽囚。考極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銀斧。使挾於肘腋。覆船下。蓋以馬通。以大鍼刺指爪。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若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曰。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衛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誘其君子。證其父。詳安庸。賊性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殺。安深奇其壯節。解械。美談。表其言辭。解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龍。舉就孝廉。光祿主事。據後漢書

唐珍 字惠伯，桂陽人。幼聞讀書，即能記誦。天性恬淡，寡欲。荆州刺史庾亮甚稱重之。及就辟召，累官太常。唐珍二年，代楊賜為司空。嘗奏請沿海立城，以防夷寇。天子不從。自言先世家本穎川，大父南徙，已居三世。同族有中常侍，與左官等竊弄威福，當呼珍為弟。珍恥之，然衡有弟方為京兆虎牙都尉。珍謂所親曰：彼已有虎牙弟，又奚用弟我為耶？自是陽稱不復出言。遂以久病歸。素師事郡人成武丁，得黃老養生之術。閉戶呼吸，元化人罕接焉。光和二年卒。鄉人屢見其出入山水間，立廟祀之。號唐司空廟。太平御覽：人代紀事。范曄：唐志：涪川志。

朱備

朱備，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以孝養名。好義輕財，用母給帛，為友人償債。母責之，備跪對曰：小捐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縣長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章毅。後太守尹端以備為主簿。蘇平初，端坐討賊失利，罪應棄市。備編服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免死輸作。端喜降免，而不知其由。備亦終無所言。舉孝廉，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奏賊並起，收守賴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初元年，拜備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筋，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備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賊破之。進封西鄉侯。董卓之初，平四年，為太尉錄尚書事。以日食策免。持節鎮關東。長安中亂，留拜大司農。郭汜、逄質等備，備素剛，即自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魏志：安後漢紀。范曄：太尉錄尚書事。人代紀事。

謝夷吾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舉孝廉。為壽張令。稍遷荆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呂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猶舍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有忠教之操，躬躬之節。董巨嚴綱，竭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流，化若神。爰收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節能，為外臺之表。聽察實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積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宏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進退，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偷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梁。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合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庸，器非其時，尸祿負乘。

夕陽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管免悔。夷吾先在荆州，能決斷罪疑。行都到南陽，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賜有詔，收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戒，長吏勿廢。儀朕將覽焉。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其善績著於州郡。有如此。漢書：水滸縣。

賀純

賀純，字仲真，會稽人。先慶氏也。少博學，精於十辟公府。三舉賢良，不至。後徵拜議郎。侍中時，避安帝父諱，改姓為賀。數陳災異，上便宜數十事。多見省納。遷江反太守。徐州牧齊中，皆令邵督其後也。魏志：齊中。

董正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就術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詣其廬。時齊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終年未，張角、袁術起，天下亂。正每觀天象，知漢歷之不久。輒掩涕太息，或勸使出仕。歎曰：潛龍以不見為德。君子以藏寶自完。吾惟蹤時，何適相迫耶？賦性高潔，貧寒不感。志在規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即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游鄉閭，或為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名，不遠千里，徑來投正。正與同志，思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病。篤。正呼遂曰：南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視曰：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為停柩於堂，殯斂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為都會，商賈浸集。買遷易，以致富。加以夷獠聚，習尚輕悍，鬪爭射利。未嘗知學。或正清白，儉俗自爾。日變建安中正。葬番禺之東。乘為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南海太守袁宏，追想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墓祭權。牧。魏志：南海。廣州先賢傳。太平御覽。

陳源

陳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為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餽安不至。同舍人餽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聽。由是知名。後為尚書郎。習練故事，為九卿所重。故人有語源欲通也。直者源絕口不容。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污我，從此與君絕矣。源直遇隆寒，擁敗絮，震掉戰栗。吏獻裘，堅却之。從司徒上書言事，權貴得罪，廢于家而卒。魏志：文。廣州先賢傳。太平御覽。

趙暉

趙暉，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官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暉恥于斯役，遂乘車馬去。到健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備服。暉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暉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靈，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遠京傳之。學者咸誦焉。魏志：水滸縣。趙志。

韓說

韓說，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官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暉恥于斯役，遂乘車馬去。到健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備服。暉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暉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靈，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遠京傳之。學者咸誦焉。魏志：水滸縣。趙志。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灾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說言於靈帝云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又上封事規期宮中有灾至日南宮大火遷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百越先賢志卷四

羅威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淳樸嘗特即知禮讓八歲喪父哀毀如成人事母至孝勤身苦體以備供養怡顏適言未嘗返聲腐色朝暮供侍奇果珍味隨時進前母年七十天寒常身溫席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留蚊蚋恐去留母制行雅飭口不挂俚褻之言足不及富貴之門待妻孥如嚴賓先世遺以負郭之田力耕以自給非其力不食也鄰家牛數犯其穡威刈芻濟納其門而去牛主驚怪陰使人廣求乃登是威感其長者出遇老稚負戴於途率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異其行辟署門下史威辭不就強之頗力遂偕母遷於增城縣界去還復故居母喪泣血背立日進糲米食蔬醯者三年既葬結廬於墓朝夕盡哀白鹿止其墓側馴擾如家所畜世以為孝感所致威與同邑唐頌篤行齊名王僧孺之為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有曰此墟三閩輿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別分星臺郡風序泱泱衣冠斯盛其川嶽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蠶翠羽孝賢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贊自是高尚獨往相望於岷嶽懷仁抱義繼跡於前史蓋以廣之多賢由三數公倡之也

唐頌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遭遭父母喪摧毀幾至滅性逮躬負土為墳於墳左為小廬覆以苫

夫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朝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甘露降於家樹舉郡禮聘彌月不已人或訪頌見白鹿拾食處次如養畜咸異之稱頌為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不純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齋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輒捧手而泣人始以為矯及察之極皆然而後知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郡察孝廉仕為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中雜以民夷號難治頌鋪以太和不事威尊性強拊柔惠及羸羸民咸其仁無便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南齊永明中范雲為廣州刺史遣使祭孝子羅威唐頌諸墓蓋以厲俗也廣人立祠祀威頌其祠今不存

顏琦

顏琦字孝異蒼梧人居母喪獨身立墳墓歷年乃成手種松柏成行哀毀踰制感物通靈有飛鳥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南齊永明中范雲使祭琦及丁密蓋

丁密

丁密字靖公蒼梧人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菜果不食毫髮之饋不受於人父喪廬於墓側有雙鳧游密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三年歸舊廬一宿雙鳧復至游戲池中

顏烏

顏烏會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羣鳥銜土助之其物皆傷因以名縣

費汎

費汎字仲慮吳興人以孝廉除郎中屯騎司馬出為蕭令視民如子先教後罰為令九年百姓移風惡慝不作姦寇不生三歲不斷獄顧祥感應時沛有蝗獨不入界由此顯名朝廷嘉之拜梁相子風字伯蕭言不失典術行不廢短度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尹舉風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復宰堂邑風退已進弟不營榮祿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悉與弟息行義高郡卓不可及

徐稭

徐稭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外學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非儉慈讓閭里服其德化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稭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稭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又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稭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實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並不至稭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瓊卒歸稭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稭也還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柄不遑事處及林宗有母喪稭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蓋帝初欲蒲輪聘稭會卒年七十

徐登趙炳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巫術。東陽趙炳能為越方善禁咒。時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漢溪水。水不為流。炳禁樹。樹即生。炳禁人。人不能起。炳禁虎。虎伏。以大釘釘柱。人尺許。登氣吹之。釘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以益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二人相視而笑。其行其道。為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人為立祠於永康。曰趙侯祠。蚊蚋不入也。據後漢書。炳字。吳。吳。

盛憲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舉孝廉。補尚書郎。器量雄偉。與兩弟宏仲總為一時名士。路逢童子。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憲載歸。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拜母。憲遷吳郡太守。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愛其不免。乃移書論之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漂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存。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蹙。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云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於是徵憲都尉。詔命未至。果為吳所害矣。據漢文選。志。卷。卷。

沈瑜

沈瑜。烏程人。與弟儀少有志行。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盛孝章撫慰之曰。汝並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遠。制自取滅。性邪。瑜早卒。儀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守道不移。州郡交辟。不就。

姚文式

姚文式。合浦人。雅好誦讀。博通古今。建安中。舉茂才。仕為交州治中。時步騭為刺史。初到南海。覽土地形勢。歎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郡也。乃問尉陀。尉治人莫能知。惟文式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謂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牁下。牂牁。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越也。泰并天下。略定揚越。開南海以誦徒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翊。聞陳勝作亂。召龍川令趙陀。告以大謀。置卒。陀行南海尉事。乃拒關門。設守。番禺其

所都也。後漢。葉朝蓋在州城東北三十里。則宮近是矣。蓋望得其處。遂立城郭。以建州治。綏和百粵。遂川寧。集文式之功也。據沈瑜傳。南越志。水經注。卷。卷。

吳錫

吳錫字叔山。揭陽人。漢末。察孝廉。為安成。長孫權使呂岱取長沙郡。錫據縣以拒之。權遣魯肅攻圍。錫突去。曰。錫受天子命。為長知。有漢不知。有吳也。後權統有交廣。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錫傷而不見。錫亦不復仕。據黃華文選。三國志。卷。卷。

衡毅

衡毅。蒼梧人。負勇謀。與同郡錢博。皆為郡太守。長沙吳巨所信用。建安末。天下大亂。荊州牧劉表。以賴恭為交州刺史。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巨遂恭。恭奔零陵。隨將至。使人諭巨。巨納隨。而後圖之。隨如巨與都督區景謀。乃召二人入計。事即於中庭斬首以徇。衆遂治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毅與博念。巨部曲舊恩。且隨之來。非漢命也。乃與兵流。隨於蒼梧高要嶺口。與隨軍戰。幾為所敗。會毅少卻。隨乘之。毅與衆皆投水死。死者千餘人。無一生降。毅博恩。義結人。詎但勇謀而已。據三國志。水經注。卷。卷。

士燮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賜。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順川太守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舉茂才。除丞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先為都督郵。刺史丁宮徵。燮為司徒。辟壹。壹作亂。入關。壹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繡。領九真太守。繡弟武。領南海太守。雙。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爽書。具其稱譽。武生病沒。獻帝開張津死。賜燮。燮。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天下喪亂。交州實職不廢。復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奉步騭節度。孫權加左將軍。賞其子。燮在郡四十餘年。黃武四年。卒。其父子兄弟。著名南土。車騎出入滿道。夷人夾道焚香者。常數千焉。據文選。三國志。卷。卷。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為孫策功。尊待以交友之禮。漢召為侍御史。專操辟司空。嘗不就。翻與少府孔融。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視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時。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每不悅。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白起行酒。翻伏地。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力諫。翻由是得免。權因收左右。自今酒後。言殺。俱不得殺。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寓南粵。王建德。故園。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嘗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

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大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乘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十一子。第四子。名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琳廢立時。欲入宮。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世洪對曰。明公上安宗廟。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世洪不憚。竟立休後。為散騎中常侍。監軍使。討扶嚴。以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卒。據三國志。會稽縣志。交州志。

李祖仁者。合浦人。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親理家。並以慈孝廉讓。吳神鳳初。交州上其事。詔賜府三級。郡人因名江曰慈廉。據郡志。交州志。

王範。南海人。好讀書。有鑒識。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繇。曰。見彈織而弗避。非靈禽也。處亂世而求聞達。非知士也。人以爲名言。晉平吳後。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置大小中正。俱以本土人爲之。刺史熊曉。以範爲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皆慎與論。範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交廣二州春秋。據晉書。廣州志。

黃舒。東莞人。事親至孝。盛暑未嘗脫冠帶。人以純孝稱之。父卒。躬負土爲墳。結廬藉苦。以居其側。母喪亦如之。聞巷謂舒生能致養。沒能致哀。今之竹參也。因目其居曰參里山。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云。據廣州志。

陶延。字世贊。番禺人。父某。先爲交州刺史。教夷人以婚姻。國境化之。留從子居廣州。遂生延。材兼文武。晉元帝時。以功至伏波將軍。湘賊杜敏誘五溪蠻寇武昌。延將兵大破之。據晉書。廣州志。

張魴。字叔魚。始興郡人。明帝太寧初。舉孝廉。成康中。爲合派令。三年化行。民詞頌之。有白鹿羣。其治取其一獻之。民因魴所築城及城南有岡。皆以白鹿名之。據始興志。及南越志。

姚成甫。番禺人。幼聰悟。以學義知名。及長。州郡皆不就。性就山水。不爲世事所嬰。吳刺史陸胤。苦南海水鹹。導泉爲甘溪。後沒淫。成甫復浴之。晉成安中。採菊於菴蒲洲。遇一老父。教之服菴蒲。曰。此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成甫如其言。築室甘溪之上。年八十餘卒。據水經注。廣州志。

黃恭。字義仲。南海人。刺史鄧僧錄爲記室參軍。轉封山令。州察孝廉。舉爲佐著作郎。父薨去職。服闋補廣州大中正。蒐緝王氏交廣春秋。補其遺漏。後復廣爲十三州記。世傳其書。族子整爲平越司馬。王文詞。據廣州志。

阮謙之。徐聞人。家本陳留。曾祖放爲交州刺史。留一子居肇雷水上。至謙之仕郡功曹。遷爲將軍。元嘉初。從征林邑。王大敗之。謙之振旅而還。其子孫多居遂溪。今猶有阮家村。據林邑志。水經注。

廖沖。字清虛。桂陽人。舉秀才爲梁郡主簿。武帝招徠天下名士。沖與焉。湘東王就國。請爲常侍。凡王所爲。多規諫之。日見疎薄。即浩然挂冠歸。結廬靜福山。托迹黃老。卒年九十七。據梁書。魏書。

馮融。新會人。世爲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鎮於俗。魚游之墟。絃誦日聞。每行都所至。樹會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曰。馮都老矣。子高梁太守寶。婚於郡大姓沈氏。俚人益受約束。隋平陳。嶺南共推沈氏爲主。寶子僕。孫益。據廣州志。

洗勁

洗勁。南海人。家本武帥。至勁讀書。尚節操。爲廣州中兵參軍。盧循攻廣州。勁出戰。城陷爲循所執。循欲釋而用之。勁叱曰。賊奴欲凌國士邪。遂遇害。刺史吳隱之上其事。義熙中。追贈始興太守。曲江縣侯。諡忠義。據廣州志。

馮融。新會人。世爲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鎮於俗。魚游之墟。絃誦日聞。每行都所至。樹會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曰。馮都老矣。子高梁太守寶。婚於郡大姓沈氏。俚人益受約束。隋平陳。嶺南共推沈氏爲主。寶子僕。孫益。據廣州志。

章善道。字守約。南海人。博學能詩。少爲縣吏。節度使張九章奇之。俸佐書記。遂通三禮。爲零陵令。遷柳州太守。有八子。長注。遜跡不仕。闕國鑿池朝臺之陽。號章隱居家。據柳州志。

莫宣卿。字仲節。開建人。宣卿幼即博敏。一日與羣兒戲。題詩有云。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羣。人大奇之。構書屋於麒麟山下。大中五年。狀元及第。授台州別駕。以母老乞歸。賜其鄉曰錦衣。縣之金樓村。有讀書堂。片玉亭。據開建志。文獻通考。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先是步登高臺。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蘇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濱三隱。據羅浮志。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先是步登高臺。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蘇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濱三隱。據羅浮志。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先是步登高臺。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蘇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濱三隱。據羅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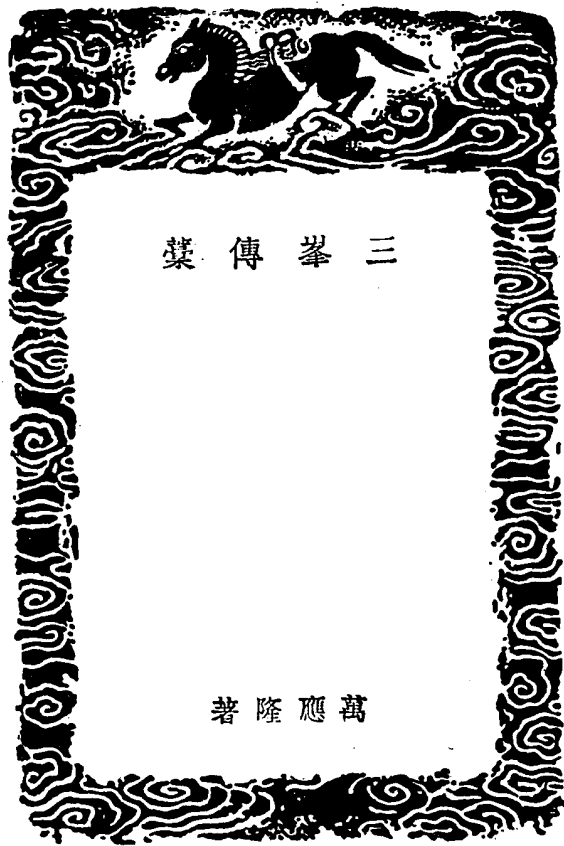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先是步登高臺。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蘇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濱三隱。據羅浮志。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先是步登高臺。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蘇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濱三隱。據羅浮志。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先是步登高臺。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蘇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濱三隱。據羅浮志。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成通末。登進士第。先是步登高臺。得玉麟。後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亡何。拂衣歸隱。至德令周。蘇與環友善。又有黃隱居者。家於朝。往來羅浮。與環莫逆。時稱南濱三隱。據羅浮志。

右百越先賢志四卷。明顧憲成。大任。積伯。撰。按此書。明史。明史稿。藝文志。無。茲國史經籍志。均已著錄。蓋單行之本。而流傳絕少。此本附刻於歐虞部集中。即以冠詩文之首。特拈出重梓之。每條備注出典。惟章善道。楊環。兩傳缺焉。即仍之。東漢陳元有二。見儒林傳者。傳費氏易。見列傳者。傳左氏春秋。列傳稱元者。梧人。詩司徒。歐陽。佩。府。經。典。釋。文。稱。京。兆。陳。元。司。空。南。開。祭。酒。是。二。人。里。貫。官。資。迥。不。相。侔。但。釋。文。又。云。京。兆。陳。元。字。長。孫。兼。傳。左。氏。春。秋。則。又。混。二。人。爲。一。于。後。地。志。遂。沿。之。此。書。錄。陳。元。傳。獨。言。傳。春。秋。而。不。言。傳。易。尤。可。謂。謹。嚴。四。庫。提。要。稱。舊。有。游。朴。刻。本。已。散。佚。第。存。鈔。本。第。二。卷。卷。套。奮。傳。蓋。地。鄧。盛。基。毋。俊。李。進。諸。傳。皆。殘。缺。陳。某。一。傳。殘。缺。尤。甚。而。此。并。無。缺。字。惟。載。郭。芥。周。儉。碑。中。缺。數。字。乃。仍。歐。陽。氏。集。古。錄。之。文。然。黃。通。志。亦。如。此。又。傳。蓋。地。無。傳。與。提。要。所。言。不。合。未。詳。所。以。辛。卯。秋。八。夕。後。學。伍。元。徽。謹。跋。



三峯傳彙

萬應隆著

三峯傳彙目錄

- 周儀部傳
- 金黃萬楊合傳
- 吳麻沈合傳
- 梁解元傳
- 方翰林傳
- 萬氏五君子傳

三峯傳彙

周儀部傳

金壇周孟巖先生名泰時。用名進士起家。以直節著聲。啓顧閩。其子鑄。字仲馭。號鹿路。領甲子。應天鄉試。解首。戊辰成進士。年未三十。蚤達矣。至死之年乙酉。凡十七載。卒於部郎。何其淹也。十七載間。家居之日多。朝居之日少。又嘗繫司寇獄。已而以獨立。羈臣。蒙赦出。復其官。然又不免於閹逆者之手。以賜緡。終江南建國何等時也。怪社沒之計不暇。而急修戶。覺天生逆類。並傾南北。抑大慘矣。鹿路自束髮讀書時。即發憤以綱常自任。好甄別氣類。雖居骨肉之間。尊者親者在前。不禁髮指齒裂。未或甘與之講。家人父子之誼。彼歲時伏臘。杯酒之懽也。方其解首南國之日。海內正人多。馳詔獄。狼狽都市。而侃侃不阿之士。出人意表。冠冕留都。識者蓋以測天意。未欲盡狀善類也。鹿路亦。獄以此自負云。吳有五人者。倉猝擊殺。提騎。慷慨就戮。吳人皆廢市巷哭。而鹿路為文祭之。辭旨尤抗烈。讀之者不寒而慄。閹孽後見之。雖悻悻不平。亦無不面如土色也。然處逆閹之世。得以四載玉全。豈非天意欲留之。昌正論於後。未欲以此時。遽死之哉。余嘗侍鹿路于三茅山間。抵掌促膝。縱譚世事。上下二百年間。大端咸方卓。練于楊郭楊左。周李萬黃諸公之死。未嘗不致怨于姚徐嚴魏。遺禍人國之醜。鹿路為切齒者久之。後乃流血修封事。為

三峯萬應隆著

遜國諸臣哀願廟典，朝夕可自是而清議益發，然知歸，同社倚為天垣，遠近通敏有志之士，爭悅出下其門，駁數千人矣。予曰：蓋節節，鹿籍曰：然卒不忍節也。諸賢既萃，人人欲有以自見，傲遂爾造，厲厲焉之志，倡為留都防亂之揭，予移書諫止曰：蓋真不忍節也，後不幸予言之中，使幸而言不中，先生亦終為國死耳。豈默默首久生者哉？甲中之變，方在籍，故少緩一死，欲與史閣部、張部院、戮力共效，未得其人，而事權已落宵佞之手，先生安然中黨人之法矣。苟少緩旦夕，則敵兵已入，臣主皆逃，然速亡社稷，苟全軀命，微鹿籍誰其願之，張許捐命于睢陽，亡何救至，亡何賊滅，論者尚為二公先死，幸謂天以完節付之也。況阻社稷以延其生哉？等死耳。遲速復何論，其生也有為，其死也有故，鹿籍周儀部之謂也。

贊曰：先生之生，宵人畏之，先生不恨也。沒而楚之私史者，謗之，吾友沈耕巖大聲昭雪，生死交誼，不其輝乎。

金黃萬楊合傳

死國一也，或在數年之前，或在數年之後，或自靖密室，或狼藉都市，等死也。然都市為尤烈矣。甲申誓節諸公自有國史昭垂，無慮不彪炳後世，後之因事而死者甚衆，予不能盡紀，紀其目見而著者，新安有金子駿先生，先生起自孤微，力振文章，衰靡之習，以瀾氣雄天下，是科成反崇，顧首科也，讀其文，人人有顧廉儲立之意，又喜其與姪奸起廢諸善政相會，蓋蒸蒸思治矣。已先生讀中祕書，且久厭承明之虛，忿武德之不統，上書請任戎事，然其事不成人，皆謂借申市撤之，然申甫即能有為，或至暨聲生色事亦必不成，蓋積衰之勢，而黨人機奪之者盛也。使先生獲與同志，連茹居政府，獎用廉善，布在有位，樞密薄賦，民得各安其所，則盜賊何至日熾，社稷何至遽傾，生民何至盡喪也。吳天不弔，徒速國破主亡之後，令赤心白面，奮生起而躬履戎務，論皆以附豈不深可悼乎。方其奮義新安，士俗勸激，莫不輸貨恐後，然其大家各治一軍，農相帥一衣，旌器甲，非不鮮美可觀，顧卒不棄齊人，靡固志，聞馬驟之聲，委而去之，而先生獨以一身從容會伴，無有意色，其素所籌慮定矣。被俘行，而其門人江天乙急買一女買米置其家，拜辭老母，從至南都，誓不獨生，此與閩之八士同殉，石齋先生，無一人變志者，何異哉。

石齋黃先生，閩人也。以壬戌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好讀書，厲清操，士鮮有出其右者。吾鄉鄭家宰督學，八閩，擢冠數郡，數郡同試者，皆心折不敢頡頏，所為文自成一家，著有易測、廣大、奧密、方混、濼初、啓天、日濼、萬里、地日、厚萬里、若足擬先生之高深矣。入仕二十年，以清節懸議，簡在帝心者久之。然所言皆中，黨人憂害故黨人深嫉之，毀謗時聞，以故受眷，屢受禮亦殷，朝居日，穿籍居日多，奪官昇獄，賜賜賜賜，視魯於星，慶雲不知何者，為疾風驟雨也。蓋事君之道，與事父少殊，小杖亦受，大杖亦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旁，先生之忠也，清也，少成著性，蓋仁矣乎。嘗數千里自閩來，待鄉家宰于家，見其居屋稍備，即怫然不悅，會里有舊閣臣思一酌顏色，刺入而疾疾發，蒙被臥，次並即趨江干，覓舟去，其嚴如此。蓋抵汗時，夜尚未曉，也烈皇帝嘗謂近臣曰：黃道周冰心鐵膽，自是今時一人，其不阿似抗，敢行似任，惡人過似隘。

其敏而好學，不可逮也。意蓋欲拂拭頓挫之變化，其氣質乃大倚任焉。然已無及矣。悲夫。方其滿而歸，宿舟燕子磯，夢高皇帝大呼之，若速來事我，夢中主臣皆有愀然之色，已而先生被俘來，死于白門大內之旁，未踰三年也。先生輔隆武于閩中，事已無可為矣。其時涇城未破，徵兵方銳，公以大臣偕八人督師出關，冀可相藉有成，至則涇城已懸，徵兵已滿，故方抵涇源，關師亦逸而去，乃獨以大臣之重，同八人各以七尺子敵與命，命死南中，未死數月間，或絕食，或少進湯水，顧無日不從容吟詠，手錄成詩一卷，余嘗獲讀之，發揚蹈厲之中，無失忠厚溫平之意，其自署猶曰：筆充紙盡，書不能佳，則暇豫可知矣。臨死翔步至西華門，匡坐受刑，執兵者至投刀大泣，忠義之感人至矣。當涇城既下，廢弁范范龍倉，猝又與一旅于城東，子族父行，庚亦與其難，蓋金黃未敗前也。

萬白叔名庚，涇之布素弱書生也。性敏慧，伯仲皆善為文，顧文法不能執司，見白刃則變色，乘驢步康莊，兩手共捧一爵，兢兢惟謹，然義激于心，則奮起往從戎，或尼之，則曰：怯，吾私也。死，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古之人有言矣，或又謂范弁寡弱，必無所成，則又怫然作色而大言曰：陳勝初起，孔子魚抱孔氏禮器歸之，彼不過傷于秦之暴也。況君子之以義自斷者，成不成非所論也。及范戰死，庚亦被執，有託為靈師，被逼留在軍中，作書識者已得釋矣。及指庚曰：彼已被脅留者，庚乃大呼曰：彼是也。我非也。我往南京見洪承潁，責以負建廟應忠之恩，天日為昭矣。遂解南中，與兩翰林及江天一等九人皆被刑，閩人未詳其姓氏，天一亦名諸生也。又與金先生有師弟子之分，庚與范從一時意氣相許耳。又足未城變序疑若可以無死，聞吳中楊解元之風，可以折衷斯義矣。

楊解元名廷樞，字維斗，蘇州吳縣人也。其人容貌整肅，步履端莊，飲酒至一石不亂，與人居，終日無疾言，遜色，然亦不可犯。孔子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維斗兼有之矣。居鄉持大誼，斷斷如也。一郡賢士，格人莫不傾心下之。即先達如會元、吳因之、歐、相國文、滿持、震孟，欲有所行，皆往取正焉。方寺人乘國，正人多會述者，吳門擊殺，魏驕，聞解元與吾年友，王節實首其事，而五人慷慨，樂承其死，後解元以不屈，限身可不負五人也。維斗初為峨嵋冠，填之文，庚午秋，試用弁一國，是役也，常慕楊彝以第一期，余解元遺子書曰：子嘗之言，良是而弟用，蓋稱之作，為主者以氣象相收，偶也。已而解元三伐，隨其文一軌于先烈，沖然而粹，願六上春官，終有明之世，第信有命哉。恐性褊切，不耐容人之過，維斗又貽予書，以親故無失之義，反覆相規，子答之甚峻，顧樂聞之，不予過也。及維斗以不降受誅，吳人皆謂邑有妄翰林死，其門人仕于時者，方赫奕，欲公一往理其喪，咸事堅拒不從，且不往一弔，故言于時撫茲土者，必殺之，撫士者，武臣也。反未欲殺公，力勸公，維斗忿立而噴，且謾罵，撫乃不得已，流涕命往，誅之。長吳兩邑人，列旗于市，曰：今日殺不降解元楊廷樞，傾城往觀，主者懼其生變，如五人時，乃嚴兵衛之，維斗既死，乃罷按古史列傳，皆悲藉國史，復旁稽家乘，予獨取所見聞，參以其人素行，不盡不備，作諸君子傳記，俟後之窮搜者，采取云。

從軍行隱切其事然未敢察察言傷矣哉傷矣哉

吳麻沈合傳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焉非之無非也刺之無舉也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個個儒非非常之士居不必似忠信行不必似廉潔固可有非有可刺也然辨大義則不疑隨大節則不奪則送紛華靡麗之場而寄情原澗澗于聲色貨利之流其居心固自潔也貌富貴輕生死振天綱立人極不學堯舜願堯舜之道有餘光矣居今之世一見諸貴池之吳吳次尾名顯箕邑諸生也幼甚貧皆依人以讀書同輩或狎之亦不怒頗其資穎敏或詫異之亦不驚蓋其自視軒然人固不得而榮辱之也戊辰應社起其在貴池子推劉伯宗城伯宗因薦次尾遂巡次尾稱名下士矣次尾美髯頰頰如談論風生口若懸河因得交于金沙婁東遂操文選之政論文合于大道屬筆甚敏坊客厚賈購其書報獲大利或好英借人太邱道廣然仙道好燕之及不甚拒也蓋東南聲氣一大都會矣予嘗寓意篇之不子答跡其所行亦未屑改也亡何甲申之變劉伯宗羅尺士也痛哭若喪考妣始至滅性竊怪次尾飲酒食肉如恆次尾曰今日哭泣之哀我不如卿異日崎嶇致死卿當不如此矣遂糾集鄉里少年以一旅自效時多響應之者師敗被俘不肯棄髮降隨利鬚目怒頭叱利者

述布席于地毋汚吾誠遂席受刃死
又二見于宣城之麻孟瑛名三衡宣之諸生也身長八尺博腰短面巖巖如戟頭角巖然聲若鐘鐘頗瞻甚偉望之者謂爲傅介子班仲升之流予一見驚曰此俎豆血食中人不意今日遂爲語讖傷哉家世爲名吏部之後所居不甚豐然亦不乏于財自巾履衣服皆親爲之式務出新裁不同于時俗之所尚尤好治僕馬僕剪髮爲健奴馬多五花駿足云善騎射力引強弓百發不暇止其素所尚也社事盛予輩攀援之令狎主齊盟未或不沾沾自喜然亦不甚逐逐也吾友周仲馭與之深交蓋以大將之才厚期之焉歲乙酉糾集部曲訓練華陽山中健將構守壯往與之職孟瑛馳騎負鐵戴親角勝撞守壯中心嘔血死兵潰被俘快詠怒疑之詩屹立受刃死

又三見于蕪湖之沈沈君銅名士柱蕪之名諸生也爲名侍御青嶼先生之子幼有令譽從侍御往江右與臨汝四君子相友善先生分關彼中黎左嚴督學浙中所拔皆浙中名士推淵源所自靡敢不避席置銅者輕財悅色雖媿優俸婦一見就情率不吝厚貲必羅而致之室中及一充下陳即棄必不復御矣至于急士收宿交則始終不渝雖閱歷升墜如風雨晦冥鷄鳴固未已也聲氣所被標榜門戶每與諸少年厲其剝奪予以議清政經生不宜侵擾朝論婉婉之不予是也亡何滄桑勢變途中馬阮之勢豈銅親請左師南下黨禍乃解而北師亦乘間蹂躪南矣然草小擅政規皇失取即微左師之聲豈能免敵師之飛渡哉兼爲水陸衝衝四方賢不肖皆願見銅君無所擇皆與言朝夕同放備兵余識伯先生抵堂譚大義無所顧忌卒以此敗被執後吟詩積卷受刃死其房中姬侍玉兒捐生殉節義當併許

子曰于次尾蓋親之而不敬也予于孟瑛蓋敬之而未親也予于崑銅蓋親之敬之而不願學也今三子之宿志遂矣予寸規尺矩窮愁困悴雖欲爲三君子執鞭何可復得焉

梁解元傳

生有爲天之治命也死有故人所以自立其命也故古人見有可死則輕以其身趨而赴之若唯恐失之者懼因循待命屬下即受制于天謂之虛死虛死即虛生矣故士有死爲死抑有死爲生沒有餘則神有餘莫是也有生爲生抑有生爲死則形存聲滅身土室磨鏡補鍋湖樵市卒是也公秋平日自命之言如此悲哉其爲志乎而今皆驗矣公秋姓梁名以樺北直宛平人也中崇禎己卯解元庚辰成進士初仕河南大康縣知縣調知商邱縣治行皆最賊殘商邱公秋受劍死賊去而復甦後以國變棄其官行逃去父某先生以進士仕城出守吾徽累官至尙書蓋爲尙書云梁爲仕族今尤多在崇位者皆其子行也姊之夫王某喪其子某父子同時爲大小尙書公秋一貧足其間一月九遷何虛不驕驕卿相顧隨約道荒樵樵人外饑寒切體百死一生艱矣哉其胞弟某以進士出守饒州聞公秋避之曰苟相見屢世閱歷從何詢起不若忽然一割之爲安也庚辰春與快晤于燕市相與較論當世人物甚修予唯推揚維斗樞公秋唯推金玉鉞已皆以身殉節兩人言皆不謬戊戌予訪公秋于寶應相握手悲甚語及介生曰冤哉乎策下江南也方賊旅見時三問周先生何在遂巡避不得乃出見然怪其不能死又不能遁下流惡歸分有餘辱此古人所爲昂然而稱死易也方是時公幅巾方袍危坐而受經從者皆偉衣冠予惟悅甚公秋曰兄弟以此介意不爾則何以得至此士所際不等上有兩老人何以亡人爲比若改服相親出則狐衣貂帽揚揚僂矣此吾所以敬兄也若執一而論則何以云不礙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又古人所爲傲然而致生難也

方翰林傳

崇禎庚辰年翰林庶吉士方以知字密桐城人也桐仕國也方又甲姓密之父仁植先生與壽州方後未先生皆樹清節持氣類密尤以文聲振其家爲一時諸方之弁冕云密爲文以氣爲主其詩更雄偉不作繁音細響即其遺坎壈走兩粵跋涉萬里託跡緇林無異飄蓬中郵寄子以七言古詩二章讀之眉軒髮豎涕泗滂沱真可以興可以怨然不可以羣者也字畫弓馬兼家擅場皆爲子寫雙鉤一額約略數筆神貌俱全予因有詩贈之意同契而爲匠流衆會以成庭蓋實錄也密天質敏亮見機明決意之所可囊袋趨之一見不可即接漸去之雖生死之際等泰借于鴻毛不啻竹久客而悅速歸者至人不礙滯于物蓋寡欲心清其審道當耳淺者以古烈士之遺當之爲不倫矣密子又嘗自銘于座右曰雙斧爲伐形之器內其身則存七尺爲妖性之根必外其身然後身存嗚呼非達天明道之士何能爲此言乎方其爲諸生也日與羣俊遊即慨然以天下名教爲己任及其釋朝裳徒行燕粵之間服方袍晦迹匡廬無一時不意在君父也故人知密子之無不可而不知其實無可蓋其自命也歟矣密之死在倉卒入定時諷笑自

若甫鷄鳴而報絕。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非耶。子寧乎。僧家者流之神怪其說。思援儒以入于墨也。故據所聞以傳其死事之實。併符其素學所在如此。贊曰。其生也。近于不恭。其死也。近于隘。柳下西山。皆有否無可者。蓋時也。而或謂夷惠可否之間。為聖賢居身之所珍者。振矣乎。

萬氏五君子傳

時之方遘。周有八十天之將喪。殷有三仁。嗚呼。何所遭之不偶也。邨宗久乏崇仕。然散處四國者。雖時微人。賤莫不興起。為學皆彬彬。聖文有其質焉。若江右之時。華浙中之泰。燕都之嵩。此皆以其文著者也。若義命相值。仁為己任。雖然。特以節見者。耳目所親識。吾表五人焉。江西二人。曰元吉。曰發祥。湖廣一人。曰吉。皆進士。南園徐州一人。曰壽。舉人。涇縣一人。曰獻。邑諸生。元吉傳缺。

發祥傳缺

萬曰吉。字允康。湖廣之黃州黃岡人也。以崇禎己卯舉人。中庚辰進士。授南直之蘇州崑山縣尹。崑山也。地廣賦繁。紳士衆難治。允康年最少。庚辰之役。宗人以公車集于都門。子從徐州。萬年少之後。治杯酒雅召之。至者十九人。宗老都尉公。尉徐州而賀之曰。十九人中。最年少。子其最矣。已而獨允康以年二十四登甲第。來莅崑山。崑山之士。其未達于政也。其善者謀助之。不善者謀誤之。已則允康不動聲色。而政成。教習人心。悅服。色大治矣。吾師倪伯屏先生。司吳理。使吾往問崑山何以治。曰。善吾者吾善之。不善吾者吾矜之。善之。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以此治崑。予曰。可矣。允康性沉靜。善為文。潔而不刻。大雅之譽也。券言笑。不顯貨。不飲酒。少成若性。國之建士。歎亡何。治桑革。允康不死。以外吏奉其二親。致位而去之。亦一遺也。居一年。徵之先達金子。駿先生。治兵于其郡。版授允康。尹績溪。予避地過其邑。問何以輔。曰。輕賦薄徭。與吾義者。吾敬之。不與吾義者。吾恥之。以此輔。予曰。唯。未幾也。別而歸。居一月。徵師。濟子駿。駿允康又不死。棄績溪而去。予心疑之。又十五年而允康死。蓋久不通問矣。未識允康兩親尚存否也。死之後。妻子沒入。崑山之士。雖金贖之。足知其政矣。其弟元吉。亦善為文。以明經應廷試。同晤于都門。先其兄死。家亦不振。

萬壽。南直徐州人。字年少。改字若。一字之字。亦古也。父侍御君。用名進士。居譽壽之官。以不得其言。解繡衣。抽筆而歸。若博覽。善劇文。中崇禎庚午科。南直舉人。五上春官。不第。會國變。徐州古豐沛之區。俗氣勁而輕動。以義士。難辱而易死。其祖贈公。自常州徙居之。子長于若。三歲。以昭穆之故。兄事予。嗣嗣佳公子。幼登賢書。最有聲。書畫射御之藝。無不擅。場。不水旱之田。千以養。有市之聚。二以居。吳姬趙女。以室登高館。賦之大夫。以遊。客朝至。則朝收市租。以饗之。卷至。則炳庭燎。以接之。若此。亦可以泰然而無傲矣。願成。成若負。登香炭。無有一日之間。然者。憂乎。主聖臣愚。盜賊滿天下。而身居下位。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故也。時曰。四方有漢。我獨居憂。民莫不殺。我獨不敢休。此之謂也。甲申後。一夕。乘其田廬。行道而遠遊。

此補鶴磨鏡之志也。會其子追得之。強為室于鍾山之陰。于鍾山何。志慕也。龍蟠之泣。鳥號之傷也。頭之曰。隰西草堂。何美人之思。文王之操也。予是時適避居于唐祖命之家。微予以詩。麥秀之辭也。曰。必近體焉。何。極哀而傷。怨而諱。故戒之以近體。忠厚之意也。以腰疾。廢揖拜之禮。何。良其限。廣素心。心疾之謂也。咸淮清乞者之詩。恥禮失而求諸野。無疾而阻。士易死而難辱。若也。以之矣。

仲弟獻。字道祥。以辛亥生。以乙酉不食。死。少。于。八。歲。子。初。名。龍。避。妻。之。祖。諱。更。今。名。次。曰。獻。又。次。曰。麟。等。凡。五。人。其。名。皆。祖。命。而。父。字。之。皆。冠。之。以。道。言。其。道。則。吉。則。祥。此。嚴。父。之。志。也。仲。與。予。同。塾。而。相。友。愛。子。讀。書。觀。大。意。仲。則。沈。潛。反。覆。熟。讀。然。後。已。九。年。能。屬。文。十。二。而。小。成。十。四。而。大。成。容。容。閑。雅。方。劃。作。者。之。林。矣。十。六。從。有。司。試。檣。于。府。撲。被。一。身。走。句。曲。就。試。大。道。乘。勺。之。年。一。飯。之。頃。七。義。立。成。辭。理。兼。善。學。使。者。器。之。補。邑。弟。子。員。歲。已。已。發。憤。從。施。天。柱。先。生。講。程。朱。之。學。中。博。文。約。禮。之。旨。以。聖。人。之。道。為。必。可。學。以。先。王。之。禮。為。必。可。行。其。為。說。曰。格。物。致。知。躬。行。實。踐。始。也。速。勉。以。入。蘇。博。以。之。約。志。于。道。據。于。德。是。也。既。也。順。生。以。出。從。約。以。施。博。依。于。仁。游。于。藝。是。也。故。學。以。聚。之。忠。恕。以。貫。之。生。而。知。安。而。行。堯。舜。其。猶。病。諸。孟。子。曰。集。義。而。生。若。合。符。節。矣。其。大。指。如。此。學。業。有。不。勞。而。成。者。哉。仲。所。著。書。具。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也。其。平。居。朝。夕。惕。若。懼。身。之。不。修。學。之。不。講。先。王。之。禮。不。行。聖。人。之。道。不。明。邪。說。亂。聽。異。端。充。塞。有。餘。姚。必。至。有。龍。幣。必。至。有。龍。湖。順。流。而。放。日。滔。天。淫。僻。不。息。無。父。無。君。天。地。或。幾。乎。息。矣。故。以。仁。為。必。不。可。不。勉。以。生。為。必。不。可。惜。是。其。求。道。之。勇。也。臨。終。遺。子。以。札。曰。弟。任。道。無。力。姑。以。一。死。實。責。為。其。易。者。以。其。難。者。歸。之。吾。兄。兄。其。卒。之。嗚。乎。傷。哉。

贊曰。同德者命之同姓。異德者命之異姓。五丈夫比義同仁。豈二三其德者乎。斯邦家之光也。予老而燈不能以身明道。舉仲氏之志。吉耶祥耶。然乎否耶。

按三峯所為前明諸君子傳。若有不取。蓋言之。而于萬元吉。既存其名。而又缺之。蓋其慎也。余觀欽定明史。既為元吉立傳矣。而傳金游黃道周楊廷樞吳應箕等。或特傳。或附傳。其言較詳于此。又嘗恭讀御製勝朝殉節錄。凡前明死義諸臣。無不蒙恩賜諡。贈官人祠。較之成周式閔封。豈有過之無不及者。如天大度。夫豈下士之所能識乎。然則三峯所云。不存可也。然三峯雖言不盡意。而簡而能文。亦頗有軼事。為史所未及。故存之以俟。讀史者。參攷云。乾隆六十年二月十五日。趙紹祖識。



前 徵 錄

姚世錫錄

前徵先生前徵錄於表揚先烈之外，旁推逸事，原原本本，殫見洽聞，期以勸善進德，為立心制行者樹之準的，非徒徵顯幽備鄉國之懿美，儲輅軒之撥拾已也。昔勾吳公子聽宮縣而知四國之升降，垂隴大夫聆歌詩而辨衆志之從違，吾浙代產偉人，茗菴尤蒼萃英賢之地，其間嘉言懿行，散見於邦國，紀載固不勝書，而殊尤絕物，為里巷所後稱，則即一事之徵，正不得區區寥寥，而不為之凋厥芳徽，垂為圭臬也。先生著作等身，即此一編，具史官之識之才，以視龍門班范，詎有慙色，責任蒐羅者，吾知必珍同拱璧矣。爰綴數言於首，以志心折焉。乾隆辛巳仲夏上澣八日，山陰同學弟王元禮拜撰。

前 徵 錄

清 吳興姚世錫著

吾鄉前輩嘉言懿行，筆不勝書，讀數十年來，未有記而傳之，錫生雖晚，猶及聞故老稱說，識之心版，弗敢忘，亦有親炙其人，目擊其事者，最為真確，我年衰朽，一旦溘然朝露，後生小子，何由景仰前徵，乾隆辛未子月，寓維揚覺覺寺，旅館無事，追憶錄之首述先世尊祖德也，餘則記及即書，不能分別年世先後，誰揚歸，困於衣食，在舊十年，爰藏敝篋，庚辰春，浪游鳩茲，寄跡關若，身閒心泰，鈔錄一冊，質諸持翁方伯，商榷刪定，聊附吳興掌故之末，以俟後郡邑志者採擇焉。七十二翁姚世錫謹識。

七世祖淳庵府君，自適溪，今名姚遷入郡城，貨錢風坊店，市布為業，篤生先六世祖承庵府君，一人淳庵公，自以生長農家，少未就學，每見讀書人，極敬禮之，訓承庵公曰：讀書清高，公善體親心，勤學弗倦，讀書市樓，晝夜不輟，唯與市籍若相和，有業儲者至店，淳庵公必取承庵公近作虛心請教，呼承庵公下樓，拱立聽聽，有能指摘一二者，市布不計直，故成大儒焉。一舊家子寒夜攜一鎰質布數匹而去，及旦，滌視之，乃赤金也，淳庵公大駭，蹤跡其人歸之。

汪注：姚讓字淳庵，以子舜收贈文林郎廣昌知縣。○姚舜牧，字虞佐，號承庵，萬曆癸酉舉人，知新與縣，調廣昌縣，祀鄉賢祠。

承庵公未遇時，授徒於鄉。歲暮辭歸，箱屨不過十數金。途遇夫婦二人，抱持痛哭，旁觀靡不嗟歎。公叩其故，知爲負勢家子，母命將歸妻以償公，惻然盡出囊中金予之，拂袖而歸。其人狂奔問姓名，公遂答曰：姓姚而已。及淳庵公歿，求葬地，公往來於橫山門，見山環水抱，知爲吉壤，而未得結穴之所。一日正徘徊，審視間，雷雨驟至，山間有茅棚數間，趨入避雨。一婦出，誦祝公而去，雨稍止，一人負薪趨來，亦誦祝公，急入與婦語，移時延公入室，見一本畫，思姚公之位，不省何故。其人忽詢曰：尊客得無姓姚公曰然。應未畢，婦趨出，羅拜於前曰：公忘二十年，前揮金之夫婦乎？公始恍然，亟令毀木主，夫婦相顧曰：既得恩公，可無用遙祝矣。乃毀之。正公宿，聞入山遇雨，故公告以爲先人營葬而未得穴，其人曰：某居此久，徑路熟，悉明。日當導公求之。閱數日，公已得穴，而不言其所，但啜啜浩歎，將辭歸。其人曰：得無即在某某店之下乎？公默然曰：誠如子言，斷無令爾毀巢穴之理。我將舍是，他求耳。夫婦泣告曰：我兩人感公大德，誠無以報，區區一椽安足惜，公即不受。某夫婦亦乘而適矣。公見其意誠，乃爲另擇數椽於善地，且置符，願予之，而葬淳庵公。馮太孺人於茅棚基，地名金蓋山，子孫繁衍，科第聯綿，已及七世。爲先人求吉穴者，當法承庵公之盛德焉。

先高祖又庵府君，爲承庵公第五子，盛德酷似淳庵公。爲先曾伯祖都諫公，先曾祖方伯公，曾叔祖以燕公延節師，敬禮備至。師年踰三旬，一日偶詢及子女，師默然良久，再叩之，答曰：家貧聘而未娶，公深悔失言，揖而退。數月後，張燈開宴，若有喜事者，師亦不審何故，及暮，公至館中，語師曰：今日爲先生完娶，尊慈太夫人以下，俱迎至矣。師大駭，已而衣巾器具，靡不周備，鼓樂喧闐，婦已至門，師乃更衣出，就花燭，母子泣拜成禮。都諫與方伯公皆是師造就也。先高祖分產無多，幸高祖母史太夫人，資資積蓄，高祖勤苦操家，中年漸充裕，開一典舖於甘棠橋，取息極薄，人有稱貸者，無弗應，以產求售者，必苦勸其耐守，售者以萬不得已，告方履，成成交，議直必滿其意。閱數年，有求賻者，欣然收價，求找賻者，至再三不拒，一生常用紋銀，出入從無二錢，斗斛權衡，均平不苟。百數十年來，惟高祖所買之田，各房有世守者，食報可謂愆久矣。先高祖持家極勤儉，事無大小，靡不躬親，管管皆察，皆督帶，一疎或貧老無依，仰食於高祖久矣。一日高祖他出，海春乃歸，取正幣，盛饗金，高祖急退出，反扇外扉，竊立他所，俟渠閉戶，封鎖訖，始揚聲而入，終身不視其事。先高祖居甘棠橋之南，此鄉分後稱爲公堂，其去一牛，康熙年間，高祖兄姚某在內，稱爲姚家，今名堂。後門臨河，暇即倚欄獨坐，坐則布衣蕭然，寒素見者，不知爲給諫大參封公也。一日步至後門，農家糞船泊岸，際正欲午，公曰：舟中有穢氣，此間可坐，局不攜飯，就之。農人曰：姚宦官後門，恐未便，公曰：無妨，適之同坐，詢農家事相若，農人以爲司閭查頭也，問公有幾子，公曰：三子，問何業，答曰：伯仲南，北公幹，叔留身，正劇談間，小童出請，農人始知爲封公，惶恐謝罪，公慰之，復命小童進茶，貴而不驕，如此，至今猶有能道其事者。都諫公與方伯公，順治丁亥同榜成進士，丁亥元旦夜，先高祖夢登佛樓，和南畢，啓窗而視之，見金蓋四大字，日雙鳳聯飛，經勞伏一小兔，已而兄弟同捷，辛卯三先伯祖舉於鄉，年甫二十，適符小免之祥，焉方泥金報到時，先高祖正誦經，家人奔告，曾伯祖捷，誦弗輟，未幾，先曾祖報

踵至，家人又奔告，誦如故，朝課畢，膜拜如常，徐步下樓，謂家人曰：區區一第，安足喜，即兄弟同登，亦祖宗積德所致，何用舉家沸騰，其恬靜如此。先高祖御下極寬厚，尤加意於小童，稚婢，每舉彭澤戒子語以訓後人，童婢有過，嘗懲，輒取空殼撲其肩背，但聲響以恐之，不欲其有捶楚之痛也。先高祖戒食牛犬，傳至錫已，懷遠五世，我子孫萬勿彼此戒。

汪注：姚祥甫，號又庵，以子延著封大中大夫廣東參政。○姚延啓，壬午舉人。○姚延著，庚午舉人，並順治丁亥會試中式，已丑殿試，延啓字秀迪，號敬存，吏科給事中，延著字象懸，號格似，河南布政使，仲帥府，羅織以死。○姚世瑤，字香懷，澤州知州。○姚淳，字子瞻，辛卯舉人，康熙丁未進士，岳常道。

先曾祖官績及居鄉善行，備載本傳墓誌。

先祖念劬府君，官山東青州府昌樂令，下車卽革除一切陋規，減耗羨，招流亡，興學校，課生童，清冤獄，擒劇盜，政績卓然。時屆編審，奸吏營私，上下其手，致賦役不均，民坐是困，先祖審知之，晝夜坐堂上，親爲編定，老吏屏息，待立不敢措一辭，閱數十日，畢乃事，而先祖以勞瘁致疾，不三年卒於官，民請祀靈宮，俎豆弗替。雍正癸卯，從弟世鏞舉於鄉，房師爲東陽令，劉公，卽先祖縣試首拔士，劉君名恆之子也。弟往謁，劉公首問曰：子得毋我邑父母姚公後人乎？弟答曰：令昌樂者，門生之從祖，先祖之胞弟，於是延入內，拜見封公，備述昔年受知之雅，又詢師門後起者若何？弟答曰：惟三叔無恙，一兄需次學博，兩弟尙幼，封公曰：子歸告令叔，我邑城隍，卽令叔祖也，人咸稱爲姚城隍，有祿，願迄今香火甚盛，弟歸述之，以事涉荒唐，弗敢告人，茲因述服官政績，連類及之。先祖官昌樂時，有響馬積盜某長，橫行青齊間，莫可如何，先祖懸重賞，設奇計，一旦獲之，召入密室，屏左右，詰之曰：某某案有汝乎？曰：有，又曰：某某案非汝爲首乎？則叩頭請死，先祖曰：汝有此技勇，當爲國家出力，我欲生汝，汝能改邪歸正，爲我指使之使乎？乃奮躍大呼曰：公果生我，赴湯火不辭，先祖曰：我用汝爲捕快頭，令擒盜必立致，遠期即殺汝，曰：諾。於是諸懸案逸盜悉獲，四境晏然，鄰邑聞之，出重賞，聘捕盜，唾手而得，同官用是免吏議，成額手相慶，先祖獲後，長懷徒步，護纓入湖，哭踊盡哀而去，嗣後或一二年，或四五年，輒來省間，錫鬚齡時，識之，十餘歲後，不復見矣。先曾祖歿時，先祖年甫十八，外侮亟至，能以一身禦之，何國祥者，我邑令也，被參後，僞居東街，猶擇人而噬，素封之家，臥不貼席，吾家有遺規，逃去已久，不知何由投入何衙，令作首，呈經吾家私藏兵器，奇戰馬，謀爲不軌，先祖聞之，曰：此輩以生命敵，不可以口舌爭，選壯僕十餘人，令飽餐，各持白梃，蜂擁至何衙，排闥直入，何出不意，爲先祖所挾，索出逃奴及首呈投之火，一笑而散，何竟無如之何，身家乃得保全，錫少時，老僕范鼎，那祿常言之，卽當日持梃中人也。

汪注：姚淳，字子莊，山東昌樂知縣。○姚世鏡，字帆寧，癸卯舉人。本生先祖榆庵府君，嘉言懿行，錫襪出嗣，一無聞見，不敢妄述，惟聞伯叔談及祖輩六人中，苦志讀書，老而靡倦者，實惟榆庵府君一人，因於場屋，康熙壬子，年四十九歲，始舉京兆，又不獲成進士，僅秉鐸平

湖雖享年八十有八而京饒先伯及本生先君俱早世係枝不振晚境蕭條詩文翰墨散佚殆盡錫中年以後留心收拾已不可得去歲偶於姑子施曉齋中見遺稿一册乃先姑誠箱中遺去者請歸鈔存五叔父大立舉破爛體稿一帙並祖父遺容二幅祖母趙太儒人遺容一幅均名筆授之於錫敬謹裝潢藏之箱中最可痛者先祖工於集唐所製極富竟雙字不存天之厄我祖甚矣猶憶康熙己丑暮春先思考中翰公備畫舫山鑿迎先祖遊法華山錫侍立左右終身聆老祖學教者只此一日而已安能窺測祖德之萬一哉

汪注：姚淳熙字子雍順天中式舉人。

先嗣考年甫二十一歲而歿在錫未有生之前本生先考攻苦略血三旬以後臥病牀第生平懿行錫無從知之不敢妄述

汪注：姚德奎字祖庚以嗣子世錫地贈職郎萬安縣丞。

先思考中翰公天性爽直急人之難不惜奮袂傾囊用是招尤為仇家竄名陷害事雖得白不獲享年直道難容可勝歎息

先高伯祖周卿公為承庵公長子萬曆丁未進士由江都令卓薦入西臺巡視九邊刷卷南畿所至一塵不染墨吏望風解綬布被為衣蕭然若寒士深宗朝魏閣亂政善類誅戮殆盡公以承庵公年老不敢危言買禍投劾歸里門懷宗踐阼以太僕卿召未幾卒不獲大用士論惜之

汪注：姚祥端字正初號世所庚午舉人丁未進士以太僕寺少卿降調南太僕丞督同寶司丞

先曾伯祖都諫公三垣奏疏有指刻茲不多贅惟請革除獄中柳林一疏遺禍無窮聞命旨下日夢神告公曰革柳林之請爾子孫福報正未有艾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八曾叔祖邦勛公先曾祖之同祖弟尤相友愛由選拔授湖廣襄陽府南漳令是時楚蜀未靖先曾祖深憂之公毅然曰委質為臣當急公家之難敢計禍福慨然就道莅任未幾難作邑無兵可守公率民登陣不數日城陷公朝服懷印坐堂上賊挾利刃脅之不為動索印弗與誘以爵公大罵遂殉至死印墜推不

可得賊斷公手持去事聞詔贈按察司僉事賜祭葬廕一子先叔祖崇俱早世叔德憲以家孫承廕選授江南池州府銅陵令又以廬帶道成雍正間奉旨免忠臣後裔乃放歸考終於家

汪注：姚廷儒字爾順治戊子拔貢以南漳知縣升大同府同知未離任死以賊掃搖旂之難孫德憲

字斯原以難廢授銅陵令

先伯祖子明公都諫公之長子順治甲午舉人辛丑會副經財任俠有陳孟公之風國初南中諸大家以通海遺案株連者十三四家族亦被仇家所誣將罹禍公徒步走京師不惜破家事乃得白我族之無恙皆公一人力也公識見高超禍福利害瞭如指掌故能排大難決大疑錫聞故老言朱佑民遺書一案賴公一言舉族免禍謹述其顛末於左俾後之人知之

姑丈時時過問翁婿極相得先伯祖一夜忽夢有佛問及門趨視之但見人頭數顆驚悸而醒次早至書齋都諫公方與李姑丈劇談公正欲述宵來噩夢聞人進言南漳朱家差人候安有書札禮物都諫公令持入則約絲銀得光采耀目書一部札一通求作序文一篇而已公以步故在勞力阻曰語言文字召禍極易倘書中或有忌諱他日何以置辨眾大人拒絕之都諫公首肯李姑丈忽啞然笑曰大舅何太拘倘畢竟不許豈不授意來使令求老父為之耶於是佑民舍姚而就李滅門之禍起於淡談調筆之一念竟至老幼駢誅家產籍沒其居第先祖承買迄今百年矣禍福機關判於片語我宗無恙豈不由先伯祖一人之力哉

汪注：姚淳敏字子明順天中式○李令哲字霜回歸安人長興籍天啓甲子舉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名本質字端木江陰知縣宏光時禮部主事仲子嗣誠字宏士

先叔是山先生秉性慈和生平無疾言遽色橫逆之加怡然受之不一置辨尤好施與有告貸者必多方經營以應之表兄閔采章先祖母母太儒人姪孫舅祖我繼先生之孤孫也貧無立錫而先世墳墓公賦向存每遇追呼之迫叔父必解囊代輸不數年復積遺若干又代輸如是者不知凡幾晚年家計漸窘猶稱貸以濟人困窮疎族及戚鄰中孤兒寡婦之蒙惠者至今稱道不置初艱於嗣中年以後連舉三子皆讀書遊庠謹守祖訓孫枝漸繁謂非盛德之報耶

從叔其章先生少時貧困二十以後百計經營備嘗辛苦閱三十年乃能成家雖天質佑之亦人謀之臧止生一子已在庠今舍貽孫孫安享飽暖矣錫不肯輕棄恆產諸子無幹繼者安得諸孫中有效法我叔收殘局於既覆之後哉

從弟玉菴名世鈺號登田五先伯祖中翰子潛公之家孫從叔孟誠公之長子博學能文尤長書法性狷介篤於孝友叔歿後家中諸弟俱誓助登田授徒開口撫育諸弟不私己財諸弟亦敬憚之若嚴父師於桐鄉汪氏汪巨富繼嗣折產西席亦有千金之贈登田堅卻不受且辭歸未幾汪以繼事與大獄染指者雖不波及登田飄然局外人咸服其卓識唐改堂先生紹祖守我湖延入幕為諸郎君經師出入府幕數年從無干語恬退不慕榮祿年未四十即絕意進取不應省試以諸生終其身惜無後僅一女能讀父書喜作畫又不永年夫夫登李之豐垣今成進士登田從童子試中所識拔也弟之妻倪氏極賢淑撫諸小叔若己子處妯娌無間言後登田一年而歿

汪注：姚源顯字子潛內閣中書○董豐垣字墜之乾隆甲子舉人辛未進士扶溝知縣南漳鎮人寒家自厚庵公積德承庵公發祥以來傳及培字輩已歷十世科第至益字輩已七世年來窮困者日多讀書者漸少非無聰慧子弟而父兄饑驅遠出督課無人延師無力以至學業荒廢者比比皆然此正極否極衰之候然不肯者不過非守先訓或以抄灌或以狎邪自蕩其家自戕其命而已外此則潦倒如錫乞食四方而已從無習申韓刀筆武斷鄉曲致罹法網為人所切齒痛憾者可見祖宗開基當由忠厚則根本培植堅牢縱枝葉凋零尚留喬木氣象不若園中灼灼者一開即盡也追思祖澤自慙自艾書此以

示後人。
外祖沈因存先生。明南大司空附太傅諡襄敏公五世孫。應襲錦衣。外竹祖麟。今公早世。止生外祖一人。未周而孤。母茅太孀人。祖母嚴太孀人。兩世孀居。辛勤撫育。值國變。流離播遷。家幾破。先生生而岐嶷。讀書目數行。下十餘篇。舉動端莊。笑言不苟。儼若成人。江南既定。奉兩太孀人還。尚書第。補完葺。夜寐夙興。不數年。門庭如故。家政肅然。先生好讀書。博覽典籍。旁及天文象緯。形家術數之言。靡不究心。自高竹而下。兩世單傳。危如一綫。先生自擇吉穴。葬父祖。二十年間。連舉母舅。東甫。晉溪。勞山。四丈夫子。今孫存元。幾五十人矣。先生尤好客。篤於故舊。鄉黨宗族之藉以舉火者。不可勝數。御僕僕。嚴而有恩。每且乘燭而起。一呼則齊至。罔敢後者。事無大小。非井有條。自尚書公而後。實為中興。以明經乘鐸。平陽。學宮鼎新。文風振起。至今猶有能道之者。每遇省試。率多士來。杭聞事畢。請假歸里。門省視。先登錫碧輪時。隨恩批歸。留得瞻仰數次。豐隆廣額。雙瞳如電。長身鶴立。聲若洪鐘。以量無算。每夜宵朋滿座。必盡歡始罷。猶憶一夕。賞收行堂。雙桂。用成化益杯。錫鳥知貴重。失手損傷。先生絕無厭容。笑慰曰。汝勿驚。當更一完好者。又一日。先生登樓檢閱。錫潛步隨上。先生回顧見之。笑曰。汝竟能拾高梯耶。啓一篋。取銀鑲椰杯一盃。鳳儀亭。載泥人一座。手授錫呼錫乳名曰。催郎。汝未必喜此杯。特喜此泥人耳。事隔六十年。操管舊及。恍似兒童嬉戲時也。

汪注沈彙字升菽。沈煥煥。字叔永。號泰垣。萬曆己丑進士。○沈炳震。號東市。其弟一名炳。一名炳。一名炳。

母舅東甫先生。穎悟絕倫。出語不同凡兒。外祖極鍾愛之。既長。嗜嗜詩酒。與叔季兩舅自相師友。合前坵吳氏及族人之風雅者。舉詩社。延禾中名宿柯南。陳先生甲乙之。有雙溪倡和詩之刻。中年以往。健戶讀書。六經子史。靡不窮源探委。貫串於胸中。所著有二十一史四譜。新舊唐書考。唐詩金粉諸書。皆手自鈔錄。數易稿而成。蠅頭小楷。日書數千。其他批閱之書。皆丹黃燦然。考訂極精確。人有質疑者。舉經世答之。若水之瀉。餅。澆澆而出。生平不問家人生產。晚年境日困。怡然讀書。初不知窮也。兩舉鴻博。堅辭不出。卒於家。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新舊唐書考。禾中少司寇錢香樹先生於先生歿後十年。進呈御覽手書原本。藏之內府。先生可以不朽矣。

汪注。柯煥。字南陔。○錢陳羣。字香樹。

母舅吳振采先生。先嗣此之胞弟也。家極貧。安之若素。取與一介不苟。曾向先嗣此貸十數金。姊弟緩急。無一人知者。康熙戊寅正月。先嗣此見背。先生急露田來償。先中輸公大駭。因讓之。堅卻不受。其狷介如此。年弱冠遊庠。十餘名。得而復失者三。終老一衿。好飲酒。極醉不亂。暇則口銜烟筒。嚼不輟。為文極純粹。每大言曰。何所謂成宏。何所謂隆萬。天崇惟其是而已。老而不遇命也。所居之葆素室。祖傳舊第一日風雨閉門。俛仰木榻。耳畔微聞瑤瑤聲。若斷若聯。蹤跡之。遊出北廳。簷下。拾竹枝。撥去浮土。聲愈洪。追觀金色。燦然呼。置。開。則一小銅盆。盈。盆上。乃有聲。下。覆。清泉一壺。壺極古。非近時物。傍又

一銅盆。亦覆清泉一壺而已。先生慨然長歎。不數年內。樓頂格朽爛。一旦傾頽。中得一小皮匣。封識甚固。啓視之。有小冊一冊。開某某處。寄金若干。前所發二壺。亦在冊中。皆先生曾祖親筆。先生笑曰。祖宗所藏。子若孫。尚弗克享。豈非命耶。即投冊於火。或叩以故。先生曰。毋勞後人妄想。其安命又如此。先岳吳清時先生。歿於溪南。祖在楚公。商於杭。遂入杭籍。康曆辛酉。先生愛我郡山水。乃遷居焉。由明經乘鐸。泰順。轉國子學正。為人豪邁。風雅。生平不名一錢。少時席豐。履厚。中年以往。家漸落。而座上之客常滿。有以緩急告者。傾囊不少吝。坐是晚年益困。流如也。錫己丑婚時。先生已無餘資。豪情如故。食客十數人。一日忽出篋中券檢視之。若道若程。其人尚在者。則還之。餘皆付之一炬。券各數千金也。前輩舉動爽快如此。豈齷齪人所能夢及哉。

汪注。吳世楷。字民則。

沈節垣。公前明憲副明陽公第五子。南總憲附宮保尚書諡恭靖公猶子。南大司空贈太傅諡襄敏公同祖弟也。崇禎季年。以歲薦。授華亭訓導。教士先品。隨而後文章。有胡安定之風。先生有二子。皆早世。他國變。攜三孤孫。流離播遷。備嘗艱苦。江南既定。卜居郡城花樓橋之北。老屋數椽而已。後人謂之。錫戶。課孫。安貧樂道。不復出山。性好施與。處困境。猶念人患難。傾囊不少吝。族姪某有瘠田數畝。傳之於先生。屢屢請索。無弗應。某年歲除。復來請益。太夫人不無後言。公急避之。出袖中已攜數金授之。曰。此我度歲之資也。速持歸。勿以老刺之言介意。其盛德事大率如此。康熙戊申。考終於家。享年八十。越五年。壬子。長房曾孫舉孝廉。迄今八九十年間。登鼎甲。入詞林。捷南宮。膺顯爵。列科目者。二十三人。由副車。選拔。歲薦。登仕版。及需次者。輩聲序者。指不勝屈。為我郡世族首推。天之報施善人。福澤綿長如此。人可不勇於為善哉。

汪注。沈敬口字肇生。號節垣。○沈子來。字汝楸。號明揚。萬曆庚辰進士。貴州副使。○沈子木。字汝楠。號玉揚。嘉靖己未進士。南右都御史。諡恭靖。○沈三台。字允斌。號懷庭。壬子順天舉人。丙辰進士。左贊善。○沈樹本。字厚餘。三台子。康熙壬辰榜眼。

沈公抱先生。恭靖公之孫。襲敏公猶子。都曹巽垣公之季子也。生長華尚。坐擁厚資。豪邁風雅。揮千金若草芥。大江南北。及登。問。靡不知有沈公子者。每逢除夕。鄰里鄉黨宗族。各有投贈。傾囊不少惜。一日謂座客曰。某去冬度歲。不如東鄰。腐店老翁。客駭問故。先生曰。人不論家道之厚薄。不足即是貧。有餘即是富。某所入不能供所出。除夕。囊無一錢之剩。鄰翁飲酒。舉貯錢竹筒計之。得三千餘。藏之。牀頭。笑謂。曰。以此。慶。明年。腐。本。諒。乎。有。餘。矣。豈。非。我。不。如。耶。先生。雖。戲。言。實。有。至。理。操。家。政。者。不。可。不。豫。籌。有。餘。之。策。

汪注。沈敬垣。字季和。號巽垣。工部郎中。

沈心齋先生。節垣公長房次曾孫也。康熙丙辰進士。由詞林歷官至開學。督學閩中。是時初改學道為院。體統既。督。撫。公。以。五。品。宮。僚。在。事。藩。臬。而。下。頗。不。平。視。公。短。長。為。操。縱。公。一。以。坦。白。處。之。所。至。一。塵。不。染。

大吏循例開列儲蓄公東置高閣悉拔孤寒文風大振隨舊蓋除迄今八閱專祠祀先中翰公每言先生飲冰茹蘗之操不可及錫心識之四五十年矣後典楚試公明之頌一如八閩聖祖深重公將大用為我鄉同列排引疾而退旋亦騎鯨士論惜之

汪注沈涵字度汪乙卯舉人

沈樂存先生節垣公次房第二曾孫也康熙壬戌進士由詞臣改西臺巡視兩廣廉政痛太夫人之早逝弗克勝養迎母舅至粵具儀從與蓋長跪郊迎候登車親扶以行道旁觀者咸歎息泣下隆慶署中定省如事父母後以水土不調辭歸贈遺極豐解組後猶時時加惠於舅氏之家終其身弗替凌士龍先生公之業師也專人迎至粵署執弟子禮如少時一日公宴同寮知公飲量甚巨分番酬酢大醉而返明旦凌先生南面坐呼公出請讓備至公長跪謝罪至再三乃於袖中出一牌上書師命戒酒四字命嗣後赴酌必縣之胸前公唯唯拜受而退是師是弟豈不獨絕千古公之長母姚嫁於張所天乖戾異常動以非禮相加合郡其公頗鳴之學使者迎歸母家與張絕公官兩廣時屢念孤窮母姚遇便即致俸金先後約數百兩既歸里遂迎養於家敬禮備至先祖母因太婦人亦姊妹行於中翰公亦屬母姚是以往來寒家先師皆受業弟子侍御公兩廣歸先中翰公多事之秋未曾延款直至丙戌八月始治具召伶奉琴張祖帳坐籬內觀劇公登席時向籬前肅告座席終肅掛告辭錫時年十八目擊其事私心景慕之今之後生安得見此古風哉

汪注沈世曾字學士丁巳舉人

凌忠介公義渠秉性忠良十餘歲時即正容厲色不苟言笑至咸有位通顯者晨起著朝衣公視視於旁顯者舉履玉笑示之曰子他日得有此帶否公答曰此男兒分內事烏足誇貴在白玉無瑕耳蓋顯者倚藉瑞為與援公以此諷之其志不凡如此從父師觀梨園演浣紗父師以勾踐事吳題命為文劇未終而就即令廢歷小題中所傳名作崇禎朝位至大廷尉甲申國亡殉難為我郡第一名臣

汪注凌義渠字毅甫號若柯天啓乙丑進士大理寺卿宏光時贈刑部尚書諡忠清本朝賜諡忠介

凌既白先生熹順治戊戌進士江南安慶府推官家貧力學授徒於鄉順治甲午鄉薦報錄至先生方在館母夫人與夫人棲身老屋風雨不蔽是日午餐無米摘一南瓜烹之姑媳方欲食而報捷者數門入鍋被翻惟見南瓜盆地成嗟歎而去及服官清風兩袖未幾遞巡方節推先生應改官邑令病歿家徒壁立依然昔日貧士也生五丈夫子長端臣先生應授康熙癸未進士次會侯先生應收諸生三宮聲先生應鑄慶生四象璣先生應鑄雅正癸卯舉人五錫韓先生應鑄國學生皆先中翰公道遺愛錫受業於端臣先生長君慶生潤論夫子童自幼出入師門故於凌氏家風尤熟悉錫拜見端臣先生尊堂太母時年近七旬白髮青衫端莊慈惠迄今宛在目前每且端臣先生率子弟環立太夫人榻前問起居各舉可欣可喜之事故太夫人以博一笑視朝膳畢乃退太夫人手撰數珠繞香環瑣瑣佛號向諸佛拈香膜拜至午方食晝夜五君復齊集太夫人膝前暢談更餘命遣各方親電日知是終日知是五夫人之孝講亦如

一轍如煙親睦從無間言太夫人有愛女嫁雙林沈某官清水令科場被謫遠戍五君曲體母志迎妹還家奉侍太夫人終其身端臣先生與先中翰公交不啻雷陳管鮑偶因逃奴小隙暫不登門先中翰公憐恐負制數次弗納是時先業師方設帳寒家皇皇靡定先生曰汝自授徒勿輕棄未幾而先中翰公罷邑侯之難堪暫首出白宛者端臣先生也不啻惟是先生本寒素僅積百餘金於汪氏典中取薄息以佐薪水立命先業師往典取回攜交先母且曰姚氏此獄費將百倍於此數我特盡我友朋急難之義耳其古道如此

汪注凌規字既白甲午舉人○凌應授己卯舉人中書衢州教授○沈允昌清水知縣

凌士龍先生為人極方正博學能文所造就者甚多三先伯祖陟山公督學楚中延往衡文同行者從祖姑丈馮孟常案中先伯舟經小姑山咸登眺焉大姑小姑彭郎之說本屬荒唐先伯方年少攜酒登山暢飲醉後分韻賦詩語近褻狎凌先生拂然不悅曰名山大川有神主之何可不敬獨步登舟座客咸嗤其迂及開行狂風大作舟覆馮與先伯及童僕無一免者獨先生浮沉洪濤中忽得一巨木抱之漂近岸為漁人所救是日開行之舟俱安然無恙

汪注康熙十六年湖北提學姚淳諱

吾鄉孝友家風以書禮堂凌氏為第一自端臣先生五昆雅隨孝事太夫人以來今五傳矣成能恪守祖訓孝親敬長閉戶讀書安貧守分從無干預外事者又德清清遠黎黎氏祖法猶未替前坵吳氏極勤儉宗廟祭祀極整肅皆鄉黨中所可師可法之家也

嚴存庵先生康熙甲辰首魁官至少宗伯公未遇時偶至一戚家正在扶乩公叩問休咎乩盤旋良久大書曰家頌圖章舉以奉贈閱視印文乃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八字及公大魁始知乩筆以宋王文正公比擬也公飲量洪家貧苦之酒實同解知其故每會飲必勸盡醉公亦不辭一日飲友人齋頭歸已三鼓經湖香橋月明如畫萬籟無聲遂獨坐橋欄恍惚聞橋下有人呼土地曰明日寅刻呂純陽仙師幻作種種匠從南而來當往迎又有人答曰文曲星被酒露坐當護衛不敢離也公竊心動即步至南門天將曙門啓急南行至百名橋果見一籬匠擔負而來公牽其袂呼仙師求長生訣其人始而訝繼而曰子果有志可入此籬揭蓋令視之被詩酒湧深不可測公心悖憤立其人笑曰子富貴中人安得仙仙倏忽不見仰視紅日已亭午矣順治甲午公赴省試貧不能買舟附一蕪船以行僅攜飯一筐船中吳穢不可嚮避乃於船首背風食之及報錄至公方儲居花樓橋南破屋一椽瓜棚一架而已報人不能容借鄰家款之而去公素不喜讀孟子書過孟子題每以外誤被指是科同舍生為解第三題乃獲售乙未戊戌連困公車辛丑北上偶得爾雅注疏一部途中披閱之三場策問爾雅公條對詳明又以禮記題小有微疵慨然出國門全場爾雅題策無一可進呈者遂被落卷得公文靡不擊節咸謂如此淹博士何以遺棄檢閱前兩場卷始知為經義微疵遂取中公南轅已踰千里不及殿試甲辰乃大魁也公居鄉極嚴肅人皆敬懼縣父母誦長鄉士大夫製錦稱觴一市僧援例入成均廟名其中竊附資館末座公齒齒俱尊居首座

與者皆舊識，惟末座垂首無一語，公請視之，大聲問姓名，其人舉以對，公發然曰：此固非足下坐處，其人踉蹌而去。公家居時，一後輩新聯姻者來謁，治其款之，面訂次日午前，公性最急，破曉設席召伶，扈丁洗手以待，將及午，即往速曰：即至，又速則登輿，順道謁太守矣。公已慍，三速則自府出往縣矣。公撤幕曰：森林前輩之訂，置若罔聞，而斤斤於謁當事耶？閉門，邀門下客入座，暢飲演劇，客至，席已半闌，聞人弗納，遂巡而去。凌端臣先生每舉其事以爲笑柄，錫然聞之。公易發前數日，夢至一太叢林，見座師房師及同年同官若干人，皆方袍圓領，跌坐一堂，公大駭問，旁一人答曰：汝忘卻本來耶？蓋思之，俯首問，忽憶前生亦在此處，有樓鞋二隻，曬於後院，急往視之，日影初斜，鞋方曝燥，菊花滿庭，將放矣，公有絕筆詩曰：嵩山道侶來相約，笑指黃花猶未開，信乎再來人也。

汪注：嚴我斯字就思，號存庵，順治甲午舉人，辛丑會試中式，康熙甲辰補殿試狀元，禮部侍郎。嚴齊潤先生，康熙甲戌進士，由孤寒起家，初宰閩之福安，以憂去，復補閩之邵武，操守廉介，聽斷平允，民無冤獄，不肯逢迎上官，每謁見必侃侃直言，同列爲之悚惕，先生挺然不少屈，久之乃得行取入京，補戶部主事，升郎中，先生官與已關，急賦遂初，杜門謝客，數年善終，我鄉前輩清操若先生者，良可法也。

汪注：嚴德泳，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戶部郎中。吳允先封公，我邑名宿，屢戰屢闕不售，僅以歲終老，長子芸齋先生，已丑進士，歷官至泰安州守，封公如其官，次子易齋先生，隆元甲戌進士，入詞林，歷官至憲，封公如其官，公家極貧，授徒課子，布衣蔬食，甘苦備嘗，以成家中，年以往往，稍可自給，入極端方，長厚，太夫人尤多盛德，公操心慮患，每夜必，子爲穢寒所迫，故不能自愛，毋恐當爲子生計，遂入室，授以數金，勉其成家，勿再蹈前轍，其人感奮，痛改舊習，竟得小康，公終身不言其人，既歿，有叩頭流血，慟哭於几筵者，或疑卽其人也，陰德如此，子若孫安得不昌盛。

汪注：吳鄂以子贈文林郎，商河知縣，以子隆元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吳曙，字時青，壬午舉人，己丑進士，泰安知州。○吳隆元，字炳儀，庚午錢塘籍舉人，甲戌進士，太僕寺少卿。芸齋先生由縣令官至州守，極廉介，儉約自持，積蓄清俸數百金，某年郵歸，分贈族人，以支派遠近爲厚，最疎遠者猶得二、三金，正值歲暮，雪中之炭，靡不咸頌，猶記先嗣，弟以相先生，家極貧，授徒開口，與泰安公爲五服外兄弟，是年母舅輸納公賦，漕米二石，正摘飛狼吏坐案，舉家皇皇，呼號莫救，而泰安入金之贈，忽從天降，不特追呼冰釋，度歲之資，取辦於此，亦紳乎有餘，母舅每向錫述之，泣數行下，真感入骨髓者也，更不可及者，人各有想，問札一通，皆公親筆，不下百十封，澁繁劇之區，而能從容若此，此風今不可復見矣，先承庭公家訓曰：祖宗精德，多少年方生出箇發科甲的子孫來，祖宗卽以合族人交付與他了，可不仰體祖宗之心，加意照看，若泰越人視之，祖宗要生此富貴子孫何用，吳氏之有泰安公，其先世必含笑於九京矣。雍正甲戌，錫浪遊京師，初方欲東歸，裝友人李甯周志曰：庚子孝廉下第將歸。

遂挈伴同行，十一月望日，道經泰安，先中翰公與芸齋易齋兩先生，有香火之盟，甯周亦有術，各具刺符，謁先生，歡然接見，握手道故，卽命設席留款，微不過五筵，曰：余性不好侈，尤不敢以口腹造孽，二公毋以簡陋見笑，暢飲劇談，至二鼓，堅留，次日備輿遊泰山，子竊喜甯周以歸心甚迫，力辭而出，甯歸寓公復來，答出爐二封於袖中，各四金，猶以涼薄致款，其篤於鄉誼又如此。

汪注：李志白，長興縣人，濰州州同。吳士安先生，康熙壬戌進士，家極貧，饑寒不給，衣穿履敝，處之泰然，長於制義，尤工小題，性嗜酒，欲得先生文者，以一簞進，欣然握管，蓋未嘗數藝已就，工巧絕倫，吳爾次太守綺歲科試，董生糊名，編號場規，極嚴，先生招覆至七次，自一字至七字，題皆首選，時有一州六縣郡案首之稱，惜不享年，僅以一第終，或謂過飲致疾也。

汪注：吳啓宗，字汝翰，乙卯舉人，壬戌進士，乙丑補殿試。吳翰維先生，老明經也，實姓金氏，太傅文通公曾孫，中翰辰垣公之子，先生姑氏嫁於吳，無子，親支無可繼，抱先生爲嗣，吳族無知之者，久之事微洩，鳴之官，吳勢不敵金，伏辜，及先生既長，讀書作家，產日豐，孝養嗣父母，備至，先生於吳族中，默留意擇昭穆相當而稍慧者，延師訓於家，各爲授室，一日置酒，召親族里鄰，悉舉昔日所受於吳之產，分給之人，咸稱先生盛德，乃二嗣弗克負荷，不數年蕩盡，先生既歿，反加橫逆於先生之家，令嗣昂昂，善承親志，弗與校，復讓公產，先生父子篤行，豈近世所有，宜其後人熾昌，昂若長君位中，已乘鐸三衢之棧州矣。

吳漢南封公，明經不得志，元配蔡太夫人，生眉庵先生，康熙乙未進士，由詞林歷官至少司馬，繼配孫太夫人，生穎庵先生，雍正甲辰進士，由詞林歷官大京兆，鴻臚光祿，輝皆封公如其官，眉庵生而穎庵過目不忘，孫太夫人初舉一子，質魯鈍，封公庭訓嚴，恆受夏楚，未幾爲太夫人曰：生子不慧，母之過也，及懷穎庵，卽齋居一室，日誦心經，金剛經若干遍，數月後，口有異香，生時見空際蓮花無數，五齡入塾，穎庵與兄無二，長歷官階，亦如其兄，可見胎教之不可不謹，佛法之不可思議如此。

汪注：吳浩，字天濤，康熙甲申歲貢，以子應葵贈資政大夫湖北巡撫。○吳應葵，字小眉，康熙甲午順天舉人，乙未進士，由編修官河南學政，擢湖北巡撫。○吳應枚，字小穎，康熙庚子舉人，雍正甲辰進士，由編修官奉天府承天大理寺少卿。戴季琮贈公，新安人，商於我郡，遂家焉，爲人極長厚，如渾金璞玉，中年以後，業漸豐，公仍布衣草屨，節儉若寒士，遇人急難，傾囊周恤，生子五子，伯氏碩園先生，仲氏友雲先生，叔氏潛芳先生，季氏潛若先生，最少元徵先生，俱善承庭訓，謹守忠厚家風，宜其孫曾皆科第，第聯今爲我郡右族矣，以長房孫貴，贈公按察使司按察使。

汪注：戴爲穀，字季環，以孫永椿累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戴溶，字石涵，以子永椿累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戴浩，字滄若，以子永懷贈文林郎，政和知縣。

戴卯君先生季瑛贈公之孫。願園贈公次子。雍正癸卯進士。由翰林改西臺。歷官山西江蘇按察使。左遷粵西潯州守。卒於官。雍正己酉。先生奉命清查江甯府七邑積通并各案入官田房。江甯省會之區。案如山積。延余入幕。虛懷諮詢。不寬不嚴。吏民悅服。庚戌歲底。余歸奉母。且將就道。先生深昏至齋中。謂余曰。故鄉親友。貧無以度。者不知凡幾。力薄不能備贖。姑舉其最關切者。子為我書之。於是臚列數十人。自十二金至二金。約需百三四十金。盛額曰。傾囊無此數。將奈何。沈吟久之。呼吳子壽民來。告以故。屬破曉。至某處稱貸。值得五十金。即盡出其囊中所有。之。復舉昨所擬者稍縮之。始成此美事。余為歸歸分餉。際不咸激涕。有誦佛號以祝者。先生止生一子。名文燈。已登黃甲官儀。曹矣。諸孫皆能文。遊庠。鶴起正。未可量。彼者。皆負善人哉。先生續配沈淑人。賢而能。卒於山右。莫署。先生年未五十。人皆謂不日當續。否則必納。及余歸。自西江。先生亦於江蘇。丁內艱。回籍。獨宿健松。書屋。枯寂如。退院。僧。余曰。先生今方讀禮。因當如是。服闋後。將何如。先生正色曰。君知我者。何亦談及此。我已抱孫矣。豈可再苦。喫人家弟。兄不睦。大半由嫡庶肇端。我一不慎。遺禍靡窮。且得因此保養身體。我輩老弟。兄看花飲酒。肯非極樂。定欲向脂粉叢中討生活耶。先生見地高明如此。余識之弗敢忘。

汪注戴永楨。初名永楨。字翼皇。號卯君。康熙辛卯。仁和籍。舉人。雍正癸卯進士。由編修遷御史。江蘇按察使。○戴文燈。字勉齋。甲子順天舉人。丁丑進士。禮部主事。

戴計人。雍正己酉。副車。卯君先生同祖弟。浩若先生次子。余再從妹婿也。就湖南衡州薄太守之幕。同由長江赴任。賓主各一舟。又薄之眷屬。一舟泊洞庭湖北岸。是夜萬里無雲。一輪皓月初吐。輕風飄五兩湖。面作微紋。於是聯三舟為一。乘月宵渡。列酒。微於。鶴首。圍坐。歡飲。微。洞。庭。舊。事。若。柳。毅。傳。書。之。類。為。屬。政。未。免。語。近。於。謔。忽。異。雲。一。片。自。北。起。舟。人。相。顧。失。色。須。臾。雲。氣。蔽。天。狂。飈。大。作。聯。舟。索。盡。絕。各。不。相。顧。計。人。舟。頗。巨。浪。中。門。隱。盡。失。載。水。一。船。幾。覆。者。數。次。天。將。曙。風。勢。稍。殺。漸。近。南。岸。相。慶。更。生。特。未。知。太守二舟凶吉如何。及旦。願舟薄已先泊。太守之驚。無異於戴。而眷屬安疑如故。絕不知有風波之險。吁亦異矣。是以君子貴居敬。

汪注戴永楨字計人壬子副榜。

戴開庭先生。康熙庚辰。進士。歷官至邵武知府。先生為人和平坦白。胸無城府。與人交。淡如水。往來亦疎。略生平不作一誑語。由縣令起家。歷官儀曹。出典大郡。一介不取。宦囊蕭然。與先中翰公交。莫逆。結香火。盟及入仕。十年不通札。意謂先生忠貧賤。孰知先中翰公難。患時昌言於朝。為白冤者。惟先生一人。先中翰公見背。自長安來者。往往述先生高義。沈太儒人聞之。泣。是以先生歿後。閩中喪歸。太儒人命。駕往迎。撫棺號。以明先人之銜。感於泉下也。先生在官。初無疾病。一日公坐。因。忽。舉。筆。筆。向。空。中。若。判。字者。投筆。退入後堂。危坐。家人莫知其故。案下。因。猶。猶。伏。地。命。公。揮。手。曰。帶。交。經。歷。司。錄。供。又。謂。幕。友。曰。速。具。交。代。册。我。行。矣。呼。湯。沐。浴。更。朝。服。面。南。坐。閉。目。垂。眉。不。發。一。語。諸。郎。君。號。泣。請。命。公。張。曰。大。聲。答。曰。正。直。無。私。且。微。聞。空。中。呼。殿。鼓。樂。聲。公。已。逝。矣。我。家。有。僕。沈。文。隨。公。任。所。歸。而。詳。言。之。如。此。都。武。去。湖。

四千餘里。公既卒。家鄉猶未聞之。忽一日。武康城隍廟。祝叩公門。問在任安否。家人竊疑之。詰問再三。祝曰。昨夜夢見新城隍。到任。審視之。乃我公也。故敬問近狀。及計晉至。卒之日。正夢見之日。幽明一理。呼吸相通。公一生正直。沒而為神。理有固然。安足怪哉。

汪注戴振河字潛文。丁卯舉人。德清縣人。

明經韓怡園先生。明萬曆庚戌。會狀。求仲先生之孫。遺廬先生之仲子。少開庭訓。習於掌故。人極雅雅。尤長於詩。兄弟怡怡。享天倫之樂。淑配閨。人錫表姑也。白首相莊。宛若嚴賓。有梁孟遺風。先生素奉佛。持齋。金剛呪。行住坐臥。誦佛。樓。樓。傾。圮。全。歷。先生。臥。榻。舉。家。號。號。謂。兩。老。必。無。幸。少。頃。先生。從。旁。隨。跪。而出。蒙。無。損。孺。人。亦。無。恙。又。曾。兩。次。墮。水。若。有。扶。掖。以。出。者。先生。自。謂。皆。持。呪。之。力。錫。康。求。傳。授。先生。曰。少年戒律不嚴。反足召禍。藉俟他日。乃錫未老。而先生遽歸道山矣。

汪注韓獻。字希一。康熙丙子副榜。○韓敬。字求仲。明萬曆己酉舉人。庚戌會狀。行人司副。子純玉。字遺廬。

韓竹君贈公。即怡園先生之胞弟。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四川會理州知州。公天性孝友。事伯仲叔三兄若嚴君。極爽直。朋友有過。直言規正。不作一軟款語。好神學。多方外交。尤善鑒別尊彝古器。及書畫之真贋。時花種竹。風雅絕倫。某年種菊數百本。皆異種。五色畢具。花時。環列。風。葉。燦。燦。若。雲。錦。前。輩。若。徐。霞。村。少宗伯。查他山。編。竹。談。未。應。選。君。沈。懷。庭。宮。詹。費。風。山。檢。討。汪。詒。庵。戶。部。先。祖。楹。公。皆。折。簡。招。至。名。酒。佳。俗。賦。詩。豪。飲。極。一。時。之。盛。旬。日。後。復。以。花。分。餉。先。中。翰。公。得。正。黃。粉。紫。二。本。錫。已。十。餘。歲。實。親。見。之。先生。長身鶴立。聲如洪鐘。望而知為非常人也。歲丁亥。先中翰公自外歸。謂先母曰。韓竹君得異夢。恐不久人世矣。家貧子少。將奈何。先母前問故。中翰公曰。韓數日前夢有持黃弟紅來。迎上。任者。少頃。儀。從。鼓。樂。齊。至。風。長。堂。前。旁。一。人。進。冠。服。恍。惚。登。輿。出。南。門。日。光。慘。淡。風。沙。蔽。天。耳。畔。聞。波。濤。洶。湧。聲。至。一。第。榜。曰。海神司。既升階。一冠服者。降迎拜。畢。掛升座。迎者居左。韓居右。吏役叩首。若人。世。然。吏。持。一。紅。示。請。判。上。任。日期。韓欲舉筆。忽念太夫人喪。服未滿。遂巡問。迎者曰。公之孝思。上帝默鑒。可緩至。服闋日也。韓遂屈指。服期。判。明年。某。日。復。掛。讓。入。後。堂。設。南。北。二。席。遂。韓。南。面。迎。者。北。向。陪。宴。韓。問。職。司。何。事。答。曰。海。上。風。波。宴。能。仍。升。輿。儀。從。引。導。入。南。門。歸。至。家。踐。而。醒。異。夢。如。此。豈。能。長。存。先生。果。於。次。年。除。服。後。患。瀉。數。日。端。坐。而。逝。雍正。丙。午。秋。我。浙。海。鹽。衝。去。老。鹽。倉。一。帶。七。十。餘。里。海。甯。海。鹽。石。塘。幾。決。危。而。復。安。冬。間。錫。至。海。甯。謁。陳。函。齋。師。偶。談。及。海。患。師。曰。兩。邑。之。不。為。魚。籠。實。賴。神。助。方。極。危。時。空。中。忽。現。海。神。司。燈。一。對。聞。遙。呼。曰。此。係。韓。公。本。省。桑。梓。但。許。冒。塘。不。得。衝。塘。水。勢。徐。殺。此。萬。耳。萬。目。所。共。見。其。聞。特。未。知。韓。公。為。何。人。耳。錫。駭。然。備。述。二。十。年。前。先。中。翰。公。所。言。以。質。之。至今。海。甯。人。靡。不。尸。祝。海。神。司。韓。公。也。

汪注韓獻以子口贈奉直大夫會理州知州。

徐藝村先生。康熙癸丑進士。由詞林官至開學。先生久困場屋。年四十九。猶為諸生。終於闈。壯程。得五十功名。心已灰之。籤壬子年五十。舉於京兆。癸丑聯捷。止生一子元正。乙丑接武而起。官至大司。空。先生。

七十致政，徜徉林泉，以詩酒自娛。二十餘年，司空七十告終後，先生壽登九旬，又奉侍數年，而後考終。司空疑處古由中，哭泣極類，如少壯，有以高年宜節哀勸者，弗納也。公之曾元，登科第入詞林，為顯宦者，屢相接，我鄉梓之盛，消溪徐氏首屈一指焉。

汪注：徐偉字方虎，壬子順天舉人，癸丑進士，侍讀加禮部侍郎，德清縣人。○徐元正，字子貞，戊午順天舉人，乙丑進士，工部尚書。

胡南若先生，康熙丙辰次臘，歷官至大司寇。先生以改葬封公，請假旋里，居第密邇縣署，一日留故人夜飲，將及二更，聞縣官比較鞭朴聲，公曰：為民父母，日間所作何事，而忍於寒夜酷比，殊無人心矣。令開之，一概停比，寒冬無一受杖者。司寇之昌論，縣官之補過，於今不可復得矣。

汪注：胡會恩，德清縣人，字孟綸，壬子順天舉人，丙辰榜眼，刑部尚書。

談未庵先生，康熙丙辰進士，歷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先生博學能詩文，尤工行草書，個個不羈，意氣豪邁，極好談諧，每發一語，合座為之傾倒。筮仕沙河令，政績卓然，報最入銓，部選人無滯者，徒以才氣凌人，為儕輩排擠，職林下三十餘年，極詩酒友朋之樂。甲申十月，先中翰公四十誕辰，先生不遠百里，扁舟來祝，先生為中翰公父執事，行當席奉款，演玉茗堂劇，劇終，先生掀髯大笑曰：富貴浮雲，誠如斯少，惟懷中幼子，難忘情耳。先中翰公謂先生晚年亦有庶出之子，尚在襁褓，故情見乎辭。及先中翰公見背，先生又親來弔奠，前輩篤於世誼如此。

汪注：談九乾，德清縣人，字震方，乙卯舉人，丙辰進士，吏部郎中。

費風山先生，康熙壬子解元，丙辰進士，入詞林，以子貴，贈湖北巡撫。先生極謹飭，有萬石君之風，家居數十年，杜門謝客，惟督童僕勸農桑，一絲一粟，不敢暴殄，時或扶杖循行阡陌間，講求耕耨樹藝，與老農老圃為伍，見者不知為玉堂貴人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其儉德謙光，實可為後人師法。

汪注：費之遠，字風山，壬子解元，丙辰進士，編修，以子金吾贈光祿大夫，湖北巡撫。

費曉亭先生，風山公之叔子，康熙癸酉孝廉，歷官至湖北巡撫。先生守永昌，丁外艱歸里，既除服，將赴補，一日大開筵宴，徧召故舊，錫世謂子姪，亦尋見招，演玉茗堂全本還魂記，午後入座，直至次日巳刻乃罷。賓主酬酢，極歡盡醉，嗣後官成而歸者，不復見此慶舉矣。三先兄嗣周，抱病垂危，向有薄田，售之先生，命錫代往，以找價請，先生一諾無辭，三兄身後之費，藉以早辦，求之今日，亦不可得也。

汪注：費金吾，字曉亭之遠子，湖北巡撫。

費君漁先生，我邑雙林鎮人，生於明末，見國政日紛，封疆日蹙，絕意進取，未幾鼎革，以布衣終老。有子名家，康熙五年舉於鄉，未入仕而卒。先生好行善事，人無知者，既沒，有一子於雙門，撫棺大慟，備舉目言某嘉興人，某年為通賦六金，幾不得生，縣吏云：開湖郡雙林費某，好施與，易往來之，某不得已，走謁翁，其以貨告翁，唯唯而入，良久不出，某竊疑之，將欲不辭而行，翁已手攜白金二封，出謂某曰：輸官必足色，因為君選擇，故少週，外具四金，佐君拜火，某感涕零，拜謝而去，皆圖寸進，以報長者，乃某流例如故，而翁

已作古人，將奈何，言畢復痛哭而去。先生陰德如此者甚多，使斯人不來哭告，人亦無從而知也。余得交於令會孫文洲，故略開先生之盛德，而述其一事以概其餘焉。

汪注：費爾璵，字稟叔，丙午舉人，青田縣教諭，升金華教授，此云未仕誤。

丁羽玉先生，康熙己未進士，先生精學能文，鄉里推為祭酒，竹坡沈懷庭宮殿，心齋開學之業師也。壬子先生與宮殿同舉於鄉，丙辰宮殿開學，先後成進士，入詞林，己未分校禮闈，先生獲薦，而房師即心齋閣學，先生謁見，閣學先具章服，北面肅拜，謝少時授受恩誼，然後先生亦就北面執弟子禮，兩人交相師弟，士林至今傳為美談。

汪注：丁翔，字羽玉，長興人，壬子舉人，己未進士。

錢朗亭先生，順治庚子孝廉，由涇陽令起家，歷官至山東巡撫。先生初入西臺，首參一貪劣撫臣，奉旨著某明白回奏，忽一日先生枕畔得七首一書札，札中備言劍術之奇，尉勿再參，當以黃金千緡為誓，否則且夕取首級去。公即秉燭具草，明日參本覆上，某竟伏辜，公以是受知於上，不數年擢至開府。

汪注：錢珪，字斐玉，長興人，庚子舉人，御史，山東巡撫。

錢鄂皆應榮，即中丞公之孫，由明經選例歷任河南寶豐縣陰儀封甘肅狄道鎮原中街知縣，六齡寄名於先中翰公，與余親若同懷，每來即同疑處一室，或數月，或旬日，去輒依依不忍舍，此我兩人總角歡情也。及長，學為文，互相砥礪，同應童子試，弟先我一年補博士弟子員，皆出汪學使門下，余嗜酒，弟亦豪於飲，又同好圍棋，相見即溺於此二者，此我兩人壯歲之歡情也。服官以後，屢札見招，雍正癸卯，余策騎游中州，弟方攝汝州篆，歲試本州及所屬之魯鄉伊賈文武童生，余代為校閱，款留半年，辭入都門，贈遺極厚，此我兩人中年之歡情也。弟天性慈和，篤於故舊，居官不輕鞭朴一人，方欲杖，猶再三躊躇，必使其理屈辭窮，而後加刑，咸友道講者，雖不加意投贈，親客沈健安者，挾余札北去，復舟黃河，所攜之筆，僅存十之二三，資裝盡失，徒步至寶豐，兩蹀皮肉盡脫，時方除夕，投札入署，弟默然延納，見蹀蹀之狀，詢知其詳，惘然動念，不數日，健安積勞病作，幾死，賴我弟維持調養，月餘乃痊，出水浸之筆，重加修葺，廣為延引，大獲而歸，弟與健安素無半面，止以余片紙之屬，為生死而肉骨如此，弟通籍三十年，六館銅符，兩攝方州，官崇道然，無半畝一弓之棲息，其清操可概見矣。元配潘孺人，賢能識大體，惜不永年，余初至寶時，鄂皆因中車口決調渡河，署中無人，然竟延余入署，款以上賓，令諸子女出拜，次早索觀郵符，出四十金償車馬費，余再三辭弗聽，竟付執轡者，余久銘諸心，故附識之。

汪注：錢應榮，長興人，字岳嵩，鎮原知縣例仕。○學使汪濬，湖北人。

潘查徵先生，康熙己卯孝廉，二先伯祖清甫公之壻也。先生丰度端凝，動遵禮法，終身無疾言，遠色，博學能文，善法道術，尤長小楷，少即聲譽，序乃屢困省門，中年始領鄉薦，又不獲一第，齋志而沒，可惜也。乾隆丁卯，孫敬止仁，捷秋闈，步武有人，先生可無憾矣。猶憶先生己卯計偕，家貧艱於脂桂，一日問同年凌端臣先生曰：曷當商可拜否？端臣先生曰：所獲不過數十金，何可喪此名節？先生極口稱是。錫時年十一。

親聞斯語，敬識不忘。今則土風日下，有一新貴家本素封，乃用晚生帖拜當商，僅獲三星之贈，而論者不以往拜為非，曷勝浩歎。

汪注：潘美發字彥徵，己卯舉人，中書舍人。潘仁字敬之，丁卯舉人。

因民瞻封公國學生，以子貴，封工部屯田司主事。我親家心泉廷樞之伴人也。封公曾祖崇禎朝大司馬，尊公叔受先生，以命案破家，封公承板蕩之餘，勤苦操持，銖積寸累，復歸完好，生平無鮮衣美食之奉，望明而興，和衣而寢，疏食致致，維日不足，止生心泉一人，延師訓課，會文學社，不惜多費，故能成名入仕，身膺榮封，其儉樸家風，至今不改焉。

汪柳亭先生，官戶部員外郎，先生少孤，祖與叔撫育之，既長折箸，豐於資，先生秉性仁厚，富而不驕，尤好施與，鄰里鄉黨之藉以舉火者，不知凡幾。通籍數年，以太夫人年高，乞養歸里，構南陔草堂，疏池畧石，聚書萬卷於其中，教子課孫，有終焉之志。郡中與大工，若修駱駝儀鳳，青銅諸橋梁，封學宮，擬建育嬰堂，疏潯城河，先生必首捐重資，盈千百弗少吝。冬夏施茶湯，散藥餅，棉絮被蚊帳之類，歲費數千金。每歲除出自金贈遺友朋親戚之慮，困者又累千金，四方挾一技來游者，皆滿其意而去。用是家中落，先生之散財自若也。令祖初庵先生，與本生先祖康熙壬子同舉京兆，余以世好得交於先生，故熟悉先生之為人。禾中徐城玉，以鐵筆游我郡，館於慈感寺之三蓮房，辛亥夏中暑暴卒，客室如洗，余走白於先生，慨然捐棺，復贈殮資，所作善事如此類者，豈不勝數。家財幾散盡，年六十餘考終，人皆稱之為積善汪家焉。

汪注：先高祖諱亮采，字章雲，號柳亭，官戶部員外郎例仕。○先七世祖諱以澄，字致遠，號訓思，休甯人。仁和商籍生，康熙壬子浙江舉人，考授中書，官至刑部郎中，此云初庵，并云舉京兆。○六世祖始遷居湖州，後遂入籍焉。

程孟輪觀察如絲，其竹南喬先生，與先中翰公結香火盟，觀察少余二年，以世好成總角交，觀察性豪邁，好結交賓客，輕財重義，揮千金若草芥，余目中所見，真知朋友通財之義者，實惟觀察一人。然少年意氣太盛，未免恃才傲物，矜以此買禍，初任馬湖府，調守夔州，以除私鹽精弊，觸大僚怒，一蹶幾死，大僚敗復起為四川觀察，忘者中傷之，遂以身殉，年僅三十有八，論者謂其一誤於年，再誤於才，余曰不然，觀察服官太早，聰明太過，少十年讀書養氣之功，以變化氣質耳。馬伏波戒兒子勿學杜季良子弟，以才勝者，斯言當三復。觀察喪歸，余哭之，恸，有詩曰：完卵僅能留一子，殘骸肯忍付雙親。嗚呼！斯人尚在，余豈有此晚年之困哉。

汪注：程如絲，四川按察使例仕。○程蔭藩，字棠臣，以子如絲封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周澤西先生之德，康熙丙子舉於鄉，歷官至江西萬安營都關先生人品端方，老成持重，口不臧否人物，經綏綏帶有儒將風流，與余同官四年，歡如兄弟，余食指繁，佐武備，無幾時，有懸釜之憂，先生出俸錢周急，至再三弗厭，至今猶負數十金，知我貧，雖處困窮，從不齒及。乙卯軍政銷綬去官，先生曳屣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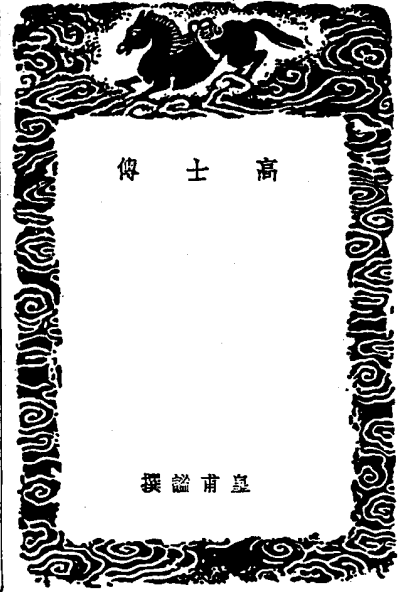
至余笑謂余曰：無官兩腳輕，從此可免若輩之累矣。家君年踰八旬，正欲乞養回籍，書下考，幸事也，爾然獲被而歸，奉太翁甘旨，以壽終，先生疑處苦中，伴太翁遺機，不離尺寸，既非掃除一室，枯坐其中，自西江歸來，杜門飲，親出翠觀其面，乾隆丙子，重赴鄉試之宴，年八十四，卒於家，清節高風，真不可及也。

周之德，字羽玉，丙子武舉，江西勇營都司僉事。

章甫甫贈公，以孫貴，贈給事中，世業農，贈公以忠厚勤儉成家，其行事與先高祖又庶公相彷彿，中年以後，漸豐饒，延師訓子，極忠敬之誠，仲子玉虹先生，康熙壬午副軍，需次學博，孫容谷先生，雍正庚戌進士，由部曹歷官侍御，轉給諫，曾孫習之，乾隆壬戌進士，由中翰遷都郎，一門科第，三世蟬聯，皆贈公盛德之報也。公為人樸樸實實，取與一介不苟，晚年布衣蔬食，依然老農老圃，與人相接納，拙於言詞，有江西商人病垂危，果袋中金授公曰：我病且死，身後事累君，遺金聽君經營取息，郵信召我子來，攜骨還鄉，他日以原數歸吾子足矣，言訖而逝，未及詳詢其籍貫，其子之名號，備訪十年，乃得其子，向牀頭取原袋金付之，積糜數寸，封識如故，其子號泣拜受而去，盛德如此，後嗣昌熾宜矣。

章嘉猷，字遐宇，以孫有大，贈朝議大夫，山東道監察御史。○章廷宏，字玉虹，壬午副榜。○章有大，字容谷，己酉舉人，庚戌進士，禮科給事中。○章寶傳，字習之，有大之子，戊午舉人，壬戌進士，禮科給事中，賞其章太翁文煥，以貿易起家，人極樸實，白手積業至萬金，終身衣食不兼味，年踰四十無子，有勸納妾者，懇然曰：我何人斯，敢許側室，兄之少子亦芬，經年甫十齡，於諸猶子最為鄙劣，翁已屬意立之，而未出諸口，除夕亦芬忽自來，掛籍曰：姪今為叔孀子，不歸矣，翁大喜，即走白兄嫂，元且告之祖宗，立為嗣，翁極慈，嗣子極孝，天倫之樂，勝於親生，未幾，為嗣子援例入成均，考授州司馬，身膺封典，享大年而終，孫曾皆讀書游庠，翁歿時，嗣子哀毀盡禮，見者莫不嗟歎，謂翁付托得人也。

張權六先生，海鹽硤石人，由明經乘我郡程邑錄，歷官休甯令，先生風雅能文，長於書法，善談飲，與先中翰公交忘形，先生初難於嗣，抱養他姓子，晚年乃得少子，從存恐不及見其成立，時懷隱憂，及官休甯，有程庠友王叶飛過訪，其時先岳吳清時先生，亦在署中，見先生迎叶飛入，欣欣有喜色，越數日，盛設款先岳及叶飛，酒半，先生懸額謂先岳曰：僕之家事，君所稔知，三尺孤將安託，不早計，他日為儿上肉矣。王君生平極重然諾，有愛女，僕將聘為少子婦，即以親孤累之政，煩長者來紅絲成百年好，成且不朽，於是先岳執柯，筮吉定盟，先生出資金三千兩授叶飛曰：小子母子之命，咸藉是以延，若其好為之，叶飛攜金歸，為置田宅，先生歿後，迎養存母子來湖，卵翼教誨，實不負死者之託，養存天性聰慧，美如冠玉，幽靜如處子，年十三，即有文名，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拔前茅，人皆慶權六先生有子，不日定為玉堂人物，及於人王氏，伉儷極相得，或謂叶飛自受金日，即生觀，此鐵鍊羅織之言也，惟是田宅契券，俱實到於王，養存成立，而不歸之，納賦戶名，久不更正，似可疑耳，叶飛有子曰講田，貪狼暴戾，虎視於旁，惟恐養存有荆州之索，未幾，王氏夭，給歸戴氏，若先生之女，素存計人之胞妹也，斯時叶飛乘鐸不中，養存卜居於西門外之龍泉渡口，朝夕薪水，取給於王，反若仰食於外家者，養存母子，不無後言，講田則如



高士傳序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孔子稱譽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滅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獨教食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華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高士傳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巢父	子州支父	蒲衣子	小臣稷	老子李耳	林類	長沮桀溺	陸通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列禦寇	東郭順子	頑腐	漁父	樂臣公	黃石公	王生	成公	張仲蔚	鄭樸	閔貢	卷下	王霸	東海隱者	臺佟	矯慎
	王倪	許由	壤父	披裘公	弦高	庚桑楚	榮啓期	石門守	曾參		壺丘子林	莊周	公儀潛	黔婁先生	安期生	蓋公	魯二徵士	魯三徵士	安丘聖之	彭城老父	李弘			嚴光	梁鴻	韓康	任棠	
	葛洪	善卷	石戶之農	江上丈人	商容	老萊子	荷蓑	荷篠丈人	顏回		老商氏	段干木	王斗	陳仲子	河上丈人	四皓	田何	韓福	宋勝之	韓順	向長			牛牢	高恢	丘新	華恂	

高士傳目錄終

法真	夏履	袁閔	鄭玄	姜岐	焦先	漢廣老父	郭太	姜肱	任安	荀靖	徐穉	申屠蟠	管寧	龐公	胡昭
----	----	----	----	----	----	------	----	----	----	----	----	-----	----	----	----

高士傳

音 皇甫謐撰
明 吳瑄校

卷上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
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曠焉如新
生之饋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大道不鑿 至人秀世 被衣冠出
超然釋智 齧公聆教 無言相契
暢悻長歌 冥空排去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
為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
汝民淫癡則屢疾偏死齧然乎哉木處則端慄恟懼
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黍麋鹿食薦藪
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位獲獨狙以為雌麋
與鹿交齧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
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
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注而不
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

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
端乎

王倪天士 缺也問道 育艾爾神
一綿虛抱 寒暑何侵 風雷弗耗
大準玄黃 權輿上教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
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拔乎天
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
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
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核方且四顧而
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

齧缺由師 蘊含上智 至道相契
宗王祖被 遐言未卒 咽然睡寐
滅影山隅 弗求天配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
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
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
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巢父鳥棲 弗管棟宇 由進塵言
嚴揮不與 乃臨其清 乃洗其耳
箕穎高風 千齡無已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操義履方邪席不
坐邪簪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

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
之質也吾將為質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危人雖
不治庖尸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
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者知之矣由於是適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
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
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
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
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
沒奔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
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奉祀至
今不絕也

武仲案修 毫邪不處 黃屋將歸
紫芳高舉 穎汲箕田 羞頰汗鄙
粗豆公神 綿綿無已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而師之及堯受
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善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
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乎百姓安靜不
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
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
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
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
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

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湯矣善卷 君堯北面 鹿衣牧世

自臻從勸 虞欽玄德 讓之赤縣

貴適心神 永懷荒巖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

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

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又讓之亦對之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

暇治天下也

休休支父 道重八咫 陰懷陽覺

神寂而恬 魏魏二帝 大器告傳

不違長謝 繕性自全

壞父

壞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壞

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

壞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何德於我哉

老父鬻髮 愉愉壤戲 吐厥鳴歌

朝與夕息 虛濁咸充 帝焉何利

醇和未斲 陶哉為世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

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及也

虞皇御世 虛諮禪者 石戶之農

至人在野 天位以干 棄如履捨

滅迹滄溟 清蹤莫寫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

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

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

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

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

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蒲衣妙紀 德與天伴 大舜虛襟

模範是求 發評虞泰 致一馬牛

擾勞民辛 胡可縶留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顧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

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

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

姓名也

負薪炎暑 吳有一翁 粗縵弗御

冒彼繁茸 季札相迨 遺拾不從

姓名終秘 空仰高風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

奢子員公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

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

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

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

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

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俗 鼓柁江隈 楚胥求濟

夜亂蘆漪 笑辭星劍 意進鯨魚

勿勿戒別 何用名為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

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

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

小臣之稷 微爾齊戎 魏崖獨拔

苦節自貞 君駟數過 聊得瞻迎

區區管鮑 何足班倫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

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

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

三人成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

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

高將市于周過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

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

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

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

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

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茲公鄭寶 托跡遷賈 秦穆揚兵

于周避迂 矯命犒師 陰扞國禍

僻賞居夷 飄焉弗顧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

弟子乎容曰將語于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

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

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古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

曰公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

天下事盡矣

商容大道

教庶瓊遺

喜編後授

老子李耳

伯陽聖老

道冠羣生

西關度跡

庚桑楚

老萊子

賢知明揚

老萊子

聃也之師

三言甚寡

屢發其規

人貌天行

龍稱禮得

玄化冥冥

壽經億代

牛候書成

形將變化

萬務何餘

息意三年

畫去挈遠

世心何淺

風尊翠嶽

祖豆不樂

形生自晏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

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

鉞去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釜而去老萊子亦隨

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積而承其遺粒

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楚萊避紛 蒙陽寄帛 草宮木榻

水菽怡志 駕屈楚君 經綸將貽

內贊遐謀 相携遠逝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德於故畦

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龍端向之而歎曰

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

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輟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輟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

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當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

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林類錄遊 取資帶屨 踽踽行歌

蕭蕭子影 素王載觀 令賜乞請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老萊子

果得高言

不虛停軫

樂啓期

樂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

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穢穢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蔡公何族 弗美身隅 揚歌邱野

撫絃而嬉 清言自寬 披吐宣尼

契天符命 孤引東墟

荷黃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

乃荷黃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磬

經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

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荷黃者何 逃名衛地 宣尼鳴樂

聞音知意 翩然出諷 比之厲揭

斯行斯言 果於忘世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丘曰

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

從避世之士哉糴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悠悠沮溺 竝耜荒墟 敬詢渡濟

老萊子

老萊子

暫駐浮車 飄然無吝 齊口致譏

物情不足 隱德有餘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至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時人賢焉

石門闢者

閻闢是尸

仲路宵校

迺詢其師

魯尼人耳

強仕致譏

闕光韜彩

百世所希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

丈人絕軌

倨接洙賢

天涯日暮

雞黍是延

載陳夫子

尋返客轅

先幾掃跡

虛室依然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

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妻聞義士非禮不動委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覩妻戴經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植實服黃菁子隱蜀我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接輿厭濁 放隱伴狂 徵羅上士 車下道傷

從適遐方 歌采鳳德 妙藥為糧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溫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羊哉子輿 領道泗濱 浩浩之氣

常驕大人 為都不樂 好爵難嬰

單居秘論 傳耀千春

類回 類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食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食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禮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官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慨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顏氏之子 不作簞瓢 心齋白日

志迥青霄 圃永田食 大聖遊交

鼓琴蓬華 可以逍遙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銜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應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原生匱蓋

室侵風雨

薄炊經旬

彫裘歷紀

友賜榮華

驂駢卒止

聞剖病貧

終身含恥

高士傳

卷中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吳瑄 校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用少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釋然慙俯而不對有問丈人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頰然不自得行二十里而後愈

丈人治圃 捐掃其勞 賜焉逢觀
進說為樺 前陳後詰 反覆見嘲
風波全德 私語其曹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至哉壺子 列老下趨 龍藏鄭圃

真與道俱 側聞玄語 宣發希微
載陳生化 繼述黃書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對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屨乘風其可得乎

老商樹教 列冠下趨 居門七載
席始相携 眼耳都融 葉幹忘機
乘風枯槁 得道而歸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于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供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歿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禦寇隱鄭 四十餘年 台衡大鏡
頓首拒高 麾使悟妻 保體消愆
耕風駐世 表錄蓬仙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莊周傲世

沈洋寓言 文窮萬妙

學守一玄

戲游自快 國聘難延

浩然就盡

弗避烏鳶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間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載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載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早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天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干木自晉

萍寓西河 羣賢分組

樹介巖阿

千乘登門 踴躍逃徂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綠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獨抱自然

動展如天

清虛應物

文侯失志

迷窺高弟

欲述難言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于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魯慕公儀

崇階以釣

投意孔思

迺非誠到

面返君言

高陳友操

考祭弗談

畢景怡道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歎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追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

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未先若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卓率王斗

抗節齊門

袞衣奔走

至訓希聞

方聆歌規

省過以承

聊揚五彥

境庶咸寧

顏厲

抗節齊門

袞衣奔走

顏厲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厲前厲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厲人臣也王曰厲前厲亦曰王前可乎厲對曰夫厲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厲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厲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日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以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履都顏厲辭去曰厲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處遂辭而去

特哉齊厲

劇折廟堂

上陳二帝

下舉三王

賓師靡諾

形神恐妨

終身不辱

野錄有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蔡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黔婁物表

著撰存志

却相魯公

辨御齊使

捐世蕭條

飲余弗備

賢矣配人

以康為誌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遺歲飢乏根三日乃匍匐而食并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摩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陳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陳仲退情

於陵控玩

調飢算李

糟食過半

楚相敦求

山妻一算

遂嫁雲蹤

鋤丁自策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歟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于烟水

族氏無彰

鱗鱗自舉

偶觀三閭

開敷數語

擊掉揚歌 冥潛何許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馬為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安期高蹈

朱顏常駐

去矣銀毫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涇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為道家之宗焉

伯陽倡教

宜機顯象

鶴髮葆真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為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臣公貴閣

不滑神精

教承瑕翁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于世王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丞相蓋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

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為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尊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為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羸末龍爭

遲棲東海

行輔漢庭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遠迤躡躡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駒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皇皇四老

芝糧蘿被

隆準膺圖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調黃石公故陸履把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許愕然欲殿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

同襟齊志

弗整天真

空勞聘幣

重歸地肺

遠處藍田

奮圖封拜

無為教參

齊方底泰

玄風猶在

羸矣蓋公

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且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何者老翁

脫履令拾

定帝謀王

魯一徵士

魯一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通不敢致而去

托名黃石

玉攷金版

穀城留跡

叔孫佐命

難興禮樂

謂方荆棘

翔飛秦廓

孔庭遺學

儀聲適作

弗納玄纁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商瞿授易

孔脉繩繩

親勞萬乘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為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

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為公車今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為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戰解願謂釋之為我結讎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諫生曰獨奈何廷尉張廷尉使跪繫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碩矣王生 道研軒李 斐爾張公 素交一臂 義解虛庭 趨風敬繫 凡百華裾 悉高廷尉

犖峻 犖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公同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水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悵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悵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所所人立祠號曰所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京兆伯陵 所峰屏獨 太史騰書 典言報復 知足無虞 守玄祛辱 居士靈祠 春秋自續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者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日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北郡韓福 潔白修躬 博陸調燮 迺下旌弓 疾稽中釋 帛獎幽蹤 荷衣鳩杖 陶陶令終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日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日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日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即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成公全朴 稱謂不傳 途遭玉羣 峻時幅邊 詞歸方外 克免帝怒 書即迺遣 茅戶乞言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日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者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安丘丈人 中林自命 龍位來師 豹潛逾勁 岐業周流 老編刪定 振教玄玄 道家術鏡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郁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勝之敦孝 聚居風動 力施衰白 食損姻眾 附姊養殮 拒兄錄用 獨綜絃歌 義光是弄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蕡知之仲蔚退輪 景卿並轍 洞探乾曜 兼長聚業 閩戶棲神 荆榛掩絕 塵壘何知 馨香不滅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日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日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日君何以不仕君平日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日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日吾有萬金子無億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日不然吾前宿于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懸若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雲所師 聘文是聞 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彭城老父

真人淡泊 曹哉匪虛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飲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眾莫知其誰也

彭城老父

陸沈皓首 炎鷲將移 弔哭低回 曾非儕友

蕙膏之規

哲士宜守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卒不詣王莽未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單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實聞囂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世道交喪

子良隱息 寧極青山

恥歌白石

求於井蛙 責之負笈

鄭樸

兔戮狐收 泰然林澤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

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谷口子真

甘恬秉默 非服弗服 為農草澤

非食弗食

不答徵車 撰其玄德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繕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仲元所居 俗用拭新 授之百里 非其素情 中途道絕 卒老高深 先英評許 未悉玄真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貧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敢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子平上哲

賦德淵沖 玩辭觀象

損退自崇

伉男儷女 家務不宗

周攀五嶽

禽老是同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蔬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赦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藏寶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九域

高士傳

卷下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吳瑄 校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
素冠帶絕交宜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
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
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
至以壽終

儒仲處英

放獨新世

光武中興

守禮不試

草履野耕

甘於沉翳

賢室高明

濟放遊事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
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
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
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
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
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尊足不癡也
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
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
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
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
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
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

高士傳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
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
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吁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王連連

北軍親就

內榻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
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
帝友眾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
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
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
稱疾不答詔命

君直峻守

取交萬乘

清夜片言

終身為信

卯金復興

幣玉不應

葆蓋煌煌

遵廬慰問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
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
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易為致
此而復遠去何往來肩肩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
納論者高之

隱者閒曠

避世滄瀛

其友樹節

迺餌華纓

進輕退促

舉動不經

交攜長絕

時議所欽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大學博覽
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中曾誤遺火延及他
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為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者老見鴻非恒
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
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
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
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裝
飾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
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
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
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
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卑伯通
廬下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家
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介恥攀龍

貧資畜豕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貞配孟光

骨埋吳土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
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匡絜終身不仕焉

高恢總髮

道德是求

伯鸞齊志

泉石胥遊

東飛西駐

歌以寫憂

形容萬里

遠蹈同流

臺修

臺修字孝威魏郡人也... 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策果為誓見修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其苦如何... 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緩撫牧養夕惕匪忒及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孝威特邁

不願彈冠 郡公温勞 有語足寬 終齡超遂 大璞得完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用藥為遂遷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許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徵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伯休謝俗

細文舉名 飄然改茶 通都樹價 選蔽霸陵 伴隨國聘 俄蹈虛真

丘新

丘新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新耶友新耶師新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新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

不敢屈

季春傲俗 自矜無伍 國守逢迎 翩翩鳳舉 寵祿塵如 清言爛吐 鄙爾扶風 誰攀冠屨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翥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避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親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關舉世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嘗能騎龍弄鳳翔矯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免宜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仲彥驚揚

孤翔不娶 友牘殷勤 淡無應界 入島專仙 還家告逝 復見他邪 的然靈異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侯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孟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季真懿賁

弘通卜藝 超時區表

棄榮絕利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鳳色鴻姿 龐守來瞻 獸形三喻 圓傳鄉地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擊恂

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演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年中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類聞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羨

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高知宿學 門與紛如 功曹向却
孤峻所希 再薦知己 四下鸞書
杳然長絕 德撰碑碑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率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漢濱老父

操鋤沔上 翠華雷動
不肩瞻仰 台臣屈問 理辯如響
俯首含羞 勿勿塵鞅

徐樺

徐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樺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各命公舉樺身自赴太守黃瓊亦嘗辟樺至瓊數歸樺江夏樺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塞前致辭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孺子清妙 超絕代俗 屢辟鴻臚
不瑕皎玉 萬里赴喪 炙雞茅束
以力粥饘 安安自足

夏鏡

高士傳

高士傳

夏鏡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倫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鏡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鏡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蔡鋼善士謂之黨人鏡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為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為黨魁鏡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受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為治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鏡獨歎曰已為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質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漢陽潛使人以車迎鏡親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鏡

八顧夏鏡

不通統綽 抱影烟霞
灰情辟舉 秦網數張 天形遂毀
容作將終 固迎歸止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鄰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子笞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彦學春秋傳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者於陳梁之間步行過雨巾一角懸眾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樺來弔以生芻一束頻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除耳凡司徒辟太常禮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廬膳常虛
躬衣不掩 察觀乾象 懷珍高卷

有道之碑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為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狀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獻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筆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子龍尚節

抗論生枯 博經舉贊
殞友浮河 榜標初熾 獨嘆坑虞
巢依梁碣 得以安歌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自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屐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汝南夏甫

杜門深處 日朝母氏
揮絕賓侶 科頭自放 不閑俗禮
長歌白駒 逍遙桑梓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縛弟子自遠方至者二千餘人... 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為健為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纒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迷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於家

伯淮英明 經通緯治 四海樞衣
多齊孔氏 天使圖形 幽房韜被
碧海浮梓 青州迷世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故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遂以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異席榻上當膝皆穿常有布裙絡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遠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為賢者

寧也何自 管仲之孫 片金弗顧
刺席遠歎 龍德既顯 豹隱是徵
甘心玄冥 郡閣圖形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曾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童弄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康成養類 博極羣典 得五馬門

大道是勉 几授專高 孟學溫儉
八尺之軀 終焉閉歎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云

定祖儒流 世有贊言 披求遠傳
感激仲連 性情咸得 出去憂纏
清虛無染 珪組永捐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鶴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宿鵲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于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龐公真隱 志凌冰雪 弗慕榮華
自單巢穴 遺與人殊 身於世絕
茹秀鹿門 欣怡雲月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妻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汴國橋玄為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教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過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

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管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于平幼孤

于平幼孤 俞俞守道 功曹爰致
托疾以報 守計劫迫 尹郵宣敕
牧豕調蜂 天涯蕭傲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聞門弟陸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借之誅靖者二十六人稱陰令丘積追號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諡曰昭定先生

八龍矯首 里署高陽 叔慈樞化
物外遊翔 終身肥遯 至寶含章
玄昭二謚 永世遺芳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胡昭高尚 不事袁曹 陸渾之下
耕讀道遠 樂亭相管 由免奔騷
羣賢遊鳳 已入冥寥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粗不着衣

臥不設席又無厚以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
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近視
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大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後百餘歲卒

孝然奇士

少避白波

食草吸水

露寓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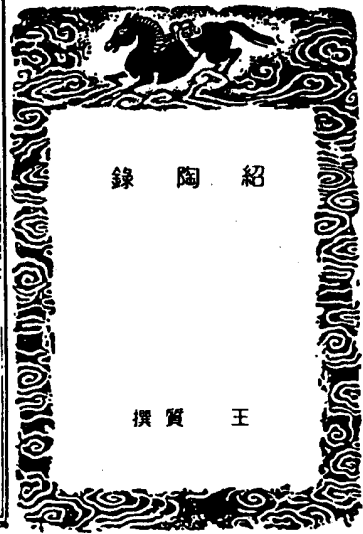
色殊髣髴

伐國謬歌

饑寒待盡

風節高哉

高士傳卷下



雲船堂紹陶錄序

孔子之誅歎辭矣一歎顏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再歎曾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孔子問微宜其至情飯蔬食飲水出於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惟忘世故能濟世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在顏子固從容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孔子抑標未哉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義者名義著而真心

紹陶錄序

隱聖賢超然遺之數內在世數外在天世有推移天無變遷而死者觀聖賢然耶又況逆順成虧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既知矣何加焉晝夜之道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耶子欲無言此之故也唯願甄之所欣回玩沂雩之所適點以曲肱會之則紹陶之錄姑存可也王質序

紹陶錄卷上

泰山 王質 述

書陶元亮譜

元亮高風發于未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愨著助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掃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為武帝乘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難江海遠歸送君過虎溪而御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書陶通明譜

紹陶錄卷上

通明高風發于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祖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 果子遺世紹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書栗里華陽陶高辭

淵乎栗里誰哉華陽也當時所慮異代所傷栗里營言風波未定已為利語華陽單于之詩死而秘籥出之雖本草亦屬去世乃傳生安死樂度此足矣安樂之簡伊洛自有乾坤栗里華陽其安樂也已辭具左方

栗里譜

興甯三年乙丑 晉 君生于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實茲愷喜陶氏自佩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蛟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佩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 晉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蚤世我年二六 大元

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范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于前妻鋤于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柴桑人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居詩云諒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尋亦卻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晉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羸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孌慰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遊斜川詩云開歲後五日方三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雷潯陽踰年當是子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開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風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云昔在江陵重雁天詞解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

紹陶錄卷上

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飛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僊俛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間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二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當是故歲自

都遺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總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榮榮還舊居詩云噉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園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榮榮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營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

紹陶錄卷上

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致繁山陰屢採上藥夕聞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在再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有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週五 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權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颯至自謂繫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洪田舍稷詩云日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須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有楚調詩云龍腕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願是歲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遺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于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見極懼竟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酌之有九日

紹陶錄卷上

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醞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凡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 庚申 君年五十六全懸周續之召至都下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選續之在城北講禮贊書有示周據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潛中從我頰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矣況京師劉道民亦同隱有和劉榮桑詩云擊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飢其還以春有耐劉榮桑詩云嘉榘養南瞻又云慨然已知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酌醉不改質文折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榮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續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據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詩丁榮桑詩云秉直司聽于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于劉過厚于周遺民自隱之餘無間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稱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

紹陶錄卷上

王癸亥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海陽口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悉送酒家相知久聞驟見益歡延之未審何時來榮桑所謂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齊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知何時去榮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略見 元嘉三年 丙寅 君年六十二禮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瘳候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邇當是抄秋下世顏延之諫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

紹陶錄卷上

華陽譜 孝建三年 丙申 君生于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雨天人持爐焚香來前有娠今世爲君再世爲孫思邈而世鐘啓于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述略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杖遊及學書 始元年 乙巳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嗜白日不覺爲遺及長博讀書達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寔稀染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致証益詳間與集註差異 元徽二年 甲寅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不爲官雖在官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勢可見 永明十年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向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振嗽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

紹陶錄卷上

華陽譜 孝建三年 丙申 君生于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雨天人持爐焚香來前有娠今世爲君再世爲孫思邈而世鐘啓于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述略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杖遊及學書 始元年 乙巳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嗜白日不覺爲遺及長博讀書達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寔稀染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致証益詳間與集註差異 元徽二年 甲寅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不爲官雖在官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勢可見 永明十年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向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振嗽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

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終勢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勢相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屢要不至自樓句曲不出所謂遍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太子召他適皆無效又言往東陽從孫遊獄受符圖經法亦無效惟楊義靈寶五符傳句容葛象象以傳陸靜修陸以傳孫許翹朝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過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閒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二年已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凡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止其下真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為樂間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與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辦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 齊和 辛巳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接識文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默已已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難

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中大通初獻普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狂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凌移參會侯母大解駭機豈盡忘救世者但觀時爾早慕張良其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藉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聞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 梁高 王午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遊及即位恩禮彌篤問訊勿絕屢招不出豈兩牛一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亦不皆事梁武帝常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由

乃附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洞泉石益奇無蛇虺有佳木及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壘 中大通元年已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問以本草用蠶蟲水蛭之屬傷物連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圖自青城來句曲先昇以君問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雙眼或方夢勝力善薩授菩提記乃詣鄖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嵩從鍾離權授劍訣後二百年來參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脩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壘絕于人境報盡還來散入諸遐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禮未未開回覽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雷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寇亡日乃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途乃承唐世將寶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海陵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昇平之盛隆古所稀聖誕當是此時初隨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它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詳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照原際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歎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擬界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今終又云

移南村詩 見集謀居南村甚久所謂謀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戀南村甚堅所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未審何時復還西廡所謂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友故未忍言紫居當是居南村經多時 多柴多桑今繁陰栗梨今山前山後而多聞有人令聚心林密林疎今溪山自為秋春不見今相思相思今起下牀而攬衣南鳴今嘉稔北隔今新葵轉南村今西廡夫豈敢芳今要之何所獨無芳草今惟吾字其增非紛有此內美今奚適而非其期勿知太元今又焉知義熙

移南村詩 見集謀居南村甚久所謂謀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戀南村甚堅所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未審何時復還西廡所謂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友故未忍言紫居當是居南村經多時 多柴多桑今繁陰栗梨今山前山後而多聞有人令聚心林密林疎今溪山自為秋春不見今相思相思今起下牀而攬衣南鳴今嘉稔北隔今新葵轉南村今西廡夫豈敢芳今要之何所獨無芳草今惟吾字其增非紛有此內美今奚適而非其期勿知太元今又焉知義熙

去彭澤辭 見集彭澤歸從叔營致當是陶藝官太常君平生上至曲阿下至江陵所謂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即在曲阿阿在丹陽至是所謂恐非此名計息駕歸閒居自後不見所之 西田下隕今將荒胡不歸彭澤向笑今惟榮榮其是思米五斗今何游帶一束今何卑乾坤莽蒼今懷有道之無期山嶼今江衝魚龍波濤今盡人魚子猶怔仲朝上英今暮下雄山林自有豪杰今白銀水精之飛龍

去彭澤辭 見集彭澤歸從叔營致當是陶藝官太常君平生上至曲阿下至江陵所謂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即在曲阿阿在丹陽至是所謂恐非此名計息駕歸閒居自後不見所之 西田下隕今將荒胡不歸彭澤向笑今惟榮榮其是思米五斗今何游帶一束今何卑乾坤莽蒼今懷有道之無期山嶼今江衝魚龍波濤今盡人魚子猶怔仲朝上英今暮下雄山林自有豪杰今白銀水精之飛龍

遊斜川辭

見集曲同遊無攷劉道 之履通之

麗遊祖企謝景夷羊和齡劉子驥鄉親張野

從弟敬道仲德見傳見集顏延之見誄君親

友之情甚敦停雲詩麗參軍序略見晚息交

遊獨悅親戚見歸來辭所以敬德云亡傷懷

深深見文甚詳張野無見

風物兮美且閑矯鸞馳筋兮各適所天南阜兮斜川

川雖斜兮心不然二隣三曲兮為誰劉郎周兮祖謝

羊龐皆從而命之開沙奔兮烟磬回鋒轉兮雲翮上

下溢浦兮無乃丹陽之桀人不恨廬山之弗秀兮恨

廬山之弗深

稷西田下溪辭

見集世事度甚微常抱儻窅有乞食詩極哀

歸去來辭餅無儲粟有會而作序 火機通

旬日可見

平嘯兮交遠風長苗兮懷新新欲升兮未升猿鳥兮

悲唳鏡霜露兮深山風氣兮先城郭而生寒壘不苦

兮將辭其實難倍伊徒周兮又奚著而奚作青山白

蓮兮遠道遠遊矧玉臺兮金闕

居句曲山辭

見傳始模句曲山立館中茅號華陽隱居南

最高為大茅北孤峯燈石為小茅中三峯鼎

立近後最高為中茅同為句曲

林屋兮峨岷俗宗難浮兮嶽之幅員既長兮無極香

烟壑兮雲波谷高陵深兮矧昭陽穹廡之翻覆萬春

千隄兮句曲東麓兮南岡桂椒蕭艾兮同香滄洲溪

兮永碧茂茵山兮長蒼

移積金洞辭

見傳大茅中茅長阿中連石為積金今居東

紹陶錄卷上

樂府辭

而橫壁多瑕石深穴登壁狹洞皆有源泉大

率冬溫夏冷水旱不增減色白味甘美隱居

東潤宅與許長史南潤宅最奇長史即道又

有孫即許嗣舍人即揚義並在旁迨三君皆

生東晉諸仙故述多出所傳

長史御風兮舍人躡雲接左右兮山高谷深昔渺渺

兮何世今茫茫兮何代王謝兮吳中楊許兮塵外五

明重雲兮咫尺而脩阻東春兮西秋豈兮遊芳木

花蓼花兮似不同人兮馬往藥香無歇兮人生不可

以久留

禮育王塔辭

見傳臨作先用道家制鍊鈴藥鈴佩符腋下

欽符醫上次用佛家儀覆以袈裟帶絕葛衍

桐柏弟子劉顯林等學仙泉法等堅學佛居

兼辭于仙特詣極

乾坤分異迥兮隔以海潮之飛鴻鶴號十度而九回

朝句曲之嶼岫兮暮育王之參差垂老遠遊兮豈其

舍人長史之非工精行次絕行兮非道行照行之可

希天石縱兮天河躡星辰日月兮欽危度錢唐兮江

碧而山蒼斯行兮非當

紹陶錄卷上

築符樓辭

見傳華陽頌紀居上多種果林蔬園澗泉石

窟亦弗遺未見及樓當是在東洲前居既遠

故述不甚省頌所包羅甚闊偶不及之如欲

立獨刻頌安經唱導前頌亦不及經臺

樓愈高兮世愈遠平墟兮喬松遇風風過松兮信

美而弗起筆籟兮雲波波濤兮雪川夢已隔而非聞

兮矧浮塵之入飛烟樓安得兮委草松安得兮穹巖

大分有終兮大空無終斯時有羣仙之是從兮它時

無一人之與同

籃輿 柴車

見傳門生暨兒擇籃輿適廬山為王休元入

溢城亦用此見集日暮巾柴車

柴桑雖寂寥兮亦扶疎不孤吾桂兮吾車紙筆梨棗

兮物計有酒兮聊可與娛洲寒兮桑落久阻脩兮江

淮慘其如作雀怨兮猿悲淮井宿丹兮無依溢城倘

可以且泊兮廬山未越天來啼

筋舟 見集筋舟陰門前

有事兮春晴趾垂舉兮攬游確回兮哈漫漫何堪

兮何舟潺湲兮虎溪東林兮遠師溪深兮榜度溪淺

兮行歸藉玩兮 痕道知兮履某林有影兮溪無聲

露下月明兮過之到家兮掩門噫其不爾兮闔蓬亦

可以棲身

琴

見傳有琴無絃以為但得琴中遇何勞絃上

聲見集上弦驚白鶴下絃操孤鶴

寫意兮憑聲寄無所兮夫何能陶我心酷我酒我兮

勿充豈其餘兮于琴山空兮聲幽溪空兮聲澈運有

絃兮何時溪山兮為我流水而白雪虎溪石兮蹙蹙

靈山樹兮藥巖柏下之人已往兮清吹毋為之慳彈

壺那

見集多及壺觴次及杯罇無定器多言濁流

嘗言偶有名酒當是艱得至作二十首平生

賦詩未有若此其多新情未有若此其適者

尋詩可見

乾為天兮為圓有時兮不然醒復醒兮日月皆為之

右轉醉復醉兮天勿為之左旋寤還觀兮北眺飲孤

照兮南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謫兮天何波浪之瀾

漫柯欒欒兮我呀松蕭蕭我撫阿舒阿宣兮姑去我

獨歌兮獨舞花無與兮易乘盡無宅兮曷歸兮茫茫

紹陶錄卷上

山江錦茵白蘋紅巾我茵不文雖吐矣噴在我窩今
不可驕深陷溪山花柳毛松房竹館棲身半

交牀 懶牀

宜用竹水竹麻條交繫懶牀用竹用條皆
如之或黃牛革代條以牢穩為良

礫礫其窳奸其緊夫惟無華可與相承在我窩今
不可唾運微樹繁行稍遲倦即倚牀鈎片時

栗里案 見魏歌詞

机 椅

宜用紫竹黃竹椅宜用竹椅竹机蒲團竹櫛

紹陶錄卷上

椅可負以輕便為良

昔水我眼今雪我身豈惟我身又玉我心在我窩今
不可鄙班坐春莎搥吾椅哈隱春山亦吾机

栗里案 見時運詩

宜用常栗不必好古尚奇操宜用多恬愉少
悲怨多幽淡少繁急不可求傳反嬰神勞心

以輕緻為良

宜竹宜松宜山宜溪有月無風無適不宜在我窩今
不可攖千頭萬緒散關心纒間一聲無一星

栗里案 見歸田園詩

鋤 鏡 刀 斧

宜用鋼為刀黃檀木白桐木為柄以堅利為
良

我藥務滋我蔬務榮開并開花任其死生在我窩今
不可沉鏹欲平平鋤欲深攪刀鈎林多借薪

紹陶錄卷上

紹陶錄卷上

書唐濟民事

廬山異人多前聞久寂矣近得一人焉出于士大夫
之間可也 已同年臨川唐君名汝舟字濟民其奉
趣可見小名宜僧小字僧兒其奉趣之外又可見也
君亦偉哉少業儒事決科年四十有五始有成戶據
南康儒官武陵宰斯春之黃梅居久之易祠官歸還
江人莫知何為也初娶黃繼娶張居無何出隻子贊
旁舍無他唐夫頗淡處焚也不求官不治生不接親
朋至不見其子人亦莫知何為也臨川豐城益江量

紹陶錄卷下

薄有生理官廩亦微有贏資一日蓋哀施廬山諸寺
及諸庵夫頗往來傳食無定所亦無多時閉旬月輒
他徙人莫知其為也飲食固隨眾衣服亦不加以綉
院下知其何以度寒暑錢幣皆無所挈持不知其何
以應緩急也有所遇邪人亦莫知自有所得耶人亦
莫知惟不言故不知也或訪求即深避逢者鮮焉終
莫知何為也今天年六十有九婦不知年輕行巖谷
甚駛其能與君全固宜皆康強常悅豫從君同皇嘗
鐔叔廉得之及從他得皆相符今君不可得見悲夫
癸卯正月六日泰山王質書

書鹿伯可事

士大夫挾才宏者交世深脫然遺之才空則世疎同
年鹿君卿之奇哉君名何字伯可再舉登庚辰中科
資精悍才踔厲傲官已張奇聲孤履益著能事遇
事如照鏡取形取更如聚火燔石也以故臨蒞者多
誦體降心接之他所拊者屬君從容如辨白黑入
稍遲為 駭發矣無何然引章求謝事年五十有一
也謝公廓然開之與君同自出天台尊事如師資開
之承上瞻渥甚晚鼎席近矣乘推致趣近列見君退
心堅歸辭若不遺餘力輒之侵尋通簡上意上亦愛

二 怡勿忍使去也君自以喪至家喪兄弟叢哀抱病他
流者以為不舍去無以延于世人皆覺其為辭端不
為是也君宰燭知其深情寓直延閣遣之將以感動
其有懷而未決而風厲其不然者于邦風豈小補哉
君今居鄉強健初無他怡愉良有適也問語所厚曰
吾無心路辭世態爾姑蘇沈繼祖述之君聯官者言
之他皆同辭矣時同題名大公巨卿班班矣先有濟
民後有伯可兩君振此風大豈無繼之者癸卯正月
十五日泰山王質題

奉白山野無關世資其開疎固宜周旋簪綬之間

拔亦難晉陶元亮梁陶通明皆棄官遺世者今
濟民伯可宦途方通年齒未頽而飄然去之肅之
為紹陶錄云王質題

兩同年為余興起山林之心至切矣既書其事已涉
閑趣者他辭今附于後

山友辭

拖白練

身全白背微紅尾長尤鮮白聲清簡又有拖

紅練通體深紅

拖白練拖白練蒼翠陰中玉一片翻枝倒葉露微茫

紹陶錄卷下

風動樹鳴忽不見穿向北穿向南山藤莖蔓何能纏
嗚呼此友公可解顏溪山縵繞多林密

青菜子

身青綠頭烏腦後一線細白圍之聲清急多

苦吟又謂之碧鶻

青菜子青菜子林靜山空候攜耳聞中娟妙度清圓
東林陰罷西林起葉青青菜青飛到山深聲轉清
嗚呼此友公相會心蕭瑟聲生寒林

泥滑滑

身焦黃雜黑斑點如點而小聲焦急多嗚則

有陰雨在望條間故又號竹鷄
泥滑滑泥滑滑林雨風交纏
樹外行人何時歇山有果圃有蔬
鳴呼此友兮慰所須草山花滿地鋪

黃栗留
身黃而光鮮背紅而眉黑聲清圓喜歌細青
蟲如云動便不喚你

黃栗留黃栗留寂寂冥冥傳幽桃花次墮杏花起
重疊春岡春樹稠聞之心蕭然花飛花落溪溪渡
鳴呼此友兮直忘言空山無人春亦寒

提葫蘆
身麻班如鶴而小蒼鸚聲清重初稍緩已適
大激烈

提葫蘆提葫蘆東呼西呼聲不孤豈惹花繁葡萄疎
整香整氣薰薰過相煩為我擲擲沙點漆景樂鳴
呼此友兮堅相期山樊亂蕊滿披皮

屈陸兒
身黑背足皆黃頭有鬚張翅有兩白團如毳
欲翅則隱如云鬼叫聲清急多傍人呈巧語
屈陸兒屈陸兒元無屈陸何呼為雜樹庭除花靜

相招相喚無人知屈陸陸兮屈陸亂衝花花絳
鳴呼此友兮莫相疑相伴空山深掩扉

山和尚
身灰褐而長鬚背俱黑聲滿圓潤若誦半尼
號者旋襍他聲

山和尚山和尚低叢之下高林上深飛掠動聲稍稍
穠翠參差不能障不蘭若不招提了丁啼罷還棲栖
鳴呼此友兮堪同鮮枝潤葉漫蒼敗

啄木兒
身間黑白腹深紅又一種身間青黃腹白碧

如雞啄食自飽
啄木兒啄木兒聲聲刺刺尋幽期山樊深淨眠睡歌
樹聲忽鳴林葉飛紅感感重督督山風城城聲聲流
鳴呼此友兮誠相知樹林要深不要稀

斬州鬼
身黑背足俱白聲清急別一聲不類斬州鬼
如云奚啻啻

斬州鬼斬州鬼江南淮北隔江水淮山巉巖深又深
鬼哭狼頭險無比爾且鳴我目睡花草草人令人醉
鳴呼此友兮願相逢谷烟溪霧深重重

百舌兒
身黑背足皆黃他禽善鳴者較效之俄頃作
數種新聽知其為皆此禽

百舌兒百舌兒口及時莫過時柳色花香皆可擬
林光水光多足娛花洽舌柳洽舌吟咏山風共山月
鳴呼此友兮相追隨樹巔一舞春夢歸

不如歸去
身灰褐啼極則倒里春殘多啄紅苞故物如
染血秋深則化為鷓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花稠草繁胡不住春山林烟
日暮山花慘悽無意緒溪可飲林可啄甘草且為樂
鳴呼此友兮勿逾約月明滿坐松蘿落

山樂官
身全稱能作歌音又能作拍彈音如擊磬者
聲清軟性極從容

山樂官山樂官自歌自和問追歡杉風梧月都清圓
松烟竹露何團樂林為莞溪為絃深山飛鳴相拍彈
鳴呼此友兮宜相請樹香樹粉山珍珍

畫眉兒
身褐眉細長而為翳白形聲皆妍類百舌能

畫眉兒畫眉兒林下何須更畫眉非非羅羅迷東西
聲高聲低聲態奇非真畫眉真畫眉刺藤稍時一罨
鳴呼此友兮長相陪樹抄聲來樹欲飛

雪錢子
身白如飛流黃而大尾長頸上一點深黑極
鮮未暮即相見燈火即死又號見燈滅

雪錢子雪錢子非雪非錢但相似天清雲淨雪鸞飛
樹聲繞定溪聲起只愛雪不愛錢梨花影下月明前
鳴呼此友兮豈相違重花香葉樂山枝

白頭翁
身間背腦上一點深圓一點鮮白飛上下不
橫斜又號打線子

白頭翁白頭翁喙淺紫稍深紅樹枝翻翻越山吹
樹葉駁駁離山蟲不斜飛不倒挂一線擲上一線下
鳴呼此友兮久相同半銜蘿月半衫風

婆餅焦
身稱聲焦急微清每調作三語初如云婆餅
焦次云不與吃末云歸家無消息後兩聲若

微子初聲
婆餅焦婆餅焦深山無草矣多勞青林窺窺臥展轉
綠樹翁翁飛迤迤脆枝弱弱枝強聞呼餅不聞香鳴
呼此友兮頻相招暮烟漠漠風蕭蕭

脫卻布袴
身稱立即無聲飛迴鳴唯唯相驚先曰脫卻
後隨曰破袴聲無聞斷又如云燒香撥火稍

急破類
脫卻破袴脫卻破袴空潤冥濛濕交股層層山草綠
山花川澗衣裳抱無數燒杉香燒楓香固挂蔓椒紛
服芳鳴呼此友兮毋作疎寒巢幽夢頻相呼

身間黑白腹深紅又一種身間青黃腹白碧

郭公

身黑澤稍緩如呼郭公音頗重稍急且繁如
呼布衣背頗清列餘聲如呼郭婆
郭公郭公上田下田催野翁嫌羨其翠銷青紅江江
活水聲交通並布穀並收穀稻花垂垂香撲撲嗚呼
此友今真相識所城豈坡晚陰濕

山鷓鴣

身青如赤背黑足青如鷓鴣而小應前有白圓
點背間有紫色赤毛多鳴即有雨稍緩則如
云行不得哥哥

山鷓鴣山鷓鴣林深濃淡交榮枯鈎勒格殊半雲水
山谷轉聲深轉孤沙易行泥難行蚤呼春暗回春明
嗚呼此友今全所歸石藤屢自古人衣

水友齋

鴛鴦
身麻褐襖花點如鴨而小稍長夜傍灘嘶雌
雄交頸即成睡賦性好思
鴛鴦鴛鴦一雌一雄春水鄉 所思在何方葡萄
顏色桃花香溪南畔溪北畔且住中流莫相伴嗚呼
此友今堪同調烟淨波明影可照

鷓鴣

身種色雌者白毛間黑花如鴨而小尾有毛
如松花夜停巖穴深栖聲清急
鷓鴣鷓鴣水花蕭疎並花立夜倚巖花眠莖香平種
溪山總如律春水溫秋水寒飲嘶側倚陰樹樹嗚呼
此友今常相安處舟橫渡人聚

翡翠兒

身粉青背上一縷濃翠背紅腹白如飛流黃
而大小者為翠碧果先極高後股低恐墮其
雛

鷓鴣

身全白背足皆紅眉黑飛如鶴立如鶴聲微
波清捕魚腹迅于鷓
江鷓江鷓茫茫萬波同一秋蕩雨蒲風不自由浮世
浮生亦更浮一寸白三寸白碎波紋聲濺濺嗚呼
此友今堪相邀石村沙市江州遙

青梢

身青如鸚鵡足皆長眉黑腹白背紅聲差烈
而不清亦不迅捷故得青稱
青梢青梢青梢孤影橫清江上磯下磯江入江腹斜
窺亂石聲漂漂有如如還不痴波動魚行較較知鳴
呼此友今豈同規浩蒲水荇秋風稀

野鴨兒

身麻褐間斑花如鴨而小亦與鴨全聲雄者
頂翅微絳寒則聚他時稍稀
野鴨兒野鴨兒長蘆短葦風披披不寒不暖天與睡
睡足揉波橫斜飛飛刺刺鳴鳴乳乳蒲蒲萍萍花欲眠
嗚呼此友今奚可關斷嘶歌樹連深山

紅鶴

身白如鶴而大背上一路深褐自頸至尾不
斷背足皆黑背微彎而長飛則色紅立則色
白
紅鶴紅鶴東江飛度西江泊蕭蕭晚烟和夜霜寒魚
沉波不可啄轉松稍轉松稍孤聲不停竟夢搖嗚呼
此友今宜求與江天能復心

鷓鴣

身全白頂上數縷纖毛如絲背足皆黑頸細
長實鳴將宿則多繁聲一種比鷓鴣稍大背
足皆黃標落差低
鷓鴣鷓鴣三花兩花乾雪飛荷花淨紅葉淨碧輕來
輕去掠寒露或孤翔或旅立落日橫波 影直嗚呼
此友今彌相敦水衰石老秋容深

江鷓

身全白背足皆紅眉黑飛如鶴立如鶴聲微
波清捕魚腹迅于鷓
江鷓江鷓茫茫萬波同一秋蕩雨蒲風不自由浮世
浮生亦更浮一寸白三寸白碎波紋聲濺濺嗚呼
此友今堪相邀石村沙市江州遙

青梢

身青如鸚鵡足皆長眉黑腹白背紅聲差烈
而不清亦不迅捷故得青稱
青梢青梢青梢孤影橫清江上磯下磯江入江腹斜
窺亂石聲漂漂有如如還不痴波動魚行較較知鳴
呼此友今豈同規浩蒲水荇秋風稀

野鴨兒

身麻褐間斑花如鴨而小亦與鴨全聲雄者
頂翅微絳寒則聚他時稍稀
野鴨兒野鴨兒長蘆短葦風披披不寒不暖天與睡
睡足揉波橫斜飛飛刺刺鳴鳴乳乳蒲蒲萍萍花欲眠
嗚呼此友今奚可關斷嘶歌樹連深山

紅鶴

身白如鶴而大背上一路深褐自頸至尾不
斷背足皆黑背微彎而長飛則色紅立則色
白
紅鶴紅鶴東江飛度西江泊蕭蕭晚烟和夜霜寒魚
沉波不可啄轉松稍轉松稍孤聲不停竟夢搖嗚呼
此友今宜求與江天能復心

鷓鴣

身全黑背足皆黃如鷓而小空中視波間甚
的捷于他禽聲清洌
魚鴈魚鴈江空谷空同一音風浪衝衝磯磯擦過波洗
安能遮眼明忽飛上忽飛下碎玉橫斜口中掛嗚呼
此友今不厭多看看桑田生白波

陶河

身蒼白背足皆黑如青梢而大願下有義如
拳可貯水極護其背淺深能令水溜魚露故
號陶河又號滄澤
陶河陶河江文萃蔡撞江莎所巖石相蕩摩吳音同
流丞涉波東在梁西在梁縷風紛紛無斜陽嗚呼此
友今相與示影影忽翻水聲併芭

鷓鴣

身淡青如鴨而足甚高故其行輕頂有冠多
毛白細而長于樹 生雜稍長則啣其翅而
舉飛
鷓鴣鷓鴣嗚咽秋水遙秋聲石樹巖巖虛移移颺颺
蹴蕩輕 行鳴兒飢餒兒知淋淋誰誰相換飛嗚呼

鷓鴣

身全黑背足皆黃如鷓而小空中視波間甚
的捷于他禽聲清洌
魚鴈魚鴈江空谷空同一音風浪衝衝磯磯擦過波洗
安能遮眼明忽飛上忽飛下碎玉橫斜口中掛嗚呼
此友今不厭多看看桑田生白波

此友今常相存漢子通知魚鳥心

魚姑

身白開黑花臂足皆黑而長如啄木傍淺水

啄細鱗多極蓮葉間聲集急

魚姑魚姑溪南溪北遙相呼烟深霧重棲沉魚荒荒

秋漢秋星疎要姑活怕姑死姑且間飛歌深吐嗚呼

此友今真尼稱草平樹安波不滿

魚燕子

身全黑腹麻花如燕而加俊聲清急並呼低

飛捕小魚最捷

招陶錄卷下

魚燕子魚燕子葦飴不下銀花荷荷香芝香溪清冷

湖盡唯啾全無腥蒲飽黃蕪蕪黑波痕蕩搖搖花舫

嗚呼此友今能相寬人生水資歡水賢

水鷺子

身灰褐間白斑花色如鴨而小不能入水浴

呀味魚蝦聲細急

水鷺子水鷺子不愛林花愛溪水春呀春莎翁習飛

波動鼠搖身墜簡入淺潭入深東渚拋輪兩拘賢

嗚呼此友今真相宜水光樹光韻暗輝

魚鳥子

身全黑如鴉背足皆黃盡傍水啄魚夜鳴雌

雄相應如云鳴科

魚鳥子魚鳥子相喚相換掠風草春莎參子漸成鱗

的鱗銀光入波底曉草芽曉楊花勃勃春深吹春莎

嗚呼此友今宜接跡溪氣溪香午猶濕

科斗兒

身黑頭闊尾銳初連藍成色藉物寄之多淺

蒲暗草發熱則殼略漸變為蝦蟇又變為蝦

蟇形始全

科斗兒科斗兒移移草成積蟾蝦溫春水調春泥

嚼深嚼淺隨高低傍春草石莫向空中亂澄碧嗚呼
此友今真可擬羽葆鼓吹春風前

水鷓鴣

身開黑白似鶴而小尾長多巢軟荷有鷓鴣則

寄葉葉弱弗長者為搭水荷提能高者為花

下荷高荷或暫立少久存聲如鷓鴣而清婉

水鷓鴣水鷓鴣軟荷搭水身可泊高荷荷葉難著脚

一盤一窩足安樂適有新飯有飯人漁子事皆辨

嗚呼此友今宜相倚溪風來足水香歸

麻卑子

身麻褐似鴨而小入水捕魚良捷且能久聲

如野鴨多穴桑為巢

麻卑子麻卑子春孤秋浦老烟水一銀飛上一銀飛

斜岸淨空光陸離戀桃花戀夢黃瓜蔓荻苗皆故鄉

嗚呼此友今宜同方江風吹子魚花香

山友續辭

花紅紫實紅葉青春苗可食清甘人呼甜菜

得名甚多最佳為仙人杖西王母杖

我取友今得枸杞左披花頭野聲起襄襄霖雨雜斜

紹陶錄卷下

陽半濕半乾雷春水仙人杖王母杖所思兮可曠野

鶯鶯野花旺

黃精

花青白子白葉青春苗可食甘般人呼筆菜

根尤美生肥土或如柑瘠土小亦如橘多嘆

可飽

我取友今得黃精竹葉荳花交陸陰人不圖仙只圖

飽鴉鴉算雞龍爪零白可損青可將所思兮何由撥

半嵐料陽孟溪溪

山藥

花白莖紫葉青根可食極美人呼靈藥取之
嘿則獲稱謂則無得相傳為靈

我取友今得山藥蝶花開盡鈴于落幾日幾日黃不

成繭莫日盡施少靈猴父上獐子下所思兮安可捨

一重空巖一重野

甘菊

花黃莖紫葉青春苗可食甘香尤宜茶荳膏

者氣微帶蒿女號若意不堪食

我取友今得甘菊最高低葉肥清積石孟蟠纏乳花

飛錯落紛數間寒絲入願渚入蒙山所思兮可捐樽

兒桂子爭芳鮮

牛蒡

花褐莖如芋殼如栗實如葡萄苗根皆可食

人呼牛菜又號鼠黏子

我取友今得牛蒡稠撥捷風走不上深山誰伏又誰

牽唇麗舌皺腦頭壯實雖惡食不惡所思兮奚可御

和岡竹墩隔沙濼

石耳

色面黑背紫氣薄生深巖危僻餘木耳地耳

皆珍

我取友今得石耳石壁峻峭下無底非脾非腎非肝

腸馬齒馬牙銜不起耳無是耳無非所思兮何可葵

石笋石花滋不脂

合草

色黑為楮草最珍白草紫草各隨樹而生又

菱草竹草稜草蘆草類甚多產于坏濕地亦

多類

我取友今得合草山深樹底風不進彈子團樂敷未

敷飛偏騰猴母口露藤花迷豈花肥所思兮焉可遺

溪山掠亂將安歸

槐芽

花黃葉青春芽可食或兔日鼠耳不堪食餘
葉芽宅芽槐芽初嫩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槐芽綠嫩液濃饒饒花纔茁嫩葉抽枯
極涎流山鶴并山鴉膠著重房著蠶所思兮安可友
碧鮮冷淘思露寒

蒜頭

色褐葉青堅瘦生深山峻壁極辛亦帶微苦
稍傷大烈縷蘆服襪之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蒜頭猛噉烈香驚伏蚪石羊石蛇齧不
得彈辨燕蠶胡可偷常風寒常雪寒所思兮安可堪
陰崖鴻沫號飛滿

山姑

花白葉莖皆青木防風春芽可食餘天門冬
芽草蒜芽芽地黃芽牛蒡芽皆可食又號

赤脚娘

我取友兮得山姑春雨風沙土蘇山蘆屢統不莖
脚祇恐又頭冒花落拜頭婆掛茶娘所思兮豈可忘
苦棟風高須索防

水友續辭

縮陶錄卷下

蓮子

花紅或白房莖葉皆青子外黃中白清脆可
食花有他味

我取友兮得蓮子月白風清影橫水烟消露飛香愈
茂風標宜夜不宜盞惹青荷的白白所思兮將焉歇
中抵阻礙不可越

藕條

花紅白葉青根白而圓長方物初嫩堪滋藥
稍專宜咀嚼吳人欲肥根葉菜翔人號光秀
希見之稱

紹陶錄

我取友兮得藕條花近可招遠可擄鮪魚到底亦不
見但見紅間通碧湖風漾漾露溽所思兮馬可移
光旁聊見幽并兒

雞頭

花紫苞莖葉皆青子外綠中白甘韌莖亦美
又號雞頭

我取友兮得雞頭時淋汪洗不肯流鴉鵲栖卑不
飛雁或浮水鷄何為淡無灑沙無蠶所思兮安有異
濕沙暗蠶聲吸吸

菱角

花黃白子外綠中白四角或兩角紫首皮薄
而肌厚尤佳又號水栗

我取友兮得菱角碎葉參差水淺清重重疊疊庶相
檢難見咬嚼不可捉收壁袋收黃絲所思兮宜相資
擦拭按樹秋蟬啼

水粽

花白莖紫苞青子如栗根如棕根莖皆可食
春採莖秋採根

我取友兮得水粽結花甚輕結根重竹筒棟葉漸湘
餘隨波凌亂飄江湖勝龍閣漏苑問所思兮安可懼
蘆舫棹障門早撤

水芽兒

色黃葉青狀如嬰兒可食味如黃精人呼水
黃精

我取友兮得水芽荷花為嬌嬌為命不聞兒聲聞水
聲短碣長激鳴奔沙霜欲飛水欲歸所思兮不忍欺
東波南蕩秋風稀

慈菰

花白葉青根外黃中白狀如大蒜可食葉如
車前者為小慈菰

紹陶錄卷下

我取友兮得慈菰秋風縱沒藏莎餘開州剪刀聊藉
姑剪得閑花閑子疎燕搖尾龍掀鬚所思兮有與媽
秋波索索秋聲孤

水芹

花白根亦白可食葉似芎藭色亦為荻芹又
號水英

我取友兮得水芹深青淺綠鬱鬱開半沉半浮輕去
來溪毛石髮相毳毳健魚亦弱魚碧所思兮不勝積
疎烟淡川淨如拭

水蓴

花黃白子紫莖赤葉柔滑可食為絲蓴色似
紫菜者為石蓴冬為猪蓴鹽蓴古稱莼

我取友兮得水蓴黃白白花深深美異得非龍子
孫秋風不退香涎痕東魯思東吳思所思兮宜相語
草水溪山今是非

山水友餘辭

雙看蠶
色黑似屈陸兒雄者先如云雙看蠶一百箔
絲車轉轉雌者次云如作田作掘又來掘初
夏多鳴

夏多鳴

縮陶錄卷下

稻蟹

一百箔一百箔千百箔過村落官緝不厭厚私緝不
厭薄要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
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看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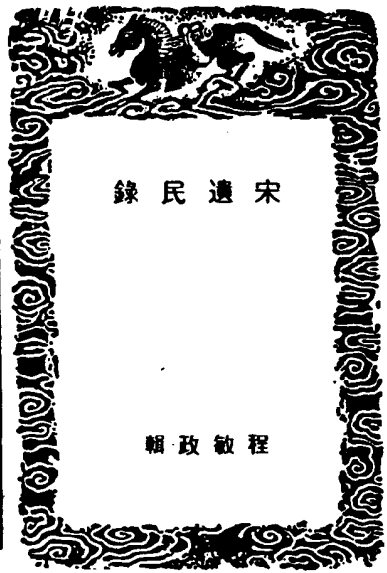
鴨

全身褐背足皆黑似畫眉而大罕定蹲且繁
鳴聲焦急又號鴨鴨

鴨不挾鴨不剛各獲伴毋猶披一愁擗花裂二愁踏
花折鴨嘲鴨嘲相呼藕脂并博勞同尋念佛婆羅果
銅嘴

銅嘴

身灰褐腹白背足皆黃雄者眉黑翅微綠正



宋遺民錄

程敏政輯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州翁謝舉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倫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閒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齊居之暇因負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五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懂或欲死其

一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序

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胎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廿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胎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載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俸賞貴於一時且自以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

國之胎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徒倚於殘山剩水開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為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研鉤於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漢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

宋遺民錄序

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為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於地下而宋胎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成化己亥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春三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

宋遺民錄目錄

卷第一

王鼎翁

卷第二

謝阜羽一

卷第三

謝阜羽二

卷第四

謝阜羽三

宋遺民錄目錄

卷第五

謝阜羽四

卷第六

唐玉潛

卷第七 附錄一

張毅父

卷第八 附錄二

方韶卿

卷第九 附錄三

吳子善

卷第十 附錄四

龔聖與

卷第十一 附錄五

汪大有

卷第十二 附錄六

梁隆吉

卷第十三 附錄七

鄭所南

宋遺民錄目錄

宋遺民錄

卷第十四 附錄八

林景暉

卷第十五 附錄九

宋遺事

宋遺民錄目錄

宋遺民錄卷一

王鼎翁

梅邊先生吾汶彙序

歐陽玄

論人行事校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為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謁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能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斯為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彙讀之至生祭文亦

宋遺民錄卷一

宋遺民錄卷一

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被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鼎翁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者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書王鼎翁文集後

豫章揭傒斯

予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勳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

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遺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開關顯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使天下之人共觀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故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於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舍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宋遺民錄卷一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林共賦感愴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國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子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子謂向尚有食其飢而願人餉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公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國家產俱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准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論議狂斐尤多慷慨愚丞相嘉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儀以身在太

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難効忠退復虧孝悌德感泣以母老控訴丞相憐而從之與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亦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錄數十本自顧至漢於驛途木步山精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哀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宋遺民錄卷一

五國不足為國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節義科第第一作郊郭斯文不朽可死與父受公卿祖真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斂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請為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步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為邪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邪抑猶主尚在未忍棄捐邪果欲脫去邪夫伏橋於廟舍之後投獄於自贖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智矣尚欲有所為邪識時務者在後傑背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尚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國君大臣皆為執矣臣子

宋遺民錄卷一

六國不足為國

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巡諸子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例類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况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勿勿豈足以見志向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頭且不及勿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那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對史思明方戰納劔於韞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勖伐梁梁帝宋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駐賊之鏃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宋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以而一作成孝事在日

宋遺民錄卷一

六國不足為國

健丞相何所候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那李昇墓揚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為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連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獲三辰之養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行族盡誅幾微之倚仗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回巧於報施然建其暫處結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屬臣猶事賊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

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
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
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
少年狂子持焚燒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
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
之愚敢默於後敢手敢足非會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
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還回終待張巡之
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廣
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進

宋遺民錄卷一

汝歸蜀相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還
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
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
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風之庶幾遺魄得返中
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
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殺則斃自梅嶺以
出縱不得頭漢庭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
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
一傳矣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
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瀕死
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死猛虎死經一死於鴻毛一
實於泰山而或胎前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執君亦將悔
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
四忠待公而六為位其聞聞計則哭

宋遺民錄 卷一

八知不足齋叢書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儀墓
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
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經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章
子易贊何知天意佑忠憐才國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風
捐軀一作乘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雲松霜柏嗟哉文山
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待中之血日
月精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烈士不然勁氣為風
為霆千將其邪或寄其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
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沁園春詞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春步遠馬嘶湖曲
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煙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
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 休休何必傷嗟護
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
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殘一笑
且醒來盃酒醉後添茶

書王梅邊遺像

予嘗讀先生所為生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
氣真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星相永傳哉言也使當時非
以親老去暮下則發謀出慮為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
架閣諸君子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奉聯挂名於宋
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哀可慨耶雖然先生見
義明信道篤固不足以史書為輕重二祭文不朽也恨
生晚無緣親炙故再拜遺像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
有能親先生風神者尚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閱文山集漫述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驚揚歲滿日落山河慘
張縣尉舊祠堂記 知不足齋叢書 王炎午

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揚州因推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
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宋端平太學生張公安世字履道調衡陽縣尉世居永
新之龍溪其孫某避亂徙煙溪公病且革戒其子聖翁
曰吾祖考祠於是者暫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死魂必
從焉其返葬先坐而以先廬扁衣梅菴承奉舊祠聖翁
既從先志其子性源恐來世不究祠菴之義求予文記
之余惟父子孫之行事雖殊而孝則一也遂不辭周制
官師一廟官師古之中下士也下士今之縣長丞尉當
之衡陽尉古下士可廟也而不廟時也禮索祭于廟不
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求諸遠者與說者曰索求
也祇廟門也亦曰待賓客處也彼室也此堂也夫廟麗
於家也堂室廟門相去跬步也聖人制禮禮慮神無
定在使視求諸室求諸廟門外求諸賓客之處
復求諸遠處無想像庶幾萬一之遇今張氏望故家
百里外祖考生於彼歿於彼墳墓於彼而保其神靈必
來此乎先人臨別之言他事且不致責矧神重事忍
死其父違其言乎或議之曰一家二廟主必兩設禮與
余曰禮非天子不議然漢立原廟原重也且廟於所嘗
幸郡國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陵不與焉漢不
必論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
於洛邑魯公建別廟於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
朱文公以洛祀文武為禘禮之意漢明帝遺詔無起廟
孝章以後世世藏主於世祖廟至積多無別唐宋禮令
文武官立私廟此有其禮有其時有其財者王珪以祭
壇廟被劫下至東門富室貯聲伎藏貨財列棟連屋猶

宋遺民錄卷一

上知不足齋叢書

以為隘誰能為先人再掃一室者此禮之變而薄者也... 禮以義起觀過知仁過而薄行道之人猶或非之過而... 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季札葬其子麻博而號曰骨肉... 復於土命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是其骨麻博而魂... 延陵也溫序死節尤武命葬洛陽夢於其子曰久客思... 故鄉其子棄官之骨歸葬是魂之不能返故鄉者骨未... 離乎洛陽也張氏新祠之合祀者季札之望也昔上而... 從先人者溫序之思也余方將張之以勵薄俗而願有... 議其戾於禮者獨不知議之者之於祠祭為何如也其... 世世守之當祀行於家祠歲序拜掃諸菴以祭聖翁字... 某歷儒選將仕矣他時復其家諱易祠而廟未可知也... 而余因是重有感矣余四十年前太學諸生也亦守墳... 墓而老且死者於衡陽公有異世同舍之好而公又南... 渡後之臣子也臣家既無恙而新祠舊祀入奉出祭如... 此彼宵來穹陵新廟奇之南國者且不可復識矣矧東... 都汴水之舊者哉余因是重有感矣

宋遺民錄卷一

宋遺民錄卷一

士知不足齋

宋遺民錄卷二

謝舉羽

謝翺傳

鄞江任士林

謝翺者字舉羽閩人也父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 身不仕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 祖鏡歌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 詞偶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入軍事未幾善哭如唐... 衛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芝開北... 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瀟山感夫子乘桴之歎則

宋遺民錄卷二

士知不足齋

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嘯焉食歌閉... 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瀟空... 山川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 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 其故鄉翔回焉嗚呼歸焉歸焉歸焉然後乃能去之... 若翺者章皇山澤羣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 廬人翕然從翺學所為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 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

才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 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 間遺事故迹且涉大海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 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 充入雙相持解不去憎聞翺翔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 无攸利翺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 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邪初翺無恙時... 得唐方千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

宋遺民錄卷二

謝翺傳

鄞江任士林

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 翰錄追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屬葬我許劔... 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齋馮桂芳方幼學方蕙翁... 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數日信矣哉其... 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歸髮處士歲時奉蒸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已稱... 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 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金華胡翰

新翺字舉羽建寧人也家故處於財父鎰居喪哀毀人... 稱其孝火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 名家元兵取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 郡大舉勤王之師翺傾家資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 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區區流離久之... 閉行抵勾越勾越多聞闕放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 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讀公見者皆自... 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鄭依浦陽江方鳳時

宋遺民錄卷二

士知不足齋

永康吳思齋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 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 稽循山左右竊祐思諸國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 大海所至歎歎流涕晚歲臨山水浮七里瀨登巖光... 釣臺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飲曰魂歸來兮何極魂... 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嘯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 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齋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 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千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 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劔錄及歸居錢塘率語其妻

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風葬我許劬之地風聞訃訖如其言風字詔卿由太學生授谷州教授治毛氏詩陳空
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
柳實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
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蔣補官攝嘉興丞數以
書干宋臣用事者言實似道母喪不宜賜官蔣實文及
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漸以論謝堂去
職幸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齋雖有疾疾耳聾
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歸全子云

宋遺民錄卷二

金華宋 瀛

謝翺字鳳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鎰性至孝
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
辨證傳於時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鵬泉二州個
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諒議
參軍辟運梁楚閉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
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達山川池樹雲風草木與所
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殿有子陵臺
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翺飲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
再拜跪伏醉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
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
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珠焉食歌闌竹石俱碎聞者
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
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門候瀉沃洲天姥
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秘所至即造游錄持
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瀟陽江源及睦之白
雲村尋隱者方鳳吳思齋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趨
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又尤新拔峭

宋遺民錄 卷二

五

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眼目遐思身與
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
類此萎廢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
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
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
里交游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
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齋已而鳳等果至與方
幼學方善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翺子陵臺南以文
業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
無挂初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劬錄勒諸石未就復為
建許劬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
泉書院云翺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
不務諸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蒸屈平託興
遠遊自號鬚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頓足涕泗漣然
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情聞翺翺自若也所著手鈔
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
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
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
宋遺民錄卷二

宋遺民錄卷二

五

謝君鳳羽行狀 浦江方鳳
君諱翺字鳳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會
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鎰以春秋學為婦翁終正字烈所
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君世
業幾冠已行聲試有司不第落鵬泉瀟陽會丞相信公
開府杖策詣公署語事參軍其略見西臺備興記後遊
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
至婺遂西至睦及杭幕屈原懷鄞都讀離騷二十五託
與遠遊以鬚髮自命為詩厭近代一意邀盛唐而上文
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
為之傳大率不務為一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
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沙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沙
嘗為許劬錄暇時降交麻者舊湖澤盡吳越殆無挂劬
君思集同好姓氏年爵居里擇地皆賢所嘗游作亭立
石他日示宿草不忘其游跡非勝絕處不到如鳳山
鼎湖蛟門候瀉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
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錄述所賦詠多首賢文字所未及
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棲睦之江源月泉
仙華岩小樓臺三瀑布後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元英
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家壘所為棄臺南甲
午寓杭遣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日與能文詞
者往還乙未元歲元年 復來婺暇尋沙社舊盟夏由睦
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善於是距生年已酉
宗諱翺四十有七矣垂垂時請妻劉君去鄉遠交遊惟
發睦聞方某翁某數人策親死必以君慎收吾文及遺
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許開發方鳳方幼學吳思齋睦
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樓臺相繼吳明日鳳與幼學

宋遺民錄卷二

五

方薰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與諸劉氏劉循治命侯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以文藥殉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劔亭仗石表於墓曰謝翺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顯墓表云然多之日同生年吳謙字仲恭志城其從孫實以門人虞而歸葬祠之月泉君遺棄在時舊所為悉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實一卷楚詞等芳草圖譜二卷宋鏡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辯歷代詩譜未脫葉遼唐章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曹金華山中歲晚為文祭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為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臥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修袍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願死中年無後翁衡與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衡之與歸而曆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述顛末赴所知求為銘且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詠霜葉寄謝翺羽善夫 方鳳
秋盡吳江道丹楓樹樹奇葉為詩者色霜乃畫之師望似醉鄉近疑猶花事遲停雲依在念倚杖未歸時

呈畢羽
依依蓮社客斗酒共相酬與味語中得榮名杯上浮世萬餘百變吾道合千秋何信張平子窮居但四愁

贈友人謝畢羽

鄧汝心

我在越君在吳攜書遊我遊西瀾我選吳君遊越遠憶一江共明月可望佳人參差與君攜手西湖上相思空爾伴雲詩知君去掃嚴陵墓祇把清樽醉黃土浮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吟今古孤山山下見陳實遠騎東來踏春色湖邊千樹花正繁真待春風吹雪白有酒如澆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素琴與君長醉不用醒何必千秋萬歲名

謝畢父見寄

林德陽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上入海尋蓬萊鯨鯢狝我舟山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美人渺天西瑤音寄青羽自言招客星乘川釣煙雨風雅一手提學子屢滿戶行古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

過謝畢羽墓

金華黃潛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楚製弟子解蘭青滄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弔謝翺文并序

會稽楊維禎

予讀謝翺西臺慟哭記為之掩卷歎曰嗟乎翺以至誠惻怛之心發慷慨悲歌之氣世知其為嚴陵公勳也吾以翺備夫十七廟之世主不食三百年之正統斯聖也蓋是備即箕子過故國之悲魯連蹈東海之憤爾侯報韓靖節存首之心也天經地義於是乎在異日楊維禎陵事翺又有除穢冥轉之功嗟乎自箕子而下曠千載有國士風者非翺而誰翺三山人字畢羽自號晴髮宋景者詩似二李文似太史公嚴陵客養之拜為親友至正丙申子為李官睦州道出桐廬過子陵釣臺拜家在

臺之對山因披萊上臺祭以穀酒而又為文以弔之明年俛長魯侯忽都奉治書王公命刻吾文於石以表其墓辭曰

皇與弗軌兮宗社以屋叶忠臣傳殺兮天網罔卜哀哀嚴陵兮罹此國屯矢靈修以俱逝兮宵來醜而宵淪盧陵告凶兮敬弔夫子曰黃昏以為期兮光中道而遽止望靈修於海涯兮念美人兮朔莽天既裂於北維兮地復陷於南柱三百年之統傾兮十七廟其不食叶過橋山之撥陵兮重又罹彼璣毒機不容於一髮兮幸前上之遺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天之遺靈封圯土之手植兮指冬青以為徵復解復解土植冬青木為記自賦冬青引豈子身之後死兮不碎首以截領也誓家寶而無從兮天吾儔而莫之請也登高臺以大招兮涕與身兮其盡也矢報韓之夙志兮雖九死其猶未瞑叶也己焉嚴嚴之臺兮樓榭桐之廬兮幽幽江滔滔其東下兮山宛宛兮相纏纏千齡以尚友兮登夫子之故丘挹客星其汝鄰兮招桐仙其汝遊交吾神以若面兮瞻汝髮兮陽之隙儼靈衣之被被兮道夫帝之九州折疏麻以汝些兮靈之來兮秋

主知不足齋叢書

秋

吾於三史義士傳不入謝先生抱此遺德今得鐵屋賦文傳不作可也嚴陵歐陽玄

吳郡吳植

歲庚子植過浦陽得謝翺西臺慟哭記植既識丁之疏其記矣厥後乃再為之詞以弔翺而與之歌曰
宗社隕絕兮相國死忠生獨何為兮逝將誰從嚴華曼兮山澤空木石為伍兮參逐蛇龍激在瀾兮振頹風力雖靡兮心弗降恨美人兮日遠曷云展兮予宗華高臺

以憫哭託餘悲於無窮嗚呼海水可測分山石可移夫子秉志兮世莫窺尚友前哲兮邈于齡以為期嗚呼敬弔先生兮悠悠我思

眉山蘇伯衡

昔田橫死而橫之客自到海島中者五百人古人之於知己義之盡有如此者謝翺先生之於文山公不為匹夫之諒而其義難視橫之客蓋無愧焉予每讀其西臺慟哭記至於招魂輒撫卷於邑夫公奮於運祚垂絕之際而先生與其謀固將大有為也或以死自靖或甘老

宋遺民錄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山林豈其心哉豈其心哉迺探其情而為之歌曰

轅門促膝兮謀之孔臧誓迴日兮慨以慷何天之不我鑿兮而與國偕亡一身子子兮四顧茫茫神之交兮涕泗滂

括蒼林公慶

余讀謝卓羽登西臺慟哭記未嘗不壯其文辭而悲其志也浦陽張丁既疏其義括蒼林公慶復為文以弔之登商臺兮有所思夫人兮若或見之精誠內充兮神不外離將為雲而來歸兮為鳳而南飛雲不可招兮鳳不再儀擊竹長歌兮子將歸依有聲徹天兮白日為暉江流無聲兮百靈蹙蹙泉激激而交咽兮樹蒼蒼而含滋子陵有鬼兮為子齋咨嗟為臣死忠兮士死所知死者不可作兮生獨何為上為天下憫兮下哭吾私吁嗟先生兮其使予悲

玉帶生傳

會稽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青謝先生翺翔及幸歸於子研北猶文紫之衣兮云云廬陵文天祥造凡四十四字

宋遺民錄

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

紫衣玉帶以人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浙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生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緝緝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困因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山既相適羅國難徵兵領海關倉黃相失關謝文山人客也閉道攜生往來桐廬山中已而文山殉國死翺翔登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開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嗚焉食生庶載歌曰魂之化兮嗚於火兮魂之泣兮血吾石兮千秋其善兮遂失聲竹石俱碎乃即月泉精舍共修南史帝紀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翔之史學類多資於生也翺翔卒益自紹興者六十年後會稽楊維禎氏為睦李官調子陵祠南望月泉開見紫氣曰佳哉殆有端人焉訪之得生垢衣塵面介如也載與俱東以上客居七者察且為歌之曰有客有客來文山濁如玉兮堅匪頹文山頹兮不可攀爾爾亦足銷羣奸靜以安兮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默

宋遺民錄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追盜起邗城借陰海上瀆資之修鐵史若干卷晚年禱客俱流離解散獨生守其玄於七者察云史氏曰諸葛亮匡略未半而天其年文山氏未及匡略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生者以端方廉直輔孤憤激烈之節表出師檄勸虜錄北征傳之誠客志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為死友矣於乎血史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鐵史史斯文之託於生平生託於斯文乎噫

玉帶生歌

玉筍張思廉

斲乃夜制墨龍尾碾作端溪蒼玉砥花鑲鏡面一尺方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龜玉腰圍翡翠青斑縹紫衣金星鶴眼不敢現案上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補撫玩不殊珠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錄至今猶可相謝公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五出門去冬青樹邊舊憤詞天翻地覆神鬼怒九廟成灰殘骨露廬陵忠魄上騎箕流落端生何所寓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烈霜螢一夜電光飛不必矮桑重鑄鐵

啼髮集引

海陵儲 曜

宋遺民錄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啼髮集有宋遺民謝翺卓羽所著翺之出處志行其友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翺書殆百卷此集蓋其一也雜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強隣竊據而有之故食焉仕於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廉傑之士窮處於家者恥淪異姓以毀冠裂裳為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閉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翺則丞相嘗嘗以難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諒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翔徬徨山澤長往不返懷賢憤世鬱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翺真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雖鈔於建安楊晉叔家開闢之作而歎曰翺之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題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沈湘蹈海之風是空傳也同時之士泥焉不傳者多矣翺獨賴是集之存傳翺可以想見其餘其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

人閉者乎將又因之以傳也

宋遺民錄卷二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likely a list of names or titles, mostly blank.

宋遺民錄卷三

謝卓初二

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記者身謝錫之所作也宋丞相大信公值國亡數起兵南服...

宋遺民錄卷三

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也按稱唐督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蓋晉為隴西公...

而始哭公焉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云章貢之別...

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重為吳思齊等桂芳翁也今雖不知其然唯唯三人同登時詩可考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之俱而此...

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其登臺之歲在乙丑云按公行述謂多所著如季漢月表皆宋獨行做在廣宣之冬其後六年公卒於杭思齊方履徑往杭買舟載棺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楊先生維禎為文以哀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專謝朝墓蓋從其初志焉子謹按文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也今

宋遺民錄卷三

翎之慟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歟且翎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空何如哉百世之下乘貞尚義以能發於中心之憤憤者非翎其誰歟余後翎之生於是忘其想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翎之慟於後也雖然若翎固未可以喻於箕子也吾獨惜翎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翎之慟也後之乘

史筆者尚庸考於斯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歷江水過者恆覽古賦詩未聞於此野哭者而翎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為文辭痛以不及與於斯哭為恨或者他日得攜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昔楚屈原傷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瞭然大明

宋遺民錄 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舉羽父所為登西臺慟哭記蓋亦慟斯人之云亡閔耄社之既廢羨激於中而情見乎辭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好古急義之士殆其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於來世也而浦陽張丁乃獨能為之分章析句次其日月定其名氏必求當時之事以實之忠厚哉若人之用心也抑又觀舉羽父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以少慰舉羽父於地下乎金華許元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為之記載禮部侍郎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為詳備文公之將被名姓往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謝舉羽先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為之注釋者訂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未豐張睢陽廟非嘗所往來處也素之曾大父汝南郡公為吉州司理參軍公適家居知過才厚尺頃尚存讀此記為之太息久之藝為文獻之邦

宋遺民錄卷三

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可嘉已前史官臨川危素常人之情久則淪淪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相拘囚燕獄百計隆之不得死之時距宋亡已四年謝舉羽西臺之哭距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論哉張孟兼為舉羽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豫章揭汝誠

宋三百年以道為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者相望

而丞相文山先生之死嗚呼烈哉死宋死於道也當時士之受知於先生者不一人而謝舉羽獨不忘舉羽之不忘文山由文山知舉羽者厚文山之知舉羽舉羽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有感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舉羽之死久矣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詠歌之君子曰文山之英風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間固不待於記不記然則記則舉羽之善不白而丁之服膺舉羽者不著然則丁者其大史公所謂附青雲者非邪臨海陳基書

宋遺民錄卷三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見宋史而任士林蓋嘗為方鳳書之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尤多諱辭翎既慟西臺尋卜地於臺之南岸陸人許之作許劔錄及翎死錢塘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劔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焉三人者子嘗合而為傳尚風餘韻至今令人慕之丁固方先生里子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翎此記雖孤孤山水閒未嘗不慷慨自偉以是知天下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自悲而人亦莫悲之何哉

洪武二年夏六月既望金華胡翰敬題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且萬世不朽可也謝舉羽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所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為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邪嗚呼是其可傳也已烏傷王禎謹跋

宋遺民錄卷三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闢鄉郡與師勤王一時賓客將校號稱多士魯先曾大父監簿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錄紀其姓名爵里甚悉魯幼時先人每為歷指其人而道其終始大輿魯至今識之後從先友杜徵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翱先生行事心尤奇之獨稱怪錄中乃遺其姓名姓及觀翱所著登西臺勸哭記然後知翱以次年丙子秋始從公闢閩則是時先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翱已不相接定翱之姓名不著於錄中也公以元至元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省訪先大父玉節隱居適公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慷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翱西臺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怖矣翱文與古此記尤類廬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為之考歲月徵事實使讀者慨然張君之用心其賢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發矣夫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題於水簾羽鼻翁之記至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為紀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統也夫秦之既壞楚之方興天下擾攘運數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由著也羽鼻之為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宋矣而翁獨以其無統也尚有其為朝周者乎且記之作猶諱避於詞豈有侯於後之知也嗚呼翁之為固不望於後知則詞之諱避又安得不藉於人而始明乎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焉河東李者

子家有先子手鈔謝翱詩文一編子自年十五六

時輒喜讀之如西臺勸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塊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為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甚於子者矣余所藏本首篇稱丞相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梅人始驚子哭以下至移柩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為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浙源徐贊民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翱羽鼻父率同志者三人為位哭諸子陵之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紀其事名曰西臺勸哭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陽張丁述以示予予得蕭觀焉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鼻父嘗望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而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盛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貧賤而易其守羽鼻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處死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為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忠憤抑鬱之氣尚勃勃於言意之表則當時之靈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羽鼻父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謂後之知子者矣然則羽鼻固無負於文公而丁又有助於羽鼻也邪讀上編亦直書與李者跋同悉仍其舊

予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觀謝翱羽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可以斯律求矣

而公竟以節死故皇羽之哭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與己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公與己志

之不得伸則雖終皇羽之身不能無哭矣又惡計其墓之有宿草與否邪若曰皇羽徒勤公之死而哭之豈知皇羽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西臺勸哭記示予故書皇羽哭之之心以歸之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勸哭記謝翱先生翱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為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載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余聞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蓋君臣之義於艱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斯記時已逆知後世之必有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為之發揮豈非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心者千載而一日乎翱也昔日勸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含笑於地下矣蘭江吳沈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宜其悵鬱之氣然皆度離隱語人真能測後數百年獨韓子蒼疏而註之俾讀者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

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潛數百年下有若謝先生翱者痛宋社之屋悼文公之忠登臺而慟哭遂為之記其詞類潛時人亦真能識後數十年有若張丁疏而釋之使先生之事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蒼之流歟衛人高延

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闢粵起而從之者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翱時在軍府為諮事參軍後軍敗公就俘執隨燕京九年卒不屈以死翔感憤無聊恆往來吳中遇幽蘭孤絕之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翔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三

真奇男子也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士氣無可想見然則宋旌之不復豈非天乎西臺與記期所著也文極高古而言多度隱浦江張丁爲之疏釋將以傳於學者今世之士弄筆墨爲藻繪之文日不暇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者哉臨江鍾永之

識本堂非
天平重一旬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老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爲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武侯者三山謝翺舉羽

宋遺民錄卷三

志知不足齋

其起兵時諒事參軍也望夫差墓過越臺登子陵臺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定然既自號歸髮宋景文作爲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諱環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伯鸞若有意於警發憤憤者張孟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隱隱而傳之蓋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新安病士敬題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士君子仰之企之不翅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植彝倫有繫於風教焉文信公爲宋社而死忠也嗚呼翁爲信公而慟義也忠於革命義於知己死爲君慟爲友忠義兩盡彝倫攸著宜乎諸公歎贊詩之不已也張孟兼氏贊漢成卷既章分句析詳釋其記且復題議於左方亦其非蘇忠義而發是則慎賢尚哲秉彝好德之心從可知已豈不爲世勸哉滿陽鄭濤

子每讀鄧康莊公撰曾大父處士墓誌有日聞人謝翺奇士也當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谷意悲憤人其識也新安汪九成書其

宋遺民錄

卷三

志知不足齋

宋遺民錄卷三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公死之公死九年而翺凡三哭之公於宋爲忠臣翺於公爲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翺之心亦不以公死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爲固如此也雖然古人之哭者多矣若趙壹之哭哭馬防也阮籍之哭哭窮途也唐衢之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在所不必論獨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既亡也賈誼之所謂可憫哭者將以銷漢七國之亂於未形也至今讀左丘明春秋傳及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之忠而服誼之先見噫翺之心豈異於一子者哉向

宋遺民錄卷三

志知不足齋

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儉王翺豈不能效諫陳可憫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鄰之國有如秦之強者翺又豈不能效包胥之哭以興宋於既滅惜乎天命已去翺無所施而徒爲無益之慟於銅駝荆棘之餘此有識之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客如杜濬等皆牽聯得書而翺獨不與焉惜哉括王鈞識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故麻恥之風不忘追其美也臣子之慕義者一何多耶文公之盛跡著在當世固不待贅一辭至其門人故吏亦往往爲之守志不移放浪山水閒悲歌慷慨嗚呼宋之得人何其盛哉金華葉因

舉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己之過而多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時已不能盡曉況傳之愈久乎子友張丁乃釋之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不泯者至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歟吳郡

吳植字子立蘇州人以處

右文一首身人謝翺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錄張

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爲之註嗚呼古稱斯人翺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驅勉赴難路而復奮所謂親親疾雖不瘳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泊公北上以死翺於蘇臺越臺屢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兩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翺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爲矣子聞江東好論申包胥嘗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益自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博陵林光弼誌

鳴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翺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翺嘗容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嘗爲諸事參軍宋亡七年而

碑陰謂人其識讀者誠其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舉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骨與招魂祭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者甲若乙若丙者疑非子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滿陽張孟兼氏乃能關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子後人必有知子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子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也東隱馮瑛

客策士奇才若翽者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者歟此
等入閔已志之欲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偶
獨抑鬱而無誰與語故管青春日潛行曲江西遊
咸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焉得而知之也哉嗚
呼使天下士皆不負丞相如翽者時事未可知也嗚
呼期沒後又幾年天生我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
天下智謀勇力抵大梁掃故宮電行幽冀隳其九廟
幕南遁逃穹廡滅迹珍寶圖籍歸歸中土廓天地之
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繼胡王之見辱
翽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也歟予又聞
蒙古之臣楊緜統者毀宋渡江以來諸陵有士人以
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瘞藥選寺冬青樹下惜不得
士人姓名豈不可與翽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
珏也安成劉夏題

題謝舉羽西臺碑

安陽韓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詞鬼護萬萬古
中有處士西臺篇臺前月色為君好斷港地啼蕙花老
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丹心向晴吳邯鄲枕冷泰山秋

宋遺民錄卷三

大知不足齋藏書

海樹不著人家愁啼髮陽阿向天顛鳳凰作使追靈修
紫霧黃塵窺下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汝秋十九春鬼長
玉雞吐綬關扶桑

西臺慟哭詩

括蒼劉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買說上書期瘠主下和抱玉
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辜謝生慟哭非狂癡神奔鬼遁
天地草龍魚貓虎三辰黑補裝元袞換旆裝唱羌歌
滿中國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已墟
管仲殺孤根弱質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血沾臆

卻吳再建荆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微帝關飛霜六
月淒燕山空將淚灑荒園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
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
哭聲搖動虛危星滿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
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銷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
銜取南山填北海

義島傳 藻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涼江上路
何人重為寫溪毛

宋遺民錄卷三

金華潘闕

謝公昔為蒼生起從事會乘相國知杖策駭門知畫諾
運籌幕府異能為漳江此日初云別大風當年已不支
祇道開邊同所誓可憐錯錯悔應遲血詞懷古悲歌處
白練如霜賜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
同心何學舒舒抗節能儕介子推吳越傷心非舊士
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驚見文章在一代仍嗟氣運衰
南土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重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
孝子忠臣更有誰遙瞻西臺堪墮淚清風穆穆子陵祠

渤海高啟

嶽我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
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恥空存北望
萬里天再拜奠酒會陰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
途窮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
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眾驚
聲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
此血淚浪往墮燕山隔一灑宿草根田疇一事相若未如
是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豫章涂穎

炎精昔年滄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罕相獨羈囚
壯士悲歌咸義起謝翽舉羽古遺直解種冬青向蘭江
時從嚴瀨俯高臺慟哭無言懷憤恥臬杻巡遠往來處
涕淚秋風別知己山川荏苒變星霜歧路蒼茫暗榛枳
誰憐宗廟盡禾黍鳳香龍沈天萬里金鐘大鑪世所重
喬嶽泰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忠義一誠那可比
燕雲回首生愁絕楚些招魂空徒倚乃知老社屋竟成
三百餘年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闊大運由來有與否
申甫云亡返嶽靈傳驛驢去騎箕尾丁君慷慨思前哲
珍重遺編編緝細新舊賢鉅策等長杠競以文章誇侈靡
嗟予拙樸才力薄高揖清風醉芳醴煙雲浩渺江海空
徒使作詩傳信史

雲陽宣呂

朔風捲地氣冥冥山色江南失舊青弔古登臺惟慟哭
寒城隕絕少微星
鄒邱丘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顛力
今日馮虛涕獨零

宋遺民錄卷三

豫章揭傒

忠義風所尚殺身良已悲瀟瀟可穿石此志寧有移死
者既與國哭者將為誰俛焉念瞻昔五內斯如摧高臺
曠茫茫浮雲莽西馳掩冉蔽寒日於以增所思疇言百
年後識者猶淚滋尚其作青鑑播以為聲詩

會稽唐肅

宮中六更初絕鼓藪田蠶玉沈沈浦廬陵忠肝一斗血
去作燕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頽有客歌上巖光臺
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北魂來不來南風又洒灑河水

故老寥寥知者幾誰似睢陽季葉孫能節兩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於會試之對讀所

書西臺勸哭記後

謝臯父先生字宙奇士也傷國之亡悼知己之死其
忠憤之情悲傷之意見於西臺勸哭記詳矣先宗遠
學士墓翁所集宋遺民錄於臯父之作并諸大家傳
述題跋之語凡有攸繫者搜輯不遺可謂深知臯父
者矣率溪確齋宗文於墓翁有師生之義欲終墓翁
之業猶臯父之於文山也錄凡十五卷而臯父之文

宋遺民錄卷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居其四未有刻之者因命工全刻之以助其成百世
之下欲知臯父者當有賴於此云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後學臨溪程思柔謹識

宋遺民錄卷三

宋遺民錄卷四

謝臯羽三

宋曉歌騎吹曲序

吳萊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
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
自晉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
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
封篳篥簞樓以散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
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阻無入之地此天地之氣化

宋遺民錄卷四

一知不足齋叢書

所以極表於古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
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強越乘其弊而蹙吳越
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強
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故地
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
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
入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
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歲奉朝廷而
度支經費嘗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漕
漕之利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
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景德澶淵之
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虞
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而棄之苟安而已宣和末
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講和而納幣約與再遣不思其禍
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監矣開
慶郭浩之虞且欲遷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
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
此其實已久敵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

卷四

宋遺民錄卷四

一知不足齋叢書

五知不足齋叢書

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
東十數郡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
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齊歲幣遣兵直窺
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況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
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資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
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
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續數斷之至
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敝者極矣買公田造關子亦
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
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
常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祿十有餘年不散南偏
江淒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
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
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舉羽故處陵文公客也於是
本其遺基立極親征遺將東討西伐作為鑄歌騎吹等
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閉斯亦
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也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
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

宋遺民錄卷四

三知不足齋叢書

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嶠嶠龍城山谷之閒亦擬
魏晉未及肆樂府今劉又擬夫宗元者也錢歌自日出
至上之同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即吏謁故主凡
十篇云

宋錢歌鼓吹曲

粵謝翱

太祖嘗徵時歌日出其後卒平僭亂誰於日為

日離海第一

日離海青嶼以沃以積水滋蒼穹神光隱豹移空氣呼
吸為蛇龍赤衣紫霓從吹白泉宿歌大風天吳遊清

海官

右日難海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宋既受天命為下所推戴德五季亂舊將整師

秋毫無所犯為天馬黃第一

天馬黃產裏方龍為馬白照夜氣汗雲聲野備法衣

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聞之餘劇以新闢八姓隣代謝

驅祥靈入畧獲皇上帝監於下昔無誰出既禱市中

不易買坐明堂朝諸夏齊萬方錫純嘏

右天馬黃二十六句句三字

宋遺民錄卷四

宋既有天下李筠懷不軌據邊關以叛王師討

平之為征黎第三

黎之盛彌蒼莽迤邐關屬上黨有雄矯健曰余宿將子

故之思泣示厥像倚孽孤影方張辯臣獻議勸下太行

越懷孟虎牢計之上爭洛邑以東鄉王師奄至扼其吭

帝授方略中厥狀狀窮駭死卒以楊荷從已速孛肆

放凱歌回皇威賜太行依吳補黃如輩行之行

右征黎二十六句十四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

一句五字

上親征李重進至廣陵臨其城拔之為上臨城

第四

上臨城戈耀日赫草指頤流電疾舉止其魁不及卒其

魁則頽曰子就自出坐於鼓門斧以率歸子往諭泣股

栗語中其肝至畢述待不及屏沮回過鞠投於煨甘所

即皇仁閣下焉如止踴魏魏微寇歸數實獲其棘矢納

世室

右上臨城二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

字一句五字

牙建兵錄

湖南亂命將拯之至江陵周保權已平賊出軍

澧南以拒卒取滅亡為軍澧南第五

軍澧南潰飛鳥鷹擊北來龍蛇天矯帝有初命奉致討

隨子荆妖孽既掃胡軛而卒稚入蒼莽以保王旅長驅

瘋振槁以仁易暴成剋剛惟刑衡父柳士如林傑共節

諒春葩秋除我有迨於南尼心式敷德音

右軍澧南二十句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四句

句五字

王師拯湖湘道清宮高懸神機出迎悉以版籍

來上為鄰之震第六

鄰之震震于戶戒登陣微守御神威掩至不及拒松楚

以南菁茅宿莽獻于王吏秦厥土天子有節侯西楚自

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節拜降王秦戈擊甲期翦蕪是

旒常中垂衣裳

右鄰之震二十句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蜀主昶懼陰結太原獲其謀六師征之相至以

母託上許歸母數日利卒母以酒醑地因不食

亦卒為母思悲第七

宋遺民錄卷四

母思悲母于歸母聞帝語妾歸無所妾生并土蜀壁茫

茫奄失其疆初帝謂母子起來小者侯大者王有煥其

肌載粟于創畢有下土方歸母子鄉天不女奪朕言不

志

右母思悲十七句五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一

句五字

劉銀亂嶺南為象陳以拒王師象奔踴反踐俘

銀以獻為象之奔第八

象之奔斯惟迹蹶蹶魚鱗空雲鳥濱南草浮浮順于

奏

魏赫炎其帝實奔厥厥皇風播平穀露星辰起皆北走

唐季以來逆雜來味嶺海蕭清無明後于沐賦囚凱歌

右象之奔十八句八句句三字十句句四字

命為征蕃第九

帝命將臣蕃師于征伯馮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

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粵是驅我師孔武聿禽其王

宋遺民錄卷四

始怒領領將臣不憚曰如上命即起子疾弓翰于衣刃

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軍管羽不飲

其鏑平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垓既平

右蕃征二十四句二十三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錢氏奄有吳越朝會貢獻不絕于道至是以版

圖歸職方為版圖歸第十

版圖歸職職方昔服附注備戎行帝錫之施龍鳥章副

獻命與齊今上及秦王外臣拜稽首笑頌帝色慶畢同

軌來于梁燈靈奕奕教重光願止朝履親帶裝四海臣

妾配虞唐

右版圖歸十八句九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四句

句五字

陳洪進初隸南唐崎嶇得達於天子至是歸其

國封略來獻為附庸第十一

清源無請邦力弱臣秣陵開道進表九門望日旌願

齒鄰與邸自達天子庭四鄰凋落業國除洗天兵皇靈

暢遐外登俗遍聲明歸其所隸州乞身奉朝請帝命

得陪祀湯沐在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清

右附庸畢十六句句五字

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遺太宗卒成其志為

上之回第十二

土之回舞干戚鳴鑼在鑼士飽力桴鼓轟騰早山北餘

刃恢恢軍容肅穆王畿主辰參後服神繼聖伐功卒扼

以偏師斷北狄矢敢鳴房蜩集質子援絕親銜暨井

俗嘖嘖附于化以安得其所產歸帝開四夷君長來稱

薄簪節夷樂示子孫

右之上回二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十二句句四

字一句五字

宋騎吹曲

親征曲第一

雲屯列電驅龍殿前殺馬祭蚩尤勾陳蒼蒼太白溼

賊帳夢驚繞營日軍呼萬歲權太行華爾東抹流電光

重華繼堯坐垂拱并土再為無葛藤

同變曲第二

建隆親征回鑾二之一

狙魯黎陽軍駕歸掃清氛騎兵更衣江都朔雲車駕出

凱歌清冰供尚食都人引領望翠華征人一月俱還家

開寶親征回鑾二之二

長堤夜幸士素飽孤城沈瀼無飛鳥從征鹵簿拜上恩

太平興國回鑾二之三

都人望氣歸瑞瑞星掃頭落參伐西人冉冉爾紫雲

六飛擁日歌回軍

建隆曲第三

平荆湖遺將三之一

宋遺民錄 卷四

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

新將舉族各駭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沈瀼焦枯剽荆楚

重宜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全家到闕拜上恩

詔書為築先臣墓

下劔門遺將三之二

神風流運驅驅草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長戟來鳳州

歸峽銜枚疾如掃廟謨萬里諭諸將山川曲折圖形狀

天同鬼授若符符坐滅早恩虞供帳歸來論功授節鎮

鏡鼓殿前歌破陣

宋遺民錄卷四

歸朝曲第四

荆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鞵道賜帶縱馳

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張歸朝親奉表

勳階邑食及隸人移錄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

四海為家皆故鄉

吳越王妃歸朝四之二

勾吳月令牽牛中如以開寶九年三月隨王入朝羣芳乘風來闕宮隨

王劔履朝上殿黃門夜越長春宴昭容引班入內朝龍

裘當中開雉扇雲罷朝辭生局促詔賜離宮作湯沐先

王丞嘗澤有差上恩許歌陌上花

論歸朝曲第五

淮南草溼凋蟲露家在先朝父尚主真八御極四海歸

僊蹇不朝稱節度夜持鐵券為爾賜上恩特遣使使

神離魄奪取族夷功臣勅命錫龍旂

李侍中妾歌第六

李筠愛將惟僊珪美人姓劉筠侍兒城危搶擄不得力

兩損鉛華帳下啼掩淚前百馬有幾猶說闔中那問此

赤龍從東乘日車火繞城門內蛇死英雄際會風雲奔

婦人思報羅裳恩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春流曲薄羅叢土屈狄歸朝辭廟主官家呼母恩許歸

劔闕并門無處所一作淚故衣升屋棺四繞出門哭子

汴州道同賜酒三致辭巴蜀如歸化啼鳥老身不食

追爾魂幽海臨門拜上恩

南唐李使曲第八

孤城圍中拜右史侍書猶對重瞳子請行慷慨期緩師

奉命日馳三百里河流遡風車北首便殿裝恩引天袖

臣肝有血不瀟衣寸舌欲存建王後奇胸如江湧權鬼

慟哭不得天顏回

伎女洗藍曲第九

後庭朱黃作衣裏伎女帳帷青曳地碧綠夜挂寒不收

線此洗藍淨露水外聞學染因得名不省歸朝為國氏

他年寄生產鴟尾空憶宮中烏銜子

邱吏謁故主曲第十

嶺南使鶴日教戰巫女才人誰相見南曉欲載遠遊冠

衛士盜船去不還夢見隨浮上江邱道謁淒涼唯故吏

自言置邸本先王方物入朝緣此至聞言含咽涕灑江

況乃國人舊姓龐淚辭傾海無歸處裴恩祗向江陵住

古敘歎

刑徒鬼火去飄忽婦堆前殞香發白煙濕溼樵叟來

拾得慈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地髮下宛轉金釵二

持歸薰沐置高堂包裹恐為神所將妻兒朝拜復暮拜

冉冉臥病不得痊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

叩頭願祈免死永入幽宮伴龍子

宋遺民錄 卷四

秋風海上曲

秋風吹水龍上天龍女抱珠海底眠水花生雲起如翫
神龍下宿藕絲孔巨鼉鱗鼓隨赤魚鱗風旌旌
海人見此失操網歸對妻兒月下紡自言移家來嶺中
十載秋風潮不上老夫一人語門前見此已是開皇年

結客行

結客衛京師棄家南斗陸相看各意氣欲取遼陽歸事
左脫身去豈為無所為家藏楚王子手執五陵兒泣奉
先主令白旌鄉天揮鞭屍讎必報面首捷終馳力盡志

不遂以死謝漸離

不遂以死謝漸離

擬古寄何大卿

山人食木實竹實以飼鳳聞此來空煙三載脫塵鞅不
見玉笙音唯聞溪鳥弄西臺憶故人野祭忽如夢仰視
浮雲馳不覺哭之慟

寄所知

何處識君面青天雲霧縹緲琴上衝靈元髮向風梳別
去看流水三年此躊躇偶同海鳥夢為致空中書

哭所知

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薊門雨
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鄰人亦不存

哭廣信謝公

自爾逃名姓終喪哭水濱海僧疑見貌山鬼舊為鄰客
死留衣物篋空山告身他年越鄉值賣卜有斯人

西臺哭所思

殘年哭知已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迴故
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

廣情往日

廣情往日

不知不足齋雜言

宋遺民錄卷四

容真院絕粒示兒宋禮部侍郎謝枋所得所作也
身人謝廟用其語為楚歌以節之其詞曰

漢有臣兮蘇勝卒嗟不食兮十四日兮忍飢兮我復湯
道開關兮踰牛月幸求死兮得死荷不得兮無術願筆
兮龍笛燕羣仙兮日將夕風吹衣兮佩蕭瑟龍兮寒
天行成兮緣畢

宋遺民錄卷四

卷五

宋遺民錄卷五

謝皇羽四

金華遊錄

謝 謝

翺傳云所著有浙東西遊錄九卷此特其一也
己丑歲正月謝翺皇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謝翺子橋翁翁人邑與皇羽及陳公凱
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過吳似
孫續古約俱行至橫溪訪柳時聲父子君用不至帝臣
從五路嶺先過門皇羽繼至會宿時聲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居各賦
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坦欲訪
雙巖鄒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宿陵雲山房城及
葉謹嘗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日同至亦於是夕子有
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共觀
至夜分詔卿書北山感雪竹賦後皇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霽既飯
話良久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晚抵赤松自源口入
一里許萬松壑翠有亭跨中路扁赤松山舊樞密潛齋
王公楚書今住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浴溪入橋亭扁
金華福地郡人潘繼先築過橋入三門勒寶積觀額大
中祥符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錦旛及獻花四木孩俱今
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為瀟湘堂默成先生潘待
制良貴書入而為松遊亭又入而為枕流亭觀之前為
臥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
款宿謁沖應養素二真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

宋遺民錄卷五

不知不足齋雜言

宋遺民錄卷五

宋遺民錄卷五

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嘗寓觀中
管想茲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日後十
八年當相見郴州及唐登第授柳教有二道士過之唐
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泊眠時語乎既而邀之不
知所適方知為一仙云時詔卿病且甚故道士言之為
詳同宿王謝房各賦上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厚竹泉
倪守約房中觀羊石卓羽作觀羊石記云金華洞為皇
初平北石處子暫而聞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
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
觀旁祠二仙二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
之巔變怪低狹宛然如羊形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
道士拾其餘蓄觀中予得借而觀之者三處其一在天
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抵觸皆象若若
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竝曲池之北岸巖石為山參布
伍列犬牙其上臥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蹶者十五
履險而跛者十二倚而斃而乳者十一若觀古鼎彝
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完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

宋遺民錄卷五
三知不足齋叢書
密鼓伏龍乳抵巖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
崛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乎曰是
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噉其化而為羊與羣羊之化為石
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遊若蛟而休茫乎日
與之對而泪不知所求其有未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頓笑
眾皆岑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啟後之來遊者
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
仙後若干年為樵牧好事所取及移來此又若干年道士
悉能言之於遊者非有所鑿說不書妙虛石初有方竹一

宋遺民錄 卷五

蕪蕪疎可愛堂名蕭閒樓有滅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
竹園飲饌王倪各為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痘發臘
纒愈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
刻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為物外亭
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砢水激射為峭
峽為盤澗道士徐南華攜酒肴并青窗王易所書趙元
清夢遊小桃源四時詩來青窗即故樞密王公之孫名
進思官憲院號淳齋善書而好吟以避世立兄子為子
使出贅復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為道士於此南華

宋遺民錄卷五

酌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巖屏閣新構小亭名別有天
地復酌亭上巖屏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風
雲巖世昌要會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益之攜琴鼓
再行午從觀右登山行窮林巨石開觀丹竈及丹石
相傳某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丹
即飛去今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竝其一中斷倒架
上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偃立不相接狀甚怪奇
今為改祠道士伐去會遊者以為言丹山而左稍下有
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同宿寶
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陽冰篆偉甚以赤
字從大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實不用而存其刻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寺待霽
取道智者以往

十八日戊戌雨雷祥符鼻羽有塔影囊中深之句詔卿
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
歲郡守謝奕修改創齋齋王莖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
擊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出市衛詔卿自同鼻羽訪美

宋遺民錄卷五

泰盛太博共劇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葺約審言自蘭溪門會於北柵詔卿父
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遇且
菴徐玉汝於盧士安卜肆詔卿鼻羽甚欲留訪諸老以
雨餘得霽重於妨泉遂行既出城遇折齋劉權院梅居
邵深道成齋王玉成於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
來西鹿田寺僧懷玉雷而相導詔卿賦北山道中衆客
皆和哺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
谿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為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
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真之雲
堂後廡寺僧莫之責也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
鳳皇舊為法朗石晉開運二年為國泰今改法清山西
有一怪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
以楸楸遊憩其下是夜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攜詩見
贈有鳳皇山上鳳皇翔之句聯中又以耕田鹿化石羊
為對別密謂審言曰子以鹿比僧羊比道士鳳皇比
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
宋遺民錄卷五
六知不足齋叢書
康懿泰園長公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歧徑行五十里
至金華觀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老樵
讀書處也三洞上為朝真中為水壺下為雙龍三石扁
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為
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顛然而
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處爾雙龍
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
可名狀者為雲物為仙桃為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
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

藏身霞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蓋頤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澗泉東炬燭袋僂僂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礫石舊臥小舟而入今敞漏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槌之鐘聲仙珠翠巖巖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望之皎然仙笠懸巖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猶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糾繞其背首入

宋遺民錄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甲下奇甚筆格一霜崖聚如繁霜有卷石小窠指面大有水正滴窠中名仙人研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視洞中他無漏泉獨此爾冷室石橋三足蟾懸鐘寶蓋如名剎講堂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象足大二小一仙桂水波石鄰鄰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為滑臺為池為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素袂裏雙摺皆天成又仙人曝石方盤可臥仙人帽日月二宮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錫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聲東數炬相後先若入井然稍斜向內窺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鏡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沈沈深黑人多不敢復入鼻羽毅然揚炬而前詔卿續古從之由水簾之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同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帶如

宋遺民錄卷五

八知不足齋叢書

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曾遊者謂題在焉回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得盡其奇來遊者率望水簾而止爾又登山二里詔卿父子鼻羽續古倚兩山童買竹薪束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為觀音洞從巖罅越石限而入展轉愈高扳援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巖縛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其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巖有崖如兩扉而啟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屏放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綫天既隔天池不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詔卿賦三洞云金華北山三洞天垂碧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屐忽拄蒼山煙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榭步從飛橋矚石洞崖色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

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墓頤急水瀉碧鳴鳩絳澗流東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擊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紋變波瀾接暗彩凝雪飛霜鮮大為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螭角尾具一一玉爪孳孳豎彎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從箴知誰懸直樗枿縱瀉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畫敗絮雷丹鉛中途經過最深窺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蟬浴海光輝娟左巖架衣顏橫且疊擗象皺垂龜躡自餘

宋遺民錄卷五

九知不足齋叢書

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鑄非鑄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間潺湲入深踏險思絕繞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為掉到此十九歸言遊嗜奇不憚歷磊何足以目故差輕便翻身卻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闕卻易進玉筍拔地脩而圓空為淵處乃為屋亦或摩藓題新篇同遊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疑高洞山之頭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右壁入深坳如鐵戶限環為榜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始信非夸傳左為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遊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專歛然俯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屏內知此明僻從何穿窬深壁峭不可往安得插羽如飛驚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歷歷詞難宣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夕僧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奇石峭立轉折開可行林泉幽勝特甚默成先生潘公大壽其處云予往來南北兩山餘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同智者長老法銓來於崎嶇險隘之中得虛曠寬闊之地脩臺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於金華也自是許吾鄉山水以此為第一云其文室遂榜第一軒上為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宋遺民錄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二十二日壬寅晚霧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內有葉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分豔弱山木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思遠遊又僧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

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程

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欄環殿殿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符又傍巖臨溪爲亭臺遠望州城中之塔錯小雙溪如篆紋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臺皆蕪廢既下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潛岳寺前帝臣嘗言同入城詔卿舉羽續古竹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巖下道遇兩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聲居聖傳之蘭溪蘭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 過松巖陳粹翁牛與舉羽別晚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詔卿父子回抵吳氏善塾客有問金華勝遊者詔卿以詩敘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草長北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

響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詩雲夢未全非舉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跋 右金華遊錄一小帙蓋巖南方先生晞髮謝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

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己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

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和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吳士諤議

又 方詔卿浦江人就巖南先生黃文獻公潘柳文肅公貴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

華山往往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閒握手歎賦底何

宋遺民錄 卷五

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歌詩以寓夢秀之遺意冀聖子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舉羽建寧人號鬚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指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遂流區區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爲事每過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詩直溯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辭拔峭勁餘若陳帝臣吳縝古等亦皆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其爲此卷夫豈易得哉然懼世遠而莫之知子故手錄一過而略述

二先生之行槩於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

天順庚辰十月初後生郭漢述

右遊錄一卷案者家談語俱無作者姓名但云方湖共成之而已愚及臨疑舉羽自有遊赤松觀石羊

記金華洞古蹟人物記二篇其全華洞記未云友人方風既錄而行紀志其變怪有差則遊錄爲郭作

無疑矣謝記合三洞所見以類編之總六十有四併十二而五得五十七則出機行與此不同而形容變

怪物無選形則一也允宜與方紀並行而置謝之

情哉至石羊記認卿全錄其文不自爲記自是行文變化之法而兩人相與之情亦見於此云謝處庚辰十月十四日通介東延博議

宋遺民錄卷六

唐王潛

唐珏傳

金華張孟彥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

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真伽利宋瑄

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

行貨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

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

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

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

我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

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

屑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屠及哀陵

骨雜馬牛枯骸染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長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

師聞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秦宋諸陵骨豈君也坐有指

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

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

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

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闈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

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指珏曰願收遺骸無以報俄曰

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指及闕然而去比

覺其言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

有謝期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嘗感珏事爲作冬青

樹引語其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翔字舉羽聞人亦奇

長道天京卷六

二知不足齋叢書

士云

傳者曰子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王能察之其義乎哉嗚呼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愧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王誰歟吾所以傳之母亦使其無傳焉

唐義士傳

羅靈卿

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過子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子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

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叟乃言曰唐君名珪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滯隨以養其母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理真加怙恩橫肆勢焰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植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櫻珠襦玉押焚其荷葉竹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其瘞之眾謝曰

宋遺民錄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語中有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善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斷文木為匣覆黃絹為蓋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且事說來集出白金幾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毀骨雜置牛馬枵格中築一塔墜之名曰鎮南抗民悲感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掉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齊江松

八月之濟名雖高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瘧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尋我往觀觀魏魏宮宇觀麗始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人趨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吾乃陞諸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製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仇仇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固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泊中衰俊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賓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

宋遺民錄卷六

四知不足齋叢書

宗亦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表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謀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愛誠愛度不數月二事俱備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願凡夢中神所許禮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箭開機形南面欲起諸野腐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晝后土六合忽怪事蛇龍挂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露靈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舞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

五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六

誰家珠苑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子客錢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卿既其開始末謂端叟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對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盜賊榻側難容他人軒睡耳聖朝雖包覆憐恩完猶被鴻恩亡國遺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勢卑位下者之資稟與子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福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駭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被程嬰公孫杵臼殲有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匿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

宋遺民錄卷六

六知不足齋叢書

者采焉

跋

董幾重 石林

釋骸毒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別骸之慘勢張威攝執攫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有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殿室捐貲仗義集備潛遺骸於墓露之後拔游魂於獸窟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誠視漆身隕鐵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備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載采 厚

當疑武王伐商劍鉞斬孽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
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太不自已甚乎當時舉天
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
者特立獨行窮天地而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
有商辛之虐不幸而遭禁崇當時會無一人動孟陽之
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
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
中毀家取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
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

宋遺民錄卷六

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
乃一人者與余讀雜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
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
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殆矣
厥後越有新治中來問其事裝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
巫拜巫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
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徵唐君不能成治中
之義徵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
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

冬青樹引別玉潛

謝翊

冬青樹引別者宋文丞相軍門謝翊謝翊之
所作也宋文丞相在會稽境內元楊誠欲其
金玉以宋王氣在是楊誠欲其
廷見諸陵已發通乘真夜使人收貯遺骸骨
肅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理之故人也至元
丙戌入越宮登延盛勳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
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者唐謝之
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乎玉潛字也
冬青樹山南睡九日靈禽居上枝也九日者謝谷上
枝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謝射日中其九日
鳥皆唯唯一口焉靈禽者鳥也鳥者陽精也精為魂今
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
上也日者君之象也元錢鏐後楊總易宋內
龍隨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鏐後楊總易宋內

宋遺民錄 卷六

民籍戶口其內是在尾首歲在酉也歸唐薛仁貴
所敗歎歲在庚午星在尾首歲之類以今所言其必有
不利於恆星蓋隱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見之是
天文志西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彼不見猶春秋
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與鬼戰未詳
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
衣人拜樹下起築禽啄粟枝上飛金粟山名昔唐玄宗
山岡有能啼厚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復
此今宋陵殿既壞矣故以此兩樹離多說言其
實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況其有君臣之義乎蓋禽即
鳥也杜甫拜蜀鳥
之魂者良有是乎

子既注畢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
通其詞旨故為之疏以便參考而自負焉適文獻
黃先生之門人傅漢氏以書來謂聞之交獻者曰
楊總統初欲利殲宮之金玉故為妖言以惑主聽
而發之國中王俯竹一日出金扇與諸惡少聚皆
驚駭而詠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
為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
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就自思
陵以下欲隨號收殮爾輩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
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為識此歌詩之所為作也其

說如此子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諸鄙見
於傳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
一通寄傳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洽者庶幾子言
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誠
浦陽張君孟兼取聞人謝翊為宋丞相文公所作
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
樹引併疏之於卷末且以送宋遺事為瑋珪及
王俯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都先生薊山林君當
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

宋遺民錄卷六

九知不足齋叢書

見所著集中當與唐珪收宋遺修於山陰種冬青
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
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珪所為王蓋與
知之矣夫謝翊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翊非
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珪之事而竊山林君
不與焉豈非闕乎余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
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月十九
日孔希普識
清明日
唐珪

萬花正開風雨惡曉起新晴花正落老夫未起失芳期
賞心但覺隨年薄今年花落明年開去年看花人不來
死生榮悴俱可哀綠陰滿地成蒼苔
穆陵行 有序

宋遺民錄卷六

唐珪

宋理宗葬永穆陵傳祚未幾而國亡元至元二
十一年僧嗣古建言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
夏人楊鞏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為姦惡奏發
諸陵金寶以其遺骸營白塔於錢塘舊內基上
且截頂骨為飲器此皆夷狄禽獸所不忍為而
為之者也太祖臨御之時盜發鳳翔古帝王諸
陵有司上聞即命禮部復改葬國亡陵寢豈期
至此大明洪武二年正月皇上手敕相國李善
長遣使北平追索飲器於西伯汝訥既至即命
瘞京之南門高座山八月復復會稽故陵四年
六月予以備忝微因感其事作穆陵行云

君不見漢文在昔晏駕時霸陵儉葬盜莫窺又不見
秦當日天位棄修葬驪山盜遺至一時總抱萬乘材修
德行仁逸難擬宋南渡後稱理宗禮樂制作宣皇風朝

牙道目録卷六

廷有遺境謚擊壤成歌成漢文可師秦可監祀
駕寶天淚盈領羽衛靈相後先永穆陵頭瘞弓劍國
祚衰微社稷亡有元朔漢歷數當山河一統混夷夏諸
蕃琛貢朝明堂登期姦僧與權相奏發諸陵會稽上壘
成白塔貯殘骸屹立故宮增感愴玉魚金甌載歸設
心禽獸猶或稀理宗之理諒真比道統不關天人微遠
僧肆奸志截頂為飲器終天之憤痛其伸誰料今逢大
明世大明天子坐紫宸手救相國言諄諄西僧驚悚遠
函獻差日瘞蓮施至仁既擇高座山復返會稽墳精神
魂魄得全歸聖算睿謀咸戴仰緬思古陵發鳳翔教葬
禮服尊前王冥冥報復信不爽千載史書昭耿光

具瓊

至元中胡僧楊璉真伽利宋諸陵寶玉因倡妖
言惑王蓋發寶宮之在會稽者斷理宗頂骨為
飲器璉敗歸內府九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
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乃命葬金陵聚寶
山立石以表之余感而賦詩一首

宋遺民錄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風雨空山魂夜啼當時直恐金棺腐鑿石通泉下深固
一聲白雁渡江來寶氣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宮女侍
玉衣無復祠官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飼烏鴛及狐兔
真人歛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卻南返
雨花臺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
人間萬事安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宋濂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
諸陵江南總攝楊璉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

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請帝遺骨
建浮圖塔於杭之故宮載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
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制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遺
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
器於西僧汝訥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
四月癸酉燹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
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白塔行并引

王逢

宋遺民錄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插翠蕊萬
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半兒年犬兒月辟塵一
聲天地裂古雷門唐珏玉潛先生感雷震白塔
而作也始宋諸陵被總統楊璉真伽利遺置故內
鎮以白塔先生當與尚書省眾開林景躬躬拾
不盡遺骨別葬山中既先生植冬青為識遇寒
食則齋祭之一夕夢黃袍者數人率一嬰兒狀
玉雪指示曰以此報掩埋之德先生後得子因
名璉字溫如素於詩至正己亥子遊錢塘會
平章張士信壞塔毀城且聞松江僧慶講主道
宣傳講是詩宜幼從璉學有請乃為賦白塔行
并系前後事歸之宣云

塔成始刺天塔壞漸平地一曲冬青花江山蕭秋思
右詩載王進補漢集諸所別書無及我者特附於
此 通介與齋叢書

南宋諸陵復土記

王賓 仲光

至元十三年丙子宋鼎北上圖陵虛曠闕備越二年羌
僧賊楊萌惡廟藉后妃皇族體魄皆沈壓塔下塔在臨
安宮近故內至正十九年己亥雷火震毀塔太尉海

陵公飭勵徒旅浚發塔下深石奉防沈壓疏理漢雪潔
嚴虞粟設體陳樂尾送歸舊園陵后妃皇族體魄皆往
焉

始皇家不四年項羽發之漢唐諸陵樊崇溫翰發之
其民人也宋諸陵發之乃西羌猾賊何諫焉如唐林
諸民人漢唐不聞有之羌賊所埋將百年海陵公啟
還舊藏亦奇事焉

右記見別本與日錄子前所刊未有也趙君晉
諸議從維揚抄得之會子刻遺民錄告成趙君錄
之以廣其聞海陵太尉至張吳王士誠正王相與
所云復舊藏體魄也諸陵成於六月廿八日真蹟
時年八十

寄常州簿郎宗仁

連文鳳

稽山禹穴莽為狐兔神龍遺蛻散亂榛蕪孝子
仁人一夕悉取而歸之有人心者能無愧乎聞
此惡泣寄以詩

玉立蓬萊間淺深仙祿不受海塵侵千年愛護神龍骨
萬里淒涼老鶴心夜月照愁低草色秋風吹淚哭松林
錢塘流水情何限誰采蘋花學越吟

右詩宋自百正集讀此知冬青之役耶亦與其事
矣西附存之 通介與

宋遺民錄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唐義士事行備載傳文及諸題詠名曰義士信不誣
矣鄉先達學士程公編入宋遺民錄中義士之名千
載藉以不朽義士無所為而為者亦豈計其名之傳
不傳哉然心同具此理者不能不一表章之愚刻此
卷蓋亦竊慕前人而為之役耳晚學休寧廖阜戴勉
謹識

宋遺民錄卷六

宋遺民錄卷七

張毅父附錄一

張毅父遺事

陶九成

張毅父先生別號千載心廬陵人而丞相文公友也公
黃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遠過吉州
城下先生求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窩
子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
一楨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
俸房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葬以重葬與先所

宋遺民錄卷七

一知不足齋叢書

面橫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
斷明日啟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
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
動生髮如何尊約亦念東蜀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
之人能不顛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都中齋題曰目炯
炯兮疎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雙完血
化碧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書集杜詩前

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
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
元日文天祥書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右信國公文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
自序其後都中齋撰贊府忠義傳劉白齋撰公傳皆有
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宏毅即序中所稱自
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
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閒存其本永樂丙申子
於京師遇此詩及贊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宋遺民錄 卷七

七

一知不足齋叢書

張千載

收骨燕山白日寒泉卿髮尚直衝冠誰將千載交游義
著入文山傳裏看

千載字義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
皆不就文山自廣遠至吉州城下千載求見曰丞相
赴北某亦往遂以宋故官營求江西省咨之北寓於
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焉
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楨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
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俸房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
骨實囊併橫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
怒云繩鋸髮斷其子心動然必啟視之則有繩束
其髮當其云云夢爾且髮爾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
繩見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
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
尋約亦念東蜀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
顛泚昔忌其生今如其死

張千載

廷博家歐陽夫人先丞相自到死丞相獄中作文
祭之見張惟文丞相傳補遺又在永水邊作道人
招魂歌其第五云有妻有妾不得顧顧走荒山汗
如雨一朝中道逢黃虎不有偷生作人婦左誠
宋遺民錄卷七

宋遺民錄卷七

姬右旋母一御捐身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
為忠臣妻烈女元量在燕時與丞相獄中備和忠
臣烈女述丞相祭文中論得之目擊安得有張千
載心詩訪次人於俸房中俾出與黃冠歸歐陽之
說皆當時元諸臣述作以汚其之者正須深察
中所謂首忌其生今如其死也陶九成既錄信之
載在歐陽集墓歌又從而轉述之不知與第十卷
所收張惟丞相傳相矛盾也

宋遺民錄卷七

宋遺民錄卷八

方韶卿附錄二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柳貫

滿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
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諸自五代
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
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
宰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覽常欲
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

宋遺民錄卷八

一知不足齋叢書

而益銳初本陳氏子在襁褓而先府君命為後曰是能
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閣門舍
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
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時陳丞相尤器情之將具奏請
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
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序慶之聞士於書
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遠者也始蓋用為文以應有司
後乃束其與觀羣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密聲
節嫻婉不緣珠璣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
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涓因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
生吳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擷雲月嘲哢水閣晚善拍
蒼吳思齊善父武彝謝翺皇羽序其倡者諸詩曰風雨
集以識羣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骨葬骸子陵
釣臺南開歲西游訪遺攬古與僧增鬱自陵陽半公獻
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襄聖子刺源戴帥初水
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蕭田劉擊之吳與陳無逸皆聯
文字交積其葉卷滿數十便東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
遊京口沂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雁蕩大龍湫

卷八

一知不足齋叢書

之一盤雖年耆而未衰風風歛其夕與聖玉賦而駘雲
鳩卜吉土於陽岡卷十霜其若馳遇楊德而振華豈承
學之敢私緝泉美而為銘亦既琢於卷石之碑重斯託
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
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楸之堪依邈仙華寶
掌之閒有先生之履屐緇風履與月夕魂彷彿其來俛
子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於蕪裡不揚於列星則蒸為
蘭芝泐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實風親矩矱竊仰
光儀悲真酬於樹勸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為位之初併

宋遺民錄卷八

七知不足齋叢書

矢心以薦危來格來寧盡其有知尚饗

雨夜呈鄒卿

謝翺

相看閣上雲一夕幾回分預恐今宵雨他年獨自開野
花同楚越江鷺雜朝暉不得鋤芝木遂樵卻寄君

寄詔卿

莫因梅柳憶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憐諸老盡
兩燈動是十年疎休官陶令長思友朋卷積康懶報書
衣食有餘休浪出我愁無地可耕漁

寄方詔父先生

黃潛

半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塵塵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遙
興洽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送詔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
祇想蓬萊是後身棹響官河山色雲離野服髮毛新
苔遊偶安扶桑路頌向滄江一問津

喜詔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得失蒹葭尚煩青簡懣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
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嵯峨

宋遺民錄 卷八

百年珍重斯文寄跼足修程可奈何

和詔父先生

掩書坐中宵塔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燈夢秋館
豈不有宵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躬故歲寒情
樓遲憐紫瓜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荆州帆帆沙霜風
當年白衣入顧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用清
江瑤配蒹葭勝感終不近好醜空勿爭天道有定分
雙丞逐已矣目斷千山重煙霞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寒華復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里期一嘗

和詔父先生詩韻

吳師道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
夜牀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裏仍仍在橋刺藤梢一一新
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遊仙華山

方鳳

仙華萬仞我乃履其東日夕與山對今茲踏玲瓏起
左信奔鹿當前任啼猿大壑崖石裂一覽天宇空蒼松
飽風雨絕壑挂老龍樵斧不得脫根根愁思躬逸哉軒
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鱗一以遠千載悲遺弓猶傳少女
靈鍊玉於馬宮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哀我來重懷古
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磊砢胸

仙華山招隱

軒后悲蒼劍神娥下玉香華髮初失華遺脫尚陵歎
墮升棺影青分產桂苗山精依竹天雨濕鷄翹有約
成孤憤無人重久要參龍因姓氏使鶴誤軒軺再再將
終老冥冥不可招無寄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遊寶掌山寺

茲辰欲有通軒車偶來駁斷苦北村南看竹晴窗陰接

身是巨翁卷八

宋遺民錄卷八

語未及久相邀謂叢林澗行任詰曲巖峴經嶽於時
暮早暄生意見草心紅紫寂未動萬山蒼翠深伊子風
好遊忽忽老見侵孤與尚衡靈思或巫黔況此近居
里而能孟朋裂石發悲嘯沿流引清澗捐羅復忘疲
古洞窮幽尋豈無聲利癩見笑山水淫人生本來浮世
故未易任蘇崖拂前題俛仰已昔今我法始用我瞻言
屬同襟

仇仁父詩序

宋遺民錄卷八

十知不足齋叢書

山村仇君過予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華
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益益中見此古鼎洗
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
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
詩為文故奇與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為詩故氣渾
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為詩故月露之清浮煙雲之
鮮麗今君爾情雅道滌筆冰賦其執之從仇君曰近體
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宋下似融融化事往往於融暢
圓美中忽而澹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
勸之所以為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
焉鳥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鳴號踟躕焉小者至
於燕雀猶有啁噓之鳴焉由人心生也使適變而不悲
泰離居餐而不念儀髯望白雲而不思親過州西門
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而尚復有詩
哉此予於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為窮所移又明年復相
見乃序而歸之人嘗有因子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
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子知之後世亦必有
知之者矣友人東陽郡遺民方鳳詔父

宋遺民錄卷八

十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九

吳子善 附錄三

吳思齋傳

任士林

吳思齋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人父遠龍川陳氏所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聲既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殺其鄰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遠貧不悔有寒疾耳輒慚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與妻方鳳閣謝翹陸方燕友善著老氏關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

宋遺民錄卷九

一知不足齋叢書

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選仕員郎常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自自奮故在商新城市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徵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具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齋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齋執子婿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齒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長禍中悔思齋以書易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漸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少卿頭丞相直堂有勳籍思齋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為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閉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闕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

下死生瞭然真矣哉

贊曰余識謝翹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李其傳乎過方鳳道謝翹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子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崎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宋 濂

吳思齋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遠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齋少穎悟做遠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鹽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積繫思齋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至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於貨獄莫延不決下思齋議思齋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恆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齋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具辟思齋類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齋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符賞酒廬憲長時守鎮江復徵入幕府起長議築城思齋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堽城之何為即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買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簿歸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通德州節制可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漸以論謝堂

宋遺民錄卷九

一知不足齋叢書

史俞漸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勳籍浙劫之過思齋曰公宅百揆長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力能生殺人思齋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齋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獄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齋賢每謀以自近思齋不樂依婦翁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免女欲殺者全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度至無僮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

宋遺民錄卷九

一知不足齋叢書

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過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藝方鳳閣謝翹陸方燕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傷觀咄咄而略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齋天性真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福禍學者真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齋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荆州碑魏司馬孚贊沒社詩樂陳亮棄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贊宋一代詩文卷裏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拱之拱之

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齋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齋與方鳳閣謝翹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藜向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閒幸之何而弗悲若思齋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

其心者與土有哀思齊者云既礪石其如卷兮鉅海
簾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九日前子善來會山中

謝 翹

朝尋露枝真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幽情誰與寫有
客來榕州遺我古畫屏中有鴛鴦文色如銅雀瓦浮以
鬱金飛蒼蘚籍其下此物寧足感聊用助歌者但懷鄂
曲悲豈計所知歎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舊遊奉和
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靜坊鹿田在其顛肺石來風雨有
客六七八昔遊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蹴君語謂此
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復異枯將梓醉者呼
不應愁者自爲苦空樞寄孤衾展帳如巢樹浩歌散餘
悲以足拊柱礎爾來又七年欲至困羈旅俛聞老桑門
已復蟬蛻去入山惡少年巾鉢空其聚乃知人世閒何
者爲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遙相望各抱
不傳買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況有期與馬不
待假倘規宿山中吟人不應舍

宋遺民錄卷九

六知不足齋叢書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延博案十詩原本署名楊仲
相同未知孰是楊集自有十首題曰東陽十題
今仍原本之舊而別錄楊詩於後以正之云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已 一作自焚材高初偶得香苦 一作
竟誰聞天海空遺操冰霜見裂紋中廚 一作方者鶴終
得舍夫君

蠶閉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 一作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寂 一作
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遠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

宋遺民錄

卷九

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人 鑿磨穿偶至今綫紋 一作文虛綠潤雨氣
失 一作元陰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攜入往
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生 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糝
糊缺 一作蝶飛疑去波濤圻漸折 一作無良工今豈有爲
爾一長吁

宋遺民錄卷九

七知不足齋叢書

舊劍

憶昔 一作蛟龍匣 一作提攜徑 一作出門紅塵走馬感
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澀雲煙斗氣 一作昏淒涼 一作
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花浮其
矣塵埃滿曾令鬼魅愁 一作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絮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 一作中路棄無復向人
明兩宿 一作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
平生

敗裘

製爾亦已久霜風兩袖 一作雙鬢 一作甘從穉子笑未受
故人憐雅製餘 一作前古深期在 一作暮年素絲今化
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臥何年廢 一作廟碑圖經愁莫載者舊說頻
移野燒龜趺 一作失荒苔鳥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

宋遺民錄卷九

八知不足齋叢書

堪悲

臥鐘 龍簾久擱折塵 一作埋奈爾何耕民誰睥睨野衲自摩
掌雅奏多年歌銘文幾字謬斜陽荆棘裏長伴齒銅駝
東陽十題 知不足齋叢書 楊仲宏

焦桐

只作全生計惟存半死心窮猶不置斤斧重相尋遂
使燼焦釜誰爲愛古翠有材不足恃愁絕念知音

畫簡

往古華編在何年始汗青蠹蟲深卜宅科斗少成形泥
滅枯秦火搜羅出漢廷斯文未喪不敢望全經

破硯

彼美端溪石家藏歲月多廉隅皆破缺筋力盡研磨玉
亦堅而已星如案者何向來曾自詭持用擬高科

殘畫

斷裂無邊幅華堂裏遺餘蒼松深窺地白鶴上凌虛風
格猶森若丹青總弱如苦心絕人事誰見用功初

舊劍

匣裏雄劍通神世所聞潛精依厚地吐氣切高雲亦
有蛟龍管寧無尾斗文不達雷煥滅埋沒復何云

廢絮

收藏無寶匣歎息網絲懸孰使明爲暗如觀醜勝妍玉
臺終寂寂金鷄尚翩翩政謂開元日虛將盛事傳

敗裘

二尺書案在如今久棄捐魚鱗雖有焰蠶簡獨無絲
下借遺碑窗閉帶舊烟却親提翠處辛苦悔當年

寂寞牛衣子能無微緇袍塵埃須浣濯蟻益費爬搔意
味存鷄肋寒涼視馬毛千金既銷鎖猶聽朔風號

斷碑

摩挲不成讀上有蕪斑斑字畫鍾王輩文章漢魏開
跌凋最風蟻首落屏顏渤海神明遠今同磴石頑

臥鐘

漢殿經焚後呀然臥草中雕鏤牙板廢鏽澀土花蒙
蠹難陳力華鯨不奏功待賢初設篋想見古人風

跋吳善父哀辭

黃潛

宋遺民錄卷九

十知不足齋叢書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余未識先生
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
無絲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
秋子遊仙華寶掌閣因得拜先生蒲陽江上先生顧予
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叔父曰
謝君學父今學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為吾
忘年交子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
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聞為子
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
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蒲陽填上謂予先生且
死已而如其妾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
敢即哭蓋猶幾其為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謝父之子
育以訃至育先生塋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
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為妾之永康人先生嘗
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極其志中歲頗瘁
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閒時與畸人靜者
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
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

士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九

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
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
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也
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天微其行
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
恆若以為歎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于既哭
之以詩故復為辭以相之姑追敘嗜昔以志予感愴之
私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徇往已已竟長終其
挂遷鄉劍真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
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
社荒春沙鄉山隱夜星夕陽鄰舍笛悽切可堪聽

宋遺民錄卷九

宋遺民錄卷九

士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十

龔聖子附錄四

龔聖子小傳

姑蘇志

龔開字聖子號翠巖山陽人嘗寓於吳博學好古負才
能尚節氣而甚遠於經術開為詩文皆清勁古雅遊戲
翰墨為山水人物尤卓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為韓蘄王
孫亦顏作清涼居士圖清涼居士即王也涼帽野服控
一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閒且題曰王有補
天浴日之功而自迷於佛乘有驅龍洗河洛之志而
自晦於駮鞍之上悲夫想像其布置及所題之辭槩可
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璠為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
以此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稱其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刑
平生長髯及腹行走如飛意氣令人感動

宋遺民錄卷十

士知不足齋叢書

桑海遺錄序

吳萊

頃子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
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
募義徒耕毗洞丁造輟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質
為驍將大衣冠指麾眾皆請關感泣求効死已而當國
二檄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獨賞盤桓月餘僅令守
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昆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
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
政府六書趣棄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
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
一眾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遂奪其印不予漢輔
道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道乃即日拜樞使又
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
以北中道奔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

宋遺民錄卷十

士知不足齋叢書

竊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子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政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遂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會不得乘一隙設一壘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閒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離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已蜀侵略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三百年祖宗培葺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愧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子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伏枥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驟雲凝家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入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大史氏之采擇

宋遺民錄 卷十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為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權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服除檢會授承事郎會書軍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督仙都觀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為郎試都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州獄公事改守宣城歷節中外躋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託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呈彙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忌避以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一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趨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阜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申

宋遺民錄卷十

五知不足齋叢書

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北軍舊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勅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濬及斯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苗再與以閩府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護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見內從者四人亡去趨高沙道過峭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廢糧得免歷七水寨由秦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府命皆不見內趨海而南至温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仍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奪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新汀州偽天子黃從臨洪瑛瑤象傑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憂奪情起復十一月屯潮陽

宋遺民錄卷十

六知不足齋叢書

纂陳丞相奉二王出官其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爾是忠臣不出出城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丞相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贊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為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

宋遺民錄卷十

七知不足齋叢書

引決而無開今天與之機謹南擲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贊曰僕見青原人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宵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勝本取其始末為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為一正須贊接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讓為而東鎮又在越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眾入衛遇賊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名而避解兵印駕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扞君之急云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為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眾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到汴既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上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似者尚可取鑒況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為用也

宋遺民錄卷十

八知不足齋叢書

宋陸君實傳

少壯至多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三生歲父母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都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實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致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雷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做板轅賀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與制使有連又殿撰贊培於是相攜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為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翕然凡僚吏因公事過問要以主賓情接為貴而君實退然託處非謝舉謂告未嘗過問有集則持敬尊俎閒終日與眾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

宋遺民錄卷十

九知不足齋叢書

投開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密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閒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揚聞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迎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准憲與浙石不侔既無發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

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王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語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底於濟議又不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海上海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為殿陛遇時節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右文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淒然至以朝服拭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略君實隨空裨補盡心力而為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軍大舟三百餘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前鋒而以中部居震展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碾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日癸未海錄無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冊傳故人僕嘗託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冊不得姑以所聞報為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盡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且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支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為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

宋遺民錄卷十

七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十

七知不足齋叢書

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潑德幽光浮於傳節斯為可愧焉耳

日保障故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為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邊邊遷轉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與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悲夫天耶人耶廷博案此贊元本所伏從臨海錄補

陸君實傳後序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莫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華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在鄧禮部尤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其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

宋遺民錄卷十

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明年南遷化之碓洲又明年四月戊辰祖於舟中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拜張世傑少傅為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疍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于香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宏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空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六月世傑等遂

宋遺民錄 卷十

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祈會縣南八十里距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成世傑以為此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互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已已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宜慰使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明年正月己酉朔宋改元

宋遺民錄卷十

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已未宏範兵至崖山庚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隆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宏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兩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后宮及百官吏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關隘十八潰圍奔南風州五月庚戌遷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閉無復宋軍旗幟矣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爵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頃遊宜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僕解后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舉其名非字也僕為之鬚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寶章其人

故為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他何讓焉姑敘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黃潛謹敘

文丞相傳補遺

淮陰韓開作文丞相傳序其事甚備予每讀之未嘗不廢卷流涕也丞相少以英才茂學射策冠多士踐服中外官政歷歷有稱以勇於為義不為權臣所喜起輒躡及德祐初始拔大用而國已不可為矣王師至吳門一月間超遷至右丞相奉命來使講解足未及轅門而大臣以國降矣既非丞相之志遂挺身而竄崎嶇險阻危者數矣獲至於閩丞相將以有為也而陳立中忌之防之甚於防姦卒於以無成與國俱滅噫宋固天亡之也否則丞相之志豈特一死而已哉丞相既伴其夫人歐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夫吾天也夫既執尚安所顧藉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到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閒惟我與汝子既美龔氏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義故書之以補其闕文云爾

張樞

輶陸君實輓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死 朋友之至情 一本云挽歌 因能事而寓 至情尚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聞 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 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 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否不然 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 義相為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

宋遺民錄卷十

其無聞於夫人之義故書之以補其闕文云爾

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為閒蓋知哭其私而不知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尚無聞於親疎久近之別而況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立本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憤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敢輕為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子云得其詳於程招討國秀翟得之幸侍郎來華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公之

宋遺民錄卷十

去知不足齋藏書

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願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遂磨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略已見鄙文或曰匡山敗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非也雖然揆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其傳孰為之定名故字而不符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襄開序

悼陸君實

方回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綯回把手較室共沈身蹈海言能踐蓋天志不伸會微一坏土魚腹瘞君臣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蒼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翠存周已晚獨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龔開

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為滄海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再造古會開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

宋遺民錄卷十

去知不足齋藏書

數關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餓史書猶日白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倫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高馬小兒圖

華驢科肥九分騰童子身長五尺饒青絲鞋短金勒緊春風去去人馬馳真作尋常厮養看沙陀義兒皆好漢此兒此馬俱可憐馬方三齒兒未冠天眞爛熳好容儀

楚楚衣裝無不空豈比五陵年少輩胭脂坡下關輕肥四海風塵離已息人才自少當愛惜如此小兒如此馬他日應須萬人敵老夫出無驢可騎乃有此馬騎此兒

呼兒回頭為小駐停鞭聽我吟新詩兒不回頭馬行疾老夫對之空噴噴

黑馬圖

八尺龍媒出墨池皇榜月窟等閒馳幽州俠客夜騎去行過陰山鬼不知

瘦馬圖

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天曹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宋遺民錄卷十

去知不足齋藏書

自題中山出遊圖

人言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草者在昔善畫墨鬼有如顏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可惜

去人物科大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頭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最近甚者作髯君野濶一豪豬

一節之妹子持杖披襟趨逐此何為者耶僕今作

中山出遊圖蓋欲一酒顏真之陋庶不廢翰墨

清玩醫之善猶真行之閒也鍾馗事絕少僕前

後為詩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意

耳

君家本住中山鶴言出遊安所適謂為小獵無鷹犬以為意行有家室阿妹韶容見視妝五色胭脂最宜黑道逢驛舍須少憩古屋無人供酒食赤嶺烏衫固可哀美人清血終難得不如歸飲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綠息卻愁有物覩高明入姨家買他人宅待得君醒為掃除

僕為盧谷先生作玉豹馬先生有詩見謝極筆勢

之馳騁乃以此詩報謝

南山有雄豹隱霧成變化奇姿驚世人毛物亦增價天上房星泡瑞光孕成白馬而黑章為誰容易來中園風雪天山道路長頭為王欲得方目為相欲得明春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絕憐此馬皆具足十五肋中包腎腸嗟予老去有馬難豈但障泥知愛惜千金市駿已無人秃筆松煤聊自得君侯昔如汗血駒名揚萬馬會先驅山林鐘鼎今何有歲晚江湖託著書白雲未信仙鄉遠黃髮難健有餘飲酒百川猶一吸吟詩何

嫌萬夫敵我持此馬將安歸投之君侯如獻璧君侯作詩凍馳騁入若滿盈動雷兩定知此馬知此意獨欠老

矣通馬語曾將軍杜工部各有一心存萬古其傳非費亦非詩要在我輩之襟期君侯君侯知不知

自題山水卷

谷口長松潤底藤石橋山路晚登蒼巖翠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鉞

題趙鵬波高士圖

雪氣侵人臥欲僵苦勞明府到藜牀主賓問答皆情語

宋遺民錄卷十

去知不足齋藏書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何門名入薦章

題昭陵什仗赤馬圖

赤驥駝僧去玉關換他白馬載經還誰憐什仗飛龍子

贏得金劍臥帝關

一字至七字觀周會秋塘圖有作

秋秋瀟瀟清幽人靜處水邊頭波紋細細風色颯颯鷗鷺

驚情相狎鳧鷖樂自由疎葦敗荷池沼白蘋紅蓼汀洲

幾竿漁釣去已盡一段晚雲寒不收

兒子咸畫馬老人作江天仍作詩命咸書卷上

朔方六月猶有雪江南十月冰未結鴈門一夜起秋風

飛到江南未八月江南處處多稻梁景物何獨為瀟湘

沙汀月暗漁火起響奴一夜空荒忙休言汝肉不登俎

全身已被家兒取猶幸先生有愛心放汝長江得容與

題自為蘇黃像

海風吹髮如短蓬精魄弄成禿鬚歸來已覺陽羨鄰

里喜不似雪堂概江空六年歲月懷尊中何況如今一

螺墨安能及公目如初生慎細觀此畫尤嘖奇兩顧峨

巖無剩肉百年光景春夢婆人閒遂少天上多一炷清

宋遺民錄卷十

香閣永日奈此堂堂不語何譬如寶鼎淪泗水萬天之

方那能起後來博古彼誰子猶為雄深吞簞盃不然豈

徒有三足兩耳 天地中間泣神鬼 人之龍文

之虎人言海內四學士又云蘇門六君子洪崖肩高萬

丈餘談笑拍摩何軒渠當為誰作前者王當為誰作後

者盧詩到聖時不讀書高處豈獨煮湯坐團蒲豈非迢

迢百世下好事亦為蘇黃圖又非中耶虎黃之有身又

非叔敖身後之 死典刑摩詰少須一丈精神三尺

素光芒射人數百步布袍便是山谷禱可能其中有來

宋遺民錄 卷十

壯

宋遺民錄卷十

宋遺民錄卷十

至知不足齋藏書

宋遺民錄卷十一

汪大有附錄五

汪水雲遺事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元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

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

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鑾童兒勝遺追徐福厲鬼

終當滅質爾若說和親能活國嫗娟應是嫁呼韓此語

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題水雲汪詩集後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

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嘗命奏琴因賜為黃冠師

歸後數往來匡廬彭蠡之間若風行雲世莫能測

其去留之跡江右之人以為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

像至今有存者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詩

凡若干首多記其亡國時事讀而哀之成二律以識

其後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

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

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開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

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

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汪水雲詩敘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為太皇

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銀鑪所為之作拘

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

卷十一

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繁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就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邪何其容之至此也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天上落乎人閒始泊與澹相適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邪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橫榻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通者名人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跡凡可喜可說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于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過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登鬱也則復使之進琴焉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書汪水雲詩後

文天祥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于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櫓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游嗟乎異哉乃為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弦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困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馬廷鸞

余在武林別元董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子且臥病強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董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誠然有所感焉元董出示湖山藥求余為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泫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董出子病復作不能為元董吐一語因題其集日詩史三

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謝仲

周方

子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隴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為婉學含書千載之下人閒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咽正平操搥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真能使人至如是至如其感故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則水雲續集予尚能無感能無喜古吁義山周方方叔

趙文

讀汪水雲詩而不應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后及王昭儀儀國亡親見黃蒼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爾燕日久尚能和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為青冢存者為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統于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歎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為為詩幽憂沈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然與亡得喪之外獨爾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雅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為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賢子採樵者踰躍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泣焉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被國亡邑之人況予亡國賤倖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為先生鼓之何如予拭淚而謝之曰止廬陵青山趙文儀可

李珣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歎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彙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歎獻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憂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謂詩與後人哀邪謂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山山吉人鶴田李五元輝田初集內生云四里見如歸續琴操哀江南四章

續琴操哀江南四章

謝翱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閒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園前門數年而又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自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醜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嗚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前門四之一

我赴前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既被異軀客星光自陪擊鼓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秦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

我赴前門四之二

瞻彼江漢載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情不願身我歸王室誰非國人噫嗚吳天使汝續續秦

心寒健兒腹裂黃河萬里冰雲裝巖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笑酸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鳥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妾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與言自古四之四

與言自古使我速老窳鹿是遊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

宋遺民象卷十一

同舊鄉江山不改風景 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踴躍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跋

吳萊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壺觴自隨蓋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壺壺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恤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堑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諫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羅羅難拔刀斫案不得悔嗚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鄉忘必為雞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快快奔走萬里若

宋遺民錄 卷十一

八知不足齋

身月正金卷十一

不釋然者嗙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闕四座莫不歎息泣下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期之於辭道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與玉麟兒會逐攀車入紫闈王母窗前鏡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鐘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銀鈴忽按新闌杜鵑枝上東風晚點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會識關山月怨移易絕奈笑罷更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 浮雲事又作南柯夢微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滄海無窮事不歷昆明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夢黃花送客休更問湘雲獨醒何在沈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宋遺民錄卷十一 九知不足齋
碧水初翻海亦摧奮身翫背護蓬萊忍隨天上紅雲散却馭關中紫氣回天道有常須變化元關無鑰任敲推攜琴更拜蒼梧野 想南薰入調來

讀汪水雲集

碧霞守貞

一夕緇塵蔽海東潮頭無力障西風汗沾鐵馬唐陵在浪灑銅仙漢祚終昨日又聞金盃出他年誰信五棺空中郎未抵支郎慘地老天荒恨莫窮

題汪水雲集後

黃建可

南音誰與調陽春戀戀餘香舊舞茵漢有銅仙空化淚

楚因費劔不全身美人粉黛俱俱幻放客風騷恨轉新一卷長甌天地外為公歌此淚盈巾

右詩二篇載宋大興第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三卷第十七頁仁和余編修自京師寄示因補錄於此以存滄海中之一粟可謂幸已嘉慶丁卯重九適介復歸延博寓兩會館時年八十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元量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鬻鬻雪寄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蒼穹睚眦難氣塞充大呼南入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分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宋遺民 卷十一

十知不足齋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我勸勞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國極拔舌剖心命何惜地結甚宏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一歌分歌復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雁飛絕獨處空廬坐縲絏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冰訣汝於何處收兒骨嗚呼三歌分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秋黃塵暗天道路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足行雪程萬里相逢淚滿襟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分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期中道逢狼虎不肖偷生作人婦左掖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軀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分歌聲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熾燼不得安叫怒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躡坐履不完

宋遺民錄

卷十一

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推心肝嗚呼六歌兮歌欲
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妝顏似玉憶昔狼狽走空谷
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

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
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飲香汁杜懷寶唾手親拾
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護呵六丁立

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溼嗚呼八歌兮歌轉
急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
鐵湯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開割好樣

宿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
放魂招不來歌惆悵

文山道人事畢壬午臘月初九日

匡山禽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周粟
死同巡遠只唐官雪平絕塞魂何在月滿通衢骨未寒

一劍固知公所欠要與青史與人看

宋遺民錄卷十一

主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宋遺民錄卷十一

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梁隆吉附錄六

梁先生詩集敘

胡適

先生姓梁諱棟字隆吉其先湖州人曾祖諱翼字羽之
祖諱珠字仲玉父諱定字安道皆仕金國金亡安道公

過江南寓鄂州先生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鄂
後遷鎮江弱冠領漕薦為成辰登龍飛第初選寶應簿丁

父憂壬申再調錢塘仁和尉辟入帥幕一時聲名張甚
甲戌避地建上丙子宋亡歸武林開處守道安益澹如

也弟諱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先生依焉庚寅遭
詩禍自是名益聞卜居建康時往來茅山中江東人士

從學甚眾乙巳歲七月七日無疾坐逝壽六十有四葬
城南風臺西鄉先生平日好吟詠案無存者門人問曰

先生何故不存案答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案在可謂
名言惟先生清風峻節無愧古人世罕知者詩抑末耳

先生豈欲以是名世顧詩無傳孝子慈孫不忍也乃莫集
門人所記者得古律絕若干首樂府若干首并錄其平

生出處大槩以俟後之君子云皇慶癸丑上元全華胡

適書

大茅峰

杖藜起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嶮巖碧雲遮斷天外眼
春風吹老人閒心大龍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沈

無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顯崖誰念受辛苦
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爭一作難

騷吟我來俛仰一慨憤山川良昔人而今安得長松檜
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一聲長嘯一作長下山去草木

為我留清音

冠訴於句容縣以為詩論朝廷行省間之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都省收錄於缺禮部記
罪放還事詳至正直記

四禽言四首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
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又

脫卻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織盡寒機無得裁可人不
來廉叔度脫卻布袴

又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
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又

提胡蘆年來酒錢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哀哉誰問
醒三閭提胡蘆

金陵廢宮

六代俄然又一唐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王業
口說中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夢過錢塘

荆墳檣宅依然在舊與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江浮五馬恨無窮
客愁已付蒲荷綠
逕雨空餘瑪瑙紅
我亦欲談當世事
無人喚醒紫茸翁

題貢叔小圃

深巷潭無市井喧
主人有客便開樽
數竿脩竹三閒屋
幾樹閒花一畝園
楚袖和雲移怪石
秦淮流月下高源
此身且比淵明樂
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二首

冥雲生八荒
驟雨忽然至
中宵揭屋被
漏溼無處避
牀不得乾
僵立見憔悴
嬌兒莫啼哭
少須待晴霽

宋遺民錄卷十二

少年不學稼
老大生理拙
入山採黃精
窮冬一尺雪
虎狼正縱橫
原野有白骨
傷心重傷心
吾飢何足恤

贈嘉興徐同年

憶昔青龍在
戊辰馬蹄同
踏杏園春
歸田令尹空
書晉執戟
郎君盡美新
萬事不醒中
酒聖一貧無
奈訟錢神
相逢真效窮
途泣自古求
仁要得仁

野水孤舟

前村雨過溪流亂
行路迷漫都聞斷
孤洲盡日少人來
小舟繫在垂楊岸
主人空有濟川心
坐見門前水日深
袖手歸來茅屋下
任他鷗鳥自浮沈

登鳳皇臺

枕寒流碧紫衣帶
高臺平與雲倚
燕來驚去誰為主
塵滿仙吟句
愁思裏待說與
山靈還又羞拈起
簫韶已矣
甚竹實風摧
桐陰雨瘦
景物變新
麗江山在認得
劉郎阿寄年來
聲譽休廢
英雄不博胭脂
并誰念故人
衰悴時有幾
便風去臺空
其厥頹遊此
與亡過耳
任北雪迷空
東風換綠都
付夢和醉

右調換魚兒

宋遺民錄

卷十二

五知不足齋藏書

黃葵

乾坤有正氣
閉色皆為臣
名能據中央
紅紫誰敢傾
日不忘君
備足恐傷身
冥然無知識
忠孝出本真
林林天地間
戴履而為人
明靈秀萬物
孰不尊君親
嗟嗟叔季後
利欲泯天倫
越說望帝國
產此瑞世珍
九夏不趨炎
三月不爭春
高秋風露冷
孤標出清塵
昔時還獨立
攬芳潔沾巾
廷博集瑞吉
有種滿詩云
家貧忽慕富
菜苟有進吾
車便不食
見至正直記

金陵三遷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
多情烏帽染黃塵
讀書不了平生事
閱世空存後死身
落日江山宜喚酒
西風天地正愁人
任他蜂蝶黃花老
明月園林是小春

淵明攜酒圖

淵明無心雲
纔出便歸
幽東臯半頃
秋所種不常有
若恨無酒錢
閑卻持盃
手今朝有一壺
攜之訪親友
借無好事人能
消幾壺酒
區區謀一醉
豈望名不朽
聞吟籬下菊
自傳門前柳
試問劉寄奴
還識此人否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
枯腸一日萬周車
壯心難起泥中絮
老眼羞看霧裏花
巷陌幾家無主燕
池塘一種為官蛙
江南寒食無煙火
白晝沈沈似月華

登鎮海樓聞角聲賦

聽徹哀吟獨倚樓
碧天無際思悠悠
誰知盡是中原恨
吹到東南第一州

念奴嬌 春夢

一揚春夢待從頭
說與有人聽
著香墨溪山紅錦
韓舞燕歌鶯
塞關碧海傾春
黃金買夜猶道
看承薄羅香

五今生今世盟約
須信歡樂過情
閒頃冷如一陣東
風惡
韻白嬌紅消殘
盡江北江南
零落骨朽心存
恩深
緣後忍把羅衣
著蓬萊何處
雲濤天際冥冥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年
胡為在遠道
遊子悲故鄉
王孫怨芳草
有田歸去來
無田歸亦好
貧賤有餘死
富貴履危機
東海不可瀟
西山采無薇
四方已一氣
我今將安歸

袁昆陵

德祐元年元兵攻常州
城破知州事姚貴
統制王安節等死之
以下知不足齋藏書

宋遺民錄卷十二

荆溪水腥泊船早
落日無人行
古道觸體有
艱不識春
東風吹出青青草
荒基猶認是
人家
敗柳曾將
當城堡
當時塵埃
兵百萬不脫
鞬尖堪
蹴倒短兵
相接逾四旬
毒手尊拳日
攻討內儲
外援兩消沈
一縷人心
堅自保
孤臣守土
輕性命
赤子效死
塗肝腦
朝廷有
爵愧降附
幽壤無恩
澤枯槁
願箋司命
錄英雄
收拾忠魂
界守吳

送存書記

一聲兩聲松子落
一片兩片楓葉飛
夕陽在山新月上
道人相伴一僧歸

題葉東叔寶月堂

人生自是人間客
月亦天邊寄
此身彼此虛空
無著處
誰歎是主
誰誰賈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二

宋遺民錄卷十三

鄭所南附錄七

宋鄭所南先生傳案此篇元本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即毀之人求之甚斯

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肅尤斯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盡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番人所所得吾忍畫那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議宋之臣子復任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萬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競獨立疎籬起未窮寧可校頭抱香死何曾吹

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誠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過窮山大澤必瀕日忘返咄咄書空口與口爭視之彼則蔑如也書畫甚多行於世者有大極祭錄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其知所謂書後題十一字云大無二十空經巨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具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濟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為宋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備而為之傳云

宋遺民錄卷十三

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肅尤斯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盡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番人所所得吾忍畫那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議宋之臣子復任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萬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競獨立疎籬起未窮寧可校頭抱香死何曾吹

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誠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過窮山大澤必瀕日忘返咄咄書空口與口爭視之彼則蔑如也書畫甚多行於世者有大極祭錄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其知所謂書後題十一字云大無二十空經巨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具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濟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為宋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備而為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修韓之後豪右爭相誇尚石倍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哀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哀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算倫不墮者以有節義為之關也通國者嗜其須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鄭所南小傳 盧龍蘇州府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威卒於

定和靖一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於吳興長洲縣甌山母

樓氏妹為比尼名晉西公大學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

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

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其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

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

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

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受

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子昂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還人之急田亦舍請利惟餘數畝為衣食資仍謂福害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官無不徧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屬其友唐東

嘖曰思肖死矣頌為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

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

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

荒洪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

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六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

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詭如度詞其可曉

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

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隱餘集

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國詩一卷與菊山先生

詩集并行於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成

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無人為作傳

姑記其疑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教哉

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祿位之

榮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俯首帖

耳若無所與而謬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

於終身坐臥未嘗北向則有秋霜烈日之難犯者蓋凜

乎其不可向邇矣故其歿也平日之凜然自欺而不能

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白眉閣公名欲見未

也精墨蘭自更神後為蘭不盡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

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難追以勢

也精墨蘭自更神後為蘭不盡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

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難追以勢

也精墨蘭自更神後為蘭不盡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

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難追以勢

也精墨蘭自更神後為蘭不盡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

無愧畏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有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於翰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振拾彙編得不至於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始蘇王行書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藝不忘趙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公遂變名名隱矣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一作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爾不可得幸奇而釋之又嗜詩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徐子方書墨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

宋遺民錄卷十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日傳家專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水仙云樂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共為文操行率類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鄭所南宅

王賓

樂橋東條坊巷所南遺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直之末亡不顧虛榮倚身

宋遺民錄 卷十三

舍常面南吳泣坐不向北其前花詩有日事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與誰人問先生垂淚蒼園亡何用念家為

題多景樓以下知不足齋叢書 鄭思肖

英雄登眺處一劍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江分淮浙上天開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愛

聽琴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滸潏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閒行雲穿寶出飛鳥御風還却喜無人識支頰看遠山

宋遺民錄卷十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喚渡浙江潏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風皇身宇宙糜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夏駕湖晚步懷古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淒然空嗟落日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跡消前古地菱歌聲斷晚涼船如今城郭都遷變茅屋荒蕪草積煙

訪隱者

石竇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繞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剝蘚花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何處去柳塘煙重不分明

春詞

暮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鬢綠雲斜倚欄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尊前忽憶君為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西風久

宋遺民錄卷十三

八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十三

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閒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煥煥闌闌城

湖上漫成二首

薜崖蒼潤雨初乾石罅飛泉噴雪寒啼禽聲山更靜青松影下倚欄干

一望湖光鏡面平暮鴉過盡斷霞輕狂來飛上高峰頂

跌坐松柯叫月生

仙興

跌足蓬頭炯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跡獨自飛行明月中

宋遺民錄卷十三

宋遺民錄卷十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十四

林義士事跡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賜字景曦號露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句者皆竹籬手持竹夾遺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

宋遺民錄卷十四

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斷亭更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優怨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朝殿前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豈不取穴移來此種非人閒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辛之年馬之月露塵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鑄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跋

陶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子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蓋雲溪羅先生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跡有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

宋遺民錄卷十四

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茹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矣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密娶辛雜職所記則雲溪所傳歲月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覓得以肆其惡與妖覓就戮羣兇接應阻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予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序白石樵唱

薄山林德陽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水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余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日神助殆思與最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性情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雁宕游會稽禹空荒寒雲愁木愴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卷紛紜互疊凡以為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徵以章宛然六義之遺言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蛟蟻居士方蓬辰君錫序

宋遺民錄卷十四

三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陽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

宋遺民錄卷十四

未大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吳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迫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為古文廢為騷章往往九臻其與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當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為親切其他題詠酬唱雖有不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為心杜子美以天寶與感為得詩人忠愛遺意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罕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為詩也本義理以為元氣假景物以為形質灑冰雪以為精神窮煙雲以為態度朱絃疏越而有遺音太羹元酒而有遺味其真詩家之雄傑歟子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益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憚俯拾爰輯而為下註脚閒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為之發揮而不敢隱

焉胸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據尚有未盡明者姑
冀請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章
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家家道今猶不
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蓋缺之以俟後賢予嘉
其言因出此彙律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
雅君子訂其舛論補其疏略使齋翁之詩久而不墜則
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
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吾鄉靈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詞折
爲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
思也今空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爲之箋註誠以其所
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
示其操筆故實之瞻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援據該
博而無其義子豈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
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予論札辨論河洛
圖書往復數四予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
齒載侵尋適與年少爭一資半級於端篔簹笏中每用
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輩追逐雲泉襄羊文字之樂何
可得也重念鄉山寥次文物際孤章君乃獨能慨慕前
修之流風發揮遺棄之芳韻必使光塵遠暢有永以傳
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君子又當拭目云至
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僊書於赤霞城

白石樵唱

林靈山

南山有孤樹先生之居南對巖上有老松常有
南山有孤樹寒鳥夜啼之聲秋啼也風繞無寧枝託
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早飛觸茅茨乾坤

宋遺民錄 卷十四

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秦吉了邵氏聞見錄淮南有秦吉了者能作人
語之秦吉了曰我漢人也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
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孫供奉開元中爲御史大夫
孫供奉開元中爲御史大夫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駕朱三爾何爲欲使兩膝下
驢長樂老聞代如傳舍詩意以秦吉了孫供奉二物
喻長樂老聞代如傳舍

宋遺民錄卷十四

非其主而李馮二公以堂堂將相一
倫生異域一則臨淵累朝是誠何心哉

雲門即事雲門山在會稽南三
十一里今名雲門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澹忘歸僧閒時與雲來往
鶴老不知城是非蕭灑山光秋入畫清寒花氣曉徒衣

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野廟淒涼鹿豕秋孝友風微惟故井神明肯冷尚荒州

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楚竹愁

寄林編修名千之字能
平陽人

大雅凋零尚此翁醉鄉一笑寄無功衣冠洛社浮雲散
弓劍橋山落照空取鴛有書藏古壁西湖無樹挽春風

中車莫過青華北城角吹愁送暮鴻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
猶有春風寄廣陵

道中

水平菰葉春風足棘花西來三兩客閒說舊京華

春暮

乾坤萬事上眉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幾醉
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香過花誰惜影落沙泉鶴自看
碧眼野僧知我意素琴攜就竹西簾

春感

柳花衰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爲萍萍隨風去渺流水
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窗疎雨寒食天
曉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未願化黃土尚原冉冉青煙斜
麥飯澆松能幾家子規叫殘金粟春蘭紙蘭亭已飛去

贈天目吳君實天目山在臨安
縣西五十里

詩興翩翩度雪溪巖雲猶護舊題夢回殘月蒼梧曉
家在春風秀麥西萱草堂深衣履寄桃花觀冷酒重攜
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寒猿照影啼

太學同舍徐應樞誓沈井後十年衆爲營墓立
碑私諡正節先生

高名不與魄俱沈魚腹孤忠耿至今翠碣已書身後誌
寒泉猶照死時心神遊荷月山河改夢斷疎槐風雨深

宋遺民錄卷十四

埋骨誓終從武穆樓霞嶺樹隔秋陰

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兩子春伯顏兵至杭
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新請使詞燕申新請之
議國亡守志不在既河中府十九載至元三十
一年甲午召還放自便乃歸

濱死孤臣雪滿頭冰氈噤語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
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嘖秋荒遠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鷓
歸來親舊鷺相問未黍離離夕照邊

蒼柴主簿二首名杰號觀
齊臨安人

相隔雲江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遂鹿麕性

宋遺民錄 卷十四

風雨空愁葉蘊心老氣十年看劍在秋聲一夜入燈深
銅藥消息無人問寂寞西樓待雁音

閒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斗心空老
夢跨蟾蜍肉不飛幾嘆江帆和雁渡長歌巖戶見雲歸

何須化鶴千年後城郭人民半已非
別方槐庭山人一首

半生書劍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陵問佳氣
舜田禹穴草青青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子賦王公諱英孫號
倚竹會稽人仕
宋遺民錄卷十四

至將作監游素與先生友善革
命後先生游越多居其莊子上

秦望諸峰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迥三界
月白風清十二關碧海氣侵珠佩溼明河影落玉簫寒

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次胡汲古韻汲古名僑號
天放常州人

客來持酒灑煙霏空想高風憶飛老洞藏雲安石臥
孤舟載雪子猷歸一川白鳥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

欲上危亭愁遠眺廢陵殘樹隔斜暉
山窗新餽有故朝封事囊開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秋疏
卻與山窗障北風

雜詠二首首謝汪鎮卿名鼎號桐
陽平陽人

垂垂大廈顛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荆棘英
風傲几碾消死猶鐵脊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為碧惟留

吟嘯編千載尤爽奕

權臣坐假月葉官如飄蓬及茲顛沛秋翻然挺孤忠一
死未得所網羅挂飛鴻渡淮已不食蛟螭夷齋風何人

續遠史表為節義雄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十四

天台隱者
俗駕不會到瘦筇時復攜肺肝清湖飲鬢髮老巖棲野
蒼猶雞犬春城自鼓鞀未應人世外別有武陵溪

讀秦紀
琅邪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臨八紘萬里不知人半死
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壁沙丘近威動神鞭海石驚

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
元日即事

宿霧沈城海日遲十年冉冉鏡中絲江湖舊夢衣冠在
天地春風鼓角知杜曲桑麻歸已晚尚平婚嫁舉何時

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庭前採柏枝
挽浙西提舉李公公諱子宗
禹水嘉人

文獻凋零半隴雲荆花舊宅冷溪濱欲知禮樂千年事
曾寄行藏八表身旌節自天驚隔世衣冠入地見全人

鶴袍猶憶談經處風雨宮槐暗落薪
重過虎林虎林山在錢塘西北
里亦曰武林今為郡縣

漢漢江湖夢蕭蕭黍禾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州地
洞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關外水寂寞自東流

故宮
宋遺民錄卷十四

驚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王氣銷南渡僧坊聚北宗煙
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鐘愁見花飄月荒秋咽亂葦

冠帶百年夢昔遊今重嗟壁池春飲馬槐市賦藏鴉堂
鼓晨昏寂寂麻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歲歲長苔花

禮闈禮闈
院也

楓陛將親策蘭宮此竝馳凡鱗風雨化澹墨鬼神司染
柳春衣淨看花驢馬遲偶來追夢成屋草離離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風物願西子笙歌醉北人斷
猿三竺曉殘柳六橋春太一今誰問斜陽自水濱

拜岳王墓岳飛葬西湖
之棲霞嶺
寥落一坏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樹
老殘霞澹墨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萬嶺宋度宗賜買似道
第於西湖孤嶺
不讀靈光傳炫然桃李門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
落冰天騎魂飛瘴雨村春風吹秀麥誤國竟何言

次翁秀峰溫州在
城人
花柳西湖別此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
楚水夢聞長樂鐘黃紵秋燈餘舊癖素侯野服拜新封

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峰
立春郊行次唐王潛越州
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
一春煙景竹筇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

冰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到郊居
寄七山人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
心先生隱居於此稱為七山人

十年疎養為誰斑天借儒冠日月閒欹枕寒生雙瀑湖
關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遠城是鴈老空聞蜀道難

欲覓九還憑寄語青牛何日度函關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命是不知

殺身成仁者也併為發之

葵樞入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為浪自悲懷古淚紛委湘
江沈忠臣越江沈孝子沈骨不沈名清風兩江水或云

非正命是味舍生理歸全豈疑腐所懼本心毀哭父天
為驚憂君國將燬子焉偷吾生何以立戴履脩短在百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年考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沼涓真死矣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我年病過春天
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覆載仁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賜葛尚餘唐闕夢
傾葵猶抱楚臣心清邊臘臘供華髮棟後春風在綠陰
桃印靈符何必佩乾坤正氣古猶今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在人何在
萬古春深鳥自耘開拂巖花間陵谷獨懸茅屋管煙雲
滿林刺竹供揮灑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元髮相逢雪滿頭一番欲別一凄然離亭落日馬嘶渡
舊國西風人喚船湖海已空彈缺夢山林猶有著書年
蓬萊不隔青禽信還折南枝寄老仙

荅金華王玉成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仙九萬里程驚落羽
三千年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愁杜宇前
惟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夢中作四首

珠亡忽虞蛟龍睡軒散寧忘大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

宋遺民錄 卷十四

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湫

珠島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駟探香來

冬青花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
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
非人開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越百鳥臣夜半一聲
山竹裂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
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鋌燭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
縹緲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
垂盡猶存是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
萬壑秋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知不足齋錄附

六陵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橫官旁彭季山以
為尚應有王脩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洲以
為尚應有鄭朴翁謝舉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
雖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為非一體也况
周公謹言羅檢孟后時一老翁得后叙舉羽明有古叙

鄭全祖望

六陵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六陵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鄭全祖望

六陵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歎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固前人所未及之
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崖山
志以為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死者政和人余
應也明洪武中曾官留守同知事即賦皇宋十六飛龍
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蓋稱宿儒圖經中
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
接則於六陵事定無豫且祖程引崖山志以為據是書
子家有之然竝無此語故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脩
竹以下三人而未及使使愚尚以為缺也當時同事自
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語可想見也今其幸傳於世者不
當失之若其祠址既不復在橫官愚以為可移之天章
蓋天章冬青之跡不久溷沒寺僧甚陋幾不知為鳳巢
龍穴之所在矣故宜立為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
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內也執事欲移移陵祀典於天
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黃耒史早有此言然大吏亦不為
非也蓋國家命祀根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
定例況穆陵遺廟明祖返之橫官則固未可改置矣故
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定者

宋遺民錄卷十四

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亭亦在
天章然而宋蘭亭去今幾二里則今之天章亦非宋之
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為火燬明永樂六年浮屠智謙
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舉其在
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於今之天章若碑則
當立於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冬青於今之天章不得
而痛心於浮屠之刻其蹤跡甬上萬西郭亦主其說所
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役王脩竹鄭朴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謝草羽有陰移其運之功此出自楊廉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審草羽之功與否先當定發陵之年羅雲卿作唐雷門傳以為成寅周公諱志以為己酉宋景濂從公諱乃其於元史又先一年以為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卿若以草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言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為成寅宋少帝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為己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始

宋遺民錄卷十四

主知不足齋叢書

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厓山彈丸豈為敵之所懼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既在成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草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章水滸者是也祥興初元 益尚徘徊嶺嶠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於冬 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徽宗父所言則草羽避地歐括開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即記中所云與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過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為追過又可知矣是時厓山已歸東虜故草羽頗有詩寄之是則就草羽之言以考草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廉夫之言妄也况草羽以其子初達世務始棄家出遊終身不返矣未草羽年三十五其子可冠始出遊耳成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數且為其所惑野公為草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則草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不然草羽之大節宋末為最即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是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為不可但不當以為其事者

宋遺民錄卷十四

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既已漸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亦是雷門諸君之所深望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為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僅見於吾家世譜史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其於書院之役謂以全氏墓為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於脩竹為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於吾家開嘗謂脩竹為謀主羅林使則撥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鄒則身主其事而草羽則特聞其事而歌詠以發之者也蓋撥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洩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安七戰之驚魂也事蓋必草草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難唐林二君尚且彼此傳聞不合況其餘乎弟非敢為先世強附此事但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晦也然竊以為六義士當崇祀而泉翁則可以不必是又何也吾家固宋室世戚也三王四公重主臺組先

宋遺民錄卷十四

主知不足齋叢書

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事去不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為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故先太師徐公墓道所在也其因先墓而以寺為香火之院固宋室之養子也一坏之土其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色則厲之不如矣故泉翁之共任此事不足奇也特其地之所屬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壁字君復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秘閣晚年遷居於杭之城東所稱孤山社遜初子者也世亦稱為城東處士其詩見草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沈羣言迭

出五百年來勿搜審而後略其首尾也悲夫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未竟其語冬青之舉為世人所駭稱然止唐王潘林白石耳同時疎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脩竹鄭宗仁鑿鑿可考謝草羽則陰移其闕草窗紀駿使羅說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考明初既返穩陵遺船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於六陵即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擬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略可尋之蹟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遺址所在為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悅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襖猶藉始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為故君護龍體恆是苦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即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悅西梵認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橫官首禍所啟也該者西冷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悅遺跡豎飛來峰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累地藏波害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歸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麒麟邪石馬並混茂陵秋風猶餘箭劍之聲豈待冬青靈鳥將其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天祠祭在有司今唐林祠宇鞠為茂草則與廢舉豈是明使君之所以脩典禮也逆僧故址舉其地而請之抑亦厲風教之一端也合當日仗義之羣使其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

宋遺民錄卷十四

主知不足齋叢書

宋遺民錄卷十四

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蒼茫然而向蕭亭而鳴咽索真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魄猶在此開其奈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浙東孫觀察帖

某前此割帖幕府欲毀橫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為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以當毀者不惟以其當日孫於楊亮之惡而已蓋所謂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即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召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於此而其基定卜仁烈后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為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楊亮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橫宮錢唐有龍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禱時橫宮已改為寺并救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復為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橫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先學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恃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開之遺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衛之戶嚴蕩蕩之禁而寧宗兆域早已犁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為道場者是有司特以謾言奉行未嘗確為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間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返縱而不治其為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屬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為令甲之所加意明使君誠

宋遺民錄 卷十四

以此論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為當盡毀寺室大題曰永茂陵故址而為周垣以藩之至若青古樹開花無日近已梵宇雜榛溷沒真可蹤跡若以整緝橫宮餘力并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鐵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為執事演言之

宋遺民錄卷十四

宋遺民錄卷十四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list.

宋遺民錄卷十五

宋遺事附錄九

讀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已子之詔有作原注似是非 余 應

宋遺民錄卷十五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魯沙漢中是時明宗在沙漢縮交合尊情頗濃合魯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王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漢呼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延禧案水東日記無難因二語別結二句云至令兒孫主沙漢呼嗟趙氏何其雄其他亦多斷斷不復敘注

跋

何喬新

此詩敘元順帝為瀛國公之子通閩僑余應所作也其詩有王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王癸為水丙丁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故老相傳順帝北遁祖於應昌倉俸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迺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矣後十有二年為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妥權帖睦爾以元統癸酉即位是為順帝時年十

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
 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
 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召筆章閣
 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不言順帝為何人之子蓋
 諱之也子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古樂府
 一帖內有沙漢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
 之業不暇錄但記其篇末云吁嗟乎鳳為鳩龍為魚三
 百年來龍鳳蔚塵塵左在稱單子又識其後云宋太祖
 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
 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
 百餘年為元所滅而瀛國公之子陰纂元緒世為漢北
 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近考鐵崖樂
 府無此篇豈出於假託抑有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錄
 此詩示予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時成化丁
 亥冬十有一月朔椒丘子識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為瀛
 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
 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
 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
 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濂魯氏郡王阿兒斯蘭
 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妾僮帖睦爾後有言
 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
 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帖木兒請於文后卜
 蒼夫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都
 質班是為寧宗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
 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受權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

宋遺民錄卷十五

三知不足齋叢書

乃命中書右丞闕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
 既見其陳迎立之意妥備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
 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則天下亂
 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帖木兒棄學士虞集上封事
 不肖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虞集等定議立姪妥懽
 帖睦爾為皇帝且詔為文后脫文曰燕帖木兒猶懷兩
 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
 以至公為心親舉大寶昇子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
 隆盛脫文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噫嘻俄秀才怎麼
 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
 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
 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
 后母子被害夫宋待崇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
 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
 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迨夢感有疑瀛國逆
 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後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
 之言親之明為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
 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於大明宜矣予
 歸老於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
 遂并畫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
 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元之報
 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
 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
 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
 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樞若太醫然十九日土復御
 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
 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

宋遺民錄卷十五

四知不足齋叢書

此何為類太醫也忠徹斯時奉命未嘗俯首莫對今蒙
 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
 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
 愧當時不能對此為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按此說似是而不得其實今以史考之宋恭帝以德
 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六年為至正戊子學佛
 法於吐番又二十八年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
 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與恭帝相見實在此
 時而順帝以元統癸酉即位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
 祐庚申審如此說以為明宗奪恭帝之后而順帝乃
 遺腹子則其生當在丙辰丁巳間矣以史之年證之
 世安有遺腹子踰四五年者宜以余詩為是

贈虞伯生詩

無名氏

蓋世文章凌日表驚人風采動朝端窮經白首討論易
 草詔丹墀潤色難憂國淚多雙眼暗歸田計早一身安
 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

右詩得於傳聞而未句之意有不可解者故老云伯
 生嘗私於文宗妃故贈者因以譏之不知其果然否
 也

西江月詞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
 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鐫刻於梓黃紙
 模印帖壁閒即此詞也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
 龍蛇纏一作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
 望強生涯死在西江月下延祐家詞延祐家詞云初
 九元至順帝至正十五年表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
 九九八十一之數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善人也

直符龍蛇龜馬是太祖以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顯
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龜馬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顯
帝祖於應昌祥取西江寺東為棺之驗耳。右說足以
補此注所未備珠疑宏吉刺氏非據却非北語無定音
元史徽思吉刺氏
即作禮吉刺氏也

右詞近世皆傳為太保劉秉忠所作而陶宗儀記之
如此未知孰是 或曰元主皆製劉吉刺氏為后而此
吉刺氏所 云云指望發生涯蓋陰寓順帝非襲
出之意也

元史順帝紀略

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
迪郡王阿兒斯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
斯蘭率其眾來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
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
方當秦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
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
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
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
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
下言明宗在朔漢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
江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

宋遺民錄卷十五

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為寧
宗十一月壬辰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
宗后曰吾子尚幼安備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
明宗之長子禮嘗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關里吉思迎帝
於靜江至夏鄉具面簿以返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
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
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
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
帖木兒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帖木兒死后乃與大

宋遺民錄 卷十五

臣定議立帝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
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發勅進四年六月己巳
帝即位於上都至元六年六月丙申詔撤文宗廟主徙
太皇太后不吝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
高麗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帝身退之後祖母太皇
太后感於愴感傳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
正統後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
心翊戴肇啟大事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
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
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返之際
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
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自解於天下乃
謂夫何數日之閒官車弗駕海內聞之靡不切齒又私
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
子遂俾出居退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歎則殺
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隨降殞罰叔嬖不吝失里怯
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家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奪
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國之大政屬不

宋遺民錄卷十五

自遂者詎能枚舉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真先於正名
賴天之靈權廢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罔
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
太常撤去圖鐵睦爾在廟之主不吝失里本朕之嬖乃
陰構姦臣弗體朕慈憐膺太皇太后之號述其閨門之
禍離開骨肉罪惡尤重朕之大義削去鴻名徒東安州
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
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
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

思不宜放逐不報
虞集傳略

光人蔡伯璠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
伯璠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
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
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願求集舉集固拒之
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
大臣將立妥歡帖睦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
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
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刺為
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
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
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
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有臺諫臣皆文宗素所
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
速去而已伯璠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
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
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勳舊侍臣有以誓詔為言
者帝不憚曰此我家事豈由後書生耶

宋遺民錄卷十五

先師呂文懿公嘗謂予言順帝即位後京師有為十
七字之詩者置於虞文靖公之門曰昔謂非其子今
日作天子說與老鸞子請死虞因此思遂謝病而歸
然不知所出姑識於此云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僅奉章閣為學士天歷至順間文治
蔚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息之遠氣海南詔書有
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

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開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棄皇順帝親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自由是喪明不能作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知不足齋附錄

蒼史雪汀問宋瀛國公事帖子 全祖望 紹裔

來論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抵牾兼之不見正史為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啟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 蒼萃諸書考其頭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為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奉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從釋就合尊大

宋遺民錄卷十五

知不足齋附錄

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被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即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與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舉佛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羣臣風雜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胸瀛公展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庚

申外史瀛國為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始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爾一同同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母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地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眾來降乃封為郡王俾領其族部及明

宋遺民錄卷十五

知不足齋附錄

宗北狩過其地納罕啟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願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善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常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譴避居德使居於高麗使居於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漢之時素謂非其己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武納答刺為皇太子乃以妥歡帖木兒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告中外余應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丞相燕帖木兒曰昔者見忽父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召妥歡鐵木兒立之

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是忽父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是忽父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秘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魯且權守上位妥歡帖木兒居南徽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丞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迨遷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諭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少年妥歡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為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兩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並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迄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雷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

宋遺民錄卷十五

知不足齋附錄

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大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嬪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鐘中以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巽宗吉詩語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開逮捕至大都疾之者作

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嬖子請
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臺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
人豈知脫脫亦為之言得釋然兩日由是喪明水東日
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母邁來迪為真裕雲徽后余應
詩云王晏枯乾丙丁赫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王
沙碩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
皇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開印
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即位開陳希夷
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即轉六更方鼓殿

宋遺民錄卷十五

不知不足齋藏書

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
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為庚也歷真宗天禧
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
宗慶元六年四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為五庚而元世祖
以是年即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
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
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非所謂真知為而為者
乎又陶宏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
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為受命之符乃元
徽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 以為甲辰君者元之
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蓋集又載永樂
中嘗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
曰雖都是胡羊其氣象清癯若太賢然至元列帝曰
都與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類太賢也忠微俯首
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為恨
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
之德至矣雖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
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

宋遺民錄

卷十五

不知不足齋藏書

百餘年為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纂元緒世為漢北主天
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
年即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
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
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為證助錢
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
史一定案不得以呂麻牛馬之疑等語噴味也

宋遺民錄卷十五

書宋遺民錄刻後

宋既亡文山被執天下盡為元人有矣當時之士若
王鼎翁謝舉羽唐玉潛輩忠憤激烈於其所知或愛
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感
惻傾貲以收拾其舊主之棄骸而不顧於禍患迹其
所為固有不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父之
致愛於文山開關遠道而無死生之閒方韶卿之重
傷於國亡歎歎歌哭而有黍離之思夫子善甘於凍
餓而不可再仕聖子撰一忠傳而紀述甚核汪大
有之幽憂沈痛發諸詩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
鄒所南之勁節峻行志向貴過於王襄林德賜之深
匿遠遊而高潔可繼於靖節若宋進事之附載而天
不亡宋之意亦隱然見於言外又足以慰數子者之
心於九泉之下焉其有關於天理民彝豈淺淺哉予
先師蘆墩先生官翰苑時有感於數子者之事彙次
成編為十有五卷先生沒且久曾忘其困陋因所訂
卷目鈔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業予族弟士儀乃倡
刻之陽湖孫陽甫陸阜載以立繼之久未克就緒而

引連月分卷十五

臨漢宗人思柔及先生猶子本一復命工以終之嗚
呼微先生之萃錄則諸子之事無以著微諸君之緒
梓則是錄之傳無以永是皆無所為而為之者也乘
彝好德千古同情不於此可徵哉刻完謹綴數語於
末簡以誌觀者如此

嘉靖丁酉冬十月初吉休寧率溪程會謹識於獨善
閣之草堂

宋遺民錄

不知不足齋藏書

壬辰之秋余從書肆見此簿首卷出一奚奴袖中乃
槩本也問坊人云是高陽氏藏書把觀片响欲竟讀
一而不得然心懷之不置已而訊之史先生辰伯先生
故以好書稱者言吾向者從虞山借得以授平原氏
鈔存可得而觀也旋為予取來書凡四冊前冊錄章
方易其次大書之年步履擗節不辭倚途往返余甚
感其意為書係錄本惜亥亥之論未離正術鈔成爲
識之如此癸巳歲四月五日竹里老人書

平原陸氏本鈔於順治丁亥此冊又後七年矣陸本
久歸家僅末卷失去二葉得此補寫遂為完書竹里
姓氏真詳存其跋語庶不沒老人苦心云



逸民傳目錄

卷之一

晉

孫登	夏統	朱沖
瞿剛先生	董京	陶淡
董養	董景道	郭文
石坦	翟湯	譙秀
索襲	郭翻	邴郁
玄晏先生	戴逵	龔玄之
孟陋	虞喜	沈毓
劉麟之	魯褒	許邁
公孫永	范宣	劉兆
徐苗	孫畧	伍朝
韓績	龔壯	范喬
張忠		
宋		
漁父	翟法賜	郢野老
宗炳	關康之	孔淳之

逸民傳

皇劉甫鳳
李補 撰

卷之二

齊

朱百年	劉凝之	樓惠明
沈道虔	辛普明	郭希林
龔祈		
宗測	蔡謫仙	徐伯珍
趙僧巖	孔祐	沈麟士
杜京產	臧榮緒	褚伯玉
庾易	明僧紹	
梁		
阮孝緒	鄧郁	范元琰
沈覲	庾詵	何黯
劉訐	庾承先	諸葛璩
魏		
鄭脩	晁卒	李謐
隋		
徐則	張文詡	
唐		
朱桃稚	仲長子允	李元愷
終南山隱者		孫思邈
秦系	衛大涇	司馬承禎
崔觀	盧鴻	田遊巖
王希夷	陸羽	
五代		
騎牛者	張普明	
宋		
松江漁翁	杜生	南安翁

逸民傳目錄終

蘇雲卿	順昌山人	郭晁氏
箕叟	魏野	李漬
戚同文	章登	楊璞
林逋		

晉

孫登

少玄山人皇甫洋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志怒人或投諸水中及出大哭時往來人間或設衣食即弗受辭玄嘗有人見之宜陽山不似常人因與語不應文帝聞而異之使阮籍見之與語亦不應籍曰故是向人耳尋求之不知所在後乃知其姓名稽康從之游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康每欲息將別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然而識寡其能免乎後康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後不知所終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事兄弟每采相求食皇行夜歸或至海濱拘賺繼以資養雅善論談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奈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愷評

逸民傳

三

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耕耦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邑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市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辟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也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大尉顧買先見之惟而問之統初不應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歲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因為水戲乃操施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鷁躍後作鮪鯢引飛鷁首撮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儀而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悚懼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俯首而不答統又為歌土曲大禹慕歌曹嫪河女之童伍員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嗷嗷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水激天雲雨響集叱咤譁呼雷電書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克耀以文武齒薄觀其來觀幢幡鼓樂妓女錦綉花翠照耀耳目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欲曰此吳兒是木人心也統歸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間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畊藝為事鄰人先犢誤以冲犢歸後得犢大漸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成寧四年詔補博士尋又詔為右庶子皆稱疾不

庭冲每開微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帝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虫猛獸皆不爲害以壽於

瞿剛先生

瞿剛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剛因以爲名桓温嘗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被髮行吟于市乞殘絮敗繒結以自覆號百結承或與好帛輒不受或排辱不與亦無怒色時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今頌聲沒夏政衰于五常泪便便君子願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搯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緼袍不令能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浮鸚鵡能言泗濱浮岩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行幕而不被害鴈集遠巢咸以欲死盼彼梁魚逐巡倒尾吟沈不決忽焉先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悞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羣願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

靜以園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其寢處遺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詩曰軌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大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誰知其實遊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道世以存真

陶淡

陶淡字處靜廬江人侃之孫也幼好尊養之術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問頗好清易善卜筮於長沙臨相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

董養

董養字重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祿求榮時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欲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末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欲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二鵝蒼者胡家白者國家象也其可盡言乎願謂謝觀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博學精究經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柑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虫益獸皆繞其旁是以劉氏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因

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以壽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志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遍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苦其居上居之時猛獸為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餽窮隱人有致遺取其盛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獸張口而文文視知橫骨所若以手探去之明日獸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無倦色頗颺葛洪共造之贈以常木文不納

麗密置衣室中後至毀爛竟不服用王導遣人迎之文不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居文西園朝士咸往觀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門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而來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鳥獸所食願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德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道泉室共集綠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園

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區歸臨安廬于山中臨安令萬龍迎置縣中縣陵反破碎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爲神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以疾終

石坦

石坦字弘孫自云如海刺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叔或有遺以衣服受而施人人不喪莖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又

翟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末嘉末寇害相繼問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頽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成帝康帝皆常徵之湯固辭不起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篤守父操不交人物惟弋以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至一何哉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默寂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皆樂遜遁世有隱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周之孫也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

有巴西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不庭常冠皮弁服弊不躬耕山藪桓溫滅蜀薦于朝以秀年老道遠故不徵勅所在四時存問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秀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筆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家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精于陰陽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欲涕泣或請問不言陰澹爲敦煌太守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欲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誇大義卒時年七十九澹素孤會葬曰世人之所有餘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悅者五味音也先生棄家人之所收收家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而志忽九妙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焉

乃居先生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舉賢良家于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坐推與之縣今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欲貴焉與翟湯俱爲庶

亮所荐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墓屢翼躬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敢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復沈沒取之翻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郝郁

郝郁字弘文城陽人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勗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扶恂恂舉動有禮與高密劉鮪及韓績並有高名鮪字長魚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三人及翟湯等例於博士徵郝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皆以壽終

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餘始從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景元初相國晉王辟謐等三十人七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畢至

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獨謐以疾辭不及國寵其後鄉親責之謐遂著釋勸論以通志其略曰進者身之榮也退者欲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又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勞薄羣生寄身聖世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元元柔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又曰若乃聖制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茫茫而無恨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能而肉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幾者以動成好避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媿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感樂尼父黔婁定謐于布余于木屨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
 埃塵宛轉萬情之形乘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
 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
 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
 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為布衣時遇吾吾送
 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
 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
 所安也前後徵辟敦勸九十餘次皆辭以疾竟
 不仕于方回亦克遵父志卒時年六十九在太
 康三年嘗為篤終之說命其子曰人之死也精
 鳩形散魂無不之故柔屬于天奇命終盡窮體
 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
 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
 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
 故隔一棺之土然則示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
 隔真又曰今之為制者不石柳儉不露形柔絕
 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遠瘴暴尸麻約二
 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
 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遠瘴
 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
 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
 欲則好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
 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
 其著論如此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鼓

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
 汁澆白兔肩所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鑄之詞麗
 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
 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
 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著論譏之
 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辟父疾
 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
 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
 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逃不及上疏曰逵雖策命
 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
 順常抱羸疾或時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
 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
 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珣
 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以病
 卒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命不起

譙玄之

譙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
 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譙國
 戴逵武陵譙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
 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哉
 賢于懷抱哉可並以為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尋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
 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嘉之弟也少而貞立清操

絕倫布衣疏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
 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
 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
 年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
 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
 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
 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
 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為
 高也陋博學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

虞喜

虞喜字仲寧餘姚人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
 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
 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賀循
 雖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
 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上徵不就及咸和
 永和間又京徵薦竟不仕年七十六卒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
 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召
 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年
 七十一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
 脩儀表人莫之知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
 澗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
 還失道遇伐弓者問徑得還或說困中皆仙靈
 方藥麟之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為長史固辭不受其家在官道之側麟之餉給資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軀身為營棺殯後以壽終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網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為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元吉自天左學升退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道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親故未忍遐逝擇餘杭懸雷山去茅山為近于是結廬居焉而來茅領間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遊名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娶植則不永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業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暉枉送之平郭

范宣

范宣字宣于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客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

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尚隱遜加以好學遂博綜經籍郁鑒命為主簿詔徵大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一時顯者欲為改築居室或遺以厚饗皆固辭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辨有若齊魯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竟不仕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義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帝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蕭瓦器而已

孫啓

孫啓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雖族家豐厚而啓常布衣蔬食躬親龍醢吟味不廢欣然自得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啓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之鄉人感愧不敢復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辟之及公車特徵咸不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

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朝竟不就卒于家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疏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士並宗敬焉王導辟以為椽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龔壯

龔壯字子璋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特孫期有隙壯因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壽遂率眾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路遺一無所受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假壽殺期私仇以雪數說壽使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醒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攷經典彈思文章而已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弱冠受業于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見之深相器重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喬安貧樂道行身不穢其父黎因齊王芳廢遷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後遂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祭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寒素時多若喬凡一舉孝廉八為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皆不就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

不問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卒時年七十八

張忠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冬則緇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為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脩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為宗鑿地為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欲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及闕遂卒

宋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尋陽太守孫綽一日出遊江渚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面漁父至神韻清澗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為取魚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綽蓋恠焉遂寒裳涉水謂曰竊視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也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輪榮貴乃歌曰竹竿簞籬湖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釣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程法賜

程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不後復還

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後家人至石室求之因復遠徙逃避徵聘遁跡幽深卒于巖

石間

野野老

野野老不知何許人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鄧有野老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于令尹今陽和播種之始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人也賜之食老人曰不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問其名氏不告而玄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辟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少文妙善琴書圖回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守南平逼與俱還乃于江陵江湖立宅開居無事武帝又累召之處以顯職後交禪及元嘉中皆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後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欲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為之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其孫測從弟或之皆隱遯終身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倫河東楊人特進顏延之及一時諸名士嘗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巾屣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矜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後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開居

惟精深經學點定左氏傳及所撰禮論齊高帝甚愛重之臨崩遺詔以入玄宮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後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教弘等共為人外之游教弘以女適其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返暮而歸或恠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嘗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郡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居惟床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之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廬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之服關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為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瀆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不可售無以自資即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三五尺與同縣孔親友善性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寒時就覲宿衣悉被衣飲酒醉眠親以卧具實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

具玄體謂親日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觀亦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預峻為東陽州發教餉以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于山中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米百斛其妻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暮老菜子嚴于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娶郭氏梁州刺史銓女也遣送豐麗悉散之屬親共安儉苦夫婦嘗共乘蒲茶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輪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首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焉曰蒼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皆避之藏名匿人跡莫之知宋

明帝齊高帝皆召不赴文惠太子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掉西下徑達臨安眾不知所以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破郡惟臨安獨全

沈道虔

沈道虔武康人隱居石山精虛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宋文帝聞之遣使存門賜錢三萬米三百斛及以給其嫁娶之資道虔京世事佛兼好老易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拮拾自資同摺者或爭稔道虔悉以所得與之郡州府凡十三命及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子慧鋒亦修父業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少就開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士子高其行悉以金購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翺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欲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四

逸民傳卷之二

少玄山人皇甫湜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齊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微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測荅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復嶷徵請之測荅曰性同麟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石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發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建武中又累徵不起測欲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于壁上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一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舊宅魚復疾子響為江州厚道贈遺測曰少有枉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往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後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末業寺絕貧友惟與同志庚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而已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于行障上坐卧對之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尚之自敬之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及武帝和帝時並徵不就壽終

蔡誦仙

永明間鍾山有隱者姓蔡養馴鼠千頭解其意
旨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誦仙後不知所終

徐伯珍

徐伯珍字父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
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
溺宅舍村隣皆奔走獨伯珍累床而坐誦讀不
輒太守王曇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而退如
此者凡十二焉蚤喪妻不復更娶自比曾參宅
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
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
巖後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
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
照儀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石牖論者以為隱
德之感刺史豫章王又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
四人向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

趙僧嶽

趙僧嶽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
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
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
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至夜而亡

孔祐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
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即
成沙礫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
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
也子道徽少高厲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

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辟為西曹書佐不至道
微兄子德亦有操行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頑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
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
而還或恠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
而悲耳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
訪舉學士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嘗
謂其子曰山藪故多奇士若雲頑黃叔度之流
也豈可澄清滄濁邪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
通或勸之士荅曰魚獸豢天下一器聖人玄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
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
不應後隱居餘不吳差山時為之語曰差山中
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征如張永為吳興
請麟士入郡欲以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中
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
混池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清附高
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則永乃止昇明
末太守王象永明中中書沈約並表荐徵之梁
天監元年又與何點同徵皆不就麟士家世孤
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
歌不輟再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五卒於家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不樂榮宦郡命
主簿州辟從事皆不就永明十年名臣多未荐
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于會稽日門山聚徒教

授建武初又徵員外散騎侍郎曰莊生持釣豈
為白璧所回遂以疾辭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呂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後
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為主簿不就榮緒悼
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
李釋教試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
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
號被褐先生未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
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璉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為
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
住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
停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球孫與僧
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棲不
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矣自非折節下賢何以
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于茲而三焉
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
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榮之日暫紆
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
此子索然惟朋松石分千孤峰絕嶺者積數十
載近故要其來此莫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
薛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
申警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道固

辭不欲違其志勅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庚易

庚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
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荐之餽麥
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
之永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
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建武中又徵竟不就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由宋元嘉以迄昇明
中累徵辟不就弟慶符嘗為青州僧紹以乏食
隨之鬱州住舍榆山栖雲精舍欣詭水石竟不
一入州城齊建元元年詔徵正員外郎又以疾
辭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竟之外臣朕雖
不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後僧
紹嘗侯釋僧遠定林寺太祖欲就見之僧遠問
之曰天子若來奈何對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
以適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初
又再召竟不肯見

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性沉靜雖與兒童
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既冠其父誠之曰三
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易以庇爾躬答曰願
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
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
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

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問其節管穿羅逃匿
不與相見會食齋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
餐覆誓及晏誅孝緒竟獲免所居以一鹿床為
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不
敢望而欲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一時名公屢
表薦之後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俱不起陳郡袁
峻嘗詰之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微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鄙
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令駕欲就之游孝
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嘗著高隱傳上自炎皇
終于天監未列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
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
心塵表為下篇年五十八卒謚曰文貞處士

鄧郁

鄧郁荆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
嶺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
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一日魏夫
人忽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縹袿
獨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
尋當相侯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
鼓翼鳴舞移磐方去郁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
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
內惟聞香氣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隱居不仕嘗有人涉溝
盜其箭者元琰伐木為槁以度之盜者大慚鄉
人化之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

莫不改容正色齊建武及梁天監中皆被辟召
不赴年七十卒于家

沈觀

沈觀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淨有至行幕黃
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與觀不至其門勃就見觀
送迎不越于閭勃欲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儀
徵為南郡王左常侍不就永明建武永元中又
三徵俱不赴觀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
人并日而食或有饋以梁肉者閉門不受惟以
樵採自資梁天監四年卒

庾說

庾說字詹寶新野人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
之宅山池居半疏食弊衣不修產業嘗乘舟從
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
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說嘿然不言
恣其所足梁武帝少與說善及起兵署為平西
府記室參軍不出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又
稱疾辭晚年尤精釋教年七十八卒謚貞節處
士

何黠

何黠字子哲廬江潯人容顏方雅傳通慧書善
談論家本甲族親烟多貴仕黠雖不入城府而
遊遊人世不替或駕柴車躋草屨恣心所
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通隱
宋太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
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命駕造門黠從後門逃

玄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
議遺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
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梁高祖與點
有舊及踐祚詔起之點以巾褐入見竟不受職
年六十八卒 清音尋

劉訐

劉訐字詹度平原人其兄嘗為之娶妻訐聞而
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不就
主者敦召訐乃挂檄于樹而逃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州鄆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
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嘗辟
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又居五
臺山郡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游處承先為
講老子深發玄義得所未聞卒于山中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玖瑯琊陽都人幼師事關康之及
臧榮緒博涉經史齊辟從事梁舉秀才並不就
卒于家

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
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
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煩遣致
命脩不得已暫出一見尋還山舍後不知所終
駐卒 莊音為

駐卒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

浩友善浩為司徒表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
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
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
發言後浩以詔書投于卒懷卒曰桃簡已為司
徒何足以勞國士也吾便于此將別桃簡浩小
名也卒竟逃歸或謂卒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
貴任子何獨在來愉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李謐

李謐字未和涿郡人嘗徵著作郎佐及州再舉
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
之心年三十二卒博士孔璿奏謐貞靜處士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嘗欲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為
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中後學數
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
陳太建時應召來憇于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
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
已年八十二卒 劉音流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嘗遊太學一時名士莫不宗仰
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其從官文詡
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
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
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州縣以其貧素將加
振恤輒辭不受每間居無事從容長欲曰老冉
再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凡皆有處

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年四十卒于家

唐

朱桃稚

朱桃稚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
其為長史實軼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靴逼署
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蠶冬緝
木皮業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
見者曰居士屨也為齋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
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
與之語不荅瞻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
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欽州大治屢遣
人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瞻音根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
非其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言語
惟與對酌甚歡而已後不知所終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
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
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間經義
畢贈衣服辭曰吾驅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
咎也年八十餘卒 環音景

終南山隱者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巖士則
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于巖嶂之間
所賣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茅屋數間
遙出松林之下烟 四合繞通小徑士則連叩

其門竟無出者窺其離隙內有一人于石榻偃臥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于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薏豆狀取鏹拾薪汲泉煮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日可以食矣渴則取鏹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飫乃告以歸路言士則位壽履歷後皆驗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瞻帝欲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練醫大夫固辭元元年稱疾還山思邈于陰陽推步醫藥靡不精善處照隣師事之嘗語之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騰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疾方之謂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生之道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於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逸民傳

年百餘歲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衛大涇

衛大涇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就謂辭不見大涇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承禎師正傳辟殺道引術無不通後辭去遍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答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崔觀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穡取給老無

子乃以田宅資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味相視爲娛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致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後文宗以左補闕王直方荐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盧鴻

盧鴻字顯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從洛陽博學善書籀盧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不至五年下詔敦諭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敢以忠信見帝召叔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後卒于其中

田遊焱

田遊焱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大學生罷歸入太白山其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入疾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曰田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間游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命左右扶止謂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勸游岩赴都欲處顯職裝裝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示耕食不交當世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隱于嵩山師黃願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兗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業強刺史盧齊卿就

謂問政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矣
宗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今張
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
博士聽還山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
所生或言有僧得水諸瀆畜之既長以易自筮
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
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居若溪自稱萊芋翁
幽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
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詔拜太子文學
從太常寺太祝不就職羽嗜茶嘗著茶經三篇
貞元未卒

五代

騎牛者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貌巾褐手執鞭光樂日
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甯紫烟中塵世
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仙見之揖之不
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張荐明

張荐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
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
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安
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又曰一者萬事之本
也能守一可以治天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
其所終

宋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
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
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
視先生氣類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
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
裕欣然過之翁曰吾狀喧煩處閒曠遊跡于此
三十年矣勿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
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操
身裕德如此今聖明在上曷出而仕乎笑曰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栖隱岩穴追園綺
之縱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
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
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
人知况居舍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柁而
去

杜生

杜生者穎昌陽翟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
郎所居縣去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
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
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灑落自陳村
人無所能官人何為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
由哭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棄曰十五年前
亦曾納涼其下何為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
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居
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瞻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此屋邊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飯粥
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
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備耕自此食足鄉人
貧以醫業者多念已食阮足不當更兼他利由
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冊
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
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
然中枵然一榻而生氣韻間曠言辭精簡問其
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嘗妄言嬉游
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
也軫陸欲留連久之乃去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人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
試過南安會日莫投宿野人家茆茨數椽竹樹
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
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
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
因雅以他語既而二子歸捨鋤耨客人物不類
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
其子以鬻果先稅為關吏所拘郡守釋之翌日
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行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

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哭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善于藝植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疏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欲者先期輸直夜則絨履堅執過于草屨人爭買之以故新米不之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澆圃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潛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適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潛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潛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錫不願進而揖之翁乃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雲卿欲息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調旦遣使迎伺則扇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其所往帥潛復命浚撫几欲曰來之不早實懷竊位之差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千傳霖予期與之共濟富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罪

逸民傳 二

二

曷鍼

顧昌山人

顧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有避亂于顧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惟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邪眾爭為言主人嗟憫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有幾何年矣

郭囊氏

郭囊氏者史稱其為蜀之隱君子也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遂于象數活陵人樵定字天授嘗從之學易後亦棲遁于青城蜀人指其地曰樵巖

篋叟

篋叟者不知其姓名史稱其為蜀之隱君子也初程頤之父守廣漢願與兄顯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箱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語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舉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漫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于願願曰易學在蜀耳蓋往來之滋人蜀訪之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郾項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得何從也

魏野

魏野字仲宣先陝州陝人世為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克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

二二

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哀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看從之游嘯味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關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巾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祀汾陰歲與李漬並被荐遣陝令王希招之野自陳本性不願登仕年六十卒

李漬

李漬字長源河中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任漬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憇于廬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即嚮之其惡語如此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惡操請加扶采陳堯夫後荐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因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藜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年六十三卒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晉未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幼從邑人楊慈授禮記讀書累年不解帶慈嘗勉之仕對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性好施予未嘗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焉用此為鄉里

逸民傳 三

二二

有不循孝弟者同文必論以善道遠近推服之年七十三卒揚徽之云陶隱君號聖白先生今同文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章登

章登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舉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多以逸民荐之及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後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嘗為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若其思親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年七十六卒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為歌詩後與宛丘萬適歷城田諧俱以翰林學士韓偓之荐召至闕下璞自陳不願仕進遂放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弗以為念客遊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通或汎小艇出遊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鶴逋隨放棹而歸逋高逸倜傥多所學惟不能茶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茶身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後卒于仁宗朝賜諡和靖先生逋善為詩既就豪輒棄之或謂何不存之以示後世曰吾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周履靖

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少羸去經生業專力為古文詩詞廢著于金匱古今典籍編彙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癩道人又號螺冠子所著書百卷手書篆隸章草晉魏行楷文休承王元美茅廬甫劉子威尤為莫逆其曹劉車四郡侯皆願其門曰高士云 卷之下終



貧士傳序

天生民，惟民有欲，適作君師，俾齊平理。故帝王之治，非授處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戶給，自茲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漢，富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越，茹土茅之俗，遐珍甘饈，雖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盡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而價倖，蹈赴頓，而費繼，豐者力適，而勢彰，金匱單虛者，友疏而家請，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子身骨，胡越一姓，為仇讎，握而爭也，如猛獸為食，而食也，如厥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悖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歎，多藏之門，鮮不離咎，如漢卓以耶鳩，而族香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熾滅者，不可勝紀，良足嗟矣，然昔感沈淪，危亡安樂，莫不照照，利來，攘利往，貧墨克培，而榮心充位，發發荷得，而蹈行塞，閭貴豪積，貨於丘山，元庶稿躬，於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親也，困享貞于周，辭無怨難于洙，訓豈我，然庸，雖繁，廉賢者，特受，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即事考心，或逸向高，盤，弗屑，塵，或懷沖，覽，恐係天和，他仁，依德，則濟，視如雲，苦節，潛修，則嚴，揮若曳，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弁，以居易，而泰，皆檢，牟，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欣，不以俗，磷，不以終，塗，者，也，吁，哉，卓乎，其諸，終，營，蟻，賦，而，豈，鳳，丹，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異，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登，矣，臣，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間。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撰

撰水姬黃

貧士傳序

名跡，籍，聞，則有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易便披仰，馬遷之紀，貧殖，但刺，淫者，揚雄之賦，逐貧，未曉，嗟，抑，陶歌，道，詠，細，缺，多，遺，子也，幼，遭，坎，壤，雖，處，屢，空之時，緬，懷，古人，實，獲，妥，如之，抱，琴，已之，春，青，陽，臥，疾，乃，就，榻，上，徐，為，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為，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微，後，迷，老，之，少，股，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遇也，始之敘述，繼以頌揚，庶乎，於表，懿，德，遠，播，崇，風，則，是，傳，也，匪，徒，為，一，己，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撰

構李王子逸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嘗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鏹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穎之君子，而面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札也，行國公，造中，遠，食，薪，力，負，多，裘，反，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口，口，付，覽，莫，道。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嘗世亂，逃耕，蘄，山之陽，以堯，腹，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著，艾，水，飲，菽，食，樂，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假，先，其，門，當，萊，子，織，舂，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饜，我，官，祿，我，者，可，缺，我，妾，能，為，人，所，制，哉，遂，投，其，舂，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道，粒，足，食，也，仲，尼，嘗，感，然，改，容，于，斯，言。

榮啓期

老萊，鷓，鴒，蒙，中，耕，風，草，木，遊，遊，水，菽，豎，豎，綠，隴，陳，讓，朱，方，借，底，績，毛，食，粒，楚，容，宜，父。

貧士傳 上卷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時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曾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以男為貴。而吾得為男。或皆不免于穢。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為之三曰。悲焉。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父子。齊之狂子也。三子生當衰世之季。日觀王綱之效。思欲絕景雲表。濯志瀟灑。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室。藜戶不扉。蓋炎不窮。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方之倪缺云。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敝履見。挈春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于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瘵行也。上不用而行之。毀廉也。瘵行毀廉。然且非舍。然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為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履屨。負貿然來者。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適揚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公以鍾粟辟為相。齊王以黃金聘為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檀席。藁袍不表。遺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妻曰。以康乎。曾子曰。先生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勞無酒肉。何樂于此。而為。康邪。妻曰。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澁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證為康也。已。曾子喟然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髮罔。掘蒲葦。織履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夫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仇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貧。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它日。曾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為槨云。參不仕。居衛。纁袍無表。顏色臞。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纁絕。從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與饑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為樞。而墜牖二室。禱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原憲。憲章冠纁履。杖黎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逡而退。有愧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道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鑿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曬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遺其睡也。使曬龍而將。子尚奚得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與與之及。霖雨十日。子與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時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也。豈豈我食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矣夫。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衆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甘心曰。妾聞為有道者。皆得快樂。今有饑色。若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說禦寇笑曰。君不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靈丘是口。刑名山。齊。清。諸女。彼以人。儼。我以身。辭。垂。窮。世。仲。沖。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鵝冠子

鵝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屣。空以鵝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之用。獨設當師事之。後顯於趙。鵝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說絕。終身不仕。

顏回

顏回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為君子也。願請受為弟子。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途也。然而形神不全。屬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顏知足矣。終身不辱。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為不義。皆殺餼。鵝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躬不苟求。食不非義。遺糞。饑乏。糞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繡。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為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嘗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並則儲耕。夜則伐草燒博。飢食糞。寒衣草衣。而夫婦安。不覺所苦焉。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樂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贖。乃依食婦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夏為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太原。從

鄭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就太原辭之。不至。勝之德厚。至孝。作人。師。食從寄。兄。復。度。輕。樂。游。師。固。恥。就。孔。勤。茲。榮。終。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不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晨知之。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歸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孫期

孫期字仲瑒。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妻。磨。莫。供。乃于大澤中牧羊。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隨。黃巾賊起。過期里。陌。輒。和。粉。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可。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為子。乃從受。澤。收。厥。婚。家。肯。於。孝。質。芳。靈。昭。語。德。懷。盜。寇。名。徹。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難以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嘗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蔬。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閔勸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與。推。友。儼。弗。嘗。公。聘。再。辭。蟠。願。在。旅。鮮。食。莫。雷。潔。躬。從。沛。卒。老。於。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厲節。學。畢。收。家。於。上。林。苑。中。誤。遭。火。延。及。它。舍。悉。以。家。償。其。主。猶。以。為。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答。乃。更。推。豎。布。衣。操。作。而。前。乃。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有。頃。共。入。新。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復。至。吳。居。皋。伯。通。廬。下。為。人。賃。舂。每。歸。孟。光。與。食。舉。案。齊。用。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為。葬。於。要。離。家。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難。惟。皇。作。台。彼。美。令。德。力。耕。陵。山。為。魯。吳。國。良。彥。信。心。烈。士。並。城。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公超克學。融博古今。晉從既廣。鶴徒何深。花邑時留。玉壺永春。傲游郊里。忘厥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嵩選嵩爲焉。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恩。致位。收伯。而子接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藏長守于賤業。長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忠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勸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俱編邑伍。騶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拔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贖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棄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即抱我悲。置却將附。牧調典書。父交相送。忝生載親。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梳髮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澗之耕。甘山林之杏。遇夷衝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顧。縑絲大布之衣。糲精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樛栢餐腐。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士。高仰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證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維。減景雲。在歐克照。于天宜者。玄儒國證。謬述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骨哉。乃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開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

德哉林宗。青史豈緜。遐道聖學。言邁王。蠅習典。麟獲授書。奔衰歸處。藏器樞選。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殮斂。穎川張元祖來存融。推所乘。驅車牛馬。欲爲其棺。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但即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偉明逸韻。航道虬盤。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行古志。背野埋捐。同儕借逝。用晦林泉。

申屠藩

申屠藩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儲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遷居。學治京氏。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賈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恬曠子龍。彼得虛空。沖心玄境。汗跡傭工。瞻候早失。經緯成通。蒲繡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氏父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橋山之屋。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斷磨鏡。其所住。備以自給。桓帝以玄種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寒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詣。建安中卒。

儒子者何。挺生杰出。山耕止共。饑磨行給。臣食徵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足昭先德。

貧士傳下卷

寇累

寇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鄆夷。乃詣洛陽。途不復復。獨居道側。以紙帳爲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衣糲飯。嘉平中。縣令聞其孤老。給糜不足。就工作。神緒繼出。後以疾亡。

伯重昂師。青牛戶堂。遠播京洛。子止潦傍。潛道觀文。理素詠。須捷縣服。庸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文博氏。通詩書。於衆中。最爲玄。關中洶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縲寡。給焉。時乞於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答。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而不言。因與脯糲及衣。取其脯一胞。糲一升而已。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操琴。性無

遺怒見者皆親樂之時游邑都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皆住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
得結康從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誠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穴隱草草寒暑被髮文係虞絃鼓鼓或聞阮叩誠言稽游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靈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道遙吟咏得殘
碑碎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戲與俱歸復貽書之仕京詩以辭之後
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疑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每採相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鯨鱓以資養雅
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悅許謙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汗隆之間自
當耕田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說不覺毛飄汗匝顏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慚
統幼孤隨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榮族屬沮溺自任傲形遠世畢影高標

郭文

郭文字文學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向嘉遊服屣不裘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苦獲而居恒
著屣委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竹實鹽以供餘杭令顧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顧贈草袴浴一
具文不納辭歸追道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道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
導西園溫督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既卒葛洪廣開並為
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
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伊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翻翻不受其漁獵
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為取者因逢與之路人因醉翻曰爾所不取
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沈道度

沈道度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捐拾自資同捐者爭議道度悉
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服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或顯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眾無
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度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恢之相與餽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度年老矣

食恒無經日之儲而學書為樂以終
道度玄游老易研文禮仰敬謙寒鮮復衿戴周瞻族孔給淑人老年澄食舉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深澤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為太原王公所稱居曾割縣茅室蓬戶庭草
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為人之交又中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
子尚遂以鳥羊繫所乘車轅提登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訖登而歸或怪其若此答曰因農夫田父之禮也
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為入我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柄者非辨
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辱往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
淳之屬懷索丘山水徑草其其牀世楚楚三星稀烟一壺成禮郡招旆風帝徵逃徒

翟法賜

翟法賜者海陽桑桑人也曾祖湯莊父然並口高尚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
莫得見焉微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柄秀餐靈服毛御草適避徵求復投杏渺達人就脫青巖陳容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兒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食妻亦不
慕榮華甘儉苦共乘薄竿車出市賣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衛陽王義季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
讓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荆州年饑義季慮其餓斃餉
數十萬凝之將饋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儉儉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
五年卒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志操談玄劇談撰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簞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
且復然人稱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所賣須者隨多寡留錢取樵簞而去或遇寒雪不售賣置自榜船送
妻還孔氏天時復迎之追念母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舊寒時就孔願宿衣被置袂願以臥其
覆之既數引具去體謂願曰綿定奇溫即灑涕悲慟願為東州餉餼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葬與宗
為會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遺婢詣郡門問訊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顧歊

顧歊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歊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歊
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歊貧無以受業於舍後聽無遺亡者

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刻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

歎也。農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屬垣並業。然糠肯度。機心水絕。山禽擊哺。

吳苞二隱

吳苞字懷德。涇陽涇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江教授。葛巾竹屨。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熾俱于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舉博士。不就。熾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清抗。圭潔自守。不與俗交。李撝謂江敬曰。古人稱安貧守志。日夷而不可。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屢揮朱組。輪關魯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搢頰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筭筭葉甘焦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窶。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

伯珍幼艱。抱影長嘯。藝翰羣精。古墳探奧。九巖逸栖。四人齊志。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龍。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尚之心。居貧織屨。誦書口手不怠。鄉人號為織屨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饑寒。嘗苦無書。因游郡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徵薦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于家。

麟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畜。樂手以諧。詩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顛

沈顛字處默。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家貧。惟讀書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門。顛獨不往。勃就之。顛迎送不踰閭。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糲肉。閉門不受。惟采葶苈供食。以糲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憲稱欽風。守我沖寂。傲彼尊榮。饑我並遺。樂膳皆空。山植溪毛。日奉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士人也。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受。盡以歸胤之姊。胤之妻。性至孝。既冠。答父妾之誅曰。願跡赤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廢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僮僕。僮僕竊隣人葦糶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拆屋而炊。所居惟竹一葦而已。

卓哉士宗。年芳行偉。百萬推金。一塵甘飯。瀛海清涼。頽陽高軌。葦竹安愉。沒窮無悔。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之者。訐即挂楸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與陳留阮

孝緒及族兄訐。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窘迫。併日而食。隆冬或無薪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常著毳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閑正。姿韻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天。暨七年卒。諡曰貞貞士。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甚室草。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餓貧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犍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餘肉。併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范元瑛

范元瑛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少通經史。兼精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為業。縣令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寶軌見之。遺以衣服。鹿轅曉驪。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麻冬則緇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謁米若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云。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頰清。風神散朗。澹蕪藝竹。以全高尚。然游不為利。期以女性。故常貧。名不挂于選部。眾不盈于指。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宗借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吐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惟懼其它。遂畢席不起。由是聞能。終于治城南園。

高釋

高釋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屢曆中。召至京師。上徵命官。尚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寒。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閉門讀書而已。

杜生

高子勵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遜志。披文暢喜。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為杜五郎。穎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珍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珍問所以。生對曰。昔有畝田。與兄同耕。道兄子娶婦。度不足贖。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做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供仰。時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謀敵收陸。俗室裕貧。嚴下韓方。以粒以薪。係尉惠綏。聆厥條陳。

俞濬

俞濬字清老。金華人。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嘉其潔尚。乃為牛山。以資濬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為買之。廉名紫琳。已戒期。就髮。愆而不至。公訝詰之。濬曰。吾恩僧不為。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負矣。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為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逗飽人否。若與有好事。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家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為太學錄。以忤蔡放歸。卒。時習遂棄書業。傲舍掩籬。玩讀經史。委如也。鄉朝貴有以書薦於有司。終不往。謁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夙與供酒掃。其蔬食。畢即受菜。恭謹終日。杜來為之立傳。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為友。宋既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於東湖之小洲。家貧。春穫為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節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遊見。翼日。遣使迎候。皆幣不啓。而雲卿已逝矣。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書。貧甚。而有介。弟守招之。語子姓輩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殆不過哀吾貧而周之。弟忍以父名貸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河海

河海

河海字商霖。永嘉人也。潤澤洋盤。周時知名。釜爨當空。而意趣悠然。漠不為累也。葉水心常稱其凍餒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其無費。其友翁忱率素往來者葬之。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知道。居丹徒。築室五洲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隣僧乞米送之。一日。與農卿舉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為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呂微之

呂微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逃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短褐。布襦草履。值大等。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語。貴遊子弟詠等。苦吟弗就。微之嘔焉。迺出侮之。微之口占以答。無不精美。問其姓名。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微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取。遂去。諸子弟暇。誠其所。穿窬覓訪。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微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為障耳。因問先生何在。答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微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臨其蹤。則微之已行矣。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淵。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餒有守。趙子昂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淵怒曰。我豈為官官墓。奉耶。是日。長淵絕嗣。其子以情白。坐諸客成勸之受。長淵遂墜。昏送蘇如。遇師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溫。嗚呼。猶是鐘球。嗚呼。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群穢劫之。天所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藉醫墓地。少延餓死。有開在羸。體中。堅持不可。繼欲取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厚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賢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為學誠篤。周旋規矩。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令導諸富。不從。乃亦其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冬不具衣履。或遺以袂絮。固辭之。雖小物亦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憾矣。

吳懷秀

吳懷秀。吳邑即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刃莫備。素介無取。生雖聞道。沒猶含悔。

王達字志遠。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夕。因賣藥。買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

王資 跋者王生。外狀內足。山袖秦方。市靡楚下。學必窮乎。談唯稽服。粵義隱詞。質皆影摹。

王資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懸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壽。狂謁衡門。資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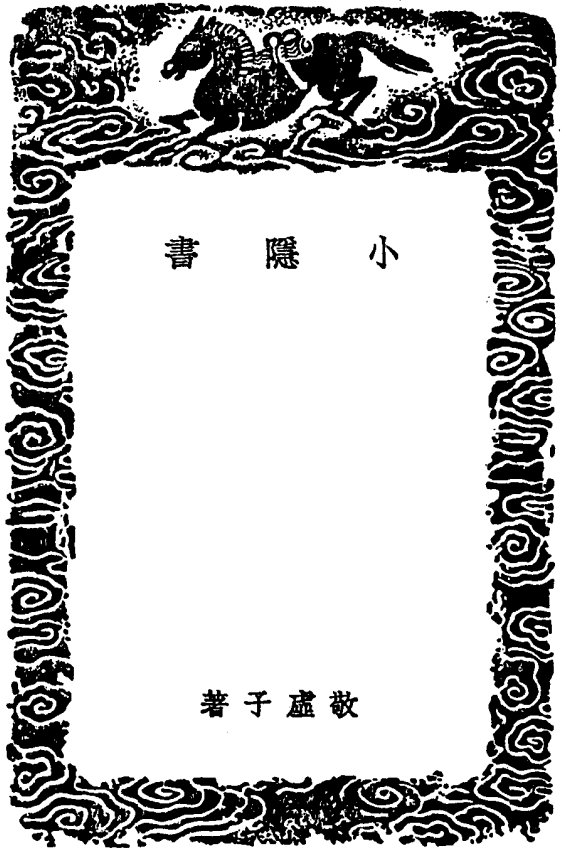
邢光 邢光耽漁。獨影窮栖。毀顏佯廢。編髮高髻。性借赤子。道屈貴與。同邦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債僕無之。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披覽。薪水躬自乘。執惟炊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煖食。折鎗敗席。壞麻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談。不設湯茗。有奇書數人。每謁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它處復就談焉。量以是舉老。邢叟好古。經史究。室乏御令。身勞井日。晨炊昏餐。著麻寒履。問奇有來。如鐘在叩。

貧士傳後序

噫。易表聖賢之發。禮著下流之皎。其泰與約為不同。恭與簡為弗一者。何也。蓋時有哲人。則豐公以大奉。類分中上。則秩節以次施。在昔帝王無疆于天下者之道也。世降風移。名浮實掩。淑慝之分。既喪貞黷之際。遂昏始有不得其職者矣。故尸祿增規。食貨每積於侈。傲之公卿。竊權罔疑。富殷成。屬于樂康之近戚。辨形饑。徒履端方。號婦啼兒。虛窮經緯。行危朝野。儲倉石而一盤懸。學貫天人。觀三冬而四壁立。豈但執瓢之回。懸鶉之遠而已乎。然又土室茅茨。居其身而樂道者。不知其非雕綺也。漁樵備保。人其伍而尚志者。不知其非師資也。樵薪草樹。充其腹而守貞者。不知其非膏粱也。傾篋虛張。立其家而抱術者。不知其非貝玉也。在士則然而於非資。淨見者自擊。覺而弗安。哀不富人。聞者將驚。愧而不已。因通靈怪。傷動帝祇。其可以燕越之情。為同人之感乎。嗚呼。食力者先民處世之務。求己者元聖訓人之方。飲河非餘。安枝惟一。惜乎。日外漢而瀟粒食。禽歸林而飽稻梁。黃白難通。採芻而無賴。青錢失母。給長夕而終窮。力屏非少壯之剛。奚周艾作。身孤無亞旅之助。必置苗裔。貴客騷人。穢形耳目。飾冠袂服。應即襟懷富仁。亂義之真。知時方桑。擬遠席珍之弗許。說比揭寬。殊不知劍兒之聲。嘲讓自古。守財之說。言讓遠今。石崇郭況之贏。報殊禍福。陶朱程鄭之裕。迹辨邇遐。豈挾行于夜。無復資於泉。路。漫凌子姓。終為馬。豈之封。棄背僮奴。半作牛羣之墟。地司鬼錄。無別于萬靈之夫。藏魄游魂。未顯夫千金之子。垂尤世世。貽笑人。

人而貧士者。廉儉之操。潔人嚴雪。明清之抱。洗物澄江。播弄八紘。飛芳千祀。長夜斯即。永逸非共。盡之流。沉明莫聲。不朽莫腐。之族。墨硃記。杖竹素流傳。避鼎改朔。而義問不移。變海徒田。而德音孔固。此蓋貧于財而富于德。空乏于一朝而優崇于萬世也。若彼富人。寶神尚守。精爽猶存。玉食力珍。方丈之豐。而陳儻。妖宮極美。翔天之廣。而寢輿。聽靡士於清。蟬。日餓夫於饑。鳥。貨貫錢而德色。何能指。而棄舟。舍一。而沈吟。豈諒投珠而抵璧。欲如丘壑。至素首而未。食似。底。而向。毒。仇。萬民之食。戲。偷。百。物。之。精。之。斯。人。也。不。亦。愚。且。肆。耶。且。陽。瘴。無。償。位。之。私。白。藏。有。博。長。之。慶。錦。繡。謂。之。同。被。蓋。肉。乃。曰。齊。豈。或。怨。尤。乎。一。時。之。遇。而。忘。彼。大。道。之。無。健。讓。也。哉。蓋。貧。者。士。之。常。素。者。易。之。風。舍。車。徒。步。在。林。之。鶴。可。歌。却。釜。躬。耕。于。磐。之。鴻。莫。敘。無。嚴。令。而。不。援。垂。街。之。寶。非。好。名。而。不。捨。在。道。之。金。嗟。來。弗。食。摩。爾。豈。安。夢。忘。乎。在。幸。壤。蚓。安。于。食。稿。孤。竹。探。薇。有。時。可。逝。亦。松。辟。穀。無。地。能。求。性。忍。滑。甘。既。無。累。于。羣。欲。生。還。造。物。尤。不。繫。于。一。心。使。天。下。而。多。若。人。則。制。詠。不。分。何。起。未。均。之。歎。公。姿。無。說。誰。與。或。簡。之。思。出。入。相。忘。勸。止。以。道。莫。傷。太。清。之。化。克。保。太。公。之。風。人。趨。不。令。之。徒。家。穰。必。封。之。俗。矣。魯。曾。有。操。弧。之。志。無。授。筆。之。祥。學。疑。買。積。而。還。珠。遊。類。伴。遊。而。獻。玉。清。雲。莫。致。素。服。屢。虛。少。年。結。菜。馬。之。場。衰。頹。關。龍。鳳。之。署。向。平。之。事。未。畢。貢。馮。之。家。孰。知。百。畝。之。田。未。盈。伏。臘。數。椽。之。室。聊。適。起。居。握。筆。題。詩。泉。陶。謝。以。為。門。戶。舉。杯。說。劍。執。韓。白。以。作。機。符。誨。僑。既。道。詔。祿。罔。及。亦。惟。多。文。為。富。奉。養。以。尊。玉。饌。之。人。均。作。說。說。之。旋。蟻。執。符。之。子。等。於。化。草。之。流。盤。固。真。性。而。樂。天。也。詎。輕。世。而。做。物。哉。廷。極。水。著。貧。士。傳。各。係。以。贊。而。又。冠。以。序。其。文。燦。然。也。予。始。志。于。近。取。未。嘗。一。覽。而。晚。節。末。路。困。塞。屯。否。之。餘。讀。之。深。有。所。感。是。用。作。後。序。以。足。其。未。盡。之。意。爾。嘉。靖。辛。亥。歲。七。月。七。日。中。南。山。人。黃。省。竹。撰。



小隱書序

憶昨予童齒便有岩壑想。欲離數畝園。築壘室三五堵。冥書其間以漱滌。且園中種花木成陰。而猶有鹿有鶴。情倦出戶相狎弄。遇勝日輒迎韻人佳士。講書論道。或飲酒賦詩。閒時又可來釋子仙氏。談空議元。探傳真秘。此其初心也。迨長。人事日來。漸與俗化。內固病其矯拂。外未免於酬應。夫抑情而行。久則弗堪。年逾五十。疑且厭事。感而嘆曰。人生有志。貴乎自適。何爲乃爾。浪自苦也。矧予父母既終。婚嫁已畢。苟於此時。莫知止。是謂迷而不復。寧不大負伊心乎。惕惕然弗敢自已也。因退耕先人田。聊以卒歲。偶披古人行事。得會心者若干傳。問比事附之。各屬詞贊之。總惟一軼曰。小隱書。將展玩於農暇。淑其清遠。用證崎嶇。果緣此而神情有契。相與游脚於寥廓之外。亦尙友之一益也。然而俗病其將有瘳乎爾而已耶。則而初心其或有遂乎爾而已耶。抑而生人之志。其終乃有適乎爾而已耶。則亦庶乎小隱之願語矣。嘉靖三十九年秋九月朔。西村崎人敬虛子序。

小隱書序

目例

- 傳三十則
- 古許由
 - 蘇邵平
 - 真向長
 - 韓康
 - 晉戴逵
 - 齊明僧紹
 - 唐王績
 - 陸羽
 - 王樵
 - 松江漁翁
 - 杜生
 - 順昌山人
- 真父
- 真子真
 - 嚴光
 - 龐公
 - 陶潛
 - 陶潛
 - 陸夸
 - 張志和
 - 種放
 - 俞汝尚
 - 伯夷四皓
 - 蔣翊
 - 梁鴻
 - 魏管寧
 - 劉孔淳之
 - 宋劉
 - 周章
 - 司空圖
 - 林通
 - 譙定
 - 順昌山人
 - 源記花
- 敬虛子曰。傳凡三十則。蓋著間道者之所適也。首許真。定路歧也。夷皓。正根宗也。陶邵。標趣味也。終於順昌山人。傳泊桃花源記。必若此方得以諧小隱之願也。中間雜登諸家色色俱備。無非欲合成一適。

小隱書 目例

將求夫唯人能耳豈有他哉。

二

由其未見其我也。奚為其我。世俗情執七尺之軀以為我。此色相之我也。豈真我哉。古之人有曰。今者吾喪我。夫吾與我何辨。而曰吾喪我。此妙道之言也。是故蝶之飛也。豈戀枯殼龍之變也。何有蛇骨。作是觀者。應見其我。凡人未見真我。則內仗不寧。詎得好事。外慮忽來。便為所縛。又惡能忘世。故忘世難。忘我尤難。見真我方為忘我也。嗚呼。安得見夫真我者。而與之共小隱哉。

伯夷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與其弟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饑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祖兮。命之哀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秦有南山四皓者。盜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已。其時道滅德銷。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漢漢南山深谷。蓬蓬奕奕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驢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今不知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之定。

敬虛子曰。民之鮮能於隱者。多為索莫。莫不堪其寂焉。或為困厄。不勝其感焉。以故柔矣。勢淫。臨利者靡。而山無巢居之子。世乏中林之士矣。予次小隱書。至夷皓。未嘗不嘆其困厄於薇飯。索莫於芝髓。如是。栖栖耳。然索莫堪其寂。困厄勝其感。非中心之定者不能。夫中心不定。則外皆盜賊。將遷志而別圖。雖有至情。莫遂其發。雖有真操。莫保其存。又何以隱。嗚呼。夷皓者。非山林之本祖正宗耶。

邵平

邵平。廣陵人。嘗為東陵侯。秦滅後。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為名。又云青門瓜。青門即長安東門也。

魏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蔓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龍鱗豈足賴。晉陶潛。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逆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飲相持。

唐李白。古風詩。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敬虛子曰。邵平當秦之滅。乃避地而東門種瓜。蓋得天下無道則隱之義。其賢乎。詩人又借其事。諄諄焉。以明物理。盛衰反復無常。倏忽易象。其端叵測。可謂洞消息之微。探變化之隨者也。向予曾聞道家書。有名東門大瓜者。無亦取之邵平歟。亦如詩人之詠歎。抑或發揮元理。浩浩無涯。不但此歎。惜也未得見之。

鄭子真

鄭子真。後中人。隱居於谷口。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和平二年。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于

小隱書全帖

許由

許由。字仲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隱於滹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逃去。耕於箕山之下。頽水之陽。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於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為煩。棄之。

漢揚雄。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有語。曰。好大者為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

敬虛子曰。古稱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許由有焉。蓋人性本靜。故心即好靜。其不靜者。物撓之也。夫物撓起於煩。煩者必求。是故枉己徇人。廢廉捐恥。膠膠之吏。不啻紛麻。輻輳之預。有如鐵甲。此皆煩而求者之為也。欲頃刻而靜得乎。夫靜者。心之本。無頃刻靜。不知此心如何安頓。而性亦蔽矣。性蔽。則凡造物予我者。皆不能認取。豈不哀哉。用是觀之。煩之害大矣。無求之義至矣。茲二者。庸非小隱修靜分步之第一階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常山居不榮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敬虛子曰。古今咸稱巢許為忘世之人。然而忘世亦大難矣。夫忘世之難。由其忘我之難也。忘我之難。

一

三

其子真遂不屈而終。揚雄著書當世士稱其為人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金方古。容城人。大定間。皆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其妻其側。不安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惟遜謝謝道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種。如菽。則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敬虛子曰。凡人大為心害者。皆生於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見己不足。人有餘也。若鄭子真。方古。服岩石之排。不屈其志。守田畝之獲。不易其食。聊不見己不足。人有餘也。人之言曰。耕。幾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嗚呼。二子殆耕心田而日日豐年者。不然。何其自足無求。乃如是耶。乃是耶。

敬虛子曰。予既比鄭子真。方古之事。後再見唐人元結之父延祖。三歲而孤。長不仕。年過四十。親經強勸之。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澆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烏虜。若此者。甚協予心。因知後人所欲為。前人靡不有之。陶子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謂徒虛語耳。乃今知其信然矣。

蔣翊。字元卿。杜陵人。哀帝時為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奏事到滌上。遂稱病不進。歸鄉里。臥不出戶。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羊仲。委仲從之。游。二仲皆逃名不仕者。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人。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閒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與朱山人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纒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見竹簷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欲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憶憶范野人。開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遂為千歲期。風流自籍蕩。澗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是亦可人之流也。

敬虛子曰。山林交與世俗大別。世俗尚委曲周悉。山林惟真耳。且世俗泛交。泛交而復委曲周悉。中則惡得無偽。山林真匹。非氣同志合者。不相與。多無適一二人。觀蔣之從游。陶杜李之往還者。足見嗚呼。天下惟無所為而結者。乃真。彼若而人。更復何為。是則小隱者。於此可以識友誼矣。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勸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富貴俱

小隱

五

小隱

七

游五嶽名山。不知所往。

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含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言之。鮮不嗤笑。未知死何如生。疑詞也。元人有李道純者。善言此。李之言曰。有生即有死。欲知死必先知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繁辭所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學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酒。未後脫酒。只今自由。未後自由。只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也。嗚呼。小隱者。讀此而解。則死生之疑。脫然釋矣。非出世之第一義耶。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精元理。入廬山。依遠公蓮社。後還江陵。開居絕俗。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炳雅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結字山中。懷向平之志。

晉雷次宗。字子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時。禮入廬山。預蓮社。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與子姪皆曰。吾輩雅之年。已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虛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

敬虛子曰。昔有沙門慧遠者。於廬山開白蓮社。用修靜業。同修者有十八大賢。而宗雷在十八大賢中。為稱首。故黃太史詩曰。白蓮社裏竟宗雷。今據二人本傳。又皆慕向子平者。願脫家獄。饒激清醴。其雲霄中人物也。我輩迷惑。終日浮沉於世。故編紳於俗緣。豈不真同蟻蚋之仰黃鵠耶。悲夫。悲夫。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暮夜宿息。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貴。憶此勿相忘。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日暮留宿。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敬虛子曰。人唯不美外物之為美。始無心累。無心累。始見天真。見天真。始知人之所以為人也。奈何世俗。率羨外物。輒累其心。雖習人之形。而不得習人之味。享人之趣。殊可悼也。予次小隱。嘗至嚴子陵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域中之大。天子也。避而弗就。謙謙大夫。請貴之。秩也。豈而弗就。斯二者曾不附以爲美。外更有何物足羨。得以累其天真也。子陵其遠人之爲人者。嗚呼。小隱者。有欲不負乎人之生也。將皆其味。將享其趣。則夫道術之所在。不有風於斯人而起耶。

趙宋蘇雲卿。廣漢人。靖康之亂。避地豫章東湖。湖曲皆稱曰蘇翁。少與魏公張浚爲布衣交。浚既入相。遂脫共濟大事。然真知所在。高宗令其尋訪之。聞在東湖。浚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請。及遣其所。乃獨居茅舍。以種園織履爲生。得書不制。伴許詣朝。其夕遁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詩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聞名連帝聰。自有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汗蘇翁。

而必無勢。若子陵之於光武，雲卿之於魏公，可見已。夫光武魏公本以故人之情，延二子，二子者，魏忽而去，竹無繁留，光武魏公卒不能致，果哉！志可必而勢不可必也。豈特二子，巢許逃於箕穎而堯不能得，夷齊望於首陽而周不能致，嗚呼！本一微末也，非不能致，正欲遂其高尚，全其操節，將藉此以洗穢濁之習，而起清明之會也。用是觀之，世可少隱士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耀，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噎之歌曰：陟彼北邱兮，瞻顧見帝京兮。噎宮室崔嵬兮，噎人之勳勞兮。噎遼遠未央兮，噎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及卒，遂葬妻離家旁。

敬虛子曰：山林之人，其德在於默足，以容梁伯鸞初焉。與妻之隱霸陵也，其能以此操德，及其出關過京，而五噎之歌，侵逼時政，奚為而輒戾初心也。至於奔亡竄徙，幸而得脫，豈不為後來之永戒。若曰：靜中不忍技擗，著書立言，亦但可激開情之芳潤耳。一時是非得失，無關可也。雖然，猶非所謂善忘者。世豈無含真抱素，完性命以自終，視著書立言皆贅物也。嗚呼！安得夫斯人而與之共小隱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起，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微君當道，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輻巾，以為田叟也，使舂其牛，康即與之，因逃避。以終終，乃其真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呂微之先生，家僑居萬山中，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室，易穀種，值雪開分韻作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聞而出見其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且詢見笑之由，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蟻事耳。衆嘆服，問其姓字，不答。衆曰：借問呂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先生。眾之殺不受，必易之而去。衆隨道人尾其後，路甚僻遠，雪晴往訪之，捕魚換酒，盡歡而罷。衆回，翌日再躡其蹤，則已遷居矣。

敬虛子曰：人亦有言，名者造物所忌，又言造物忌無實而得名。夫觀其所忌，是名本人患，世僕以為人利而兩而察之何也。韓康呂微之，乃大有所見，是故一則避名深入而不出，一則逃名長往而不反。方且柴車輻巾，方且草履短褐，脫去外飾，渾然不露，殆將忘乎形骸者，而又奚事於名。嗚呼！至人之行如此，庸非小隱之上根大器，獨觀素樸之深者歟。

敬虛子曰：夫韓之避名，呂之逃名，固以為至人之行矣。何仲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曰：非如舊訓也。按此乃聖人兩人之了死爾耳。疾是不疾而速之疾，其字取義於疾沒世，言死也。疾沒世，言死之逸也。且君子平時處世，今日沒世，不但沒世而必曰疾沒世，殆如矢之飄激而遠，竹無保留，若然者，臨

覽之際，豈有異阨之趨，愛欲之牽，煩熒悲苦而弗忍離者。死何如其逸也。夫既疾沒世矣，仍復名不稱焉。若然者，是初之生世，清淨而來，終之沒世，清淨而往，杳無形跡之痕可見，擅鄉之氣可挹，本然性體，食炎之隙，脫洒出世，不滯絲毫也。將取奚端而名稱。古人有言：船過長空，影落寒水。願本無留影之心，水無戀船之意，正夫子名不稱焉義也。云何世人多有未了嗚呼，吾何以遊韓康呂微之之良，而與之了此哉。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鶴巢於高林之上，卷而得所棲，龍窟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用人之集穴也，各得其所而已矣。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敬虛子曰：自上代之風，薄人成習，功利以成性，中間豈無孤潔之士，破習而出者。然富貴之監外淫，貧賤之戚內激，曾未幾時，初志輒遷，而習性竟勝矣。此北山所以起移文之嘲也。予讀龐公傳，未嘗不磨書而嘆其志之果也。性之定也，是故履新而處，既善避人，采藥而行，遂大忘世，杳然不見天地間富貴貧賤為何物，聊無一點習氣，非上代之遺民矣乎。嗚呼！風不容以箴而象麟，不可以稱而游，杜子美謂劉表焉得取，誠哉劉表焉得取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一蓀牀，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嘗膝處皆穿，在家常若皂帽布裙而已。吟詠詩書，不改其樂。事本東漢人，質樸受禪，尚在明帝時，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歲。三國其時，魏有張珩胡昭者，俱從志不仕，跡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就。戴嵩巢門陰，疥曰：戴嵩陽鳥也。巢門陰，此因象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正始趙儼薦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六朝馬樞字聖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末隱居茅山，宋元嘉初，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目睛潤黃，能視關中物，有白鶴一隻，巢其庭樹，朝狎欄，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五代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舉進士不中，乃入少室山為道士。聞華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管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敬虛子曰：論語說賢者避世，又說作者七人。古注云：作謂高尙其事，避世則君莫得而臣也。若然，非易所謂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義乎。彼三國六朝五代之世何世也。正自古以來。

有掩乎於此所以有取於南安翁也。正以其名祕而跡非祕。過此以往。則名跡俱祕矣。嗚呼。窮山僻谷。安知無有若而人者。始何日脫屣而往從耶。

陸夸

陸夸。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既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少與崔浩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徵為中郎。辭疾不赴。或謂夸。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敬虛子

敬虛子曰。子嘗考論古今隱逸傳。至北史見陸夸著知命論。於是喟然嘆曰。嗚呼。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者也。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以至存亡得喪。榮辱顯晦。蓋皆一定。人不可得而易。亦非人之可能而易也。知命則不怨天尤人。而修身以待之。由是於一切儼然之遇。來莫之迎。去莫之將。且復安於命而無所用易矣。是故知命者。大快活法也。安命者。大休歇事也。小隱者。未達乎此。而欲與天為徒得乎。

章雙

章雙。字敬遠。杜陵人。志尚夷閒。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流泉。雙對瓶琴書。悠然自逸。至有慕其閒素者。暇酒從之。亦為盡歡。接對忘倦。明帝為詩貽之。號曰逍遙公。

唐方干

唐方干。字雄飛。桐廬人。性不羈。一舉進士不第。遂隱居於嚴陵釣臺東之白雲原。又別業在越之鏡湖上。嘗吟咏以自喻。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備落葉憑風掃。香杭倩水春。花朝連郭霽。雪夜隔湖鐘。身外餘無事。頭宜白此峯。

趙宋魏野

趙宋魏野。字仲先。陝州人。性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聖主褒之。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笑歌終日。出則跨白驢以遊。

元王冕

元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進士舉。不中。棄去。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雞非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壺屋。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明謝承祜

明謝承祜。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短。快快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鳥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冠冕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廬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壚一頭。舟一隻。典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既倦而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敬虛子曰

敬虛子曰。世有談清福者。然則清福者孰人哉。至於草清福者。又孰人哉。近時有胡九韶者。寒士也。每日哺養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曰。三淡來粥。何名清福。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樹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若胡九韶者。可謂知福之人也。而章雙而方干。而魏野而王冕而謝承祜。庸非享福之人歟。雖然。內典猶言一物無所累心之謂福。夫一物無所累心。而此不更別有一般清味。嗚呼。小隱者。又曷可不咀此等味耶。又曷可不臻此等福耶。

王績

王績。字無功。梓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處巾婚冠不與也。陷大業中。舉孝廉。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真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為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款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乘官還鄉里。有酒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身。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敬虛子曰：近檢佛藏，到此士撰述，禪宗如古勝珠集，見樓子和尙開人唱云：你既無心，我便休，因而悟道。夫何以悟道也？蓋釋氏之教，有假我，有真我，你者假我也，我者真我也，人之所以不得休者，正假我有心，日擾擾而多事，夫既假我無心，一切幻緣不起，則真我便無事而休矣，非道而何？然則司空表聖之三休，果你無心而我便休者耶？又見古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且表聖豫為家，賦詩酌酒於城，此非向死前休者不肯也，是知三休殆肯死前休者耶？嗚呼！表聖作矣，今也其何以達我便休者，死前休者，相與而共此小隱哉。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筮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若溪，自稱桑苎翁，園門著書，或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或獨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

宋閩人謝翱字皋羽，所著詩文，名曠髮集，宋之亡也，避地浙東，隱不肯仕，晚愛子陵，臺下白雲原，有時登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魂來兮，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痛哭。

敬虛子曰：哭乃人之一情也，情有所傷，則感而為哭，若陸羽謝翱之所蹈，庸非山林無聊之愷耶？然而羽誠自慊，猶有所關，蓋宋國之亡，抱伯夷叔齊首陽餓死之節也，翱又嘗撰西臺痛哭記，有曰：師步兵死，空山無哭聲，抑痛論之，阮步兵之哭，狂也，陸接輿之哭，慊也，謝曠髮之哭，忿也，無非情有所傷，感而為哭者也，往予少時，曾有感傷，欲到泰山巔，俯候旭日，嚼其紅焰，噴風吸霞，披髮瞑目，長號大噉，信步而東，任其顛蹶，以自盡，聞者靡不惘然一笑，味其痴騷，由今日觀之，則惘然一笑者之所味，是誠大有誨於我也，嗚呼！古有善哭者，其音旨殊絕，清成哀婉，寫出腸內之幽，慘鬱，不待觀人而人願，物然動，蓋本域中之奇氣，逸塵，曷可不收，以備小隱一種，超世風，悲云爾已耶。

種放

種放字明逸，洛陽人，少與母俱隱終南山，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以講習為業，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行事，淳化初，被召，因母恙未起，母卒，咸平中，再召，乃詣京師，拜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退士傳：退士不知誰氏，然嘗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嘗以聖賢方正之言監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欲樂游空荒間，常自足，不願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遂棄所學，退居深山窮谷中，取經史志，讀之，著書十有二篇，大抵務翻邪反正，義發益，又條自古之文粹粹者，使學者窺之，雅尚山林之居，每登高邱，步逐谷，遙望雲坐，見懸崖瀑流，詩木垂蘿，闕遠岑寂之處，則終日忘，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而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

事或激，亦半為歌詩，或或有謂之曰：是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進而進，庸為爾直，不進而名，庸為爾程，嗚呼！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隘而下欺，義試而中離，予獨無退乎？獨無退乎？

敬虛子曰：神明逸初，與世隱時，曾以野服見陳希夷，陳豫令人流掃，種至拜庭下，陳挽而上之，曰：君他日顯仕也，既母卒，果應召受爵，真爾待以殊禮，特恩做物，大為王嗣宗所排，清節輒損，若種者，似非巖中真品也，雖然，此其後來事耳，彼早歲開適，若退士傳之烈也，亦足以抗巢由，拉夷皓，奈何其質不堅，頗撲而破，其根不深，引拔而遷，曷得起昔人北山移文之嘲也，嗚呼！庸非小隱一不遠之鑿耶。

林通

林通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自為墓於其廬，終時作一絕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坡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仁宗賜諡和靖先生，七世孫洪，亦潛隱，不仕，著書自適，題其書曰：山家清事云。

林洪山家清事：擇故山，滋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內植梅，舍三，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廚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號牛四，角客至，具疏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園事，落成謝天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交際疎，為子孫孫孫悠久地。

敬虛子曰：開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其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種，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開適難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何林氏祖宗之開適，世系若此也，書云：皇天輔德，林氏必世，惟天輔之德者，不然，天詎私之，小隱者可以觀矣。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云：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更園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于謂人唯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豈不即是世間大苦，抑以觀於林氏祖孫之開適，卻離道此苦而自由在矣，夫自由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若此者，笑曾不忙而已也，笑曾知足而已也，嗚呼！小隱者可以悟為人處世之方矣。

王隱

王隱字肩假，涪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經書，尤善老易，成通中，契丹游騎渡河，舉家被掠，隱即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號，北望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號晉世翁，累載自環，謂之幽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後後寄魄，以備不虞，病革入室，自掩尸卒。

敬虛子曰：天地之道，有順有逆，人之所值，莫非命也，奈何世俗之為謀，率向順而背逆，然順非向之而可致，逆非背之而能逃，惟聽其來而安之，斯之謂正，予次小隱書至王肩假，未嘗不歎伊人之迹，乃容

丁孤苦若耶。棲連東山。子身影。環碑刻石。以死自誓。厥後果如其誓。死焉。可謂安於道矣。夫天下
祇知有順之隱。博與泉石。取樂魚鳥。已爾。詎知又有此安道者。夫道能安之。然後為其隱。昔人常隱
之外。別有真隱之樂。豈不以此為尤賢乎。

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邵南之崑山。為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肯料理生事。游於勞
利。不以貧乏。操其懷。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親故有責以不為子孫地者。汝尚笑曰。是乃
所以為之地也。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氏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汝皆過
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比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
相去纔十日。

趙宋李薦師友談。記東坡公云。日者王實見訪。實韓持國增也。因問持國安否。曰。自謂已癯老。且將擊
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唯其殘年。正不當爾。頃有一老人。置酒會親友。酒闌語盡。曰。老人即今日去。因
攝衣正坐。將奄焉。諸子乃惶懼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唯
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諸子曰。舉家諸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
得去者。且吾平生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君言於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營酒。
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計也。

敬虛子曰。人之死生亦大矣。二者均為重焉。世俗多狗生之欲。而固念其死何也。方其狗生也。以為死
期尚遠。掩掩於恩愛之牽。汲汲於利名之競。了莫知止。然曾未幾時。少壯忽老。日復一日。俄繼炎而臨
簣。始嗟凶而起悔。此時也。筋骨委軟。喘息綿微。過已無補。善將突邊。抑且奈何。驚懼而輒沒。永含無量
之悲。豈不痛哉。冤苦也。茲觀俞退翁夫婦之死。感時刻日。從容而逝。寧無道乎。是豈學於佛氏而有得
焉者也。世謂佛氏之學。為死人之事。夫死乃人之所不免。固大事也。重事也。突為而不學。予既述退翁
之傳。再附東坡之談。正欲小隱之人。知所學焉。以善其死。嗚呼。開林靜宇之下。洗滌心機。擺脫物累。收
斂元真。缺養至性。願不應遲遲為之。臨一旦倉卒。徒恨而無所將也。

敬虛子曰。子既次述翁東坡以明善死之學。又嘗聞之。昔吾有先正曰。人之形有死生而性無死生。猶
人之形有老少而性無老少。此言可謂善喻人。唯不達性無死生。皆食生厭死。感矣。其在孔門。子貢問
死。子曰。待汝死時自知之。夫死則無知矣。乃曰。自知之。可見形死而性不死也。夫形死而性不死。此性
之所以妙。老少而靈。實死生而活。或者竊謂性與死生原不相干。識乎性與死生原不相干。則見性矣。
嗚呼。安得夫見性之人。而與之共了死生耶。

譚定

譚定。涪陵人。學易於郭彙氏。郭彙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開程
際講易於洛。往學焉。遂得聞精義。而歸。初願與兄顏依父駒。宦游成都。見治養種柳者。挾册視之。易也。欲

致高。穎者先曰。若肯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其
後黃滋問易。願曰。易學在蜀。進入蜀見賢。賢翁於眉。耶。與語。大有所得。郭彙氏。獲見賢翁。皆蜀之隱
君子也。

敬虛子曰。甚矣易道之大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仲尼所以五十而學易。茲何歷取易於蜀之隱人
也。豈以學易者往往而不得其門。尚調點則穿鑿其意。好文章則支離其詞。致使天地之義不立。作者
之心俱晦。而然耶。傳曰。禮失。求諸野。蓋言世之行禮者。太文而失。其反不若野雖質樸。而古意猶存也。
然則歷取易於蜀之隱人者。無乃求禮於野之謂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醉歌自得。聞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異焉。揖
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
厭喧煩。處閒曠。遊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
深身清德若此。查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
且發志者忘形。發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蕪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
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裕反其所。披襟而去。

敬虛子曰。子每讀松江漁翁傳。未嘗不振刷而起。羨其蕩然。澹靈液於世外。飄清風於域中。忘世善
道如是哉。如是哉。昔者竊聞之郭象注莊子。有曰。既道是非。又遺其所道。然後無所不道。而是非去也。
謝靈運括其義而詠之曰。一悟得所道。大凡道理皆由悟而得。一有所悟。真見夫天地之間。澹而無事。
其有累吾身心者。奚容而不遺。道之遺之。而又遺之。以至於無所遺。遂乃一切蕩然。無物嬰拂。將與太
虛同妙。而常樂自然。斯老莊莊周之能事也。不意乃翁悟而得之。契大教之元旨。諸生人之本趣焉。爾
嗚呼。古來高士。多藏於漁釣。豈閒寂能生至心。抑虛明必知所止也。

杜生

杜生。穎昌人。不知其姓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即為離門。生不出
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珍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
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為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買一藥。以其附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
日買藥。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顏觀者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
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得然。一榻而已。餘皆廢。久之乃去。

明教英緣。寄雜言。鄧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寄信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
夢。或發譫語。不作。無異平時。或曰。其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和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
生於妄想。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思慮悲憤。離合及種種開情。此是過去妄想也。
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吾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眩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思念。唯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網羅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緯職業。不告勸勸。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於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敬虛子曰。佛言人都在關陷世界。由今觀之。豈不誠哉。是故得此求彼。無少休息。卒之淪溺以死者。皆坐是也。然究竟其所從來。率緣根器淺薄。兼以習陋難除。遂大為一切諸塵所迷爾耳。乃若杜生所為。與夫真空老僧所言。非渡迷一筏耶。小隱者果能返觀內照。研尋靜真。而有時得以乘此筏也。遂彼岸也。自能遣離。自能圓滿。將別具一隻眼。瞰破大千劫累。橫出一枝法。向毗盧頂上行。夫豈終住此關陷世界哉。嗚呼。此可以易易能之。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舍主人出。風裁甚整。怪而問曰。諸君何事。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耶。衆爭為言。主人嗟憫久之曰。吾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窮曠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其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敬虛子曰。子述小隱。終於順昌山人傳。且系以桃花源記何也。蓋歎生民之真。今獨見於窮山僻谷間。雖然。非異也。憶太古之代。天下沉冥無事。舉一世而成游於茫茫淡泊之中。熙熙皞皞。與物無容。而守乎自然。當是時。無地不桃源也。無民不順昌山人也。此之謂大同。此之謂至樂。奈何風之變也。詐偽日出。澆淳散朴。其真乃離。然後桃源之地。特遠而順昌山人者。孤絕。衆相劫。爭皆墮悲苦。無異樊禽。附

隙。則亦何樂乎。為人子。重戚之。潛然流涕。若有大不得已者。因發揮小隱之道。歷綴兩人峭行。而輒以此終。正謂生民之真。本來如是。要必如是也。而後真始見。將吮其味。勉強自寬。以無負此生耳。雖不在窮山僻谷間。與在窮山僻谷之樂同。嗚呼。是書之所由述也。不然。豈好夫孟浪之行。而憑臆肆言。甘為縉紳先生所不道耶。



古列女傳

劉向撰
漢書之
撰圖之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蓋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

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武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琇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舉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

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妃有蘭睢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拘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就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尚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顯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茶苦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

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許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肇序

古列女傳 目錄序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為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姊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効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節義舉通變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

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頌不錄者猶眾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秘閣呂緡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擬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錄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與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嫫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譴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証其君近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卑榮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繫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况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圖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

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
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
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新編古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 編撰
晉大司馬參軍顧勳 圖畫

第一卷

母儀傳 姑列 故傳 頌義 大節 一 婦小序 七 障
惟若母儀 賢聖有智 行為儀表 言則中義
胎養子孫 以漸教化 既成以德 致其功業
姑母察此 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 頌見逐傳篇末

- | | | | |
|----|------|----|------|
| 一 | 有虞二妃 | 二 | 棄母姜嫄 |
| 三 | 契母簡狄 | 四 | 塔母塗山 |
| 五 | 湯妃有莘 | 六 | 周室三母 |
| 七 | 衛姑定姜 | 八 | 齊女傅母 |
| 九 | 魯季敬姜 | 十 | 楚子發母 |
| 十一 | 鄒孟軻母 | 十二 | 魯之母師 |
| 十三 | 魏主慈母 | 十四 | 齊田稷母 |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 廉正以方 動作有節 言成文章
咸曉事理 知世紀綱 循法與居 終身無殃
妃后賢焉 名號必揚
右頌義小序

- | | | | |
|----|------|----|------|
| 一 | 周宣姜后 | 二 | 齊栢衛姬 |
| 三 | 晉文齊姜 | 四 | 秦穆公姬 |
| 五 | 楚莊樊姬 | 六 | 周南之妻 |
| 七 | 宋鮑女宗 | 八 | 晉趙衰妻 |
| 九 | 陶荅子妻 | 十 | 柳下惠妻 |
| 十一 | 魯黔婁妻 | 十二 | 齊相衛妻 |
| 十三 | 楚接輿妻 | 十四 | 楚老萊妻 |
| 十五 | 楚於陵妻 | | |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 謙識難易 原慶天道 禍福所移
歸義從安 危險必避 專專小心 永懼匪懈
夫人省茲 崇名必利

- | | | | |
|----|------|----|------|
| 一 | 密康公母 | 二 | 楚武鄧曼 |
| 三 | 許穆夫人 | 四 | 曹傅氏妻 |
| 五 | 孫叔敖母 | 六 | 晉伯宗妻 |
| 七 | 衛靈夫人 | 八 | 齊靈仲子 |
| 九 | 魯臧孫母 | 十 | 晉羊叔姬 |
| 十一 | 晉范氏母 | 十二 | 魯公乘姒 |
| 十三 | 魯漆室女 | 十四 | 魏曲沃婦 |
| 十五 | 趙將括母 | | |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 修道正進 避嫌遠別 為必可信
終不更二 天下之俊 勤正潔行 精專謹慎
諸姬觀之 以為法訓

- | | | | |
|---|------|---|------|
| 一 | 召南申女 | 二 | 宋共伯姬 |
| 三 | 衛宣夫人 | 四 | 蔡人之妻 |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 必死無避 好善慕節 終不肯義
誠信勇敢 何有險敵 義之所在 赴之不疑

- | | | | |
|----|------|---|------|
| 一 | 黎莊夫人 | 二 | 齊孝孟姬 |
| 三 | 自若夫人 | 四 | 齊杞梁妻 |
| 五 | 楚昭自姜 | 六 | 楚平伯嬴 |
| 七 | 楚白貞姬 | 八 | 衛宗二順 |
| 九 | 魯寡陶嬰 | 十 | 梁寡高行 |
| 十一 | 陳寡孝婦 | | |

姜叔法斯以爲世基

一	魯孝義保	二	楚成鄭奢
三	晉圍懷贏	四	趙昭越姬
五	蓋將之妻	六	魯義姑姊
七	代趙夫人	八	齊義繼母
九	魯秋黎婦	十	周主忠妾
十一	魏節乳母	十二	梁節姑姊
十三	珠崖二義	十四	邵陽友姊
十五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推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
推推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
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一	齊管妾媵	二	楚江乙母
三	晉弓工女	四	齊傷槐女
五	楚野辯女	六	阿谷處女
七	趙津文娟	八	趙佛肋母
九	齊鐘離春	十	齊威虞姬
十一	齊伯瘤女	十二	齊狐逐女
十三	楚處莊姪	十四	齊女徐吾
十五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孽傳

惟若孽孽亦甚媿易淫妬焚惑背節棄義
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一	夏桀末喜	二	般紂烟已
三	周幽譏姒	四	衛宣公姜
五	魯相文姜	六	魯莊哀姜
七	晉獻驪姬	八	魯宣穆姜
九	陳女夏姬	十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姬

一	趙靈吳女	二	衛二亂女
三	趙悼侶女	四	楚孝李后
五	續列女傳		
六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二		
七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八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九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十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十一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十二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十三	雋不疑母 續賢明第十七		
十四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十五	漢霍夫人 續賢明第十七		
十六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十七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入而無頌		
十九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二十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二十一	漢趙飛燕 續章琴第四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 續章琴第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
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崇文總目序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
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
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孽八曰傳

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
以爲劉向子劉歆作謹按隋書崇文總
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
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
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
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
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
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
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
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

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新編古列女傳目錄終



孝婦氏安仁而明道文至若之親遊子清遠... 太安任如 蓋由斯起 號曰文母 亦甚大矣



衛姑定妻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 亦甚大矣

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妻能遠惠難詩曰其儀志正... 衛姑定妻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 亦甚大矣



之子第為國君之夫人尤... 亦甚大矣



魯季敬妻 魯季敬妻者魯人也... 亦甚大矣

閭隘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 亦甚大矣

而使之君子謂敬妻為慎微詩曰我有自濟... 亦甚大矣

文伯之母 號曰敬妻 通達知礼 德行光明... 亦甚大矣



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



朝夕獨處素衣荷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

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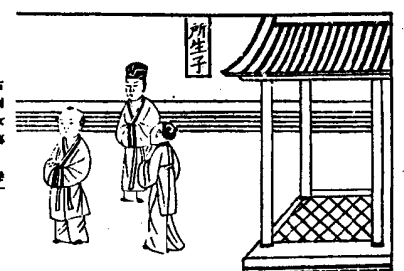
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



魏芒母母也魏氏之女芒如之...



便謂諸夫人諸婦皆謂之君子謂母能以身教...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服日休作者...



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使雖不愛妾安可以志義乎... 五子後母慈惠仁義... 亦誠可尊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 亦誠可尊



是遠矣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天子不孝也... 亦誠可尊



賢明傳...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 亦誠可尊



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 亦誠可尊



賢明傳... 齊桓衛姬... 亦誠可尊



意也... 亦誠可尊



齊姜齊桓公之宗室齊文公之夫人也... 亦誠可尊



何及矣人求及其能及乎... 亦誠可尊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



晉趙衰妻 趙衰者晉文公之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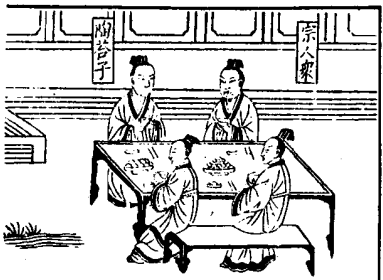
宋鮑女宗 鮑女宗者宋鮑叔之妻也...



宋鮑女宗 鮑女宗者宋鮑叔之妻也...



爾新婚不我為以蓋傷之也若其逆之無以新厥德趙妻諱乃逆叔院與肩來姬以有為許諱乃逆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院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為正卿思趙姬之讓而諱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而有諱諱曰溫二恭人維德之妻趙姬之謂也 頌曰 趙妻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妬偏房 躬事叔院 子為為嗣 厥行孔備 君子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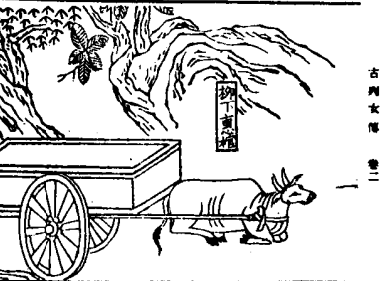
陶荇子妻 陶大夫荇子妻也荇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教誨諫不用居五年從車自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天子能齊而官大是謂聖無功而家昌是謂積功若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是故民親故稱結于燕名垂於後世今天子不然當爾務大不願後妻妻陶南山有立約露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遂告天不擇食以肥其身生而道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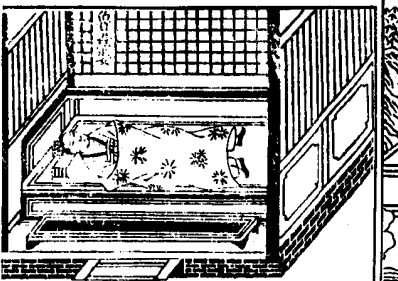
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子俱脫姑怒遂棄之厥年荇子之家果以流珠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以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荇子妻能以養功利雖遭札去終以全身後如我謂遂讀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荇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遂厥母家 荇子違禍 獲歸養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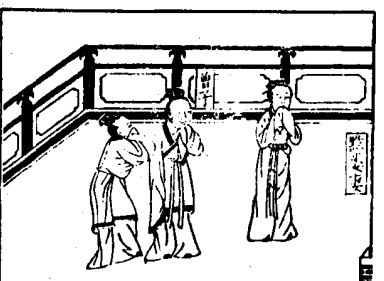
賢明傳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 顧魯三黜而不去屢民故亂妻 曰雖乃瀟乎君子有二取固無 道而貴取也固有道而賤取也 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取 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 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 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 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 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



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故民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敵兮 禮俗君子求能厲兮嗟呼惜哉 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 嗚呼哀哉視神世兮夫子之謚 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 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文 柳下既死 門人必行 將誄下惠 妻為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 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 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牀下枕盤 席麻覆棺不衣履以布被手足不 盡露覆頭則足見履足則頭見曾 子曰對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 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 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 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為遂 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 誄其妻曰以康為誄曾子曰先生 在時食不充衣不蓋形死則手足 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誄為康乎



齊相御妻 齊相晏平仲御之妻也御曰命婦 見晏子將出何婦視其夫為相御 大蓋御躬而意氣洋洋甚自得也 既歸其妻曰宜矣夫子之卑且賤也 夫曰何也妻曰晏子身長不滿六尺 自相齊國名顯諸侯下者若從門 自觀其志氣御自依所思深矣 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 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豈是以去 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 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 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 吾聞軍榮於義而賤不虛稱以貴 於其夫乃深自負矣奈道謙遜焉



齊相御妻 齊相晏平仲御之妻也御曰命婦 見晏子將出何婦視其夫為相御 大蓋御躬而意氣洋洋甚自得也 既歸其妻曰宜矣夫子之卑且賤也 夫曰何也妻曰晏子身長不滿六尺 自相齊國名顯諸侯下者若從門 自觀其志氣御自依所思深矣 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 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豈是以去 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 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 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 吾聞軍榮於義而賤不虛稱以貴 於其夫乃深自負矣奈道謙遜焉



齊相御妻 齊相晏平仲御之妻也御曰命婦 見晏子將出何婦視其夫為相御 大蓋御躬而意氣洋洋甚自得也 既歸其妻曰宜矣夫子之卑且賤也 夫曰何也妻曰晏子身長不滿六尺 自相齊國名顯諸侯下者若從門 自觀其志氣御自依所思深矣 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 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豈是以去 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 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 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 吾聞軍榮於義而賤不虛稱以貴 於其夫乃深自負矣奈道謙遜焉



楚接與妻
楚狂接與之妻也接與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持金百鎰車二驛往聘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與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際也接與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使若持金百鎰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與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其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若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視積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



亦安貧賤
見時暴亂
妻請避館
終不遭難

頌曰
接與之妻
雖欲進仕
載任易性
終不遭難

重操業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與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求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金百鎰車二驛往聘之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與妻爲樂道而接與夫安貧賤而不忘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爾甫克宜稼之丁言以息於道也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紫山之陽築墻墾澤不稼者布衣糲食菘菜山楮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妻也王欲聘以璧幣恐不來楚王懼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布王曰寡人欲聘爾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足王復曰守國之孤願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車載菘菜採新而來曰何軍逆我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殺以官祿者可隨以獄獄全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開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於陵子終曰吾欲以爲相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運使若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肉之味而

頌曰
楚於陵妻
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菘菜而去老萊子曰子運菘菜爲子更感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續而末之據其遺糞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無門君子可以操邊沁之洋洋可以厭飢此之謂也

逃世山陽
老萊妻行
乃遠逃三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開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於陵子終曰吾欲以爲相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運使若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肉之味而



陳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
多害安忍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

頌曰
楚於陵妻
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菘菜而去老萊子曰子運菘菜爲子更感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續而末之據其遺糞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無門君子可以操邊沁之洋洋可以厭飢此之謂也

靖庵余氏模刻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溼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黎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黎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溼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黎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黎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溼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黎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黎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楚武鄂妻
鄂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考其與羅之楚師以行關伯比謂其師曰必敗李趾高心不固矣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鄂妻曰大夫非濟師之謂也其謂若小民以信謂諸司以德而威敵以刑也其教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也必小難便賴人追之不及其救今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鄂師次於汝水羅羅與羅夜擊之夫敗其救自羅谷群師囚于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鄂妻爲



人詩云曾是吳騷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鄭曼曰余心薄何也鄭曼曰王德薄而後厚施難而得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盛而湯天之道也先王之至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湯王心焉若師徒母虧妻妾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橋木之下君子謂鄭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鄭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若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而方之故赴告大國要在不愾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且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柱稷衛侯不聽而據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



走涉河而南至楚仁齊相往而存之遂城楚上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驅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視則憂既我不寡不能叛反視爾不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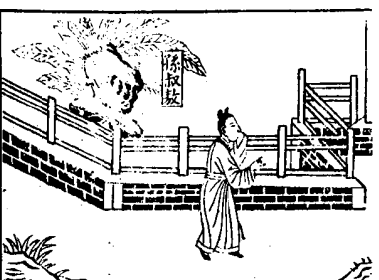
曹氏之妻曹大夫負薪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公不礼焉聞其賢骨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薪之妻善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及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寬子胡不早自貶為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礼焉必能報施



孫叔敖母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地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地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她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



許穆夫人亦求之鄭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若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而方之故赴告大國要在不愾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且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柱稷衛侯不聽而據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



晉伯宗妻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其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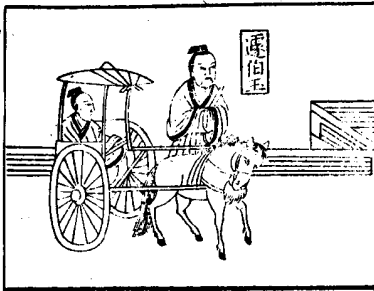
諸大夫善乎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之任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難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穆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亦不忘之雖鄰客伯宗謂而殺之畢羊乃遂州穆手刺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鳩鴉不可殺樂伯宗之謂也



伯宗之妻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其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生其弟戎子皆孽於公太子代光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細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諫



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遠伯五尔今衛復有與之齊若君有臣也則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也曰善哉遂語夫人其賀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道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聲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車聲公問夫人曰此誰也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昭敬也夫忠臣與君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也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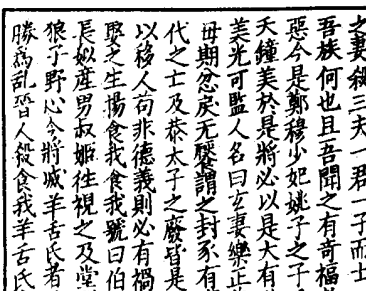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生其弟戎子皆孽於公太子代光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細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諫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思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之子齊凡好將手必於變動等子若其於斯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鄰之國也魯之賢臣多怨於魯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國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魯兵於魯魯又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謀其辭曰飲小器投諸台食魯大夫羊裘來之合其思之臧孫母羊裘



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推行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無元大悔仲子之謂也



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士一國兩卿矣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路之妹也子路早死无後而天鐘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欺也昔有仍氏生女鬻黑而甚美光可照人名曰玄妻樂止讓娶之生伯封后有豕心貪憚母期忿戾无厭謂之封豕有窮后羿賊之妻棄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秦太子之廢皆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向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食我號曰伯頑伯頑生時侍者謂之叔姬曰長似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成羊舌氏者必具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



與緇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糞埋墟陰後二年糞羊之事發都更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愛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更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緇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善遠疑詩曰無叔姬顯要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真而無庶吾德勇氏矣叔姬曰子靈



晉羊叔姬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勝叔魚名緇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讓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勝與緇草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烏各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令勝



即有不備豈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仁智詩曰若夫灌子謂括母先誰我言卷爾用憂謹此之謂也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考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括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括妻事其父之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及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元敢仰視之若王所賜金帛端盡藏之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子可買執心各異願勿遺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遺之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與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後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室也故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居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嘗待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不可為夫婦人倫之始也不正傳曰倫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廟主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為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后請願同厄然不聽衛君使人告女曰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死而不閉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感極其不可也君子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李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侯嫁衛 嫁至城門 公既死反 遂三年 後君欲同 女執不降 作詩譏刺卒守死



蔡文之妻 蔡文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宋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過惡之道當去之雖然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宋又荒官之章雖其其惡猶始於將來之終於懷禍之浸以益潤於夫婦之道乎彼元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宋官之詩君子曰宋文之意甚貞而當也 頌曰宋文專慈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不精 母勸去婦 作詩不聽 後人美之 以為順貞



伯姬守節 伯姬守節 守札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傅不備 連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變 詳錄其事



伯姬守節 伯姬守節 守札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傅不備 連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變 詳錄其事



楚昭出遊 留妾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
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
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
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也
約持符以成其貞乃號之
曰貞妾君子謂貞乃婦
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此之謂也

頌曰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
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
大至使使至詢夫人志持
其符使至詢夫人志持
夫人曰王與官人約令召宮
人必以符令使者不持符
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則
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
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
女之義不犯約勇不懼
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
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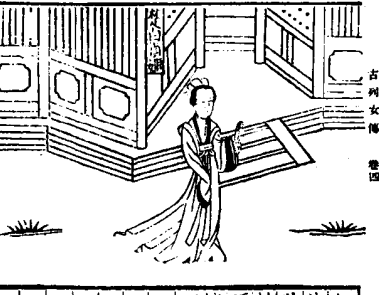
亂亡之欲犯謀絕之事何以令訓
民且幸開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
君王奔其未則無以臨國若有
端則無以生世室幸而兩辱妾以死
守之不敢不命且凡所欲受者為
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受妾
何益於君王於是楚昭王聞之
益與其保何開求卷之門不謂兵
三句奉救至昭王乃復妾君子謂伯
姜勇而精忠詩曰莫為難死于條
枝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闕閭勝楚 入厥宮室
盡妻後宮 莫不戰慄
伯姜自守 聖周單一
君子美之 以為有節



衛宗順者衛宗室靈至之夫人而及
其傳也秦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
秦其死靈至死夫人元子而守寡傳
有子傳妻事夫八年不蒙供養靈至
夫人謂傳我子孺子養我靈至秦祀
而妻事我之不謝也且吾聞主君之母
不妻事人今我元子於孔氏婦之人也
而得留以及其和是我幸也今又瀆
子不改故節我甚為其善願出居外以
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妻泣而對曰夫
人欲使靈至死三年不祥則不祥矣是
不祥也夫人元子而妻事有子是二
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孺子居內是
不祥也夫也靈至死無子無子無子
養靈至死日也至靈至死無子無子

衛宗順
子不改故節我甚為其善願出居外以
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妻泣而對曰夫
人欲使靈至死三年不祥則不祥矣是
不祥也夫人元子而妻事有子是二
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孺子居內是
不祥也夫也靈至死無子無子無子
養靈至死日也至靈至死無子無子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妻之 婢以金璧
妻操簡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素績

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
此哉於死若亦然矣既不能
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其
碎聘而不行吳子賢其守節有
號曰貞姬若子謂貞姬廉潔而
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以為已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云彼美蓋美德宜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楚貞白勝之妻也白公死
其妻紡績不嫁其子聞其美且有
行使大夫持金百兩白璧一以
聘焉以輜三十乘迎之將以為
夫人大夫欲聘白勝之曰白公
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事白勝
衣履拂拭靡託焉為匹匹白公不幸
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
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任非愚妾
之所聞也且夫奔義從欲者汚也
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行之人王
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楚貞白勝
貞勝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
其妻紡績不嫁其子聞其美且有
行使大夫持金百兩白璧一以
聘焉以輜三十乘迎之將以為
夫人大夫欲聘白勝之曰白公
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事白勝
衣履拂拭靡託焉為匹匹白公不幸
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
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任非愚妾
之所聞也且夫奔義從欲者汚也
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行之人王
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陶嬰寡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為女紀

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
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
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
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
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
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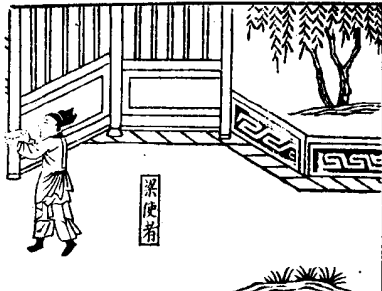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
寡養幼孤無強昆弟將續
為產魯人或聞其美將求
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
明已之不更七年其歌曰
黃鸝之早寡兮不與眾同
鵲頭獨宿兮不與眾同
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
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
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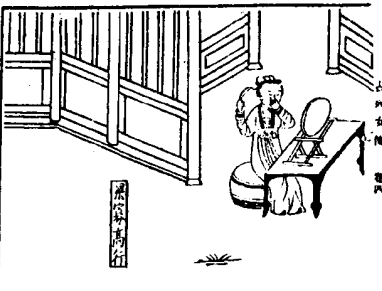


楚貞白勝之妻也白公死
其妻紡績不嫁其子聞其美且有
行使大夫持金百兩白璧一以
聘焉以輜三十乘迎之將以為
夫人大夫欲聘白勝之曰白公
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事白勝
衣履拂拭靡託焉為匹匹白公不幸
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
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任非愚妾
之所聞也且夫奔義從欲者汚也
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行之人王
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衛宗順
子不改故節我甚為其善願出居外以
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妻泣而對曰夫
人欲使靈至死三年不祥則不祥矣是
不祥也夫人元子而妻事有子是二
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孺子居內是
不祥也夫也靈至死無子無子無子
養靈至死日也至靈至死無子無子



十四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禁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姆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



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深博 顯身利人
 君子高之



陳寡孝婦
 若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嘗行戾天且行時屬年婦曰我生而死未可知幸有老母死乞兄弟借吾不還亦肯養老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亦肯養老母乎婦三年其父母及其年終元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妾而行之節也妾幸得離淫僻受嚴命而行夫且行時屬年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背哉妾死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妾曰妾聞室藏於義而死不戴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而



新刊古列女傳貞順卷之四

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尺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寡妻老母是明夫之不自而妾去之不孝不若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救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始死葬之終奉養其姑太字以聞漢孝文帝高其義賞其德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身曰若婦君子謂若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陳寡孝婦
 姚持嫁之 夫死无子
 專心養姑 一醮不改
 聖王嘉之 號曰孝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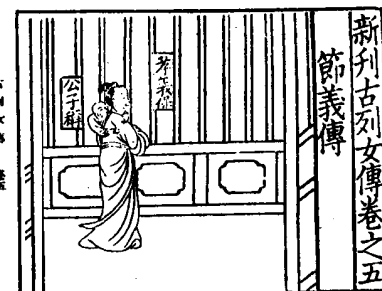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
 遇稱勇魯大夫於外勇問稱死乎義保曰不在此勇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係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官起
 孝公乳保 滅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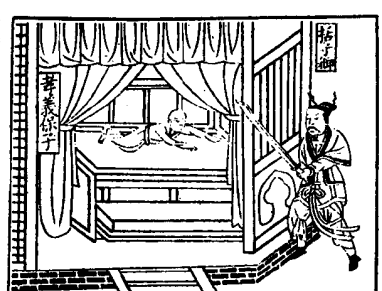


楚成鄭齊
 鄭齊者鄭女之義保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娶齊後鄭齊嘗公個傾視于齊直行不顧徐步不交王曰行者傾視于齊不顧王曰傾視以女為夫人子齊後不顧王曰顧吾又與才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晉遂立以為夫人鄭齊何以為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若夫人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節節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妾食世樂利也義理也也義理何以將立王子尚臣以為大子王問之於令尹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于臣置而黜之以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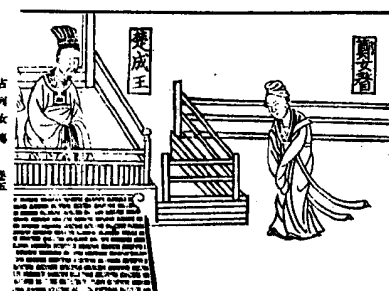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曾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掛於稱之處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
 遇稱勇魯大夫於外勇問稱死乎義保曰不在此勇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係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官起
 孝公乳保 滅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楚成鄭齊
 鄭齊者鄭女之義保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娶齊後鄭齊嘗公個傾視于齊直行不顧徐步不交王曰行者傾視于齊不顧王曰傾視以女為夫人子齊後不顧王曰顧吾又與才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晉遂立以為夫人鄭齊何以為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若夫人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節節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妾食世樂利也義理也也義理何以將立王子尚臣以為大子王問之於令尹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于臣置而黜之以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 晉國懷贏



晉國懷贏 懷贏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

晉國懷贏 懷贏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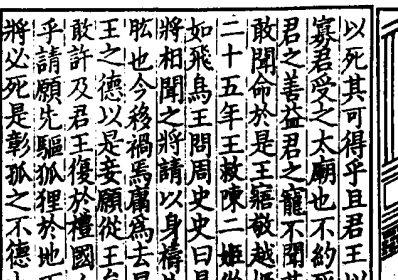
今吾不足以結子... 晉國懷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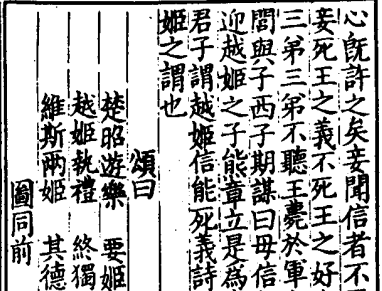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



苟宜玩好今乃比於妃嬪... 楚昭越姬



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席乘馬取婢子於弊邑...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蓋將妻 蓋將妻上子之妻也... 楚昭遊樂



背故君而事強國可謂忠乎... 楚昭遊樂



魯義姑 魯義姑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 魯義姑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 魯義姑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



君不若畜犬大不若畜民 君不若畜犬大不若畜民... 君不若畜犬大不若畜民... 君不若畜犬大不若畜民...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



哉欲迎我何之 哉欲迎我何之... 哉欲迎我何之... 哉欲迎我何之...



齊義姑 齊義姑者齊二子之母也... 齊義姑者齊二子之母也... 齊義姑者齊二子之母也...



其行皆感不報 其行皆感不報... 其行皆感不報... 其行皆感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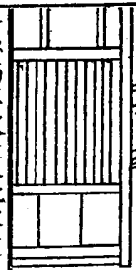
魯秋潔婦 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 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 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



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 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 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 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之妻也...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之妻也...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之妻也...



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那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于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

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父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焉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恭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妾子曰善夫佛勝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勝之母一言而發養子之意使行不違如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齊威廣姬 齊威王名始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仗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省反日譽之廣姬謂王曰破胡諛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比斯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廣姬曰其幼弱在於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廣姬於九層之臺而使用司即窮職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廣姬而自問焉廣姬對曰妾始之幸得蒙先人之遺躬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謙泥附王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

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莫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汚柳下履美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為之崩士士嘆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毫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汚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汚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惠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

齊威情政 不治九年 廣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炬強秦 圖見後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骨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謂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



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頭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

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拳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方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

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諍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新刊續列女傳卷第八 二十傳無類



周郊婦人 周郊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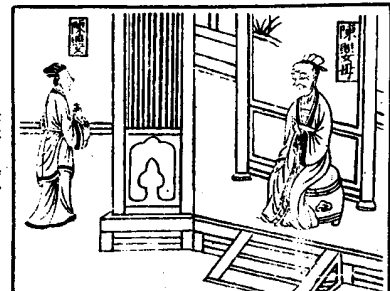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昔大夫解者甫使於宋道過陳採桑之女...



蘇政姊 蘇勇士及蘇之姊也蘇政母阮終獨有姊在及為漢陽侯子刺轉...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



陳嬰母 漢梁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高祖微時...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行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



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後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難先嘗之光時所造聖而修大之祭神道為華開幽閉良人奴婢又治帝作乘輿以五編細鞵黃金塗為馬輪侍以五采素纓頭遊殿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馮等殺死日甚帝既聞霍氏不道又欲許后事沙彌恐霍氏謀為逆故殺太子而立高皇后霍氏中外皆勝斬而顯霍氏后廢霍昭忠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於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霍霍霍霍不循禮度光以忠慎受孝武帝賞爵祿頗多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帝許后當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視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親身可因以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當貴共之衍承其言攝附于碎太醫大光中持入遂藥試許后事急顯上署勿論顯遂為成君不補治入官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歐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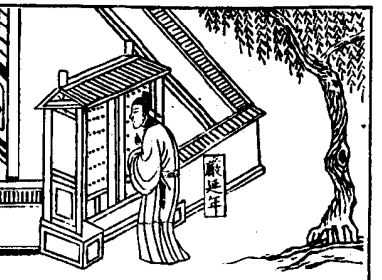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啟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敬亮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啟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入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幸虎園關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



安恩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之意哉延年服罪顯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天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殺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那兒兄弟後復為言結之後歲除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嚴延年母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娠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謂母問下母不見延年免冠頓首問下母乃見之因責殺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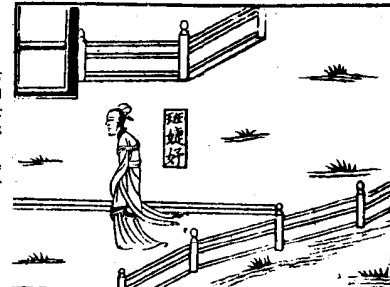
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取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呼曰素常至九令入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侯子皆從合浦鳳慶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開田宅乘席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子慎無罪言王為威靈之政則元罪而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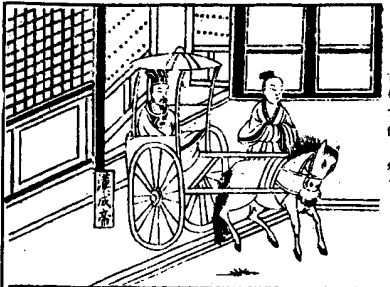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李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則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能於此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節也後章任官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東政專權章雖為鳳所幸意不肯附曾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殺能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能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而立婕妤好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於符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婕妤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



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好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姊有寵驕妬諸新婕妤云扶邪詛祝考問班婕妤好云扶邪詛祝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末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閉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好怨父見象來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盛靈登黃腸於宮闈兮充下陳於後庭家室之遺德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翁赫兮奉隆慶於宮闈誠過幸於非位兮竊幾幾乎嘉時每藉寐而累身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鑒兮願女史而聞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寢處之為尤美皇英之女舜兮委任之毋周維愚陋其靡及乎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初觀兮仍權輿而離定豈妾人之殃歟兮將天命之不可求曰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

依松柏之餘休重日潛去宮中以清濮門閉禁蘭倚華殿聲方玉階苦中庭暮夕綠草生廣庭夕陽惟靡靡風冷感惟裳兮發紅羅紛憐憐兮紉素聲神助兮雲屋飄兮下下橫流願左右兮和頌韻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過兮若浮已獨鬱兮高明起生民兮極休勉想情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錄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歸園中君子謂班婕妤好辭同輩之言蓋皇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其德也釋詠祝之譜定妻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李之行也及其休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個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婕妤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奉三日不死乃以成童常微行出過河陽王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好後宮乃封父賜為成陽侯有頃飛燕後宮乃封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昭儀殿上漆物皆銅香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紅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為姊姊事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操攝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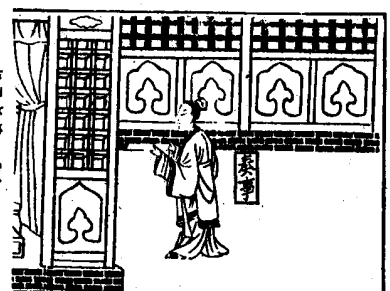
帝曰常結我從中官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對曰自到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我不食何為陛下下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與妾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妾遂殺之帝與昭儀共視後殿封以御衣中亦印出理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傳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報之官未殺昭儀昭儀不聽時丞籍武因中黃門奉事曰陛下無嫌調子無實難唯昭儀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傳能善及棄令自死傳能得書曰果欲婦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欲殺死自後即幸有子若休死或欲棄自隨由是使成昭儀無嗣成帝之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涸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身自涸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益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後九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故諫以成其禮風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政尚書令納米太師大司徒大司空左右將軍春遣司徒司馬左右將軍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按轡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廷壽門入未央殿殿群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



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成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故悍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子豫將醫往問疾后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討莽燒未央殿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自投火中而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之不虧者矣詩曰豈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後始帝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眾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其漢氏更始自立為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自詔更始更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伎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情於



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醉飽沉溺乃令侍中於韓幕之內詠為更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欲樂正用是時侯韓放亦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至後降於赤眉為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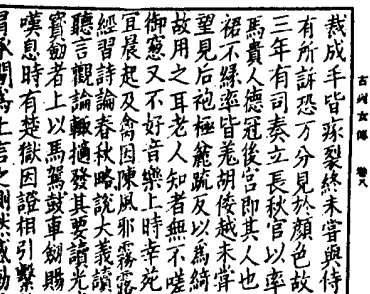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若時鴻未娶扶風世多願妻者亦不許開孟氏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天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復棄教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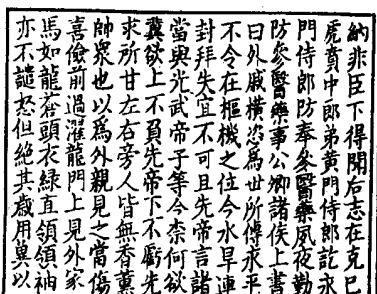
之入與共進世避時今若衣綺綉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衣推簪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號陵山此時伏光甚避世名曰運期字侯王奔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稼織作以供衣食雖難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茶案齊好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譽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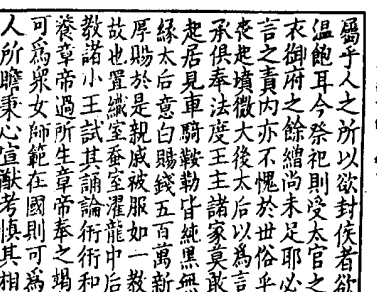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以此見寵時及政事後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姓有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古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專自為舞衣注



裁成手皆琢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備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求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為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綵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使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疏及以為綺就視乃笑出入游離未嘗臨御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圍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臨御起及禽因陳以邪露露之戒辭甚備上納焉誦易經言觀論輒擲發其要義武皇帝本紀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對車劍賜騎士手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囚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符交相覆胃承開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夜起彷徨思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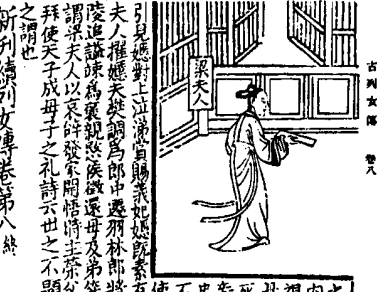
約非臣下得開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見為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詔永平世不過明帝躬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者去防外嚴橫恐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備簿典封舅氏太后詔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殍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今半准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馬氏比陳氏乎吾自東修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若欲身神泉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其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流水馬如龍奮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御者速不及也亦不詭怒但絕其戲用異以默止謹耳知臣妾若君君况親



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糧尚不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下相承侯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間起居見車騎勒勒甘純黑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王衣紺綺直領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視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蚕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親養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眾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 梁夫人者梁鴻之妻也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若時鴻未娶扶風世多願妻者亦不許開孟氏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天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復棄教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



之德撒統方機密兒弟好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亦自更視朕死而陳父既死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宗等遂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求葬極骨妻聞又帝即位傳氏家遂當帝統史氏後與妾自悲既有薄之親猶不得家外戚傳尊尊上天子感惜使中常侍依庭令雜訊知事明雷引見婦對上泣淚痛訴妾既歸有節行又自建此事上嘉之明雷夫人權懸夫與妾為郎中選兩郎將將妾後遂到宮中妾色五戶君子謂梁夫人以貞節發蒙開悟主宗父之魂還母方里為家門三國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德皇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列女傳八卷宋建安余氏所
刻余氏名仁仲曾刊注疏何
義門學士所謂萬卷堂本也
卷末有餘靖庵摸刊款請庵
豈仁仲之孫興汲古閣書上
藏經紙標籤為晉手書下
題秋閣藏書者蓋明內府藏

本也書尾有永樂二年云云
一條不知為何人書予少
一聞此書在吳中迎駕橋顧
氏家恨不得一見乾隆戊申
此書為亡友顧君抱冲所有
始得見之不覺為之色眉
舞抱冲波弟千里以此本開

雕因王回序有好事為圖之
語遂不刻上好方更像予謂
里曰此圖即好是然書已殺
宋画也奪之為是然書已殺
青不飲重刻矣後於宋文芝
山處見趙文敏臨愷之列女
傳仁智園如蘇子容之言各

題頌于像側其畫像佩服與
如本一縮本王回特未之見
顧畫之縮本王回特未之見
耳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一
日甘泉江藩題後時年六十

纂列宋本列女傳跋
明內府藏宋刻列女傳本為南
宋建安余氏所刻曾藏錢遵王
家乾隆戊申在元和顧君抱冲
家嘉慶庚辰轉入予家 家大
人付福曰此圖當分別觀之余

嘗見唐宗人臨顧凱之列女傳
圖長卷 福業此家大人編定 內府
書畫時所見不止一卷有仁智等
畧亦載有顧凱之列女品 其中衣冠人
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
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
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

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
類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即此尚
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鑿
扇之類亦絕似唐頭畫洛神賦
圖定為晉人之本無疑福案劉
向七畧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

郎歌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
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
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據
別錄此語知漢已畫列女圖于
屏是顧圖尚本于漢屏風觀此
猶可見古人形容儀法也惟是

顧圖臨本之全今不可見 康子消
安汪注宗卿跋云晉顧帝頭列女傳舊元跋一
十五卷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
歷歲遠流落遺脫僕偶得其跡僅存八卷男
十五女九童子四總二十八人錢七變二十有
一人後于藏文肅公耳孫家見有碎紙臨本
止一十四卷男女童子總四十四卷少一變錢
五人卷末有元友方回達源葉夢得跋目求假
篆寫以補真然之缺處且並錄四跋于後寶慶
改元端月 賴有此宋本首尾完具
人日識

尚見其全又考米南宮畫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此本除本傳頌但度圖之高下與米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余氏蓋出于北宋摹刻本北宋出于

唐摹顧頭本而縮低為三寸無疑顧君抱冲跋稱據王回序則呂緡封等所見圖止母儀賢明二傳後并無從更得今此圖蓋余氏所補繪殆未然也唐臨仁智等圖今世猶傳有絹紙本

呂緡封所見殊為未備未可據王呂說而反疑此圖為南宋人補繪也蓋漢屏風不可見而見于顧頭本顧頭本不可全見而全見于北宋三寸板扇本北宋本不可見屢見于此南宋

余氏本矣又案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記宋本列女傳曰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卷末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敬封買到當時採訪書籍必貼采買人氏名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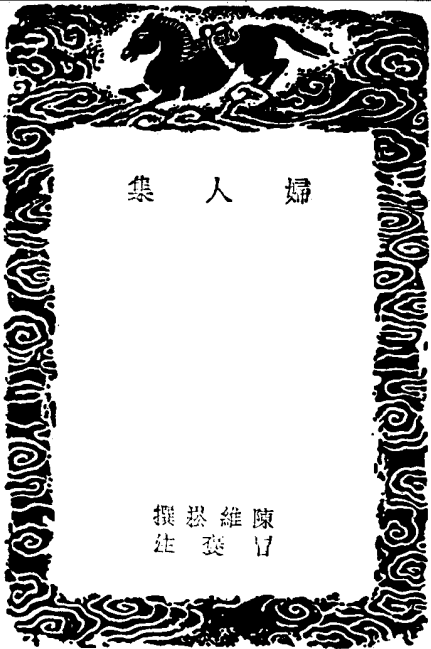
重不苟如此內府珍藏流落人間展轉得歸于余今此本卷末小白紙條宛然尚是在是此本即遵王所藏明內府本無疑福九妹季蘭曾用紙素于此圖描摹一通豪華髮畢肖余復命良工將

傳頌影鈔與圖畫合而付梓此冊舊為蝴蝶裝如今之冊頁作兩翼相合對之形今摹刻之本乃反折之如兩翼相背蓋以線裝為今書之式不得不與宋人蝴蝶裝相反福復以佳紙印數

部效蝴蝶裝為冊則更妙也至于顧君千里所校本惟刊傳頌未及圖畫未附考證極為精確今予所摹刻者特以圖畫為重如言考證自有彼本在又予本全摹宋式絲毫不改是以傳頌

中宋時俗寫之字如李國之類不可枚舉皆不校改庶存宋本之舊不失其真至於此本沿晉唐而未其中古繫不誤可證今任史之誤者即如汝居稷播時百穀不誤后稷與顛注合惟是

編心不作惟是与漢石經合此乃最古之本勿因李國等字而反疑不誤者為誤也道光五年秋揚州阮福識于嶺海節樓



婦人集

陳日 維發 撰注

婦人集

宜興陳維發其年撰
如皇骨 褒無譽注

長平公主 孫承澤春明夢餘
錄曰公主名徽姬 明思宗女皇后產也甲申
之變御劍親裁傷頰斷腕越五宵且復懸順治二年上

世祖章皇帝甚有言曰 善曰幾死臣妾踴躍高天兒
僕公子節尉周若名世顯至是詔求故劍仍備我周若
焉尋堯娥長平公主諫曰當扶桑上仙之日距懷李
下嫁之年星耀初開芳華未歇又
曰公主進彰義門之賜正禮也

明思宗田貴妃維揚人性明慧沉默寡言笑最得帝寵
吳像業永和官詞曰 甲申李賊入燕妃先一年薨
費妃明慧獨承恩

長安女尼妙香舊先帝時官人也國破後出居民間祝
髮于北城之文殊庵與海昌相國居址切近常出入相
國家談官中舊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
欲盡先帝偏召內人命其出官避賊是時黃霧四塞對
面不相見帝泣下沾襟六官皆大哭又言官中侍姬都
以青紗護髮外施劍自遺喪亂香奩寶鏡悉為人奪
推存青紗數幅猶昭陽舊物也 吳江吳北鸞白頭宮女
行云長安女冠頭似雪

鬼地黃絕懸百結手執金繩淚時流云是前朝舊宮妾
又云一托香臺已十秋每談舊事自生愁室中設禮金
仙席夢裏還隨玉策游桐桐長生年壽陽九成珠持備甘
苑村天家龍種尚驚雲殿去嬌眉亦何有呢樹沉沉禁
苑斜山川滿日思悲傷心欲
到扶風市香落金箱地漢家
鄭始故襄王宮人遭亂為河陽漁人所得常推髻蹠足
釣于黃金湖頭獨着慘紅衫服云是故襄妃物也見董
楚游開見錄張獻忠假楊嗣昌兵符破襄陽事出倉卒
宮中無得免者於奉命往襄陽家送生日銀絲四圍
兼井上獲免又聞賊盡蕪城中婦女繼趾襄
之于酒間贈勝於之說足意或悼此見原注
姑蘇女子圓圓 字晚 侯家女子也色藝擅一時如皇骨
先生常言婦人以姿致為主色次之碌碌雙鬢難其選

也蕙心純質濤秀天然生平所親則獨有圓圓耳崇禎
末年賊晚武安侯劫置別室中侯武人也固圓若有不
自得者李自成之亂為賊帥劉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
圓歸某王宮中為次妃 吳縣葉襄贈妻瑛百韻詩有
按十寒亦金陵名妓家伯兄有贈晚芬絕句滿湘一幅
小庚收菡萏香餘翠色幽細細白雲生枕簟夢圓今夜
不加秋秋水波迴春月委幽然遠岫學雙
眉清微妙氣輕嗔吸谷裏幽蘭許獨知
臨淮老妓某戚晚府中淨持也後為東平侯女教師甲
申京都失守侯欲偵兩宮音息而賊馳斥斥麾下將無
一人肯行妓奮然曰身給事戚晚卿中久宜往遂易鞋
鞞持匕首間關數千里穿賊壘而還 戚晚蓋田貴妃
金屋恭順侯 侯名吳 姬人父筆工也幼穎悟讀書善強
記侯寵之專房一日偶有他事失侯意鋼別室中姬乃
以小赫蹠作書敘其辛楚中有長生殿卷中人語侯見
之不解所出典鐵某曰此用玉環崔徽二事實侯大喜
即日迎歸邸第寵愛如初 蘭陵 姬官有金
寇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令甲士五
十俱執絳紗燈照耀如同白晝 國初籍沒諸勳衛朱
蓋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姬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

謂朱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死沙吒
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即死尚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
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
越一月果得萬金 按姬出後流落樂籍中與祭酒
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畫蕭蕭落落拓佐徑都絕固
當是神情所寄 顧字橫波合肥縣大中丞名鼎李其尊
福得消君諸德 拙齋集中孤負香衾事早朝及不知何
俱為夫人咏也
人目河東君風流放誕是永豐坊底物 河東若姓柳名
書謙益姬人尚書榮其間室以居之常于鸞湖舟中作
百韻詩以贈柳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開星躔漢殿三
賦貴吳宮萬壽遠瑞光朝翠翠玉氣夜生元又云纖腰
宜纖胸亦好浴坐生構海病如中酒輕寒未拆錦清
愁長約舉微笑與遲延君之風神才藝概可見矣
徐湘孫 才鋒道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
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婉視淑真似而清照至道是愁
心春帶來春又歸何處又哀楊霜徧灞陵橋何處是前
朝等語纏綿辛苦兼攝屯田淮海之勝直可憑衿湘孫
陳相國之妻賢配著拙政園詩餘初集再錄其感香二
首 西江月 窮竭相思往事看花記春遊俠門風
去小紅樓曾共翠蛾杯酒問說傾城內在可知舊日東
流如如露指十三秋忘不教人白首 水龍吟 今歡
花下流連當時曾向君家道悲歡轉眼花還如夢那能
長好真个而今空花盡亂流草算一番風月一能

花柳各自門春風巧休欺花神去杏有題花錦箋香稿
紅英舒卷綠陰淡對人猶笑把酒微吟響如舊傷夢
中重到請從今乘燭
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或于臺城舊內見二絕句云南朝天子一愁無石子岡
連元武胡草綠離宮人不到日長惟助阮佃夫臨春閣
外渺無涯烽火連天動妾懷十懷長圍今夜合君王猶
自在秦淮中有字畫為苦辭劍蝕或以意補之詞意凄
婉類宏光時宮中語 宏光時懷寧阮大城方貴幸用
海昌彭幼玉名 進士孫適從姑也遺集一卷最新警王
十一會以小密花箋書其銀河吹笙一詩詩云銀河吹

徹玉至遲清漏迢迢睡覺時巫峽雲歸俱是夢酸人淚
滴盡成絲霜衾抱月羞孤影露葉經風別故枝王偶遺
記末二句幽思怨緒政自使人不能終曲也 王仲官集
中
徽彭十駿孫時讀其從姑幼玉遺集一詩詩曰風塵燈
來共帝城銀河小院語平明對川消滄人如昨冷水微
波賦就成寂寂武靈春嶺遙迢迢江浦清
潮生謝娘柳絮班姬扇欲問仙源上玉清
秣陵紀映淮有秋柳句云棲鴉流水點秋光世多誦之
映淮字阿男詩人紀映鍾妹也 漁洋山人秦准雜詩
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橋斜日柳花飛鴉流木空蕭
瑟不見題
詩紀阿男
計孝廉名婦吳夫人善排調孝廉故貧士嘗置一妾夫

人柳榆之曰古聞糟糠之妾如何 見汪純
吳江葉進士 名紹 三女長昭齊次蕙綱三瓊章俱有才
調而瓊章尤英微如玉山之映人詩詞絕有思致載午
夢堂集中 瓊章有侍兒名紅于 天台泐大師序曰
桐城姚夫人 名維 無大師方論詩以智 姑母也酷精禪
蘊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宏贍亞于曹
大家矣
宗梅琴 名元 母陳夫人郡丞九室公 名 兼 女有婦德兼
工文咏然唱隨外不以示人每有所作梅琴欲受而錄
之輒不許恐言之出于閨也臨終取生平所作畫焚之
故不傳一字梅琴每言及痛手澤之不存猶歎慕者久
之王吏部為予言如此
昭陽李夫人 名李 游心元虛托情道味賦詩不多殊復
令人咨賞可謂德音夫人一字元本女子所
石城卞元文 名 女曰吳嚴子 山風檀詩歌西曲諸女
郎能音者靡不宗下後適廣陵劉孝廉 孝廉名師岐
各開吟序曰嚴子著同聲之賦元文賦婦女之稿詞旨
幽閒才情明慧又曰趙明誠金石之錄卷無存禁中
即蓋白之辭雅華雅在詩凡四首今錄其二 五錄衣
法風皇繼珠玉為心冰雪膚態侍兒春嫩紅牙小

婦人集

疎衣粉袖瘦容日暖櫻桃試粉嫩風飄蝶翅圓頻頻
映人不識自明書札問麻姑石城楊柳碧城村謝女詩
篇張女雅韻謝歌詠謝管謝瑤琪王叔美雙聲宛
轉連珠格八體樓欄何難看開聲筆琳琳卷素棠梨花
發佈
黃比部名與夫人浦氏 名映 依儂草鴛一日鄒大名
戲比部曰君得母昔人所謂愛賢妻有終焉之志
乎比部曰下官正復賞其名理夫人有題周絡隱坐月
浣花圖滿江紅一闕詞云彼美人兮宛相對對姍姍欲下
恰此夕月華如洗花枝低亞盼到團圓時仍未滿看當開
半還愁謝與花神月姊細商量歸來罷 憐嫩蕊銀瓶
瀉迴清影晶簾挂奈晚粧猶怯鏡臺初架二十餘年芳
草恨兩三更後長吁態幾時將絳秀舊心呼兒語附
錄艾巷往事新新詞一首往事卿思否十年來幾嘔
幾喜相相相守漫道悲歡如水去提起心頭都有卿自
置一觴一在笑放金銀指點點椿椿欲說還搖手恐
化作幡然變 何妨憤憤居人後更誇甚筆搖千字曾
盤二百對酒當歌歌卿試舞長袖離披紅溜為卿盡先生
五斗醉看諸兒羣遠勝待長成五岳吾吾走卿好做尋
山 偶 滿 氏 有 詩 名 此 部 弟 京
婦 吳 氏 叔 叔 亦 能 詩

玉峯顧文康小女 名 亂後歸關陵董侍御一日與弟姪
輩講集小有唱和顧因笑謂阿名以事侍 御從姪也 曰著紅扇
衫弄虎印浮圖飄為捉搦歌新婦不如賢從賢風日清
佳作曲室中語爾時濯濯賢從應亦不如新婦也侍御
循環音理大加撫掌 蓋以事日家婦以國破家亡流離
日昔婢僕來詢老母嫁衣裝盡典空箱每吟二語輒為
泣下未幾云逝家侍御刻其遺集百餘篇顏曰輪豈有
遺
金沙王朗學博次同名 女也學博以香奩體盛傳
吳下朗亦生而風情詩歌書畫靡不精工尤長小詞為

婦人集

古今絕調生平著饒極多兵火以來便成遺失嘗于扇
頭見其浪淘沙閨情三首云幾日病淹昨昨夜遲眠瘦
移心緒鏡臺前雙鬢淡烟低髻滑自也生憐 不貼翠
花細懶身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為怯遊人如蟻擁放
棟陰天一疎兩滴青黛花壓重樁綉幃人倦思懶懶昨
夜春寒眠不足莫掩湘簾 羅袖護慘慘怕拂妝奩默
處香侍侍兒添為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 二斜倚鏡
臺前長歎無言菱花蝕彩個人驚分付侍兒收拾去莫
拭紅綿 滿砌小榆錢難買春還若為留住艷陽天人

去更兼春去也煩惱無邊 三才致如許真所謂却扇一
顧傾城無色矣又王吏部為予言夫人有春愁浣溪紗
詞前段云抱月懷風繞夜堂看花寫影上紗窓薄寒春
懶被池香愛咏之抱月懷風四字非温尉草相不能為
也綠肥紅瘦何足言警又有詞云昨夜睡濃兼好夢一
身春懶起遲遲亦是好句 按明遺梁漢梁氏父彥其任
中有君自滿湘波向秦之句可謂雅當又有學綉青衣
開刺鳳自把金針代補翎毛空一詞才思雖殊殊為巧
矣
余嘗與諸賢品第閨秀或謂鉛黛之餘偏饒韻致筆墨
之外別有與托當今那得如許筆聲余沉思久之忽曰
噫自有人家或唾余為駭矣語謂人不甚了了首為駭
奮動感豈人為士為知已者用女為悅已者容皆是物
也愚不可及願從覺武情至之談豈諸賢所能等味乎
向于董二書舍見矮箋數幅寫會真詞曲字法婉逸如
花臨風後有題云桃花便嫁東流水不比楊花更化萍
全詩殊耐尋想其印識為采藥女郎云得于童子手中
以炊餅易之者
虞山吳永汝 字小 母故某尚書姬也七歲善琴年十歲
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即能詮識人有霍王小女之目

婦人集

其母橋之昆陵十二而字予友鄰大後為雀角所阻見
 其訣別詞有云質如蒲柳敢取媚姜年豈桑榆忍甘
 偷念一生其已矣將九死以何之其如夢令一闕曰簾
 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陰冷夜坐穗燈消寂寂小窓寒
 寢夢醒夢醒重把離愁細整又蝶戀花半開云傷心只
 怕天公遠好運何時薄命應須轉西鄰姊妹閉相勸袖
 賤步入桐陰院餘俱楚楚可謂鄰大有惜分飛四十四
 關并製序以悼之惜分飛序中有云靈王小女母號靜
 不諱其針神綺月流雲咸共飲其墨妙直為行寫無遺
 至云鄰才人終歸鄰家左徒弟子空賦嬌姿金價東
 西不見臺邊之物畫翔南北徒開淚
 之挑則千古傷心不獨我友為然矣
 會稽商夫人 謝無軍 彪 以名德重一時論者擬于王氏
 之茂云謝家之有安石 德器魏耕日樵居恒有謝太
 目賢無不能咏當世也 傳風其夫人能行其教故玉樹
 山陰王端淑 意氣落落尤長史學父李翁 名思常
 撫而憐愛之曰 按山陰王家郎俱有風毛李翁情
 詩云女士一代詩王 玉映聲先知者不數漢時史
 吟成紅雨樓口 行即青簾繞帶風流遠世姿獨殊
 猶嗟四壁貧無如 幸藉補屋愁不寐天寒神薄侵肌
 口今兵革滿途 欲走西陵過江去崎嶇宛轉近進難
 紙恐行來更多 誤昨宵行李 臨卷俯仰 猶歎香奩 解書 補

今朝家歷風雨來 令我停絃心曲 掃宮木落無復愁
 清溪桃葉 今難 爾君行 涉欲向何所 長江浩浩 更流
 秦淮薰 宛 才色 惜 一時後 歸如 皇官 推官 名 明秀
 溫惠與 推官 雅相 稱居 鮑月 樓集 古今 閣 幃 軼 事 會 為
 一書 名曰 登 覽 王 吏 部 撰 朱 烏 逸 史 往 往 津 津 之 處 後
 影 梅 庵 旁 張 明 燭 揚 揚 為 傳 與 綺
 兵 曹 為 諫 詳 載 影 梅 庵 話 中
 黃 泰 毛 翰 撰 越 郡 詩 選 一 書 其 凡 例 曰 閩 秀 則 梅
 市 一 門 甲 於 海 內 忠 敏 擅 太 傅 之 聲 夫 人 孕 京 陵 之 德
 閩 中 顧 婦 博 學 高 才 庭 下 謝 家 尊 章 摘 句 楚 纓 遊 楚 接
 婦 誠 以 著 書 下 客 湘 君 樂 諸 兄 之 同 視 其 他 巨 室 名 姝

香齋綺帙董陶徐鄭詠覽頗多玉映靜因流傳最久編
 題姓氏約十二家開闢風流莫此為盛識者以為寶錄
 云 張 楚 鐵 名 德 蓋 遠 邇 來 慶 未 越 望 名 德 著 邇 邇 來 喜
 子 十 客 名 德 瑣 瑣 相 君 名 德 著 邇 邇 來 喜 山 陰 徐 詩 云
 筆 陣 一 門 驚 有 神 今 觀 詠 詠 才 藻 以 方 王 許 似 猶 遜 之 不 相 接
 楚 楚 鐵 名 德 蓋 遠 邇 來 慶 未 越 望 名 德 著 邇 邇 來 喜
 不 因 嬌 懶 無 情 嬌 懶 却 金 銀 未 敢 言 越 望 和 湘 君 詩
 海 棠 枝 上 著 輕 紅 花 片 隨 春 散 碧 空 但 得 與 卿 同 轉
 側 不 愁 此 夜 逐 春 風 湘 君 夜 坐 詩 夏 雨 初 晴 後 長
 空 萬 里 天 花 開 次 玉 笛 月 下 數 金 錢 宿 燕 驚 鶯 懶 倦 倦
 階 欲 飲 然 亦 秋 裁 自 好 裝 盤 自 何 年 來 喜 贈 女 弟 湘 君
 詩 深 閉 小 妹 動 盈 盤 盤 內 題 詩 早 得 名 初 見 落 梅 能
 弄 笛 還 空 新 月 照 輝 輝 又 云 春 光 點 點 逐 春 江 春 水 悠
 悠 度 夕 陽 自 理 理 琴 子 種 根 空 留 錦 字 十
 年 香 匣 琴 錦 字 無 消息 故 將 天 壤 怨 王 郎

雲間章玉篴 名有 龍眠孫進士 名中 婦也工才調常作
 詩寄姊云憶昔同在銀微閣飛文聯句誇奇作那知江
 海各天涯青鳥無情雙寂寞蘇合屏中愁紫炬尺素遙
 傳錦鯉魚為問江淹五色筆擬成團扇近何如此詩亦
 何減唐人韓君平也玉篴著作有澄心堂集望雲集姊
 瑞麟妹玉璫並擅詩名妹迴湖珠翠珠俱以文章顯
 君序曰夫人之詩其前歲別月中楊柳露下芙蓉其沉
 鬱則寒翠際霄白雲不動琉璃匣圓關劉氏之風流
 荆楚君夏瑗公先生之女也
 虞山許太守夫人吳片霞有詩才其梨花雙蝶一詩世
 尤誦之詩曰如玉雙雙透玳瑁鏡中斜見粉依稀西苑
 舞罷春衫冷道韞詩成柳絮飛影過不梁朝日薄夢醒
 巫峽片雲歸梨花深院無人到不是開籠放雪衣 太守
 字文玉夫
 武進徐太守 名可 夫人謝玉英 名詩名籍甚性簡遠蕭
 勝不嬰世務太守之官後夫人盡斥其囊中數千金買
 青山庄居之時于橋上憑欄小立吟哦竟日其風味如
 此著有博依小草近留心禪理并詩亦不多作云
 武林顧若璞黃少參 名子 婦也早年稱未亡人盛有

綺才所著湧月王西樵曰 軒稿行世中有舅姑墓誌銘
 及外行狀文章詳贍學者趨之孫女境見法名智生
 而端麗能詩歌小令記其官詞一首曰長信官中侍宴
 來玉顏偏映夜光杯銀蟾羅麗寬寒曲又報西官侍女
 催又咏雪一首霽霽玉眉點點紗碎碎瓊瑤翠華乍
 可庭前陰柳絮不知何處認梅花清露凝甚願性喜學
 佛煇芬已病甚父母痛之女曰金銀馬夢定業難逃大
 人獨不聞之乎且女特身痛耳心無所苦年十九天
 人子煇婦丁玉如字述璧板板好大累常于酒間與
 論天下大事以屯田法據為根其言曰遠屯則成馬
 官屯則患空言無實事矣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
 十萬使富北關上書請准南北關田墾萬畝好義者出
 而助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法名商
 田塞下則天下可平也其大言如此西樵嘗言夫人臥
 月一集中多經濟理學大文章經生所不能為者其子
 婦丁縹母張名如音才學與夫人相亞著作討遊閩李
 自咸歌詞義傲烈讀者如
 號易水歌聲惜未之見也
 劉夫人江西吉州劉忠烈公 忠烈諱錫揚州知府 女
 撫軍子次諧婦也名淑幼穎甚能小詩甲申之變語其
 夫曰先忠烈與撫軍兩姓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
 見滄海君借樵報梓然願與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弒義
 帝者遂建義旗適滇帥憐兵精悍冠諸軍聞夫人名請

謝夫人開壁門見之且日報謁滇帥具牛酒于軍中高
 宴極歡然帥武人也除持兩端又醉語爭長語不遜夫
 人怒即於筵前按劍欲斬其頭帥環柱走一軍皆擐甲
 夫人擲劍笑曰殺一女子何用也索紙筆從容賦詩一
 首辭旨壯激帥悔且懼夫人曰妾不幸為國難以至此
 然妾婦人也願將軍好為之遂跨馬馳去 見吳震林
 長山劉節之 名孔 青嶽相國 之次子讀書懷大略
 慕陸清南之為人著有日損堂詩數百首亦學放翁
 明末棄諸生從戎隸劉東平麾下其婦鄒平王氏女亦

善馳騎射南渡時節之與婦各將一軍婦號令之嚴過
于節之每相見有孫權妹刀環風節之亦敬憚之後節
之為東平所戕王問關北歸為尼王吏部為手筆述其
事如此

海鹽陳若蘭名麟著蘭詞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綠
影生菱荷亭上設棋枰局中彈出縱橫影笑問檀郎若
個贏又云春閨三月養吳蠶南陌禁桑滿竹籃為避行
人同步急不知髻上墮牙簪又云女伴相邀織綺羅織
織素手弄金梭晚來爭取紅牙尺較得工夫若个多又

云閨中喜作道家粧雲錦裁成綠羽裝學戴星冠春日
月侍兒齊結髮雙雙又云一自檀郎赴玉京殘燈挑盡
淚盈盈黃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此吟咏
去花蕊夫人何遜若蘭詩集有錄

康鄰字相直隸邢臺人黃更生內子也所著有臨風閣
集其善薩蠻詞有云徙倚聽疎鐘臨睡愁煞僕又玉樓
春詞云妾顏自媿石邊花君心莫化花邊石其警句多
如此載然脂集中西樵有贈更生詩云殿前筆札凌雲
賦樓上鶯花織錦妻蓋紀康之能文也康又有小重山

起句云春雨濛濛杜宇愁綺鸞驚曉夢庭前頭亦致語
也
王吏部夫人張鄒平總憲文定公之孫亦擅詞賦西樵
官萊子時管作寄內詩萊子淹留我共君滯人春月復
秋雲巡檐幾夜頻搔首海國鐘聲已厭聞夫人屬和末
二句曰海邊休恨遺留滯猶喜離離得其間後王官國

博官貧不能攜家每咏此未嘗不歎其有思也
陶令則名瑗雲閣陸進士名鳴夫人也有九日登高憶
芳兒一詩云有意登高去遙看江水環長江連合浦何

婦人集

日夜珠還見雄駝馬之
吳中閨秀贈海陵宮婉蘭一詩曰雲鬢偏宜試晚妝石

床苔潤恰新涼探蘭愛向花前立贏得羅衣滿袖香婉
蘭宮進士名偉女歸余友曾無譽名曲至唱酬才情朗
暢伉儷之篤亞子填虞美婉蘭尤工畫墨梅雪葉風枝
儵然有偃蹇瑤臺之思

仁和俞瓊英名桂詩文纒一十六篇才思頗清綺而遇合
柳寮年二十而天其擬義山無題云才唱驪歌日漸曠
牽裳官道淚紛紛紅英陌上花無主錦翼雲中鴈斷羣
王鏡幾時還照影金爐從此罷燒薰聞知天上無離別
願得相攜駐白雲江南古意云江南三月花柳香青春

欲徂白日長杳梁陰陰燕乳頭頭差池弄輕羽美人
午起自結東東髮垂髮手如玉春草滿園蝴蝶飛金釵
少年他日歸中秋云玉鏡澄青漢金波蕩碧流桂枝應
欲謝空倚最高樓錢塘毛先舒有開句瓊英集詩云朱
希斯

錢塘女子陸公鳳十四而善吟嫁夫遊學於外陸頗愁
思秋閨晚思三首云晚來疎雨過人頭風靜羅衣暖不
休漫拾亂紅翅小字暗驚新句又悲秋湖烟漠漠晚啼
鴉自掃楓香坐煮茶一帶芙蓉映水那知秋思屬兒
家翠黛宜嚙不耐嗚啼逢秋氣轉傷神空堂莫挂疎簾

起黃菊丹花懽殺人見毛先舒
嘉興黃皆令名媛詩名噪甚恒以輕航載筆格詣吳越
間余常見其傲居西冷段橋頭凭一小閣賣詩畫自活
稍給便不肯作吳偉業題黃州詞四律有夫婿長
楊須執戟之句想黃所適定楊氏也

關玉錢唐人甲申之歲生十三年矣容貌端麗又有倍
年之覺父母從小絕珍憐之已父亡獨與母暨兄嫂同

宏光時徵選采女誤為賈業傭所給竟嫁其子曰令五
職巽炊喂豕稍暇令鋤泥蒔灌足去緣約頭如蓬葆面
目黃黑衣服泥污玉悲甚仰天痛哭而作歌聞者莫不

悲焉未幾死歌曰父生我今道以德母養我今門衰
又遺此他巧兮胡罪我之實多彼六禮之或已之塵沙伊
貞女之不從則要子以乘中今夫豈共為子之匹雙我
獨有母兮我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怨術髮我兄摩半
兄之金兮骨肉相殘嫂旁晚之兮笑言唾我我怨憤氣
今如雲指漆室女以為匹兮又告夫司命與湘君曰予
不受一死兮弟忍違阿母之下世願死而有依願今為
父之厲嗚呼哀哉我終死兮魂歸去明告母兮幽詎
我父匪我風夜兮胡為遺此行露也從謂行多露兮寧
我之汚也亂曰嘉名為玉父之命今幽學業塚終保貞
令憂思悄悄淚淫淫兮此忍詎日當心兮 王西樵

曰相共語意殆是女中之
左徒徐淑蔡文姬無其嬌嬌
辛卯冬宜與史孝廉名德北上道經淇水夜宿宜溝客
舍見壁間有數行云馬足飛塵到髻邊傷心羞整舊花
細回頭難憶官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後又云妾廣陵
人也從事西宮會不二載馬上琵琶逐塵長去愴懷賦
此和淚濤毫促柴心亂語不成章時庚寅七夕後四日
廣陵葉子眉識呼主者問之知為宏光西宮也
王考功筆述云孫止亭相公南征紀畧載女子趙雪華
題李家莊壁三詩並有感寄不記其詞

鄉平西青羊店逆旅中有女子題壁者自署萬里女郎
詩云獨抱寒衾憶夢眠第二句不記馬跡得行何已
歸鴈提提又近年蓋和唐人韻也亦宛轉可誦
又有題濟南東王舍莊壁者不記姓名詩云夢寄車塵
馬足中依稀綺疏夜燈紅無端野鶴鳴寒柳驚起愁心
對曉風後小字旁注隨外北征作

陽邱道上盧氏店中會有女子于七夕題絕句壁上前
一小序末署云天孫渡河之夕夢兒書夢兒蓋其名也
詩後二句云惆悵佳期不復還有似銀蟾墜管井餘不

婦人集

復記憶矣數條予並載入朱鳥逸史中以俱題佳詩故識于此

江都倪氏有鵬怨集其本序云內子為閩中巨族依其舅氏于白門孟夏歸余一病不起客有善琴少君術者為余招內子魂卯生前事歷歷如響復作詩十數章本序後附繼詞云生于閩海長于西江又曰衣不曳地七

堯編織鴛鴦案可齊眉六禮書連鴻鴈乃以兵戈萍散魂驚拍裏悲茹兼之骨肉花殘影落天涯畫角爰求媒

約締此姻緣纔咏關雎忽嗟瘖馬前瑞陽之一日鈿翠

埋幽會合香之幾時爐香化燼又云二十五年之粉黛

辛苦同休一十九日之牀惟沉疴不起氏詩有云已作

看齒落重頭蓮

柴貞儀字如杭州人也能詩其咏羅巾絕句云拭去盈

盈淚搗來冉冉香殷勤纏素手纖纖似愁腸亦極有思

致

湖州陳爽字無幼博學詩文絕工著有綉佛齋集常作

聞怨五言詩有夢去不關愁曉來心自惡之句從叔文

起名去見之屢形喻賞自註妹有寄予內子數絕句一

重三都寄言小妹懶非古文宋江南讓大蘇又云既擅

分金又借詩千秋鮑叔印名師枯腸索句懶非鮑聊當

梅花寄遠思蓋姊有

如蕙集即余作序

松陵周羽步名理一詩才清俊作人蕭散不以世務經

懷俄俄有名士態生平尤長七言絕句居如皇曾先生

深翠山房八閩月吟咏頗多如贈范洛仙云黯淡消魂

獨倚樓登山臨水又逢秋柳前垂柳絲千尺只繫柔腸

不繫舟蘇貞仙云一架香微清神香同行誰不羨紅妝

生平最愛清幽事昔情淡遠曲廊又寄懷洛仙云蕭

翠越客獨淹留汗漫西風柳岸秋安得東風解我意好

吹此恨到揚州此等語俱極似唐人截句也又羽步贈

李紫語花陰夜未央細語香韻轉悠揚今

幸在吹簫侶儂願期為雙鳳凰蓋有為也

茂苑吳莊仙名才情新婉富其得意居然劉令嫺矣與

飛卿著有比玉新聲集蓋仙尤好大畧精繪染飛卿贈

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樽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

令此玉新聲集序曰不意應山房中而後復聞正始情

未能借江醴陵五色筆展度十樣應倚街茂卿手

書之蘇詩耳

吳湘逸儀真人亦嘗推官侍兒也一名叩叩蓋摘繁欽

定情詩中語資性穎異好讀書文選杜詩一二遍即能

覆誦年十九天開者惜之核湖海樓本集有吳扣扣小

蓮水繪庵看梳花二絕云林樹深宵忘聊戲小禽儂紅

雲龍光彩態若雲誰得見畫飛飛起兩鸞鴛小閣州中

昔日應無此處得幽情懶展郎

王繡君名通州人馬孝廉名振之妻也閨房唱和時

以小幅行世風調綿整人甚稱之嘗見其一絕句云青

草湖頭花正妍綠莎汀畔水連天輕舟載得春多少無

數飛紅到翠邊蓋味舟前落花著華情波媚與題頗稱

云又嘗見繡君一絕云春寒日日雨如絲草滿草亭水

滿波青浦東風須著意惜花人去未多時亦自成詞

二注落花格便覺枝枝墜月爭映行間也

西軒集西軒淮南印象載婁江女子燈夕寄答一絕清

怨迢迢耐人等味詩曰荒樓何處忍吹簫寂寞燈前涕

淚遙忽看病中書信至却傷今夜是元宵閨閣中有如

許思理惜已軼其姓名原唱係婁陽年少所作有一行

清淚了元宵之句辛楚欲絕亦不知誰家年少殊可惜

也王阮亭感事三章附錄于後少小愁多不自持鍾

雙黛痕消翠黛減春風送過市後夜雨燈前掩翠時

詎獨繁欽賦詩吳藻橫波澄鏡鏡紅窗五透相重

已春愁難近花朝那知更送香雲去楚水巫山萬里

蘇柳春江花月千餘里帳望流光欲斷魂又附錄印

象隨橋浦起句一首夜雨燈前掩翠時上紅初印

第三結玉鈞穩重驚靜海燕探曉曉雲暈十七雲鬟

年最少一雙星鵲誓先知風流意極消魂處半近妝臺

有所

吳門家大僕名商示余以望遠圖乃十四歲女子所作

霧鬢雲鬟薄施水墨真遺世獨立矣錢鼎孫折望遠曲

采罷離燕望夫朝如仙子不會珠屏問應思鏡青

鴛鴦可憐泊泊刀頭約坐看天街夜月孤雙鴨玉筋燈

羅巾為結相於訪故人自是口中生石闕何堪腹內轉

獨處清溪敲鼓夜迎神皓腕輕羅驗守宮織纖手爪

似未悉常將小婦誇中婦不礙實雄是故雄九龍騰浮

金鑿落兩鬢真作玉玲瓏何妨深鎖青苔淫說與昭陽

絕不

蘇州李翰林名長祥崇禎癸未亂後僑居金陵娶姚夫

人善丹青得北宋人筆意曾為雲間畫大黃母夫人畫

一粉黛烟壘離深秀不可言香奩畫手中逸品第一

或曰夫人圖

江西康孝廉名苑夫人亦金陵女也工畫竹最似管夫

人手法孝廉頗矜重之嘗以一扇貽余綠條明玕便覺

白日欲騎王考功曰朱遠山夫人大人文江榮有和

江陰女子周淑處士周榮起女也工畫花鳥在徐熙

黃荃間好事者爭以餅金購之同時又有宜興盧丹善

畫之

梅昌女子李固字今是庵作水墨花鳥幽淡欲絕王吏

部嘗題其芙蓉鸞畫云寒入金塘花葉孤非烟非雨

態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絕寫作芙蓉匹鳥圖姚月華小

傳嘗作芙蓉匹鳥也李是寫尤祿無奇夫人著有竹笑

軒集又以節著

秦淮宋蕙湘教坊女也被北兵掠去題詩郵壁悽然有

去國離家之痛焉詩凡四百首其去一云風動江聲瑤

西燕日絕代紅額馬上來王

秣陵崔秀玉父吳門老教授家食傲居鷓鴣球場下常日

授秀玉書史無不明曉著有耽佳閣詩集一卷如咏杜

鵲花句云怜喜花名似鳥名絕可想

癸卯弟名玉自北歸以郵亭女子一詩示予為憮然

詩曰凌波卻却換官鞋女伴男妝實可嘆扶上高駘愁

不穩淚痕多似馬蹄沙蓋流人羈子過之紫念矣

序云乙酉六月一日過難寶林莊後復無地酒源而書

以爲異日訪尋之其廣陵十七歲女子張氏淚筆書于

方順橋

耕塢老人爲余言予壬寅過鄭州見驛亭有姑蘇女史

芳華詩猶記其末句云銀缸燒盡心還執畫鼓金針月

已西最爲清麗其全首錄藏篋篋曾舉似映然子即采

人名媛詩緯王考功所載亦余言之也予聞人亦有和

韻

乙酉澄江之變士子黃姓者妻秦氏被擄不屈過金山

題詩壁上末二句曰滿園夜坐三更月懺悔今生未了

緣明日投厓殞兵去復避過遇乳母夫過攜歸復合

劉阿李者李氏字小鳳長千里人也其父母故貧幼嘗

于耿進士章光家取羅平陵之難自妻姚朱以外隨死

者凡四人小鳳法當入官蘭陵劉生捐金贖之左右其

事者則馬大將軍之力爲多

李姬名秣陵欽坊女也母曰貞甯有俠氣嘗一夜千金

立盡姬亦俠而慧畧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

溥夏吏部允彘尤盛稱之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

盡得其音節然不輕發也嘗一日者故開府田仰以金

三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兒事魏閣者又姬嘗以他事

獲罪懷懷寧至是喟然歎曰田公宰異于阮公乎峻却

之卒不往

陳處士一小札曰昨被歸來有人倚闥私語謂足下與

諸不意足下訪李君在河亭擬望月若星隱少中風

失却十年相如難袖袖衣又誰信此處遇子賦即信受

法太過之嫌然有意外之達此即至誠之報也足下表

章自是不識華之美其天玉明聖不介而罕遺際如

此臣願舉矣今日雅集至欲過談而香姬盛怒足下謂

昨日幸其作主而私語十郎堅不可解則城雖欲過從

與人臣無私交之義未嘗有當也

此言辭姬生平風調雨順

松陵吳氏名銀與鄰邑王生以才藝相妮後事露庭鞠

氏板所供狀酒酒數千言頗露致語一時爭傳誦焉

不載中有云昔淡眉卓女服縞素而奔相如漢皇弗多

紅拂乘姬著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是事今亦

寄清狂于蟬黛矣

陸姬孟珠或曰膠城大家女也曾爲侯門寵伎侯裁于

復來迎簾捲花初好螢飛火自明虛檐彩擬人新花

新聲又覆捲起句日竹實方成尙朱櫻已及時寶田室

雲霞入夜白瑤天

臨邑邢慈子應名何官先生之妹善畫觀音大士莊嚴

妙麗用筆如玉毫膩髮春日游絲

有非非草蘭臺集二種錢宗伯選入列朝詩集者非

其佳製也從馬官監中馬宰于官夫人扶柩還途中作

劉幼孫先生家見夫人答劉一書詞極雅健又于張幼

海家見其研錦二首亦皆有致又工書醜類大僕刻有

之室集帖婦人筆畫見于金石者房琬妻高而外殆不

多有然高文詞不少見

則夫人垂長爲尤難矣

余嘗遊宿遷北司崑山有石刻女郎湯文玉遊山詩云

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

多少飛紅趁鞦韆詞極新倩然與他游詩雜書一石蓋

他人爲刻之非其自書也

女子琅玕濟南德州人也會有句云自憐身似楊花願

向天涯情死字數不多讀之居然悵惘

云妾家齊右歡是吳儂玉樹其人紅葉贈我既見君子

信絲綉之可憐我思古人願以爲友佳人久嗚呼

夜老巖巖馬所用之彩鸞飛去向天邊弄叱利從茲

矣聯題短句用示情痴詩一云何須押衙妙手五更暗

王菊枝工小詩傳令殊甚廣東程內史

可謂珠孃之絕調矣

無錫顧文婉自號避秦人詩詞極多恆與王仲英相唱

和詞見倚聲右集

纏一身扶不起愁痕萬點鏡中紅

云得坐無神對簡編閒想錦屏深

然又云曉日發妝上翠樓人春色

切愁恨悠悠重門深鎖一天愁

長沙女子王素音爲亂兵所得題詩古驛有云可憐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魂

婦人集

七

婦人集

五三

婦人集

魂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見者莫不憐之王阮亭有
花云離愁滿眼日暮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影散南雲
是妾家掩袖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難思難我楚女樓
為素音作也

乙未歲阿貽偕全邑侍御展北上至白溝河頓此邸
中見壁間有和素音詩者竟原題不得以問居停指塔
邊積木堆五六尺許云在此中堵壁上時方隆冬阿貽
與侍御亟欲讀素音詩乃同從奴其運木及半而詩盡
出侍御執炬阿貽呵凍筆錄詩竟其讀讀已復各為
和章書之壁書竟乃命酒劇飲如覺手腕欲僵各大笑
相顧謂癡絕也此事亦極可傳余後至此邸亦和韻末
有也學低頭拜杜鵑之句素音原詩共三絕前有小序
是儂語凡二百許字其精麗可與琅玕女子相敵載余
燃脂集中自劉此部以後其人俱係西樵先生注
江西李侍郎名元與夫下中樞字遠有文江唱酬一
集盛行于世常熱錢謙益文江集序有云珊璫筆格綠
深湘戶每刻燭以分題熱乳粉或或或或而微事又云
聯軒文類驀玉馬以光朝霞燕粉綺衣作角巾而東下水
特茶煖鎮日然香雲母蓮花千午醉盡豈若
敬通見抵但對孺人子美源流長隨妻子
湯晚生名淑長洲人適休軍吳翽工詩善奕年三十六

夫其莫春南嶽子云天氣最無怨雨暈晴又做陰晴
哀哀春庭門草心院齋黃昏簾帳靜深獨坐無門又
起更玉兩燕為予言晚生詞佳者最多于錄二十餘篇
集中

范雎珠休寧人范眉生名良妹詩才與兄相稱述母一詩
曰獨眠不禁冷風呼摧落梨花滿地鋪可奈婿亡留女
在那堪兒死更無枕前有夢誰人伴燈下無言已淚
枯不是彼蒼昏昧久如何伯道暮年孤語語絕痛又旅
夜絕句曰殘燈明滅亂蟲啼展轉鄉心月漸低夢對家
人纔欲語雞聲催到窓西風淅淅楚可念也詩名播

鍾草紅豆老人為之序
周明嫉名莆田人請生陳承續妻也生平製謔所見不
多會覽其尺牘一卷清選選秀映尤為玉臺之名構矣
與仲嫂書云感念化者欲為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
無年弱管毫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
敢不誠于陳耶又云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
辭但不解于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為劉與外一書
曰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益亂則憂益深所
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然後
知其粹然一出于正即不得以與鬱高深奇之也又云
林媛松石圖已見蕙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
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仲嫂能定三國志林
媛能作松石圖新婦俱於此不凡惜俱遇其姓氏見尺
抄王西樵曰周詩名藝秀凡百餘首是宗黃說者亦
有一二可憐小札名十七帖語語清雋錄錄集冊中
甲申之難賊入後官有官人殺氏者賊所獲將汚之
氏給賊曰身是長公主也且置詎敢賊舍之居無何
侯賊沉溺後被七首立斷賊首遂自殺南昌陳弘緒詩
余與含元殿化綠林區藉袍日角不知處鳴鴉飛向壁
前呼面送去盡成晚走點點風沙掩傷烏玉鏡嬌媚散

如兩紅鴉轉雙飛中迴響家嬌女明光映巧手丹青不
能圖芙蓉羞並井水涵綠林生妙計謀賊賊是與賊公
救出其花開顏色珠珠生妙計謀賊賊是與賊公
主解脫何放犯能德以主遠問賊賊是與賊公
非是像向吸旁子思胡身藏七首口伴許鏡衣醉倒案
安似七八應須傳無調笑向臨窗鑲鑲髮不受黃
埃汚盈廷豈少如城幾幾個男兒繼繼書來妙哭拜投
香草林

錢塘女子吳相字相未嫁而夫卒相衰麻往哭迷不歸
母家苦節十餘年遭疾天歿所著有相舟集數卷詩極
鍛鍊詞尤富而長調更絕工不減徐夫人湘蘋也古文
尺牘在明嫉之上真奇女子矣

洞庭女子遭亂自投漢陽江流至壽昌土人憫而瘞之
獲寸帛于袖衣指密固展視為絕句十首聞者爭傳
誦焉詩有云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泣夜鳥葬入
江魚沉底後不雷青塚在單于結響悲楚運格端好詎
在班婕妤下今古以下王嫱蔡琰花蕊夫人流輩讀
之寧不愧歎欲死載蘇詩四首生小伶仃畫閣時讀
記桃燈讀楚辭當年開閣惜如珍何事牽裾遠水濱報
與雙親休奈楚人江原是女兒身東流未過參旂死
後任隨散不齊河伯有情憐薄命東流未過參旂死
影江干不勝悲永斷鸞鏡欲雙眉朱門空許成素香死
後相逢總未知耕塢老人云云姓簡名玉真或曰湘
潭人或曰即吾邑人以人水無月餘尚能運流之理然
似從下江而上者

王十一為余說林四娘事幽劾而眉瑟蓋搜神西陽之
亞也四娘自言故衡州官人王太史有林四娘歌歌首
寶鏡分泉青州人署之夜堂上忽聞樂作空中隱隱
歌聲如貴人嚶從至至則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君固已心異矣因率衛卒呵禁之不止扶弓矢探而射
為坐小齋而風雨雷有自遠至齋中窓忽如人行聲少
頃雙鬟集簾人唱曰林四娘侍兒青兒督事婦人行聲
使君陳情忱忱不答而美人翩然而至衣袂飄雪縷發花
徐徐啓日金金陵林四娘也幼給事衛王中道仙去生
官中僉信語語深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
某固無能得德于使君然亦非有若于使君今與使君
為方外交可乎某有小酒食願同醉飽并及從者微有
薄福幸無深訝焉陳雖疑且畏然從者無可如何遂得行
及下者則珍肴也引杯則良醪也從者無可如何遂得行
青蚨也始稍稍定後則夜分必來更關即去數人內與
陳夫人相識交者嫵媚然陳之客過臨滸者或請陳
見無不歡好即席酬和落紙如飛詞中惡語者或請陳
刺鶴之首為多噫嘻此胡為者耶又謂四娘體本上流
脫從吳晉秀鬻髮裝髮如遠邇聞以粉黛冷然如珠璣
妝半臂足躡翠屐雙環環環利刃冷然如珠璣
紅線一流輝東兒青兒首珠履恒侍左右人亦無傲語
者居三月一夕別陳君欲去且以青兒為托把酒賦詩
至矣異哉會記其一詩云玉塔小立玉蟾蜍黃昏月映
春湖綠金床玉几不歸
來空唱人間可哀曲

閨柔華字雲衣以長板橋人事宛陵唐內史名允或稱

其羅羅廬秀孤情絕照綽有林下風宣城餘錢為立傳
中秘七幾何為王人所屏逐令人至舉牛衣時相繼
如晴自足不復居國門歸而後為雁雁故居耳又時
時有跡之者助微縵于道願乘相屬無弗皆匿者唐先
生此令人日變時去諸令人對日景者妾不以公貨
故不據事公安則臘之危則連之失事人者禮上符
者流除開關安所借是死即死耳已事卒定為唐先生
友者固不以介

周昭字寶鏡江夏女子也湘楚中人傳其丰神纖媚姣
好如佚女性敏給知書歸漢陽李生名以篤字雲田
生固慕昭既得當昭則益大喜過望也然家先有大婦
在昭有黛間恒有楚色李生愛客遊常攜昭殘暈數幅

以示友人無不色飛者生篋中有藏昭自寫坐月浣
花圖雙鬟如霧烘染欲絕圖尾有小篆二一曰絡隱或

目昭又字絡隱云董以亭周昭傳云昭江夏周某女也
死昭哀之作悼懷之賦賦畀日俯江流之浩浩今吊
衛與屈平使填江而不溢今何以行其情也蓋昭亦而
並生今孰辨其為杜衡鳥之嚙亦各有所謂分而人
孰知其情賦長餘不錄論之如飛三閭大夫如昭吟也
其有樂傳云寶鏡年十九所至雖離自故匿人得窺見
寶鏡蓋天人也寶鏡有次林文貞自奇王王賦詩云
天子南歸後承夜遺名媛生小貯金屋弱綺弄玉現海
桑夫應歎竹葉易銀細處兩珠華增時時動綺扇菱荷
縹鸞天眞寫素練味樂謝女匹織錦蘇娘所恃一片
家女畏令仙人見注目倚彼開因風寄方便所持一片
心的的花燈練又有開外若若香子將歸一律云茶花
俱盡自餘小開身如坐翠羅不定陰晴天欲倦何方
燕雀晚知歸王孫處處懷芳章侍女朝朝倚

婦人集

六五

婦人集補

如鼻官丹青若著

林陵丁雄飛字黃生婦卜氏名雲字四香婉嫵柔惠歸丁以後
每每有愛生之嗟常讀畫小玉及小青傳淚殺殺如雨
性穎悟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書中念字俱少一畫
始悟念字从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年三十
天雄飛悼之作家人緒語經云不亂取手香不淫色體
香以此

清河丁氏清尊真妻也幼有劉三娘之日能詩歌其舟

泊蕪城云流離一孤舟魂驚蕪城路不見折瓊花惟聞
悲玉樹二十字中乃使人居然悽惻見淮南詩又山陽

絕句云花紅紅亂燕雙飛錦水香泥春獨
歸為值金銀樓上夜瑟瑟度月下簾幃

龐紉芳名惠吳江吳開璋名婦有紫藤花下分賦一詩
詩曰年來愁病強支離也向花前醉酒冠綉閣開尊同

北海金釵雅集勝南皮錦雲夜月千層浪紫玉春風萬
縷絲何事今宵稱絕勝筵前道韞總能詩見鼓吹新編

日歸芳曾下行波廣上書春詞一首詩云春深詩句滿
經函小字紅箋手自裁睡起有情疑好夢愁來無力換
翠衫紫花滿樹空教謝芳草盈庭未忍交燕子天飛
歸未得雙鴛鴦幾處啼喚詩絕佳字畫亦極明秀

婦人集

六六

婦人集補

家新調檀宗風三千里外腸斷折十二年而淚暗紅欲
語無生何處是神燈移照鏡空清句如此可謂女中
惠休矣王考功曰孔極在宋師納一小姬姓宋魏絕
不答孔植倘為予言之余為賦一絕云雙蝶學畫指初
樓偷懶紅蓮小姬復為一笑末七字明遠句也又東君
將夫人能為小詞其如夢令一闕頗為人所傳誦全錄
泉玉亦有詞句劉司李孔植名稱為余道之

張氏湖廣黃岡烏林鎮人工詩詞先是已字某父忽以
他故悔將改字富商女聞之泣曰兩髦何在遂至此乎

引刀自到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清黃花白
露客心驚頗問詢美非吾土却憶當年敢再生隱几芳

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塵迹底事猶
牽世上名啓正野乘曰張氏類得道縱不以節著亦當

羨叔姬之以才顯矣雖然與其為班姬亦曷若為共

吳瑟瑟字數姑蘇人錢進士名位姬也兄年十七亦美
丰姿華音律能為大小李將軍畫倩妹設色鮮妍遠過

其兄兄嘗師朱文甫朱畫冠當時每稱若妹殊勝阿大
也瑟瑟畫最著李夫人蕭史回孫夫人放鴿圖錢位
瑟小傳曰壬午八月既望瑟于歸時詩
滿長流疎星夜落若連若連楚楚可念也
王寶娘湖廣黃岡人七歲能誦唐人絕句千首十歲能

屬文十五博通經史家人以女博士呼之後因所天不
偶心恒恹僚詩文諸稿都不以示人也寶娘王真定名道

駭丁丑
進士 女

女道士曹素侯姑蘇人曾有一詩云梧桐一葉豆經秋
鶴夢西人塵夢收情逐綺雲飄玉宇心隨碧露蕩銀鈎
浪遊清院難消日偷上層樓未散愁空憶舊時衣帶緩
不勝遙夜淚重流據此才思或亦魚元機一流

張一娘漢東張太史名薄長女太史無子遺書數萬卷盡
歸一孀自十三經以及二十一史無不掩貫文擬左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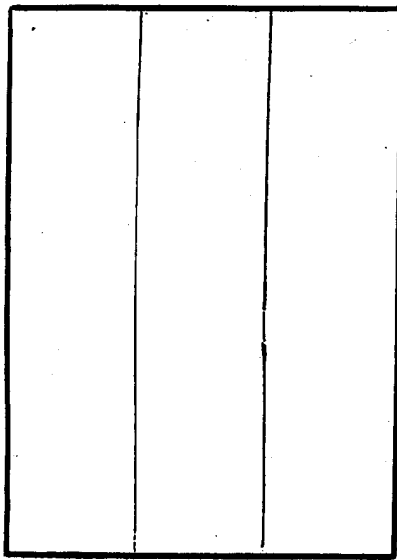
詩法漢魏尤喜臨十三行人以為獻之復生適同邑吳
綿祖諱黃門子龍太史詩曰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
綿祖傳經鄭小同後太史遺腹又生一女言之三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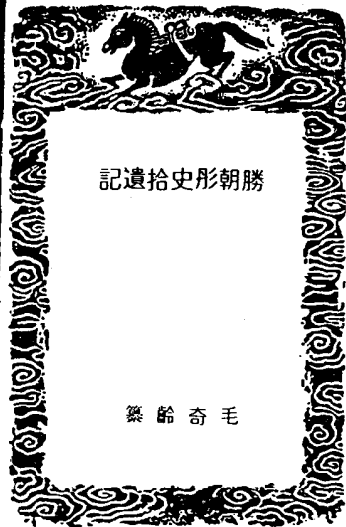
王兆叔字仙通州人有和秋柳詩云春來眉展試羅衣
過眼繁華今又非吳苑笙歌愁月盡隋隄花草怨人稀

風吹荒岸流螢墜葉落村墟黃蝶飛片影涼光秋欲滴
貧心如夢肯相逢夕陽疎影使人憐殘恨西風冷碧烟

彭澤舉孟初渡帽秦川罷織欲縫綿營中畫角思歸日
馬上章臺憶別年最是悲涼成九辨鴟雛凋晰寂寥邊

二詩殊濯濯有致





勝朝形史拾遺記

藝給奇毛

藝海珠塵

南淮 吳 省蘭 泉之輯
江寧 胡 鐘 山杏校

勝朝形史拾遺記

毛奇齡傳世已見

形史者後高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養之事用示勸戒而惜其書不外傳予幼時得先子石府府教授所藏宮闈記一書自洪武至萬曆凡十三朝可謂小備雖所闕亦無幾第載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乏為史官值修明藝海珠塵

史書闕起草得難或引正四朝后妃列傳內歷探中祕以為必有與開時事可補疏畧而通理史缺但得詳冊封年時及后妃崩薨葬諸禮節而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不誣者草成應之而拾其餘廢歸而報之先子之所藏復為其編大其事取可驗事關勿備謂之拾遺既無形史稱形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有宋太保蔡者家于宿之新豐里一傳子數傳及公以賢棄里中善施而資元至順開其母鄭媼生后卒公

勝朝形史拾遺記

殺人避賢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以后託焉會江淮亂子興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興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白是人有異相非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興以為然遂贊太祖于其家獨子與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構太祖間以他事爾太祖別室絕口食后歸餽餽底陶之值蒸餾餽后乘熱縶其一懷之薄乳傷乳為之糜幸張氏憐后意皇急陰解之時諸軍四出多凶獸獨太祖無有子與怒后皆旬張氏婉轉且以襄陽薦子興子與置不問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繕簿并井

離時謂之不少遺暇即率諸校妻縫紉衣補以備不給至太祖渡江后多習悉元兵歸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進家而元兵果扼渡如后慮后遂于迎家生身長子焉時吳漢接境賊無虛日時時贊太祖親視營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人心者天下之木也又曰用兵為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罕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册后既册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皆回恩澤淳淳麥飯以勞焉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構陷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儼然食

餉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覆國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助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高貴意賤朕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九不忘羣臣百姓乃追封馬公為徐王鄭媼為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媼死所乃瘞衣冠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饗祀哀焉清江范滂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至黃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靜無所為不必為仁義而民孝慈是教也后曰孝

慈即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為孝慈者或左右諸嬪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第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為衣以賜貧民裁餘絹帛及織工治絲有荒蕪者築簾為衣帳以賜諸王公主身御幹濯久紙不即易曰此戈梯遺法也周王之國遺慈母江贊如從一作贊賜以已所御紕衣一杖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即遣馳以聞歲蓄六官皆蔬食請上賑卹上諒之后曰儲備之不以先以致有此夫賑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為有要也上深然其言上意氣豪畧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每從容開導其所補救有為外庭

所未諭者先是參軍郭祥制和州或言祥祥子不孝嘗持粟起祥祥上曰若此當誅之后從者曰孝則景祥上一子獨子者必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適至絕人之後此非細也母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贛州上聽楊憲言欲召改為揚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則失人心且敵方屢遣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為請王授經擊王額以管上怒甚后解之曰幾有使製錦而惡其前者夫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傳可乎宋兼以學士歸里坐罪

被連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知情者妾聞里鄰延一師尚終身敬衛之况官家乎上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舉七向劍劍潸然而卻上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欲為諸兒服心喪也上問投箸起曰救兼改安置茂州與民沈秀賢富俸國曾為上備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忌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俸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萬有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成雲南嘗令死以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瘼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上為

罷其役釋之有差等也今民間衆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
官去非里學妻子僮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備
滿幸祿之謂何乃勸帝厚日給別賜諸費且請大學
主之備妻室者既家計反反言其言也言則必
必親既貴猶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則能必會食后
每取嘗之仰不肖必為上言責光祿卿至御膳日上下
必省視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
急萬一偶失節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義裝上翻
英汚后衣后令婢再進他無所責上怒怒宮人后亦怒

今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
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
賞當陛下怒時恐有偏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
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
以解陛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好學嘗為上曰法屢
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因則亂生上曰至
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冊嘗停元寶玉至陳于廷后賜詔
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實與上曰朕知之矣
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善為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
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醫后曰生死命也神
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錄醫是重吾過也上問有言
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為母后足矣
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諫諫而已是月丙
戌朔年五十一上悲悼終身不再立后九月葬孝陵
故不願以成穆孫費如承貴妃江貴妃附越日神太廟
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
懷德難忘懷德難忘于萬斯年必彼下泉悠悠蒼天后
生靈文太子標泰王棟晉王棟成祖文皇帝周王棟寧
國安慶兩公主初諡曰孝慈皇后承樂元年前諡曰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崩靖十七年復

上崩諡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初后
生成祖有龍兒于寢營夢微時野歸歸越越首紅冠道之
成祖以馬進扶后執鞍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
之然勿言所夢及上厭太子柔弱乃非廢也百口
夢告仍戒勿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
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偕妻魏氏至常州家
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兒瑛有材幹辭家遊
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父兄避兵江都將以次北
還而江都城陷瑛又死元帥馬世能妻得妃高為女年
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或以妃告及按
東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嫺雅法言動皆中矩高后
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痛無外家問一請上求兒瑛所
在久之得瑛官參省上即位冊貴妃位冠諸妃上妃佐
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
年九月卒未葬年三十二上震悼賜諡成穆妃無
子祇生四女上命周王棟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
諸王皆期并較詞臣撰孝慈錄凡庶子為生母服三年
衆子為庶母皆期推恩也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
外諸岡之原賜兒瑛田租以饒祀而其後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
蘇海珠塵 王史拾遺記卷一 七

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饌治
畢夫婦捧匕養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闕外戶曰公
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鐘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去山
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
今始知以是也乃遺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帥妃納乙
室侍孝慈皇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妃孝慈前妃攝六
宮事高后如生一子名權封晉王上甚念山甫及妃
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為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
勳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華為侯次英武定侯
皇淑如李氏壽州人其父傑嘗洪武初曾以廣武衛指

擯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冊淑如以高皇后服闋不
立后進為皇淑如攝六宮事
郭惠妃者滎陽王長子郭大舍女嫁生三子皆非命
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向謂郭天宅考曰宅有女
高貴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滎陽陽陽
之亦郭氏女也妃生勳王豫王谷王及汝陽永嘉二公
主豫王即代王
胡如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都指揮同知進
都督既而改武昌護衛如生一子名慎封楚王
建文時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如開平王遇春女也
蘇海珠塵 王史拾遺記卷一 八
洪武四年冊為皇太子妃既而有疾廢太祖哀之為輟
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論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
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遂尊妃為孝康皇后永樂
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附懿文陵其後嘉靖二十
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諡有以孝康進者或曰此
興宗皇后諡也世宗曰興宗既降尊諡之何肯進諡孝
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冊為皇太子繼妃
國初有呂本曾任元為總管府已而歸順皆吏部尚書
出為都轉運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
皇帝吳王允熲衛王允燾徐王允礪建文元年尊妃為
皇太后請葬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后至軍中成
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
及返未至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熲居
懿文陵永樂改元革太后號復稱皇淑如太子妃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
冊后為皇太后孫妃建文改元立為后生二子文燾文圭
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問者哀焉
成祖朝 徐皇后成祖后也武寧王徐達以張夫人妬太
祖為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諳書史一過不忘人稱

諸生然頷慎不狎獵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再思曰
 何微之太祖固其賢親召達乞聘為燕王妃洪武九
 年正月授冊高皇后深愛之曰真吾婦也燕王之國
 后理王宮政其治乃以居高皇后喪斷酒肉三年每語
 父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頌何
 言最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漏難兵起后
 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
 樓甲登陣挾矢石御之敵遂以卻洪武三十五上即
 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冊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
 北兵爭久民敝宜急休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為

問后力為解釋有曰伊呂宮散即勝朝猶用之况太祖
 所遺者乎后弟增壽嘗建文時曾以國情輸之上而建
 文君誅之至是議贈后不可上曰后欲為漢明德耶
 願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昌襲
 其爵命下始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也會冊皇太子及
 漢趙二王后以為太子仁可不悉主器而二王不馴動
 選官僚且請仍用廷臣兼署之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
 不計此高皇帝著制所宜萬世永遵者嘗問陛下所與
 其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
 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上許諾及召入通觀喜甚各
 賜以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
 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
 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
 之臣也爾諸命婦証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則國
 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
 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
 召翰林學士解給黃淮胡廣胡瑄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袁見柔德殿各賜勅勉且賞資甚至后嘗囑女憲女誠
 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言
 曰謹行曰勤勵曰儉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

曰景賢純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
 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又樂古嘉言善行
 彙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后疾上臨
 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為請上納之既
 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婦之居者皆為
 我授兵糧城捍敵往往扯扯粉麵糜粉汗每愧無以謝之
 問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為追請恩澤今不逮矣又曰
 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乙未前年四
 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人高煦趙王燧永安永平安
 成咸寧四公主上櫛曰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為后
 萬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
 惟謹十月甲午冊諡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
 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即位改葬長陵上尊諡曰仁孝慈
 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昭獻王賈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家
 女入宮冊為昭睿時宮中上下多胡產畧少委曲獨
 妃具才德能從婉婉以行其意以故妃在理宮政稱愷
 伏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上自仁孝崩
 後在宮多任性問或踰怒宮人皆懼憐惜妃特轍轉調
 護俟俟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皆重顧焉十八
 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為輟朝五日賜祭諡昭獻
 貴妃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禮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
 寵卹之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貢女充掖庭如隨
 眾女入上見妃色白而體復穠穠問其技出所攜玉瑯
 吹之竊助多遠音上大悅意拔妃出眾女上逾月冊貴
 妃授如父永均為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
 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悼親賜祭諡
 曰恭獻命曆其柩于澤縣縣官守之時朝鮮所貢女
 其見其位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四

人皆命其父為京朝官順妃父源年為鴻臚寺卿昭儀
 父文傑仔父貴其為光祿少卿美人父得蒙為鴻臚少
 卿其後永均以宣德中甲卒計闈上仰推先澤選中
 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角表裏自差



張皇后為皇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仍冊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冊冊皇貴妃而下金冊無寶冊宗初冊位意亦稍稍向孫氏特為孫氏請寶于太后太后尚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觀風上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為已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遂召張輔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無身不得有頃且病日者言中宮必無子今貴妃有子當立為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曰是可廢也上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為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上奇嘿然無言上特問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為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殆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精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羣臣十數人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議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

蘇海珠塵

形史拾遺記卷二

六

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曰無之頃中宮病踰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慙也士奇曰若然焉若乘中宮有疾而陛下導之使解讓焉上曰善卿弟勿言俟朕入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解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券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薄無崇卑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而恩意彌篤可證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稱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讓退上表請開朕念仇儂重廢拒不納而后懇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就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教乃更立孫氏為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靜奉黃老為仙姑張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變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快快英宗立尊張太后為太皇太后后孫后為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儀中竟不得與孫后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外廷議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內廷意也士奇面床陰不言諸臣竟用繁御禮別葬于金山益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皇后錢氏嘗事后知后賢毋為英宗言后無罪廢率臣畏太后后葬益益皆無禮傷之英宗尚李賢胡母后以疾請閑耳諡仙師尊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諡且飾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賢願首謝稱善上較羣臣皇太后多疾聽其請開朕以沖齡當母后令終上益無狀心甚缺然其改議尊諡令所司修葺陵寢殿殿如制七年七月己未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諡曰胡太后入嬪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如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讓位別居優游卒歲頗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自有特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

蘇海珠塵

形史拾遺記卷二

七

今名偵迫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册寶焉宣宗繼后孫氏鄉平人承樂八年遷入宮十五年為皇太后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后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如故朝夕視陽為憂及妃稱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固辭曰皇后病已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起表遜故荒冊貴妃為皇后子為皇太子是為英宗英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行后用于謙策斥讓避香而命廟王入監國社稷安廟王即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選北后時寄禦寒衣妻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遣使問候遺珍解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同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內后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闖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宣宗冊后為嬪時賜服及冊妃賜如寶皆非制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祇王徽焯因禮部尚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祖宗法貽後議也

蘇海珠塵

形史拾遺記卷二

珠

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當死面詰上曰何為不爾謙
上深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永樂初為永成王海母董氏
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
十人並以後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董太夫人
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繼宗
已侯復有為紹宗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
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憐不樂曰我家有何功而爾謙
至此今左右復為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
賢頓首稱嘆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
侯典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警
警海珠塵

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
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容奪莊田私造店房截估人質上
命讓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重太夫人
太后曰豈可以親故就國法也故還田毀店房萃城其
奴容成之天順四年清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
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
弟名曰若白太后不侯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諡曰老恭
慈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附廟
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德
中冊吳氏為賢妃景帝即位尊為皇太后英宗復辟復
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養父彥忠先官孫裔卒子安封
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順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聞
之納為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善楚聲以自哀
其詞曰修短有數今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
先吾親而歸今獨懸乎予之孝也心傍徨而不能已兮
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 正 肅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洪
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金吾指揮使
再傳及賈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作

后無封號明威將軍燕山衛指揮魚事包諒女一作
家無封號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皇太后懿旨
敕禮部選擇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山西陝西宮
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潔資性醇美中禮度
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后年十四中選入
宮八年四月冊為后十四年上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
賞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宿天龍即地因壞一股
復以久泣故傷自景泰改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
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太監韓冕白於皇太后謂后無
子周貴妃有子請立周貴妃為后上怒立斥之先是太
后臨以上為子人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
為胡廢后白所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母宮人者為誰也
甚恨會后弟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
雄而后辭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終終念后無子恐他日
昭胡后繼特于彌爾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
同葬大學士李賢書冊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
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
太后者何言錢后無子損股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
獨尊上生母為太后遂傳計妃使太監夏時集外廷
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選
葬海珠塵

子今太后名位在未嘗廢也夏時曰即讓何不可
時曰胡皇后讓位高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為
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即罪矣彭時仰
天立誓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爭者
正為皇上全孝慈耳錢太后已無子又雜利耶有太祖
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立
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
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
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
復集廷臣議葬彭時首言梓宮當台葬裕陵主附廟

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股體必
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
時未嘗以損股體無子違寢御也夫先皇帝不與室而
為臣子者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問况先皇帝遺命
在耶他日上御文華殿召閣臣至問慈懿禮如何彭時
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耳時曰
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何礙時商輕
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上曰不從命尚
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陛下從先帝合葬
之命而後處其右壙以曲從太后之命庶孝兩全耳夏
時曰前議三壙已不行今可再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
所以議也前既不行今所以爭也上不能難彭時出明
日復上疏謂大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既尊之為慈
懿皇太后在先帝位體之情與陛下母子之養俱炳然
矣今復以耐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之
後當與先帝並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
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耐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
代一帝二后其並配耐者未易悉數即如漢文帝尊薄
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尚得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
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真宗同祭太廟何
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過前代而耐葬一節
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既耐則皇太后千
秋之後正足駟兩宮雍雅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後更
同其享此後禮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尚書
李秉禮部尚書姚襄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
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耐
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
得垂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為朕聞之明日詹事何
濬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尚書姚襄等合疏上皆執
議如初內台猶傳別擇葬地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

門候皆自巳至申上諭羣臣退家叩首曰不得旨不起
于是商略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隆旨如羣臣議羣臣
齊聲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
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附裕陵然猶與陸去英
宗元堂約數丈中筆之而虛右擴得周太后則陸道通
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
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
然是既中通而陸則否此當日中官為之外廷未曉
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陳先朝大臣為祠如
此而猶餘遺囑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
得已之會上曰當時先帝亦或于形家言耳曰天謂上

于陵望恐瀟風氣故因循聽之朕今欲為之一決因以
指畫紙曰皇堂蓋天地閉則必皇堂一通風氣流行
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
曰太后祠廟禮如何健等言附二后自唐人始也附三
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后而已爨者定議合附
配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末
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遷
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
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慎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
葬海球塵

一后今設並附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道尚
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
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朕意
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旁殿時享
祀如太廟禮何如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
大事須卿等確議時與以禮部尚書掌儀事附事立
議曰傳頌美廟闕為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
亦祭自宋始附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
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憫乃為
追附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

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
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為廟名孝淵太皇
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淵左奉孝
穆中外稱合禮頃之欽天監奏道陵事成向不利內官
監亦言英廟廟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
殿後英廟神座居左孝莊居右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為貴嬪正統
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即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冊為貴
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為皇太后與慈懿並成化二十
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一月孝宗
即位加尊為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
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游
至輒必躬導輿與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嘗稍不豫
即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神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
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覺懼懼不測太后親育之飲
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
日夕問寢饋定省不輟太后偶傷孝宗夜縊天適春郊
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詰諭羣臣謂曠昔
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
奉養加厚予偶嬰痲疾皇帝夜起顧天為予請命春郊
罷宴問視惟謹願者謝藥奏功食飲如舊以昔視今父
子一道子甚焉焉又謂于感帝孝以為天下物皆帝所
有無以報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且命副藏內閣
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時中外稱慈孝
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寧宮災遷居仁壽宮越一年
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家以恩澤封者甚眾
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太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諡
榮靖弟壽嗣慶雲侯或封長寧伯等加世襲壽子瑄理
瑄瑄或子瑄瑄皆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或壽與張鶴
齡忿爭聞聞上上前上以太后故不問至是或家有賜田

如為僧乃遣還寺厚賜之憲宗嗣位太后為拓報國寺
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壽與或歸所賜
田或身後隨兒奔而吉祥莊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
萬治十七年三月太后崩諡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
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宗等
與劉健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附廟遂罷論仍稱太
皇太后語在唐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
與紀節二太后主並祀于陵殿不繫廢統別嫡庶云
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殉
葬有云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以下
葬海球塵

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
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
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
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
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為
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
兄世所稱朝女尸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
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
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
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慈安順妃譚氏諡恭僖充妃黃氏

有司請釐正上難之太后聞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
得守法使歸地于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
游即去其家爾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
為僧大覺寺好游如故盡游他所夜即宿報國寺如藍
殿中太后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
后夜忽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知知之乎其
夜英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
至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卧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
太后太后時為妃以告帝帝召入大醫使具言生平太
后位下因曰弟為僧何如為皇親即吉祥曰為皇親何

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
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
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
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
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為
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
兄世所稱朝女尸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
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
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
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慈安順妃譚氏諡恭僖充妃黃氏

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
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
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
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
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為
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
兄世所稱朝女尸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
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
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
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慈安順妃譚氏諡恭僖充妃黃氏

諡恭靖其郭妃二王如即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所冊立者宣宗殉十如宣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為賢妃諡端靜趙氏為賢妃諡純靜吳氏為惠妃諡貞順焦氏為淑妃諡莊靜曹氏為淑妃諡莊順徐氏為順妃諡貞肅袁氏為麗妃諡恭定諸氏為恭妃諡貞靜李氏為充妃諡恭順何氏為成妃諡肅德其冊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尚以唐妃殉則天順元年事在遺詔前

勝朝彤史拾遺記卷三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江夏 張 大維 思益校

毛奇齡

景泰 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瑛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月英宗選探御王妃得后而賢冊立之十四年英宗北狩廊王由監國即位冊為皇后時京師新被凶凡死事及老弱被傷者景泰滿原野后下詔令官校掩埋且勸募海球塵

彤史拾遺記卷三

帝設西離師之弟后無子生二女而次如杭氏生一子名兒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憲宗為沂王而立兒濟為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為帝而其子讓也讓則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兒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兒濟并冊見濟母杭氏為后而後竟廢廢部郎中章綸上弔史疏首請復中宮位號以正印儀特旨撈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如會景帝嬰駕廷臣議王如之殉時杭氏先景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如雖當為后然旋見幽抑生亦何恩而死殉之且遺二女幼可憫也上惻然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為太子推卸后不欲廢已感后意因言上令他如殉選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于宮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妯娌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短赫頗失勢危旋見門閤頓后事恭謹多保護厥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與一衰因于后歸國時沈沈飲饑凡在宮所有服創贊器及其故宮人答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后既歸齋潔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入飲宴敘家人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于都馬王憲惟后父瑛

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為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為錦衣衛事終后之世皆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二廷臣擬祭葬王整曰葬以如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性水醇懿然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后不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製之天下尚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而怒而投之非矣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蓄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齒閱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節神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王別室其一子即懷獻太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興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宦官劉茂選御廐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即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勝朝彤史拾遺記卷三

憲宗朝 憲宗廢后吳氏順天八人七月冊立為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即萬妃也竊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先是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石氏也三人皆居宮中而第王為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為司禮牛王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祭謂吳氏德不稱輕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堂選詔獄重鞠之詞連后父後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王以王氏非已選說

太后更易而後維父子遂賜王獄上上乃白太后救諭
中宮兩輕浮儀率留心曲調不足以敬承宗廟表正關
關其上皇后冊寶退居別宮且下詔羣臣朕仰遵遺凡
勉舉大誓時方在疾不忍開命別致知其事特念皇后
位重當先帝御親親為朕壽其時已定王氏儀
儀及時而大監牛玉膝靡奏請易吳氏禮成之後朕
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
是不得已命母后已廢吳氏開住別宮更冊王氏以
仰承先帝遺意時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救與其弟
雄同戍登州而後牛玉孝陵種菜聞者寃之初典藥局
藝海珠塵 形史拾遺記卷三

局丞王翰者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翰受
學焉時尚寶司丞朱奎以幼童時讀皆相狎及英宗不
豫溥意翰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翰翰因借奎造溥宅歡
飲必遺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鄰每輪至溥必
邀文俱而夕獨否視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
也既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舉賢筆曰無庸有草之
者矣錢侍讀與翰論計且代公賢領之未發也會英宗
大殮翰侍立外喪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悉翰即柄用遂
悉數翰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翰南京閉住而翰溥為順
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是頃玉者亦
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翰朔吏部員外郎孫琮皆革職
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復羣
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王通上重罪微等乃罷然兩
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職言詞曖昧多周章而于疑
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
懼萬如不測居后宮旁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
即位念后恩命服膳起居一如后禮且將復后位號
而于于後與遂已之時選卒有捕后姪盜幽宮書器者
召問之曰皇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
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正德中后薨劉瑾欲焚屍以滅

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如禮
于皇后上元中軍都督追贈皇國公王鎮女也英宗
初擇太子妃以與廢后吳氏相氏留宮中意屬后英
宗崩大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相持別宮德
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
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鑿吳事一以曲處
之嘗游西苑如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如禮昭德宮
龍德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大監段英擊
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尊萬皇太后
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孝行竭事慈尊
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諡傳之故
事上列帝諡率上十六字而未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為
廟號感后每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
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
月后崩台葬茂陵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賈人本蠻土官女感
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受女史以營敏
傳守內職時萬貴妃寵而加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任
即任百計使憤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太后
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殺幸太后萬貴妃察知恚甚至
不食嚙俵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諉報曰病瘡于足貴妃
懼太后上前請居安樂堂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
敏馮高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顧奈何冀
之稍哺粉餌餽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
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取識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
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哺養上不知也他
日上召張敏極顯鑿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
罪萬歲兒有子何言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
有祗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上也上曰吾自當保之

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如禮
于皇后上元中軍都督追贈皇國公王鎮女也英宗
初擇太子妃以與廢后吳氏相氏留宮中意屬后英
宗崩大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相持別宮德
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
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鑿吳事一以曲處
之嘗游西苑如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如禮昭德宮
龍德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大監段英擊
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尊萬皇太后
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孝行竭事慈尊
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諡傳之故
事上列帝諡率上十六字而未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為
廟號感后每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
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
月后崩台葬茂陵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太廟

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如禮
于皇后上元中軍都督追贈皇國公王鎮女也英宗
初擇太子妃以與廢后吳氏相氏留宮中意屬后英
宗崩大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相持別宮德
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
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鑿吳事一以曲處
之嘗游西苑如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如禮昭德宮
龍德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大監段英擊
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尊萬皇太后
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孝行竭事慈尊
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諡傳之故
事上列帝諡率上十六字而未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為
廟號感后每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
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
月后崩台葬茂陵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太廟

願安得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意起入西內令召見
使至安樂堂召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
去兒黃袍行鬚者兒父也乃為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早
之行既至孝宗疑被地走入上懷奉上衣上頓視大喜
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太監段英等聞為免非見
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變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
泰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右
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問之皆大喜即請為
帝名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行子者相繼
至上乃移太后居承壽宮數數召飲酒其禮貴妃日夜
藝海珠塵 形史拾遺記卷三

近德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欲置
毒酒中暴斃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恪莊
德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為太子成化二十
三年十月孝宗崩位即以其年十二月追封皇太后諡
孝穆慈憲恭恪莊懿崇天承聖太后遷葬茂陵奉主
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妃家監察御史
曹璘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其葬削其諡號孝
宗不許曰何以安先帝遂已乃特遣太監察用之賀求
純家得純父貴純祖莊兄弟二人以開上既悲傷念太
后聞得其家兄弟大喜詔改名父貴為貴授錦衣指

揮同知祖莊為莊授指揮命事賜予金帛第宅莊田奴
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為
夫人其會祖祖父亦如之遺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
守墳戶復其家而其既以偽取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
自語世西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錦謹體皆
聞之懼故廣西人姓李籍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
兄一云德故無為州隸人其通喉鑰守兩廣太監為
訪其族來而族虛無人唯懼女兒夫章父成者出固之
有司遂待父成以威嚇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見莊
者謀曰父成本李氏而猶曰焉況我姓李因詐為宗系

上有司司莫辨也既而父成詣關爭聽者遂成而仍不能察費旺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聖靈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訝之謂紀也而李及還素與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勝祐間行連實問訪之珪祐微服入德殿中察得其偽狀歸奏上論罪錮等而皮貴旺遊海于足數求太后家竟不得以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太后深淵賜之思重方微之痛無勇力微使者數輩相訪兒似而喜上聖之隆恩吳天之極感也但野西當大征之後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動恐天下整空以應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粵宵天已久連質非徐宿中原之地頗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難切安能得其要領獲其疏屬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靈爽朕每每一思念怒焉如劍向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慕獲一足卿等謂感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孝朕慮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三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諡端偃后母伯夫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瞻

流涕

邵賈如者昌化人與獻王母也父休洵沙軍杭俗軍衛多箇入無業取民屋勞沙洵之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後凡洵沙者則非軍亦皆以軍名之一作如兵家女年死有指洵沙之已上馬乘生一女鬻于杭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為投書讀唐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歸還京中官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如

甚如詎徵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生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閱之大喜遂召幸和藥一本成化十二年冊寫宸如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與王祐杭一岐王祐榆一雍王祐燾與王即睿宗也與王之國如不得從與王作恩親詩上如妃答之正德十六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尚在宮中自壽其孫為皇帝世宗身頂至踵乃推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祖母邵氏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費理內政燕祿兆祥澤隆啟佑濟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徽號未加朕甚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三

志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弟昌化伯大為林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即皇親墳杭人詭呼為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皇太后懿旨昭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既而論內閣候壽安皇太后旨行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一無以昭示中外仍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卜葬豫子嶺世宗欲附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尚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敢爭楊廷和言宋宗欲附孝宗于裕思諸陵朱熹以為相陵不當數與工作驚神靈今附壽安于茂陵不幾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三

諫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諡曰孝憲康禧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大皇太后別祀恭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

后即孝肅老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後

遊女入宮母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無以可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為良言太后姪喜既為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勳張璠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勳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對者推皇考所自子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子其父母與其族氏子姓下

謂遠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濟其百代之宗祚祀不享彌滋亂亂莫若能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貧毀邵王墳折其石寶官築湖塘焉

萬妃齊州諸城人父貴為本縣探史以生法謫居霸州如生四歲遷入掖廷為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高憲宗為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有日矣及即位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黃吳后廢王皇后繼立廢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普迎帝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幸諸宮必令妃侍稱為前驅與髮飾至然猶未立為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憲為選中使四出祈禱請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而皇子壽聖亦白是不再娠子是大嬪忌絕嬪御進幸即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相賢死生悼慕太子翠華即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如無狀上將乏嗣深憂之召者每勸上薄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如之如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三

昭德宮後復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後備在中宮上會尊皇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

雷震仍近者尊皇又見東方光鏡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取頃傳中宮昭德

彼此相穴一若有參或之者變害大學士彭時禮部尚書姚夔等以為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聖臣等聞命以來屏息俯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明但傳尚食所司昭德進膳不減中宮夫宮漸深視聽甚近近膳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位尚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聽其參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如益

驕恣凡四方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她中官印用事
稍忤她立見斥逐她所親侍者出外鎮守如錢龍勳勤
汪直梁芳輩與輩皆假貸庫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為她
求福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禮之費竭水衡輸之宮
中帝藏為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與曰帝藏之空由汝二
人汝知之乎她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齊天
之福何謂藏空即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恐汝
恐後人無汝怨者恭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上方鍾
愛與王或為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與王
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則共保富
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她先是東宮生母薨孝
肅皇太后養之每哺之曰貴妃召兩食勿食也既而她
進太子美太子卻之曰疑有毒不食她悲曰是兒數歲
即如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
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
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
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她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
甚中痰死上聞報愀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為
輟朝七日禮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她
父與以兵馬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

使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即嫂每遊之來
家敬禮之朝士倖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藉藉御
史曹瑛請削她諡號而魚臺縣丞徐瑄請給萬氏家
第治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詔其紀太后記

勝朝形史拾遺記 卷三

藝海珠塵

南雁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定 張 式慎 德華校

勝朝形史拾遺記
毛奇齡撰
孝宗朝 張皇后孝宗后也與濟人父魯母金夫人夢月
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忍大病及遂為太子
如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為后后為愛宮中同
起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仇儂然者皆自都督同知封
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而鶴齡弟延
壽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並加保傅其他尊從以
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
為后立家廟于興濟土木闢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
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
為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險象失職
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上為后徵茂元至薄論之而
御史胡獻誦延齡鶴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
陽言二齡二齡秦夢陽誦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
上下莫陽詔獄他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半上
言為二齡解前解之曰毋使我以外戚殺諸臣鶴齡免冠

謝乃已帝之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若此后来武宗
及肅王厚母至武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
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
周下獄罷成武顯練官革皇店旗校而遣各邊鎮守
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
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待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
耶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
后上初母太后已用飛鸞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為皇
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慈安康慈壽皇太后
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

勝朝形史拾遺記 卷四

聖朝形史

聖朝形史 卷二
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
八年歷武宗朝為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
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
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與國太后迎入宮后尚以
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后后願俯上以此銜后當
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即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與
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賀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
撰舒牙其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權之會所當聚天
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賀違禮宜別降
綸旨以彰至孝救奪俸三月御史朱淵言昭聖手攜神
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
縱母后回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
下命違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
當此禮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
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
分等殺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運奉本員外郎
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于本生正
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尚敢慨言天下事乎并
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為入上變以殺人謀逆坐族誅刑

部尚書請賢覆言無左證即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
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歸治太
后皇恐無所出會袁沖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
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問臣張孚敬乃上
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類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弟兄
也延齡其慈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椒房
之誼母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性為
過其能免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帝高皇帝
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
復奏曰臣何敢為延齡游說臣受恩重不敢不對當

勝朝形史拾遺記 卷四

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朝諸臣亦曾多設謬妄或俛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眾議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齡被罪大小臣工嘿無一言豈以爲延齡果可誅太后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耶聖皇太后斷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弟坐延齡殺人罪絞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多月慮因上欲即誅之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季敬又奏曰明律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

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皆奏有免死文延齡威則皇太后親也則侯也宜緩與否似應議上曰且爲卿已既而有男子班明者奏請嚴私通盜莊至道符咒歷帝星上逮鶴齡遊死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泄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望時探聽故事爲成賦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竊取之他日牢吏延齡細繫東山東山不受繼吏苦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召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罰諸刑部官前後弛繫者東山出益爲張疏草持喝延齡家曰鮮衣怒馬

盜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諸子與延齡通竄爲慶皇圖慶鎮聖母皇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延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之上大怒讓等與延齡俱繫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圖東山諸公候俱坐繫太后至衣敝席腐菜爲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構奸黨毀聖躬安運宮禁陛下有帝既睦之德而東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像之孝而東山

敢言暴秦遺母之事若復放不誅則將睡此人如郭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攝王佐謬與東山知父第節之得其情願上反坐乃始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廢后崩而延齡誅矣始驗故宦族御貢入大學父爲襄州守有聲從兄政爲都御史負仇佩名獨二齡以外戚故隨其家聞者悲之

沈氏選侍名嬌蓮爲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萬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焉程氏父廷禮仕于朝弘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爲守宮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故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氏有奇策試春官詩傳于外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卒鄭姓女也幼鬻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寢其後遂周太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爲鄭金蓮生者時皇太子已冊立會金蓮交匪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即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尊焉莊聞之大喜遂稍稍

擢其語語問孝宗宗怒磔山于市并論莊罪等赦免至武宗嗣位莊恃寵以爲及今不即廢則何待矣乃仍爲浮言如初而市僧王聖觀與莊厚利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乘輿攜莊潛入東安門喧言國母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年矣欲而見皇上有所奏東廠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寺駁獄者再乃具獄誣罔議如山劾請嚴刑鄭金蓮不罪

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冕上言人君處貴戚患在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姻連帝室非乞日請爵則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聞禮義之訓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後父得與爵錫恐易成罪愆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爲師友吏部議如冕言乃選老成端潔堪爲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爲備講學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宗即位歲上尊號曰皇親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叔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足矣臣民期如母后服耳禮部尚書夏言請皇上

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恭許之既而下羣臣議故事凡帝后諡並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也與累朝元后異諡宜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當用八字而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高賈諡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微抑亦臣子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諡其于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媿美妻以夫尊今列聖后皆用一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諡文減損跡跡降殺二四與八丁禮無據不如仍用十二

字爲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耶聖皇太后于皇媿實母道不便其再議禮部請如乎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六字數既半合陰陽于星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上忽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德聖毅皇后十二如故

寺官設節冊案與教坊司設中和韶樂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傳制執事官舉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制曰正德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為賢妃吳氏為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于殿事官舉冊置案中蓋用黃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宮內官賞之由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擊執迎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官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賞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節復命于二妃謂奉先奉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禮禮當太后意而上甫新政盡宮廟之敬動合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莊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獄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富佃請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民視世宗憲無復舊賊恩遂嘆之上詔而莊田盡除王如贈夫人能詩下筆札以才色為武宗所幸嘗侍上幸蘭州溫泉命妃為詩妃手白書之刻于石外風霜凍漢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浴一派流今古不為人開沈冷勝馬氏馬昇妹為供奉女也美豔江彬白之上時已適蘇海球座形史拾遺記卷四

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并斥孕婦以遠禍水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之家尚耻再醮之婦以為棄之尊而顧有是誰為陛下進此者非可族也竊料其愛感聖聽不過曰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于陛下悅彼甘言謀寵寵納已婚未適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闕罅而不草李國之徒抵牾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制尊嚴與昂兄弟子姪燦服共坐或同臥起實無章倖臣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于內昂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彈劾事中石天柱等又言昂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送蘇海球座形史拾遺記卷四

今再向未蒙進止昂陛下之意將為其有身諱與泰以昂易醮而昂上管以牛昂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而隨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為之何也萬或陛下急于宗嗣蹤跡昧昧真偽未明言之呼古宜立賜裁決重絕親望御史程啟充等又言內寵為憂是謂女戎外寵為幸是謂男戎妹姦伐夏姬已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代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顯代易知而中書之伏機難測昂昂兒兒貌猶後宮子姦無賴雜處中禁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不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榮傍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于一家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不報後上幸昂第酒酣召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後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人劉良之女兩美人人名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驛驛偏頭關適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謔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為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請近侍羅其貴備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

劉如如者南征陰移美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為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臨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當上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有數人追及之亦窺其民船爭榜見上舟不能避抵觸譏訶湖廣參議林文繼衝上舟適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白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簾錦繡枕貝夾冊有寫上所錫資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王紀言以為至尊別號媿殿啟傷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道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婿宮既而罷歸不肯適人又時時感與選婿必有趙萬與者求聘許之其人實不可言里中偷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適士段錫斌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略解使僧生一旦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且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與也智家懼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而其事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眾錫斌事滿堂滿堂之賊陽既而賊陽人亦信之有噤嚙儒生潘依道孫鶴杖策至陰受其術時時人行主臣禮于是錫斌遂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山二山間久之錫斌出行新城民掩殺銀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道簡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位豹房大幸世宗崩位復出浣

衣局人謂之王流衣云

藝海珠塵

形史拾遺記卷四

圭

藝海珠塵

南瀝 吳 省蘭 泉之輦
龍游 徐 崑 玉山校

毛奇齡

世宗朝 興王如將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籍隸
京師父効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玉田伯生如
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為興王如生二
子長恬王厚熙次仰世宗也興王如居邸一年世宗
入繼大統即位甫三日仰奉箋請漸邸迎如而令廷臣
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謂宜考宗而稱興王為皇叔
父如為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如已迎至通州聞稱皇
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此子謂他人母乎不肯入上聞之
啟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上張總者逆上意謂宜
考興王而母太如上大喜乃始迎如來將入宮禮臣具
儀注謂應由崇文門進東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入
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大明門承天門午門之東從
主門入又不許崇文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
御道在焉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
入朝太廟于是羣臣相顧爭謂王如無謂廟禮不聽又
謂當具諸王如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太后具太后車
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闕奉先殿不廟見頃
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羣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
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失諭者謂議禮
所致乃始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
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璠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
任情與羣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與獻后去本生
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如為聖母章聖皇
太后去本生二字五年為興王作世廟成奉如入闕廟
大學士石瑄等力爭之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

大學士石瑄等力爭之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

藝海珠塵

頌所製女訓于天下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
慶靜貞壽九月奉如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
及景帝后陵十六年奉如幸金山命諸臣進儀行殿十
七年九月奉如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
曰朕皇考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尚以諸王禮
葬滿衛淺薄室隨狹隘比者展視山陵于成祖長陵之
北得支山曰大峪林尚鬱行實為吉邱欲起逆梓宮遷
廟于此朕不敢專下告于皇祖既得吉卜二三勳輔近
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擇期舉事又諭曰聖母升遐山
陵為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預建顯陵于是以朔屬
都尉京山侯崔元為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為禮
儀護行使大監鮑忠為奉侍官指揮趙俊為吉凶儀仗
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勳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
視之忽謂曰朕皇帝體魄強壯陵者二十年北遷遠
大不寧于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
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
秋享祀遠近迥殊如初議便上曰就謂四海非王土與
且孝陵何以尚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母行第令趙俊往
承天啟視元宮乃上太后尊諡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
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謂顯陵不吉上乃議南

巡九卿大臣許寶等皆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
已而侍郎呂梅給事中曾庭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
繼諫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良鼎上書諫不聽良鼎下詔
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殿其一以侍台葬工竣歸過慶
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窆母塚供于祀典請記之上
忽曰帝堯母有窆洵乎合葬非古也即拜少南左春坊
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
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
崔元護梓宮南祠七月合葬顯陵主祠廢宗廟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昭聖張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昭聖張

太后為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各有佳劍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為后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璠下獄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既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萬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禮以為禮始自宮闈每誦關雎講教化值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尚若上循視其手后垂按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既而崩當墮時萬言乞妻入視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從因執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葬海味

葬海味

更淺色衣葬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除閣臣張璉執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則素衣經帶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日不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除家璉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為后也古人服喪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喪之喪正期也日月月殺矣殺之九日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深諡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古入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衣二十七日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于大喪也百官表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即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尊之義也猶之古人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誥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與兒昭恭之日出梓宮主門能解祖禮百官一日歸都給事王汝楨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議謂先

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天崩諡悼雖作古法而靈儀有六妃其美稱請下翰林更論上意既久釋乃改諡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諡孝烈先廟而后祇廟泰先殿西室即西次室也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帝元配也宜合葬廟若遺制耐孝烈則舍元配也若同廟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升祔時宜奉孝潔祀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可乃上萬謹曰孝潔恭懿慈濟安莊相天胡聖潔皇后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梅錦衣衛指揮僉事后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其冊立為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後甚婉婉稱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率嫔御行親蠶禮日請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講誦翰林所撰內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于夫道在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道冊張氏為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不思敬異固顧承乾俟其自斃竟成愆愆應收皇后冊符退開別所其天下筭歸德俾如勅十五年葬葬海味

葬海味

上命喪葬視憲廟英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奉養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下雜置諸嬪而間以婕妤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令官言明代宮中無雜置諸嬪制要其所以為儲嗣計未嘗之也至是始用張璠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后建姓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為似續計于是下慈旨為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月后與鄭氏王氏閻氏皇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人並受冊並冠九翟冠

大采鞠衣圭用次玉裁文冊黃金堂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傳制遣大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時后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然未為后也越二年忽廢張皇后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頗首曰臣請為陛下賀夫天圖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為后而以德嬪沈氏為賢妃麗嬪閻氏為麗妃副之故事立后則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調廟下翰林禮部議議請葬海味

葬海味

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武定侯劬為正使少傅孚敬為副使持節冊立上乃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尊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肅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轎尚七袂惟謹廢后祥后奉几筵帥嬪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月上性吝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寧嬪侍上寢寢酣宮人楊金英等謀殺逆用細繫上頸而以銀股刺上膝間幸繫紐有卒誤為殊死結得不繡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至解紐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捕斬其族屬十餘人而籍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之冊為端妃每侍上寢至是上仍愈疑妃免曰端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嗣以妃故赦后是年進后父銳安平伯為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年十二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復悼曰后救我而不能救后乃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為元后像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

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為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言為副使捧冊諷曰孝烈皇
后故事凡冊諷使臣至宮門內侍傳冊以入上又諭
諭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
月喪百日特修冊事承禧宮高宗聖廟齋戒十日是日
皆素服辦事五月葬承禧宮高宗聖廟儀注上命梓宮
從中道行虞祭如禮川九版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
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至
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選更以
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舊制且有引孝潔
而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禮官請安
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嶼兒峪後主不議禮至
十五年禮官始請奉先殿即太后傍以為喪服小記
有婦前祖姑之文因附主焉及邵太后遷陵廟而奉慈
殿毀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旁室而殿旁地陝惟
斜廊兩廡難以奉安于是有奉先殿盡西夾室之制蓋
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
明以元后尊后而上復不許謂當附大廟下輔臣嚴
高尚書費宗等議謂高宗附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
入大廟藏主則擬憲廟皇祖妣之傍以從附于祖姑之
葬海味塵 形史拾遺記卷五 玖

兩等懷二之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為親
為婦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
者皆思忠二人議定即皇矣於是皆思忠惶惑言臣等
愚昧不能仰聖訓論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
而祧子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
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大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
當祧而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而陛下自
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尚以七周以九禮
由義起五可七可九之外亦可加也請于太廟及
奉先殿各增二室為十廟附孝烈皇后母祧仁宗陛下
葬海味塵 形史拾遺記卷五 十

亦無豫焉上曰會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
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當附自應上請而乃自為見
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避豫為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
報問階條上祧附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
猶衡初議報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
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惑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
后當附廟朕久論之謂不宜徒飾繁言惑眾聽欲
待題朕主矣因諭嚴高曰禮官即從朕言勉強耳諸臣
爭親爭帝爭祧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即不
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奠
一卮酒不致以仁宗傷眾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
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且思忠首署名
上猶修前卻猶其表語詰責之仗之百創繕以杜異議
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為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諡曰
孝烈順順敏肅恭誠祇天衛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
潔配世宗廟廟遷葬承慶而別祀后主引孝殿見陳皇
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命事王隆之女薨靖九年遷入宮十
年冊為昭嬪十五年生皇子載殿生時有他妃夢星官
以嬰兒送昭嬪上皇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冊為貴妃皇

子有奇賢當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
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如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
年皇子歲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翌日而病命太醫
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諡莊
敬太子明年如薨先是問麗妃生一子薨諡哀冲太子
至是命如薨問麗妃而以哀冲薨故二太子附之其
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如薨與問麗妃同附主孝潔皇
后陵廟詔可如弟朝用累官都督命事

杜康如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
年如薨遷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
年正月皇子生是為穆宗三十三年如薨是時穆宗以
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
妃或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為東宮
而先薨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
倫序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尚幼也今裕王既
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報朝五日裕王主
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
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橈服喪如孫氏
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況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
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註制可冊為榮淑康妃葬
葬海味塵 形史拾遺記卷五 十一

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己未諭禮部曰朕
仰荷天眷嗣守丕基翊惟虞淵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
恩重大焉朕居外即奉養之禮既闕生前光揚之典
未從身後追思門極痛切于喪夫孝在篤于所生愛必
由于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封恩未報大禮未舉
其何以表因親之前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
母淑妃尊諡附葬茂陵建泰慈殿大內歲時祀享萬世
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禧舉遷附之上
儀禮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諡曰孝
恪淵懿慈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附承慶祀主神

李斌

李斌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嫡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能選擇如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諫也既係親戚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祿之兆也敕勿赴館選徑進大內既進冊禮無字號

穆宗即位後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即位加上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僊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慶主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孝懿李皇后為太子妃早薨册后繼之隆慶元年進為后已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憂之既疾甚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本先帝所與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舉止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駕朝野皆慶以為相傳或

失齊疑總稱頌又聞皇后離坤寧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畧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懣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從此却病耳爾不嫌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即位上徵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十四年七月崩諡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在天弘聖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尚為貴妃也神宗每晨詢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即宮

每來宮中

彈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慮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

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慈聖神宗又幸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為兩宮歡每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講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與至景運門慈聖與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與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于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與貴妃鄭氏扶慈聖與而人少恐請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

鮮更衣必膝行稽首屏攝息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于其始陳劇戲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鄭縣人父武清侯李文全母王媪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日不散后初為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歷元年前上徽稱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別之時太監馮保欲媚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設法尊禮于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無少別焉慈聖徙居乾清宮視上臨御諸外廷事一切倚

慈聖皇太后

太后雖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由西苑兩宮

人侍上醉顛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劍擊兩宮

人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曰太后聞大怒白尚青袍屏簪耳傳語開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已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發客用孫海三人遂之十年進明肅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同謁山陵二十九年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肅四十二年二月崩諡曰予以眇躬

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啟佑子寶蓋焉茲者遊疾瀕危皇帝齋居禱禱命數已終子亦怡然大還其象恒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恤必過良軫子懷當順變節安靈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皇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忝元良大小臣相與鼓睦共理到隆以副予懷愴至

帝元良大小臣相與鼓睦共理到隆以副予懷愴至

帝元良大小臣相與鼓睦共理到隆以副予懷愴至

帝元良大小臣相與鼓睦共理到隆以副予懷愴至

欲發願修復不費官錢自捐帑銀蓋造仍舊已完功矣
卿等當撰文製碑頌聖母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冊立事
未定給事中姜應麟等願以請定國本曰見斥革后問
而惡之會上入侍膳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
也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
時內廷呼宮人為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既而羣
臣請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
秋為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卻之且曰不知吾
潞王可官來上謂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以進言論
死后憐其母老言子上釋之玉照宮女伎能戴燈舞自
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為傷生后遣還其家使配焉后
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父封武清伯進
侯子誠銘嗣弟誠錫誠鉅等皆都督偶武清舍人給軍
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諱內使以聞上命取所支布一疋
驗之果紕裂即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
清職上御講筵召閣臣言狀居正為營營得止太后乃
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于
法后生神宗及靖王潞王明有邸册英如載
各如皆失傳不載

段恭妃無子萬歷中猶存嘗以外家貧遣中使持金茶
壹一私遺外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
器物豈可闕出詔答中使而自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
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
神宗朝
萬歷 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永年
伯萬歷六年孝定太后為神宗擇配而後為皇后性
端謹上下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攝一切章奏盡
留中不下后封識藏事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光宗在
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太后得太后
歡心上寵幸鄭貴妃器之不校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
貞萬歷四十八年四月崩諡孝端先葬定陵光宗即
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憲仁明純聖顯皇后

未及上帝崩壽宗立始舉大禮焉主附廟后與新建伯
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爵上嘗問后家有官乎
后對曰猶說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坤
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為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
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
時稱徐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王后傳
王后傳
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為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
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即記
年月日及所賜以為驗上侍慈聖寡語及之上不應慈
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
藝游珠塵彤史拾遺記卷五

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十年
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為皇長子既而鄭貴妃生
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既無寵又不得見
上一切恩禮盡為鄭氏所抑二十九年冊立皇長子為
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
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每至后后鄭氏必使人尾
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宮門猶開扶輿而入后目眇
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
泣左右皆泣鄭氏猶令閉三日不傳聞臣葉向高言皇
貴妃薨四日未見傳諭且禮儀未定雖傳典所載頗詳
而皇太子母妃前所未有宜另議從厚不報向高又言
之乃議諡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光宗即位
下詔曰朕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
則我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
宮既莫親于溫清今居禁闈徒有痛于栝捲欲申罔極
之深悼惟有墜稱乎朕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康如節諡神葬不陞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
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肅徽稱舉聖祖之隆儀飭闕
宮而孝享兩禮部其詳議以聞壽宗即位上尊諡曰孝
靖溫懿徽淑貞慈參天育聖皇太后遷附定陵祀奉慈

鄭貴妃大輿人萬歷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
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如故許鄰家子
為婦然閨聘物他家不聽娶而鄰家強之兩家爭且聞
如闕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即籍姓去既入宮冊貴
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如權請善婚後庭寵倖者無
出如右時恭妃既生皇長子願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情
寵請立己子為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
殿祠星君最神如嘗以祈嗣過祠進齋焉至是請謁謝
選上設誓許他日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台中賜妃人
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冊立未
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豫教
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太后又
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移皇長子居
迎禧宮既而冊立為皇太子同日冊妃子為福王皇五
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既立上遣人
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盡已盡蝕之矣
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初刑部侍郎呂
坤為按察時作閩範圖說一書大略陳矩從坊間購之
持以進上上偶賜妃如為之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
藝游珠塵彤史拾遺記卷五

有撰閩範圖說版者名曰憂危茲議以為此書本呂坤
媚妃為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
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如之刻之因以自
指此易儲之本也故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朱東吉者
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曾上憂危一疏因即借其
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即憂危者為之也時其疏
盛傳京師然不得其入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
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
如弟鄭養性為言于上上重論二人然豈妖言不問越
五年又有為續憂危茲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

太子已立然又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爲
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曰朱廣爲相廣
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廣所用者又則有王世揚孫璋
李汝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積陳汝忠王名世王承
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胤有婦人焉
支王否伯臣考而立武王即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諸
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既久得赦生光者抵之
乃已至四十一年又有王曰乾者上疑高奸人孔學等
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使妃賴關臣葉向高
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宋親勸張
差其所供履保劉成則坤翊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
元等合詞謂差風瘋差之供係之案指使廷臣各相持
不能解于昇貴妃向上泣上曰外廷語藉藉可畏若自
乞東朝解之妃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召見羣臣于慈
寧殿太子降諭毋休連因立殺張差定獄而他不之及
神宗崩遺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
遺侍李氏共踞乾清宮邀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
宮事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薨諡恭恪愍榮和
靖皇賢妃葬銀泉山鄭國素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勝朝形史拾遺記
蘇海珠塵
南瀛 吳 省蘭 泉之軒
仁 韓 元章 若思拔
毛奇齡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爲皇太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溫惠元妃肅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海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廟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蘇海珠塵
王皇后肅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歷三
十四年十一月生肅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
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肅宗即位十一月上諡曰孝
和恭獻溫穆慈諡天祐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
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爵嗣未旬難
李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
元順母徐媼初八太子宮爲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
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廢既而光
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掠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
信王進賢如天啟中信王未之邸舊居陽明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幾王墳乎曰向其傍有劉媼墳乎曰有
每密封金篋往祭焉又即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
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
瀛國太夫人稱太興徽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
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
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
遺像真能得傳慈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
女進封懿妃當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
指其肩腫及頰輔問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
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定禮則諸殿沿革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為較便德瑁曰善于是闕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順十七年都城戒嚴文炳文耀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遷不得及事急召文炳及駙馬都尉董承固使護行文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蔽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捕賊皆相向哭既而城陷文炳文耀皆門死李如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高別之莊如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孫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既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八女遂改

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即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即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為皇后王才人為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為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榻問憑几論曰李選侍夙保震器無背國不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李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畢後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選侍遂踰乾清宮因挾制皇長子選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燾吏部尚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遵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踰殿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與焉為

宗即位下詔曰朕昔幼沖皇考選侍李氏侍龍扈行氣嚴聖母以致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視顏口傳至今念及尚含羞報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選等傳旨每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曠宮俱遵皇考遺愛有此體悉外廷諛聽李黨誣詆實未識朕心之敬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涖庫首惡自干

憲法勿使架魁賄賂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沖齡登極仰庇祖宗眷祐內外清平以為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讒言如科臣楊建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疑九月初一日皇考寶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暖閣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三朕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釋誓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于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避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爾與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曰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勿擾君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佳使宮其欲勝衣服皆係皇祖所賜選侍侮慢凌虐朕盡

藥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六 六
夜涕泣皇考向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疎自有分別請所行事朕會祕諭閣臣不令傳抄若選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嚴前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宮嫗說話如有即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知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何以猜度過計藉口口實如翼口選侍患病而進將用人以抵命乎將爵告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職可不開平邇來各官不為聖母只為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昨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履后土

則恩母德戴皇天則恩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實備朕躬不顧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者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啟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紛咸懼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昂然肆辨自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卻借密揭為繼春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罪姑著原局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雖皇八妹八井攝攝流言誣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廢繼再則遞舖支君本欲遂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誣捏始從輕制籍永不敘用當是時上方履選侍移宮一案尚無端見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為當安選侍故有是論而其既密用事而上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侍為康如翠小念移宮之名正不足以殺諸賢乃創為封疆一案親驗西出大獄旁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召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揚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申道王安倘為移宮之事捏造罪孽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眾力強不許廉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踰險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連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手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于前天廟朕心補封于後

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叔子事
况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當護
熊廷弼移壤封疆鐵案既定猶負其重賂力為出脫託
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過樹私人布滿津要操法
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
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
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
九邊楊漣等雖追賊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
法司從重擬罪奏書既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回
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
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
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違者
治以妖言惑眾之罪特諭由此瑞難大起而國運隨之
墜其禍自移宮始先是崇禎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雨
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為選侍當封相顧賀而其後
閣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內李妃故稱東李性簡重
寡言笑位素居西內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
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甚多天啟元
年二月冊封莊妃各御用事妃持正無私凡宮中禮數
藝游球塵

多被裁抑妃不事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為承奉正每謂
妃私懷不以禮當在妃前嘗高使賜肆無忌妃以氣
慶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過母選侍亦
一驚費累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囑勿
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波非
魚汲火井亦如之至是日吾不能奉侍王矣崇
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
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齊氏不合肅宗即位後
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西向

勝朝彤史拾遺記 卷六

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高人禮葬而斥其答
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天啟 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啟
元年四月冊為皇后性嚴正敷于上前以顛倒舊章
為言盡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以法客
魏大恨遂于宮中播荒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
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已女也罔上大不道
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差驗乃已三年后身客魏盡
逐宮人之異已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病假技摩陰
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榜于宮門列忠賢逆狀
藝游球塵

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非彼迷諸人
所為而逆黨部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
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氏為后后劉
知選侍知之自上疏參國紀榮慶與繼之禍且回潮頓
閣臣力救得免崇禎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選
命定迎立事慈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寧宮時奄方
正洲左右趨伺者皆其黨后除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
友即尚猶從成晚家取饋食進至是上見后感激諸臣
子之敬乃召選侍張國紀于河北慰之而諭知選侍
環以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

周鏡請上后徽號時國紀日歷上恐舉大典多費嘆曰
吾之不能盡孝事負也或言周鏡有所授已下理而頓
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南中尚有家可居
又曰廷儒誤皇叔因歷言廷儒則上事周后問以閣上
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對對遠已十七年三月都城
陷賊架李忠者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
自縊死

裕妃張氏有嚴性不為客魏用客魏惡之會妃已有身
鋪宮磨冊如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旨閉
禩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錄數日天雨
甚年未嘗

彤史拾遺記 卷六

其屍懸廟前始復即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啟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
地大震宮瓦皆墮似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
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舊夕上慰之先
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
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慨腕至是侍上寢
從容為慧妃乞憐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
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于海子殺之
幸妃故禁裕妃事預蓄乾食藏流殿閣半月得不死後
乃斥為宮人而逐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饋
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崇禎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即皇
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瑞福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
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嬪嬪嬪嬪禁居乾西崇禎初
復加封冊使宮中供養如法他有馮貴人惡忠賢擅嘗
勸上罷內操忠賢怒矯旨罰貴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
為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郊日掩殺之而
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崇禎帝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
崇禎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
藝游球塵

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躬操作頗性貞靜居平
不見商天啟中選信王邸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選婚
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階升印中選皇太后暮以青紗帕
取金玉跳脫擊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
倚以銀幣選還時神宗刻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
悉繫成于孺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
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大耶因冊為信王妃
上即位立為皇后以后父奎為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
督同知既而封奎嘉定伯后家本御營而入典宮政務
滅倫故宮中廢費不為外家乞恩澤即歲時大臣命婦

入朝輒亦贊必以禮時天下儀禮府庫虛上憂勞
節用而後所行台意上甚微之初神廟以孝恭故設
兩宮百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樂舞無不備至是悉
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備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
供奉取時事諷諭以備規諷時早蝗中州賊大起戲者
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
上亦泣是日遂罷戲上薄于聲色宮中不蓄寵惟因貴
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倦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慶且朝
正妃當詣坤寧宮朝適天寒雨雪覆車止門外不即入
又不令傳兒久之遂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為貴妃即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六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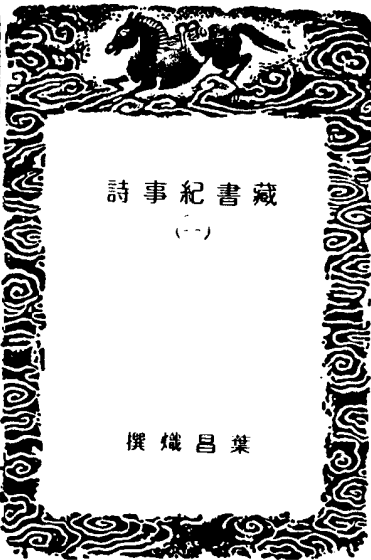
傳人相見且故為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妃車入坐朝
之朝已遷下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
陽引意而別為微詞桃之上在交案殿與后語不合上
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等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
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
啟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承和門看花請召如上不
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
仁母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
朝已也而泣欲太子為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聞寇
漸棘後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燕意在南遷也上問
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啻盡且不啻言外多
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歷六年立中
宮時隨冊為昭妃於嬪階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
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后之選昭妃贊成
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妃朝畢坐而贊以茶上
甫就坐忽火中樞榜花射响徐問太妃戒勿驚尚衣
者覆以被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贊尚衣起謝
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
子苦多著北人呼多寶難枝梧兩夜文書自謂年甫
踰壯尚可磨耗不謂遂爾步在太妃前愴然不自持

至此太妃泣上歸為后后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
庖制后兄上體瘁具酒餼為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
瀛國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瘳
而哭言動舉止如平時又云親自為解菜者上勿卻
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為此豈亦有
所聞耶曰無有外人有溺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
在冥冥尚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后
再拜舉筋相向哭淚滿襟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
二公主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昭仁主六歲未封以
居昭仁宮故名啟事太子既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
坐便殿皇長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案有急奏則冠被
河南報也上嘆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耶今後竟入朝
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上至宮曰事急矣
后即于上前再拜自經死 清兵定京師
世祖章皇帝特諡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
寢園名恩陵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居揚州父宏遇以善自蒙
生妃而嫺妍揚故多術女習伎能宏遇娶之為後妻教
妃鼓琴天啟中幾死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禮妃時同
冊者為袁氏淑妃禮妃父宏遇授遊擊將軍錦衣衛指
揮淑妃父直授錦衣衛正千戶二妃雖並冊居東西宮
而禮妃最寵未幾進禮妃為皇貴妃貴妃體潔有德無
香雖盛暑無汗背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頗
敏慧善向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
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召母入乘間令
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皆注宮門
籍不復禁妃善梳篦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御首
服別作副髮髮間宮衣用紗縠雜繡諸朝繡而隱以
他色如碧畫然上冠舊綵鴉青石與珠相間她去珠易
以珠胎而嵌鴉青子其中望之有光焉宮中燈多鑲金

臣臣雖炬麗而炬不外達妃乃劍燈扇每當屏處去一
方以疏納扇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時屏間過高
迴崇柱大廟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為低階曲櫺窗以
敞櫺窗採揚州諸什器牀供設其中宮西建一靈藥
石為洞時花藥每張睡坐其傍曰殿日臺又以永巷接
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為藤夾棧葉覆之
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製然較便故上亦聽之
且嘗去小黃門之鼻已與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
特妃頗于預每見上輒為外家乞恩澤而宏遇以妃故
官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朝士附勢者爭
藝海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六 五

居啟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
驎子李國正許其見國瑞藏藥物自莊房土地外外精
鑿聚寶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
怒責之時瀛國大夫人病定伯李駙馬都尉同辭為
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憑之為言者曰
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滿吾逝將去此皇五子慧隨
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為九蓮
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供進菩薩祀之武清侯即慈
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為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
上悔嘆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諡曰愍靈王而武清寬
其罪未報 彤史拾遺記卷六 三



藏書紀事詩

葉昌熾撰

吾鄉黃堯圃解元好藏書尤好宋元本與先祖文恭公相善... 嘉慶時曾刻四元唱和詩字仿宋刻甚工...

申三月陸所藏書存中街前注氏義莊書四十箱既失八月... 申三月陸所藏書存中街前注氏義莊書四十箱既失八月...

三代方策遺哉逸矣漢初典書皆竹帛班志所謂篇竹書... 也卷則帛書也後世書不用竹帛篇卷之名失其指矣...

長一尺二寸聘禮疏引鄭君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皆二... 尺四寸李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此古...

籍祇有釋氏寫經絕無儒家言近獨山莫氏得說文木部又... 日本江全善等訪古志中所載卷子本甚夥皆未可盡信...

刺川姚氏源蔡氏之類是也一日書棚本臨安府棚北大... 街睦親坊南陳道人書籍舖太廟前尹家書籍舖之類是也...

以爲異也葉石林謂福建本徧天下攷今時所傳閣本以建... 安余氏爲最著有宋有仁仲余恭禮余唐卿余彥國元有...

渠皆是也宋元舊槧明代傳世尙多故鈔山堂書錄以數千... 部計至明季變亂而古刻始漸就散逸以蒙叟遵王兩世之...

編校書錄錄琴銅劍樓之藏無不寓目既而葉子館潘氏滂
喜齋凡文勳公所藏又偏關之葉子自恨家貧力薄不能多
得異書又歎自來藏書家節食縮衣勾集善本曾不再傳遺
書星散有名姓窮如之感因問羅前聞攝摭逸事竭入九年
之力由宋元迄今得詩二百餘首貴如明代衡徵諸譜微如
安麓村錢錢聽默之屬無不荷載采集可謂富矣蓋翁所見
古書錄今既無傳淵翁擬撰藏書家精華錄著一錄亦未克
就乃君書竟及身寫定夫非藝林絕業乎世有竹垞其人必
當為珍姿之賺矣君著書宗旨意在搜揚潛逸故於考槃幽
懿鄉曲遺聞纂述尤具吾吳先哲如柳安愚吳方山陸聽雲
王蓮涇之屬皆生不越壑巷名不挂通人君一攷其生平

采披甚荷又如札雁里草堂之談補瑣川吳氏之世繫訂隊
蒐殘裨益志乘非細昔願俠君選元詩夢古衣冠人來拜君
闡章之功什百秀野其亦有冥通之異夫光緒辛卯孟陬同
邑王頌蔚撰

卷一

毋昭裔守素
孫光憲孟文 丁頤 孫長蘅
徐銜楚金 王銜鯨祥
江正元叔
劉式叔度 張邦基子賢 元申屠致遠大庠 國朝
朱繼暉
朱遵度 朱昂舉之 王師範
昌王宗晟 榮王宗韓
趙文定安仁
趙元考彥若
趙令時德麟
南郡成氏 九江陳氏 胡仲堯
郭延澤 元千奴
畢文簡士安 畢良史少董
姚鉉寶臣
晏元獻殊
宋宣獻綬 子敏求次道

藏書記事詩

王洙原叔 子欽臣仲至
黃暉景微
周啟明昭回 高頤子奇
杜鼎昇大峰 程貫季長
李淑欽臣
富文忠弼
田偉 子鑄 亳州邢氏 饒州吳氏
司馬文正光 信陽王氏 道經堂主人
劉恕道原 子義仲壯與
蘇魏公頌
呂正愨大防 張玠

沈思持正
李常公樺 彭惟孝孝求
沈立
潘須泰氏
錢鏞穆父 弟蘇岳仲
張應子厚 宋琦
樞為王氏 胡定之
賀鑄方回 曾政彥和
王莘樂道 子銜性之 孫廉清仲信 明精仲言
葉夢得少蘊
李莊簡光

魏衍昌世
蔡致君
趙明誠德父 李滿照易安
黃伯思長睿
董道彥遠
方漸
東平朱氏
吳興可權 吳祕 莆田李氏 劉氏
鄭樵漁仲 林霆時隱
井度志孟 屍公武子止 鮑慎由欽止 金字文虛
中叔通 宇文時中

劉傑鳳韶美
石邦哲照明
陸游務觀 子子通
尤文簡表
閻人滋大德
張徵伯壽 張用道夢卿
樓宣獻綸 潘景憲叔度
劉之稱
周輝昭禮
岳珂商之
史守之子仁

鄭寅子敬
徐鹿卿德夫 陳文定宗禮
衛湜正叔 李衡
蔡瑞 陳伯明
許棗枕父
陳振孫伯玉 程棨隨齋
賈似道 廖登中 明嚴嵩
俞琰玉吾 孫貞木立庵 杜瓊用嘉
周密公謹

東丹王倍
元好問裕之
趙文敏孟頫 李維柱本石
莊肅恭叔
張安子昭
袁易通甫
袁文清枬
吳郡陸君 陸友友仁
景春忱君
蘇天爵伯修 張貞毅思明
孔文昇退之 子克齊行素
蜀紳紐鄰之孫

倪瓚元鏡

孫道明明叔 夏庭芝伯和

陳季模

周定王楙 朱睦㮮灌甫

隋獻王權 朱謀埜鈔儀

晉莊王鑑鈺 靖王奇原 端王知烺 簡王新煥

秦簡王誠泳 定王惟焯

光澤王龍瀛 衡王祐禪 高唐王厚煥 廬江王見

滿 微王

宋文惠濂 曾魯得之

徐達左良夫

虞堪勝伯 虞子實

浦江鄭氏

楊文貞士奇

周文襄忱 國朝丁日昌禹生

袁忠微靜思

葉文莊盛 元孫恭煥伯實 七世孫國華白泉

郁文博文博 老寇四

邢量用理 邢參麗文

沈周啟南 子雲鴻維時

史鑑明古 裔孫兆斗辰伯 李鑑明古

陸容文壘 王時敏遜之

吳文定寬 伊侃

王文恪鑿 子延詰子貞 徐文敏緝

徐源仲山 弟澄季止 陸完全卿

朱存理性父 朱堯氏凱

楊循吉君謙 劉昌欽謨

邵文莊寶

王獻臣敬止

逸賈庭寶

顧璘華玉 弟璵英玉

都穆元敬

唐寅子畏

李文敏廷相

陳察原習 張寶允清 顧理孝柔

陸文裕深 黃標良玉 施大經天卿 宋懋澄幼清

孫道靜景曠 孫楨仲楸 孫育思和 賀煊 賀裝

黃公

文壁徵明 子彭壽承 嘉休承 孫元鈇子悱 曾

孫文附嘉孟 從鼎定之 從簡彥可

錢同燾孔周

朱良育叔英

徐縣子仁 黃琳美之 羅鳳印爾

黃魯曾德之 省曾勉之 史臣紀載之

袁翼飛卿

初愈大中 俞弁子容

閻起山秀卿

王寵履吉 彭年孔嘉 周天球公瓊

顧仁效 顧元慶大有

袁敦尚之

朱承裔子備

豐坊存禮

楊僕夢羽

唐順之應德 唐宇昭 唐仁良士

李開先伯華

范欽克卿 從子大徽子宣

卷三

秦汴思宋 子柄汝操 柱汝立

安國民泰

茅坤順甫 孫元僕止生

陸師道子傳 陳道復復甫

錢穀叔寶 子允治功甫

顧德育克承

顧從禮汝由 從德汝修 從義汝和

何良俊元朋

晁璠君石 子東吳叔權

姚翼翔卿 國朝姚觀元彥侍 子慰祖公夢

劉鳳子威

孫七政齊之 孫朝肅功父 朝讓光父 曾孫孝若

藩孝維

孫棧子虛

孫允仰伏生

孫江岷白

孟守約

王世貞元美 世懋敬美

高謙深父

張應文茂實 子丑青父 國朝張秋塘

盛時恭仲交

朱大韶象元 孫克宏允執

華夏中父

姚咨舜咨 唐詩以言

顧起程元韓 顧宸修遠

周良金

吳元恭 吳惟明康庚

何鈞子宣 子允弘季穆

何錡子端 孫述履公藹 述舉公邁 雲士誠

何大成君立

沈節甫以安 沈啟原

沈與文辨之

吳岫方山 元伍德

項篤壽子長

項元汴子京 項禹揆子毗 項德榮

潘允瑞仲履

歸有光熙甫 妻王氏

邱集子成

趙文毅用賢 子琦美元度

胡應麟元瑞

莫雲卿廷韓

秦四麟季公 秦景陽

黃居中明立 子虞稷俞部
 祝以爾耳劉 李可敬受甫
 焦文憲斌
 張民表林宗
 謝肇湖在杭
 曹學佺能始 馬恭敬森 陳邁
 姚士舜叔祥 呂兆禧錫侯
 胡憲亨孝棫
 祁承燦爾光 子忠敏彪佳
 謝兆申耳伯
 陳第季立 高儒

李如一貫之 姪忠毅應昇
 趙宦光凡夫 子均靈均
 潘曾慈昭度
 鈕石溪
 陳良卿 陸元厚
 陳繼儒仲醇
 徐渤惟起 子廷壽存牙
 耿憲國 裔孫應蛟
 沈嗣選仁舉
 許元溥孟宏 許心辰丹臣
 高承挺寓公 包權芳子柳
 陸寶敬身 陸字燦春明
 陳煌圖鴻文 陳帆際遠
 黃翼聖子羽
 毛晉子晉 子爽華伯 表奏叔 辰斧季 孫綬禹
 嘉年
 王成與公
 周榮起研農
 金俊明孝章 子佩亦尚
 顧韓開林 顧道隆
 王迺昭
 馮舒已蒼 弟班定遠 知十彥淵 知十子武賈伯

陸貽典致先
 蔣之翹楚禪 蔣石林
 譚應明公亮 應徵公度
 卷四
 怡賢親王 果恭親王 成親王
 錢謙益受之
 錢謙貞履之 子孫保求赤 孫文仲頤 族孫興祖
 孝修
 錢裔蕭嗣美 子曾遠王 孫沅楚啟
 陳士業宏緒
 孫承澤耳伯 梁清標玉立

曹溶潔躬
 周亮工元亮 子在樓雪容
 黃宗羲太冲
 吳之振五舉
 呂留良莊生 子孫中无窮
 馮文昌和祥 江立玉屏 韓泰華小亭
 葉奕林宗 子裕祖仁
 葉樹廉石君
 張拱端孟恭
 朱之赤臥庵
 蔣琦綺臣 蔣玢綱臣

張傳文通
 顧苓云美
 顧涓伊人
 季振宜說兮
 孫潛畝園
 翁澍季霖 子校秀升 拭狗版
 王文簡士贖
 張惟赤 子膳小白 孫芳潤賈士 曾孫宗松 宗
 植 載華 柯 元孫鶴徵
 宋學攸仲 子鈞蘭揮
 錢陸燦爾發

徐乾學健庵 弟秉義果亭 元文立齋 子燭章仲
 陳自舜小同
 納蘭性德容若 揆敘愷功 火研齋
 安岐儀周
 曹寅子清
 朱彝尊錫鬯 孫稻孫稼翁 李延昆辰山
 馬思贊仲安
 任森晉賢 弟文柏季青
 胡介祉循齋
 陳昂書厓
 龔翔麟天石

鄭梁寒村 子性義門
 惠周揚元龍 子士奇仲璠 孫棟定宇
 黃叔琳崑圃 子登賢雲門 顧守謙子大
 查慎行悔餘 孫岐昌樂師
 李紱巨來
 顧嗣立伏若
 林估吉人
 蕭夢松靜君
 何焯岫瞻 弟煌心友
 蔣泉子遊 蔣重光子宣
 陸謬其清
 席鑑玉照
 孫棋寶洲
 曹炎彬侯
 李穰虛山 鄭杰昌英 劉筠川
 王聞遠聲宏
 張位良思 子德榮光之
 宋定國賓王 錢枚方蔚 顧夏珍
 浦見龍起潛 許仲堪眉岑
 王孝詠慧音
 吳銓容齋 子用儀拙庵 成佐耀庵 孫泰來竹嶼
 元潤蘭汀 英簡舟 曾孫志忠有堂

藏書紀事詩

藏書記事詩

顧若霖兩時 孫瑀聽玉 顧至於山
顧階升步巖 子應昌桐井 顧階方水 潘子健聲

卷五

聲

富察昌齡敘棧

丁敬敬身

金檀星昭 孫可採心山

吳允嘉志上

吳焯尺牋 子城敦復 玉輝蘭陵

趙豈功子 弟信辰垣 子一清誠夫

馬日瑄秋玉 弟日瑄佩兮

王德溥容大

杭世駿大宗 注一之

沈廷芳嗣叔

全祖望紹衣

董德訓璋 董蠡舟鑄范

王漢載揚 楊復吉列歌

孫從添虞增

魚元傳虞巖

顧士榮文甫

孫宗謙栗忱 子仰曾 蔣升瀛惠堂

汪憲千陂 子汝璩坤伯 壽仲連 瑜季懷 孫誠

孔音 曾孫遠孫久也

馮應榴星寶 弟集梧軒圖

翁方綱正三

盧文昭紹弓 盧青崖

蔣宗海春農

紀文達明

王昶德甫 王鳴韶鶴溪

朱筠竹君 子錫庚少河

周錫璜仲連 子謝盒

朱邦衡秋崖 姪奕文游 余蕭客仲林

李文藻素伯

周牙年書昌

玉棟筠圃

周春菴兮

汪叔叔秀峰

周厚靖仲育 沈紹賓廷作

鮑廷博以文

郁禮佩先

姚瑚古香 姚虎臣

孔繼涵補孟

程晉芳魚門

陸時化潤之 金元功

陸烜子章 沈采虹屏

吳翊鳳伊仲

吳嵩樵客 子游鳴虞臣 孫之淳鹽鄉 姪昂駒隄

宋大樽左非

張燕昌文魚 張廷濟叔未

汪中容甫 子喜荀孟慈

金德興學巖

張敦仁古餘 張徵齋

王宗炎穀歷 王紹蘭南陔 陳春東爲 汪繼培因

法式善開文

丁杰升衡 錢履廣伯

孫星衍伯淵

秦恩復敦夫 江藩子屏

張祥雲鞠圃

阮文達元

袁廷樞又愷 貝琳簡香

顧之達抱冲

黃丕烈紹甫

張燮子和 孫睿鏡美川 姚晚真

黃錫蕃振升 韓配基

戴光曾松門 戴大章堯聲

陳鯉仲魚

程世銓叔平 張思孝白華

顧廣圻調菴

何元錫敬社

張紹仁學安

陳塢仲遊

沈慈十峰 弟恩綺雲

許宗彥周生

倪模迂村

嚴可均鐵橋

嚴元昭久能 張秋月香修

劉桐舜輝

陸芝芳香圃 杜煦尺齋 贈弟春生禾子

翁廣平海琛 彭桐橋

陳徵芝蘭鄰

錢天樹仲嘉

汪士鐘閩源

葛香士

張海鵬若雲 姪金吾月霄 大鑑友柏 邵思多履

仙

黃廷鑑琴六

陳揆子準

楊端勤以增 子紹和彥合

曾劍勉士 吳蘭修石華

李筠嘉修林

馬瀛二槎 馬玉堂芻齋

童銓佛庵

程廷獻書城

計光祈曠伯

王兩樓

錢照輔鼎卿 照祥錫之 照泰魁香 照載嘯樓

照燈心傳	劉喜海燕庭	子鑄子雍	孫秉淵敬之	秉潛性之
季錫時茲耘	朱緒曾述之	甘福德基	劉位坦寬大	子銓福子重
陸鈞瓠尊	章金益齋	胡惠塘鏡江	曹言純種水	管庭芬芷湘
錢泰吉輔宜	路慎莊子端	葉名禮潤臣	邵懿辰位西	蔣光煦生沐
胡奕心耘	楊文孫秀實	勞權平甫	弟格李言	郁松年萬枝
顧秉源潤齋	沈琳惠翠淡	顧沉湘舟	莫友芝子侶	劉康春禧
袁芳瑛漱六	劉履芬彥清	楊繼振幼雲	崇恩語鈴	座主潘文勤公諱祖蔭
黃子壽師諱彭年	子再同	國瑾	朱徵子清	孫鳳鈞銓伯
陸心際剛父	蔣鳳藻香生	卷七	續補九首	李芝綬申蘭
趙宗建次侯	趙之謙益甫	孫古徐	周星詒季貺	

丁丙嘉魚	李文田仲約	黎庶昌菴齋	方功惠柳橋	宗室盛昱伯希
王文敏懿琴	江標建報	附錄二十三首	江南王別駕	無取三首
泰山趙氏	宛陵太守	沈率祖	杭州張氏	釋文瑩道溫釋一首
陳景元	無爲道士	道一首	換書士人	換書一首
蘇叔敬	訪書一首	程洪溥	木庵	贈書一首
沈時公	贈書二首	陳坤維	畢昇	華燧文輝
華理	華聖	括字板一首	建安余氏	書買入首
陳起宗之	陳思	陳世隆	彥高	尹家書籍鋪
平水書籍王文郁	童佩子鳴	序目	老章	陶正祥庭學
子珠琳蘊輝	錢聽默	侯駝子	陳駝子	傅揮漢瑞
周慈	寫官二首	許翰屏	胡質	虞山孫二
錢半巖	裝訂一首	王廷培	越石	黃正賓
骨董一首	右藏書紀事詩七卷	原築六卷	尙爲未定之本	及門江建霞
太史校士	湘中錄	副出都	選錄諸本	今靈鶴閣藏書本是也
其開引書	仍舉例	踏駁如郭	延澤杜大峰	程季長皆生津

京盛時不應附兩宋之末徐良夫虞勝伯皆當仕明不應入元末歸隱甫與沈以安同年曹彬侯爲席玉照之客欬次先後不應通經寫生並錄亥豕之訛亦多沿而未創各存刊誥石既畢遂取舊棄手自釐訂舊例不錄生存斷自蔣香生太守爲止今以續得九首移原稟附錄諸詩別編爲一卷都七卷正史有傳者據史爲次有科目者以釋褐先後爲次無者以其同時人序跋贈答參稽而互訂之詩注亦小有增損雖几塵風葉未敢遂謂定本粗可殺青昌熾焉冠即喜爲流略之學顧家貧不能得宋元聚視藏家書目輒有望洋之歎因念古人愛書如命山澤之權構項黃散吾吳如孫道明朱叔英吳方山沈與文皆名不挂於通人之口縷細既散蒿萊寂然可爲限梯顧瀾先生嘗欲舉藏弄源流策所見闕述爲一編稍傳文獻之信竊不自揆肆業所及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傳錄古今文集見有藏家故實卽實卽錄之先緒丙戌以後度嶺而南暨客都門見閱稍廣篋衍遂充初欲入爲一傳自維才識庸陋絲麻管削始終條理之不易乃援厲樊榭兩宋雜事詩施北研金游紀事詩之例各爲一詩條舉事實詳注其下稟成置箇中初未敢示人旣而稍稍就正於有道先師潘文勤公一見擊賞卽欲付梓奉命揚若旋有龍蛇之厄痛梁木之遽摧撫牙絃而輟響方謂茲編將與元文同置醫硯建霞固與聞侍坐之言者越十年卒取而傳之其可感也已然自是不能自秘承海內宏達君子商榷疑義糾正謬字竊又自悔流傳之太早仲午比部德恩重刻謂是本出理玆絲而披豐華可爲桑榆之補炳燭餘光達羅憂患校讐編輯皆賴助我微涖雖不足自享師友之誼不敢忘刻旣竣爰書其顛末如此宣統二年歲在庚戌長洲葉昌熾書於花橋老屋

藏書記事詩卷一

長洲葉昌熾

蜀本九經最先出後來李孔到長興補津母氏家錢造海內通行價倍增 毋昭裔守素

宋史毋守素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錢板守素齋至中朝行於世 焦氏筆乘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王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並傳於世 又云蜀相毋公蕭洋人先為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

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家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藝祖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徧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眾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焉高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昌熾案揮塵餘話亦載此事云唐明宗平蜀命太學博士李鈔書五經使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鈔書印本後趙長興二年又按王氏以毋昭裔為毋印儉則大誤

毋印三國時人

宋兀書樓世姓孫惲然竟壽謝公墩納楹誰其峻川富大室居然馬門 孫光憲孟文 丁訥 孫長壽

宋史荆南高氏世家孫光憲字孟文陵川貴平人高從誨署為從事保融繼沖三世皆在幕府太祖授黃州刺史乾德六年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勸學聚書數千卷或自鈔寫或及錄校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 宋史丁度傳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顯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達吉以醫術事真宗潛即然好聚書與儲者游 涑水紀聞丁度祖顯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為大室以貯之日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矣昌熾按據

此則丁氏聚書不自逢吉始也 郡齋讀書志孫文懿集三十卷皇朝孫并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禧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拈天聖中進士諱文懿 道家藏室幾蓬萊建業文房與蜀才想見錦城朝罷日白藤 瘡子相公來 徐錫楚金 王錫錫祥

陸游南唐書徐錫楚金自稱人與兄鉉號二徐錫嗜讀書陸寒烈錫未嘗少讀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錫錫一校若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少精小學故所儲書尤審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錫力居多 焦氏筆乘蜀相王緒名同楚金字錫祥藏書數千卷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携子內寫書法精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無事為福齋隨筆潼川城外有翠泉寺即杜詩之慧義寺也昔有塔於乾隆年間為雷霹圯內貯法華經全部皆錫祥所書筆法娟秀真寶也 吳省欽白華詩集蜀王錫書妙法蓮華經第一卷殘葉三臺鄭尹出自翠泉寺塔塔下同魚門瑛兩作墨華香篋蓮花青偽朝平章工寫經教圖義正樹功德梓州翠塔半藏局丙寅末月倒露應焚灰灰燼剩剩爭令君好事拾殘葉紙色黯後光晶發 又云想當孟朝舊錦第白藤及子平頭拾霞光百番出天府眉 碑安傳宋窗橋毒惱已獨蕊獨佩妙明頓見琉璃屏伏梁 闕權度藏牙朝仗白業貽備爾

蜀頭方博由學紙一篋書還富一炊亦似江南新下日念家山破不勝悲 江正元叙 揮塵後錄吳若水夜釣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談錄云李煜有國日美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點時李主帥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為弟子隨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香煙無聞凡國中虛實得之先台若水走關下獻江南之策江為內應其後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於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為江氏書日記載文集云中曾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歸安陸大為搜訪獲快遺編往往得之闕卷無遺矣僅獲五百十卷通寶藏凡

千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嘗為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磨寫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為安陸刺史遂家焉盡其書室貯之正既歿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火燭水溺鼠蟲蟻棄并取僕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其貧乃用以為篋凡一篋書為一炊飯江氏書至此窮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蓋之至于三世矣於余則固能保之於其後則非余所知也故記盛衰之迹俾子孫知其所以則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書多用由學紙方冊如勿頭書縑為縑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為行書筆墨尤勁其未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明清索馬令南唐書及龍套江南野史云北朝閩李後主崇奉釋氏陰遣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謂之一佛出世號為小長老朝夕與論循環果報後主因是襟懷褻脫兵機守禦之謀荒然而弛及王師圍城後主乃鴛殺之觀宋鄭所記則知李氏國破之際所鴛者非真又以計免而歸本朝遂髮岳牧之任也 墨莊兩字濫竊誰最錄道文一攻之公是非家集外鄂州詩與考亭詩 國朝朱繼 張邦基子賢 元中屠致遠大用 阮文達揚州文樓巷墨莊考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數武賢餘三世之所居也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德立德生數數生武賢武賢生餘餘生緒緒之清之式字叔度關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勳司贈太保贈都尚書妻陳夫人既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大夫秉行清操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離取諸子急於學者則為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為事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江西者也立德官祿書監贈太尉數官太中大夫忠守淮揚池睦温始遷居於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郎知盱眙縣生游於全椒徐字全因兩監潭州南嶽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娶李氏當建炎時譚揚州將亂與避地江西故兵戈不能害之謙妻趙氏賢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讓子靖之子 and 官

蘇州教授清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羅願相友善請徐
競吳說各以所善家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
宋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卷者也
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做舍人公非先生做皆立德仲兄
之子居撫之金溪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處道園相友善徐
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亦奉命由揚州遊地城章
之新吳沂生蕭羅願代陳阜爲蕭傳岳郭王紹興六年
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此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
陵胡安定先生載陳墨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
事也朱子墨莊五詠一曰墨莊二曰測軒三曰靜春堂四
曰玩易齋五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

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蓋靜春堂爲劉敬專派敬與
敬放爲從兄弟故其孫曾清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溪公
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名亦皆
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卷文選樓側時方築揚州園
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卷不知卷有墨莊事乃旁攷宋史
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處道園等集及江西地志朱
高安墨莊石刻而述之如此 張邦基墨莊漫錄序僕
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 四庫提要墨莊漫錄十卷
宋張邦基撰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自和癸
卯在吳中見朱勳采石又稱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
郎則南北宋間人也 元史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

金末從其父義從東平之壽張與李謙孟祺等爲名爲杭
州總督府推官西伯嘉木楊喇勒作浮圖於宋故宮欲
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大德二
年僉准西北道肅政廉訪使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
遠清修苦節取書萬卷名曰墨莊 劉將孫申屠致遠博
古堂記東平申屠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生
氣吾先君須溪先生尤爲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窗袁君
自金陵歸言一家父子講貫孫磨古書積壘宅無嗜好名
堂博古客來終日煮茗談坐前橋後梓交輝映蓋欣然
未見如既見也公名致遠字大用以忍名齋人皆稱忍齋
先生其子名伯璵字之變 李果墨莊記朱君愚溪比部

藏書記事詩

員外李國公之六子博雅好古居郡城之南新治小軒於
其堂之後藏書頗多遂取宋人劉式事以墨莊名之而揭
岳武王書墨莊二字重摹勒石 又朱荆川傳君諱成
家字宜之及字華圃其先新安人祖台日家於吳父啟亮
字立庵君卒年五十七子八人緒繼昭繼繼繼繼繼繼繼
繼繼繼繼昌熾案愚溪爲幸國第六子則是名繼繼矣
青州萬卷一書生鑑地簿香林下城淡然故鄉楊從事但司
藏室不論兵 朱道度 朱昂舉之 王師範
焦氏筆乘金陵舊事朱道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隱居不
仕保大中卜築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
卷漆經數卷 昌熾案書錄解題羣書麗藻漆經數卷編焦

氏崔作宋未詳 宋史文苑傳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
父徙衡山人稱小萬卷所得俸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誦
誦爲樂門人私謚正裕先生 厲鶴借書詩燈地風宵親
助處得香霜曉手鈔時里中今得小萬卷貧甚或懸無一
紙自注東都事略宋昂篤學人目爲小萬卷 五代史楊
彥詢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取書萬卷使彥詢掌之
御府圖書燭玉宸清明無復上河人豈知潛即龍飛後好學
依然數載親 王宗晟 梁王宗晟
宋史宗室傳讓安懿王二十八子宗晟紹聖元年六月以
武安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加檢校司徒嗣漢王明年三
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昌王諡端孝宗晟好古學藏書數
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園子監書 又宗綽官至河陽三城
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三年二月薨年六十二贈太師追
封王諡孝靖 高似孫史略漢安懿王之子弟王宗綽
取書七萬卷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引洪景盧贈筆云
宗綽始與英宗借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宣和中
其子准安郡王仲煥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帙
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
觀一帙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三館祕府所未
有也
不善刻書書一厄牙與面目數全非舊鈔莫怪如星風三館
已開傳本希 趙文定安仁

宋史趙安仁傳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雍熙二年登進
士第補梓州推賢院判官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
安仁善楷書遂委留書之直集賢院他官御史中丞諡文
定 又安仁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三館書闕世
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喜其好古
手詔褒美 殿均可皆北堂書鈔原本後王伯厚云三館
舊圖書鈔惟趙安仁家有本北堂書鈔原本後王伯厚云三館
熟陳莊端瑛得舊鈔本其裔禹謨改補梓行明人習氣好
作聰明變亂舊章是謂刻書而書亡
隋如卵膜白如肪潢紙先求辟瘴方臘雪更調寒食麪不須
黃燐煮成漿 趙元考 彥若
後山談叢書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壽居也趙內翰
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印後有
主者皆牙校也 又云建業文房書目三千餘卷有金陵
圖書院印 又云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
將校陳紙光潔如玉廣如明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
不逮也 又云趙元考用寒食麪臘月雪水爲粘則不竄
南唐煮黏用黃丹王文獻公以早茨末置書業罔然不如
也
早登元祐諸賢籍晚作征南誠子書盡取九經東高閣賴川
士子是前車 趙令時 德麟

與蘇軾游入元祐籍籍所往還酬唱皆一代勝流故目錄
耳端典型終在 又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李廌撰記趙令
時家諸畫凡二十二種各爲敘述品題 南宋樓藏書志
侯麟錄宋聊復翁趙德麟撰處紹弓手跋曰德麟宋宗室
名令時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五世孫與蘇子瞻同官顯
川故其所交多一時名士後從高宗南渡裝封安定郡王
紹興四年薨 李廌德隅齋畫品自序趙德麟藏書數萬
卷畫畫數十函皆留京邸 侯麟錄比來士大夫借人之
書不錄不讀不還便爲已有又欲使人之無本額川一士
子九經各有數十部皆有題記是爲借諸人不還者每炫
本多余未嘗不戒兒曹也

匹夫立就歐適成學官輒講謝諸生一元貞下循環起廣廈
千閱絃誦聲 南都成氏 九江陳氏 胡仲堯

揮塵錄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成氏歷陽沈氏廬山李
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佚 周密

齊東野語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宋室承
平時如南都成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
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吳以道劉壯與皆藏書之富

靡不厄於兵火 御掃編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宿人
曹誠首建書院逸楚邱威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

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士爭
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事聞京師有詔賜名

應天府書院先生沒私諡正素先生其子綸復以儒學顯
歷事太宗真宗兩朝官至樞密直學士 釋文登湘山野

錄僑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為之旌門闕免征
役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和給事陳京之後長幼七

百口上下雅睦食必羣坐廣器未成人者別一席大百餘
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羣犬不食別墅建家塾聚書

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 宋
史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入累世同居至數百口構學

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廡以延四方游學之
士

深梁水閣知魚樂溪上祠堂對誰華同是投簪歸去也隨身
皆有惠施車 郭延澤德潤 元千奴

宋史郭延澤傳延澤字德潤南唐試秘書省正字乾德中
四遷著作佐郎轉殿中丞知建州咸平中授虞部員外郎

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閣以自娛其詠牡丹詩千餘首聚
圖籍萬餘卷手自舂校景德初卒 元史和尚傳子千奴

退居濠上築宣聖宴居祠堂於慈山之下聚書萬卷
殘字偶添令狐義真方遠寄密蒙花南冠非復熙豐日身到

東京見步華 畢文簡十安 畢良史少蓮
宋史畢士安傳士安字仁交代州雲中人乾德四年舉進
士邵師楊延璋辟幕府掌書奏員宗登位拜工部侍郎樞

密直學士景德初拜平章事卒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

諡文簡士安美風采善談吐年者目眩讀書不輟手自錄
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集三十卷 小畜集再傳誦

官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乃會昌三年所寫敗行
殘缺後人添之其筆蹟乃工部畢侍郎所補也因作詩云

偶收毛鄭古詩義認得歐虞舊筆蹤 東觀餘論歐虞
十七帖後子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

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先丞相文簡若王黃門寄
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苦懶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愁無內

史詞兼筆為寫真方到海涯蓋謂此也 三朝北盟會編
畢良史字少董以買書畫古器赴行在恩陵方搜訪古

玩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二百千而食客滿室時號貧孟嘗
後權知東明縣搜求書畫古器復載以達行在人又號畢

骨董 春渚紀聞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
周秦以前盤盂之銘 玉照新志紹興庚申金人以河南

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簡為東京留守富文辟畢少董良
史以自隨未幾金敗盟少董身陷偽地累年嘗於相國寺

齋故書處得熙豐日殘感歎以無復倫序
未見諸人投虎豹一官先滿到珠崖備夫荷擔隨身後亦若

劉伶死便埋 姚鈺食位
郡齋讀書志文粹百卷姚鈺字寶臣編鈺州人太平興

國中進士文辭敏麗善書札賦書至多頗有異本累遷兩
浙浙司諫史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為辭映揚其事

奪官斥連州卒 直齋書錄解題鈺為兩浙轉運使在杭
州與知州薛映不協映摭其罪狀數條密以聞當奪一官

特除名貶連州文學 歷史鈺謫居連州書寫所著文粹
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遺史寫錄史以為

苦以鹽水噴之實其連壞後以火焚其樓 宋史鈺藏書
至多郵報疏斥猶備夫擔荷以自隨

慶斗親舒紙凸凹官文書可給傳鈔臨川世說留佳本不似
王原叔本體 晏元獻殊

宋史晏殊傳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景德初張知白安撫
江南以神童薦帝召與進士十餘人並試廷中賜進士出

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香暇時手持製并貯
火於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錄案上每讀得一故事

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尚有數
十紙余及見之 文昌雜錄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

十可八九 蘇舜世說新語歐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
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未卷但重山前九卷中所載余

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
重複其注亦小加竊載最為善本

誰說長安不易居春明宅子卜鄰餘踏穿戶限門如市亦似
鴻都碑下車 宋宣獻校 子敏求次道

宋史宋綬傳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幼聰警外祖楊徽之
無子家藏書悉與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時所向以兵

部尚書參知政事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子敏
求字次道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 贈禮部

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讀習熟於朝廷掌故士大
夫疑議必就正焉 孫公談圃宋宣獻家藏書過秘府章

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某氏
過庭錄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那那四方士民如毫

州那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卷惟
宣獻擇之甚精止二萬卷而校書精審勝諸家 郡齋讀

書志序宋宣獻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故所藏之富與祿
閣等而常山公以贖博聞於時 夢溪筆談宋宣獻常謂

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脫釋
曲消舊聞宋次道藏書皆校三五遍世之善書以宋為

善本居春明坊時士大夫喜蓄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
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儼值常高一倍陳叔易嘗

為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邪 陸游跋京本家語
本朝藏書之家陶稱李那那公宋常山公所著皆不減三

萬卷而宋校雖尤精不幸再遭回祿之禍而方策歸地矣
魏了翁遂初堂書目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

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為煙埃
海內傳書大有人補所紙比洛陽新傳觀子弟皆常本第一
難求領庫珍 王洙原叔 子敏臣仲至

宋史王洙傳洙字原叔宋城人翰林學士兒子堯臣參知政事改洙傳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前此未嘗有也洙汎覽傳記至國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洙傳十卷子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歷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徽州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錄正世稱善本 卻掃齋子所見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聞之其子彥朝云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傅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纒五千餘卷蓋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選所關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初彥朝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在建築初問渡江書盡留唯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老學庵筆記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麴籍相宜能久不脫

空聞羔雁聘黃曉著論歎歎連瑣微不惜黃金擲虛化買書歸去許無衣 黃曉景微

宋史隱逸傳黃曉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學書數千卷白

號警隅子著歎歎瑣微論十卷以爲警隅者奔物之名歎歎者歎聲瑣微連辭也 凍水紀問黃曉好讀書客游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冀殆數百緡自號警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曉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與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曉曉走鄉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

古人得本皆親寫至與貧兒暴富同雕印流傳千百部置書雖易馬牛風 周啟明昭同 高順子奇

宋史隱逸傳周啟明字昭同其先金陵人占籍處州景德

中舉賈良方正科仁宗即位試助教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 又文苑傳高顯字子奇開封雍邱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雍熙二年卒年八十四 蔡絛軒雜錄東坡自鈔兩漢書既成誇以爲貧兒暴富唯手寫校勘經幾番注意自然融貫記憶無遺其之失今人買印成書連屋充棟多亦不讀讀亦不精書日多而學問日虛疏子弟日愚可歎也

莫言炳燭僅餘光耳目聰明筋力強揮灑自如無點竄欲從君乞玉泉方 杜鼎昇大舉 程賈季長

茅亭客話杜鼎昇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讀書自給夫婦皆八十餘每遇芳時好景選勝借行人詩羨其高年逸樂進士張及贈之詩曰家本樊川老蜀都世家冠劍豈寒儒筆耕尚可儲三載酒戰猶能敵百夫僻愛琴琴湘水弄每懸孫畫醉仙圓孟光語笑長相連喚作梁鴻得也無管手寫孫思邈千金方之凡借本校勘有縫拆竊損之處必黏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之處則書割改正而歸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則忠使人子知方則孝自於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筋體強壯耳目聰靈每寫文字無點竄之誤至卒方始開筆 又程先生名賈字季長自號叩園子江陽人也世習儒少孤力學立身介潔跬步一言必循禮則喜藏書自經史子集之外凡奇詠要錄未嘗闕於人者畢珍心之亦多手寫焉其間復混以名畫古琴瑰異雅逸之玩無所不有雖年齒已暮而志好益堅日游簡編未少暫息每謂所知曰余五十年簡冊銷粟未嘗離手其勤至也如此嘗撰太元經義訓功未就寢疾而卒年七十有四 昌城蔡夢亭客話黃休復撰其所記述自宋開寶訖於大中祥符而止兩人在休復前當爲宋初人且亦隱逸之流也故次於黃曉周啟明之後

圖書充物耶耶志猶向恆河算渺沙惟有宛陵與本子相傳不異碧雲 李淑獻臣

宋史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子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命賦詩賜童子出身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以龍岡閣

學士知河中府卒贈尚書右丞 郡齋讀書志邯鄲圖書志十卷李淑獻臣撰淑若谷之子也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畫志通爲八目直齋書錄解題邯鄲書目十卷學士河南李淑撰淑附書十志皇祐己丑自作序以示子孫曰朋主錫者其子壽朋復主德錫也 遂初堂書目目錄類有李邯鄲書目邯鄲圖書志 邵氏聞兒後錄李邯鄲孫亨仲言吾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歷已也子謂歐陽公在諫路頗詆邯鄲亨仲之言恐不實陸游放京本家語李邯鄲所蓄三萬卷稱康之變金人犯關散亡皆盡 揮塵後錄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子德錫以三德亦錫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昨夜驚聞孤子問書時有市人來簡草殘醫因公重韓范同時論將才富文忠 淵

宋史富弼傳弼字彥國河南人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元豐六年薨 東觀餘論元和姓纂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第書無慮萬卷率漂沒放失市人得而鬻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存數卷以鄭公物藏之 又

云卷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富韓公家舊本也

亳州祁氏魏吳氏著錄並爲天下稱此外則南三萬卷西齋聊可比吳統田 子 魏州祁氏 魏州吳氏

萊氏過庭錄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魏州吳氏荆州田氏等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 郡齋讀書志田氏書目六卷皇朝田錫撰田錫居荆南家藏書幾三萬卷錫偉之子也因成此目元祐中袁默爲之序 又坤輿度二卷隋唐志及宗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 又韓李論語筆解十卷唐韓愈李翱撰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亦不同 又周

易口訣義七卷唐史隱撰田氏以為魏鄭公誤也 紫桃軒雜錄和州府志載宋田偉燕人為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 輿地紀勝田偉藏書三萬七千卷無重複者黃德直與其子游曰文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政和中詔求遺書督上千卷補三館之闕 黃庭堅戲節田子平詩不遑吏部曹中版且繪高沙湖製魚雖無季子六國印要讀田郎萬卷書 又戲贈李材史翅更兼節田子平詩田郎紀菊荒三徑文字時追二叟游萬卷藏書多未見老夫端擬乞荆州 昌熾案田子平疑為偉子即涪翁所與游者也

獨樂藏書訓再三後來青更出於藍重陽上伏晴明日羣奉公言為指南 司馬文正光 信陽王氏 遺經堂主人

宋史司馬光傳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 梁溪漫志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貴宜藏貨貝儲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若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開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置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靜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弄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板即側右手大指面覆其沿而覆以次指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

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昌熾案士禮居題跋記宋本新序信陽王氏藏者即載此溫公語於卷端蓋亦留心嗜古者又東湖叢記有藏書一印云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如新今人讀書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書難得易失稍一殘缺修補無從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為憤慨如對殘廢之人數年來蒐羅略備卷帙斬然所以遺吾子孫者至厚也後人觀之宜加珍護即借吾書者亦望諒愚意也遺經堂主人記惜其名不傳附識於此以俟方爾者放焉

宋時諸州公使庫刻書常有羨餘籍家書自比官書善何不精雕付手民劉思道原 子襄仲此與

黃庭堅劉道原詩銘道原高安劉氏諱思博極藝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 又云道原生三男養仲和叔稱和叔以文鳴而稱篤行不幸相繼死 宋史文苑傳劉字道源筠州人父煥與歐陽公同年進士思篤好史學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輒以諒思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枉道借覽次道日具僕為主人禮思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矜郡齋讀書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劉思道原撰 御掃編劉養仲字壯與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命養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誤為糾繆 老學庵筆記劉道原壯與再世藏書甚富壯與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魏了翁眉山孫氏書樓記劉壯與家於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 高似孫史略劉壯與家廬山之陽自其祖疑之以來圖書多有藏印今不存

詞話新補太一階玉堂仙史度江淮石林何幸曾親炙未潭僕叩虞差 蘇魏公頌

宋史蘇頌傳第進士調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委以政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二 四庫提要新儀象法要三卷宋蘇頌撰頌字

子容南安人徙居丹徒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累爵趙郡公是書為重修儀像而作南宋以後流傳甚稀此本為明錢曾所藏後有乾道壬辰九月九日吳興施元之刻本於三衢坐讀齋蓋從宋槧影摹云嘉定錢江志蘇丞相頌家藏書萬卷秘閣所傳者居多頌自雜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為丹徒尉頗許其假借傳寫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 呂祖謙入越記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書數種曾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宦學以備何以遺後其惟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傳聖賢可及

退直鈔書黃傳錢先蔡文字義雲為西崑何似醫官本自古

中郎有仲宣 臣正聖大防 瑯琊 宋史呂大防傳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元祐二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及郡公紹聖四年薨年七十一 禮正 鄒賈讀書志呂汲公文錄二十卷 遺一卷大防紹聖初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大防既相常分其俸之半以錄書故所藏甚富 又古文尚書孔安國以穀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自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 二於釋文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邵氏聞見後錄神宗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高

麗以其未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高麗使人言狀訪醫已死於其家得之藏於中祕子嘗寫本於呂汲公家亦兼之兵火中矣昌熾案今 四庫本二十四卷輯自牙樂大典然則其書明初尚存不亡於南渡也 陸游西崑酬唱集跋通直郎張玠河陽人呂汲公家外甥賦書甚富

神仙長掛出門去 搗藥榴皮壁上痕 同是黃金等閒盡 撒珠 簾下且留沈思持正

王會同仙碑記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自有客自稱同道人長揖東老願求一醉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 遊畧錄話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為善姓元豐間有名

思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嘗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者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暇嘗有布裘青中稱同山人風神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覽問曰西鄰已富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即長揖出門趨石橋而去追躡不見意其為呂洞賓也 陳師道次韻同山人贈沈東老二首一杯領意不須沾六字持身已有餘癡子未知天上樂先生今解世間書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豈欲不求餘青衫出指論奇字白髮挑燈寫細

書又蘇軾詩世俗何知窮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
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覽素書又云符離道士晨興際華
嶽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又云
淩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用相皮紙底事申
首君豈不中書 齊東野語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即東老
之子也少游京師好游時蔡叔聲價甲於都下沈欲訪
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謀價再三不售撤其
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隨我來依故所索還
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
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據珠耶至矣既而擢第盡
買園子監書以歸

五老峰前白石庵巽然巖室建彭時匡廬山色清如許誰叩
山房禮佛龕 李常公 彭惟孝 李 求

宋史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岩舍既得第
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歷南初為秘閣校理
累遷禮部侍郎曾宗立進戶部尚書 蘇軾李氏山房藏
書記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
宿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
蘇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到其華實
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顯名於
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
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

故所居之宿舍此仁者之心也 揮塵錄承平時士大夫
家如南都戚氏應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
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佚 齊東野語藏書之富曾南豐
及李氏山房皆一二萬卷其後厄於兵火 陸游求志居
士彭君嘉誌銘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力於
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儒主講說命子姪
執弟子禮惟謹

誰為萬興典都梁蜀道歸來品異香但恨太倉種水灌空槽
飢雀噪無糧 沈立

宋史沈立傳立初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數萬神宗問
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卒年七十二

藏書記事詩

周紫芝書洪駒父香譜後歷陽沈謙家首說藏書最多
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謙公所自集也以為盡得諸家所
藏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
簡明目錄香譜四卷宋陳敏撰集沈立以下十一家香譜
彙為一書

維宋元祐年月日具官臣某漢天威威金可析體休伏乞
朝廷降指揮 滿須秦氏

直齋書錄解題秦氏書目一卷滿須秦氏元祐二年有為
金部員外郎者聞於朝請以宅舍及文籍不許子孫分割
昌熾案今世風俗衰薄祖父遺書子孫棄棄往往各私扇
論不容互觀鉅冊不能分者甚至各據其半其後卒不能

為廷律之合良可慨歎秦氏此舉法良意美實為藏書者
百世之師獨惜其名字翳如為可惜也

切要高閣鬱鬱峨峨屋瓦松九里多豈是西來龍象力年來
繼任病維摩 錢謙益 弟 蘇岳仲

武林紀事宋錢謙益字岳仲居九里松建傑閣藏書甚富東
坡榜之曰錢氏書齋 蘇軾和錢四奇其弟蘇詩再見海
頭湧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總作維摩病堪笑東西
二老人施注錢四蓋穆父蘇字岳仲時穆父守越公守杭
故云東西二老人又注次韻錢穆父詩云穆父名總吳越
讓王諸孫以蘇入官元祐初拜中書舍人哲宗准或入翰
林羅知池州以卒後追復龍圖閣學士昌熾案滿洋香祖
筆記惡數宋入藏書有錢穆父則是兄弟皆好藏書也
高臥林泉四十年綠蘿蘿麻柱連繩青溪不與麻紗近空賦
淮南招隱篇 張璠子厚 宋 琦

宋史隱逸傳張璠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調青溪主
簿不之官開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元祐
大臣薦起教授州州辭不就孫覺胡宗愈范祖禹文章言
曰鄭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
拜秘書省校書郎竟不出崇寧四年卒賜諡曰正素先生
又列傳宋瑋解褐青溪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
歸

花霧氛氳散綺窗山猿悲嘯谷泉涼主人被甲長征去不及

破亭監酒樓 雙為王氏 制定之

蘇軾為王氏書樓詩樹木幽翠滿山谷樓觀奕兀起江
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
綺窗畫閣青氛氳山猿悲嘯谷泉涼野鳥夢憂巖花春借
問主人今何在破亭監酒樓昔先登擢職事斬級區區
何者為三墳書生古亦有城隍為市羽扇揮三軍古人不
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養新錄蘇東坡在黃州有
破亭監酒樓胡定之藏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見與蔡太虛
書

鑿湖不住任橫塘梅子江南總斷腸一自渡江歸祿府小朝
兼取蔡元長 賀籍方回 曾收珍和

葉石林賀籍傳賀方回名鑑衢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
章後被貶離湖邊老長七尺眉目鬚髮面顴色博學禮記
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織尤長於度曲家藏書萬餘卷
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致
道 中吳紀聞賀方回本山陰人徒姑蘇之醋坊橋有小
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青
玉案調波不過橫塘路但日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
度月橋仙館綺窗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再尋翠綠
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關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
子黃時兩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
回其為前輩推重如此 老學庵筆記方回觀奇蹟俗謂

之賀鬼頭喜校書宋黃末嘗去手潘郊老贈方回詩云詩
東牛腰藏舊書靴馬尾辨新髻有二子曰房曰虞於文
房從方虞從回蓋寓文字於二子名也 太平清話方回
居吳下昇平橋及橫塘別墅藏書萬餘卷 又云鏡湖本
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鏡湖故實方回自號
湖居居士 蘇州府志金鶴軒在昇平橋賀籍所居其親
題書籍云昇平地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渡江書籍
散失紹興初有賀方回子孫傳故書於道者上命有司
市之洪玉父為少監言籍湖備有蔡京所寄書籍因取之
以實三館 野客叢書曰僕得吳興賀方回家所藏精真
稽康集十卷 天麻琳瑯呂氏春秋有鏡湖遺老談語云

此本得於東半王氏四明使君於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嘗取太清樓藏本為之校定元祐王中余喜得此書校書始就為一書挾去後三年見歸因募筆工錄之

直齋書錄解題雪溪集八卷汝陰王銍性之撰國初周易博士昭素之後也其父莘樂道嘗從歐公學為曾將培管

撰七朝國史紹興初詔給札奏御會秦氏柄國中止書竟不傳其子明清著揮塵錄 昌熾案性之之父今直齋書錄解題刻本作莘致葉石林避甚錄話有王莘樂道即其人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其字樂道當以作莘為正草字形近致誤 又揮塵錄三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一卷朝請大夫汝陰王明清仲言撰

其父氣傲蕭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皆不聽痛亦不能奪而止揮塵錄後錄先朝早歲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達數萬卷皆手自校讎於之於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外乃於安陸卜築為久居計置其半於新居建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皆空宅中悉為元則藏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來守順昌亦保城無虞先祖父汝陰舊藏書猶存又為元則所掩有二處之書悉歸陳氏先祖每以太息然無理從而索之先

人南渡後所至窮力鈔錄亦有書幾萬卷明清愛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陽遺浙清吳彥歛江環取大半丁卯歲秦會之覆國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誇時政初未知為李泰抄家設也是時明清從舅氏曾安甫守京口老母罹厄凡前人所記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乘雜記之類悉付之回祿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明清多寓浙西歸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不能謹守又為親戚盜去或他人久假不歸今遺書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篋不忍復啟但流涕而已

宋史葉夢得傳夢得字少蘊吳縣人清臣之孫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朝除尚書右丞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 馬端臨經籍考引葉氏過庭錄曰公卿藏書家惟宋宣獻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核詳詳密吾家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別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 避暑錄話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無幾雨漏風霽日復盡敗今歲出鼻之闕兩旬繞畢其間往往多余手鈔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 揮塵錄靖康後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為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許盛平生好收書踰十萬卷置之管川弁山建書樓以處之極為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燬 直齋書錄解題石林集一百卷葉夢得撰其居在弁山下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既歿守者不謹屋與書俱燼於火

燕雀君臣正議和且從海事編摩可憐壁簡滄桑後贏得人閒涕淚多 李莊簡光

四庫提要讀易詳說十卷宋李光撰光字泰發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諱莊簡光為劉安世門人學有師法紹興庚申以論和議忤秦檜論劾南自號讀易老人嘗作胡銓易解序曰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懣憤憤邦衛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開道者能之乎雖為銓作實自明其著述之旨也 揮塵錄葉少蘊書論十萬卷丁卯年供湯一燬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邪 至正直記予至上虞聞李莊簡公光無書不讀蓄書數萬卷子孫不肖且粗率鄙俗不能保守散於鄉里之藏民家矣諷其家訓不覺為之痛心也

平生不識新經義眾勢時風豈所趨煮餅燒蕪誰約我寫書今日破工夫 魏衍昌世

陳師道朝奉即魏君墓誌銘君諱瑋字仁卿其先自魏徙彭城有子曰衍君產萬金委妻弟不問人有難之者君不吝召行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 又招黃魏二生詩魏詩黃筆今未有願我獨得神所鍾徑須相就踏泥濘已辦煮餅燒蕪意 卻堪稱羨無已詩惟魏衍所編二十卷最善衍字昌世彭城人無已高弟也自以不能為王氏學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為戚惟以經籍自異其所居之處曰曲肱新自號曲肱居士政和間余兄弟從其學時年五十餘見與書猶手自鈔寫故其家雖貧而藏亦數千卷叩扉欲訪羈居士月夜扁舟過鹿門長紙善工我自樂儼然身到小桃源 蔡致君

蘇過夷門蔡氏藏書目序比游京師有為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開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覺然與之一口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為余言世大業人為儒者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備置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

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
知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
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
以安不爲無所適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
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
之子敬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
人必得異書中耶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
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於始
不成部帙但平漆室燈昏百感生安得歸來堂上坐放懷
一笑若虛傾趙明誠益父 李清照易安

癸巳類彙易安居士事職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
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文章居歷城西之柳絮
泉上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趙
明誠 易安居士金石錄後序金石錄三十卷趙侯德父
所著書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候年二十一在太學後
連守兩郡焉其傳人以事館聚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
集籤題得書盡歸亦摩玩舒卷指捕疵病夜盡一燭爲
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語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
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
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
至茶傾覆覆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卿矣故雖處憂
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尉簿甲乙

置書冊如要講讀卽請鋪上簿取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
責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悽
悽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囚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
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列調本不講謬
者輒市之備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
文字最備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
茫然盈箱溢篋且懸懸且恨恨知其必不爲已物矣建炎
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
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
者後又去畫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
去尙藏書十五車至東海連離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

藏書記事詩

故第尙餘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明年春再具舟載之
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燬燼矣建
炎已酉夏五月被旨知湖州赴召病不起時猶有書二
萬卷又金石刻二千卷器圖畫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
余又大病僅存喘息命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
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
州遂盡委棄所謂連離渡淮之書又散爲雲煙矣獨餘少
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
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
把玩擬在臥內者雖然獨存紹興王子將家中所有奇刻
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雖然獨存者

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篋更不忍置他
所常在臥榻下手自開闢在倉稍卜居士民鍾氏舍忽一
夕穴壁負五篋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債收贖後二日鄰
人鍾復略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
餘遂年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雖然
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
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想也邪紹興二年
元凱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李清照題
靜几明窗舊校書古書曾見太清樓赫赫留得雞林紙兩面
文從康背求黃伯思長書

李綱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壽誌
銘公諱伯思字長壽父姓黃氏邵武人天資警敏自幼學
至強仕手未嘗釋卷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窗靜几圖
史滿前欣然處其間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
之書無不精詣亦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二
人長詔次訪 四庫提要東觀餘論三卷宋黃伯思撰
樓鑰跋東觀餘論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訂正甚
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又云以雲林之美
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
異書嘗自言曰次校往古事蹟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
精審決無疏略 東觀餘論跋草草雜林紙卷後政和丁
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第暴書得此雜林小

紙已爲人以郵衛解書盈軸矣紙背尙可作字因以索靖
體書草草草草一卷藏於家庶幾顏文忠廉背書兼舊事
云 張蓋疑耀長睿得雜林小紙一卷書草草草就余嘗
疑之幸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
背以印行如治平類編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
五年公私文牒賤敗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而光澤如
一故可再用若今之紙不能也
轅囗口授無章句人聞安得齊詩故但看坐上快微瓜便議
廣川九經庫 董道彥述

困學紀聞董彥遠除正字謝歐敏字學涉獵該洽闕注彥
遠名道東平人卽撰廣川書跋十卷蓋跋六卷者翁元圻
注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疎廣稱司業董道在坐則
請康末官司業也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
命則人品殊可議 直齋書錄解題廣川藏書志二十六
卷後歐開待制董彥遠撰以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爲
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 又廣川家訓三十卷中書舍人
董弁令升述其父道之學 又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道撰
其說兼取三家謂齊詩尙存傳詩雖缺猶可參攷案道藏
書志有齊詩六卷道自言隋唐已亡不知今所傳何所從
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尙存也
又班固藝文志論陰陽家者流出於秦和之官所載二十
一家之書皆不存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家至董述

藏書志始以星占五行書爲陰陽類昌熾案廣川藏書志
已佚惟賴陳氏書得以攷見匡略云 揮塵前錄蔡居安
食瓜令坐上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校書
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讀者謂彥遠必不能久於
內後數日果補外
書麓隨身度嶺遙萬梅花送一封輕寒鏗不照重衾臥依舊
雞鳴警早朝方漸
澹生堂藏書約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
皆手自寫定就寢不解衣林光朝贊之若曰解衣擁衾會
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
文 昌熾案漸與林光朝同時光朝孝宗隆興元年進士

及第年已五十又嘗從尹焞學則亦靖康紹興間人也
補真香丁巳十年家山月首泰離邊異時備遂冬即願喜見
香齋第一稿 東平朱氏

周紫芝朱氏藏書目序文林即朱君新世居大梁其祖官
東平因徙居馬廐人犯順東平陷歿君方以事在江南遂
與其家不相聞今既十年矣一日與僕言爲之出涕且曰
吾家藏書萬卷在東平今所存惟書目因出以示僕皆其
祖朝諫君所藏自五經諸子百氏之書皆手校善本其餘
異書小說皆所未嘗知名蔡漢以來至於有唐文人才士
類書家集猶數千卷嗚呼可謂富矣哉君因俾余序而藏
之余詰其所以序之意曰吾祖以善人稱於鄉里子孫

書一

決不至於中絕吾有季弟贈東平時年十五今有二十有
五六歲矣有幼子未能勝衣而眉目偉秀疑疑如成人使
其不死今年亦可二十餘歲有一吾書不爲灰燼猶幸其
復存他日可爲吾家舊物子其爲我記之余聞其言爲之
愴然而告之曰事有與衰物有成壞此理之常所不可逃
者今子家雖墮而身猶能抱遺書之總目念家世之勤
勞以幸朝廷克復境土再有中原尙能保其所藏以不失
中朝賢士大夫之家則其志固亦可嘉矣昔韓偓著香齋
昭宗之亂散失不全而口口得其第一篇偓自述以爲可
喜他時使君得其全書則其爲喜當何如哉子姑俟之毋
躁 昌熾案朱軒之祖名字無攷據軒所述在靖康兵火

以前故典方漸同次南渡之前汴京之末

青蓋傳言入洛陽文思縷帛變帷囊惟餘海上無諸地不共
中原塔靖康吳與可權 吳說 莆田李氏 劉氏

直齋書錄解題吳氏書目一卷奉議郎漳浦吳與可權家

藏閣中不經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遷苦蠹損 又

藏六堂書目一卷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後有家藏誌命

其藏書自承平時今浸以散佚矣 又後魏國典三十卷

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從莆田劉氏借錄 昌熾案少室

山房筆叢引鄭漁仲曰古文尙書音唐宋並無今出漳州

吳氏又漳州吳氏書目辨術一家有古書皆四庫三館所

無又師春二卷廿氏星經二卷漢官典儀十卷京房易鈔

一卷今世所傳皆出吳氏據此則吳氏藏書在夾深之前
矣又按閣中地志載漳浦吳氏藏書目錄四卷與直齋所
記一卷不同又建安吳氏有吳氏家藏書目二卷

漁仲求書有八道廣儒經濟堪堪絕倒猶有人於探寶珠益以
三說總一巧 鄭樵漁仲 林憲時題

宋史鄭樵傳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
劉向揚雄居夾深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
訪古遇藏書家必借讀盡乃去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
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
藏祕府 又云同郡林憲字時憲樵政和進士第博學深
象數與樵爲金石交取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
爲汝曹獲良產矣 直齋書錄解題書會記二十六卷

書一

鄭樵撰大略記世間所有之書非必其家皆有之也 又
夾深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鄭樵記其平生所自著之書
又夾深家傳一卷所著書目附莆田鄭翁歸述其父樵
漁仲事樵死時翁年八歲安貧不競頃在莆田時猶識
之 漁生堂藏書約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即類以
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
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
矣余於八求之外更有三說如書亡於漢者漢人之引
經多據之亡於唐者唐人之著述尙存之亡於宋者宋人
之彙集多存之即從其書各爲錄出不但吉光片毛自足

書一

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於前也是亦一道
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如水經一書注乃侈於其經
後人但知鄭道元之有注而棄欽著經之名反廢矣又如

世說詞旨本自節令劉孝標注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自
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爲兩

使並存於宇宙之間是亦一道也若夫世家所記郡郡所
藏即向都共里尙難兼收况專有刻而吳未必知蜀有本

而越未能備如此者更多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知數十
百種耳倘一概求之或以千里對至或以重值市歸乃關

隘已有不意與索然者予余謂梓行之書其序往往載
於各集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之序刻於何年

存於何地宋集諸公序刻之文錄爲一目自知某書可從
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異本日集重復無煩斯其
夜行之燭而探寶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即此三端可以購
類總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第四坊述養素園澗洲雜大亦仙游井公未必無賢商息環
何殊竟食言 宇文虛中叔通 宇文時中季蒙 金

困學紀聞攷之東京記宣德門前大街東第四昭德坊
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翁元圻注見題諱文元
著昭德新編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昭德新編見迴撰昭
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見氏子孫皆以爲稱 又昭德易
詁訓傳十八卷攷文闕直學士清豐吳公武子止撰見氏

書一

居京師昭德坊故號昭德見家神之叔用其父也 又見
氏讀書志二十卷見公武撰 袁本讀書志杜鵬舉序鵬
舉作邑峨下望先生澹洲之居雞犬相聞暇即問奇字於
古松流水之間 郡齋讀書志自序公武家自文元公來
以翰墨爲業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
焉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不存也
南陽公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州轉運使常以俸
之半傳錄時巴蜀獨不被兵人聞多有異本闕之未嘗不
力求必得而後已歷二十年所有甚富既罷職以舟卸廬
山之下居焉獨與公武厚一日貽書曰某老且死有平生
所藏書甚祕惜之願子孫雅弱不自樹立若其心愛名則
爲貴者所奪若其心好利則爲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

奉以付子他日其聞有好學者歸焉不然則子自取之公

武惕然從其命書凡五十簡合吾家舊藏除其重複得二
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弟併至少事日夕躬以朱黃贊

校并撰終篇編其大旨論之書則固自若也倘遇其子
孫之賢者當如約紹興二十一年元日 蘇晉雜記衛本

讀書志序但稱南陽公不著其姓陳氏書錄解題謂南陽
公未知何人或云并度憲孟也則所見讀書志亦衛本也

袁本序文作南陽井公趙氏希舟後志序明言井見二家

見氏於宋書條下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詔

館職曹校政和中舉燭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未幾遺碑

康丙午之亂中原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并憲孟爲四川漕始徵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闕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備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讀此知井公收刊史籍之功亦甚鉅也 昌熾案周紫芝太倉糶米集有書進郡先生文集後云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其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彦章家已而又得張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而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謙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爲最多猶有網羅之所未盡焉晦

之泣爲余言百卷之書皆先君無恙時贈書交舊而得之手自校讐爲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歷數年而後成君能哀其所未得者以補其遺是先君子之志也觀此文則井公有子且能讀父書矣公武何未聞頌也其矣讀言之難也又案讀書志呂夏卿兵志三卷公武得之於宇文時中季蒙題其後云夏卿戒其子弟勿妄傳絕欲止吏部好藏書苦求得之因借錄於吳興之山齋季蒙即藏後魏書者欲止名慎出括蒼人元祐初以任子試吏部銓第一復登六年進士乙科甫脫選卽爲郎然自是數坐累官竟不進撰夷白堂小集二十卷別集三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曾記宇文虛中爲人謀孽拍家藏圖書爲反具罪至族

高士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藏圖書固是美事然聚書之禍不可不知 巷泥尺深雲如磐寫書不畏言官彈兩舟已達普慈岸一舟不渡稀歸灘 劉傑風詔美 宋史劉傑傳傑字詔美普州人紹興二年登進士第在朝十年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傑所貯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治熙二年卒年六十六 范成大雨中報謁呈劉詔美侍御詩花落滿城雨雨餘雲重陰驅車有底愁巷泥三尺深平生黃篋飭漁樵有清音斗升得苦相懷刺衝愁霧歸來掩關臥一枕直兼金作詩說比鄰幸勿讓福心 又次韻劉詔美

藏書記事詩

大風雨壞門屋雲煙揮翰墨池翻綠細如山畫掩關已許六丁收散落只恐雷電費蕭蕭沈欽祥往庚溪詩話劉韶美酷嗜書善傳錄又置副本親自督校至杜門絕交張持國之綱爲副端言其書癖至曠廢職事以是罷歸蜀劉韶美以詩贈行云雅因翻故紙不覺墮危機 老學庵筆記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奉專以傳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則杜門校讐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犍州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閣藏之 開道詩人石曼卿雲車羽葆上蓉城越州留得神仙高法帖圖書事精 石邦哲照明

陸許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公諱繼曾字與宗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齊之樂陵南徙北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恨矣 昌熾案官見明刻本徐幹中論有宋石邦哲跋稱紹興二十八年校於博古堂又陸友仁跋云邦哲字昭明再世藏書至怡二年得之錢唐仇遠氏 或藉於麻或藉於楮四圍書似亂山堆百錢拾得華胥紙願倒黃朱日幾回 陸壽務觀 子子通 渭南文集書集記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

書巢客有問曰今子幸有屋以居而謂之巢何邪應之曰吾室之內或藉於楮或藉於麻或藉於楮仰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觀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則有欲起而亂吾巢之如積槁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又跋尹振師書劉勝州集備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視之劉隨州集也以百錢易之手加裝池紹興二十五年正月 又跋京本家齋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此書得自京師遭兵火之餘一日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蟲鼠傷殆無全幅綴綴累

日僅能成紙乃命工裁去四角所損者別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子老眼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爲余寶惜之紹興戊午雙清堂書 又跋子通所藏國史補子通喜蓄書至絳衣食不少者也吾世其有與者乎 又示兒詩人生百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 又雨後極涼料簡篋中舊書有感詩笠澤老翁病蘇醒欣然起理西齋書十年燈前手自校行開頭倒黃與朱區區樸學老自信雙與萬卷歸林廬 昌熾案放翁題跋多自署笠澤翁或曰笠澤漁隱或曰九曲老樵或曰龜堂病叟或曰可齋其跋先左丞使遠語錄云三十八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書平生凡鈔書至數百卷又跋世父大夫書稱云世父大夫公自幼得末疾以左手作字性喜鈔書嘗鈔王岐公華陽集百卷筆無倦意 儂當內兮寒當裘足消孤寂遺幽憂此尤無恙公書爐萬柳溪邊恨舊游 尤文甫表

宋史尤袤傳袤字廷之紹興十八年進士嘗取孫綽送初賦以自號光宗書局賜之有遂初小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諱文簡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三十七名尤袤字延之小名燕即小字季長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 尤玘萬柳溪邊舊話文簡公官禮部尚書以奉政大夫致仕贈太師 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一卷錄

山尤氏尙書袤廷之清無名臣藏書至多法書尤富皆燼於火今其存無幾矣 又梁溪集五十卷尤袤撰家有遂初堂藏書爲近世冠 陳雲裳梓雲樓書目注遂初堂扁額宋甯宗御書也堂在無錫九龍山下 毛升遂初堂書目序延之始自青衫迨夫白首嗜好既篤網羅斯備日增月益費論少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嘗觸手耳目所及有虞監之親鈔子孫不忘多杜侯之手校表肩樓而儼富託名山而共久不已盛乎 又魏了翁跋子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於火者累月矣爲之傍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斯理殆不可曉雖然足堪是

裴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種裝耳豐凶非我知也
又李太史云延之於書靡不親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
門戶謝客日記手鈔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鈔書一
日謂子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棄而日之饑讀之以常
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
當金石琴瑟也 無錫縣志李晦初名煜卿字顯幼習
爲外家尤後尤鈔書之富與文簡琦文簡書燼於火而此
尤獨全故晦得遍讀自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釋典道
教無不畢覽

門客牙兼書籍行客來豆腐作羹湯如翁好事我何慮日日
南湖叩草堂聞人茂德哉

吳詩一

老學庵筆記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
豆而已鄙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書書喜借人自言
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店子少時與之同在教局
爲刪定官該經義表不倦發明極多尤達於小學云
施晉錫爲湖州歌草堂湖上草蕪非菘菘斑斑菘菘菘
幾載台丞從事者於書補屋菘菘魚肥白注聞人茂德名滋
喜留客又多書書作德與丞丞進賢令爲南湖草堂記
習習涼風銷執執迢迢游子龍長征江湖清福同消受落日
羣飛照郭明 張從伯詩 張用道夢卿

洪邁萬卷堂記同郡張伯壽學邃而根談壁彌堅暇日踵
其門升其堂則緹帙標囊麟貫櫛比伯壽僅伴其間如楊

服者之須嘯鹿游者之企歸執熱者之思灑清風也夫六
藝出乘埃至今千三百餘歲蟬蛸所紀金縷所書風齋松

窗之所纂削方殺青日紛月切好事者汲汲求之終其身
不能以盡致伯壽歸心端思宅無嗜玩旁哀博訪惟恐與

篇興牘之不我手鈔日校黃墨謹嚴俗客鼎來未始磨
滓斯堂也伯壽名微紹興乙丑郡陽洪某記 劉將孫長

沙萬卷樓記一日聞長沙新有建萬卷樓藏書如其名者
主人爲前督軍總管張侯使人想見湖江之上巖麓之外

羣飛照郭憑閣落日端非絲竹管絃之製才或抽架懸列
山積清風佳客考古訂今恨不躬身至其間讀所未見侯
名用道字夢卿真定世家人稱之曰蕭齋

開戶書淫似孝標拂雲高戶竹洲橋東漢元與鴻福並插架
三層寶屨誰 樓宣獻編 潘景純跋

四庫提要亥魂集一百十二卷宋樓鑰撰字大防郵縣
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諡宣

獻 全祖望湖語前王後樓畫錦之府雙閣相仍登公之
祖餘光瑩瑩瓊樓如燈登封閣中嵩洛可撫攻媿東樓拂

雲高戶自注樓危公畫錦坊在湖之南首其東有錦照堂
則竹洲也成化志即以竹洲之橋當之 又云藏書之富

南樓北史自注宣獻東樓鴻禧君址最有名 攻媿集以
六經左氏傳莊子遺伯中弟有詩來謝次韻手披欲究百

家編奴婢年來識鄭玄願我幸多千卷蓄念君未有一經
全詩書心醉不容醒父子筆耕期有年此但古人精柏爾

更須從此悟眞筌書種傳來直到今讀書幾似孝標淫欲
君終就九經庫與子平分一片心更向漆園窮妙旨何殊

清廟奏遺音中郎書籍付王祭想得知余此意深 又趙
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詩四山覽閣城中地平樓小

望易窮安得高臥陳元龍麗譙公府難從容 又跋春秋
繁露繁露行世者皆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

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問妻文潘同年叔
度察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

篇前所未見 天祿琳瑯昌黎先生詩集有四明樓閣印
關古鑰字

劉狗何緣得再陳郡侯鐵架望如新白雲親舍簞臺下莫使
前人笑後人 西山劉君

劉將孫劉氏勤有堂記西山劉君之稱敬吾師牙豐凡爲
士者皆於君於得師乃其家尊君者年宿學爲里大宗居

西山之下洪匡天寶列其左右蕭鑿臨其上築堂奉親念
詩書歷世辛勤插架取韓公語名之爲勤有子歎曰有未

易言也回思隋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
不相爲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於書有不

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歎士方田野有志莘渭
出試大謬如劉狗之不足重陳蓋自子政以來及王介甫

輩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

郭侯牙鑿萬卷新若手未觸安陸連艦鐵藏一篋供一炊
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口者又如此又有不富有而

有成都之經營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沒之以泗水彼有
之非其任而敗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則君之斯堂謂不

使余感哉 樓鑰寄題江西劉氏勤有齋詩樓新數昔昔
用勃況吾儒者務多問萬書插架非開我一卷入心方屬

君爲學從來無止法立身情祇富多文自憐習氣今猶在
尚欲焚香到夜分

華亭仙客和花賣空有遺詩奈爾何參透子西茶具說不留
些子著心窩 周鼎昭跋

兩浙名賢錄周輝字昭禮淮海人紹熙開居錢唐清波門
之南嗜學工文隱居不仕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而隋

元自高本嘗報謝藏書萬卷父子口相師友撰清波雜志
十二卷 清波雜志借書一紙還書一紙後誤爲疑珠失

忠厚氣象揮手鈔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於懷因顧
唐子西庚夫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茶具

戒歸勿求 日何也吾曰彼病者必其所好也得其所好
則行之謂其神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是物得所託矣

復何求哉 又云舉而必敬物理之常父兄藏書惟恐子
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鳥欄篋箭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

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巽花作詩戒其
後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借雲根他年若不種花

實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姓
監蜀何能比相臺九經三傳例堪推決科機要編成未笑倒

承平好秀才 岳珂書之

四庫提要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宋岳珂撰珂字肅
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岳忠武王飛之孫數文閣待

制寮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制置使 纂書雜
記宋岳倦翁刊九經三傳以家塾所藏諸刻并與國于氏

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
釋注疏鈔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上反覆參訂始

命良工入梓其所撰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於
書本字盡注文音釋句讀脫簡攷異皆羅列條目詳審精

確不可不家置一編也 岳珂愧鄉錄場屋編類之書建
陽書肆方日報月刊時異而歲不同四方傳習率攜以入
棘闈以眩自謂之恢赫營效承平時黃善善學者比
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翻
竊謂之決科機要欲望聖斷特行禁毀庶使人知自勵先
朝盛時而此風已見於讀者之口馴至今日固無怪也
聚訟紛紜說總非碧沙碧沁認依稀月湖自有甘盤裔碧沁
芳華早息機史守之子仁

清河書畫舫宋人小楷史記松雲翁物計十帙紙高四寸
字類半黍不惟筆精墨妙中間絕無謬誤每帙有舊學史
氏及碧沁二印宋通直即史守之所用守之越國公浩係
禮部侍郎彌大子衛王彌遠之姪仕終朝奉大夫中年避
世遠謙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肆為樂常宗御書碧沁
二字賜之蓋清修好古之士也 昌熾案樓寶獻有史子
仁碧沁二絕句見攻魏集 文徵明跋宋通直即史守之
告身越國公浩孫任不甚顯今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
舊學史氏及碧沁印者多其遺書 全祖望湖語忠宣在
北鴻禧在東補衣長橋碧沁芳華又云藏書之富南樓北
史宛委之山不過爾爾注云宣獻東樓鴻禧碧沁最有名
又云舊學甘盤黑頭爾爾三經箋改之書為備苑所貯
式注云史忠定相孝宗御書舊學二字賜之 又碧沁楊
文元公書院記消照因先生吾鄆得其三沈端憲公楊文

元公袁正獻公也文元之館於碧沁以史氏也先是史忠
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沁袁正獻公時亦來
預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
彌遠所為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沁也甚久
碧沁牙籤最富文元因思修彙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
天祿琳瑯編宋刻三禮圖皆有史氏家傳翰苑收錄書
畫圖章又四明志有舊學史氏復隱書印史浩隆興元年
拜尚書右僕射旋子祠消照五年復為右丞相十年除太
保致仕治第鄞之西湖建閣奉兩朝賜書上為書明良慶
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故有舊學印章其日復隱蓋在請
老再歸後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徐度御編三卷宋

書棚本有舊學史氏復隱書印一印碧沁一印舊學圖書
一印不知誰氏 愛日精廬藏書志藝文類聚馮已荻跋
日卷末有胡應麟沙印及舊學圖書四字方印未知何家
物 昌熾案此兩書皆史氏物黃以碧沁為碧沁馮已荻
又誤為碧沙皆以篆文相似耳又家天祿琳瑯通鑑考異
三十卷有奉華堂記又有史氏家傳翰苑收錄書畫圖章
印奉華堂宋建炎間劉夫人掌內翰文字善書畫上用
奉華堂記見書史合要此本尚波初當在禁閱史氏謄成
是以得之解題以為眉山史紹恐亦非也又九家集注杜
詩宋刻本亦有史氏一印

藏書記事詩

書棚本有舊學史氏復隱書印一印碧沁一印舊學圖書
一印不知誰氏 愛日精廬藏書志藝文類聚馮已荻跋
日卷末有胡應麟沙印及舊學圖書四字方印未知何家
物 昌熾案此兩書皆史氏物黃以碧沁為碧沁馮已荻
又誤為碧沙皆以篆文相似耳又家天祿琳瑯通鑑考異
三十卷有奉華堂記又有史氏家傳翰苑收錄書畫圖章
印奉華堂宋建炎間劉夫人掌內翰文字善書畫上用
奉華堂記見書史合要此本尚波初當在禁閱史氏謄成
是以得之解題以為眉山史紹恐亦非也又九家集注杜
詩宋刻本亦有史氏一印

史才無此良 寶子敬
源生堂藏書訓部李祿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八
百三十六部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及書
畫之目不與焉蒲田鄭子敬所藏卷帙不減於李 直齋
書錄解題鄭氏書目七卷蒲田鄭質子敬以所藏書為七
錄日經日史日子曰日方技日文日類類知樞密院僑
之子博聞強記多識典故端平初召為都司執法守正出
為漳州以沒 昌熾案書史合要鄭質官至尚書左司除
質章閣致仕作包蒙七卷所敘歷官與直齋略異 又云
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
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日獨不然其為說日僕注編
年不附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 又中興
翰言集二十八卷左司郎中蒲田鄭質編實藏書數萬卷
於本朝典故尤熟

平棘清豐治庶幾甘翰藪粟太半肥先生此語真知味願過
屏門大嚼歸徐清正庶幾 陳文定宗廟
劉墟隱居通議吾時幼安自得工古賦泉谷徐尚書鹿
卿豐城人也嘗攜閣以藏書名之曰味書閣幼安為之賦
曰山水明秀邑稱朝江於其中而擇勝建傑閣之巔昂黃
簾絳帙之閉牙籤玉軸之藏出則連車入則充架是書也
猶菽粟之甘太半之肥仁人之所先得而古今之所同嗜
君子所以哺其膏液而鮮能知之者所以為凡民之所歸

也 又千峰先生陳文定公寓居軒城作一室名之曰訓
奮幼安為之賦其序云提刑寶讓常卿千峰陳公書諭子
日子昔為泉谷徐公風味書閣今吾治一堂置書數千卷
扁曰訓奮子為我暢厥旨詞曰相彼寓居巋然樓宇據高
面勝開闢洞戶挹水於襟懷納車山於指顧草木之華
滋葱蒨晚夕之煙霏吞吐乃建庭階乃飾屏屏几席儼若
簾度得所然瀟湘素之前陳綠蔭黃籙之珍護名以百計
卷以千數上則庶幾平棘清豐之儲下亦可與荆田宅邸
而並駕 宋史徐鹿卿傳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
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嘉定十六年進士禧中提舉鴻禧
觀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諡清正 又陳宗禮傳宗禮字
立之清祐四年舉進士度宗即位以廣東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卒贈肝江郡侯諡文定

藏書記事詩

日融月釋心形化聲色玩好如委灰但見山聚復林列不言
深館與涼臺 鶴正叔 李衡
四庫提要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
郡人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祕閣後終
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 葉適撰藏書記余友
衛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詳嗜嗜書山聚林列起襟齋以
藏之夫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固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
靈館溫涼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
不求安也 又云日融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
馬然後退於櫟而進於道矣固宜編翠美而以書言也
宋史李衡江都人官秘閣修撰致仕居崑山聚書萬卷號
樂庵

碧石萃礪進士出如解箝草漸苞自勝仙都奇絕處投鹽
醬裏風行庖 陳伯明
葉適石庵藏書目序石庵書若干卷承奉耶蔡君瑞藏之
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為廬居紹興十九年
大旱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思無名時處秀有石冒土
而奮如蟻根叢萌欲移而向鬱者遂為萬夫備使出之高
二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故名石庵云蔡君念族人多

也 又千峰先生陳文定公寓居軒城作一室名之曰訓
奮幼安為之賦其序云提刑寶讓常卿千峰陳公書諭子
日子昔為泉谷徐公風味書閣今吾治一堂置書數千卷
扁曰訓奮子為我暢厥旨詞曰相彼寓居巋然樓宇據高
面勝開闢洞戶挹水於襟懷納車山於指顧草木之華
滋葱蒨晚夕之煙霏吞吐乃建庭階乃飾屏屏几席儼若
簾度得所然瀟湘素之前陳綠蔭黃籙之珍護名以百計
卷以千數上則庶幾平棘清豐之儲下亦可與荆田宅邸
而並駕 宋史徐鹿卿傳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
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嘉定十六年進士禧中提舉鴻禧
觀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諡清正 又陳宗禮傳宗禮字
立之清祐四年舉進士度宗即位以廣東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卒贈肝江郡侯諡文定

藏書記事詩

貧不盡能學始買書置石庵增其屋為便房願讀者處焉
蔡君可謂能教矣 又仙都行序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
都巖蓋縉雲最勝特處市書名田役大費鉅富用眾力一
家不能專也余為作仙都行以堅其成詩云書惟見多參
互解食要良出宜廣買僅須有語人未知書長投墮事終
在

繞屋梅花映水紅秦溪如在畫國中屋中圖史誰同享不
香山定長公許業忱父

嘉興府志隱逸傳海鹽許業號梅屋隱居秦溪築小莊於
溪北儲書數千卷丹黃不休室中懸白蘇二象事之植梅
屋之四楹著有梅屋藏書集標談春融小錄 暴書雜

書一

書

記余先世居海鹽之秦溪宋嘉熙中許梅屋先生種梅結
屋之所也梅屋藏書集刻入百川學海有梅屋書目序云
予貧買書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
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嗜書好貨均
為一貪貪書而飢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若貪貨而
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者日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
義而富貴者書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
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子之貧鬼不揮榆子之貧書之
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

不見神仙白玉蟾但求龍鶴訪吳炎隨着姓字非無致周鼓
秦斤訂少德 陳振孫伯玉 程榮俱備

四庫提要直隸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宋陳振孫撰原本久
佚從牙樂大典錄出 按新錄陳振孫宋史無傳字雖
識別集載徐元杰暴亡或以為史嵩之毒之少司成陳振
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監官置獄是振孫係於紹熙四
年官國子司業也厲翁宋詩紀事稱端平中仕為浙西提
舉收知嘉興府政會稽續志浙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
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
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五月改知嘉興府是振孫
由浙東提舉改知嘉興府非浙西也今 四庫全書總目
又引交辛雜錄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之子子謂
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子檢汲古閣刊

癸辛雜錄無此條不知總目所據何本也 又云此書有
題濟批注不著姓名攷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
撫州路總督所著有題濟詩集或即其人乎 暴書雜記
直齋知嘉興新錄載之矣茲讀諸書錄解題求其平生事
蹟蓋嘗分教鄞學辛南城伴莆田 又云沈雙湖吏部謂
隨齋為程榮書錄解題卷三鄭樵石鼓文考此注有先文
節字宋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新安程泰之次子龍圖文節
曾孫榮字僕甫號隨齋元時人文節自欲遷湖子孫貴安
吉與直齋同時同里而批注所云樵以秦斤秦權有番殿
兩字遂以石鼓為先秦物先文簡論而非之其說其載演
繁露則隨齋為榮確無疑矣錄於此以告諸書錄解題

者 齊東野語直齋仕甫傳錄夾緊鄭氏方氏林氏吳氏
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
其精詳近亦散失 書錄解題九經字樣一卷往辛南城
出獨有持故紙購於道者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
午所刻遂為家藏書錄中之最古者 又龍氏家藏藏室
方南城災後父錄以見遺 又龍氏經至二十八萬星
圖以上七種惟相書凡二十三種又有拾遺亦吳晦父所
錄 又白玉蟾為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
流也余宰南城有萬公者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
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李士甯張慎素之徒皆股
壁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秋經傳集解世錄堂刊中興藝文志載世錄堂集三卷稱
政和中廖剛曾祖母與祖母享年高皆及見五世孫剛作
堂名世錄以奉之士大夫為作詩 吾子行開居錄買師
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謂之缺角
封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家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
成文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造 張氏寶齋藏寶者而
後樂此真似道印 式古堂書畫攷揚少師神仙起居帖
標榜上有曲脚封及悅生胡虛印蓋似道柄國御府珍繪
多歸私家 又嚴氏書品冊頁目手鈔宋元書籍二千六
百十三本沒入大內一應經史子集等書計五千八百五
十二部套裝各備學貯收一應道佛各經計九百一十
四部套裝各寺觀供誦 王世貞朝野異聞錄緒沒嚴嵩
家宋板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

狎客平津慎院九經新造墨光燄冰山一據銷天水留得
人開曲脚封 賈似道 廖堂中 明嚴嵩
居易錄研北雜志云韓侂胄開古堂圖書皆出向若水等
定此亦賈似道之廢塾中也 志雅堂雜鈔廖堂中書葉
洲邵武人登科為賈師憲之客嘗為太府丞知某州 葉
辛雜識賈師憲選十三朝國史台要諸雜說如曾慥類說
例為百卷名悅生堂隨鈔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
授引多奇書廖堂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
功事雜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文諸公皆有致九經本
最佳凡以數十種比較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草鈔
紙油煙墨印造其裝池池至以泥金為窠然或首浩其刺著

諸經注反不若韓柳文為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
要略及建齋所開文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
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興矣 又云賈
師憲遷越待罪堂中從不捨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
兩泣歸舍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篋中取冰腦服之而斃
持靜齋書目韓昌黎集宋廖堂中世錄堂精刊本相傳
刊書時用墨皆雜泥金香麝為之此本為當時初印紙質
墨光醉心悅目 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明東雅堂翻
刻世錄堂韓文一仍舊式而不著其所從來今觀此本每
葉中縫下橫悉有世錄堂字徐氏悉以東雅堂易之紙墨
精好字體在歐褚間徐氏猶未能事肖也 天祿琳瑯春

石確先生善言易直探月窟躡天根古充勿遺傳本日短
天寒老眼昏 俞玉吾 孫貞木立庵 杜瓊用鼎
七十二峰足徵集俞珍字玉吾家洞窟之西山寶祐開阮
菊存馬性齋玉都中皆白首北面稱為石確先生 又俞
仲溫字子玉石確之子元時為平江路醫學錄 又俞貞
木初名楨以字行號立庵又稱洞庭外史石確之孫修身
砥行積學能文洪武中仕樂昌都昌二縣丞以終 陸心
源元集周易集說歐士經後歐日嗣男仲溫命兒楨籍寫
藎授梓於讀易樓家傳後歐略同惟改或為命兒楨楨玉吾

諸經注反不若韓柳文為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
要略及建齋所開文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
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興矣 又云賈
師憲遷越待罪堂中從不捨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
兩泣歸舍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篋中取冰腦服之而斃
持靜齋書目韓昌黎集宋廖堂中世錄堂精刊本相傳
刊書時用墨皆雜泥金香麝為之此本為當時初印紙質
墨光醉心悅目 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明東雅堂翻
刻世錄堂韓文一仍舊式而不著其所從來今觀此本每
葉中縫下橫悉有世錄堂字徐氏悉以東雅堂易之紙墨
精好字體在歐褚間徐氏猶未能事肖也 天祿琳瑯春

無子以仲溫為嗣植為玉吾孫皆有書名播家學手
書上板故能稱美如此也 檀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朱
叔英跋稱出俞石礪家石礪生平遠於易學所著周易集
說諸書皆覃精研思積數十年而始成此本或即其手蹟
耶命生宋寶祐初入元徵授温州學錄不赴隱居吳之南
陽老屋數椽古書金石充切其中傳四世皆讀書修行漢
南園俞氏云 四庫提要丙子學易編李心傳撰元初俞
珪所鈔珍有跋曰此書係借閱德坊周家書肆所購者天
察日短老眼昏花并日而鈔其可取者云云蓋所存不及
十之一矣 天祿琳瑯編童溪王先生易傳有石礪書
陰命貞木立庵圖書三印 列朝詩傳國初南原俞氏笠
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箱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後後
民秀才汲古多藏杜東原其尤也 又云杜淵孝履字用
嘉興縣人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自號鹿冠道人晚而
徙家東園得朱長文樂圃家編學者稱東原先生戴鹿皮
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逍遙移日怡怡如也 卒年七十有
八門人趙同魯私謚曰淵李先生

高氏半氏三李氏鄉里齊齋與月河同為書田留種子不效
佛神書嘉禾 周密公謚

杭州府志周密字公謹實祜開為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
水滸夫 蓉塘詩話周密晚年寓居鎮塘吳辛街作癸
辛雜志浩然齋觀影鈔昌熾崇密所著又有齊東野語志

雅堂雜鈔重煙通錄錄皆行於世 齊東野語世間萬物
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吾鄉石林葉氏藏書多至十
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何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各不
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近如秀島東窗鳳山三李高
氏半氏皆蜀人號為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無餘矣吾
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嗜嗜至需員郭之田以供筆札之
用其搜羅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
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皮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
書居然蘇全之富余小子運時多故不善保藏一旦掃地
因致今昔有咸斯文為之流涕 又山谷云四民皆坐世
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

藏書記事詩

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蘇東善書對書太息曰
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室蓋兼
取二公之說云

藏書記事詩卷一終

藏書記事詩卷一 長洲葉昌熾

海上小山廬大山大力比小山房廬未可藏書卷望海
室中誓不還 東丹王倍

遼史東丹王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也幼聰敏好學太祖
破渤海大誣謀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為人皇王王之建元
甘露後讓位倍光德光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
之風衛士陰伺動靜唐明宗聞之使人跨海持書幣招倍
倍立木海岸刻詩曰小山廬大山全無力豈見故鄉人
從此投外國構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賜姓東
丹名雅華復賜姓李名實華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書室

間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首律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
經善畫本國人物 謝啟昆詩建國東平恨徒居數峰拳
石壓穹廬大山無力乘桴去望海堂中萬卷書 志雅堂
雜鈔王介石有東丹王實華所畫番部行程圖道君題云
世所謂東丹王者也所畫絕妙與王子慶西域圖相伯仲
昌熾案元耶律楚材東丹王之八世孫著湛然居士集
其子筠著雙鶴醉隱集漠北世家專精文學鮮有能過之
者未始非醫巫圖萬卷為之貽謀也王為五季時人也遼
史有傳斷代仍宜從遼次於宋後

女几三尊憶避兵遺簪敗履不勝情金源文獻空山在野史
亭前夜突聲 元好問務之

郝經遠山先生墓銘先生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
及漢唐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願為撰述乃為
中州集百餘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
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編為紀錄至百餘萬言捆束委
積塞屋數極名之曰野史亭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
襄人登興定五年進士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
而卒 劉靜修詩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察公策
書粉粉少顏色空山夜哭遠山翁自注汴亡張蔡公以金
實錄歸遠山書藏公應錄 遠山故物贈予家所藏書宋
元祐以前物也真祐丙子之兵藏書室聞得存兵退子將
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

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向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圍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故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故亡其綴編裝繕紙題印識猶夢寐見之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負多務取巧偷家奪遺簪敗履惻然與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不曰牙用字則曰子子孫孫牙寶用豈聖人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開卷猶眉一笑同道人舊住水晶宮寶書轉展歸天上空自傷心到收翁題文饒孟頫 明李維柱本石

式古堂書畫次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又號鷗波水晶宮道人宋司戶參軍入元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魏國公諡文敏 七頌堂識小錄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由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象陸師道亦寫元美小象於次峽標籤文衡山八分書 天籟琳瑯漢書宋刻本王世貞跋云余平生所購宋本班范二書尤為諸本之冠桑皮紙白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者如錢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微墨色精純前有趙吳與小象 又錢受之跋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太倉王司寇得之吳中陸太宰家余以千金從徵人購出藏弄二十餘年今年嵩之四明謝泉三牀頭黃金盡生平第一般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別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又云吾家藏書盡為六丁下取此書卻在人間武林坦公司馬搨以見示嗚呼佛言昔年奇物經歷年歲忽然復觀記憶恍然皆是藏識變現良非虛語又云景山李稚杜字本石本爾先生之弟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

殉葬余深愧其言昌熾文敏漢書今歸 天府以上諸跋蕭弄源流意無不可或詳錄之 又元本大廣益會玉篇趙孟頫藏本有水晶宮道人印孟頫以湖州四面皆水自號水晶宮道人解稱兩集云文敏早年喜畫梅印以水晶宮圖畫浙中有瑪瑙寺或戲以為對遂不用 張應實清藏藏前書畫印識云趙字方圓二印太雅印天水趙氏印趙孟頫 陳繼儒讀書十六觀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真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靜兀焚香勿撻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暴書雜記汲古影寫許棠梅屋詩稿第四卷後有宋文方印云趙

文敏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斷類其家聲不如禽憤若歸他姓當念斯言取非其有死南舍旃凡五十六字

博進浙債十萬緡附珠為燭蠟為薪江南空有求書詔故紙原難換告身 莊肅恭叔

松江府志莊肅字叔叔號夢地居詩龍鎮仕宋為秘書小史宋亡棄官浪迹海上性嗜書聚至八萬卷手鈔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至正間修宋道金史詔求遺書危素購於其家得五百卷 駁耕錄夢地既沒子孫不知愛惜或為蟲鼠蝕齧或為鄰誠盜竊或供飲博之請或應餽禮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素士素特來選取其家恐兵燹圖議于禁悉付祝融其孫璽玉收拾殘餘願領厚價留日久仍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 五茸志遺元文宗時經筵語及唐蕭夷中詩詢其有文集否諸學士以未開對或言莊氏富藏書特旨訪其家果有彙集上之教授教授楊瑀山居新語上海縣士人莊夢塘者藏書至七萬卷其子欲售之瑀謂年無有好事者呵其詳

吳雲少嗜學時宋社已屋三十稔矣故老遺黎猶有存者子昭從其人問宋遺事得其什一喜游錢塘山川城邑徘徊躡蹻感歎不能已兼通聲律家臨市衢構樓蓄書白經傳子史下逮釋官百家無不備日播閱研究年六十四卒於至正十六年十一月子出次子里孫男一名苒 昌熾莊肅之後 杭州府志雲南渡居錢塘精律呂每坐出樂輒俯首頌燈曰吾其不免乎子田字耘已亦工詞田子肯字稚孟一字苒夢從宋濂學昌熾歿蘇州府志雲亦有傳藝文類書畫記補遺繼繼錄墨記皆雲撰觀鄭元祐所撰志雲吳人特當寓於錢塘耳 又案天祿琳瑯說文解字有子昭印據嘉興府志以為盛懋字子昭非是亦雲所藏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簡齋外集卷首有張子昭印朱記

荒江寒雪釣灘一葉煙波不繫能載得華琳茶竈去鐫鐫怪傑寫元包 袁易通甫

黃潛靜春先生墓誌銘君韓易字通甫曾大父璉築室長洲之蛟龍浦君不樂仕進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左江右湖禽魚飛泳於煙波弄著園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所校定客至輒飲卷與縱飲劇談留連竟日 楊載靜春堂詩集序通甫有宅在郡城東南二十里蛟潭之濱蛟潭當吳淞江之下其水甚深 陸文圭跋袁靜春詩具區甫里之開

近世有隱君子焉結茅構亭出蒼莽之墟樵村漁舍混為一區城市之跡疏而麋鹿之性馴嗜欲之機淺而鷗鳥之情親所交皆畸人逸士西鄰北里詩筒往來清江白月舉構相屬優游不仕者四十餘年 四庫提要靜春堂集四卷元袁易撰易居吳淞具區之開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或棹舟載筆林茶竈古器游於江湖趙孟頫嘗為詩臥雪圖稱易與龔璠郭麟孫為吳中三君子

祠祿難言領洞霄一枝遊迹等鷓鴣欲知梅湖藏書室雨上南湖學士橋 袁文清構

四庫提要延祐四明志十七卷元袁構撰構字伯長慶元人宋知樞密院事詔之曾孫少為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

四庫提要延祐四明志十七卷元袁構撰構字伯長慶元人宋知樞密院事詔之曾孫少為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

四庫提要延祐四明志十七卷元袁構撰構字伯長慶元人宋知樞密院事詔之曾孫少為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

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侍講學士卒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諡文清所著易說春秋說世入無傳惟清容居士集及此志尙存 至正直記袁伯長學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於浙東伯長後子孫不肖盡爲僕隸竊去轉買他人或爲婢妾所毀者過半 全祖望謂諸儒然清容不振刻遺老之幟而牙籤之於王氏亦復並峙彼津逮者蓋未易以猝謂自注南湖藏書前王後袁 又胡梅磻藏書記南湖學士橋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書寫于通而藏因此梅磻藏書之所也宋亡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先生館袁氏注通鑑成編而已丑寇作以書藏書中得免

家世何嫌賈布翁圖書研北自玲瓏豹胎熊掌兼珍味豈獨

黃涪陸氏藏書目錄序吳郡陸君居園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涸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泚勝處初旁行般若百家眾技之文飾此而歸次入其室如登臺玉之府而探遠菜道家之名山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翁船程封鼎之蹻可以爲美也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蝴蝶蠅蚋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香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尚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樂指而出足矣向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哉 古夫子亭雜錄大谷門人成文昭字周卜奇陸務觀南唐書宋槧本也凡十五卷與今刻十八卷編次小異前有陸友私印陸友仁印燕處超然印 昌熾案陸友印撰陸友私印北雜志者 四庫提要稱友字友仁亦字宅之平江八徐顯稱傳載友仁生市廛闔閭父以市布爲業獨能異其所好攻苦於學博極羣物自號研北生著研北史印史紀菊軒著所言與黃文獻記悉合

則陸君之爲友仁無可疑者仍兩列之以示闕疑 愛書癖亦等憐才擁篲分庭事郭隗未有千金求駿骨望諸何日自齊來 景春沈君

新市春風有故事論思不但證松廳先求宋本書堂記再讀 一月 集古錄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于五百金 踰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景春嗜書何以異哉元統後元十 四庫提要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 眞定人由國子學生試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蘇州判官終 浙江行省參知政事 又元文類七十卷目三卷蘇天爵 編天爵所著尙有松蘿草奏春風亭筆記諸書於當代掌 故最爲翔習 元史蘇天爵傳至正十二年以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總兵於鏡信卒於軍中五十九 宋本滋溪 書堂記蘇伯修家多藏書習知遠與金故實且謂予昔吾 高王父玉城當國初自汴遷眞定置別墅縣之新市作屋 三楹買書數千卷處久堂壞先人墓之且漸市書益之又 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書萬卷以歸 袁梅蘇氏藏書室

銘趙郡蘇氏崇其書樓制史雲章程緯有程靈根湛虛服 習粹精 元史張思明傳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 居輝州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延祐三年拜中書參知 政事重紀至元三年卒年七十八思明平生不治產不蓄 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益貞毅 讀書種子魯東家油蒜深嚴設紗祇裙鞋結襪可憐 片片女郎花 元史昇退之 子克齊行素

開有益齋讀書志至正直記四卷元闕里孔克齊撰克齊 字行素一字靜齋至聖五十五世孫祖宗善爲建康路教 授父文昇字退之爲建康書院因家崑山克齊於沈氏 憲司薦授黃岡書院院長召爲國史編修 至正直記吾

家自先人寓滬陽分沈氏居之半以爲別業多蓄書卷千 昔愛護尤謹雖子孫未嘗輕易檢閱必告於先人得所請 乃可置於外館晚年子弟分職任於他所惟婢輩幾人在 侍予一日自外家歸省見一婢執選詩演半卷又國初名 公求讀數幅皆前藏之餘者急叩其故但云某婢已將幾 卷稱籍某婢已將幾卷覆書櫃予告先人先人曰吾 老矣不暇及此爾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婢無知宜有 此哉不覺歎恨亦無如之何矣 又先公嘗以十六字作 座右銘云甯人負我毋我負人甯存書種無苟富貴 湖峽舟輕灘漲堆黃牛灘畔載書同十家何惜中人產一擲 闕闕沃野財 蜀錦紅錦之珠

少室山房筆叢豫章漫鈔云元至正初史官遺屬官馳驛 求書東南吳書顯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家資徧游 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湖峽歸蜀可謂富矣 又 云隋文父子以天下之力收書僅三十七萬卷冠古今元 邊帥子器其一家之產祿得三十萬卷亦宇宙奇事然但 欲其多而不計重復則在今甚不難願正本不知幾何耳 古今書籍統計一代前後之藏往往無過十萬統計一朝 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況 元時板本尙希又非文明之世紐氏子三千萬卷及其重 複政恐不能三萬耳 祇陀山下雲林閣奇石碧梧交映窗牖田園人莫笑圖書 蓋上九峰樓 倪費元錄

明史倪瓚字元鎮無錫人家雄於黃工詩善書畫所居有 闕曰清閨幽迥絕塵蔽書數千卷手自勸定古鼎法書名 琴奇畫陳列左右自號雲林居士 無錫縣志清閨閣在 縣東南梅里鄉之祇陀里旁列碧梧奇石非楊慎積強兩 諸人不得至焉 列朝詩傳瓚見俗士避去如恐浼至正 天下無事忽盡其家產推與知舊人皆痛哭及兵興富家 盡被掠元鎮扁舟笠笠往來淮浦開人始服前議也 馬 位秋窗隨筆余家所藏雲林自畫清閨閣題云家在梁谿 廬底之里以死水自閉柴門掩於白日藜藿穿而未起傳 癖書控聊以辛歲 式古堂書畫攷辨辨贊民又號淨

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開仙卿雲林子曲全史幻霞子如幻居士泊浪漫士奚玄明玄映又號倪迂初名挺 又李白時三清圖有蕭開圖書蕭開畫印朱記 王世貞跋元人名跡雲林又自稱懶瓊

泗水北居舍外坡道人好事喫茶多有時山水色光裏自倚洞窟和權歌 孫道明明叔 夏庭芝伯和 松江府志孫道明字明叔華亭人居泗涇博學好古藏書萬卷遇秘本輒手自鈔錄築映雪齋延接四方名士校閱藏書為樂又造一舟曰水光山色徜徉南浦自號停雲子嘗與陶宗儀共汎宗儀製詞道明即倚洞蕭吹之與權歌相若極鳴波縹緲之思 鄭元祐孫高士象贊引雲開孫高士明叔隱於其里九峰三洲之間讀書續學築草堂三

閒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學名其齋曰映雪手鈔書數百卷皆小楷齊截然自以為無所用於世視田野闌寂若將終其身於是全真教主關真人號之曰清隱處士 四支齋說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在勝國時日惟以鈔書為樂其手鈔書幾千卷今尚有流傳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汪興東雲開百詠映雪齋云名士頗煩折節借書同坐夜迢迢水光山色秋江裏更讀新詞入洞簫 張雨題孫明叔映雪齋詩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積古書多 學津討原刻封氏閱見記後有元人跋云子素有藏書之癖凡親友見借者暇日多手鈔之

此書乃十五年前所鈔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遭時艱難烽火四起煙燼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僻居深村賴以自適亦不負愛書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於泗北疑夢軒雲開夏庭芝伯和父謹誌昌熾案鄭元祐停雲軒記松江真蹟自其世上世已稱善人丙辰兵燹室虛燼燼家

人僅完以城北之泗涇有舊田廬也徙家居之未知伯和即願貞否讀書敏求記雲煙過眼錄有至正廿年夏願鈔本願下疑奪貞字又按孫先生晚歲寫書過跋皆有歲月見於諸家藏目錄而錄之以當先生之年譜可也孤里翟氏藏開居錄一卷末題識云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

旦日鈔於泗北村居之映雪齋又讀書敏求記自號錄一

卷至正壬寅華亭孫道明手鈔於泗北村居之映雪齋時年六十有六又愛日精藏書志北夢瑣言二十卷後有跋曰武林悅悅學家藏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輟卷華亭在道人孫道明識於泗北村居時年六十有八也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術極孫明叔跋曰至正二十六年歲在丙午鈔於映雪齋時年七十歲又前宋樓藏書志玉峰先生脚氣集後有跋云錄於城南寓舍時吳元年歲在丁未臘月廿八日庚午華亭孫道明明叔父年七十有一 汝海昌查權亭孝廉藏南部新書有先生跋云洪武五年歲次壬子仲夏九日乙卯在華亭集賢泗北村居且喫茶處寫畢清隱老人時年七十有六又

臨溪隱居詩話一卷宋魏泰道輔撰洪武九年丙辰映雪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坡草舍兩窗時年八十亦見錢氏敏求記錢又云子見道明所鈔書不下數十種皆在嶠巖景迫之年老而好學真炳燭之明也 翠竹清溪比若耶江心湧出馬駝沙築樓正在沙灘畔三字新題泰不華 李模

鄭元祐藏書樓記雅揚郡李模家馬駝沙之上沙當揚子江之心而百川之水悉匯焉既入於是至其子天鳳字舜儀生有異稟自幼精於理學是說惟圖籍是耽若愛其子之嗜學也於是以其家舊藏書合新購而得之者凡五萬餘卷築樓於居之東而藏書於樓之上樓之前鑿池以澆水其後萬竹森立都水庸田使曰野泰公為築三大字以揭之乞子為之記蘇社徵君原文每道陳君之賢今徵君已逝海內猶所稱則君之賢誰不信夫故為記於樓壁俾讀之者當知陳氏藏書之意不為科名務也不為利祿說也蓋以為反身窮理非誠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不足與語陳氏藏書之意也

一線驚鴻通麗譙西亭萬卷歡標縵經衣史服何從見揀下生歌汴上謠 明定王 宋 陸 權 權 甫 明史諸王傳鎮國中尉陸輝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幼端穎及長被服簡素覃精經學所撰有韻譜五卷學者稱為西亭先生 徵刻唐宋藏本書目宋陸輝授經圖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西亭中尉萬卷堂書目十六卷朱勛美編目藏案勒美西亭之子朱竹垞所稱孫侍即耳伯與西亭之子竹居交契竹居疑為勳美字也 萬卷堂書目跋余宅西乃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其中做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易詩書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錄地志雜志凡九百三十部一萬八千卷子類凡十篇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詞別集總集凡一千五百部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為四部人代姓名各具撰述之下東坡子曰余垂髫時即喜收書然無四方之緣不能多見大槩又自金元以來屢經兵燹藏書之家甚少聞或假之中吳兩浙東郡耀州澶淵應山諸處或寫錄或補綴蓋亦有年所得僅此信稱書之難也慶慶庚午八月中秋日東坡居士陸輝書 明詩綜小傳灌甫周定王六世孫萬歷初舉宗正有跋上集錢受之云灌甫年二十通五經中年築室東坡之上取古人經解為藏書而傳之先是海內藏書富者推江都葛氏章耶李氏灌甫傾囊購之起萬卷堂蓋論其中汴亡之後漂蕩於洪流恐謫可勝歎哉 靜志居詩話世所傳萬卷堂書目不列卷數撰人非故籍也子家藏有聚樂堂藝文志四冊俱詳列卷數撰人係

彼上鈔本 曹裕靜陽堂集有明宗室灌夫宗正為之最往孫北海少宰令祥符就其第鈔經注二百餘冊載歸京師崇禎壬午賊決河隄書堂付之巨浸徒其目存耳 周亮工汴上謠河決後民多有以書紙蔽體者詩云雲綺霧縠經衣史服又黃書云黃奇字去黑水踰關老蠶魚蠅蠅登土益 天麻麻瑣綺編春秋經傳集解明周王楮賜籍有周府御書樓寶未印 巨鹿山前雲氣濛濛雲作密密密縫氣宮闕白雲裏此是西陽第幾峰 前歐王權 朱謀埠 鄭 侯 明史諸王傳南獻王權太祖第十七子正統十三年薨

明詩綜小傳錢受之云王博學好古諸書無所不窺志慕

明詩綜小傳錢受之云王博學好古諸書無所不窺志慕

冲舉自號隱仙令人往廬山之巔巖巖以歸結小屋日雲
齋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簾四壁氣氣如在巖洞凡書
有秘本莫不刊布 又宋謀埠字號俱備藏王七世孫以
中尉鑄石城王府事既卒豫章人士私諱真靜先生有枳
園近乘 趙一清水經注釋附錄藏王諸孫日石城王
其諸著述諸孫日石城鎮國將軍廣澤中尉廣澤之曾孫
也 列朝詩集小傳影儀著書百有十二種皆手自繕寫
未嘗假手小得常語告余願盡出其藏以相快助藉寫
經成卷帙宏多餘千令為余邑子屬以相寄令酒人也傷
其書而羨之至今念之猶有餘恨 明畫錄朱統鑲字伯
墨號翠玉山樵石城王孫其父謀以著書名世繼承家

學復精於翰事 千頃堂書目簿錄類南歐王書目一卷
四庫提要附書目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初甯獻王權
以牙業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刊刻之書甚
多其目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錄度齋醮諸儀
俱附焉 張芳徵刻唐宋藏本書例中州之西亭豫章之
德侯兩王孫家藏與天府西亭所藏盡付黃流流離儀之
書亦遺劫火

九師易是劉安授三爵詩能術武監編比河間無愧色道經
往往出山巖新撰 秦衡王誠保 定王惟焯 簡王
茶餘各話明代藏書周晉二府 天祿琳瑯錄梁注疏晉
藩藏本朱謀埠著藏書記晉莊王鍾鈺蓋王之高皇帝曾
孫也正統七年以榆林王進封博古書法書詩令世子奇
原刻寶寶堂法帖今世傳書畫多晉府章印其人也 又
唐柳先生集晉莊王鍾鈺藏本 甘泉鄉人稟跋明晉藩
刻元文類晉藩自太祖子恭王桐始封太原當嘉靖十六
年丁酉長史馬朋作序時為簡王新填嗣封之二年明史
諸王表端王如祥嘉靖十二年薨無子新填以新化王知
輝長子奉敕管府事十五年嗣封序稱志道堂先王殿下
刻文類未完我虛益堂賈王殿下仰承先王之統克紹厥
志先王當謂端王知祥也端王之祖靖王為世子時嘗取
圖輝大觀寶晉諸帖益以所藏宋元明人畫詩為寶寶堂
帖端王合刻文選文粹文彙文衡文衡王能通成其志

藏書記事詩 卷二

馬氏身為長史蓋親見兩賢王美行者其文以河間獻王
為比無愧辭矣 又跋秦藩本史記嘉靖十三年秦藩整
抑道人序以明史諸王傳表攷之乃定王惟焯也序稱我
簡祖呻吟佔畢以力學終其身則為簡王誠定王為簡
王從孫傳稱有賢行序言景慕衛武以鑿抑名軒則信乎
其有賢行矣 嚴元照書宋板王制文公詩法殘卷後乾
隆乙卯子從友人借得宋刻兩冊有敬德堂圖書印于
孫孫牙吉用印蓋明晉藩藏書也 式古堂書畫攷遺待
詔孫島會真圖有晉國奎章道濟書府晉府書畫之印清
和珍玩乾坤清氣各朱記

光澤系出自遼府高唐系出自衡府廬江系出自鄭府與徽
府書共千古 光澤系 廬江系 鄭系 高唐系 鄭系 高唐系
明詩錄小傳光澤系 廬江系 鄭系 高唐系 鄭系 高唐系
十三年封何喬遠云王積善萬卷世宗賜堂名曰博文
居易錄岳珂玉栢集衡府高唐王家鈔本流傳絕少高唐
王謙某號岱翁工篆隸嗜嗜古書錄多秘本鼎革後散
諸市肆紙墨精好裝潢工級康熙乙巳青州市中得劉貢
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 天祿琳瑯史記
明興宗第四子衡王允燧藏本有衡王圖書印昌熾案與
宗子封衡王者名允燧非允燧也允燧靖難時改封懷恩
王此衡王為憲宗第七子衡恭王祐樞高唐王名厚煥衡
恭王之從父以博雅聞俱見明史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圖繪寶鑑黃澗圖跋云收藏為廬江王猶是幾百年前故
物拜經樓主人以為裝潢極精非民間藏書吾見成化時
閣本大唐開元占經每冊俱用黃綾作封面黃綾作籤條
此可見官書鄭重即裝潢可辨也備莊後君跋云廬江王
藏書甚富余所見凡數種皆善本云昌熾案天祿琳瑯續
編元本貞觀政要有宗藩清暇廬江王文房記二印明宗
室世系表鄭簡王祐樞第十子見滿別封廬江王懋四世
簡昂厚光載 持靜齋書目宋刻鄭君詩有廬江王
文房印 讀書敏求記蟋蟀經二卷子昔藏微藩芸窗道
人五絲繪畫本為季滄葦摹去 千頃堂書目簿錄類
微府書目一卷衡府書目一卷

世性廬山一炬寂靜室種子已無存精盡未絕青蘿木不見
中即見虎負 宋文憲 曾魯得之
贈生堂藏書約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青蘿山中
便已奉書萬卷 百宋一廬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
太史獨著精靈注長慶集北宋時鑄板所削廬山本者庚
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板圖記
宛然古香可愛推希世珍昌熾案此書亦見讀書敏求記
今藏潘文勤師勝齋 天祿琳瑯續編宋本春秋經傳
集解有文淵閣印金華宋氏景濂諸印又史記文選皆有
景濂印 持靜齋書目羣書事林廣記前集卷之一後集
卷之二陳元觀編宋刊本有陶九成宋景濂藏書諸印攷

明史藝文志蔡補宋有陳元觀事林廣記十卷蓋即其殘
帙陶宋二公藏書至今尚存吉光片羽固不得以尋常殘
廢視之矣 宋源禮部侍郎留公神道碑公諱魯字得之
所藏子史動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撥其華間有僻書隱牒
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偶來山所偶獲其書組劍等刻流我到松雲堂上坐圖書
散盡五湖秋 徐廷方良夫
蘇州府志徐廷方字良夫受易於郡陽邵宏道又受書於
天台董仁仲隱居光福山中洪武初鄉人施仁守建甯請
為其學訓導卒於學官 倪遠林集外詩七日訪徐良輔
十三日至七寶泉上及移舟造耕畫軒桂樹窗間以自書
風吹花落紫綸巾偶來山廡側蒼光又向江波采白蘋
又八月七日借耕畫史訪耕隱隱者留三日有圖畫筆硯
之樂乘臥兩盤築庭樹風以秋身同孤飛鶴心若不繫舟
燕翅登松嶺飽蟬對粥流 吳寬題東坡道張平陽詩真
讀書藏光福徐良夫家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不存
矣 百宋一廬賦觀溫國於徐廬賦傳家之舊有注司馬
公文集八十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字有朱書一行云
洪武丁巳秋八月收於小方章一文云徐遠左印又大
方章一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 式古堂書畫攷朱
澤民秀野軒圖良夫題有松雲生耕漁軒良輔三印 目
錄象良夫明初為建甯學官虞堪亦曾仕雲南府學教授

蘇州府志徐廷方字良夫受易於郡陽邵宏道又受書於
天台董仁仲隱居光福山中洪武初鄉人施仁守建甯請
為其學訓導卒於學官 倪遠林集外詩七日訪徐良輔
十三日至七寶泉上及移舟造耕畫軒桂樹窗間以自書
風吹花落紫綸巾偶來山廡側蒼光又向江波采白蘋
又八月七日借耕畫史訪耕隱隱者留三日有圖畫筆硯
之樂乘臥兩盤築庭樹風以秋身同孤飛鶴心若不繫舟
燕翅登松嶺飽蟬對粥流 吳寬題東坡道張平陽詩真
讀書藏光福徐良夫家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不存
矣 百宋一廬賦觀溫國於徐廬賦傳家之舊有注司馬
公文集八十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字有朱書一行云
洪武丁巳秋八月收於小方章一文云徐遠左印又大
方章一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 式古堂書畫攷朱
澤民秀野軒圖良夫題有松雲生耕漁軒良輔三印 目
錄象良夫明初為建甯學官虞堪亦曾仕雲南府學教授

皆舊入明 四庫提要集錄於楊文貞之前今從其
例列明初宋文憲之後又案耕漁軒在光福鎮同治中
先師馮景亭先生即舊址重建其地直虎山橋三面臨水
湖光山色皆在襟袖開昌城每登其堂徘徊不忍去
清城鎮在松陵東行清才一見微俯仰道文三太息屋梁
落月照遺書

姑蘇志虞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宋丞相允文諸孫後家長
洲隱居行義家藏書甚富多手自編輯雅重先世手澤聞
有雍公遺文千里外必購得之 列朝詩傳克用為雲南
府學教授卒於官子鏞教授里中孫澁始去儒澁之子權
家益貧斥貨先世故物以供衣食權死時勝伯遺文及所
藏詞翰無慮數篋妻子以魚鬻置屋梁久之并其書亡
矣徵文獻者為三款焉 倪瓚笠澤留別勝伯詩清才卓
行虞徵士食粥三年致母喪詩法道圖能繼武畫傳洪谷
早升堂 而宋樓藏書志何水部集三卷文嘉跋云後有
虞茂題一詩而用虞賦之印賦字勝伯茂或其別名也
又鼓棹棹一卷元虞賦叔勝撰昌熾案勝伯一字叔勝倪
雲林有次韻叔勝先生詩亦號青城山樵楊廉夫郭羽詩
序云至正庚寅子游鑿塘過四壁山中與青城山樵遇出
示古劍其先為陳所遺節指也又和鍾文韻竟用詩
單子來歸自笠澤為說虞君猶猶栖青城從子謙丹鳳西
郊草堂懷碧雞 蘇州府志虞子賢世居支塘家藏書史

及古今法書名畫甲於三吳後又得朱子城南雜詠真蹟
構堂於之顏曰城南佳趣
燕子飛來勤筆除義門高揚筆窠書方黃道隱樓常在木
犀王遠忽諸浦江鄭氏

明詩綜小傳鄭淵字仲養浦江人 靜志居詩話隱溪鄭
氏先世自蔡陽徙歙再徙睦州其居隱溪自誰始誰之孫
綺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是為義門第一世綺之子問間
之子運運之子政政之子德德之子文文之子文之子文
欽仲養蓋欽之叔子也凡歷五十三世一千六百六十餘
年建元季明初門才益甚口深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
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日濶

一門羣從又有樞樞枋枋材幹杉樞樞桐柁棠檣柏枳木
皆為士林所重於是公卿大夫先後詩文贈贈者編為麟
溪集二十二卷洵盛事矣 紫桃軒雜錄國初浦陽義門
鄭氏藏書八萬卷家有藏書樓建文君為書檠大字作
扁古名賢畫畫妙蹟亦不下五六百種 人海記浦江鄭
氏八萬卷燬於火

村塾何從得佩璠百錢惟有珠雞樓平泉草木荒寒甚東里
家風尚斷齋 楊文貞士奇
明史楊士奇傳名寓以字行奉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
而復宗建文初以史才薦召入翰林充編纂官成祖即位
改編修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英宗正
統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 徐勃筆精楊文
貞士奇少孤貧十六歲出為村落童子師欲買史略二冊
百錢不能得其母夫人畜一牝雞數歲命以易之世有此
母安得不生此子 又楊文貞文籍志序云吾先世藏書
數萬卷元季悉燬於兵吾早有志於學而孤貧不能得書
稍長事鈔錄無以為楷筆之費則往往從人借讀不能數
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也弱
冠稍遠出授徒所入頗厚始蓄書不能多也及仕於朝有
常祿又時有賜賞節縮百費日月積之一為收書之資歷
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視吾先世所藏千百之什一
視吾少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
必將謹護珍襲不至於廢壞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
蓋有棄之如瓦礫者吾懼後之人不知守也志吾之所以
得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愛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
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敬之哉 又宋虞世和甫最
愛黃庭堅每得佳墨精紙奇玩必歸歸直閣初王羽儀之
最善揚士奇揚揚收書或數月不相見相見輒贈一書持
贈過得入者也 讀書欲求記胡方平易學散蒙通釋
卷昔楊文貞公得此書於伯氏無何失去伯氏不棄至形
諸語嘗昔人於重書籍如此後學勿漫視之 天祿琳瑯
續編常建詩集明楊士奇家藏有東里草堂廬陵楊士奇
印二朱記

牧馬真能除害馬車船來往載書隨里中但祝庚桑楚未有
桐鄉朱邑嗣 周文襄愷 國朝丁日昌周生

明詩綜小傳周忱字仲和廬陵人戶部尚書改工部諡文
襄性好儲書其藏室詩云韋經既並蓄百氏無棄捐所至
每充棟來往勞車船 乾隆蘇州府志名宦傳周忱才學
二年進士宣德五年用大學士楊榮薦授工部侍郎巡撫
江南景泰四年十月卒 丁中丞名日昌字禹生廣東豐
順人同治開府苦吳御史嚴而愛民知子身後謗譽參
半實則精明慈惠文襄之後能稱吾吳民者公其一也藏
書極富其為上海道時宜稼堂郁氏宋元舊本都歸插架
自持靜齋藏書目五卷其尤精者景祐本漢書世經堂昌
黎集及宋刊禮記要義禮記集說兩漢會要東都事略皆
至寶也中丞後改闕撫解官後去蘇蘇帶載歸韓江吾友
袁寶瑣稱仲官寓其齋一飽眼福 中丞百蘭山館集有
圍居雜錄云中歲嗜古籍簡編時在手俟宋復元第恨
乏料斗人或噉畫龍我自鑿錫狗思誤亦一適窮源須殺
即不嫌萬卷陳但恨二豎蹂文閣豈消渴昌谷輒干嚼斬
覺入膏肓何自致枯朽夜夢備冠人自言忘年友指示痼
疾由恍若肝膽剖環環本福地俗客奚可守君非蓬島仙
藝死復冤冤取譬如雞皮翁強推虛家婦情意不聯屬白願
增老醜又如灌園夫遺腹青藥綬進退失常度有若破械
槓彼蒼蒼清福不在富貴後胡為聚寶爰享之若微帚何

不學處仲開闢任奔走送書如送窮去病猶去垢聞言意
開豁默審心沮思欲捐夙好又恐受誑誘去書若存病
無南徒贖考吾書亦有神敢一卜休咎隨首決從違神曰
然否否 莫友芝宋元本經眼錄侯禮鄭注宋照本同
治甲子署蘇松太道丁禹生後之上海坤中審定為實事
求是齋經籍之冠

明詩綜小傳袁珙字廷玉鄞人有柳莊集 靜志居詩話
家本土族其父彥章任元為翰林國史檢閱世稱菊村先
生嘗作布衣歌云我家頗讀書初非田舍翁道其賢也

從橫效劇生 袁忠徹靜思

明詩綜小傳袁珙字廷玉鄞人有柳莊集 靜志居詩話
家本土族其父彥章任元為翰林國史檢閱世稱菊村先
生嘗作布衣歌云我家頗讀書初非田舍翁道其賢也

今言類編廷玉少游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
成祖間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平一見伏
地叩頭曰真太平天子靖難後召為太常寺丞子忠微序
班未幾琪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微能傳父術宣德中
嘗侍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未七日高煦反書至
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有三 莫氏經眼錄皇朝仕
學規範四十卷宋道源本有尚寶少卿袁氏忠微印及袁
氏靜思齋引顯氏家訓六十五楷字長木記 陸心源蜀
大字殘本漢書歐袁忠微字公達一字靜思天順二年卒
年八十三性好學博涉多聞陳敬宗符篆外集序稱忠微
退朝之暇日與精神文士磨礪諷詠故其收藏亦富 式

古堂書畫致東坡書劉錫救有忠微南昌袁氏家藏珍玩
子孫才保袁申儒印諸朱記 又趙待制臨洛神賦有忠
微齋袁堂朱記 又袁伯長同日分送帖有袁氏父子列
卿忠孝世家袁氏忠微朱記

浦出飛泉映佩刀霜寒絕微憶歷旌百餘年後方星散畢
書廚鎮向年 袁文莊 元孫恭煥伯寅 七世孫國華自
明史葉盛傳盛字與中正統十三年進士吏部左侍郎諡
文莊成化十年卒 歸有光太學生葉君墓誌銘文莊生
鄉進士諱晨辰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洪君之考也君諱良
村字世德為文莊公世嫡曾孫子二人長恭煥次恭介孫
男二人儉封儉圭 乾隆蘇州府志崑山葉文莊公盛宅

在東城橋西公生平嗜書手自錄錄至數萬卷皆作作堂
以謙之取衡風漢學問自修之義名曰葉竹至公之元
孫恭煥堂乃克成王世貞為記恭煥又於宅東作蘭園其
孫工部國華拓地增葺畫地得泉味甘色白因自號白
泉云恭煥曾孫 本朝刑部侍郎方高猶居此目燼案恭
煥字伯寅嘉靖丙午舉人見府志志舉又號括蒼山人
國朝葉奕苞字九來一號二泉亦文莊裔孫 錢大昕江
兩軒集跋文莊謙書之富甲於海內履官數十年未嘗一
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攜鈔書自隨每鈔一書成輒用官
印識於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 鐵琴銅劍樓書目論語
一卷文莊謙書張棟記云文莊沒後百十有餘年而其圖

藏書記事詩 卷二

書府局繪未疏此映有鏡撫燕雲關防巡撫宣府關防印
靜志居詩話文莊儲藏之目為卷止二萬餘然奇祕者
多亞於冊府二百年子姓蕃衍瓜分豆剖難以復聚今披
萊竹堂目商盤鼎鼎非近代物惜不可得而觀矣 東
齋語文莊書廚銘云讀必誠讀必收必審閱必高子
孫子惟學效借非其人亦不孝昌熾案此銘亦附萊竹堂
書目序後愛日精慮藏書志金石錄三十卷文莊手跋署
吳郡葉仲盛仲盛疑為其號又案王闓遠說庵集說說庵
者崑山先輩文莊葉先生別號也開卷有葉氏萊竹堂藏
書圖印乃葉孝廉白泉圖記文莊又號徑東道人又號鐵
東老漁張棟所藏論語又云有雄於南面百城大樹軒文
莊七世孫三印上兩印是否出葉氏不可考余所見有楷
字長方印其文曰葉文莊公家世藏則其後人所鈐也又
有下學齋圖書記一印出葉九來

八十樓中校說郭但供書明儲當途何如南都煙花本高茂
妝樓四大廚 郭文博傳 老道四

上海縣志郭文博字文博景泰五年進士朝廣嗣僕致仕
歸居萬卷樓年七十有九丹鉛校核不去手注前志遺事
載文博家屠校刊陶九成說郭一百二十卷自賦詩云白
頭林下一番儒終歲校閱校說郭目力心思俱竭盡不知
有登樓臥海其風趣如此 書影余初時在金陵閱舊曲
中老卷四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

稿十六卷每一種為數少者尚全錄多者或為遺去甚至
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
之備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范氏鈔錄者及此刻
出不知者以為說郭盡於此更不知其全余嘗言自刻
本說郭出而說郭亡矣 郭歸辰簡明目錄評本說郭明
人有書怕本往往刷印此書數十種即稱某藏書子當見
唐宋藏書即是也
那生那生蓋無程不居北郭亦東莊折錄敗席家風在自寫
奇書資野航 邢量用理 邢參置文
黃省曾質士傳邢量字用理吳郡人也做屋三間青苔滿
壁室中惟左右古書薪水躬自兼執贊日邢叟好古程補

史究室乏御令身勞井白晨炊昏餐著麻寒澗問奇有米
如鐘在叩 姑蘇志用理隱居葑門以鞠卜自給折鎔敗
席蕭然如野僧其學無所不通室中臥榻之外皆藏書手
自校定 列朝詩傳邢參字麗文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
遇雪累日盡無粟兀坐如枯株人在視之見其無慘悴色
方苦吟所得句自喜又連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冷然執
書坐一角不覺亦累日矣其祖用理道叱鼠賦人謂麗文
君無益益之體正不必效乃祖作賦也昌熾案乾隆蘇州
府志謂麗文量之族孫未知孰是常熟翟氏藏太元集注
宋鈔本消對談邢參題字則參所居猶是用理葑門老屋
矣 靜志居詩話明初高季迪有北郭十友麗文亦有東

莊十友吳燠次明文微明徵仲吳奕詞葉蔡羽九遠錢同
愛孔周陳道復湯珍子重王守履約王龍履吉張靈孟
晉故其詩云昔賢重北郭吾輩重東莊 讀書徵求記韻
語陽秋二十卷丹陽葛立方撰朱性甫借得此書未粟本
邢麗文命工摹寫二部舉其一贈性甫朱守中又從性甫
借歸宗治發亥金成性又錄成此本守中為題其卷尾三
君皆衡山好友安我樂志吳中雅士也

縱有通靈書一廚豈無稱藏豎頭須慨然請返連城璧不必
分吹一竿 沈周款南 子望鴻雜時
無聲詩史沈貞字貞吉弟恒字恒吉長洲相城里人徵士
孟淵子也恒吉子周字啟南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精於
誦詩自填與邱索以及雜家言無所不窺嘗以重道購古
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
生日客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說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
乃今見之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某某書書記某事或
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果驗即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
亦不讓何售者 明史沈周傳年八十三以正德四年卒
眉公筆記沈雲鴻字維時石田之子也好古書畫往往
傾囊購之絲囊緜然充室又喜積書勤勤劬劬日後
人視非貨財必不易故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石田
而卒 式古堂書畫致石田有打姑蘇卷周鼎題詩云頭
白話今兩汗青蕭古書吳程元玉和云有田皆種石無屋

而卒 式古堂書畫致石田有打姑蘇卷周鼎題詩云頭
白話今兩汗青蕭古書吳程元玉和云有田皆種石無屋

不藏書又徐熙梅花圖卷沈貞吉跋有陶庵墨香處朱
記昌熾案陶庵為貞吉之號又號陶然道人又白石翁
東草堂圖有后南江鄉深處二朱記 鐵琴銅劍樓書曰
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首有宋文圖印曰鏡及吳興有竹
居蓬壺侍史飛華亭諸宋記

亭館相通旁五湖衣冠如見列仙圖自從西史新傳歌文獻
劉容恨我吳 史籍明古 奇孫兆斗辰伯 李鑑明古
列朝詩傳史鑑字明古吳江人吳文定公表其墓云吳江
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
家居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
以來書畫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為
列仙之儔也又云居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有西村集 平

津館鑿藏書籍記元木南史有史鑑之章子孫係之西史
村人三印 池北偶談史兆斗字辰伯鑑之後徙居長洲
博雅多藏書康熙初卒年八十餘汪若文曰此翁死吳中
文獻絕矣 汪琬史辰伯傳辰伯少受學於劉鳳凰王稱登
為蕭生不得意即棄去蕭書所購率皆秘本或手自繕
錄積至數千百卷蕭居蕭然惟事書校或偶有所得輒作
小行楷疏注其旁 昌熾案義門弟子姓氏錄有李鑑明
古亦好藏書顧璣黃苑圖屢稱之士禮居題跋記所載
博雅中吳紀開李校書集皆其家書也兩人名字皆同殆
亦如長壽之墓商生乎

亭父鼎儀謝弗及廉州石谷同名家可比後川與顧頡難言
昆陵及項邪 陸谷文量 王時敏送之

明詩綜小傳陸容字文量太倉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浙江
右參政有式齋集 靜志居詩話參政與張亨父陸鼎儀
齊名號東三鳳其藏書之富見聞之周洽非亨父鼎儀
所能及也 祝允明甘泉陸氏藏書目錄故浙江參政式
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識立言於憲孝兩朝
平生番書甚富既歿其子卿貞進士安甫彙列其目并已
所得者通繫之凡為經史子集台若干卷 千頃堂書目
篇錄類編顧氏藏書目二卷實錄又後川何山書目一
卷又陸容式齋藏書目錄 明鑑錄王時敏字煙客太倉

人文肅公鈞簡之孫衡之子以門蔭官糧承工詩善楷隸
山水 吳偉業和王太常西川雜興韻其六云肅齋散帙
知耽癖高唐談經早解圍 又歸村躬耕記吾友王煙客
太常拾西田於歸隱之上去城西十里 天祿琳瑯
類編內經素問有堪東堪地堪壙堪墳王時敏印煙客氏四
朱記 平津館鑿藏書籍記通典詳印有王時敏鑿藏書
畫記印 昌熾案太倉王氏文肅都望為太原介州山人
都望為現邪文肅藏書有王氏賜書堂印記
吏部東廂晚年筆後來一字一環環縱橫深得揚蘇意律
蛟螭瀾底蟠吳文定真 伊似

明史吳寬傳吳寬字原博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禮
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長子肅次子煥 蘇州府
志藝文類吳寬藏書堂書目一卷 朱彝尊書傳前集後
康熙辛酉冬子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鈔本告售書法
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直三十金 靜志居詩話說
庵遺書流傳者悉公手錄以私印記之謂風流不可及
也 何坤金石錄跋崑山葉文莊公故物首尾二紙則公
手所自書余收得吳文定公寫本亦皆然乃知前賢事
必有體原貴乎多見而識之也 翁方綱題吳沈詩草合
卷後施庵手鈔諸卷帙自署吏部東廂書者皆晚年筆
藏書紀要施庵鈔本用紅印格其手書者佳 昌熾案余
所見並書堂鈔本公手書者精采奕奕筆法絕似蘇長公

其藏印曰古太史氏曰廷州來季子後曰雙井村人又案
明雲開錢博乙丑進士亦字原博今人得舊藏本若僅有
原博一印未可遽定為文定物也 文定家藏集伊氏重
修族譜序伊氏自沐陽徙吳中歲久遂為著姓其居城西
之通波坊吾猶及見其墓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
正統初有曰佩字士剛者擢甲科給事兼中

一月何能付乘架新城誦語太無稽館勢亦有驚人祕紙是
澄心墨是矣 王文恪鑒 子廷諤子具 徐文敏繼
明史王鑿傳鑿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三授編
修累官至太學士卒贈太僕寺文恪 池北偶談明尚質
少卿王廷諤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甯侯鶴齡之珠昭

聖皇后同產廷諤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
槧史記求購者索價三百金廷諤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
後可來取直乃鳩工就宋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其人如期
至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
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邪廷諤大笑告以故因
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
今如數子君且為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
今所傳有彭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 錢泰吉玉刻史
記跋文恪後人有居海昌者假其家譜觀之廷諤字子貞
為文恪長子以蔭入官由中書舍人擢太常寺右寺副出
為宛州府推官謝病歸子有王為尚寶寺丞繼如其官故
王氏稱子貞為尚寶公今觀跋尾述文恪語謂吳中刻左
傳鄧中刻國語國中刻漢書而史記向未板行廷諤因取
舊藏宋刊重加校讎翻刻於家塾則宋本為文恪舊藏又
言工始於嘉靖乙酉臘月迄丁亥之三月則亦非一月而
成子貞早歲蒙放世傳其佚事漁洋筆之於書如謂廷
諤為尚寶少卿文恪少子亦攷之未審也昌熾案都寶撰
文恪墓誌銘子男四長廷諤中書舍人次廷素南京中軍
都督府都事次廷陵郡諸生次廷昭 七十二峰足徵棠
王廷陵字子才號少溪文恪季子以父蔭為中書舍人希
心風雅早歲與皇甫子循張幼子輩結社有春社編王中
舍集 明詩綜小傳徐稱字子容吳縣人翁治己丑進士

歷官吏部左侍郎諡文敏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書苑菁
華二十卷徐元佐跋謂其先文敏公所遺文敏王文恪之
婿西洞庭人昌熾案今林屋徐氏猶聚族而處亡友徐君
敦仁號愛杉丙子優貢官江西知縣所居東宅河頭老屋
即文敏舊第 天祿琳瑯文選王世貞跋云此本精刻極
精紙用澄心堂墨用突氏往見於同年宋太史家云得之
徐太宰又張鳳翼跋云昔見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
文敏所鍾愛以貽其後之人者紙墨精好神采煥發且有
趙文敏手識則知此書昔人松雪齋中夫前後相去二百
年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有風緣邪 又云玉臺新詠
密行細字清朗照人明王鑿藏本有濟之印又有御題文

聖皇太后同產廷諤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
槧史記求購者索價三百金廷諤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
後可來取直乃鳩工就宋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其人如期
至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
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邪廷諤大笑告以故因
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
今如數子君且為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
今所傳有彭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 錢泰吉玉刻史
記跋文恪後人有居海昌者假其家譜觀之廷諤字子貞
為文恪長子以蔭入官由中書舍人擢太常寺右寺副出
為宛州府推官謝病歸子有王為尚寶寺丞繼如其官故
王氏稱子貞為尚寶公今觀跋尾述文恪語謂吳中刻左
傳鄧中刻國語國中刻漢書而史記向未板行廷諤因取
舊藏宋刊重加校讎翻刻於家塾則宋本為文恪舊藏又
言工始於嘉靖乙酉臘月迄丁亥之三月則亦非一月而
成子貞早歲蒙放世傳其佚事漁洋筆之於書如謂廷
諤為尚寶少卿文恪少子亦攷之未審也昌熾案都寶撰
文恪墓誌銘子男四長廷諤中書舍人次廷素南京中軍
都督府都事次廷陵郡諸生次廷昭 七十二峰足徵棠
王廷陵字子才號少溪文恪季子以父蔭為中書舍人希
心風雅早歲與皇甫子循張幼子輩結社有春社編王中
舍集 明詩綜小傳徐稱字子容吳縣人翁治己丑進士

歷官吏部左侍郎諡文敏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書苑菁
華二十卷徐元佐跋謂其先文敏公所遺文敏王文恪之
婿西洞庭人昌熾案今林屋徐氏猶聚族而處亡友徐君
敦仁號愛杉丙子優貢官江西知縣所居東宅河頭老屋
即文敏舊第 天祿琳瑯文選王世貞跋云此本精刻極
精紙用澄心堂墨用突氏往見於同年宋太史家云得之
徐太宰又張鳳翼跋云昔見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
文敏所鍾愛以貽其後之人者紙墨精好神采煥發且有
趙文敏手識則知此書昔人松雪齋中夫前後相去二百
年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有風緣邪 又云玉臺新詠
密行細字清朗照人明王鑿藏本有濟之印又有御題文

歷官吏部左侍郎諡文敏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書苑菁
華二十卷徐元佐跋謂其先文敏公所遺文敏王文恪之
婿西洞庭人昌熾案今林屋徐氏猶聚族而處亡友徐君
敦仁號愛杉丙子優貢官江西知縣所居東宅河頭老屋
即文敏舊第 天祿琳瑯文選王世貞跋云此本精刻極
精紙用澄心堂墨用突氏往見於同年宋太史家云得之
徐太宰又張鳳翼跋云昔見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
文敏所鍾愛以貽其後之人者紙墨精好神采煥發且有
趙文敏手識則知此書昔人松雪齋中夫前後相去二百
年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有風緣邪 又云玉臺新詠
密行細字清朗照人明王鑿藏本有濟之印又有御題文

歷官吏部左侍郎諡文敏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書苑菁
華二十卷徐元佐跋謂其先文敏公所遺文敏王文恪之
婿西洞庭人昌熾案今林屋徐氏猶聚族而處亡友徐君
敦仁號愛杉丙子優貢官江西知縣所居東宅河頭老屋
即文敏舊第 天祿琳瑯文選王世貞跋云此本精刻極
精紙用澄心堂墨用突氏往見於同年宋太史家云得之
徐太宰又張鳳翼跋云昔見於徐文敏嗣君架上云是
文敏所鍾愛以貽其後之人者紙墨精好神采煥發且有
趙文敏手識則知此書昔人松雪齋中夫前後相去二百
年去一文敏復歸一文敏豈有風緣邪 又云玉臺新詠
密行細字清朗照人明王鑿藏本有濟之印又有御題文

學侍從印御書洞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
與網論文二十字印又明刻六子全書有吳趨橋圖印三
槐之裔大宗伯章方印 魏古錄思陵草書一卷有王濟
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紅豆樹館書畫記沈度寶積圖文
格跋有應澤世家印 邵文莊容春堂集文格序引首用
顏樂堂印

望洋欲叩草堂門襟帶江湖亦水鄉汎汎瓜皮艇子田田
荷葉舊裝痕 徐澤仲山 徐澤季止 陸完金輯
王文格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公諱
源字仲山成化乙未進士當官濳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輟
文章博雅書有米家父子風 又襟帶江湖樓詩為仲山

都憲作三江東去五湖西特起高樓枕碧溪桐里波光天
外小洞庭山色雨中迷 李東陽瓜涇渠序公世居蘇之
長洲卜築於瓜涇之上因地為號別號椒園道人 吳文
定望洋書堂記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
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其目睫閱蓋將版畫數千卷築
室而藏之因題曰望洋書堂昌城案徐氏家譜季止名澄
宏治元年科貢江西南昌府經歷少有文行文文格送徐
季止還南雅詩云君家兄弟世所稀文采風流仍孝友蓋
實錄也 吹網錄避暑錄瓜涇徐氏荷葉裝鈔本與
承中項氏藏陳仲醇手鈔本互有詳略 天祿琳瑯續編

宋刻史記有水鄉陸氏珍玩朱記陸完字全脚號水鄉長
洲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吏部尚書 又陸平集有水鄉校
藏珍玩朱記 又諸臣奏議有水鄉陸氏珍藏朱記
掛圖狂呼月未闌頭更酌一杯殘野航又續堯民近故詩
瑞琳與水鄉朱存理性父 朱堯民記

文徵明朱性甫先生墓誌銘銘蘇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
人稱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性甫又死 又
云兩人皆不業仕進又不隨俗為鳳井小人之業日惟扶
柁呻吟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素皆高貴悉費以資其
好不恤也 又云性甫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
志或手自錄錄動盈筐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無所
不有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集有經

子鈞元吳郡康徵錄名物萬言錄網瑯瑤野航漫錄鶴岑
隨筆總數百卷 昌熾案今所傳錄網瑯瑤十六卷乃趙
清常所輯性甫書八卷名瑯瑤木難 列朝詩傳性甫從
杜瑣先生游有異書手自繕錄既老不厭而坐貧無以自
資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歎息 四友齋叢說朱野航乃
野門一老儒也在荻扁王氏教書與主人晚酌龍主人人
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
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
節取酒更酌與盡而罷 靜志居詩話祝希哲贈性甫詩
云書鈔滿篋皆親手詩草隨身半在舟

藏書記事詩 卷一

明史文苑傳楊循吉字君謙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
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手足踣掉不自禁用是得類主事
名 列朝詩傳君謙善病致仕年才三十有一居家好蓄
書聞某所有異本必購求繕寫結廬支洞山下課讀經史
以松枝為籌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卒年八十九其詩文
為松齋堂集 澹生堂藏書訓略開楊儀部君謙性最嗜
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亦貧所藏書十餘萬卷其
異聞為矣囊手鏡 人海記楊循吉既老散書與親故云
令瀉子樂婦無復著手亦一道也 靜志居詩話君謙好
蓄異書題畫廚詩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七

家無一箇編辛勤二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者
亦略全經史及子集一義貫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
症持此用為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者者非聖亦大賢豈
行開卷看撰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地不
肯拾斷烟無與憐朋友有讀著悉當相奉捐朋付不付子
持去爾爾錢又鈔書詩云沈疾已在呻吟書猶不廢每聞
有奇籍多方必羅致手錄兼買人恆懷衣食費往來繞案
行點畫勞指視成編亦難難把玩自珍貴家人怪我癖既
官安用是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脚以從
我意是時吳中藏書家多以秘冊相尚若朱性甫吳原博
周秀卿邵元敬輩皆手自鈔錄今尚有流傳者實不謬也

之也 錄琴銅物樓書目元氏長慶集有楊循吉跋曰宏
治元年從封門陸進士士情借得宋本元氏集命筆生徐
宗器模錄藏於雁落村舍之臥讀齋中牙為珍歎且又借
得白氏集亦方在錄可謂聯珠並秀台璧同輝矣 式古
堂書畫攷趙子固梅竹譜卷循吉跋後有雁村居士印
吳寬跋劉政政與楊君謙手備劉公欽讓博學多聞所蓄
書與真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僕曹君謙託以購
書者意甚懇懇可見矣君謙於公為甥 乾隆蘇州府志
劉昌字欽讓正統九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歷廣東
左參政

海鶴詩中萬卷堂曠書僊類夢登場不關沈水都梁味二十
廚中別有香 邵文莊贊

無錫縣志邵賢字國賢別字泉齋亦曰二泉成化二十年
進士戶部侍郎兼左僉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又文莊第有容春精舍度藏書萬卷其中 文莊勿藥集
復高司馬精舍狀精舍在無錫城南南隅再徑之上即著
七世祖元處士容春府君舊居也扁曰容春精舍未幾別
建於西門之口扁曰二泉精舍中堂三間仍扁曰容春前
堂五間中為廚二十度古今書籍萬餘卷扁曰泉齋 又
容春堂藏書二首其一云連日曠書如曠夢人閒耕
學本來同 又偶聞書香詩少愛新書惜墨香不辭書價
借錢債坐來精舍避愜舊海鶴詩中萬卷堂注云子二十
歲時海鶴寓於家書題先世畫有萬卷一堂遂我共之句

天祿琳瑯元本史記有錫山二泉邵氏家藏印 又王
篇有二泉朱記 又三禮攷注吳澄撰明邵寶藏本有容
春堂錫山邵氏家藏朱記 又續編宋刻初學記葉文莊
盤菴竹堂藏書有文莊家學邵以成氏藏書之記二印昌
熾案二泉諱文莊以成當其後裔非崑山葉氏也又宋刻
春秋經傳集解有性命可輕至寶是重鐘式印又一編方
印其文云顏氏家訓曰借人冊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
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其餘藏印三家曰金華
宋氏景濂曰二泉邵寶曰汪北樓璽黃印前二印具見愛
書苦心未知出於誰氏附記於此姚舜若亦有顏氏家訓

一印與此小異 楹書閣錄北宋本王摩詰集每卷有二
泉主人聽松風處印
真誠何如打馬圖可憐一喝未成虛空為子孫孫計已共
名附付博徒王獻臣敬此

蘇州府志王獻臣字敬止以錦衣衛籍舉宏治六年進士
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管令節卒尋從游山為東嶺
事者所夢訪上杭丞再請廣東驛丞武宗立遷牙嘉知縣
景移高州通判致仕 又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嘉靖
中王御史獻臣因大索寺廢地營別墅其子以構蒲一園
失之歸里中徐氏 平津館鑿藏書籍記經籍收有吳門
王獻臣家藏書印詩禮傳家王氏圖書子孫孫牙寶之

虞性堂書畫印四宋記 昌熾案潘文勤師藏宋刻兩語
補音亦王氏藏書圖記略同又有己丑父印臨頓書樓二
朱記
突如焚如涕漣如何事斯文竟祝子華不注陽一憑弔舊時
月色上蒼蘭 題真庭寶

李廷相過公神道碑公諱貢字庭賓別號華泉其先淮陰
人也六世祖朝用元至正兵亂避地歷城華不注之陽公
宏治丙辰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論於求書所蓄不啻數
萬卷于二長翼大習 列朝詩傳華泉弱冠進士雅有
才名美風姿詩史事好交游天下豪俊久官留都復開無
事游覽六代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王鉉為掌憲忌其

名論去之癖於求書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仰
天大哭曰嗟乎甚於我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 華泉
集兩後讀三國志詩卷商架底黃昏月且抱青鸞學仙牛
尚書江左擅詞宗蓋祿何嘗非萬鍾三日於陵飢欲死窮書
門室著寒松 順華玉 弟瑛英玉

明史文苑傳順華字華玉吳縣人宏治丙辰進士南京刑
部尚書 四庫提要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
卷續集二卷恩園存疑詩十四卷文九卷緩勒集一卷明
顧璘撰史稱璘詩短捷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絕
安之波近響信陽之乘在正嘉開不失為第二流之首也
列朝詩傳順華字英玉華王之從父弟也感官河南副

使罷歸囊橐蕭然無以給所夕臨街一小樓扁曰寒松訓
蒙童數人以自給嘗絕糧華玉饒以斗粟不受僅潤厓為
南宗伯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 愛日精磨藏書
志晏子春秋八卷吳方山藏書有手跋曰顧英玉先生南
都清介丈夫也以憲副罷官家無長物出宦日所得書皆
以給日用躬墨門左顧無愧色子重其所為得二書鳴
呼嚮往哲之遺言法時賢之景行小子何幸於此兼得
千頃堂書目簿錄類顧尚書書目六卷注云顧璘
風雨羣騶徑叩門讀書燈未滅深昏都生竟為郎潛談白髮
愁添種種痕 都穆玩歌

列朝詩傳都穆字元敬吳縣人宏治進士官太僕少卿嘗
奉使至秦中訪其山川形勢故宮遺蹟作西使記搜訪金
石遺文作金雜味瑣錄老之日齋居蕭然日事探討或至
乏食輒笑曰天壤間當不令都生餓死吳門有娶婦者夜
風雨大至滅燭獨乞火無應者雖然日南漆部少卿家百
讀書燈在叩其門果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 文嘉何水
部集跋楊祝都唐每得一異書則爭相示以爲樂故其
所成皆卓然名世今異書開出而學者視之漠然前輩不
可及也 邊華泉集送都元敬詩才高傑晚達十載尚爲
郎書買黃金盡愁生白髮長夏曾分武庫秋殿別文昌木
脫霜零冷何人共采芳 式古堂書畫放周東村滿目雲
山圖都穆題詩有乙卯舉人已未進士一印

早麻來親讀瓶經尊壺巾卷並充庭那參寂默張靈笑一醉
同登夢覺亭 唐寅子璲
乾隆蘇州府志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晚號心佛乘自號
六如築室桃花塢與客日飲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文
徵明飲子畏小樓詩君家在舉橋瀟瀟市區何以掩市
聲充樓古今書左陳四五冊右傾三兩壺 梅花草堂筆
談高杏東先生得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
夜盡一卷用朱黃讀其旁卷盡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
或書小詩或括前意爲一二語或紀日月誠一時佳玩也
蕭書徵求記成元英瑛莊子二十卷南京解元唐寅藏
書北宋葉本之極佳者 又三辰通載南宋葉本有南京

解元唐寅印記並題字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新唯注解
瑤珠子三命消息賦三卷校正李燕陰陽三命二卷勝朝
登學圖堂 鐵琴銅劍樓書目太元集注末有題云宏
治乙卯臘月翁溪那參觀於舉橋唐伯虎家 天祿珠璣
宋板董溪王先生易何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唐寅藏書皆
有唐伯虎印羣經音辨有唐伯虎夢墨亭二印班馬字類
有唐居士印 昌熾案余在滄嘉漸見宋刻袁樞通鑑紀
事本末唐子畏藏書有南京解元印每卷後皆有子畏題
字一云蘇臺唐寅子畏甫學圖堂珍藏書籍一云晉昌唐
寅辭中讀一云唐子畏夢墨亭藏書一云吳郡唐寅桃花
庵中夢墨亭書其餘大致略同夢墨亭者子畏乙卯仙游
九經神夢墨之鑿一摺因而作亭祝京兆有記湧幢小品
載其事又按式古堂書畫攷唐伯虎金昌暮煙圖有吳趨
圖印又青山讀書圖有夢墨亭六如居士印
陽波墨妙妙天下狼藉海東圖潤多完好如新雙楹木鬼神
在在爲搗呵 李文敏廷相

甲乙辰言劉元子從朝辭選言彼中書籍多中國所無且
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爲倭殘毀國淵之附往
往以書幅拭亦典籍一大厄也 天祿珠璣前編新刊
註訓唐目黎先生集明廷相相蘇本廷相子夢游濮州人
巡撫順天提督崇荆關李瓚之子宏治壬戌進士第三歷
官南京戶部尚書書文敏 又歐陽文忠公文集字法規

做鷓鴣元刊之精者明李廷相收藏 又續編松雪齋文
集宋筠跋云先少師官豫章時所得爲濮陽李氏物集中
鐫字圖健宛然文敏手筆尤屬可愛有濮陽李廷相書
記印 楹書偶錄元刊王狀元集注東坡詩成禮幸玄先
公編於吳門旬旬有濮陽李廷相雙輪堂書畫私印蓋書
郡李文敏故物三百餘年展轉復歸吾郡借墨蹟完好如
新斯誠文字精英在在有鬼神呵護也 千頃堂書目簿
錄類李浦汀家藏書目二卷李廷相 式古堂書畫攷李
龍眠羅漢圖卷有濮陽李廷相家圖印李廷相子孝元
跋後有松橋碧山道人洗心書舍太保尚書之圖三印
石川張氏崇古樓穎川陳氏至樂樓藏書充棟東洋牛足跋

石川張氏崇古樓穎川陳氏至樂樓藏書充棟東洋牛足跋

張氏允清石川世居朱記 鐵琴銅劍樓書目雪樓集卷

首有石川張氏崇古樓珍藏印 又道鄉集卷首有巨印

其文曰蘇州常熟虞山精舍至樂樓主人河南道御史陳

察原習之記 又舊唐書明刊本有記云借得錢道王所

藏至樂樓鈔本校 又李文公集卷首有顧孝柔懷煙閣

讀書記朱記

鄉韻真成韻命膠衣如百病莫輕拋但嫌著錄開新例有雅

軒岐一例包陸文裕深 黃德良 施大經天卿 宋

上海縣志陸深字子淵號儼山宏治十八年進士歷官

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文章有名於時 松江府志

文裕子楫字思源才思警敏有兼啟堂 麻陰雜記

兩樓陸文裕舊即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間東曰素軒北曰

澹室中為書齋 文裕江東藏書目錄序余家學時喜收

書然觀履履不能舉藝有也壯游兩都見載籍然限於

力不能舉藝取也聞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

書多斷缺缺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

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病新起命童出爨

既乃次第於萬機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

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

繫所得後益焉將以類納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

藏昌燾案文裕書目世無傳本此序見式古堂書畫攷其

著錄之例十三經第一理性第二史第三古書第四諸子

藏書紀事詩 卷一

第五文集第六詩集第七類書第八雜史第九諸志第十

韻書第十一小學醫藥第十二雜流第十三以小學醫藥

合為一類為諸家所未有其言云不幼教者不感成不早

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亦好奇之過歟書畫攷又載陸子

淵白雁詩卷後題嘉靖丁亥儼山人陸深試東坡蘇詩

於三十六峰之卷懷堂有國史經筵官印宋記又夜燕詩

帖題西齋試筆儼山老人 上海縣志黃標字良玉藏

書甚富編閱無閒寒暑陸深臨文有疑義必屬標攷核輯

古今談海一百四十二卷著書學異同二十二卷 又萬

歷開郡中藏書之富者王洪州折施石屏大經未幼清懋

澄俞仲濟汝楫四家為最幼清尤多祕本及名人手鈔石

屏歿後子沛然復購益之其書目四冊高五寸許石屏有

收藏印章曰施氏獲蘭藏書古人以借齋為不孝手澤猶

存子孫其牙寶之 又秦鳳樓嘉楫手鈔書甚多皆見吳

蒙志三卷楷法學趙吳與宋幼清題其後曰此秦侍御手

書蓋先世之倦倦於文獻者 昌熾案大經字天卿萬曆

十三年舉人仕至惠州通判獲蘭疑有等字

蜀水京山天下秀滄江虹月本末多東游若欲尋難大且挂

輕帆過曲阿 孫道靜齋藏 孫仲植 孫育思和 寬

好古堂書畫記嘉靖時孫楫字仲楫號石雲丹陽人收藏

書畫古物最富攷據甚精 又云丹陽孫氏收藏書畫最

富嚴嵩得丹陽孫育畫二冊重題祕藏之見直廬彙 禮

書開錄宋本史記廣漢張村守桐川時用蜀小字本東應

有孫育私印曲阿孫育南徐孫育思和印章孫思和圖籍

家京山孫育七峰道人開皇山下人家碧山草堂北因山

第一峰諸印 又宋本元豐類聚有曲阿孫氏禹見珍玩

照應曲水山房蜀山草堂拙詠諸印 昌熾案前宋

樓藏書志湖北提舉張盛司新刊前漢書一百二十卷有

題字云正德二年三月吉日製景曉又一跋云余見宋本

漢史不下五六部未有若此之全口者子孫其才保之正

德二年三月丹陽孫道靜重裝卷中有飛雲閣印景曉

方印二跋同年同月又皆云重裝道靜景曉定當為一人

名字其人在正德中則前於仲楫思和諸孫莫先於此矣

再見不可改而宋志又有盧浦筆記十卷謝兆申錄於丹

陽賓進士煇家即池北偶談所稱丹陽賓氏本也 天祿

琳瑯詩燭明趙府刊本有黃公藏書印藏酒園詩話賀

裳字黃公丹陽人有少賤齋集

書法歐虞重右丞停雲奕奕趙吳與辛夷翠竹孫枝秀纒纒

先岡有二承 文豐明 子彭壽承 謝林承 孫元彭子

乾隆蘇州府志文林字宗儒成化王辰進士温州知府

楊循吉温州知府文公嘉誌銘子男三人奎璧室 明史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父林為温州

知府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乞歸嘉靖三

十八年卒年九十矣長子彭字壽承次子嘉字休承 王

世貞吳中往者傳彭號三橋善書以貢授秀水訓導擢南

京國子助教卒年七十六嘉畫得待詔一體以貢授烏程

訓導擢和州學正乞歸卒年八十三 式古堂書畫考彭

號雁門嘉號文水伯仁字德承號五峰又號復生歸山

老農徵明姪昌熾家雁門乃文氏祖望非彭號也 讀書

徵求記項墨林每過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鑒別之故藏書

皆稱妙絕倫 文嘉有嚴氏書畫記 陽波漁話稱衡

山初名璧因文信國子璧仕元不欲與同名故以字行然

詭以其兄名奎及徵明之子俱與璧衡義近作璧為是葉

晉卿林藏衡山作海月圖署正德丁丑九月文璧其字从

二不從玉凌子與曰黃佐衡山墓誌公孫五人元肇元彭

彭出元補元壽畫出元善嘉出善先卒元務字子排 明

史文彭孟字文起徵明曾孫父衡輝同知元彭彭孟天啟

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肅弟彭亨

字啟美中書舍人國亡發病死 國朝通諱節愍 天祿

琳瑯續編職國策元板長洲文氏藏本中書中書三處凡

例後楷書萬曆戊子七月筆日手裝於顧賢堂定之筆卷

五後八分書戊子八月一閱於心遠閣鈐印二文從鼎定

之卷十後八分書戊子十月楷陰曆漫鈐印一文從鼎

又楷書庚戌三月十八日楷言室閱過從鼎字定之萬曆

甲午舉人嘉之孫也 乾隆蘇州府志文從簡字彥可嘉

孫元善子即諸生隱於寒山之麓子楫字端文 又文按

字賓日柘子志尚高潔居停雲館終歲不出 朱筆尊
文與也墓誌文點字與也露孟孫晚自號南雲山樵子亦
字周島 昌熾案文氏自明中葉迄於 國初文風風流
照映江左今彰顯盡矣文蕭公盛在石湖旁猶憶十餘年
前欽德琳地師為余言湖畔有前明北城規模宏敞鄰人
將謀營之他姓不知為誰氏之隨意其為文蕭墓中文字
氏子弟無應試者當是希木世臣故園故君之感垂為辨
訓然門祚則自此衰矣所見待詔藏書引首皆用江左二
字長方印或用印塢印或用停雲圖印其餘藏印曰玉蘭
堂曰辛夷館曰翠竹齋曰梅華屋曰梅溪精舍又有煙條
館一印見天祿琳瑯明刻文選又有悟言室一印惟庚寅

吾以降一印臨池用之藏書不常見也又曰漁陽子曰清
白堂壽承印也曰歸來堂曰文水術人曰肇錫余以嘉名
休承印也曰元珠室曰五峰山人或曰五峰樵客德承印
也德承又有雙玉蘭堂一印亦見天祿琳瑯宋刻昌黎集
後以徽明有玉蘭堂故仿為之曰三楚精神子排印也曰
石經堂曰兩月平章文肅印也文肅故宅在郡城寶林寺
東有世綸堂圖曰樂園中有青瑤嶼公讀書處見郡志
又案錢儀吉坡遺山詩集云前後有文嘉休承文彭文扶
賓日諸印又有玉蘭堂圖書記第四冊前葉有十二研齋
及東吳文獻衡山世家印 又案錢琴銅劍樓書目資治
通鑑文氏藏本有題字云丁亥年九月玉碧山房閱又曰

萬曆丁酉十二月廿三日看畢清涼居士記又日家中書
籍散亡此書幸存萬曆辛丑湘南老人記又曰此書祖父
手澤藏於石經堂舊孟謙記考錢謙益列朝詩傳待詔築
室於舍東曰玉碧山房則第一跋為衡山筆文肅父為子
排則清涼居士湘南老人皆其號也 昌熾案文肅墓
在笠馬石湖非其兆域也昌熾自臨歸為亡兒恭錄下新
阡於天池之麓其前即為笠馬村人云去一牛鳴地有古
墓不知幾何年矣即往視之石闕尚斜立碑中題故大
學士湘南文公之墓墓前一短碣則題曰明大學士文文
肅公墓亡兒地下得侍先賢悲痛之餘竊以私幸始知前
所聞於欽頤翁者實非文肅葬地湘南為文肅之號亦非

子排今重刊此集不復追改但識其誤於此宣統紀元四
月二十一日
觀室含醴坐碧梧揮棋提槩井呼盧即非左馬班揚業亦作
囊中記事珠錢同愛孔周
文徵明錢孔周墓誌銘君家水溫厚室虛觀深嘉木秀野
足以游遊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
局旁陣擺架呼盧憑陵翔擲含種賦詩選然高奇不知古
人何如也 又云性喜舊書每餅金懸購所積甚富諸經
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究
尤喜左氏司馬班揚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
始一注目也 又云君自宏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

應天不售奇窮憔悴迄於不偶 又云君諱同愛字孔周
別號野亭其先江都人五世祖益避亂來吳遂為長洲人
君子二人鶴徵竹微生成化乙未卒嘉靖己酉年七十五
昌熾案衡山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是生於成化庚
寅同愛生乙未又在其後五年 眉公筆記錢孔周喜蓄
書遇有所得隨手割記積數巨帙文先生極重之焉贈
樞高士圖 又妮古錄文選祝京兆跋云余向蓄三五種
亦皆舊刻此錢秀才本尤佳又楊君謙跋孔周得此紙墨
印刻精好倍余所藏豈非天緣耶
草堂寂寥面湖開林界山窩老此才俯仰古今同一慨御命
姓名亦為萊朱良育叔英 元鄭希聖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距今二百年矣子得之祝希哲希哲得之朱性甫性甫
得之南園俞氏知其為俞石湖先生家藏也追尋古人感
慨繁之正德十一年丙子有希聖印三家村芭蕉林中散
人吳郡朱未英西庵草堂印各朱記 昌熾案張刻封氏
問見記有朱良育跋云昔友人唐子畏見借特以不全為
恨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庶幾為全書古書之難得
如此富室子弟積書萬卷而不讀亦獨何心哉觀此則先
生惜書之癖不減安愚且於唐祝諸公皆有若岑之契也
豹房昨降五雲箋敢取新聲付管絃但恨生逢楊得意不禁
老作李延年 徐嘉子仁 黃琳美之 羅鳳印
開有益齋讀書志金陵收藏家徐霖傳仙黃琳美之羅鳳印
印謝少南與槐並著於時後多散快惟印岡太守傳至
其元孫麟字原博與姚嗣元白麟實子實俱精鑒賞 松
江府志徐霖字子仁自號九峰道人入或呼為鶴仙 尤
侗詠明史樂府徐霖仙一首自注徐霖在金陵築快園極
游觀聲伎之樂武宗南巡誠賢入行宮應制詞曲屢從
還京授官同辭 讀書徵求記釋釋二十七卷杜村先生
手筆雲浦子盛時泰題於後古人於書率多手鈔相傳徐
鶴仙有宋槧本甚精妙後歸毛青城散還蜀中前輩好書
風流洵可慕也 式古堂書畫攷米元暉五洲圖有江表
黃琳美之黃氏淮東書院圖繪朱記又鄭復書春消息
圖有黃氏淮東書院圖繪印 千頃堂書目金陵羅氏書

目四卷羅鳳

五嶽歸來憶昔游黃金散盡吳書收莫言紫苑歸賜秘鹿甲
題名在虎邱黃魯曾德之 弟省曾勉之 史臣紀載之
列朝詩傳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人弱冠與其兄魯曾散金
購書草檉藝苑王新建請道於越參預講堂作會稽問道
錄湛元明振鐸成均則又學於元明名王湛兩家之學李
獻吉以詩雄於河洛則又北面稱弟子有五嶽山人集子
姬水字淳父 又黃魯曾字德之正德舉於鄉分宜聞其
名欲招致之不能得也父授產千金悉以置書 昌熾案
郡志選舉魯曾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試 王文格申
鑒注序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為之訓釋多得荷悅之行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蘇州府志選舉類吳縣貢生正德年有朱良育叔英又英
文類朱良育草堂詩集十卷 百宋一廬賦注殘本迂齋
標注崇古文訣有一印文曰吳郡西庵朱未亭書畫印又
有叔英西庵各一印吾郡明初之藏書者也子符欲搜訪
藏書家起元明之交終於所閱見各撰小傳合編一集然
後如叔英者不致有名氏歸如之歎此好古者之貴也
天一閣書目釋氏古詩一冊卷面一長圖書刻吳郡西庵
朱淑英書畫印一方圖書刻山齋林界四字 昌熾案淑
英之淑疑叔誤 檣書閣錄宋本誠齋易傳有鄭希聖題
云藏書者潘生所傳置諸已然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
龍在已酉端陽日又朱叔英跋云希聖題字在至大巴西

式古堂書畫攷趙文敏書畫冊黃華水跋題丙寅上日
定鑿子黃姬水有姬水黃孟二朱記 天祿琳瑯明板道
昔游詩集有黃印姬水積山二朱記 昌熾案士處居題
跋記畫壁一卷嘉靖乙丑春三月十三日鹿甲居士史臣
紀勳畢所來橫所藏陶隱居集亦有史臣紀勳字史君字
款之見種樂館過眼錄其事蹟無致惟虎邱山有其題名
云隆慶戊辰冬平度崔且吳郡黃姬水徐嗣元史臣紀來
游想此知其為郡人且與淳父為友也又從廢肆見莊子
通義有史臣紀書籍五字小楷長木印又案宋史載之以
紫苑鹽蔡京賜秘今傳有史載之方與鹿甲居士姓字偶
同故詩辨之

藝菊一畦書滿架自言嗜好無多如何結得清波恨幾欲
致文告亞駝 袁翼飛卿
姑蘇名賢小紀袁翼字飛卿十歲能為文稍長益事博綜
奇文秘苑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
至解衣為質弗惜也正德丙子舉於鄉以母病不起公車
晚益憤鬱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嗣小圃藝菊數
百本嘗曰吾於世萬事可捐惟積書藝菊不能忘情 姚
香清波別志跋子幼業舉子見同儕所讀香坊肆精柏
之文心竊鄙之既長乘去幅然從事六籍閱風而售者日
至一人稱姑胥袁飛卿家奴肩一篋手一編通清波別志
也其人視為奇貨索價太高因持去三十年來求之弗得
今始得之貞山陸給事家前有雜志十二卷後別志三卷
比翼者為全子喜而執筆日鈔五葉積七十日說事追惟
袁陸皆吳產也袁以規利陸以結義賢否之分如此宜其
顯晦壽夭亦殊望云 讀書徵求記博雅十卷正德乙亥
支剛山人手跋云士人袁飛卿有此書求之半載童數十
往返始得籍錄微白金五十星乃去錢物可得書不可得
難貴當勿校耳

山居何有清時心得一奇編一若吟若講安慮遵守約豈知
笠碧本同音 柳翁大中 俞弁子容
全祖望柳氏水經校本跋柳大中名食吳之隱君子也生
當武宗之世所校本經以宋繫手鈔改正錯簡如瀝水篇

藏書記事詩

渠水篇瀝水篇皆大有功也 讀書徵求記沈雲卿集二
卷吳門柳氏藏書柳君名余別號味茶居士學寫宋本唐
人詩數十種今歸述古書庫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錄吳
記五代杜光庭所纂正德己卯三月吳門柳翁錄於桐湖
別墅之清遠樓述一章以紀之鈔書與讀書日愛愛居
窗下滿池水萍開即仰魚時名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
村居好山居樂有餘俞弁題云己卯夏訪大中假錄原
韻奉謝生平誦好書僻性厭城居洗杓嘗酒焚芸辟蠹
魚荷君函衷祕益我腹中虛好語田園輩辛勤甘餘端
陽後二日長洲守約道人俞弁志何焯跋云余生三十五
年但知有安愚不知有守約今讀其詩二老風流可愛昌
熾案安愚亦大中別號 爾來橫藏書志樂府古題要解
二卷柳氏跋云正德乙亥七月二十二日錄訖以詩寄興
云偶病不粒食鈔書二十番煅生無此癖守死亦為冤把
筆頭歌相衣額酒罷時名付流水此外復何言布衣柳
翁 又隨隱漫錄五卷有跋云從柳大中氏借歸錄畢口
占絕句以記之心愛奇編兩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閒
八日閒中寫一筆看來直到頭嘉靖丙戌秋守約居士俞
弁志 鐵琴銅劍樓書目刻後詩話後有題云從柳大中
假錄丁丑六月十七日俞弁子容甫書於紫芝堂中
家本靈威古洞天積書連屋突無煙彭殤雖亦關時命苦恨
應劉永年 闢起山秀

文徵明起山墓誌銘君喜積書見書必力購家惟一齋
日走從友人家借所未讀書手鈔日吟嘯日夜不休所獲
學俸盡費為書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玩
其書不忍棄竟以積勞得瘧疾 又云閣之先臨江人因
初以事徙隸蘇州衛父饒生君於洞庭山中因名起山而
字秀卿卒年二十四正德丁卯正月乙亥也 列朝詩傳
秀卿著述自二科志以外無得
雅宜山人王履吉陸池山人彭孔嘉同是文門窗外容論古
更約周公瑕 王履吉 彭年孔嘉 周天球公瑕
文徵明王履吉墓誌銘君於書無所不窺手寫經書皆一
再過少學於紫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

二十年非歲時皆不入城生宏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
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年四十 又云君諱龍字履仁後
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 列朝詩傳履仁守字履約舉
進士撫治陽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
下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履吉為之弟也 蘇州府志龍
有越溪莊在石湖上有采芝堂御風亭小隱閣 又彭
年字孔嘉父防正德辛未進士年性穎異嗜讀書詩盛
唐秀及香山郭州精法書宗顏歐以貧死 又周天球字
公瑕太倉人年十六隨父徙吳從文徵明游善大小篆古
隸行楷一時豐碑大碣皆出其手 愛日精廬藏書志游
志續編有錄叔寶跋云辛酉九月望過孔嘉雲光閣見此

本袖歸錄之以為齋中臥游之玩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和靖先生詩有彭年跋云此集為袍庵相國所藏標題尚
公手跡也嘉靖戊申春禮部陸君購得之以遺余陸池山
樵彭年書於寒綠堂 式古堂書畫攷趙子固墨蘭圖有
翠玉山樵六止居士印 昌熾案秀清齋藏宋刻袁廣
錄有王履吉印鈔研齋二朱記又宋刻東觀餘論元本楊
子法言並有古吳王氏履吉印與竺瑁玉蘭堂翠竹齋
梅溪精舍五峰樵客文氏諸印雜廁不分當是雅宜遺書
身後盡歸竺瑁余在蕪里羅氏所見兩家藏本亦如此也
秀喜潘氏又有宋刻淮海居士長短句明吳文定文壽承
周天球皆有藏印

文房遺在白雲閣欲往從之不可舉但聽道旁樵父說顧家
門外有青山 履仁效 履元慶大有
王文格鑿陽山草堂記顧仁效結廬陽山之下棄去舉子
業獨好吟咏兼工繪事坐對陽山拄頰搜句日不厭或起
作山水人物悠然自得人無知者 天祿琳瑯發治通鑑
綱目明顧仁效藏本有靜學文房之印 鐵琴銅劍樓書
目春秋經傳集解宋刊本有彥先顧仁效二朱記 檀香
閣錄宋本禮部韻略每冊有南京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周
防夾山人書畫印長洲顧仁效水東館夜藏圖私印各
印 爾宋樓藏書志通鑑發本有顧仁效水東館夜藏圖
籍之印 王稱登顧大有先生墓誌顧元慶字大有吳之

二十二年非歲時皆不入城生宏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
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年四十 又云君諱龍字履仁後
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 列朝詩傳履仁守字履約舉
進士撫治陽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
下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履吉為之弟也 蘇州府志龍
有越溪莊在石湖上有采芝堂御風亭小隱閣 又彭
年字孔嘉父防正德辛未進士年性穎異嗜讀書詩盛
唐秀及香山郭州精法書宗顏歐以貧死 又周天球字
公瑕太倉人年十六隨父徙吳從文徵明游善大小篆古
隸行楷一時豐碑大碣皆出其手 愛日精廬藏書志游
志續編有錄叔寶跋云辛酉九月望過孔嘉雲光閣見此

長洲人家陽山大石下學者稱之曰大石先生 列朝詩傳元慶家洪市兄弟多藏書治產山人獨以圖書自娛所居曰願家青山在大石左麓山中有勝蹟皆自爲之記名其堂曰夷白藏書萬卷擇其善本刻之署曰陽山願氏文房王伯穀往訪之年七十五猶吟對不倦 俞仲蔚願山人元慶大石山居詩曰髮無王事門當大石山雲霞樓棟裏歌賦向人開谷口聽琴至松根拾遺遺客留唯若苑日覺古心閒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開元遺事陽山願氏藏本願名元慶在吳中爲藏書前輩 又宋刻本新序陽山願大有所藏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元刻范文正遺跡有人石山人印吳郡願元慶珍藏印 昌熾家元慶刊有文

房小說四十二種又刻明朝四十家小說中瘞癘銘攻即元慶著又著山房清事一卷十友圖贊一卷茶譜一卷刻入格致叢書雲林遺事一卷大石山房石友譜一卷夷白齋詩話一卷陽山新錄一卷刻入梓吳棟王百毅藝誌其所撰又有舊集偶談一卷乘府奇言一卷重刊新編二卷消異珠一卷大石八景記一卷

江左清談補遺續選樓更翼五臣衡南書已足沾來學九百歲初大可交 袁慶尙之

王世貞袁魯堂墓誌銘君祖鼎生四子曰表曰表曰表其最少者曰胥臺公表與其伯父之子表表皆用文章顯名吳中時人目之曰汝南六俊胥臺公實生君名以尊尼而

字之曰魯臺 蘇州府志表字邦正臨江通判表字尙之吳縣學生晚耕湖之上自號謝湖表字與之太學生晚築室桃花塢抱膝長吟於聲勢泊如也表字牙之嘉靖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表字補之嘉靖戊戌進士表字紹之吳縣學生 昌熾家謝湖所刻有六臣本文選世說新語四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列朝詩傳云表累試不利意欲返古家有石碧齋蔡九達爲之記而宋樓藏書志傷寒總論十卷有袁氏尙之朱文方印玉韻齋圖書朱文長印式古堂書畫攷趙子固墨蘭圖袁表題詩後有謝湖采碧亭研北開情高山流水四印天蘇琳瓊文選袁氏昌安堂珍藏有與之父鏡樓子朱記

碧石山樵西舜城侍兒開閣不勝情奇書到手輕縷素桃葉何人打棗迎 朱承爵子書

無聲詩史朱承爵字子儋號舜城漫士又號左庵江陰人文徵仲稱其爲文古雅有思致 讀書敏求記阮嗣宗錄懷詩行世本惟五言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舊本刊於存餘堂多四言十三首覽者勿漫視之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魚元機集宋朱子儋藏子儋江陰人世傳有以愛妾換宋刻漢書事亦好事之尤者 天祿琳瑯宋刻文選有朱印子儋存餘堂印二宋記 又續編羣經音辨存朱子儋印行素齋圖書記左庵集瑞齋碧石山樵西舜城居士各朱記 鐵琴銅劍樓書目離騷集傳末葉有舜城朱承

爵校曾說一行卷首有舜城居士子儋朱記 式古堂書畫攷張來儀懷友書畫合卷後有一行云嘉靖壬午存餘堂重裝下鈐朱氏子儋左庵二朱記 昌熾家子儋始末未詳王午爲嘉靖元年文徵仲尙及見其爲文是其人當生正德而袁慶之弟袁慶舉嘉靖四年乙酉鄉試泰泮二妙集故音父福仁效述訪云云雖在嘉靖十五年丙申然王文恪爲作記是丙申至錫山時其齒已宿皆正德間人也故以子儋與仁效裝皆次於正德之末嘉靖之前

源倒書淫墨癖中滑稽世乃有人翁紫清僧宅歸來日元祐圖書一旦空 豐坊存禮

列朝詩傳豐坊字存庵鄞縣人嘉靖進士除吏部主事以吏議免官居吳中貧病以死張司馬時徹序其集曰片語合意輒出肺腑相啗匪此家曠即援戈矛相刺亦或變號母爲婦斯斥爾等爲黃某知者以爲激詭不知者以爲竊奇也 昌熾家坊字存禮改名道生嘉靖癸未進士除禮部主事非吏部也附見明史豐傳然據下天官大夫印梨洲考功云云又似官吏部未詳 黃宗羲豐南禹別傳

豐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禹外史讀書注目而視眸子當墮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滿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洋洋自恣而已 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豐氏爲清敏公之裔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治子諱

官吏部以文名道子有俊以講學與象山慈湖善有俊子雲昭雲昭子稔稔子昌傳並以學行爲時師表而雲昭從曰芭芭皆有名蓋萬卷樓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啟之自吏部以來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六遷居奉化庚子茂西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中官致論寅初子履履念先時歸葬父於鄞城西大卿橋以南蔡清撰蔡清親者宋豐尙書故園也以其餘治宅於是元祐以來之圖書由而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慶官河南布政子松松子熙官學士即以諱大禮拜杖遺成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閩人故其聚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既得心疾源倒於書淫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

宋粟與寫本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欲素好藏書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 又云道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讓作河圖石本傳詩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爲滿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鮮書日本尙書則以爲慶得之諱館貽笑儒林歎問後學皆此萬卷書爲之厲也 式古堂書畫攷豐南禹臨養生論有清敬公家務解出身南禹外史三朱記又跋後有四明人翁天官大夫三印 又登瑞石山詩帖有豐氏人李印

稚子迎門歸下樓庭前七棹是耶非空山猿鶴休相訝爲戀殘書解緝歸 楊集字浩然景泰甲戌進士安州知州子

舫成化丁酉舉人莒州知州舫字夢羽嘉靖五年進士山東副使移病家居惟以讀書著述爲事構萬卷樓聚書其中多宋元本 蘇州府志楊副使宅在迎恩橋東北有萬卷樓 松窗快筆楊夢羽初歸詞曰萬卷樓前百花徑裏年來草色荒蕪天涯客子歸夢久換柳絮驚鶯已甚故山迷千里歸途念少日煙霞色相落魄帶經其下問云人生何自苦風波險惡歲月奔流笑候門稚子驚問征夫惟有下機山婦應私訝貧似當初覽中虎符龍

教猶恐事虛無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珩璜新論舊藏七拾山房鈔本立齋相國手校七拾山房海虞楊夢羽書齋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名也其藏書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拾山房則罕知矣

式古堂書畫攻松雪洞明象楊夢羽題有華陰世家印
昌熾案夢羽一號五川

整齊舊閣放失左右文武儒釋精好屬女琛收脚本一圖
一擲莫忘登 唐順之 孫宇昭孔明 唐仁頁士

明史唐順之傳順之治黃華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年會
試第一改庶吉士調兵部主事盡取古今載籍剖製補綴
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釋六編行於世以禦倭權右僉
都御史代李遂為鳳陽巡撫三十九年卒年五十四樂補
中道諡義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亦以博學聞 吳偉
業汲古閣歌嘉隆以後藏書家天下畏陵與項邪整齊舊
閣放失後來好事知誰及 彭文勤公知聖道齋讀書

跋余見李伯華所藏正德年初印盡忠錄尚無補錄二卷
有滄葦手跋其夫人唐氏乃毘陵孔明父之女荆川四世

孫也以是見胎朱墨皆荆川筆云細閱書中絕無批評但
有圈抹不能得其讀書之意既取荆川右編勒之圈者皆

入右編抹者節去始知即其錄右編時脚本滄葦之言益
信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唐字昭字孔明家富藏書毛斧

李當聞其有宋槧趙孟奎分類唐詩一百卷轉轉借之而
未得 天祿琳瑯續編宋刻孝經有唐字朱文四印又晉

昌熾笈記唐仁頁士毘陵唐良士藏書四印 極書附錄
北宋本孟東野集有毘陵唐良士藏書于辰辰十三印

雲煙已逐遷劉敬又自江南到濟南積劫微塵應悟做本來
編讀及 李開先伯華

明詩綜小傳李開先字伯華家邱人嘉靖己丑進士除戶
部主事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龍歸有問居集錄受之

云伯華龍歸治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自胡馬東籬張小
山無以過也 靜志居詩話中聲最為好事藏書之富甲

於齊東詩所云豈但三車富運過萬卷餘又云借鈔先館
開博覽及置盤是也先時邊尚書華泉劉太常西橋亦好

收書邊家失火劉氏散佚無遺獨中麓所儲百餘年無恙
近徐尚書原一購得其半予嘗借觀錄快必精研朱點勒

北方學者能得斯趣殆無多人也閱中麓後人尚餘殘書
數十部巡撫丹徒張公物色之中有陸農師禮象一篇張

公矻後訪之不能得矣 王文簡跋山谷精華錄子與中

麓為鄉里後進曾購其藏書目錄累年不可得僅於京師
慈仁寺得小冊西漢文錄朱印宛然後閱其書盡抽載歸

崑山徐司寇矣康熙庚寅司寇次子章仲為工部郎中以
朱槧本山谷精華錄八卷見貽視其卷首即中麓印記在

焉此書藏濟南李氏二百年而歸於江南又十餘年而復
歸濟南似亦有數焉 昌熾案翁單漢題王文簡藏書圖

十部唐錄未備觀精華山谷輯來難自注先生所見精華
錄乃明人偽本 讀書敏求記斧季從翁下還解裝出書

二百餘帙皆秘本也近代藏書家推章即李氏金陵焦氏
灰劫之餘未知金陵圖籍猶有存焉否今斧季所購乃中

麓秘藏之物也 何焯孟子首義跋孟子篇敘自世綵堂
以下諸刻皆同毛丈斧季為東海司寇購得意邱李中麓

少卿所跋北宋本乃有之
煙波四面關玲瓏第一登臨是太冲玉几金嶺無恙在買舟

欲訪兩句東 范欽堯 從于大嶽子宣
明詩綜小傳范欽堯字堯卿一字安卿鄞縣人嘉靖壬辰進

士累官兵部右侍郎有一閣集 茶餘客話欽堯東明
喜購書本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為第一 全祖望天一閣

藏書記天一閣肇始於明嘉靖間兩閣中之書不自嘉靖
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道生晚得心疾樓上之

書為門生豐竊去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堯好購
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書記至是以其幸存

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
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時以為

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
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 又天

一閣碑日記是閣之書明人無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
太冲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庵聞而未鈔其後

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馮處士南耕而海甯陳魯事廣陵
蔡賦亦嘗求之閣中 又云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

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
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

為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閣 東齋隱語

范氏立法盡善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
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書不許夜登不嗜煙

神故牙無火厄迄今三百年雖十七四五然所存尚可觀
也 阮文達天一閣書目序此閣構於月湖之西宅之東

牆圍周迴林木蔭翳閣前有池石與閣相連遠寬閑靜
閣不使持煙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司馬歿後封閉甚

嚴繼乃子孫相約為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
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

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
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與祭其

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 又定香亭筆談云余兩登
此閣閣不甚大地甚卑溼而列置書乾燥無益餘是可異

也 昌熾案吾友王勝之同年云書乾燥不德由置芸葉
石英之故詳隨園集登天一閣詩注 鄭梁訥庵范公傳

請庵范公諱大澈字子宣又字子靜從仲父兵部右侍郎
欽游京師官鴻臚寺序班使琉球遼東朝鮮等處靈書七

下進秋二品月俸所入輒以聚書聞人有鈔本多方借之
長安旅中營屋善書者應寫多至二三十人年六十七致

仕築室郡城西郊繕經史品畫許書者垂二十年萬曆
庚戌九月八日辛春秋八十有七所著有滙園叢談臥雲

山房遺業 又為陳怡庭壽范簡嚴七十序郵邑好古藏
書之家豐氏而後推范氏然人知司馬東明公之所藏特

富而不知鴻臚訥庵公為其猶子其所藏不止如南北阮
也百餘年以來故家卓犖華屋山邱司馬天一閣之書名

天下然至論其籤題裝輯奕世如新則鴻臚手澤擬諸司
馬正如石崇之於王愷矣 昌熾案天一閣書目所列范

氏諸印有四明范氏書記雨東范氏家藏圖書古司馬氏
萬古同心之學東明山人東明草堂七十二峰一吾廬和

鳴國家之盛司馬印也范子受氏靜思齋崑崙山人西郭
草堂范伯子受少明清甫字宙中人皆司馬之子少明

印也 又案天祿琳瑯初學記有范大澈印子宣父西園
生平樂事滄洲外史藝文類聚有范氏子宣明州范生臥

垂寶墨齋四明真逸南海釣者典屬國印典客侍從之位
句章龍圖與對此展玩咀嚼自謂萬天之民金峨玉几丹
山赤水諸朱記皆子宜印也丹山赤水為剡源之第五曲
亦名三石邨全謝山湖語所云獨剡源之五曲忽孕為丹
霞之古文迭流成雷來歸於三石之邨是其地矣

藏書紀事詩卷二終

藏書紀事詩卷三

長洲葉昌燾

儲李居然可代桃劉郎一字誤題龍草堂自在梁溪昨補石
家風秦汝操 漢沛思來 子栢汝叔 杜汝立

天祿琳瑯童溪王先生易傳劉日新宅校梓有錫山秦沛
次山秦子思宋少保秦端敏公仲子諸記秦沛字思宋無
錫人秦金仲子金字國聲宏治進士官刑部尚書端敏
鐵琴劍樓書目二妙集無名氏跋曰吾友顧仁效過
訪次山秦思宋執是為贊嘉靖丙申萬嶺石堂識 又續
談助五卷皇象山人姚咨疏云故友秀水令江陰徐君子
寅家藏子寅歿後其家人售於秦汝立氏汝立乃余門人

書三

汝操之弟儲蓄甚富 又穆天子傳屏守老人跋云崇禎
己卯借得錫山秦汝操續石書堂本 又麟月集卷末有
秦桐園書雁里草堂二朱記 昌俄案無錫縣志秦桂字
汝立金之孫工書師歐陽率更草堂孫度禮以薦授中書
舍人又直生表萬曆五年有秦桐汝操當為桐字余所見
秦氏藏書又有雁里子栢一印以是知雁里草堂為秦氏
藏書處也猶憶修郡志時同年徐君愛樹問余雁里草堂
誰之宅也童時不知嗣疑以沈與文告徐君即據以纂入
第宅園林類而不知沈君藏書處名野竹家雁里自在梁
谿也附志於此以明余過且翼後之題修者為改正之

勝山樓觀甲天下曲橋華湧為煙從問海內珍遊取得一
珠船價廿千 安國民泰

無錫縣志安國字民泰富幾敵國居膠山因山治園植菓
桂於後園延袤二里餘園自號桂坡好古書畫彝鼎購異
書 又安紹芳字懋卿所居膠山西林廣池十頃帶以華
薄蔚然傑觀曲橋飛樓遠達天矯離置圖書彝鼎其中名
士過從置酒刻燭至忘日夜 又西林膠山安氏園也嘉
靖中安桂坡穿池廣數百畝中為二山以擬金焦至國孫
紹芳即故業大加丹雘與天下名士游賞其中二百年以
來東南一名區也 無錫詩史紹芳自號研亭居士後更
名泰來字未央 錢受之政高謗注嚴國策天啟中二十
千購之兼與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 又說春秋雲霧

書三

金陵本為得錫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數百字深以為快
今見宋刻本知為錫山本之祖 天祿琳瑯初學記板心
上標安桂坡刊每卷標題之下又稱錫山安國校刊安國
所刊書甚夥此書取九洲書屋本翻刻昌燾案安國所刊
有顏魯公集熊朋來集吳中水利書 又史記有大明錫
山桂坡安國氏太氏書畫印 又元本博古圖首桂坡安
國賞鑑印 紅豆樹館書畫記徐幼文秋林草亭圖有安
字印錫山安氏西林祝玩印墨齋齋圖書印
練市高樓據白華姑存世學為專家將軍未奏匡山積且種
東陵五色瓜 茅坤順市 孫元儀止生
湖錄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明嘉靖戊戌進士大名
副使以事鑄鑄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著有白
華樓集玉芝山房彙年九十卒子翁積國籍雜國籍子元
儀字止生號石民佐孫承宗行師應官提督大將軍旋以
兵譴下獄遣戍漳浦邊事急請募死士勤王為庸奸所忌
悲憤雜酒而卒 吳興藏書錄茅坤白華樓書目下列湖
錄云鹿門茅先生藏書甲海內練市新樓書樓凡數十間
至於充棟不能容其孫大將軍止生編為九學十部目自
述云九學者一日經學二曰史學三曰文學四曰說學五
曰小學六曰兵學七曰類學八曰數學九曰外學十部者
即九學之部而加以世學世學不可以示來世然時王之
制吾先人以茲名於世吾敢忽諸其後攜至白門遭國變

散去

書三

湖上垂綸二十年嚴光佳婿得神仙白陽何似元洲客香火
停雲有兩賢 陸師道子傳 陳道復復甫

無聲詩史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
改禮部儀制司請急歸益肆力於學手鈔典籍後先積數
千百卷丹鉛儼然小楷精絕林下踰二十年起補南儀部
召為繕部郎中擢尚書少卿告歸卒年六十四先生初號
元洲尋更曰五湖女趙陸卿子適陸士趙宦光字士仁字
文近號承湖昌熾案郡志子傳嘉靖戊戌進士 列朝詩
傳子傳文待詔弟善詩工小楷古隸秀及翰事人謂待
詔四絕不減趙吳與子傳約略似待詔而風尚標置亦相

亞云 乾隆蘇州府志陳道復初名淳後以字行更字復
南別號白陽山人少從文徵明游所棲日五湖田舍 又
云陳都憲瑞宅在大姚都憲孫道復亦居此有開張堂
雲軒 士禮居蘇書題跋記中吳紀開六卷陳白陽山人
手校 爾宋樓藏書志湖北茶監提舉司新刊漢書一百
二十卷有陳道復印陳淳私印 式古堂書畫攷趙子固
墨蘭圖陸師道跋有陸氏子傳五芝元淵二印又陳道復
梅雪帖有姚里圓印 昌熾案子傳號元洲湖字疑有誤
微行門巷有但係遺事宣和譜玉簫此即人閒希有本虞山
不願待青卷 錄數枚實 子允治功甫

書讀之以其餘功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暮故虛藏書
其中間有異書雖病必強起旬旬請觀手自鈔寫幾於充
棟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子允治酷似其父年八十餘陰
冬病瘳映日鈔書薄暮不止功甫歿無子其遺書皆散去
自是吳中文獻無可訪問先輩讀書種子絕矣 明詩錄
小傳允治初名府後以字行更字功甫有少室先生集
明畫錄錄子允治字功甫字次甫亦善山水 靜志居
詩話叔實晚暮收虛日懸室王元美為賦詩所謂空梁
頤受落月色北窗靜涼風服者也昌熾案劉子威集有
懸室室記言錄君少學於文徵仲先生為題其室曰懸室
言能貧也據此則竹垞晚暮之說未審矣 讀書敏求記

功甫老屋三間藏書充棟白日檢書必乘獨梯上下所
藏多人間罕見之本 又也是園書目序吳門錢功甫高
士也收翁釋稱後即與之交一日語公吾老矣藏書多人
聞未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閱轉就公借
他年屬屬時公與我料理身後事收翁喜甚贊明往其意
色開賦已不肯疑病請矣嗟乎讀書種子習氣未除斤斤
護惜非獨一功甫然也功甫有李師外傳一卷卽笠翁
云道君在五國城所作從推揚中來者功甫歿此書不知
散落何處今雖懸百金購求豈可復見 李果徐孫圖畫
雲閣往哲遺象跋吾吳先賢象為錄叔實手錄功甫欲歸
之文文篇公有貴即以厚利願交於功甫功甫不可文蕭

藏書紀事詩 卷三

感其意至其家藏宋稟史記酬之後人爭寶功甫 愛
日精藏書志畫上人集有木記云百計尋書志亦迂愛
護不異隨侯珠有假不返遺神誅子孫不實與其愚錢叔
寶藏書印記也昌熾案所見懸室藏書尚有十友齋一印
及中吳錢氏收藏印

蘇州府志顧祖辰字子武祖蘭宏治戊午鄉舉令樂安於
酒二縣歸隱吳之臨頓里有地數弓竹木蔚然結椽三楹
署曰春酒隱蘭子德育家貧好學手錄幾數千卷祖辰撰
祖父餘風老屋三間破榻竹几雖關閣中寂若空山開作
小詩及畫自娛而已 鐵琴銅劍樓書目石刻鋪敘義門
跋曰辛卯得顧可求家鈔本稍正數字顧名德育廉吏第
甫之子也 又吳中書事顧德育鈔本跋云陸慶改元丁
卯四月安雅生顧德育記時年六十有五 式古堂書畫
攷周復卿小齋雅致圖顧德育跋有克承安雅堂二印
見鼎云同古家藏若歐香沸玉河冰至今石室蘭臺裏茶輔
牙籤半武陵 顧從禮跋由 德德故修 從義改和

松江府志顧定芳字世安上海人明世宗時召拜御醫子
從禮字汝由工書夏言入閣值世宗狩承天以從禮薦歷
官光祿寺少卿弟從義字汝和善書能詩嘉靖庚戌詔選
進行善書從義名第五授中書舍人陸慶初擅大理評事

家居構玉設館手摹宋本淳化帖有研山人詩兼行世
眉公筆記文蕭承云在長安時過顧舍人汝由研山齋
見其窗明几靜折松枝梅花作供鑿玉河冰茗啜之又
新得免鼎奇古目所未見矣內府龍涎香恍然如在世外
不復知有京華塵土 天祿琳瑯漢書宋刻本有趙孟頫
象石方上書趙文敏公小篆下書長洲陸師道通於顧汝
修芸閣按秦漢印統黃瓶水序稱爲東川御顧公所纂
版刷汝由光祿汝修鴻臚汝和廷評共成之考松江府志
從禮字汝由從義字汝和不及汝修今卷中有顧從德
印當卽汝修之名也 又新唐書料穆采刻本明馮應麟
汝修藏有武陵世家顧汝修印顧家三宋記唐書近筆折

何同 又資治通鑑與文書顧祖德藏有武陵郡書記長
印又有子先之印疑爲從禮之別字 顧元照書春秋張
氏集傳後每冊有顧汝修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春秋胡
傳有顧從德印顧從義氏二宋印
四萬卷書百籤畫清森閣似米家船陸沈金馬真無謂東海
歸來舊墓田 何良後元明

松江府志何良後字元朗華亭人居柘林少與弟良傳皆
負俊才時人以二陸方之良後由貢謁選授南京翰林院
孔目子元之字又元亦以淹雅見稱良傳字叔茂嘉靖十
九年登鄉薦明年登進士禮部郎中 列朝詩傳元朗少
而篤學二十年不下樓以歲貢授翰林院孔目鬱鬱不得
志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
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
愚而可笑乎有何氏語林四友齋說行於世 四友齋
叢說序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賈購之撤衣食爲
費雖饑凍不顧也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 四友齋叢
說余家舊藏書幾四萬卷後皆燬於倭近日西亭殿下以
爲余家藏書尚存書來假錄恨無以應其求矣 鐵琴銅
劍樓書目句曲外史集何元朗鈔本有東海何元朗朱記
式古堂書畫攷蘇子美南浦詩帖有何氏元朗紫翁真
迹兩印 又呂寶臣子安學問帖有何氏元朗柘湖居士
兩印 又孫之翰虞侯還帖有橋里清貧何氏元朗兩印
又呂望之蒙恩進職帖有何良後印陸沈金馬門兩印
又吳重奎急足帖有何元朗氏兩山二印
昭德先生書滿家自言聚味不如檀香堂翻定童烏本痛極
極頃刻花 見珠君石 子與吳叔權

千頃堂書目傳錄類實文堂書目三卷見璣 四庫提要
璣字君石號春陵開州人宋太子太傅迺之後嘉靖辛丑
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其子東吳字叔權嘉靖癸丑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父子皆喜儲藏此本以御製爲首上卷
分總經五經四書性理史子文集詩詞等十二目中卷分
類書子雜樂府四六經濟舉業等六目下卷分韻書政書

773

兵書刑書陰陽醫書農譜算法圖誌年譜姓氏佛藏
道藏法帖等十五目其著錄極富雖不能盡屬古本而每
書下開為注明某刻亦足以致見明人板本游流 幾輔
通志誠痛錄明吳東吳撰吳文子羽冠第進士年二
十三卒其父琛手錄其遺文總四卷墨蹟一卷名曰誠前
錄 亡兒恭葬生於同治甲戌歲體廡而嗜學余每得古
碑精製助余著錄喜形於色尤留心鄉邦文字某人著某
書或存或佚隨問隨答瞭如指掌蓋其沈默強識天性然
也去歲春忽得氣虛腫證百治不瘳至十月朔竟不起年
適二十三歲此章不幸遂成詩讖悠悠蒼天何言哉亡
兒在里嘗奉教於曹叔彥內翰內翰嘗認以輯高書諸經

故訓為鄭氏雅許君諸書涉禮學者為許氏禮屬案粗具
未有定本池日擬為理董稍打童鳥之痛嘔嘔暮景精力
幾何未知能償此願否耳光緒丁酉上元日錄裝記
老子韓非竟同傳孫公樂令每清談藏書倘補吳興錄海屋
流風晉石 姚翼翔 國朝姚翼翔元步侍 子慰祖公夢
湖錄姚翼翔字翔卿號鶴齋歸安人嘉靖中以貢為新途訓
導再為黃州教授遷廣濟知縣告歸傍南城構屋數楹貯
圖書萬卷晚年自號海屋子年六十九卒 吳興藏書錄
姚翼翔藏書目錄自序略云金玉珠璣之好舉世所
同也則聚於吾也垂涎者必眾而况其人所好既終身
於此則其子若孫率皆溺於紙翰膏粱作業竭而財日匱

其未必不能自給又無義禮以養其心而孝敬之念既衰
則其於祖父精神手澤渺然不為介慮舉而棄之如視敝
屣以子孫如視敝屣之心而乘之以舉世垂涎之欲吾見
聚之以數十年之力者不終朝而漸滅無遺矣乃若書之
好千萬人而無二三焉方吾之好而聚之也人將嗤之不
暇焉有同好者睥睨其旁哉而況為其子孫者縱非皆能
讀父書而目染耳濡之餘或稍稍習儉素以自保且非甚
狂病不肖當不忍死其親而捐其所甚好難欲捐之又或
苦於售之不易而中沮然則吾之好書雖限於力而不能
多致使汗牛充棟獨喜其可久據以為吾有也故特肅
而藏之又籍而錄之 姚彥侍方伯名觀元歸安人文傳

公之孫由與曹出為川東道剛忠介公覽司農公與楊鶴
山諸君同被劾罷官僑寓吾吳蕭家巷公子慰祖字公藝
父子皆好藏書方伯所刻思進齋藏書有功藝林甚鉅公
藝別刻石印廠書僅成吳興藏書錄經籍跋文鄭氏學
錄古今偽書攷四種初錄木時即以見貽今父子相繼
草每檢遺編不勝山陽之感晉石方伯在蜀得晉楊
宗石關題字蕭以東歸顏其藏書之室也
丹甲霞宮藏道經虛康為庚戶持扇紅蟬日伺神仙字待爾
丹成降列星 劉鳳子感

人世諸閱記不足屬先生目也使天上有錄若霞宮丹甲
地下有藏若波家覆金先生盡取諸其胸矣 又魏學禮
序劉子威先生超絕有奇質家多藏書學勤博記安世之
篋不足稱焉 子威昨載閱記匪者何屏也哉昔何載籍
也載籍則何言乎屏東而載之乎屏也戶牖之閒為屋內
謂之家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閣閣謂有所置也何言乎
置當余之世有所謂簡策者則未知其為草竹之絕與科
斗之曰歟予何以嗜嗜者遠古之遺尚於是乎後則因以
求之也 又云古所謂閣今所謂閣也榻視以搜檢稱直
而蓬交以受攬其榻也方鑿垣而周之植傳之突以為戶
持戶持謂之扇扇而加鑄虛虛為庚則置典焉實之以四
方之書其言乎閣不足乎載也曰可矣乎未乎則求之乎
方來者之辭也 又清華樓記予居循郭之西左控河渠
諸川匯焉四方之所走集也右招西南山經帶絡釋有若
圖衛然開其餘緒為樓北址名之清華以藏古圖籍且以
辭目放志焉 又樓廡記余嗜書嘗游四方每所遇必錄
散遺不可讀者亦稍緝綴之故所藏雖無復往古之盛其
在於今庶幾幾為贖完已乎 玉劔等聞西陽雞俎靈魚
三食神仙字則化為雁望狀如髮卷規四寸許得此者夜
持向天從規中望星便立降可乞丹度世劉子威聚仙
經令童於他書中取靈魚置其上每日檢視真有仙名被
食者皇甫子循謂之曰我當刻一印記贈予曰靈魚弟子

相靈雲屋共追攀何氏三高大小山爽氣西樓超物表蘇封
東郭近垣開孫七政黃之 孫朝肅功父 朝讓光父 曾
蘇州府志人物傳孫文字世節父紀官刑部員外郎文任
俠靈山得美泉劇厘石緣高下結廬以待游者自號西川
翁子舟未舟進士官工部主事末子七政字齊之七歲能
詩長與王世貞汪道昆諸人游才名藉甚所居西爽樓清
暉館古彝鼎書畫客至醵詠其中著松韻堂集行世二
子林森皆能詩森舉萬歷丙午鄉試官至高州同知 又
孫朝肅字恭甫更字功父七政孫萬歷丙辰進士廣東布
政使弟朝讓字光甫崇禎辛未進士江西布政使未赴而
明亡時年未五十優游林泉年九十而終 士禮居藏書

題跋記李義山集三卷護淨居士跋曰先用錢副憲存池
本寫有篇次無卷目乙亥六月孫方伯功父以一本見示
煥然若披雲霧凡錢本之可疑一朝冰釋孫本為無錫華
氏物北宋本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陸士衡集舊錄大石
山房孫氏有朝讓孫光父朱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李商
隱集三卷陳鴻跋曰丙戌正月借孫孝若家北宋板校其
熾繁孝若為錢煥之之婿煥傳集有履之九月七日孝若
婿移的令叔光甫新閣承光甫訂九日登高至期邀同已
若夕公輩山行紀事詩云歲惟甲申月在九孫甥湯餅
酌喜酒既稱光甫為孝若之叔則孝若為朝肅子可知其
所藏北宋本李集即功父所得華氏之本蓋其家藏書也

夕公錢龍揚之字龍揚有孝若所藏神月大師畫十六羅
漢歌一首又有同孝若送士龍歸吳門詩馮仲舒有孫孝
若方廣居招看八面重臺牡丹詩又按天麻瑣瑣瑣瑣
圖互注尚書宋光宗時刻本有虞山孫藩鑿王氏之印而
宋樓藏書志國語二十一卷有虞山孫藩仲孝維致誠圖
書宋文方印主司卷人家宋文長印侯頤堂題跋宋葉國
語有孝維印及虞山孫氏慈封堂丙舍圖書宋文長印
氏書目鄒季友書傳音釋亦有孫仲孝維收錄印收孫藩
字孝維為孝若之異母弟見梅村所撰金鑑人墓誌銘及
郭端人壽序梅村集中有高涼司馬行贈孫孝若注云孝
若初授衢州推官升高州同知又有孫孝維三十聯言海

若初授衢州推官升高州同知又有孫孝維三十聯言海

心堂運用吳氏舊為趙承旨所藏往見於同年朱大史家
幾欲奪之義不可而止木史物故有容持以見售余束身
蘭焦五體外無長物前所得漢書已不復置几頭甯更購
此因題而歸之王午春日書於盪陽觀大參同齋中 又
曹子念跋云子於萬卷樓見龔州公所得兩漢書為宋板
第一後復有持文選至者從史公得之以為合璧公以奉
道屏去一切玩好猶為題數語令容持去念之常以為恨
海幢小品王龔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欲取某書
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
陳抱冲為助致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龔州 人海
記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相館後公子士驤於貨郎擔
中重得刻以行世 東湖叢記毛子晉云王龔州藏書每
以貞元二字印鈐之又別以伯雅仲雅季雅三印 莫子
便經錄錄晉書宋本有唐德宗年號印怡符先生名字故
龔州先生所藏貞元本唐德宗年號印怡符先生名字故
其秘冊往往尋而用之下必繼以三雅印昌熾案員從籍
文作鼎故天祥琳瑯凡遇鼎元印皆誤作鼎又案式古堂
書畫攷龔州藏法書處曰爾雅雅范文正與師魯二帖王
世貞跋後有貞元五湖長乾坤清賞三印又龔州雜詩帖
有默然守吾口一印又王晉卿煙江墨暈圖元美跋有天
璽居士太僕寺印撫怡陽陽等處開防三印王世貞跋有
龔東居士印又前有明王氏圖畫之印

藏書記事詩 三
藏書記事詩 三
藏書記事詩 三

藏書記事詩 三
藏書記事詩 三
藏書記事詩 三

美而存遺不廣若黏補宋書則不佳矣余見宋刻大板漢
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為副今歸吳中
真不可得又若宋板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為宋
刻元板遺至國初補欠人亦執為元刻然而以元補宋其
去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內有單邊邊邊之異且字刻迥
然別矣若國初慎補刻書似亦精美近日作假木板書
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板書特抄黃厚實竹紙或用
川中兩紙或用黏扇方簾紙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竹捲用
槌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板
中殘缺一二要處或經錄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
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月刻小印將
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
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
述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鑿
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視鏡
錦套殼入手重賞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信者或
札夥固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計人莫可窮
測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證昌熾案屠赤水考樂事論宋
板一則與此大略相同明人喜竊書不知誰為郭象誰為
向子期也余所見高氏藏書甚多其印記曰鈔賞樓藏書
曰高氏鑑定宋刻板書曰武林高深父鈔賞樓藏書又有
五嶽真形印每冊首皆用之其事出抱朴子外篇謂可禦
不祥又攻天祿琳瑯明刻漢書有武林高瑞南家藏書畫
印瑞南二字印極畫偶錄宋本周房本義有高丙家藏武
林高瑞南家藏書畫印二朱記又苑圃元珠密語跋中有
古枕高氏藏書印高瑞南明中葉藏書家何夢華有宋刊
朱氏集驗方余簡藏宋本外臺秘要亦有其圖記又跋云
外科秘方明高瑞南刻也序云余少志博習得古今書最
多更喜集諸家書 又案四庫提要卷八十九卷明
高濂撰字深文錢塘人所言止此亦不詳其始末其下
為張應文清秘藏二卷今姑依其例次張氏實之前
于張氏一卷後蓋增紙質編摩案清出清河船三百
年來十刻本 張應文撰 子溫書 張秋蕭

乾隆蘇州府志張情字約之嘉靖戊戌進士福建兵備副
使張應武字茂仁情子 四庫提要清秘藏二卷張應文
撰應文崑山監生屢試不第其曰清秘藏者王稊登序謂
取便瑣情秘閣意也 青甌雜志張五字書文情之孫父
應文字茂實博綜古今與王世貞相善自嘉定徙居長洲
丑好法書名畫搜討古今上自秦漢下及當代為清河書
畫舫十二卷 張茂實清秘藏藏書未刻大柳書寫肥
瘦有則佳者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純為可愛耳
若夫格用單邊開多講字雖辨證之一端然非收據要訣
余向見元美家班范二書乃真宋朝刻之秘閣特賜兩府
者無論墨光煥發紙色堅潤每本用澄心堂紙為副尤為
精絕前後所見左傳國語老莊楚詞史記文選諸子諸名
家詩文集約千百冊一皆精好較之元美所藏不及多
矣 何焯李賀歌詩編跋方文翰從常州一士人借得北
宋本歌詩編有文構端文補寫之義且記目錄後云此書
半偽為舊藏今歸青甫舅氏半偽庵王百穀所築精舍青
甫則張丑也 昌熾案應文一號蘇齋青甫原名謙德清
河書畫舫云謙德丑舊名也故字叔益萬歷丙戌先子獲
素人張丑古印而不曉竄以丁丑生遂易今名云又式古
堂書畫攷張情與曠真記青父跋題孫勇牛即丑牛即當
是其小字 昌熾案春山圖跋題亭亭山人其別號也又案士
禮居題跋謂曠真得自張秋塘其跋淮南子云余得諸顏

家巷張秋塘處云是其先世青父公所藏然則清河世澤
遠矣惜秋塘名不可攷
家住治城西復西筆蹤蒼潤似迂倪得書歲月從頭記留與
飛鴻證雪泥 盛時泰仲交
無聲書史盛時泰字仲交號雲浦金陵人王元美贈之詩
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 列朝詩傳仲交才氣橫逸善
畫水學竹石居近西治城家有小軒文徵仲題曰蒼潤以
仲交畫法倪迂沈啟南有筆蹤要是存著潤畫法還應入
有無之句也子敏耕字伯牛博學強記諸生 香祖筆記
遷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
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 開有益

齋讀書志元廣記者明上元盛仲交傳帖狀語也仲交自
蒼潤軒楊升庵為之記維時姚汝循鳳麓司馬泰西虹黃
甲首卿李登如與朱之蕃元介黃居中明立俱以收藏名
夜霜如月月如雪玉指銀鉤助我吟是虎是龍空一歎已隨
賓客入秋林朱大韻象元 孫克宏允執

松江府志朱大韻字象元華亭人由華莊遷郡城嘉靖二
十六年進士選庶常授檢討以親老改南雍司業未幾解
任歸築精舍構文園以友朋文酒為事晨起登閣手丹黃
點勘異書數葉始就榻應賓客臨人墨卿履次於戶
又禮部尚書孫文簡子克宏字允執以交蔭為應天府治
申擢漢陽知府忤高拱罷歸築室北倚壙以老 天禧琳

項宋刻六臣注文選趙文敏跋云霜月如雪夜讀阮嗣宗
詠懷詩九咽皆作清冷氣而是書玉指銀鉤若與燈月相
映助我清吟之興不淺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予昂識又
王稱登取瑕邪長公所藏漢書有趙魏公小象此書有公
手書皆公卿架中本也流傳三百年既免蠹魚之腹又不
落雌黃之手豈靈藏歟及神物呵護之耶今歸宋司成象
元出示諸賞視漢書亦猶獨得其龍吳得其虎矣 又六
經圖孫克宏收藏有漢陽太守印 遜志堂雜鈔嘉靖中
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鑄板訪得吳門故家有
宋葉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
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

行題詩於壁曰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他日
相逢莫問恨春風吹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
偃鼻餘談吾郡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湖
張王屋朱崇卿董紫岡繼之朱太史文石廣蓄未板而鈔
本書亦不下諸君捐館之後散諸人聞孫漢陽收得之至
今借讀皆朱氏收藏印記昌熾棠長谷徐獻臣伯忠也柘
湖何元嗣良俊也紫岡董宜陽子元也張王屋名之策朱
察卿名邦憲並松江人千頃堂書目有華亭徐氏書目一
卷疑出自伯忠家 明畫錄雪居工詩居東郭草堂列名
蹟於秋琳閣築磚鶴峰客至如歸 何義門跋王半軒文
集玉止仲雜文一冊本孫雪居舊書滿生子遵得之吳興

書真乃倦園散出殘帙也 鍾琴銅劍樓書目通鑑外紀
詳節有橫經閣收藏圖籍印末有朱文石氏朱記 又通
鑑殘末末有朱象元氏朱記 而末樓藏書志鍾峰書齋
方二十四卷有文石朱象元氏白文長印 又陸宣公集
有朱文石氏華亭朱氏印

吾服南陽書錄才按圖一一索龍煤冰生於水寒於水百宋
遺文此版胎 華夏中文
豐道生真賞齋賦暨乎劉氏史通玉臺新詠上有建業則
南唐之初梓也蓋崇義三禮圖命言等五經圖說乃北宋
之精帙也荀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初與劉本嘉史久
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紀叙宋宋批五禮五采如
新古注九經南離多關蘇子容儀象法要並稱於諸子張
彥遠名畫記鑿收於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夫史
記六臣注文選郭知遠集注杜工部詩集注曾南豐序
次李翰林集卷三十五百家注韓柳文在宋劉資容集共四
十卷 白氏長慶集七十卷歐陽家範卷尾為真完
蘇全真王臨川集世所傳止一百卷惟管子韓非三國志
大字本皆無乙巳刊鮑參軍集卷十花間集好雲溪友議
於漢州轉運使公署精刻精好精好精好精好精好精好
十二詩話總題四百卷以鮑參軍集卷十花間集好雲溪友議
氏寶晉山林拾遺八卷孫東觀論宋刻初印卷尾有書
畫錄元 五代名畫補遺宋名畫評兩亭攷十二卷皆
傳自宋元遺有端緒 又云齋中有白玉蟾三印改刻

藏書記事詩 卷三

孤印日真賞方印日華夏一日真賞齋印扁則李西涯八
分書以米元章有平生真賞印也嘉靖二十八年南陽外
史豐人叔為敘賦昌熾棠湖頭百宋一履賦印自人翁
賦脫胎但後來居上耳 何義門跋茅鹿門評王荆公文
鈔內閣未刻臨川集其行字卷帙與此皆同惟惟中父真
賞齋所藏獨為一百六十卷不知向在何人閣否以中甫之
力能重刻以傳而獨私之為齋中珍玩吁可慨已 天禧
琳聖明刻文選有真賞齋印記 進明三萬六千頃湖
中畫船錄仇十洲鍾旭嗣尾有華藏私印白文引首印二
日真賞齋印日東沙居士昌熾棠湖頭百宋一履賦印
皇象山人姚舜谷石東居士亦吾師黃門遺訓書紳佩有閱

先當為補治 姚咨病卷 唐詩以言
明詩蔡小傳姚咨字舜咨無錫人有涓坤集 無錫縣志
華察傳有姚咨者字涓坤與蔡善多唱和之作 又善述
類春秋名臣列傳姚咨撰 天一閣書目春秋五論一卷
宋溫陵呂大生述故編修王堯衢繼中家藏本陸慶元
夏六月五日皇山樺老姚咨重錄 又漫堂隨筆一卷明
唐寶撰卷末跋云所載多元祐開事難以圖冥報應余祇
摘其涉於倫理者書之皇山人姚咨 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讀談助三卷茶夢齋主人手鈔本真奇書也近得一貴
耳錄續又得十手賦之補神錄筆跡皆同可稱三絕談助
卷二有一小印其文云顧氏家訓借入典籍皆須愛護先

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皇山人述
鍾琴銅劍樓書目馬令南唐書嘉靖辛丑茶夢主人姚咨
從洛川張氏鈔本手錄葉心有茶夢齋鈔四字咨字舜咨
亦號皇象山人喜藏書通善本手自繕寫古雅可愛 又
志雅堂雜鈔跋友人石東居士唐以言詩鈔以遺余嘉靖
甲子秋七十翁姚咨識昌熾棠土禮居所藏詩略亦有唐
詩姓名明詩蔡小傳唐詩字子言無錫人有石東山房
函宋樓藏書志麻陵九賢事實始末九卷姚氏跋題嘉
靖辛酉夏四月下弦旬吳後學姚咨識於鴻山華學士之
西齋時微雨灑窗夢風飄爽快然賦節 昌熾棠山人藏
書印曰茶夢庵曰茶夢散人曰茶夢主人收藏士禮居藏

小畜集有涓坤子印
少年跌宕為書忙晚歲半賦下榻付與家全不借管側
量涓坤中篋 顧起程元 顧度修遠

常州府志顧起程字長濟無錫人以國子生謁選授廣東
鹽課副提舉弟起輪精明講家詩名國雅為世所重 無
錫縣志起程更字元緯榮僖公可學弟子為可學後 又
顧宸字修遠崇禎十二年鄉舉有盛名所至逢迎接述僅
簞糲粒踰於途迨辰亦好書所藏甚富嘗稱宋文選刻之
晚族類唐標蠅盡矣 池北偶談獨覽十卷姚咨跋云子
得之羅浮外史顧元緯元緯得之兵侍鄧范東明翁翁又
得之李中麓又云梁溪顧氏書至李廉修遠宸尤富後歸

皇象山人姚舜谷石東居士亦吾師黃門遺訓書紳佩有閱

吳中丞與神 徵刻唐末宋初錫山顧修遠未板顯
著聞一時然不免歸於棄家 昌熾泰誦書敏求記考古
四十卷稽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北宋錢木子得之梁溪
顧修遠海錄異物也又愛日精廬藏書志昭忠逸詠陸
效先跋云云李購得顧修遠家藏本據此則顧氏遺書流
入琴川者不少未必盡入延陵也

七十老生周九松真書上重篆下重炳燭燭明還鑒不致
倒用等司農周良金
緝書閣錄宋本後漢書有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
良金印周氏藏書之印周諱之印口雅私印又卷中每於
字旁識以朱點眉開鈴一印印作兩重上重真書曰古義
下重篆書曰七十三老生記朱文 又元本四書輯釋有
毘陵周廷口氏裝演印識周氏藏書之印 鐵琴銅劍樓
書目四書未刊本有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周良金
印周笈私印 昌熾案九松藏印見於各家書目者甚多
天祿琳瑯前編元刊柳川集歐陽文忠集新編古賦題皆
有其印編四書辨疑有周笈私印諸周惟良金為明嘉
靖三十年歲貢光祿寺署丞見武陽合志選舉類餘不可
枚

太素堂書影節校文刊補都南江溪南亦有州來齋影帶
樓前繫卷 吳元恭 吳惟明康虞
阮文達爾雅注疏校勘記明仿未刻爾雅經注三卷嘉靖
十七年秋七月東海吳元恭校刊有後序每葉十六行每
行十七字卷末總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開有一二小誤
絕無私意取改處為經注本之最善者必本未刻 昌熾
案郡志選舉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鄉試吳縣有吳元恭
又元恭三卷無年代可考首署書院校正新刊八
字故稱書院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汝家周書有吳元恭
及吳興沈瀚兩印 而宋樓藏書志實謂新書有壬申十
一月吳元恭校於太素館題字 昌熾案天祿琳瑯傳昌
黎集有元共印共印即恭字刻印自古文官監本裝注疏
有吳印惟明康虞文彙雅齋三朱記余所見萬應甲寅集
並刊橫浦集吳康虞校見並自序式古堂書畫效孫虔禮

千字文有精李馮夢麟題云吳書叔所藏書叔名士壽友
人康虞之子萬應乙巳夏四月寓溪南吳氏翠帶樓書又
米元暉五洲圖有吳書叔吳士諤印
燭然宋錄縫中黏舊本相傳自建炎重到西州長物日蟪蚋
絲滿都候候 何翁子宜 子允況季樓
錢受之故淮府左長史何公墓誌銘公諱鈞字子宜嘉靖
乙卯科舉人知溫州之平陽縣升南京錦衣衛經歷准王
左長史子三人世滋允澄允泓 蘇州府志何允泓字季
穆淮府長史鈞季子 鐵琴銅劍樓書目三朝北盟會編
邵思多賦曰季鎔草家鈞本每葉有何子宜騎縫圖記者
最古 秦蘭徵元芳經吳氏何季穆先生故居詩郭侯架

在蠶生網內史池空雨結苔昌熾案元芳四磨之孫也
草索相從故畏譏前惟郭亮後王咸自從不見何郎集中箭
還當密密紙何翁子端 孫連國公墓 連舉公道 雲士
而宋樓藏書志何水部集有葉林宗賦曰何鈞字子端奈
季公之友也好聚古書嘗擬元人書何遜集一卷筆精墨
妙字字有法在其字孫士龍處一旦為人竊去此木乃從
士龍鈔得者後人其寶之 錢受之何仲容集誌銘仲容
諱德口父鏐通內典工小楷仲容治製素風貧自守性
好游焚香布席畫帳井井安泰氏生子五人述禹述禮述
契述泉雲雲吾徒也 海虞詩苑何雲字士龍祖鈞好藏
書多善本君服習家教自少即能為古文錢宗伯愛其才

書三

延致家塾宗伯被許下獄君草索相從世以比郭亮王咸
焉又從羅中丞至國興流離艱苦歷十五載乃歸 又何
文學述禮字公慈自號晴巖道人著有晴巖草堂集 懷
舊集何述舉字公邁娶於秦名淑季公之孫女也
交爾巨獨舉比風雨何嘗誤一鵬路登登高履聯健袖中
坎餅且充飢 何大成君立

蘇州府志述舉進士明萬應甲戌孫繼舉榜常熟有何
鎮字子啟典化推官 懷舊集何大成字君立晚自稱慈
公祖繼萬應甲戌進士君其孤孫也以孤故稱少習舉子
業必設學比南面陳案坐花廳兩巨燭若官府治事者所
屬去城七十里曰何家市君性仇善善為人婦更奇妬當

嗚嗚相構時秀人見其夫婦若疑疑領出角與余最善得
一書必相通假約日還風雨不談歲癸酉辛無子遺書散
為雲煙矣 慈公同馮已蒼昆季入寒山鈔玉臺新詠畢
遂寄天平詩吾儕真書注餘事了游辭既理支劍棹旋放
天平履自惟老脚硬尚堪年少敬登登及山椒千步始一
息憊高一以眺萬木靜如拭湖光浩渺平山容透迤出憶
昨小宛堂鈔書忘日晏手如蠶食桑心似蠶營營今朝始
畢功探許何孔棘蠅營滿天地此樂無人得游山擬為樵
蒐書甘作賊幸茲江南安二事乃吾職昌熾案黃琴六讀
知不足齋賜書圖記云吾鄉馮已蒼昆仲闕寒山趙氏藏
有宋槧本玉臺新詠未肯假人嘗於冬月挈其友備舟支
礪山下於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逕造其
廬適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盡夜之力鈔副本以歸
今觀慈公此詩則與二馮同游者實慈公也又游喜齋藏
明刻文淵公集前有趙琦美印後有楷書鈔記云吳郡何
慈公家野園珍藏書籍卷末有慈公手跋云崇禎壬午吳
君平以是集求售故內兄元度物也元度即琦美之字然
則慈公編為趙氏矣
小兒述聖舍餘樂巧購深闕得寶歌去恐不來來飲色愛書
結辭比如何 沈節甫以安 沈啟原

湖錄沈節甫字以安號錦字烏程人嘉靖己未聯捷進士
工部左侍郎萬應辛丑年六十九卒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子宗蘇州同知次澹大學士次演南刑部尚書 吳興藏
書錄沈節甫玩易樓藏書目錄自序云余性迂拙無他嗜
好獨甚愛書每遇貨書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
不復來也願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
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殘闕必手自訂補以成完帙丙寅在
告偶閱陸文裕公藏書序訝其言有類予者噫薄富貴而
厚於書蘇長公所以自笑也萬意則樂留意則病今予得
無病乎雖然子辭已成未之能華也義廉靈根脫去華葉
請故他日因彷彿文裕公之意更屬編次如左 千頃堂
書目簿錄類湖州沈氏玩易樓藏書目二卷又沈啟原行
石草堂書目十卷注云秀水人嘉靖己未進士昌熾案啟

原嘉興府志無傳據選舉表官至副使
阿訶邊野竹齋并關憲刻正當街夜深恐有蛟龍擾地
香濃古畫理沈與文辨之

四友齋說余有漢人畫非精畫於車轂鼓上此
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買書買同者聞彼處盜墓人每務
一墓其中不下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春畫意用以
屢勝恐蛟龍犯之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梁公九諫
首葉有辨之印此姑餘山人沈與文也 又刻錄十一卷
周文香藏蘇本為姑餘山人沈與文所藏卷中有吳門世
儒家室竹齋兩長方印 又跋邵氏圖見錄云吳中杉濱
橋嘉靖時有沈與文頗善書刻詩外傳 昌熾案杉濱橋

在胥盤二門之間橋側有宋咸淳并開刻亨泉二大字
經籍訪古志韓詩外傳十卷朝鮮國刊本錢惟善序序後
有吳郡沈辨之野竹齋校碑記在亞字形內昌熾案此高
麗翻沈本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純全集沈辨之鈔本每
葉欄外右角有吳縣野竹家沈辨之製九字 愛日精廬
藏書志山海經三卷文彭跋云己亥六月獲觀於沈辨之
有竹居昌熾案有竹居沈跋兩齋名也張氏其有誤乎
寄經藏書老編下條然塵外寄高深源南若奉三賢祀合與
柳楊配晉宗 吳地方山 元伍德

列朝詩傳百年以來老生宿儒起於古學衰落之餘荷經
益書往往有之吳地方山非通人也取書論萬卷 千頃
堂書目簿錄類始山吳氏書目一卷方山吳地 士禮居
藏書題跋記抱朴子卷末有吳地小方印及姑蘇吳地
外軒讀一過小長方印余藏李文鏡案為嘉靖時人沈與
文所藏有云壬戌五月借方山吳上舍本校勘則吳亦嘉
靖時人矣 天祿珠璣續編編髮集有方山吳地二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大慈普覺禪師普說一卷有蘇郡吳地
圖書朱記又純全集有方山濠南居士吳地朱記 昌熾
案明都少卿元敬揚主事君謙皆住南濠皆善藏書余嘗
欲於南濠建三賢祠以奉方山及柳楊二公案主卿士大
夫無可與言者附其說於此以俟後世留心文獻之君子
又案愛日精廬藏書志沈簡馮已蒼跋于家有書鈔張

藏書記事詩 卷三

燕公集卷末識云吳元年南濠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
嘯歌不廢云方山先生藏書家知者已希若伍老人世
無有能舉其氏名者矣是亦南濠之先哲淮張之逸民宜
統紀元吾生之第二已酉補識於香溪寓廬
仰屋微聞唯唯聲千金享壽永凝心絕品原無價出納
何妨讓阿兄 項萬壽子長

嘉興府志循吏傳項萬壽字子長嘉靖壬戌進士廣東參
議 朱彝尊書萬歲通天帖舊事子長性好藏書見形附
輒令小胥傳鈔儲之舍北萬卷樓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
產富能鑒別古人書畫所居天籟閣坐贖車估價海內珍
異十九多歸之願齋於財交易既退子價或浮帆悔至憂
形於色罷飯不啖子長偵諸小童小童告以實子長過而
問曰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驚心悅目者予子京
出其價浮者子長賞擊不已如子京所與價值焉取以歸
其友愛若是子京子六人無一違者子長子德棧萬應丙
氏進士夢原萬應已未進士德棧子鼎鉉萬應辛丑進士
聲聞榮顯甲戌進士鄉人以爲厚德之報也 昌熾案項
希憲爲子長仲子見太平清話希憲當是夢原之子聲聞
字敬公見嘉興府志其藏印曰聖師曰師孔謂項萬也曰
馬生角萬字權合體也曰浙西世家曰少溪主人曰蕭石
主人曰萬卷堂藏書記又有桃花都裏人家杏花春雨江
南兩印

十斛明珠聘麗人為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莧秋風裏一度
題詩一槍神 項元汴子京 項萬壽子德 項德棧
明詩綜小傳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子又號香嚴居士退
密齋主人 顧石齋筆談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
贖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三吳珍秘歸之如流每得名
蹟以印鈐之紫茄滿幅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綉得得麗
人而虞其他迥則面記之抑且編駢其體無完膚較蒙
不潔之西子更爲酷烈矣復載其價於格尾以示後人此
與寶監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照
原值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乙酉歲大兵至嘉禾項氏
果世之藏畫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非狂作

千午計子物之尤者應如煙雲過眼觀可也 朱彝尊通
鄉口號詩墨林遺宅道南存詞客留題尙在門天籟閣書
今已盡焚茹白寬種諸孫自注云天籟閣下有皇甫子循
履真題詩尙存 昌熾案竹垞稱子京有子六人嘉興
府志項移字德純元汴子國學生以子學讓贈中書舍人
著貞元子集季弟德明字德臺諸生無聲詩史穆字元貞
一號蘭明詩綜小傳元汴子德新字又新一字復初又
竹垞跋蘭亭神龍本云子京分授其子德宏式古堂書畫
吹陸東之蘭亭詩有李日華跋云項子京物以遺長公元
貞則諸子中德純最長德新第三元度爲墨林第五子皆
見陳眉公筆記以子義求之元度疑即德宏之字眉公又

屢稱項德棧項德建是否墨林子未詳元汴諸孫最有名
者曰聖談嘉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聖談字孔彰號易庵
又號渭山樵元汴之孫有朗山堂集眉公筆記稱項西山
下令之載孔彰蘭竹圖有大西山人印是西山即其號也
明詩綜小傳嘉謨字向形一字君禹有讀選堂集靜志居
詩話向形墨林之孫乙酉城破投天星湖死又案子京昆
弟三人仲即子長長名元洪字子明著少嶽山人集子道
民字民逸能詩逃於禪皆見嘉興府志式古堂書畫攷子
京刑錫圖後有跋云季父此卷入元鎮孟端堂與萬應癸
巳項德裕識稱子京季父疑亦元洪子又有項萬後字子
職秀水學生不知其輩行士禮居藏宋刻陶集即其家本

也子職印曰取山書齋子京題跋皆署樓南庵其藏印曰
奇致曰退密曰墨林山人曰世清美堂曰傳家子寶曰神
游心賞曰古樵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天祿珠璣明刻
春秋經傳集解六臣文選皆有世美堂古在二印疑亦項
氏物也德棧藏書處曰宛委堂吾家訓生文所得遊墨錄
話陳仲醇手鈔者其舊藏也
海上天然圖畫樓道人何處訪元郵黃門填素堆場圍綠野
衣冠款登舟 橋允端仲履

昌熾案天祿珠璣前編明刻文選有雲間潘氏仲履父國
書印額編史記元祐時聚本有御史大夫章潘印允端天
然圖畫樓收藏書籍印唐室分封姓皇明科甲世家四

印六臣文選河東裴氏刻本同惟多潘印略如一印上海縣志潘恩傅子允端字仲履嘉靖四十一年進士以四川右布政移疾歸構樂壽堂以奉父其父恩以南京工部尚書都御史致仕故有御史大夫章持靜齋書目考古附十卷紅圖五卷有孫園主人印紅豆樹館書目考孫園居畫冊有南箕老人元郵道人圖書雲周潘氏仲履父圖書三印

新印皆麗髮印貧夫婦歸來堂上人但見安亭金寶氣卿雲如蓋覆輪囷歸有光熙甫妻王氏

明史歸有光傳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引為南京太僕丞 潯川集世美堂後記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扁曰世美嘉靖中曾孫某以通官物薦於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亦自愛其居閒觀可以避俗也適黃金以儉窮者安亭俗皆富而田惡入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教請廢邸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為言吾妻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腐爛令里媼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 又題金石錄後余少見此書於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鈔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為後世之戒然余生平無他嗜好獨好書以為適吾性焉耳

不能為後日計也 池北偶談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二傳曾求釋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尚勞力如此且在嘉靖間世風已爾矣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歸潯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其上 鐵琴銅劍樓書目未刻鄧析子有朱文方印曰世美堂印又有長方朱文印曰魏國文正公二十二代女冠為潯川先生配王夫人印記潯川居安亭夫人嘗歸里媼訪求古書也昌熾案天祥琳瑯明刻文選有世美堂印邪王氏珍玩一往有深情諸朱記亦王夫人印也 又案熙甫先生晚達明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此書有科日者以釋

得先後為序故次在後 稿項黃麟山澤園門遺車出可懸邑居一掃紙尾橋西徑北河南隅 邱集子成 嘉定縣志邱集字子成精三禮家貧或日不重炊而讀書不輟晚依妻族周氏居太倉雙鳳里萬曆癸卯卒年八十學者稱寒谷先生 又藝文別集類陽春草堂集六卷西行小集二卷橫梁小集二卷皆邱集著注引馬舒曰子成沒後其子攜父書求售于典錢付之得書數種 天祿琳瑯後編宋刻唐六典書末有墨迹云蘇州嘉定服禮鄉沙岡里泰定承福橋西交門徑北河南隅邱集書押荷印 殘脫又有姜川工屬之印嘉定邱家顧桂堂邱集依叔語

宋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書蔡傳旁通邱氏跋曰子得之昌門市中致其印記乃盧嘉成藏書也子性嗜書如樂與邱辛卯伏日祖初發其藏而藏之年六十八萬曆十有九年嘉定寒谷邱集子成 又跋題黃泥田父手記 又跋王寅仲夏再閱一過在邑居致義堂三完老人時年七十

死後精英尚不磨荒山靈鬼哭煙蘿但問白首無書歎何有充箱塞屋多 趙文毅用賢 子琦美元度 明史趙用賢字汝師隆慶五年進士歷吏部左侍郎天啟初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毅 常無縣志用賢子琦美字元度以蔭至刑部郎中隆美字文度由刑部郎中出知敘州府士著士錦皆其子也 錢受之刑部郎中趙君墓表君天性穎發博聞強記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鉅帙以待後之學者損衣削食假借繕寫三館之祕本冤圖之殘冊利編翰翰斷碑殘碑殘碑航訪求朱黃覆校移日分夜窮老盡氣好之之驚學與讀之之專勤近古所未有也官兩京都察院照磨修治公麻費減而功倍君曰吾取宋人將作營造式也丞太僕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馬經也 香祖筆記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必有朱字數行或評史或問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 秦四麟錄異記趙趙子元度為今大司成定宇公冢器屬屬好古精有父風 讀書錄求記湯陽伽藍記五卷

請常道人跋云吳瑄刻祖籍不可句因購得陳錫元素西嚴願留字孫蘭公四家鈔本改謄四百八十八字增脫三百廿字丙午又得舊刻本校於燕山龍驤即中復改正五十餘字凡歷八載始為完書清常言贊助之難如此子嘗論牧翁孫雲樓讀書者之藏書也趙清常服派室館藏書者之藏書也清常致其書盡歸牧翁武康山中白晝鬼哭嗜書之精爽若子腹笥單疏囊無任教子之異本然絳雲一爐之後凡清常手校祕書都未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贈豈非幸哉 又是圖書目錄後序趙元度初得李誠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獨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冊又借得閣本參攷而閣本亦缺六七數

卷先後蒐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為完書圖樣界畫最為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滿滄身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元度收藏二百五車斯架塞屋臨老乃矜無書之歎非無書也挂一漏萬之意也 昌熾案琦美自號清常道人有厭望館書目 祖藏之成弗能備仲尼之所存弗諱玉京人烏須彌頂一切奇書皆寓言 湖海樓明藏 明詩錄小傳胡應麟字元瑞更字明瑞蕪溪人萬曆丙子舉人有少室山房彙 澹生堂藏書訓要州胡元瑞以一幸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人海記義烏虞守愚侍郎藏書萬卷蘭溪胡孝廉應麟賤得之隨亦散

佚 王世貞二酉山房記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適使君京師君故宦博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可解衣以繼之元瑞之囊無所不罄而獨其藏書陸則惠子水則宋生蓋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為書錄其餘費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墜其地使避澤而四敞之可就日為度二十又四高皆屨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經史子集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飢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鑿覽之可以當夷施寢藉以得忿藉以平病藉以起性既畏客容亦見畏門屏之間刺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聽八焚香展卷就筆

於研取丹鉛而管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噫元
瑞於書聚而讀之幾盡矣屠龍之技彈而世亦無所用子
矣查亦舍而從吾游乎玉京人鳥須彌之頂有龍龍之火
不能燬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將發其一二以觀
子即二酉之藏皆精相已 少室山房筆叢張文潛柯山
集一百卷余於臨安僻巷見鈔本印記奇古裝飾御雅余
驚喜時不持一錢願與有緣羅二匹并解所衣烏絲直
撰青蜀錦半臂帶歸之其人苦書不售得值慨然因約明
且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
此書倏燬燼矣悵恍隔月
得一古書益一友劉君之乃似其肩餘事雲開作畫師清談

霞外尋僊史 莫雲卿廷韓

陸文定中江莫公墓誌銘公諱如忠字子良中江其號浙
江右布政使子男九人是龍恩賁生有文名先公卒 上
海縣志游寓傳莫是龍字雲卿以字行更字廷韓號秋水
華亭方伯如忠子工古文詞書畫亦陳古今一時名流
無敢抗節 無聲詩史廷韓得米海嶽石下刻雲卿二字
因以為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珩璜新論楊步羽藏書
後有壁筆題識出莫雲卿陳子準五川身後因事被累
舉所藏書歸諸莫氏蓋雲卿為五川之甥也又詩云七槍
山房萬卷樓揚家書籍莫家收自注雲卿與董文敏相傳
是甥舅今又云為五川之甥未知其的當詢于準昌熾案
陳眉公僊錄餘談亦云廷韓得其外家常熟楊夢羽藏書
眉公與董文敏為石交雲卿若為其甥不容不知也 雲
卿筆墨著一古書須考校謬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
益一頁友 又與友人書古梅花放時以碧石置彝鼎器
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霞
外事 東城雜記明雲卿莫是龍有圖於時近吾杭莫雲
卿如錦亦以文雅好事為名流所重毛稚黃贈詩所謂昔
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是也 天祿琳瑯宋板南華真經
有莫雲卿賞識印又唐柳先生文集雲開莫氏城南精舍
藏書有莫氏雲卿城南精舍莫生秋水朱記 紅豆樹館
書畫記其廷韓秋山無盡圖有清味少人知山有壽兮松

藏書記事詩

有茂二印 式古堂書畫或雲卿印有日思元亭日碧山
樵日虛舟子日玉關山人

為蘇元亭揚子雪又元亭亦奇斯文但觀元覽中區字便識
狸奴典守勤 秦四麟季公 秦景陽

懷舊集小傳孫允伽秦季公之婿也季公名四麟讀書嫻
古 蘇州府志選舉類常熟萬歷八年貢秦三麟字仲祥
宜興訓導昌熾案當為季公之兄世無有知者矣 海虞
詩苑秦爾徵字元芳世居邑西大河祖四麟善填詞曲嘗
以省試至金陵行囊惟挾琵琶西廂兩記同伴誦之公笑
曰吾患曲不工耳不患文不中也其放誕多此類 爾徵
與吳士達乞維理詩那有餘愷愁風耗只勞架上守殘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鈔本穆天子傳六卷板心有元覽中
區四字秦西嚴藏書也 又吹劍錄板心有元覽中區四
字孫岷自跋曰秦公手鈔甚富筆法流逸是蓋老年筆也
寶之寶之 鐵琴銅劍樓書目極元集每葉板心有又元
齋三字卷末題云此吾鄉秦西嚴手錄庚寅上元日遊王
見贈弗乘卷中有五嶺山人又元齋校閱過二朱記 又
烏臺詩案巴秦氏藏卷首有口石秦氏四庫之印二朱記
天祿琳瑯東觀餘論有秦季公四庫書隱雅門世家又
元亭收藏圖書印諸朱記 錢受之虞逸夏君墓誌銘君
諱時中字夏父少從景陽秦君游而與少補蔚君為重子
師秦君家故饒於賞喜藏書朱黃丹白開卷爛然從人得

藏書多用行書好寫簪燈管勒老而不倦蔚君尤貧不能
購書人聞多有之書皆手自繕寫盈箱溢几尤為專勤昌
熾案景陽疑即四麟並存之以俟攷

玉笈珠囊製略體雖未較竹居多晉江父子藏書處石戶
分明有鬼訶 黃居中明立 子虞後翁節

明詩錄小傳黃居中字明立晉江人萬歷乙酉舉人自上
海致論遷南京國子監丞有千頃齋集 靜志居詩話監
丞銳意藏書手自鈔撮仲子虞後翁之歲增月益太倉之
米五升文館之編一把曉夜孜孜不廢管勒 鶴後前錄
虞稔字俞節一字楮園 周亮工黃母周宜人七表壽序
海鶴先生版世長公俞言有傳才已先先生朝籍宜人撫

俞節成立能守先世之藏書莫必暴盡必儲猶時時借人
藏本籍其同異昌熾案俞言名虞龍 錢受之黃氏千頃
齋藏書記成子之秋余頌繁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
書林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
而有文蓋假諸余於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
未見者於是歎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
我曰虞後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為學子以迄學
官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藏書千頃齋中
約六萬餘卷余小子哀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
子之於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初衣之後吾父
子之名與此書猶在人間也 又云關賦一炬內閣之書

盡矣而內府藏殿之藏如故也恨燬之餘繼以狼藉舉凡
珠璣玉笈丹書綠字綿几之橫陳乙夜之進御者用以汗
牛馬駘駘駘踏泥沙積糞土求其化為飛塵揚為烈燄而
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海內藏書之
富莫先於諸藩今秦晉獨趨燬矣周藩之竹居南藩之魏
侯家藏與天府時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汝洛齊楚之周士
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
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歟 黃宗羲次族姬俞節
見贈詩殊陸陸氏外千頃聚書多石戶樓千祿宗人許再
過從來耽怪履豈以易鳴珂況說今加富應知有鬼訶

東湖叢記千頃堂藏書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印
海上解沙起浪淘樓船十丈駕飛濤投給那得任公子一釣
扶桑運六龍 祝以曲耳劉 李可敬受甫

入海記藏書之厄如吾鄉祝侍郎耳劉之萬古樓武原駱
侍郎履曾非流散則灰燼 杭州府志祝以曲字耳劉海
南人萬歷丙戌進士知隨州入為兵部員外時日本攻朝
鮮向書石星力主招撫以曲曰日本助賊朝鮮屬國今以
朝鮮急而遣招撫是棄朝鮮也東藩折於日本勢必及我
朝議是之居鄉十六年起江西按察使尋擢應天府尹進
工部左侍郎致仕 松江府志李可敬字受甫年十二能
屬文趙貞齋為贊瑞年十八補諸生其先世儲書萬餘
卷運後寇悉散佚可敬多方訪購風抄雪寫得還十五六

俞節成立能守先世之藏書莫必暴盡必儲猶時時借人
藏本籍其同異昌熾案俞言名虞龍 錢受之黃氏千頃
齋藏書記成子之秋余頌繁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
書林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
而有文蓋假諸余於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
未見者於是歎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
我曰虞後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為學子以迄學
官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藏書千頃齋中
約六萬餘卷余小子哀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
子之於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初衣之後吾父
子之名與此書猶在人間也 又云關賦一炬內閣之書

盡矣而內府藏殿之藏如故也恨燬之餘繼以狼藉舉凡
珠璣玉笈丹書綠字綿几之橫陳乙夜之進御者用以汗
牛馬駘駘駘踏泥沙積糞土求其化為飛塵揚為烈燄而
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海內藏書之
富莫先於諸藩今秦晉獨趨燬矣周藩之竹居南藩之魏
侯家藏與天府時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汝洛齊楚之周士
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
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歟 黃宗羲次族姬俞節
見贈詩殊陸陸氏外千頃聚書多石戶樓千祿宗人許再
過從來耽怪履豈以易鳴珂況說今加富應知有鬼訶

東湖叢記千頃堂藏書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印
海上解沙起浪淘樓船十丈駕飛濤投給那得任公子一釣
扶桑運六龍 祝以曲耳劉 李可敬受甫

入海記藏書之厄如吾鄉祝侍郎耳劉之萬古樓武原駱
侍郎履曾非流散則灰燼 杭州府志祝以曲字耳劉海
南人萬歷丙戌進士知隨州入為兵部員外時日本攻朝
鮮向書石星力主招撫以曲曰日本助賊朝鮮屬國今以
朝鮮急而遣招撫是棄朝鮮也東藩折於日本勢必及我
朝議是之居鄉十六年起江西按察使尋擢應天府尹進
工部左侍郎致仕 松江府志李可敬字受甫年十二能
屬文趙貞齋為贊瑞年十八補諸生其先世儲書萬餘
卷運後寇悉散佚可敬多方訪購風抄雪寫得還十五六

校書點勘丹黃爛然子遠原遂中
委宛羽陵方策如廣寒清暑殿中儲校體但惜無臣向七略
於今未有書佳文惠茲

明詩綜小傳無字弱侯上元人萬歷己丑明進士第一
授翰林修撰謫南甯州同知進文憲有詩園集 王文
簡說橫跋漫園山東日照人以軍籍居金陵 千頃堂書
目簡錄類集氏藏書目二卷焦竑 澹生堂藏書訓金陵
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余所目觀而一一皆經
校書探討尤人所難 徵刻唐宋藏本書例前代藏書之
富南中以焦潛閣太史為最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余
在南中問焦氏書欲買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
方得為售主時馮鄂仙官南納言余以為書歸鄂仙猶歸
我也鄂仙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 四庫提
要國史經籍志六卷明焦竑撰蓋萬歷開陳于陸謙修國
史引竑專領其事書未成而罷僅成此志其書費鈔書目
無所考核最不足據 國史經籍志自序宣德以來世際
昇平篤念文雅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
置墳典委宛羽陵之有方之茂如矣 天祿琳瑯宋板演
繁露明板事類賦有應園焦氏珍藏子孫孫牙保抱查
軒竹根齋品四印 錄琴劍樓書目六經正誦有弱侯
濟南生工朱記

藏書老古酒旗招展高冠冠帶欲觀東瀛望言留惠瓊西亭
著錄遊樂潮 馮民羨林宗

周亮工張林宗先生傳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塞庵大
梁之中牟人世居晶澤里宦保孟男之子也家藏書數萬
卷皆手自點定自稱旃然漁隱又號燕淵道人 明詩綜
小傳林宗一字武仲有原圖塞庵詩集 列朝詩傳林宗
萬曆辛卯舉於鄉任俠好客時湯丹於郭外之南陂頂高
冠二帶帶上縷東坡半升僅流淵明酒三寸幾容子夏
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帽一老特奉之胡吟車中每日醉臥
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而歸崇禎壬午寇圍大梁守死
不去水灌城而歿與祥符王損仲交善余之交於林宗以
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余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啟中余

以奄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閱萬余酒月言
皎如信留生平為可知矣
十指如推棟不信清霜初下寫書類可知石鼎松聲裏桃葉
樓書未是真 謝肇淛在杭

明詩綜小傳謝肇淛字在杭長樂人萬曆壬辰進士除湖
州推官移居昌遷南京刑部主事調兵部轉工部郎中出
為雲南參政升廣西按察使歷左布政使有小草堂集
瀟洋居易錄宋楊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閩謝在杭寫本
又古靈集二十卷宋陳義著亦謝氏寫本 又宋謝竹
友集謝方伯在杭嚴云時方拒廢京師備書甚貴齋餘京
邸費用不贖乃手自鈔寫每消霜呵凍十指如蠅幾二十
日始竣萬歷己酉十二月二十四日 杭世駿竹友集跋
在杭收藏宋人集頗富近多散失惟此係其手書子孫裝
界成冊平湖陸編修次友與閩試鈔得之 榕城詩話謝
在杭小影子得見於蘆峰坊薛士玉家豐隆陸準粹容光
悅姬人桃葉就其所執之卷而舒之流視睇睇若燕翔
童子煮茶石鼎沸聲與松籟互答留聲所寫也 又云在
杭小草齋游燕下菰居東結江諸集而外有五雜俎文海
披沙西吳枝乘演略百鳥風土記支提山志長溪瑣語薛
士玉悉以贈于薛妻是其元孫故能道其家世今皆微落
板亦散失矣手鈔文集及所輯郡國職林諸考尚在士玉

家
白馬西來十二部青牛東去五千言還富羅失求諸野舍衛
空桐例可援 曹學仕能始 馬恭敏森 陳蓮
四庫提要易經通論十二卷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侯
官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後為朱律辨禮部
尚書津梁數百數昌熾業能始亦號石倉 明詩紀事曹
學佺字能始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
立將賴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 筆精吾鄉
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孫陳方伯公運馬公季子能讀
能守陳公後且復徵則散如雲煙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
木史公應鐘亦喜藏書捐館未幾書盡亡失四公之書咸
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閱得之不啻拱壁也子衣都夢知原

岳謝方伯肇淛觀察學佺皆有書嗜即則裝潢香整病
手如新謝則銳意搜羅不施批點則丹鉛滿卷枕藉沈
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窺子滿羅
也

課虛責有寂求音徑寸元珠竟陸沈知與雖朱同拭目光
不到九淵深 吳士燾叔 吳兆錫後
嘉興府志海鹽姚士舜字叔祥與胡彥亭同學以與博相
尚蒐羅秦漢以來遺文撰秘冊彙面跋尾各為成據具有
原委馮夢禎為南祭酒校刊南北諸史多出其手有集四
卷呂兆麟字鶴依年十二能文章買書萬餘卷與士舜編
誦乾乾而後不休早卒 叔祥尚白齋秘笈序吾郡未嘗
無藏書家幸無有以藏書聞者蓋知以秘情為藏不知以
傳布則好為藏耳得者必惜則箱中不可知之素劫
察者然所謂不知傳布之說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時
怒而百世與者則子孫為門戶計而不敢傳則奇炫博樂
於我知人不知則實秘自好而不肯傳卷軸相假無復補
填刊謬而獨遺遺疑一謬則慮借鈔而不樂傳刻精整
或手書妍妙則懼翻摹致損而不忍傳一旦三災橫起流
燭滅沒余未暇追引即身所知見如吳伯度自官有虞氏
春秋余馳往索看則云缺矣遂不信有此項見趙元廣言
方向楚中寄鈔則此書固自有也後聞馬太史姻家呂氏

有盛宏之荆州記便乞太史尋求而竟成烏有此二書尚
屬有無之際若吾友呂錫侯有請康私記天與惡淚以物
故而不可再見李元白有尚書大傳為項逸之所借亡朱
莢正有尸子為親知轉匿郁伯承有弁州別錄見竊於偷
者沈汝納有楊泉物理論漫叢於幼齡若此諸書政猶重
寶脫手墜入深淵無復得理惟項子王家有子夏易傳若
千卷火公甫家有宋刻御覽若干卷沈汝納有十六國春
秋百二十卷備能刻布亦同好一大快也此刻為友人沈
天生及其弟水部白生手校制刷可謂以傳布為藏真能
藏書者矣昌熾案此書題秀水沈德先沈字先同校當是
二沈之名 瀛洋居易錄萬曆間學士多撰偽書以欺世

百餘年後嗣不復能守乾隆初年錢塘趙谷林對多金往
購則已散佚無遺矣目錄一冊余從趙氏得之斷種秘冊
約三百餘子按其目求之積四十年一無所得則當時故
落誠可惜也 居易錄涿州高備武弁也家多藏書有百
川書目 徵刻唐宋祕本書目高備百川書志二十卷備
涿州人志其家藏書如吳公武之例

東原赤岸李如一意氣性情殊不羣竟得異書類下拜列編
鑿輪蓋歸君李如一貫之 廷忠 蘇應昇

錢受之李貫之先生墓誌銘江陰李君諱鶴翁字如一後
以字行字貫之家世力耕給公上其餘悉以購書搜閱本
訪逸典藏弄刊編編翰老而食貧指其藏書曰富猶鄭矣

其讀書也則必補誦必正同與必警勸病不釋業衰不怠
勞微宋冕氏尤氏書目自為蓋次發凡起例井如也天啟
中擊小附孫人亂政膠宮允昌期昧之夫也御史應昇弟

子也相繼械繫君執應昇手曰勉之李氏有人矣君祖戒
庵府君諱翔以獨有聞翔生復庵府君諱果用孫應昇死
忠附太僕卿君之父也君以崇禎庚午卒享年七十有四

子奕茂孫男五人其知戒之及功過之挺之銘曰江陰東
原赤岸里有明碩儒葬於此 又李貫之七十序貫之積
經籍書朱黃錯互虞監之親鈔杜侯之手跋充棟宇而溢

樓行江以南歸稿之余與貫之皆有好奇書之癖每從借書
未嘗不割茂相付也 又華菲私乘敏江上李如一性情

意氣可敬可愛見歸籍則破產以收獲異書則焚香肅拜
遇祕冊必貽書相問有求假必朝發夕至 池北偶談南
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明恢復書久不傳惟江陰赤岸

李氏有之李即忠教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昌熾燾即貫
之先生也實為忠毅之伯父余見其得月樓書目又有南
唐錄十卷徐洪撰致通志藝文略江蘇錄十卷徐洪撰

等撰記江南李氏之事疑即此書而鉉誤為洪也又有周
宗臨安志十五卷尼本宋敏求河南志二十卷李宗諤蘇
州圖經六卷趙鼎成都古今記三十卷皆世所不傳之本

明史李應昇傳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
建道監察御史以劾魏忠賢削籍李質幼周起元疏入應

昇名遠下詔獄掠斃之崇禎時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
忠毅著有落藩集 天輝珠璣大戴禮記明李應昇藏
本有江陰赤岸李氏落落齋藏書記方印 梨洲思舊錄
李孫之字庸公江陰忠毅公之子好讀書錢牧齋謂江
陰李氏家多藏木庸公無子然所著三朝野記足以傳矣

魏叔子落落齋記李忠毅公有賢子曰庸公當國變棄
諸生性疏曠不治事而獨好學以詩文自娛入其書香
縱橫靡靡滿席 昌熾燾士禮居所藏寶晉英光集為戒
庵老人李諱蕙書據錢受之所作墓誌即貫之先生祖也
惟謂作端江陰縣志亦作諱

遂上寒山石種青神仙眷屬草堂靈雲靈巖何處憔悴
中即昭後星 趙臣光凡夫 子均慶均

蘇州府志寒山別業在支洲之南高士趙宦光葬父於此
自闢巖壑如仙源異境與其妻陸卿子偕隱焉構小宛堂
藏書其中 馮時可趙凡夫先生傳凡夫姓趙氏名宦光

故宋王孫神明之胃父含元子諱廷梧配陸氏人子傳先
生諱師道所自出 錢受之趙靈均傳君諱均字靈均父
宦光靈均娶於文諱淑字端容其高祖父為衡山公文為

貢士從簡端容性明慧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演
染皆能寫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靈均玩其妻
施丹調粉日晏忘食欣欣如也崇禎甲戌端容卒年四十

自三又七年庚辰六月靈均亦卒年五十無子以從弟之
子嗣為後一女曰昭歸平湖馬氏余識李易安金石錄序
款其仇儻之賢才藻之美而惜其不終如靈均夫婦其才

可以稱其窮亦可以老而天不與之壽且斬其後何邪先
趙氏之金石今獨其目在耳小宛之堂芸蕙繡帶亦如所
謂麗澤淵源微為雲煙者有無聚散不可重為歎邪 珊

珊網網網網網未重九寒山趙子悲攜其先凡夫所遺物欲
售余得觀衡山手錄甫田集幸北海墨蹟及古澄泥硯楊
董彩指漆囊魚耳官鑰子惠近作云盛夏非關逼歲除飢

風偏不借吹噓款題扶風馬昭從夫姓也詩與字不下其
先陸卿子至寫生通其母氏文淵也惜不免去婦歎耳
嗚呼人命自古為然矣 家藏蘇東坡墨蹟志有吳郡

趙臣光家諸子印又姓氏急就篇有寒山趙臣光家諸子
趙凡夫遺發書二朱記 持靜齋書目書法鉤元四卷元
刊本眉端丹黃皆趙宦光手蹟後有草家書萬應壬子仲
春二日胡蝶樓閣云云有吳郡趙臣光家經籍寒山梁鴻

墓下凡夫諸印為熾案寒山志凡夫有題曰尺宅若曰遠
上寒山石種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其內院曰蝴蝶寢殿前
佛閣可藏三車經籍曰悉曇章閣悉曇章者華梵互釋五
天大藏之祖萬國文字皆從流出也又宋式古堂書畫攷
趙端容文石良畫國有寒山閣閣畫史舊集貞終端容有
從西閣有容三朱記

細柳旌旗首渡江將星踏踏落重幢亂書遊石人如蟻不用
飛梁獨急瀧 潘曾絃略度

吳興藏書錄後林潘氏書目下引胡錄潘曾絃字昭度烏
程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七年巡撫南贛九年羽書徵天
下勤王曾絃提兵入衛獨先請道渡江以勞成疾卒於軍

賜祭葬 又云中丞公曾絃有意復古廣儲經觀學中
州羅致更形鼎革時適初土兵至以書於溪中疊橋為渡
以搬運什物書之受厄至此書目已不復存 黃宗羲天

一閣藏書記語溪呂及父吳與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
史綱羅宋室野史甚富城固十餘篋在家約余往觀先以
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
後孫也 國元衡貴耳集跋潘昭度中丞書謂余曰古人

恐無表見而著書使不傳何假於著書輩愛書擁而不使
之傳亦豈真愛今而後宜以郡之藏書而不借者為戒
虞初九百有新說更演西陽支諾舉家近太倉嘗一粟侏儒

飽死笑商高 鍾石溪

居易錄唐王定保撰音足本凡十五卷宋嘉定中柯山鄭
昉刻今會稽商氏刻僅十之一耳尚刻稗海多得之浙東
鈕石溪家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古今書籍之厄不可

勝計以余所見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
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
刻崇禎庚午聞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

昌熾燾人海記藏書之厄亦及會稽鈕氏萬卷樓 天

蘇琳環漢詩有會稽鈕氏世學樓圖籍印
舉學方履兩塗師居沽平觀里中兒且捐備服沾書奉袖有
浙漸秀詩 陸元厚

紫桃軒雜錄陳良卿性嗜異書年踰立即釋儒服謝學使
者隱抄水竹樹之閒與吟翁野衲相往還遇有奇書隱隱
不惜破產購之江南故家遺快挾拾殆徧一日寄示余月
泉吟社一編皆故宋遺老以此耗磨雄心而吟嚮藉藉良
非淺者若良卿當盛明之世英茂之年輒自歛藏恣其探
奇索秘翔泳無疆之性抑何高也固知果許於陵一線根
靡于古原未嘗斷又陸元厚家貧爲童子節性方廉行
止舉學里中眉結兒不取御親公折節交之者極

謁不數往也喜蓄異書學奉多爲書盡余嘗得其周禮圖
策難驛王子年拾遺記諸書皆精本元厚書學急就篇婉
逸有態畫工草蟲不多爲人作 昌熾家陳陸兩人始未
未詳紫桃軒雜錄明李日華竹懶所著日華萬曆進士
兩人與同時故次於萬曆之末

併師靈妾呼名字宿老貧酸丐唾餘一語先生差不惡不知
棋局但鈔符 陳維備作

明史陳維備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人爲諸生與董其
昌齊名年甫二十九取備衣冠焚之隱居崑山之陽後築
室東余山杜門著述年八十二卒 列朝詩傳仲醇能延
招吳越間窮儒老宿使之尋章摘句刺取其項言僻事皆
萃成書寡聞者購爲枕中之秘 靜志居詩話仲醇以處
士虛聲傾動朝野市骨董者如赴畢良史權揚品畫董者
必求張懷瓘估價時無英雄互相矜飾甚至吳綾越布皆
被其名董妾併師呼其字未免名不副實焉 眉公尚
白齋讀畫十六觀余頗慕其得妙然指謂子弟五言讀
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又太平清話余
得古書校過付鈔鈔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
印印後復校校過魚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况
以耳傳耳其是非鑿鑿有真乎昌熾案眉公寶齋堂
焚改印則節真有不刻之歎未能副其言也惟其論
藏書云鈔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快皆足斷殘殘文戲樓

藏書記事詩 三

幽事中有言云着棋不若抄書皆爲名論其所居曰寶
顏堂者以得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故以名其堂也雲間
城外又有兩精舍一顏仙廬一來僕堂見梁洲思得錄又
有婉變草堂仲醇嘗題詩云長者爲營栽竹地中年方悵
住山心見巖樓幽事自序其所藏書畫畫用一印曰一廬
齋

武夷神君不可見樓亭仙樂雲雲絕欲尋三島人間世無恙
盤峰汗竹巢 徐煥惟起 子延壽存牙

列朝詩傳徐舉人燭字惟和布衣勃字惟起又字與公閩
縣人牙爾令揭之子也兄弟皆擅才名與公莫感則與曹
能始御主閩中詞盟後進皆稱與公詩派家多藏書善筆
精榕陰新檢崇禎己卯借其子訪余山中約以暇日互搜
所藏書討求放失遺時喪亂與公能始俱謝世而余類然
老無志於斯文矣與公之子延壽能讀父書林茂之云切
交後與公難峰藏書尚無恙也 漁洋詩話徐延壽字存
牙徐與公之子也家難峰藏書與曹能始謝在抗時亂後
並田園盡失之 明詩綜南橫齋評云與公所居難峰麓
客從竹間入環堵蕭然而牙藏四圍縹緲之富卿侯不能
敵也 靜志居詩話嚴儀卿論詩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
其言似是而實非與公藏書甚富子書見其遺籍大半歸
臺施銘或題其端或賦其尾好學者是故其詩典雅清麗
與惟和足稱二難命有稱詩者則以北略四都茫然如雲

雲秀順好坐地說詩其亦不自量矣 紅雨樓家藏書
目序子少也賤性喜博覽嘗取父書讀之覺津津有味既
長稍知訪輟然室如懸磬力不能舉竊有也會王辰乙未
辛丑三爲吳越之游庚子又有書林之役迺盡其書者購
之因其未備者補之更有罕觀難得之書或即類以求或
因人而乞或有所見借或借故家鈔錄錄之十年台先
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存之小樓堆牀充
棟頗有甲乙次第第第暇日遂做鄭氏藝文略馬氏經籍
考之例爲書目四卷萬歷壬寅初秋三山徐勳與公書
又藏書屋銘少弄詞章遇書輒喜家之良田但存經史先
人手澤運爲累紙惜裝演不忍殘毀補缺拾遺坊書肆

藏書記事詩 三

市五典三墳六經諸子詩詞集說總兼樂府神旨咸備藏
舊匪稱汗牛吹核煥精亥豕雖破萬卷之有餘不博入閱
之青紫茗碗香鑪明窗靜几開卷明吟古人在此名士見
而歎嘉俗夫聞而痛鄙淫奢生應不休寢寐死而後已此
樂何假南面百城豈以誇多而矜勝者也 又題兒陸書
軒非飲食惡衣服減自奉買書讀積二年堆滿屋手有校
編有目無牙籤無玉軸置小齋名汗竹博非府記非麓將
老矣竟不熱青箱業教兒陸繼書香兩當助 又筆精一
則云余嘗謂人生之樂莫過開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
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將羅盈目
不足喻其快也六公公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余

友陳履吉云居常無事飽讀古人書即人問三島皆曰
哉言也 陌宋樓藏書志晏子春秋八卷元刊徐幔亭舊
藏未題萬曆戊戌中秋購於閩門肆中徐題識 又槍亭
棄九卷元刊本面錄徐與公手書丁槍亭集徐氏汗竹集
珍藏本元板十四字 又丁鶴年詩集三卷與公書丁鶴
年集徐氏汗竹集珍藏本元板十四字

蘇門學儲開百樓火傳東經偏中州問津欲涉富春否一葉
印須太乙舟 耿嘉園 裔孫迪吉

陳用光太乙舟文集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錄序富春
軒者耿後君富國與其兄華國讀書之齋名也耿氏居襄
城自奉政君顯以學行仕宦著於明者數世崇禎末富春
君偕二子殉難及我 朝而以文學稱者相接也富春君
嘗購書金陵合奉政所積得三萬五百七十卷傳至訓導
君應蛟而目錄遺失又五世孫迪吉乃就其父孝友君所
書書并先世所藏重加編目又備著孝友君所手鈔及累
世自著書目附於後仍繫之富春軒者從其期也子與宗
以示余余謂耿氏後能哀集遺書就就守之惟恐失墜富
春君游高忠憲黃石齋之門而百樓先生爲漢徵君奇選
弟子雖籍西平別於襄城然固與宗五世從祖也孫徵君
隱居伊洛實開潛庵之學余親耿氏自善書中有中州道
學編孝友君手鈔書有蘇門大社諸意其所遺者孫氏之
學事 國朝先正事略耿先生名介字介石號漢庵河南

藏書記事詩 三

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由檢討出為福建巡海道康歸元
年轉山西河東道因裁缺改直隸大名道憂歸不復出詣
蘇門受業於孫徵君篤志躬行倡明絕學所著有理學正
經性理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敬恕堂存彙天祿琳
琅續編文心雕龍元刊本有耿嘉祚印字會侯啟合侯鑒
定書畫之章三朱記 昌熾案富春耿君殉明季之難自
沈仁舉以下則皆明之遺老人 本朝始卒者也
南渡遺文愴劫灰霞川手眼出東萊黃巾亦為康成屈法宋
樓前萬騎回 沈嗣選仁舉

錢泰吉記沈氏嗣選南宋文鑑目錄定張雲章漢贈贊輯
南宋文鑑未脫魏王西莊光祿續成之乾隆甲午舉人海
南壽顯讓字泰平亦有南宋文鑑然莫先於吾鄉先哲沈
果庵之書也果庵字仁舉名嗣選嘉興貢生乙酉奉母避
兵霞川舉登知為老孝子戒勿犯所著有儉樸堂集卒年
七十六私諡孝貞 又南宋文鑑序目跋果庵先生當兵
變之際破產棄書有法宋樓書目題卷
鏡屋梅花壓萬嶺道書三典社中添南陽關秀高陽歸紙尾
遺紅小印鈐 許元孟孟素 許心風丹臣

康熙蘇州府志許元博字孟宏父自昌中書舍人以篤行
稱稱梅花墅聚書連屋元博生而沈靜日出其書偏觀之
於經藝罔不淹通喜購書自號千卷生樂讀庚午舉於鄉
乾隆府志梅花墅者甫里許自昌所構今為海藏庵陳
繼備詩青山解校修儷約紅袖焚香拜道書徐沂詩藏來
三典添香滿出世因多樂未除 萊洲思舊錄孟宏長洲
人余與劉伯宗及孟宏約為鈔書社 又南雷集感舊詩
鈔書結社自劉城余與金剛許孟宏好事於今仍舊否煙
雲過眼亦傷情 昌熾案士禮居題跋記所載劉子新論
甫里先生文集說庵集皆許心辰藏翁翁述周君履云丹
臣為萊九來增故藏書具有淵源甫里集中丹臣題記有
先中翰云云中翰當指自昌愛日精藏書志揭文安集
王蓮涇跋曰王辰購書於甫里之高陽氏丹臣許兄慨然
示余孟宏及見萊洲而蓮涇在康雍之交丹臣與之同時
必在孟宏之後矣蘇州府志藝文類孟宏長子王儼字

孝酌著有朝國雜志閩樺軒文集館假亭集代董樂子懷
集嶺怡草應應詩草天子離字箕屋著有辛苦吟一卷點
詩一卷從子定升著有香谷林文集清陸陶詩集惟心辰
無致劉子新論後轉入破石蔣氏東湖叢鈔云有歸高陽
葉氏印卷末有榜印南陽關秀二朱記按此即九來之女
丹臣之婦也
杉青歸時表孤忠父子南湖世效工八十橫書前進士西臺
派灑杜鵑紅高承慶寓公 包樵芳子樵

名道素字元期萬歷己未進士承堤字寓公崇禎庚辰進
士知遷安寶坻涇三縣宏光初量移工部虞衡司主事昌
熾案佑紀字念祖與其弟佑銜並能文見嘉興府志 朱
彝尊前進士高公墓表公一字澤外以虞衡歸營壘不出
隱居竹林村高著有稽古堂集 又吾妻鏡跋康熙甲辰
獲視於郭東高氏之稽古堂 又靜志居詩話先生家藏
書八十積與項氏萬卷樓爭富雖千戈似擾不暇吟哦其
病中述志云惟將前進士修遊表孤墳讀書比之澤畔行
吟西室痛哭 朱辰應高工部傳公亦好聚書多至數萬
卷寢處其中校勘不倦時復卒卷掩抑曰先人有知魂魄
猶應存此也 玉劍尊開包裡芳字子柳嘉興人喜書聞
有異本即解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傳寫
手自補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映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
席而了不為異
桂井牙籤比鄰侯大參門第白檀留苑亭灑盡興亡淚碧血
書灑甲欄 陸實敬身 陸宇燾著明

全祖望中條先生墓表先生諱寶字敬身一字青瀟學者
稱爲中條先生鄞之白檀里人也陸氏爲甬上四姓之一
家在細湖之西門門施築載者相望鄰人各以其房別之
其日給諫房則以先生大參之官蓋而先生所居有雙桂
皆蕭本先生使工人環而結之其狀如井絡故鄰人別稱
曰桂井陸氏先生之初集曰蕭鏡衣集曰歸塵日悟香惟

蕭鏡行於時悟香當改步之後國事君嘗頌言不諱故世
莫得見近者先生後人喪失其家青龍故物遂無一草一
木之得保於是東萊之屬皆出而予得見之嗚呼是亦得
并之藏也矣先生藏書最富多善本吾鄉之以藏書名者
天一間范氏次之四香居陳氏又其次則先生南軒之書
三十年來亦四散予從飄零之後披拾之尚得其宋葉開
慶寶慶四明二志及草廬春秋纂言皆世所絕無也
又陸披雲先生肝表先生諱宇燾字春明別署爲披雲
庵副使之第五弟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游荒亭
木末時聞野哭性嗜異書晚年家既貧不能具高官乃手
鈔之頗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哲遺
書垂歎尚以其書未至爲恨著觀日堂集八卷昌熾案蕭
庵副使名字燾字周明四明六狂生之一 又明故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公諱翊字完勳
慈溪人國變結察於大蘭以起事爲大兵所執梟示甯城
西關門鄭之散觀察陸公字燾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
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藏之以錦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
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
故紙燻燻因棄之而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
勢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字燾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
不爲有司所錄其天也夫
吳下藏書燻燻柳絲紫地辭當階東林喬木嗟何在懷筆
師門一憶懷 陳鳳階道

楊氏吾陳典籍家傳君諱燾字鴻文生萬曆戊午仲冬
有冬應之瑞乳名蘭蓀崇禎壬午副榜官翰林院典簿兼
待詔未及半載南都失君痛不欲生願念兩親老遂歸
隱於西湖出舍北山草堂 海虞詩苑是時馬素修楊維
斗二先生爲江左人望公兩游其門稱入室弟子 又陳
帆字際遠號南浦詩宗晚唐畫宗稱道人字宗柳誠懇
昌熾案燻燻後改名鴻子逢午字方中逢午子祖范即見
復先生也南浦亦工詩牧翁有學集有題南浦曉窗詩云
陳子家貧而學富齒壯而才老 愛日精廬藏書志汗簡
七卷孫本芝鈔本陳氏跋曰崇禎辛巳年二十有四歲

嘗於冥門維牛師之古柏軒秋日同履孟恭至城隍廟古
書舖見此孟恭解金購歸後馮已着鈔得余於庚寅從已
蕭借鈔質之徵友兼姓今春初知本翁有此藏本仍寫一
冊存之王戌清明日太邱陳鴻記 又李商隱詩集三卷
馮日丙戌正月借孫孝若北木板對正時家南浦影鈔全
部三卷 又溫庭筠集宋有南浦題藏云假錢邊王鈔宋
本重勘 鐵琴銅劍樓書目噀堂集古錄燭先輩陳鴻文
先生手寫先生工篆隸書 又鹿門集陳鴻文氏傳錄錄
雲木板心有驚囑齋藏本五字卷首有古吳陳鴻文太邱
氏書記宋印 陸階昭平呈鴻文詩柳綫紫書帶榆錢壓
蘇衣柳童荷銀去稚子抱書歸

蓮蕊自開常見佛乘田已變不言官一編中有道臣淚陳月
圖章子細看 黃翼聖子羽
錄受之黃子羽墓誌銘子羽姓黃氏名翼聖子羽其字也
世家常熟之望松里宏治中割練太倉萬應已進進士參
政陝西諱元勳者其考也崇禎中以諸生應聘起家蜀新
都知縣升安吉州知州致政以歸者其原官也卒於己亥
十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四其所享年也孺子也佩孫也翼
曾孫也 又蓮蕊居士傳子羽服官州邑晚而制述息心
築蓮蕊樓精修香光之業遂自號蓮蕊居士云性好古銅
磁器及宋雕古書搜訪把玩如美人好友屬有檀度事輒
隨子散去其在蜀過如縣王稚子謝數紙舖而摩挲彩
日日點魚官錦盡在此矣 又蓮蕊樓記子羽聞人心內
辨正入和合為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花含淚寶
池視行人動情以為敷萎願其室曰蓮蕊所以志也 讀
書徵求記建康寶錄黃子羽藏嘉祐年間鑄本吾猶及見
之此則子羽家小所鈔也 百米一塵賦參寥歸攝六
之物注云夢夢子詩集十二卷驗其收錄最先為蓮蕊閣
舊物有黃子羽讀書記小印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林和
靖詩太倉黃蓮六藏本有跋云余購之於武林徐門子鋪
中後歸趙均均身後藏書盡散此冊獨存戊子夏趙
昭補過邇上因復留之如異鄉之見故人也攝六黃翼卷
首有有明黃翼收錄圖朱記昌熾案戊子為順治六年子

羽國變後杜門不出此跋僅題戊子而無紀元圖記冠以
有明二字蓋猶有故國故君之思焉 又案黃子羽毛子
晉行輩皆在牧翁之後惟以其入 本朝未仕故援遺民
之例錄之明季若孫其伯梁玉立之流祿將周京皆至九
列臣節既改自不以前明科目為次餘人可以預推
律論流到維什家錢離印過母昭昭因玉璽泉香冽品架
新材資石銘存 子致華伯 表奏叔 辰谷季
錄受之隱湖毛君墓誌銘毛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
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為鄉三老子晉通明好古強
記博覽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經史全書勸晉流
布毛氏之書走天下生五子翼與表表表表皆先卒晉
生於己亥歲正月五日卒於己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
六十有一昌熾案晉又號潛在而宋樓藏書志許昌詩
集有毛子九讀書記鳳苞諸印子九當亦其號也表字華
伯號質庵表字舜叔號正庵展字斧季生於崇禎十三年
六月二十六日余曾見翼藏書有斧季號自述生年甚詳
可致也晉有孫二十人見朱彝尊所撰晉表嚴薦人墓誌
銘 海虞詩苑毛太學錄萬字嘉年號破屋派古主人孫
也前身為吳昌曰推庵文照禪師派古孫行最盛惟君知
名於時昌熾案士禮居題跋記元英先生集及古後人毛
級萬校印其人也 同治蘇州府志晉世居迎春門外七
星橋少為諸生性嗜書湖州書畫集於門邑中為之

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習書於毛氏前後積至八萬
四千冊構汲古閣目耕樓以度之 天祿琳瑯毛晉藏宋
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得者則選善手
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一時好事家
皆爭做效而未察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 吳偉業汲
古閣藏嘉隆以前藏書家天下下民與項邪整齊萬萬汲
放失後來好事知誰及比問充棟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
公搜求遺佚懸金購籍寫精能鑲板工絲末斯事推趙宋
歐虞楷法看飛動集賢院印校書精太清樓本裝潢重損
齊手跋為披圖蘇氏題親在直道館閣百家分四庫巾箱
一幅盡三都本朝儒臣典制作累代標細繪閣徐廣雄

福石室書孝徵好竊華林哈兩京太學藏經史率詔重修
賜金紫高者士費錢故事遺如寫黃紙得典流傳自
洛陽中官經藏讀焚香諸州各請名山藏總目難窺內道
場南朔主人為歡息十年心力志收拾史家編輯過神堯
律論流通到羅什當時海內多風塵石經馬失高邱陵已
壞書畫轉作荷復驚木冊推為新君家高閣偏無恙主人
留宿傾家釀醉未幾燭夜機書雙眼摩挲覺神王古人開
書借三館君自致五千卷又云獻書拜官後君帶索
躬耕田伏生藏壁遺書禁中即秘惜於談進君獲奇書好
示人難林巨賈爭摹印讀書到死苦不足小學離處置廢
置君今萬卷盡刊訛邢家小兒徒碌碌客來詩酒話生平

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清脫亂離蹤跡似雲林
茶餘客話子晉家藏本或云王駙馬以金錢擊之去駙馬
吳三桂之婿也 汲古閣刻板存亡考相傳毛子晉有一
孫性嗜若欲購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簫泉水出無
美藉因願四唐人集板而歎曰以此作新其味當倍佳也
遂按日劈燒之 東湖叢記毛氏於宋元刊本之精者以
宋本元本精圖式印別之又以甲字印於首其餘藏印
日毛晉秘鑑審定真蹟日毛氏藏書日東吳毛氏圖書日
汲古閣世寶日子孫寶日子孫世昌日在在處處有神
物護持日開卷一樂日筆研精良人生一樂日按翰日按
歌草堂日仲雍故園人家日汲古主人日汲古得修便又
有宋文大方印其文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備辛
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游至於其類其家
聲不如禽鶴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元甯舍席天
福琳瑯毛表藏荷子有西河汲古後人叔鄭後裔中吳毛
齊叔收藏畫畫記四印實日精藏書志雅雅注疏有西
河字子之印則原所藏也原元照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後序季校正補錄處實以宋文長印鈔經甚精好其文曰
虞山毛氏手校又案士禮居題跋記蓮天錫詩集子晉手
鈔板心有篤齋居三字元英先生集毛晉跋於讀藏書志
日精藏書志畫畫編毛晉跋於載德堂宋樓藏書志
韓內翰別集毛晉跋於續古草堂此皆汲古遺聞可資參

攻者也

細嚼梅花讀紫蘭短歌當哭酒澆愁隱湖高閣今何有翠墨題詩到古暉 王咸與公

愛日精廬藏書志郭茂倩樂府王氏手識曰已卯四月十八日坐以月空校始讀梅花曲令人幽冷讀紫蘭馬令人雄踞及後輒歌對酒諸作又不覺志念俱欣欲飲泣數行下也長洲王與公識又曰已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閱竟衰年讀書但可量力而止兩日頗覺翻閱聲頭涔涔然作痛也長洲王與公 濯中浴古泉山館集近得王與公咸為毛子晉所畫汲古閣圖上有五古一首因次其韻

虞山有書閣可望不可臨鴉溪尺幅絹珍踰鄒中梯裝潢重什製擬乞筆質題更惜畫師名志乘無從稽琳瑯散已久嶽墓沒荒畦惟餘與公畫猶照太乙黎斯閣傳斯圖壽與天乙齊 昌熾棠與公為高士為畫師非藏書家賢於子晉之後為汲古之附庸即以存兩湖之掌故謂此詩亦為子晉作可也

昌歌菱角各有嗜不與世味同酸鹹請觀鍾法十二意論書亦到梁天監 馬昇起研農

居易錄桂溪集七卷細書工緻似鐘太傅終卷如一云是屬研農學起手錄周江陰老儒常舉毛子晉校古書多其刊正其子長壽字郭侯子在淮南時從游門下甚久研農年八十七乃卒今歿幾五六年耳書雜八分信可寶也

女禮帖皆工畫禮名尤著 東湖畫記余所藏明周研農手鈔朱性父鐵網珊瑚其珍惜之意甚至卷前有紀錄一篇云性父朱先生選名山秘玩輒搜弄而手錄之積久成十四卷其字畫之精二百年如新蓋咸姚官詹近世鼎遷流入隱湖為汲古閣物祕不借人汲古令似離季適能不斯慨然借我老年目力不勝以再繕勝兩年卒業時有誦識者曰書類不奇子何傲傲為所役乎予謝之曰昌歌菱角其嗜不同人各有懷非爾所知也竊念朱先生勞於結網子乃逸而坐致盈丈珍奇發兒纂富石家金谷園王家紫絲步障鬪豔爭高不如此帙多多矣記得少陵句曰詩卷長留天地閱釣竿欲拂珊瑚樹子於此十四卷亦云癸

卯十一月三日六十四老人周昇起述 靜志居詩話吳中趙凡夫子婦文叔設色畫本草曲盡其妙江陰周學公二女淑祜祜祜之亦成絕品

春水蛟龍臥釣磯備冠已改姓名非商孫豈是備書客父子空山風采薇 金俊明孝章 子佩亦傳

魏福朱參軍家傳吳門之隱君子曰金俊明余兒之年七十一矣父曰朱參軍本姓金氏名允元七歲而孤母貧不能自存有姊適朱氏屬養焉遂冒朱姓更名牙昌云入資

表擬備壽天啟乙丑年俊明始為翁生亦姓朱氏名表後復姓更今名字孝章吳民稱曰孝章先生 狂疏金孝章墓誌銘先生既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祕本以訖交游文章

凡數百種無不裝潢成帙度置懸緝惟謹余嘗走訪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自起焚香論茗袖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容而已壽七十有四男四長上為次侃次祐次復蚤卒先生篤於孝友晚而自號耿庵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宜以志之 明詩綜小傳俊明初名表字九章 靜志居詩話孝章既卒門人私諡曰孝先生平生好錄異書屏間

寒暑仲子佩亦兩繼之矮屋數椽善蒲橫皆父子手鈔本也 乾隆蘇州府志孝章長子述字祖生文策兼善射射少子佩字亦陶亦工書畫能詩杜門鈔書校醫精審宋元人名集祕本插架甚富 又春草開房在臥龍街西雙林巷金俊明孝章所構書齋也姜垓詩春水蛟龍臥芳洲

薛荔衣經綸人半老兵甲客仍稱舊世名山大福年信史非行藏所鄭重不是德德機 居易錄顧廷客贈所刊范石湖集凡詩三十三卷楚詞古賦一卷金佩亦陶寫校宋板本也亦陶老友孝章之子 帶經堂詩話張宗樞附錄云曩嘗購得張晚庵卷尾有學圃李樂系跋云是集久無刊本傳世從金亦陶手鈔全本借錄凡五卷 持靜齋書目金佩鈔元人詩秋聲集四卷黃真成圭峰集五卷盧琦清江碧嶼集一卷杜本傲軒吟藁一卷胡乘龍揭曼碩詩集四卷揭曼碩石田集五卷馬祖常所安遺集一卷陳壽漢泉源集五卷曹伯敬金園集一卷元推蕭集一卷鄭允端槍亭集五卷丁復黃文獻公集五卷黃潛南湖詩

集二卷黃性之鹿皮子集四卷陳樵居竹軒集四卷成廷珪寶外集十卷馬謙傳與彌詩集八卷傳若金道園學古

每八卷虞集靜思先生集八卷郭鈺首其六十歲後手鈔人品與翰墨俱足珍寶不獨所選詩超然物外也有金佩仲子老迂等印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寫本琴史有春草開房手定印 鐵琴劍劔樓書目張煥詩集冊首有俊明

明慎不寐道人二朱記 天祿琳瑯續編蘇州集有有商孫子芳草王孫孝章股孝章四印昌熾棠此亦先生印也改姓為股而託於有商孫子可悲也已

張燈披衣起達旦寫書目尤峻電燭子藁子相世不知聞日若言為三款 顧道隆

彭士望長洲文學顧君生墟誌君名輝字開林東吳之務實君子也嘗以文章受知於提學御史倪公元珠甲申之變謝諸生性獨好書甚於飢渴飲食其有裨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務足備一代之文獻者耳目所及輒展轉窮搜之必購得之為快或書真重及未板行而隱匿者求之益力得之則狂喜神色飛動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鈔寫

窮日夜可盡百十紙夜嘗不寐寐亦止盡數刻而張燈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為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凡鈔閱校書精審不訛一字稍涉疑義則盡記之舉其難斷者乃已尤嗜古金石文畫醫藥錄亦所珍惜窮力購之食脫粟衣懸鵝不顧也嘗有日者言君之子命當奇

黃君慎然曰吾生平無大罪過吾子何茶毒至此知感佩以為笑君曰君未讀徐無鬼篇乎九方歎相馬得而相子基之子榻也為失知知世之所謂神人之所謂大不祥者乎君生萬曆乙卯今庚申之間得三百七十甲子子男六人長執桓次國樞文煥俱諸生執禮執中執圭鄉居黃球

河濱橋因自稱河濱漁人于庚申秋在吳門君從魏叔子朱臥庵所見子文即盡鈔藏弄之喜而歎曰先生此集道德經濟非文章也今盡為子有也矣 錢受之顧君升墓誌銘君諱世峻字君升原名延祐世家長洲埭川下堡村

祖道隆為名士藏書萬餘卷與祝京兆文待詔父子為文字交昌熾棠道隆與開林同姓顧氏同居埭川疑一家

788

平生目冷與心嚴六十頭顱如此舞傲雪喬松豈真癡豈又
集了整書錄 王通略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在水雲詩集有通略印信樂帆兩圖
章近日見虞山王通昭手錄詩集始知通略與牧翁同時
而稍後善於書法 昌熾案余藏通昭手錄沈石田詩亦
士禮居物有虞山王乃昭圖書及樂帆樂舞槐隱諸印
翁跋云余偶讀金李章春草開房詩集有樂帆樂舞一首
詩云虞山有客王善豐形落狀嶽世無偶孤蹤寄童子
師所急初非為升斗平生苦愛錢奇書見輒相誇得某某
畫函巨軸姑舍諸小品遺編時在口開來袖錢向書肆目
抄手探疑立久吾儕一一老懸魚假借搜羅費奔走不知

老至沉云疲死鈔藏辰至酉更更苦心能愛畫鑿別收
蘇尤不苟前惟古農並二王近續阿咸堪勁後小鑄自起
旋京茶與發理傾半空酒寓樓榭總看山挂畫攤書增
二友君不見東鄰老翁富出畝日困催科容疥勤盡將珍
玩售逸人尚恐恐期遺吏賦又不見西家主人書滿屋高
弄不親供風宿子孫持真不論蠅蠅走塵封亂繩束曳無
執愛且密察心嚴日冷與眾殊親人取友亦如此意貴立
俗存廉隅只今六十頭如雪新斷不肯因人熱樂似有志
詎可還窮老彌堅厲高潔謂子斯世少完人宜共初終保
清節試看嶺上歲寒松傲雪凌霜可交結予聞更言益涼
然敢不牙矢心如鐵古來貧士凡幾何為爾悠悠數前哲

據此則樂帆之愛書可見其手鈔書籍與李章先生同樂
此不廢矣因附著於此以見此書出名人手鈔未可以尋
常鈔本論也 又案天蘇琳瑯編續編續編續編續編續編
有乃昭及乃昭氏兩印又有王氏家藏王印續德王印慎
德三印續德慎德疑是先生後人
滄海橫流自開門莫城西畔有孤都箇中隱秀何須說化作
春風蝶蝶魂 馮舒伯 弟班定遠 知十步 知十子
乾隆蘇州府志馮復京字嗣宗御史紀之元孫 海虞詩
苑馮文學舒字已蒼號歐陽嗣宗先生長子與弟定遠有
二馮之目為人梓梓負氣獨作蘇令會君撰懷舊集成述
生以誦詩曲之士林痛惜焉 又馮班字定遠嗣宗次

藏書記事詩 三

子為人儂葛悠忽動不諧俗胸有所得輒長吟行市
井閒里中指目為癡癡先生怡然安之遂自署曰二癡著有
純吟雜錄 蘇州府志馮知十字彥淵復京季子孫學生
明亡大兵至邑格爾死班子行賢字補之行貞字服之知
十子武字質伯亦能詩舒孫修字念修從陳湖游昌熾案
錢受之題馮子牙日草馮子元智吾故人定遠之子也易
无咎者善補過也无咎當為補之別號又按海虞詩苑行
貞號曰鹿武號簡絲毛潛在館甥讀書汲古閣歷十餘年
祕冊異本多所窺覽著有書法正傳二卷楚擲棄十卷
愛日精虛藏書志汗簡七卷馮已蒼手鈔後有云崇禎
乙酉避兵莫城西之洋蕩村大海橫流人情鼎沸此鄉猶
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架上偶攜此本發與書之二
十日可畢猶憶予家有書鈔張燕公集登本識云吳元年
南嶽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
此詳勸老人本邪 何焯文心雕龍跋已蒼記云謝耳伯
嘗借功甫本於牧齋宗伯宗伯仍秘藏秀一篇已蒼以天
啟丁卯從宗伯借得因乞友人謝行甫錄之其隱秀一篇
恐遂多傳於世聊自錄之則兩公之心願近於隱後之
君子不可不以為戒隱秀篇元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即
屬一葉鑽功甫得阮華山宋聚本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
甚少 莫氏宋元本經眼錄錄論有馮武題識云先太
史藏書萬卷子孫不能讀且不知愛惜謂宋元稿板畫化

為胡蝶飛去昌熾案先太史謂復京則馮氏藏書不自已
蒼始矣馮氏藏書有長樂印有上黨長方印有馮氏藏書
方印已蒼藏印日空居閣日上黨大馮收藏圖書記馮伯
藏印日簡緣子已蒼自說誦道人又號房守居士讀書收
求記古友馮已蒼別號案已老人藏書多異本昌熾之
宿素也黃堯圃校云已冬見馮鈔汗簡上有癸巳人三
字印章知老字衍文原本無之也詳符周星詒季說校云
癸巳人蓋本於五代楊凝式之自稱也詒生年與兩君同
亦刻一小印恒以識藏書祕冊見莫慕之後尋得松雪翁
自稱甲寅人因亦以為號
初城台君之才子汲古季子之歸翁東湖老人之高足其友

則大馮小馮 陸貽典跋先
海虞詩苑陸瑞徵字兆登以歲貢選江甯學博權知浙之
新城縣鼎革不仕所居願志堂在城西西南隅深林曲沼最
為靜外子貽典 又陸貽典字敬先號觀庵自少篤志墳
典師東湖而友純吟學問最有原本篤於友誼純吟孫岷
自遺詩皆韻君編輯付梓君歿後所著詩亦賴其友張文
額之子道宗出諸蓋融之餘為付梓焉人謂食報不遠云
錢受之唐詩鼓吹序內府樓板用教童監里中陸敬先
子子敬子額借子從孫次孫校舊刻之 黃廷鑑愛日精
虛藏書志序吾邑藏書紳士之後向有汲古毛氏述古錢
氏羽翼之者葉石君馮已蒼陸敬先諸君子互相搜訪有

亡通假故當時數儲藏家莫不以海虞為稱首 楹書閣
錄影宋精鈔西崑酬唱集二卷毛斧季跋曰外舅觀庵先
生從錢功甫本影寫又觀庵跋曰此書出郡人錢功甫手
鈔余從毛借斧季印錄者也收翁錄錄未炬時羽陵秘閣
甲於江南生平慕此獨未得見尙期繕錄一編茲諸空宮
以中壯劫之義也昌熾案據此二跋則斧季為觀庵之婿
蓋觀庵與潛在同游東湖之門故兩家遂聯袂也又案
平津館鑿藏書籍記元刻千家注杜詩有陸貽典名貽芬
印當是觀庵原名貽芬又愛日精虛藏書志武林舊事觀
庵跋題康熙丁巳小春識於山涇老屋
獨從地老天荒後收拾遺文比碎瓊海內羽陵錢家更一頓
猶到射襄城 蕭之楚楚稱 蕭石林

嘉興府志秀水蕩之題字楚種家貧好藏書明末避盜村
居收羅名人遺集數十種遇有甲申前後集又嘗重纂晉
書校注昌黎河東集 明詩歸小傳蕩之題秀水布衣甲
申後隱於市 靜志居時結楚種居射襄城楚種晉書韓
柳文集錄板以行又嘗纂輯李詩乘四十卷晚年無子嘗
籍散佚無餘時乘亦亡可歎也 爾宋樓藏書志九靈山
房集有跋曰我里蕩之題隱庵市間有藏書之癖虞山錢
宗伯編國朝詩集嘗就其家借書此卷首甲乙題字宗伯
讀也王茂上元前二日組菜翁記昌熾案組菜翁嘗借圖
自號也蕩布衣所著天啟宮詞倦園刻入學海類編又案

自號也蕩布衣所著天啟宮詞倦園刻入學海類編又案

藏書記事詩

天祿琳瑯元刻本宋兵燹竹洲集有稿李蔣石林藏書印
記檀書閣錄宋本殿齋示兒編有稿李蔣石林藏書畫印
蔣氏家藏各印記石林未詳姑附此
五陵少年誰見憐偏於墨汁有因緣作詩我亦虞山志忍使
兩生竟駢然 諱應明公亮 應徵公度

錢受之跋真蹟此鈔依金陵焦氏本繕寫里中有二譚生
長應明字公亮仇爽徵物學附海內鉅公名士好購書多
鈔本容至郵重出示沾沾自喜次應徵字公度此本則公
度所藏也公度執袴兒即尤為里中兒賤簡不知其於汗
簡墨汁有少因緣如是我悲兩生身沈家亡有名字驕然
不文 故錄而存之昌熾榮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屢言譚
公亮一面冷頭方世人競拾其鬪遠高華之好以相誇詡又
之 毛羽麈尾而已八文者其家藏也亦有譚家文一則
云 眞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文筆如楚曉數莖香韻無
期 國文唱如天半朱霞疏梅掩映文篇如出水芙蓉不
妨 老八文名字可攻者僅此天祿琳瑯明刻南唐書有
譚 微印公度公度氏三朱記續編編集有臣微公度
氏 朱記皆收翁翁所謂執袴兒書也登殿關矣微字當爲
微之誤余搜采藏書家故實於姓字將溲者雖記載寥寥
亦必表而出之猶東瀛翁意也

藏書記事詩卷三終



21101000178032